中华传世医典

中华传世医典

第六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六册　　目　录

7　阴证略例 …… 1
8　十药神书…… 37
9　杂病证治准绳…… 47
10　痰火点雪…… 327
11　症因脉治…… 365
12　理虚元鉴…… 411
13　傅青主男科…… 435
14　风劳臌膈四大证治…… 457
15　血证论…… 487
存目提要(15种)
脚气治法总要
三消论
内经拾遗方论
内科摘要
济阳纲目
慎柔五书
医学传灯
痢疾论
虚损启微
金匮翼
中风论
不居集
医略十三篇
医学举要
何氏虚劳心传

九　外科类

1　刘涓子鬼遗方 …… 579
2　外科正宗 …… 609
3　外科证治全生 …… 773
4　疡科心得集 …… 817
存目提要(25种) …… 891
卫济宝书
集验背疽方
外科精要
外科精义
仙传外科集验方
外科集验方
外科发挥
疡疡机要
外科理例
解围元薮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枢要
外科启玄
疡科选粹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十三方
青囊秘诀
外科大成
洞天奥旨
疡医大全
疯门全书
疡科捷径
外科证治全书
外科医镜
外科传薪集

十　伤科类

1　理伤续断方 …… 899
2　正体类要 …… 915
存目提要(10种) …… 939
金创秘传禁方
跌损妙方
正骨范
伤科补要
伤科汇纂
江氏伤科方书
救伤秘旨
跌打损伤回生集
伤科大成
加减回生第一仙丹经验良方

阴证略例

〔元〕王好古　著
解发良　整理

提　　要　《阴证略例》为元·王好古所著。成书于1236年。

全书1卷。专论三阴虚寒证，列岐伯阴阳脉例、张元素所治及王氏本人所治的内伤三阴例以及伊尹、扁鹊、张仲景、朱肱、许叔微、韩祇和诸例。各证之后间附处方，书末附“海藏治验”八例。

本书认为“阳证易辨而易治，阴证难辨而难治”，故专论阴寒证，首先对张仲景温里扶阳诸方证进行了反复阐述，对于阴证的鉴别，重点提出了阴证似阳的鉴别方法，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全书有辨有论，有证有方，其方皆主温热辛甘，反对寒凉泻剂。以附子为主药创制了很多温补脾肾之剂，如返阴丹、回阳丹等，堪称为研究阴寒证颇有建树之佳作。

现存清光绪五年（1879）吴兴十万卷楼重刻本、济生拔粹本、三三医书本、丛书集成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及195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5年江苏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此据十万卷楼重刻本全文收录。

序

人生天地间，而阴阳命之气，其受病亦不外乎此。医家言：视证察脉，则必本诸阴与阳。自轩岐以来，诸书可考也。至汉长沙张仲景著《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其论气脉形声，以测人之脏腑经络之微，亦不过曰：如是为阳，如是为阴；如是为寒，如是为热；如是为有余，如是为不足，以决人之死生之变于朕兆之前，使夫学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详辨而勿失，则思过半矣！然混茫乎疑似之中，轇轕乎毫厘之间，自非精思入神，冥合造化，则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医也，皆聪明有道之士，如孙思邈、陶隐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迨夫叔世末流，多出于粗工庸人间，褒衣峨冠，挟方寸之囊，自命为医工。然，试读其书，音读（音豆）且不知，况能索理于精微之地哉！如赵括之用兵，徒能诵其父之书，旋取覆败之祸。如又不能诵其书，则其为败宜如何哉？夫阴阳二证也，寒与温之味，从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诋訾，殊不知桂枝、承气之一倒置，则毙之患立见。异时承平贵人，挟朔方鞍马劲悍之气，加以膏粱肥浓之养，故参以刚剂，往往而中。或者遂狃于此，以为人之为病皆然热，黜阴候不论，岂理也哉！且四方风土既殊，而人之禀受亦异，而一律按之，其可乎？盖亦求其至当而已矣。呜呼！中古以降，老寿少而夭阏多，岂真不幸与！盖医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杀人；儒者心术之偏，其蔽必至于误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之为害之烈如此。夫窃尝谓：受天地中和之性，得圣人公恕之学，不以利欲一毫入于其心，而后可以为儒、为医矣！天地万物一理也，圣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况医乎！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后乃精研极思轩岐以来诸家书，驰骋上下数千载间，如指诸掌。予在大梁时，闻其名诸公间籍甚，独以未识为恨。今年秋来晋州，始得候先生于馆舍，观其气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与之游，甚闲暇，日出一编书授予，且谓予曰：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至于脉鼓击有力，加阳脉数倍，内伏太阴，发烦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误，积思十余年，盖考自岐伯，迄今洁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说，厘为三十余条，有证有药，有论有辨，名之曰《阴证略例》，将锓以传，以诏后学，且与天下卫生之君子共之，子盍为我题其端。予退而伏读之，善之曰：异乎哉！未有是书也。其于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论阳证见

阴脉者死，谓有外阳内阴，若与阳药犹可生。若及阴阳易分寒热，阴阳易随仲景三经用药，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学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书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难行，泛言无实者亦有之。然则是书之出，其知者必以为精思妙用所传，证以古今，不可诬也；其不知者则茫然无考，诋以为悠悠谈甚高难行也。予以为获一人贤者之知，不犹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则是书可以传信行世无疑矣！故内翰王君从之，尝题曰"世所未闻"，真知言哉！比先生过上党，主吾故人文之，疗数阴疾尤奇中，皆书中所可概见者。文之始亦骇，不敢用；及已试，叹曰：误人多矣！昔太仓公所上治验，太史氏列之传末，近代钱仲阳尝所治病，阎孝忠记于论证后。今从先生得所书主治次第，谨编如左方，亦足以证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讳廷圭，长平人，世亦号善医云。

岁癸卯冬十一月中浣王官麻革信之谨题

后　序

《阴证略例》一册，元·海藏老人王好古撰。以伤寒阴证较阳证尤难辨，故作专书以发明之。审证用药，具有条理，前有麻革信之序。考《四库》著录，海藏医书有《医垒元戎》十二卷，《此事难知》二卷，《汤液本草》三卷，独无此书。盖当时尚未出也。而明人编《东垣十书》者，亦未见此书，知为罕遘之秘笈矣。此本前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一印，又有惠定宇手定本一印，又有孙印从沾庆增氏二印，中有惠栋之印字，曰定宇二印，后有孙庆增家藏一印，近为吾友震泽吴君晓钰所得，真旧钞也。好古，字进之，赵州人，以进士官本州教授，自金入元，少时与李杲东垣同游张元素洁古之门，而年辈较晚，其后复从学于东垣，故《医垒元戎》称行师洁古老人，又称东垣李明之先生。而此书麻序但云海藏先生王君进之，家世赵人，早以通经举进士，晚独喜言医，始从东垣李明之，尽传其所学，册末自题亦云：不知何日复得吾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并不及洁古何欤？然书中首列岐伯阴阳脉例，即次以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乃次以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而伊尹、扁鹊、仲景诸例俱编于后，虽不称先师，而尊师之意已隐然见于言外矣！或有訾其用药过于温热者，不知专论阴证，何可杂入阳证治法！海藏著述具存，岂但能治阴证，不能治阳证者，安得以后人不辨阴阳，偏执诒误，追咎古人哉？自序题壬辰岁，为金哀宗天兴元年，即蒙古太宗四年，册末自题称丙申秋，乃蒙古太宗八年，金亡已三年矣！麻序题岁癸卯，则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之二年也。《医垒元戎》成于丁酉岁，在此书后一年，唯《此事难知》自痛题至大元年，则上距金亡已七十余年，岂海藏享上寿，至武宗时犹存耶？抑至大当是至元，刊本之讹耶？并书以俟考。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秋七月乌程汪曰桢书于上海寓舍

目　录

(伊尹　扁鹊　仲景　叔和　活人　许学士　韩祗和　成无己　洁古老人)
祭神应王文[1]…… 7
岐伯阴阳脉例
问难(附)　又举言外意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
槟榔丸　煮黄丸　瓜蒂散　备急丸　金露丸　枳术丸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 8
可温色脉分三经并药附
伤在厥阴
当归四逆汤　当归四逆加茱萸汤　吴茱萸汤
伤在少阴
通脉四逆汤(加减四)　四逆汤
伤在太阴
理中丸　品药各从类生　昼三　夜一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2]…… 9
问湿胜用丸(问难附)　理中汤(加减八)
仲景活人许学士改名三药
伊尹汤液论例 …… 10
扁鹊仲景例
雾露雨湿山岚同为清邪
仲景阴证例论
吴茱萸汤(二)　四逆汤(一十一)
通脉四逆汤(二)　当归四逆汤　白通汤　白通加猪胆汁汤　真武汤(二)
小建中汤(二)　理中汤(杂证)　理中丸(二)　桂枝附子汤(一)　附子汤[3]　术附汤　姜附汤(品)　茯苓四逆汤
霍乱吐泻分六经易老法 …… 12
霍乱与少阴证寒热同候
叔和阴脉例(注仲景阴证具载)
沉涩弱弦微
阴毒(六歌)
活人阴证例 …… 13
三阴论
阴毒三阴混说
阴证似阳
阴盛格[4]阳
阴阳易　分阴阳(二)
孙兆药　阴毒甘草汤(问难)
举仲景六七日不可治何也　附子散　正阳散(二药无寒佐品)　霹雳散　阴盛格阳　火焰散
论下焦行脏府不可轻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 …… 16
丹砂丸(品)
系阴阳二毒相伏匿　肉桂散(品)　回阳丹　返阴丹(品)　天雄散　白术散
诸药寒佐品
许学士阴证例 …… 17
阴毒三候　正元散　元阳丹　退阴散
五胜散　玉女散(下血)　返阳散
辨少阴紧脉证(仲景悉附) …… 18
破阴丹(品)
伏阳一证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 …… 19
韩祗和温中例
三阴总论　温中汤(加减一)　橘皮汤(加减二)　七物理中丸(加减一)　和解因时　寸口脉小　厚朴丸(加减一)
白术汤　橘皮汤(加减一)　二苓汤
灰包熨法(品) …… 21
霜露饮冷寸脉小同候
阳气下陷躁
阳证下之成阴
热药冷服脉内有伏阳(品)
海藏阴证例总论 …… 22
神术汤(三阳[5]证加减　吹奶)　六气加减例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
神术加藁本汤　神术加木香汤[6]　白术汤
风温证(加减四)　黄芪汤　总叙阴证初病形状　调中丸(附)

问三四日后渐重躁乱不宁何也　理中汤
论阴证躁不躁死生二脉
问下之而脉反大者何也
举古人论阴证例 …… 24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论宜灸不宜灸 …… 25
外接法
脐下六穴
谵言妄语有阴阳
本草孙真人热药治血证（三）
下血如豚肝
阴阳二络 …… 26
谵语死脉
自汗分阴阳
手足自汗
四肢振摇
初病形状
阴证形状杂举 …… 27
遍身青黑如花厥
伤寒发厥有阴阳
阴证发渴 …… 28
阴证咳[7]逆
阴证发热
阴证大便不通 …… 29
阴证小便不通（举仲景活人例卷末有外接法）
论阴证小便赤[8]
得后出余气而解
论狂言若有所失 …… 30
问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何也
附：正[9]阳丹
论脉次第
用附子法
论阳阳易分寒热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
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治阴阳方[10]
活人猴鼠粪汤（许慎本草说韭久根）
竹皮[11]汤　青竹茹汤　当归白术汤（治妇人）
随证用药发明仲景活人 …… 32
妙香丸（治杂病阴阳易证）
附：海藏治验

〔1〕“祭神应王文”五字原脱，据文中标题补。

〔2〕“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十二字原脱，据文中标题补。

〔3〕“附子汤”下原有“桂枝附子汤”，据文中内容删。

〔4〕“格”原作“膈”，据文中内容改。

〔5〕“阳”原作“阴”，据文中内容改。

〔6〕“神术加藁本汤　神术加木香汤”十二字原作“加藁本木香汤”，据文中内容改。

〔7〕“咳”原作“渴”，据文中标题改。

〔8〕“论阴证小便赤”六字原脱，据文中标题补。

〔9〕“正”原作“止”，据文中标题改。

〔10〕“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仲景治阴阳方”二十一字原作“扁鹊治阴阳方　仲景阴阳方　论阴阳易分三经用药”，据文中内容乙转。

〔11〕“皮”下原衍“茹”，据文中内容删。

祭神应王文

窃以济世须医，去疾先药，论江方海，眩目骇心。人皆于此泥小技作当涂，视大经为何物，及其临诊，莫知所措。况夫病者虚实互见，寒热交分，气运加临，脉候不应，苟或圭黍之差，已有云渊之失。故有者甚而无者生，轻者危而重者毙，夭横盈效，冤枉举世。每怜孑孑之幽魂，谁听嗷嗷之夜泣，痛矣如斯，心乎不已，耽嗜数年，裒成此集。总前圣之嘉言，为后学之法则，虽治伤寒，独专阴例，列古于前，评今于后，区别余三十条，收拾过二万字，不必泛天风、彻海波，尽在乎耳目矣！优而柔之，使自得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深有望于好生之君子，于戏欲广当世，敬以先神，伏冀鉴辉，庶几绵历。王好古惶恐顿首谨言。

圣贤所言阴证，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备矣；活人、许学士、韩祗和、成无己，又甚详矣。后人尚有采择未精，览读有阙，予所以从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内外之异，或不与经符，合之有色脉之殊，或不与方契，形候相若，似是而非，众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从而比类之。非帘视壁听，仿佛未真也，阴阳寒热，如辨黑白矣。使医者不动声色，蠲去疾疴，免横夭以无辜，皆康宁而得寿，予所愿也。每虑浅识，或有所遗，敬俟来贤，幸为改正。

壬辰岁夏四月初十日海藏老人古赵王好古序

岐伯阴阳脉例

《内经》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启玄子云：阳脉法也。少阳，胆脉也；太阳，膀胱脉也；阳明，胃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阳；二盛而躁，在手太阳；三盛而躁，在手阳明。手少阳，三焦脉；手太阳，小肠脉；手阳明，大肠脉。一盛者，谓人迎之脉，大于寸口一倍也。余盛同法。四倍已上，阳盛之极，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论》曰：格则吐逆。

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启玄子云：阴脉法也。厥阴，肝脉也；少阴，肾脉也；太阴，脾脉也。《灵枢经》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手厥阴，心包脉也；手少阴，心脉也；手太阴，肺脉也。盛法同阳。四倍已上，阴盛之极，故关闭而溲不得通也。《正理论》曰：关则不得溺。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枢》曰：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非止吐逆、不得溺而已也

问难（附） 又举言外意

海藏云：岐伯阴阳二脉，王注为足经，却举《灵枢》手经何也？答曰：正经既言五脏之本，又言脾胃、大小二肠、膀胱、三焦为仓廪之本，营之所居（经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故云仓廪），乃知手足经俱有，故言足经而次举《灵枢》手经也。若躁为手经，不躁为足经。此王注虽举格阳为吐逆，关阴为不得溺，皆引《正理》为证以比之。大抵格阳关阴，亦岂止吐逆不得溺而已哉！至于上而不欲食，下而不得便，亦关格之病也，故易老有内伤之阴证，大意亦出于此。云岐子别有关格一转。

上此一条，举古人言外之意。

洁古老人内伤三阴例（消导吐下）

论曰：人之生也，由五谷之精气所化，五味之备，故能生形。经曰：味归形。若伤于味，亦能损形。今饮食反过其节，肠胃不能胜，气不及化，故伤为脾。论曰：饮

食自倍，肠胃乃伤。或失四时之调养，故能为人之病也。经曰：气口曰坤，口乃脾之候，故脾胃伤。气口紧盛而伤者，有多少有轻重焉。如气口一盛，脉得六至，则伤于厥阴，乃伤之轻也，槟榔丸[1]主之；气口二盛，脉得七至，则伤于少阴，乃伤之重也，煮黄丸主之；气口三盛，脉得八九至，则伤于太阴，乃伤之尤重也，故填塞闷乱，心胸大痛，兀兀欲吐，得吐则已，俗呼为食迷风是也。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则死，宜吐之，以瓜蒂散。如不能，则无治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如伤之太甚，仲景三物备急丸下之。

海藏云：洁古所论内伤三经，盖出于《内经》《灵枢》岐伯阴脉法。

槟榔丸　治饮食过多，心腹彭闷。

槟榔一分　木香一分　枳实半两（炒）　牵牛（头末）半两　陈皮（去白，秤）半两

上为极细末，醋糊丸，桐子大。米饮生姜汤下二十丸。

煮黄丸　治前症，甚则两胁虚胀。

雄黄一两（研）　巴豆半两（去皮心膜，研如泥，入雄黄再研匀）

上二味，入白面二两，同和研匀，滴水丸桐子大。滚浆内十二丸煮熟，漉入冷浆令沉，每一时辰，浸药冷浆下一丸，凡尽十二时也。不必尽剂，以利为度，否则再服。又治胁下痃癖痛如神。

瓜蒂散　治大实大满，气上冲，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填塞闷乱者，当吐之。

瓜蒂一分　赤小豆一分

上为极细末。温水少许，调一钱匕，以吐为度。如伤之太重，备急丸下之，此急剂也。经云：其下者引而竭之。此之谓也。

备急丸

干姜一两（生）　大黄一两（生）　巴豆半两（去心膜，研泥，摊新瓦去油，取霜）

上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温水下三二丸，无时，以利为度，以意消息渐加。

金露丸　治时疾内伤，心下痞气不降，米谷不化。

大黄一两　枳实半两（炒）　桔梗二两　牵牛（头末）一分

上细末，姜糊丸，蒸饼亦得，桐子大。温水下二三十丸，常服减半。内伤戊火已衰，不能制物，寒药太多，固非所宜，故以温剂主之。

枳术丸　本仲景汤也，易老改丸。治老幼虚弱，食不消，脏府软。

枳实三分（麸炒黄色）　白术一两

上为细末，荷叶裹烧饭为丸，或姜浸蒸饼丸亦得，桐子大。米饮下三二十丸，食后。（小儿丸小）

海藏云：洁古既有三阴可下之法也，必有三阴可补之法，予欲举此内伤三阴可补之剂。未见仲景药时，人皆不言三阴，既举仲景药分而三之，人皆得知有三阴也。古人曷尝不尽，今人但未之读，而未之知，而不能言耳！

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

若饮冷内伤，虽先损胃，未知色脉各在何经。若面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也；若面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也；若面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也。

伤在厥阴[2]

若面青或黑，或青黑，俱见脉浮沉不一，弦而弱，伤在厥阴肝之经也。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　芍药　细辛各一两　通草　甘草各六钱三字

上锉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半，枣一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若其人病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汤内加吴茱萸生姜汤主之。

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汤

当归一两　桂一两　芍药一两　细辛一两　大枣八个　甘草　通草各六钱三字　吴茱萸七合（汤漫洗）　生姜二两半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八分，去滓，温服，日三。仲景法：一剂分五服，清酒煎。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一两半（汤洗三次）　人参三分　生姜一两半　大枣三个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盏半，煮取七分，去滓，分二服。若急者，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回阳丹、返阴丹。至于阴盛格阳，霹雳散、火焰散。随经部分选用之。

伤在少阴

若面红或赤，或红赤俱见，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肾之经也。

通脉四逆汤（又方甘草炙六钱二字半）

甘草二两（炙）　附子一两（生用，去皮，破八片）　干姜一两（炮）

面赤者，加连须葱白九寸；腹中痛者，去葱白，加白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两。

上锉如麻豆大。每服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七分，去滓，温服。未差，若急，更作一剂。其脉续续有力者愈，无力者不愈。

四逆汤（上三味是也）。

伤在太阴[3]

若面黄或洁，或黄洁俱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脾之经也。

理中丸（品药各从类生　昼三　夜一）

人参一两（腹痛者倍之）　甘草（炙）　白术　干姜各一两

上细末，炼蜜和丸，鸡子黄大。以汤数合，和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煎热粥饮投之，微温覆，勿揭衣。丸不及汤。

海藏云：大便结者，宜丸；大便软者，宜汤。仲景云：无阳阴强大便鞕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腹满。

已上三经脉皆云浮沉不一者，以其皆似孤亡之体也。

又云：日三夜二，读之极无味，然子细思之，利害非轻。恐人不识，故有阴阳寒热各从类生一条。

阴阳寒热各从类生服药同象

假令附子与大黄合而服之，昼服则阳药成功多于阴药，夜服则阴药成功多于阳药，是从其类也。况人之疾，独不然乎！若病阳症，昼则增剧，夜则少宁；若病阴症，昼则少宁，夜则增剧。是人之阴阳寒热，从天地之行阴行阳也。寒热之化，以此随之，故前人治阴证用阳药，续于夜半之后者，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身与子所生之阳也。《通玄类证》云：小建中汤后亦举日三夜二及尺脉不至者加黄芪。

予尝云：大便软者，宜汤；大便结者，宜丸，以丸蜜润也。仲景治霍乱吐下，脾湿大胜，而用丸何也？

答曰：以湿言之，岂有润之之理！此正湿已太过，津液极亡，所以转筋也。筋得血而养，故能屈伸。下利既多亡阴，失血反成枯燥，燥则所以不能屈伸也。故湿剂以

润之，只用丸也，与妇人血崩过极不止而用四物汤润剂同意。十剂之法，要当谨察。

理中汤

人参一两　干姜（炮）　甘草（炙）　白术各二两

腹痛者，加人参一两；寒者，加干姜一两半；渴欲得水者，加白术一两半；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两；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两；或四肢拘急腹痛者，或腹满下利转筋者，去术，加附子一枚，生用。

上锉如麻豆大。每秤三钱，水一盏半，煮至七分，去滓，温服，日三。

海藏云：理中汤加减八法，并无寒药。吐利后有表者表之，汗出厥者温之，既吐且利，小便复利，大汗出，内寒外热者亦温之。至于吐下后，汗出不解，厥逆脉欲绝者，四逆主之。以是知此候无阳证，皆阴证也。仲景人参桂枝汤，理中汤加桂枝，太阳未除，下之成协热利，心下痞，表里不解者；活人此理中汤内，加青陈皮，名治中汤，治胸膈病；许学士改活人方，作补脾丸，治劳则补子，如子富而父不贫，不特虚则补其母也。

已上三证，若有外感与内证饮冷极者，宜五积散。

伊尹汤液论例

海藏曰：皇甫先生云：仲景广汤液为十卷。文潞公云：仲景为群方之祖。朱奉议云：仲景泻心汤比古汤液则少黄芩，后人脱落之。许学士亦云：伊尹汤液论大柴胡汤八味，今监本无大黄，只是七味，亦为脱落之也。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

四顺散、理中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术附汤、姜附汤、真武汤、白通，俱见仲景条下。

其余杂见诸方，凡称仲景者皆是。

扁鹊仲景例

生气通天雾露说，在神术六气加减后。

扁鹊云：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洪大者烦满，沉细者腹中痛，滑者伤热，涩者中雾露。

仲景云：从霜衍降以后，至春分已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邪而病者，皆谓之伤寒也。

海藏云：霜露雾露，久雨清湿之气，山岚障气等，皆谓之清邪也。有单衣而感于外者，有空腹而感于内者，有单衣、空腹而内外俱感者，所禀轻重不一，在人本气虚实之所得耳！岂特内寒饮冷、误服凉药，而独得阴证哉？重而不可治者，以其虚人内已伏阴，外又感寒，内外俱病，所以不可治也。

仲景阴证例

仲景紧脉，俱见许学士条下。

又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于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于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脏气相熏，口烂食龈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冲气前通者，小便赤，大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府，热气所遏，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所拥，血自下，状

如豚肝，阴阳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腹湫痛，命将难痊。

吴茱萸汤

食谷欲呕，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治上焦。少阴吐利，手足厥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厥阴干呕，吐涎沫者，头痛极甚，吴茱萸汤主之。

四逆汤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寒故也，宜服四逆辈。太阴手足自温，脉浮者桂枝汤。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属少阴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胃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主之。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大汗若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下利腹胀满，身疼痛者，先温里乃攻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宜四逆汤主之。属厥阴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汤主之。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不疼痛，当救里，宜四逆汤主之。

通脉四逆汤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此属厥阴。

当归四逆汤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白通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白通汤主之。

白通加猪胆汁汤

少阴病，下利脉微，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汗[4]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睭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小建中汤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服之。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

理中汤

胸痹[5]心下痞鬲，气结胸满，胁下逆气抢心，理中汤主之。治脾胃不和，中寒上冲，胸胁逆满，心腹绞痛，痰逆恶心，或时呕吐，心下虚痞，隔塞不通，饮食减少，短气羸瘦，温中逐水，止汗去湿。又治肠胃冷湿，泄泻注下，水谷不分，腹中雷鸣，及伤寒时气，及里寒外热，霍乱吐利，手足厥冷，胸脾心痛逆气，并皆治之。有寒者，加附子。胸脾胁下妨闷者，加枳实半两，茯苓半两。此方自晋宋已后至唐，名医治心腹病者，无有不用此汤，或作丸随证加减，各有其法。

理中丸

霍乱，头痛发热，热多欲饮水，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大病

差后，喜唾[6]，久不了了，胸中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桂枝附子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7]附子汤主之。

附子汤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术附汤主之。

术附汤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桂枝附子汤。若其人大便坚，小便自利，术附汤主之。

姜附汤

若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姜附汤主之。

海藏云：若自汗者术附汤；若无汗，姜附汤。

茯苓四逆汤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易老法霍乱吐泻　足阳明总摄六经

大抵仲景药为主，理中汤、理中丸、五苓散、建中汤、平胃散、四君子汤之类。

假令胃与太阳经并，脉浮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自汗者加桂枝。无汗者加麻黄，以其有头项肢节痛故也。

假令胃与少阳经并，脉弦者，于前所用药内加柴胡、干木瓜，以其胁下痛故也

假令胃与阳明本并，脉实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大黄，以其吐泻后大小便不通故也。

假令胃与太阴经并，脉沉细者，于前所用药内加芍药、干姜，以其腹痛体重故也。

假令胃与少阴本并，脉沉迟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以其四肢拘挛身寒故也。

假令胃与厥阴本并，脉微缓者，于前所用药内加姜、附、当归、吴茱萸，以其四肢厥逆冷故也。厥阴本药，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皆是。

霍乱与少阴证寒热同候

海藏云：霍乱头痛发热，其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寒热相半之分，邪有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饮水者，五苓散以散之；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饮水者，理中丸以温之。所以同少阴入里，与手经接为热，大承气汤下之；与足经接为寒，四逆汤温之。

叔和阴脉例

海藏云：仲景阴脉，皆叔和次之，药具见仲景本经条下。

按之似有举还无，气满三焦脏腑虚，冷气不调三部壅，通肠建胃始能除。上沉脉。

涩脉关前胃气并，当关血散不能停，尺部如斯逢逆冷，体寒脐下作雷鸣。上涩脉。

关前弱脉阳道虚，关中有此气多疏，若在尺中阴气绝，酸疼引变上皮肤，上弱脉。

寸口脉紧一条弦，胸中急痛状绳索，关中有弦寒在胃，下焦停水满丹田。上弦脉。

微脉关前气上侵，当关郁结气排心，尺部见之脐下积，身寒饮水即呻吟。上微脉。

阴毒伤寒身体重，背强眼痛不堪任，小腹痛急口青黑，毒气冲心转不禁，四肢逆冷唯思吐，咽喉不利脉细沉，若能速灸脐轮下，六日看过见喜深。脐下五穴，并见宜灸条下。

活人阴证[8]例

太阴、少阴、厥阴、皆属阴证也。太阴者，脾也；少阴者，肾也；厥阴者，肝也。

何谓太阴证？太阴脾之经，主胸膈膜胀。《甲乙经》云：邪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邪中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又曰：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府，阴受之则入脏。入六府则身热不得卧，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何谓少阴证？少阴肾之经，主脉微细，心烦但欲寐，或自利而渴。经云：一二日少阴病者何也？谓初中病时，凑理寒，使入阴经，不经三阳也。

伤寒虽是三阴三阳，大抵发于阳则太阳也，发于阴则少阴也，此二经为表里，其受病最为多。阳明、太阴受病颇稀。至于少阳、厥阴，肝胆之经，又加少焉。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阳证不罢者，但治太阳。有初得病便见（去声）少阴证者，直攻少阴，亦不必先自巨阳次传而至。

盖寒气入太阳，即发热而恶寒；入阴经，只恶寒而不发热也。三阴中寒，微则理中汤，稍厥或中寒下利，即干姜甘草汤。

手足指头微冷寒谓之清（音去声），此未消吃四逆，盖疾轻故也，只可服理中干姜之类。大段重者用四逆汤，无脉者用通脉四逆汤也。

何谓厥阴？厥阴肝之经，主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则利不止也。若阴气独盛，阳气暴绝，则为阴毒，其证四肢逆冷，脐腹筑痛，身如被杖，脉沉疾，或吐利，当急救，可灸脐下，服以辛热之药，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发散为阳，谓桂枝、甘草、干姜、附子之类，能复其阳气也。微则用辛甘，甚则用辛苦热。阴极发躁，阴证似阳也。学者当以脉别之。

问：手足逆冷，脐腹筑痛，咽喉疼，呕吐下利，身体如被杖，或冷汗烦渴，脉细欲绝者，何也？

此名阴毒也。阴毒之为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强咽痛，糜粥不下，毒气攻心，心腹痛，短气，四肢厥逆，呕吐下利，体如被杖，宜服阴毒甘草汤、白术散、附子散、正阳散、肉桂散、四阳丹、返阴丹、天雄散、正元散、退阴散之类，可选 用之。大抵阴毒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外伤风寒，内既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体倦怠，四肢逆冷，额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俱沉细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

阴证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大抵阳毒伤寒，其脉多弦而洪数；阴毒伤寒，其脉沉细而弦疾，不可不知也。

若误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更须急服辛热之药，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阴毒渐深，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

上此一条服凉药躁渴转甚，当服热药可也。

阳盛则身热而无汗，阴盛则身冷而有汗。岐伯云：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躁而寒，寒则厥。（清即冷也。）

上此岐伯说阴躁之原。

或时郑声，指甲面色清黑，六脉沉细而疾，一息七至已来。有此证者，速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温和为效，仍兼服正阳散、回阳丹、天雄散、白术散，内外通，遂令阳气复而大汗解矣。

阴毒盛而阳气暴绝，则为阴毒；若阳独盛而阴气暴绝，则为阳毒。大凡阴阳离绝，

非大汗不能复正气也。

阴阳则夫妇也，各得中则和，若偏胜则各专以权，至于极，继之以离矣！药石以攻邪，邪去正复，是犹鞭挞以教而欲并生也。

若阴毒已深，疾势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无，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攻矣！但于脐中用葱熨法，或灼艾三五百壮已来，手足不温者，不可治也。如手足得温，更服热药以助之。若阴气阳气来，即渐减热药而调治之。

若阳气乍复，往往却烦躁，慎不可投凉药，烦躁甚者，再与返阴丹即定。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问：胸膈不快，胪满闭塞，唇青手足冷，脉沉细，少情绪，或腹痛者，何也？

此名太阴也，近人多不识阴证，才见胸膈不快，便投食药，非其治也。大抵阴证者，由冷物伤脾胃，阴经受之也，主胸膈嗔满，面色及唇皆无色泽，手足逆冷，脉沉细，少情绪，亦不因嗜欲，但内伤冷物，或损动胃气，遂成阴证。复投巴豆之类，胸膈愈不快，或吐而利，经一二日遂致不救，盖不知寒中太阴脾之经也。

上膈不快，不可用食药，下之则成痞。

海藏云：阴证胸膈不快，此无病形也，若投巴豆之药，即取有形病也，故轻则转痞，重则成劳，尤重则一二日遂成不救也。故活人本经云：丸子巴豆，乃攻食积耳！

问：万一饮食不节，胸膈不快，寒中阴经，何法以治？

答曰：急则理中汤加青陈皮，锉如麻豆大，服一二剂，胸膈即快，枳实理中丸、五积散尤良。

五积散一句，是兼表也，或原有表证，或自内而之外，传至极高之分，则宜是药。若无表则不宜用此也，用理中法足矣！

问：脉微细，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何也？

此名少阴也，少阴之为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六七日自利而渴者，虚也，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矣。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四逆汤主之。

举阳证　少阴证，口燥舌干而渴者，须急下之，不可缓也，宜大承气汤主之。若脉沉而迟者，须温之，四逆汤主之。盖以口燥舌干而渴者知其热，脉沉而迟者别其寒也。

少阴病属肾，古人谓之肾伤寒也，肾伤寒口燥舌干而渴，固常急下，大抵肾伤寒亦多表里无热，但若烦愦默而极，不欲见光明，有时腹痛，其脉沉细。旧用四逆汤，古人恐其热不敢遽用。云肾病而体犹有热者，可服黄连龙骨汤。若已十余日，下利水，止手足彻冷，乃无热候，可服增损四顺散。

上此一条，虽有肾病，而体犹有热一句，亦当以久暂察之，不可乍见便以为身热也。

不用四逆用黄连，及手足冷却用四顺，亦不甚的当。举阳证　少阴病，若恶寒而倦，时时自烦，不欲厚衣者，大柴胡下之。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常见少阴无阳证者，亦须微发汗，宜麻黄附子甘草汤，此学者不可不知也。

问：身微热，烦躁，面赤，脉沉而微者，何也？

此名阴证似阳也，阴发躁，热发厥，物极则反也。大率以脉别之为准，诸数为热，诸迟为寒，无如此最为验也。

上此一句，可以为世法。

假令身体微热，烦躁面赤，其脉沉而微者，皆阴证也。身微热者，里寒故也；烦躁者，阴盛故也；面戴阳者，下虚故也。治者不看脉，以虚阳烦躁，误以为实热，反

与凉药，则气消成大病矣！《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宜以热药治之。仲景少阴证，面赤者，四逆加葱白主之。

上外热内寒，烦躁，不可用凉药。

问：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水者，何也？

此名阴盛格阳也。伤寒阴盛格阳者，病人身冷，脉细沉疾，烦躁而不饮者是也。若欲引饮者，非也。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药通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丹砂丸并主之。

问：身体重少气，阴肿入里，腹内绞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内痛者，何也？

此名阴阳易也。伤寒病新差，阴阳气未和，因合房室，则令人阴肿，入腹绞痛，妇人则里急，腰胯连腹痛，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差，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名曰阳易；其妇人病新差，未平复，男子与之交接得病，名曰阴易。若二男二女，并不相易。所以呼为易者，阴阳相感动甚，毒疫着人，如换易然。其病状身体热冲胸，头重不能举，眼中生花，四肢拘急，小腹绞痛，手足拳则皆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若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百节解离，经脉缓弱，血气虚，骨髓竭，便翕翕气力转小，著床而不能摇动，起止仰人，或引岁月不死，烧裈散、鼹鼠粪汤、竹皮汤、干姜汤、青竹茹汤、当归白术汤，可选用之。

孙兆口诀，治阴盛隔阳伤寒，其人必躁热，不欲饮水者，宜服霹雳散。

附子一枚，烧灰存性，为末，蜜水调下，为一服而愈。此逼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而汗出乃愈。

阴毒甘草汤

治伤寒时气，初得病一二日，便结成阴毒，或服药后六七日已上至十日，变成阴毒，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气短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细而疾。仲景云：阴毒三候，身如被杖，咽喉痛，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

甘草（炙） 升麻 当归各二分 雄黄一分 蜀椒一分（去目） 鳖甲一两（醋炙） 桂枝二分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服如人行地五里，须臾进一服，温覆取汗，毒当从汗出，汗出即愈。若未愈，作再服。

上此一条，举仲景言，至七日不可治，有别说

问：活人阴毒甘草汤，举仲景云：阴毒三候，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者，何也？

答曰：假令内伤冷物，中焦不和，或显少阴，或显厥阴，二脉无定，内阴之极，阳气逆而上行，至阳明则多错语，至太阳头复微痛，至少阳寒热间作，即非少阳外感正病也。然此经虽有寒热，其实脾先受之，卯酉之间，土居其中，是通胆肺，故如是也。内阳之外，至此欲竭，所以至七日不可治也。阴证舌缩者，知心火，绝也，则神去矣。又云：失神者亡，若阳证舌缩者，知少阴无水也。外感传六经，当先表而后下，内感传三阴，则止治三阴，药内增损加减，不复再用凉药也。内阳之外，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但至一经，却便至极高之分，所以七日不可治也。总六经俱尽之意，所以不必次第传遍三阳也。

海藏云：惟附子散明注阴毒唇青面黑，正阳散明注阴毒面青舌黑，二证别无伏阳，故药味皆温热辛甘而无苦寒也。

附子散 治阴毒伤寒，唇青面黑，身背强，四肢冷。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脐） 桂心半两 当归半两（锉，炒） 半夏一分（姜

制） 干姜一分（炮） 白术半两

上件为细末。每服二三钱，水一中盏，生姜半钱，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衣覆取汗，如人行地十里。未汗，再服。

正阳散 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鞕，身不热，只额上有汗，烦渴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脐） 皂荚一挺（醋炙，去皮弦子） 干姜一分 甘草一分（炙） 麝香一钱（另研）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五分，不计时候，和滓热服。

霹雳散 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

附子一枚（半两者，炮热取出，用冷灰焙之，细研，入真腊茶一大钱和匀）

分作二服，水一盏，煎至六发，临熟入蜜半匙，放温或冷服之，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伤寒恶候。

舶上硫黄 附子（去皮，生用） 新腊茶各一两

上为细末，先将好酒一升，调药分大新碗口中，于火上摊荡令干，合于瓦上，每一碗下烧艾熟一拳大，以瓦支起，无令火著，直至烟尽，冷即刮取，却细研入瓷合盛。每服二钱，酒一盏，共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讶。伤寒阴毒者，四肢冷，脉沉细，或吐或泻，五心躁烦，胸中结鞕，或转作伏阳在内，汤水不下，或无脉，先吃一服，如吐，却更进一服。服后心中热，其病已差，下至脏府中。表未解者，浑身壮热，，脉气洪大，宜用发表药。或表解者，更不发热，便得眠睡，浑身有汗，方可用下胸膈、行脏府药，渐用调和脾胃，补治元气汤散。如服此药，三二服不应者，不可治也。

海藏云：表后既解，不发热，得睡，身有汗，方可用下脏府药，此一句利害非轻。若稍少有痞结，亦当求脉之虚实，而下膈行脏府，脉实则可，脉虚只宜和脾胃补元气。下文云：二药不应，犹不可治，可以妄下行 脏府乎？用者宜详。

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9]

仲景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寒，脚挛急，与桂枝汤。欲攻表，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燥烦吐逆，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

上此一条，先温后下，不可轻用，内别有消息。

丹砂丸 治伤寒阴阳二毒相伏，危恶形证。

舶上硫黄 水银 太阴石 太阳石 元精石各一两 硝石半两

上件药末，先用无油铫子，以文武火炒，下诸药末，令匀如灰色，研细如粉面，生姜自然汁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丸，龙脑、牛黄、生姜、蜜水下，压躁也。若阳毒枣汤下，阴毒桂汤下。慎不得于屋底炒。

海藏云：此丸为阴阳二毒相伏匿，故用脑子、牛黄、蜜水调下。若明见只是阴证，别无伏阳，不宜用此下之。若有伏阳，当以仲景翕奄沉脉法责之，在许学士破阴丹条下。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肉桂散 治伤寒服冷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10]沉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

肉桂三分 赤芍药一两 陈皮一两 前胡一两 附子一两（炮） 当归一两 白术三分 吴茱萸半两（洗，炒） 木香三分 厚朴三分（制） 良姜三分 人参一两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中盏，枣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拘时候，稍热服。

上此一条，以其先是阳证，为服凉药过多，变为阴毒，故内有前胡一味。知少阳

不止，乃用药之过也，与泻心汤加附子相似。

回阳丹　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腹气胀，脉沉细。

硫黄半两（研）　木香半两　荜澄茄半两　附子半两（制）　干姜一分　干蝎半两（炒）　吴茱萸半两（汤洗，炒）

上细末，酒煮糊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下，频服，复以热酒一盏投之，以衣盖取汗。

返阴丹　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

硫黄三两　太阴玄精石　消石各二两　附子半两（炮）　干姜半两　桂心半两

上件药，用生铁铫铺玄精石末一半，次铺消石一半，中间下硫黄末，著消石盖硫黄，都以玄精石盖上讫，用小盏合著，以三斤炭末，烧令得所，勿令烟出，直俟冷取出，细研如面后，三味捣罗为末，与前药同研令匀，软饭和丸，桐子大每服十丸，艾汤下，频服汗出为度，重则加三十丸。此方甚验，喘促吐逆者，入口便止。

上此一条，与丹砂丸中药味相似，当从阴阳二毒相伏匿法用之。

天雄散　治阴毒伤寒，身重背强，腹中疠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短气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逆，其脉沉细而疾。

天雄一两（炮，去皮脐）　麻黄半两（去根节）　当归半两　白术半两　半夏半两（洗）　肉桂一两　川椒一分（去目，炒）　生姜二钱　厚朴一两（去皮，姜制）　陈皮一钱（去白）

上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入生姜半钱，枣三枚，煎至五分，去滓。无时，稍热服，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白术散　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

川乌头一两（炮，去皮脐）　桔梗一两　附子一两（炮）　白术一两　细辛一两（去苗）　干姜半两（炮）

上细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煎至六分，稍热服，和滓，无时。

海藏云：仲景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苦寒，人溺咸寒。成无己云：所以去格拒之寒也。孙兆霹雳散用蜜水，活人霹雳散、火焰散用腊茶，返阴丹用消石，许学士正元散用大黄，此数法与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用猪胆汁、人溺同意，皆所以去格拒之寒气也。已上诸热药等，或用麻黄，或用升麻，或用前胡，皆所以随经而用之也。明汤液善加减者，要当识此。

许学士阴证[11]例

始得阴毒候　阴毒本因肾气虚寒，因欲事或食冷物，而后伤风，内既伏阴，外又伤寒，或先感外寒而后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遂发头痛腰重，眼睛疼，身体倦怠而甚热，四肢厥逆冷，额上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烦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间或可起行，不甚觉重。诊之则六脉沉细而疾，尺部短小，寸口或大（六脉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阴证也）。若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有此病证者，急服还阳退阴之药即安。惟补虚和气而已，宜服正元散、退阴散、五胜散。阴证不宜发汗，如气正脉大，身热而未差，用药发汗无妨。

阴毒渐深候　或寸口小而尺脉微大亦同。积阳感于下，则微阳消于上，故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转甚，或咽喉不利，或心下胀满，结鞕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爪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而一息七至以来。有此证者，速宜于气海或关元二穴灸三二百壮，以手足和暖为效，仍服金液丹、来复丹、玉女散、还阳散、退阴散之类，随证选用之。

阴毒沉困候　沉困之候，与前渐深之候皆同，而更加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有，按

之即无，一息八至以上，或不可数，至此则药饵难为功矣！但于脐中灼艾半枣大，三二百壮以来，手足不和暖不可治也；偶复和暖，则以硫黄及热药助之。若阴气散，阳气来，渐减热药而和治之，以取差也。

正元散　治伤寒始觉吹冻著四肢头目，百节疼痛，急煎此服，如人行五里再服，或连三服，汗出立差。若患阴毒伤寒，入退阴散半钱同煎。或伤冷伤食，头昏气满，及心腹诸疾，服之无有不效。

麻黄　陈皮　大黄　甘草　干姜　肉桂　白芍药　附子　半夏　吴茱萸（已上皆可制者制之）各等分

上麻黄加一半，茱萸减一半，同为末，每服一大钱，水一盏，生姜五片，枣一枚，煎至七分，热呷出汗，以衣被覆盖，汗出候干，解去衣。如是阴毒，不可用麻黄出汗。

元阳丹

乌头　干姜等分

并生用，酒面糊丸桐子大。每用十丸，生姜汤下，食前。治气痛，亦治阴毒。

退阴散　治阴毒伤寒，手足逆冷，脉沉细，头痛腰重，连三服。小小伤冷，每服一字，入正元散同煎，入盐一捻。阴毒证咳逆，煎一服，细细热呷之便止。

川乌头　干姜各等分

上为粗末，炒令转色，放冷，为细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盐一捻，煎半盏，去滓，温服。

五胜散　治伤寒头痛壮热，骨节疼痛，昏沉困倦，咳嗽鼻塞，不思饮食。兼治伤寒夹冷气，慢阴毒。

甘草　五味子　石膏各一两　干姜三两半　白术一两半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盐少许，煎七分，通口服。如冷气相夹，入姜枣煎。若治阴毒，入艾叶少许同煎。

玉女散（下血）　治阴毒气攻上腹痛，四肢逆冷恶候。

川乌头（去皮脐）　冷水浸七日后，薄切曝干，纸袋盛。遇有患者，取为细末一大钱，盐一小钱，煎至七分，通口服。压下阴毒，所便后如猪血相似。未已，良久再服之。

返[12]阳散　治阴毒面色青，四肢逆冷，心躁腹痛。

硫磺为末。上用新汲水调二钱，良久，或寒一起，或热一起，便看紧慢，汗出差。

辨少阴紧脉证

有人患伤寒六七日，心烦昏睡，多吐，小便白色，自汗。予诊之，寸口尺中俱紧。予曰：寒中少阴之经，是以脉紧。仲景云：病人脉紧而汗出者，亡阳也。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下利，盖谓此也。或曰：脉紧属七表，仲景紧脉属少阴，紧脉属阳邪属阴邪？予曰：仲景脉寸口俱紧者，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又云：阴阳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干燥，倦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滑胎，勿妄治也。又云：紧则为寒。又云：诸紧为寒。又云：或难曰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已汗若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假令咳，坐饮冷水，故令脉紧；假令下利胃虚，故令脉紧。又曰，寸口脉微（尺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由是观之，则是寒邪之气，入人经络所致，皆虚寒之脉也。其在阳经则浮而紧；在阴经则沉而紧。故仲景云：浮紧者名为伤寒。又曰：阳明脉浮而紧者，必潮热。此在阳则浮而紧也。在阴则沉而紧，故仲景云：寸口脉微，尺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出去者，此欲解也。此在阴则沉而紧也。仲景云：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脏。欲知表里脏府，先以浮沉迟数为定，然后兼于脉而别阴阳也。故论伤寒，当以仲景脉法为准。伤寒之必本

仲景，犹兵家之必本孙吴也。舍是而之他者，是犹舍规矩而求方圆，舍律吕而正五音，可乎？

活人丹砂丸，论阴阳二毒相伏，破阴只是伏阳一脉，阴中伏阳脉，即翕奄沉也。

破阴丹

硫黄　水银各一两　青皮　陈皮各半两（为末）

上将硫黄铫子内熔，次下水银，用铁杖打匀，令无星，倾入黑茶盏内，研细，入末二味匀研，用厚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如烦躁，冷盐汤下；阴证，冷艾汤下。此一条与杨氏五神丹相若。

此证六脉沉不见，深按至骨则弱者紧有力，头痛身温，烦躁，指不皆冷，中满恶心，医多不识。学士脉曰：此阴中伏阳也，脉之当矣。学士却云仲景无此证，非无此证也。用热药则阴邪隔绝，反生客热；用寒药则阳气销铄，愈益毒气。必须散阴导火之剂，使火出水平，上下升降，大汗而解，或躁扰不宁，勿惊可也。活人例后，举前贤诸去格拒之寒，大热药中，佐以人溺、胆汁、茶、蜜、盐之类，虽各随经，大抵与学士破阴导阳之意同。吾是以知仲景有此证也，但言简而意有余矣。明者当识！

有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脐下筑痛，身疼如被杖，盖阴证也。急服金液、破阴等丹。其脉遂沉而滑，沉者阴也，滑者阳也，病虽阴而见阳脉，有可生之理，仲景所谓阴病见阳脉者生也。仍灸气海、丹田百壮，手足温，阳回得汗而解。或问滑脉之壮，如何便有生理？予曰：仲景云翕奄沉。曰：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论滑脉，虽云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仲景三语而尽也。此三字极难晓会。然翕合也，言张而复合也，故曰翕为正阳；沉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沉为正阴；方翕而合，俄降而下，奄谓奄忽之间。仲景论滑脉，可谓谛当矣。其言皆有法，故读者极难晓会。

仲景评辨二章脉歌[13]

浮大数动滑阳脉，阴病见阳生可得。沉涩弦微弱属阴，阳病见阴终死厄。
阴阳交互最难明，轻重斟量当别白。轻手脉微为在表，表实浮而兼有力。
但浮无力表中虚，自汗恶风常淅淅。重手脉沉为在里，里实脉沉为亦实。
重手无力大而虚，此是里虚理审的。风则虚浮寒牢坚，水停水渍必沉潜。
动则为痛数为热，支饮应须脉急弦。太过之脉为可见，不及之脉亦如然。
荣卫太甚名高章，高章相搏名曰纲。荣卫微时名卑蝶，卑蝶相搏名捐阳。
荣卫既和名缓迟，缓迟名沉此最良。九种脉中辨疾证，长沙之脉妙难量。
阳结蘧蘧如车盖，阴结循竿亦象之。阳盛则促来一止，阴盛则结缓而迟。
纵横逆顺宜审察，残贼灾怪要须知。上手气口当主气，主血人迎在其位。
气口紧盛伤于食，人迎紧盛风邪炽。数为在府迟为脏，浮为在表沉为里。
脉浮而缓风伤荣，浮坚涩坚寒伤卫。脉微大忌令人吐，欲下须防虚且细。
沉为气弱汗为难，三者须要当审记。阳加于阴有汗证，左手沉微却应未。
趺阳胃脉定死生，太溪肾脉为根蒂。脉来六至或七至，邪气渐深须用意。
浮大昼加病属阳，沉细夜加分阴位。九至以上来短促，状若涌泉无入气。
更加悬绝渐无根，命绝天真当死矣。病人三部脉调匀，大小浮沉迟速类。
此是阴阳气已和，勿药自然应有喜。

学士脉歌一篇，即仲景证辨二章也，要当识之。

韩祇和温中例

夫伤寒病之说，始自黄帝已开其端，至仲景方陈其条目，后世肤浅之学莫知其数。

立言者只云病在表可发汗，病在里可下之，或云不可汗，或云不可下，即未尝有温中之说。仲景伤寒例云：尺寸俱沉细，太阴受病也；尺寸俱沉，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厥阴受病也。又辨太阴证云：太阴病，脉浮，可发汗，宜桂枝汤。又手足温，自利不渴，宜四逆汤。又腹满时痛，桂枝加芍药汤。辨少阴证云：少阴证，始得之，发热脉沉，麻黄细辛附子汤。又少阴病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又少阴病，身体疼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附子汤。又厥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吴茱萸汤。又少阴病，脉沉，急温之，宜四逆汤。今举仲景论中数条，最是治三阴病之良法。今世之用，尚有未尽证者。愚尝校自至和初岁，迄于今三十余年，不以岁之太过不及为则，每至夏至以前，有病伤寒人十中七八，两手脉俱沉细数，多是胸膈满闷，或呕逆，或气寒，或腹鸣，或腹痛，与仲景三阴病说，脉理同而证不同，因兹不敢妄投仲景三阴药。才见脉沉及胸膈满，便投下药下之，往往不救。尝斟酌仲景理中丸与服之，其病势轻者，即胸中便快，其病势重者，半日许满闷依然。或有病人脉沉细迟，投仲景四逆汤温之，多药力太热，后必发烦躁。因较量此形证，今别立方以治之，得多对证之药，不可不传焉。

上此一条，非四逆热而不当也，仲景当汉之末，韩氏当宋之隆，时世异也。

病人但两手脉沉细数，或有力，或无力，或关脉短及力小，胸膈塞闷，气短不能相接者，便可随脉证投温中药以治之。此一法甚活。

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缓或紧，皆是胃中寒也。若寸脉短及力小于关尺者，此阴盛阳虚也。或胸膈隔闷，腹中胀满，身体拘急者，手足逆冷，急宜温之。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温中汤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橘皮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七物理中丸主之。此皆随时也。

温中汤

丁皮一两　干姜二钱　白术二钱　陈皮二钱　丁香二两　厚朴一钱（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葱白三寸，荆芥五穗，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更加舶上丁皮二钱，干姜二钱（炮用）。

橘皮汤

陈皮一两　藿香三钱　白术二钱　葛根二钱　厚朴一两（姜制）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生姜一块，枣大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吐不定，加半夏三钱，丁香枝杖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煎服。

七物理中丸

白术二钱　干生姜一钱　人参三钱　桔梗三钱　葛根三钱　藿香叶二钱

上细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七分，和滓热服。如三服未快，手足尚逆，呕者，加半夏二钱，干姜二钱（炮）。

病人两手脉沉细无力，虽三部脉力停，亦是阴气盛也，更不须候寸脉短治之，或胸胁满闷，身体拘急疼痛，手足逆冷，速宜温中药和之。

上此一条，不须候寸脉短一句。然当不若曰三部既沉，便是无寸口也。

若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宜厚朴丸主之；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宜白术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橘皮汤主之。

上此一条，李思训举和解因时一说，与韩氏相似。然汤液仲景四时之法，固以备矣，以其后人不识，故韩、李为是丁宁也，此亦大概耳！若应见违时，只可随应见而治之。

海藏云：仲景既言春为温病，夏为热病，长夏为大热病，随经之药，加减轻重，便为因时和解也。正治应见，便是活法，韩李因时定药，是则然矣！证复违时，定药难用，若用定药，却是不因时也。假令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即岁之主也，定时也。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若岁之客气司天在泉，太过不及，胜复淫，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岂可定时为则邪？主气为病，则只论主气；客气为病，则只论客气；主客相胜，上下相召，有万不同之变。人之禀受虚实，亦犹是也。以此言之。则仲景大经之言尽矣，但患世之医者不知耳！此亚圣方简而意有余也。后之贤者，辞多而意少，务救一时之弊，云此韩李为是因时一说也。是说也，又为庸医执方疗病者设，非敢为仲景别立一法也。噫！二公虽不足为汉之仲景，亦足以为今之仲景也。

厚朴丸

当归半两　丁香（枝杖）半两　厚朴一两（姜制）　细辛一钱　人参三钱　甘草半两（炙）　干姜半两（炮）

上为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至六分，和滓热服。三服后脉尚细，及寸脉尚细无力，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

此一条言寸脉小者，阳不及九天也，加葱以通经。

白术汤

白术　半夏　当归　厚朴（制）　干生姜（以上）各半两　丁香三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枣大，打破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未有力，寸脉尚小，加细辛半两，每服加葱白三寸，同煎服之。寸口小，加细辛散阴升阳。

橘皮汤

橘叶半两　藿香三钱　葛根三钱　半夏半两　厚朴（姜制）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一如枣大，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三五服后脉尚小，手足逆冷，加细辛三钱。

病人胸膈满闷，时时呕逆，肢节疼，两胁下痛，腹中鸣。此是有停饮，宜二苓汤。

二苓汤

赤茯苓　木猪苓　白术各半两　滑石一两　通草一钱　白豆蔻一钱　丁皮三钱　陈皮二钱　桂枝半两

上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热服。

小便未快，加瞿麦三钱。呕未止，加半夏半两。渐渐恶寒甚，每服加葱白三寸。

上此一条，与李思训调小便例同。

灰包制法

病人服前药，胸膈不满闷者，此上焦有阳也，或药力太过，上焦有热，腹满虚鸣，时时疼痛。此是被阳药消逐，得上焦阴气并入下焦也。虽是下焦积寒冷，上焦阳盛，更难投温下焦药也。当用灰包法：炭灰或桑柴灰二三升许，入好醋拌和，干湿得所，铫内炒令灰热，以帛包裹，置脐下熨之，频换灰包令常热，以腹不满痛为度。或初熨时，病人不受者，勿听，但令极熨之，不住灰包可也。如灰包熨后，得下利一两行，或小便二三升，或微似有汗，此是阴气外出，或下泄也，勿疑之，病轻者乃得愈也。后出余气而解，举此为例。

病人三部脉沉，寸脉力小于关、尺，此为阴盛，当投温中药以消阴气。温中药者厚朴汤，陈皮、人参、白术、藿香、当归、干姜、细辛之类是也。

海藏云：霜露山岚雨湿雾露之气与饮冷，寸口脉小，同诊一法，神术汤后举此。韩氏三部脉沉，寸口小于关、尺，为证一体。

病人若因服下药太过，两手脉沉细数，肢体逆冷，烦躁而渴者，此阳气下陷入丹田，阴气厥逆满上二焦，故令人躁，此名下阴躁也。医者见病人烦躁，又不询其端由，亦不详其脉理，便用凉药治之。凉药既下，病势愈甚，至于困极不救者多矣！

病人因下之太过，两手脉沉迟细而无力，或偏身及四肢逆冷，烦躁而渴，或引饮不休，好泥水中卧者，须用性热药治之。凡投性热药，皆须冷服，何故如是？今谓病人腹中阴气太盛，若投汤剂，即阴阳相击，药下即吐，须候汤剂极冷即投之。投之不吐者，盖腹中阴气与冷饮相逢，即同气相从尔，故药下不吐也。药虽冷，久则必热，所谓始同而终异也，故醇酒冷饮，久即发热。假令投仲景四逆汤之类，一依前说。若病人不烦躁，即热药可温服之，下后躁渴引饮不休，与伤冷只好饮冷同意。

上此一条，本是阳证下之成阴，非阳气上行而躁，乃阳气下陷而躁，即同伏阴脉也。叔和云：短脉阴中有伏阳。

海藏云：热药冷服，内有伏阳则可，若脉已虚，按之全无力，或病人素无所养，只可温服，不然阴气必不能酝酿回阳，利害非轻。

海藏老人阴证例总论

神术汤　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

苍术（制）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炒）一两

上㕮咀。生姜水煎，加葱白三寸，治吹奶如神。调六一三钱。太阳证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者，加羌活；太阳证脉浮紧中带弦数者，是有少阳也，加柴胡。弦为弦而有力；太阳证脉浮紧中带洪者，是有阳明也，加黄芩。已上三证，约量每服加二钱匕。不论三阳，妇人服者，加当归尤佳。

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太阳寒水司天，加桂枝、羌活；少阳相火司天，加黄芩、地黄（生）；太阴湿土司天，加白术、藁本；阳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少阴君火司天，加细辛、独活；厥阴风木司天，加川芎，防风。

上神术汤六气加减法，非止为司天之气设也。至于岁之主气，与月建日时同前应见者，皆当随所应见，依上例而加减之。

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14]

日华子云：滑石治乳痈，利津液。《生气通天》云：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王氏云：阳气出则出，阳气藏则藏。晚阳气衰，内行阴分，故宜收敛以拒虚邪。动筋骨则逆阳精耗，见雾露则寒湿交侵，顺此三时，乃天真久运。

扁鹊云：脉一呼一吸皆四至而涩者，邪中雾露之气。

仲景云：清邪中于上焦。又云：霜降已后，春分已前，中雾露者，皆为伤寒。

神术加藁本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神术加木香汤

每服内加二钱匕，以意消息。

问：病人中霜雾山岚雨湿之气，头项身体不甚痛，但四肢沉困，饮食减少，或食已痞闷，寸脉隐小，与内伤饮冷相似何也？

答曰：此膏粱少有，贫素气弱之人多有之，以其内阴已伏，或空腹晨行，或语言太过，口鼻气消，阴气复加，所以成病。经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虽不饮冷，寸口亦小。又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故从内感而求其类也。仲景云：浊气中于下焦，以此。经云：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均雾露也，故寸口小。内伤饮冷，寸口亦小。雾露入腹，虽不饮冷，与饮冷同。内伤饮冷，虽非雾露，与雾露同。何哉？脉

皆阴而寸口小耳，此云岐子复断浊邪中于下，为饮冷同伤也。韩氏言寸口脉微而小，即不可下，则阴盛阳气不能升于九天可知矣！

白术汤　治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

白术二两　防风二两　甘草一两（炙）

上㕮咀。每服秤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无时，一日止一二服。待二三日渐渐汗少为解。活人防风白术牡蛎汤，当在此下。

风温证，面赤自汗，嘿嘿不欲语，但欲寐，两手脉浮而缓，或微弱，此证不宜发汗。若汗之，似令人筋惕肉瞤，或谵言独语，或烦躁不卧。若下之，直视失溲便。若火之，发狂似惊痫，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活人本方威蕤汤，以有麻黄，故不敢用，宜用上白术汤主之。

头眩汗出，筋惕肉瞤者，加牡蛎；腰背强硬者，加羌活；舌干发渴者，加人参；身灼热甚者，加知母；若内伤冷者不加；体重多汗者，加黄芪。

黄芪汤　总叙阴证初病形状，治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自汗，及手足自汗，或手背偏多，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赤目红，但欲眠睡，头面壮热，两胁热甚，手足自温，两手心热，自利不渴，大便或难，或如常度，或口干咽燥，或渴欲饮汤，不欲饮水，或少欲饮水，呕哕间作，或心下满闷，腹中疼痛，或时喜笑，或时悲哭，或时太息（去声）或语言错乱失志。世疑作谵语狂言者，非也，神不守室耳！始得病，寤寐之间，或恐或悸，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阴气盛阳气走也。两手脉浮沉不一，或左上往来无定，便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举按全无力，浮之损小，沉之亦损小，皆阴脉也。宜先缓而后急，缓宜黄芪汤。

人参　黄芪（味甘者）　白茯苓　白术　白芍药已上各一两　甘草七钱半（炒）

呕吐者，加藿香半两，生姜半两。如无，干者代之。

上㕮咀。生姜水煎，量证大小，加减多少用之可也。如大便结者，宜调中丸主之。

调中丸

白术　白茯苓（去皮）　干生姜　人参　甘草（炙）

上等分，为极细末，炼蜜丸，每两作十丸或五丸。每服一二丸，水少许，煎服之。

问：三四日后渐重，必躁乱不宁者，何也？

经云：阳盛则发厥，阴盛则发躁，物极则反也。《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名曰阴躁，欲坐井中，然阴躁一证，汗下后多有之。仲景云：汗下后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内感阴证，饮冷胃寒而躁者，与汗下后烦躁同。厥阴热上冲胸而发躁者，火独炎上故也。

若病重急治者，宜黄芪汤内每服加干姜重一钱，与仲景理中汤同意。大便结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

人参　白术　甘草（炙）　干姜（炮，恐热，以干生姜代之）

上等分，炼蜜丸，每两作五丸。白汤化下，水煎服之亦得。缓后失治，急也。

尤急者，若无汗，宜附子干姜甘草汤。若自汗者，宜附子白术甘草汤。量脉证，可宜四逆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宜选用治之。至于用附子，不得已也。若身与四肢俱热，不至于凉，或厥逆不宜用附子，故理中有四顺。理中汤丸之名四顺者，手足自温不厥逆是也。

急则失治，尤急也。

论阴证[15]躁不躁死生二脉

阴证阳从内消，服温热药烦躁极甚，发渴欲饮，是将汗也，人不识此，反以为热，误矣！热上冲胸，服温热药烦躁少宁，反不欲饮，中得和也。人若识此，续汤不已愈

矣！一则始病不躁，药而躁，脉当浮之实大，阳气充也，手足温和则生；若浮之损小，阳气走也，手足厥逆则死。一则始病躁，药而不躁，脉沉之实大，阳气回也，手足温和则生，；沉之损小，阳气消也，手足厥逆则死。二证服温热药，阳气不能充与不能回者。经云：责其无火也。

问：下之而其脉反大者，何也？

答云：下之而脉小者，理所当然。小犹可生，生之则易。仲景云：下之而脉反大者，虚也，阳将走而变。医若不识而复下之，则气消而成大阴矣！亦有阴躁发热不止，大渴欲饮冷，热上冲胸，火独炎上，亦将尽也。以阴遍身皆寒，惟存胸中火，阴独持权，不相管辖，迫而至此，与下之而脉大同意。下之脉大，别不见热处，阴躁发热，但脉小耳！一则见脉不见证，一则见证不见脉。又经云：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固卤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革为寒，寒虚相搏则肠鸣。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反烦躁，茯苓四逆汤主之。汗下后，白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举古人论阴证例

若病在少阴，则有面赤，默默不欲语，但欲寐，或四肢厥逆，或身表如冰石，脉沉细。

若病在厥阴，则四肢厥逆，爪甲青，面黧目黑色，或自汗不止，脉沉弦无力。

若病阴毒证，身表如冰石，四肢厥逆，体如被杖，脉沉细而微，或六至以至八至、九至、十至而不可数，此等阴证，易为明辨。惟太阴一证，手足自温，自利不渴，尺寸脉俱沉而弱。仲景云：宜温之，重则四逆汤。若脉浮者桂枝汤。惟此一证，与内感外阳内阴相似。外阳内阴者，即前黄芪理中等汤，调中、理中等丸所治者是也。此等阴证，非古人不言。仲景评脉，首言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非止为外感设，内感之理在其中矣。又云：阳涩而阴弦，腹中急痛者，小建中汤主之，则内外所感明矣！至如所言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此一句即圣人大概之言也。以其阳病见阴脉，故有外阳内阴者，与阳药俱得其生矣。药当从温，不可遽热，黄芪汤之类是也。

上此一条，说古人不尽之意。

论元阳中脱有内外

或有人饮冷内伤，一身之阳便从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是谓阴证，则易知之。若从外走，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医者不察，便与表药双解等，复使汗出，三焦之气绝，以此杀人者多矣！或自服蜜茶及沐浴盖覆，强令汗出，以致变证不救，如此自杀者亦多矣！身冷脉沉，服调中药，阳自内之外，身体温和而愈。脉浮弦细者，服调中药，阳从内生，唤入外热，复得脉平温和而愈。此证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

上此一条，双解蜜茶沐浴，阴证皆不可用。

又经云：脉濡而紧，濡则胃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卫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又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渴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

上此仲景濡、紧二脉，即外热内寒证也。

论宜灸不宜灸并汤沐四肢法

古人谓少阴、厥阴、阴毒三证则宜灸，或用葱熨等法，皆为身表凉故也。若阴气在内，阳气在外，身表壮热，手足大温或热不等，则不宜灸之。若遇前三证，用热醋炒麸注布袋中，脐下熏蒸熨极妙。又云：三阴证陷骨、歧骨间，三三七壮灸，足温生。

活人阴证诸药不效，并汤水不下，身冷脉绝，气息短，不知人，用葱熨法。本为上热下寒也，二法虽妙。莫若用上醋拌麸炒热，注布袋中，脐下熏蒸，比上二法尤速。若更以葱白煎浆作汤，以沐四肢亦可。若病人服药后，欲作汗时，用汤沐以接四肢阳气尤佳。

外接法

干姜二，炮为细末，石决明一，另研细，秤拌匀，每用二三钱匕，手心中以津唾调如泥，以手奄其阴，至暖汗出为度。以牡蛎代决明亦可，牡蛎烧粉用。

一法：丁香、荜拨、干姜、牡蛎。

一法：治水癥偏大，上下不定，疼痛不止，牡蛎不以少多，盐泥固济，炭三斤，煅令火尽，冷取二两，干姜一两，炮为细末，二味和匀，冷水调得所，涂病处，小便大利即愈。

脐下六穴

神阙一穴，脐中，禁针，刺之令人出恶汁不止。

阴交一穴，脐下一寸。

气海一穴，一名孛央，阴交下五分。

石门一穴，脐下三寸，三焦之募，女子禁灸，恐绝产也。

关元一穴，脐下三寸，小肠之募，为下纪三阴，任脉会。

中极一穴，脐下四寸，为气原。

论谵言妄语有阴阳

举阳证　活人云：发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锦文，或下利黄赤为阳毒者，以其脉洪大而实，或滑或促，故用酸苦之药治之。

成无己云：有汗出谵语，有下利谵语，有下血谵语，有热入血室谵语，有三阳合病而谵语，有过经不解而谵语，皆阳证也。惟有发汗过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柴胡桂枝汤主之，此外感汗多亡阳谵语也。

海藏云：有内感伤冷，语言错乱，世疑作谵语者，神不守舍也，止是阴证，此特脉虚而不实耳！

《内经》云：谵妄悲笑，皆属于热。《难经》谓面赤，喜笑，烦心，亦属于热。大抵此等证脉皆洪实，按之有力。若此等证脉按之无力，即阴气内充，阳气外游于皮肤之间，是无根之火也。阳气及心火，入于皮肤之间，肺主皮毛，故有谵妄悲笑及面赤喜笑烦心之证。岂特是哉！所有胸背两手斑出者，有唾血丝者，有鼻中微衄者，不当作阳证，当作阳证治之。故活人辨证，不取诸于他，而独取诸脉，无如此最为验也。其言可谓尽善矣，可谓尽美矣！

本草云：干姜止唾血，硫黄治衄血。孙真人用桂心治唾血。

论下血如豚肝

下血如豚肝者，饮冷太极，脾胃过寒，肺气又寒，心包凝泣，其毒浸渗入于胃中，亦注肠下，所以便血如豚肝，非若热极妄行，下血而为鲜色也。此中气分而下行，故令人便血。若中气逆而上行，故令人呕血吐血也。亦非若阳证上行而溢出鲜血也。大

抵阴阳二证，上行者为呕为吐为溢，顺行者为下为便为泻，其名虽异，其实则同。

论阴阳二络[16]

《甲乙经》云：经者所不可见者也，络者所可见者也，外之沟渠是已。然络亦有不可见者乎？曰：六府连及五脏，是为所不可见之之络也。阳络泛溢，《难经》云：宜砭射之。阴络为病，何以知之？黄帝曰：邪热入于阳络，则为鼻血，邪热入于阴络，则为后血，以是知阴络病也。为鼻血者在上，溺与后血者在下也。若吐呕者，是知在中也。至于伤寒上厥下竭之证，或从耳目，或从口鼻，血俱出于上窍，然各随其脏与经也。

扁鹊云：病若谵言妄语，身常有热，脉当洪大而反手足厥逆，脉沉细而微者死也。

又云：假令心病，何以知所伤寒得之？然：当谵言妄语。何以言之？肺主声，故知肺邪入心，为谵语妄语也。其病身热，洒洒恶寒，甚则唾咳。其脉浮大而涩。

仲景云：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又云：谵言妄语，脉涩者死。

已上皆阳证得阴脉也。

又云：发汗多，重发汗者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

上此重发汗亡阳者，变阴也，又得阴脉死也。

论自汗分阴阳

成无己云：伤风自汗，汗出恶风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恶风寒者，表解里未和也。有阳明发热汗出，此为热越。有阳明发热汗多者，下之。

海藏云：内感伤冷，自汗，大恶风寒。汗出身凉不热者，阴证也；汗出身热得阴脉者，亦阴证也。

论手足自汗

手少阳之脉，三焦之经，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云云。手背偏多者，三焦之气脱也。经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鞕而谵语，下之则愈。以其热聚胃，津液旁达，故手足濈然汗出也。成无己云：寒聚于胃，有手足汗出者乎？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海藏云：故内感阴证，有手足逆冷而自汗者，手足自温而自汗者，厥阴、太阴之异也。

上此一条，虽是三焦四逆温和，关他二经，不可不知。

论四肢振摇

成氏责其为虚寒，欲汗之，其人必虚蒸而振，下后复汗而振者，表里俱虚也，亡血发汗则寒栗而振，气血俱虚也。有振振欲擗地者，有振振动摇，二者皆汗多亡阳，经虚不能自主持，故振也，非振栗之可比也。

经曰：若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太阳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眴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二药皆温经益血助气之剂。

海藏云：惟好饮、房室之人，真元耗散，血气俱虚，或因劳而振，或不因劳而振，

或因内感阴盛阳脱而振者，皆阴证也。

若因房室而得，便有阴阳易条中形状，头重不欲举，目暗生花，热上冲胸，少气，声不出，少腹小腹痛引阴中，或阴入于里，胫寒而痛。此等阴证，四肢故多振摇。始得此病时，脉虽举按有力，不可作阳证治之，若与阴药，变寒必矣！亦不可用太热之药，作阴极治之，热过则转生他证。当以补气温血之药调之，元气渐生，可得而愈。若脉已微，面色眉间变黑，唇吻不收，爪甲微青，当用热药攻之。若经汗下，热药不可热服，当令似温，则阴气不拒，经云热因寒用，此之谓也。

上此一论，自为颇有理，可以发明古人所不言处。

论阴证始终形状杂举例

若病人面赤者，下虚也；手足振摇者，为元气无主持也；腰腿沉重者，三阴经受寒湿也；或恐或悸者，知阴寒之邪在手足少阴也；喜笑则为痴，悲怡则为惨，手少阴、太阴也；头项不甚痛，行步只如旧，知寒邪之气不在经而在里也；若头项痛者，内之外逆上行而至于经矣！或已有冬伏寒邪，始得内感便发，头项痛亦无定也。或时太息者，《灵枢》云：心不足则心系急，心系急故太息以舒之，是知手少阴心火不足也。前人云去声是已。

已上初病时，多有形状如此等类。

身如被杖者，阳气尽而血脉凝涩，不能荣于身也；色青黑，肾肝子母二色，真脏见也；手足倦而卧者，四肢之阳气尽，而阴气贵收也，卧而面壁者，阴欲静也；恶闻人与语者，阴欲默也；昏昏欲寐者，元气杂绝，邪热攻肺也：或欲寐以自养，及目白睛而赤者，肺受火邪也。三四日之间，或可行步，不甚觉重者，阳犹在外也；五六日阴盛，热药不能回者，阴主杀而暴绝，非若阳气徘徊不已，而欲其生生也。初病面赤胀者，下虚故也。至于死先青而后赤者，阳气不生，温令不行而就北方寒也，其逆行如此。经云：阳气前绝，阴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阳气后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若阴阳二毒相匿，或只伏阳，此等阴证，或身半以上经汗死，即不青黑者亦有之。

厥阴有遍身青黑如花厥状，何也？

答曰：阳气不能营运于四肢，身表经络遏绝，气欲行而不得行，及其得行而遽止之，故行处微紫色，不得行而止处不青则黑也。所以身如被杖，有有处，有无处也。遍身俱黑，阳气全无也。故《经络论》云：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之谓也。

伤寒发厥有阴阳

夫厥者，有阴有阳。初得病身热，三四日后，热气渐深，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或语言谵妄而反发热者，阳厥也。初得病。身不热，三四日后，阳气渐消，大便软利，小便清白，或语言低微而不发热者，阴厥也。二证人多疑之，以脉皆沉故也。然阳厥而沉者，脉当有力；阴厥而沉者，脉当无力也。若阳厥、爪指有时而温；若阴厥，爪指时时常冷也。仲景云：伤寒三二日、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当下之，宜承气汤。又云：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仲景云：伤寒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而脉微。微者里有寒也。汗出而厥者同。又云：阴病下利而脉微者，里有寒也，白通汤主之。

一法无脉利不止，白通加猪胆汁，以其咽干而烦也。已上病急，或尤急，多有此形状等类。

论阴证发渴

举阳证　夫足少阴肾经，其直行者，上贯肝膈入肺中，系舌本，肾恶燥，故渴而引饮。经云：口燥舌干而渴，尺寸脉俱沉，则知肾受热邪，为阳证也，当下之。

阴证口干舌燥，非热邪侵凌肾经也，乃嗜欲之人，耗散精气，真水涸竭[17]，元气阳中脱（坎内阳爻是也）。饮食伤冷，变为枯阴，阳从内消者，或不渴，阳游于外者，必渴而欲饮也。然欲饮，则饮汤而不饮水，或有饮水者，纵与不任，若不忍戒，误多饮者，变由是而生矣。此等舌干欲饮冷水，抑而与之汤，及得饮汤，胸中快然，其渴即解。若以渴为热，汤能解之乎？不惟不能解其渴，其热从而愈甚矣。以是知为阴证也，夫何疑之有！

论阴证咳（一作吃）逆（许学士退阴与正元同煎，以治阴证咳逆）

夫逆病咳逆，火炎上使阴气不内也，阴气者即吸入之阴气也。阴证内寒，与吸入之阴同类，当气顺下而无咳逆也。今阴证咳逆，吸入之阴不得内者，何气使然哉？（举阳证）且阳证咳逆者，胃热失下也。阴气先绝，阳气后亦将竭，火独炎上，逆出阴气而为咳逆也。阴证者，内已伏阴，阴气太甚，肾水擅权，肝气不生，胃火已病，丁火又消，所有游行相火，寒邪迫而萃集于胸中，亦欲尽也。故令人发躁，大渴引饮，并去盖覆，病人独觉热，他人按执之，身体肌肉骨髓血脉皆寒。此火即无根之火也，故用丁香、干姜之类热药温胃，其火自下，咳逆方止。非若凉膈、泻心、以治阳证，自上而下，泻退其火，阴气乃生。阴证咳逆，从呕哕而生，胃寒呕哕不已，咳[18]逆继之，其声怏怅连续不已，声末而作咳逆，古人云烦冤是也。烦冤者，有情不能诉，有怀不能吐，故为怏怅，唯阴证阳脱而咳逆者，其状似之。阳证咳逆，内热与上热相接，渴逆止在喉中，阴证咳逆，呕从内出或先作去声，或与去声相并而至喉中，故用温胃益肺之药主之。中既温，天五之气与残火自下，又与胃中温药相接，变而阳气生也。殆无异丧家之人，遑遑无依，契昔挽留，故都是反与相并立而干成其事，阴气始退，阳气渐生，脉亦从之而得以获生也。

《灵苑》治阴证[19]咳逆匀气散

川乌头（尖者）三个（炮制，去皮脐）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黑豆二十一粒，糖沙鸡头仁[20]大，水一盏，同煎至六分，承热细细饮之。

《本事》治阴毒吃逆。

川乌头　干姜　附子（俱炮）　肉桂　芍药　甘草（炙）　半夏　吴茱萸　陈皮　大黄

上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生姜三五片，煎至七分，去浊滓，取清热呷。

阴证发热

活人云：发热恶寒者，太阳也；身热汗出濈濈然者，阳明也；脉细头痛呕而发热者，少阳也。

问：阴证有发热者，何也？

答曰：太阴、厥阴皆不发热，只少阴有发热二条，仲景谓之反发热也。少阴始得之，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断云：大抵阴证发热，终是不同，须脉沉细，或下利，手足厥。另有阴躁发热，欲坐井中一条。此例当在少阴条下。

仲景云：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四逆汤主之。又云：吐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病发热头痛，身体不痛，急[21]当救里，四逆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论阴证大便秘

阳阴二结，寒热不同，为躁一也。盛暑烁金，严冬凝海是也。

举阳证　经云：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阳结；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鞕者，名曰阴结。又云：无阳阴强，大便鞕者，不可下，下之则清谷满腹，宜理中丸主之。叔和云：弦冷肠中结。洁古云：脉沉弦，不能食而不大便，则为阴冷结也。

论阴证[22]小便不通

举阳证　假令阳病者，太阳之标不解，复入于本，发热恶寒而渴，五苓散主之。是湿热在下，故令秘而不通。余证不通者，随经而治之。若阴证不通者，脉迟细，浮中沉不一，阴气已盛，阳气欲绝，小便当自利，而色白反不通者，阴无以化，凝泣枯涸，如水之结冰，津液不行，故闭而不通也，当用热药主之。阴得阳而化，津液乃行，所以便也。大不可用利小便之药利之，四逆汤加茯苓是也，与仲阳硫黄丁香豆蔻散，内有滑石同意。大抵非茯苓、滑石二药利小便也，盖二味引热药下行，不入他经，为效速也。

经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与此同意。《内经》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引而下之者，小便自利；收而闭之者，小便不通也。又经曰：肾主大小二便。虽[23]阴阳二证，在其中矣！

成无己云：阴阳相杂为之和，阴阳相离为之结。火亦有下收字处，以其心虚也。

仲景真武汤加减例云：小便自利者，去茯苓一味。四逆散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小柴胡加减法：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活人云：阴证腹痛，小便不利者，真武汤也）

活人云：若阴证加以小便不通，及阴囊缩入小腹，绞痛欲死者，更以脐下二寸石门穴，大段急灸之，仍须与返阴丹、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慎勿与寻常利小便药也。寻常利小便药，多用冷滑之剂。此是阴毒气在小腹所致也，当知。

仲景风湿相搏，骨节疼烦，不得屈伸，近则痛转剧，汗出短气，小便不便，恶风不欲去衣，或身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海藏云：加茯苓尤佳。发汗痛不解，反恶寒者，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海藏云：加大黄芒尤佳。若腹痛者，尤宜此汤。仲景云：阳明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欲作痼瘕，即是中寒也。

论阴证小便赤

举阳证，伤寒外感，四肢微厥，邪热入里，大便燥，小便赤而涩少，是谓热也。惟阴证内感，阳走于外，虚热在皮毛之间，肺气受邪，下输于膀胱，故令小便如灰汁，兼胃虚不能食。戊与癸合，虚邪所化，赤如灰汁，色虽如此，但溺时成剂，茎中不涩而快利也。

论得[24]后出余气而解

病人服温热之药，时有下气者，知阴气出也。韩氏治下焦寒，用灰包熨法，得下

利一两行，小便一两次，及少有汗，阴气出而下泄，知其为必解也。予以是知服调中、理中及诸附子等药后，时有下气者，阴化而出，即为解。若遇外阳内阴之证，身表四肢尽热，语言错乱，疑作谵语，阳证者当去盖覆，令胸臆两手微露见风，以手按执之，久之肌肉骨间不热者，即非阳证，真阴证也。

上此一条，后辨谵语形状。

论狂言若有所失

恍惚狂言，若有所遗，妄闻妄见，意有所期，及从而叩，或忘或知，神去而溃，命将何依！世人不识，反作热疾，以脉别之，自然不疑。故经曰：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生，失神者亡。正谓是也。

问：内感阴证，有汗而解，有无汗而解者，何也？

答曰：有汗而解者，或壮年津液尚全，或温之早而得治，或传不逆而顺经，或素得养而强本，所以俱汗而解也。无汗而解者，或老年血气俱衰，或浊之迟而失治，或经过期而不传，或素无养而亏本，所以俱无汗而解也。有汗而解者，间有所遗；无汗而解者，邪岂能尽？故神痴而弱，不能复旧，须待饭食渐增，因食微润，然后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医者不可不知！

《衍义》曰：太阴元精石合他药涂大风疾，别有法。阴证伤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细而疾，心下胀满结硬，躁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腹疼痛，亦须佐他药兼之。《图经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古方不用，今活人伤寒其著者，治伤寒三日，头痛壮热，四肢不利，正阳丹。太阴元精石、消石、硫黄各二两，硇砂一两，四物都细研，入瓦瓶子固济，以炭半斤，于瓶子周一寸协之，约近半日，令药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腊月雪水拌匀湿，入瓷瓶子中，屋后北阴下阴干，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细研，以面糊为丸鸡头实大。先用热水浴后，以艾汤研下一丸，以衣盖取汗出为差。

论脉次第

外感者，先太阳，次阳明，次少阴，次太阴，次少阴，次厥阴；内感者，先三阴而无定，次少阳，次阳明，次太阳，为极高之分。

阳从内消，从上手脉先陷，左手浮，上手沉。阳从外走，从左手脉先陷，上手浮，左手沉。其脉或有不然者，阴阳之变易无定也。许学士云：阴阳交互最难明，正坐此耳！

阳脉沉而滑，若浮者，欲升而汗也；阴脉沉而细，本体也。若浮而有助者，阳气生也；若浮而无力者，阴气走也。若浮若沉，或有力，或无力，阴阳交争而未定也，惟外热内寒者，多有此脉。

用附子法

古人用附子，不得已也，皆为身凉脉沉细而用之。若里寒身表大热者不宜用，以其附子味辛热，能行诸经而不止，身尚热，但用干姜之类，以其味苦，能止而不行，只是温中一法。若身热消而变凉，内外俱寒，姜、附合而并进，温中行经，阳气俱生，内外而得可保康宁，此之谓也。若身热便用附子，窃恐转生他证，昏冒不止，可慎！可慎！

论阴阳易分寒热

阴阳各相易证，仲景止用烧裈散，言至简而意至有余也。故朱奉议立阴阳易证为

二条，后人始知有寒热之别也。故热者有上烧棍散，而又有竹皮茹汤，寒者有豭鼠粪汤，而又有当归白术汤。至于校正方妙香丸条下，治杂病阴阳易，药中有牛黄、脑、麝之类，是知治热证也，岂可一涂而取哉？学者详之。

圣人立阴阳易条，虽不尽言，特举其宏纲而已，是以后之述者，尽心焉尔矣可也！

海藏云：若阴阳易证，果得阴脉，当随证用之。

若脉在厥阴，当归四逆汤送下烧棍散；若脉在少阴，通脉四逆汤送下烧棍散；若脉在太阴，四顺理中汤送下烧棍散。所用之药，各随其经而效为之速也，宜矣！

上此一条，随经药下烧棍散，所以补古人所不完处。

扁鹊云：治阴阳易伤寒，烧妇人月经衣，热水服方寸匕。仲景云：伤寒阴阳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棍散主之。

烧棍散

上取妇人中棍近隐处，剪烧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棍裆烧灰用之。

活人豭鼠粪汤　疗伤寒病后男子阴易。

韭白根一把　巡鼠粪一十四枚

上二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再煎三沸，温温尽服，必有粘汗出为效。未汗再服 。亦理诸般劳复。鼠屎两头尖者是也。

海藏云：经不言豭鼠粪，只言牡鼠粪两头尖，治劳复，文具鼷鼠条下。又分鼠也，并不见豭鼠之名。晏鼠大兽如猪，分鼠之形，以其肥亦如猪形，豭之名想亦出此，牡即父也，雄也，在野难得，在人家诸物中遗下两头尖者，亦可用。豭，牡豕也，子路佩豭。

许慎云：菜一名久者，谓之韭，园人种之，岁三四割，其根不伤，冬培之，先春复生，信乎其久者也。

《易稽览图》云：政道得则阴物变阳。郑康成云：若葱变韭是也。然则葱冷而韭温可验。

活人治阴阳易证，豭粪汤用韭白根，非独取其性温也，盖亦取其物变阳之意，述类象形，古人以至于此。

竹皮汤　疗交接劳复，卵肿，腹中绞痛，便绝。

竹皮青刮一升

上一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绞去滓，分服立愈。

青竹茹汤

妇人病未平复，因有所动，致热气上冲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风状，宜青竹茹汤。

瓜蒌根（无黄者）一两　青竹茹刮半斤（淡竹是也）

上以水二升半，煮取二合，去滓，分二三服。

当归白术汤

妇人未平复，因有所动，小腹急痛，腰胯疼，四肢不住举动，无发热者，宜当归白术汤。

白术一分　当归一分　桂枝一分　附子一分（生）　生姜半两　甘草一分　芍药一分　人参一分　黄芪一分

上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通口服一盏，食顷，再服，温覆微汗差。

海藏云：四肢不住举动，振摇即反覆，皆是。

发明仲景活人

烧裩散灰性虽无寒热，只是推出阴中外来著人邪气，述类象形之法，圣人以至于此，故成无已云：烧裩散导出阴气是也。若阳脉用竹皮、青竹茹汤，若阴脉用猴鼠粪、当归白术等汤。此朱公出人意表，而后述者之不可及也。

妙香丸

辰砂（飞研）九两　龙脑　腻粉（研）　麝香（研）各三分　牛黄三钱　金箔九十个（研）　巴豆三百一十五个（去皮心膜，炒热，研如面，去油）

上合研匀，炼蜜出净黄蜡六两，入白沙蜜三分同炼，令匀为丸，每两作三十丸。若男子妇人因病伤寒时疾，阴阳气交结，伏毒气，胃中喘躁，眼赤，潮发不定，再经日数七八日已下，至半月日未安，医所不明证候，脉息交乱者，可服一丸，或分作三丸亦可，并用龙脑、腻粉、米饮调半盏已来，下此一服，每丸上用针投一眼子。如有余说，尽依局方法。

仲景活人举阴阳易证，若脉果阴，当用烧裩散下之，入三经药内调服，最为的当。其余杂阴证内，但有腰膝冷痛，宜各本经药内加丁香、沉香二味，不惟腰膝得暖，抑亦沉坠峻下入于阴部，为效速也。兼二药本经所言，治肾气壮阳，与诸姜、桂，乌、附、茱萸等药，佐使相助，为效大倍，不可不知。

医书辞藻比之儒书，甚不美于观览，非若嘲风弄月之篇之畅怀也，非若礼义廉耻之典之壮志也，又非若忠节孝行之传之耸动人之奇称也，故士宦恶其技之末而不之学焉！是以世人所重者鲜，一旦抱疾，委命他人，岂其智邪？况伤寒古今为一大病，阴证一凶，害人为尤速。予因暇日，集此略例，庶几有望于好生之君子者，或有人焉！读是书也，当反复披玩，前后贯通，但云此非空谈，施于实用可也。若悟则康宁可期，昧则疾横继至，利害天壤，可不畏欤！知乎此，则畅怀之乐，壮志之快，奇称之美，悉备于我，味孰大焉，既足以却疾活命，又足以保命延年，其乐宁有涯涘哉！范文正公云：不为名相，当为名医。意亦不出此耳！

七月十三日再题

予作《阴证论》一书，其本有三，有多寡之异焉，非固如是之不同也。大抵圣贤之言，非一读而能尽，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已定为已足，而不为之增益也。故初本在河南，傅梦臣辈所录，则简而少；次本在吾乡，寄北京时，颇增三二论；自壬辰至丙申几五载，而复增随条，并药后断例，前人所言本意，与其所从来，或为之是，或为之小异，或又有言外不尽之机，一一具陈之。欲质之明者，则求之诸郡而不可得，但读之既笑且嘻，长叹而已，不知何日复得吾东垣李先生一问之，吾之心始可以少安矣！吾之所以书此者，犹恐其未尽前人之意耳！

丙申秋二十有一日再题

海藏治验录

外阳内阴

牌印将军完颜公之子小将军，病伤寒六七日，寒热间作，腕后有斑三五点，鼻中微血出。医以白虎汤、柴胡等药治之不愈。及余诊之，两手脉沉涩，胸膈间及四肢按

执之殊无大热，此内寒也。问其故，因暑热卧殿角之侧，先伤寒，次大渴饮冰酪水一大碗，外感者轻，内伤者重，外从内病，俱为阴也。故先让衄，后显内阴，寒热间作，脾亦有之。非往来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而愈 。

阳　狂

彰德张相公子谊夫之妻许氏，乃状元许先之女，绍明之妹也。病阳厥怒狂，发时饮食四五倍，骂詈不避亲疏，服饮临丧，或哭或歌，或以刃伤人，不言如哑，言即如狂，素不知书识字，便读文选。人皆以为鬼魔，待其静诊之，六脉举按皆无，身表如冰石，其发也叫呼，声声愈高。余昔闻洁古老人云：本经言夺食则已，非不与之食而为夺食也，当以药大下之而使不能食，为之夺食也。予用大承气汤下之，得脏府数升，狂稍宁；待一二日复发，又下之，得便数升，其疾又宁：待一二日又发，三下之，宁如旧。但不能食，疾稍轻而不已，下之又五七次，计大便数斗，疾缓身温，脉生，至十四日其疾愈，脉如旧，困卧三四日后起苏，饮食微进，又至十日后得安。始得病时，语言声怒非常，一身诸阳尽伏于中，隐于胃，非大下之可乎？此易老夺食之意也。

上阳狂一条，本不当列阴证中，今暨阴狂证并列，其狂则一，其为寒热二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读者至此，其三复之。

阴　狂

定丰阿磨堆候君辅之县丞，为亲军时，饮食积寒，所伤久矣。一日病，其脉极沉细易辨，即阴证无疑。内寒外热，故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语言狂乱。家人惊曰：发斑，谵语，莫非热乎？余曰：非也。阳为阴逼，上入于肺，传之皮毛，故斑微出；神不守舍，故错言如狂，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余与姜、附等药，前后数日，约二十余两后，中大汗而愈。及见庭中物色儿童鸡犬，指之曰：此正我二三日间梦中境物也。然则神不守舍信矣！愈后起行，其狂又发，张目而言曰：今我受省札为御马群大使，如何不与我庆。及诊之，脉又沉退，三四日不大便。余与理中丸，三日内约半斤，其疾全愈。候公之狂，非阳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阴也，但脉阴为验。学者当审独取诸脉，不凭外证可也。

阴　易

宝丰候八郎，外感风，内伤冷，自服通圣散，大汗出，内外阳气俱脱，不及治而死。其子国华，又病伤寒四五日，身微斑，渴饮水。及诊之，沉弦欲绝，厥阴脉也。温药数日不已，又以姜、附等药，微回脉生，因渴私饮水一盂，脉复退，但见头不举，目不开。问之，则犯阴易。若只与烧裩散，连进二服，作大汗，两昼夜汗止。何以然？以其至阴，汗从骨髓中得温而出，所以两昼夜方止。

夜　服

宝丰弋唐臣，时始冠，平日饮食嗜冷，久遂成阴证，脉迟七八至一止，二三日后脉仅三至。余亟进温热之剂数服，四五日不解，遂续夜半一服，昼三夜一，脉颇生。一夕误阙其药，明旦证遂增剧，复连进前药，七日兼夜，脉生，大汗而解。人问其故。余曰：人与天地同一气耳！阳病昼剧而夜宁，阴病夜剧而昼宁，各从其类而化也。今病阴极，至夜尤甚，故令夜半服药。何以然？所以却类化之阴，而接子后所生之阳，则阴易退而阳易生矣！此一条具见前章。

阴　血

潞州义井街北浴尝秦二母，病太阴证，三日不解，后呕逆恶心，而脉不浮。文之与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复与黄芪建中等药，脉中得之极紧，无表里，胸中大热，发渴引饮。众皆疑为阳证，欲饮之水，余与文之争不与。又一日与姜、附等药，紧脉反细沉，阳犹未生，以桂、附、姜、乌之类，酒丸，每百丸接之，二日中凡十余服，渴

止，脉尚沉细，以其病人身热，躁烦不宁，欲作汗，不禁其热，去其衣补盖覆，体之真阳营运未全，而观风寒。

汗不能出，神愦不醒。家人衣之，装束甚厚，以待其毙。但能咽物，又以前丸接之，阳脉方出而大汗。盖其人久好三生茶，积寒之所致也。愈后，元秘大小始得通利，翌日再下瘀血一盆如豚肝热。文之疑不能判，余教以用胃风汤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之所未尝见也，治宜详之。大抵前后证变之不同，以脉别之，最为有准，不必求诸外证也。

鼓 击 脉

子秦二又病，太阳证悉具，其脉浮数，初为阳证经所受邪也，神术汤解之，未三日变为阴证。何以然？旺火投盛水也，以其素服三生茶，及好食诸冷物，数年来脏府积而为痼疾，一身之经皆凝寒浸渍，酝酿而成太阴，脉亦从此而变其状，非浮非沉，上下内外举按极有力，坚而不柔，非若阳脉来之有源，尺以下至宛中全无，惟三部中独见鼓击，按之触指，突出肤表异常。紧为甚，所禀元阳无一身游行之火独萃于胸中，寒气逼之，故搏而大，有加数倍，往来不可以至数名，纵横不可以巨细状。五日后文之与姜、附等剂而复振摇，又与真武、四逆等汤，烦躁大渴不止，若更接姜、附，其汗必作。其人自疑为热而益饮水，及得水稍苏斯须，脉陷沉而紧，厥溲得涓滴，时手冷至肘，足冷至膝，脉将绝而不可救，欲复与四逆等汤，恐烦躁私饮而生变。文之请曰：何法以治？余教以乌、附、姜、桂、良姜等，佐以芍药、茴香之类，酒糊丸，引而下之，而使不僭。急服之百丸，昼夜相接八九，阳气从下复生，胸膈不烦躁，不思水，与温剂则微咽，大便软，屡下气，阴得以出，小便通快成剂如灰汁，脉微生，服丸至千半，阳气遍体作汗而愈。后神又不全，少气乏力，又与温中等药数服，然后良愈。非平昔饮冷，肠胃积寒之久者，脉不如此之鼓击也。鼓击者何？虽可谓大，非大也，忿怒也。宜详审辨认，世罕有之。大抵此脉属紧，比紧为尤甚，故名鼓击也。仲景云：诸紧为寒。又云：脉浮而紧，寒在表也；脉沉而紧，寒在里也。紧似弦而非，有如牵绳之状，即为紧也，非带洪而有源也。成无己云：累累如循长竿，连连而强直也。通真子歌云：紧若牵绳转索初。海藏云：牵绳之紧，循竿之直，二者皆近于鼓击，鼓击者，尤甚于二脉数倍。启玄子云：盛脉同阳，四倍已上，阴之极也。

腹 痛

潞州提领姬世英，平昔好冷物凉药，自谓膏粱充肥必多热，因眼疾，又并服寒剂，数日遂得阴病，脉紧而无力，自胸至脐腹下，大痛剧甚，凡痛则几至于毙。去岁已尝有此证，求治于宋文之得愈 。今复病，尤甚于去年，又亟命文之，文之与姜、附等剂，虽稍苏，痛不已。遂以文之所用方内倍芍药令服之。予谓病者曰：良久痛当自胸中下，节次至腹，或大便得利，或后出余气，则寒毒得以出矣！后果如其言，翌日愈后，令常服神应丸，以断其积寒之根。

---

〔1〕“丸”原脱，据三三医书补。

〔2〕“伤在厥阴”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3〕“阴”原作“阳”，据文中内容改。

〔4〕“汗”原脱，据《伤寒论》补。

〔5〕“痹”原作“脾”，据《伤寒论》改。

〔6〕“唾”原作“睡”，据《伤寒论》改。

〔7〕“枝”原作“子”，据《伤寒论》改。

〔8〕“证”原作“脉”，据目录改。

〔9〕“举仲景先温后下不可轻”十字原脱，据目录补。

〔10〕“昏”原作“居”，据拔萃本改。

〔11〕“证”原作“脉”，据目录改。

〔12〕“返”字原作“运”，据目录改。

〔13〕“仲景评辨二章脉歌”八字原脱，据目录补。

〔14〕“论雾露饮冷同为浊邪”九字原在“此膏粱少有……浊气中于下焦，以此”之后，据文中内容移此。

〔15〕“证”原脱，据目录补。

〔16〕“络”原作“格”，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17〕“竭”原作“渴”，据三三医书改。

〔18〕“咳”原作“渴”，据三三医书本改。

〔19〕“证”原脱，据拔萃本补。

〔20〕“仁”原作“入”，据拔萃本改。

〔21〕“急”原作“疼”，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22〕“证”原作“脉”，据目录改。

〔23〕“虽”原作“难”，据中国医学大成本改。

〔24〕“得”原脱，据目录补。

十药神书

〔元〕葛可久　著
李佑生　整理

提　　要　《十药神书》系元·葛可久所著。成书于1348年。

书凡1卷，列方10首。按肺痨证的缓急排列，方名前贯以地支名。十方为：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沉香消化丸、润肺膏、白凤膏及十珍丸，每方后有详细煎、制及服法，并有部分加减法。

本书为治疗肺痨的专书，所载十方广为后世治肺痨所采用。

本书现有六醴斋医书十种本、小耕石斋医书四种本、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胡氏刻本、湖南书局本、商务印书馆印陈修园医书四十种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单行影印本与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中国医学大成本全文收录。

原　　序

余自髫稚，学业医道，考究方脉三十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者，不过言语文字形容之耳，及至用药治病皆不能捷。是以日夜苦心用志，务在中病。后遇至人，同处三月。斯人极明医道，精通方脉，用药如发矢，无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为师，得授奇方一册。阅之或群队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观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吴中，一用一捷，无不刻验。信乎奇方，可锾梓者也。余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名曰《十药神书》。盖余用效者，辄记录之。今西浙大痴道人，与余通家之好，用礼求授，故录以奉养生济人之功用尔。

时至正戊子春正月三阳日可久书于姑苏之春先堂

周　　序

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序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围者矣。一方之中，自得肯綮，即不必全用其药，亦可以细推其理矣。乃今日之治血症者，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入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谓肾水衰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者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力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矣；从忧思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矣；从愤怒而得者，伤又在足厥阴矣，皆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人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著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余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食饱则多，少食则少，不食则或少或无。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而安。后以补中益气加血药而愈。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吴门周扬俊后识于星沙寓中

目　录[1]

甲字号十灰散 …… 43
乙字号花蕊石散
丙字号独参汤
丁字号保和汤 …… 44
戊字号保真汤
己字号太平丸
庚字号沉香消化丸
辛字号润肺膏 …… 45
壬字号白凤膏
癸字号十珍丸

〔1〕原书目录缺，据文中内容补。

夫人之生也，禀天地氤氲之气，在乎保养真元，固守根本，则万病不生，四体康健。若不养真元，不固根本，疾病由是生。真元根本，即气血精液也。葛先生曰：万病莫若痨证，最为难治。盖痨之起，因人之壮年气血充足，精液盈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惟以酒色是贪。日夜耽嗜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则呕血吐痰，以致骨蒸体热，肾虚精竭，面白颧红，口燥咽干，遗精白浊，盗汗，饮食艰难，气力全无，谓之火盛金衰。重则半年而毙，轻则一载而亡。医者不穷其本，或投之大寒之剂，或疗之大热之药。殊不知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所以世之治痨者，万无一人。葛师用药治痨，如羿之射无不中的。十药次第之法具后，学者详审之毋惑焉。如呕吐咯嗽血者，先以十灰散劫住，如甚者再以花蕊石散主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其理也。止血之后，患人之体必稍疏解，用独参汤一补，容其熟睡一觉，不令惊醒。睡起元气复其二、三，却分病用后诸药。保和汤，止嗽宁肺；保真汤，补虚除热；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随症加减。服药之法，每日三。食前服保真汤三，食后服保和汤二，药间而服之。每日又浓煎薄荷汤，灌漱咽口。用太平丸先嚼一丸，徐徐咽下。次再噙一丸，缓缓溶化。至上床时，亦如此用之。盖夜则肺窍开，药味必溜入窍中，此诀紧要。如痰壅盛，先用饧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次却依前嚼噙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服前七药后，若肺燥余嗽未除，可煮润肺膏，如常服之。续煮白凤膏食之，复其真元，完其根本。全愈后合十珍丸服之，乃收功起身之 药也。

甲字号十灰散　治痨症，呕血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药止之。

大蓟　小蓟　荷叶　扁柏叶　茅根　茜草根　山栀　大黄　牡丹皮　棕榈皮各等分

上各烧灰存性，研极细末，用纸包，碗盖于地上一宿，出火毒。用时先将白藕捣汁，或萝卜汁，磨京墨半碗，调服五钱，食后服下。如病势轻，用此立效。如血出成升斗者，用后药止之。

乙字号花蕊石散　五脏崩损，涌喷血出成升斗者，用此止之。

花蕊石（火煅存性，研为粉）不拘多少

上用童便一钟，顿温，调末三钱，甚者五钱，食后服下。男子用酒一半，女子用醋一半，与童便和药服。使瘀血化为黄水，服此，以后药补之。

甲乙二方论（周扬俊）

治吐血者，竞推可久。而葛先生首以二方为止血要著，明明劫剂，毫无顾忌。予由绎之，始知葛先生意之到，理之精也。人生阳根于阴，阴气亏则阳自胜，上气为之喘促，咳吐痰沫，发热面红，而不相因而致。故留得一分自家之血，即减得一分上升之火，易为收拾。何今日之医，动以引血归经为谈，不可概用止血之味，甚至有血溢于外，吐出亦美，壅反为害。遂令病者信之，迁延时日，阴虚阳旺，煎熬不止，至于不救，果谁之咎？倘谓引经，可必不妨，少俟几日，后用补阴，元神可复。吾恐有形之血，岂能使之速生？而无偶之阳，何法使之速降？予所以一再思惟，而悟先生急于止血之大旨也。

丙字号独参汤　止血后，虚弱无动作者，此药补之。

大拣人参十两

上咀。水二盏，枣五枚，煎一盏，不拘时细细服之，服后宜熟睡一觉，服后药除根。

丙字人参汤论（周扬俊）

凡失血后不免精气怯弱，神思散乱。前方虽有止血之功，而无补益之力。故有形者之阴，不能即复，而几微之气，不当急固乎？顿服参一两，不但脱血益气，亦且阳

生阴长。观先生自注云：宜熟睡一觉，使神安气和，则烦除而自静。盖人之精神，由静而生，亦由静而复也。奈何今之医者，遇吐血家，乃视参如毒耶！

丁字号保和汤　治痨症久嗽，肺成痿者，服之决效。

知母（去毛，酒洗）　贝母（去心）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款冬花各一钱　天花粉　薏苡仁　杏仁（泡去皮尖）　五味子（炒研）　甘草（炙）　马兜铃　紫菀　百合　桔梗　阿胶（炒）　当归（酒洗）　生地黄　紫苏　薄荷各五分（一方有百部亦妙）

上以水二盏，生姜三片，煎一盏。入饴糖一匙，化服之。每日三食后各进一服。加减于后：血盛，加蒲黄、茜根、藕节、大蓟、小蓟、茅花；痰盛，加南星、半夏、橘红、茯苓、枳实、栝蒌仁；喘甚，加桑白皮、陈皮、大腹皮、萝卜子、葶苈子、苏子；热甚，加炒山栀子、黄连、黄芩、黄柏、连翘；虚极，加鹿茸、郁金、青蒿；风，加荆芥、防风、金蒺、甘草、菊花、细辛、香附子；寒，加人参、肉桂、桂枝、五味子、蜡片。

戊字号保真汤　治痨证，虚弱骨蒸，服此最效。

当归（酒洗）　生地黄　白术　黄芪　人参各一钱　莲　心　赤茯苓各一五分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陈皮　白芍药　知母　黄柏（炒）　五味子　柴胡　地骨皮　熟地黄　赤芍药　甘草各五分

上水二盏，姜三片，枣五枚，煎一盏。每日三，食前各进一服。惊悸，加茯神、远志、柏子仁、酸枣仁；淋浊，加萆薢、乌药、猪苓、泽泻；便涩，加石苇、扁畜、木通；遗精，加龙骨、牡蛎，莲须、莲心；燥热，加石苇、滑石、鳖甲、青蒿；盗汗，加浮小麦，牡蛎、黄芪、麻黄根。

丁戊二汤方论（周扬俊）

一名保和者。因失血之后，气血未调，率难把握。然调血者以气为主，调气者实肺为司。故大旨以泻肺中之伏热，益下焦之化原，此其治也。若和而失其所以为和，则保亦失其所以为保矣！至保真则气血之味俱等，大旨以甘温为主，甘凉佐之，而苦寒又佐之，未常禁用苦寒也，而与今日之用寒凉者异矣。曰保真者，大辅其正，兼泻其邪，使生机活泼，油油然而不已也。两方加法大备，然非尽用，亦姑列之，以伺去取耳，学者须知。

己字号太平丸　治痨症久嗽、肺痿、肺痈。并皆噙服除根。

天门冬（去心）　麦门冬（去心）　知母（去毛）　贝母（去心）　款冬花　杏仁各二两　当归　熟地黄　生地黄　黄连　阿胶各两半　蒲黄　京墨　桔梗　薄荷叶各一两　白蜜四两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和匀，用银石器，先下白蜜炼熟，后下诸药末搅匀，再上火，入麝略熬三、二沸，丸如弹子大。每日三，食后细嚼一丸，浓煎薄荷汤缓缓送下，次噙一丸，临卧时如痰盛，先用饴糖拌消化丸一百丸吞下，却又噙嚼此丸使药入肺窍，则肺清润，其嗽退除，七日病痊。凡一切咳嗽，只服此药立愈。

己字太平丸论（周扬俊）

太平丸非正方也。先生意计周密，恐人气血渐复之后，尚留一分未尽，必有一分未妥。特于宴息之时，噙服此丸，使人于静中不知其所以然，而药力无不到，此少许麝香之所以为神妙也。

庚字号沉香消化丸　治痨瘵热痰壅盛。

青礞石（煅金色）　明矾（火飞，研）　猪牙皂荚（炙，去皮弦）　南星（制）　半夏　白茯苓　陈皮各二两　枳壳　枳实各半两　薄荷叶　黄芩各一两　沉香五钱

上为细末，和匀，姜汁浸神曲搅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临卧饴糖拌吞

嚼噙太平丸，二药并服，痰嗽除根。

庚字消化丸论（周杨俊）

人见此数味，或畏其狠，即予亦嫌其峻。然先生注云：痰热壅盛，乃以此治。其不至壅盛者，稍稍减服四五十丸可也。况前先服独参，继用保真，则神气亦渐复矣。暂用几服，胡为不可？若情形消瘦者，未可用也。是又在学者临证自明耳。

辛字号润肺膏　治久嗽肺燥肺痿。

羯羊肺一　杏仁（净研）　柿霜　真酥　真粉各一两　白蜜二两

上先将羊肺洗净，次将五味入水搅黏，灌入肺中，白水煮熟。如常服食，与前七药相间服之，亦佳。

辛字润肺膏论（周扬俊）

血去则燥，燥则火呈旺，肺必枯。欲从肾源滋水，而不先滋水之母，有是理乎？然肺为多气少血之藏，故一切血药，概不欲用。以羊肺为主，诸味之润者佐之，人所易能也。若以真粉之甘寒，不独凉金，且以培土，人所未知也。润肺之中，意则甚美，故曰：医者，意也。

壬字号白凤膏　治一切大痨大怯，极虚甚惫，咳嗽吐痰，咯血发热，火乘金位。此药固真元，全根本。

黑嘴白鸭一只　大京枣二升　参苓平胃散一升　陈煮酒一瓶

上先将鸭缚定脚，挂起，量患人饮酒多少，随量以酒荡温，将鸭顶割开，滴血入酒，拌匀饮之，直入肺经，润补其肺。却将鸭干捋去毛，就协边开一孔，取出肠杂拭干，次将枣子去核，每个中实纳参苓平胃散末，填满肠肚中，用麻扎定；以砂瓮一个，置鸭在内，四围用火慢煨，将陈煮酒作三次添入，煮干为度；然后将其枣子阴干，随意食用，参汤送下。后服补髓丹，则补髓生精，和血顺气。

癸字号十珍丸（一各补髓丹）　治一切大痨大怯，极虚甚惫，髓干精涸，血枯气竭，火乘金位，服前药愈后，欲服此丸，以为收功，起身之用也。

猪脊膂一条　羊脊膂一条　鳖一个　乌骨鸡一只

上四味，去骨留肉。用煮酒一大瓶，于坛内煮干，捣烂听用。

大山药五条　莲肉半斤　京枣一百个　霜柿十个

上四味，用井水一大瓶，于缸内煮熟捣烂，与前肉一处，再慢火熬，却下后药：

真阿胶四两　黄蜡三两

上二味，逐渐下，与前八味和一处，研成膏子，和平胃散末、四君子汤末，并知母、贝母、黄柏末各一两，搜和成剂。如十分坚硬，再入白蜜同熬。取起放青石上，捣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枣汤送下，不拘时。

王节斋云：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夜发热，哈哈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甚则痰涎泄血，咯吐出血，或咳血、吐血、衄血，身热，脉沉数，肌肉消瘦，此名痨瘵，最重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人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可获全功。

杂病证治准绳

〔明〕王肯堂　著
喻正科　彭楚湘　整理

提　　要　《杂病证治准绳》为《六科准绳》之一，明·王肯堂著。成书于1602年。

《六科准绳》共44卷。其中《杂病证治准绳》8卷，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七窍等13门，详细论述各种杂病的辨证论治；《类方准绳》8卷，汇集《杂证准绳》所用方剂，分门亦同，共载方2925首；《伤寒准绳》8卷，为注释《伤寒论》的专辑；《外科准绳》6卷，收载痈疽之病源、诊法、治法等医论14则，并论述肿疡、各部位痈疽、诸肿、损伤等类疾病的证治；《幼科准绳》9卷，收载初生门及肝脏部、心脏部、脾脏部、肺脏部、肾脏部的各类疾病治疗；《女科准绳》5卷，分治法通论及调经、杂病、胎前、产后四门中各类疾病的辨治。

《杂病证治准绳》集明以前内科杂病临床证治之大成，“博而不杂，详而有要”，切于实用，但王氏创见少。

现存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刻本、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金坛虞氏补修本、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修敬堂刻本、广州石经堂校刊本、四库全书本、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和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等。此据上海科技出版社缩影本全文收录。

《证治准绳》自叙

余发始燥，则闻长老道说范文正公未达时，祷于神以不得为良相，愿为良医。因叹古君子之存心济物，如此其切也。当是时，颛蒙无所知顾，读岐黄家言，辄心开意解，若有夙契者。嘉靖丙寅母病阽危，常润名医，延致殆遍，言人人殊，罕得要领，心甚陋之。于是锐志学医。既起亡妹于垂死，渐为人知，延诊求方，户屣恒满。先君以为妨废举业，常严戒之，遂不复穷究。无何举于乡，又十年成进士，选读中秘书，备员史馆，凡四年。请急归，旋被口语，终已不振。因伏自念受圣主作养厚恩，见谓储相材，虽万万不敢望文正公。然其志不敢不立，而其具不敢不勉，以庶几无负父师之教，而今已矣。定省之余，颇多暇日，乃复取岐黄家言而肆力焉。二亲笃老善病，即医非素习，固将学之，而况乎轻车熟路也。于是闻见日益广，而艺日益精。乡曲有抱沉疴，医技告穷者，叩阍求方，亡弗立应，未尝敢萌厌心，所全活者，稍稍众矣。而又念所济仅止一方，孰若著为书，传之天下万世耶。偶嘉善高生隐从余游，因遂采取古今方论，参以鄙见，而命高生次第录之，遂先成杂病论与方各八巨帙。高生请名，余命之曰《证治准绳》。高生曰：何谓也？余曰：医有五科七事，曰脉、曰因、曰病、曰证、曰治为五科，因复分为三，曰内、曰外、曰亦内亦外，并四科为七事。如阴阳俱紧而浮脉也，伤寒因也，太阳病也，头痛发热身痛恶寒无汗证也，麻黄汤治也。派析支分，毫不容滥。而时师皆失之不死者，幸而免耳。自陈无择始发明之，而其为《三因极一方》，复语焉不详。李仲南为《永类钤方》，枝分派析详矣，而入理不精，比附未确。此书之所以作也。曰五科皆备焉，而独名证治何也？曰以言证治独详故也。是书出，而不知医不能脉者，因证检书而得治法故也。虽然，大匠之所取，平与直者准绳也。而其能用准绳者，心目明也。倘守死句而求活人，以准绳为心目，则是书之刻，且误天下万世，而余之罪大矣。家贫无赀，假贷为之，不能就其半，会侍御周鹤阳公以按槚行县至金坛，闻而助成之，遂行于世。

时万历三十年岁次壬寅夏五月朔旦念西居士王肯堂宇泰识

目　录

第一册
诸中门 …… 55
卒中暴厥
中风
中寒
中暑
中湿
中气
中食
中恶
五绝（自缢、摧压、溺水、魇）
诸伤门（伤寒、伤风别为一书） …… 61
伤暑
伤湿
伤燥
伤饮食
伤劳倦
虚劳（瘵骨蒸热）
传尸劳
寒热门 …… 80
发热
潮热
恶寒（振寒、气分寒、三焦寒、寒痹、血分寒、五脏寒）
往来寒热
外热内寒外寒内热
上热下寒上寒下热
疟
厥（寒厥手足冷、热厥手足热、尸厥）
第二册
诸气门 …… 98
诸气
郁
痞（胸痹）
水胀总论
水肿
胀满（肠覃、石瘕）
积聚
痰饮
咳嗽（肺痿、肺胀）
喘（哮）
短气
少气
第三册
诸呕逆门 …… 128
呕吐膈气总论
呕吐（漏气、走哺、吐食、干呕、恶心、呕苦、吐酸吞酸、呕清水、吐涎沫、呕脓、呕虫）
反胃（即膈噎）
噎
吐利
霍乱（干霍乱）
关格
呃逆
噫气
诸逆冲上
诸血门 …… 143
诸见血证（九窍出血、毛孔出血）
鼻衄
舌衄
齿衄
耳衄
吐血
咳嗽血
咯血
溲血
下血（肠风、脏毒、中蛊）
畜血
第四册
诸痛门 …… 152
头痛（偏头风、雷头风、真头痛、大头痛、眉棱骨痛、头风眉、头重、头擂）
面痛
颈项强痛
心痛胃脘痛（膈痛、心瘕）
胸痛
腹痛（少腹痛）

胁痛
腰痛（肾著、腰胯痛、腰软）
脊痛脊强
肩背痛
臂痛（手气手肿痛）
身体痛（身体拘急）
痿痹门 …… 171
痹
行痹（即走注疼痛）
痛痹（即痛风）
着痹（即麻木）
痿
痿厥
脚气
第五册
诸风门 …… 181
疠风
破伤风
痉
瘛疭
颤振
挛
眩晕
神志门 …… 194
癫狂痫总论
癫
狂
痫
烦躁总论
虚烦
躁
谵安（尸疰）
循衣摸床
喜笑不休
怒
善太息
悲
惊悸恐总论
惊
悸
恐
健忘
杂门 …… 208
汗总论
自汗（头汗、手足汗、无汗）
盗汗
多卧不得卧
不得卧
多卧
怠惰嗜卧
身重
不能食（饥不能食、恶食）
喑
消瘅（口燥咽干）
黄疸（食劳疸黄、目黄）
嘈杂
欠噫
第六册
大小腑门 …… 223
泄泻滞下总论
泄泻
滞下（即痢疾）
大小便不通
大便不通
闭癃遗尿总论
小便不通
淋（胞痹）
小便数
小便不禁
小便黄赤
遗精
赤白浊
前阴诸疾（阴缩、阴纵、阴痿、阴汗、臊臭、阴冷、阴痒、阴肿痛、阴吹）
疝
交肠
肠鸣
脱肛
谷道痒痛
痔
第七册
七窍门上 …… 258
目（目痛、目赤、目肿胀、目痒、外障、内障、瞳神散大、瞳神紧小、瞳神欹侧、目昏花、暴盲、青盲、雀盲、真睛膏损、膏伤珠陷、神水将枯、辘轳转关、双目睛通、神珠将反、瞳神反背、青黄牒出、珠中气动、倒睫拳毛、睥急紧小、睥肉

粘轮、胞肉胶粘证、睥翻粘睑证、睥轮振跳、血瘀睥泛、睥虚如球、风沿烂眼、目泪不止、目疮疣、漏睛、能远视不能近视、能近视不能远视、目妄见、目闭不开、目直视、目上视、目为物所伤、伤寒愈后之病、妊娠目病、产后目病、因风证、因毒证、因他证、痘疹余毒证、时复证）

第八册

七窍门下 …… 295

耳（耳聋、耳鸣、耳肿痛、耳痒、停耳、耳内疮、虫入耳）

鼻（鼻塞、鼻齆、鼻渊、鼻息肉、鼻疮、鼻疳蚀、鼻干无涕、鼻痛、鼻赤、鼻紫黑）

口（口甘、口苦、口酸、口辛、口淡、口咸、口涩、口糜、口疮、口臭）

齿（牙痛、龋蛀、牙龂宣露、牙齿动摇、牙齿不生）

唇

舌（舌肿痛、木舌、重舌、舌强、舌卷、舌疮、舌出不收、舌纵涎下多唾、自齿舌

面（面肿、面寒面热、面青、面尘、面赤、面黄、面白、面黑）

颊腮

咽喉（喉痹、咽嗌痛、乳蛾、生疮、如有物噎塞、诸物梗喉）

四肢 …… 317

筋（转筋）

骨

肉

皮肤（皮肤痛、皮肤索泽）

髭发（发黄白、发落不生）

腋（腋肿、腋气）

蛊毒

虫

第一册

诸中门[1]

卒中暴厥

经云：暴病卒死，皆属于火。注云：火性速疾故也。然初治之药，不寒而温，不降而升，甚者从治也。俗有中风、中气、中食、中寒、中暑、中湿、中恶之别。但见卒然仆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塞、咽喉作声；或口眼㖞斜，手足瘫痪；或半身不遂；或六脉沉伏；或指下浮盛者，并可用麻油、姜汁、竹沥，调苏合香丸。如口禁抉开灌之。或用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成，入竹沥二三杯，姜汁少许。如抉不开，不可进药。急以生半夏为末，吹入鼻中。或用细辛、皂角、菖蒲为末，吹入得嚏则苏，此可以验其受病深浅，则知其可治不可治（详见中风门口噤条）。若口开手撒遗尿者，虚极而阳暴脱也。速用大料参芪接补之，及脐下大艾灸之。痰涎壅盛者宜吐之，急救稀涎散：猪牙皂角肥实不蛀者四挺，去黑皮，晋矾光明者一两，各为细末，研匀。轻者五分，重者三字，温水调灌下。又碧霞散：拣上色精好石绿，研筛水飞，再研取二三钱，同冰片三四豆许研匀，以生薄荷汁合温酒调服之。二药不大呕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自苏。旧说口开心绝，手撒脾绝，眼合肝绝，遗尿肾绝，声如鼾肺绝，皆为不治之症。然五症不全见者，速服参芪膏，灸脐下，亦有得生者。卒中眼上戴不能视者，灸第二椎骨、第五椎上各七壮，一齐下火炷如半枣核大；若中人发直吐清沫，摇头上撺，面赤如妆，汗缀如珠，或头面赤黑，眼闭口开，气喘遗尿，皆不可治。诸中或未苏，或已苏，或初病，或久病，忽吐出紫红色者死。《传心方》云：治男子妇人涎潮于心，卒然中倒。当即时扶入暖室中，扶策正坐，当面作好醋炭熏之。令醋气冲入口鼻内，良久，其涎潮聚于心者自收归旧。轻者即时苏醒，重者亦省人事。唯不可吃一滴汤水入喉也。如吃汤水，则其涎永系于心络不能去，必成废人。

风邪中人，六脉多沉伏。亦有脉随气奔，指下洪盛者。浮迟吉，坚大急疾凶。浮迟为寒。虚大为暑，不当暑则为虚。浮涩为湿。浮大为风。浮数无热亦为风。微而数、浮而紧、沉而迟皆气中。风应人迎。气应气口。洪大为火。滑为痰。或浮而滑、沉而滑、微而虚者，皆虚与痰。更当察时月气候，及其人之起居。参以显症，而定病之主名，以施治疗。

中风

中后当如东垣法：分中血脉、中府、中藏施治。

《灵枢经》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故其邪气浅者，脉偏痛。又云：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此《内经》论中风之浅深也。其偏枯，身偏痛而言不变，志不乱者，邪在分腠之间。即仲景、东垣所谓邪中府是也。痱病无痛，手足不收，而言暗志乱者，邪入于里，即仲景、东垣所谓邪中藏是也。

中血脉，外有六经之形症，则以小续命汤加减，及疏风汤治之。太阳经中风，无汗恶寒，于续命汤中加麻黄、防风、杏仁一倍，针太阳经至阴出血，昆仑举跷。有汗恶风，于续命汤中加桂枝、芍药、杏仁一倍，针风府。阳明经中风，无汗身热不恶寒，

于续命汤中加石膏二两，知母二两，甘草一两。有汗身热不恶风，于续命汤中加葛根二两，桂枝、黄芩各一倍，针陷谷，刺厉兑。太阴经中风，无汗身凉，于续命汤中加附子一倍，干姜加二两，甘草加三两，针隐白。少阴经中风，有汗无热，于续命汤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各一倍，针太溪。凡中风无此四证，六经混淆。系于少阳厥阴，或肢节挛痛，或麻木不仁，每续命八两，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刺厥阴之井大敦以通其经，灸少阳之经绝骨以引其热。

中府，内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汤，或《局方》中麻仁丸通利之。

外无六经之形症，内无便溺之阻隔，知为血弱不能养筋，故手足不能运动，舌强不能语言也。宜大秦艽汤养血而筋自荣。若内外症俱有之，先解表而后攻里；若内邪已除，外邪已去，当服愈风汤以行中道。久服大风尽去，纵有微邪，只从愈风汤加减治之。然治病之法，不可失于通塞。或一气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如此乃常治之法也。久之清浊自分，荣卫自和矣。

中藏，痰涎昏冒，宜至宝丹、活命金丹之类。（若中血脉中府之病，初不宜用龙脑、麝香、牛黄，为麝香入脾治肉，牛黄入肝治筋，龙脑入肾治骨。恐引风深入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

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关脉浮弦，面目青，左胁偏痛，筋脉拘急，目眴，头目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胆兼中肝也，犀角散之类。如左寸脉浮洪，面赤，汗多恶风，心神颠倒，言语謇涩，舌强口干，忪悸恍惚，此中小肠兼中心也，加味牛黄散之类。如右关脉浮缓，或浮大，面唇黄，汗多恶风，口㖞语涩，身重怠惰嗜卧，肌肤不仁，皮肉眴动，腹胀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防风散之类。如右寸脉浮涩而短，鼻流清涕，多喘，胸中胃[2]闷，短气自汗，声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肠兼中肺也，五味子汤之类。如左尺脉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俯仰，两耳虚鸣，骨节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肾也，独活散之类。治风之法：解表、攻里、行中道，三法尽矣。然不可执也。如小续命汤，亦麻黄、桂枝之变。麻黄、桂枝若不施于冬月即病之伤寒，而施于温热之症，未有不杀人者，其可执乎。戴复庵云：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活血。久患风疾，四物汤吞活络丹愈者，正是此义。若先不顺气，遽用乌附，又不活血，徒用防风、天麻、羌活辈，吾未见其能治也。然顺气之药则可。破气、泻气之药则不可。卒仆偏枯之症，虽有多因，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故黄芪为必用之君药；防风为必用之臣药。黄芪助真气者也，防风载黄芪助真气以周于身者也。亦有治风之功焉。许胤宗治王太后中风口噤，煎二药熏之而愈，况服之乎。多怒，加羚羊角。渴，加葛根汁、秦艽。口噤口㖞，亦加秦艽。恍惚错语，加茯神、远志。不得睡，加炒酸枣仁。不能言，加竹沥、荆沥、梨汁、陈酱汁、生葛汁、人乳汁。内热，加梨汁、人乳、生地黄汁。痰多，加竹沥、荆沥、少佐以姜汁。予每治此症，用诸汁以收奇功，为其行经络，渗分肉，捷于汤散故也。

小便不利　《三因》白散子加木通、灯心、茅根煎。热盛，去附子。洁古云：中风如小便不利，不可以药利之。既已自汗，则津液外亡，小便自少，若利之，使荣卫枯竭，无以制火，烦热愈甚。当俟热退汗止，小便自行也。

遗尿　浓煎参芪汤，少加益智子频啜之。

中风，多食　风木盛也，盛则克脾，脾受敌求助于食。经曰：实则梦与，虚则梦取。当泻肝木，治风安脾，脾安则食少，是其效也。此其大略也，仍分症详著于后。

痰涎壅盛　橘红一斤，逆流水五碗，煮数滚，去橘红，再煮至一碗顿服，白汤导之，吐痰之圣药也。竹沥、荆沥少佐姜汁，加入二陈汤、星香散中，乃必用之药。戴云：肥人多中，以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也。肺为气出入之道。人肥者必气急，气急必肺邪盛。肺金克肝木，胆为肝之府，故痰涎壅盛。所以治之必先理气为急。中后气未尽

顺，痰未尽降。调理之剂，唯当以藿香正气散和星香散煎服。此药非特可以治中风之症，中气、中恶、霍乱尤宜。中后体虚有痰，宜四君子汤和星香散，或六君子汤和之。脉沉伏无热者，用三生饮加全蝎一个。养正丹可以坠下痰涎，镇安元气。气实者以星香汤吞之；气虚者以六君子汤吞之。

口噤　以苏合香丸，或天南星、冰片末；或白梅末擦牙。以郁金、藜芦末搐鼻。以黄芪防风汤熏。针人中、颊车各四分。白矾半两，盐花一分，细研。揩点牙根下，更以半钱匕绵裹，安牙尽头。用甘草比中指节截作五截，于生油内浸过，炭火上炙，候油入甘草。以物斡开牙关，令咬定甘草，可人行十里许时，又换甘草一截，后灌药极效。

口眼㖞斜　经曰：木不及曰委和。委和之纪，其动软戾拘缓。又云：厥阴所至为软。盖软缩短也。木不及则金化缩短乘之，以胜木之条达也。戾者，口目㖞斜也；拘者，筋脉拘强也。木为金之缩短牵引而㖞斜拘强也。缓者，筋脉纵也。木为金乘，则土寡于畏，故土兼化缓纵，于其空隙而拘缓者，自缓也。故口目㖞斜者，多属胃土，然有筋脉之分焉。经云：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眦急不能卒视，此胃土之筋为㖞斜也。又云：胃足阳明之脉，挟口环唇，所生病者，口㖞唇斜，此胃土之脉为㖞斜也。口目常动，故风生焉；耳鼻常静，故风息焉。治宜清阳汤、秦艽升麻汤，或二方合用。黄芪二钱，人参、当归、白芍药各一钱，甘草、桂枝各五分，升麻、葛根、秦艽各一钱，白芷、防风、苏木、红花、酒黄柏各五分，水酒各半煎，稍热服。初起有外感者，加连须葱白三茎同煎，取微汗。第二服不用。外以酒煮桂取汁一升，以故布浸拓病上，左㖞拓右，右㖞拓左。筋急㖞斜，药之可愈；脉急㖞斜，非灸不愈。目斜灸承泣；口㖞灸地仓。如未效，于人迎、颊车灸之。戴云：中而口眼㖞邪者，先烧皂角烟熏之，以逐去外邪。次烧乳香熏之，以顺其血脉。

半身不遂　经云：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喑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喑，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盖胃与脾为表里，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是故胃阳虚则内从于脾，内从于脾则脾之阴盛，故胃脉沉鼓涩也。涩为多血少气，胃之阳盛则脾之阴虚。虚则不得与阳主内，反从其胃越出于部分之外，故胃脉鼓大于臂外也。大为多气少血。心者元阳君主宅之。生血主脉，因元阳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小者，阳不足也；坚急者，阴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之三等脉，凡有其一，即为偏枯者何也？盖心是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是谷气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胸膈间之膻中气海，所留宗气盈溢。分布四藏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遍。若标本相失，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藏则喑。即此言之，是一条可为后之诸言偏枯者纲领也。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也。故治疗之方，不用黄芪为君，人参、当归、白芍药为臣，防风、桂枝、钩藤、竹沥、荆沥、姜汁、韭汁、葛汁、梨汁、乳汁之属为之佐使，而杂沓乎乌、附、羌、独之属，以涸荣而耗卫，如此死者，医杀之也。丹溪云：大率多痰，在左挟死血与无血；在右挟气虚与痰，亦是无本杜撰之谈，不必拘之。古方顺风匀气散、虎骨散、虎胫骨酒、黄芪酒皆可用。外用蚕沙两石，分作三袋，每袋可七斗。蒸热，一袋着患处，如冷再换一袋，依前法数数换易，百不禁，瘥止。须羊肚酿粳米、葱白、姜、椒、豉等煮烂熟。日食一具，十日止。

失音不语　《素问》云：太阴所谓入中为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夫肾者藏精，主下焦地道之生育。故冲任二脉系焉。二脉与少阴肾之大络，同出肾下，起于胞中。其冲脉因称胞络为十二经脉之海，遂名海焉。冲脉之上行者，渗诸阳，灌诸精。下行者，渗三阴[3]，灌诸络而温肌肉，别络结于跗。因肾虚而肾络与胞络内绝，不通于上则喑；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

则不能言，二络不通于下则痱厥矣。如是者，以地黄饮子主之。竹沥、荆沥、大梨汁各三杯，生葛汁、人乳汁各二杯，陈酱汁半杯，和匀，隔汤顿温服。有痰者，涤痰汤。内热者，凉膈散加石菖蒲、远志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薄荷汤化下，名转舌膏。《宝鉴》诃子汤、正舌散、茯神散。

四肢不举　有虚有实，实者脾土太过。泻令湿退土平而愈。虚者脾土不足，十全散加减，去邪留正（详见痿门）。

身体疼痛　铁弹丸、十味锉散（内有热药，无热者宜之）、蠲痹汤。

昏冒　活命金丹、至宝丹、至圣保命金丹、牛黄清心丸。

中风要分阴阳：阴中颜青脸白，痰厥喘塞，昏乱眩晕，㖞斜不遂，或手足厥冷不知人，多汗。阳中脸赤如醉怒，牙关紧急，上视，强直掉眩。《素问》云：诸风掉眩，支痛强直筋缩，为厥阴风木之气。自大寒至小满，风木君火二气之位。风主动，善行数变。木旺生火，风火属阳，多为兼化。且阳明燥金主于紧敛缩劲，风木为病，反见燥金之化。由亢则害，承乃制，谓己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故木极似金。况风能胜湿而为燥。风病势甚而成筋缩，燥之甚也。

有热盛生风而为卒仆偏枯者，以麻、桂、乌、附投之则殆，当以河间法治之。《绀珠经》云：以火为本，以风为标。心火暴甚，肾水必衰。肺金既摧，肝木自旺。治法先以降心火为主。或清心汤，或泻心汤，大作剂料服之。心火降则肝木自平矣。次以防风通圣散汗之。或大便闭塞者，三化汤下之。内邪已除，外邪已尽，当以羌活愈风汤常服之。宣其气血，导其经络。病自已矣。或舌蹇不语者，转舌膏，或活命金丹以治之。此圣人心法也。或有中风便牙关紧急，浆粥不入，急以三一承气汤灌于鼻中，待药下则口自开矣，然后按法治之。

有元气素弱，或过于劳役，或伤于嗜欲，而卒然厥仆，状类中风者，手必散，口必开，非大剂参芪用至斤许，岂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哉。亦有不仆而但舌强语涩痰壅，口眼㖞斜，肢体不遂者，作中风治必殆。以六君子汤加诸汁治之。

《宝鉴》云：凡人初觉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不用者，三年内有中风之疾也。宜先服愈风汤、天麻丸各一料。此治未病之法也。薛已云：预防之理，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帏幙可也。若服前方以预防，适所以招风取中也。

中　寒

中寒之症，身体强直，口噤不语。或四肢战掉，或洒洒恶寒；或翕翕发热；或卒然眩晕，身无汗者，此寒毒所中也。其异于伤寒何也？曰：伤寒发热，而中寒不发热也。仲景于伤寒详之，而中寒不成热者，未之及，何也？曰：阳动阴静，动则变生，静则不变。寒虽阴邪，既郁而成热。遂从乎阳动，传变不一，靡有定方。故极推其所之之病，不得不详也。其不成热者，则是邪中于阴形之中。一定而不移，不移则不变，不变则止在所中寒处而生病。是故略而不必详也。治之先用酒调苏合香丸。轻则五积散加香附一钱，麝香少许；重则用姜附汤。若人渐苏，身体回暖，稍能言语，须更问其别有何证。寒脉迟紧，挟气带洪，攻刺作痛，附子理中汤加木香半钱；挟风带浮，眩晕不仁，加防风一钱；挟湿带濡，肿满疼痛，加白术一钱；筋脉牵急，加木瓜一钱；肢节疼痛，加桂一钱。亦可灸丹田穴，以多为妙。大抵中在皮肤则为浮，中在肉则为苛为重。为聚液分裂而痛，或痛在四肢，或痛在胸胁，或痛在胫背，或痛在小腹引睾；或经脉引注藏府之膜原为心腹痛；或注连于藏府则痛死不知人；中于筋骨为筋挛骨痛，屈伸不利。中入六府五藏，则仲景述在《金匮要略》中。所以肺中寒者，吐浊涕。肝中寒者，两臂不能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而不得转侧，则吐而汗出也。心中寒者，其人苦心中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虫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不

言脾肾二藏中寒者缺文也。然所谓中藏者，乃中五藏所居畔界之郭内。阻隔其经，藏气不得出入故病。若真中藏则死矣。《永类钤方》云：肝中寒，其脉人迎并左关紧而弦。其证恶寒，发热面赤，如有汗，胸中烦，胁下挛急，足不得伸。心中寒者，其脉人迎并左寸紧而洪，其证如啖韭薤，甚则心痛掣背，恶寒，四肢厥，自吐，昏塞不省。脾中寒，其脉人迎并右关紧而沉。其证心腹胀，四肢挛急，嗳噫不通，藏气不传，或秘或泄。肺中寒，其脉人迎并右寸紧而涩。其证善吐浊，气短不能报息，洒洒而寒，吸吸而咳。肾中寒，其脉人迎并左尺紧而滑，其证色黑气弱，吸吸少气，耳聋腰痛，膝下拘疼，昏不知人。治当审微甚，甚则以姜附汤为主；微则不换金正气散加附子，附子五积散。脐腹痛，四肢厥，附子理中汤、姜附汤。入肝加木瓜；入肺加桑白皮；入脾加术；入心加茯苓。

中　暑（更参伤暑门）

中暑之症，面垢闷倒，昏不知人，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或吐或泻，或喘或满。以来复丹末，同苏合香丸，用汤调灌。或以来复丹研末，汤调灌之。却暑散水调灌下亦得。候其人稍苏，则用香薷饮、香薷汤煎熟去查，入麝香少许服。或剥蒜肉入鼻中；或研蒜水解灌之。盖中伤暑毒，阳外阴内。诸暑药多有暖剂，如大顺之用姜桂，枇杷叶散之用丁香，香薷饮之用香薷。香薷味辛性暖，蒜亦辛暖。又蒜气臭烈，能通诸窍，大概极臭极香之物，皆能通窍故也。热死人切勿便与冷水及卧冷地，正如冻死人须先与冷水，若遽近火即死。一法：行路暍死人，惟得置日中，或令近火，以热汤灌之即活。初觉中暑，即以日晒瓦，或布醯热汤，更易熨其心腹脐下，急以二气丹末，汤调灌下。一方用不蛀皂角，不拘多少，刮去黑皮，烧烟欲尽，用盆合于地上，周围勿令透烟。每用皂角灰一两，甘草末六钱和匀，每服一钱，新汲水调下。气虚人温浆水调下。昏迷不省者，不过两服。盖中暑人痰塞关窍，皂角能疏利去痰故也。又有暑途一证，似中而轻，欲睡懒语，实人，香薷饮加黄连一钱；虚人，星香饮加香薷一钱。苏后冷汗不止，手足尚逆，烦闷多渴者，宜香薷饮。苏后为医者过投冷剂，致吐利不止，外热内寒，烦躁多渴，甚欲裸形，状如伤寒，阴盛格阳。宜用温药香薷饮加附子，浸冷服。渴者，缩脾饮加附子，亦浸冷服。

东垣云：静而得之谓之中暑。中暑者阴证，当发散也。或避暑热，纳凉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身形俱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为房室之阴寒所遏。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世多以大顺散主之是也。动而得之为中热。中热者阳证，为热伤元气，非形体受病也。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苦头疼，发躁热，恶热，扪之肌肤大热。必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乃为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薛氏云：若人元气不足，用前药不应，宜补中益气汤主之。大抵夏月阳气浮于外，阴气伏于内。若人饮食劳倦内伤中气，或酷暑劳役外伤阳气者，多患之。法当调补元气为主，而佐以解暑。若中暍者，乃阴寒之症，法当补阳气为主，少佐以解暑。故先哲多用姜、桂、附子之类。此推《内经》舍时从证之良法也。今患暑症殁，而手足指甲或肢体青黯，此皆不究其因，不温补其内，而泛用香薷饮之类所误也。夫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也。须审有是证而服。亦何患哉。若人元气素虚，或犯房过度而饮之者，适所以招暑也。

中　湿（参看伤湿门）

风寒暑湿，皆能中人。惟湿气积久，留滞关节，故能中。非如风寒暑之有暴中也。中湿之证，关节重痛，浮肿喘满，腹胀烦闷，昏不知人。其脉必沉而缓，或沉而微细。宜除湿汤、白术酒。有破伤处因澡浴湿气从疮口中入，其人昏迷沉重，状类中湿，名

曰破伤湿，宜白术酒。

中气

中气，因七情内伤，气逆为病，痰潮昏塞，牙关紧急。七情皆能为中，因怒而中者尤多。大略与中风相似，风与气亦自难辨。风中身温；气中身冷。风中多痰涎；气中无痰涎。风中脉浮应人迎；气中脉沉应气口。以气药治风则可，以风药治气则不可。才觉中气，急以苏合香丸灌之。候醒，继以八味顺气散加香附三五钱。或木香调气散。尚有余痰未尽平复，宜多进四七汤及星香散。若其人本虚，痰气上逆，关隔不通，上下升降。或大便虚秘，宜用三和丹。

中食

中食之证，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举，状似中风。皆因饮食过伤醉饱之后，或感风寒，或着气恼，以致填塞胸中。胃气有所不行，阴阳痞隔，升降不通。此内伤之至重者。人多不识。若误作中风、中气，而以祛风行气之药，重伤胃气，其死可立而待。不若先煎姜盐汤探吐其食。仍视其风寒尚在者，以藿香正气散解之。气滞不行者，以八味顺气散调之。吐后别无他证，只用平胃散加白术、茯苓、半夏、曲蘗之类调理。如遇此卒暴之病，必须审问明白。或方食醉饱，或饮食过伤，但觉胸膈痞闷，痰涎壅塞，气口脉紧盛者，且作食滞治之。戴云：人之饮食下咽而入肝，由肝而入脾，由脾而入胃。因食所伤，肝气不理，故痰涎壅塞，若中风然，亦有半身不遂者，肝主筋故也，治以风药则误矣。按复庵名医也，饮食下咽而先入肝，于理难通，其必有谓矣。姑存之以俟问。

中恶

中恶之证，因冒犯不正之气。忽然手足逆冷，肌肤粟起，头面青黑，精神不守。或错言妄语，牙紧口噤；或头旋晕倒，昏不知人。即此是卒厥客忤，飞尸鬼击，吊死问丧，入庙登冢，多有此病。苏合香丸灌之。候稍苏，以调气散和平胃散服，名调气平胃散。

五绝

治五绝。一自缢，二摧压，三溺水，四魇魅，五产乳。用半夏一两末之。为丸豆大，内鼻中愈。心温者，一日可治。

自缢死

仲景云：自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则难，恐此当言阴气盛故也。然夏时夜短于昼，又热，犹应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温者，一日已上，犹可治之。当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挽其发，常令弦急，勿使纵缓；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摩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直，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虽得气从口出，呼吸眼开，仍引按莫置，亦勿劳之。须臾可少与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喉润渐渐能咽乃止。更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此法最善，无不活者。自缢者，切不可割断绳子，以膝盖或用手厚裹衣物，紧顶谷道，抱起解绳放下。揉其项痕，搐鼻及吹其两耳，待其气回，方可放手。若便泄气，则不可救矣。《肘后方》自缢死，安定心神，徐缓解之，慎勿割绳断，须抱取。心下犹温者，刺鸡冠血滴口中即活。男雌女雄。又方：鸡屎白如枣大，酒半盏和灌及鼻中尤妙。《千金方》以蓝汁灌之，余法同上。自缢死，但身温未久者，徐徐放下，将喉气管捻圆，揪发向上揉擦，用口对口接气，粪门用火筒吹之。以半夏、皂角搐鼻。以姜汁调苏合香丸灌之。

或煎木香细辛汤调灌亦得。得苏可治，绳小痕深过时者不治。

摧　压

卒堕撷压倒打死，心头温者皆可救。将本人如僧打坐，令一人将其头发控放低，用半夏末吹入鼻内。如活，却以生姜汁、香油打匀灌之。余详折伤门。

溺　水　死

捞起，以尸横伏牛背上，无牛以凳控去其水。冬月以绵被围之，却用皂角以生姜自然汁灌之。上下以炒姜擦之，得苏可治。若五孔有血者不治。《金匮》救溺死方，取灶中灰两石。埋之，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溺水者，放大凳上睡着，将脚后凳脚站起二砖，却蘸盐擦脐中，待其水自流出，切不可倒提出水，此数等。但心头微热者，皆可救治。又方，溺水死一宿者尚活，捣皂角绵裹纳下部，须臾出水即活。

魇

神虚气浊，风痰客于心肺。所以得梦不觉，浊气闭塞而死。气动不苏，面青黑者不治。急以搐鼻散引出膈痰，次以苏合香丸导动清气，身动则苏。若身静色陷者不治。魇死不得近前唤，但痛咬其脚跟及唾其面。不醒者，移动些少卧处，徐徐唤之，元有灯则存，无灯切不可点灯。《肘后方》卧忽不寤，勿以火照之杀人，但痛啮大拇指际，而唾其面则活。取韭捣汁吹鼻孔，冬月用韭根取汁灌口中。皂角为末如绿豆大许，吹入鼻中，得嚏即气通。雄黄捣末细筛，以管吹入鼻孔中。

诸伤门（伤寒、伤风别为一书）[4]

伤　暑（伤暑与热病外症相似，但热病脉盛，中暑脉虚，以此别之。又有湿温与中暑同，但身凉不渴为异耳）

《此事难知》伤暑有二：动而伤暑，心火大盛，肺气全亏，故身脉洪大。动而火胜者，热伤气也，辛苦人多得之。白虎加人参汤。静而伤暑，火胜金位，肺气出表，故恶寒脉沉疾。静而湿胜者，身体重也，安乐之人多受之。白虎加苍术汤。伤暑必自汗背寒面垢，或口热烦闷，或头疼发热，神思倦怠殊甚。暑伤气而不伤形故也。但身体不痛，与感风寒异。宜香薷饮、香薷汤、六和汤。呕而渴者，浸冷香薷汤，或五苓散兼吞消暑丸。呕不止者，枇杷叶散去茅根，吞来复丹。呕而痰，却暑散吞消暑丸，或小半夏茯苓汤，或消暑饮。泻而渴，生料平胃散和生料五苓散各半贴，名胃苓散。或理中汤加黄连，名连理汤。泻定仍渴，春泽汤，或缩脾饮。泻而腹痛有积者，生料五苓散、藿香正气散匀各半贴。若泻虽无积，其腹痛甚，生料五苓散加木香七分，或六和汤加木香半钱。或不加木香，止与二药煎熟去滓，调下苏合香丸。又有不泻而腹干痛者，六和汤煎熟，调苏合香丸。泻而发热者，胃苓散；泻而发渴者，胃苓散兼进缩脾饮；泻渴兼作未透者，汤化苏合香丸，吞来复丹。或研来复丹作末，白汤调下。已透者，香薷饮。感冒外发热者，六和汤、香薷汤、香薷饮。身热烦者，五苓散，或香薷汤加黄连一钱；热而汗多畏风甚者，生料五苓散；热而渴者，五苓散兼进缩脾饮。暑气攻里，热不解，心烦口干，辰砂五苓散。或香薷饮加黄连一钱。若大渴不止，辰砂五苓散吞酒煮黄连丸。暑气攻里，腹内刺痛，小便不通。生料五苓散加木香七钱，或止用益元散。冒暑饮酒，引暑入肠内，酒热与暑气相并，发热大渴，小便不利，其色如血，生料五苓散去桂加黄连一钱。或五苓散去桂吞酒煮黄连丸。暑气入肠胃，而大便艰涩不通者，加味香薷饮。仍佐以三黄丸。暑气入心，身烦热而肿者，辰砂五苓散，或香薷饮加黄连一钱。伤暑而伤食者，其人头疼背寒，自汗发热，畏食恶心，噫酸臭气，胸膈痞满，六和汤倍砂仁。若因暑渴，饮食冷物，致内伤生冷，外伤暑气，亦宜此药。暑先入心者，心属南方离火，各从其类。小肠为心之府，利心经暑毒，使由小

肠中出，五苓散利小便。为治暑上剂也。

有伤于暑，因而露卧，又为冷气所入。其人自汗怯风，身痛头痛，去衣则凛，着衣则烦，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并宜六和汤内加扁豆、砂仁。一方用藿香，一方用紫苏，正治。已感于暑，而复外感于风寒，或内伤生冷。以藿香、紫苏兼能解表，砂仁、扁豆兼能温中。然感暑又感冷，亦有无汗者，只宜前药。若加以感风，则断然多汗。审是此症，宜生料五苓散。内用桂枝为佳。市井中多有此病。往往日间冒热经营，夜间开窗眠卧，欲取清凉，失盖不觉，用药所当详审。有此症而发潮热，似疟犹未成疟者，六和汤、养胃汤各半贴，相和煎。有此症而鼻流清涕，或鼻孔热气时出者，六和汤加川芎半钱，羌活、黄芩各七分。有因伤暑，遂极饮以冷水，致暑毒留结心胸，精神昏愦，语音不出者。煎香薷汤化苏合香丸。若先饮冷后伤暑者，五苓散主之。此必心下痞恹恹，生姜汤调服佳。或四君子汤调中亦可。中和后，或小便不利，或茎中痛，宜蒲黄三钱，滑石五钱，甘草一钱。有因伤暑，用水沃面，或入水洗浴。暑湿相搏，自汗发热，身重，小便不利，宜五苓散。伤暑而大汗不止，甚则真元耗散，宜急收其汗，生料五苓散倍桂，加黄芪如术之数。伤暑自汗，手足厥冷者，煎六和汤调苏合香丸。伤暑自汗，手足时自搐搦者，谓之暑风。缘已伤于暑，毛孔开而又邪风乘之。宜香薷饮或香薷汤，并加羌活一钱。痰盛者，六和汤半贴和星香散半贴。暑月身痒如针刺，间有赤肿处，亦名暑风。末子六和汤和消风散酒调服。暑风而加以吐泻交作者，六和汤，藿香正气散各半贴，加全蝎三个。

有暑毒客于上焦，胸膈痞塞，汤药至口即出，不能过关，或上气喘急。六和汤浸冷，调入麝香少许。伏暑烦渴而多热痰者，于消暑丸中每两入黄连末二钱，名黄连消暑丸。或二陈汤，或小半夏茯苓汤，并可加黄连一钱。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内外俱热，烦躁自汗，大渴喜冷。宜香薷饮加黄连一钱，继进白虎汤。若服药不愈者，暑毒深入，结热在里。谵语烦渴，不欲近衣，大便秘结，小便赤涩，当用调胃承气汤，或三黄石膏汤。时当长夏，湿热大胜，蒸蒸而炽，人感之。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懒于动作，胸满气促，肢节沉疼。或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心下膨痞，小便黄而数，大便溏而频，或利出黄如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饮食，自汗体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气不病也。其脉中得洪缓。若湿气相搏，必加之以迟迟，病虽互换少差，其天暑湿令则一也。宜以清燥之剂治之。《内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热则气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陈皮、当归、甘草甘微温，补中益气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湿热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以炒曲甘辛，青皮辛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辛苦寒，借其气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以人参、五味子、麦门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伤于庚金为佐，名曰清暑益气汤。此病皆由饮食劳倦，伤其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也。但药中犯泽泻、猪苓、茯苓、灯心、通草、木通淡味渗利小便之类，皆从时令之旺气，以泄脾胃之客邪，而补金水之不及也。此正方已是从权而立之。若于其时，病湿热脾旺之证，或小便已数，肾肝不受邪者。若误用之，必大泻真阴，竭绝肾水。先损其两目也。复立变证加减法于后。如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能升发阳气，伏于地中。地者人之脾也。必用当归和血，少用黄柏以益真阴。如脾胃不足之证，须少用升麻，乃足阳明、太阴引经之药也。使行阳道，自脾胃中右迁。少阳行春令，生万物之根蒂也。更少加柴胡，使诸经右迁，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之和气也。如脾虚缘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气受邪，为热所伤，必须用黄芪最多，甘草次之，人参又次之，三者皆甘温之阳药也。脾始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之甘温，以益皮毛之气而闭腠理，不令自汗而损元气也。上喘气短懒言语，须用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用炙甘草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甘草最少，恐滋满也。若

脾胃之急痛，并脾胃大虚，腹中急缩，腹皮急缩者，却宜多用。经曰：急者缓之。若从权，必加升麻以引之。恐左迁之邪坚盛，卒不肯退，反致项上及臀尻肉添而行阴道，故引之以行阳道，使清气出地，右迁而上行，以和阴阳之气也。若中满者去甘草；咳甚者去人参；口干嗌干者加干葛。如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日渐煎熬，血气亏少。且心包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是由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浊相干，乱于胸中。使周身血气逆行而乱。经云：从下上者，引而去之。故当加辛温、甘温之剂生阳，阳生而阴长也。或曰甘温何能生血？又非血药也。曰：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也。更加当归和血，又宜少加黄柏以救肾水。盖甘寒泻热火，火减则心气得平而安也。如烦乱犹不能止，少加黄连以去之。盖将补肾水，使肾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阳气也。如气浮心乱，则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得烦减、勿再服。以防泻阳气之反陷也。如心下痞，亦少加黄连。气乱于胸，为清浊相干，故以陈皮理之，能助阳气之升而散滞气，又助诸甘辛为用。故长夏湿土客邪火旺，可从权加苍术、白术、泽泻，上下分消其湿热之气。湿气大胜，主食不消化。故食减不知谷味，加炒曲以消之。复加五味子、麦门冬、人参泻火益肺气，助秋损也。此三伏中长夏正旺之时药也。

夫脾胃虚弱，必上焦之气不足。遇夏天气热甚，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遇早晚寒厥。日高之后，阳气将旺，复热如火。乃阴阳气血俱不足，故或热厥而阴虚，或寒厥而气虚。口不知味，目中溜火，而视物眩眩无所见，小便频数，大便难而秘结、胃脘当心而痛，两胁痛，或急缩，脐下周围如绳束之急。甚则如刀刺，腹难舒伸，胸中闭塞，时显呕哕，或有痰嗽，口沃白沫，舌强腰背腹皆痛。头痛时作，食不下，或食入即饱，全不思食，自汗尤甚，若阴气覆在皮毛之上。皆天气之热助本病也。乃庚大肠、辛肺金、为热所乘而作。当先助元气，治庚辛之不足，黄芪人参汤主之。

夫脾胃虚弱，至六七月间，河涨霖雨，诸物皆润，人汗沾衣，身重短气，甚则四肢痿软，行步不正，脚欹眼黑欲倒者。此肾水与膀胱俱竭之状也。当急救之。滋肺气以补水之上源，又使庚大肠不受邪热，不令汗大泄也。汗泄甚则亡津液。亡津液则七神无所依。经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津者、庚大肠所主，三伏之义，为庚金受囚也。若亡津液汗大泄，湿令亢甚，则清肃之气亡，燥金受囚，风木无制。故风湿相搏，骨节烦疼，一身尽痛，亢则害，承乃制也。孙思邈曰：五月常服五味子，是泻丙火，补庚金大肠，益五藏之元气。壬膀胱之寒已绝于巳，癸肾水已绝于午。今更逢湿旺，助热为邪，西方、北方之寒清绝矣。圣人立法，夏月宜补者，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为热伤元气，以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生脉。脉者，元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热火也。麦门冬之苦寒，补水之源而清肃燥金也。五味子之酸，以泻火补庚大肠与肺金也。当此之时，无病之人，亦或有二症。况虚损、脾胃有宿疾之人，遇此天暑，将理失所，违时伐化，必困乏无力，懒语气短，气弱气促，似喘非喘，骨乏无力，其形如梦寐，朦朦如烟雾中，不知身所有也，必大汗泄。若风犯汗眼皮肤，必搐项筋，皮枯毛焦，身体皆重，肢节时有烦疼，或一身尽疼，或渴或不渴，或小便黄涩，此风湿相搏也。头痛或头重，上热壅盛，口鼻气短气促，身心烦乱，有不乐生之意，情思惨凄，此阴胜阳之极也。病甚则传肾肝为痿厥。厥者，四肢如在火中者为热厥；四肢寒冷者为寒厥。寒厥则腹中有寒；热厥则腹中有热，为脾主四肢故也。若肌肉濡溃，痹而不仁，传为肉痿证。证中皆有肺疾，用药之人，当以此调之。气上冲胸，皆厥证也。痿者，四肢痿软而无力也，其心烦冤不止。厥者、气逆也。甚则大逆，故曰厥逆。其厥痿多相类也。于前已立人参黄芪五味子麦门冬汤中，每加白茯苓二分，

泽泻四分，猪苓、白术各一分。如小便快利不黄涩者，只加泽泻二分，与二术上下分消其湿。如行步不正，脚膝痿弱，两足欹侧，已中痿邪者，加酒洗黄柏、知母三分或五分，令二足涌出气力。如汗大泄者，津脱也，急止之。加五味子六粒，炒黄柏五分，炒知母三分，不令妨其食，当以意斟酌。若妨食则止，候食进再服。取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若汗不减不止者，于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禁酒湿面。

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子能令母实而热旺，湿热相合而刑庚大肠，故用寒凉以救之。燥金受湿热之邪，绝寒水生化之源，源绝则肾亏。痿厥之病大作，腰以下痿软，瘫痪不能动矣。步行不正，两足欹侧，以清燥汤主之。

伤　湿

湿有天之湿，雾露雨是也。天本乎气，故先中表之荣卫。有地之湿，水泥是也。地本乎形，故先伤皮肉筋骨血脉。有饮食之湿，酒水乳酪之类是也。胃为水谷之海，故伤于脾胃。有汗液之湿，汗液亦气也，止感于外。有人气之湿，太阴湿土之所化也，乃动于中。治天之湿，当同司天法。湿上甚而热者，平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效而止。如《金匮要略》诸条之谓。风湿相搏，身上疼痛者是也。治地之湿，当同在泉法。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治饮食之湿，在中夺之，在上吐之，在下引而竭之。汗液之湿，同司天者治。虽人气属太阴脾土所化之湿者，在气交之分也。与前四治有同有异。何者？土兼四气，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备在其中。脾胃者，阴阳异位，更实更虚，更逆更从。是故阳盛则木胜，合为风湿；至阳盛则火胜，合为湿热，阴盛则金胜，合为燥湿；至阴盛则水胜，合为阴湿。为兼四气，故淫泆上下中外，无处不到。大率在上则病呕吐，头重胸满；在外则身重肿；在下则足胫肿；在中腹胀中满痞塞。当分上下中外而治，随其所兼寒热温凉以为佐使。至若先因乘克，以致脾虚津积而成湿者，则先治胜克之邪。或脾胃本自虚而生湿者，则用补虚为主。或郁热而成湿者，则以发热为要。或脾胃之湿，淫泆流于四藏，筋骨皮肉血脉之间者，大概湿主乎痞塞，以致所受之藏，涩不得通疏，本藏之病因而发焉。其筋骨皮肉血脉受之，则发为痿痹。缓弱痛重，不任为用，所治之药，各有所入。能入于此者，不能入于彼。且湿淫为病，《内经》所论，叠出于各篇，本草治湿，亦不一而见，凡切于治功者，便是要药。今丹溪书乃止归重苍术一味，岂理也哉。伤湿为病，发热恶寒，身重自汗，骨节疼痛，小便秘涩，大便多泄，腰脚痹冷，皆因坐卧卑湿，或冒雨露，或着湿衣所致，并除湿汤。具前诸症，而腰痛特甚，不可转侧，如缠五六贯重者。湿气入肾，肾主水，水流湿，从其类也。肾著汤、渗湿汤 。小便秘，大便溏，雨淫腹疾故也。五苓散吞戊己丸。戊己属土，土克水，因以得名。五苓乃湿家要药。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伤湿而兼感风者，既有前项证，而又恶风不欲去衣被，或额上微汗，或身体微肿，汗渍衣湿，当风坐卧，多有此证。宜除湿汤、桂枝汤各半贴和服，令微发汗。若大发其汗，则风去湿在。已得汗而发热不去者，败毒散加苍术一钱，防己半钱。伤湿又兼感寒，有前诸症，但无汗惨惨烦痛。宜五积散和除湿汤半贴，和五苓散半贴。伤湿而兼感风寒者，汗出身重，恶风喘满，骨节烦疼，状如历节风，脐下连脚冷痹不能屈伸，所谓风寒湿合而成痹。宜防己黄芪汤，或五痹汤。若因浴出，未解裙衫，身上未干，忽尔熟睡，攻及肾经。外肾肿痛，腰背挛曲，只以五苓散一贴，入真坏少许，下青木香丸，如此三服。藏府才过，肿消腰直，其痛自止。湿热相搏者，清热渗湿汤。其证肩背沉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及遍身疼痛者，拈痛汤。酒面乳酪停滞不能运化，而湿自内盛者，除湿散及苍白二陈汤，加消息之药燥之。

伤　燥

《内经》曰：诸燥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乃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燥之为病，皆属燥金之化，然能令金燥者火也，故曰燥万物者，莫暵乎火。夫金为阴之主，为水之源，而受燥气，寒水生化之源竭绝于上，而不能灌溉周身，营养百骸，色干而无润泽皮肤，滋生毫毛者，有自来矣。或大病而克伐太过；或吐利而亡津液；或预防养生误饵金石之药；或房劳致虚，补虚燥剂，食味过厚，辛热太多，醇酒炙肉，皆能偏助狂火而损害真阴。阴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液衰耗，使燥热转甚为诸病。在外则皮肤皴揭；在上则咽鼻焦干；在中则水液衰少而烦渴；在下则肠胃枯涸；津不润而便难；在手足则痿弱无力；在脉则细涩而微，此皆阴血为火热所伤也。治法当以甘寒滋润之剂。，甘能生血，寒能胜热，阴得滋而火杀，液得润而燥除。源泉下降，精血上荣，如是则气液宣通，内神茂而外色泽矣。滋燥养荣汤、大补地黄丸、清凉饮子、导滞通幽汤、润肠丸、八正散，皆燥病中随症酌用之方药也。

伤饮食

东垣曰：《阴阳应象论》云：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痹论》云：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此乃混言之也。分之为二，饮也，食也。饮者水也。无形之气也。因而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肺病则为喘咳，为肿，为水泻。轻则当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解醒汤、五苓散、生姜、半夏、枳实、白术之类是也。如重而蓄积为满者，芫花、大戟、甘遂、牵牛之属利下之。此其大法也。食者物也，有形之血也。如《生气通天论》云：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又云：食伤太阴厥阴，寸口大于人迎两倍三倍者，或呕吐，或痞满，或下利肠澼，当分寒热轻重治之。轻则内消，重则除下。如伤寒物者，半夏、神曲、干姜、三棱、广茂、巴豆之类主之。如伤热物者，枳实、白术、青皮、陈皮、麦蘖、黄连、大黄之类主之。亦有宜吐者。《阴阳应象论》云：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属主之。然而不可过剂。过则反伤脾胃。盖先因饮食自伤，又加之以药过，故肠胃复伤，而气不能化，食愈难消矣。渐至羸困。故《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不可过之。此圣人之深戒也。伤食之证，胸膈痞塞，吐逆咽酸，噫败卵臭，畏食头痛，发热恶寒，病似伤寒。但气口大于人迎数倍，身不痛耳。内无热与伤冷物者，治中汤加砂仁一钱，下红丸子、小七香丸。内有热与伤热物者，上二黄丸、枳术导滞丸、通用保和丸、枳术丸、曲蘖枳术丸、木香枳术丸、槟榔丸、木香槟榔丸。伤肉食湿面辛辣厚味之物，填塞闷乱，胸膈不快，三黄枳术丸。伤湿面，心腹满闷，肢体沉重，除湿益气丸。伤热食，痞闷兀兀欲吐，烦乱不安，上二黄丸。伤湿热之物，不得旋化，而作痞满，闷乱不安，枳术导滞丸。伤蟹，紫苏丁香汤。伤豆粉湿面油腻之物，白术丸。食狗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发热妄语，煮芦根汁饮之。食鱼脍及生肉在胸膈不化，必成癥瘕。捣马鞭草汁及生姜汁饮之。伤冷食，半夏枳术丸。小便淋加泽泻。寒热不调，每服加上二黄丸十丸，或用木香干姜枳术丸、丁香烂饭丸。张仲景治宿食在上脘，以瓜蒂散吐之，不即下之。凡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或数而滑，或紧如转索无常，及下利不欲食者，皆宿食也。皆用大承气汤下之。其人热，其伤物亦热者宜之。其人寒，其伤物亦寒者，不宜也。戴云：伤食腹痛胀满，大便不通者，遂成食积。小七香丸一贴，用水一盏，姜三片，煎八分去滓，吞感应丸。此下伤冷之方也。大抵气口脉紧盛者宜下。尺脉绝者宜吐。经曰：气口脉盛伤于食，心胃满而口无味。口与气口同，口曰坤者，口乃脾之候，故胃伤而气口紧盛。夫伤有多少，有轻重。如气口一盛，得脉六至，

则伤于厥阴，乃伤之轻也，枳术丸之类主之。气口二盛，脉得七至，则伤于少阴，乃伤之重也，雄黄圣饼子、木香槟榔丸、枳壳丸之类主之。气口三盛，脉得八至九至，则伤太阴，填塞闷乱，则心胃大痛，备急丸、神保丸、消积丸之类主之。兀兀欲吐不已，俗呼食迷风是也。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瓜蒂散主之。如不能吐，是无治也。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谓也。或曰盛食填塞胸中痞乱，两寸脉当用事，今反两尺脉不见，其理安在？曰：胸中有食，是木郁宜达，故探吐之。食者物也，物者坤土也，是足太阴之号也。胸中者肺也。为物所塞，肺者手太阴金也，金主杀伐，与坤土俱在手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发生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畅则郁结去矣。食塞于上，脉绝于下。若不明天地之道，无由达此至理。水火者，阴阳之征兆，天地之别名也。故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天之用在于地下，则万物生长。地之用在于天上。则万物收藏。此乃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此天地相根之道也，故阳火之根本于地下，阴水之源本于天上。故曰水出高源。故人五藏主有形之物，物者阴也，阴者水也。右三部脉主之，偏见于寸口，食塞于上，是绝五脏之源。源绝则水不下流，两尺脉之绝，此其理也。何疑之有。然必视所伤之物冷热，随证加减。如伤冷物一分，热物二分，则用寒药二停，热药一停，随时消息。经云：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此之谓也。既有三阴可下之法。亦必有三阴可补之法，故曰内伤三阴可用温剂。若饮冷内伤，虽云损胃，未知色脉，各在何经。若面色青黑，脉浮沉不一，弦而弱者，伤在厥阴。若面色红赤，脉浮沉不一，细而微者，伤在少阴。若面色黄洁，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伤在太阴也。伤在厥阴肝之经，当归四逆汤加吴茱萸、生姜汤之类主之；伤在少阴肾之经，通脉四逆汤主之；伤在太阴脾之经，理中丸汤主之；大便软者宜汤，结者宜丸。凡诸脾脉微洪，伤苦涩物。经曰：咸胜苦。微弦，伤冷硬物。经云：温以克之。微涩，伤辛辣物。经云：苦胜辛。微滑，伤腥咸物。经云：甘胜咸。弦紧，伤酸硬物。经云：辛胜酸。洪缓，伤甜烂物。经云：酸胜甘。微迟，伤冷痰积聚恶物，温胃化痰。单伏主物不消化，曲蘖、三棱、广茂之类。浮洪而数，皆中酒，葛根、陈皮、茯苓。伤食作泻不止，于应服药中，加肉豆蔻、益智仁以收固之。伤食兼感风寒。其证与前同，但添身疼，气口人迎俱盛，俗谓夹食伤寒。宜生料五积散，或养胃汤、香苏饮、和解饮。

伤酒　恶心呕逆，吐出宿酒，昏冒眩晕，头痛如破，宜冲和汤、半夏茯苓汤，或理中汤加干葛七分，或用末子理中汤和缩脾饮。酒渴，缩脾汤，或煎干葛汤调五苓散。久困于酒，遂成酒积，腹痛泄泻，或暴饮有灰酒亦能致然，并宜酒煮黄连丸。多饮结成酒癖，腹中有块，随气上下，冲和汤加蓬术半钱。酒停胸膈为痰饮者，枳实半夏汤加神曲、麦芽各半钱。冲和汤加半夏一钱，茯苓七分。解酒毒无如枝矩子之妙。一名枳椇，一名木蜜，俗呼癞汉指头，北人名曰烂瓜，江南谓之白石树，杭州货卖名蜜屈立，诗所谓南山有枸是也。树形似白杨，其子着枝端，如小指，长数寸，屈曲相连，春生秋熟，经霜后取食如饧美。以此木作屋柱，令一室之酒味皆淡薄。赵以德治酒人发热，用枝矩子而愈。即此也。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矣。其次莫如利小便，乃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往往服酒癥丸，大热之药下之。又有用牵牛、大黄下之者，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乖误甚矣。酒性大热已伤元气，而复重泻之，亦损肾水真阴。及有形血气，俱为不足，如此则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以元气消铄，折人长命。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酒疸下之，久则为黑疸，慎不可犯，宜以葛花解醒汤主之。海藏云：治酒病宜发汗，若利小便，炎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郁则发之。以辛温散之，是从其体性也。是知利小便，则湿去热不去。若动大便，尤为疏陋。盖大便者，有形质之物。酒者无形之水，从汗发之，是为近理。湿热俱去，故治以苦温，发其火

也；佐以苦寒，除其湿也。按酒之为物，气热而质湿，饮之而昏醉狂易者热也。宜以汗去之。既醒则热去而湿留，止宜利小便而已。二者宜酌而用之，大抵葛花解醒汤备矣。

伤劳倦

东垣曰：《调经篇》云：阴虚生内热。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举痛论》云：劳则气耗，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伤，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于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当病之时，宜安心静坐，以养其气，以甘寒泻其热火；以酸味收其散气；以甘温补其中气。经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是也。《金匮要略》云：平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矣。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瘥（脉大者，热邪也。极热者，气损也。春夏剧者，时助邪也。秋冬差者，时胜邪也），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此亦温之之意也。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运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气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若阴阳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肝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证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使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类，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证，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唯当以辛甘温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而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今立补中益气汤主之。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气受邪，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曰：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清气上升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又能助阳气上升，以散滞气，助诸甘辛为用。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伏火日渐熬煎，血气日减。心包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温之剂生阳气，阳生则阴长。故血虚以人参补之，更以当归和之，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气浮心乱，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则愈。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正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若更烦乱，如腹中或周身有刺痛，皆血涩不足。加当归身五分或一钱。如精神短少，加人参五分，五味子十二个；头痛，加蔓荆子三分；痛甚，加川芎五分；顶痛脑痛，加藁本五分、细辛三分；

诸头痛，并用此四味足矣。若头上有热，则此不能治，别以清空膏主之。如头痛有痰，沉重懒倦者，乃太阴痰厥头痛，加半夏五分，生姜三分。耳鸣目黄，颊颔肿，颈肩臑肘臂外后廉痛，面赤，脉洪大者，以羌活二钱，防风、藁木各七分，甘草五分，通其经血；加黄芩、黄连各三分，消其肿；人参五分、黄芪七分，益元气而泻火邪，另作一服与之。嗌痛颔肿，脉洪大面赤者，加黄芩、甘草各三分，桔梗七分；口干嗌干，加葛根五分，升引胃气上行以润之。久病痰嗽，肺中伏火，去人参，初病勿去之。冬月或春寒或秋凉时，各宜加不去根节麻黄半钱；如春令大温，只加佛耳草、款冬花各五分；夏月病嗽，加五味子三、五枚，去心麦门冬五分。如舌上白滑胎者，是胸中有寒，勿用之。夏月不嗽，亦加人参二分或三分，并五味子、麦门冬各等分，救肺受火邪也。食不下，乃胸中胃上有寒，或气涩滞，加青皮、木香各三分，陈皮五分，此三味为定法。如冬月，加益智仁、草豆蔻仁各五分；如夏月，加黄芩、黄连各五分；如秋月，加槟榔、草豆蔻、白豆蔻、缩砂各五分。如春初犹寒，少加辛热之剂，以补春气之不足。为风药之佐，益智、草豆蔻可也。心下痞，夯闷，加芍药、黄连各一钱。如痞腹胀，加枳实、木香、缩砂仁各三分，厚朴七分。如天寒，少加干姜或肉桂。心下痞，觉中寒，加附子、黄连各一钱。不能食而心下痞，加生姜、陈皮各一钱。能食而心下痞，加黄连五分，枳实三分。脉缓有痰而痞，加半夏、黄连各一钱。脉弦四肢满，便难而心下痞，加柴胡七分，黄连五分，甘草三分。胸中气壅滞，加青皮二分；如气促少气，去之。腹中痛者，加白芍药五分，炙甘草三分。如恶寒冷痛者，加桂心三分，如恶热喜寒而腹痛者，于已加白芍药、甘草二味中，更加生黄芩三二分。如夏月腹痛而不恶热者亦然，治时热也。如天凉时恶热而痛，于已加白芍药、甘草、黄芩中，更少加桂。如天寒时腹痛，去芍药，味酸而寒故也。加益智仁三分，或加半夏五分、生姜三片。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主之。盖芍药味酸，于土中泻木为君。如脉沉细腹中痛，以理中汤主之。干姜辛热，于土中泻水以为主也。如脉缓体重节痛，腹胀自利，米谷不化，是湿胜也。平胃散主之。胁下痛或胁下缩急，俱加柴胡三分，甚则五分，甘草三分；脐下痛，加真熟地黄五分，其痛立止；如不已者，乃大寒也，更加肉桂三二分。《内经》所说少腹痛皆寒证，从复法相报中来也。经云：大胜必大复，从热病中变而作也。非伤寒厥阴之证，乃下焦血结膀胱也，仲景以抵当汤并丸主之。身有疼痛者湿，若身重者亦湿，加去桂五苓一钱；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七分，防风、藁本根各半钱，升麻、苍术各一钱，勿用五苓。所以然者，为风药已能胜湿，故别作一服与之。如病去勿再服，以诸风药损人元气，而益其病故也。小便遗失，肺金虚也。宜安卧养气，以黄芪、人参之类补之。不愈则是有热也，加黄柏、生地黄各五分，切禁劳役。如卧而多惊，小便淋者，邪在少阳、厥阴，宜太阳经所加之药，更添柴胡五分。如淋加泽泻五分，此下焦风寒合病也。经云：肾肝之病同一治。为俱在下焦，非风药行经则不可，乃受客邪之湿热也。宜升举发散以除之。大便秘涩，加当归稍一钱，大黄（酒洗煨）五分或一钱。闭涩不行者，煎成正药，先用清者一口，调玄明粉五分或一钱，得行则止。此病不宜下，下之恐变凶证也。脚膝痿软，行步乏力或痛，乃肾肝伏热，加黄柏五分，空心服。不已，更加汉防己五分。脉缓，显沉困怠惰无力者，加苍术、泽泻、人参、白术、茯苓、五味子各五分。上一方加减，是饮食劳倦，喜怒不节，始病热中，则可用之。若末传寒中，则不可用也。盖甘酸适足益其气耳，如黄芪、人参、甘草、芍药、五味之类是也。

内伤始为热中病似外感阳证　头痛大作，四肢疰闷，气高而喘，身热而烦，上气鼻息不调，四肢困倦不收，无气以动，无气以言。或烦躁闷乱，心烦不安，或渴不止。病久者，邪气在血脉中，有湿故不渴。如病渴，是心火炎上克肺金，故渴。或表虚不任风寒，目不欲开，恶食，口不知味，右手气口脉大于左手人迎三倍，其气口脉急大

而数，时一代而涩。涩是肺之本脉。代是无气不相接。乃脾胃不足之脉。大是洪大，洪大而数，乃心脉刑肺。急是弦急，乃肝木挟心火克肺金也。其右关脾脉比五脉独大而数，数中时显一代，此不甚劳役，是饮食不时，寒温失所，则无右关胃脉损弱，隐而不见，惟内显脾脉如此也。治用补中益气汤。

内伤末传寒中病似外感阴证　腹胀，胃脘当心痛，四肢两胁，隔噎不通，或涎唾，或清涕，或多溺，足下痛，不能任身履地，骨乏无力，喜唾，两丸多冷，阴阴作痛，或妄见鬼状梦亡人，腰背胛眼脊膂皆痛，不渴不泻，脉盛大以涩，名曰寒中。治用神圣复气汤、白术附子汤、草豆蔻丸。

似外感阳明中热证　有天气大热时劳役得病。或路途劳役，或田野中劳役，或身体怯弱食少劳役，或长斋久素胃气久虚劳役。其病肌体壮热，躁热闷乱，大恶热，渴饮水，此与阳明伤寒热白虎汤证相似，鼻口中气短促上喘，此乃脾胃久虚，元气不足之证，身亦疼痛，至日西作，必谵语，热渴闷不止，脉洪大空虚或微弱。白虎汤证，其脉洪大有力，与此内伤中热不同。治用清暑益气汤。饥困劳役之后，肌热躁热，困渴引饮，目赤面红，昼夜不息，其脉大而虚，重按全无。经曰：脉虚则血虚，血虚则发热，证象白虎。惟脉不长实为辨也。误服白虎汤必危，宜黄芪当归补血汤。

似外感恶风寒证　有因劳役坐卧阴凉处后，病表虚不任风寒，少气短促，懒言语，困弱无力。此因劳役辛苦，肾中阴火沸腾，后因脱衣或沐浴，歇息于阴凉处。其阴火不行，还归皮肤，腠理极虚无阳，被风与阴凉所遏，以此表虚不任风寒，与外感恶风相似。不可同外感治，宜用补中益气汤。

内伤似外感杂证　饮食失节，劳役所伤，脾胃中州变寒，走痛而发黄。治用小建中汤，或理中汤，或大建中汤，选而用之。

劳倦所伤虚中有寒　理中丸。心肺在膈上为阳；肾肝在膈下为阴，此上下藏也。脾胃属土，处在中州。在五藏曰孤藏。在三焦曰中焦。因中焦治在中，一有不调，此丸专主，故名曰理中丸。人参味甘温，《内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缓中益脾，必以甘为主，是以人参为君。白术味甘温，《内经》曰：脾恶湿，甘胜湿。温中胜湿，必以甘为助，是以白术为臣。甘草味甘平，《内经》曰：五味所入，甘先入脾。脾不足者以甘补之。补中助脾必须甘剂，是以甘草为佐。干姜味辛热，喜温而恶寒者胃也，寒则中焦不治。《内经》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散寒温胃，必先辛剂，是以干姜为使。脾胃居中，病则邪气上下左右无所不之。故有诸加减焉。若脐下筑者，肾气动也，去白术加桂。气壅而不泻，则筑然动也，白术味甘补气，去白术则气易散。桂辛热，肾气动者，欲作奔豚也，必服辛热以散之。故加桂以散肾气，泄奔豚气。吐多者，去白术加生姜。气上逆则吐多，术甘而壅，非气逆者之所宜。《千金》曰：呕家多服生姜，以其辛散，故吐多者加之。下多者还用白术，气泄而不收则下多。术甘壅补，使正气收而不下泄也。或曰湿胜则濡泄，术专除湿，故下多者加之。悸者加茯苓。饮聚则悸，茯苓味甘，渗泄伏水，是所宜也。渴欲得水者倍加术，津液不足则渴，术甘以补津[illegible]故加之。腹中痛者加人参，虚则痛。经曰：补可以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寒多者加干姜，以辛热能散寒也。腹满者去白术，加附子。《内经》曰：甘者令人中满，术甘壅补，于腹中满者则去之。附子味辛热，气壅郁腹为之满。以热胜寒，以辛散满，故加附子。经曰：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此之谓也。建中汤，《内经》曰：肝生于左，肺生于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左右上下四藏居焉。脾者土也，应中央，处四藏之中州，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汤温中益脾，是以建中名之焉。胶饴味甘温，甘草味甘平。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建脾者，必以甘为主，故以胶饴为君，而甘草为臣。桂辛热，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味酸，微寒，收也、泄也。津液不通，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药为佐。生

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灵枢经》云：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也。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建而荣卫通，是以姜枣为使也。呕家不用此汤，以味甜故也。《宝鉴》育气汤、参术调中汤、养胃进食丸、宽中进食丸、和中丸、安胃丸、补中丸、加减平胃散、嘉禾散、白术散、缓中丸、沉香鳖甲散、十华散、沉香温脾汤、厚朴温中汤、双和汤、小沉香丸、木香分气丸、木香饼子。

劳倦所伤虚中有热　《金匮要略》云：夫男子[5]平人，脉大者为劳，极虚亦为劳。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男子脉虚沉弦，无力、寒热，气促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眩，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男子脉微弱而涩，为无子，精清冷。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瞑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也。调中益气汤，治因饥饱劳役损伤脾胃，元气不足。其脉弦或洪缓，按之无力中之下时一涩。其证身体沉重，四肢困倦，百节烦疼，胸满短气，膈咽不通，心烦不安，耳聋耳鸣，目有瘀肉，热壅如火，视物昏花，口中沃沫，饮食失味，忽肥忽瘦，怠惰嗜卧，溺色变赤。或清利而数，或上饮下便，或时飧泄，腹中虚痛，不思饮食。《内经》云：劳则气耗，热则伤气。以黄芪、甘草之甘泻热为主。以白芍药、五味子之酸，能收耗散之气。又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以人参甘温补气不足；当归辛温补血不足，故以为臣。白术、橘皮甘苦温，除胃中客热，以养胃气为佐。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为脾胃之气下溜，上气不足，故从阴引阳以补之。又以行阳明之经为使也。如时显热躁，是下元阴火蒸蒸然发也，加真生地黄二分，黄柏三分。如大便虚坐不得，或大便了而不了，腹中常逼迫，血虚血涩也，加当归身五分。如身体沉重，虽小便数多，并加茯苓五分，苍术一钱，泽泻五分，黄柏三分（时暂从权而祛湿也，不可常用。兼足太阴已病，其脉亦络于心中，故显湿热相合而烦乱）。如胃气不和，加汤洗半夏半钱，生姜三片。有嗽者，加生地黄三分，以制半夏之毒。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除，此足太阴经邪所作也。如无以上证，只服黄芪一钱，人参三钱，甘草五分，橘皮（酒洗）三分，柴胡二分，升麻二分，苍术五分，黄柏（酒洗）二分，上件锉如麻豆大，依前煎服。如秋冬之月，胃脉四道为冲脉所逆，并胁下少阳脉二道而反上行，病名曰厥逆，《内经》曰逆气上行，满脉去形，明七神昏绝，离去其形而死矣。其证气上冲咽不得息，而喘息有音，不得卧，加吴茱萸半钱或一钱半，汤洗去苦。观厥气多少而用之。如夏月有此证，为大热也。盖此病随四时为寒热温凉也。宜以酒黄连、酒黄柏、酒知母各等分，为细末，熟汤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百丸，白汤送下，空心服，仍多服热汤。服毕少时，便以美饮食压之，不令胃中停留，直至下元，以泻冲脉之邪也。大抵治饮食劳倦所得之病，乃虚劳七损证也，当用温平甘多辛少之药治之，是其本法也。如时上见寒热病，四时也，又或将理不如法，或酒食过多，或辛热之食作病，或寒冷之食作病，或居大热大寒之处益其病，当临时制宜，暂用大寒大热治法而取效，此从权也。不可以得效之故而久用之，必致夭横矣。《灵枢经》曰：从下上者引而去之。上气不足，推而扬之。盖上气者，心肺上焦之气，阳病在阴，从阴引阳，宜以入肾肝下焦之药，引甘多辛少之药，使升发脾胃之气。又从而去其邪气于腠理皮毛也。又云：视前痛者当先取之，是先以缪刺泻其经络之壅者，为血凝而不流，故先去之，而后治他病。《宝鉴》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黄芪建中汤、人参黄芪散、续断汤、柴胡散、秦艽鳖甲散、人参地骨皮散、地仙散、当归补血汤、犀角紫河车丸、人参柴胡散、清神甘露丸、双和散、四君子汤、猪肚丸、酸枣仁丸、定志丸、麦煎散、独圣散。

饮食不节，劳役所伤，腹胁满闷，短气。遇春则口淡无味，遇夏虽热，犹有恶寒，

饥则常如饱，不喜食冷物，升阳顺气汤主之。脾胃不足之证，须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生发阴阳之气，以滋春气之和也。又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行，充实腠理。使阳气得卫外而为固也。凡治脾胃之药，多以升阳补气名之者，此也。饥饱劳役，胃气不足，脾气下溜，气短无力，不能寒热，早饭后转增昏闷，须要眠睡，怠惰四肢不收，懒倦动作，五心烦热，升阳补气汤主之。如腹胀及窄狭，加厚朴；如腹中似硬，加砂仁。脾胃虚弱，气促气弱，精神短少，衄血吐血，门冬清肺饮、大阿胶丸。痰喘，人参清镇丸。劳风，心脾壅滞，痰涎盛多，喉中不利，涕唾稠粘，嗌塞吐逆，不思饮食，或时昏愦，皂角化痰丸。病久厌厌不能食，而藏府或结或溏，此胃气虚弱也，白术和胃丸。《明医杂著》云：东垣论饮食劳倦，为内伤不足之证，治用补中益气汤。《溯洄集》中又论，不足之中，又当分别饮食伤为有余，劳倦伤为不足。予谓伤饮食而留积不化，以致宿食郁热，热发于外。此为有余之证，法当消导，东垣自有枳术丸等治法。具于饮食门矣。其补中益气方论，却谓人因伤饥失饱，致损脾胃，非有积滞者也，故只宜用补药。盖脾胃全赖饮食之养，今因饥饱不时，失其所养，则脾胃虚矣。又脾主四肢，若劳力辛苦，伤其四肢，则根本竭矣。或专因饮食不调；或专因劳力过度；或饮食不调之后加之劳力；或劳力过度之后继以不调，故皆谓之内伤元气不足之证，而宜用补药也。但须于此四者之间，审察明白，为略加减，则无不效矣。

虚　劳（瘵骨蒸热）

《素问》云：脉虚、气虚、尺虚，是谓重虚。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又云：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是谓五虚。五虚死。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可活。治用黄芪建中汤、理中汤之类。此《素问》但言虚而无劳瘵之名，然其因则固屡言之矣。凡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其邪展转乘于五藏，遂至大骨枯槁，大肉陷下，各见所合衰惫之证，真藏脉见则有死期。又如二阳之病，则传为风消、息贲。三阳之病，传为索泽，瘅成为消中。大肠移热于胃，胃移热于胆，则皆善食而瘦。尝贵后贱，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暴乐暴喜，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离绝菀结，喜怒忧恐，五藏空虚，血气离守。《灵枢》曰：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䐃脱肉，毛瘁色夭，死于冬。又诸热病在肤肉脉筋骨之间者，各客于所合之本藏不得，客于所不胜。及考医和视晋平公之疾曰：是近女室晦，女阳也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或蛊之疾，非鬼非食，疾不可为也。至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明立虚劳门，于是巢元方撰《病源候论》，遂有虚劳，有蒸病，有注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是也。五劳者，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瘦劳。六极者，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七伤者，曰阴寒、曰阴痿、曰里急、曰精速，曰精少、阴下湿、曰精滑、曰小便苦数，临事不举。又曰：大饱伤脾；大怒气逆伤肝；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暑伤形；大恐惧不节伤志。蒸有五，骨蒸、脉蒸、皮蒸、肉蒸、内蒸。又有二十三蒸，胞、玉房、脑、髓、骨、血、脉、肝、心、脾、肺、肾、膀胱、胆、胃、三焦、小肠、肉、肤、皮、气各有一蒸，其状遍身发热，多因热病愈后，食牛肉，或饮酒，或房欲而成注者。注之为言住也。邪气居人身内，生既连滞停住，死又注易傍人也。即所谓传尸。已别立门外。今以虚劳骨蒸合为一门，而列古明医治法于后。《金匮》云：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按虚劳发热，未有不由瘀血者，而瘀血未有不由内伤者。人之饮食起居，一失其节，皆能成伤，此亦可以睹矣。故以润剂治干，以蠕动啖血之物行死血，死

血既去，病根已划，而后可从事乎滋补之剂。仲景为万古医方之祖，有以哉。又有陈大夫传仲景百劳丸，可与䗪虫丸互用。《活法机要》云：虚损之疾，寒热因虚而感也。感寒则损阳，阳虚则阴盛。故损则自上而下，治之宜以辛甘淡，过于胃则不可治也。感热则损阴，阴虚则阳盛，故损则自下而上。治之宜以苦酸咸，过于脾则不可治也。自上而损者，一损损于肺，故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心，故血脉虚弱，不能荣于藏府，妇人则月水不通；三损损于胃，故饮食不为肌肤也。自下而损者，一损损于肾，故骨痿不起于床；二损损于肝，故筋缓不能自收持；三损损于脾，故饮食不能消克也。故心肺损则色弊；肝肾损则形痿；脾胃损则谷不化也。治肺损皮聚而毛落，宜益气，四君子汤；治心肺虚损，皮聚毛落，血脉虚耗，妇人月水愆期，宜益气和血，八物汤。治心肺损及胃，损饮食，不为肌肤，宜益气和血，调饮食，十全散；治肾损，骨痿不能起于床，宜益精补肾，金刚丸；治肾肝损，骨痿不能起于床，宜益精。筋缓不能自收时，宜缓中牛膝丸。治肝肾损及脾，食谷不化，宜益精缓中消谷，煨肾丸。如阳盛阴虚，肝肾不足，房室虚损，形瘦无力，面多青黄而无常色，宜荣血养肾，地黄丸。如阳盛阴虚，心肺不足，及男子妇人面无血色，食少嗜卧，肢体困倦，宜八味丸。如形体瘦弱，无力多困，未知阴阳先损，夏月宜地黄丸；春秋宜肾气丸；冬月宜八味丸。病久虚弱，厌厌不能食，和中丸。肝劳，尽力谋虑而成。虚寒则口苦骨疼，筋挛烦闷，宜续断汤，灸肝俞。实热则关格牢涩不通，眼目赤涩，烦闷热壅，毛悴色夭，宜羚羊角散。心劳，曲运神机而成。虚寒则惊悸恍惚，神志不定，宜远志饮子、酸枣仁汤。实热则口舌生疮，大小便秘涩，宜黄芩汤。脾劳，意外致思而成。虚寒则气胀咽满，食不下，噫气，宜白术汤、生嘉禾散、大建脾散。实热则四肢不和，胀满气急不安，宜小甘露饮。肺劳，预事而忧所成。虚寒则心腹冷气，胸满背痛，吐逆，宜温肺汤。实热则气喘，面目苦肿，宜二母汤。肾劳，矜持志节所成。虚寒则遗精白浊，腰脊如折，宜羊肾丸。实热则小便黄赤涩痛，阴生疮，宜地黄丸。肝伤筋极，虚则手足拘挛，腹痛，指甲痛，转筋，宜木瓜散；当归、枸杞、续断。实则咳而胁下痛，脚心痛不可忍，手足甲青黑，宜五加皮散。心伤脉极，虚则咳而心痛，咽肿，喉中介介如梗，宜茯神汤，远志、酸枣仁、朱砂、龙齿。实则血焦发落，唇舌赤，语涩肌瘦，宜麦门冬汤。脾伤肉极、虚则四肢倦，关节痛，不食，阴引肩背皆强，宜半夏汤，豆蔻、厚朴、陈皮、益智。实则肌肉痹，腠理开，汗大泄，四肢缓弱急痛，宜薏苡仁散。肺伤气极，虚则皮毛焦，津液枯，力乏，腹胀喘息，宜紫菀汤，人参、黄芪、白石英。实则喘息冲胸，心恚腹满，热烦呕，口燥咽干，宜前胡汤。肾伤骨极，虚则面肿垢黑，脊痛气衰，毛发枯槁，宜鹿角丸，益智、五味、鹿茸。实则面焦耳鸣，小便不通，手足痛，宜玄参汤。藏府气虚，视听已卸，精极。虚则遗精白浊，体弱，小腹急，茎弱核小，宜磁石丸，鹿茸、苁蓉、破故纸、龙骨、人参、附子、钟乳。实则目昏毛焦，虚热烦闷，泄精，宜石斛汤。《古今录验》五蒸汤；甘草（炙）一两，茯苓三两，人参二两，干地黄三两，竹叶二把，葛根三两，知母二两，黄芩二两，粳米二合，石膏五两（碎），上十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小麦一升，至六升去麦，入药煎至二升半，分三服。实热，黄连、黄芩、黄柏、大黄。虚热，乌梅、秦艽、柴胡，气也；青蘘、鳖甲、蛤蚧、牡丹皮、小麦，血也。肺（鼻干），乌梅、紫菀、天门冬、麦门冬。皮（舌白唾血），石膏、桑白皮。肤，（昏昧嗜睡）牡丹皮。气（遍身气热，喘促鼻干），人参、黄芩、栀子。大肠（鼻右孔干痛），芒硝、大黄。脉（唾白浪语，经络溢，脉缓急不调），当归、生地黄。心（舌干），黄连、生地黄。血（发焦），地黄、当归、桂心、童子小便。小肠（下唇焦），木通、赤茯苓、生地黄。脾（唇焦），芍药、木瓜、苦参。肉（食无味而呕，烦躁不安），芍药。胃（舌下痛），石膏、粳米、大黄、芒硝、葛根。肝（眼黑），前胡、川芎、当归。筋（甲焦），川芎、当归。胆（眼白失色），柴胡、栝蒌。三焦（乍寒乍

热），石膏、竹叶。肾（两耳焦），石膏、知母、生地黄、寒水石。脑（头眩闷热），羌活、地黄、防风。髓（髓沸骨中热），当归、地黄、天门冬。骨（齿黑腰痛足逆冷，疳虫食藏），鳖甲、当归、地骨皮、牡丹皮、生地黄。肉（肢细跌肿，藏府俱热），石膏、黄柏。胞（小便黄赤），生地黄、泽泻、茯苓、沉香、滑石。膀胱（左耳焦），泽泻、茯苓、滑石。凡此诸蒸，皆因热病后食肉油腻，行房饮酒犯之而成。久蒸不除，变成疳病即死矣。《珍珠囊》云：地为阴，骨为里，皮为表。地骨皮泻肾火；牡丹皮泻包络火，总治热在外无汗而骨蒸。知母泻肾火，治热在内有汗而骨蒸。四物汤加二皮，治妇人骨蒸。《玄珠》云：五行六气，水特五之一耳。一水既亏，岂能胜五火哉。虚劳等证蜂起矣。其体虚者，最易感于邪气，当先和解，微利微下之，从其缓而治之。次则调之。医者不知邪气加于身而未除，便行补剂，邪气得补，遂入经络，至死不悟，如此误者，何啻千万，良可悲哉。夫凉剂能养水清火，热剂能燥水补火，理易明也。劳为热证明矣，还可补乎？惟无邪无热无积之人，脉举按无力而弱者，方可补之。又必察其胃中及右肾二火亏而用之。心虚则动悸恍惚，忧烦少色，舌强，宜养荣汤、琥珀定神丸之类。以益其心血。脾虚面黄肌瘦，吐利清冷，腹胀肠鸣，四肢无力，饮食不进，宜快胃汤、进食丸之类，以调其饮食。肝虚目昏，筋脉拘挛，面青恐惧，如人将捕之状，宜牛膝益中汤、虎骨丹之类，以养助其筋脉。肺虚呼吸少气喘乏，咳嗽嗌干，宜枳实汤加人参、黄芪、阿胶、苏子，以调其气。肾虚腰背脊膝厥逆而痛，神昏耳鸣，小便频数，精漏，宜八味丸加五味、鹿茸，去附子，用山药等丸，以生其精。

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虚劳头痛复热，加枸杞、萎蕤；虚而欲吐，加人参；虚而不安，亦加人参；虚而多梦纷纭，加龙骨；虚而多热，加地黄、牡蛎、地肤子、甘草；虚而冷，加当归、川芎、干姜；虚而损，加钟乳、棘刺、苁蓉、巴戟天；虚而大热，加黄芩、天门冬；虚而多忘，加茯苓、远志；虚而口干，加麦门冬、知母；虚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仁；虚而多气兼微咳，加五味子、大枣；虚而惊悸不安，加龙齿、沙参、紫石英、小草；若冷则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热即用沙参、龙齿，不冷不热皆用之。虚而身强，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虚而多冷，加桂心、吴茱萸、附子、乌头；虚而劳，小便赤，加黄芩；虚而客热，加地骨皮、白水黄芪；虚而冷，加陇西黄芪；虚而痰复有气，加生姜、半夏、枳实；虚而小肠利，加桑螵蛸、龙骨、鸡胜胵。虚而小肠不利，加茯苓、泽泻；虚而损，溺白，加厚朴；髓竭不足，加地黄、当归；肺气不足，加天门冬、麦门冬、五味子；心气不足，加上党人参、茯苓、菖蒲；肝气不足，加天麻、川芎；脾气不足，加白术、白芍药、益智；肾气不足，加熟地黄、远志、牡丹皮；胆气不足，加细辛、酸枣仁、地榆；神昏不足，加朱砂、预知子、茯神。

《证治要诀》云：五劳皆因不量才力，勉强云为，忧思过度，嗜欲无节。或病失调将，积久成劳。其证头旋眼晕，身疼脚弱，心怯气短，自汗盗汗，或发寒热，或五心常热，或往来潮热，或骨蒸作热，夜多恶梦，昼少精神，耳内蝉鸣，口中无味，饮食减少，此皆劳伤之证也。五藏虽皆有劳，心肾为多。心主血，肾主精，精竭血燥则劳生焉。治劳之法，当以调心补肾为先，不当用峻烈之剂，惟当温养滋补，以久取效。天雄、附子之类投之，适足以发其虚阳。缘内无精血，不足当此猛剂。然不可因有热，纯用甜冷之药，以伤其胃气。独用热药者，犹釜中无水而进火也。过用冷药者，犹釜下无火而添水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宜十全大补汤或双和散，或养荣汤、七珍散、乐令建中汤，皆可选用。间进双补丸。诸发有杂病，如咳嗽吐血不得卧，盗汗，寒热潮热等，已见各门。审知因虚劳得之，并宜用前药未效，用十四味建中汤（无热，脉不数，乃可用）。或大建中汤。渴而不胜热药者，七珍散加木香、五味子各七分。热多黄芪鳖甲散、或人参散。独五心发热，将欲成劳者，茯苓补心汤。饮食减少，畏食而呕者；难独用前滞甜药，须斟酌用前快脾之剂，缩砂、陈皮却不可少，仍下鹿茸橘皮煎

丸。如不呕不畏食，用前十全大补汤、双和散等药，亦当少加快脾之剂以为之防。有患精血不足，明知当补肾，方欲一取之归芪等药，其人素减食，又恐不利于脾，方欲理脾，则不免用疏刷之药，又恐愈耗肾水，全一举而两得之功，莫若鹿茸橘皮煎丸为第一。故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又曰：补肾不如补脾，以脾上交于心，下交于肾故也。道家交媾心肾，以脾为黄婆者，即此意。若肾元大段虚损，病势困笃，则肾又不容少缓，不必拘于此说。要知于滋肾之中，佐以砂仁、澄茄之类，于壮脾之中，参以北五味、黄芪之属。此又临时审病用药之活法。《难经》曰：肾有两者，非皆肾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二也。男子藏精者，气海也；女子系胞者，血海也。所主者二，受病者一也。是故左肾为阴，合主地道生育之化，故曰元气之舍也。若夫肾之藏精者，是受五藏六府之精，输纳入精房、血海而藏之。然精有阴有阳，阴阳平则两肾和而不偏，不平则偏，阴阳俱不足，则两肾俱虚。故东垣治两虚者，以仲景八味丸补之。偏于左肾之阴精不足，则以地黄丸主之，以三才封髓丹主之。右肾之阳火不足，则以八味丸、天真丸之类主之。此用方之凡例也。丹溪论劳瘵主乎阴虚者，盖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阴虚则热在午后子前，寤属阳，寐属阴，阴虚则汗从寐时盗出也。升属阳，降属阴，阴虚则气不降，气不降则痰涎上逆而连绵吐出不绝也。脉浮属阳，沉属阴，阴虚则浮之洪大；沉之空虚也。此皆阴虚之证，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主之。然世医遵用治疾，乃百无一效者何哉？盖阴既虚矣，火必上炎，而川芎、当归皆味辛气大温，非滋虚降火之药。又川芎上窜，尤非虚炎短乏者所宜。地黄泥膈，非胃弱食少痰多者所宜。黄柏、知母苦辛大寒，虽曰滋阴，其实燥而损血；虽曰降火，其实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用药如此，乌能奏功也。予每用薏苡仁、百合、天门冬、麦门冬、桑根白皮、地骨皮、牡丹皮、枇杷叶、五味子、酸枣仁之属，佐以生地汁、藕汁、乳汁、童子小便等。如咳嗽则多用桑皮、枇杷叶。有痰则增贝母。有血则多用薏苡仁、百合，增阿胶。热盛则多用地骨皮。食少则用薏苡仁至七八钱。而麦门冬常为之主，以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无不应手而效。盖诸药皆禀燥降收之气，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是也。以施于阴虚火动之症，犹当溽暑伊郁之时，而商飚飒然倏动，则炎歊如失矣。与治暑热用白虎汤同意。然彼是外感，外感为有余，故用寒沉藏之药。而后能辅其偏。此是内伤，内伤为不足，但用燥降收之剂，而已得其平矣。此用药之权衡也。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粘腻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滋湿之物濡之，不能润也。宜用人参、黄芪、地黄、天麦门冬、枸杞子、五味子之属，各煎膏。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及生地汁、白莲藕汁、人乳汁、薄荷汁，隔汤炼过，酌定多少，并鹿角胶、霞天膏，合和成剂。每用数匙，汤化服之。如欲行瘀血，加入醋制大黄末子、玄明粉、桃仁泥、韭汁之属。欲止血，加入京墨之属。欲行痰，加入竹沥之属。欲降火，加入童便之属。凡虚劳之症，大抵心下引胁俱疼，盖滞血不消，新血无以养之也。尤宜用膏子，加韭汁、桃仁泥。呼吸少气，懒言语，无力动作，目无精光，面色白㿠白，皆兼气虚，用麦门冬、人参各三钱，橘红、桔梗、炙甘草各半两，五味子二十一粒。为极细末，水浸油饼为丸，如鸡头子大。每服一丸，细嚼津唾咽下。名补气丸。气虚则生脉散，不言白术。血虚则三才丸，不言四物。大略前言薏苡仁之属治肺虚，后言参芪地黄膏子之类治肾虚。盖肝心属阳，肺肾属阴，阴虚则肺肾虚矣。故补肺肾即是补阴，非四物、黄柏、知母之谓也。劳瘵兼痰积，其证腹胁常热，头面手足则于寅卯时分乍有凉时者是也。宜以霞天膏入竹沥、加少姜汁，调玄明粉行之。若顽痰在膈上胶固难治者，必以吐法吐之。或沉香滚痰丸、透膈丹之类下之，甚则用倒仓法。若肝有积痰污血结热而劳瘵者，其太冲脉必与冲阳脉不相应，宜以补阴药吞当归龙荟丸。古方柴胡饮子、防风当归饮子、麦煎散皆用大黄，

盖能折炎上之势而引之下行，莫速乎此。然惟大便实者乃可。若溏泄则虽地黄之属亦不宜，况大黄乎？透肌解热，柴胡、干葛为要剂，故治骨蒸方中多用之。如秦艽鳖甲散、人参地骨皮散、人参柴胡散，皆退热之剂，然非常用多服之药也。《衍义》云：柴胡，《本经》并无一字治劳，今治劳方中鲜有不用者，凡此误世甚多。尝原病劳有一种真藏虚损，复受邪热者，如《经验方》治劳热，青蒿煎丸用柴胡，正合宜耳。服之无不效。热去即须急已。若无邪热，不死何待。又大忌芩、连、柏，骤用纯苦寒药，反泻其阳。但当用琼玉膏之类，大助阳气，使其复还寅卯之位，微加泻阴火之药是也。有重阴覆其阳，火不得伸，或洒洒恶寒，或志意不乐，或脉弦数，四肢五心烦热者，火郁汤、柴胡升麻汤。病去即已，不可过剂。服寒凉药，证虽大减，脉反加数者，阳郁也。宜升宜补，大忌寒凉。犯之必死。男子肌瘦，气弱咳嗽，渐成劳瘵，用猪肚丸，服之即肥。有面色如故，肌体自充，外看如无病，内实虚损，俗呼为桃花蛀。当看有何证候，于前项诸药审而用之。

上所列五劳六极二十三蒸诸治法，亦略备矣。然当以脾肾二藏为要，何以言之？肾乃系元气者也；脾乃养形体者也。经曰：形不足温之以气者也。谓真气有少火之温，以生育形体。然此火不可使之热，热则壮，壮则反耗真气也。候其火之壮少，皆在两肾间。经又曰：精不足补之以味。五味入胃，各从所喜之藏而归之，以生津液，输纳于肾者。若五味一有过节，反成其藏有余，胜克之祸起矣。候其五味之寒热，初在脾胃，次在其所归之藏，即当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谨守精气，调其阴阳，使神内藏。夫如是，则天枢开发，而胃和脉生。故荣卫以周于内外，无不被滋养而病愈矣。劳疾久而嗽血，咽疼无声，此为自下传上；若不嗽不疼，久而溺浊脱精，此为自上传下，皆死证也。骨蒸之极，声嗄咽痛，面黧脉躁，汗出如珠，喘乏气促，出而无入，毛焦唇反，皆死证也。又骨肉相失，声散呕血，阳事不禁，昼凉夜热者死。

附水丘先生紫庭治瘵秘方，人有传尸、殗瘖、伏连、五劳、七伤、二十六蒸，其候各异，其源不同。世医不明根本，妄投药石，可胜叹哉。予休心云水，远绝人事，遂以所传枢要精微，以示世医，使之明晓。夫传尸劳者，男子自肾传心，心而肺，肺而肝，肝而脾；女子自心传肺，肺而肝，肝而脾，脾而肾，五藏复传六府而死矣。或连及亲族，至于灭门。其源皆由房室、饮食过度，冷热不时，忧思悲伤，有欲不遂，惊悸喜惧。或大病后行房，或临尸哭泣，尸气所感。邪气一生，流传五藏，蠹食伤心，虽有诸候，其实不离乎心阳肾阴也。若明阴阳用药，可以返魂夺命，起死回生。人知劳之名，未知其理。人生以血为荣，气为卫。二者运转而无壅滞，劳何由生。故劳者倦也，血气倦则不运，凝滞疏漏，邪气相乘。心受之为盗汗虚汗，忧悲恐惧，恍惚不安；肾受之为骨蒸，为鬼交，阳虚好色愈甚。肝受之为瘰疬，胁满痞聚，拳挛拘急，风气乘之为疼痛。脾受之为多思虑慕，清凉不食，多食无味；肺受之为气喘痰涎，睡卧不安，毛发焦枯。至于六府，亦各有证。今人多用凉药则损胃气，虽卢扁亦难矣。予之所论，但在开关把胃，何则？劳病者，血气不运，遂致干枯，此关脉闭也。故先用开关药通其血脉。既开关则须起胃。盖五藏皆有胃气，邪气附之则五藏衰弱，若不把胃，则他药何由而行，故开关把胃，乃治劳妙法也。然必须明阴阳，且如起胃，阳病药不可过暖，阴病药不可过凉。今人言丁香、厚朴、肉桂、苁蓉可补五藏，不知用之则喘息闭嗽，如火益热。或以治鬼为先务，要当法药相济，道力资扶，然后鬼尸可逐也。此论上合黄帝、岐、扁，下明藏府阴阳。非患人有福，亦不遭逢，宝之。

总论病证，如夜梦鬼交，遗精自泄。梦魂不安，常见先亡，恐怖鬼神。思量饮食，食至不进。目睛失白，骨节疼痛。五心烦热，头发作滞。面脸时红，如傅胭脂。唇红异常，肌肤不润，言语气短。大便秘涩，或时溏利。小便黄赤，或时白浊。项生瘰疬，腹中气块。鼻口生疮，口舌干燥，咽喉不利，仰卧不得。或时气喘，涕唾稠粘，上气

愤满，痰吐恶心，腹胁妨闷。阴中冷痛，阴痒生疮，多湿转筋拘急。或忿怒悲啼，舌直苦痛，目睛时疼，盗汗，抬肩喘息，阳道虚刚。如手足心烦疼，口干舌疮，小便黄赤，大便难，及热多咽喉痛，涎唾黄粘，及兼前项一二证，即是阳病。当用阳病开关散，为泻阳而补阴。如大便溏利，小便白浊，饮食不化，胃逆口恶。虽有热，痰唾白色及小便多，仍兼前项数症，即是阴病。当用阴病开关药。凡劳病虚极，亦多令人烦躁，大小便不利，宜兼诸脉证审之。阴阳二症，皆用起胃散。又歌诀云：水丘道人年一百，炼得龙精并虎魄。流传此法在人间，聊向三天助阴德。扶危起死莫蹉跎，此药于人有效多。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与安和。脾经虚冷易生寒，最是难将热药攻。闭却大便并上气，为多厚朴与苁蓉。此法精关两道方，病人入口便知良。但须仔细看形候，莫向阴中错用阳。涕唾稠粘小便赤，干枯四体无筋力。乌龙膏子二十圆，便似焦枯得甘滴。遗精梦泄腹膨高，咳嗽阴疼为患劳。此病是阴须识认，便当急下玉龙膏。嗽里痰涎仰卧难，阴阳交并候多端。却须兼服诃黎散，治取根源病自安。

七宝丸　泻骨蒸传尸邪气。阳病可服。

黄连四两

为细末，用猪肚一个洗净，入药末，线缝之，用童便五升，文火煮令烂干为度，以肚细切同药烂研，置风中吹干，丸如桐子大，朱砂、麝香作衣。空心麦门冬水下；或用阳病开关散咽下。无朱砂亦可。

阳病开关散

北柴胡　去芦桔梗（炒）　秦艽　麦门冬（去心）各半两　芍药　木香　泽泻各一两　木通半两　甘草一钱（炙）　当归　桑白皮（蜜炙）　地骨皮各一两

㕮咀。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煎六分，空心服。小便多即病去也。

阴病开关散

当归　赤芍药　肉桂　白芷　甘草（炙）各半两　木香二钱　制枳壳三钱　天南星一钱（去皮，姜汁浸一宿，焙）

㕮咀。每服三钱，姜三片，煎七分，入无灰酒三分盏，童便三分盏，又煎七分，温服。先服此起胃散一二日后，不问退否，兼玉龙膏服之。

起胃散　阴阳二候皆用

黄芪（炙）二两　白术（炒）一两　白芷半两　人参半两　山药一两

㕮咀。每服三钱，加木瓜煎；或加沉香、茯苓、甘草各半两乌龙膏

乌梅（去核）　柴胡　紫苑　生干地黄　木香各一两　秦艽（实好者）　贝母（面炒去心）　防风各三钱　杏仁五两（面炒为末）　皂角六十片（二十片去黑皮醋炙为末，二十片烧灰存性，二十片汤浸去黑皮）

用精猪肉剁烂如泥，同皂角一处，入水五升细揉汁，入童便三升，无灰酒一升，并熬如膏，和前药末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麦门冬汤下，甚者二十日效。

玉龙膏

青蒿子　柴胡　白槟榔各二两　制鳖甲　白术　赤茯苓　木香　牡蛎各半两　地骨皮半两　人参一两　生干地黄一两　当归三钱　朱砂一钱　豆豉心二合　虎头骨（斫开，酒炙黄赤色）一两　肉苁蓉（酒浸一宿，炙）一两

鳖甲汤煮去皮裙，酒浸炙黄赤，皆为末。又加乌梅肉、枳壳。上前件末成，却以杏仁五升，壮者，以童便浸，春夏七日，秋冬十日，和瓶日中晒，每日一换新者，日数足，以清水淘去皮尖焙干，别以童便一升，于银石器内，以文火煎至随手烂，倾入砂盆，用柳木槌研烂为膏，细布滤过，入酥一两，薄荷自然汁二合搅匀，和药用槌捣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汤下十五丸，加至三十丸。如觉热减丸数服，热少还添。加减经月日，诸证皆退，进食安卧，面有血色，乃药行也。当勤服无怠。忌芜菜、白

粥、冷水、生血、雀、鸽等物。

诃黎散　治劳嗽上气。

赤茯苓二两　诃黎勒皮二两　木香半两　槟榔一两　当归一两（炒）　大黄一两（炒）　吴茱萸（汤泡七次）半两

㕮咀。每服三钱，生姜三片，水一盏，煎六分，温服。

传尸劳

《本事方》云：葛稚川言，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按：诸鬼邪为害，其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约使人淋漓沉沉，默默的不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传于傍人，乃至灭门。觉知是候者，急治獭肝一具，阴干取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效，未知再服，此方神良。《紫庭方》云：传尸、伏尸皆有虫，须用乳香熏病人之手，乃仰手掌，以帛覆其上，熏良久，手背上出毛长寸许，白而黄者可治，红者稍难，青黑者即死。若熏之良久无毛者，即非此症，属寻常虚劳症也。又法，烧安息香令烟出，病人吸之嗽不止，乃传尸也。不嗽，非传尸也。《直指方》云：瘵虫食人骨髓，血枯精竭，不救者多。人能平时爱护元气，保养精血、瘵不可得而传。惟夫纵欲多淫，精血内耗，邪气外乘。是不特男子有伤，妇人亦不免矣。然而气虚腹馁，最不可入劳瘵之门，吊丧问丧，衣服器用中，皆能乘虚而染触。间有妇人入其房，睹其人，病者思之，劳气随入，染患日久，莫不化而为虫。治疗之法，大抵以保养精血为上，去虫次之。安息、苏合、阿魏、麝、犀、丹砂、雄黄，固皆驱伐恶气之药，亦须以天灵盖行乎其间。盖尸疰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淹缠，得枯骸枕骨治之，鬼气飞越，不复附人，于是乎瘥。外此则虎牙骨、鲤鱼头，皆食人之类也。其亦枕骨之亚乎。要之，发用以前，当以川芎、当归先立乎根本之地。先用芎归血余散，吞北斗符；次用鳖甲生犀散取虫。苏游论曰：传尸之候，先从肾起，初受之两胫酸疼，腰背拘急，行立脚弱，饮食减少，两耳飐飐，真似风声，夜卧遗泄，阴汗痿弱。肾既受讫，次传于心。心初受气，夜卧心惊，或多恐悸，心悬悬，气吸吸欲尽，梦见先亡，有时盗汗，饮食无味，口内生疮，心气烦热，惟欲眠卧，朝轻夕重。两颊口唇，悉皆纹赤，如傅胭脂，有时手足五心烦热。心受已，次传于肺，肺初受气，咳嗽上气，喘卧益甚，鼻口干燥，不闻香臭，如或忽闻，惟觉朽腐气。有时恶心欲吐，肌肤枯燥，时或疼痛，或似虫行，干皮细起，状如麸片。肺既受已，次传于肝。肝初受气，两目胱胱，面无血色，常欲颦眉。视不能远，目常干涩，又时赤痛，或复睛黄，常欲合眼，及时睡卧不着。肝既受已，次传于脾。脾初受气，两胁虚胀，食不消化，又时泻利，水谷生虫，有时肚痛腹胀雷鸣，唇口焦干，或生疮肿，毛发干耸，无有光润，或时上气，撑肩喘息，利赤黑汁，见此证者，乃不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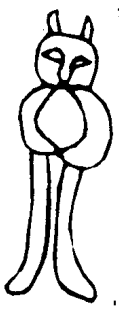
夫骨蒸、殗殜、伏连、尸疰、劳疰、虫疰、毒疰、热疰、冷疰、食疰、鬼疰，善皆曰传尸。以疰者注也。病自上注也。其变有二十二种，或三十六种，或九十九种。大略令人寒热盗汗，梦与鬼交，遗精白浊，发干而耸。或腹内有块，或脑后两边有小结，复连数个，或聚或散，沉沉默默，咳嗽痰涎，或咯脓血如肺痿肺痈状。或腹下利，羸瘦困乏，不自胜持。积月累年，以至于死。死复传注亲属，乃至灭门者是也。更有蜚尸、遁尸、寒尸、丧尸、与尸疰，谓之五尸，及大小附著等证，乃挟诸鬼邪而害人。其证多端，传变推迁，难以推测。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一得。所谓狸骨、獭肝、天灵盖、铜锁鼻，徒有其说，未尝取效。惟膏肓俞、四花穴，若及早灸之，可否几半，晚亦不济矣。

上清紫庭追劳方云：三尸九虫之为害，治者不可不知其详。九虫之内，三虫不传，蜎、蛔、寸白也。其六虫者，或脏种毒而生，或亲属习染而传。疾之初觉，精神恍惚，

气候不调，切在戒忌酒色，调节饮食。如或不然，五心烦热，寝汗忪悸，如此十日，顿成羸瘦，面黄光润，此其证也。大抵六虫，一旬之中，遍行四穴，周而复始。病经遇木气而生，立春一日后方食起，三日一食，五日一退，方其作苦，百节皆痛，虫之食也。退即还穴醉睡，一醉五日，其病乍静。候其退醉之时，乃可投符用药。不然，虫熟于符药之后，不能治也。一虫在身中，占十二穴，六虫共占七十二穴。一月之中，上十日虫头向上，从心至头游四穴。中十日虫头向内，从心至脐游四穴。下十日虫头向下，从脐至足游四穴。阳日长雄，阴日长雌。其食先藏府脂膏，故其色白。五藏六府一经食损，即皮聚毛脱。妇人即月信不行，血脉皆损，不能荣五藏六府也。七十日后食人血肉尽，故其虫黄赤。损于肌肉，故变瘦劣。饮食不为肌肤，筋缓不能收持。一百二十日外，血肉食尽，故其虫紫。即食精髓，传于肾中食精，故其虫色黑。食髓即骨痿不能起于床。诸虫久即生毛。毛色杂花，钟孕五藏五行之气，传之三人即自能飞，其状如禽，亦多品类。传入肾经，不可救治。利药下虫后，其虫色白，可三十日服药补；其虫黄赤，可六十日服药补；其虫紫黑，此病已极，可百二十日服药补。又云：虫头赤者，食患人肉，可治。头口白者，食患人髓，其病难治，只宜断后。故经曰：六十日者，十得七八。八十日内治者，十得三四，过此以往，未知生全，但可为子孙除害耳。

第一代为初劳病，谓初受其疾，不测病源，酒食加餐，渐觉羸瘦，治疗蹉跎，乃成重病，医人不详其故，误药多死。

此虫形如婴儿，背上毛长三寸，在人身中。



此虫形如鬼状，变动在人藏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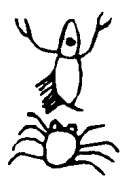
此虫形如虾蟆，变动在人藏府中。

已上诸虫，在人身中萦著之后或大或小。令人梦寐颠倒，魂魄飞扬，精神离散，饮食不减，形容渐羸，四肢酸疼，百节劳倦，憎寒壮热，背膊拘急，头脑疼痛，口苦舌干，面无颜色，鼻流清涕，虚汗常多，行步艰辛，眼睛多痛。其虫遇丙丁日食起，醉归心俞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候虫大醉，方可医灸，取出虫后，用药补心（此用守灵散）。

第二代为觉劳病。谓传受此病，已觉病者患人，乃自知夜梦不祥，与亡人为伴侣，醒后全无情思，昏沉似醉，神识不安，所食味辄成患害。或气痰发动，风毒所加。四体不和，心胸满闷，日渐羸瘦，骨节干枯，或呕酸水，或是醋心，唇焦口苦，鼻塞胸痛，背膊痠疼，虚汗常出，腰膝刺痛。如此疾状，早须医治，过时难疗，致伤性命。

此虫形如乱丝，长三寸许，在人藏府中。

此虫形如蜈蚣，或似守宫，在人藏府中。



此虫形如虾蟹，在人藏府中。

已上诸虫，在人身中，令人气喘，唇口多干，咳嗽憎寒，心烦壅满，毛发焦落，气

胀吞酸，津液渐衰，次多虚渴，鼻流清水，四肢将虚，脸赤面黄，皮肤枯瘦，腰膝无力，背脊痠疼，吐血唾脓，语言不利，鼻塞头痛，胸膈多痰。重者心闷吐血，僵仆在地，不能自知。其虫遇庚辛日食起，醉归肺俞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俟虫大醉，方可治医，取出其虫，补肺则差（虚成散）[6]。

第三代为传尸劳病，谓传受病人自寻得知之，日渐消瘦，顿改容颜，日日悒惶，夜夜忧死，不遇良医，就死伊迩。

此虫形如蚊蛇，俱游人藏府中。

此虫形如蜣螂，大如碎血片，在人藏中。

此虫形如刺蝟，在人腹中。

已上诸虫，在人身中，令人三焦多昏，日常思睡，呕吐苦汗或吐清水；或甜或苦，粘涎常壅，腹胀虚鸣。卧后多惊，口鼻生疮，唇黑面青，日渐消瘦，精神恍惚，魂魄飞扬，饮食不消，气咽声干，目多昏泪。其虫遇庚寅日食起，醉归厥阴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俟虫大醉，方可治取。虫出之后，补气即差。

第四代

此虫形如乱丝，在人腹藏中。

此虫形如猪肺，在人腹内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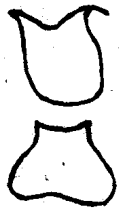
此虫形如蛇虺，在人五藏之中。

已上诸虫，在人身中，令人藏府虚鸣，呕逆伤中，痃癖气块，憎寒壮热，肚大筋生，腰背疼痛，或虚或瘦，泻利无时，行履困重，四肢憔悴，上气喘急，口苦舌干，饮食及水过多，要吃酸咸之物。其虫遇戊己日食起，醉归脾俞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俟虫大醉，方可治取，虫出之后，补脾为瘥（魂停散）[7]。

第五代

此虫形如鼠，似小瓶，浑无表里背面。

此虫形如有头无足，有足无头。



此虫变动，形如血片，在于阳宫。

已上诸虫，入肝经而归肾，得血而变更也。令人多怒气逆，筋骨拳挛，四肢解散，唇黑面青，憎寒壮热，腰背疼痛，起坐无力，头如斧斫，眼睛时痛，翳膜多泪，背膊刺痛，力乏虚羸，手足干枯，卧着床枕，不能起止。有似风中，肢体顽麻，腹内多痛，眼见黑花，忽然倒地，不省人事，梦寐不祥。觉来遍体虚汗。或有面色红润如平时者，

或有通灵而言未来事者。其虫遇癸未日食起，醉归肝俞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俟虫大醉，方可医救，取虫出后，补肝乃瘥（金明散）[8]。

第六代（此代虫有翅足全者，千里传疰，所谓飞尸，不以常法治也）。

此虫形如马尾，有两条，一雌一雄。

此虫形如龟鳖，在人五藏中。

此虫形如烂面，或长或短，或如飞禽。

已上诸虫，在人身中，居于肾藏，透连脊骨，令人思食，百味要吃。身体危羸，腰膝无力，髓寒骨热，四体干枯，眼见火生，或多黑暗，耳内虚鸣，阴汗燥痒，冷汗如油，梦多鬼交，小便黄赤，醒后昏沉，脐下结硬，或奔心腹，看物如艳，心腹闷乱，骨节疼痛，食物进退，有时喘嗽。其虫遇丑亥日食起，醉归肾俞穴中，四穴轮转，周而复始。俟虫大醉可医治。取虫后，补肾填精瘥（育婴散）。

寒热门[9]

发热

凡病鲜有不发热者。而内伤外感，其大关键也，已各立门，详其治法。此又立发热门者，重在内伤，示人治热之都例也。《明医杂著》云：世间发热症类伤寒者数种，治各不同。张仲景论伤寒、伤风，此外感也。因风寒之邪感于外，自表入里，故宜发表以解散之。此麻黄、桂枝之义也。以其感于冬春之时，寒冷之月，即时发病，故谓之伤寒。而药用辛热以胜寒。若时非寒冷，则药当有变矣。如春温之月，则当变以辛凉之药；如夏暑之月，则当变以甘苦寒之药。故云，伤寒不即病，至春变温，至夏变热，而其治法必因时而有异也。又有一种冬温之病，谓之非其时而有其气。盖冬寒时也，而反病温焉，此天时不正，阳气反泄，用药不可温热。又有一种时行寒疫，却在温暖之时。时行温暖，而寒反为病。此亦天时不正，阴气反逆，用药不可寒凉。又有一种天行温疫热病，多发于春夏之间，沿门阖境相同者，此天地之厉气。当随令参气运而施治，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已上诸症，皆外感天地之邪者。

若夫饮食劳倦，为内伤元气。此则真阳下陷，内生虚热。故东垣发补中益气之论，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大补其气，而提其下陷，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也。又若劳心好色，内伤真阴，阴血既伤，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是谓阴虚火旺劳瘵之症。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不足之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益气补阴，皆内伤症也。一则因阳气之下陷。而补其气以升提之；一则因阳火之上升，而滋其阴以降下之。一升一降。迥然不同矣。又有夏月伤暑之病，虽属外感，却类内伤，与伤寒大异。盖寒伤形，寒邪客表，有余之症，故宜汗之。暑伤气，元气为热所伤而耗散，不足之症，故宜补之。东垣所谓清暑益气者是也。又有因时暑热，而过食冷物以伤其内，或过取凉风以伤其外，此则非暑伤人，乃因暑而自致之之病。治宜辛热解表，或辛温理中之药，却与伤寒治法相类者也。凡此数症，外形相似，而实有不同。治法多端，不可或谬，故必审其果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果为温病及瘟疫也，则用河间法。果为气虚也，则用东垣法。果为阴虚也，则用丹溪法。如是则庶无差误以害人矣。今人但见发热之症，一皆认作伤寒外感，率

用汗药以发其表。汗后不解，又用表药以凉其肌，设是虚证，岂不死哉。间有颇知发热属虚，而用补药，则又不知气血之分。或气病而补血，或血病而补气，误人多矣。故外感之与内伤，寒病之与热病，气虚之与血虚，如冰炭相反。治之若差，则轻病必重，重病必死矣。可不畏哉。

内外伤辨，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感，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外感则寒热齐作而无间，内伤则寒热间作而不齐。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能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而必解。外感恶风，乃不禁一切风寒；内伤恶风，唯恶夫些少贼风。外感证显在鼻，故鼻气不利而壅盛有力；内伤证显在口，故口不知味而腹中不和。外感则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先轻而后重；内伤则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先重而后轻。外感头痛，常常而痛；内伤头痛，时止时作。外感手背热，手心不热；内伤手心热，手背不热。东垣辨法，大要如此。有内伤而无外感，有外感而无内伤，以此辨之，则判然矣。

若夫内伤外感兼病而相合者，则其脉证并见而难辨，尤宜细心求之。若显内证多者，则是内伤重而外感轻，宜以补养为先。若是外证多者，则是外感重而内伤轻，宜以发散为急。此又东垣未言之意也。东垣云：五藏有邪，各有身热，其状各异，以手扪摸有三法：以轻手扪之则热，重按之则不热，是热在皮毛血脉也；重按至筋骨之分则热，蒸手极甚，轻摸之则不热，是热在筋骨间也；轻手扪之则不热，重手加力按之亦不热，不轻不重按之而热，是热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脉之下，乃热在肌肉也。此谓三法，以三黄丸通治之。细分之则五藏各异矣。肺热者，轻手乃得，微按全无，瞥瞥然见于皮毛上，为肺主皮毛故也。日西尤甚，乃皮毛之热也。其证必见喘咳，洒淅寒热。轻者泻白散，重者凉膈散、白虎汤之类治之，及地黄地骨皮散（海藏云：皮肤如火燎，而以手重取之不甚热，肺热也。目白睛赤，烦躁引饮，单与黄芩一物汤。丹溪青金丸、黄芩末粥丸，亦名与点丸，伐脾肺火，此二方泻肺中血分之火。泻白散泻肺中气分之火）。心热者，心主血脉，微按至皮肤之下，肌肉之上，轻手乃得。微按至皮毛之下则热，少加力按之则全不热，是热在血脉也。日中大甚，乃心之热也。其证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哕，以黄连泻心汤、导赤散、朱砂丸、安神丸、清凉散之类治之（《千金》地黄丸、门冬丸、清心丸、火府丹。导赤散泻丙，泻心汤泻丁，火府丹丙丁俱泻）。脾热者，轻手扪之不热，重按至筋骨又不热，不轻不重，在轻手重手之间，此热在肌肉，遇夜尤甚。其证必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无气以动。以泻黄散、调胃承气汤，治实热用之；人参黄芪散、补中益气汤，治中虚有热者用之。肝热者，按之肌肉之下，至骨之上，乃肝之热。寅卯间尤甚，其脉弦。其证四肢满闷，便难，转筋，多怒多惊，四肢困热，筋痿不能起于床。泻青丸、柴胡饮之类治之。两手脉弦者，或寅申发者，皆肝热也，俱宜用之（当归龙荟丸、回金丸，佐金丸）。肾热者，轻按之不热，重按之至骨，其热蒸手，如火如炙，其人骨酥酥然，如虫蚀其骨，困热不任，亦不能起于床（滋肾丸、六味地黄丸主之）。以脉言之，则轻按之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洪大而数者，肺热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洪大而数者，心热也。如九菽之重，与肌相得，洪大而数者，脾热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相得，洪大而数者，肝热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洪大而数者，肾热也。有表而热者，谓之表热。无表而热者，谓之里热。

故苦者以治五藏，五藏属阴而居于内。辛者以治六府，六府属阳而在于外。故曰内者下之，外者发之。又宜养血益阴，身热自除。以脉言之，浮数为外热，沉数为内热。浮大有力为外热，沉大有力为内热。昼则发热，夜则安静，是阳气自旺于阳分也。昼则安静，夜则发热烦躁，是阳气下陷入阴中也。名曰热入血室。昼则发热烦躁，夜亦发热烦躁，是重阳无阴，当亟泻其阳，峻补其阴。昼热则行阳二十五度，柴胡饮子。夜热则行阴二十五度，四顺饮子。平旦发热，热在行阳之分，肺气主之，故用白虎汤

以泻气中之火。日晡潮热，热在行阴之分，肾气主之，故用地骨皮散以泻血中之火。白虎汤治脉洪，故抑之，使秋气得以下降也。地骨皮散治脉弦，故举之。使春气得以上升也。气分热，柴胡饮子、白虎汤。血分热，清凉饮子、桃仁承气汤（牵牛，味辛烈，能泻气中之湿热，不能除血中之湿热。防己，味苦寒，能泻血中之湿热，又能通血中之滞塞）。骨肉筋血皮毛阴足，而热反胜之，是为实热。骨痿、肉燥、筋缓、血枯、皮聚毛落，阴不足而有热疾，是为虚热。能食而热，口舌干燥，大便难者，实热也。以辛苦大寒之剂下之，泻热补阴。经云：阳盛阴虚，下之则愈。脉洪盛有力者是已。不能食而热，自汗气短者，虚热也。以甘寒之剂泻热补气。经云：治热以寒，温而行之。脉虚弱无力者是已。《金匮》云：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热在中焦者，为坚。热在下焦者，为尿血，亦令淋秘不通。《灵枢》云：肘前热者，腰以上热。手前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肘后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掌中热者，腹中亦热。又云：胃足阳明之脉盛，则身以前皆热。又云：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已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已下皮热。盖胃居脐上，故胃热则脐已上热。肠居脐下，故肠热则脐已下热。如肝胆居胁，肝胆热则当胁亦热。肺居胸背，肺热则当胸背亦热。肾居腰，肾热则当腰亦热。可类推也。上焦热，身热脉洪，无汗多渴者，宜桔梗汤。易老法，凉膈散减大黄、芒硝，加桔梗同为舟楫之剂，浮而上之。治胸膈中与六经热。以手足少阳之气，俱下膈络胸中，三焦之气同相火游于身之表，膈与六经乃至高之分，此药浮载亦至高之剂。故施于无形之中，随高而走，去胸膈中及六经之热也。

三焦热用药大例：上焦热，栀子、黄芩。中焦热，小便不利，黄连、芍药。下焦热，黄柏、大黄。上焦热，清神散、连翘防风汤、凉膈散、龙脑饮子、龙脑鸡苏丸、犀角地黄汤。中焦热，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洗心散、四顺清凉饮、桃仁承气汤、泻脾散、贯众散。下焦热，大承气汤、五苓散、立效散、八正散、石韦散，四物汤、三才封髓丹、滋肾丸。通治三焦甚热之气，三黄丸、黄连解毒汤。暴热者，病在心肺。积热者，病在肾肝。暴热者，宜《局方》雄黄解毒丸。积热者，宜《局方》妙香丸。暴者上喘也，病在心肺，谓之高喘，宜木香金铃子散。上焦热而烦者，宜牛黄散。

有病久憔悴，发热盗汗，谓之五藏齐损，此热劳骨蒸之病也。瘦弱虚损，烦喘，肠澼下血，皆蒸劳也。治法宜养血益阴，热自能退，此谓不治而治也。钱氏地黄丸主之。黄连解毒汤，治大热甚烦躁，错语不得眠。加防风、连翘为金花丸，治风热。加柴胡治小儿潮热。与四物相合各半，治妇人潮热。阴覆乎阳，火不得伸，宜汗。经曰：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脉弦而数，此阴气也。宜风药升阳，以发火郁，则脉数峻退矣。凡治此病脉数者，当用黄柏，少加黄连、柴胡、苍术、黄芪、甘草，更加升麻。得汗则脉必下，乃火郁则发之意也。男妇四肢发热，肌肉热，筋痹热，骨髓中热，如火燎火烧，扪之令人亦热。四肢主属脾，脾者土也。热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虚而得。又因胃虚过食冷物，冰水无度，郁遏阳气于脾土中。经曰：火郁则发之，柴胡升阳汤。五心烦热，是火郁于地中。四肢、土也，心火下陷在脾土之中，故宜升发火郁，以火郁汤主之。手足心热，用栀子、香附、苍术、白芷、半夏、川芎末之，神曲糊丸。两手太热为骨厥，如在火中，可灸涌泉穴三壮立愈。《素问》帝曰：人有四肢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肢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仲景有三物黄芩汤，治妇人四肢烦热。小儿痘后余热不退，痂不收敛，大便不行，是谓血燥，则当以阴药治之，因而补之。用清凉饮子通大便而泻其热。洁古云：凉风至而草木实，夫清凉饮子，乃秋风彻热之剂也。伤寒表邪入于里，日晡潮热，大渴引饮，谵语狂躁，不大便，是胃实，乃可攻之。夫胃气为热所伤，以

承气汤泻其上实，元气乃得周流，承气之名，于此具矣。今世人以苦泄火，故备陈之。除热泻火，非甘寒不可。以苦寒泻火，非徒无益，而反害之。故有大热脉洪大，服苦寒剂而热不退者，加石膏。如症退而脉数不退，洪大而病有加者，宜减苦寒加石膏。如大便软或泄者，加桔梗，食后服。此药误用，则其害非细，用者旋旋加之。如食少者，不可用石膏，石膏善能去脉数，如病退而脉数不退者，不治。肌热燥热，目赤面红，烦渴引饮，日夜不息，脉浮大而虚，重按全无，为血虚发热，症似白虎。唯脉不长实为辨也。误服白虎必危，宜当归二钱，黄芪一两，水煎服。有肾虚火不归经，游行于外而发热者，烦渴引饮，面目俱赤，遍舌生刺，两唇黑裂，喉间如烟火上冲，两足心如烙，痰涎壅盛，喘急，脉洪大而数无伦次，按之微弱者是也。宜十全大补汤，吞八味丸。或问燥热如此，复投桂、附，不为以火济火乎？曰：心包络相火附于右尺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因嗜欲竭之，而火无所附，故厥而上炎。桂、附与火同气也，而其味辛，能开腠理，致津液通气道，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火必下降矣。且火从肾出者，是水中之火也。火可以水折，而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则炽，得火则熄。则桂、附者，固治相火之正药欤。杨仁斋云：凡壮热烦躁，用柴胡、黄芩、大黄解利之。其热乍轻而不退，盖用黄芩、川芎、甘草、乌梅作剂。或用黄连、生地黄、赤茯苓同煎，临熟入灯心一捻主之，其效亦速。盖川芎、生地黄皆能调血，心血一调，其热自退。

其人脉涩，必有漱水之症，必有呕恶痰涎之证，必有两脚厥冷之证，亦必有小腹结急之证。或唾红，或鼻衄，此皆滞血作热之明验也。用药不止于柴胡、黄芩，当以川芎、白芷、桃仁、五灵脂、甘草佐之。大便秘结者，于中更加大黄、浓蜜，使滞血一通，黑物流利，则热不复作。东垣云：发热昼少而夜多，太阳经中尤甚。昼病则在气，夜病则在血。是足太阳膀胱血中浮热，微有气也。既病人大小便如常，知邪气不在藏府，是无里证也。外无恶寒，知邪气不在表也。有时而发，有时而止，知邪气不在表，不在里，在经络也。夜发多而昼发少，是邪气下陷之深也。此杂证当从热入血室而论，泻血汤主之。丹溪治阴虚发热者，于血药四物汤亦分阴阳。血之动者为阳，芎、归主之；血之静者为阴，生地黄、芍药主之。若血之阴不足，虽芎、归辛温，亦在所不用。若血之阳不足，虽姜、桂辛热，而亦用之。与泻火之法，有正治，有从治，皆在临机应变。饮酒发热者，缘酒性大热有毒，遇身之阳气本盛，得酒则热愈炽，刚而又刚，阴气破散，阳气亦亡，故难治矣。然耗之未至于亡者，则犹可治。一富家子二十余岁，四月间病发热，脉之浮沉皆无力而虚，热有往来，潮作无时，间得洪数之脉，随热进退。因知非外感之热，必是饮酒留毒在内，今因房劳气血虚乏而病作。问之，果得其情，遂用补气血药加葛根以解酒毒，服一贴微汗，反懈怠，热如故，因思是病气血皆虚，不禁葛根之散而然也。必得鸡矩子，方可解其毒。偶得干者少许，加于药中，其热即愈。治酒肉发热，青黛、瓜蒌仁、姜汁。又有服金石辛热者，甘草、乌豆汤下。火邪者，艾汤下。冷饮食者，干姜汤下。炙煿者，茶清、甘草汤下。三消、诸失血后、蓐劳、久痢、诸虚复发热者，皆非美证。有当直攻其发者，有不当专治其热者，因他病而发为热者也。当随证用药，不可一概求之。

其他诸证作热，当自治其本病，即于本证药中，加入退热药。元戎谓：参苏饮治一切发热，皆能作效，不必拘其所因。谓中有风药解表，有气药和中，则外感风寒及内积痰饮并可用也。而合四物汤名茯苓补心汤，尤能治虚热，则此方乃虚实表里兼治之剂，然不可过。如素有痰饮者，俟热退即以六君子汤调之。素阴虚者，俟热退即用三才丸之属调之。

治各有五：一治曰和。假令小热之病，当以凉药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二治曰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药取之。取之不已，次用从。三治曰从，为势既甚，当以

温药从之，为药气温也。味随所为，或以寒因热用。味通所用，或寒以温用。或以汗发之不已，又用折。四治曰折，为病势极甚，当以逆制之。逆制之不已，当以下夺之。下夺之不已，又用属。五治曰属，为求其属以衰之。缘热深陷在骨髓间，无法可出，针药所不能及，故求其属以衰之。求属之法，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经曰：陷下者灸之。夫衰热之法，同前所云。火衰于戌，金衰于辰之类是也。如或又不已，当广其法而治之。譬如孙子之用兵，若在山谷则塞渊泉；在水陆则把渡口；在平川广野，当清野千里。塞渊泉者、刺俞穴；把渡口者、夺病发时前；清野千里者、如肌羸瘦弱，宜广服大药以养正。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有三，皆因大热在身，止用黄芪、人参、甘草。此三味者，皆甘温，虽表里皆热，燥发于内，扪之肌热于外，能和之，汗自出而解矣。此温能除大热之至理，一也。热极生风，乃左迁入地，补母以虚其子使天道右迁顺行，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况大热在上，其大寒必伏。地气者，在人乃胃之生气，使真气旺，三也。

诊　脉浮大而无力为虚。沉细而有力为实。沉细或数者死。病热有火者生，心脉洪是也。无火者死，沉细是也。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热而脉静者，难治。脉盛，汗出不解者死。脉虚，热不止者死。脉弱，四肢厥，不欲见人，食不入，利下不止者死。

潮　热

潮热有作有止，若潮水之来，不失其时，一日一发。若日三五发，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有虚有实，惟伤寒日晡发热，乃胃实，别无虚证。其余有潮热者，当审其虚实。若大便坚涩，喜冷畏热，心下愊然，睡卧不着，此皆气盛，所谓实而潮热者也。轻宜参苏饮，重则小柴胡汤。若气消乏，精神憔悴，饮食减少，日渐羸瘦，虽病暂去而五心常有余热，此属虚证。宜茯苓补心汤、十全大补汤、养荣汤之类。病后欠调理者，八珍散主之。有潮热似虚，胸膈痞塞，背心疼痛，服补药不效者，此乃饮证随气而潮，故热随饮而亦潮，宜于痰饮门求之。外有每遇夜身发微热，病人不觉，早起动作无事，饮食如常，既无别证可疑。只是血虚阴不济阳，宜润补之。茯苓补心汤。候热稍减，继以养荣汤、十全大补汤。脉滑，肠有宿食，常暮发热，明日复止者，于伤饮食门求之。湿痰夜热，以黄芩、黄柏、黄连、白芍药为末粥丸。潮热者：黄芩、生甘草。辰戌时发加羌活。午间发黄连。未时发石膏。申时发柴胡。酉时发升麻。夜间发当归梢。有寒者，加黄芪、参、术。分昼夜例见前发热门。

恶　寒（振寒、气分寒、三焦寒、寒痹、血分寒、五藏寒）

经曰：恶寒战栗，皆属于热。又曰：战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恶寒者，虽当炎月，若遇风霜，重绵在身，如觉凛凛战栗，如丧神守，恶寒之甚也。《原病式》曰：病热证而反觉自冷，此为病热，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有服热药而愈者，何也？曰：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尤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势如此，谁敢以寒凉药与之。非杀而何。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汤下燥粪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昼则恶寒，是阴气上溢于阳分也；夜则恶寒，是阴血自旺于阴分也。有卫气虚衰，不能实表，温分肉而恶寒者。丹溪用参、芪之类，甚者加附子少许，以行参芪之气是也。有上焦之邪隔绝荣卫，不能升发出表而恶寒者，丹溪治一女子，用苦参、赤小豆为末，蜜水吐后，用川芎、苍术、南星、黄芩、酒曲糊丸是也。有酒热内郁，不得泄而恶寒者。丹溪治一人形瘦色黑，平生喜饮酒，年近半百，且有别馆，一日大恶寒战，且自言渴，却不能饮，其脉大而弱，唯右关稍实，略类弦，重取则涩，以黄芪一物，与干葛同煎

与之，尽黄芪二两，干葛一两，脉得小，次日安。六月大热之气，反得大寒之病，气难布息，身凉脉迟，何以治之？曰：病有标本，病热为本，大寒为标，用凉则顺时而失本；用热则顺本而失时，故不从标本，而从乎中治。中治者何？用温是已。然既曰温，则不能治大寒之病。治大寒者，非姜附不可。若用姜附，又似非温治之例。然衰其大半乃止，脉得四至，余病便无令治之，足矣。虽用姜附，是亦中治也，非温而何。经曰：用热远热，虽用之不当，然胜至可犯，亦其理也。丹溪治色目妇人，年近六十，六月内常觉恶寒战栗，喜炎火御绵，多汗如雨，其形肥，肌厚，已服附子十余贴，浑身痒甚，两手脉沉涩，重取稍大，知其热甚而血虚也。以四物去川芎，倍地黄，加白术、黄芪、炒黄柏、生甘草、人参，每服一两重。方与一贴，腹大泄，目无视，口无言。知其病势深，而药无反佐之过也，仍用前药，热炒与之。盖借火力为向导，一贴利止，四贴精神回，十贴全安。又治蒋氏年三十余，形瘦面黑，六月喜热恶寒，两手脉沉而涩，重取似数。以三黄丸下之，以姜汤每服三十粒，二十贴，微汗而安。妇人先病恶寒，手足冷，全不发热，脉八至，两胁微痛，治者便作少阳治之。阳在内伏于骨髓，阴在外致使发寒，治当不从内外，从乎中治也。宜以小柴胡调之，倍加姜枣。脾胃之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舌干，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嗜食，食不消，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气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升阳益胃汤主之。背恶寒是痰饮。仲景云：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冰。治法，茯苓丸之类是也。身前寒属胃。经云：胃足阳明之脉，气虚，则身以前皆寒栗。治法宜针，补三里穴是也。手足寒者，厥也；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理中之类治之。黄芪补胃汤，治表虚恶贼风。上焦不通，则阳气抑遏，而皮肤分肉无以温之，故寒栗。东垣升阳益胃汤，用升发之剂开发上焦，以伸阳明出外温之也。丹溪吐出湿痰，亦开发上焦，使阳气随吐升发出外温之也，故寒栗皆愈。

振　寒

谓寒而颤振也。经云：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此当泻阳者也。又云：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此当补阳者也。又云：厥阴在泉，风淫所胜，病洒洒振寒，治以辛凉。又云：阳明司天之政，清热之气，持于气交，民病振寒。四之气，寒雨降，病振栗。治视寒热轻重，多少其制 。六脉中之下得弦细而涩，按之无力，腹中时痛，心胃相控睾隐隐而痛。或大便溏泄，鼻不闻香臭，清浊涕不止，目中泪出，喘喝痰嗽，唾出白沫，腰沉沉苦痛，项背胸胁时作痛，目中流火，口鼻恶寒，时时头痛目眩，苦振寒不止。或嗽或吐，或呕或哕，则发躁蒸蒸而热，如坐甑中，必得去衣居寒处，或饮寒水则便如故。其振寒复至，或气短促，胸中满闷而痛，如有膈咽不通，欲绝之状。甚则口开目瞪，声闻于外，而泪涕痰涎大作，其发躁方过，而振寒复至。或面白而不泽者，脱血也。悲愁不乐，情惨意悲，健忘，或善噫，此风热大损寒水，燥金之复也。如六脉细弦而涩，按之空虚，此大寒证也，亦伤精气。以辛甘温热润之剂，大泻西北二方则愈。

寒　痹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治法当求之痹门。

气分寒：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芍药、人参新加汤。

血分寒：巴戟丸、神珠丸。

上焦寒：陈皮、厚朴、藿香、胡椒、理中丸、铁刷汤、桂附丸。

中焦寒：白术、干姜、丁香，大建中汤、二气丹、附子理中丸。

下焦寒：肉桂、附子、沉香，八味丸、还少丹、天真丹。

海藏云：下焦寒，四逆例。干姜味苦，能止而不行，附子味辛，能行而不守，泄小便不通。二药皆阳，气化能作小便。若姜、附、术三味，内加茯苓以分利之为佳。附生用而不炮，则无火力，热则行而不止，兼以水多煎少，则热直入下焦。

五脏寒方：肝寒，双和汤；心寒，定志丸菖蒲丸；脾寒，益黄散；肺寒，小青龙汤；肾寒，八味丸。通治大寒，四逆汤大已寒丸、沉香桂附丸。

王太仆云：小寒之气，温以和之。大寒之气，热以取之。甚寒之气，则下夺之。夺之不已，则逆折之。折之不尽，则求其属以衰之。东垣云：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有三，北方之人，为大寒所伤，其足胫胀，乃寒胜则浮，理之然也。若火灸汤浴，必脱毛见骨，须先以新汲水浴之，则时见完复矣。更有大寒冻其面或耳，若近火汤，必脱皮成疮，须先于凉房处浴之，少时以温手熨烙，必能完复。此凉而行之，除其大寒之理一也；大寒之气，必令毋实，乃地道左迁入肺，逆行于天，以凉药投之。使天道右迁而顺天令，诸病得天令行而必愈二也；况大寒在外，其大热伏于地下者，乃三焦包络天真之气所居之根蒂也。热伏于中，元气必伤。在人之身乃胃也，以凉药和之，则元气充盛而不伤三也。

往来寒热

凡病多能为寒热，但发作有期者疟也，无期者诸病也。

内因　经云：荣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小柴胡与四物各半汤）。

外因　经云：风气盛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恶粟而不能食，名曰寒热。又云：因于露风，乃生寒热。又云：风盛为寒热（解风汤、防风汤）。

肺　经云：脉之至也，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又曰：肺脉微急为肺寒热。

脾　经云：脾脉小甚为寒热。

太阳　经云：三阳为病发寒热。

阳维　经云：阳维为病苦寒热。

火热攻肺　经云：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喘呕寒热。又云：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寒热附肿。又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寒热，皮肤痛。又云：岁木不及，燥乃大行，复则病寒热，疮疡。治以寒剂。

寒热相错　经云：阳明司天之政。天气急，地气明，民病寒热发暴。三之气，燥热交合，民病寒热。又云：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民病寒热如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四之气，寒热互至，民病寒热。治视寒热多少其制。皮寒热者，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手太阴。肌寒热者，肌痛，毛发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无汗而寒热者，属表可治。寒热汗出不休，骨寒热者，已入骨髓，故难治也）。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王注云：如患人之年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尾穷谓之橛骨）。视背腧陷者灸之（膏肓等腧陷者，为筋骨之间陷中也。王注：以背胛骨际有陷处也）。举臂肩上陷者灸之（肩井曰穴也）。两季胁之间灸之（京门

穴也)。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侠溪穴也)。 下陷脉灸之(承筋穴也)。外踝后灸之(昆仑穴也)。缺盆骨上切之坚动如筋者灸之(当随其所有而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天突穴也,未详是否)。掌束骨下灸之(阳池穴也,未详是否)。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气冲穴也)。膝下三寸分间灸之(三里穴也)。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冲阳穴也)。巅上一灸之(百会穴也)。凡当灸二十九处,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其俞而药之(按:项大椎至巅上一灸之,二十九处也。已上出《骨空论》)。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节五藏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小腹满大,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络病者,善太息,口苦,下利,寒热,取阳陵泉。病风,且寒且热,汗出,一日数过,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凡刺寒热,皆多血络,必间日而一取之,血尽乃止。乃调其虚实。寒热,五处及天柱、风池、腰腧、长强、大杼、中膂、内俞、上窌、谚交、上脘、关元、天牖、天容、合谷、阳溪、关冲、中渚、阳池、消烁、少泽、前谷、腕骨、阳谷、少海、然谷、至阴、昆仑主之。身寒热,阴都主之。寒热,刺脑户。风寒热,液门主之。心如悬,阴厥,脚腨后廉急,不可前却,癃癖便脓血,足跗上痛,舌卷不能言,善笑,心下痞,四肢倦,溺青、赤、白、黄、黑。青取井,赤取荥,黄取输,白取经,黑取合。血痔泄,后重,腹痛如癃状,卧仆必有所扶持,及失气涎出,鼻孔中痛,腹中常鸣,骨寒热无所安,汗出不休,复溜主之。骨寒热,溲难,肾腧主之。肺寒热,呼吸不得卧,上气,呕沫,喘,气相追逐,胸满胁膺急,息难,振栗,脉鼓,气鬲,胸中有热,支满,不嗜食,汗不出,腰脊痛,肺俞主之。咳而呕,鬲寒,食不下,寒热,皮肉肤痛,少气不得卧,胸满支两胁,鬲上兢兢,胁痛腹胀,胃脘暴痛,上气,肩背寒痛,汗不出,喉痹,腹中痛,积聚,默默然嗜卧,怠惰不欲动,身常湿湿(一作温)。心痛无可摇者,鬲俞主之。咳而胁满急,不得息,不得反侧,腋胁下与脐相引,筋急而痛,反折,目上视,眩,耳中愦然,肩项痛,惊狂,衄,少腹满,目眩眩生白翳,咳引胸痛,筋寒热,唾血,短气,鼻酸,肝俞主之。寒热食多身羸瘦,两胁引痛,心下贲痛,心如悬,下引脐,少腹急痛,热,面急(一作黑)。目眩眩,久喘咳少气,溺浊赤,肾俞主之。寒热,咳呕沫,掌中热,虚则肩背寒栗,少气不足以息,寒厥,交两手而瞀,口沫出。实则肩背热痛,汗出,暴四肢肿,身湿摇肘寒热,饥则烦,饱则善,面色变(一作痈)。口噤不开,恶风泣出,列缺主之。寒热,胸背急,喉痹,咳上气喘,掌中热,数欠伸,汗出,善忘,四肢厥逆,善笑,溺白,列缺主之。胸中膨膨然,甚则交两手而瞀,暴痹喘逆,刺经渠及天府,此谓之大腧。肺系急,胸中痛,恶寒,胸满悒悒然,善呕胆汁,脑中热,喘,逆气,气相追逐,多浊唾,不得息。肩背风汗出,面腹肿,鬲中食噎不下,喉痹,肩息肺胀,皮肤骨痛,寒热烦满,中府主之。寒热,目眩眩,善咳,喘逆,通谷主之。烦心咳、寒热善哕,劳宫主之。寒热,唇口干,身热喘息,目急痛,善惊,三间主之(一本云:寒热,心背引痛胸中不得息,咳唾血涎,烦中善饥,食不下,咳逆,汗不出,如疟状,目泪出,悲伤,心腧主之)。寒热善呕,商丘主之。呕,厥寒,时有微热,胁下支满,喉痛嗌干,膝外廉痛,淫泺胫痠,腋下肿,马刀瘘,肩肿吻伤痛,大冲主之。寒热头痛,喘喝,目不能视,神庭主之。其目泣出,头不痛者,听会取之。寒热,头痛如破,目痛如脱,喘逆烦满,呕吐流汗,头维主之。寒热,胸满头痛,四肢不举,腋下肿,上气,胸中有声,喉中鸣,天池主之。寒热头痛,水沟主之。寒热善怖,头重足寒,不欲食,脚挛,京骨主之。下部寒,热病汗不出,体重,逆气头眩痛,飞阳主之。肩背痛,寒热,瘰疬绕颈有大气,暴聋气蒙瞀,耳目不开,头颔痛,泪出,目鼻衄,不得息,不知香臭,风眩,喉痹,天牖主之。寒热痠痛,四肢不举,腋下肿,

马刀挟瘿，髀膝胫骨淫泺，痿痹不仁，阳辅主之。寒热，颈瘰疬，咳呼吸，灸手三里，左取右，右取左。寒热，颈瘰疬，大迎主之。寒热瘰疬，胸中满，有大气，缺盆中满痛者死。外溃不死。肩引项不举，缺盆中痛，汗不出，喉痹，咳嗽血，缺盆主之。寒热，颈瘰疬，肩痛不可举臂，臑腧主之。寒热，颈瘰疬，耳鸣无闻，痛引缺盆，肩中热痛，手臂不举，肩真主之。寒热瘰疬，目不明，咳上气唾血，肩中腧主之。寒热，颈腋下肿，申脉主之。寒热，颈颔肿，后溪主之。胸中满，耳前痛，齿热痛，目赤痛，颈肿，寒热，渴饮辄汗出，不饮则皮干热烦，曲池主之。振寒，小指不用，寒热汗不出，头痛，喉痹，舌急卷，小指之间热，口中热，烦心，心痛，臂内廉痛，聋，咳，瘈疭，口干，头痛不可顾，少泽主之。振寒寒热，肩臑肘臂痛，头不可顾，烦满身热，恶寒，目赤痛眦烂，生翳膜，暴痛，觜衄，耳聋，臂重痛，肘挛，痂疥，脑满引臑，泣出而惊，颈项强，身寒，头不可顾，后溪主之。振寒寒热，颈项肿，实则肘挛，头眩痛，狂易；虚则生疣，小者痂疥，支正主之。寒热，凄厥鼓颔，承浆主之。肩痛引项，寒热，缺盆主之。身热汗不出，胸中热满，天窗主之。寒热肩肿，引胛中肩臂酸痛，臑腧主之。臂厥，肩膺胸满痛，目中白翳，眼青转筋，掌中热，乍寒乍热，缺盆中相引痛，数咳喘不得息，臂内廉痛，上焦饮已烦满，太渊主之。寒热，腹胀央央然，不得息，京门主之。善啮颊齿唇，热汗不出，口中热痛，冲阳主之。胃脘痛，时寒热，皆主之。寒热篡反出，承山主之。寒热篡后出，瘈疭，脚腨痠重，战栗不能久立，脚急肿痛，跌筋足挛，少腹痛引喉嗌，大便难，承筋主之。寒热胫肿，丘墟主之。寒热，痹胫不收，阳交主之。跟厥膝急，腰脊痛引腹，篡阴股热，阴暴痛，寒热膝痠重，合阳主之。寒热解㑊（一作烂）。淫泺胫痠，四肢重痛，少气难言，至阳主之。寒热，腰痛如折，束骨主之。寒热骨痛，玉枕主之。

黄帝曰：人之善病寒热，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黄帝曰：何以候骨之大小，肉之坚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肤薄而其肉无腘，其臂濡濡然，其地色炲然，不与天同色，污然独异，此其候也。然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问曰：病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也？曰：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何谓阳不足？假令寸[10]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何谓阴不足？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凡治寒热用柴胡之属者，升阳气使不下陷入阴中，则不热也）。用黄芩之属者，降阴气使不得上入阳中，则不寒也）。上俱《灵》《素》《难》《甲乙》《金匮》之文，备载之者，以世医书多不列寒热门。仅仅《纲目》有之，又止针法，少用药之方。然知针所取之经络，则知药之所取，亦犹是矣。吾非不能一一以药代之，但不欲印定后人眼目。仲景曰：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小柴胡加减法：如寒热往来，经水不调，去半夏、加秦艽、芍药、当归、知母、地骨皮、牡丹皮、川芎、白术、茯苓。如小柴胡汤与四物汤各半，名调经汤。无孕呕者，加半夏。无汗者，加柴胡。恶寒者，加桂。有汗者，加地骨皮。嗽者，加紫苑。通经，加京三棱、广茂。劳者，加鳖甲。

完颜小将军病寒热间作，腕后有斑三五点，鼻中微血出，两手脉沉涩，胸膈四肢按之殊无大热，此内伤寒也。问之，向者卧殿角伤风，又渴饮冰酪水，此外感者轻，内伤者重，外从内病俱为阴也。故先斑后衄，显内阴证。寒热间作，脾亦有之，非徒少阳之寒热也。与调中汤数服而愈。《脉经》云：大肠有宿食，寒栗发热，有时如疟，轻则消导，重则下之。当求之伤食门。血中风气，体虚发渴，寒热，地骨皮散。寒热体瘦，肢节疼痛，口干心烦，柴胡散。产后往来寒热，柴胡四物汤、黄芪丸。师尼寡妇，独阴无阳，欲心萌而不遂，阴阳交争，寒热互作，全类温疟，久则成劳，其肝脉弦长

而上鱼际，宜抑阴地黄丸。结热在里，往来寒热者，大柴胡汤。武阳仇天祥之子，病发寒热，诸医作骨蒸劳治之，半年病甚。戴人往视之，诊其手脉尺寸皆潮于关，关脉独大。戴人曰：肺痈也。问其乳媪，曾有痛处，乳媪曰无。戴人令儿去衣，举其两手，观其两胁下，右胁稍高。戴人以手侧按之，儿移身避之，按其左胁则不避。戴人曰：此肺部有痈，已吐脓矣。

诊　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沉数细散者，寒热也（沉细为寒，数散为热）。脉涩洪大，寒热在中。尺肤烘然，先热后寒，寒热也（言初扪尺肤则热，久之寒也）。尺肤先寒，久之而热者，亦寒热也（言初扪尺肤则寒，久之则热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逆也。尺肉热者，解体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诊寒热，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见赤脉，不下贯瞳子，可治也）。寒热痛者，平旦死。

外热内寒外寒内热

仲景云：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活人云：先与桂枝汤治寒，次与小柴胡汤治热也。又云：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活人云：先与白虎加人参汤治热，次与桂枝麻黄各半汤以解其外。

上热下寒上寒下热

《脉经》云：热病所谓阳附阴者，腰以下至足热，腰以上寒，阴气下争还心腹满者死。所谓阴附阳者，腰以上至头热，腰以下寒，阴气上争还得汗者生。《灵枢经》云：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刺则熨项与肩胛，令热下合乃止，此所谓推而上之者也。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东垣云：另有上热下寒。经曰：阴病在阳，当从阳引阴，必须先由络脉经隧之血。若阴中火旺，上腾于天，致六阳反不衰而上充者，先去五藏之血络，引而下行，天气降下，则下寒之病自去矣。慎勿独泻其六阳，此病阳亢，乃阴火之邪滋之，只去阴火，只损血络经隧之邪，勿误也。圣人以上热下寒，是有春夏无秋冬也。当从天外引阳下降入地中。此症乃上天群阴火炽，而反助六阳不能衰退。先于六阳中决血络出血，使气下降。三阴虽力微，能逐六阳下行，以阴血自降故也。亦可谓老阳变阴之象也。故经云：上热下寒，视其虚脉下陷于经络者取之，此所谓引而下之也。但言络脉皆是也。病大者，三棱针决血，去阳中之热。热者，手太阳小肠中留火热之邪，致此老阳不肯退化为阴而下，故先决去手太阳之热血，使三阴得时之用而下降，以行秋令，奉收道下入地中而举藏也。乃泻老阳在天不肯退化行阴道者也。

至元戊辰春，中书参政杨公正卿，年逾七十，病面颜郁赤，若饮酒状。痰稠粘，时眩运，如在风雾中，一日会都堂，此症忽来，复加目瞳不明，遂归。命予诊候，两寸脉洪大，尺脉弦细无力，此上热下寒明矣。欲药之，为高年气弱不任。记先师所论，凡上热譬犹鸟巢高颠，射而取之。即以三棱针于颠前发际，疾刺二十余，出紫黑血约二合许，即时头目清利，诸苦皆去，自后不复作。中书左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暗风至元戊申末，因酒病发，头面赤肿而痛，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嗌咽不利，身半已下皆寒，足胫尤甚。由是以床相接作坑，身半已上常卧于床，饮食减少，精神困倦而体痛。命予治之，诊得脉浮数，按之弦细，上热下寒明矣。《内经》云：热胜则肿。又曰：春气者，病在头。《难经》云：畜则肿热，砭射之也。盖取其易散，故遂于肿上约五十余刺，出血紫黑约一杯数，顷时疼痛消散。又于气海中大艾灸百壮，乃助下焦阳虚，退其阴寒。次于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壮，治足胫下寒，引导阳气下行故也。遂制一方，名曰既济解毒汤，以热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远近，无越于此。以黄芩、黄

连苦寒，酒制为引，用泻其上热。桔梗、甘草辛甘温升，佐诸苦药治其热。柴胡、升麻苦平，味薄者也，阳中之阳，散发上热。连翘苦辛平，散结消肿。当归辛温，和血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苦性上行止烦热。投剂之后，肿散痛减，大便利。再服，减大黄。慎言语，节饮食，不旬日良愈。

疟

《内经》论病诸篇，唯疟论最详。语邪则风寒暑湿四气，皆得留着而病疟。论邪入客处所，则有肠胃之外，荣气之舍，脊骨之间，五藏募原，与入客于藏府浅深不同。语其病状，则分寒热先后，遇寒热之多寡，则因反时而病，以应令气生长化收藏之变，此皆外邪所致者也。及乎语温疟在藏者，止以风寒中于肾。语瘅疟者，止以肺素有热。然冬令之寒，既得以中于肾，则其余四藏令气之邪，又宁无入客于所属之藏者乎。既肺本气之热为疟，则四藏之气郁而为热者，又宁不似肺之为疟乎。此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故陈无择谓内伤七情，饥饱房劳，皆得郁而蕴积痰涎，其病气与卫气并则作疟者，岂非用此例以推之欤。夫如是内外所伤之邪，皆因其客在荣气之舍，故疟有止发之定期。荣气有舍，犹行人之有传舍也。故疟荣卫之气，日行一周，历五藏六府十二经络之界分，每有一界分，必有其舍。舍有随经络沉内薄之疟邪，故与日行之卫气相集则病作，离则病休。其作也，不惟脉外之卫虚并入于阴，《灵枢》所谓足阳明与荣俱行者，亦虚以从之。阳明之气虚，则天真因水谷而充大者亦暂衰。所以疟作之际，禁勿治刺，恐伤胃气与天真也。必待阴阳并极而退，其荣卫天真胃气离而复集，过此邪留所客之地，然后治之。或当其病未作之先，迎而夺之。丹溪谓疟邪得于四气之初，弱者即病。胃气强者，伏而不得动，至于再感，胃气重伤，其病乃作。此谓外邪必用汗解，虚者先以参术实胃，加药取汗。唯足厥阴最难得汗，其汗至足方佳。大率取汗，非用麻黄辈，但开郁通经，其邪热即散为汗矣。又云：疟发于子半之后、午之前，是阳分受病，其病易愈。发于午之后、寅之前，阴分受病，其病难愈。必分受病阴阳，气血药以佐之，观形察色以别之。盖尝从是法而治，形壮色泽者，病在气分，则通经开郁以取汗。色稍夭者，则补虚取汗。挟痰者，先实其胃一二日，方服劫剂。形弱色枯者，则不用取汗，亦不可劫。但补养以通经调之。其形壮而色紫黑者，病在血分，则开其阻滞。色枯者，补血调气。夫如是者，犹为寻常之用。至于取汗不得汗，理血而汗不足，若非更求药之切中病情，直造邪所着处，何能愈之乎。经云：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暑者、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乘之土分。土者、坤也，坤土、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二少阳相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久而不愈。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发于大暑以后也。在气则发早，在血则发晏。浅则日作，深则间日。或在头项，或在背中，或在腰脊，虽上下远近之不同，在太阳一也。或在四肢者，风淫之所及，随所伤而作，不必尽当风府也。先寒而后热者，谓之寒疟；先热而后寒者，谓之温疟。二者不当治水火，当从乎中治。中治者，少阳也。渴者，燥胜也。不渴者，湿胜也。疟虽伤暑，遇秋而发，其不应也。秋病寒甚，太阳多也。冬寒不甚。阳不争也。春病则恶风，夏病则多汗。汗者、皆少阳虚也。其病随四时而作，异形如此。又有得之于冬，而发之于暑，邪客于肾、足少阴也。有藏之于心，内热熏于肺，手太阴也。至于少气烦冤，手足热而呕，但热而不寒，谓之瘅疟，足阳明也。治之奈何？方其盛也，勿敢必毁，因其衰也，治法易老疟论备矣。易老云：夏伤于暑，湿热闭藏而不能发泄于外，邪气内行，至秋而发为疟也。初

不知何经受病，随其受而取之。有中三阳者。有中三阴者，经中邪气，其证各殊，同伤寒论之也。

五藏皆有疟，其治各异。肺疟，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桂枝加芍药汤。心疟，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桂枝黄芩汤。肝疟，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脾疟，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小建中汤、芍药甘草汤。肾疟，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桂枝加当归芍药汤。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热止汗出，难已，羌活加生地黄汤、小柴胡加桂汤。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㑊，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小柴胡汤。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桂枝二白虎一，黄芩芍药加桂汤。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小建中汤、异功散。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小柴胡加半夏汤。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噫，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四物柴胡苦练附子汤。在太阳经者，谓之风疟，治多汗之。在阳明经者，谓之热疟，治多下之。在少阳经者，谓之风热疟，治多和之。此三阳受病，皆谓暴疟也。发在夏至后处暑前者，此乃伤之浅者，近而暴也。在阴经者，则不分三经，皆谓之温疟，宜以太阴经论之。其发处暑后冬至前者，此乃伤之重者，远而深也。痎疟者、老疟也，故谓之久疟。

疟疾处暑前发，头痛项强，脉浮恶风有汗，桂枝羌活汤。疟疾头痛项强，脉浮恶寒无汗，麻黄羌活汤。发疟如前证而夜发者，麻黄黄芩汤（桃仁散血缓肝，夜发乃阴经有邪，此汤散血中风寒也）。疟疾身热目痛，热多寒少，脉长，睡卧不安，先以大柴胡汤下之，微利为度。如下过微邪未尽者，宜白芷汤以尽其邪。疟无他证，隔日发，先寒后热，寒少热多，宜桂枝石膏汤。疟寒热大作，不论先后，此太阳阳明合病也，谓之大争。寒作则必战动，经曰：热胜则动也。发热则必汗泄，经曰：汗出不愈，知为热也。阳盛阴虚之证，当实内治外。不治，恐久而传入阴经也。桂枝芍药汤主之。如前药服之，寒热转大者，知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合病也。宜桂枝黄芩汤和之。服药已，如外邪已罢，内邪未已，再诠下药。从卯至午时发者，宜大柴胡汤下之。从午至酉发者，知邪在内也，宜大承气汤下之。从酉至子发者，或至寅时发者，知邪在血也，宜桃仁承气汤下之。前项下药，微利为度，更以小柴胡汤彻其微邪之气。大法先热后寒者，小柴胡汤。先寒后热者，小柴胡加桂枝汤。多热、但热者，白虎加桂枝汤。多寒、但寒者，柴胡桂姜汤。此以疟之寒热多少定治法也。若多寒而但有寒者，其脉或洪实，或滑，当作实热治之。若便用桂枝误也。如或多热而但有热者，其脉或空虚，或微弱，当作虚寒治之。若便用白虎亦误也。

所以欲学者，必先问其寒热多少，又诊脉以参之，百无一失矣。仲景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可下之。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及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疾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肺，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又云：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时呕逆，以白虎加桂枝汤主之。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外台》牡蛎汤亦主之。予弱冠游乡校时，校师蒋先生之内，患牝疟，身痛逾月不瘥，困甚。时予初知医，延予诊治，告以医欲用姜附温之。予曰溽暑未衰，明系热邪，安得寒而温之。经云：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此所云寒，乃阴阳交争互作之寒，非

真寒也。岂得用桂、附温之。乃处一方，以柴胡、升麻、葛根、羌活、防风补三阳之虚（升之也，何曰补，曰虚亦非真虚，以陷入阴分而谓之虚，故升之即补矣）。以桃仁、红花引入阴分，而取阳以出还于阳分，以猪苓分隔之，使不复下陷，一剂而病良已。疟病发渴，小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亦治劳疟。张子和法：白虎加人参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神祐丸。服前三服未动，次与之承气汤，甘露饮调之。人参柴胡饮子补之。在上者，常山饮吐之。刘立之法：先当化痰下气，调理荣卫。草果平胃散、理中汤加半夏、藿香正气散、不换金正气散、对金饮子，皆要药也。俟荣卫正，方进疟药。杨仁斋法：风疟自感风而得，恶风自汗，烦躁头疼，转而为疟。风、阳气也，故先热后寒，可与解散风邪，如川芎、白芷、青皮、紫苏之类，或细辛、槟榔佐之。温疟一证，亦先热后寒，此为伤寒坏病，与风疟大略则同，热多寒少，小柴胡汤。热少寒多，小柴胡汤内加官桂。寒疟自感寒而得，无汗恶寒，挛痛面惨，转而为疟。寒，阴气也，故先寒后热，可与发散寒邪，生料五积散、增桂养胃汤、或良姜、干姜、官桂、草果之类，甚则姜附汤，附子理中汤。暑疟者，暑胜热多得之，一名瘅疟。阴气独微，阳气独发，但热不寒，里实不泄，烦渴且呕，肌肉消铄，用小柴胡汤、香薷散，呕者缩脾饮加生姜温服，下消暑丸。热多燥甚者，少与竹叶汤。常山、柴胡，于暑证最便。湿疟者，冒袭雨湿，汗出澡浴得之，身体痛重，肢节烦疼，呕逆胀满，用五苓散除湿汤加苍术、茯苓辈。寒多者，术附汤最良。牝疟者，久受阴湿，阴盛阳虚，阳不能制阴，所以寒多不热，气虚而泄，凄惨振振，柴胡桂姜汤，减半黄芩，加半夏。食疟一名胃疟，饮食无节，饥饱有伤致然也。凡食啖生冷，咸藏，鱼盐肥腻，中脘生痰，皆为食疟。其状苦饥而不能食，食则中满，呕逆腹痛，青皮、陈皮、半夏、草果、缩砂、白豆蔻作剂，或四兽汤下红圆子。瘴疟，挟岚瘴溪源蒸毒之气致然也。自岭以南，地毒苦炎，燥湿不常，人多瘴疟。其状：血乘上焦，病欲来时，令人迷困，甚则发躁狂妄，亦有哑不能言者。皆由败血瘀于心，毒涎聚于脾。坡仙指为脾胃实热所致，又有甚于伤暑之疟耳。治之须用凉膈，疏通大肠；小柴胡加大黄，治瘴木香丸，观音丸，皆为要药。戴复庵法：不问寒热多少，且用清脾饮，草果饮，二陈汤加草果，生料平胃散加草果、前胡。初发之际，风寒在表，虽寒热过后而身体常自疼，常自畏风，宜草果饮，或养胃汤，每服加川芎、草果各半钱。热少者进取微汗，寒多者宜快脾汤，或养胃汤，每服更加草果半钱。服药后寒仍多者，养胃汤，每服加熟附、官桂各半钱。独寒者尤宜。不效则七枣汤。热多者，宜驱疟饮，或参苏饮，每服加草果半钱。大热不除，宜小柴胡汤，渴甚则佐以五苓散，入辰砂少许。独热无寒，宜小柴胡汤。热虽剧不甚渴者，于本方加桂四分。热多而脾气怯者，柴朴汤。寒热俱等者，常服宜如上项二陈汤、平胃散加料之法。发日进，柴胡桂姜汤，候可截则截之。有独热用清脾饮效者，内烦增参作一钱。食疟，乃是饮食伤脾得之，或疟已成而犹不忌口，或寒热正作时吃食。其人噫气吞酸，胸膈不利。宜生料平胃散，每服加草果、砂仁各半钱，仍佐以红丸子、七香丸。暑疟，其人面垢口渴，虽热已过后，无事之时，亦常有汗，宜养胃汤一贴，香薷饮一贴，和匀作二服。渴甚汗出多者，加味香薷饮，间进辰砂五苓散。不问已发未发，其人呕吐，痰食俱出，宜多服二陈汤，加草果半钱。又恐伏暑蕴结为痰，宜消暑丸。

按：戴院使处元末国初大乱之后，草昧之初，故其用药多主温热。医者当更斟酌于天时方土物情之间，而得其宜，以为取舍可也。仲景、易老治疟法晰矣。然用之外因暑邪，病在盛热之时为宜，若深秋凄清之候，与七情痰食诸伤，未可泥也，故又备诸治法。然暑月之疟，必脉浮有表证，始可用麻、桂、羌活等表药。脉洪数长实有热证，始可用白虎等药。脉沉实有里证，始可用大柴胡、承气等药。若弦细芤迟，四肢倦怠，饮食少进，口干，小便赤，虽得之伤暑，当以清暑益气汤，十味香薷饮投之，虽

人参白虎非其治也。至于内外俱热，烦渴引饮，自汗出而不衰，虽热退后脉长实自如，即处暑后进白虎何害，是又不可泥矣。澹寮云：用药多一冷一热，半熟半生，分利阴阳。按《局方》交解饮子，即半熟半生之例也。东垣云：秋暮暑气衰，病热疟，知其寒也，《局方》用双解饮子是已。治瘴疟尤妙。邑令刘蓉川先生，深秋患疟而洞泄不止，问予以先去其一为快。予以此方投之，一服而二病俱愈。外祖母虞太孺人，年八十余，夏患疟，诸舅以年高不堪，惧其再发，议欲截之。予曰欲一剂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葛根、羌活、防风之甘辛气清以升阳气，使离于阴而寒自已；以知母、石膏、黄芩之苦甘寒引阴气下降，使离于阳而热自已；以猪苓之淡渗分利阴阳，使不得交并。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剂而止。故赵以德云：尝究本草，知母、草果、常山、甘草、乌梅、槟榔、穿山甲，皆言治疟。集以成方者：为知母性寒，入足阳明药，将用治阳明独盛之火热，使其退就太阴也。草果性温燥，治足太阴独盛之寒，使其退就阳明也。二经合和，则无阴阳交错之变，是为君药也。常山主寒热疟，吐胸中痰结，是为臣药也。甘草和诸药，乌梅去痰，槟榔除痰癖、破滞气，是佐药也。穿山甲者，以其穴山而居，遇水而入，则是出阴入阳，穿其经络于荣分，以破暑结之邪，为之使药也。然则此方，乃脾胃有郁痰伏涎者，用之收效。若无痰，止于暑结荣分，独应是太阴血证而热者，当发唇疮而愈，于此方则无功矣（柴升等药，外因为宜。知母等药，内因为宜）。东南濒海，海风无常，所食鱼盐，人多停饮。故风疟、食疟所由以盛，乌头、草果、陈皮、半夏施得其宜。西北高旷，隆冬则水冰地裂，盛夏则烁石流金。人多中寒伏暑，故多暑疟、寒疟，柴胡、恒山故应合用。东南西北往来其间，病在未分之际，可与藿香正气散、草果饮。是犹养胃汤也。治北方疟，以为鞭草茎叶煎一盏，露一宿，早服。寒多加姜汁。戴云：近世因寒热发作，见其指甲青黑，遂名曰沙，或戛或挑，或灌以油茶，且禁其服药。此病即是南方瘴气。生料平胃散加草果、槟榔，正其所宜，岂有病而无药者哉。按：南人不以患疟为意，北人则畏之。北人而在南方发者尤畏之。以此见治者，当知方土之宜也。上三条姑引其端耳。《洁古家珍》治久疟不能食，胸中郁郁欲吐而不能吐者，以雄黄散吐之。按此必上部脉浮滑有力，确知胸中有澼而后可用，不然能无虚虚之祸？杨仁斋云：有中年人藏府久虚，大便尝滑，忽得疟疾，呕吐异常，唯专用人参，为能止呕，其他疟剂，并不可施。遂以茯苓二陈汤加人参、缩砂，而倍用白豆蔻。进一二服，病人自觉气脉顿平，于是寒热不作。盖白豆蔻能消能磨，流行三焦，荣卫一转，寒热自平。继今遇有呕吐发疟之症，或其人素呕而发疟，谨勿用常山，惟以生莱菔、生姜各碾自然汁半盏，入蜜三四匙，乌梅二枚同煎，吞《局方》雄黄丸三四粒，候其利下恶血痰水，即以人参、川芎、茯苓、半夏、砂仁、甘草调之。万一呕不止，热不退，却用真料小柴胡汤，多加生姜主治。其或呕吐大作而又发热，且先与治疟生熟饮，呕定以小柴胡汤继之。按仁斋论治虽悉，而用药不甚中肯綮。若审知胸中有澼而吐，不若以逆流水煎橘皮汤导而吐之。若吐不出，便可定之、抑之使下，于随证药中加枇杷叶、芦根之属。大抵当审其所以吐之故，从其本而药之，难以言尽也。仁斋又云：疟家多蓄痰涎黄水，常山为能吐之利之，是固然矣。其有纯热发疟，或蕴热内实之证，投以常山，大便点滴而下，似泄不泄，须用北大黄为佐，大泄数下，然后获愈。又云：凡疟皆因腹中停蓄黄水，惟水不行，所以寒热不歇，此疟家受病之处也。治法，暑疟纯热，以香薷饮加青皮、北大黄、两个乌梅同煎，侵晨温服。寒疟多寒，以二陈汤加青皮、良姜，多用姜同煎。侵晨吞神保丸五粒，并欲取下毒水，则去其病根，寒热自解。又云：疟有水有血，水即水饮也，血即瘀血也。唯水饮所以作寒热，唯瘀血所以增寒热。常山逐水利饮固也。苟无行血药品佐助其间，何以收十全之效耶。继自今疟家，或衄血，或大便血丝，或月候适来适去，皆是血证，当于疟药中加五灵脂、桃仁为佐，入生姜、蜜同煎以治之。又云：疟

之经久而不歇，其故何耶？有根在也，根者何？曰饮、曰水、曰败血是耳。惟癖为疟之母，惟败血为暑热之毒，惟饮与水皆生寒热。故暑之脉虚，水饮之脉沉，癖之脉结。挟水饮者，为之逐水消饮；结癖者，胁必痛，为之攻癖；败血暑毒，随证而疏利之。寒热不除，吾未之信。按仁斋之论固是矣，其于治未也。大黄止能去有形之积，不能去水，其取瘀血，亦必醋制，及以桃仁之属引之而后行，不然不行也。常山治疟，是其本性，虽善吐人，亦有蒸制得法而不吐者，疟更易愈，其功不在吐痰明矣。亦非吐水之剂。但能败胃耳。内弟于中甫多留饮，善患疟，尝一用常山截之，大吐，疟亦不止，反益重。今谈及之，犹兀兀欲呕也。甲午以多饮茶过醉，且感时事愤懑于中，饮大积腹中，常辘辘有声。夏秋之交，病大发，始作寒热。寒热已而病不衰。予见其呕恶，用瓜蒂散、人参芦煎汤导吐之，不得吐，因念积饮非十枣汤不能取，乃用三药以黑豆煮制，晒干研为末，枣肉和丸如芥子大，而以枣汤下之。初服五分后，见其不动，复加五分，无何腹痛甚，以枣汤饮之，大便五六行，皆溏粪无水，时盖晡时也，夜半乃大下积水数斗而疾平。然当其下时，瞑眩特甚，手足厥冷，绝而复苏，举家号泣，咸咎予之孟浪。嗟乎！药可轻试哉。王海藏云：水者，肺肾脾三经所主。有五藏六府十二经之部分，上而头，中而四肢，下而腰脚，外而皮毛，中而肌肉，内而筋骨。脉有尺寸之殊，浮沉之别，不可轻泻。当知病在何经何藏，方可用之。若误投之则害深矣。况仁斋所用，尤非治水之药，其诛罚无过，不为小害。故愚谓病人果有积水瘀血，其实者，可用小胃丸行水，抵当汤行血。其虚者，不若且以淡渗之剂加竹沥、姜汁以治痰，而于随证药中加桃仁、韭汁之属以活血，疾亦当以渐而平。慎无急旦夕之功，而贻后悔也。

疟发已多遍，诸药未效，度无外邪及虚人患疟者，以人参、生姜各一两煎汤，于发前二时，或发日五更，连进二服，无不愈者。愈后亦易康复，不烦调将。近因人参价高，难用济贫，以白术代之，夜发则用当归，亦莫不应手而愈。《金匮》问曰：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日解也。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宜治之，可用鳖甲煎丸。疟母丸：鳖甲（醋炙）二两，三棱、莪术各（醋煮）一两，香附（醋制）二两，阿魏（醋化）二钱，醋糊为丸服之，积消及半即止。诸久疟及处暑后冬至前后疟，及非时之间日疟，并当用疟母法治之。以鳖甲为君。疟之间日而作者，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着，阴与阳争不得出，故间日而作也。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丹溪曰：三日一作者，邪入于三阴经也。作于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疟也。作于寅申巳亥日者，厥阴疟也。作于辰戌丑未日者，太阴疟也。当更参之证与脉，而后决其经以立治法。

淹疾疟病　肝病面青，脉弦皮急。多青则痛，形盛，胸胁痛，耳聋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以上是形盛。当和之以小柴胡汤也。如形衰骨摇而不能安于地，此乃膝筋，治之以羌活汤。本草云：羌活为君也。疟证取以少阳，如久者发为痈疟，宜以镵针刺绝骨穴，复以小柴胡汤治之。心病面赤，脉洪身热，赤多则热，暴病壮热恶寒，麻黄加知母、石膏、黄芩汤主之。此证如不发汗，久不愈为疟也。淹疾颃肿，面赤身热，脉洪紧而消瘦，妇人则亡血，男子则失精。脾病面黄，脉缓，皮肤亦缓。黄多则热，形盛，依伤寒说是为湿温，其脉阳浮而弱，阴小而急，治在太阴，湿温自汗，白虎汤加苍术主之。如久不愈为温疟重暍，白虎加桂枝主之。淹疾肉消，食少无力，故曰热消肌肉，宜以养血凉药。《内经》曰：血生肉。肺病面白，皮涩，脉亦涩。多白则寒，暴病涩痒，气虚，麻黄加桂枝，令少汗出也。《伤寒论》云：夏伤于暑，汗不得出为痒。若久不痊为风疟，形衰面白脉涩，皮肤亦涩，形羸气弱，形淹卫气不足。肾病面黑，身凉，脉沉而滑，多黑则痹。暴病形冷恶寒，三焦伤也，治之以姜附汤，或四逆汤。久

不愈为疟，暴气冲上吐食，夜发，俗呼谓之夜疟。太阳经桂枝证，形衰淹疾，黑瘅羸瘦，风痹痿厥，不能行也。外有伤寒，往来寒热如疟，劳病往来寒热亦如疟，谓之如疟，非真疟也。然伤寒寒热如疟，初必恶风寒，发热头痛体疼，自太阳经而来。劳病寒热如疟，初必五心烦热，倦怠咳嗽，久乃成寒热，与正疟自不同。诸病皆有寒热，如失血痰饮，癥瘕积聚，小肠癫疝，风寒暑湿，食伤发劳，劳瘵、脚气、疮毒，已各见本门。其余不能尽举，应有发寒热者，须问其元有何病而生寒热，则随病施治。凡寒热发作有期者，疟也。无期者诸病也。

厥

娄全善曰：王太仆云：厥者，气逆上也，世谬传为脚气，读此始知其病，上古称之为脚气也。经曰：寒厥者，手足寒也。曰热厥者，手足热也。曰痿厥者，痿病与厥杂合而足弱痿无力也。曰痹厥者，痹病与厥病杂合而脚气顽麻肿痛也。曰厥逆者，即前寒厥、热厥、痿厥、痹厥、风厥等气逆上。而或呕吐，或迷闷，或胀或气急，或小腹不仁，或暴不知人，世所谓脚气冲心者是也。今人又以忽然昏运不省人事为厥。或问世以手足冷者名为厥，何如？曰非也。在张仲景论伤寒，则以手足热者为热厥，手足冷者为寒厥，冷者曰逆。谓凡厥者，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也。是故于阳虚而不接者则温之；于阳陷而伏深，不与阴相顺者则下之；于邪热入而未深者，则散其传阴之热。随其浅深轻重以为治。此乃为伤寒之邪自表入里，至太阴手足厥者，独归于二经也。盖自伤寒六经传邪者论，故厥阴是两阴交尽之经。热传至此，乃极深之时，故曰厥阴。及《内经》厥论篇之义则不然，概以足之三阳起于足五指之表，三阴起于足五指之里，故阳气胜则足下热，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论得寒厥之由，则谓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此人质壮，秋冬阴气盛，阳气衰之时也，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论得热厥之由，则谓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观其微旨，殆将为肾得先身生之精，元气从此而充，二藏相因，脉道乃行，运阴阳于内外，各有所司，阳主表，其气温，阴主里，其气寒，表里之脉，循环相接于四肢，是故举此脾胃伤于酒色，致阴阳二厥之大者为例，著于篇首，续叙十二经之厥逆者，止出本经气逆病形，皆不言手足之厥，亦不及受病之由，亦非一言而可足。既设二例在前，于此便可推而及之，故不复言也。

虽然更以诸篇有关于厥者，详陈以明之。如太阴阳明论曰：阳明者，五藏六府皆禀气于胃。今脾病不能与胃行其津液于三阴，胃亦不能行津液于三阳，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即此而言，脾胃有更实更虚，互相盛衰，衰者不行津液，盛者独行，独行必寒，此脾胃之致厥一也。又十二经皆禀气于胃。受胃之寒，则经气亦寒；受胃之热，则经气亦热。因之经脉不和，比流行相接之际，必有所遗寒热于四末，此脾胃之致厥二也。更有脾胃是肾之胜藏，脾胃有邪，必乘于肾。肾乃治下，主厥者也。肾受邪则厥，此脾胃之致厥三也。《灵枢》曰：冲脉者，与少阴大络同出于肾，为五藏六府之海，故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者，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并少阴之经，渗三阴，灌诸络，而温肌肉。其别络结则附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夫冲脉者，是行肾藏治内之阳者。阳即火也，故阳动之以正，则为生物温养之少火，动之以妄，则为炎炽害物之壮火。火壮则元真之阳亦衰。李东垣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是也。如前厥论，谓下气上争，邪气因从之而上者，非别有其邪，即此火所乱，阴阳之淫气起而上逆者也。故经以逆气为冲脉之病，病机亦言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厥皆属于下。然而在肾之阴阳和则下治，不和则下不治。不

治则寒热之厥生矣，此肾主厥之道也。至于冲脉与胃，皆以海名，故十二经禀气而致厥病悉同。又若他篇论厥，有谓因阳气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者；有二阳一阴发病，为风厥者；有志不足则厥者；有藏厥者；有水暴不知人之厥者；有五络俱竭而尸厥者。凡此诸因上逆之邪，皆相火与五火相扇而起，起则变乱其经气。所以属风寒燥湿热之五气相从而起，五气多相兼化。风燥同热化，湿同寒化，病甚则手足经从其所化之寒热以为厥。盖所逆之气自下而上者，非得之火炎之势而能之乎。如三焦、足少阳、冲、任、督，皆自司相火在下者，然而统属乎肾。何则？足少阴子与手少阴午对化者，寄于其间，如是则肾之元气安于治下。若相火妄动，须当先救其肾，分正治从治，折其冲逆，辨五气所从之盛衰者，补泻之。虽然亦有不因气逆而遽冷者，如《原病式》谓阴水主清净，故病寒则四肢冷是也。乃为阳虚而阴独在，故寒，即仲景所谓先厥后热，因寒邪外中，阳气未能胜之，故先厥也。虽邪有内外之分，然在温之则一耳。

寒热二厥　《素问》黄帝曰：厥之寒热者，何也？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帝曰：寒厥何为而然也？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荣其四肢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搏，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日衰，阳气偏胜，故手足为之热也。《灵枢·颠狂篇》：厥逆为病也，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暖取足少阴，清取足阳明。清则补之，温则泻之。《儒门事亲》云：西华李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热厥，前后十余年，其妻服逍遥散十余剂，终无效。一日命予诊之，二人脉皆浮大而无力。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时时溃以热汤，溃而不能止。吾妇手足之热，终日沃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予曰：寒热之厥也。此皆得之贪饮食，纵嗜欲，遂出《内经·厥论》证之。政之喜曰：十年之疑，今而释然。纵不服药，愈过半矣。仆曰：热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热在上也。寒在上者，以温剂补肺金。热在上者，以凉剂清心火。分取二药，令服之不辍。不旬日，政之诣门谢曰，寒热厥者皆愈矣。《原病式》谓厥者有阴阳之辨。阴厥者，原病脉候皆为阴证，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也。阳厥者，原病脉候皆为阳证，烦渴谵妄，身热而脉数也。若阳厥极深，或失下而至于身冷，反见阴证，脉微欲绝而死者，正为热极而然也。王安道曰：热极而成厥逆者，阳极似阴也。寒极而成厥逆者，独阴无阳也。阳极似阴用寒药，独阴无阳用热药，不可不辨也。叶氏曰：《内经》所谓寒热二厥者，乃阴阳之气逆而为虚损之证也。寒厥补阳，热厥补阴。正王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此补其真水、火之不足耳。仲景、河间、安道所论厥证，乃伤寒手足之厥冷也。证既不同，治法亦异。寒厥，表热里寒，下利清谷，食入即吐，脉沉伏，手足冷，四逆汤主之；热厥，腹满身重，难以转侧，面垢谵语遗溺，厥冷自汗，脉沉滑，白虎汤主之；热厥，手足热而游赤，宜升阳泄火汤。若大便结实，大柴胡汤主之。寒厥，手足冷，以附子理中汤。指尖冷，谓之清，理中汤主之。

寒厥手足冷　脉沉数实为热。东垣治中书贴合公脚膝尻腰背冷，脉沉数有力，用

黄柏滋肾丸，再服而愈。又治中书左丞姚公茂，上热下寒，用既济解毒汤良愈。丹溪治吕宗信，腹有积块。足冷至膝，用大承气加减下之愈。此皆寒厥有热也。脉沉细微为寒。罗谦甫治征南副元帅大忒木儿，年六十，秋七月征南。至仲冬，病自利完谷不化，脐腹冷痛，足胫寒，以手搔之不知痛痒，常烧石以温之，亦不得暖。诊之脉沉细而微，此年高气弱，深入敌境，军务烦冗，朝夕形寒，饮食失节，多饮乳酪，履于卑湿，阳不外固。由是清湿袭虚，病起于下，故胫寒而逆。《内经》云：感于寒而受病，微则为咳，盛则为泄为痛，此寒湿相合而为病也。法当急退寒湿之邪，峻补其阳，非灸不能病已。先以大艾炷于气海灸百壮，补下焦阳虚。次灸三里各三七壮，治胫寒而逆，且接引阳气下行。又灸三阴交，以散足受寒湿之邪。遂处方云：寒淫所胜，治以辛热，湿淫于外，平以苦热，以苦发之。以附子大辛热，助阳退阴，温经散寒为君。干姜、官桂大热辛甘，亦除寒湿，白术、半夏苦辛温而燥脾湿，故以为臣。人参、草豆蔻、甘草大温中益气。生姜大辛温，能散清湿之邪，葱白辛温，能通上焦阳气，故以为佐。又云：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故大作剂服之。不数服，泻止痛减，足胫渐温，调其饮食，十日平复。明年秋，过襄阳值霖雨，阅旬余前证复作，再依前灸，添阳辅各二七壮，再以前药投之，数服愈。《内经》寒厥，皆属肾虚。云肾藏志，志不足则厥。又云：肾虚则清厥，意不乐。又云：下虚则厥。又云：诸厥固泄，皆属于下是也。《灵枢·逆顺肥瘦篇》，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冲，循阴股内廉，入腘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跗属，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跗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经云：经络坚紧，火所治之。盖灸以治之，或汤酒渍之也）。运气寒厥有二：一曰寒。经云：水平气曰静顺，静顺之纪，其病厥。又云：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躁悸阴厥。又云：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病阴厥，且格是也。二曰寒湿。经云：太阴司天之政，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民病寒厥是也。《千金方》治丈夫腰脚冷不随，不能行方，上醇酒三斗，水三斗，合著瓮中，温渍至膝，三日止。冷则瓮下常着灰火，勿令冷。东垣云：经云，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非火调弗能取之。洁古云：身热如火，足冷如冰，可灸阳辅穴。又云：胫酸冷，绝骨取之。

热厥手足热　丹溪曰：司丞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觉热，冬不可加绵于上，尝自言曰：我资禀壮不怕冷。予曰；此足三阴虚，宜断欲事，以补养阴血，庶乎可免。笑而不答，年方十七患瘵，半年而死。《千金方》手足烦者，小便三升，贫中温渍手足。《素问》热厥，取足太阴、少阳，皆留之。

暴不知人之厥，已前见卒中暴厥门，但有轻而未至于卒仆者，难以诸中目之，故复附见于此。厥有涎潮，如拽锯，声在咽中，为痰厥。先用瓜蒂散，或稀涎散，或人参芦煎汤探吐，随用导痰汤，多加竹沥，少加姜汁。暴怒气逆而昏运者，为气厥。宜八味顺气散，或调气散，或四七汤。手足搐搦为风厥，宜小续命汤。因酒而得为酒厥，宜二陈汤加干葛、青皮，或葛花解醒汤。又有骨枯爪痛为骨厥，身立如椽为骭厥，喘而强为阳明厥，此皆由气逆也。厥亦有腹满不知人者，一二日稍知人者，皆卒然闷乱者，皆因邪气乱，阳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肾气衰少，精血奔逸，使气促迫，上入胸胁，宗气反结心下，阳气退下，热归股腹，与阴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络皆会于耳，五络俱绝，则令人身脉皆动，而形体皆无知，其状如尸，故曰尸厥。正由藏气相刑，或与外邪相忤，则气郁不行，闭于经络，诸脉伏匿，昏不知人。唯当随其藏气而通之，寒则热之，热则寒之，闭则通之。仲景云：尸厥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故静而死也。菖蒲屑内鼻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著舌下。又剔取左角发方寸，烧灰末酒和

灌之，立起。以竹管吹其两耳，还魂汤。奄忽死去，四肢逆冷，不醒人事，腹中气走如雷鸣，此尸厥也。以焰硝五钱，硫黄二钱，研细作三服。每服好陈酒一大盏煎，觉硝焰起，倾于盆内，盖著温服。如人行五里，又进一服，不过三服即醒，灸百会四十九壮，气海、丹田三百壮，身温灸止。如无前药，用黑附子一只炮制，人参一两，分作二服，酒三盏煎服。或生姜汁、酒合煎亦妙。灸百会，艾炷止许如绿豆大，粗则伤人。

诊 沉微不数为寒厥。沉伏而数为热厥。细为气虚。大如葱管为血虚。浮数为痰。弦数为热。浮者外感。脉至如喘为气厥。寸沉大而滑，沉为实，滑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藏，唇口青、身冷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府，此为尸厥。

---

〔1〕“诸中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2〕“胃”当作“冒”。
〔3〕“阴”原作“阳”，据修敬堂本改。
〔4〕“诸伤门（伤寒、伤风别为一书）”十字原脱，据目录补。
〔5〕“子”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6〕〔7〕〔8〕“散”原脱，据修敬堂本补。
〔9〕“寒热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10〕“寸”原作“丁”，据四库本改。

第 二 册

诸 气 门[1]

诸 气

经云：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热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也。按子和云：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而况人禀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外，七情交战于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太和。此轩岐所以论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怒、喜、悲、恐、寒、热、惊、思、劳也。盖怒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逆上矣。怒则阳气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呕血及飧泄也。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逆，逆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热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尝考其为病之详，变化多端。如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餐泄，为煎厥，为薄厥，为阳厥，为胸满胁痛。食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消瘅，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缓，发于外为痈疽。喜气所至，为笑不休，为毛革焦，为内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至，为阴缩，为筋挛，为肌痹，为脉痿，男为数溲血，女为血崩。为酸鼻辛頞，为目昏，为少气不能报息，为泣则臂麻。恐气所至，为破䐃脱肉，为骨酸痿厥，为暴下绿水，为面热肤急，为阴痿，为惧而脱颐。惊气所至，为潮涎，为目瞏，为口呿，为痴痫，为不省人，为僵仆，久则为瘛痹。劳气所至，为嗌噎病，为喘促，为嗽血，为腰痛骨痿，为肺鸣，为高骨坏，为阴痿，为唾血，为冥目视，为耳闭。男为少精，女为不月。衰甚则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思气所至，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

为中痞，三焦闭塞。为咽嗌不利，为胆瘅呕苦，为筋痿，为白淫，为得后与气，快然如衰，为不嗜食。寒气所至，为上下所出水液，澄彻清冷，下利清白（云云）。热气所至，为喘呕吐酸，暴注下迫（云云）。窃又稽之《内经》治法，但以五行相胜之理，互相为治。如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受热则阳受病。寒大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凡此数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才器之人，亦不敢用此法也。热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热。逸可以治劳，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如丹溪先生治一女子，许婚后，夫经商二年不归，因不食困卧如痴，他无所病，但向里床坐。此思想气结也，药难独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过思则脾气结而不食。怒属肝木，怒则木气升发而冲开脾气矣）。因激之大怒而哭至二时许，令解之。与药一贴，即求食矣。然其病虽愈，必得喜方已。乃绐以夫回，既而果然病不举。又如子和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令触其怒。妇果怒，是夕困睡，捷于影响。惟劳而气耗，恐而气夺者为难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又闻庄先生治喜劳之极而病者，庄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后即愈矣。《素问》曰：惧胜喜，可谓得玄关者也。凡此之类，《内经》自有治法，庸工废而不行，亦已久矣。幸河间、子和、丹溪数先生出，而其理始明，后之学者，宜知所从事。丹溪云：冷气、滞气、逆气，皆是肺受火邪。气得炎上之化，有升无降，熏蒸清道，甚而转成剧病，《局方》类用辛香燥热之剂，以火济火，咎将谁执。气无补法，世俗之言也。以其为病，痞闷壅塞，似难于补，不思正气虚者不能运行，邪滞著而不出，所以为病。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著而成病。苟或气怯，不用补法，气何由行。气属阳，无寒之理。上升之气觉恶寒者，亢则害，承乃制也。气有余，便是火。冷生气者，高阳生之谬言也。自觉冷气自下而上者，非真冷也。盖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其热为甚，火极似水，阳亢阴微也（按：河间论气为阳而主轻微，诸所动乱劳伤，乃阳火之化，神狂气乱而病热矣。又云：五志过极，皆为火也。而其治法，独得言外之意。凡见喜、怒、悲、恐、思之证，皆以平心火为主。至于劳者伤于动，动便属阳，惊者骇于心，心便属火，二者必以平心火为主。俗医不达此者，遂有寒凉之谤）。

气郁，用香附、苍术、抚芎。调气用木香，然味辛，气能上升，如气郁而不达，固宜用之。若阴火冲上而用之，则反助火邪矣。故必用黄柏、知母，而少用木香佐之。气从左边起者，肝火也。气刺痛，皆属火。当降火药中加枳壳。破滞气用枳壳，枳壳能损至高之气，二三服即止，恐伤真气，气实者可服。实热在内，相火上冲，有如气滞，用知母、黄柏、芩、连。阴虚气滞，用四物以补血。因事气郁不舒伸而痛者，木香调达之。忧而痰气，香附五钱，瓜蒌一两，贝母、山查各三钱，半夏一两。禀受素壮而气刺痛，用枳壳、乌药。因死血而痛者，桃仁、红花、归头。解五藏结气，益少阴经血，用栀子炒黑为末，入汤同煎，饮之甚效。河间云：妇人性执，故气疾为多。宜正气天香汤先导之。戴复庵云：七气致病，虽本一气，而所以为气者，随症而变，《三因方》论最详。喜、怒、忧、思、悲、恐、惊，谓之七气。有痰在咽喉间，如绵絮相似，咯不出，咽不下，并宜四七汤，未效，进丁沉透膈汤（内有热者不宜）。审知是思虑过

度，宜四七汤去茯苓，加半夏、人参、菖蒲。审知是盛怒成疾，面色青黄，或两胁胀满，宜调气散，或四七汤加枳壳、木香各半钱。因惊恐得疾，心下怔忡者，见惊悸门。脉滑者，多血少气。涩者，少血多气。大者，血气俱多。小者，血气俱少。下手脉沉，便知是气。其或沉滑，气兼痰饮。脉弦软，或虚大，虚滑微弱，饮食不节，劳伤过度，精神倦怠，四肢困乏，法当补益。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夏月清暑益气汤、四君、四物之类加减。脉结涩，或沉弦，急疾收敛，四肢腹胁腰胯间牵引疼痛，不能转侧。皆由七情郁滞，跌闪伤损，谨察病原，随证疏导。《三因》七气汤、流气饮子、大七气汤、苏子降气汤、化气散、四磨汤、大玄胡汤选用。脉沉滑，气兼痰饮者，二陈汤、桔梗半夏汤、四七汤，枳壳、乌药、紫苏、大腹皮、桑白皮之类，随证加减。

郁

《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王安道曰：木郁达之五句，治郁之法也。调其气一句，治郁之余法也。过者折之三句，调气之余法也。夫五法者，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然扩而充之，则未尝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或因所乘而为郁，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皆郁也。岂惟五运之变能使然哉。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则达之、发之、夺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扩焉而充之矣。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王氏谓吐之令其条达，为木郁达之。东垣谓食塞胸中，食为坤土，胸为金位，金主杀伐，与坤土俱在于上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发之气伏于地下，非木郁而何？吐去上焦阴土之物，木得舒畅则郁结去矣，此木郁达之也。窃意王氏以吐训达，此不能使人无疑者，以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欤。则泻肺气举肝气可矣，不必吐也。以为脾胃浊气下流，而少阳清气不升欤。则益胃升阳可也，不必吐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至于东垣所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无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伤而后能也。且为物所伤，岂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气，乃是反为木郁而施治，非为食伤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汩之也。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凡此之类，皆发之之法也。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原，金受火烁，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膹满，胸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谓渗泄、解表、利小便，为金郁泄之。夫渗泄利小便，固为泄金郁矣。其解表二字，莫晓其意。得非以人之皮毛属肺，其受邪为金郁，而解表为泄之乎。窃谓如此，则凡筋病便是木郁，肉病便是土郁耶？此二字未当于理，今删去。且解表间于渗泄利小便之中，是渗泄利小便为二治矣。若以渗泄为滋肺生水，以利小便为直治膀胱，则直治膀胱，既责不在肺，何为金郁乎，是亦不通。故予易之曰：渗泄而利小

便也。水郁折之。折者、制御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莞陈垩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汜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守也、攻也、广略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倾踣者寡矣。且夫五郁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正气岂能遽平哉。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于治郁之余，则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虽然自调其气以下，盖经之本旨。故予推其义如此。若扩充为应变之用，则不必尽然也。

丹溪言郁有六，气、血、湿、热、痰、食也。气郁，胸胁痛，脉沉而涩，宜香附、苍术、抚芎。湿郁，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其脉沉细，宜苍术、川芎、白芷、茯苓。热郁，目瞀，小便赤，其脉沉数，宜山栀、青黛、香附、苍术、抚芎。痰郁，动则喘，寸口脉沉滑，宜海石、香附、南星、瓜蒌仁。血郁，四肢无力，能食便红，其脉芤，宜桃仁、红花、青黛、川芎、香附。食郁，嗳酸，腹满不能食，右寸脉紧盛，宜香附、苍术、山查、神曲、针砂。上诸郁药，春加防风，夏加苦参，秋冬加吴茱萸。苍术、抚芎，总解诸郁。凡郁皆在中焦，以苍术、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假令食在气上，气升则食自除矣。余仿此。或问方论分门叙证，未尝有郁病之名，今出六郁之药何也？曰：夫人气之变，一如天地六淫而分之，故郁者，燥淫为病之别称也。燥乃阳明秋金之位化。经曰：金木者生成之终始。又曰：木气之下，金气乘之。盖物之化，从于生物之成，从于杀造化之道，于生杀之气，未始相离，犹权衡之不可轻重也。生之重杀之轻，则气殚散而不收；杀之重生之轻，则气敛涩而不通，是谓郁矣。郁有外邪内伤，外邪者，《内经》有六气五运胜克之郁，内应乎人气而生病者是也。用五郁而治，木郁者达之，火郁者发之，水郁者折之，土郁者夺之，金郁者泄之。内伤者，人之天真与谷气并，分布五藏。名五阳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气也，各司一藏，而金木则统为生杀之纪纲。以其五阳，又复相通移，五五二十五阳，于是一藏一五气，各有生、长、化、收、藏之用。虽各自为之用，然必归于肺。肺属金、主气，分阴阳。其化燥，其变敛涩，敛涩则伤其分布之政，不惟生气不得升，而收气亦不得降。故经曰：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又曰：诸气愤郁，皆属于肺，此之谓也。今观此集所云，郁病多在中焦，及六郁凡例之药，诚得其要矣。中焦者，脾胃也。水谷之海，法天地，生万物，体干健之化，具坤静之德。五性备而冲和之气，五藏六府皆禀之以为主，荣卫由谷气之精悍所化。天真亦由谷气而充大。东垣所谓人身之清气、荣气、运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称。然而诸气岂尽是胃气者哉。乃因胃气以资其生故也。脾胃居中心，肺在上，肾肝在下，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上下。所属之藏气，致虚实胜克之变，过于中者，而中气则常先。是故四藏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其和而先郁矣。更有因饮食失节，停积痰饮，寒温不适所，脾胃自受，所以中焦致郁之多也。今以其药兼升降而用之者。盖欲升之，必先降之，而后得以升也。欲降之，必先升之，而后得以降也。老氏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其苍术足阳明药也，气味雄壮辛烈，强胃强脾，开发水谷气，其功最大。香附阴血中快气药也，下气最速，一升一降，以散其郁。抚芎者，足厥阴直达三焦，俾生发之气，上至头目，下抵血海，通疏阴阳气

血之使者也。然用此不专开中焦而已。其胃主行气于三阳，脾主行气于三阴。脾胃既布，水谷之气行，纵是三阴三阳各藏府自受其燥金之郁者，亦必因胃气可得而通矣。天真等气之不达，亦必可得而伸矣。况苍术尤能径人诸经，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敛涩者也。观此六郁药之凡例，其升降消导，皆因《内经》变而致。殆将于受病未深者设也。若或气耗血衰，津液枯竭，病已入深，宁复令人守此，不从病机大要治法，以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者哉。不然，如前条中风、伤寒外邪者，尚分虚实论治，何乃郁病属内伤多者，反不分之乎。先生之意当不止是，集书者不能备其辞也。曰：子言郁乃燥淫之别称，刘河间则又以怫郁属热者何也？曰：燥之为气，有凉有热而燥者，秋风气至大凉，革候肃杀坚劲，生气不扬，草木敛容，人物之象一也。在人身则腠理闭密，中外涩滞，气液皆不滑泽。是以《原病式》叙诸涩枯涸，干劲皴揭者，在燥淫条下，从化何如，《内经》有之。少阴、少阳热火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青。河间又谓六气不必一气独为病，气有相兼。或风热胜湿成燥涩者，或肺受火热、致金衰耗津而燥者。或火热亢极、兼贼鬼水化、反闭塞而燥者。或因寒邪外闭腠理、阳气郁而成燥，其病在外，甚亦入内。或口食生冷，阳气内郁而成燥热者，其病在肉里，甚亦在外。或兼于湿者，湿主于否，因致怫郁成热以燥者。或兼风者，因热伤肺金不能平木，而生风胜湿而燥也。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燥之从化者，其此之谓欤。

至于论郁之为病，外在六经九窍四属，内在五藏六府。大而中风、暴病、暴死、颠狂、劳瘵、消渴等疾，小而百病，莫不由是气液不能宣通之所致。治郁之法，有中外四气之异，在表者汗之，在内者下之。兼风者散之，热微者寒以和之，热甚者泻阳救水，养液润燥，补其已衰之阴。兼湿者，审其湿之太过不及，犹土之旱涝也。寒湿之胜，则以苦燥之，以辛温之。不及而燥热者，则以辛润之，以寒调之。大抵须得仲景之法治之，要各守其经气而勿违。然方论止叙风寒湿热四气之病。无燥火二淫之故。殆是从四时令气之伤人者，于秋不言伤其燥，而乃曰伤其湿者，为相火代君火行令于暑，故止言热而不言火。夫如是之天气合四时者尚不能明，况能推究人以一气之变，亦如天气六淫之分者乎。且人气之燥火二淫，常通贯于风寒湿热病中，尤多于四气之相移也。何以言之？在病之冲逆奔迫，即属之火，气液不得通，即属之燥，其火游行于五者之间，今不以为言，尚不可也。抑夫燥者，正属五行金气所化，而亦舍之，此何理焉。及观其所立气门，多是二淫之病，可见其不识人气有六化六变之道，宜乎其治气病之法，无端绪矣。

诊：郁脉多沉伏。郁在上则见于寸，郁在中则见于关，郁在下则见于尺。郁脉，或促、或结、或涩。滑伯仁云：气血食积痰饮，一有留滞于其间，则脉必因之而止涩矣。但当求其有神，所谓神者，胃气也。

痞 （胀在腹中、胀有形、胸痹、痞在心下、痞无形内附）

或问痞属何藏？邪属何气？曰：尝考之《内经》，有阳明之复，心痛痞满者。注以清甚于内，热郁于外。太阳之复，心胃生寒，心痛痞闷者。注以心气内燔。备化之纪，病痞。卑监之纪，留满痞塞。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注皆以阴胜阳也。由是观之，则是受病之藏者，心与脾也。因而怫郁壅塞不通为痞者，火与湿也。其论致病所由之邪，则不可一言而尽。天气之六淫外感，人气之五邪相乘，阴阳之偏负，饮食七情之过节，皆足以乱其火土之气。盖心、阳火也，主血。脾、阴土也，主湿。凡伤其阳则火怫郁而血凝，伤其阴则土壅塞而湿聚。二藏之病，相去不离方寸间，至于阴阳之分，施治之法，便不可同也。何则？《金匮要略·水病篇》谓：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者，二条同是语也。但一条之上有气分二字，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

汤，治为水寒之邪闭结，气海之阳不布，荣卫不行。一条用枳术汤，为中焦水停土壅故也。又《胸痹篇》云：胸痹心下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一证列二方，原其意，盖是留气结在胸为重者，便须补中。又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伤寒论》中，有谓病人手足厥冷，脉作紧，邪结在胸中者，当吐之。脉浮大，心下反鞕，有热属藏者，下之。兹二者为不汗下而痞满，从其邪有高下，故吐下之不同。若经汗下而心下痞，则以诸泻心汤。

大抵痞与结胸，同是满鞕，但结胸则涌治，岂非仲景治痞亦在心脾二藏，从火土之阴阳者欤。各适其宜而治。高者越之，下者竭之，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温而行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郁者开之，结者解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实则泻，随机应变以为治。东垣云：夫痞者，心下满而不痛是也。太阴者湿也，主壅塞，乃土来心下为痞满也。伤寒下太早亦为痞，乃为寒伤其荣。荣者血也，心主血，邪入于本，故为心下痞闷。仲景立泻心汤数方，皆用黄连以泻心下之士邪，其效如响应桴。故《活人书》云：审知是痞，先用桔梗枳壳汤，非以此专治痞也。盖因先错下必成痞证，是邪气将陷而欲过胸中。故先用截，散其邪气，使不至于痞。先之一字，早用之义也。若已成痞而用之，则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而反损胸中之正气，则当以仲景痞药治之。经云：察其邪气所在而调治之，正谓此也。非止伤寒如此。至于酒积杂病下之太过，亦作痞伤。盖下多亡阴，亡阴者，谓脾胃水谷之阴亡也。故胸中之气因虚下陷于心之分野，则致心下痞，宜升胃气，以血药兼之。若全用气药导之，则其痞益甚，甚而复下之，气愈下降，必变为中满膨胀，皆非其治也。又有虚实之殊，如实痞大便闭者，厚朴枳实汤主之；虚痞大便利者，白芍陈皮汤主之。如饮食所伤痞闷者，当消导之，去其胸中窒塞。上逆兀兀欲吐者，则吐之。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海藏云：治痞独益中州脾土，以血药治之，其法无以加矣。伤寒痞者从血中来，杂病痞者亦从血中来，虽俱为血证。然伤寒之证从外至内，从有形至无形。故无形气证，以苦泄之。有形血证，以辛甘散之。中满者勿食甘，不满者复当食也。中满者，腹胀也。如自觉满而外无腹胀之形，即非中满，乃不满也。不满者病也，当以甘治之可也。主方，黄芪补中汤加柴胡、升麻。缘天地不交为痞，今以猪苓、泽泻从九天之上而降，柴胡、升麻从九地之下而升，则可以转否而为泰矣。无形气证，以苦泄之，枳实、黄连之类，大消痞丸、黄连消痞丸、失笑丸；有形血证，以辛甘散之，枳实理中丸、人参汤、半夏泻心汤。伤寒五六日，不论已下未下，心下痞满，泻心汤、小柴胡汤加枳、桔主之。少阴面赤下利，心下痞，泻心汤加减例。易老单用泻心汤，用钱氏法，后随症加减。烦者加山栀，躁加香豉，呕加半夏，满加枳实、厚朴，腹痛加芍药，脉迟加附子，下焦寒加干姜，大便硬加大黄。如用姜附，先煎令熟，使热不僭，后加黄连同用。痞而头目不清者，以上清散主之。胸中不利者，悉利于表。饮食伤脾痞闷，轻者大消痞丸、枳术丸、回金丸之类。甚者微下之、吐之。下之者，槟榔丸、煮黄丸。吐之者，二陈汤及瓜蒂散探吐之。若酒积杂病下之太过，亦作痞满，宜升提胃气，以血药兼之。湿者，四肢困重，小便短，宜平胃和五苓以渗之。郁者，越鞠丸。热则烦渴溺赤，以苦寒泄之，大消痞丸（煎汤用黄连，及葛根、升麻发之）。便结即利之。寒则中清，以辛甘散之，枳实理中丸，挝脾汤加丁香，或丁沉透膈汤。戴复庵以诸痞塞及噎膈，乃是痰为气所激而上气，又为痰所隔而滞。痰与气搏不能流通，并宜用二陈汤加枳实、砂仁、木香，或木香流气饮入竹沥、姜汁服。因七气所伤，结滞成疾，痞塞满闷，宜四七汤或导痰汤加木香半钱，或下来复丹。脾胃弱而转运不调为痞，宜四君子汤。伤于劳倦者，补中益气汤。大病后元气未复而痞者，亦宜之。脉之右关多弦，弦而迟者，必心下坚，此肝木克脾土，郁结涎闭于藏府，气不舒则痞，木香顺气汤。挟死血者，多用牡丹皮、江西红曲、麦芽（炒研）、香附（童便制）、桔梗、川通草、穿山甲、番降

香、红花、山查肉、苏木各钱许，酒、童便各一钟煎。甚者加大黄，临服入韭汁、桃仁泥。此方一应大怒之后作痞者，皆可服。

胸 痹

心下满而不痛为痞，心下满而痛为胸痹。《金匮》方，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主之。胸痹缓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此二条不言痛）。支饮胸满者，枳朴大黄汤主之（不言痹）。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者，以栝蒌薤白白酒汤主之。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一味瓜蒌，取子熟炒，连皮或煎或丸，最能荡涤胸中垢腻。

水胀总论

许学士云：脐腹四肢悉肿者为水。但腹胀四肢不甚肿为蛊，蛊即胀也。然胀亦有头面手足尽肿者，大抵先头足肿，后腹大者，水也。先腹大后四肢肿者，胀也。《灵枢经·五癃津液别[2]篇》，黄帝问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予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愿闻其道。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咳而泣出矣。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痠。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于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水胀篇》黄帝问于岐伯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鼓空空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营，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始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血不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黄帝曰：肤胀、鼓胀可刺耶？岐伯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石水，脐以下肿，其脉沉）。

水 肿

《素问·汤液醪醴论》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以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

肉相保，巨气乃平。释云：不从毫毛生者，明其邪不自腠理入，是水从内而溢出于外者也。五藏阳以竭者，为由脾胃虚弱。夫脾胃者土也，法天地，生万物。故水谷入胃，清阳化气，浊阴成味，五藏禀其气曰阳，禀其味曰精，即经之谓五阳者，胃脘之阳是也，气和精生。今不得禀水谷气，则无气以生，不得禀五味，则无精以化。肺主气而魄藏焉，无气则魄独居。肾为阳，故动之。经脉行则脾胃之水谷得以化，四藏亦得以禀之，然后可以施治。其水在表在上者汗之，在下、在里者分利之。夫如是，此条所治，正与《评热论》阴虚者对待而言也。彼为肾之阴虚，不能敌夫所凑之阳。此为胃之阳虚，不能制夫溢水之阴也。仲景法，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已上肿，当发汗乃愈。防已黄芪汤、防已茯苓汤、蒲灰散（已上利小便）。越婢汤、越婢加术汤、甘草麻黄汤、麻黄附子汤、杏子汤（已上发汗）。观此可见仲景之法，一出于《内经》。后世治水肿方，有五皮散、香苏散，中用姜、橘、紫苏、大腹皮辛以散之，茯苓、防已、木通、桑皮淡以渗之，是开鬼门洁净府同用也。丹溪云：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气得实则自能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非五苓之行水也。

又云：《内经》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腹胀大，皆属于热。是三者相因而为病。盖湿者土之气，土者火之子。故湿每生于热，热气亦能自湿者，母气感子湿之变也。湿气盛，肺气不行而膹郁矣。故水肿病者，脾失运化之职，清浊混淆，因郁而为水。脾土既病，肺为之子，而肺亦虚，荣卫不布，气停水积，凝聚浊液，渗透经络，涵流溪谷，窒碍津液，久久灌入隧[3]道，血亦化水矣。凡治肿，皆宜以治湿为主，所挟不同，故治法亦异。更宜清心经之火，补养脾土，火退则肺气下降而水道通，脾土旺则运化行，清浊分，其清者复回而为气、为血、为津液。其败浊之甚者，在上为汗，在下为溺，以渐而分消矣。卢祇镜治水肿类例，以肺金盛而生水，水溢妄行，气息闭、枢机壅而为肿，必欲导肾以决去之，岂理也哉。夫肺者肾之母，其气清肃，若果由肺盛生水，则将奉行降令，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而何病肿之有。或问丹溪所论水病之源，在于脾土。卢氏论水，宗于《水热篇》，阴盛水溢，其源在肾。所起不同，故治必异。今如丹溪之论，则《内经》非欤？曰：不然。试用《水热篇》三章之义绎之，则晰然矣。首章问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此以少阴经脉在上，主肾行冬令，至阴盛水气化之常者而言也。非是为病之因也。当时若遇邪伤，则二藏之气停而皆积水矣。今卢氏不求其为因所感之邪，而致气停水积，乃辄以至阴盛水，谓是藏气有余而生病者，误矣。不然，何乃次章复问，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此承上章积水之病，故注文以肾主下焦，膀胱为府，主其分注，开窍二阴。故肾气化则二阴通，二阴闭则胃填满，故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闭则水积。然而气停水溢之义，尚有可言者焉，当是下焦之气也。何则？《灵枢·本输篇》曰：少阳者属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决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府也，《宣明五气篇》，下焦溢为水。注文以分注之所，气窒不泻，则溢而为水也。又曰：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以此观之，其下焦少阳之经气，当相火之化。六气中惟相火有其经，无其府藏，游行于五者之间。故曰少阳为游部，其经脉之在上者，布膻中，散络心包；在下者，出于委阳，上络膀胱。岂非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生发，与手厥阴为表里，以行诸经之使者乎。是故肾经受邪，则下焦之火气郁矣。火气郁则水精不得四布，而水聚矣。火郁之久必发，发则与冲脉之属火者，同逆而上。盖冲脉者，十二经之海，其上者，出于项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并少阳下足，渗三阴，灌诸络。由是水从火溢，上

积于肺，而为喘呼不得卧；散聚于阴络，而为附肿；随五藏之虚者，入而聚之，为五藏之胀。夫如是之病，皆相火泛滥其水而生病者也。非相火则水不溢，而止为积水之病。如《内经》所谓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三阴结寒为水；肾肝并沉为石水之类是也。又尝推其肾气不化之由，多是四气相乘害之。盖胃是肾之胜藏，或湿热盛而伤之，或胃气不足下陷而害之，或心火太过下乘而侮之，或燥金敛涩之，或风木摇撼之，与夫劳役色欲，七情外感，皆足以致肾气之不足也。夫胃之关，不惟因肾气不化而后闭，其胃之病者，而关亦自闭矣。其水不待肾水而生，所饮之水亦自聚矣。盖胃主中焦，为水谷之海，胃气和则升降出纳之气行，水谷各从其道而输泄也。胃气不和，则出纳之关皆不利，故水谷之津液皆积聚而变水也。即《灵枢·经脉篇》曰：胃所生病，大腹水种，膝胫肿痛。《津液篇》曰：五谷之津液，因阴阳不和，则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于肠胃之中，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王叔和《脉经》曰：脾常怀抱其子，子，肺金也。子畏火伤，下避水中，木畏金乘，下为荆棘。脾复畏木居一隅，水遂上溢而为胀也。即此诸论观之，所谓关门不利云云者，盖以二藏相因而然耳。第三章问诸水皆生于肾乎，曰：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而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附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观是章所谓地气上者，指人形体皆禀地之阴以生者而言也。肾居五藏之下，是至阴，主水，以生津液，是故津液在百体，犹水在地中行。五气所化之五液，悉属于肾。今因劳火迫于肾气之液，发出为汗，因逢风而玄府闭。其汗与风相搏，遂结于皮肤，于是五气所化新旧之液，则皆类聚而成水矣。用是比例推之，则肾气之劳，不止房事一端而已，如夜行劳甚，渡水跌仆，持重远行，极怒惊恐之类。岂无越出肾液于表，亦得以逢于风者乎。此圣人之言简而意博，举一而可十者也。又按《评热篇》曰：有病肾风者，面附痈然壅，害于言，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至必少气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此肾虚不可妄治，治之则阴愈虚而阳必凑之，转及五藏，有是热病状也。用此比类前后所叙，诸水溢之病，未有不因肾虚得之。设不顾虚，辄攻其水，是重虚其阴也。虚则诸邪可入，而转生病矣。《内经》又谓肝肾脉并浮为风水，此尤见是阴虚之甚者也。何则？夫肾肝二藏，同居下焦。肾为阴主静，其脉沉。肝为阳主动，其脉浮。而阴道易乏，阳道易饶，为二藏俱有相火故也。若相火所动，不得其正，动于肾者，犹龙火之于海，故水附而龙起。动于肝者，犹雷火之出于地，疾风暴发，故水如波涌。今水从风，是以肝肾并浮也。王注以为风薄于下，似若水风之邪，世人莫知肝木内发之风也。

《灵枢水胀篇》，有水胀、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之病。治肤胀、鼓胀者，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观此肤胀，与《胀论篇》谓荣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为肤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此篇之鼓胀，亦与《腹中论》中之鼓胀同其病状，彼则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若饮食不节，其病虽已，当病气复聚于腹也。何与此篇治是二证，皆先泻其胀之血络，刺去其血，而复调其经。如是之不同，何哉？盖彼以气聚之病，此以气停与血相搏。故血凝于络，气凝于经，而生水液为胀，故治不同也。仲景云：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针经·论疾诊尺篇》云：视人之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又仲景云：太阴[4]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反不痛，身体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即愈，为风水）。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恶风者，加附子一枚（炮）（续法：风水，身

体浮肿，发欹不定，肢节疼痛，上气喘急，大腹皮散主之。风水毒气，遍身肿满，褚白皮散主之）。皮水，其脉亦浮，外证附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又云：渴而不恶寒者，此是皮水。盖法当风水恶寒不渴，皮水不恶寒而渴。假令皮水不渴，亦当发汗也）。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续法：皮水，身体面目悉浮肿，木香丸主之）。正水，其脉沉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大奇论》，肾肝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续法：石水四肢细瘦，腹独肿大，海蛤丸主之。石水，病腹光紧急如鼓，大小便涩，槟榔散主之）。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肿（又云：身肿而冷，状如周痹，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为黄汗。治法见黄疸门）。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燥，其阴大肿。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中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肺水者，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黄瘦，大便反坚。诸病水者，渴而不利，小便数者，皆不可发汗。问曰：病者苦水，面目四肢身体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荣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喉咽塞噎，胁下急痛。医以为留饮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后重吐之，胃家虚烦，咽燥欲饮水，小便不利，水谷不化，面目手足浮肿；又与葶苈丸下水，当时如小差，食饮过度，肿腹如前，胸胁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扬溢，则浮咳喘逆。当先攻击冲气，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瘥。先治新病，病当在后。上仲景治水诸方，皆用脉病为本，然后量轻重虚实而施治，皆守圣经之法耳。奈何今世俗之医，因病者急求一时之效，以破气去水为功，不知过一二日，则病复至而不可救矣。呜呼！予每痛夫世人病水肿多死不救者有二，一以病人不善调摄，二以医误投下药之过，竭其阴阳，绝其胃气，故多死。于是详摘《素》《灵》《金匮》之言而稍发明之，有志者当不厌其繁也。

肿病不一，或遍身肿，或四肢肿，面肿脚肿，皆谓之水气。然有阳水，有阴水，并可先用五皮饮，或除湿汤加木瓜、腹皮各半钱，如未效，继以四磨饮兼吞桂黄丸，仍用赤小豆粥佐之。遍身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多闭，此属阳水。轻宜四磨饮，添磨生枳壳，兼进保和丸；重则疏凿饮子利之，以通为度。亦有虽烦渴而大便已利者，此不可更利，宜用五苓散加木通、大腹皮半钱，以通小便。遍身肿，不烦渴，大便自调或溏泄，小便虽少而不赤涩，此属阴水。宜实脾饮。小便多少如常，有时赤，有时不赤，至晚则微赤，却无涩滞者，亦属阴也。不可遽补，木香流气饮，继进复元丹。若大便不溏，气息胀满，宜四磨饮下黑锡丹。四肢肿，谓之肢肿，宜五皮饮加姜黄、木瓜各一钱。或四磨饮，或用白术三两，㕮咀，每服半两，水一盏半，大枣三枚，拍破，同煎至九分，去查温服，日三无时，名大枣汤。面独肿，苏子降气汤，兼气急者尤宜，或煎熟去滓后，更磨沉香一呷。有一身之间，唯面与双脚浮肿，早则面甚，晚则脚甚。经云：面肿为风，脚肿为水，乃风湿所致，须问其大小腑通闭，别其阴阳二症。前后用药，惟除湿汤加木瓜、腹皮、白芷各半钱，可通用。或以苏子降气汤，除湿汤各半贴煎之。罗谦甫导滞通经汤，治面目手足浮肿。感湿而肿者，其身虽肿，而自腰下至脚尤重，腿胀满尤甚于身，气或急或不急，大便或溏或不溏，但宜通利小便为佳。以五苓散吞木瓜丸（内犯牵牛，亦不可轻服）。间进除湿汤，加木瓜、腹皮各半钱，炒莱

腹子七分半。因气而肿者，其脉沉伏，或腹胀，或喘急，宜分气香苏饮。饮食所伤而肿，或胸满，或嗳气，宜消导宽中汤。不服水土而肿者，胃苓汤，加味五皮汤。有患生疮，用干疮药太早，致遍身肿，宜消风败毒散。若大便不通，升麻和气饮。若大便如常或自利，当导其气，自小便出，宜五皮饮和生料五苓散。腹若肿，只在下，宜除湿汤和生料五苓散，加木瓜如泽泻之数。已上数条为有余之证。大病后浮肿，此系脾虚，宜加味六君子汤；白术三钱，人参、黄芪各一钱半，白茯苓二钱，陈皮、半夏曲、芍药、木瓜各一钱，炙甘草、大腹皮、木瓜各五分，姜、枣煎服。小便不利，间入五苓散。有脾肺虚弱，不能通调水道者，宜用补中益气汤补脾肺，六味丸补肾。有心火克肺金，不能生肾水，以致小便不利，而成水证者，用人参平肺散以治肺，滋阴丸以滋小便。若肾经阴亏，虚火烁肺金，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用补中益气汤以培脾土。肺脾肾之气交通，则水谷自然克化。二经既虚，渐成水胀，又误用行气分利之药，以致小便不利，喘急痰盛，已成蛊证，宜加减金匮肾气丸主之。已上数条，为不足之证。不足者，正气不足。有余者，邪气有余。凡邪之所凑，必正气虚也。故以治不足之法，治有余则可，以治有余之法，治不足则不可。洁古法：如水肿，因气为肿者，加橘皮。因湿为肿者，煎防己黄芪汤，调五苓散。因热为肿者，八正散。如以热燥于肺为肿者，乃绝水之源也。当清肺除燥，水自生矣。于栀子豉汤中加黄芩。如热在下焦阴消，使气不得化者，当益阴而阳气自化，黄柏内加黄连是也。如水胀之病，当开鬼门、洁净府也，白茯苓汤主之。白茯苓汤能变水：白茯苓、泽泻各二两，郁李仁五钱。水一碗，煎至一半，生姜自然汁入药，常服无时，从少至多，服五七日后，觉腹下再肿，治以白术散：白术、泽泻各半两，为末，煎服三钱。或丸亦可，煎茯苓汤下三十丸。以黄芪芍药建中汤之类调养之。平复后，忌房室猪鱼盐面等物。香薷熬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丸，日三，渐增，以小便利为度。冬瓜，不限多少任吃。鲤鱼一头，重一斤已上者，煮熟取汁，和冬瓜，葱白作羹食之。青头鸭或白鸭，治如食法，细切，和米并五味，煮熟作粥食之。宜空腹时进。

何柏斋学士云：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为湿为寒，火为燥为热。火性炎上，水性润下，故火宜在下，水宜在上，则易交也。交则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不交之极，则分离而死矣。消渴证不交，而火偏盛也；水气证不交，而水偏盛也。制其偏而使之交，则治之之法也。小火不能化大水，故必先泻其水，后补其火。开鬼门，泻在表在上之水也。洁净府，泻在里在下之水也。水势既减，然后用暖药以补元气使水火交，则用药之次第也。又云：卢氏以水肿隶肝肾胃而不及脾，丹溪非之似矣，然实则皆非也。盖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矣。主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故曰干知太始，坤作成物，至于天地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二气也。天运水火之气于地之中，则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太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水火和平则物生矣。此自然之理也。人之藏府，以脾胃为主，盖饮食皆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水肿之证，盖水盛而火不能化也。火衰则不能化水。故水之入于脾胃者，皆渗入血脉骨肉，血亦化水，肉发肿胀，皆自然之理也。导去其水，使水气少减，复补其火。使二气平和则病去矣。丹溪谓脾失运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经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木，则脾土全运化之职，水自顺道，乃不为肿。其词迂而不切，故书此辨之。按何公虽于医学未精，其论水火，则医书所未发，是可存也，故附著于此。

诊　目窠微肿，如卧蚕之状，曰水。足胫肿，曰水。颈脉动，喘疾咳，曰水。病下利后，渴饮水，小便不利，腹满因肿，此法当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当愈。趺阳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寸口脉浮而

迟，浮脉则热，迟脉则潜，热潜相搏，名曰沉。趺阳脉浮而数，浮脉则热，数脉则止，热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则络脉虚，伏则小便难，虚难相搏，水走皮肤，则为水矣。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三因》云：大抵浮脉带数，即是虚寒潜止于其间，久必沉伏，沉伏则阳虚阴实，为水必矣）。面瘭然浮肿，疼痛，其色灿黑，多汗恶风者，属肾风。阳水兼阳证，脉必沉数。阴水兼阴证，脉必沉迟。沉而滑，为风水。浮而迟，弦而紧，皆为肿。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细者不可治（又云：浮大轻者生，沉细虚小者死。又云：实者生，虚者死）。唇黑则伤肝。缺盆平则伤心。脐出则伤脾。足心平则伤肾。背平则伤肺。凡此五伤，必不可治。

胀　满（肠覃、石瘕）[5]

仲景云：胀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腹胀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腹满不减，减不足言，须当下之，宜大承气汤。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腹满，口舌干燥，此肠胃间有水气，防己椒苈丸主之。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脾虚满者，黄芪汤（芍药停湿）。脾实满不运，平胃散（苍术泄湿）。东垣云：腹胀满，气不转者，加厚朴以破滞气。腹中夯闷，此非腹胀满，乃散而不收，可加芍药收之，是知气结而胀，宜厚朴散之，气散而胀，宜芍药收之。《六元政纪论》云：太阴所至为中满，太阴所至为畜满，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论云：脾乃阴中之太阴，同湿土之化，脾湿有余，腹满食不化。天为阳为热，主运化也。地为阴为湿，主长养也。无阳则阴不能生化，故云藏寒生满病。《调经篇》云：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始受热中，末传寒中。皆由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而制水谷，聚而不散而成胀满。经云：腹满胪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太阴、阳明，乃寒湿郁遏也。《脉经》所谓胃中寒则胀满者是也。腹满，大便不利，上走胸臆，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又云：胀取三阳，三阳者足太阳寒水为胀，与《通评虚实论》说，腹暴满，按之不下，取太阳经络胃之募也正同。取者泻也。经云：中满者，泻之于内者是也。宜以辛热散之，以苦泻之，淡渗利之，使上下分消其湿。正如开鬼门，洁净府，温衣，缪刺其处，是先泻其血络，后调其真经。气血平，阳布神清，此治之正也。或问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者何也？此乃病机总辞。假令外伤风寒，有余之邪自表传里，寒变为热，而作胃实腹满，仲景以大承气汤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湿热郁于内而成胀满者，此热胀之谓也。大抵寒胀多而热胀少，治之者宜详辨之。诸腹胀大，皆属于热。此乃八益之邪有余之证。自天外而入，是感风寒之邪自表传里，寒变为热，作胃实腹病，日晡潮热，大渴引饮，谵语，是太阳、阳明并大实大满者，大承气汤下之。少阳、阳明微满实者，小承气汤下之。经云：泄之则胀已，此之谓也。假令痎疟为胀满，亦有寒胀、热胀。是天之邪气，伤暑而得之，不即时发，至秋暑气衰绝而疟病作矣，知其寒也。《局方》用交解饮子者是也。内虚不足，寒湿令人中满，及五藏六府俱有胀满，更以脉家寒热多少较之。胃中寒则胀满，浊气在上则生胪胀，取三阳。三阳者，足太阳膀胱寒水为胀，腹暴满，按之不下，取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正同。腹满胪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太阴、阳明，此胃之寒湿郁遏也。太阴胪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按《内经》所说，寒胀之多如此中满。治法当开鬼门，洁净府。开鬼门者，谓发汗也。洁净府者，利小便也。中满者，泻之于内。谓脾胃有病，当令上下分消其气。下焦如渎，气血自然分化，不待泄滓秽。如或大实大满，大小便不利，从权以寒热药下之。或伤酒湿面及味厚之物，膏粱之人，或食已便卧，使湿热之气不得施化，致令腹胀满。此胀亦是热胀。治热胀，分消丸主之。如或多食寒凉，及脾胃久虚之人，胃中寒则胀满，或藏寒生满病，以治寒胀中满，分消汤主之。中满热胀、鼓胀、气胀，皆分消丸主之。中满寒胀，寒疝，大小便不通，阴

躁，足不收，四肢厥逆，食入反出。下虚中满，腹中寒，心下痞。下焦躁寒沉厥，奔豚不收，皆分消汤主之。中满腹胀，内有积聚，坚硬如石，其形如盘，令人不能坐卧，大小便涩滞，上喘气促，面色痿黄，通身虚肿，广茂溃坚汤主之。二服后中满减半，止有积不消，再服半夏厚朴汤。《阴阳应象论》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夫膜胀者，以寒热温凉论之，此何腹胀也？曰此饮食失节为胀，乃受病之始也。湿热亦能为胀，右关脉洪缓而沉弦，脉浮于上，是风湿热三脉相合而为病也。是脾胃之令不行，阴火亢甚，乘于脾胃，盛则左迁而阳道不行。是六府之气已绝于外，火盛能令母实，风气外绝。风气外绝者，是谷气入胃，清气、营气不行，便是风气也。异呼同类，即胃气者是也。经云：虚则兼其所胜，上不胜者，肝之邪也。是脾胃之土不足，水火大胜者也。经云：浊阴出下窍，浊阴走五藏，浊阴归六府，浊阴归地，此平康不病之常道。反此则为胀也。《阴阳论》云：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藏，入五藏则膜胀闭塞。《调经篇》云：下脘不通，则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下脘者，幽门也。人身之中，上下有七冲门，皆下冲上也。幽门上冲吸门，吸门者，会厌也。冲其吸入之气，不得下归于肾。肝为阴火动相拒，故咽膈不通，致浊阴之气不得下降，而大便干燥不行。胃之湿与客阴之火俱在其中，则腹胀作矣。治在幽门，使幽门通利，泄其阴火，润其燥血，生益新血。幽门通利则大便不闭，吸门亦不受邪，其膈咽得通，膜满腹胀俱去，是浊阴得下归地矣。故经曰：中满者，泻之于内，此法是也。通幽汤、润肠丸。胀而大便燥结，脉沉之洪缓，浮之弦者，宜沉香交泰丸。范天骍夫人，先因劳役饮食失节，加之忧思气结。病心腹胀满，旦食则不能暮食，两胁刺痛，诊其脉弦而细，至夜浊阴之气当降而不降，膜胀尤甚。大抵阳主运化，饮食劳倦损伤脾胃，阳气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故为胀满。先灸中脘，乃胃之募穴，引胃中生发之气上行阳道，后以木香顺气汤助之。则浊阴之气自此而降矣。

经曰：留者行之，结者散之。以柴胡、升麻之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发散清气，运行阳分为君；以生姜、半夏、草豆蔻、益智仁之甘辛大热，消散中寒为臣；以厚朴、木香、苍术、青皮之辛苦大温，通顺滞气；以陈皮、当归、人参辛甘温，调和荣卫，滋养中气。浊气不降，宜以苦泄之，吴茱萸之苦热，泄之者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茯苓甘平、泽泻咸平，气薄，引浊阴之气自上而下，故以为佐。气味相合，散之，泄之，上之，下之，使清浊之气，各安其位也。《灵枢经》云：腹满，大便不利，上走胸膈，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取者泻也，宜以辛热散之，良姜、肉桂、益智仁、草豆蔻仁、厚朴、升麻、甘草、独活（使）、黄柏少许（引用）。又方：桂枝、桔梗、人参、陈皮、青皮少许、良姜、白术、泽泻、吴茱萸。太阴所至为畜满。辨云：脾为阴中之太阴。又云：脾为阴中之至阴，乃为坤元亘古不迁之土。天为阳火也，地为阴水也，在人则为脾同阴水之化。脾有余则腹胀满，食不化。故无阳则不能化五谷，脾盛乃大寒为胀满。故《脉经》云：胃中寒则胀满。大抵此病，皆水气寒湿为之也。治宜大辛热之剂必愈，然亦有轻重。木香塌气丸。丹溪云：脾者、具坤静之德，而有干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交之泰，是为平人。今也七情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升阴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浊相混，隧道壅塞而为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胀满。经云：鼓胀是也。以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有似于鼓。以其胶固难治，又名曰蛊。若蛊之侵蚀，而有蛊之义焉。宜补其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患。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咸味，断妄想，远音乐，无有不安。医者不察，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满，喜行利药以求通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胀愈甚，而病邪甚矣，真气伤矣。

或问方论，或以胃冷中虚，或以旦食则不能暮食，由至阴居中，五阳不布然也。今丹溪乃云湿热相生，则固无寒者欤？曰：初病因寒饮食，与外受寒气，亦或有之。若丹溪之所言者，则非一日之病。初虽因寒，阳气被郁，久亦成热矣。经曰：诸腹胀大，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是也。今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即是五阳布之也。何必姜、附之热乎。然先以救其脾胃虚弱者为本。从而视其标之有余者治之，此亦圣人之旨也。《灵枢·胀论》谓五藏六府皆有胀，其胀皆在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腹，胀皮肤。胸腹者，藏府之郭也。各有畔界，各有形状。荣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为肤胀。夫诸胀者，皆因厥气在下，荣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败，谓之天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以此而观，则圣人未尝不以补虚为要。曰《灵枢·胀论》多言由厥气在下，寒气逆上而为胀也，更有他邪之可言乎。曰考之《内经·脉要精微篇》谓：胃脉实，气有余则胀。《腹中论》谓：病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名为鼓胀。有病热者，三阳盛，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膜胀而头痛。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名曰厥逆。《风论》谓：胃风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膜胀。《调经篇》谓：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志有余则腹胀飧泄。《至真大要篇》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六元正纪大论》谓：土郁之发，心腹胀，肠鸣而数后。水运太过，阴厥，上下中寒，甚则腹大胫肿，寝汗憎寒。《至真大要论》谓：厥阴司天，食则呕，腹胀，溏泄。在泉病腹胀，善噫。少阴司天，腹膜胀，腹大满，彭彭而喘咳。阳明[6]之复，胀而泄，呕苦咳哕。太阴初气，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太阴阳明论》谓：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缪刺论》谓：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诊要》谓：手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足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面黑皮毛焦而终。《阴阳别论》谓：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为肾胆同逆，三焦不行，气蓄于上。《阴阳应象论》：浊气在上，则生膜胀。《六元正纪论》谓：太阴所至为蓄满。又云：太阴所至为中满。《脉解篇》谓：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上走心为噫；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所谓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灵枢·水胀篇》谓：鼓胀者，腹胀者皆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经脉篇》谓：胃气不足，胃中寒则胀满，身以前皆寒。有脾胃是动病，胃脘痛，腹胀，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邪气论》谓：胃病者，腹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又胃是动病，贲响腹胀。《本神篇》谓：脾气实则腹胀，泾溲不利。《经脉篇》[7]谓：足太阴之别公孙，虚则鼓胀。《师传篇》[8]谓：中寒，肠中热，则胀而泄。《胀论篇》谓：荣气顺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为肤胀。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肺胀者，虚满而喘咳。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有声。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脾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不坚。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小肠胀者，少腹膜胀，引腰而痛。二经诸条之论，各邪所生之胀，各胀之病状如此。李东垣尝引《五常政大要》云，下之则胀已者，谓西北二方，地形高寒，及《异法方宜论》云，北方之人，藏寒生满病，亦谓适寒凉者胀，皆秋冬之气也。二者尽由寒凉在外，六阳在于坤土之中，坤土者，人之脾胃也。五藏之病，外寒必内热，然阴盛阳虚，故下之则愈。又曰：大抵寒胀多而热胀少，治者宜详辨之。予因是而思，岂独寒热而已。

凡治是病，必会通圣经诸条之旨，然后能识藏府之部分形证，邪气之所自来。纵是通腹胀满，卒难究竟者，亦必有胀甚之部，与病先起处，即可知属何藏府之气受邪而不行者为先。而后及乎中焦气交之分，于是转运不前，壅聚通腹胀满也。若脾胃受邪，便先是胃脘心下痞气起，渐积为通腹胀也。腹属脾也，属脾胃者，则饮食少；属他府藏者，则饮食如常，此亦可验。又须分其表里浅深，以胀在皮肤孙络之间者，饮食亦如常。其在肠胃肓膜之间者，则饮食减少，其气壅塞于五藏，则气促急，不食而病危矣。是故病在表者易治，入府者难治，入藏者不治。更要分虚寒实热：其藏府之气本盛，被邪填塞不行者为实。其气本不足，因邪所壅者为虚。实者祛之，虚者补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结者散之，留者行之。邪从外入内而盛于中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阴从下逆上而盛于中者，先抑之而调其中。阳从上降下而盛于中者，先举之亦调其中，使阴阳各归其部。故《内经》治法谓：平治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宣布五阳，巨气乃平，此之谓也。每见俗工不明其道，专守下之则胀已者一法耳。虽得少宽一二日，然真气未免因泻而下脱。而邪气既不降，必复聚成胀，遂致不救，可胜叹哉。因书一二证以验之。嘉定沈氏子，年十八，患胸腹身面俱胀满，医治半月不效，诊其脉六部皆不出也。于是用紫苏、桔梗之类，煎服一盏。胸有微汗，再服则身尽汗，其六部和平之脉皆出，一二日其证悉平。又一男子，三十余岁，胸腹胀大，发烦躁渴，面赤不得卧而足冷。予以其人素饮酒，必酒后入内，夺于所用，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上逆，逆则阴气在上，故为膜胀。其上焦之阳，因下逆之邪所迫，壅塞于上，故发烦躁。此因邪从下上而盛于上者也。于是用吴茱萸、附子、人参辈，以退阴逆。水冷饮之以解上焦之浮热，入咽觉胸中顿爽。少时，腹中气喘如牛吼，泄气五七次，明日其证愈矣。风寒暑湿胀，藿香正气散。七情胀，五膈宽中散、木香流气饮、沉香降气汤。或饮食所伤，脾胃虚弱，以致水谷聚而不化，此寒湿郁遏而胀，香砂调中汤。大怒而胀，分心气饮。忧思过度而胀，紫苏子汤。湿热内甚，心腹胀满，小便不利。大便滑泄及水肿，大橘皮汤。失饥伤饱，痞闷停酸，早食暮不能食，名谷胀，大异香散。鸡矢醴，治心腹胀满，旦食不能暮食。由脾元虚弱，不能克制于水，水气上行浸渍于土，土湿不能运化水谷，气不宣流，上下痞塞，故令人中满。旦、阳气方长，谷气易消，故能食。暮、阴气方进，谷不得化，故不能食。其脉沉实滑，病名谷胀。用鸡矢白半升，以好酒一斗，渍七日，每服一盏，食后，临卧温服。脾土受湿，不能制水，水渍于肠胃，溢于皮肤，漉漉有声，怔忪喘息，名水胀。大半夏汤。烦躁漱水，迷忘惊狂，痛闷喘恶，虚汗厥逆，小便多，大便血，名血胀，人参芎归汤。有因积聚相攻，或疼或胀者，初用七气消聚散。日久元气虚，脾胃弱而胀者，参术健脾汤，少佐消导药。瘀蓄死血而胀，腹皮上见青紫筋，小水反利，脉芤涩，妇人多有此疾，先以桃仁承气汤。势重者、抵当汤。如虚人不可下者，且以当归活血散调治。劳倦所伤，脾胃不能运化而胀者，补中益气汤加减，法见劳倦门。大病后饮食失调，脾胃受伤，运化且难而生胀者，先以化滞调中汤，次以参苓白术散。泻利后并过服通利药，以致脾胃太弱而胀，专以补脾为主。若泻痢未止，间用胃风汤。喘满不得卧，虚者，人参生脉散之类。实者，葶苈汤之类。胸膈满胀，一身面目尽浮，鼻塞咳逆，清涕流出，当用小青龙汤二三服，分利其经，却进消胀药。经久患泄泻，昼夜不止，乃气脱也。宜用益智子，煎浓汤服，立愈。

凡腹胀、小腹胀，有肾热、三焦虚寒、石水、肠痈、女劳疸。《金匮》云：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则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荣卫不利。荣卫不利，则腹胀肠鸣相逐，气转膀胱，荣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寒。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尿，名曰气分。寸口脉沉而

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寒水相搏，趺阳脉伏，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胃气衰则身体肿。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师曰：寸口脉沉而数，数则为出，沉则为入。出则为阳实，入则为阴结。趺阳脉微而弦，微则无胃气，弦则不得息。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瘕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问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病为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经自当下。气分谓气不通利而胀，血分谓血不通利而胀。非胀病之外，又有气分、血分之病也。盖气血不通利，则水亦不通利而尿少。尿少则腹中水渐积而为胀。但气分心下坚大而病发于上，血分血结胞门而病发于下。气分先病水胀，后经断，血分先经断，后病水胀也。刘立之云：气分之证，当以下气消膨为先，如枳壳散、木香流气饮、三和散之类是也。《金匮》方，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汤主之。良方加味枳术汤，治气分胀满。妇人血分，如夺命丹、黑神散，皆为要药。血分一证，大小产后多有之，唯产前脚肿不同，产后则皆败血所致，当于血上治之。

肠覃

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夫肠者大肠也，覃者延也。大肠以传导为事，乃肺之府也。肺主卫，卫为气，得热则泄，得冷则凝。今寒客于大肠，故卫气不荣，有所系止而结瘕在内贴着，其延久不已，是名肠覃也。气散则清，气聚则浊，结为瘕聚，所以恶气发起，息肉乃生。小渐益大，至期而鼓，其腹如怀子之状也。此气病而血未病。故月事不断，应时而下，本非胎胀，可以此为辨矣。晞露丸、木香通气散主之。

石瘕

石瘕者，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不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夫膀胱为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焉。今寒客于子门，则气塞而不通，血壅而不流，衄不以留止，结硬如石，是名石瘕也。此病先气病而后血病，故月事不来，则可宣导而下出者也。《难经》云：任之为病，其内苦结，男子生七疝，女子为瘕聚，此之谓也。非大辛之剂不能已也。可服见眼丸、和血通经汤。

诊　脉盛而紧，大坚以涩，迟而滑，皆胀也。关上脉虚则内胀。胀脉，浮大洪实者易治，沉细微弱者难治。唇偏举者，脾偏倾，脾偏倾则善满善胀。腹胀，身热脉大，是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死矣（胀或兼身热，或兼如疟状，皆不可治，累验）。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死矣。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逆也。呕咳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逆也。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积聚

《内经》论积：有寒气客于小肠募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成积，谓之瘕者。有小肠移热于大肠，为伏瘕，为沉者。有脾传肾为疝瘕者。有任脉为病，女子瘕聚者。有厥阴司天，溏泄瘕水闭者。有二阳三阴脉并绝，浮为血瘕。有肾脉小急，亦为瘕。有伏梁二：其一谓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其二谓气溢于大肠，而着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灵枢经》言：积皆

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阴既虚矣，则风雨袭阴之虚，病起于上而生积；清湿袭阴之虚，病起于下而成积。虚邪中人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传舍于络脉，则痛于肌肉，其痛之时息，大经乃代。传舍于经，则洒淅善惊。传舍于输，则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传舍于伏冲之脉，则体重身痛。传舍于肠胃，则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已上数端，皆邪气袭虚留而不去，以次相传，未曾留着，无有定所。若留着而有定所，则不能传矣，下文是也）。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不一其处。或着孙络之脉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膜满雷引，故时切痛。或着于阳明之经者，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或着于缓筋者，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或着于肠胃之募原者，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或着于伏冲之脉者，按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或着于脊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或着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此谓风雨袭阴之虚，病起于上而积生也）。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气生足悗，足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膜胀，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结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此谓清湿袭阴之虚，病起于下而成积也）。《内经》言积始末，明且尽矣。《难经》五积，不过就其中析五藏相传，分部位以立其名。《金匮要略》以坚而不移者为藏病，名曰积。以推移而不定者为府病，名曰聚。然而二者原其立名之由，亦不过就其肓膜结聚之处，以经脉所过部分，属藏者为阴，阴主静，静则牢坚而不移，属府者为阳，阳则推荡而不定，以故名之耳。又有槩气者，即饮食之气渗注停积之名也。《巢氏病源》于积聚之外，复立癥瘕之名，谓由寒温不调，饮食不化，与藏气相搏结所生，其病不动者癥也。虽有癖而可推移者瘕也。瘕者假也，虚假可动也。张子和谓五积者，因受胜己之邪，而传于己之所胜，适当旺时，拒而不受，复还于胜己者，胜己者不肯受，因留结为积。故肝之积得于季夏戊己日（云云）。此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运，然后为郁哉。

故五积六聚，治同郁断。如伏梁者火之郁，火郁则发之是也。复述九积丸。食积，酸心腹满，大黄、牵牛之类，甚者礞石、巴豆。酒积，目黄口干，葛根、麦蘖之类，甚者甘遂、牵牛。气积，噫气痞塞，木香、槟榔之类，甚者枳壳、牵牛。涎积，咽如拽锯，朱砂、腻粉之类，甚者瓜蒂、甘遂。痰积，涕唾稠粘，半夏、南星之类，甚者瓜蒂、藜芦。癖积，两胁刺痛，三棱、广茂之类，甚者甘遂、蝎稍。水积，足胫胀满，郁李、商陆之类，甚者甘遂、芫花。血积，打扑胁瘀，产后不月，桃仁、地榆之类，甚者虻虫、水蛭。肉积，赘瘤核疬，腻粉、白丁香，砭刺出血，甚者硇砂、阿魏。每见子和辩世俗之讹，必引《内经》为证。若此者，论病是从《难经》五积之名。论治立九积丸，是从《病源》攻其所食之物。《内经》之义，则未有发明。然则用《内经》之义而治当何如？曰：《内经》分六淫六邪，喜怒饮食，起居房劳，各有定治之法。今既论积瘕由内外邪所伤，岂不以诸邪之治法，尽当行于其间乎。邪自外入者，先治其外，邪自内生者，先治其内。然而天人之气，一阴阳也。是故人气中外之邪，亦同天地之邪也。从手经自上而下者，同司天法平之。从足经自下而上者，同在泉法治之。从五藏气之相移者，同五运郁法治之。从肠胃食物所留者，则夺之、消之，去菀陈莝也。若

气血因之滞者，则随其所在以疏通之。因身形之虚，而邪得以入客稽留者，必先补其虚，而后泻其邪。大抵治是病必分初中末三法：初治其邪入客后积块之未坚者，当如前所云，治其始感之邪与留结之。客者除之、散之、行之，虚者补之，约方适其主所为治。及乎积块已坚，气郁已久，变而为热，热则生湿，湿热相生，块日益大，便从中治，当祛湿热之邪。其块之坚者削之，咸以软之，比时因邪久凑，正气尤虚，必以补泻迭相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住攻击之剂，因补益其气，兼导达经脉，使荣卫流通，则块自消矣。凡攻病之药，皆是伤气损血。故经曰：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小毒治病，十去其七：不得过也。洁古云：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若遽以磨坚破结之药治之，疾似去而人已衰矣。干漆、硇砂、三棱、牵牛、大黄之类，得药则暂快，药过则依然，气愈消疾愈大，竟何益哉。故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如满座皆君子，则小人自无容地也。不问何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东垣云：许学士云，大抵治积，或以所恶者攻之，所喜者诱之，则易愈。如硇砂、阿魏治肉积；神曲、麦蘖治酒积；水蛭、虻虫治血积；木香、槟榔治气积，牵牛、甘遂治水积；雄黄、腻粉治痰积；礞石、巴豆治食积，各从其类也。若用群队之药分其势，则难取效。须要认得分明，是何积聚，兼见何证，然后增加佐使之药，不尔反有所损。要在临时通变也。治积当察其所痛，以知其病，有余不足，可补可泻，无逆天时。详藏府之高下。如寒者热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坚者削之，强者夺之，咸以软之，苦以泻之，全真气药补之，随其所积而行之。节饮食，慎起居，和其中外，可使必已。不然，遽以大毒之剂攻之，积不能除，反伤正气，终难复也，可不慎欤。

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呕逆。或两胁痛，牵引小腹，足寒转筋，久则如疟，宜大七气汤煎熟待冷，却以铁器烧通红，以药淋之，乘热服，兼吞肥气丸。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大如覆杯，气逆背痛，或少气喜忘目瞑，肤寒皮中时痛，如虱缘针刺，久则咳喘，宜大七气汤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钱，兼吞息奔丸。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腹热咽干，甚则吐血，宜大七气汤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钱，兼吞伏梁丸。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大如覆杯，痞塞不通，背痛心疼，饥减饱见，腹满吐泄。久则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足肿肉消，宜大七气汤下红丸子，兼吞痞气丸。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若豚状，或下或上无时，饥见饱减。小腹急，腰痛，口干目昏，骨冷。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宜大七气汤倍桂加茴香、炒练子肉各半钱，兼吞奔豚丸。杂积通治，万病紫苑丸，《局方》温白丸、厚朴丸。热积，寒取之，《千金》硝石丸、醋煮三棱丸、神功助化散、圣散子。寒积，热取之，鸡爪三棱丸、硇砂煎丸、红丸子。胃弱少食，勿与攻下，二肾散常服，块亦自消。惊风成块者，妙应丸加穿山甲（炒）、鳖甲（烧）各三钱，玄胡索、蓬术各四钱，每五十丸加至七十丸，以利为度。胁痛有块，龙荟丸加姜黄、桃仁各半两，蜜丸。龙荟丸加白鸽粪，大能消食积，或入保和丸。肉积，阿魏丸。有正当积聚处，内热如火，渐渐遍及四肢，一日数发，如此二三日又愈，此不当攻其热。又有元得热病，热留结不散，遂成癥癖，此却当用去热之剂。有病癥瘕腹胀，纯用三棱、莪术以酒煨服，下一物如黑鱼状而愈，或加入香附子用水煎，多服取效。又有病此者，用姜苏汤吞六味丸。六味者，乃小七香丸、红丸子、小安肾丸、连翘丸、三棱煎、理中丸，六件等也。有饮癖结成块，在胁腹之间，病类积聚。用破块药多不效，此当行其饮。宜导痰汤、五饮汤。何以知为饮？其人先曾病，瘥，口吐涎沫清水，或素来多痰者是也。又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急疼痛，或全身肿满，肌黄少食，宜十味大七气汤，用红酒煎服。腹中似若瘕癖，随气上下，未有定处，宜散聚汤。若气作痛，游走心腹间，攻刺上下，隐若雷

鸣。或已成积，或未成积，沉香降气散（戴用全蝎一个劈破煎汤，调苏合香丸）。已上磨积之药，必用补气血药相兼服之，积消及半即止。若纯用之致死，乃医杀之也。贴块，三圣膏，琥珀膏，大黄、朴硝各等分为末，大蒜捣膏和匀贴。熨癥方，吴茱萸碎之，以酒和煮，热布裹熨癥上，冷更炒，更番用之。癥移走、逐熨之，候消乃止。

妇人血块　加减四物汤、当归丸、牡丹散。

息积　乃气息痞滞于胁下，不在藏府荣卫之间，积久形成，气不干胃，故不妨食，病者胁下满，气逆息难，频岁不已。化气汤。

倒仓法　用肥嫩黄牡牛肉二十斤（必得三十斤方可，宁使多，勿使不及）。切成小块，去筋膜，长流水煮糜烂，以布滤去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慢火熬至琥珀色则成矣。令病人预先断欲食淡，前一日不食晚饭。设密室，令明快而不通风，置秽桶及瓦盆，贮吐下之物；置一磁盆，盛所出之溺。至日病者入室，以汁饮一钟，少时又饮一钟，积数十钟，寒月则重汤温而饮之，任其吐利。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上中下俱有者，欲其吐利俱多。全在活法而为之缓急多寡也（连进之急则逆上而吐多，缓则顺下而利多矣）。视其所出之物，必尽病根乃止。吐利后必渴，不得与汤，以所出之溺饮之，名轮回酒，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浣濯余垢。行后倦睡觉饥，先与稠米汤饮，次于淡稀粥，三日后方与少菜羹，次与厚粥软饭调养半月或一月，觉精神焕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其后忌牛肉数（一作五）年。夫牛、坤土也，黄土之色也。以顺为性，而效法乎干，以为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乐也，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横散入肉络，由肠胃而渗透肌肤皮毛爪甲，无不入也。积聚久而形质成，依附肠胃回薄曲折处，以为栖泊之窠臼，阻碍津液气血，熏蒸燔灼成病，自非刮肠剖骨之神妙，可以铢两丸散，窥犯其藩墙户牖乎。肉液之散溢，肠胃受之，其厚皆倍于前，有似乎肿，其回薄曲折处，肉液充满流行，有如洪水泛涨，浮槎陈朽，皆推逐荡漾，顺流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清道者自吐而涌；浊道者自泄而去。凡属滞碍，一洗而空。牛肉全重厚和顺之性，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补益虚损，宁无精神焕发之乐乎。

霞天膏　即倒仓法。有人指授韩懋天爵投煎剂治痰，而遂推广之。黄牯牛一具，选纯黄肥泽无病才一二岁者，上洗净，取四腿项脊，去筋膜，将精肉切作块子如栗大，秤三十斤，或四五十斤，于静室以大铜锅或新铁锅，加长流水煮之，不时搅动。另以一新锅煮沸汤旋加，常使水淹肉五六寸，掠去浮沫，直煮至肉烂如泥，漉去查。却将肉汁以细布漉入小铜锅，用一色桑柴，文武火候，不住手搅，不加熟水，只以汁渐如稀饧，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其膏成矣（此节火候，最要小心，不然坏矣）。大段每肉十二斤，可炼膏一斤，磁器盛之。用调煎剂，初少渐多，沸热自然溶化。用和丸剂，则每三分搀白面一分，同煮为糊，或同炼蜜。寒天久收若生霉，用重汤煮过，热天冷水窖之，可留三日。

诊细而附骨为积，寸口见之，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胁傍。上关下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尺中积在气街。。脉出在右积在右。脉出在左积在左。脉左右两出，积在中央。沉而有力为积。脉浮而毛，按之辟易，胁下气逆，背相引痛，为肺积。沉而芤，上下无常处，胸满悸，腹中热，名心积。弦而细，二胁下痛，邪走心下，足肿寒重，名肝积。沉而急，苦肾与腰相引痛，饥见饱减，名肾积。浮大而长，饥减饱见，腹满泄呕，胫肿，名脾积。寸口沉而横，胁下及腹有横积痛，左手脉横癥在左，右手脉横癥在右。脉头大者在上，头小者在下。脉弦，腹中急痛，为瘕。脉细微者，为癥。脉沉重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癥。脉左转而沉重者，气癥在胃中。右转出不至寸口者，内有肉癥也。脉细而沉时直者，身有痈，若腹中有伏梁。脉沉小而实者，胃中有积聚，不下食，食即呕吐。脉沉而紧者，心下有寒时痛，有积聚。关上脉大而

尺寸细者，必心腹冷积。迟而滑，中寒有癥结。弦而伏者，腹中有癥不可转也，必死不治。虚弱者死，坚强急者生。

痰　饮

痰皆动于脾湿，寒少而热多。湿在肝经，谓之风痰。湿在心经，谓之热痰。湿在脾经，谓之湿痰。湿在肺经，谓之气痰。湿在肾经，谓之寒痰。风痰，脉弦面青，四肢满闷，便溺秘涩，心多躁怒，水煮金花丸、川芎防风丸。热痰，脉洪面赤，烦热心痛，唇口干燥，多喜笑，小黄丸、小柴胡汤加半夏。湿痰，脉缓面黄，肢体沉重，嗜卧不收，腹胀而食不消，白术丸，《局方》防己丸。气痰，脉涩面白，气上喘促，洒淅寒热，悲愁不乐，玉粉丸，《局方》桔梗汤。寒痰，脉沉面色黧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姜桂丸、《局方》胡椒理中丸、《金匮》吴茱萸汤。心下痞闷，加枳实五钱。身热甚，加黄连五钱。体重，加茯苓、白术各一两。气逆上，加苦葶苈五钱。气促，加人参、桔梗各五钱。浮肿，加郁李仁、杏仁各五钱。大便秘，加大黄五钱（以上本出咳嗽门，咳嗽当参看）。

痰分五色：色白，西方本色；色黄，逆而之坤；色红，甚而之丙，金受火囚为难治；青色受风之羁绊；黑如烟煤点，顺而之北方，不治自愈。

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安有所谓痰者哉。痰之生，由于脾气不足，不能致精于肺，而淤以成焉者也。故治痰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矣。然停积既久，如沟渠壅遏淹久，则倒流逆上，瘀浊臭秽，无所不有。若不疏决沟渠，而欲澄治已壅之水而使之清，无是理也。《金匮》云：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辘辘有声，谓之痰饮。当以温药和之。又云：心下有痰饮者，桂苓甘术汤主之。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十枣汤主之（此药太峻，以小胃丹代之差缓，然虚人切不可用）。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当发其汗。大青龙汤、小青龙汤主之。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又云：呕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又云：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通用海藏五饮汤，《局方》倍术丸。丹溪曰：痰之源不一，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惊而生者；有积饮而生者；有多食而成者；有因暑而生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脾虚而成者；有嗜酒而成者。其为病也，惊痰则成心包痛，颠疾。热痰则成烦躁，头风，烂眼燥结怔忡懊侬，惊眩。风痰成瘫痪，大风眩晕，暗风闷乱。饮痰成胁痛，四肢不举，每日呕吐。食痰成疟痢，口出臭气。暑痰中晕眩冒，黄疸头疼。冷痰，骨痹四肢不举，气刺痛。酒痰，饮酒不消，但得酒次日又吐。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气痰，攻注走刺不定。妇人于惊痰最多，盖因产内交接，月事方行，其惊因虚而入，结成块者为惊痰。必有一块在腹，发则如身孕转动跳跃，痛不可忍。

按：热痰，用黄连利膈丸。当下者，用妙应丸加盆硝等分，每服三两丸，亦可用滚痰丸。惊痰，用妙应丸加朱砂二钱，全蝎三钱，每用八、九丸，常与之三、五服去尽。惊气成块，妙应丸加穿山甲（炒）、鳖甲（烧）各三钱，玄胡索、蓬术各四钱，每服五十丸加至七十丸，以利为度。寒痰，妙应丸加胡椒、丁香、蝎、桂各等分，每服二十五丸。风痰，祛风丸、导痰丸。酒痰，妙应丸加雄黄、全蝎各二钱，每服十丸。饮痰，小胃丹。食痰，保和丸。暑痰，消暑丹。庞安常有言，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并宜苏子降气汤、导痰汤各半贴和煎。或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木香各半钱，吞五套丸。或以五套丸料，依分两作饮子煎服亦好。平居皆无他事，只有痰数口，或清或坚，宜二陈

汤、小半夏茯苓汤。痰多，间进青州白丸子和来复丹，名来白丸，如和以八神来复丹，即名青神丸。此非特治痰饮，尤甚疗喘嗽，呕逆翻胃。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痠疼，两手软痹，医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姜黄各半钱。大凡病痰饮而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牵掣，妄言作名，且以治饮为先，饮消则诸证自愈。故如头风，眉棱角疼，累以风药不效，投以痰药收功。如患眼赤羞明而痛，与之凉药弗瘳，畀以痰剂获愈。凡此之类，非一而足，散在各证门中，不复繁引。有阴血不足，阴火上逆，肺受火侮，不得清肃下行。由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此则当以润剂，如门冬、地黄、枸杞子之属，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而痰自清矣。投以二陈，立见其殆。肾虚不能纳气归原，出而不纳则积，积而弗散则痰生焉，八味丸主之。脉来细滑或缓，痰涎清薄，身体倦怠，手足痠软，此脾虚挟湿。六君子汤，或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脉来结涩，胸膈不利，或作刺痛，此挟气郁。宜七气汤、越鞠丸。有人坐处，率吐痰涎满地，其痰不甚稠粘，只是沫多，此气虚不能摄涎，不可用利药，宜 六君子汤加益智仁一钱以摄之。丹阳贡鲁庵，年七十余，膈间有痰不快，饮食少思，初无大害，就医京口，投以越鞠丸、清气化痰丸，胸次稍宽。日日吞之，遂不辍口，年余困顿不堪，僦舟来就予诊治，则大肉已脱，两手脉如游丝，太溪绝不至矣。见予有难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间胀不可忍，大便秘结不通，诚为宽须臾，即死瞑目矣。固强予疏方，以至亲难辞，教用大剂人参、白术煎汤进之，少顷如厕，下积痰数升，胸膈宽舒，更数日而殁。

咳　嗽（肺痿、肺胀）

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谓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是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而咳，动于脾湿，因咳而为嗽也。经言：藏府皆有咳嗽，咳嗽属肺，何为藏府皆有之？盖咳嗽为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内而发者。风寒暑湿外也，七情饥饱内也。风寒暑湿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故虽外邪欲传藏府，亦必先从其合而为嗽，此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饥饱内有所伤，则邪气上逆，肺为气出入之道，故五藏之邪上蒸于肺而为嗽，此自内而发者也。然风寒暑湿有不为嗽者，盖所感者重，径伤藏府，不留于皮毛。七情亦有不为嗽者，盖病尚浅，止在本藏，未即上攻。所以伤寒以有嗽为轻。而七情饥饱之嗽，久而后见，治法当审脉证三因。若外因邪气，止当发散，又须原其虚实冷热。若内因七情，则随其部经，在与气口脉相应，当以顺气为先，下痰次之。有停饮而咳，又须消化之方。不可用乌梅、罂粟酸涩之药。其寒邪未除，亦不可便用补药。尤忌忧思过度，房室劳伤，遂成瘵疾，宜养脾生肺也。《仁斋直指》云：感风者鼻塞声重，伤冷者凄清怯寒，挟热为焦烦，受湿为缠滞，瘀血则膈间腥闷，停水则心下怔忪，或实或虚，痰之黄白，唾之稀稠，从可知也。

治嗽大法，肺脉浮为风邪所客，以发散取之。肺脉实为气壅内热，以清利行之。脉濡散为肺虚，以补肺安之。其间久嗽之人，曾经解利，以致肺胃俱寒，饮食不进，则用温中助胃，加和平治嗽之药。至若酒色过度，虚劳少血，津液内耗，心火自炎，遂使燥热乘肺，咯唾脓血，上气涎潮，其嗽连续而不已。唯夫血不荣肌，故邪在皮毛，皆能入肺，而自背得之尤速，此则人参、芎、归，所不可无。一种传注，病涉邪恶，五藏反克，毒害尤深，近世率用蛤蚧、天灵盖、桃柳枝，丹砂、雄黄、安息香、苏合香丸通神之剂。然则咳嗽证治，于此可以问津索途矣。抑犹有说焉，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凡咳嗽暴重，动引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也。当以破故纸、安肾丸主之。毋徒从事于宁肺。感风而嗽者，恶风自汗，或身体发热，或鼻流清涕，其脉浮，宜桂枝汤加防风、杏仁、前胡、细辛。感寒而嗽者，恶寒发热无汗，鼻流清涕，其脉紧，宜杏子汤去干姜、五味，加紫苏、干

葛，或二陈加紫苏、葛根、杏仁、桔梗。暴感风寒，不恶寒发热，止是咳嗽鼻塞声重者，宁嗽化痰汤。薛新甫云：春月风寒所伤，咳嗽声重，头疼，用金沸草散。咳嗽声重，身热头痛，用《局方》消风散。盖肺主皮毛，肺气虚则腠理不密，风邪易入，治法当解表兼实肺气。肺有火则腠理不闭，风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邪退即止。若数行解散，则重亡津液，邪蕴而为肺疽、肺痿矣。故凡肺受邪不能输化，而小便短少，皮肤渐肿，咳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汤以补脾肺，六味丸以滋肾水。夏月喘急而嗽，面赤潮热，其脉洪大者，黄连解毒汤。热躁而咳，栀子汤。咳唾有血，麦门冬汤。俱吞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而保肺金。秋月咳而身热自汗，口干便赤，脉虚而洪者，白虎汤。身热而烦，气高而短，心下痞满，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者，香薷饮。若病邪既去，宜用补中益气汤，加干山药、五味子以养元气，柴胡、升麻各二分以升生气。冬月风寒外感，形气病气俱实者，宜华盖散、加减麻黄汤。所谓从表而入，自表而出。若形气病气俱虚者，宜补其元气，而佐以解表之药。若专于解表，则肺气益虚，腠理益疏，外邪乘虚易入，而其病愈难治矣。《活法机要》云：夏月嗽而发热者，谓之热痰嗽，小柴胡汤四两，加石膏一两，知母半两用之。冬月嗽而发寒热，谓之寒嗽，小青龙加杏仁服之。感湿而嗽者，身体痛重，或有汗，或小便不利，此多乘热入水，或冒雨露，或浴后不解湿衣，致有此患，宜白术酒。热嗽，咽喉干痛，鼻出热气，其痰嗽而难出，色黄且浓，或带血缕，或出血腥臭，或坚如蛎肉，不若风寒之嗽痰清而白，宜金沸草散，去麻黄、半夏，加薄荷、枇杷叶、五味、杏仁、桑根白皮、贝母、茯苓、桔梗，入枣子一个同煎，仍以辰砂化痰丸，或薄荷煎、八风散含化。有热嗽诸药不效，竹叶石膏汤，去竹叶，入粳米，少加知母，多服五味、杏仁、枇杷叶。此必审是伏热在上焦心肺间可用。冷热嗽，因增减衣裳，寒热俱感，遇乍寒亦嗽，乍热亦嗽，饮热亦嗽，饮冷亦嗽，宜金沸草散、消风散各一贴和煎，或应梦人参散，或款冬花散，以薄荷代麻黄，或二母散，仍以辰砂化痰丸、八风丹吞化。七情饥饱嗽，无非伤动藏府正气，致邪上逆，结成痰涎，肺道不理。宜顺气为先，四七汤一贴，加杏仁、五味子、桑白皮、人参、阿胶、麦门冬、枇杷叶各一钱。有饮冷热酒，或饮冷水，伤肺致嗽，俗谓之凑肺，宜紫苑饮。有嗽吐痰与食俱出者，此盖饮食失节，致肝气不利，而肺又有客邪。肝浊道，肺清道，清浊相干，宜二陈汤加木香、杏仁、细辛、枳壳各半钱。食积痰嗽发热，二陈汤加瓜蒌、莱菔子、山查、枳实、曲蘖。《机要》云：痰而能食者，大承气微下之。痰而不能食者，厚朴汤主之。嗽而失声，润肺散，或清音丸。戴云：有热嗽失声咽疼，多进冷剂，而声愈不出著，宜以生姜汁调消风散，少少进之。或只一味姜汁亦得。冷热嗽后失声者尤宜。嗽而失声者，非独热嗽有之，宜审其证用药，佐以橄榄丸含化，仍浓煎独味枇杷叶散热服。声哑者，寒包其热也。宜细辛、半夏、生姜辛以散之。亦有痰热壅于肺者，金空则鸣，必清金中邪滞，用清咽宁嗽汤。劳嗽，有因久嗽成劳者，有因病劳乃嗽者。其证寒热往来，或独热无寒，咽干嗌痛，精神疲极，所嗽之痰，或浓或淡，或时有血，腥臭异常，语声不出者，薏苡仁五钱，桑根白皮、麦门冬各三钱，白石英二钱，人参、五味子、款冬花、紫苑、杏仁、贝母、阿胶、百合、桔梗、秦艽、枇杷叶各一钱，姜、枣、粳米同煎，去查调钟乳粉。亦宜蛤蚧散，或保和汤、知母茯苓汤、紫苑散、宁嗽汤。经年累月，久嗽不已，服药不瘥，余无他证，却与劳嗽不同。戴用三拗汤、青金丸。予谓其不妥，独宜保肺而已。一味百部膏可也。《衍义》云：有妇人患肺热久嗽，身如炙，肌瘦，将成肺劳，以枇杷叶、木通、款冬花、紫苑、杏仁、桑白皮各等分，大黄减半，各如常制治讫，同为末，蜜丸如樱桃大。食后、夜卧各含化一丸，未终剂而愈。有风寒者，可用熏法。有热者，可用枳壳汤。有实积者，可用款气丸、利膈丸、马苑铃丸。脾胃如常，饮食不妨者，加味人参清肺汤、参粟汤。《素问》云：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八味丸、安肾丸主之。有暴嗽，服

诸药不效，或教之进生料鹿茸丸、大兔丝子丸方愈。有本有标，却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遽补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觉之早故也。时行嗽，发热恶寒，头痛鼻塞，气急，状如伤冷热，连咳不已。初得病即伏枕一两日即轻，俗呼为虾蟆瘟，用参苏饮加细辛半钱。洁古云：咳而无痰者，以辛甘润其肺，蜜煎生姜汤、蜜煎橘皮汤、烧生姜、胡桃，皆治无痰而嗽者。《本事方》补肺法，生地黄二斤，净洗，杏仁二两，生姜、蜜各四两，捣如泥，入瓦盆中，置饭上蒸五七度，每五更挑三匙咽下。《金匮》方，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咳嗽喉中作声，一味白前妙。《千金》有白前汤。一男子五十余岁，病伤寒咳嗽，喉中声如鼾，与独参汤一服而鼾声徐，至二三贴咳嗽亦渐退，凡服二三斤，病始全愈。丹溪云：上半日嗽多，属胃中有火；午后嗽多，属阴虚。黄昏嗽多，此火气浮于肺，不宜用凉药，宜敛而降之。有一咳即出痰者，脾湿胜而痰滑也。有连咳十数不能出痰者，肺燥胜痰涩也。滑者宜南星、半夏、皂角灰之属，燥其脾。若利气之剂所当忌也。涩者宜枳壳、紫苏、杏仁之属利其肺，若燥肺之剂所当忌也。形肥，或有汗，或脉缓，体重嗜卧之人咳者，脾湿胜也。宜白术、苍术、茯苓之属燥之。形瘦，或夏月无汗，或脉涩之人咳者，肺燥胜也。宜杏仁、瓜蒌之属润之。凡咳嗽面赤，胸腹胁常热，唯于足乍有凉时，其脉洪者，热痰在胸膈也。宜小陷胸汤、礞石丸之类清膈降痰。甚而不已者，宜吐下其痰热也。面白悲噫，或胁急胀痛，或脉沉弦细迟而咳者，寒饮在胸腹也。宜辛甘热去之，半夏温肺汤。丹溪治饮酒伤肺痰嗽，以竹沥煎入韭汁，就吞瓜蒌、杏仁、青黛、黄连丸。按：此恐太寒，闭遏热气，不得发舒，不若先以辛散之，而后以酸收之，甚者吐之。后与五苓甘露，胜湿去痰之剂。吃醋抢喉，咳嗽不止，用甘草二两，去赤皮，作二寸段，中半劈开，用猪胆汁五枚，浸三日，取出火上炙干为细末，炼蜜丸。每服四十丸，茶清吞下，临卧服。咸物所伤，哮嗽不止，用白面二钱，砂糖二钱，通搜和，用糖饼灰汁捻作饼子，放在炉内炸熟，划出，加轻粉四钱，另炒略熟，将饼切作四亚，掺轻粉在内，令患人吃尽，吐出病根即愈。

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麻黄汤。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桔梗汤。肝咳之状，咳而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胁下满，小柴胡汤（仲景云：咳引胁痛为悬饮，宜十枣汤。丹溪云：咳引胁痛，宜疏肝气，用青皮、枳壳、香附子等，实者白芥子之属）。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升麻汤。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麻黄附子细辛汤。五藏之久嗽，乃移于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乌梅丸。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不止用猪苓分水散。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芍药甘草汤。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茯苓甘草汤。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钱氏异功散。

肺　痿

仲景云：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肺痿之病，从何得之？师曰：或从汗出，或从呕吐，或从消渴。小便利数，或从便难，又被快乐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肺痿，咳吐涎沫不止，咽燥而渴，生姜甘草汤主之。生姜五两，人参二两，甘草四两，大枣十五枚，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炙甘草汤，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用甘草一味，水三升，煮半升，分温三服。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治肺痿吐涎沫。桂枝、生姜各三两，甘草一两，大枣十枚，皂荚十枚，去皮弦、炙焦，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三温服。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

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甘草（炙）四两，干姜（炮）二两，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若服汤口渴，属消渴。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自张口者，短气也。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胎滑，此为浮寒，非肺痿也。肺痿，或咳沫，或咳血，今编咳沫者于此，咳血者入血证门。

肺　胀

仲景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又云：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汤加石膏主之。丹溪治主收敛，用诃子为主，佐以海石、香附（童便浸三日）、瓜蒌仁、青黛、半夏曲、杏仁、姜汁、蜜调噙之。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夹瘀血碍气而病。宜养血以流动乎气，降火疏肝以清痰，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韭汁之属，壅遏不得眠者，难治。

诊　浮为风，紧为寒，数为热，细为湿。浮紧则虚寒。沉数则实热。弦涩则少血。洪滑则多痰。涩为房劳。右关濡伤脾。左关弦短伤肝。浮短伤肺。脉出鱼际，为逆气喘息。弦为饮，咳而浮，四十日已。咳而眩，实者吐之愈。咳而脉虚，必苦冒。脉沉不可发汗。脾脉微为咳。肺脉微急为咳唾血。浮直而濡者，易治。喘而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难治。上气喘，面浮肿，肩息，脉浮大者死。久嗽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咳而脱形，身热脉小，坚急以疾，是逆也，不过十五日死。咳嗽羸瘦，脉形坚大者死。咳嗽脉沉紧者死，浮直者生。浮软者生，小沉伏匿者死。咳而呕，腹满泄，弦急欲绝者死。

喘（哮）[9]

喘者，促促气急，喝喝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短气者，呼吸虽数而不能接续，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呼吸虽急而无痰声。逆气者，但气上而奔急，肺壅而不下，宜详辨之。或问喘病之源何如？曰：尝考古今方论，自《巢氏病源》称为肺主气，为阳气之所行，通荣藏府，故气有余，俱入于肺，或为喘息上气，或为咳嗽。因此至严氏，谓人之五藏，皆有上气，而肺为之总，由其居于五藏之上，而为华盖。喜清虚而不欲窒碍。调摄失宜，或为风寒暑湿邪气所侵，则肺气胀满，发而为喘。呼吸促迫，坐卧不安。或七情内伤，郁而生痰，脾胃俱虚，不能摄养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发喘。治之之法，当究其源。如感外邪则祛散之，气郁则调顺之，脾胃虚者温理之。《圣济方》又云：呼随阳出，气于是升，吸随阴入，气于是降。一升一降，阴阳乃和。所谓上气者，盖气上而不下，升而不降，痞满膈中，气道奔迫，喘息有音者是也。本于肺藏之虚，复感风邪，肺叶胀举，诸藏又上冲而壅遏，此所以有上气之候也。历代医者，用此调气之说，以为至当，无复他论。及观刘河间《原病式》则以喘病叙于热淫条下，谓火热为阳，主乎急数，故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也。与巢氏所云气为阳，有余则喘较之，则刘氏之言为胜。何则？阴阳各因其对待而指之。形与气对，则以形为阴，气为阳。寒与热对，则以寒为阴，热为阳。升与降对，则以降为阴，升为阳。动与静对，则以静为阴，动为阳。巢氏不分一气中而有阴阳寒热升降动静备于其间，一皆以阳为说，致后人止知调气者，调其阳而已。今刘氏五运所主之病机，则是一气变动而分者也。其病机如何？曰：不独病之有机，于化生者亦有之。知生化之机，则可以知为病之机也。盖一气运行，升降浮沉者，由生气根于身中，而神居之，主阴阳动静之机也。其机动而清静者，则生化治。动而烦扰者，则苛疾作矣。其动有甚衰，以致五行六气胜负之变作，故《内经·至真大要篇》立病机一十九条，而统领五运六气之大纲。如喘者，谓诸喘皆属于上。王注以上乃上焦气也。炎热薄烁，心之气也。承热分化，肺之气也。又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是故河间叙喘病在热淫条下，诚得其旨矣。曰喘病之纲，属热属火，则闻命矣。

亦有节目之可言者乎？曰：予尝考之《内经》《灵枢》诸篇，有言喘喝，有言喘息，有言喘逆，有言喘嗽，有言喘呕，有言上气而喘。诸喘之形状，或因热之微甚或邪之所自故也。其独喘者，《内经·逆调》篇谓：卧则喘，是水气之客也。《经脉别论篇》[10]谓：夜行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渡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痹论》谓：肺痹者，烦满喘呕。肠痹者，中气喘争。《大奇论篇》谓：肺痈者，喘而两胠满。《至真大要论》谓：太阴司天客胜，首面肘肿，呼吸气喘。《太阴阳明篇》谓：邪入六府，身热喘呼，不得卧。《脉解篇》谓：阳明之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连藏则死，连经则生。其言喘喝者，喝谓大呵出声。《生气通天篇》谓：阳气者，因于暑，烦则喘喝。《五常政篇》：坚成之纪，喘喝胸满仰息。《灵枢本神篇》：肺实者，喘喝胸满仰息。《经脉篇》谓：肺所生病，则上气喘喝，烦心胸满。肾是动病者，喝喝而喘，坐而欲起。其言喘息者，《玉机真藏篇》谓：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真藏见，十月死。注云：是脾藏也。皆以至其月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又谓：秋脉不及，其气来毛而微，其病在中，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注云：音是肺中喘息之声也。《举痛篇》谓：劳则喘息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逆调篇》：起居如故，而息有音。《风论篇》[11]：息而恶风，口干善渴，不能劳事。《奇病篇》谓：有病癫，一日数十溲，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微细如发，此不足也。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厥，死不治。《缪刺篇》谓：邪客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热，刺其井。《痿论篇》谓：肺者藏之长，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注云：鸣者，喘息之声也。《阴阳别论篇》谓：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又二阳之病发心脾，传为息贲，死不治。注云：息奔者，喘息而上奔，脾胃肠肺及心、互相传克故死。《灵枢 五邪篇》谓：邪在肺，上气喘汗出。《本藏篇》谓：肺高则上气肩息，肝高则上支贲，切胁悗，为息贲。《经筋篇》谓：太阴筋病，甚成息贲，胁急。其言上气而喘逆者，《经脉别论篇》谓：太阳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至真大要论》谓：阳明在泉，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寒厥，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痹论篇》谓：心痹者，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脉解篇》谓：呕咳上气而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也。东垣解以此论秋冬之阴阳也。经气之燥寒在上阳也，藏气之金水在下阴也。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邪客藏府间，故为水也。《脉要篇》谓：肝脉搏坚而长，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言喘咳者，《藏气法时篇》谓：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又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憎风。《刺热篇》谓：肺热病者，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头痛，汗出而寒。《五常政篇》谓：从革之纪，发喘咳。《气交变篇》谓：岁火太过，肺金受邪，少气喘咳。血溢血泄，嗌燥，中热，肩背热。岁金太过，甚则火气复之，喘咳逆气，肩背痛，咳逆甚而血溢。岁水太过，寒在心火，病在中。上下寒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六元正纪篇》谓：少阴司天，三之气，大火行，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终之气，燥令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内作寒中。《至真大要论篇》谓：少阴司天，胸中热，胠满，寒热喘咳，唾血。少阴司天，客胜少气发热，甚则肘肿血溢，咳喘。《灵枢·经脉篇》谓：肺是动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其言喘呕者，《痹论篇》谓：肺痹者，烦满喘而呕。《至真大要篇》谓：少阴司天，喘呕寒热。其言喘咳上气者，《调经篇》谓：风有余喘咳上气。《玉机篇》谓：肺脉不及，喘，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夫诸篇节目之多如此，然犹是设为凡例者耳。何则？盖圣人之言，举一邪而诸邪具，举一藏而五藏具。用是推之，其阴阳之变，百病之生，莫不各有所。

穷其理之极致，唯张仲景得其旨。在伤寒证中，诸喘症者，皆因其邪动之机，以致方药务不失其气宜。若夫从后代集证类方者，不过从巢氏、严氏之说而已。独王海藏辩华佗云：肺气盛为喘。活人云：气有余则喘，气盛当认作气衰，有余当认作不足。肺气果盛与有余，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以其火入于肺，炎烁真气，衰与不足而为喘焉。所言盛与有余者，非肺气也，肺中之火也。此语高出前辈，发千古所未发。惜乎但举其端，未尽乎火所兼行之气。何则？如外感六淫，郁而成火者，则必与六淫相合。因内伤五邪相胜者，亦必与邪相并。遂有风热、暑热、湿热、燥热、寒热之分。诸逆冲上之火亦然，而有所从之气在焉。盖相火出于肝肾，厥阳之火气起于五藏。夫火生于动，五藏主藏精，宅神乃火也。至若阴精先有所伤而虚，不能闭藏其气，遇有妄动，其神至则火随发而炎起。起于肾者，本藏寒水之气从之；起于肝者，本藏风木之气从之；起于脾者，湿气从之；起于心者，热气从之；起于肺者，燥气从之；所从者得以附火之炎而逆也。诸逆之气盛，先入于所胜之藏，甚而至于上焦，或因火而径冲于肺，此亦火之合并藏气五邪者也。此外，复有心火因逆气不得下降，奔迫于上者；有藏气之俱不足，其火浮溜于上而虚者；有离其宫室，而务于取胜，反自虚者。更有人之禀素弱者，有常贵后贱之脱营；常富后贫之气离守者。夫如是之病，虽有当攻之实，亦不重泻，大抵必从病机。

《大要治法》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凡处治虚实之法，尽在此数语矣。予今独引《内经》《灵枢》诸篇纲目之详如此条者，盖欲令人知是集之百病，尽有纲目之当察。因书以为例。丹溪云：喘因气虚，火入于肺。有痰者；有火炎者；有阴虚，自小腹下起而上逆者；有气虚而致气短者；有水气乘肺者。戴复庵云：痰者，凡喘便有痰声，火炎者，乍进乍退，得食则减，食已则喘。大概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坠下稠痰，喘即止。稍久食已入胃，反助其火，痰再升上，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虚治，以燥热之药，以火济火也。一人患此，诸医作胃虚治之不愈，后以导水丸，利五六次而愈，此水气乘肺也。若气短喘急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有胃虚喘者，抬肩撷肚，喘而不休是也。盖肺主清阳上升之气，居五藏之上，通荣卫，合阴阳，升降往来，无过不及，何病之有。若内伤于七情，外感于六气，则肺气不清而喘作矣。外感风寒暑湿，脉人迎大于气口，必上气急不得卧，喉中有声，或声不出，审是风寒者，《局方》三拗汤、华盖散、《三因》神秘汤。审是湿者，渗湿汤。审是暑者，白虎汤。通用秘传麻黄汤加减，麻黄，有汗不去节，无汗去根节。川升麻、北细辛、桑白皮、桔梗、生甘草各等分。热，加瓜蒌根；湿，加苍术、姜、葱煎，温热服。或加川芎、干葛，则群队矣，暑喘勿用。仲景云：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又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又云：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主之。东垣麻黄定喘汤，麻黄苍术汤（以上皆外因）。七情郁结，上气喘急，宜四磨汤、四七汤（内因）。罗谦甫治石怜吉歹元帅夫人，年逾五十，身体肥盛。时霖雨不止，又饮酒及潼乳过，腹胀喘满，声闻舍外，不得安卧，大小便涩滞，气口脉大，两倍于人迎，关脉沉缓而有力。此霖雨之湿，饮食之热，湿热大盛，上攻于肺，神气躁乱，故为喘满。邪气盛则实，实者宜下之。故制平气散以下之。一服减半，再服喘愈。止有胸膈不利，烦热口干，时时咳嗽，再与加减泻白散全愈（内外俱因）。仲景云：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云岐云：四七汤治痰涎咽喉中，上气喘逆甚效。风痰作喘，千缗汤，半夏丸。经验方定喘化痰，猪蹄甲四十九个，净洗控干，每个指甲内入半夏、白

矾各一字，装罐子内，封闭勿令烟出，火煅通赤，去火毒，细研，入麝香一钱匕，糯米饮下。人参半夏丸，化痰定喘。娄全善云：予平日用此方治久喘，未发时服此丸，已发时用沉香滚痰丸微下，累效。槐角利膈丸，亦可下痰。娄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诸方，施之形实有痰者神效。若阴虚而脉浮大，按之涩者，不可下，下之必反剧而死（以上治痰例）。初虞世云：火喘，用白虎汤，加瓜蒌仁、枳壳、黄芩神效。双玉散治痰热而喘，痰涌如泉：寒水石、石膏各等分，为细末，人参汤下三钱，食后服（以上治实火例）。经云：岁火大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少气咳喘。又热淫所胜，病寒热喘咳。宜以人参、麦门冬、五味子救肺，童便炒黄柏、知母降火。平居则气平和，行动则气促而喘者，此冲脉之火，用滋肾丸。仲景云：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保命》天门冬丸（以上治虚火例）。丹溪云：喘须分虚实；久病是气虚，用阿胶、人参、五味补之。新病是气实，用桑白皮、葶苈泻之。《金匮》云：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或又曰：实喘者，气实肺盛，呼吸不利，肺窍壅滞，右寸沉实，宜泻肺。虚喘者肾虚，先觉呼吸气短，两胁胀满，左尺大而虚，宜补肾。邪喘者，由肺受寒邪，伏于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右寸沉而紧，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三因》又云：肺实者，肺必胀，上气喘逆，咽中逆，如欲呕状，自汗。肺虚者，必咽干无津，少气不足以息也。《永类钤方》云：右手寸口气口以前阴脉，应手有力，肺实也。必上气喘逆，咽塞欲呕，自汗，皆肺实证。若气口以前阴脉，应手无力，必咽干无津少气，此肺虚证（上分虚实例。从前皆泻实例。今述补虚例于后）。东垣云：肺胀膨膨而喘咳，胸膈满，壅盛而上奔者，于随证用药方中，多加五味子。人参次之，麦门冬又次之，黄连少许。如甚则交两手而瞀者，真气大虚也。若气短加黄芪、五味子、人参。气盛去五味子、人参，加黄芩、荆芥穗。冬月去荆芥穗，加草豆蔻仁。丹溪云：气虚者，用人参、蜜炙黄柏、麦冬、地骨皮之类。本草治咳嗽上气喘急，以人参一味为末，鸡子清投新水调下一钱。昔有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不含，俱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此乃人参之力也。娄全善治一妇人，五十余岁，素有痰嗽，忽一日大喘，痰出如泉，身汗如油，脉浮而洪，似命绝之状，速用麦门冬四钱，人参二钱，五味子一钱五分，煎服一贴，喘定汗止。三贴后，痰亦渐少，再与前方内加瓜蒌仁一钱五分，白术、当归、芍药、黄芩各一钱，服二十余贴而安。此实麦门冬、五味子、人参之功也。如自汗兼腹满，脉沉实而喘者，里实也。宜下之（以上治气虚例）。丹溪云：喘有阴虚，自小腹下火起而上者，宜四物汤加青黛、竹沥、陈皮，入童便煎服。有阴虚挟痰喘者，四物汤加枳壳、半夏，补阴降火。愚谓归、地泥膈生痰，枳、半燥泄伤阴，不如用天门冬、桑皮、贝母、马兜铃、地骨皮、麦门冬、枇杷叶之属（以上治阴虚例）。东垣曰：病机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辩云：伤寒家论喘呕以为火热者，是明有余之邪中于外，寒变而为热，心火太旺攻肺，故属于上。又云，膏粱之人，奉养太过，及过爱小儿，亦能积热于上而为喘咳，宜以甘寒之剂治之。《脉经》又云，肺盛有余，则咳嗽上气喘渴，烦心胸满短气，皆冲脉之火行于胸中而作也。系在下焦，非属上也。故杂病不足之邪，起于有余病机之邪，自是标本病传多说。饮食劳役，喜怒不节，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皆由中气不足。其膜胀腹满，咳喘，呕，食不下，皆以大甘辛热之剂治之，则立已。今立热喘、寒喘二方于后。人参平肺散，治心火刑肺，传为肺痿，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痞闷，咽嗌不利。参苏温肺汤，治形寒饮冷则伤肺，喘，烦心胸满，短气不能宣畅。调中益气汤加减法。如秋冬月，胃脉四道，为冲脉所逆，并胁下少阳脉二道而反上行，病名曰厥逆。其证气上冲咽不得息，而喘息有音不得卧，加茱萸五分或一钱，汤洗去苦，观厥气多少而用之。如夏月有此证，为大热也。盖此症随四时为寒热温凉，宜以酒黄连、酒黄柏、酒知母各等分，为细末。熟汤丸如桐子大。每服二百丸，白汤送下，空心服。

仍多饮热汤，服毕少时，便以美膳压之，使不得胃中停留，直至下元，以泻冲脉之邪也。大抵治饮食劳倦所得之病，乃虚劳七损症也。当用温平甘多辛少之药治之，是其本法也。如时止见寒热病，四时症也。又或将理不如法，或酒食过多，或辛热之食作病，或寒冷之食作病，或居大寒大热之处益其病，当临时制宜。暂用大寒大热治法而取效，此从权也。不可以得效之故，而久用之，必致夭横矣。《黄帝针经》曰：从下上者，引而去之；上气不足，推而扬之。盖上气者，心肺上焦之气，阳病在阴，从阴引阳，宜以入肾肝下焦之药，引甘多辛少之药，使升发脾胃之气，又从而去邪气于腠理皮毛也。又曰：视前痛者，当先取之。是先以缪刺，泻其经络之壅塞者，为血凝而不流，故先取之。而后治他病（以上分寒热例）。胃络不和，喘出于阳明之气逆（阳明之气下行，今逆而上行，古人以通利为戒。如分气紫苏饮，指迷七气汤加半夏，二陈汤加缩砂，施之为当）。真元耗损，喘生于肾气之上奔（真阳虚惫，肾气不得归元，固有以金石镇坠，助阳接真而愈者，然亦不可峻骤。且先与安肾丸、八味丸辈，否则人参煎汤，下养正丹主之）。肺虚则少气而喘。经云：秋脉者，肺也。秋脉不及则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其治法则门冬、五味、人参之属是也。肺痹、肺积则久喘而不已。经云：淫气喘息，痹聚在肺。又云：肺痹者，烦满喘而呕。是肺痹而喘治法，或表之，或吐之，使气宣通而愈也。《难经》又云：肺之积名息贲，在右胁下，如杯，久不已，令人喘咳，发肺痈。治法则息贲丸，以磨其积是也（上治肺喘例）。胃喘则身热而烦。经云：胃为气逆。又云：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府，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又云：阳明厥则喘而呕，呕则恶人，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厥逆连藏则死，连经则生是也。呕，王注谓：热内郁而烦。凡此胃喘治法，宜加减白虎汤之类是也（上治胃喘例）。肾喘则呕咳。经云：少阴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东垣治以泻白散是也（上治肾喘例）。

喘不得卧　凡喘而不得卧，其脉浮，按之虚而涩者，为阴虚，去死不远。慎勿下之，下之必死。宜四物加童便、竹沥、青黛、门冬、五味、枳壳、苏叶服之。《素问·逆调论》：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东垣云：病人不得眠，眠则喘者，水气逆行，上乘于肺，肺得水而浮，使气不流通，其脉沉，大宜神秘汤主之。仲景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支饮亦喘不得卧，加短气，其脉平也）。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然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汤，治其气冲。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枝茯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各三两，以治其咳满。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纳半夏以去其水（于桂苓甘草五味汤中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是也）。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半升主之。其证应纳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纳之。若逆而纳之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用茯苓四两，甘草、干姜、细辛各三两，五味子、半夏、杏仁（去皮尖）各半升，上煎去查，温，日三服。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所冲，熏其面，加大黄三两以利之。《素问·逆调论》：不得卧而息有音，是阳道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治法已见前。

哮

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如《圣济总录》有名呷嗽者是也。以胸中多痰，结于喉间，与气相系，随其呼吸，呀呷于喉中作声。呷者口开，呀者口闭，乃开

口闭口尽有其声。盖喉咙者，呼吸之气出入之门也。会厌者，声音之户也。悬雍者，声之关也。呼吸本无声，胸中之痰随气上升，沾结于喉咙及于会厌悬雍。故气出入不得快利，与痰引逆相击而作声也。是痰得之食味咸酸太过，因积成热，由来远矣。故胶如漆粘于肺系。特哮出喉间之痰去，则声稍息，若味不节，其胸中未尽之痰，复与新味相结，哮必更作，此其候矣。

丹溪云：哮主于痰，宜吐法。治哮必用薄滋味，不可纯作凉药，必带表散。治哮方，用鸡子略击破壳，不可损膜，浸尿缸内三四日夜，煮吃效。盖鸡子能去风痰。又方，用猫屎烧灰，沙糖汤调下立效。哮喘遇冷则发者，有二证：其一属中外皆寒，治法乃东垣参苏温肺汤，调中益气加茱萸汤，及紫金丹劫寒痰者是也。其二属寒包热，治法乃仲景、丹溪用越婢加半夏汤等发表诸剂，及预于八九月未寒之时，先用大承气汤下其热，至冬寒时无热可包，自不发者是也。遇厚味即发者，清金丹主之。

产后喘　产后喉中气急喘促者，因所下过多，荣血暴竭，卫气无主，独聚肺中，故令喘也。此名孤阳绝阴，为难治。陈无择云：宜大料芎归汤，或用独参汤尤妙。若恶露不快散，血停凝，上熏于肺，亦令喘急。宜夺命丹、参苏饮、血竭散。若因风寒所伤，宜旋覆花汤。若因忧怒郁结，用小调经散，以桑白皮、杏仁煎汤调服。娄全善治浦江吴辉妻，孕时足肿，七月初旬产，后二月洗浴即气喘，但坐不得卧者五个月，恶风得暖稍宽，两关脉动，尺寸皆虚，百药不效，用牡丹皮、桃仁、桂枝、茯苓、干姜、枳实、厚朴、桑白皮、紫苏、五味子、瓜蒌仁煎汤服之即宽。二三服得卧，其痰如失盖作污血感寒治之也。若伤咸冷饮食而喘者，宜见现丸。

诊　喘者，肺主气，形寒饮冷则伤肺，故其气逆而上行，冲急喝喝而息数，张口抬肩，摇身滚肚，是为喘也。喘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难治。上气面浮肿，肩息，脉浮大者危。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四肢寒者死。右寸沉实而紧，为肺感寒邪，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热退而喘定。右寸沉实为肺实，左尺大为肾虚。

短　气

短气者，气短而不能相续，似喘而非喘。若有气上冲，而实非气上冲也。似喘而不摇肩，似呻吟而无痛。《金匮》云：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丹溪治白云许先生脾疼胯疼短气，用大吐大下者二十余日，凡吐胶痰一大桶，如烂鱼肠或如柏油条者数碗而安）。仲景论短气皆属饮。《金匮》云：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又云：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又云：支饮亦喘而不得卧，加短气，其脉平也。又云：膈上有留饮，其人气短而渴，四肢历节痛。脉沉者，有留饮。又云：肺饮不弦，但苦喘短气。其治法，危急者，小青龙汤。胀满者，厚朴大黄汤。冒眩者，苓桂术甘汤，及泽泻汤。不得息，葶苈大枣汤。吐下不愈者，木防己汤之类是也。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枳姜汤亦主之。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12]，短气，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磨积，孙兆正元散，治气不接续气短，兼治滑泄及小便数。蓬莪术一两，金铃子（去核）二钱半，为末，入硼砂一钱，拣过研细和匀，每服二钱，盐汤或温酒调下，空心服。补虚，东垣云：胸满少气短气者，肺主诸气，五藏之气皆不足，而阳道不行也。气短小便利者，四君子汤去茯苓，加黄芪以补之。如腹中气不转者，更加甘草一半。肺气短促或不足者，加人参、白芍药。中焦用白芍药，则脾中阳升，使肝胆之邪不敢犯之。如衣薄而短气，则添衣，于无风处居止。气尚短，则以沸汤一碗，薰其口鼻，即不短也。如厚衣于不通风处居止而气短，则宜减衣，摩汗孔令合，于漫风处居止。如久居高屋，或天寒阴湿所遏，令气短者，亦如前法薰之。如居周密小室，或大热而处

寒凉气短，则就风日。凡短气，皆宜食滋味汤饮，令胃气调和。戴复庵云：短乏者，下气不接上，呼吸不来，语言无力，宜补虚。四柱饮，木香减半，加黄芪、山药各一钱。若不胜热药及痰多之人，当易熟附子作生附，在人活法，余皆仿此。药轻病重，四柱饮不足取效，宜于本方去木香，加炒川椒十五粒，更不效，则用椒附汤。上焦干燥，不胜热药者，宜于椒附汤中加人参一钱，寻常病当用姜附。而或上盛燥热不可服者，唯此最良。气短乏力之人，于进药之外，选一盛壮男子吸自己之气，嘘入病人口中，如此数次，亦可为药力一助。此法不特可治虚乏，寻常气暴逆致呃者，用之良验。针灸，《灵枢》云：短气，息短不属，动作气索，补足少阴，去血络。

诊寸口脉沉，胸中短气。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少　气

少气者，气少不足以言也。《素问》云：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又云：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又云：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其治法则生脉散、独参汤之属是也。运气少气有二：一曰火热。经云：火郁之发，民病少气。又云：少阴之复，少气骨痿。又云：少阳之复，少气脉痿。治以诸寒是也。二曰风湿。经云：太阳司天之政，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民病大热少气是也。针灸少气有三：一曰补肺。经云：肺藏气，气不足则息微少气，补其经隧，无出其气。又云：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是也。二曰补肾。经云：少气，身漐漐也，言吸吸也，骨痠体懈惰不能动，补足少阴是也。三曰补气海。经云：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审守其输，调其虚实。所谓柱骨之上者，盖天容穴也。人迎者，结喉两旁之脉动处也。乃取天容、人迎二穴补之也。

诊　鱼际络青短者，少气也。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尺坚大脉小甚少气，悗有加，立死（谓尺内坚而脉反小，而少气，悗加也）。

---

〔1〕“诸气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2〕“别”原脱，据《灵枢·五癃津液别》补。

〔3〕“隧”原作“队”，据修敬堂本改。

〔4〕“阴”，当作“阳”。

〔5〕“肠覃、石瘕”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6〕“阳明”二字原作“太阴”，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改。

〔7〕“经脉篇”三字原作“师传篇”，据《灵枢·经脉》改。

〔8〕“师传篇”三字原作“经脉篇”，据《灵枢·师传》改。

〔9〕“哮”原脱，据目录补。

〔10〕“别论”二字原脱，据《素问·经脉别论》补。

〔11〕“风论篇”三字原脱，据《素问·风论篇》补。

〔12〕“痛”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第三册

诸呕逆门[1]

呕吐膈气总论

《洁古家珍》：吐证有三，气、积、寒也。皆从三焦论之。上焦在胃口，上通于天气，主内而不出。中焦在中脘，上通天气，下通地气，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脐下，下通于地气，主出而不纳。是故上焦吐者，皆从于气。气者、天之阳也。其脉浮而洪。其症食已暴吐，渴欲饮水，大便燥结，气上冲胸而发痛。其治当降气和中。中焦吐者，皆从于积，有阴有阳。食与气相假为积而痛。其脉浮而弦。其证或先痛而后吐；或先吐而后痛。法当以小毒药去其积，槟榔、木香和其气。下焦吐者，皆从于寒，地道也，其脉大而迟。其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清利，大便秘而不通。治法宜毒药通其闭塞，温其寒气，大便渐通。复以中焦药和之，不令大腑秘结而自愈也。《此事难知》问：呕吐哕，胃所主，各有经乎？答曰：胃者总司也。内有太阳、阳明、少阳三经之别，以其气血多少，而为声物有无之不同。即吐属太阳，有物无声，乃血病也。有食入即吐，食已则吐，食久则吐之别。呕属阳明，有物有声，气血俱病也。仲景云：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下。哕属少阳，无物有声，乃气病也（此以干呕为哕也）。医家大法：食刹则吐为之呕，生姜半夏汤；食入则吐为之暴吐，生姜橘皮汤；食已则吐为之呕吐，橘皮半夏汤；食久则吐为之反胃，水煮金花丸；食再则吐为之翻胃，易老紫沉丸。旦食不能，暮食则吐、食不下，脉实而滑，半夏生姜大黄汤下之。洁古论吐分三焦，其说盖本于黄帝，所谓气为上膈，食饮入而还出为下膈，食时乃反出之。其上焦食已暴吐者，今世谓之呕吐也。中下二焦食久而吐，食再而吐者，今世谓之膈气反胃也。分呕吐、膈气为二门。赵以德云：夫阴阳气血，随处有定分，独脾胃得之，则法天地人而三才之道备。故胃有上、中、下三脘，上脘法天为阳，下脘法地为阴，中脘法气交之分。阳清而阴浊，故阳所司者气，阴所司者血。然阳中亦有阴，阴中亦有阳，于是上脘气多血少，则体干道之变化动也。下脘血多气少，则体坤道之资生静也。中脘气血相半，故运上下动静升降之气行。由是物之入胃，各从其类聚。水饮者，物之清。谷食者，物之浊。然清中有浊，浊中有清。故饮之清者，必先上输于司气之肺，而后四布为津为液。清中之浊者，则下输膀胱为便溺出焉。食之清者，亦必先淫精于司血之心肝，以养筋骨经脉，更化荣卫，流注百骸。浊中之浊者，则自下脘变糟粕，传送下大肠出焉。若邪在上脘之阳则气停，气停则水积。故饮之清浊混乱，则为痰、为饮、为涎、为唾、变而成呕。邪在下脘之阴则血滞，血滞则谷不消。故食之清浊不分，而为噎塞、为痞满、为痛为胀、变而成吐。邪在中脘之气交者，尽有二脘之病。是故呕从气病，法天之阳，动而有声，与饮俱出，犹雷震必雨注也。吐从血病，法地之阴，静而无声，与食俱出，象万物之吐出于地也。气血俱病，法阴阳之气交，则呕吐并作，饮食皆出。然在上脘，非不吐食也，设阳中之阴亦病，则食入即吐，不得纳于胃也。非若中脘之食已而后吐，下脘之食久而方出。其下脘，非不呕也，设阴中之阳亦病，则吐与呕齐作，然呕少于吐，不若上脘之呕多于吐也。

呕　吐（漏气、走哺、吐食、干呕、恶心、呕苦、吐酸吞酸、呕清水、吐涎沫、呕脓、呕虫[2]）

东垣曰：夫呕、吐、哕者，皆属于胃，胃者总司也，以其气血多少为异耳。且如

呕者、阳明也。阳明多血多气，故有声有物，气血俱病也。仲景云：呕多虽有阳明症，慎不可下。孙真人曰：呕家多服生姜，乃呕吐之圣药也。气逆者必散之，故以生姜为主。吐者、太阳也，太阳多血少气，故有物无声，乃血病也。有食入则吐，有食已则吐。以陈皮去白主之。哕者、少阳也。少阳多气少血，故有声无物，乃气病也。以姜制半夏为主。故朱奉议治呕、吐、哕，以生姜、半夏、陈皮之类是也。究三者之源，皆因脾气虚弱，或因寒气客胃，加之饮食所伤而致也。宜以丁香、藿香、半夏、茯苓、陈皮、生姜之类主之。若但有内伤而有此疾，宜察其虚实，使内消之。痰饮者必下之，当分其经，对证用药，不可乱也。《金匮》方，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又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用半夏一升，生姜半斤，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又云：卒呕吐，心下痞，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即前方加茯苓四两也。然则生姜、半夏固通治呕吐之正剂矣。然东垣云：辛药生姜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谷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唯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勿作表实用辛药泻之。故服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此仲景心法也。寒而呕吐，则喜热恶寒，四肢凄清，或先觉咽酸，脉弱小而滑，因胃虚伤寒饮食，或伤寒汗下过多，胃中虚冷所致，当以刚壮温之。宜二陈汤加丁香十粒，或理中汤加枳实半钱，或丁香吴茱萸汤、藿香安胃散、铁刷汤，不效，则温中汤，甚则附子理中汤，或治中汤加丁香，并须冷服。盖冷遇冷则相入，庶不吐出（罗谦甫云：诸药不愈者，红豆丸神效）。曾有患人用附子理中汤、四逆汤加丁香，到口即吐，后去干姜，只参、附加丁、木二香，煎熟，更磨入沉香，立吐定。盖虚寒痰气凝结，丁、附既温，佐以沉、木香则通，干姜、白术则泥耳。热呕，食少则出，喜冷恶热，烦躁引饮，脉数而洪，宜二陈汤加黄连、炒栀子、枇杷叶、竹茹、干葛、生姜，入芦根汁服。《金匮》方，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洁古用小柴胡汤加青黛，以姜汁打糊丸，名清镇丸，治呕吐脉弦头痛，盖本诸此。胃热而吐者，闻谷气即呕，药下亦呕，或伤寒未解，胸中有热，关脉洪者是也，并用芦根汁。《金匮》方，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呕而渴，煮枇杷叶汁饮之。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肠主之。气呕吐，胸满膈胀，关格不通，不食常饱，食则常气逆而吐。此因盛怒中饮食而然，宜二陈汤加枳实、木香各半钱，或吴茱萸汤，不效则丁沉透膈汤，及五膈宽中汤。食呕吐，多因七情而得，有外感邪气，并饮食不节而生，大概治以理中为先，二陈汤加枳实一钱，或加南星七分，沉香、木香各四分亦好，或只服枳南汤，或导痰汤。又有中脘伏痰，遇冷即发，俗谓之冷痛，或服新法半夏汤，或挝脾汤。有痰饮，粥药到咽即吐，人皆谓其番胃，非也，此乃痰气结在咽膈之间，宜先以姜苏汤下灵砂丹。俟药可进，则以顺气之药继之。外有吐泻及痢疾，或腹冷痛，进热药太骤，以致呕逆，宜二陈汤加砂仁、白豆蔻各半钱，沉香少许。呕吐诸药不效，当借镇重之药以坠其逆气，宜姜苏汤下灵砂丹百粒，俟药得止，却以养正丹、半硫丸导之。呕吐津液既去，其口必渴，不可因渴而遽以为热。若阴虚邪气逆上，窒塞呕哕，不足之病，此地道不通也。正当用生地黄、当归、桃仁、红花之类，和血、凉血、润血，兼用甘草以补其气，微加大黄、芒硝以通其闭，大便利，邪气去，则气逆呕哕自不见矣。复有胸中虚热，谷气久虚，发而为呕哕者，但得五谷之阴以和之，则呕哕自止。

漏　气

身背皆热，肘臂牵痛，其气不续，膈间厌闷，食入即先呕而后下，名曰漏气。此因上焦伤风，闭其腠理，经气失道，邪气内着，麦门冬汤主之。

走　哺

下焦实热，大小便不通，气逆不续，呕逆不禁，名曰走哺。人参汤主之。

吐　食

上焦气热上冲，食已暴吐，脉浮而洪，宜先降气和中，以桔梗汤调木香散二钱，隔夜空腹服之。三服后，气渐下，吐渐去，然后去木香散，加芍药二两，黄芪一两半，同煎服之，病愈则止。如大府燥结，食不尽下，以大承气汤去芒硝，微下之，少利为度，再服前药补之。如大便复结，又依前微下之。《保命集》用荆黄汤调槟榔散。中焦吐食，由食积与寒气相格，故吐而疼，宜服紫沉丸。《金匮》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又治吐水。吐食而脉弦者，由肝胜于脾而吐，乃由脾胃之虚，宜治风安胃，金花丸、青镇丸主之。《金匮》茯苓泽泻汤，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

干　呕

《金匮》方，干呕哕，若手足厥者，陈皮汤主之。卒干呕不息，取甘蔗汁温服半升，日三，或入生姜汁。捣葛根绞取汁服。

恶　心

恶心干呕，欲吐不吐，心下映漾，人如畏船，宜大半夏汤，或小半夏茯苓汤，或理中汤、治中汤皆可用。《金匮》方，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愦愦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胃气虚弱，身重有痰，恶心欲吐，是邪气羁绊于脾胃之间，当先实其脾胃，茯苓半夏汤主之。旧有风证，不敢见风，眼涩眼黑，胸中有痰，恶心兀兀欲吐。但遇风觉皮肉紧，手足难举动，重如石，若在暖室，少出微汗，其证随减。再遇风，病复如是，柴胡半夏汤主之。仲景云：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黄甘草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则必抑塞愦乱而益以甚，故禁之。若既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则当逆而折之，引令下行，无速于大黄者也，故不禁也。兵法曰：避其锐，击其惰，此之谓也。丹溪泥之，而曰凡病呕吐，切不可下，固矣夫。

呕　苦

经云：善呕，呕有苦，长太息，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取胆，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开胆逆，却调虚实，以去其邪。又云：口苦呕宿汁，取阳陵泉，为胃主呕而胆汁苦，故独取胆与胃也。阳明在泉，燥淫所胜，病善呕，呕有苦。又云：阳明之胜，呕苦，治以苦温、辛温。是运气呕苦，皆属燥也。

吐　酸（吞酸附）

东垣曰：病机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热。辨云：此上焦受外来客邪也，胃气不受外邪故呕。《伤寒论》云：呕家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是未传入里，三阴不受邪也，亦可见此症在外也，仲景以生姜、半夏治之。孙真人云：呕家多用生姜，是呕家圣药。以杂病论之，呕吐酸水者，甚则酸水浸其心，不任其苦，其次则吐出酸水，令上下牙酸涩不能相对。以大辛热剂疗之必减。吐酸，呕出酸水也。酸味者收气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实，故用大咸热之剂，泻其子，以辛热为之佐，以泻肺之实。以病机之法作热攻之者，误矣。盖杂病醋心，浊气不降，欲为中满，寒药岂能治之乎。丹溪曰：或问吞酸，《素问》明以为热，东垣又以为寒，何也？曰：吐酸与吞酸不同，吐酸似吐出酸水如醋，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而成积。成积既久，湿中生热，故从木化，遂作酸味，非热而何。其有郁积之久，不能自涌而出，伏于肺胃之间，咯不得上，咽不得下。肌表得风寒则内热愈郁而酸味刺心，肌表温暖腠理开发，或得香热汤丸，津液得行亦可暂解，非寒而何。《素问》言热者，言其本也。东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东垣不言外得风寒，而作收气立说，欲泻肺金之实。又谓寒药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汤、加减二陈汤，俱犯丁香，且无治热湿郁积之法，为未合经意。予尝治吞

酸，用黄连、茱萸各制炒，随时令迭为佐使，苍术、茯苓为辅，汤浸蒸饼为小丸吞之。仍教以粞食蔬果自养，则病易安。中脘有饮则嘈，有宿食则酸，故常嗳宿腐，气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清酸水数口，日间无事者；亦有膈间常如酸折，皆饮食伤于中脘所致。生料平胃散加神曲、麦芽各一钱，或八味平胃散，有热则咽醋丸。膈间停饮积久，必吐酸水，神术丸。酒癖停饮吐酸水，干姜丸。风痰眩冒，头痛恶心，吐酸水，半夏、南星、白附（生）为末，滴水丸桐子大，以生面为衣，阴干。每服十丸至二十丸，姜汤送下。参萸丸，可治吞酸，亦可治自利。酸心，用槟榔四两，陈皮二两，末之。空心生蜜汤下方寸匕。

呕　清　水

经云：太阴之复，呕而密默，唾吐清液，治以甘热。是呕水属湿，一味苍术丸主之。《金匮》方，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后，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茯苓饮主之。能消痰气，令能食。又云：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千金方》治痰饮，水吐无时节者，其原因冷饮过度，遂令脾胃气羸，不能消于饮食，饮食入胃则皆变成冷水，反吐不停者，赤石脂散主之。赤石脂（捣筛）服方寸匕，酒饮时稍加至三匕，服尽一斤，终身不吐痰水，又不下利。

吐　涎　沫

《金匮》方：干呕，吐逆，吐涎沫，半夏干姜散主之。半夏、干姜各等分，杵为散，取方寸匕，浆水一升半，煎至七合，顿服之。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呕　脓

仲景云：呕家虽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仁斋直指》以地黄丸汤主之。

呕　虫

仲景以吐蛔为胃中冷之故，则成蛔厥，宜理中汤加炒川椒五粒，槟榔半钱，吞乌梅丸。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亦用乌梅丸，取胃三里。有呕吐诸药不止，别无他证，乃蛔在胸膈作呕，见药则动，动则不纳药，药出而蛔不出，虽非吐蛔之比，亦宜用吐蛔药，或于治呕药中入炒川椒十粒，蛔见椒则头伏故也。

诊形状如新卧起。阳紧阴数，其人食已即吐。阳浮而数，亦为吐（或浮大，皆阳偏胜阴不能配之也，为格，主吐逆，无阴和之）。寸紧尺涩，其人胸满不能食而吐。寸口脉数，其人则吐。寸口脉细而数，数则为热，细则为寒，数为呕吐。《金匮》问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曰：以发其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趺阳脉微而涩（微则不利，涩则吐逆，谷不得入）。或浮而涩（浮则虚，虚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名反胃）。寸口脉微而数（微则血虚，血虚则胃中寒）。脉紧而涩者，难治。关上脉浮大，风在胃中。心下澹澹，食欲呕。关上脉微浮，积热在胃中，呕吐蛔虫。关上脉紧而滑者，蚘动。脉紧而滑者，吐逆。脉小弱而涩，胃反。浮而洪为气；浮而匿为积；沉而迟为寒。趺阳脉浮，胃虚，呕而不食，恐怖者难治，宽缓生（寒气在上，阴气在下，二气并争，但出不入）。先呕却渴，此为欲解；先渴却呕，为水停心下，属饮。脉弱而呕，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死。呕吐大痛，色如青菜叶者死。

胃　反（即膈噎）

《金匮要略》云：发汗令阳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其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又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

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胃反。《伤寒论》：太阳病，吐后汗出，不恶寒发热，关脉细数，欲食冷食，朝食暮吐。注：以晨食入胃，胃虚不能克化，至暮胃气行里，与邪相搏，则食反出也。《巢氏病源》亦曰：荣卫俱虚，血气不足，停水积饮在胃脘，即藏冷。藏冷则脾不磨，而宿食不化，其气逆而成反胃，则朝食暮吐，甚则食已即吐。王太仆注《内经》亦曰：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由是后世悉以胃虚为寒，面惟用辛香大热之剂以复其阳。虽有脉数，为邪热不杀谷者，亦用之。殊不思壮火散气，其大热之药，果能复气乎。丹溪谓膈噎反胃之病，得之七情六淫，遂有火热炎上之化，多升少降，津液不布，积而为痰为饮。被劫时暂得快，七情饮食不节，其证复作，前药再行，积成其热。血液衰耗，胃脘干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尽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大便秘少若羊矢。然必外避六淫，内节七情，饮食自养，滋血生津，以润肠胃。则金无畏火之炎，肾有生水之渐。气清血和则脾气健运，而食消磨传送行矣。此论膈噎之久病者也。然而亦有病未久，而食入即反出之不已，与膈噎形状同者，何以言之？《内经》谓：厥阴之复，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甚则入脾，食痹而吐。王注：食痹者，食已心下痛，阴阴然不可忍也，吐出乃止，此谓气逆而不下行也。又胃脉软散，当病食痹。又肺病传之肝，曰肝痹，胁痛出食。与夫《金匮要略》复有肝中寒，心中风、厥阴之为病，三者皆食入则吐，则必又从其病由之邪而治也。

大抵反胃亦必如前条治吐，分气、积、寒三法可也。奈后世概用调气之剂，制一方名十膈散，治十般膈气，今人守之为良方，略古圣贤而勿论。夫治病之道，非中其邪，而病岂能愈乎。予试以昔尝求邪而得验者明之。一男子壮年，食后必吐出数口，却不尽出，膈上时作声，面色如平人，知其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间。问其得病之由，乃因大怒未止，辄吃面，即时有此证。料之以怒甚则血菀于上，积在膈间，有碍气之升降，津液因聚为痰为饮，与气相搏而动，故作声也。用二陈汤加香附、韭汁、莱菔子服二日，以瓜蒂散、酸浆吐之。再一日又吐，痰中见血一盏，次日复吐，见血一钟，其病即愈。一中年人中脘作痛，食已则吐，面紫霜色，两关脉涩，知其血病也。问之乃云跌仆后中脘即痛。投以生新推陈血剂，吐出停血碗许，则痛不作而食亦不出矣。咽喉闭塞，胸膈膨满，似属气滞，暂宜香砂宽中丸，开导结散而已。然服耗气药过多，中气不运而致者，当补气而使自运，补气运脾汤。李绛疗反胃呕吐无常，粥饮入口即吐，困倦无力垂死者，以上党人参三大两，劈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顿服。大便燥结如羊矢，闭久不通，似属血热，止可清热润养，小著汤丸，累累加之，关扃自透（滋血润肠汤，姜汁炙大黄，人参利膈丸，玄明粉少加甘草）。然服通利药过多，致血液耗竭而愈结者，当补血润血而使自行。有因火逆冲上，食不得入，其脉洪大有力而数者，滋阴清膈散，加枇杷叶二钱，芦根一两。或痰饮阻滞而脉结涩者，二陈汤入竹沥、姜汁。痰多，食饮才下，便为痰涎裹住不得下者，以来复丹控其痰涎。自制涤痰丸；半夏曲、枯矾、皂角（火炙刮去皮弦子）、玄明粉、白茯苓、枳壳各等分，霞天膏和丸。有因脾胃阳火内衰，其脉沉微而迟者，以辛香之药温其气，却宜丁沉透膈汤、五膈宽中散、嘉禾散之类。仍以益阴之药佐之。瘀血在膈间，阻碍气道而成者居多，以代抵当丸作芥子大，取三钱，去枕仰卧，细细咽之，令其搜逐停积，至天明利下恶物，却好将息自愈。五灵脂治净为细末，黄犬胆汁和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好酒半盏温服，不过三服效。亦行瘀血之剂也。亦有虫者，以秦川剪红丸取之，此丸亦取瘀血。《本事方》芫花丸，治积聚停饮痰水生虫，久则成反胃及变为胃痈。其说在《灵枢》及《巢氏病源》。有实积而无内热者，古方厚朴丸、万病紫菀丸，当如方服之，能取下虫物。治反胃，用新汲水一大碗，留半碗，将半碗水内细细浇香油，铺满水面上，然后

将益元散一贴，轻轻铺满香油面上，须臾自然沉水底，此即阴阳升降之道也。用匙搅匀服。却将所留水半碗荡药碗嗽口令净，吐既止，却进末子凉膈散，通其大小便。未效再进一贴益元及凉膈即效也。此方极验：童便（降火）、竹沥（行痰）、韭汁（行血）、人乳汁、牛乳汁（补虚润燥）、芦根汁（止呕）、茅根汁（凉血）、姜汁（佐竹沥行痰、）甘蔗汁（和胃）、驴尿（杀虫）、仍入烧酒、米醋、蜜各少许和匀，隔汤顿温服。自制通肠丸：大黄（酒浸）、滑石（飞研）各二两，陈皮（去白）、厚朴（姜制）各一两半，人参、当归、贯众（去毛）、干漆（炒烟尽），各一两，木香、槟榔各七钱半，三棱（煨）、蓬术（煨）、川芎、薄荷、玄明粉、雄黄、桃仁泥、甘草各五钱，俱各另取细末，用竹沥、童便、韭汁、人乳、驴尿、芦根汁、茅根汁、甘庶汁、烧酒、米醋、蜜各二杯，姜汁一杯，隔汤煮浓，和丸如芥子大。每服三钱，去枕仰卧，唾津咽下，通利止后服。服此丸及前诸汁后，得药不反，切不可便与粥饭及诸饮食。每日用人参五钱，陈皮二钱，作汤细啜，以扶胃气，觉稍安，渐渐加人参。旬日半月间，方可小试陈仓米饮及糜粥。仓廪未固，不宜便贮米谷。常见即食粥饭者，遂致不救。又有反胃，因叫呼极力，破损气喉。气喉破漏，气壅胃管，胃受气亦致反胃，法在不治，或用牛喉管焙燥服之。

张子和十膈五噎浪分支派疏。病派之分，自巢氏始，病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何则？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且俗谓噎食一症，在《内经》原无多语，惟曰三阳结谓之膈。三阳者，大肠、小肠、膀胱也。结谓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圊；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阳俱结则前后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纵下而复出也。谓胃为水谷之海，日受其新，以易其陈，一日一便，乃常度也。今病噎者，三五七日不便，乖其度也。岂非三阳俱结于下，大肠枯涸，所食之物为咽所拒，纵入太仓，还出喉咙。此阳火不下推而上行也。经曰：少阳所至，为呕，涌溢食不下。又《气厥论》云：肝移寒于心，为狂，膈中。注：阳与寒相搏，故膈食而中不通。此膈热与寒为之也，非独专于寒也。《六节藏象》云：人迎四盛以上为格阳。王太仆云：阳盛之极，故膈拒而食不入。《正理论》云：格则吐逆，故膈亦当为格。后世强分为五噎。后又别为十膈五噎，其派既多，其惑滋甚，人之溢食，初未必遽然也。初或伤酒食，或胃热欲吐，或胃风欲吐，医氏不察本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丁香未已，豆蔻继之；荜拨未已，胡椒继之。虽曰和胃，胃本不寒。虽曰补胃，胃本不虚。设如伤饮，止可逐饮。设如伤食，止可逐食。岂可言虚，便将热补。素热之人，三阳必结。三阳既结，食必上潮。医者犹云胃寒不纳，烧针著艾，三阳转结。分明一句，到了难从。不过抽薪退热，最为紧要。扬汤止沸，愈急愈增。岁月深深，为医所误。人言可下，退阳养阴。张眼吐舌，恐伤元气，上在冲和。闭塞不通，肠宜通畅，是以肠鸣，肠既不通，遂成噎病。或曰忧恚气结，亦可下乎。予曰：忧恚盘礴，便同火郁，太仓公见此皆下，法废以来，千年不复。今代刘河间治膈气噎食用承气三乙汤，独超近代。今予不恤，姑示后人。用药之时，更详轻重。假如秘久，慎勿顿攻。总得攻开，必虑后患。宜先润养，小著汤丸。累累加之，关扃自透。其或咽噎，上阻痰涎，轻用苦酸，微微涌出。因而治下，药势易行。设或不行，蜜盐下导，始终勾引，两药相通，结散阳消，饮食自下。莫将巴豆，耗却天真，液燥津枯，留毒不去。人言此病，曾下夺之。从下夺来，转虚转痞。此为巴豆，非大黄、牵牛之过也。箕城一酒官，病呕吐，逾年不愈。皆以胃寒治之，丁香、半夏、青、陈、姜、附，种种燥热，烧锥燎艾，莫知其数，或少愈，或复剧。且十年大便涩燥，小便赤黄。予视之曰，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王太仆云：上谓上焦也。火气炎上之气，谓皆热甚而为呕。以四生丸下三十行，燥粪肠垢何啻如斗，其人昏困一二日，频以冰水呷之，渐投凉乳酪、芝麻饮，时时咽之。数日后大啜饮食，精神气血如昔，继生三子，至五十岁。

诊　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荣虚，荣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趺阳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完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脉弦者虚也，胃气无余。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于上，医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曰虚。胃脉软而散者，当病食痹（《至真要论》云：食痹而吐）。肾脉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沉缓而无力，或大而弱，为气虚。数而无力，或涩小，为血虚。数而有力为热。寸关沉，或伏、或大而滑数，是痰。寸关脉沉而涩，是气。反胃之脉，沉细散乱，不成条道。沉浮则有，中按则无，必死不治。更参面色，不欲黄白，亦不欲纯白，皆恶候也。年高病久，元气败坏，手足寒冷，粪如羊矢，沫大出者，皆不治。

噎

噎谓饮食入咽而阻碍不通，梗涩难下。有下者，有不得下者，有吐者，有不吐者，故别立门。血槁者，地黄、麦门冬、当归（煎膏），入韭汁、乳汁、童便、芦根汁、桃仁泥，和匀，细细呷之。大黄秘涩，加桃仁泥、玄明粉，或用人参散。有实积者，可暂用厚朴丸，亦可用昆布丸。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梗涩作微痛，多是瘀血。用前膏子药润补之后，以代抵当丸行之。有生姜汁煎方：用生姜汁、白蜜、牛酥各五两，人参（去芦）末、百合末各二两，内铜锅中，慢火煎如膏，不拘时含一匙，如半枣大，津咽；或煎人参汤，调下一茶匙亦得。此虚而燥者宜之。手巾布裹舂杵头糠，时时拭齿，治卒噎。刮舂米杵头细糠吞之，或煎汤呷，或炼蜜丸，含咽津亦得。杵头糠、人参末、石莲肉末、柿霜、玄明粉等分，舐吃。枇杷叶（拭去毛炙），陈皮（去白）各一两，生姜半两，水煎分温三服。噎病，喉中如有肉块，食不下，用昆布二两，洗去咸水，小麦二合，水三大盏煎，候小麦烂熟去滓，每服不拘时。吃一小盏，仍拣取昆布，不住含三两片，咽津极效。噎病声不出，竹皮饮。东垣曰：堵塞咽喉，阳气不得出者，曰塞。阴气不得下降者，曰噎。夫噎塞迎逆于咽喉胸膈之间，令诸经不行，则口开目瞪气欲绝，当先用辛甘气味俱阳之药，引胃气以治其本，加堵塞之药，以泻其标也。寒月阴气大助阴邪于外，于正药内加吴茱萸，大热大辛苦之味，以泻阴寒之气。暑月阳盛，则于正药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寒气泄阴火之上逆、或以消痞丸合滋肾丸。滋肾丸者，黄柏、知母、微加肉桂，三味是也。或更加黄连别作丸。二药七八十丸，空心约宿食消尽服之，待少时以美食压之，不令胃中停留也。已上诸法，悉于补中益气汤加减之。

膈咽不通，并四时换气用药法。《黄帝针经》云：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三里。夫咽者，咽物之门户也。膈者，上焦心肺之分野。不通者，升降之气上不得下交通。又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泄黄如糜，米谷不化者是也。浊气在上则生膜胀，腹中胀满，不得大便，或大便难，先结后溏皆是也。浊气在上，当降而不降者，乃肾肝吸入之阴气不得下，而反在上也。胃气逆上，或为呕，或为吐，或为哕者，是阴火之邪上冲，而吸入之气不得入，故食不下也。此皆气冲之火，逆胃之脉反上而作者也。清气在下则生飧泄者，胃气未病之日，当上行心肺而经营也。因饮食失节，劳役形体，心火乘于土位，胃气弱而下陷入阴中，故米谷入而不得升，反降而为飧泄也。膈咽之间，交通之气，不得表里者，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也。盖胃病者，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三里者是也。《针经》云：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为大惋栗免者惑也。气不交通，最为急证，不急去之，诸变生矣。圣人治此有要法，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先补其阳，后泻其阴。是先令阳气升发在阳分，而后泻阴也。春夏之月，阳气在经，当益其经脉，去其血络。秋冬阳气降伏，当先治其藏府。若有噎有塞，塞者，五藏之所生，阴也，血也。噎者，六府之所生，阳

也，气也。二者皆由阴中伏阳而作也。今立四时用药并治法于后。冬三月，阴气在外，阳气内藏，当外助阳气，不得发汗；内消阴火，勿令泄泻，此闭藏周密之大要也。盛冬乃水旺之时。水旺则金旺，子能令母实，肺者肾之母，皮毛之阳，元本虚弱。更以冬月助其令，故病者善嚏，鼻流清涕，寒甚则出浊涕，嚏不止，比常人尤大恶风寒，小便数而欠。或上饮下便，色清而多，大便不调，夜恶无寐，甚则为痰咳，为呕，为哕，为吐，为唾白沫，以至口开目瞪，气不交通欲绝者，吴茱萸丸主之。夏三月大暑，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以此病而值此时，是天助正气而挫其邪气，不治而自愈矣。然亦有当愈不愈者，盖阴气极盛，正气不能伸故耳。且如膈咽不通，咽中如梗。甚者前证俱作，治法当从时，用利膈丸泻肺火，以黄芪补中汤送下。如两足痿厥，行步恇怯，欹侧欲倒，臂膂如折，及作痛而无力，或气短气促而喘，或不足以息，以黄芪、人参、甘草、白术、苍术、泽泻、猪苓、茯苓、橘皮等作汤，送下滋肾丸一百五十丸。六七月之间，湿热之令大行，气短不能言者，加五味子、麦门冬。如心下痞，膨闷食不下，以上件白术、苍术等汤，送下消痞丸五七十丸，更当审而用之。

诊　寸口脉浮大，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即无血，大即为寒，寒气相搏，即为肠鸣。医不知而反与饮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寸口脉紧而芤，紧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则噎。

吐　利

成无己云：若止呕吐而利，经谓之吐利是也。上吐下利，躁扰烦乱，乃谓之霍乱。其与但称吐利者有异也。盖暴于旦夕者为霍乱，可数日久者为吐利。《纲目》以霍乱与伤寒吐利合为一门，今仍分为二，而以徐而日久者入此门。《脉经》云：心乘肝必吐利。《内经》云：厥阴所至，为呕泄。又云：木太过曰发生。发生之纪，上冲则气逆，其病吐利，是风木之为吐利者也。又云：水太过曰流衍，流衍之纪，其动漂泄沃涌，是寒水之为吐利者也（漂泄谓泻利，沃涌为吐沫也）。《金匮》云：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黄芩汤亦主之。海藏云：上吐下泻不止，当渴而反不渴，脉微细而弱者，理中汤主之。丹溪云：泄泻或呕吐，生姜汁汤调六一散服。洁古云：有痰而泄利不止，甚则呕而欲吐，利下而不能食，由风痰羁绊脾胃之间，水煮金花丸主之。

霍　乱（干霍乱）[3]

陈无择曰：霍乱者，心腹卒痛，呕吐下利，憎寒壮热，头痛眩晕，先心痛则先吐，先腹痛则先利，心腹俱痛，吐利并作，甚则转筋入腹则毙。盖阴阳反戾，清浊相干，阳气暴升，阴气顿坠，阴阳痞隔，上下奔迫，宜详别三因以调之。外因，伤风则恶风有汗，伤寒则恶寒无汗。冒湿则重著；伤暑则烦热。内因，九气所致，郁聚痰涎，痞隔不通，遂致满闷，随其胜复，必作吐利。或饱食脍炙，恣餐乳酪、冰脯、寒浆、旨酒。胃既膜胀，脾藏停凝，必因郁发，遂成吐利，当从不内外因也。或问霍乱病，亦复有他论者乎？曰：尝考之《内经》，有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有土郁之发，民病呕吐霍乱注下（上湿土霍乱，即仲景五苓散、理中丸之类）。有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霍乱飧泄（上土虚风胜霍乱，即罗谦甫桂苓白术散之类）。有热至则身热霍乱吐下（上热霍乱，即《活人书》香薷散之类）。《灵枢》有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蛊胀，取之所别。有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肠胃，则为霍乱。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取之三里。巢氏因此一条，乃云霍乱者，由阴阳清浊二气相干，乱于肠胃间，因遇饮食而变，发则心腹绞痛。挟风而实者，身发热，头痛体疼。虚者但心腹痛而已。亦有因饮酒食肉腥脍，生冷过度，居处不节，或露卧湿

地，或当风取凉，风冷之气归于三焦，传于脾胃，水谷不化，皆成霍乱。自巢氏之说行，后世守之以为法，无复知《内经》诸条者矣。至刘河间乃云吐下霍乱，三焦为水谷传化之道路，热气甚则传化失常，而吐泻霍乱，火性躁动故也。世俗止谓是停食者，误也。转筋者，亦是脾胃土衰，肝木自甚，热气燥烁于筋，则筋挛而痛，亦非寒也。张戴人则以风湿暍三气合而为邪。盖脾湿土为风木所克，郁则热乃发，发则心火炎上故呕吐，呕吐者暍也。脾湿下注故注泄，注泄者湿也。风急甚故筋转，转筋者风也。可谓善推病情者乎。王海藏亦谓风湿热外至，生冷物内加，内外合病者，此条殆似之矣。凡治病当从《内经》随宜施治，安可执一端而已哉。然则此病当以何为要。曰：脾胃之湿为本，诸邪感动者为病之由。然其间脾胃有虚有实，邪有阴阳相干之孰甚，皆宜消息处治。至若《明理论》谓伤寒吐利者，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者，由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者，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霍乱伤寒也。原仲景之意，岂必在饮食始为是病，彼于寒邪传入中焦，胃气因之不和，阴阳否隔者，安得不有以致之乎。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汤治之。

此疾多生夏秋之交，纵寒月有之，亦多由伏暑而然，病之将作，必先腹中疠痛，吐泻之后，甚则转筋，此兼风也；手足厥冷，气少唇青，此兼寒也；身热烦渴，气粗口燥，此兼暑也；四肢重著，骨节烦疼，此兼湿也。伤风、伤寒，当于伤寒吐利门中求之。若风暑合病，宜石膏理中汤。暑湿相搏，宜二香散。夏月中暑霍乱，上吐下利，心腹撮痛，大渴烦躁，四肢逆冷，汗自出，两脚转筋，宜香薷饮，井底沉极冷，顿服之。桂苓白术汤亦妙。罗谦甫治蒙古人，因食酒肉、饮潼乳，得吐泻霍乱症，脉沉数按之无力，所伤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静，又于墙阴掘地约二尺许，入新汲水搅之澄清，名曰地浆，用清一杯再调服之，渐渐气和，吐泻遂止。翼日微烦渴，却以钱氏白术散，时时服之良愈。或问用地浆者何也？曰：坤为地，地属阴土，平曰静顺，感至阴之气，又于墙阴贮新汲水，取重阴之气也。阴中之阴能泄阳中之阳，霍乱症由暑热内伤而得之。故痹论云：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又加暑热，七神迷乱，非至阴之气何由息乎。又治提学侍其公七十九岁，中暑霍乱吐泻，昏冒不知人，脉七八至洪大无力，头热如火，足寒如冰，半身不遂，牙关紧急。此年高气弱，不任暑气，阳不维阴则泻，阴不维阳则吐，阴阳不相维则既吐且泻矣。前人见寒多以理中汤，热多以五苓散，作定法治之。今暑气极盛，阳明得时之际，况因动而得之，中暑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剂不能泄其暑热，坠浮焰之火而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泻热补气，加茯苓以分阴阳，冰水调灌之，渐省人事，诸症悉去后，慎言语，节饮食三日。以参术调中汤以意增减服之，理其正气，逾旬方平复。戴氏云：人于夏月多食瓜果及饮冷乘风，以致食留不化，因食成痞，隔绝上下，遂成霍乱。六和汤倍藿香煎熟，调苏合香丸。湿霍乱，除湿汤、诃子散。七情郁结，五藏六府互相刑克，阴阳不和，吐利交作，七气汤。霍乱转筋，吐泻不止，头目昏眩，须臾不救者，吴茱萸汤。霍乱吐利转筋，四肢逆冷，须臾不救，急以茱萸食盐汤。霍乱多寒，肉冷脉绝，宜通脉四逆汤。有宜吐者，虽已自吐利，还用吐以提其气，用二陈汤探吐，或樟木煎汤亦可吐，或白矾汤亦可吐。《三因》吐法，用极咸盐汤三升，热饮一升，刺口令吐，宿食便尽，不吐更服，吐讫仍饮，三吐乃止，此法胜他法运矣。俗人鄙而不用，坐观其毙，哀哉。吐后随证调理，亦有可下者。《保命集》云：夫伤寒霍乱者，其本在于阳明胃经也。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与脾藏为表里，皆主中焦之气，腐熟水谷。脾胃相通，湿热相合，中焦气滞，或因寒饮，或因饮水，或伤水毒，或感湿气，冷热不调，水火相干，阴阳相搏，上下相离，荣卫不能相维，故转筋挛痛。经络乱行，暴热吐泻。中焦、胃气所主也。有从标而得之者；有从本而得之者；有从标本而得之者。六经之变，治各不同，察其色脉，知犯何经，随经

标本各施其治，此治霍乱之法也。如头痛发热，邪自风寒而来，中焦为热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阳分，则为热。热多饮水者，五苓散以散之。如邪稍下者居阴分，则为寒，寒多不饮水者，理中丸以温之。如吐利后，有表者解之。汗出厥者温之。如既吐且利，小便利，大汗出，内外热者，亦温之。如吐下后汗出，厥逆不解，脉欲绝者，四逆等汤治之。伤寒吐泻转筋，身热脉长，阳明本病也。宜和中平胃散、建中汤，或四君子汤。脉浮自汗者，四君子加桂五钱主之。脉浮无汗者，四君子加麻黄五钱主之。伤寒吐泻转筋、胁下痛，脉弦者，木克土也，故痛甚。平胃散加木瓜五钱，亦可治宜建中加柴胡、木瓜汤。伤寒吐泻后，大小便不通，胃中实痛者，四君子加大黄一两主之。伤寒吐泻转筋，腹中痛，体重，脉沉而细者，宜四君子加芍药高良姜汤。伤寒吐泻，四肢拘急，脉沉而迟，此少阴霍乱也。宜四君子加姜附厚朴汤。厥阴霍乱，必四肢逆冷，脉微缓，宜建中加附子当归汤。戴复庵云：霍乱之病，挥霍变乱，起于仓卒，与中恶相似，但有吐利为异耳。其证胸痞腹疗，气不升降，甚则手足厥逆，冷汗自出，或吐而不泻，或泻而不吐，或吐泻兼作，或吐泻不透，宜苏合香丸以通其痞塞，继进霍香正气散加木香半钱，仍以苏合香丸调吞来复丹。若果泻已甚，则不可用来复丹，泻而不吐，胸膈痞满，先以阴阳汤，或浓盐汤顿服，以导其吐。已吐未吐，并藿香正气散，间进苏合香丸。吐而不泻，心腹疗痛，频欲登圊，苦于不通，藿香正气散加枳壳一钱，多下来复丹。欲捷则用生枳壳。若更不能作效，逼迫已甚，其势不容不用神保丸。但神保虽能通利，亦入大肠而后有功。若隔于上而不能下，转服转秘，须用来复丹研末汤调，吞下养正丹百粒，庶可引前药到下。吐泻兼作，心腹缠扰未安者，藿香正气散加官桂、木香各半钱，不愈则投四顺汤。吐利不止，元气耗散，病势危笃，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或恶寒战掉，手足逆冷，或发热烦躁欲去衣被，此盖内虚阴盛。却不可以其喜冷欲去衣被为热，宜理中汤，甚则附子理中汤，不效则四逆汤，并宜放十分冷服。霍乱已透，而余吐余泻未止，腹有余痛，宜一味报秋豆叶煎服，干者尤佳。霍乱并诸吐泻后，胸膈高起，痞塞欲绝，理中汤加枳实半钱，茯苓半钱，名枳实理中汤。吐泻已愈，而力怯精神未复者，十补散。

转筋　陈氏云：转筋者，以阳明养宗筋，属胃与大肠。今暴吐下津液顿亡，外感四气，内伤七情，饮食甜腻，攻闭诸脉，枯削于筋，宗筋失养，必致挛缩。甚则舌卷囊缩者，难治也。刘宗厚云：冷热不调，阴阳相搏，故转筋挛痛，甚者遍体转筋。此实阴阳之气反戾，风寒乘之，筋失血气所荣，而为挛缩急痛也。又河间论转筋皆属火。丹溪谓属血热。二公之论转筋，非因于霍乱者也。其不因霍乱而转筋者，诚如二公之言。亦有血虚筋失所养，则转而急痛不能舒也。若夫霍乱而转筋，则陈氏、刘氏备矣。亦有荣血中素有火热，卒然霍乱而风寒外束，荣中之热内郁，而其势猖狂，则筋亦为之转动也。大抵霍乱见此症，甚者多不可救，宜急治之，木瓜煮汁饮之。香薷煮汁饮之。烧栀子二十枚，研末熟水调下（热者宜之）。理中汤去术，加生附子一枚。或理中汤加冻胶（锉炒）一钱，或以造曲蓼汁暖热浸，或用浓盐汤浸，仍令其絷缚腿胫。若筋入腹及通身转筋者，不可治（寒者宜之）。《直指》木瓜汤。皂角末一小豆许，入鼻中取嚏。蓼花一把，去两头，以水二升半，煮一升半，顿服之。灸承山二十七壮，神效。

烦渴　陈氏云：阴阳反戾，清浊相干，水与谷并，小便闭涩，既走津液，肾必枯燥，引饮自救，烦渴必矣。止渴汤主之。霍乱烦渴，以增损缩脾饮主之，能解伏热，消暑毒，止吐利。霍乱之后，服热药太多，烦躁作渴，尤宜服之。霍乳吐泻后，烦渴饮水，宜茯苓泽泻汤。霍乱已愈，烦热多渴，小便不利，宜小麦门冬汤。霍乱后，恶心懒食，口干多渴，宜白术散。霍乱后，利不止，冷汗出，腹胁胀，宜乌梅散。霍乱后，下利无度，腹中疗痛，宜黄连丸。霍乱后，下利见血，宜止血汤，赤石脂汤。洁古老

人云：霍乱转筋，吐泻不止，病在中焦。阴阳交而不和，发为疼痛。此病最急，不可与分毫粥饮，谷气入胃则必死矣。《保命集》云：凡霍乱慎勿与粟米粥汤，入胃即死。如吐泻已多，欲住之后，宜以稀粥渐渐补养，以迟为妙。

诊　霍乱，遍身转筋，肚痛，四肢厥冷欲绝者，其脉洪大易治。脉微囊缩舌卷不治。霍乱之后，阳气已脱，或遗尿而不知，或气少而不语，或胸汗如珠，或大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皆不可治也。

干　霍　乱

忽然心腹胀满搅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燥乱愦愦无奈，俗名搅肠沙者是也。此由脾土郁极而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或表气发为自汗，或里气不通而作腹痛。然膈上为近阳也，隔下为近阴也。若欲阴阳之气行，必先自近从上开之，阳气得通，则先下之阳也。若欲阴阳之气行，必死于其火也。曰：方论皆谓脾胃有宿食，与冷气相搏，子何言为火耶？曰：神志昏冒，烦躁闷乱，非诸躁狂越之为属火者乎？不急治即死，非暴病暴死之属火者乎。但处治不可过于攻，攻之过则脾愈虚。亦不可过于热，热之过则内火愈炽。不可过于寒，寒之过则火必与捍格，须反佐以治。然后郁可升，食可出，而火可散矣。古方有用盐熬，调以童便，非独用其降阴之不通。阴既不通，其血亦不行，兼用行血药也。此诚良法，足可为处方者比类矣。丹溪云：吐提其气，最是良法，吐中兼有发散之义。有用解散者，不用凉药，但二陈汤加川芎、苍术、防风、白芷。戴复庵法：先以浓盐汤顿服，次调苏合香丸，吞下来复丹，仍进藿香正气散加木香、枳壳各半钱。厚朴汤、活命散、冬葵子汤。刺委中穴，并十指头出血亦好。

妊娠霍乱　若先吐或腹痛吐利，是因于热也。若头痛体疼发热，是挟风邪也。若风折皮肤，则气不宣通，而风热上冲为头痛。若风入肠胃，则泄利呕吐，甚则手足逆冷，此阳气暴竭，谓之四逆。妊娠患多致损胎也。薛氏曰：若因内伤饮食，外感风寒，用藿香正气散。若因饮食停滞，用平胃散。果脾胃顿伤，阳气虚寒，手足厥冷，须用温补之剂，治当详审，毋使动胎也。人参散、人参白术散、缩脾饮、木瓜煎、竹茹汤、四君子汤、理中丸、香薷饮。

产后霍乱　陈氏云：因藏府虚损，饮食不消，触冒风冷所致。若热而饮水者，五苓散。寒而不饮水者，理中丸。虚冷者加附子，来复丹尤妙。予谓宜参之于《保命集》治法。

关　格

关者不得小便，格者吐逆，上下俱病者也。格则吐逆。九窍、五藏、阴极自地而升，是行阳道，乃东方之气，金石之变，上壅是也。极则阳道不行，反闭于上，故令人吐逆，是地之气不能上行也。逆而下降，反行阴道，故气填塞而不入，则气口之脉大四倍于人迎，此清气反行浊道也，故曰格。关则不便。下窍、六府、阳极自天而降，是行阴道，乃西方之气，膏粱之物，下泄是也。极则阴道不行，反闭于下，故不得小便，是天之气不得下通也。逆而上行，反行阳道，故血脉凝滞而不通。则人迎之脉大四倍于气口，此浊气反行清道也，故曰关。

或问关格之病因何如？曰：《内经》以藏府阴阳之病，诊见于外者，则在人迎气口。谓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注谓格者阳盛之极，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关者阴盛之极，故关闭而溲不通也。《灵枢》亦尝三言之。其二者，皆如《内经》之论人迎气口之盛分经脉也。但更谓盛者是足经，盛而躁者是手经。至人迎四

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手太阴脉口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而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藏内伤矣。凡刺之道，从所分人迎一盛、三盛、五盛泻其阳，补其所合之阴，二泻一补。寸口亦然，分泻其阴，补其所合之阳，二补一泻[4]，皆以上气和乃止。其一言邪在府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不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也，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由此而观，前之论人迎寸口者，为人迎主外，气口主内，故分三阴三阳，气之多寡，定一盛二盛三盛而言也。若此之不言人迎寸口者，殆亦有谓焉。何则？此因论脉度及之，而以手足十二经周行上下者，是大经隧。

然一阴一阳经相为藏府之表里者，即有支横之路，通其内外。藏府之阴阳气与之相荣，故在两手寸关尺六部以为诊法。浮则为府，沉则为藏者，于阴阳之盛，岂尽从其部而见耶。故不复言人迎气口耳。及张仲景之言关格者，则可见矣。如谓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又谓心脉洪大而长，是心之本脉也。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又云：趺阳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盖胃者水谷之海，营之居也。营者营卫之根源。营之机不动，则卫气不布，卫气不布则脉伏，伏则谷不化而吐逆。荣气不行则脉涩，涩则食不入，如是皆为外格，未见内关之病，亦通言为关格矣。注乃又以涩脉为脾病，且脾者阴藏也。脾病则阴盛，阴盛当为内关，岂以外格其饮食不入耶？盖关格之名义，格者拒扞其外，入者不得内。关者闭塞其内，出者不得泄。岂不明且尽乎。后世妄以小便不通为格，大便不通为关，泛指在下阴阳二窍者为言。及乎阴阳之大法者，不复穷已，抑非独此也。复有以阴阳格绝之证，通为关格之病者，是非错乱，有可叹焉。夫隔绝之证，具于《内经》者，有曰隔则闭绝，上下不通者，暴忧之病也。注云：忧愁则气闭塞不行，血脉断绝，故大小便俱不得通。有曰病久则传化之行上下不并，良医勿为。又有三阳结谓之隔。注云：小肠膀胱热结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膀胱热结则津液涸，故隔塞而不便。又谓三阳积则九窍皆塞。又谓阳蓄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原此数条，其与关格果何如耶。丹溪书云：必用吐，提其气之横格，不必在出痰也。又云：有痰，二陈汤吐之，吐中便有降。中气不运者，补气药中升降，此盖窃其治小便之法填于条下，蹈世俗之弊而不悟，悲夫。又考之王氏《脉经》，从八十一难谓：有太过，有不及，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有关有格。然关之前者，阳之动也，脉当见九分而浮。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此阴乘之脉也。关以后者，阴之动也，脉当见一寸而沉，过者、法曰太过，减者、法曰不及。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此阳乘之脉也。故覆溢是其真藏之脉，人不病自死。大抵亦人迎气口之互见者也。云岐子云：阴阳易位，病名关格。胸膈上阳气常在，则热为主病。身半已下，阴气常在，则寒为主病。寒反在胸中，舌上白胎，而水浆不下，故曰格。格则吐逆。热在丹田，小便不通，故曰关。关则不得小便。胸中有寒，以热药治之。丹田有热，以寒药治之。若胸中寒热兼有，以主客之法治之。治主当缓，治客当急。柏子仁汤、人参散、既济丸、槟榔益气汤、木通二陈汤、导气清利汤、加味麻仁丸、皂角散。孙尚药治奉职赵令仪女，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烦乱，四肢渐冷，无脉，凡一日半。与大承气汤一剂，至夜半，渐得大便通，脉渐和，翼日乃安。

呃逆

呃逆，即《内经》所谓哕也。或曰：成无己、许学士固以哕为呃逆，然东垣、海藏又以哕为干呕，陈无择又以哕名咳逆。诸论不同，今子独取成、许二家之说，何也？曰：哕义具在《内经》，顾诸家不察耳。按《灵枢·杂病篇》末云：哕以草刺鼻，噫，噫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详此经文三法，正乃治呃逆之法。按呃逆用纸撚刺鼻便噫，噫则呃逆立止；或闭口鼻气使之无息，亦立已；或作冤盗贼大惊骇之，亦已。此予所以取成、许二家之论，哕为呃逆，为得经旨也。若以哕为干呕，设使干呕之人，或使之噫，或使之无息，或使之大惊，其干呕能立已乎。哕非干呕也明矣。若以哕名咳逆，按《内经·生气通天论》曰：秋伤于湿，上逆而咳。《阴阳应象论》曰：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以此论之，则咳逆为咳嗽无疑，以春夏冬三时比例自见。孙真人《千金》曰：咳逆者嗽也，本自明白。后人不知何以将咳逆误作呃逆，失之远矣。赵以德曰：成无己云哕者俗谓之咳逆，呃呃然有声，然引咳逆是哕非也。《内经》以哕与咳逆为两证。哕是胃病，咳逆是肺病，谓胃气逆为哕。注云：胃为水谷之海，肾与为关，关闭不利，则气逆而上。胃以包容水谷，性喜受寒，寒谷相搏，故为哕也。又谓阳明之复，咳哕。太阳之复，呕出清水及为哕噫。少阴之复，哕噫。《灵枢》亦谓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补手太阴泻足少阴。张仲景言：哕者，皆在阳明证中，谓湿家下之太早则哕，而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皆因下后胃气虚而哕者也。至有风热内壅，气不能通，有潮热，时时哕者，与小柴胡汤和解之。哕而腹满，视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者，此皆可治之证。至若病极谵语，甚者至哕，又不尿，腹满加哕者，皆不治。丹溪先生亦尝谓呃逆，气逆也。气自脐下直冲，上出于口，而作声之名也。《内经》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东垣谓是阴火上冲，而吸之气不得入，胃脉反逆，由阴中伏阳而作也，从四时用药法治。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及火。且以丁香、柿蒂、竹茹、陈皮等剂治之，未审孰为降火，孰为补虚。人之阴气，依胃为养。胃土伤损则木气侮之，此土败木贼也。阴为火所乘，不得内守，木挟相火乘之，故直冲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阴弱也，虚之甚也。病人见此，似为危证。然亦有实者，不可不知。嗟乎！圣人之言胃气逆为哕者，非由一因而逆。缘王太仆用《灵枢》之意，竟作肾寒逆上之病注之，由是后代方论，或用热剂治寒，或用辛温散气。安知脾与胃，一阴一阳也，二者不和亦逆。肾肝在下，相凌亦逆。且肾之逆，未可便谓之寒也。左肾主水，性本润下，乌能自逆。必右肾相火炎上，挟其冲逆，须观所挟多寡，分正治反治以疗之。肝木之风，从少阳相火冲克者，亦必治火，皆当如先生所言者以治。若别有其故而哕者，又必如仲景法，随其攸利而治之。刘宗厚曰：呃逆一证，有虚有实，有火有痰，有水气，不可专作寒论。盖伤寒发汗吐下之后，与泻利日久，及大病后、妇人产后有此者，皆脾胃气血大虚之故也。若平人食入太速而气噎，或饮水喜笑错喉而气抢，或因痰水停隔心中，或因暴怒气逆痰厥，或伤寒热病失下而有此者，则皆属实也。夫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今其气自下冲上，非火而何。

大抵治法，虚则补之，虚中须分寒热。如因汗吐下后，误服寒凉过多，当以温补之。如脾胃阴虚，火逆上冲，当以平补之。挟热者，凉而补之。若夫实者，如伤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呃逆，当以寒下之。如痰饮停蓄，或暴怒气逆痰厥，此等必形气俱实，别无恶候，皆随其邪之所在，涌之泄之，清之利之也。胃伤阴虚，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者，宜参术汤下大补阴丸。吐利后胃虚寒者，理中汤加附子、丁香、柿蒂。吐利后胃虚热者，橘皮竹茹汤。《三因方》云：凡吐利后多作哕，此由胃中虚，膈上热故哕。或至八九声相连于气不回，至于惊人者。若伤寒久病得此甚恶，《内经》所谓坏

病者是也。丹溪治赵立道年近五十，质弱多怒，暑月因饥后大怒，得滞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调生蜜饮之，痢渐缓。五七日后，诊脉稍大不数，遂令止蜜水，渴时且以参术汤调益元散与之，痢亦渐收。七八日后觉倦甚，发呃，知其因下久而阴虚也。令守前药，然利尚未止，又以炼蜜与之，众皆尤药之未当，欲用姜附，曰补药无速效，附子非补阴者，服之必死。众曰冷水饮多，得无寒乎。曰：炎暑如此，饮凉非寒，勿多疑，待以日数，药力到当自止。又四日而呃止，滞下亦安。又治陈择仁年近七十，素厚味，有久嗽病，新秋患滞下，食大减，至五七日后呃作，脉皆大豁，众以为难。丹溪曰：形瘦者尚可为，以参术汤下大补丸，七日而安。娄全善治其兄九月得滞下，每夜五十余行，呕逆食不下，五六日后加呃逆，与丁香一粒噙之立止。但少时又至，遂用黄连泻心汤加竹茹饮之，呃虽少止，滞下未安。若此者十余日，遂空心用御米壳些少涩其滑，日间用参、术、陈皮之类补其虚。自服御米壳之后，呃声渐轻，滞下亦收而安（以上吐利后补虚例）。仲景云：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大肠结燥，脉沉数者，调胃承气汤。大便不通，哕数谵语，小承气汤。丹溪治超越陈氏二十余岁，因饱后奔走数里患哕，但食物则连哕百余声，半日不止，饮酒与汤则不作，至晚发热，脉涩数，以血入气中，治之用桃仁承气汤加红花煎服，下污血数次，即减，再用木香和中丸加丁香服之，十日而愈（上下例，有实积者宜之）。又治一女子，年逾笄，性躁味厚，炎月因大怒而呃作。作则举身跳动，脉不可诊，神昏不知人，问之乃知暴病。视其形气俱实，遂以人参芦二两煎汤，饮一碗，大吐顽痰数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参入手太阴，补阴中之阳者也。芦则反是，大泻太阴之阳。女子暴怒气上，肝主怒，肺主气，经曰怒则气逆，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呃大作而神昏。参芦善吐，痰尽则气降而火衰，金气复位，胃气得和而解（上宣例，痰郁者宜之）。《三因》云：哕而心下坚痞眩悸者，膈间有痰水所为。虚不禁吐者，宜二陈汤、导痰汤加姜汁、竹沥。亦有污血而哕者，丹溪治超越陈氏用桃仁承气汤是也。虚不禁下者，于畜血门求轻剂用之。仲景云：哕逆者，陈皮竹茹汤主之。又云：干呕哕，若手足厥者，陈皮汤主之。《本事方》用枳壳五钱，木香二钱半，细末，每服一钱，白汤调下。孙兆方用陈皮二两去白，水煎通口服。或加枳壳一两，此皆破气之剂，气逆者宜之。唯陈皮竹茹汤，气逆而虚者宜之。水寒相搏者，小青龙汤。寒甚，加附子尖（炒）。洁古柿钱散、《宝鉴》丁香柿蒂散、羌活附子汤，皆热剂，唯寒呃宜之。戴复庵以热呃，唯伤寒有之。其他病发呃者，皆属寒，用半夏一两，生姜一两半，水一碗，煎半碗热服。或用丁香十粒，柿蒂十个切碎，白水一盏半煎。或理中汤加枳壳、茯苓各半钱，半夏一钱，不效更加丁香十粒。亦有无病偶然致呃，此缘气逆而生。重者或经一二日，宜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半夏汤，或煎汤泡萝卜子研取汁，调木香调气散，乘热服。逆气用之最佳。若胃中寒甚，呃逆不已，或复加以呕吐，轻剂不能取效，宜丁香煮散，及以附子粳米汤，增炒川椒、丁香，每服各二三十粒。治呃逆，于脐下关元灸七壮，立愈，累验。又方，男左女右，乳下黑尽处一韭叶许，灸三壮，甚者二七壮。

诊　心脉小甚为哕。肺脉散者不治。哕声频密相连者为实，可治。若半时哕一声者为虚，难治，多死在旦夕。

产后呃逆　此恶候也。急灸期门三壮，神效。屈乳头向下尽处是穴，乳小者，乳下一指为率。男左女右，与乳正直下一指陷中动脉处是穴，炷如小豆大，穴真病立止。丁香散、羌活散，桂心五钱，姜汁三合，水煎服。参附汤（上皆热剂）。干柿一个切碎，以水一盏，煎六分热呷（内有热，不禁热剂者可用）。

噫　气

《内经》所谓噫，即今所谓嗳气也。《宣明五气论》，以心为噫。《痹论》，以心痹者，

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噎干善噫。《至真大要论》：以太阳司天，少阴之复，皆为哕噫。《四时刺逆从论》：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阴阳别论》：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脉解》：太阴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曰上走心为噫也。此乃噫从心出者也。厥阴在泉，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玉版论》：太阴终者，善噫。《灵枢》云：足太阴是动病，腹胀善噫。又云：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仲景谓上焦受中焦气，未和不能消，是故能噫（卫出上焦）。又云：上焦不归者，噫而酢酸（不归，不至也。上焦之气不至其部，则物不能传化，故噫而吞酸）。由是观之，噫者是火土之气郁而不得发，故噫而出。王注解心为噫之义，象火炎上、烟随焰出。如痰闭膈间，中气不得伸而嗳者，亦土气内郁也。

仲景云：痞而噫，旋复代赭汤主之。《本事方》心下蓄积，痞闷或作痛，多噫败卵气，枳壳散主之。丹溪云：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故成嗳气。用二陈汤加香附、栀子仁、黄连、苏子、前胡、青黛、瓜蒌，或丸或汤服之。

诊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阳气不足，缓者胃气有余，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于膈上。寸脉紧，寒之实也。寒在上焦，胸中必满而噫。趺阳脉微而涩，微无胃气，涩即伤脾。寒在膈而反下之，寒积不消，胃微脾伤，谷气不行，食已自噫。寒在胸膈，上虚下实；谷气不通，为闭塞之病。趺阳脉微涩，及寸脉紧而噫者，皆属寒。太阴终者，腹胀闭，噫气呕逆。

诸逆冲上

逆气，五藏皆有。一曰心、小肠。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又云：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阳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是也。二曰胃。经云：胃为气逆是也。胃逆有呕有吐有哕，故刺呕吐取中脘、三里也。刺哕取乳下黑根尽处，及脐下三寸，皆大验也。治各见本门。三曰肺、大肠。经云：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云：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下廉是也。其肺逆曰咳喘，取天突、大迎泄之也。治亦各有门。四曰肝。经云：肝气逆则耳聋不聪，颇肿，取血是也。五曰肾。即奔豚气逆、脚气冲心之类是也。治亦各有门。六曰肾。经云：督脉别络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是也。

运气厥逆有三：一曰风火。经云：少阳司天，火气下临，风行于地，厥逆，膈不通是也。二曰寒。经云：水郁之发，善厥逆是也。三曰湿。经云：太阴司天，湿气下临，厥逆是也。

经云：逆气象阳。凡气逆必见象阳证，面赤脉洪，当以法降其逆乃愈。若以气象阳盛而用寒药攻之，则不救矣。气上冲心，咽不得息，治法见伤寒厥阴病条。东垣云：如秋冬之月，胃脉四道，为冲脉所逆，并胁下少阳脉二道而反上行，病名曰厥逆。经曰：逆气上行，满脉去形，七神昏绝，离去其形而死矣。其症气上冲咽不得息，喘息有声不得卧。于调中益气加吴茱萸半钱或一钱，观厥气多少用之。如夏月有此症，为大热也。盖此症随四时为寒热温凉，宜以酒黄连、酒黄柏、酒知母各等分，为细末，熟汤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百丸，空心白汤下，仍多饮汤。服毕少时，便以美饮食压之，使不得胃中停留，直至下焦，以泻冲脉之邪也。戴复庵云：虚炎之证，阴阳不升降，下虚上盛，气促喘息，宜苏子降气汤去前胡，下黑锡丹或养正丹。气急甚而不能眠卧者，沉附汤或正元散，或四柱散去木香用沉香，并以盐煎，下黑锡丹，或灵砂丹、三炒丹，不效则以前药下朱砂丹（此多用香燥刚热之剂，若阴虚内热者，误用立殆，医者审之）。

诸血门[53]

诸见血证（附九窍出血、毛孔出血）

东垣云：衄血出于肺，以犀角、升麻、栀子、黄芩、芍药、生地、紫参、丹参、阿胶之类主之。咯唾血者出于肾，以天门冬、麦门冬、贝母、知母、桔梗、百部、黄柏、远志、熟地黄之类主之。如有寒者，干姜、肉桂之类主之。痰涎血者出于脾，葛根、黄芪、黄连、芍药、甘草、当归、沉香之类主之。呕血出于胃，实者犀角地黄汤主之。虚者小建中汤加黄连主之。

海藏云：胸中聚集之残火，腹里积久之太阴，上下隔绝，脉络部分，阴阳不通。用苦热以定于中，使辛热以行于外。升以甘温，降以辛润，化严肃为春温，变凛冽为和气，汗而愈也。然余毒土苴犹有存者，周身阳和尚未泰然，胸中微躁而思凉饮，因食冷物服凉剂，阳气复消，余阴再作，脉退而小，弦细而迟，激而为衄血、唾血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为便血、溺血者有之，肾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鲜，此重沓寒湿化毒，凝泣水谷道路，浸渍而成。若见血证，不详本源，便用凉折，变乃生矣。阳证溢出鲜血。阴证下如豚肝。

上而血者，黄芪桂枝汤，白芍当归汤。中而血者，当归建中汤，增损胃风汤。下而血者，芎归术附汤，桂附六合汤。若三血证在行阳二十五度见，黄芪四君子汤主之。若三血证在行阴二十五度见，当归四逆加吴茱萸主之。

吐血、衄血、便血，其人阴虚阳走，其脉沉而散，其外证虚寒无热候，宜乌金丸、散止之。法宜上用散，下用丸，次以木香理中汤和大七气汤，入川芎煎，调苏合香丸温之。《仁斋直指》云：血遇热则宣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阴阳不相为守，荣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是耳。外证必有虚冷之状，法当温中，使血自归于经络。可用理中汤加南木香，或《局方》七气汤加川芎，或甘草干姜汤，其效甚著。又有饮食伤胃，或胃虚不能传化，其气逆上，亦令吐衄，木香理中汤，甘草干姜汤。出血诸证，每以胃药收功。木香理中汤，或参苓白术散二分，枳壳散一分，夹和，米汤乘热调下，或真方四君子汤，夹和小乌沉汤，米汤调下。已上并用姜枣略煎亦得。上药不惟养胃，盖以调气辈与之并行。若夫桔梗枳壳汤，夹和二陈汤，姜枣同煎，入苏合香丸少许佐之，又调气之上药也。

经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血溢血泄。又云：少阳之复，火气内发，血溢血泄。是火气能使人失血者也。而又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血变于中，民病呕血血泄，鼽衄善悲。又云：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血见。是寒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血见。是湿气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热病生于上，冷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血溢血泄。是寒热凌犯能使人失血也。太阴司天之政，初之气，风湿相薄，民病血溢，是风湿相薄血溢也。又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病反侧咳逆，甚而血溢。是燥气亦能使血溢也。然则六气皆能使人失血，何独火乎。

《撄宁生卮言》云：古人言诸见血非寒证，皆以血为热迫，遂至妄行，然皆复有所挟也。或挟风，或挟湿，或挟气，又有因药石而发者，其本皆热。上中下治，各有所宜。在上则栀子、黄芩、黄连、芍药、犀角、蒲黄，而济以生地黄，牡丹皮之类。胃血，古人有胃风汤，正是以阳明火邪为风所扇，而血为之动，中间有桂，取其能伐木也。若苍术、地榆、白芍药之类，而济以火剂。大肠血，以手阳明火邪，为风为湿也。治以火剂、风剂，风能胜湿也。如黄连、黄芩、芍药、柏皮、荆芥、防风、羌活之类，兼用鸡冠花，则又述类之义也。惊而动血者，属心。怒而动血者，属肝。忧而动血者，

属肺。思而动血者，属脾。劳而动血者，属肾。血溢、血泄、诸蓄妄证，其始也，予率以桃仁、大黄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而后区别治之。虽往往获中，然犹不得其所以然也。后来四明遇故人苏伊举，间论诸家之术。伊举曰：吾乡有善医者，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药下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则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予闻之愕然曰：名言也。昔者之疑，今释然矣。

妇人之于血也，经水蓄而为胞胎，则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产育为恶露，则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醞而为乳，则无复下，满而为月矣。失血为血家妄逆，产妇为妇人常事，其去其生则一也。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于蓄妄之初，亡血虚家不可下，盖戒之于亡失之后。

九窍出血

南天竺饮主之。或用血余灰，自发为佳，无即父子一气者。次则男胎发，又次则乱发。皂角水净洗，晒干烧灰为末，每二钱以茅草根、车前草煎汤调下。荆叶捣取汁，酒和服。刺蓟一握绞汁，酒半盏和服。如无生者，捣干者为末，冷水调三钱。

血从毛孔出

名曰肌衄，用人中白不拘多少，刮在新瓦上，用火逼干，研令极细，每服二钱，入麝香少许，温酒调下。外以男胎发烧灰醯盐之。未效，以郁金末水调，鹅翎扫之即止。《九灵山房集》云：湖心寺僧履师，偶搔肩中疥，忽自出血，汩汩如涌泉，竟日不止，疡医治疗弗效。邀吕元膂往视时，已困极无气可语，及持其脉，惟尺脉如蛛丝，他部皆无。即告之曰：夫脉血气之先也，今血妄溢，故荣气暴衰，然两尺尚可按，惟当益荣以泻其阴火。乃作四神汤加荆芥穗、防风，不问晨夜并进，明日脉渐出，更服十全大补汤，一剂遂痊。

凡九窍出血皆可用：墙头苔藓可以塞。车前草汁可以滴。火烧莲房用水调。锅底黑煤可以吃。石榴花片可以塞。生莱菔汁可以滴。火烧龙骨可以吹。水煎茅花可以吃。《玉机微义》曰：经云，荣者，水谷之精也，和调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是以出入升降濡润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于脉，少则涩，充则实。常以饮食日滋，故能阳生阴长，取汁变化而赤为血也。生化旺则诸经恃此而长养，衰耗竭则百脉 由此而空虚，可不谨养哉。故曰血者神气也，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是知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神静则阴生，形役则阳亢。阳盛则阴必衰，又何言阳旺而生阴血也。盖谓血气之常，阴从乎阳，随气运行于内。苟无阴以羁束，则气何以树立。故其致病也易，调治也难，以其比阳常亏而又损之，则阳易亢阴易乏之论，可以见矣。诸经有云：阳道实，阴道虚，阴道常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妇人之生也，年至十四经行，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血之难成易亏如此。阴气一伤，所变立至。妄行于上则吐衄；衰涸于外则虚劳；妄反于下则便红；积热膀胱则癃闭溺血；渗透肠间则为肠风。阴虚阳搏则为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胜于阴，发为疮疡，湿滞于血则为痛痒，癜疹皮肤则为冷痹。畜之在上则人喜忘，畜之在下则人喜狂。堕恐跌仆则瘀恶内凝。若分部位，身半以上同天之阳，身半以下同地之阴。此特举其所显之证者。治血必血属之药，欲求血药，其四物之谓乎。河间谓随证辅佐，谓之六合汤者，详言之矣。予故陈其气味，专司之要，不可不察。夫川芎血中气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滞于气也。地黄血中血药也，通肾经，性味甘寒，能生真阴之虚也。当归分三治，血中主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温，全用能活血，各归其经也。芍药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治虚腹痛也。若求阴

药之属，必于此而取则焉。《脾胃论》有云：若善治者，随证损益，摘其一二味之所宜为主治可也。此特论血病而求血药之属者也。若气虚血弱，又当如长沙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生阴血也。若四物者，独能主血分受伤，为气不虚也。辅佐之属，若桃仁、红花、苏木、血竭、牡丹皮者，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棕榈灰者，血崩所宜；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苁蓉、琐阳、牛膝、枸杞子、益母草、夏枯草、败龟板者，血虚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干姜、肉桂，血寒所宜。生地黄、苦参，血热所宜。特取其正治大略耳。人能触类而长，可以应无穷之变矣。

诊　脱血而脉实者难治。病若吐血复鼽衄，脉当沉细，反浮大而牢者死。吐血衄血，脉滑、弱小者生，实大者死。汗出若衄，其脉滑小者生，大躁者死。呕血胸满引痛，脉小而疾者逆也。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诸见血，身热脉大者难治。难治者，邪胜也。身凉脉静者易治，易治者，正气复也。衄血者，若但头汗出，身无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血溢上行，或唾、或呕、或吐，皆凶也。若变而下行为恶利者顺也。血上行为逆，其治难；下行为顺，其治易。故仲景云：畜血证下血者，当自愈。若无病之人，忽然下利者，其病进也。今病血证上行而复下行恶利者，其邪欲去，是知吉也。

鼻衄出血

《三因方》云：衄者，因伤风寒暑湿，流传经络，涌泄于清气道中而致者，皆外所因。积怒伤肝，积忧伤肺，烦思伤脾，失志伤肾，暴喜伤心，皆能动血。随气上溢而致者，属内所因。饮酒过多，啖炙煿辛热，或坠堕车马伤损致者，皆非内非外因也。鼻通于脑，血上溢于脑，所以从鼻而出。宜茅花汤调止衄散，时进折二泔，仍令其以麻油滴入鼻，或以莱菔汁滴入亦可。茅花、白芍药对半尤稳。糯米炒微黄为末，新水下二钱。乱发烧灰存性，细研，水服方寸匕，并吹鼻中。萱草根捣汁，每一盏入生姜汁半盏相和，时时细呷。竹蛀屑，水饮调。百药煎，半烧半生，水酒调服。白芨末，新汲水调下神效。治鼻衄久不止，或素有热而暴作者，诸药不效，神法以大白纸一张，作十数揲，于冷水内浸湿，置顶中，以热熨斗熨之，至一重或二重纸干立止。又方，用线扎中指中节，如左鼻孔出血扎左指，右鼻孔出血扎右指，两鼻孔齐出，则左右俱扎之。血衄不愈，以三棱针于气街穴出血，更用五味子十粒，麦门冬、当归、黄芪、生地、人参各一钱，水煎，空心热服。六脉细弦而涩，按之空虚，其色必白而夭不泽者，脱血也。此大寒证，以辛温补血养血，以甘温、甘热滑润之剂佐之即愈。理中汤，小建中汤。六脉俱大，按之空虚，心动面赤，善惊上热，乃手少阴心脉也，此气盛多而亡血。以甘寒镇坠之剂，大泻其气以坠气浮，以甘辛温微苦，峻补其血，三黄补血汤。实热衄血，先服朱砂、蛤粉，次服木香、黄连。大便结者下之，用大黄、芒硝、甘草、生地。溏软者，栀子、黄芩、黄连、犀角地黄汤，可选用之。有头风自衄，头风才发则衄不止，宜芎附饮，间进一字散。下虚上盛而衄，不宜过用凉剂，宜四物汤加参、芪、麦门、五味，磨沉香下养正丹，八味地黄丸。伤湿而衄，肾著汤加川芎，名除湿汤。伏暑而衄，茅花汤调五苓散。上膈极热而衄，金沸草散去麻黄、半夏、加茅花如荆芥数。或用黄芩芍药汤加茅花一撮。虚者茯苓补心汤，生料鸡苏散。饮酒过多而衄，茅花汤加干葛、鸡矩子，或理中汤去干姜，用干葛加茅花。擫而衄不止，苏合香丸一丸，或以小乌沉汤一钱，白汤调下。或煎浓紫苏汤，独调小乌沉汤，或添入黑神散一钱，盐汤调下亦得。仍蓦然以水喷其面，使惊则血止。非特擫而衄，凡五窍出血皆治。曾病衄，后血因旧路，一月或三四衄，又有洗面而衄，日以为常，此即水不通借路之意，并宜止衄散，茅花煎汤调下。或四物汤加石菖蒲、阿胶、蒲黄各半钱，煎熟，调火煅石

膏末一匙头许，兼进养正丹。前诸证服药不效，大衄不止者，养正丹多服，仍佐以苏子降气汤，使血随气下。衄后头晕，四物汤、十全大补汤。有先因衄血，衄止而变生诸证，或寒热间作，或喘急无寐，病状不一，渐成劳瘵，当于虚损诸证详之。

舌　衄

舌上忽出血如线，用槐花炒研末掺之，麦门冬煎汤调妙香散。香需汁，服一升，日三。发灰二钱，米醋调服，且傅血出处。文蛤散，治热壅舌上出血如泉。五倍子、白胶香、牡蛎粉等分为末，每用少许掺患处。或烧热铁烙孔上。

齿　衄

血从齿缝中、或齿龈中出，谓之齿衄，亦曰牙宣。有风壅，有肾虚。风壅者，消风散内服外擦（外用加盐）。肾虚者，以肾主骨，牙者骨之余，火乘水虚而上炎，服凉药而愈甚，宜盐汤下安肾丸，间黑锡丹。仍用青盐炒香附黑色为末擦之。亦有胃热牙疼而龈间出血，以至崩落，口臭不可近人者，内服清胃散、甘露饮，外用大黄（米泔浸令软）、生地黄（大者薄切），二味，旋切，各用一二片合定，贴所患牙上，一夜即愈，忌说话。尝治三人不咳唾而血见口中，从齿缝舌下来者，每用益肾水泻相火治之，不旬日愈。《医旨绪余》云：有侄女十岁，因毁齿动摇，以苎麻摘之血出不止，一日夜积十一盆，用末药止其处，少顷复从口出。诊其脉皆洪大有力。以三制大黄末二钱，枳壳汤少加童便调下，去黑粪数块，其血顿止。一男子每齿根出血盈盆，一月一发，百药不效。知其人好饮，投前剂一服而安。一老妪患此，一发五七日，日约升余，投前剂亦安。所下皆有黑粪，是知此疾多阳明热盛所致，缘冲任二脉皆附阳明，阳明一经气血俱多，故一发如潮涌。急则治其标，故投以釜底抽薪之法，应手而愈。要知肾虚血出者，其血必点滴而出，齿亦攸攸而疼，必不如此之暴且甚也。

耳　衄

耳中出血，以龙骨吹入即止。左关脉弦洪，柴胡清肝散。尺脉或躁或弱，六味地黄丸。

吐　血

夫口鼻出血，皆系上盛下虚，有升无降，血随气上，越出上窍。法当顺其气，气降则血归经矣。宜苏子降气汤，加人参、阿胶各一钱，下养正丹。亦有气虚不能摄血者，其脉必微弱虚软，精神疲惫，宜独参汤，或人参饮子、团参丸。上膈壅热吐血，脉洪大弦长，按之有力，精神不倦，或觉胸中满痛，或血是紫黑块者，用生地黄、赤芍、当归、牡丹皮、荆芥、阿胶、滑石、大黄、玄明粉、桃仁泥之属，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法也。血从下出者顺，从上出者逆。一应血上溢之证，苟非脾虚泄泻，羸瘦不禁者，皆当以大黄醋制，和生地黄汁，及桃仁泥、牡丹皮之属，引入血分，使血下行以转逆而为顺，此妙法也。不知此而日从事于芩、连、栀、柏之属，辅四物而行之，使气血俱伤，脾胃两败。今医治血证，百岂有一生者耶。血既下行之后，用薏苡仁（多用）、百合、麦门冬、鲜地骨皮。嗽渴加枇杷叶、五味子、桑根白皮。有痰加贝母。皆气薄味淡，西方兑金之本药，因其衰而减之，自不再发。于虚劳证为尤宜。急欲止之，用血余灰二钱，以白汤化阿胶二钱，入童便、生藕汁、刺蓟汁、生地黄汁各一杯，仍用好墨磨浓黑，顿温服。胸中烦热，吐血不止，口舌干燥，头疼，石膏散。冒雨著汤，郁于经络，血溢妄行，从鼻则衄。衄行清道，吐行浊道。流入胃脘，令人吐血。用肾著汤。头疼加川芎，最止浴室中发衄。吐血在暑天，病人口渴面垢，头晕干呕，煎茅

花灯心麦门冬汤，仍入藕节汁、侧扇柏汁、茅根汁、生姜汁少许、生蜜亦少许、调五苓散。血止用生地黄、当归、牡丹皮、赤芍药、百草霜末，煎服一二贴，却用黄芪六一汤调理。怒气伤肝者，唇青面黑，当用鸡苏丸，煎四物汤吞下，并用十四友丸、灯心麦门冬汤吞下，盖其中有理肝之药。打扑伤损吐血，先以藕节汁、侧扇柏汁、茅根汁、韭汁、童便磨墨汁、化阿胶止之。却以川芎、当归、白芍药、百合、荆芥穗、阿胶、牡丹皮、紫金藤、大黄、滑石、红花煎汤，调番降香末、白芨末与服。戴复庵先用苏合香丸，却以黑神散和小乌沉汤，童便调治。劳心吐血，用莲心五十粒，糯米五十粒，研末温酒调服，及天门冬汤。劳力太过，吐血不止，苏子降气汤加人参、阿胶，用猪肝煮熟，蘸白芨末食之。吐血久不止，松花散、百花煎，并常服大阿胶丸。未效，以伏龙肝二钱，米饮调下，速止。或饮酒之后，闷吐之时，血从吐后出。或因啖辛热而得吐血之证，名曰肺疳。宜大蓟散。古方用红枣烧存性，百药煎煅等分为末，米饮调服二钱。饮酒伤胃吐血，理中汤加金钩子、乾葛、茅花。酒色过度，饥饱吐血效方，枇杷叶、款冬花、北紫菀、杏仁、鹿茸、桑白皮、木通、大黄为末，炼蜜丸，噙化。内损吐血下血，或饮酒太过，劳伤于内，其血妄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须臾不救即死。用侧柏叶（蒸焙）一两半，荆芥穗（烧灰），人参各一两，为细末，入飞罗面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拘时啜服。伤胃吐血，因饮食太饱之后，胃中冷不能消化，便烦闷，强呕吐，使所食之物与气共上冲蹙。因伤裂胃口，吐血色鲜正赤，腹变绞痛，自汗，其脉紧而数者，为难治也。宜理中汤加川芎、干葛各半钱，或只依理中本方，加川芎、扁豆尤好，不必干葛。若渴甚用葛，丸则白术丸。《曹氏必用方》云：吐血须煎干姜、甘草作汤与服。或四物理中汤亦可，如此无不愈者。若服生地黄、竹茹、藕汁，去生便远。《三因方》云：理中汤能止伤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利阴阳，安定血脉。按：患人果身受寒气，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归经络而妄行者，其血必黯黑；其色必白而夭；其脉必微迟；其身必清凉。不用姜桂而用凉血之剂殆矣。临病之工，宜详审焉。有时或吐血两口，随即无事，数日又发，经年累月不愈者，宜黑神散和小乌沉汤常服。吐血人多发渴，名为血渴，十全大补汤，或黄芪、人参、五味子、地黄、麦门冬、葛根、枇杷叶，量胃气虚实用之。吐甚头晕，发为寒热者，降气汤合四物汤各半贴，加阿胶一钱。若单发热者，茯苓补心汤。吐血之后有潮热咳嗽，脉洪大而数，五至以上不可治也。《金匮方》，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黄芩各一两，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之。此正谓心手少阴经之阴气不足，本经之阳亢甚无所辅。肺肝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阴血妄行而飞越。故用大黄泄去亢甚之火，黄芩救肺，黄连救肝，使之和平。则阴血自复而归经矣。云岐子加生地，名犀角地黄汤。又云：吐血不止，柏叶汤主之。柏叶、干姜各二两，艾三把，以水五升，取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凡吐血不已，则气血皆虚，虚则生寒，是故用柏叶，柏叶生而西向，乃禀兑金之气而生，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藏于肝矣，故用是为君。干姜性热，止而不走，用补虚寒之血。艾叶之温，能入内而不炎于上，可使阴阳之气反归于里，以补其寒，用二味为佐。马通者，为血生于心，心属午，于是用午兽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领而行为使。仲景治吐血，唯此二方，可以为准绳，触类而长之。

咳嗽血

或问咳血，止从肺出，他无可言耶。曰：肺不独咳血，而亦唾血。盖肺主气，气逆为咳，肾主水，水化液为唾。肾脉上入肺，循喉咙，侠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故二藏相连，病则俱病，于是皆有咳唾血也。亦有可分别者，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者，此肾从相火炎上之血也。若血如红缕在痰中，咳而出者，此肺络受热伤之血

也。其病难已。若咳白血必死。白血、浅红色，似肉似肺也。然肝亦唾血。肝藏血，肺藏气，肝血不藏，乱气自两胁逆上，唾而出之。《内经》有血枯证，先唾血，为气竭伤肝也。热壅于肺能嗽血，久嗽损肺亦能嗽血。壅于肺者易治，不过凉之而已。损于肺者难治，渐以成劳也。

热嗽有血，宜金沸草散加阿胶一钱，痰盛加瓜蒌仁、贝母。劳嗽有血，宜补肺汤加阿胶、白芨一钱。嗽血而气急者，补肺汤加阿胶、杏仁、桑白皮各一钱，吞养正丹，或三炒丹，间进百花膏，亦可用七伤散、大阿胶丸。丹溪云：咳血乃火升痰盛。身热多是血虚。痰带血丝出，童便、竹沥止之。经血逆行，或血腥吐血、唾血，韭汁服立效。韭汁、童便合和，隔汤顿热，磨郁金浓汁，荡匀服之，其血自消。《千金方》治一切肺病咳唾、唾脓血，用好酥三十斤，炼取凝当中醍醐，服一合，日三升，即止。薏苡仁十两，杵碎，水三升，煎取一升，入酒少许服。或以薏苡仁细末，煮猪肺，白蘸食之。上气喘息，咳嗽唾血、咯血，人参细末，鸡子清调三钱，五更初服，便去枕仰卧，忌酸咸酢酱面等物，及过醉饱。嗽咯血成劳，眼睛疼，四肢困倦，脚膝无力，五味子黄芪散。脉大，发热，喉中痛，是气虚，用参、芪、蜜炙黄柏、荆芥、地黄、当归、韭汁、童便、少加姜汁、磨郁金饮之。嗽血久而成劳，或劳病成而嗽血，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咽干颊赤，心忡潮热，盗汗减食，黄芪鳖甲散、人参黄芪散。阴虚火动而嗽血者，滋阴保肺汤。二三年间，肺气上喘咳嗽，咯唾脓血，满面生疮，遍身黄肿，人参蛤蚧散。蛤蚧补肺劳虚嗽有功，治久嗽不愈。肺间积虚热，久则成疮，故嗽出脓血，晓夕不止，喉中气塞，胸膈噎痛，用蛤蚧、阿胶、生犀角、鹿角胶、羚羊角各一两，除胶外皆为屑，次入胶，分四服，每服用河水三升，于银石器内慢火煮至半升，滤去滓，临卧微温，细细呷之。其查候服尽再捶，都作一服，以水三升，煎至半升，如前服。伤寒后伤肺咳唾脓血，胸胁胀满，上气羸瘦，麦门冬汤。脉浮大者作虚治，用前虚劳条诸补药。若浮大而上壅甚者，鸡苏丸。脉沉滑有力者，当用攻，攻中有补。丹溪治台州林德芳，年三十余得咳而咯血，发热，肌体渐瘦，众医以补药调治数年，其证愈甚。诊其六脉皆涩，此因好色而多怒，精血耗少，又因补塞药太多，荣卫不行，瘀血内积，肺气壅遏不能下降。治肺[6]壅非吐不可，精血耗少非补不可。唯倒仓法二者俱备，但使吐多于泻耳。兼灸肺俞五次而愈。脉浮数忌灸，若误灸之必唾血，唾血而脉浮数，其不可灸又可知也。《脉经》云：肺伤者，其人劳倦则咳唾血（此为一项，以人参救肺散治之）。其脉细紧浮数，皆唾血，此为躁扰嗔怒，得之脉伤气壅所致（此为一项，以降气宁神之药治之）。猪心一个，竹刀切开，勿令相离，以沉香末一钱重，半夏七个，入在逢中，纸裹，蘸小便内令湿，煨熟取出，去半夏，只吃猪心。此方嗽血、吐血均治。热嗽咽疼，痰带血丝，或痰中多血，其色鲜者，并宜金沸草散。若服凉药不愈，其色瘀者，此非热证，宜杏子汤。咳嗽甚而吐血者，鲜桑白皮一斤，米泔浸三宿，净刮上黄皮，锉细，入糯米四两，焙干，一处捣为末，每服一二钱，米饮调下。久嗽咯血成肺痿，及吐白涎，胸膈满闷不食，扁豆散。肺痿吐脓血，甘桔加阿胶紫苑汤。肺痿痰嗽，痰中有血线，盗汗发热，热过即冷，食减，劫劳散，前薏苡仁一味方。咳而胸满，心胸甲错，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之吐脓如粥者，肺痈也。然待吐脓而后觉为痈，不已晚乎。《千金方》云：咳唾脓血，其脉数实者为肺痈。若口中燥[7]，咳即胸中隐痛，脉反滑数，此肺痈也，更于本门细查之。

咯 血

咯血，不嗽而咯出血也。咯与唾少异，唾出于气，上无所阻；咯出于痰，气郁于喉咙之下，滞不得出，咯而乃出。求其所属之藏：咯、唾同出于肾也。治咯血之方，宜

用童便、青黛，以泻手足少阳三焦与胆所合之相火，而姜汁为佐，用四物、地黄、牛膝辈，以补肾阴安其血也。《揿宁生卮言》云：咯血为病最重，且难治者，以肺手太阴之经气多血少。又肺者金象，为清肃之藏，金为火所制，迫而上行，以为咯血，逆之甚矣。上气见血，下闻病音，谓喘而咯血且咳嗽也。初得病，且宜白扁豆散去半夏，加贝母，入生地黄、藕节尤佳。及浓磨京墨调黑神散、小乌沉汤各一钱。或新掘生地黄净洗，生姜少许，捣汁去滓温进。又有以生姜一片，四面蘸百草霜含咽。如百草霜已淡，吐出再蘸，如姜已无味，则吐出易之。劳瘵吐咯血，七珍散加阿胶、当归各半钱，恶甜人更加百药煎半钱，仍调钟乳粉尤佳。一味钟乳粉，用糯米饮调，吐血、嗽血亦治。因饱屈身伤肺，吐咯血者，白茇枇杷丸，或白茇莲须散。治洛血：黄药子、汉防己各一两为末，每服一钱匕，水一盏，小麦二十粒同煎，食后温服。白茇一两，藕节半两为末，每一钱汤调服。新绵灰半钱，酒调下。薏苡仁为末，熟煮猪胰，切片蘸药，食后微空时取食之。青黛一钱，杏仁四十粒（去皮尖），以黄明蜡煎黄色，取出研细，二味同研匀，却以所煎蜡少许，溶开和之，捏作钱大饼子，每服用干柿一个，中破开，入药，一饼合定，以湿纸裹，慢火煨熟，取出，糯米粥嚼下。

溲　血

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溺血。血淋别见淋门。经云：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又云：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是溺血未有不本于热者。陈无择以为心肾气结所致，曾不思圣人之言简意博，举一而可十者也。血虽主于心，其四藏孰无血以为养，所尿之血，岂拘于心肾气结者哉。若此类推之，则五藏凡有损伤，妄行之血，皆得如心下崩者渗于胞中，五藏之热，皆得如膀胱之移热传于下焦。何以言之？肺金者，肾水之母，谓之连藏。况恃之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者也。肺有损伤妄行之血，若气逆上者，既为呕血矣。气不逆者如之何？不从水道下降入于胞中耶，其热亦直抵肾与膀胱可知也。脾土者，胜水之贼邪也。水精不布则壅成湿热。湿热必陷下，伤于水道，肾与膀胱俱受其害。害则阴络伤，伤则血散入胞中矣。肝属阳，主生化，主疏泄，主纳血。肾属阴，血闭藏而不固，必渗入胞中。正与《内经》所谓伤肝血枯症，时时前后血者类也。

大抵溲血、淋血、便血三者，虽以前后阴所出之窍血有不同，然于受病则一也。故治分标本亦一也。其散血止血之药，无越于数十品之间，惟引导佐使、各走其乡者少异耳。先与生料五苓散和四物汤，若服药不效，其人素病于色者，此属虚证。宜五苓散和胶艾汤，吞鹿茸丸，或八味地黄丸，或鹿角胶丸，或辰砂妙香散和五苓散，吞二项丸子。若小便自清，后有数点血者，五苓散加赤芍药一钱。亦有如砂石而色红，却无石淋之痛，亦属虚证。宜五苓散和胶艾汤，或五苓散和辰砂妙香散，吞鹿茸丸、八味丸、鹿角胶丸。干胶炙捣末，酒和服。鹿角胶尤妙。每服一二两。发灰二钱，茅根、车前草煎汤调下。当归四两，酒三升，煮取一升，顿服。镜面草自然汁，加生蜜一匙服之。以八正散加麦门冬、葱煎服。小便涩痛，药内调海金砂末。夏枯草烧灰存性为末，米饮或凉水调下。车前草自然汁数合，空心服。实者，可以谓胃承气汤加当归下之。《脉经》云：尺脉滑，气血实，妇人经脉不利，男子尿血，宜服朴硝煎、大黄汤，下去经血，针关元泻之。

咳而且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逆也。

下　血（肠风、脏毒、中蛊[87]）

血之在身，有阴有阳。阳者顺气而行，循流脉中，调和五藏，洒陈六府，如是者谓之荣血也。阴者居于络脉，专守藏府，滋养神气，濡润筋骨。若其藏感内外之邪，伤

则或循经之阳血至其伤处，为邪气所阻，漏泄经外；或居络之阴血，因著留之邪，僻裂而出，则皆渗入肠胃而泄矣。世俗每见下血，率以肠风名之，不知风乃六淫中之一耳。或风有从肠胃经脉而入客者，或肝经风木之邪内乘于肠胃者，则可谓之肠风。若其他不因风邪而肠胃受火热二淫，与寒燥湿怫郁其气，及饮食用力过度，伤其阴络之血者，亦谓之肠风可乎。许学士谓下清血色鲜者，肠风也。血浊而色黯者，藏毒也。肛门射如血线者，脉痔也。然肠风挟湿者，亦下如豆汁及紫黑瘀血，不必尽鲜。正当以久暂为别耳。然要之皆俗名也。世医编书者，或以泻血为肠风，或分泻血与肠风藏毒为二门，皆非也。

先血而后便，此近血也。由手阳明随经下行，渗入大肠，传于广肠而下者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先便而后血，此远血也。由足阳明随经入胃，淫溢而下者也。黄土汤主之。下血腹中不痛，谓之湿毒下血，血色不鲜，或紫黑，或如豆汁，黄连汤主之。下血腹中痛，谓之热毒下血，血色鲜，芍药黄连汤主之。东垣治宿有肠血症，因五月大热吃杏，肠澼下血远三四尺，散漫如筛，腰沉沉然，腹中不痛，血色紫黑，是阳明、少阳经血证，升麻补胃汤（湿毒）。太阴阳明腹痛。大便常溏泄。若不泄，即秘而难见，在后传作湿热毒，下鲜红血，腹中微痛，胁下急缩，脉缓而洪弦，中指下得之，按之空虚，和中益胃汤（湿热）。肠澼下血，另作一派，其血涌出有力而远射，四散如筛下，腹中大作痛，乃阳明气冲热毒所作也。升阳除湿和血汤（湿热）。肠澼下血，红或深紫黑色，腹中痛，腹皮恶寒，右三部脉，中指下得之俱弦，按之无力，关脉甚紧，肌表阳明分凉，腹皮热，而喜热物熨之。内寒明矣，益智和中汤（挟寒）。夫肠澼者，为水谷与血另作一派，如涌桶涌出也。夏湿热太甚，正当客气盛而主气弱，故肠澼之病甚也。以凉血地黄汤主之。黄柏、知母（炒）各一钱，青皮（炒）、槐子（炒）、当归、熟地各五分，水一盏，煎七分，温服。如小便涩，脐下闷，或大便前后重，调木香、槟榔细末各半钱，稍热于食前空心服。如里急后重又不去者，当下之。如腹中动摇有水声，而小便不调者，停饮也。诊是何藏，以去水饮药泻之。假令脉洪大，用泻火利小便之类是也。如胃虚不能食而大渴不止，不可用淡渗之药止之。乃胃中元气少故也。与七味白术散补之。如发热恶热，烦躁，大渴不止，肌热不欲近衣，其脉洪大，按之无力，或无目痛鼻干者，非白虎汤证也。此血虚发躁，当以黄芪一两，当归二钱，㕮咀，水煎服。如大便秘塞，或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脓，或少有血，慎勿利之。利之则必致病重及郁结不通，以升阳除湿防风汤，升其阳则阴气自降矣。《素问》云：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骆龙吉云：结阴之病，阴气内结，不得外行，血无所禀，渗入肠间，故便血也。其脉虚涩者是也。因血结不行故下，古方有结阴丹。罗谦甫治因强饮酸酒得腹痛，次传泄泻，十余日便后见血，或红或紫，肠鸣腹痛，服凉药如故，仍不欲食，食则呕酸，心下痞，恶冷物，口干烦躁，不得安卧，其脉弦细而微迟，手足稍冷，以平胃地榆汤，温中散寒，除湿和胃。数服病减大半，又灸中脘二七壮，引胃气上升，次灸气海百壮，生发元气。灸则强食生肉，又以还少丹服之。至春再灸三里二七壮，温脾壮胃生发元气。次服芳香之剂，慎言语节饮食而愈。八物汤去生地黄、甘草，加官桂，名胃风汤，治风冷乘虚入客肠胃，水谷不化，泄泻注下，及肠胃湿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日夜无度，盖亦结阴之类也。为阴气内结，故去甘寒而加辛热，结者散之也。洁古云：如下血，防风为上使，黄连为中使，地榆为下使。若血瘀色紫者，陈血也，加熟地黄。若血鲜色红者，新血也，加生地黄。若寒热者，加柴胡。若肌热者，加地骨皮，此证乃甲欺戊也。风在胃口中焦，湿泄不止，湿既去尽而反生燥，庚欺甲也。本无金气，以甲胜戊亏，庚为母复仇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是反制胜己之化也。若脉洪实痛甚者，加酒浸大黄。戴复庵以色鲜为热，色瘀为寒。热血，连蒲散；寒血，理物汤。血色鲜红者，多因内蕴热毒，毒气入肠胃，或

因饮酒过多，及啖糟脏炙煿，引血入大肠，故泻鲜血，宜连蒲散吞黄连阿胶丸，及香连丸，或一味黄连煎饮。大泻不止者，四物汤加黄连、槐花，仍取血见愁草少许，生姜捣取汁和米饮服。于血见愁草中，加入侧柏叶、与生姜同捣汁尤好。有暑毒入肠胃下血者，一味黄连煎汤饮。肠风下血，以香附末加百草霜，米饮调服。加入麝香少许，其应尤捷。冷气入客肠胃，下瘀血，理中汤不效，宜黑神散米饮调下。或用胶艾汤加米汤煎，吞震灵丹。擸扑内损，恶血入肠胃，下出浊物如瘀血者，宜黑神散加老黄茄为末酒调。酒积下血不止，粪后见，用神曲一两半，白酒药二丸，同为末，清水调捏作饼子，慢火上炙黄为细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亦治泄泻。海藏治梅师大醉，醒发渴，饮水及冰茶后，病便鲜红，先与吴茱萸丸，翌日又与平胃、五苓各半散三大服，血止复自利，又与神应丸四服，自利乃止。或问何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曰：若用寒药，其疾大变，难治。寒饮内伤，复用寒药，非其治也。况血为寒所凝，入大肠间而便下血，温之乃行，所以得热则自止。唐生病因饮酪水及食生物，下利紫黑血十余行，脾胃受寒湿毒，与六神平胃散半两，加白术三钱，以利腰脐间血，一服愈。《撮宁生卮言》云：肠风则足阳明积热久而为风，风有以动之也。藏毒则足太阴积热久而生湿，从而下流也。风则阳受之，湿则阴受之。戴氏《要诀》云：藏毒者，蕴积毒气久而始见；肠风者，邪气外入随感随见。《三因方》五痔、藏毒、肠风之辩甚详。藏毒、肠风之血出于肠藏间，五痔之血出于肛门蚀孔处，治各不同（*无择翁乌连汤，治脉痔，外无形而所下血一线如箭，或点滴不能已，此由脉窍中来也，详见痔门*）。肠风、藏毒不拘粪前粪后，并宜米饮汤调枳壳散，下酒煮黄连丸，或枳壳散下乌梅丸。此乃因登厕粪中有血，却与泻血不同，或用小乌沉汤和黑神散，米饮调下。血色清鲜者，以瓦松烧灰研细，米饮调服，宜减桂五苓散加茅花半钱，吞荆梅花丸。仍以侧柏叶同姜捣烂，冷水解下，侵些米饮佳。如血色淡浊者，胃风汤吞蒜连丸，或乌荆丸，或棕灰散。仍以米饮调香附末，或三灰散。肠风，腹中有痛，下清血，先当解散肠胃风邪，甚者肛门肿疼，败毒散加槐角、荆芥，或槐花汤、枳壳散。脏毒腹内略疼，浊血兼花红脓并下，或肛门肿胀，或大肠头突出，大便难通，先以拔毒疏利之剂，追出恶血脓水。然后以内托并凉血祛风量用。人虚兼以参、芪、苓、术助养胃气。诸般肠风脏毒，并宜生银杏四十九个，去壳膜烂研，入百药煎末，丸如弹子大。每两三丸，空心细嚼米饮下。下血久，面色痿黄，渐成虚惫，下元衰弱，宜黄芪四君子汤下断红丸，或十全大补汤，或黄芪饮。

中蛊藏府败坏下血 如鸡肝，如烂肉，其证唾水沉，心腹绞痛者是也。治之方，马蔺根末，水服方寸匕，随吐则出。白囊荷叶，密安病人席下，勿令病人知觉，自呼蛊主姓名。蚯蚓十四枚，以苦酒三升渍之，服其汁。蝟毛烧末，水服方寸匕（*吐毒*）。苦瓠一枚，水二升，煮取一升服（*吐*）。或用苦酒一升，煮瓠令消，服之。

诊 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淫而夺精，身热色夭然，及酒后下血，血笃重是逆也。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身热则死，身寒则生。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脉沉小留连者生，数疾且大有热者死。腹胀便血，脉大时绝，是逆也，如此者不及一时而死矣。胃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治。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

畜　血

夫人饮食起居一失其宜，皆能使血瘀滞不行，故百病由污血者多。而医书分门类，症有七气而无畜血，予故增著之。衄血、畜血上焦。心下手不可近，畜血中焦。脐腹小肿大痛，畜血下焦。三焦畜血，脉俱在左手中。畜血上焦，活人犀角地黄汤。畜血

中焦，仲景桃仁承气汤。畜血下焦，仲景抵当汤、韩氏地黄汤、生漆汤。海藏云：畜血可用仲景抵当汤、丸。恐庸医不知药性，用之太过，有不止损血之候，老弱虚人之禁也。故立生地黄汤，虻虫、水蛭、大黄、桃仁，内加生地黄、干漆、生藕、蓝叶之辈也。又云生漆汤一方，亦恐抵当汤、丸下之太过也。是以知干漆为破血之剂，比之抵当汤则轻。用之通则重用之，破积治食则重也。食药内干漆、硇砂，非气实不可用也。如牙齿等蚀，数年不愈，当作阳明畜血治之，以桃仁承气汤、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服之。好饮者多有此疾，屡服有效。若登高坠下，重物撞打，箭镞刃伤，心腹胸中停积郁血不散，以上中下三焦部分分之。以易老犀角地黄汤、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丸之类下之。亦有以小便同酒煎治之者。更有内加生地黄、当归煎服者，亦有加大黄者。又法，虚人不禁下之者，以四物汤加穿山甲煎服，妙。亦有用花蕊石散，以童子小便煎服，或酒调下。此药与寒药，正分阴阳，不可不辩也。

〔1〕“诸呕逆门”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2〕“呕脓、呕虫”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3〕“干霍乱”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4〕“二补一泻”四字原作“二泻一补”，据《灵枢·终始》改。
〔5〕“诸血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6〕“肺”原作“肝”，据四库本改。
〔7〕“口中燥”三字原脱，据《千金要方》补。
〔8〕“中蛊”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第四册

诸痛门[1]

头痛（偏头风、雷头风、真头痛、[2]大头痛[3]、眉棱骨痛、头风屑、头重、头摇）

医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也。皆当验其邪所从来而治之。世俗治头痛，不从风则从寒，安知其有不一之邪乎。试考《内经》论头痛所因以明之。如风从外入，振寒汗出头痛。新沐中风为首风，当先风一日，头痛不可以出内。大寒内至骨髓，髓以脑为主，脑逆，故头痛齿亦痛。少阳司天之政，初之气，风胜乃摇，候乃大温，其病气怫于上头痛。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其病热郁于上头痛。少阳司天，火淫所胜，民病头痛，发热恶寒如疟。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脑顶发热。太阳之胜，热反上行，头项顶巅脑户中痛，目如脱。太阳之复，心痛痞满，头痛。太阴司天，湿淫所胜，腰脊头项痛时眩。太阴在泉，湿淫所胜，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太阴之复，头顶痛重，而掉瘛尤甚。阳明之复，咳哕烦心，病在膈中，头痛。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头项痛，腰脊强。《灵枢》谓风痹，股胫烁，足如履冰，时如入汤，烦心头痛，时眩，悲恐短气，不出三年死。凡此皆六气相侵，与清阳之真气相薄而痛者也。至于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头痛巅病，下虚上实。注以肾虚不能引膀胱之气故尔。心烦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心热病者，卒心痛烦闷，头痛面赤，刺手少阴、太阳。肺热病者，头痛不堪，汗出而寒，刺手太阴阳明。肾热病者，项痛员员澹澹然，刺足少阴、太阳。《灵枢》谓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足阳明、太阴。厥头痛，头

脉痛，心悲善泣，取血与厥阴。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取手、足少阴。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侧取不可远取也。头痛不可刺者，大痹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膀胱足太阳所生病，头囟顶脑户中痛。胆足少阳所生病，头痛。凡此皆藏府经脉之气逆上，乱于头之清道，致其不得运行，壅遏经隧而痛者也。盖头象天，三阳六府清阳之气皆会于此，三阴五藏精华之血亦皆注于此。于是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逆，皆能相害。或蔽覆其清明，或瘀塞其经络。因与其气相薄，郁而成热则脉满，满则痛。若邪气稽留则脉亦满，而气血乱故痛甚，是痛皆为实也。若寒湿所侵，虽真气虚，不与相薄成热。然其邪客于脉外则血泣脉寒，寒则脉缩卷紧急，外引小络而痛，得温则痛止，是痛为虚也。如因风木痛者，则抽掣恶风，或有汗而痛。因暑热痛者，或有汗，或无汗，则皆恶热而痛。因湿而痛者，则头重而痛，遇天阴尤甚。因痰饮而痛者，亦头昏重而痛，愦愦欲吐。因寒而痛者，绌急恶寒而痛。各与本藏所属，风寒湿热之气兼为之状而痛。更有气虚而痛者，遇劳则痛甚，其脉大。有血虚而痛者，善惊惕，其脉芤。用是病形分之，更兼所见证察之，无不得之矣。东垣曰：《金匮真言论》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故春气者，病在头。又诸阳会于头面，如足太阳膀胱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直入络脑，还出别下项，病则冲头痛。又足少阳胆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病则头角额痛。夫风从上受之，风寒伤上，邪从外入客经络，令人振寒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池、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汗之则愈，此伤寒头痛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者，肠胃之所生，乃气虚头痛也。如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者，下虚上实也。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寒湿头痛也。有厥逆头痛者，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有心烦头痛者，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乃湿热头痛也。

凡头痛皆以风药治之者，总其大体而言之也。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味之薄者，阴中之阳，自地升天者也。然亦有三阴三阳之异。太阳经头痛，恶风寒，脉浮紧，川芎、独活之类为主。少阳经头痛，脉弦细，往来寒热，用柴胡、黄芩主之。阳明经头痛，自汗发热，不恶寒，脉浮缓长实者，升麻、葛根、石膏、白芷主之。太阴经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痛为痰癖，脉沉缓者，苍术、半夏、南星主之。少阴经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厥阴经头疼，项痛，或吐痰沫，冷厥，其脉浮缓，吴茱萸汤主之。三阳头痛药，羌活、防风、荆芥、升麻、葛根、白芷、柴胡、川芎、芍药、细辛、葱白（连须）。阴证头痛，只用温中药，如理中、姜、附之类。风湿热头痛，上壅损目及脑痛。偏正头痛，年深不愈，并以清空膏主之。如苦头痛，每料中加细辛二钱。如太阴脉缓，有痰，名曰痰厥头痛，去羌活、防风、川芎、甘草，加半夏一两半。如偏头痛服之不愈，减羌活、防风、川芎一半，加柴胡一倍。如发热恶热而渴，此阳明头痛，只与白虎汤加白芷（丹溪云：东垣清空膏，诸般头痛皆治，惟血虚头痛，从鱼尾相连痛者不治。又云：治少阳头痛，如痛在太阳、厥阴者勿用，盖谓头巅痛也）。头旋眼黑，头痛，宜安神散、川芎散。热厥头痛，虽严寒犹喜风寒，微来暖处，或见烟火，其痛复作，宜清上泻火汤，后用补气汤。风热头疼，石膏散、荆芥散。冬月大寒犯脑，令人脑痛齿亦痛，名曰厥逆。出《奇病论》中。宜羌活附子汤。头痛，胸中痛，食减少，咽嗌不利，寒冷，脉左寸弦急，宜麻黄吴茱萸汤。湿热在头而头痛者，必以苦吐之。轻者用透顶散搐鼻取涎。新沐中风为首风，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至其风日则少愈，大川芎丸主之。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项背怯寒，脑户极冷，神圣散主之。凡治头痛，皆用芎、芷、

羌、防等辛温气药升散者，由风木虚不能升散，而土寡于畏，得以壅塞而痛，故用此助肝木，散其壅塞也。若风盛疏散太过而痛，服辛散药反甚者，则宜用酸涩，收而降之乃愈，乳香盏落散之类是也（已上外因）。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东垣以为此气虚头痛也，用人参、黄芪主之。罗谦甫治柏参谋六十一岁，先患头昏闷微痛，医作伤寒解之，汗出后痛转加，复汗解，病转加而头愈痛。每召医用药雷同，到今痛甚不得安卧，恶风寒，不喜饮食，脉弦细而微，气短促，懒言语。经曰：春气病在头。今年高气弱，清气不能上升头面，故昏闷。此病本无表邪，因发汗数四，清阳之气愈亏损，不能上荣，亦不能外固，所以病增甚。宜升阳补气，头痛自愈。制顺气和中汤。经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误汗之，卫外之气损，故黄芪甘温，补卫实表为君。人参甘温补气，当归辛温补血，芍药味酸，收卫气为臣。白术、陈皮、炙甘草苦甘温，养卫气，生发阳气，上实皮毛腠理为佐。柴胡、升麻苦辛，引少阳、阳明之气上升，通百脉灌溉周身者也。川芎、蔓荆子、细辛辛温，体轻浮，清利空窍为使。一服减半，再服全愈。血虚头痛，自鱼尾（眉尖后近发际曰鱼尾），上攻头痛，当归、川芎主之。当归一两，酒一升，煮取六合，饮至醉效。当归、川芎、连翘、熟苄各二钱，水煎去渣，入龙脑薄荷末二钱。乘沸泡之，鼻吸其气，候温即服，服即安卧效。气血俱虚头痛者，于调中益气汤加川芎、蔓荆子、细辛，其效如神。痰厥头痛，眼黑头旋，恶心烦乱，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解。天麻苗，谓之定风草，独不为风所摇，以治内风之神药。内风者，虚风是也。黄芪甘温，泻火补元气，实表虚，止自汗。人参甘温，调中补气泻火。二术甘温，除湿补中益气。泽泻、茯苓利小便导湿。橘皮苦温，益气调中而升阳。炒面消食，荡胃中滞气。麦芽宽中助胃气。干姜辛热，以涤中寒。黄柏苦寒用酒洗，以疗冬日少火在泉而发躁也。东垣壮岁病头痛，每发时两颊尽黄，眩运，目不欲开，懒于言语，身体沉重，兀兀欲吐，数日方过。洁古老人曰：此厥阴、太阴合而为病，名曰风痰，宜以《局方》玉壶丸治之，可加雄黄、白术以治风湿，更有水煮金花丸，灸侠溪二穴各二七壮，不旬日愈。鼻骭腹肿头痛，病在胃。经云：阳明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骭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骭腹肿也。动作头重痛，热气潮者属胃。丹溪云：头痛如破，酒炒大黄半两，茶煎服。娄全善云：病在胃而头痛者，必下之方愈也。如孙兆以利膈药，下张学士伤食头痛，郭茂恂以黑龙丹，下其嫂产后污血头痛，皆下咽即安是也。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东垣清空膏之类治之。头痛巅病，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许学士谓之肾厥头痛也。其脉举之则弦，按之则坚，用玉真丸治之。戴复庵用正元散，或大三五七散，入盐煎服。或于正元散内入炒椒十五粒，下来复丹，间进黑锡丹。有服诸药不效，其痛愈甚，宜茸朱丹。《素问》曰：头疼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眩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下虚者、肾虚也，故肾虚则头痛。上虚者、肝虚也，故肝虚则头晕。徇蒙者，如以物蒙其首，招摇不定，目眩耳聋，皆晕之状也。故肝厥头晕、肾厥巅痛、不同如此。肝厥宜钓藤散。伤食头痛，胸膈痞塞，咽酸，噫败卵臭，畏食，虽发热而身不痛，宜治中汤加砂仁一钱，或红丸子。伤酒头痛，恶心呕吐出宿酒，昏冒眩晕，宜葛花解醒汤。怒气伤肝，及肝气不顺上冲于脑，令人头痛，宜沉香降气散，并苏子降气汤，下养正丹。上热头目赤肿而痛，胸膈烦闷，不得安卧，身半已下皆寒，足骱尤甚，大便微秘，宜既济解毒汤。外有臭毒头痛，一味吃炒香附愈。头痛连睛痛，石膏、鼠粘子炒为末，茶清食前调下。头风搐鼻，白芷散、川芎散、如金散、瓜蒂神妙散、火筒散、郁金散。

偏头风

头半边痛者是也。丹溪云：有痰者多。左属风，荆芥、薄荷。左属血虚，川芎、当

归。右属痰，苍术、半夏。右属热，黄芩，川芎散、细辛散。荜拨猪胆搐鼻中。荜麻子半两（去皮），大枣十五枚（去核），上共捣令熟，涂纸上，用筋一双卷之，去筋，纳鼻中良久，取下清涕即止。生萝卜汁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一妇人患偏头痛，一边鼻塞不闻香臭，常流清涕，时作臭气，服遍治头痛药，如芎、蝎等皆不效。后一医人教服《局方》芎犀丸，不十数服，忽作嚏，突出一铤稠脓，其疾遂愈。

雷头风

头痛而起核块者是也。或云头如雷之鸣也，为风邪所客，风动则作声也。夫治雷头风，诸药不效者，证与药不相对也。夫雷者，震也。震，仰盂。故东垣制药用荷叶者，象震之形，其色又青，乃述类象形。当煎《局方》中升麻汤主之，名曰清震汤。张子和用茶调散吐之，次用神芎丸下之，然后服乌荆丸及愈风饼子之类。衰者用凉膈散消风散热。头上赤肿结核，或如酸枣状，用排针出血则愈。亦有因痰火者，痰生热，热生风故也。痰火上升，壅于气道，兼乎风化，则自然有声，轻如蝉鸣，重如雷声，故名雷头风也。用半夏（牙皂、姜汁煮）一两，大黄（酒浸透，湿纸包煨，再浸再煨三次）二两，白僵蚕、连翘、橘红、桔梗、天麻各五钱，片芩（酒炒）七钱，薄荷叶三钱，白芷、青礞石、粉草各一钱，末之，水浸蒸饼丸如绿豆大。食后、临卧茶吞二钱，以痰利为度，然后用清痰降火煎药调理。

真头痛

天门真痛，上引泥丸，夕发旦死，旦发夕死。为脑为髓海，真气之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则死，不可治。古方云与黑锡丹，灸百会，猛进参、沉、乌、附，或可生。然天柱折者，亦难为力矣。

大头痛

头肿大如斗是也。是天行时疫病。东垣监济源税时，长夏多疫疠，初觉憎寒体重，次传面目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张县丞亦患此，医以承气汤加蓝根下之稍缓，翼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缓，终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诊视具说其由曰：夫身半已上，天之气也，身半已下，地之气也。此虽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而为肿盛，以承气下之，泻胃中之实热，是诛罚无过。殊不知适其病所为故。遂处方用黄连、黄芩，味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橘红、玄参苦寒，生甘草甘寒，泻火补气以为臣。连翘、鼠粘子、薄荷叶苦辛平，板蓝根味甘寒，马屁勃、白僵蚕味苦平，散肿消毒定喘以为佐。新升麻、柴胡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不得伸。桔梗味辛温，为舟楫不令下行。共为细末，用汤调，时时服之，拌蜜为丸噙化，服尽良愈。乃施其方，全活甚众，名普济消毒饮子。海藏云：大头病者，虽在身半已上，热伏于经，以感天地四时非节瘟疫之气所着以成此疾。至于溃裂脓出，而又染他人，所以谓之疫疠也。大抵足阳明邪热太甚，实资少阳相火为之炽，多在少阳，或在阳明，甚则逆传。视其肿势在何部分，随其经而取之。湿热为肿，木盛为痛。此邪发于首，多在两耳前后所，先见出者为主为根。治之宜早，药不宜速。恐过其病，所谓上热未除，中寒已作，有伤人命矣。此疾是自外而之内者，是为血病，况头部分受邪见于无形之处，至高之分，当先缓而后急。先缓者，谓邪气在上，着无形之部分。既着无形，所传无定，若用重剂大泻之，则其邪不去，反过其病矣。虽用缓药，若又急服之，或食前，或顿服，咸失缓体，则药不能除病矣。当徐徐渍无形之邪，或药性味形体据象服饵。皆须不离缓体及寒药，或酒炒浸之类皆是也。后急者，谓前缓剂已经高分泻邪气入于中，是到阴部，染于有形质之所。若不速去，反损阴也。此却为客邪，当急去之，是治客以急也。且治主当缓者，谓阳邪在上，阴邪在下，各为本家病也。若急治之，不惟不能解其纷，而反致其乱矣，此所以治主当缓也。治客当急者，谓阳分受阳邪，阴分受阴邪，主也。阴分受阳邪，阳分受阴邪，客

也。凡所谓客者，当急去之，此治客以急也。假令少阳、阳明之为病，少阳为邪者，出于耳前后也。阳明者，首面大肿也。先以黄芩、黄连、甘草，通炒过锉煎，少少不住服呷之。或服毕，再用大黄或酒浸、或煨，又以鼠粘子新瓦上炒香，口咬咀，煎去查，内芒硝各等分，亦细细呷之，当食后用。徐得微利及邪气已，只服前药。如不已，再服后药，依前次第用之，取大便利、邪已即止。如阳明渴者，加石膏。少阳渴者，加瓜蒌根汤。阳明行经加升麻、葛根、芍药之类。太阳行经加羌活、防风、荆芥之类。选而加之，并与上药均合，不可独用散也。黑白散，甘桔汤加鼠粘子、连翘、大黄、玄明粉、白僵蚕、荆芥。僵蚕一两，锦纹大黄二两，姜汁丸弹子大。新汲泉水和生蜜调服。外用井底泥，调大黄、芒硝末敷之。

眉棱骨痛

眉骨者，目系之所过，上抵于脑，为目属于脑也。若诸阳经或挟外邪，郁成风热毒，上攻于头脑，下注于目睛。遂从目系过眉骨，相并而痛。若心肝壅热，上攻目睛而痛，则亦目系与眉骨牵连并痛。若胸膈风痰上攻者亦然。若太阴之胜，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项，互引眉间。其痛有酸者，有抽掣者，有重者，有昏闷者，便可审是孰气之胜也。东垣选奇汤，治眉骨痛不可忍，神效。丹溪云：属风热与痰，治类头风。风热者，宜祛风清上散。因痰者，二陈汤加酒黄芩、白芷。因风寒者，羌乌散。戴云：眼眶痛有二证，皆属肝。有肝虚而痛，才见光明则眼眶骨痛甚，宜生熟地黄丸。有肝经停饮，发则眉棱骨痛不可开，昼静夜剧，宜导痰汤，或小芎辛汤加半夏、橘红、南星、茯苓。

头风屑

罗谦甫云：肝经风盛，木自摇动，《尚书》云：满招损。老子云：物壮则老。故木陵脾土，金来克之，是子来为母复仇也。使梳头有雪皮，见肺之证也。肺主皮毛。大便实，泻青丸主之。虚者，人参消风散主之。万病紫苑丸，治头多白屑。每服三丸至五七丸，姜汤下。按上治法，必有风热上攻，头目眩痛诸证，而后用之。若止是白屑，但宜白芷、零陵香之属，外治而已。

头重

何因得之？曰：因天之湿淫外着也；因人之湿痰上蒸也；因在下之阴气逆于上也。皆得而头重。何以言之？头象于天，其气极清，地气重浊。地者阴也，土湿也。若外着内蒸，必壅蔽清道，致气血不利，沉滞于经隧脉络故重。《内经》曰：阳气者，因于湿，首如裹，是外湿蔽着者也。又曰：脾热病者，先头重，是胃脉引其热上于头也。太阴之复，饮发于中，湿气内逆太阳，上留而重痛，胸中掉瘛尤甚。太阳之胜，湿气内郁，亦头重。巨阳之厥，肿首头重，发为徇仆。《灵枢》谓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脊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虚则头重高摇之。侠脊之有过者，取之所别也。东垣云：头重如山，此湿气在头也。红豆散鼻内搐之。又方，羌活根（烧）、连翘各三钱，红豆半钱，上为末，搐鼻。为饮除湿药，则过病所，诛罚无过，故于鼻取之。犹物在高巅之上，必射而取之也。丹溪云：壮实人气实有痰，或头痛，或眩晕，大黄酒浸三次，为末。茶调服。

头摇

风也，火也，二者皆主动，会之于巅，乃为摇也。《内经》曰：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注谓：徇、疾也，蒙、目不明，招、掉摇不定也，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又太阴之复，头项痛重，掉瘛尤甚。注谓：湿气内逆太阳，上留胸中而掉瘛也。《灵枢》谓督脉之别长强，虚则头重高摇之。然病机有谓诸风掉眩，皆属肝木。夫头之巅，足太阳之所过，督脉与厥阴之所会，是故三经所逆

之火，留聚于此者，皆从风木而为掉摇也。张仲景又言，心绝者，亦直视摇头也。

诊　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顶痛。寸口紧急，或短或弦或浮，皆头痛。浮滑为风痰，易治。短涩难治。浮紧为太阳，弦细少阳，浮缓长阳明，沉缓太阴，沉细少阴，浮缓厥阴，浮弦为风，浮洪为火。右寸滑或大，或弦而有力，皆痰火积热。细或缓，兼体重者湿。左脉不足，血虚。右脉不足，气虚。左右俱不足，气血俱虚。右寸紧盛，食积。右关洪大，为胃热上攻。寸口弦细，为鬲上有风涎冷痰，或呕吐。沉细为阴毒伤寒，但头痛身不热也。诊头痛目痛，久视无所见者死。病苦头痛目痛，脉急短涩死。

面　痛

面痛皆属火。盖诸阳之会，皆在于面，而火阳类也。心者生之本，神之变。其华在面，而心君火也。暴痛多实，久痛多虚。高者抑之，郁者开之。血热者凉血，气虚者补气。不可专以苦寒泻火为事。许学士医检正患鼻颊间痛，或麻痹不仁，如是数年，忽一日连口唇颊车发际皆痛，不开口言语，饮食皆妨。在颊与颊上常如糊，手触之则痛，此足阳明经络受风毒，传入经络，血凝滞而不行，故有此证。或以排风、小续命、透髓丹之类与之，皆不效。制犀角升麻汤赠之，数日愈。夫足阳明胃也。经云：肠胃为市。又云：阳明多血多气，胃之中腥膻五味无所不纳，如市廛无所不有也。以其腐熟饮食之毒聚于胃。此方以犀角为主，解饮食之毒也。阳明经脉环唇挟舌，起于鼻，合颏中，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头颅，今所患皆一经络也。故以升麻佐之。余药皆涤除风热。升麻、黄芩专入胃经。老母年七十余，累岁患颊车痛，每多言、伤气、不寐、伤神则大发，发之剧则上连头，下至喉内及牙龈，皆如针刺火灼，不可手触。乃至口不得开，言语饮食并废，自觉火光如闪电。寻常涎唾稠粘，如丝不断，每劳与饿则甚，得卧与食则稍安，知其虚也。始以清胃散、犀角升麻汤、人参白虎汤、羌活胜湿汤加黄芩、甘、桔皆不效，后改用参、芪、白术、芎、归、升、柴、甘、桔之类，稍佐以芩、栀、连翘、黍粘，空腹进之，而食远则服加减甘露饮，始渐安。第老人性躁不耐闲，劳与多言时有之，不能除去病根，然发亦稀少，即发亦不如往岁之剧矣。从子锷因丧子郁结，复多饵鹿角胶诸种子药，或于食后临卧辄进之，以至积成胃热，遂患面痛如老母证。服清胃散、甘露饮，大加石膏过当，而见虚证。又服参、芪等补药过当，而复见火证。门人施生以越鞠加山栀、连翘、贝母、橘红之属，开其郁结，而始向安。诸方书无面痛门，今补之。且具载上三条，以见用药不可执一耳，非三条之足以尽是病也。

颈项强痛

经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腧在颈项。诸痉项强，皆属于湿。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当缺盆中央动脉是）。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挟喉两旁动脉）。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挟喉动脉之后，曲颊之前一寸后是）。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手阳明之后，当曲颊之下）。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曲颊之后，当耳之下）。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耳后当完骨上）。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挟项大筋中）。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手阳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颊一寸。太阳当曲颊。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然则颈项强急之证，多由邪客三阳经也。寒搏则筋急；风搏则筋弛。左多属血，右多属痰。

颈项强急，发热恶寒，脉浮而紧，此风寒客三阳经也。宜驱邪汤。颈项强急，动则微痛，脉弦而数实、右为甚，作痰热客三阳经治，宜消风豁痰汤。颈项强急，动则

微痛，脉弦而涩，左为甚，作血虚邪客太阳、阳明经治，宜疏风滋血汤。颈项强急，寒热往来，或呕吐，或胁痛，宜小柴胡汤、升麻防荆汤。颈项强急，腰似折，项似拔，加味胜湿汤。精神短少，不得睡，项筋肿急难伸，禁甘温，宜苦寒，养神汤主之。《本事方》椒附散，治肾气上攻，项背不能转侧，于虚寒者为宜。丹溪治一男子，项强不能回顾，动则微痛，其脉弦而数实，右手为甚。作痰客太阳经治之，用二陈汤加酒洗黄芩、羌活、红花，服后二日愈。许学士治一人患筋急项不得转侧，自午后发至黄昏时定，此患必从足起。经言十二经络各有筋，惟足太阳之筋，自足至项。大抵筋者，肝之合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又曰：阳中之阴，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云：离至乾，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藏受阴气，故发于是时。授以木瓜煎方，三服而愈。戴云：颈痛，非是风邪，即是气挫，亦有落枕而成痛者，并宜和气饮，食后服。按人多有挫闪，及久坐失枕，而致项强不可转移者，皆由肾虚不能生肝，肝虚无以养筋。故机关不利，宜六味地黄丸常服。《内经》刺灸项颈痛有二：其一取足手太阳，治项后痛。经云：足太阳之脉，是动则病项如拔，视虚、盛、寒、热、陷下取之。又云：项痛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太阳。又云：大风项颈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又云：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则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是也。其二取足、手阳明，治颈前痛。经云：足阳明之脉，所生病者，颈肿。又云：手阳明之脉，是动则病颈肿。皆视盛、虚、寒、热、陷下取之也。

心痛胃脘痛（膈痛、心瘅）

或问丹溪言心痛即胃脘痛，然乎？曰：心与胃各一藏，其病形不同，因胃脘痛处在心下，故有当心而痛之名，岂胃脘痛即心痛者哉。历代方论将二者混同叙于一门，误自此始。盖心之藏君火也，是神灵之舍，与手少阴之正经，邪皆不得而伤。其受伤者，乃手心主包络也。如包络引邪入于心之正经藏而痛者，则谓之真心痛，必死，不可治。夫心统性情，始由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藏乃应而心虚矣。心虚则邪干之，故手心主包络受其邪而痛也。心主诸阳，又主血，是以因邪而阳气郁伏过于热者痛，阳气不及，惟邪胜之者亦痛。血因邪泣在络而不行者痛，血因邪胜而虚者亦痛。然方论虽有九种心痛，曰饮、曰食、曰风、曰冷、曰热、曰悸、曰虫、曰疰、去来。其因固多，终不得圣人之旨。岂复识六淫五邪不一之因哉。且五藏六府任督支脉络于心，藏府经脉挟其淫气，自支脉乘于心而为痛者，必有各府藏病形与之相应而痛。如《灵枢》谓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瘈。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更以阳明有余，上归于心，滑则病心疝。又心痛引少腹满，上下无定处，溲便难者，取足厥阴。心痛腹胀，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短气不足以息，取手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阳。与夫《内经》于六气五运，司上下胜复，淫邪应藏气盛衰而相乘者，亦必有诸淫气之病状与心而痛。是故苟不能遍识诸藏府所从来之病因，将何以施治哉。

胃脘痛亦如心痛，有不一之因。盖胃之真湿土也，位居中焦，禀冲和之气，多气多血，是水谷之海。为三阳之总司。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皆受气于此。是以足之六经，自下而上。凡壮则气行而已，胃脘弱则着而成病。其冲和之气，变至偏寒偏热，因之水谷不消，停留水饮食积，真气相搏为痛。惟肝木之相乘者尤甚。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里急，饮食不下，膈咽不通，食则为食痹者，谓食已心下痛，吐出乃止。又肾气上逆者次之，逆则寒厥，入胃亦痛。夫如是胃脘之受邪，非止其自病者多。然胃脘逼

近于心，移其邪上攻于心为心痛者亦多。若夫心痛之病形，如前所云者则详矣。今欲分胃脘不一病因之状当何如？曰：胃之湿土主乎痞，故胃病者，或满或胀，或食不下，或呕吐，或吞酸，或大便难，或泻利，面色浮而黄者，皆是胃之本病也。其有六淫五邪相乘于胃者，大率与前所列心痛之形状相类，但其间必与胃本病参杂而见之也。

《活法机要》云：诸心痛者，皆少阴、厥阴气上冲也。有热厥心痛者，身热足寒痛，甚则烦躁而吐，额自汗出，知其为热也。其脉浮大而洪，当灸太溪及昆仑。谓表里俱泻之，是为热病汗不出，引热下行，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毕服金铃子散则愈，痛止，服枳术丸，去其余邪也。有大实心中痛者，因气而食，卒然发痛，大便或秘久而注闷，心胸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饮食，急以煮黄丸利之。利后以藁本汤去其邪也。有寒厥心痛者，手足厥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或大便利而不渴，气微力弱，急以术附汤温之。寒厥暴痛，非久病也，朝发暮死，急当救之。是知久病无寒，暴病非热也。丹溪云：凡心膈痛须分新久。若明知身受寒气，口吃寒物而得者，于初得之日，当与温散或温利之。温散谓治身受寒气于外者，如陈无择麻黄桂枝汤，治外因心痛之类是也。温利谓治口食寒物于里者，如仲景九痛丸、洁古煮黄丸，治大实心痛之类是也。病得之稍久，则成郁矣。郁则蒸热，热则生火。若欲行温散、温利，宁无助火添病耶。由是方中多以山栀仁为热药之向导，则邪易伏，病易退，正气复而病安矣。大概胃口有热而作痛，非山栀不可，须姜汁佐之。多用台芎开之。《金匮要略》云：心中寒者，其人病心如啖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蛊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豆赤石脂丸主之。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栝蒌薤白半夏汤主之。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心中痞，厥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上仲景方，大抵皆温散之剂，有寒结而痛者宜之。左脉浮弦或紧，兼恶风寒者，有外邪，宜藿香正气散，或五积散加姜、葱之类。外吸凉风，内食冷物，寒气客于肠胃之间，则卒然而痛者，二陈、草果、干姜、吴茱萸，扶阳助胃汤，草豆蔻丸之类。心膈痛，曾服香燥热药，复作复劫，转转深痼，宜山栀子（炒黑）二两，川芎、香附（盐水浸炒）各一两，黄连（酒炒）、黄芩（酒炒）、木香、槟榔各二钱五分，赤曲、番降香各五钱，芒硝二钱，为细末。生姜汁、童子小便各半盏，调二钱，痛时呷下。仲景云：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凡脉坚实，不大便，腹满不可按，并可承气汤下之。有实积者，脉沉滑，气口紧盛，按之痛，宜小胃丹，津下十五丸，亦可服厚朴丸、紫苑丸。痰积作痛，星半安中汤、海蛤丸。火痛，清中汤。心膈大痛，攻走腰背，发厥呕逆，诸药不纳者，就吐中以鹅翎探吐之。以尽其痰积而痛自止。《外台》治卒心痛，黄连八两，水七升，煮五升，绞去查，温服五合，日三。《肘后》治卒心痛，龙胆草四两，酒三升，煮一升半，顿服。仲景云：心伤者，其人劳役，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脐跳，其脉弦，此为心藏所伤也。可服妙香散。钱氏云：心虚者炒盐补之。《图经》《衍义》谓蛎粉治心痛，皆心伤之正药也。以物拄按而痛者，挟虚，以二陈汤加炒干姜和之。按之痛止者为虚，宜酸以收之，勿食辛散之剂。又有病久气血虚损，及素作劳羸弱之人，患心痛者，皆虚痛也。有服大补之剂而愈者，不可不知。气攻刺而痛，宜加味七气汤、沉香降气散、正气天香散。治心痛，但忍气则发者，死血作痛，脉必涩，作时饮汤水下或作呃，壮人用桃仁承气汤下，弱人用归尾、川芎、牡丹皮、苏木、红花、玄胡索、桂心、桃仁泥、赤曲、番降香、通草、大麦芽、穿山甲之属，煎成入童便、酒、韭汁，大剂饮之，或失笑散。虫痛，面上白斑，唇红能食，或食即痛，或痛后便能饮食，或口中沫出。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下半月虫头向下难治。先以鸡肉汁及糖蜜饮之，引虫头向上，用集效丸，或万应丸、剪红丸之类下之。若因蛔作痛，蛔攻啮心痛有休止，其人吐蛔，或与之汤饮药饵，转入转吐，盖缘

物入则蛔动，蛔动则令人恶心而吐，用川椒十数粒煎汤，下乌梅丸。仲景云：蛔虫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为脾受肝制而急，故虫不安，用粉蜜之甘，缓以安之。有肾气逆上攻心以致心痛，用生韭研汁，和五苓散为丸，空心茴香汤下。病人旧有酒积、食积、痰积在胃脘，一遇触犯，便作疼痛，挟风寒，参苏饮加姜、葱。挟怒气，二陈加青皮、香附、姜汁炒黄连。挟饮食，二陈加炒山栀、曲蘖、草果、山查。挟火热者，二陈加枳实、厚朴、姜汁炒黄连、山栀。加减越鞠丸，川芎、苍术、香附、神曲、贝母、炒栀子、砂仁、草果，参酌脉病施治。服寒药多致脾胃虚弱，胃脘痛，宜温胃汤。寒湿所客，身体沉重，胃脘痛，面色痿黄，宜术桂汤。心脾痛，用荔枝核为末，每服一钱，热醋汤调下。刘寄奴末六钱，玄胡索末四钱，姜汁热酒调服效。白矾、辰砂糊丸，好醋吞下神效。心胃腹胁散痛，二陈加苍术诸香药治之，或沉香降气散。不愈则和其血。热饮痛，黄连、甘遂作丸服之。冬寒停饮，桂黄散。心极痛，以生地黄汁调面煮吃，打下虫积效。实痛者，手不可近，六脉沉细甚，有汗，大承气加桂。强壮痛甚者，加桃仁、附子。连小腹虚寒作痛，小建中汤。寒热呕吐而痛，脉沉弦，大柴胡汤。脾虚积黄而痛，胃苓汤。胃虚感冷而痛，理中汤。内伤发热不食，胃口作痛，补中益气汤加草豆蔻。热痛，加栀子。肥人心脾胃脘当心痛，或痞气不食，用草豆蔻、炒三棱、白术各一两，白豆蔻仁、桂枝、小草远志、莪术、丁香、丁皮、木香、藿香，炊饼丸梧桐子大，姜汤下三五十丸。胃脘停湿者，温中丸。脾胃不和而痛，大安丸。因气者，加减木香槟榔丸。咳逆上气，痰饮心痛，海蛤粉煅，瓜蒌仁带穰等分为末，和匀米糊丸。

丹溪治许文懿公，因饮食作痰成心脾痛，后触风雪腿骨痛，医以黄芽岁丹乌附治十余年，艾灸万计，又冒寒而痛加，胯难开合，脾疼时胯稍轻，胯痛则脾疼止。此初因中脘有食积痰饮，续冒寒湿，郁遏经络，气血不行，津液不通，痰饮注入骨节，往来如潮，涌上则为脾疼，降下则为胯痛。须涌泄之。以甘遂末一钱，入猪腰子内煨食之。连泄七行，足便能步，后呕吐大作，不食烦躁，气弱不语。记《金匮》云：无寒热而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其病多年郁结，一旦泄之，徒引动其猖獗之势，无他制御之药故也。仍以吐剂达其上焦，次第治及中下二焦。连日用瓜蒂、藜芦、苦参等药，俱吐不透，而哕躁愈甚，乃用附子尖三枚，和浆水以蜜饮之，方大吐胶痰一大桶。以朴硝、滑石、黄芩、石膏、连翘等一斤浓煎，置井中极冷饮之。四日服四斤，后腹微痛，二便秘，脉歇至于卯酉时，予谓卯酉为手足阳明之应，此乃胃与大肠有积滞未尽，当速泻之。诸医惑阻，乃作紫雪，三日服至五两，腹减稍安后，又小便闭痛，饮以萝卜子汁得吐立通。又小腹满痛，以大黄、牵牛等分水丸，服至三百丸，下如烂鱼肠者二升许，脉不歇。又大便迸痛，小腹满闷，又与前丸药百粒，腹大绞痛，腰胯重，眼火出，不言语，泻下秽物如柏油条一尺许，肛门如火，以水沃之。自病半月不食不语，至此方啜稀粥，始有生意，数日平安。自呕吐至安日，脉皆平常弦大，次年行倒仓法痊愈。治一人以酒饮牛乳患心痛，年久无汗，医多以丁附，羸弱食减，每痛以物拄之，脉迟弦而涩，又苦吞酸，以二陈加芩、连、白术、桃仁、郁李仁、泽泻，每旦服之。涌出酸苦黑水，并如烂木耳者，服至二百余贴，脉涩退至添纯弦而渐充满。时令暖，意其欲汗而血气未充，以参、术、归、芎、陈皮、半夏、甘草。痛缓与麻黄、苍术、芎、归，才下咽，忽运厥，须臾而苏，大汗痛止。一童子久疟方愈，心脾痛，六脉伏，痛减时气口紧盛，余部弦而实。意其宿食。询之果伤冷油面食，以小胃丹津咽下十余粒，禁余食三日，与药十二次，痛止。后又与谷太早，忽大痛连胁，乃禁食，亦不与药。盖宿食已消，今因新谷与余积相迸而痛，若再药攻，必伤胃气。至夜心嘈索食，先以白术、黄连、陈皮丸服之，以止其嘈。此非饥也，乃余饮未了，因气而动耳。若与食，复痛。询其饥作膈间满闷，又与前丸子，一昼夜不饥而昏睡，后少与粥渐安。一妇因久

积忧患后心痛，食减羸瘦，渴不能饮，心与头更换而痛，不寐，大便燥结，以四物加陈皮、甘草百余贴未效。予曰：此肺久为火所郁，气不得行，血亦畜塞，遂成污浊，气壅则头痛，血不流则心痛，通一病也。治肺当自愈。遂效东垣清空膏例，以黄芩细切，酒浸透，炒赤色，为细末，汤下。头稍汗，十余贴，汗渐通身而愈。因其膝下无汗，瘦弱脉涩，小便数，大便涩，当补血以防后患。以四物汤加陈皮、甘草、桃仁、酒芩，服之愈。一妇春末心脾疼，自言腹胀满，手足寒时，膝须绵裹火烘，胸畏热，喜掀露风凉，脉沉细涩，稍重则绝，轻似弦而短，渴喜热饮，不食。以草豆蔻仁三倍，加黄连、滑石、神曲为丸。以白术为君，茯苓为佐，陈皮为使，作汤下百丸，至二斤而安。一妇形瘦色嫩味厚，幼时曾以火烘湿鞋，湿气上袭，致吐清水吞酸。服丁香热药，时作时止，至是心疼，有痞块、略吐食，脉皆微弦，重似涩，轻稍和。与左金丸三四十粒，姜汤下三十余次，食不进。予曰：结已开矣，且止药。或思饮，与水，间与青绿丸，脉弦渐添。与人参、酒芍药引金泻木，渐思食。若大便秘，以生芍药、陈皮、桃仁、人参为丸与之，又以蜜导，便通食进。一老人心腹大痛，昏厥，脉洪大，不食。不胜一味攻击之药，用四君子加川归、沉香、麻黄服愈。东垣治一妇人重娠六个月，冬至因恸哭口吸风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浑身冷气欲绝。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脘当心而痛。急与草豆蔻、半夏、干生姜、炙甘草、益智仁之类。或曰半夏有小毒，重娠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无殒，故无殒也。服之愈。滑伯仁治一妇人，盛暑洞泄，厥逆恶寒，胃脘当心而痛，自腹引胁，转为滞下，呕哕不食。人皆以中暑霍乱，治之益甚。脉三部俱微短沉弱，不应呼吸。此阴寒极矣。不亟温之，则无生意。遂以姜、附三四进，间以丹药，脉稍有力，厥逆渐退，更服姜、附，七日而安。厥心痛者，他藏病干之而痛，皆有治也。真心痛者，心藏自病而痛，故夕发旦死，旦发夕死，无治也。然心藏之经络有病，在标者，其心亦痛而有治。经云：心手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又心主手少阴之脉，所生病者，心痛，掌中热，皆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又经云：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之间。实则心痛，取之两筋间也。又云：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及，调其俞是也。

卒急心痛　若脉洪大而数，其人火热盛者，用前黄连、龙胆草单方饮之。若无热者，荔枝核之类治之。若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者，走马汤治之。《海上方》急救男子妇人心疼，牙关紧急欲死者，用隔年陈葱白三五根，去皮须叶，擂为膏，将病人口斡开，用匙将膏送入咽喉，用香油四两灌送下，油不以多少，但得葱下喉，其人必苏。一方，用香油顿服一盏亦妙。经云：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五日已。

膈　痛

与心痛不同，心痛则在岐骨陷处，本非心痛，乃心支别络痛耳。膈痛则痛横满胸间，比之心痛为轻，痛之得名，俗为之称耳。诸方称为烦躁忪悸，皆其证也。五苓散泻心、小肠之热，恐非其对。不若用四物汤、十全大补汤去桂，生血而益阴，此以水制火之义。膈痛多因积冷与痰气而成，宜五膈宽中散，或四七汤加木香、桂各半钱，或挝脾汤加木香。膈痛而气上急者，宜苏子降气汤去前胡加木香如数。痰涎壅盛而痛者，宜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一钱，间进半硫丸。

心　痞

亦痰饮所致，俗名饮痞。有胃口热食易消故痞。《素问》谓之食痞，亦类消中之状。俗名肚痞。痰气，宜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一钱。胃中热，宜二陈汤加黄连一钱，或五苓散去桂加辰砂。亦有病痞，呷姜汤数口，或进干姜剂而愈。此膈上停寒，中有伏饮，

见辛热则消。予读中秘书时，馆师韩敬堂先生，常患膈痛，诊其脉洪大而涩，予用山栀仁、赤曲、通草、大麦芽、香附、当归、川芎煎汤．加姜汁、韭汁、童便、竹沥之类，饮之而止。一日劳倦忍饥，痛大发，亟邀予至火房问曰：晨起痛甚，不能待公，服家兄药，药下咽如刀割。痛益甚，不可忍，何也？予曰，得非二陈、平胃、乌药、紫苏之属乎，曰然。曰：是则何怪乎其增病也。夫劳饿而发，饱逸则止，知其虚也。饮以十全大补汤，一剂而痛止。

诊　脉多见于右关，阴弦为痛。微急为痛。微大为心痹引背痛。短数为痛。涩为痛。痛甚者，脉必伏。大是久病。洪大数，属火热。滑大属痰。右手实者，痰积。沉滑者，有宿食。弦迟者，有寒。沉细而迟者，可治。坚大而实，浮大而长，滑而利，数而紧，皆难治。真心痛，手足俱青至节者，不治。

胸　痛（心痛条有膈痛，痞条有胸痹，宜与此条参看）

经云：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又云：仲夏善病胸胁。此则胸连胁痛属心。肝虚则胸痛引背胁，肝实则胸痛不得转侧，喜太息，肝著则常欲蹈压其胸。经云：春脉如弦，其气不实而微，此谓不及，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此肝虚而其脉证见于春如此也。宜补肝汤。《金匮》云：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出汗也。肝著，其人常欲踏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素问》曰：阳明所谓胸痛短气者，水气在藏府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轻者五苓散，重者用张子和法取之。《脉经》云：寸口脉沉，胸中引胁痛，胸中有水气，宜泽漆汤，及刺巨阙泻之（水）。杜壬治胸胁痛彻背，心腹痞满，气不得通，及治痰咳，大栝蒌去穰，取子熟炒，连皮研和，面糊为丸，如桐子大。米饮下五十丸。《斗门方》治胸膈壅滞，去痰开胃，用半夏洗净焙干，捣罗为末，生姜自然汁和为饼子，用湿纸裹，于慢火中煨令香熟，水一盏，用饼子一块如弹丸大，入盐半分，煎取半盏，温服（痰）。丹溪治一人鬲有一点相引痛，吸气皮觉急，用滑石一两，桃仁半两，枳壳（炒）一两，黄连（炒）半两，甘草（炙）二钱，为细末。每服钱半，以萝卜汁煎熟饮之，一日五六次。又治一人因吃热补药，又妄自学吐纳，以致气乱血热，嗽血消瘦，遂与行倒仓法。今嗽血消瘦已除，因吃炒豆米，膈间有一点气梗痛，似有一条丝垂映在腰，与小腹亦痛，大半偏在左边，此肝部有污血行未尽也。用滑石一两，黄丹三钱，枳壳一钱，黄连五钱，生甘草二钱，红花一钱，柴胡五钱，桃仁二两，为细末。每服一钱半，以萝卜汁煎沸服之。胸痛连胁，胁支满膺背肩胛，两臂内亦痛。经云：岁火太过，则有此证。其脉若洪数，宜用降火凉剂。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经谓岁金太过，与岁土不及，风木大行而金复，则有此疾。是为金邪伤肝，宜用补肝之剂。胸中痛，连大腹、小腹亦痛者，为肾虚。宜先取其经少阴、太阳血，后用补肾之药。胸连胁肋髀膝外皆痛，为胆足少阳木所生病，详盛、虚、热、寒、陷下取之。手心主之筋，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俞。又足太阳之筋、足少阳之筋痛，皆引胸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俞也。

腹　痛

或问腹痛何由而生？曰：邪正相搏，是以作痛。夫经脉者，乃天真流行出入，藏府之道路也。所以水谷之精悍为荣卫，行于脉之内外，而统大其用。是故行六气，运五行，调和五藏，洒陈六府，法四时升降浮沉之气，以生长化收藏。其正经之别脉，络在内者，分守藏府部位，各司其属，与之出纳气血。凡是荣卫之妙用者，皆天真也。故经曰：血气，人之神，不可不谨养。养之则邪弗能伤矣。失之则荣气散解。而诸邪皆

得从其藏府所虚之舍而入客焉。入客则气停液聚，为积为痰，血凝不行，或瘀或畜。脉络皆满，邪正相搏，真气迫促，故作痛也。脾胃内舍心腹，心肺内舍胸膺、两胁，肝内舍胠胁、小腹，肾内舍小腹、腰脊。大小肠、冲任皆在小腹，此藏府所通之部位也。曰：《举痛论》叙腹痛一十四条，属热者止一条，余皆属寒。后世方论，因尽作风冷客之，攻击而作痛。今子乃云诸邪何哉？曰：方论不会通诸篇之旨。因不解篇末，复谓百病皆生于气，列九气之状，其间虽不言痛，必亦为或有作痛者故也。不然，何乃出于诸痛篇之末耶。试以《灵枢·百病始生篇》观之，其旨则显然矣。所论邪有三部，风雨伤于上，清湿伤于下。伤于上者，病从外入内，从上下也。次第传入，舍于俞之时，六经不通。或着络脉，或着经脉，或着俞脉，或着伏冲之脉，或着肠胃之膜原，皆得成积而痛。伤于下者，病起于足，故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粟，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膜胀。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伤于藏者，病起于阴，故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结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自今观之，此篇所谓成积作痛，未至于癥瘕结块之积，乃汁沫聚而不散之积也。与《举痛论》所谓血气稽留不得行而成积同也。岂七情叙于篇末者之不同然于作痛乎。然推原二篇之意，《百病始生篇》在乎三部之邪会而为痛，故相连而为言。《举痛论》在乎其邪各自为病，所以独引寒淫一者，亦为寒邪之能闭塞阳气最甚故也。用是为例，其他则可自此而推之矣。至如七情之气逆，即伤其荣卫而不行。荣卫不行则液聚血凝，及饮食用力过度者亦然。皆不待与寒相会，始成积作痛也。且如诸篇有言，胃气实而血虚，其脉软散者，当病食痹，胃食则痛也；有言岁土太过，湿淫所胜，大腹、小腹痛者；有言冲脉之病，其气溢于大肠，而着于脊胂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有言脾传之肾，少腹冤热而痛；有言肝热病者，腹痛身热；有言肾虚者，亦大腹、小腹痛；有言厥阴之厥，小腹肿胀；太阴厥逆，心痛引背；有言六气司上下之胜之复等邪，各随其所入之部分而痛。岂非诸邪各有自径入作痛，初无与寒相关者耶。《难经》云：脐上牢若痛，心内证也。脐下牢若痛，肾内证也。脐右牢若痛，肺内证也。脐左牢若痛，肝内证也。方论之未备者，不独此而已。至若厥心痛，五邪相乘者，亦不能推及四藏，与之无异。岂五五二十五阳之相移，独心而已哉。更于五藏之疝，不干涉于睾丸，止在腹中痛者，犹未明也。止知诸脉急者为疝，未知脉滑微有热者，亦病疝也。其详备见疝条。且刘河间尝解急脉之意，急脉固是寒之象，然寒脉当短小而迟，非急数而洪也。由紧脉主痛，急而为痛甚。所以痛而脉有紧急者，脉为心之所养也。凡六气为病，则心神不宁，而紧急不得舒缓，故脉亦从之而见也。欲知何气之为病者，适其紧急相兼之脉而可知也。如紧急洪数，则为热痛之类也。此论可谓善推脉理病情者也。

曰：诸邪之作痛则闻命矣。然其邪之博也，奈何以治？将亦有所守要约之方乎。曰：自博而求约，何患约之无其道。不自博而从事于约，约必失其道。失其道，宁无实实虚虚、诛伐无过之患乎。然其道，要在于审经脉气血之虚实，辨六淫五邪之有无兼气，于是择《至真大要》诸治法中，并五郁者之所当施，而后选其经，分祛邪补正，适所宜之药，配君臣佐使以为方。夫如是而约之，则犹约囊也，无不切中其病矣。

东垣云：夫心胃痛及腹中诸痛，皆因劳力过甚，饮食失节，中气不足，寒邪乘虚而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经言得炅则止。炅者，热也。以热治寒，治之正也。然腹痛有部分，藏府有高下，治之者亦宜分之。如厥心痛者，乃寒邪客于心包络也，前人以良姜、菖蒲大辛热之味，末之，酒调服，其痛立止，此直折之耳。真心痛者，寒

邪伤其君也，手足青至节，甚则旦发夕死，夕发旦死。中脘痛者、太阴也，理中、建中、草豆蔻丸之类主之。脐腹痛者、少阴也，四逆姜附、御寒汤之类主之。少腹痛者，厥阴也，正阳散、回阳丹、当归四逆汤之类主之。杂证而痛者，苦楝汤、酒煮当归丸、丁香楝实丸之类主之。是随高下治之也。更循各藏部分穴俞而灸刺之。如厥心痛者，痛如针刺其心，甚者，脾之痛也。取之然谷、太溪，余藏皆然。如腹中不和而痛者，甘草芍药汤主之。如伤寒误下，传太阴腹满而痛者，桂枝加芍药汤主之。痛甚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夏月肌热恶热，脉洪疾而痛者，黄芩芍药汤主之。又有诸虫痛者，如心腹懊侬，作痛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善渴涎出，面色乍青乍白乍赤，呕吐水者，蛔咬也。以手紧按而坚持之，无令得脱，以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或《局方》化虫丸，及诸虫之药，量虚实用之，不可一例治也。海藏云：秋腹痛，肌寒恶寒，脉沉微，足太阴、足少阴主之，桂枝芍药汤。中脘痛、太阴也，理中、建中、黄芪汤之类。脐腹痛、少阴也，四逆、真武、附子汤之类。小腹痛，厥阴也，重则正阳散、回阳丹之类，轻则当归四逆汤之类。太阴传少阴痛甚者，当变下利而止。夏腹痛，肌热恶热，脉洪疾，手太阴、足阳明主之。芍药黄芩汤，治腹痛脉洪数。肚腹痛者，芍药甘草汤主之。稼穑作甘，甘者己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方也。脉缓伤水，加桂枝、生姜。脉洪伤金，加黄芩、大枣。脉涩伤血，加当归。脉弦伤气，加芍药。脉迟伤火，加干姜。丹溪云：有寒、有热、有食积、有湿痰、有死血。绵绵痛而无增减，欲得热手按，及喜热食，其脉迟者，寒也。当用香砂理中汤，或治中汤、小建中汤、五积散等药。若冷痛用温药不效，痛愈甚，大便不甚通。当微利之，用藿香正气散，每服加官桂、木香、枳壳各半钱，吞下来复丹，或用苏感丸。不利，则量虚实用神保丸。时痛时止，热手按而不散，其脉洪大而数者，热也。宜二陈平胃、炒芩、连，或四顺清凉饮、黄连解毒汤、神芎丸、金花丸之类。若腹中常觉有热而痛，此为积热，宜调胃承气汤。感暑而痛，或泄利并作，其脉必虚豁，宜十味香薷饮、六和汤。感湿而痛，小便不利，大便溏泄，其脉必细，宜胃苓汤。痰积作痛，或时眩运，或呕冷涎，或下白积，或小便不利，或得辛辣热汤则暂止，其脉必滑，宜二陈加行气之剂，及星半安中汤。食积作痛，痛甚欲大便，利后痛减，其脉必弦，或沉滑，宜二陈平胃加山查、神曲、麦芽、砂仁、草果，温中丸、枳术丸、保和丸、木香槟榔丸之类。酒积腹痛，用三棱、蓬术、香附、官桂、苍术、厚朴、陈皮、甘草、茯苓、木香、槟榔主之。多年败田螺壳，煅存性，加三倍于木香槟榔丸中，更加山茵陈等分，其效甚速。气滞作痛，痛则腹胀，其脉必沉，宜木香顺气散。死血作痛，痛有常处而不移，其脉必涩或芤，宜桃仁承气汤。虚者加归、地蜜丸服，以缓除之。或用牡丹皮、江西红曲、麦芽、香附、川通草、穿山甲、番降香、红花、苏木、山查、玄胡索、桃仁泥，酒、童便各一钟，煎至一钟，入韭汁服。七情内结，或寒气外攻，积聚坚牢如杯，心腹绞痛，不能饮食，时发时止，发即欲死，宜七气汤。腹痛有作止者，有块耕起往来者，吐清水者，皆是虫痛。或以鸡汁吞万应丸下之，或以椒汤吞乌梅丸安之。《金匮要略》问曰：病腹痛有虫，其脉何以别之？师曰：腹中痛，其脉当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蛔虫。关上脉紧而滑者，蛔毒。脉沉而滑者，寸白。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脾胃虚而心火乘之，不能滋荣上焦元气。遇冬肾与膀胱之寒水旺时，子能令母实，致肺金大肠相辅而来克心乘脾胃，此大复其雠也。经曰：大胜必大复，故皮毛血脉分肉之间，元气已绝于外。又大寒大燥二气并乘之，则苦恶风寒，耳鸣，及腰背相引胸中而痛，鼻息不通，不闻香臭，额寒脑痛，目时眩，目不欲开。腹中为寒水反乘，痰唾涎沫，食入反出，腹中常痛，及心胃痛，胁下急缩，有时而痛，腹不能劳，大便多泻而少秘，下气不绝或肠鸣，此脾胃虚之极也。胸中气乱，心烦不安，而为霍乱之渐，膈咽不通，噎塞极则有声喘喝闭塞。或日阳中，或暖房内稍缓，口吸

风寒则复作，四肢厥冷，身体沉重，不能转侧，不可回顾，小便溲而时燥，以草豆蔻丸主之。此主秋冬寒凉大复气之药也。复气乘冬足太阳寒气、足少阴肾水之旺，子能令母实。手太阴肺实，反来侮土，火木受邪。腰背胸膈闭塞疼痛，善噫，口中涎，目中泣，鼻中流浊涕不止。或有息肉，不闻香臭，咳嗽痰沫，上热如火，下寒如水，头作阵痛。目中流火，视物瞇瞇，耳鸣耳聋，头并口鼻或恶风寒喜日阳，夜卧不安。常觉痰塞，膈咽不通，口无滋味，两胁缩急而痛。牙齿动摇，不能嚼物，腰脐间及尻臀膝足寒冷，阴汗，前阴冷，行步欹侧，起居艰难，掌中寒，风痹麻木，小便数而昼多，夜频而少。气短喘喝，少气不足以息，卒遗失无度。妇人白带，阴户中大痛，牵心而痛，黧黑失色。男子控睾牵心，阴阴而痛，面如赭色，食少，大小便不调。烦心霍乱，逆气里急，而腹皮色白，后出余气，腹不能努或肠鸣，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此皆寒水来复火土之雠也。以神圣复气汤主之。季秋心腹中大痛，烦躁，冷汗自出，宜益智和中丸。季秋客寒犯胃，心胃大痛不可忍者，麻黄草豆蔻丸。脾胃虚寒心腹满，及秋冬客寒犯胃，时作疼痛，宜厚朴汤。为戊火已衰，不能运化，又加客气聚为满痛。散以辛热，佐以苦甘温，以淡泄之，扶持胃气，以期平也。腹痛或大便利，或用手重按痛处，不痛者为虚，宜于已上治寒痛方中选用之。无寒者，芍药甘草汤。仲景云：虚劳，里急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此补例也，温例也。痛而秘者，厚朴三物汤主之。此泻例也，寒例也。三阴受邪，于心脐少三腹疼痛气风等证，当归丸主之。失笑散，治心腹痛效。心痛门有刘奇奴玄胡索方，亦治腹痛，皆通理气血之剂也。有全不喜食，其人本体素怯弱，而又加以腹冷疼者，养胃汤，以人参、白术、苍术，仍加桂、茱萸各半钱，木香三分。应腹冷痛，或心脾疼者，加生姜，均治之。诸寒作痛，得炅则止者，熨之。用熟艾半斤，以白纸一张，铺于腹上，纸上摊艾令匀。又以憨葱数枝，批作两半片，铺于艾上，再用白纸一张覆之，以慢火熨斗熨之，冷则易之。觉腹中热、腹皮暖不禁，以帛三搭多缝带系之，待冷方解。一法用盐炒，布裹熨痛处，神效。腹痛证治，上条列之详矣。但有因别病而致痛者，不可不明。且如疝致腹痛，必是睾丸肿疼牵引而痛，或边有一条冲腹而痛。霍乱腹痛，必吐利兼作，甚有不呕不利，四肢厥冷痛极者，名干霍乱，又名搅肠沙。急用樟木煎汤大吐之；或用白矾末一钱，清汤调服探吐之；或用台芎为末，每一钱许入姜汁半盏，熟汤调服。甚者面青昏倒不省人事，急以鼠矢一合，研为细末，滚汤调，澄清，通口服之。或刺委中并十指出血。肠内生痈，亦常腹痛，但小便数似淋，脉滑数，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或绕脐生疮，治法见本门。凡此数证，要当审辨，随其所因 而施治，毋苟且而误人也。

少腹痛

伤寒畜血在下焦，宜抵当丸、桃仁承气之类。若因气郁而痛，以青皮主之。寒者，以桂枝、吴茱萸温之（苦楝丸、酒煮当归丸）。若因疝、奔豚、癥聚者，更检本门施治。若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或绕脐生疮者，小肠痈也。急宜下之，或以云母膏、太乙膏作丸服。

诊脉多细小紧急。滑为痰。弦为食。阴弦或紧，或尺紧而实，或伏者，可下。细小迟者生。坚大疾者，数而紧者，浮大而长者死。痛而喘，脐下或大痛，人中黑色者，不治。

胁痛

或问胁痛从肝治，复有可言者乎？曰：肝病内舍肢胁而胁痛也，则何异于心肺内舍膺胁而痛者哉。若谓肝实病而肢胁痛也，则何异于肝木不及、阳明所胜之肢胁痛者哉。若谓由是厥阴肝经所过而痛也，则何异于足少阳、手心主所过而胁痛者哉。若谓独经脉挟邪而痛也，则何异于经筋所过而痛者哉。岂执一说而可已乎。非察色按脉，遍

识各经气变，虽在一病之中，而辨其异状者，卒不能也。且夫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是故肝生于左，肺藏于右。所以左属肝，肝藏血，肝阳也，血阴也，乃外阳而内阴也。右属肺，肺主气，肺阴也，气阳也，外阴而内阳也。由阴阳互藏，其左胁多因留血作痛，右胁悉是痰积作痛。其两胁之病，又可一概而言乎。若论其致病之邪，凡外之六淫，内之七情，劳役饮食，皆足以致痰气积血之病。虽然痰气固亦有流注于左者，然必与血相搏而痛，不似右胁之痛无关于血也。

戴云：伤寒胁痛属少阳经，合用小柴胡汤。痛甚而不大便者，于内加枳壳。若寻常胁痛，不系正伤寒时，身体带微热者，《本事方》中枳壳煮散，用枳壳、桔梗、细辛、川芎、防风各四分，干葛钱半，甘草一钱。若只是胁痛，别无杂证，其痛在左，为肝经受邪，宜用川芎、枳壳、甘草。其痛在右，为肝经移病于肺，宜用片姜黄、枳壳、桂心、甘草。此二方出严氏《济生续集》，加减在人。又有肝胆经停痰伏饮，或一边胁痛，宜用严氏导痰汤。痰结成癖，间进半硫丸。盖枳壳乃治胁痛的剂，所以诸方中皆不可少。曾见潘子先说，有人胁痛，下青龙汤痛止，兼嗽得可，此其痛必在右胁故也。灼然知是寒气作痛，枳实理中汤为宜。挟外感风寒，有表证，宜芎葛汤。中脘不快，腹胁胀满，香橘汤。腹胁疼痛，气促喘急，分气紫苏饮。悲哀伤肝，气引两胁疼痛，枳壳煮散。右胁痛，推气散；左胁痛，枳芎散，或柴胡疏肝散。死血者，日轻夜重，或午后热，脉短涩或芤，桃仁承气汤加鳖甲、青皮、柴胡、芎、归之属。若跌扑胁痛者，亦是死血。宜复元活血汤、破血散瘀汤。怒气者，脉弦实有力，大剂香附合芎归之属。痰饮停伏者，脉沉弦滑，导痰汤加白芥子。戴云：停饮胁痛，《本事方》面丸最佳。食积痛，凡痛有一条扛起者是也。用保和丸，或吴茱萸炒黄连，神曲、麦芽、山查、蓬术、三棱、青皮。发寒热胁痛，觉有积块，当归龙荟丸。经云：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善怒。又云：肝气实则怒，左关必弦实鼓击，独大于诸脉，知肝火盛也。龙荟丸治肝实胁痛。其人气收者，善怒是也。甚则用姜汁吞下。经云：风木淫胜，治以辛凉是也。因惊伤肝胁痛，桂枝散。仲景云：胁下偏痛发热，其脉弦紧，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煮黄丸，治胁下痃癖痛如神。控涎丹，治一身气痛及胁走痛。痰挟死血，加桃仁泥。凡胁有痰流注，二陈加南星、川芎、苍术。实者控涎丹下之。枳实散，攻中有补，虚人可用。戴云：曾有人胁痛连膈，进诸气药，并自大便导之，其痛殊甚，后用辛热补剂，下黑锡丹方愈。此乃虚冷作痛，愈疏而愈虚耳。肝气不足，两胁下满，筋急，不得太息，四肢厥冷，发抢心腹痛，目不明了，爪甲枯，口面青，宜补肝汤。左胁偏痛久，宿食不消，并目眩眩昏风泪出，见物不审．而逆风寒偏甚，宜补肝散。肝虚寒，胁下痛，胀满气急，目昏浊，视物不明，其脉迟弱者，宜槟榔汤。肝气虚，视物不明，两胁胀满，筋脉拘急，面色青，小腹痛，用山茱萸、当归、山药、黄芪、五味子、木瓜、川芎各一两半，熟地黄、白术各一两，独活、酸枣仁各四铢为末。每三钱匕，枣二枚，水一盏，煎取八分，空心服。房劳过多，肾虚羸怯之人，胸膈之间多有隐隐微痛，此肾虚不能约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气与血犹水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既虚则鲜有不滞者，所以作痛。宜用破故纸之类补肾，芎、归之类和血。若作寻常胁痛治，即殆矣。

一人六月途行，受热过劳，性又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疮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视之，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水调白矾末敷，仍于前药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夜痛益甚，胁中如钩摘之状。次早视之，红已及半身矣，水泡又增至百数。乃载以询黄古潭，为订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进药少顷即得睡，比觉已不痛矣。盖病势已急，而时医执寻常泻肝正治之剂，又多苦寒，愈资其燥，故病

转增剧。水泡疮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侮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瓜蒌味甘寒，经云：泄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于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此其所以奏效之捷也欤。《九灵山房集》云：里钟姓者，一男子病胁痛，众医以为痈也。投诸香姜桂之属益甚。项彦章诊其脉告曰，此肾邪病，法当先温利而后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过，彦章曰：向用神保丸，以肾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导，然巴豆性热，非得芒硝、大黄荡涤之，后遇热必再作，乃大泄数出病已。彦章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阳脉弦，阴脉微涩，弦者，痛也；涩者，肾邪有余也。肾邪上薄于胁不能下，且肾方恶燥，今以燥热发之，非得利不愈。经曰：痛随利减，殆谓此也。云中秦文山掌教平湖，与家兄同官，每患胁痛，遇劳忍饿则发，介家兄书来求方，予为处以人参、黄芪、白术、当归、川芎、地黄、牛膝、木瓜、山茱萸、石斛、薏苡仁、酸枣仁、柏子仁、桃仁之属，令常服之。后来谢云，自服药后，积久之疾，一朝而愈，不复发矣。闻魏昆溟吏部，亦以劳饿得胁痛，无大病也。而医者投以枳壳、青皮破气之药，痛愈甚，不数日而殒。予故著之以为世戒。

诊　合腋张胁者肺下，肺下则居贲迫肺，善胁下痛。青色粗理者肝大，肝大则逼胃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凡胁骨偏举者，肝偏倾，肝偏倾则胁下痛。揭唇者脾高，脾高则胁引季胁而痛。寸口脉弦者，即胁下拘急而痛，其人喜喜恶寒也。脉双弦，是两手俱弦也。沉涩是郁，细紧或弦者怒气。

腰　痛　（肾著、腰胯痛、腰软）

《六元正纪论》云：太阳所至为腰痛。又云：巨阳即太阳也，虚则头项腰背痛。足太阳膀胱之脉所过，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故为病项如拔，挟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是经气虚则邪客之，痛病生矣。夫邪者，是风热湿燥寒皆能为病。大抵寒湿多而风热少。然有房室劳伤，肾虚腰痛者，是阳气虚弱不能运动故也。

经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宜肾气丸、茴香丸之类，以补阳之不足也。膏粱之人，久服汤药，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气热。肾气热则腰脊痛而不能举，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宜六味地黄丸、滋肾丸、封髓丹之类，以补阴之不足也。《灵枢》云：腰痛，上寒取足太阴、阳明，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俯仰取足少阳。盖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经所过处，皆能为痛。治之者当审其何经，所过分野，循其空穴而刺之，审何寒热而药之。假令足太阳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太阳二经出血，余皆仿此。彼执一方治诸腰痛者，固不通矣。有风、有湿、有寒、有热、有挫闪、有瘀血、有滞气、有痰积、皆标也。肾虚其本也。风伤肾而痛，其脉必带浮，或左或右，痛无常处，牵引两足，宜五积散。每服加防风半钱，全蝎三个。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皆可选用（《三因方》小续命汤加炒去皮桃仁，治风腰痛最妙）。仍吞三仙丹。杜仲（姜汁炒）研末，每一钱，温酒调，空心服。治肾气腰痛，兼治风冷为患，名杜仲酒。《三因》又有牛膝酒，治肾伤风毒，攻刺腰痛不可忍者。伤湿而痛，如坐水中。盖肾属水，久坐水湿处，或为雨露所着，两水相得，以致腰痛，其脉必带缓，遇天阴或久坐必发，身体必带沉重，宜渗湿汤主之。不效，宜肾著汤，或生附汤。风湿腰痛，独活寄生汤。寒湿腰痛，五积散加桃仁、川芎、肉桂汤，麻黄苍术汤，并摩腰膏。湿热腰痛，苍术汤、独活汤、羌活汤。东垣云：如身重腰沉沉然，乃经中有湿热也。于羌活胜湿汤中加黄柏一钱，附子五分，苍术二钱。感寒而痛者，腰间如冰，其脉必紧，见热则减，见寒则增，宜五积散去桔梗，加吴茱萸半钱，或姜附汤加辣桂、杜仲，外用摩腰膏。伤热而痛者，脉必洪数而滑，发渴便闭。宜甘豆汤加续断、天麻，间服败毒散。若因闪挫，或撅扑伤损而痛者，宜乳香趁痛散，及黑神散，和复元通气散，酒调下。不效，则必有恶血停滞，宜先用酒调下苏合香丸，

仍以五积散加桃仁、大黄、苏木各一钱，当归倍原数。若因劳役负重而痛，宜和气饮，或普贤正气散，或十补汤下青娥丸。挫闪腰痛，不能转侧，用陈久神曲一大块，烧通红淬老酒，去曲，以酒通口吞青娥丸，仰卧片时。未效再服，不用丸亦得。又方，以茴香根同红曲擂烂，好热酒调服。东垣云：打扑伤损，从高坠下，恶血在太阳经中，令人腰脊痛，或胫腨臂膊中痛不可忍，鼻壅塞不通，地龙汤主之。橘核酒、熟大黄汤。丹溪治徐质夫年六十，因坠马腰痛，不可转侧，六脉散大，重取则弦小而长稍坚。此虽有恶血，未可驱逐，且以补接为先。遂令煎苏木、人参、黄芪、川芎、当归、陈皮、木通、甘草，服至半月，饮食渐进。遂与前药调下自然铜等药，一月而安。瘀血为病，其脉必涩，转侧若锥刀之刺，大便黑，小便赤黄或黑，日轻夜重，名沥血腰痛。宜调荣活络饮，或桃仁酒调黑神散，或四物汤加桃仁、红花之类。丹溪用补阴丸中加桃仁、红花主之。气滞而痛，其脉必沉，宜人参顺气散，或乌药顺气散，加五加皮、木香，入少甘草煎汤调下。或用降真香、檀香、沉香共一两重，煎汤空心服。痰注而痛，其脉必滑或伏，宜二陈汤加南星、香附、乌药、枳壳主之。食积腰腿痛，用龟板（酒炙）、柏叶（酒制）、香附五钱，辣芥子、凌霄花一钱五分，酒糊丸，煎四物汤加陈皮、甘草一分吞下。食积痰积，如气实脉有力者，宜下之。葳灵仙治痛之要药，为细末，每服二钱，猪腰子一双批开，掺药在内，湿纸包煨熟，五更细嚼，热酒下，以微利为度。《本事方》治五般腰痛，用胡桃肉五个，去皮壳，研为膏，五灵脂、黑牵牛（炒）、白牵牛（炒）、各三钱，狗脊（微炒）半两，蕲蘑（炒）三钱，没药三十文，巴豆五粒，用湿纸包煨，取肉去油，上为末。入前胡桃膏，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风腰疼，豆淋无灰酒下。气腰疼，煨葱白酒下。血腰疼，当归酒下。打扑腰疼，苏木酒下。张子和治赵进道病腰疼一年不愈，诊其两手脉沉重有力，以通经散（陈皮、当归、甘遂为末，每三钱，临卧温酒调下）。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细切，炒断丝为末。每服三钱，猪腰子一枚，薄批五七片，先以椒盐淹去腥水，掺药在内，裹以荷叶，以湿纸数重封，文武火烧熟，临卧细嚼，温酒送下。每旦以无比山药丸一服，数日而愈。治腰痛牵引足膝脚肫，屡用神效。杜仲（姜汁炒，去丝）、续断、黑牵牛、破故纸、桃仁（炒，去皮尖）、玄胡索各等分，为细末。酒煮面糊胡桃肉，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温酒、白汤任下（已上俱用下药，实者宜之）。腰胯连脚膝晓夜疼痛，宜虎骨散、补骨脂丸、百倍丸、养肾散、选而用之。

大抵诸腰痛皆起肾虚，既挟邪气，则须除其邪。如无外邪积滞而自痛，则惟补肾而已。腰肢痿弱，身体疲倦，脚膝痠软，脉或洪或细而皆无力，痛亦攸攸隐隐而不甚，是其候也。亦分寒热二证，脉细而无力，怯怯短气，小便清利，是为阳虚。宜肾气丸、茴香丸、鹿茸、羊肾之属。或以大建中汤加川椒十粒，吞下腰肾丸，及生料鹿茸丸之类。仍以茴香炒研末，破开猪腰子，作薄片勿令断，层层掺药末，水纸裹煨熟，细嚼酒咽。此皆所以补阳之不足也。其脉洪而无力，小便黄赤，虚火时炎，是谓阴虚。东垣所谓膏粱之人，久服汤药，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气热。肾气热则腰脊痛而不能举，久则髓减骨枯，发为骨痿。宜六味丸、滋肾丸、封髓丹、补阴丸之类，以补阴之不足也。杨仁斋云：经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审如是则病在少阴，必究其受病之源，而处之为得。虽然宗筋聚于阴器，肝者肾之同系也。五藏皆取气于谷，脾者肾之仓廪也。

郁怒伤肝则诸筋纵弛，忧思伤脾则胃气不行，二者又能为腰痛之冠，故并及之。郁怒伤肝发为腰痛，宜调肝散主之。忧思伤脾发为腰痛，宜沉香降气汤和调气散，姜、枣煎主之，煨肾丸，治肝肾损及脾损，谷不化，腰痛不起者神效。又有沮挫失志伤肾而痛者，和剂七气汤，多加白茯苓，少加乳香、沉香主之。疟痢后腰痛，及妇人月经后腰痛，俱属虚，宜补。于补气血药中，加杜仲、侧柏叶主之。丹溪云：久腰痛，必用

官桂开之方止。腹胁痛亦然。橘香丸，治腰痛经久不瘥，亦用官桂开之之意也。

肾　著

肾著为病，其体重，腰冷如冰，饮食如故，小便自利，腰以下冷痛，如带五千钱。治宜流湿，兼用温散，肾著汤。

腰　胯　痛

腰痛，足太阳膀胱经也。胯痛，足少阳胆经之所过也。若因伤于寒湿，流注经络，结滞骨节，气血不和，而致腰胯痛者，宜除湿丹，或渗湿汤加芍药、青皮、苍术、槟榔。有痰积郁滞经络，流搏于瘀血，内亦作痛，用导痰汤加槟榔、青皮、芍药，实者禹攻散。湿执腰胯作疼，宜清湿散。

腰　软

丹溪以为肾肝伏热，治宜黄柏、防己。

诊　大者肾虚。涩为瘀血。缓为寒湿。或滑或伏为痰。尺沉为腰背痛。尺脉沉而弦，沉为滞，弦为虚。沉弦而紧，为寒。沉弦而浮，为风。沉弦而涩细，为湿。沉弦而实，闪肭。肾惫及盛怒伤志，则腰失强不能转摇而死（经云：肾者腰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得强者生，失强者死。又云：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是也）。

脊痛脊强

《内经》刺灸脊痛脊强有三法：其一取督脉。经云：督脉之别，名曰长强，别走太阳。实则脊强，取之所别也。其二取足太阳。经曰：厥挟脊而头者至顶，头沉沉然，目眩眩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腘中血络是也。其三取小肠。经云：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在小肠，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是也。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冲头痛，乃足太阳经不行也。羌活胜湿汤主之。打扑伤损，从高坠下，恶血在太阳经中，腰脊痛不可忍，地龙汤主之。

肩　背　痛

肩背分野属肺。经云：西风生于秋，病在肺，腧在肩背，故秋气者病在肩背。又云：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又云：秋肺太过为病，在外则令人逆气，背痛愠愠然。又云：肺手太阴之脉，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此肺金自病也。经云：岁火太过，民病肩背热。又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病肩背臑缺盆中痛，此肺金受火邪而病也。

经云：邪在肾，则病肩背颈项痛，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是肾气逆上而痛也。东垣云：肩背痛不可回顾，此手太阳气郁而不行，以风药散之。《脉经》云：风寒汗出，肩背痛，中风，小便数而欠者，风热乘其肺，使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以通气，防风汤主之。按风寒汗出而肩背痛，小便数者，既以泻风热之药，通肺气之壅，则寒热气不足以息而肩背痛。小便遗失者，当以人参、黄芪之属，补肺气之虚，不言可知也。湿热相搏，肩背沉重而疼者，当归拈痛汤。当肩背一片冷痛，背膂疼痛，古方用神保丸愈者，此有积气故也。其人素有痰饮，流注肩背作痛，宜星香散，或导痰汤下五套丸。有肾气不循故道，气逆挟脊而上，致肩背作痛，宜和气饮加盐炒小茴香半钱，炒川椒十粒。或看书对奕久坐而致脊背疼者，补中益气汤，或八物汤加黄芪。有素虚人及病后心膈间痛，或牵引乳胁，或走注肩背，此乃元气上逆。当引使归元，不可复下疏刷之剂，愈刷愈痛。发汗人患此者众，惟宜温补。拘于气无补法之说误矣。汗者心之液，阳受气于胸中，汗过多则心液耗，阳气不足，故致疼也。丹溪治一男子忽患背胛缝有一线疼起，上跨肩至胸前侧胁而止，其痛昼夜不息，不可忍。其脉弦而数，

重取豁大，左大于右。夫胛、小肠经也，胸胁、胆经也。此必思虑伤心，心藏未病而府先病，故痛从背胛起，及虑不能决，又归之胆，故痛至胸胁而止。乃小肠火乘胆木，子来乘母，是为实邪。询之果因谋事不遂而病。以人参四钱，木通二钱，煎汤下龙荟丸，数服而愈。

诊　脉洪大，洪为热，大为风。脉促上击者，肩背痛。脉沉而滑者，背膂痛。

臂　痛（手气手肿痛）[4]

臂痛有六道经络，究其痛在何经络之间，以行本经药行其气血，血气通则愈矣。以两手伸直，其臂贴身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后而定之。则其臂臑之前廉痛者，属阳明经。以升麻、白芷、干葛行之；后廉痛者，属太阳经，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痛者，属少阳经，以柴胡行之；内廉痛者，属厥阴经，以柴胡、青皮行之；内前廉痛者，属太阴经，以升麻、白芷、葱白行之；内后廉痛者，属少阴经，以细辛、独活行之。并用针灸法，视其何经而取之。臂为风寒湿所搏，或饮液流入，或因提挈重物，皆致臂痛。有肿者，有不肿者。除饮证外，其余诸痛，并可五积散，及乌药顺气散，或蠲痹汤。若坐卧为风湿所搏，或睡后手在被外为寒邪所袭，遂令臂痛。宜五积散及蠲痹汤、乌药顺气散。审知是湿，蠲痹汤每服加苍术三匙，防己四分，或用五痹汤。曾有挈重伤筋，以致臂痛，宜琥珀散、劫劳散，或和气饮，每服加白姜黄半钱，以姜黄能入臂故也。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瘦疼，两手软痹，医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姜黄各半钱，如未效，轻者指迷茯苓丸，重者控涎丹（控涎丹加去油木鳖子一两，桂五钱，治臂痛。每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外有血虚不荣于筋而致臂痛，宜蠲痹汤、四物汤各半贴，和匀煎服。有气血凝滞经络不行而致臂痛，宜舒筋汤。治臂痛，半夏一钱，陈皮半钱，茯苓五分，苍术二钱，葳灵仙五分，酒芩、白术、南星、香附各一钱，甘草少许。红花、神曲炒为末。姜黄四两，甘草、羌活各一两，白术二两。茯苓丸，治臂痛如神。赤茯苓、防风、细辛、白术、泽泻、官桂各半两，瓜蒌根、紫苑、附子、黄芪、芍药、甘草（炙）各七钱半，生地黄、牛膝（酒浸）、山芋、独活、半夏（酒浸）、山茱萸各二钱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温酒下。

手气手肿痛

或掌指连臂膊痛，宜五痹汤、蠲痹汤。薄桂味淡，能横行手臂，令他药至痛处。白姜黄能引至手臂尤妙。

身　体　痛（身体拘急）

体痛谓一身尽痛，伤寒、霍乱、中暑、阴毒、湿痹、痛痹，皆有体痛。但看兼证及问因诊脉而别之。治法已分见各门，其留连难已者，于此求之。寒而一身痛者，甘草附子汤。热者，拈痛汤。内伤劳倦饮食，兼感风湿相搏，一身尽痛者，补中益气汤加羌活、防风、升麻、藁本、苍术治之。湿热相搏，肩背沉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遍身疼痛，宜拈痛汤。阴室中汗出懒语，四肢困倦乏力，走注疼痛，乃下焦伏火不得伸浮而躁热汗出，一身尽痛，盖风湿相搏也。以麻黄发汗，渐渐发之，在经者，亦宜发汗，况值季春之月，脉缓而迟，尤宜发之。令风湿去而阳气升，困倦乃退。血气俱得生旺也。麻黄复煎汤主之。丹溪用苍术一两，黄柏半两，羌活、葳灵仙各二钱半，姜擂服。遍身皆痛如劳证者，《本事方》用黄芪、人参、甘草、附子（炮）、羌活、木香、知母、芍药、川芎、前胡、枳壳、桔梗、白术、当归、茯苓、半夏（制），已上各五钱，柴胡、鳖甲（醋炙）各一两，桂心，酸枣仁各三分，杏仁（炒）半两，上为末。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三片，枣二个，乌梅三枚，葱白三寸，同煎至七分，空心温服。但少年虚损冷惫、老人诸疾，并皆治之。惟伤寒身体痛者不可服。活血丹与四物苍术各

半汤相表里，治遍身骨节疼痛如神。

身体拘急

皆属寒与寒湿、风湿。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又云：太阴司天之政，民病寒厥拘急，初之气，风湿相搏，民病经络拘强，关节不利。治法盖小续命汤、仲景三黄汤之类是也。

诊　伤寒太阳经表证，六脉俱紧。阴毒伤寒，身如被杖，脉沉紧。伤寒发汗后，身体痛，气血未和，脉弦迟。伤湿流关节，一身尽痛，风湿相搏，肢体重痛，不可转侧，脉缓。虚劳人气血虚损，脉弦小或豁大。

痿　痹　门[5]

痹

《内经》谓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胜者为行痹（行痹者，行而不定也，称为走注疼痛及历节之类是也），寒气胜者为痛痹（痛痹者，疼痛苦楚，世称为痛风及白虎、飞尸之类是也），湿气胜者为着痹（着痹者，着而不移，世称为麻木不仁之类是也。痹者闭也，五藏六府正气为邪气所闭，则痹而不仁。《灵枢》云：病人一臂不遂，时复移在一臂者，痹也，非风也。《要略》曰：风病当半身不遂，若但臂不遂者，痹也）。以冬遇此为骨痹，以春遇此为筋痹，以夏遇此为脉痹，以至阴遇此为肌痹，以秋遇此为皮痹（凡风寒湿所为行痹、痛痹、着痹之病，又以所遇之时，所客之处而命其名，非此行痹、痛痹、着痹之外，又别有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也）。陈无择云：三气袭人经络，入于骨则重而不举；入于脉则血凝不流；入于筋则屈而不伸；入于肉则不仁；入于皮则寒。久不已则入五藏，烦满喘呕者，肺也。上气嗌干，厥胀者，心也。多饮数溲，夜卧则惊者，肝也。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者，肾也。四肢懈惰，发咳呕沫者，脾也。大抵显藏证则难治矣。又有肠痹、胞痹，及六府各有俞。风寒湿所中，治之随其府俞以施针灸之法，仍服发散等剂，则病自除。又有血痹、周痹、支饮作痹，皆以类相从也。

风痹者，游行上下，随其虚邪与血气相搏，聚于关节，筋脉弛纵而不收，宜防风汤。寒痹者，四肢挛痛，关节浮肿，宜五积散。湿痹者，留而不移，汗多，四肢缓弱，皮肤不仁，精神昏塞，宜茯苓川芎汤。热痹者，藏府移热，复遇外邪客搏经络，留而不行，阳遭其阴，故瘖痹，燠然而闷，肌肉热极，体上如鼠走之状，唇口反裂，皮肤色变，宜升麻汤。三气合而为痹，则皮肤顽厚，或肌肉痠痛，此为邪中周身，搏于血脉，积年不已，则成瘾疹风疮，搔之不痛，头发脱落，宜疏风凉血之剂。肠痹者，数饮而小便不通，中气喘争，时作飧泄，宜五苓散加桑皮、木通、麦门冬，或吴茱萸散。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宜肾著汤、肾沥汤。血痹者，邪入于阴血之分。其状，体常如被风所吹，骨弱劳瘦，汗出，卧则不时摇动，宜当归汤。周痹者，在血脉之中，上下游行，周身俱痛也。宜蠲痹汤。支饮者，手足麻痹，臂痛不举，多睡眩冒，忍尿不便，膝冷成痹，宜茯苓汤。五藏痹，宜五痹汤。肝痹，加酸枣仁、柴胡。心痹，加远志、茯苓、麦门冬、犀角。脾痹，加厚朴、枳实、砂仁、神曲。肺痹，加半夏、紫苑、杏仁、麻黄。肾痹，加独活、官桂、杜仲、牛膝、黄芪、蕤蘼。痹在五藏之合者可治，其入藏者死。

诊　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关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浮络多青则痛，黑则痹。络脉暴黑者，留久痹也。脉大而涩，为痹。脉来急，亦为痹。肺脉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日光。心脉微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右寸沉而迟涩，为皮痹。左寸结不流利，为血痹。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为肉痹。左关弦紧而数，浮沉有力，为筋痹。迟

为寒；数为热；濡为湿；滑为痰。豁大、弦小为虚。

行 痹（即走注疼痛）

行痹，走注无定，防风汤主之。黄柏、苍术各二钱，各用酒炒，煎就，调酒威灵仙末、羚羊角灰，臣苍术，佐芥子，使用姜一片，入药末一钱擂碎，以前药再温服。东垣云：身体沉重，走注疼痛，湿热相搏，而风热郁不得伸，附着于有形也。宜苍术、黄柏之类。湿伤肾，肾不养肝，肝自生风。遂成风湿，流注四肢筋骨，或入左肩髃，肌肉疼痛，渐入左指中，薏苡仁散主之。两手十指，一指疼了一指疼，疼后又肿，骨头里痛。膝痛，左膝痛了右膝痛，发时多则五日，少则三日，昼轻夜重，痛时觉热，行则痛轻肿却重。解云：先血后气，乃先痛后肿，形伤气也。和血散痛汤主之。走注又与历节不同，历节但是肢节疼痛，未必行也。《纲目》未免混淆。今以专主走注疼痛方具于后。如意通圣散、虎骨散、桂心散、仙灵脾散、没药散、小乌犀丸、没药丸、虎骨丸、十生丹、骨碎补丸、定痛丸、八神丹、一粒金丹、乳香应痛丸。地龙一两，去土炒，水蛭半两，糯米内炒熟，麝香二钱半，另研。上为细末。每服一钱，以温酒调下，不拘时候。外贴方，牛皮胶一两，水溶成膏，芸苔子、安息香、川椒、附子各半两，为细末，入胶中和成膏，涂纸上，随痛处贴之。萆麻子一两，去皮，草乌头半两，乳香一钱，另研。上以猪肚脂炼去沫成膏，方入药搅匀，涂摩攻注之处，以手心摩娑如火之热，却涂摩患处妙。

陈无择云：凡人忽胸背、手脚、颈项、腰膝隐痛不可忍，连筋骨牵引钩痛，坐卧不宁，时时走易不定。俗医不晓，谓之走注，便用风药及针灸，皆无益。又疑是风毒结聚欲为痈疽，乱投药饵，亦非也。此是痰涎伏在心膈上下变为疾，或令人头痛不可举，或神思昏倦多睡，或饮食无味，痰唾稠粘，夜间喉中如锯声，口流涎唾，手脚重，腿冷痹，气不通。误认为瘫痪，亦非也。凡有此疾，但用控涎丹，不过数服，其疾如失。痰挟死血，丹溪控涎散。

痛 痹（即痛风）

留着之邪，与流行荣卫真气相击搏，则作痛痹。若不干其流行出入之道则不痛，但痿痹耳。随其痹所在，或阳多阴少则为痹热，或阴多阳少则为痹寒。虽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至《四时刺逆从篇》，于六经皆云有余不足悉为痹。注曰：痹、痛也，此非人气之邪亦作痛耶。且人身体痛，在外有皮、肉、脉、筋、骨之异，由病有不同之邪，亦各欲正其名，名不正将何以施治。如邪是六淫者，便须治邪。是人气者，便须补泻其气。病在六经四属者，各从其气。故制方须分别药之轻重缓急，适当其所，庶得经意。有风、有湿、有痰、有火、有血虚、有瘀血。诊其脉浮者，风也。缓细者，湿也。滑者，痰也。洪大者，火也。芤者，血虚也。涩者，瘀血也。

因于风者，加减小续命汤，或乌药顺气散去干姜，加羌活、防风；因于湿者，遇阴雨即发，身体沉重，宜除湿羌活汤，佐以竹沥、姜汁，或大橘皮汤；伤湿而兼感风寒者，汗出身重恶风，喘满，骨节烦疼。状如历节风，脐下连脚冷痹，不能屈伸，宜防己黄芪汤，或五痹汤；因痰者，王隐君豁痰汤，二陈汤加姜汁、竹沥，甚者控涎丹；因火者，潜行散加竹沥；因湿热者，二妙散；因于血虚者，四物苍术各半汤，吞活血丹；因瘀血者，芎、归、桃仁、红花、水蛭，入麝香少许。肥人多湿痰。瘦人多血虚与热。上部痛，羌活、桂枝、桔梗、葳灵仙。下部痛，牛膝、防己、木通、黄柏。上部肿痛，五积散、乌药顺气散加姜、葱煎，发其汗。下部肿痛，五苓、八正、大橘皮汤，加灯心、竹叶利小便。若肿痛而大便不通者，大柴胡汤，防风通圣散主之。大热既退，当随其所因之本病施治。防其再发，忌羊肉、法酒、湿面、房劳。寒湿相合，脑

户痛，恶寒，项筋脊强，肩背胛卵痛，膝腘痛无力行步，能食，身沉重，其脉沉缓洪上急，宜苍术复煎散。目如火肿痛，两足及伏兔骨筋痛，膝少力，身重腰痛，夜恶寒痰嗽，项颈筋骨皆急痛，目多眵泪，食不下，宜缓筋汤。风湿客于肾经，血脉凝滞，腰背肿疼，不能转侧，皮肤不仁，遍身麻木，上项头目虚肿，耳内常鸣，下注脚膝重痛少力，行履艰难，项背拘急不得舒畅，宜活血应痛丸。昼则静，夜则动，其痛彻骨，如虎之啮，名曰白虎病。痛如掣者为寒多；肿满如脱者为湿多；汗出者为风多，于上药中求之。通用虎骨二两，犀角屑、沉香、青木香、当归、赤芍药、牛膝、羌活、秦艽、骨碎补、桃仁各一两，甘草半两，槲叶一握。每服五钱，水煎，监服入麝香少许。一人感风湿，得白虎历节风证，遍身抽掣疼痛，足不能履地者三年，百方不效，一日梦与木通汤愈，遂以四物汤加木通服，不效。后以木通二两，锉细，长流水煎汁顿服，服后一时许，遍身痒甚，上体发红丹如小豆大粒，举家惊惶，随手没去，出汗至腰而止，上体不痛矣。次日又如前煎服，下体又发红丹方出，汗至足底，汗干后通身舒畅而无痛矣。一月后人壮气复，步履如初，后以治数人皆验。盖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也。

熨法，《灵枢经》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用醇酒二十斤，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㕮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纳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睟其日，乃出干之。并用棉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布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其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内热之内音纳）。《外台》方以三年酽醋五升，热煎三四沸，切葱白二三升，煮一沸，滤出，布帛热裹，当病上熨之瘥为度。熏洗法，用樟木屑一斗，置大桶内，桶边放一兀凳，以急流水一担，熬沸，泡之桶内，安一矮凳子，令人坐桶边，放脚在桶内，外以草荐围之，勿令汤气入眼。

肢节肿痛　痛属火，肿属湿，兼受风寒而发动于经络之中，流注于肢节之间。用麻黄去节、赤芍药各一钱，防风、荆芥、羌活、独活、白芷、苍术、葳灵仙、酒片芩、枳实、桔梗、葛根、川芎各五分，当归、甘草、升麻各二分。下焦加酒黄柏，肿多加槟榔、大腹皮，痛多加没药，妇人加酒红花。风湿相搏肢节疼痛，宜大羌活汤。《金匮》方，诸肢节疼痛，身体烦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兀兀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肥人多是风湿与痰饮流注经络而痛，宜南星、半夏。瘦人是血虚与热，四物加防风、羌活、酒芩。瘦人或性急躁而痛发热是血热，四物加酒炒芩、柏。脉濡滑者用燥湿，苍术、南星。兼行气，以木香、枳壳、槟榔。脉涩数为瘀血，芎、归、桃仁泥、红花，加大黄微利之。倦怠无力而痛，用参、术、南星、半夏之类。风热成历节，攻手指作赤肿麻木，甚则攻肩背两膝，遇暑热或大便秘即作，宜牛蒡子散。此病胸膈生痰，久则赤肿附著肢节，久久不退，遂成疠风。宜早治之。

着　痹（即麻木）

《原病式》列麻证在六气燥金诸涩条下，释之曰：物得湿则滑泽，干则涩滞，麻犹涩也。由水液聚少而燥涩。气行壅滞而不得滑泽通行，气强攻冲而为麻也。俗方治麻病，多用乌、附者，令气行之暴甚，以故转麻，因之冲开道路以得通利而麻愈也。然六气不必一气独为病。气有相兼，若亡液为燥，或麻木无热证，即当此法。或风热胜湿为燥，因而病麻，则宜以退风散热。活血养液、润燥通气之凉药调之。东垣则曰：麻者气之虚也，真气弱不能流通，填塞经络，四肢俱虚，故生麻木不仁。或在手，或在足，或通身皮肤尽麻者，皆以黄芪、人参、白术、甘草、五味、芍药、当归、升麻、柴

胡之类，随时令所兼之气出入为方。但补其虚，全不用攻冲之剂。窃详刘李二公，生同时，居同地，无世运方土之异宜，何乃凡病遽有补攻之别如此。盖因悟入圣人之道不同。刘以人禀天赋本无亏欠，因邪入搅乱其气而后成病，所以攻邪为要，邪退则正气自安。李以人之真气，荣养百骸，周于性命。凡真气失调、少有所亏，则五邪六淫便得乘间而入，所以补正为要，正复则邪气自却。今宜酌量二公之法，当攻当补，从中调治，无执泥其说。丹溪又分麻木为二：以麻止习习然，尚无气血攻冲不行之状，木则气血已痹不仁，莫知其痛痒也。疠风初起者，其手足必先木，而后皮肤疡溃。与夫瘫痪者，手足亦时麻木，当自求之本门。《素问》曰：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灵枢》曰：卫气不行则为麻木。东垣治麻痹，必补卫气而行之，盖本诸此。浑身麻木不仁，或左或右，半身麻木，或面或头，或手臂，或脚腿，麻木不仁，并神效黄芪汤。皮肤间有麻木，此肺气不行也，芍药补气汤。如肌肉麻，必待泻营气而愈。如湿热相合，四肢沉痛，当泻湿热。

治杜彦达左手右腿麻木，右手大指次指亦常麻木至腕，已三四年矣。诸医不效，求治明之。明之遂制人参益气汤，服二日便觉手心热，手指中间如气满胀至三日后，又觉两手指中间皮肉如不敢触者，似痒痛满胀之意，指上瑟瑟，不敢用手擦傍触之，此真气遍至矣。遂于两手指甲傍，各以三棱针一刺之，微见血如黍粘许，则痹自息矣。又为处第二第三服之大效。左腿麻木沉重，除湿补气汤。《金匮》方，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李正臣夫人病，诊得六脉中俱弦，洪缓相合，按之无力。弦在其上，是风热下陷入阴中，阴道不行。其证闭目则浑身麻木，昼减而夜甚，觉而目开则麻木渐退，久则绝止。常开其目，此证不作。惧其麻木，不敢合眼，故不得眠。身体皆重，时有痰嗽，觉胸中常是有痰而不利，时烦躁，气短促而喘，肌肤充盛。饮食大小便如常，惟畏麻木不敢合眼为最苦，观其色脉形病相应而不逆。《内经》曰：阳盛瞑[6]目而动轻，阴病闭目而静重。又云：诸脉皆属于目。《灵枢》曰：开目则阳道行，阳气遍布周身。闭目则阳道闭而不行，如昼夜之分，知其阳衰而阴旺也。且麻木为风，虽三尺之童皆以为然，细校之则非。如久坐而起，亦有麻木。假为绳系缚之人，释之觉麻木作而不敢动，久则自已。以此验之，非有风邪，乃气不行也。不须治风，当补其肺中之气，则麻木自去矣。知其经脉，阴火乘其阳分，火动于中为麻木也，当兼去阴火则愈矣。时痰嗽者，秋凉在外，湿在上作也，当实其皮毛以温剂。身重脉缓者，湿气伏匿而作也。时见躁作，当升阳助气益血，微泻阴火，去湿通行经脉，调其阴阳则已。非五藏六府之本有邪也，补气升阳和中汤主之。李夫人，立冬严霜时得病，四肢无力，乃痿厥，湿热在下焦也。醋心者，是浊气不降欲满也。合眼麻木者，阳道不行也。开眼不麻木者，目开助阳道，故阴寒之气少退也。头旋眩运者，风气下陷于血分不伸越而作也。温经除湿汤主之。湿气风证不退，眩运麻木不已。除风湿，羌活汤主之。停畜支饮，手足麻痹，多睡眩冒，茯苓汤主之。《本事方》治风寒湿痹，麻木不仁。粥法：川乌生为末，用白米作粥半碗，入药末四钱，同米用慢火熬熟。要稀薄不要稠，下姜汁一茶匙许，蜜三大匙，搅匀，空心啜之，温为佳。如是湿，更入薏苡仁二钱，增米作一钟。服此粥，治四肢不随，痛重不能举者。左氏曰：风淫末疾，谓四肢为四末也。脾主四肢，风邪客于肝则淫脾，脾为肝克故疾在末。谷气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故四肢得安。然必真有风寒中于卫气，致卫气不行而不仁者。外必有恶风寒等证，然后可服。荣虚卫实，肌肉不仁，致令痹重，名曰肉苛。宜前胡散、苦参丸。丹溪曰：手麻是气虚，木是湿痰死血。十指麻木，胃中有湿痰死血。气虚者，补中益气汤，或四君子加黄芪、天麻、麦门冬、川归。湿痰者，二陈汤加苍、白术，少佐附子行经。死血者，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韭汁。戴人以苦剂涌寒痰，次与淡剂。白术（除湿）、茯苓（利水）、桂（伐木）、姜、附（寒胜加

之)。《内经》针灸着痹分新久，新者汤熨灸之，久者焠针刺之（取三里）。陕帅郭巨济偏枯，二指着痹，足不能伸，迎洁古治之。以长针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缪刺之，如是者六七次，服药三月，病良愈。大理少卿韩珠泉，遍身麻痹，不能举动，求治于予。予以神效黄芪汤方加减授之，用芪一两二钱，参、芍各六钱。他称是一服减半，彼欲速效，遂并两剂为一服之。旬日而病如失矣。予以元气初复，宜静以养之，完固而后可出。渠不能从，盛夏遽出见朝谒客，劳顿累日，偶从朝房出，上马忽欲坠仆，从者扶至陈虚舟比部寓，邀予视之，予辞不治，数日而殁。呜呼，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可不戒哉。

痿

痿者，手足痿软而无力，百节缓纵而不收也。圣人以痿病在诸证为切要，故特著篇目，分五藏之热，名病其所属皮、脉、筋、肉、骨之痿。致足不任于地，及叙五藏得热之邪，则以一藏因一邪所伤。观其微旨，是用五志、五劳、六淫，从藏气所要者，各举其一以为例耳。若会通八十一篇而言，便见五劳、五志、六淫，尽得成五藏之热以为痿也。何则？言肺气热则皮痿。因有所失亡，所求不得者，与他篇之谓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者，同是一于七情之不扬。若病机之谓诸痿喘呕，诸气愤郁，皆属于上者言之，即此可推。何热而不为痿，何脉而不为热也。如言心气热为脉痿，因得之悲哀太甚，阳气内动而血崩，大经空虚，乃为脉痿。此以心为神明之官，主脉为要者言也。及乎推之，五藏各有神，各有志。若怒则气上逆，甚则呕血之类，亦五志所动，以热伤血，血逆行于经脉亦必空虚。有若形乐志苦，病生于脉。则是五志皆得以痿其脉，不独悲哀一因也。且五志之在各藏，自伤其所属。若怒甚筋纵，其若不容与形乐志乐，病生于肉，形苦志乐，病生于筋。又若忧恐喜怒，因太虚则五藏相乘，故病有五五二十五变，皆至于大骨枯槁，大肉陷下之病。其神志在五藏之为热病者不可胜计。如言肝藏气热，因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犹肺之所求不得也。其入房太甚，宗筋弛纵，亦犹肾之远行劳倦也。即此可见，五劳各得伤其五藏所合之皮肉筋骨矣。如言脾藏气热，因得之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者，若岁运太阴，湿土司天，在泉之湿，皆致肌肉痿，足痿不收，此是从五藏中举外感者为例耳，诸藏皆然。少阴之复为骨痿。少阳之复为脉痿。阳明司天之政，四之气，亦为骨痿。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为肌肉痿。有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灵枢》有八风之变，或伤筋，或伤肉，或伤骨，与邪客筋骨间者，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夫其外淫而生五藏痿病者如此。然有不言邪，止从经藏之虚而论者。谓脾病者，身重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瘛。谓肾虚者，为跛为痱。谓三阳有余，三阴不足为偏枯。谓足少阳之别，虚则痿躄，坐不能起。足阳明之别，虚则足不收，胫枯。又有饮食所伤，味过于咸，则大骨气劳。味过于辛，则筋脉沮弛。与夫膏粱之人，病偏枯痿厥。已上所陈，止就本条足痿不用者言耳。至若五藏尽热，神昏仆倒，手足俱不用，世俗所谓瘫痪者，岂非亦是痿之大者也。又若下条肺痿之为藏病者，而经又有心气痿者死，则是五藏尽有其痿，盖可知矣。《原病式》论小便遗失，谓肺热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而气血不得宣通则痿痹。故神无所用，而不遂其机，因致溲便遗失。由是论之，凡神机气血或劣弱，或闭塞，即藏府经络四属，若内若外，随处而不用。故《内经》重其事，叠出诸篇，后之览者，竟失其旨。集方论者，或并见虚劳证，或并见风门，赖丹溪始发挥千余年之误，表而出之，而复语焉不详，可惜也。曰痿论，阳明冲脉合宗筋，会于气街，因阳明虚，故宗筋纵，带脉不引而足痿，所以独取阳明。今子历陈受病之邪及诸痿证，又将若之何治。曰：圣人凡语其一，推之而可十可百，岂惟足痿而已乎。所谓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者，则

治邪之法尽在其中矣。所云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者，治四属内外诸痿之法，亦在其中矣。然而诸痿之病，未有不因阳明虚而得者，何以言之？按：《灵枢》有谓真气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又谓谷始入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藏，别出两行荣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素问》则谓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而冲脉者，出于肾下，与任脉起于胞中。治血海亦云，为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行者，渗三阳，灌诸精。其下行者，渗三阴，灌诸络而温肌肉，与阳明宗筋会于气街。因言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即此而观，真气者，天之道也。谷气者，地之道也。地非天不生，天非地不成。是故真气与谷气并而后生成，形气之道立矣。故阳明虚，于五藏无所禀，则不能行血气，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气海无所受，则卫气不能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血海无所受，则上下内外之络脉空虚，于是精神气血之奉生身、周于性命者劣弱矣。故百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气处，则不用而为痿，治痿不独取阳明而何哉。丹溪云：肺金体燥居上而主气，畏火者也。脾土性湿居中而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木性刚急，肺受热邪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作矣。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治痿之法，无出于此。

骆龙吉亦曰：风火相炽，当滋肾水。东垣先生取黄柏为君，黄芪等药为辅佐，而无一定之方。有兼痰积者，有湿多者，有热多者，有湿热相半者，有挟寒者。临病制方，其善于治痿乎。虽然药中肯綮矣，若将理失宜，圣医不治也。天产作阳，厚味发热。凡病痿者，若不淡薄滋味，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按丹溪以《难经》泻南补北之法，摘为治痿之方，亦是举其例耳。若胃口不开，饮食少进者，当以芳香辛温之剂进之，不可拘于此例，宜藿香养胃汤主之。况依《内经》当分五藏。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躄。肺者藏之长，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又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宜黄芪、天、麦门冬、石斛、百合、山药、犀角、通草、桔梗、枯芩、栀子仁、杏仁、秦艽之属主之。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又曰：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宜铁粉、银屑、黄连、苦参、龙胆、石蜜、牛黄、龙齿、秦艽、白薜皮、牡丹皮、地骨皮、雷丸、犀角之属主之。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又曰：肝热者，色苍而爪枯。宜生地黄、天门冬、百合、紫葳、白蒺藜、杜仲、萆薢、兔丝子、川牛膝、防风、黄芩、黄连之属主之。又方治筋痿，两手握固无力，两腿行动无力。急饥食少，口舌生疮，忽生痰涎，忽然睡中涎溢，身上躁热，忽时憎寒，项颈强急，小便赤白不定，大府忽冷忽热不调。用连翘、防风、荆芥穗、蔓荆子、羌活、独活、牡丹皮、山栀仁、秦艽、麻黄（去根）、木香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后白汤调下。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又曰：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宜苍、白术，二陈，入霞天膏之属主之。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

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又曰：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宜金刚丸。肾肝俱损，骨痿不能起于床，筋弱不能收持，宜益精缓中，宜牛膝丸、加味四斤丸。肾肝脾俱损，谷不化，宜益精缓中消谷，宜煨肾丸。丹溪云：痿属湿热。有湿痰者，有气虚者，有血虚者，有食积妨碍不降者，有死血者。湿热，东垣健步丸，加黄柏、苍术、黄芩，或清燥汤。湿痰，二陈加苍术、黄柏之类，入竹沥、姜汁。血虚，四物汤加苍术、黄柏，下补阴丸。气虚，四君子汤加苍术、黄柏。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食积，木香槟榔丸。死血，桃仁、红花、蓬术、归梢、赤芍药之类。痿病，食积妨碍不得降者，亦有死血者，俱宜下之。《保命集》云：四肢不举，俗曰瘫痪。经所谓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又曰：土太过则敦阜。阜、高也，敦、厚也。既厚而又高，则令除去。此真所谓膏粱之疾，其治则泻，令气弱阳衰土平而愈。或三化汤，或调胃承气汤，选而用之。若脾虚则不用也。经所谓土不及则卑陷。卑、下也，陷、坑也，故脾病四肢不举。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能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受。今脾病不能与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其治可十全散、加减四物，去邪留正。又云：心热盛则火独光。火炎上，肾之脉常下行，今火盛而上炎用事，故肾脉亦随火炎烁而逆上行，阴气厥逆，火复内焰，阴上隔阳，下不守位，心气通脉，故生脉痿。膝碗枢如折去而不相提挈，经筋纵缓而不任地故也。可下数百行而愈。东垣补益肾肝丸、萧炳神龟滋阴丸、丹溪补益丸、虎潜丸、王启玄传玄珠耘苗丹、经验方何首乌、牛膝等分，酒浸蜜丸。皆补益肾肝壮筋骨之药。下虚者选而用之。痿发于夏，俗名注夏。当从东垣法治之，详见伤暑门。

痿　厥

足痿软不收为痿厥。有二：一属肾、膀胱。经云：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痿痿厥，精时自下，是肾伤精脱也。又云：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肿，是膀胱在下发病也。二属脾湿伤肾。经云：凡治痿厥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又云：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是也。目中溜火，视物昏花，耳聋耳鸣，因倦乏力，寝汗憎风，行步不正，两脚欹侧，卧而多惊，腰膝无力，腰以下消瘦，宜补益肾肝丸。膝中无力，伸不能屈，屈不能伸，腰膝腿脚沉重，行步艰难，宜健步丸。愈风汤送下。腿脚沉重无力者，于羌活胜湿汤中加酒洗汉防己五分，轻则附子，重则川乌少许，以为引用而行经也。尝治一老人痿厥，累用虎潜丸不愈，后于虎潜丸加附子，立愈如神，盖附反佐之力。东垣治中书粘合公三十二岁，病脚膝痿弱，脐下尻阴皆冷，阴汗臊臭，精滑不固，服鹿茸丸十旬不减。诊其脉沉数而有力，此醇酒膏粱滋火于内，逼阴于外。医见其证，不知阳强不能密致皮肤。以为内实有寒，投以热剂，反泻其阴而补其阳，是实实虚虚也。不危幸矣，复何望效耶。即处以滋肾大苦寒之剂，制之以急，寒因热用，饮入下焦，适其病所，泻命门相火之盛，再服而愈。求方不与，亦不著其方于书，恐过用之，则故病未已，新病复起也。此必滋肾丸、神龟滋阴丸之类。中病则已，可常服乎（热）。《本事方》治脚膝无力，用兔丝子五两，石莲肉、山药、茴香各二两，白茯苓一两，五味子五钱，糊丸。每服五十丸，木瓜酒或盐汤下，空心、晚食前各一服（寒）。人参酒浸服之，治风软脚弱可逐奔马，故曰奔马草。曾用有效（虚）。仲景方，内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宜越婢加术汤（表）。《斗门方》用商陆根细切煮熟，入绿豆烂煮为饭食之，及《本事方》左经丸、续骨丹，此中有湿痰污血，阻碍经络而得痿厥者宜之（里）。

脚气

脚气之名，起自后代，其顽麻肿痛者，则经所谓痹厥也。痿软不收者，则经所谓痿厥也。其冲心者，则经所谓厥逆也。东垣云：脚气之疾，实水湿之所为也。盖湿之害人皮肉筋脉而属于下，然亦有二焉。一则自外而感，一则自内而致，其治法自应不同，故详而论之。其为病也，有证无名。脚气之称，自晋苏敬始。关中河朔无有也。惟南方地下水寒，其清湿之气中于人，必自足始，故经曰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或者难曰：今兹北方，其地则风土高寒，其人则腠理致密，而复多此疾者，岂是地湿之气感之而为耶？答曰：南方之疾自外而感者也，北方之疾自内而致者也。何以言之？北方之人常食潼乳，又饮酒无节，过伤而不厌。且潼乳之为物，其气味则潼乳，其形质则水也，酒醴亦然。人之水谷入胃，胃气蒸腾，其气与味宣之于经络，化之为血气。外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周而复始，以应刻数焉。是谓天地之纪。此皆元气充足，脾胃之气无所伤而然也。苟元气不充，则胃气之本自弱，饮食既倍，则脾胃之气有伤，既不能蒸化所食之物。其气与味，亦不能宣畅旁通，其水湿之性，流下而致之。其自外而入者，止于下胫肿而痛；自内而致者，乃或至于手节也。经云：足胫肿曰水。太阴所至，为重附肿。此但言其自外者也。所治之法，前人方论备矣。自内而致者，治法则未有也。杨大受云：脚气是为壅疾，治以宣通之剂。使气不能成壅也。壅既成而盛者，砭恶血而去其重势。经曰：畜则肿热，砭射之，后以药治之。按东垣论南方脚气，外感清湿作寒治；北方脚气，内伤酒乳作湿热治。此实前人之未发者。后学泥之，遂成南北二派，互相诋毁。南毁北者曰：彼所论乃北方病也，彼所治乃北方法也。不可施于南。北毁南者曰：彼所论乃南方病也，彼所治乃南方法也。不可施于北。呜呼，立论之始，不究《内经》首尾所言，辄创其名，以致后人守其说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故相乖迕若此。夫《素》《灵》诸篇，上穷天文，下究地理，中知人事之变。叠出不一书者，为天地以二气食于人，而人以六经三阴三阳上奉之。是故三阴三阳，亦是在人之六经气也。内以养于藏府，壮精神，运水谷，以为生化百骸之用。及乎天地六气一有不正则变，变则袭人身形之虚，入客以为病者，谓之外邪。若人之三阴三阳一有不正则变，变则淫泆为病者，谓之内邪。二者皆得致周身之百病。况足之六经，皆起于脚五指，行过于腿膝，上属藏府。统身半以下气血之运行。故外入之邪客之，则壅闭其经气，凝泣其络血。若人气内注之邪，着而留之，则亦必如外邪壅闭气血者无异也。及其冲痛痿痹厥逆之状，亦无异也。于是皆以脚气名也。此四方之所同，今乃以南方者，止中外邪之湿；北方者，止中内注之湿，岂理也哉。然北方纵无地之卑湿，其在践雨露，履汗袜，洗濯足，皆湿也。与夫脱卸靴履，汗出而风吹之，而血凝于足者，宁不与南方地之湿同类，尽属外中者乎。南方虽无潼乳之湿，其在酒食，与藏府所伤，津液水谷停积之湿而下注者，宁不与北方潼乳同类，尽属内注者乎。能达此理，第恐自责辨邪之不易，奚暇相毁哉。

《千金》云：凡脚气之病，始起甚微，多不令人识也。食饮嬉戏，气力如故。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有此为异耳。凡脚气之候，或见食呕吐，憎闻食臭，或有腹痛下利，或大小便闭涩不通，或胸中冲悸，不欲见光明。或精神昏愦，或喜迷忘，语言错乱。或壮热头痛，或身体极冷疼烦，或觉转筋，或肿或不肿，或胜腿顽痹，或时缓纵不随，或复百节挛急，或小腹不仁，此皆脚气状貌也。

方书以肿者为湿脚气，不肿者为干脚气。不问久近干湿及属何经，并可用除湿汤加木瓜、槟榔、白芷各半钱，或芎芷香苏散加赤芍药、革薤各半钱，仍吞木瓜丸。脚气发动，两足痛不可忍者，五积散加全蝎三五个，入酒煎。脚气发动，必身痛发热，大类伤寒。若卒起脚弱，或少腹不仁，或举体转筋，或见食呕逆，或两胫赤肿，便当作

脚气治。干者，于前二药中，或更加莱菔子炒研半钱。湿者，于前二药中加青橘皮十数片。《千金》云：若脉大而缓，宜服续命汤二剂立瘥（活人云：脚气属冷者，小续命汤煎成，旋入生姜自然汁，服之最快）。若风盛，宜作越婢汤加白术二两。若脉浮大而紧转快，宜作竹沥汤（此最恶脉，细而快亦恶）。脉微而弱，宜服风引汤。此人脉多是因虚而得之。若大虚短气力乏，可间作补汤，随病冷热而用之。若未愈，更服竹沥汤即止。竹沥汤若不及热服，辄停在胸膈，更为人患，每服当使极热。若服竹沥汤得下者必佳也。若加服数剂，病及脉势未折，而苦胀满者，可以大鳖甲汤下之。汤势尽而不得下，可以丸药[7]助汤令下，下后更服竹沥汤，令脉势折，将息料理乃佳。东垣云：《外台》所录，皆谓南方卑湿雾露所聚之地，其民腠理疏，阳气不能外固。因而履之则清湿袭虚，病起于下，此因血虚气弱，受清湿之邪气，与血并行于肤腠，邪气盛，正气少，故血气涩；涩则痹，虚则弱，故令痹弱也。后人名曰脚气。初觉即灸患处二三十壮，以导引湿气外出，及饮醪醴，以通经散邪。所制之方，寒药少，热药多，多用麻黄、川乌、姜、附之属。《内经》云：湿淫于外，以苦发之。麻黄苦温，发之者也。川乌辛热，走而不守，通行经络。姜、附辛甘大热，助阳退阴，亦能散清湿之邪。又察足之三阴三阳，是何经络所起，以引用药为主治。复审六气中何气当之，治以佐使之药。按前廉为阳明，宜以白芷、升麻、葛根为引用。后廉为太阳，宜以羌活、防风为引用。外廉为少阳，宜以柴胡为引用。内廉为厥阴，宜以青皮、吴茱萸、川芎为引用。内前廉为太阴，宜以苍术、白芍药为引用。

风胜者，自汗走注，其脉浮而弦，宜发散，越婢加术汤。寒胜者，无汗挛急掣痛，其脉迟而涩，宜温熨，酒浸牛膝丸。湿胜者，肿痛重着，其脉濡而细，宜分渗，除湿汤。暑胜者，烦渴热积，其脉洪而数，宜清利，清暑益气汤。若四气兼见，但推其多者为胜，分其表里以施治也。

太阳经脚气病者，头痛目眩，项强，腰脊身体经络，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皆痛。宜随四时之气发散而愈，麻黄左经汤。阳明经脚气病者，翕翕寒热，呻欠，口鼻干，腹胀，髀膝腠中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趾内间皆痛，宜随四时气微利之，大黄左经汤。少阳经脚气病者，口苦上喘，胁痛面垢，体无光泽，头目皆痛，缺盆并腋下如马刀肿，自汗振寒发热，胸中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及诸节指皆痛，宜随四气和解之，半夏左经汤。三阳并合脚气病者，憎寒壮热，自汗恶风，或无汗恶寒，晕眩重着，关节掣痛，手足拘挛疼痛，冷痹，腰腿缓纵不随，心躁气上，呕吐下利，其脉必浮弦紧数，宜大料神秘左经汤，加味败毒散。太阴经脚气病者，腹满，夹咽连舌系急，胸膈痞满，循胫骨下股膝内前廉、内踝，过核骨后，连足大趾之端内侧皆痛，宜六物附子汤。少阴经脚气病者，腰脊痛，小趾之下连足心，循内踝，入跟中，上腨内，出腘中，内廉股肉皆痛，上冲胸咽，饥不能食，面黑，小便淋闭，咳唾不已，善恐，心惕惕如将捕之，小腹不仁者难治。四气偏胜，各随其气所中轻重而温之，宜八味丸。厥阴经脚气病者，腰胁偏疼，从足大趾连足趺，上廉上腘，至内廉，循股环阴，抵小腹夹脐，诸处胀痛，两脚挛急。嗌干，呕逆洞泄，各随四气所中轻重而调之，神应养真丹。三阴并合脚气，四肢拘挛，上气喘满，小便秘涩，心热烦闷，遍身浮肿，脚弱缓纵不能行步，宜追毒汤。已上六经受风寒暑湿流注，自汗为风胜，无汗疼痛为寒胜，热烦为暑胜，重着肿满为湿胜，各随其气所胜者而偏调之，不可拘于一方也。

湿热为病，肢节烦疼，肩背沉重，胸膈不利，兼遍身疼痛，流注手足，足胫肿痛不可忍者，当归拈痛汤主之。本草十剂云：宣可去壅，通可去滞。《内经》云：湿淫所胜，治以苦温。羌活苦辛，透关节胜湿，防风甘辛温，散经络中留湿，故以为君。水性润下，升麻、葛根苦辛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而上行，以苦发之也。白术苦甘温，和平除湿，苍术体轻浮，气力雄壮，能除肤腠间湿，故以为臣。夫血壅而不流

则为痛，当归身辛温以散之，使血气各有所归，人参、甘草甘温，补脾养正气，使苦药不能伤脾胃。仲景云：湿热相合，肢节烦疼，苦参、黄芩、知母、茵陈苦寒，乃苦以泄之者也。凡酒制炒，以为因用。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猪苓甘温平，泽泻咸平，淡以渗之，又能导其留饮，故以为佐。气味相合，上下分流其湿，使壅滞之气得宣通也。

杨大受谓脚气之疾，自古皆尚疏下，为疾壅故也。然不可太过，太过则损伤脾胃，使营运之气不能上行。反下注为脚气，又不可不及。不及则使壅气不能消散。今立三方于后，详虚实而用之。脚气初发，一身尽痛，或肢节肿痛，便溺阻隔，先以羌活导滞汤导之，后用当归拈痛汤除之。饮食不消，心下痞闷者，开结导饮丸。治廉平章年三十八，身体充肥，脚气始发，头面浑身肢节微肿，皆赤色，足胫赤肿，痛不可忍，不敢持策，手着皮肤其痛转甚，昼夜苦楚。此以北土高寒，故多饮酒，积久伤脾，不能运化，饮食下流之所致。投以当归拈痛汤一两二钱，其痛减半，再服肿痛悉除。止有左手指末微赤肿，以三棱针刺爪甲端，多出黑血，赤肿全去。不数日，因食湿面，肢体觉痛，再以枳实大黄汤治之。夫脚气之疾，皆水湿之为也。面滋其湿，血壅而不行，故肢节烦疼。经云：风胜湿，羌活辛温，透关节去湿，故以为主。血留而不能行则痛。当归之辛温，散壅止痛，枳实之苦寒，治痞消食，故以为臣。大黄苦寒，以导面之湿热，并治诸老血留结，取其峻驶，故以为使也。服后利下两行，痛止。控涎丹加胭脂一钱，槟榔、木瓜各一两，卷柏半两，先以盐水煮半日，次日白水煮半日，同前药为丸。每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利下恶物立效。《衍义》云：有人嗜酒，日须五七十杯，后患脚气甚危。或教以巴戟半两，糯米同炒，米微转色，不用米，大黄一两，锉炒，同为末，熟蜜为丸。温水下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肾脏风壅积，腰膝沉重，葳灵仙末，蜜和丸，如桐子大。酒下八十丸，平明微利恶物如青脓桃胶，即是风毒。脚气多属肺气。经云：肺病者，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故戴人治脚气用涌法者，良由此也。又《千金方》多汗之者，亦泻肺之意也。古方用紫苏陈皮生姜汤，调槟榔末服之，于疏通肺气为佳。《三因》十全丹、续断丸、薏苡仁酒、虎骨酒，皆药性平良，病人下虚而无实积者，可以常服。

脚气冲心，丹溪用四物汤加炒柏，以附子末津调敷涌泉穴，以艾灸，泄引其热下行。《金匮》八味丸，治脚气上攻入少腹不仁。已上虚者宜之。槟榔为末，童便调服。三脘散、大腹子散、桑白皮散、薏苡仁散，已上实者宜之。犀角散，热者宜之。茱萸木瓜汤、沉香散，无热者宜之。

脚气上气喘息，紫苏叶三两，桑白皮（锉炒）二两，前胡（去芦）一两，㕮咀，每服八钱，水二盏半，槟榔二枚，杏仁去（皮尖）二十枚，生姜五片，煎至一盏，温服无时。脚气喘急，此系入腹，宜苏子降气汤，仍佐以养正丹或四磨饮。脚气迫肺，令人喘嗽，宜小青龙汤。每服入槟榔一钱煎服。脚气呕逆恶心，宜八味平胃散，加木瓜一钱。畏食者，宜生料平胃散，加木瓜一钱。二证并可用半夏散、橘皮汤。小便不通，用生料五苓散一贴，除湿汤一贴，加木瓜二钱重，分二服。大便不通，羌活导滞汤。大小便俱不通，槟榔丸，或五苓散和复元通气散。发热不退者，败毒散加木瓜一钱，或用败毒散、五积散各半贴和匀，名交加散。更加木瓜一钱。若久履湿，而得两脚或肿或疮，五苓散或和气饮，加木瓜、萝卜子各半钱，大黄一钱。脚气日久，脚胫枯细，或寒或热，或疼或痒，或一脚偏患软弱蹩曳，状如偏风者，宜小续命汤加木瓜，或独活寄生汤、附子八味汤，吞活络丹、虎骨四斤丸之类。脚气生疮，肿痛，心神烦热，犀角散。脚气腿腕生疮，用鹿茸丸、芎归散。脚气生疮肿痛，用漏芦、白敛、槐白皮、五加皮、甘草各七钱半，蒺藜子二两，㕮咀，水煎去查，看冷热于无风处淋洗之。脚气，跟注一孔，深半寸许，每下半日痛异常。此乃脚气注成漏，以人中白于火上煅，中有

水出，滴入疮口。脚心痛者，宜大圣散二钱重，入木瓜末一钱，豆淋酒调，仍用川椒，香白芷、草乌煎汤洗。脚气隐痛，行步艰辛，用平胃散加赤曲同煎服最妙。鸡鸣散亦佳。脚气有壅者，加减槟榔汤。无壅者，牛膝汤：川牛膝（酒洗）、白茯苓（去皮）、人参（去芦）各一两，当归（去芦）半两，为细末。每服三钱，空心、温酒调服。脚气两胫肿满，是为壅疾，南方多见，两足粗大，与疾偕老者，初起当以重剂宣通壅滞，或砭恶血而去其重势，后以药治。经曰：蓄则肿热，砭射之也。

渫洗，《活人书》云：凡脚气服补药，及用汤渫洗，皆医之大禁也，为南方外感湿气，乘虚袭人为肿痛而言。非为北方内受湿气，注下肿痛而言也。盖湿气不能外达，宜淋渫开导泄越其邪，名曰导气除湿汤。

《外台》云：第一忌嗔，嗔则心烦，烦则脚气发。第二禁大语，大语则伤肺，肺伤亦发动。又不得露足，当风入水，以冷水洗脚，两脚胫尤不宜冷。虽暑月常须着绵裤，至冬寒倍令两胫温暖，得微汗大佳。依此将息，气渐薄损，每至寅丑日割手足甲，割少侵肉去气。夏时腠理开，不宜当风卧睡，睡觉令人按摩。勿使邪气稽留，数劳动关节，常令通畅，此并养生之要，拒风邪之法也。寻常有力，每食后行三五百步，疲倦便止。脚中恶气随即下散，虽浮肿气不能上也。凡治此疾，每旦早饭任意饱食，午饭少食，晚饭不食弥佳。恐伤脾胃营运之气，失其天度。况夜食则血气壅滞，而阴道愈增肿痛矣。第一凡饮食酒及湩酪勿使过度，过则伤损脾胃，下注于足胫跗肿，遂成脚疾；第二欲不可纵，嗜欲多则脚气发。凡饮食之后，宜缓行二三百步，不至汗出觉困则止，如此则不能成壅也。经云：逸者行之。又云：病湿痹，忌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诊　脉浮弦为虚，濡细为湿，洪数为热，迟涩为寒，微滑为虚，牢坚为实。浮为表，沉为里，沉弦为风，沉紧为寒，沉细为湿，沉数为热。结因气，散因忧，紧因怒，细因悲。入心则恍惚谬妄，呕吐食不入，眠不安。脉左寸乍大乍小乍无者不治。入肾则腰脚皆肿，小便不通，呻吟，口额黑，冲胸而喘，左尺绝者不治。但见心下急，气喘不停，或自汗数出，或乍寒乍热，其脉促短而数，呕吐不止者，死。

---

〔1〕“诸痛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2〕“真头痛”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3〕“痛”原作“天行”，据目录改。
〔4〕“手气手肿痛”五字原脱，据修敬堂本补。
〔5〕“痿痹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6〕“瞑”疑作“瞋”。
〔7〕“丸药”二字原作“汤丸”，据《千金要方》改。

第五册

诸风门[1]

疠风

《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脉风成为疠风。论曰：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疠风者，荣卫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又谓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诸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膹胗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长刺节论》曰：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王注：以泄卫气之怫热。刺骨髓，汗出百日。王注：以泄荣气之怫热。二百日，须眉生而止。《灵枢》曰：疠风者，数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

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毋食他食。今观经之论治，分荣卫者如此。若古方虽多，但混泻其风热于荣卫，又无先后之分。至东垣、丹溪始分之。《活法机要》云：先桦皮散，从少至多，服五七日，灸承浆穴七壮。灸疮愈，再灸再愈。三灸之后，服二圣散泄热，祛血之风邪，戒房室，三年病愈。此先治其卫、后治其荣也。《试效方》治段库使用补气泻荣汤，此治荣多于治卫也。丹溪云：须分在上在下，在上者以醉仙散，取臭恶血于齿缝中出；在下者以通天再造散，取恶物蛔虫于谷道中出。所出虽有上下道路之异，然皆不外于阳明一经而已。看其疙瘩，上先见，在上体多者，病在上也。下先见，在下体多者，病在下也；上下同得者，病在上复在下也。阳明主胃与大肠，无物不受。此风之入人也，气受之在上多，血受之在下多。血气俱受者，上下皆多。自非医者神手，病者铁心，罕有免者。夫气为阳为卫，血为阴为荣。身半已上，阳先受之；身半已下，阴先受之。是故再造散治其病在阴者，用皂角刺出风毒于荣血中。肝主血，恶血留止，其属肝也。虫亦生于厥阴，风木所化。必用是治其藏气杀虫为主，以大黄引入肠胃荣血之分，利出瘀恶虫物。醉仙散治其病在阳者，用鼠粘子出风毒遍身恶疮，胡麻逐风补肺润皮肤，蒺藜主恶血身体风痒，通鼻气。防风治诸风，栝蒌根治瘀血，消热肿，枸杞消风热、散疮毒，蔓荆子主贼风，苦参治热毒风。皮肌烦躁生疮，赤癞眉脱。八味药治功固至矣，然必银粉为使，银粉乃是下膈通大肠之要剂，所以用其驱诸药入阳明经，开其风热怫郁痞隔，逐出恶风臭秽之毒。杀所生之虫，循经上行至牙齿软薄之分，而出其臭毒之涎水。服此药若有伤于齿，则以黄连末揩之，或先固济以解银粉之毒。银粉在醉仙散有夺旗斩将之功，遂成此方之妙用，非他方可企及。故丹溪取二方分用之，如破敌之先锋。至于余邪未除者，但调和荣卫药中少加驱逐剂耳。

薛新甫曰：大抵此证，多由劳伤气血，腠理不密。或醉后房劳沐浴，或登山涉水，外邪所乘，卫气相搏，湿热相火，血随火化而致。故淮阳闽广间多患之。眉毛先落者，毒在肺。面发紫泡者，毒在肝。脚底先痛或穿者，毒在肾。遍身如癣者，毒在脾。目先损者，毒在心。此五脏受病之重者也。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肉死，针刺不痛；三曰血死，烂溃；四曰筋死，指脱；五曰骨死，鼻柱坏。此五脏受伤之不可治也。若声哑目盲，尤为难治。当治辨本证、兼证、变证、类证、阴阳、虚实而斟酌焉。若妄投燥热之剂，脓水淋漓，则肝血愈燥，风热愈炽，肾水愈枯，相火愈旺，反成坏证矣。

本证治法：疠疡所患，非止一脏。然其气血无有弗伤，兼证无有弗杂。况积岁而发现于外，须分经络之上下，病势之虚实。不可概施攻毒之药，当先助胃壮气，使根本坚固，而后治其疮可也。疠疡当知有变、有类之不同，而治法有汗、有下、有砭刺，攻补之不一。盖兼证当审轻重，变证当察先后，类证当详真伪，而汗下砭刺攻补之法，又当量其人之虚实，究其病之源委而施治焉。盖虚者形气虚也，实者病气实而形气则虚也。疠疡砭刺之法，子和张先生谓一汗抵千针，盖以砭血不如发汗之周遍也。然发汗即出血，出血即发汗，二者一律。若恶血凝滞在肌表经络者，宜刺宜汗，取委中出血则效。若恶毒蕴结于脏，非荡涤其内则不能瘥。若毒在外者，非砭刺遍身患处及两臂腿碗，两手足指缝各出血，其毒必不能散。若表里俱受毒者，非外砭内泄，其毒决不能退。若上体患多，宜用醉仙散。取其内蓄恶血于齿缝中出，及刺手指缝并臂腕以去肌表毒血。下体患多，宜用再造散，令恶血陈虫于谷道中出，仍针足指缝并腿腕。隔一二日更刺之，以血赤为度。如有寒热头疼等证，当大补血气。疠疡服轻粉之剂，若腹痛去后兼有脓秽之物，不可用药止之。若口舌肿痛，秽水时流作渴，发热喜冷，此为上焦热毒，宜用泻黄散。若寒热往来，宜用小柴胡汤加知母。若口齿缝出血，发热而大便秘结，此为热毒内淫，宜用黄连解毒汤。若大便调和，用《济生》犀角地黄汤。若秽水虽尽，口舌不愈，或发热作渴而不饮冷，此为虚热也，宜用七味白术散。疠疡

手足或腿臂或各指拳挛者，由阴火炽盛亏损气血，当用加味逍遥散加生地黄，及换肌散兼服。疬疡生虫者，五方风邪翕合，相火制金，木盛所化，内食五藏，而证见于外也。宜用升麻汤，送泻青丸，或桦皮散，以清肺肝之邪。外灸承浆，以疏阳明任脉，则风热息而虫不生矣。肝经虚热者，佐以加味逍遥散、六味地黄丸。

兼证治法：头目眩晕，若右寸关脉浮而无力，脾肺气虚也，用补中益气汤。若左关尺脉数而无力，肝肾气虚也，用六味地黄丸。若右寸尺脉浮大或微细，阳气虚也，用八味地黄丸。血虚者，四物汤加参、苓、白术。气虚者，四君子汤加当归、黄芪。肝经实热者，柴胡清肝散。肝经虚热者，六味地黄丸。脾气虚弱者，补中益气汤。脾虚有痰者，半夏白术天麻汤。砭血过多者，芎归汤。发热恶寒者，圣愈汤。大凡发热则真气伤矣。不可用苦寒药，恐复伤脾胃也。口㖞目斜，若手足牵搐，或眉棱瘁动，属肝经血虚风热，用加味逍遥散、六味地黄丸，以生肝血滋肾水。若寒热往来，或耳聋胁痛，属肝木炽盛，先用小柴胡合四物汤，以清肝火生肝血。若筋挛骨痛，或不能动履，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若因服燥药而致者，用四物汤加生甘草、金银花以解热毒益阴血。凡此俱属肝经血燥所致。须用六 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为主。若因怒气房劳而甚者，用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汤为主。若因劳伤形体而甚者，用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为主。夏秋湿热行令，若饮食不甘，头目眩晕，遍身酸软，或两腿麻木，口渴自汗，气促身热，小便黄数，大便稀溏，湿热伤元气，用清燥汤。如在夏令，用清暑益气汤。若自汗盗汗，气高而喘，身热脉大，元气内伤也，用补中益气汤。若呕吐少食、肚腹痞闷，大便不实，脾胃受伤也，用六君子汤。若胸腹不利，饮食少思，吐痰不止，脾胃虚痞也，用四君子汤。若形气倦怠，肢体麻木，饮食少思，热伤元气也，用人参益气汤。热渴便浊，若夜安昼热者，热在气分也，用清心莲子饮。昼安夜热者，热在血分也，用四物二连汤，俱佐以六味地黄丸。若寒热往来者，肝经血虚也，用加味逍遥散、六味地黄丸。小便不利，若因服燥药而致者，用四物汤加炒黑黄柏、知母、生甘草，以滋阴血。若频数而色黄者，用四物汤加参、术、麦门、五味子，以生气血。若短而色黄者，用补中益气汤加山药、麦门、五味，以滋化源。大便不通，若血虚内热而涩滞者，用四物汤加麦门、五味子，以生血润燥。若因燥热之药而患者，用四物汤加连翘、生甘草，以生血清热。若服克伐之药而致者，用四君子汤加芎、归，以助气生血。若作渴饮冷者，热淫于内也，用竹叶石膏汤，以清胃火。若作渴饮汤者，肠胃虚热也，用竹叶黄芪汤，以补气生津。若内热作渴，面赤饮汤者，用四物汤送润肠丸，以凉血润燥。若肠胃满胀，燥在直肠而不通者，用猪胆汁导之。肠胃气虚血涸而不通者，用十全大补汤。若肝胆邪盛，脾土受侮，而不能输化者，用小柴胡汤加山栀、郁李仁、枳壳治之。怔忡无寐或兼衄血便血，若内热晡热，作渴饮汤，肢体倦怠，此脾血虚而火动也，用四君子加芎、归。若思虑伤脾动火而致，用归脾汤加山栀。若发热晡热，用八珍汤加酸枣仁、茯神、远志。若因心血虚损，用柏子仁散。大抵此证皆心脾血少所致。但调补胃气，则痰清而神自安，不必专于清热治痰。发热恶寒，若肢体倦怠，烦躁作渴，气高而喘，头痛自汗者，此内伤气血也，用补中益气汤加五味、麦门。倦怠食少，大便不调，小便频数，洒淅恶寒者，此脾肺气虚也，用升阳益胃汤。烦躁作渴，体倦少食，或食而不化者，此脾气虚热也，用六君子汤。发热，在午前脉数而有力者，气分热也，用清心莲子饮。脉数而无力者，阳气虚也，用补中益气汤。午后脉数而有力者，血分热也，用四物汤加牡丹皮。脉数而无力者，阴血虚也，用四物汤加参、术。热从两胁起者，肝虚也，用四物汤加参、术、黄芪。从脐下起者，肾虚也，用四物汤加参、术、黄柏、知母、五味、麦门、肉桂，或六味丸。其热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或去来无定时，或起作无定处，或从脚起者，此无根虚火也。须用加减八味丸，及十全大补汤加麦门、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调搽涌泉穴。若

形体恶寒，喜热饮食者，阳气虚寒也，急用八味丸。口干，若恶冷饮食者，胃气虚而不能生津液也，用七味白术散。若喜冷饮食者，胃火盛而消烁津液也，须用竹叶石膏汤。夜间发热口渴者，肾水弱而不能上润也，当用六味地黄丸。若因汗下之后而有前患，胃气虚也，宜用八珍汤。作渴，若烦躁饮冷者，属上焦实热，用凉膈散。兼大便秘结者，属下焦实热，用清凉饮。若用克伐之药而渴者，气血虚也，急用八珍汤、六味丸。耳聋耳鸣，若左寸关脉弦数者，心肝二经虚热也，用四物汤加山栀、柴胡生阴血。右寸关脉浮大者，脾肺二经虚热也，用补中益气汤加山栀、桔梗培阳气。若因怒便作，用小柴胡汤加山栀、芎、归，清肝凉血。若午前甚，用小柴胡汤加参、芪、归、术，补气清肝。午后甚，用四物汤加酒炒黑黄柏、知母、五味，补阴降火。如两足心热，属肾虚，用六味丸以壮水之主。两足冷属阳虚，用八味丸以益火之源。项强口噤腰背反张者，气血虚而发痉也。仲景云：足太阳病，发汗太多则痉，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则加拘急，疮家发汗则痉。盖风能散气，故有汗而不恶寒曰柔痉。寒能涩血，故无汗而恶寒曰刚痉。皆因内虚复汗，亡津血，筋无所养而然。悉属虚象，非风证也。当大补气血为主。故产妇、溃疡、劳伤气血，湿热相火，误服克伐之剂者，多患之，其义可见。妇女经闭，若因郁火伤脾，以归脾汤加山栀、丹皮。气血俱虚，以八珍汤加山栀、丹皮。若因服燥药伤血，以四物汤加生甘草。若经候过期而来者，气血虚也，八珍汤倍用参、术。先期而来者，血虚热也，四物汤倍加参、术、牡丹皮。将来而作痛者，气虚血滞也，四物汤加茯苓、白术、香附。色紫而成块者，血热也，四物汤加山栀、丹皮。作痛而色淡者，血气虚也，用八珍汤。其血崩之证，肝火不能藏血者，用加味逍遥散。脾虚不能统血者，用补中益气汤。凡此皆六淫七情亏损元气所致，当审其因而调补胃气为善。

变证治法：身起疙瘩搔破脓水淋漓，若寒热往来者，肝经气血虚而有火也，用八珍散加丹皮、柴胡。寒热内热者，血气弱而虚热也，用八珍散倍用参、术。若恶寒形寒者，阳气虚寒也，用十全大补汤。若肌肤搔如帛隔者，气血不能外荣也，用人参养荣汤。若面部搔之麻痒者，气血不能上荣也，用补中益气汤。若痿软筋挛者，血气不能滋养也，用补中益气汤，佐以六味地黄丸。口舌生疮或咽喉作痛，若饮食喜冷，大便秘结者，实热也，用四顺清凉饮。肌热恶热，烦渴引饮者，血虚也，用当归补血汤。饮食恶寒，大便不实者，虚热也，用十全大补汤。热从下或从足起者，肾虚热也，用加减八味丸。若饮食难化，四肢逆冷者，命门火衰也，用八味地黄丸。牙齿作痛或牙龈溃烂，若喜寒恶热，属胃火，加味清胃散为主。恶寒喜热属胃虚，补中益气汤为主。自汗，属气虚，用补中益气汤送六味地黄丸。盗汗属血虚，用当归六黄汤（内芩、连、黄柏，炒黑用），送六味地黄丸。若因劳心而致，以归脾汤倍用茯神、酸枣仁。唾痰或作喘，若右寸脉浮缓者，肺气虚也，用六君子汤加桔梗。右寸脉洪滑者，肺经有热也，用泻白散。右寸关脉浮缓迟弱者，脾肺气虚也，用六君子汤加桔梗、黄芪。右寸关脉洪滑迟缓者，脾热传肺也，用泻白、泻黄二散。右尺脉微弱者，命门火衰而脾肺虚也，用人参理中丸。如不应，用八味地黄丸。右寸脉洪数者，心火克肺金也，用人参平肺散。如不应，用六味地黄丸。左寸关脉洪弦数者，心肝二经有热也，用柴胡清肝散，如不应，佐以牛黄清心丸清其风热。仍用六味地黄丸以镇阳光。左尺脉数而无力者，肾虚而水泛上也，用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以滋阴。如脉微细，或手足冷，或兼喘促，急用八味地黄丸以补阳。舌赤裂，或生芒刺，兼作渴引饮，或小便频数，不时发热，或热无定处，或足心热起者，乃肾水干涸，心火亢盛，用加减八味丸主之，佐以补中益气汤。若误用寒凉之剂，必变虚寒而殁。口舌生疮作渴不止不时发热，或昼热夜止，或夜热昼静，小便频数，其热或从足心，或从两胁，或从小腹中起，外热而无定处者，此足三阴亏损之证也。用加减八味丸为主，佐以十全大补汤。若误用寒凉治火之剂，复

伤脾胃，胸腹虚痞，饮食少思。或大便不实，小便不利，胸腹膨胀。肢体患肿，或手足俱冷者，此足三阴亏损之虚寒证也。急用加减金匮肾气丸，亦有复生者。肚腹肿胀，若朝宽暮急属阴虚；暮宽朝急属阳虚；朝暮皆急，阴阳俱虚也。阳虚者，朝用六君子汤，夕用加减肾气丸。阴虚者，朝用四物汤加参、术，夕用加减肾气丸。真阳虚者，朝用八味地黄丸，夕用补中益气汤。若肚腹痞满，肢体肿胀，手足并冷，饮食难化，或大便泄泻，口吸气冷者。此真阳衰败，脾肺肾虚寒，不能司摄而水泛行也。急用加减肾气丸，否则不救。发热恶寒，若寸脉微，名阳气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也，用补中益气汤。尺部脉弱，名阴气不足，阳气下陷于阴中则发热也，用六味地黄丸。若暑热令而肢体倦怠，此湿热所乘，属形气虚而病气实也。当专补阳气，用补中益气汤。若发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此血虚发热，属形病俱虚也，当专补阴血，用当归补血汤。发热作渴，若右寸关脉浮大而无力者，脾肺之气虚也，用补中益气汤。数而有力者，脾肺之气热也，用竹叶石膏汤。寸脉微数而无力者，肺气虚热也，用竹叶黄芪汤。尺脉微细或微数而无力者，命门火衰也，用八味地黄丸。左寸关脉数而有力者，心肝之气热也，用柴胡栀子散。数而无力者，心肝之气虚也，用六味地黄丸。尺脉数而无力者，肾经虚火也，用加减八味丸。大凡疮愈后口渴，或先渴而患疮，或口舌生疮。或咽喉肿痛，或唇裂舌黄目赤，痰涎上涌者，皆败证也。非此丸不能救。眼目昏弱，或内障黑花，属血虚神劳，用滋阴肾气丸。若视物无力，或见非常之状，属阴精虚弱，用滋阴地黄丸。若视物无力，或视物皆大，属阳盛阴虚，用六味地黄丸。若目紧体倦，或肌肤麻木，属脾肺气虚，用神效黄芪汤。若至夜目暗，灯下亦暗，属阳虚下陷，用决明夜灵散。若眼暗体倦，内障耳鸣，属脾胃气虚，用益智聪明汤。盖五脏六府之精气，皆禀受于脾土，上贯于目。脾为诸阴之首，目为血脉之宗，当补脾土为善。鼻衄吐血，若左寸关脉数而无力，血虚也，四物加参、术。浮而无力，气虚也，补中益气汤。尺脉数或无力，肾虚也，六味地黄丸。右寸关脉数而有力者，肺胃热也，犀角地黄汤 。数而无力者，肺胃虚热也，先用《济生》犀角地黄汤，后用四物汤加参、苓、白术。尺脉数无力，阴虚也，用六味地黄丸。若面黄、目涩眵多、手麻者，脾肺虚也，用黄芪芍药汤。饮食少思，若因胃气虚而不能食，用四君子汤。若因脾气虚而不能化，用六君子汤。大便不实，或呕吐者，脾气虚寒也，用六君子汤加干姜、木香。若作呕口渴，或恶冷饮食者，胃气虚热也，用五味异功散。喜冷饮食者，胃气实热也，用泻黄散。带下，因经行产后，外邪入胞，传于五藏而致之。其色青者，属于肝，用加味逍遥散加防风。湿热壅滞，小便赤涩，用前散加炒黑龙胆草。肝血不足，或燥热、风热，用六味丸、逍遥散。色赤者，属于心，用小柴胡汤加黄连、山栀、当归。思虑过伤者，用妙香散、六味丸。色白者，属于肺，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加山栀。色黄者，属于脾，用六味丸、六君子汤加山栀、柴胡，不应用归脾汤。色黑者，属于肾，用六味丸。气血俱虚，用八珍汤。阳气下陷，用补中益气汤。湿痰下注，前汤加茯苓、半夏、苍术、黄柏。气虚痰饮，四七汤送六味丸。若病久元气下陷，或克伐所伤，但壮脾胃升阳气为善。若拘于人之肥瘦，而用燥湿泻火之药，反伤脾胃，为患不浅。二便下血，若右关脉浮数，气虚而热也，用四君子加升麻、当归。尺脉浮大或微弱，元气下陷也，用补中益气汤。左关脉洪数，血虚也，用四物汤加炒山栀、升麻、秦艽。脉迟缓或浮大，气虚也，用四君子汤加升麻、炮姜。尺脉洪数或无力者，肾虚也，用六味地黄丸。若因房劳伤损精气，阴虚火动而小便下血，诸血病者，不问脉证百端，但用前丸料煎服为善。泄泻，在五更或侵晨，乃脾肾虚，五更服四神丸，日间服白术散。或不应，或愈而复作，急用八味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其泻自止。大便不通，属脾肺亏损，大肠津液干涸，或血虚火铄，不可计其日期，饮食数多，必待腹满胀，自欲去而不能，乃热在直肠间也，用猪胆汁润之。若妄服苦寒辛散之剂，元气愈伤。或通而不止，或成

中痞之证。若气血虚者，用八珍汤加麻子仁。肠胃虚者，用补中益气汤加麻子仁。肾液不能滋润，用六味地黄丸加麻子仁。若厚味积壅，小便淋秘者，肝肾虚也。用六味地黄丸以滋肾水，用补中益气汤以补脾胃。若发热晡热，用六君子汤、加味逍遥散，养阴血清风热。若兼筋骨痛，先用透经解挛汤、秦艽地黄汤，后用八珍散加牡丹皮、柴胡主之。若误服风剂而伤阴血者，用易老祛风丸。若两股或阴囊或两足，必用四生散、地黄丸为善。若误报草乌、川乌之类，或敷巴豆、砒石等味，肌肉腐溃，反成疠证，治者审之。面赤搔痒或眉毛脱落，属肺经风热，用人参消风散、桦皮散。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天麻、僵蚕。血虚用加味逍遥散加钓藤钩。面发紫泡或成块，或眉毛脱落，属肝经风热，先用小柴胡汤加山栀、丹皮、钓藤钩，后用加味逍遥散。凡证属肝经血燥生风，但宜滋肾水生肝血，则火自息，风自定，痒自止。遍身疙瘩或瘾疹搔痒，此风热伤血，用羌活当归散。气虚者，佐以补中益气汤加山栀、钓藤钩。血虚者，佐以加味逍遥散加钓藤钩。若手足皴裂，不问黯白，或在手足腿腕，搔起白皮，此风热而秘涩，用清胃散加芍药。盖肾开窍于二阴，精血不足则大便秘塞而不通矣，须用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小便不利，若不渴而不利者，热在下焦血分也，用滋肾丸。渴而不利者，热在上焦气分也，用清肺散。肾经阴虚而不利者，用六味地黄丸。热结膀胱而不利者，用五淋散。元气虚而不能输化者，用补中益气汤。脾肺之气燥而不能化生者，用黄芩清肺饮。若转筋便闭气喘，不问男女孕妇，急用八味丸，缓则不救。白浊，足三阴经主之。属厚味湿热所致者，用加味清胃散。肝肾虚热者，用六味地黄丸为主，佐以逍遥散。脾肾虚热者，用六味丸，佐以六君子汤。肝脾郁滞者，六味丸佐以归脾汤。脾肺气虚者，六味丸佐以补中益气汤。湿痰下注者，益气汤佐以六味丸。

类证治法：两膁如癣搔痒，久则脓水淋漓。或搔起白皮者，名肾脏风也。用四生散以祛风邪，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若头目不清，内热口干体倦，痰热血燥，秋间益甚，故俗名雁来风。宜用羌活白芷散、加味逍遥散。气虚者，佐以补中益气汤，加皂角刺、钓藤钩。血虚者，佐以八物汤，加柴胡、牡丹皮。或加味逍遥散兼服。肢体或腿臂腕间，患喑瘂而游走不定者，赤曰赤游风，白曰白游风。为血虚阴火内动，外邪所搏之证。白用人参消风散，赤用加味逍遥散。气血俱虚用八珍汤。晡热内热用加味逍遥散、六味地黄丸。遍身或头面起疙瘩，或如霞片，或破而脓水淋漓，或痒痛寒热，乃肝火血虚也，用加味逍遥散。若口苦胁痛，小便淋沥，肝火血热也，用柴胡清肝散。若妇女夜间谵语发热，热入血室也，用小柴胡汤加山栀、生地黄。血虚者，四物合小柴胡汤。病退却用逍遥散，以健脾胃生阴血。此证多有因怒气而发者，治当审之。妇人肢体瘾疹疙瘩，搔破成疮，脓水淋漓，热渴眩晕，日晡益甚者，用四物汤加柴胡、山栀、丹皮，清肝火补肝血。若烦热体倦，头目不清，用八珍散加丹皮、山栀，补脾气生阴血。若自汗盗汁，月水不调，肚腹作痛，用八珍汤、六味丸。若食少体倦，心忪盗汗，经闭寒热，用八珍汤佐以加味逍遥散。若病久元气怯弱，用十全大补汤佐以归脾汤。女子十三四或十六七而天癸未至。或妇人月经不调，发赤癍痒痛，此属肝火血热，用小柴胡汤加山栀、生地黄、牡丹皮、防风。生虫者，乃相火制金，不能平木而化耳，非风邪所生也，但滋肾水生肝血，或佐以灸承浆之类，说见本证。

敷砒霜患处作痛，或腐溃，用湿泥频涂换之。若毒入腹，胸膈苦楚，或作吐泻，饮冷米醋一二杯即止，多亦不妨。生绿豆末、芝麻油俱可。敷贴雄黄药，闷乱或吐泻，用防己煎汤解之。服辛热药而眉发脱落者，乃肝经血伤而火动，非风也，用四物汤、六味丸，以滋肝血生肾水。服川乌、草乌等药，闷乱流涎，或昏愦呕吐，或出血吐血，用大豆、远志、防风、甘草任用一味煎汤解之。大凡服风药过多，皆宜用之。未应，急用甘草、生姜汁。敷贴巴豆之药，患处作痛，肌肉溃烂，以生黄连为末，水调敷之。若毒入内吐泻等证，更以水调服一二钱。大小豆、菖蒲汁俱可。敷贴藜芦，毒入内，煎

葱汤解之。服祛风克伐之药，呕吐少食，胸膈不利，或形气倦怠等证，用六君子汤以补阳气。若烦躁作渴，饮食不思，或睛热内热，面赤发热，用四物汤加参、术以生阴血，余从各门治之。

薛新甫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医治疡，止知攻邪，而不知补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故作《疡疡机要》三卷。循其法，虽不能去病，亦可以延天年，无天枉之患，故备述于篇。乃至去病之法，则前再造、醉仙之外，《千金翼》有耆婆治恶病，阿魏雷丸散诸方，先服药出虫，看其形状，青黄赤白黑，然后与药疗之。此出西域异人，龙宫所秘，病者能洗涤身心，忏悔业障，精虔修治而用之。万无不瘥也。详具类方中，兹不赘。

破伤风

夫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腠理闭拒，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诸疮不瘥，荣卫虚，肌肉不生，疮眼不合而风邪入之，为破伤风之候。亦有因疮热郁结，多着白痂，疮口闭塞，气难宣通。故热甚而生风者。先辨疮口。平无汁者，中风也；边自出黄水者，中水也，并欲作痉。急治之。东垣云：破伤风者，通于表里，分别阴阳，同伤寒证治。人知有发表，不知有攻里、和解。夫脉浮而无力，太阳也，在表宜汗。脉长而有力阳明也，在里宜下。脉浮而弦小者少阳也，半在表半在里，宜和解。明此三法，而治不中病者，未之有也（此但云三阳，不及三阴者，盖风邪在三阳经，便宜按法早治而愈。若得传入三阴，其证已危。或腹满自利，口燥咽干，舌卷卵缩，皆无生理，故置而勿论也）。河间云：破伤风，风热燥甚，怫郁在表，而里气尚平者，善伸数欠，筋脉拘急，或时恶寒，或筋惕而搐，脉浮数而弦也。宜以辛热治风之药，开冲结滞而愈。犹伤寒表热怫郁，而以麻黄汤辛热发散也。凡用辛热开冲风热结滞，宜以寒药佐之则良，免致药中病而风热转甚也。如治伤寒发热，用麻黄、桂枝，加黄芩、知母、石膏之类是也。若止以甘草、滑石、葱、豉寒药发散甚妙。若表不已，渐传入里，里又未太甚，而脉弦小者，宜以退风热开结滞之寒药调之。或微加治风辛热药亦得，犹伤寒在半表半里而以小柴胡和解之也。若里势已甚，而舌强口噤，项背反张，惊惕搐搦，涎唾稠粘。胸腹满塞，便溺秘结，或时汗出，脉沉洪数而弦也。然汗出者，由风热郁甚于里，而表热稍罢，则腠理疏泄而心火热甚，故汗出也。法宜除风散结，寒药下之。后以退风热、开结滞之寒药调之，则热退结散而风自愈矣。解表，羌活防风汤、防风汤、九味羌活汤、蜈蚣散。解后实之白术防风汤。攻里，大芎黄汤、江鳔丸、左龙丸。后服小羌活汤。和解，羌活汤、地榆防风散、小柴胡汤。日久气血渐虚，邪气入胃，宜养血四物汤，加防风、藁本、白芷各等分，细辛减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煎。服风药过多自汗出者，白术黄芪汤。大汗不止，筋挛搐搦，白术升麻汤。搐痉不已，蠲痉汤。背后搐者，羌活、独活、防风、甘草。向前搐者，升麻、白芷、独活、防风、甘草。两傍搐者，柴胡、防风、甘草。右搐加滑石。手足颤掉不已，朱砂指甲散。四般恶证不可治。第一头目青黑色；第二额上汗珠不流；第三眼小目瞪；第四身上汗出如油。又痛不在疮处者，伤经络亦死证也。外治，初觉疮肿起白痂，身寒热，急用玉真散傅之，或用杏仁去皮细嚼，和雄黄飞罗白面傅之（一方只用杏仁白面等分和匀，新汲水调和如膏傅）。肿渐消为度。若腰脊反张，四肢强直，牙关口噤，用鼠一头和尾烧作灰细研，以腊月猪脂和傅。牙关紧不能开，用蜈蚣一条，焙干研细末，擦牙吐涎立苏。狗咬破伤风，人参不拘多少，桑柴火上烧令烟绝，用盏子合研为末掺疮上，仍以鱼胶煮烊封固。《婴童百问》云：县尹张公尝言吾有一妙方，治破伤风如神，用人家粪堆内蛴螬虫一枚，烂草房上亦有之，捏住其脊，待其虫口中吐水，就抹在疮口上，觉麻即汗出，立愈。后试之，果然。其虫仍埋故处，勿伤其命。

痉

（《说文》强直也，而无痓字。《广韵》痓，恶也，非强直明矣。作痓者误，今正之）

《金匮》云：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活人书》云：外证发热恶寒，与伤寒相似，但其脉沉迟弦细，而项背反张为异耳）。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刚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可与大承气汤（此阳明经药也，阳明总宗筋，以风寒湿热之邪入于胃中，津液不行，宗筋无所养，故急宜此汤下湿热行津液。故《宣明》云：痉病目直口噤，背强如弓卧摇动，手足搐搦，宜三一承气汤下之，亦此意也。然非察证之明，的有实热者，亦不可轻用也）。按：世知治痉之法创自仲景，而不知仲景之论伤寒，皆自《内经》中来。其所谓刚痉者，为中风发热重感于寒而得之，与《内经》所谓赫羲之纪，上羽，其病痉，其义一也。风淫之热与火运之热无少异，其重感于寒亦与上羽之寒同是外郁者，热因郁则愈甚，甚则热兼燥化而无汗，血气不得宣通，大小筋俱受热害而强直，故曰刚痉也。其所谓柔痉者，为太阳发热重感于湿而得之，即《内经》所谓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又谓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注云：柔谓筋柔而无力，痉谓骨强而不随。三者之义，比之仲景所言重感于湿为柔痉者，岂不同是小筋得湿则痿弛而无力者乎。其摇头发热，颈项强急，腰背反张，瘛疭口噤，与刚痉形状等者，又岂不同是大筋受热则拘挛强直者乎。

后代方论，乃以无汗为表实，有汗为表虚。不思湿胜者自多汗出，乃以为表虚而用姜附温热等剂，宁不重增大筋之热欤。及守仲景方者，但知刚痉用葛根汤，柔痉用桂枝加葛根汤。而不解《金匮》于柔痉之脉沉迟者，在桂枝汤不加葛根而加栝蒌根。盖用葛根，不惟取其解肌之热，而取其体轻、可生在表阳分之津，以润筋之燥急。今因沉迟，沉乃卫气不足，故用桂枝以和之，迟乃荣血不足，故用栝蒌根。其体重、可生在表阴分之津，此仲景随脉浮沉，用药浅深之法也。至于太阳传入阳明，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齘齿者，与大承气，亦可见治痉，与伤寒分六经表里，无纤毫之异矣。至若所谓太阳病，发汗太过，及疮家不可汗而汗之，因致痉者；太阳病，发热脉沉细而病痉者；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若发其汗，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者，暴腹胀。大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为痉者。皆不出方言治。虽然，能识疗伤寒随机应变之法，则无患方之不足用也。海藏云：发汗太多因致痉。身热足寒，项强恶寒，头热面肿目赤，头摇口噤，背反张者，太阳痉也。若头低视下，手足牵引，肘膝相构，阳明痉也。若一目或左右斜视，并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阳痉也。汗之、止之、和之、下之，各随其经，可使必已（太阳痉属表，无汗宜汗之，有汗宜止之。阳明痉属里，宜下之。少阳痉属半表半里，宜和之。所谓各随其经也）。神术汤加羌活、麻黄，治刚痉解利无汗。白术汤加桂心、黄芪，治柔痉解利有汗。太阳阳明加川芎、荆芥穗。正阳阳明加羌活、酒大黄。少阳阳明加防风、柴胡根。热而在表者加黄芩。寒而在表者加桂枝、黄芪、附子。热而在里者加大黄。寒而在里者加干姜、良姜、附子。上王氏分径论痉，固得仲景伤寒之法矣。其间用仲景方，去葛根，栝蒌根，更风药者，殆从风痉筋强而然也。及《原病式》论筋劲项强而不柔和者，则不然。乃邪在湿淫条下，谓土主安静故耳。亢则

害承乃制，故湿过极，反兼风化制之，然兼化者虚象，而实非风也，岂可尽从风治乎。又海藏分六经不及厥阴，厥阴固有痉矣。经云：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急，外为不便者，非乎。《灵枢》又谓足少阴筋病，主痈瘛及痉，此非六阴经痉病之例乎。抑海藏所遗，非独此而已。

至若《内经》有谓太阳所至为寝汗痉，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呕、喉痹、痉者，乃是人之六经所属，风寒湿热燥火之气自相盛衰，变而为痉者也，亦皆勿论。予尝思，夫外感内伤之邪病痉，治法迥别，不可不辨。天气因八风之变，鼓舞六淫而入，是为经风外伤腠理，内触五藏，故治邪必兼治风。人气因五性劳役，感动厥阳，君相二火相扇，六经之淫邪而起。遂有五阳胜负之变，故胜者泻、负者补。必兼治火调胃土，以复火伤之气，盖不可差也。苟于内伤而用外感药以散邪，则原气愈耗，血竭神离，而至于不救矣。丹溪云：大率与痫相似，比痫为甚，盖因气血大虚，挟痰挟火而成。药宜人参、竹沥之类，不可用风药。一男子二十余岁，患痘疮，靥谢后，忽患口噤不开，四肢强直不能屈，时或绕脐腹痛一阵，则冷汗如雨。痛定则汗止，时作时止，其脉极弦紧而急。此因劳倦伤血，山居多风寒乘虚而感。又因痘疮，其血愈虚。当用辛温养血，辛凉散风。遂用当归身、芍药为君，川芎、青皮、钩藤为臣，白术、陈皮、甘草为佐，桂枝、木香、黄连为使，更加红花少许，煎十二贴而安。薛新甫云：痉病，因伤寒汗下过度，与产妇、溃疡等病，及因克伐之剂，伤损气血而变。若金衰木旺，先用泻青丸，后用异功散，肾水虚用六味丸。肝火旺，先用加味小柴胡汤，次用加味四物汤，发热用加味逍遥散。若木侮脾土，用补中益气加芍药、山栀。脾经郁结，用加味归脾汤。脾土湿热，用三一承气汤。大凡病后气血虚弱，用参、术浓煎，佐以姜汁、竹沥，时时用之。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更不应，急加附子，或用参附汤。缓则不救。虞搏治一妇人，年三十余，身形瘦弱，月经后忽发痉，口噤，手足挛缩，角弓反张。此去血过多，风邪乘虚而入。用四物汤加防风、羌活、荆芥，少加附子行经，二贴病减半，六贴病全安。张子和治吕君玉妻，年三十余，病风搐目眩，角弓反张，数日不食。诸医皆作风治，不效。夫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曲直摇动，风之用也。阳主动，阴主静，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因涌风涎二三升，次以寒剂下十余行，又以排针刺百会穴，出血一杯立愈（上内伤例）。痉，既以有汗无汗辨刚柔，又以厥逆不厥逆辨阴阳。仲景虽曰痉皆身热足寒，然阳痉不厥逆。其厥逆者，皆阴也。阳痉已前见。阴痉一二日，面肿，手足厥冷，筋脉拘急，汗不出，恐阴气内伤，宜八物白术散。若发热脉沉而细者，附太阴也，必腹痛，宜桂枝加芍药、防风、防己汤，又宜小续命汤。阴痉，手足厥逆，筋脉拘急，汗出不止，颈项强直，头摇口噤，宜附子散、桂心白术汤、附子防风散（上三阴例）。

诊　太阳病，发热[2]，其脉沉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痉脉伏，按之紧，如弦坚直，上下行（无择云：凡痉脉皆伏弦沉紧）。痉病，发其汗已，其脉沧沧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此痉字，恐当作死字）。痉病有灸疮难治。

妊娠痉　多由风寒湿乘虚而感，皆从太阳经治之（恐仍当如前例，分六经表里）。薛氏云：若心肝风热，用钓藤汤。肝脾血虚，加味逍遥散。肝脾郁怒，加味归脾汤。气逆痰滞，紫苏饮。肝火风热，钓藤散。脾郁痰滞，二陈、姜汁、竹沥。

产后痉　《良方》云：产后汗多变痉，因气血亏损，肉理不密，风邪所乘。其形口噤背强如痫，或摇头马嘶，不时举发，气息如绝。宜速灌小续命汤。若汗出两手拭不及者，不治。《千金》治产中风，口噤面青，手足急强，用竹沥一升，分为五服，微温，频服大效。娄全善云：小续命汤、举卿古拜散、大豆紫汤，皆治产后痉，太阳、厥阴药也。邪实脉浮弦有力者固宜，但产后血气大虚之人，不宜轻发其表，第用防风当归散治之为妙。薛氏云：产后痉，由亡血过多，筋无所养，与伤寒汗下过多，溃疡脓

血大泄，皆败证也。急以十全大补汤。如不应，急加附子。亦有六淫七情所致者（治法见上）。

瘛　疭

瘛者，筋脉拘急也；疭者，筋脉张纵也，俗谓之搐是也。《原病式》云：诸热瞀瘛皆属于火。热胜风搏，并于经络，风主动而不宁，风火相乘是以热瞀瘛生矣。治法，风涤热之剂，折其火热，瞀瘛可立愈。若妄加灼艾，或饮以发表之剂，则死不旋踵矣。《素问》云：心脉急甚者为瘛疭，此心火虚寒也。治宜补心，牛黄散主之。《灵枢》云：心脉满大，痫瘛筋挛，此心火实热也，治宜泻心火，凉惊丸主之。肝脉小急，亦痫，筋挛，此肝虚也，续断丸主之。若肝脉盛者，先救脾，宜加减建中汤。《素问》云：脾脉急甚者，亦为瘛疭。此脾虚肝乘之而瘛也，故宜实土泻肝木之剂。热伤元气，四肢困倦，手指麻木，时时瘛疭，人参益气汤主之。尹氏表姑，年近七十，暑月得病，手足常自搐搦，如小儿惊风状。医者不识以讯予，予曰此暑风也，缘先伤于暑，毛孔开而风乘之。宜香薷饮加羌活，防风各一钱，黄芪二钱，白芍药一钱半，二剂而病如失。风虚昏愦，不自觉知，手足瘛疭，或为寒热，血虚不能服发汗药，独活汤主之。虚风证，能食麻木，牙关紧急，手足瘛疭，目内蠕眴，面肿，此胃中有风。胃风汤主之。肝劳虚寒，胁痛胀满，眼昏不食，挛缩瘛疭，续断丸主之。风气留滞，心中昏愦，四肢无力，口眼眴动，或时搐搦，或渴或自汗，续命煮散主之。运气瘛疭有二：其一曰火。经曰：火郁之发，民病呕逆，瘛疭。又曰：少阳所至，为暴注，眴瘛。又曰：少阳司天，客胜则为瘛疭是也。其二曰水。经曰：阳明司天，燥气下临，木气上从，民病胁痛，目赤，掉振鼓栗。又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民病足痿不收，行善瘛。又曰：太阴之复，头顶痛重，而掉瘛尤甚是也。

产后瘛疭　经云：肝主筋而藏血，盖肝气为阳为火，肝血为阴为水。前证因产后阴血去多，阳火炽盛，筋无所养而然耳。故痈疽脓水过多，金疮出血过甚，则阳随阴散，亦多致此。治法当用加味逍遥散，或八珍散加丹皮、钓藤以生阴血，则阳火自退，诸证自愈。如不应，当用四君、芎、归、丹皮、钓藤以补脾土。盖血生于至阴，至阴者，脾土也。故小儿吐泻之后，脾胃亏损，亦多患之，乃虚象也。无风可逐，无痰可消。若属阳气脱陷者，用补中益气加姜、桂；阳气虚败者，用十全大补加桂、附。亦有复生者。此等证候，若肢体恶寒，脉微细者，此为真状。若脉浮大，发热烦渴，此为假象，唯当固本为善。无力抽搐，戴眼反折，汗出如珠者，皆不治。古方，海藏愈风汤、交加散、增损柴胡汤、秦艽汤。

颤　振

颤，摇也；振，动也。筋脉约束不住，而莫能任持，风之象也。《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肝主风，风为阳气。阳主动，此木气太过而克脾土，脾主四肢，四肢者，诸阳之末，木气鼓之故动，经谓风淫末疾者此也。亦有头动而手足不动者。盖头乃诸阳之首，木气上冲，故头独动而手足不动。散于四末，则手足动而头不动也。皆木气太过而兼火之化也。木之畏在金，金者土之子。土为木克，何暇生金。《素问》曰：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由是木挟火势而寡于畏，反侮所不胜，直犯无惮。《难经》谓木横乘金者是也。此病壮年鲜有，中年已后乃有之，老年尤多。夫老年阴血不足，少水不能制盛火，极为难治。前哲略不及之，唯张戴人治新寨马叟，作木火兼痰而治得效，遇此证者，当参酌厥旨而运其精思云。

新寨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税，官杖六十，得惊气成风搐已三年矣。病大发则手足颤掉不能持物，食则令人代哺。口目张联，唇舌嚼烂，抖擞之状，如线引傀儡，每

发市人皆聚观，夜卧发热，衣被尽蹇。遍身燥痒，中热而反外寒，久欲自尽，手不能绳。倾产求医，至破其家而病益坚。叟之子，邑中旧小吏也，以父母病讯戴人，戴人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时，不过一涌再涌，夺则愈矣。今已秋寒可三之，如未更刺腧穴必愈。先以通圣散汗之，继服涌剂，涌痰一二升，至晚又下五七行，其疾小愈。待五日再一涌，出痰三四升，如鸡黄成块状，如汤热。叟以手颤不能自探，妻与代探，咽嗌肿伤，昏愦如醉，约一二时许稍稍省。又下数行，立觉足轻颤减，热亦不作，足亦能步，手能巾栉，自持匙筯，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后但觉极寒，戴人曰：当以食补之，久则自退。盖大疾之去，卫气未复，故宜以散风导气之药，切不可以热剂温之，恐反成他病也。孙一奎曰：据戴人此治，非真知为痰火盛实，莫敢如此疗也。木之有余，由金之衰弱。病既久矣，恐亦有始同而终异者。况吐汗下之后，谓绝不必补养可乎！病之轻者，或可用补金平木清痰调气之法，在人自斟酌之。中风手足战掉，星附散、独活散、金牙酒，无热者宜之。摧肝丸，镇火平肝，消痰定颤，有热者宜之。气虚而振，参术汤补之。心虚而振，补心丸养之。挟痰，导痰汤加竹沥。老人战振，宜定振丸。

挛

《内经》言挛皆属肝，肝主身之筋故也。又阳明之复，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又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有热、有寒、有虚、有实。热挛者，经所谓肝气热则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又云：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之类是也（丹溪云：大筋软短者，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小筋弛长者，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痿弱）。筋膜干者用生地、当归之属濡之。大筋软短者，薏苡仁散主之。《衍义》云：筋急拘挛有两等，《素问》大筋受热则缩而短，故挛急不伸，则可用薏苡仁。若《素问》言因寒筋急，不可用也。寒挛者，经所谓寒多则筋挛骨痛者是也。乌头汤、《千金》薏苡仁汤。虚挛者，经所谓虚邪搏于筋则为筋挛。又云：脉弗荣则筋急。又仲景云：血虚则筋急。此皆血脉弗荣于筋而筋成挛。故丹溪治挛用四物加减。《本事》治筋急极用养血地黄丸，盖本乎此。实挛者，丹溪治一村夫，背伛偻而足挛，已成废人。诊其脉两手皆沉弦而涩，遂以戴人煨肾散与之，上吐下泻，过月余久，吐泻交作，如此凡三贴，然后平复。东垣治董监军，腊月大雪初霁出外，忽觉有风气暴仆，诊得六脉俱弦甚，按之洪实有力，其证手挛急，大便秘涩，面赤热，此风寒始至加于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风寒之邪伤之，则搐急而挛痹。乃风淫末疾而寒在外也。《内经》云：寒则筋挛，正此谓也。本人素多饮酒，内有实热，乘于肠胃之间，故大便闭涩而面赤热。内则手足阳明受邪；外则足太阴脾经受风寒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却其寒邪，而缓其急搐；用黄柏之苦寒滑以泻实而润燥，急救肾水；用升麻、葛根以升阳气，行手足阳明之经，不令遏绝；更以桂枝辛热，入手阳明之经为引；用润燥复以芍药、甘草，专补脾气。使不受风寒之邪而退木邪，专益肺金也；加人参以补元气为之辅佐；加当归身去里急而和血润燥，名之曰活血通经汤。更令暖房中近火摩搓其手乃愈。《本事方》春夏服养血地黄丸、秋服羚羊角汤、冬服乌头汤。下虚则挟腰膝疼痛，防风散。上虚则挟心神烦热，不得睡卧，麦门冬散、黄芪丸。外感风湿四肢拘挛，苍耳子捣末煎服。酒煮木瓜令烂，研作粥浆，用裹筋急处，冷即易。灸筋急不能行：内踝筋急，灸内踝四十壮，外踝筋急，灸外踝三十壮，立愈。

眩　晕

眩谓眼黑眩也，运如运转之运，世谓之头旋是也。《内经》论眩，皆属肝木，属上虚。丹溪论眩，主于补虚治痰降火。仲景治眩，亦以痰饮为先也。赵以德曰：丹溪先

生主火而言者，道也。然道无所之而不在，道之谓何？阴阳水火是也。其顺净清谧者水之化；动扰挠乱者火之用也。脑者，地气之所生，故藏于阴。目之瞳子，亦肾水至阴所主。所以二者皆喜静谧而恶动扰。静谧则清明内持，动扰则掉扰散乱，是故脑转目眩者，皆由火也。《灵枢》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目而为之精，筋骨血气之精与脉并为目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所谓邪者，风寒湿热内外之诸邪也。然诸邪尽谓以火之所成眩者何？《内经》谓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者，是专言风邪矣。《原病式》释之曰：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头目为之眩运而旋转，火本动也。焰得风则自然旋转，于是乎掉眩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此非风邪之因火所成者欤。然风有内外，外入者、兼火化者则如是。若内发者，尤是因火所生之风也。及诸篇中考之，有谓厥阴司天，客胜，耳鸣掉眩。厥阴之胜者亦然。此司天之气，从上受者，外入者也。又谓发生之纪，与岁木运太过，皆掉眩巅疾，善怒。肝肺太过，善忘，忽忽冒眩巅疾。又徇蒙招尤，过在足少阳、厥阴者，言目目动蒙暗也。巢氏亦谓胁下痛、头眩者，肝实也。此或得于肝藏，应天气者所动。或因本藏虚实之气自动，皆名之为风，非火之烈焰，何能上于巅也。至于木郁之发，甚则耳鸣眩转，目为识人，善暴僵仆者，尤是肝木中火发之甚也。此天气内应于藏，与肝虚实之气动者，是皆名内发之风者也。又谓太阳之胜，热反上行，头项顶脑中痛，目如脱。注文谓寒气凌逼，阳不胜之。太阳之气，标在于巅，入络于脑，故病如是。谓太阳司天，善悲，时眩仆。《灵枢》谓邪在心者病亦同。二者皆是邪逼于心下，致神志不安则悲；心火不行则妄动上炎。谓太阴之复，阴气上厥，饮发于中，头项胸痛而掉瘛尤甚。注文谓湿气内逆，寒气不行，太阳上留，故为是病。谓太阴在泉，病冲头痛，目似脱。注文云亦是足太阳病也。谓太阴司天，头项痛，善眩。《灵枢》谓邪在肾，颈项时眩。此皆湿邪害肾，逼太阳之气留于上而然也。至于《金匮要略》谓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者，亦是格其心火不行而上冲也。谓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即眩。谓阳明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二者因脾胃虚而阳气不足，所以外见迟紧之脉，内受湿饮之郁。不足之微阳者，始与所郁之热，并而冲上于胸目也。用此比类言之，则眩运之病，非一邪而可终。若夫太乙天真元气，皆得胃脘之阳以行于周身，分三阴三阳之经脉。六气应天之阴阳，运行于表者，谓之六化。布五行于五藏，属之气，应地之阴阳运行于里者，谓之五阳。虽然表里固分为二，及乎一经合一藏相通气而行，则表里必似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悉如其天之有德、有化、有用、有变于气交者，备在身形之中。经曰：成败倚伏，皆生于动。动之清静则生化治；动之躁乱则苛疾起。自此言之，掉眩由人气所动者，岂止如《金匮》所云湿饮而已。若此五阳六化妄动而病者，又可胜数哉。且夫凡有过节，即随其所动，经藏之气而妄起，因名曰厥阳之火。厥阳之火有五，谓之五邪。五邪之变，遂胜克之病作。又或肾水不足，或精血伤败，不能制其五阳之火独光，或中土虚衰，不能堤防下气之逆，则龙雷之火得以震动于巅，诸火上至于头。重则搏击为痛，轻则旋转为眩运矣。夫如是比类之，道在经有之，诸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其此之谓欤。

或曰治诸邪当何如？曰：夫火因动而起，但各从其所动之因而治之。因实热而动者，治其热。因邪搏击而动者，治其邪。因厥逆逼上者，下治所厥之邪。因阴虚而起者，补其阴，抑其阳，按而收之。因阳虚而气浮上者，则补其阳，敛其浮游之气。因五志而动者，各安其藏气以平之。因郁而发者，治其所郁之邪。开之、发之。因精血不足者补之，不已则求其属以衰之。因胜克而动者，从盛衰之气而补泻之。中气虚衰而动者，补其土以安之。上焦清明之气虚，不能主持而动者，亦当补中焦之谷气，推

而扬之。因五藏六府上注之精气不足而动者，察其何者之虚而补之。如是虽不专治其火，而火自息矣。凡治百病之由火而生者皆然，非唯掉眩而已。严氏云：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皆能眩运，当以脉证辨之。风则脉浮有汗，项强不仁，《局方》消风散、《本事》川芎散、羚羊角散、都梁丸、青州白丸子。寒则脉紧无汗，筋挛掣痛，不换金正气散加芎、芷、白芍药，甚则姜附汤、《济生》三五七散。暑则脉洪大而虚，自汗烦闷，黄连香薷饮、十味香薷饮、消暑丸。湿则脉细沉重，吐逆涎沫，肾著汤加川芎名除湿汤、渗湿汤、《济生》芎术散。风热，羌活汤、钓藤散。寒湿，芎术除眩汤、理中汤，仍吞来复丹，甚者养正丹。七情相干，眩运欲倒，用十四友丸、安肾丸二药夹和，以《和剂》七气汤送下，仍间用乳香泡汤下。有气虚者，乃清气不能上升，或汗多亡阳所致。当升阳补气，黄芪、人参、白术、川芎、当归、甘菊花、柴胡、升麻之类。《直指方》云：淫欲过度，肾家不能纳气归元，使诸气逆奔而上，此眩运出于气虚也，宜益气补肾汤。有血虚者，乃因亡血过多，阳无所附而然。当益气补血芎归汤之类。《直指方》云：吐衄崩漏，肝家不能收摄荣气，使诸血失道妄行，此眩晕生于血虚也，宜补肝养荣汤。有因虚致晕，虽晕醒时面常欲近火，欲得暖手按之。盖头面乃诸阳之会，阳气不足故耳。丹溪云：一男子年七十九岁，头目昏眩而重，手足无力，吐痰口口相续，左手脉散大而缓，右手缓而脉大不及于左，重按皆无力。饮食略减而微渴，大便三四日一行。众人皆与风药，至春深必死。予曰此大虚证，当以补药作大剂服之，众怒而去。予教用人参、当归身、黄芪、芍药、白术，浓煎作汤使，下连柏丸三十粒，如此者服一年半，而精力如少壮时。连柏丸，冬加干姜少许，余三时皆依本法。连柏皆姜汁炒为细末，又以姜汁煮糊为丸。东垣云：范天驷之内，素有脾胃之病，时显烦躁，胸中不利，大便不通。初冬出外晚归，为寒气怫郁，闷乱大作，火不得伸故也。医疑有热，治以疏风丸，大便行而病不减。又疑药力少，复加七八十丸，下两行，前证仍不减，复添吐逆，食不能停。痰吐稠粘，涌出不止，眼黑头旋，恶心烦闷，气短促，上喘无力，不欲言，心神颠倒，兀兀不止，目不敢开，如在风云中。头苦痛如裂，身重如山，四肢厥冷，不得安卧。予谓前证乃胃气已损，复下两次，则重损其胃，而痰厥头痛作矣。制半夏白术天麻汤治之而愈。中脘伏痰，呕逆眩晕，旋复花汤主之。《金匮》方，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头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又云：心下有支饮（短气倚息，形如肿，为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白术汤主之。泽泻五两，白术二两，水二升，煮一升，分温再服。痰闭不出者，吐之。青黛散搐鼻取涎，治眩神效。头风眩运，可用独圣散吐之。吐讫可用清上辛凉之药，防风通圣散加半夏等味。仲景云：此痰结胸中而致也。大小便结滞者，微利之，河间搜风丸。体虚有寒者，温之。仲景云：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白术附子汤主之。肝厥，状如痫疾，不醒呕吐，醒后头虚运，发热，用麻黄、钓藤皮、石膏、干葛、半夏曲、柴胡、甘草、枳壳、甘菊为粗末。每服四钱，水一钟半，生姜三片，枣一枚，同煎至八分，去查温服。钓藤散：钓藤、陈皮、半夏、麦门冬、茯苓、石膏、人参、甘菊、防风各等分，甘草减半为粗末。每服四钱，水一钟半，生姜七片，煎八分温服。戴复庵云：有眩晕之甚，抬头则屋转，眼常黑花观见，常如有物飞动。或见物为两，宜小三五七散。或芎附汤、生料正元饮加鹿茸一钱，下灵砂丹。或用正元饮加炒川椒一十五粒，下茸朱丸。若不效则独用鹿茸一味，每服半两。用无灰酒一盏半，煎至一盏，去滓，入麝香少许服。缘鹿茸生于头，头晕而治以鹿茸，盖以类相从也。曾有头痛不愈，服茸朱丹而效。上上一条，为虚寒者设也。若实热者用之殆矣。故丹溪云：眩运不可当者，大黄三次酒炒，干为末，茶调下。每服一钱至二钱。刘宗厚以眩晕为上实下虚所致，而又明之曰：所谓虚者，血与气也。所谓实者，痰涎风火也。是固然矣。然《针经·胃风》篇云：上虚则眩。又

《五藏生成》篇云：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蒙、昏冒也，招、摇掉也，瞑、黑眩也，即眩运之证。则刘氏所称，无乃与之冰炭乎？盖知虚者正气虚，实者邪气实。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为实。则虚即实，实即虚，何冰炭之有。然亦当从寸部以定虚实。上虚者，以鹿茸法治之。上实者，以酒大黄法治之。《本事方》治虚风头旋，吐痰涎不已，以养正丹主之。称其升降阴阳，补接真气，非止头旋而已。严氏云：世所谓气不归元，而用丹药镇坠、沉香降气之法。盖香窜散气，丹药助火，其不归之气，岂能因此而复耶！《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气之归，求其本，而用药则善矣。

诊　左手脉数热多。脉涩有死血。右手脉实痰积。脉大是久病。

神志门[3]

癫狂痫总论

《素问》止言癫而不及痫。《灵枢》乃有痫瘛、痫厥之名。诸书有言癫狂者，有言癫痫者，有言风痫者，有言惊痫者，有分癫痫为二门者，迄无定论。究其独言癫者，祖《素问》也。言癫痫、言癫狂者，祖《灵枢》也。要之癫痫狂大相径庭，非名殊而实一之谓也。《灵枢》虽编颠狂为一门，而形证两具，取治异途，较之于痫，又不侔矣。徐嗣伯云：大人曰癫，小儿曰痫，亦不然也。《素问》谓癫为母腹中受惊所致。今乃曰小儿无癫可乎？痫病，大人每每有之，妇人尤多。今据经文，分辨于后。癫者，或狂或愚，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痴。言语有头无尾，秽洁不知，积年累月不愈，俗呼心风。此志愿高大而不遂，所欲者多有之。狂者，病之发时，猖狂刚暴，如伤寒阳明大实发狂，骂詈不避亲疏。甚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非力所能。或与人语所未尝见之事，如有邪依附者是也。痫病，发则昏不知人，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而瘛疭抽掣，目上视，或口眼㖞斜，或口作六畜之声。赵以德曰：考之《内经》有痫有癫，以痫而名者，曰心脉满大，痫瘛筋挛。注云：心脉满大，则肝气下流，热气内搏，筋干血枯，故痫瘛筋挛。曰肝脉小急，痫瘛筋挛。注云：肝养筋藏血，肝气受病，故痫瘛筋挛。曰二阴急为痫厥。注云：少阴也。曰治痫惊脉。王注云：阳陵泉也，阳陵泉乃足少阳合穴也。曰厥狂颠疾，久逆之所生也。《灵枢》以痫名者，曰足少阴筋病，主痫瘛及痉。曰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以癫名者，肺脉急甚为癫疾。肾脉急甚为骨癫疾。《癫狂篇》则曰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阴血变而止。

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骶骨也。骨癫疾者，颠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悗，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筋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癫疾发如狂者，死不治。气下泄不治者，癫本由邪入于阴。阴气满，风闭塞于下而逆上。今气下泄，则自肾间正气虚脱于下故死。癫发如狂死不治者，由心之阳，不胜其阴气之逆。神明散乱，阳气暴绝故如狂，犹灯将灭而明也。虽然未可以一概论也，盖必诊脉而后定。阴下脱者，尺脉不应。如狂者，寸脉不应。若尺寸俱实，则是阴阳交错。既癫而又狂，则不可与此同语矣。何以言之？《内经》复谓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腹满不得卧而妄言者。

盖足阳明者，胃脉也，与足太阴脾为表里。脾为阴，胃为阳，阴脉从足而上行，阳脉从头而下行。二者有更虚更实之变，是故阳明之厥者，由太阴之脉逆上，阳明之脉

不得下行而返上故曰厥，厥则蓄积于中。蓄之未甚则癫，甚则为热，热则狂而妄言也。不独阳明之厥有是证，凡足三阳之厥皆然。何则？如经所谓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是也。《灵枢·经脉篇》言：足太阳脉所生病者，为狂癫之疾。凡经脉称是动者，为气病。所生病，为血病。血者、阴也。足太阳内与肾少阴为表里，外与诸阳主气，故得为癫，亦得为狂也。及考越人书于二十难曰：经言脉有阴阳，更有相乘，更相伏也。脉居阴部而反阳脉见者，为阳乘阴也；虽时沉涩而短，此谓阳中伏阴也。脉居阳部而反阴脉见者，为阴乘阳也；脉虽时浮滑而长，为阴中伏阳也。重阳者狂，重阴者癫。详《难经》之言，自阴阳相伏相乘，至于重阴重阳，皆为癫狂之病。以此诸阴阳之交错，尽能致其病，非一因而已。夫如是，始与《内经》之意合。奈何诸家之注，止从重阴重阳为癫狂，于前乘伏则勿论及。按王叔和《脉经》云，阴附阳则狂，阳附阴则癫者，则与《难经》伏匿之意，即是舍己宫观而之他邦者。何以言之？《脉经》论热病条谓，阳附阴者，腰已下至足热，腰已上寒；阴附阳者，腰已上至头热，腰以下寒。盖阴虚气不能治于内，则附阳而上升，阳无承而不下降，故上热而下寒。阳虚气不能卫于外，则下陷附于阴，故下热上寒。

及用脉论癫狂，则谓心脉急甚为瘛疭，肝脉微涩为瘛疭筋挛，脾脉急甚为瘛疭。脉气弦急病在肝，少食腹满，头眩筋挛癫疾，脉大、脉坚实者癫病。脉洪大长者风眩癫疾，心气虚者精神离散。阴气衰则为癫疾，阳气衰则为狂。及定生死脉则云，诊癫病，虚则可治，实则死。脉实坚者生，脉沉细小者死。脉搏大滑，久久自已，沉小急实不可治，小坚急亦不可治。脉实而紧急癫痫可治。又有论奇经之癫痫者，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动苦腰痛癫痫，恶风偏枯，僵仆羊鸣，身强皮痺，取阳跷，在外踝上三寸直绝[4]骨是。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动苦癫痫寒，皮肤强痹。从少阳斜至太阳，是阳维也，动苦癫痫，僵仆羊鸣，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癫疾，直取客主人。两阳维脉，在外踝绝骨下二寸。从少阴斜至厥阴，是阴维也，动苦癫痫。尺寸俱浮，直下直上，此为督脉。腰背强痛，不得俯仰，大人癫病，小儿痫疾。脉来中央浮，直上下痛者，督脉也。动苦腰背膝寒，大人癫，小儿痫也。灸顶上三丸。或曰奇经之癫痫，古今所无，《脉经》独言之何也？曰，岂无所自者哉。按越人《难经》曰，奇经八脉者，不拘于十二经何也？盖经有十二，络有十五，凡二十七气，相随上下，独八脉不拘于经也。比于圣人图设沟渠，沟渠满溢，流入深湖。故圣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环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其受邪气，蓄则肿热，砭射之也。今于冲任带且勿论，独用五脉病癫痫者，言督脉者。注云：其脉之流行，起自下极，循脊中，上行至大椎，与手足三阳脉交会，上至瘖门穴与阳维会，上至百会与太阳交会，下至于鼻柱，下水沟穴与手阳明交会。据此推之，实为诸阳之海，阳脉之都纲也。病则脊强而厥。阳维、阴维者，维络一身。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为病心苦痛。阳跷脉者，起于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风池。阴跷脉者，亦起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注云：蹻、捷疾也，言此脉是人行走之机要，动足之所由，故曰跷脉焉。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然而言二跷之所行，尚未及二脉皆上交会于目内眦，阳脉交于阴则目闭，阴脉交于阳则目开。若《灵枢·癫狂篇》首叙目之外、内、上、下眦者，正为癫则目闭，狂则目开之不同也。故《大惑》诸篇亦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5]瞑矣。由是而推，昼夜荣卫行五十度，而寤寐之机，岂不在二脉乎。二脉者，足少阴肾之别脉也。督与肾之大络，同起于会阴。《脉经》谓阳维从少阳斜至太阳，阴维从少阴斜至厥阴，自其肾肝同在下焦，主地道资生言之。可见五脉皆是辅相天机，动用于形体之要者也，故不随十二经之环周。

嗟乎，巢氏方不达王叔和之指，撰为《病源》，不复收采，于是后失传焉，不独此也。至于圣人之旨，亦不皆及，辄立五癫之说。一曰阳癫，发如死人，遗尿，食顷乃解。二曰阴癫，初生小儿，脐疮未愈，数洗浴因此得之。三曰风癫，发时眼目相引，牵纵反僵，羊鸣，食顷乃解。由热作汗出当风，因房室过度，醉饮，令人心意逼迫，短气脉悸得之。四曰湿癫，眉头痛，身重，坐热沐头，湿结脑沸未止得之。五曰马癫，发时反目口噤，手足相引身体，皆然。诸癫发则仆地吐沫无知，若强惊起如狂及遗失者难治。脉虚则可治，实则死。由是后代钱氏方论，遂增五兽所属为五脏之癫，各有其状。犬癫者，反折上窜犬吠，肝也。鸡癫者，惊跳反折鸡叫，肺也。羊癫者，目瞪吐舌，摇头羊叫，心也。牛痫者，目直视，腹满牛叫，脾也。猪痫者，如尸，吐沫猪叫，肾也。却无马癫。及《三因方》论，则复有马痫者，作嘶鸣搐搦腾踊，多因挟热者，惊心动胆，摄郁涎入心之所致也。诸方皆以初因涎郁闭塞，藏气不动，因之倒仆口吐涎沫也。安知口吐涎沫，岂止素积于胸中者哉。大抵癫痫之发，厥乃成。厥由肾中阴火上逆，而肝从之，故作搐搦。搐搦则遍身之脂液促迫而上，随逆气吐出于口也。盖诸方不察其病源，故论如此。

其源何如？大抵虽曰癫由邪入于阴，然如前所云，相乘相附，交错之变，于所病经脉，一一当较量而治。更分其有从标而得者，有从本而得者。标者，止在经脉气不通，眩运倒仆；本者，深入两肾间动气中，当时肾受伤而虚。肾藏志，志不足则神躁扰。所以《灵枢》云：其先不乐也。所谓肾间者，以肾居两傍，各有肾俞一穴，离脊中三寸，又有志室二穴。杨上善谓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者，指此也。越人分之，左属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及论右肾之气与左肾相通，则谓之两肾间动气，是人生命也。系于生气之原，五藏六府十二经脉之根本，呼吸之门也。夫如是者，即《内经》所谓肾治于里者是也。所谓生气者，阳从阴极而生，即苍天之气，所自起之分也。故经曰：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或经脉引入外感，内伤深入于根本，伤其生气之原，邪正混乱，天枢不发，卫气固留于阴而不行。不行则阴气畜满，郁极乃发。发则命门之相火自下焦逆上，填塞其音声，惟迫出其羊鸣者、一二声而已。遍身之脂液，脾之涎沫，皆迫而上胸臆流出于口，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筋骨肉，皆不胜其冲逆，故卒倒而不知也。食顷，火气退散乃醒，醒后若邪气从病发而散，生气得复，则颠不再作。或邪不散，仍与生气混乱，或邪虽退而生气之原尚虚，当时不治，则邪易入而复作也。如此者，多成常证。故《内经》曰：癫疾者，初病岁一发，不治，月四五发也。或曰：子以癫痫之疾，有由邪入两肾间而后作者，此言古今未尝闻，将有所自乎？曰方论未之考尔。《内经》既有二阴之癫，《灵枢》又有足少阴筋病之痫。二阴，非肾之经乎。肾间动气，非肾之气乎。更以胎痫言之，便可推之。肾间动气，本受父母精气，既为立命之门，安得各经引邪深入者，不止于此乎。若夫以胎始论之，则七节之傍，命门穴在其后，脐在其前，肾在两傍，胎在其中。是故子脐系以胞蒂，随母呼吸，母呼亦呼，母吸亦吸，通母之生气，食母谷气，以化育内外百骸之形者，皆是肾间动气所致也。当母受惊之邪，子在母腹，随呼吸得之，与肾间动气混在其中，虽生出腹后一二岁始发，或八九岁后发。盖小儿初生之阳，如日方升，邪不易入，故痫未发。必待复感之邪入深，与所感母腹之邪相搏而后作。夫如是，大人与小儿病此癫疾者，纵得禀质强壮，终因邪害其生命之原，难得中寿。若发频而志愚者，仅至四十阴气衰半而已。小儿质弱目瞪者，则不过岁月，远亦难出成人之年。盖肾间生命之气虚而不复，故不得寿也。诸方中所治，皆不及此，何哉？李东垣昼发灸阳跷，夜发灸阴跷，为二跷能行下焦之阴阳，阴阳行则动气中之邪，因而可散故也。

癫

癫病，俗谓之失心风。多因抑郁不遂，侘傺无聊而成。精神恍惚，言语错乱，喜怒不常，有狂之意，不如狂之甚。狂者暴病，癫则久病也。宜星香散加石菖蒲、人参各半钱，和竹沥、姜汁，下寿星丸。或以涌剂，涌去痰涎后，服宁神之剂。因惊而得者，抱胆丸。思虑伤心而得者，酒调天门冬地黄膏，多服取效。有心经蓄热，发作不常，或时烦躁，鼻眼觉有热气，不能自由，有类心风稍定复作，清心汤加石菖蒲。有病癫人，专服四七汤而愈。盖痰迷为癫，气结为痰故也。四川真蝉肚郁金七两，明矾三两，细末，薄荷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汤水任下。此病由七情得之，痰涎包络心窍，此药能去郁痰。

孙兆治相国寺僧充，忽患癫疾半年，名医皆不效，召孙疗之。孙曰：但有咸物，尽与食之，但待云渴，可来取药，今夜睡着，明日便愈也。至夜僧果渴，孙乃与酒一角，调药一服与之，有顷，再索酒，与之半角，其僧遂睡两昼夜，乃觉人事如故。僧谢之，问其治法，曰：众人能安神矣，而不能使神昏得睡，此乃灵苑方中朱砂酸枣仁乳香散也，人不能用耳。陈良甫治一女人，眼见鬼物，言语失常，循衣直视，医用心药不效，投养正丹二贴，煎乳香汤送下，以三生饮佐之，立愈。滑伯仁治一僧，病发狂谵妄，视人皆为鬼，诊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阳明胃实。《素问》云：阳明主内，其经血气俱多。甚则弃衣，升高逾垣妄骂，遂以三花汤三四下，复进以火剂即愈。一妓心痴，狂歌痛哭，裸裎妄骂，瞪视默默，脉之沉坚而结。曰：得之忧愤沉郁，食与痰交积胸中，涌之皆积痰裹血，复与火剂、清上膈而愈。一人方饭间，坐甫定，即搏炉中灰杂饭猛噬，且喃喃骂人。令左右掖而脉之，皆弦直上下行，而左手寸口尤浮滑。盖风痰留心胞证也。法当涌其痰而凝其神，涌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次日乃寤，寤则病已去矣。徐以治神之剂调之如旧。若脉乍大乍小，乍有乍无，忽六部一息四至如常，忽如雀啄、如屋漏、如暇游鱼戏，此鬼祟之征也。宜以针灸治之。扁鹊曰：百邪所病者，针有十三穴也。凡针之体，先从鬼宫起，次针鬼信，便至鬼垒，又至鬼心，末必须并针，止五六穴即可知矣。若是邪蛊之精，便自言说，论其由来，往验有实，立得其精邪，必须尽其命求去治之。男从左起针，女从右起针，若数处不言，便遍穴针也。依诀而行，针灸等处，并宜主之。仍须依法治之，万不失一。黄帝掌诀，别是术家秘要。缚鬼禁劫，五岳四渎，山精鬼魅，并悉禁之，有在人两手中十指节间。第一针人中，名鬼宫（从左边下针，右边出之）。第二针手大指爪甲下，名鬼信（入肉三分）。第三针足大指爪甲下，名鬼垒（入肉二分）。第四针掌后横纹，名鬼心（针入半寸，即太渊穴）。第五针外踝下白肉际，足太阳，名鬼路（火针七锃三下，即申脉穴）。第六针大椎上入发际一寸，名鬼枕（火针七锃三下）。第七针耳前发际宛宛中，耳垂下五分，名鬼床（火针七锃三下）。第八针承浆，名鬼市。从左出右。第九针手横纹上三寸两筋间，名鬼路（即劳宫穴）。第十针直鼻上入发际一寸，名鬼堂（即上星穴。火针七锃三下）。十一针阴下缝，灸三壮。女人即玉门头，名鬼藏。十二针尺泽横纹外头接白肉际，名鬼臣（即曲池穴。火针七锃三下）。十三针舌头一寸，当舌中下缝，刺贯出舌上，名鬼封。仍以一板横口吻，先针头令舌不得动。已前若是手足皆相对，针两穴。若是孤穴，即单针之。秦承祖灸鬼法，以病者两手大拇指相并，用细麻绳扎缚定，以大艾炷骑缝灸之，甲及两指角肉，四处着火，一处不着即无效，灸七壮神验。

狂

《难经》曰：狂之始发，少卧而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倨也，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是也。《素问·病能篇》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

也。阳气者，暴折而难决，故善怒，病名曰阳厥。曰：何以知之？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治之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落为饮。夫生铁落者，下气疾也（阳气怫郁而不得疏越，少阳胆木挟三焦少阳相火、巨阳阴火上行，故使人易怒如狂。其巨阳、少阳之动，脉可诊也。夺其食，不使胃火复助其邪也。饮以生铁落，金以制木也。木平则火降，故曰下气疾速。气即火也）。《阳明脉解篇》帝曰：阳明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肢实，实则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脉解篇》云：阳明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

治法，上实者，从高抑之。生铁落饮、抱胆丸、养正丹。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来苏膏。子和治一人落马发狂，以车轴埋之地中，约高二丈许，上安中等车输，其辋上凿一穴，如作盆之状。缚病人在其上，使之伏卧，以软袍衬之，又令一人于下坐，机一枚，以棒搅之，转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黄涎沫一二斗许，病人自言不堪，因解之，索水，与冰水饮数升而愈。阳明实则脉伏，宜下之，大承气汤（海藏治许氏病阳厥狂怒，骂詈亲疏，或哭或歌，六脉举按无力，身表如冰石，发即叫呼声高，因不与之食，用大承气汤下之，得查秽数升，狂稍宁。数日复发，复下，如此五七次，行大便数斗，疾瘥，身温脉生良愈。此易老夺食之法也、当归承气汤（《保命集》云：若阳狂奔走，骂詈不知亲疏，此阳有余阴不足，大黄、芒硝去胃中实热，当归补血益阴，甘草缓中，加姜枣者，胃属土，此引入胃中也。经所谓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此之谓也），以大利为度。微缓以瓜蒌散，入防风末、藜芦末吐之，其病立安。后用调心散、洗心散、凉膈散、解毒汤等调之（子和治一人，以调胃承气大作汤，下数十行，三五日复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复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余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时，暖室置火，以助其汗。此三法并施例也）。郁者发之（子和治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烦扰而暴发狂，口鼻觉如虫行，两手爬搔，数年不已，诊其脉两手皆洪大如绠。断之曰：肝主谋，胆主决，徭役迫遽，财不能支，则肝屡谋而胆屡不能决，屈无所伸，怒无所泄，心火盛薄，乘阳明金。然胃本属土，而肝属木，胆属相火，火随木气而入胃，故暴发狂。乃命置燠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内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正谓此也。又以调胃承气汤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作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与瘀血相杂而下数升，来日乃康，以通圣散调其后）。虚者补之，宁志膏、一醉膏、辰砂散。盖狂之为病少卧，少卧则卫独行阳不行阴，故阳盛阴虚。今昏其神得睡，则卫得入于阴，而阴得卫填不虚，阳无卫助不盛，故阴阳均平而愈矣。经云：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此悲哀伤魂而狂，当以喜胜之，以温药补魂之阳（娄云：仲景防己地黄汤，《本事》惊气丸之类是也）。

经云：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此喜乐伤魄而狂，当以恐胜之，以凉药补魄之阴（娄云：辰砂、郁金、白矾之类是也）。初虞世用苦参末蜜丸桐子大，每服十丸，薄荷汤化下。盖子午乃少阴君火对化，故药之味苦而气寒者，类能助水而抑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故苦参一味能疗之。戴院使主治痰宁心，用辰砂妙香散，加金箔、真珠末，杂青州白丸子末，浓姜汤调下，吞十四友丸，滑石六一汤，加真珠末，白汤调下。热入血室，发狂不认人，牛黄膏主之。《金匮》云：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防己地黄汤主之。有妇人狂言叫骂，歌笑不常，似祟凭依，一边眼与口角吊起，或作狂治，或作心风治，皆不效。乃是旧有头风疾，风痰使然。用芎辛汤加防风，数服顿愈。

痫

痫病与卒中、痉病相同。但痫病仆时口中作声，将醒时吐涎沫，醒后又复发，有连日发者，有一日三五发者。中风、中寒、中暑之类，则仆时无声，醒时无涎沫，醒后不复再发。痉病虽亦时发时止，然身强直反张如弓，不如痫之身软，或如猪犬牛羊之鸣也。《原病式》以由热甚而风燥为其兼化，涎溢胸膈，燥烁而瘈疭，昏冒僵仆也。《三因》以惊动藏气不平，郁而生涎，闭塞诸经，厥而乃成。或在母腹中受惊，或感六气，或饮食不节，逆于藏气而成。盖忤气得之外，惊恐得之内，饮食属不内外。所因不同，治法亦异。如惊者、安神丸以平之。痰者、三圣散以吐之。火者、清神汤以凉之。可下则以承气汤下之。丹溪大法，分痰与热多少治之。以黄芩、黄连、栝蒌、半夏、南星为主。有热，以凉药清其心。有痰，必用吐，吐后用东垣安神丸，及平肝之药，青黛、柴胡、川芎之类。子和法，痫病不至目瞪如愚者，用三圣散投之。更用火盆于暖室中，令汗吐下三法并行，次服通圣散，百余日愈矣。虚不禁吐下者，星香散加人参、菖蒲、茯苓、麦门冬各一钱，全蝎三个，入竹沥，下酥角丸、杨氏五痫丸、犀角丸、龙脑安神丸、参朱丸、琥珀寿星丸。或用天南星九蒸九晒为末，姜汁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煎人参、麦门冬、茯神、菖蒲汤，入竹沥下。《治法杂论》云：凡病发项强直视，不省人事，此乃肝经有热也。或有咬牙者，先用萝芳苦酒汤吐之。吐后可服泻青丸下之，次服加减通圣散。显咬牙证，用导赤散治之则愈。如病发者，可用轻粉、白矾、代赭石发过米饮调下。经云：重剂以镇之。海藏云：治长洪伏三脉风痫、惊痫、发狂，恶人与火者，灸第三椎、第九椎，服局方妙香丸。以针穿一眼子透，冷水内浸少时，服之如本方。若治弦细缓三脉诸痫似狂者，李仲南五生丸。昼发治阳跷（升阳汤）。夜发治阴跷。先灸两跷各二七壮，然后服前药（凡灸病，必须先下之，乃可灸，不然则气不通，能杀人）。平旦发者，足少阳。晨朝发者，足厥阴。日中发者，足太阳。黄昏发者，足太阴。人定发者，足阳明。半夜发者，足少阴。煎药中各加引经药。《千金》云：病先身热，瘈疭惊啼而后发，脉浮洪者，为阳痫，病在六府，外在肌肤，犹易治也。先身冷，不惊掣，不啼叫，病发脉沉者，为阴痫，病在五藏，内在骨髓，难治也。刘宗厚曰：阴阳痫犹急慢惊，阳痫不因吐下，由其有痰有热，客于心胃之间，因闻大惊而作。若热盛虽不闻惊亦自作也。宜用寒药以攻治之。阴痫亦本于痰热所作，医以寒凉攻下太过，损伤脾胃，变而成阴，宜用温平补胃燥痰之药治之。若曰不因坏证而有阴阳之分，则是指痰热所客表里藏府浅深而言。痫病岂本自有阴寒者哉！病久成积，厚朴丸，从本方春秋加添外，又于一料中加人参、菖蒲、茯苓各一两五钱，和剂服之。积久生虫，妙功丸取之。病愈后，痰热药中加养血宁神之药，如四物、酸枣仁、远志、麦门冬、安神丸、至宝丹，服饵不辍，仍加谨节，疾不再作矣。

诊　脉洪、长、伏为风痫。弦、细、缓为诸痫。浮为阳痫。沉为阴痫。虚弦为惊。沉数为实热。沉小急实者，虚而弦急者，皆不治。

烦躁总论[6]

成氏曰：烦为扰乱而烦，躁为愤激而躁，合而言之，烦躁为热也。析而言之，烦阳也，躁阴也，烦为热之轻者，躁为热之甚者。陈氏曰：内热曰烦，外热曰躁。东垣烦躁发热论，黄帝《针经·五乱篇》云：气乱于心，则烦心密默，俯首静伏云云。气在于心者，取少阴心主之俞。又云：咳喘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又云：烦冤者，取足少阴。又云：烦冤者，取足太阴。仲景分之为二，烦也，躁也。盖火入于肺则烦，入于肾则躁。俱在于肾者，以道路通于肺母也。大抵烦躁者，皆心火为病。心者君火也，火旺则金烁水亏，唯火独存，故肺肾合而为烦躁。又脾经络于心中，心经起于脾中，二

经相搏，湿热生烦。夫烦者，扰扰心乱，兀兀欲吐，怔忡不安。躁者，无时而热，冷汗自出，少时则止，经云阴躁者是也。仲景以栀子色赤而味苦，入心而治烦；盐豉色黑而味咸，入肾而治躁，名栀子豉汤，乃神药也。若有宿食而烦者，栀子大黄汤主之。运气烦躁有二：一曰热助于心火烦躁。经云：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鞕噫。又云：少阳之复，心热烦躁，便数憎风是也。二曰寒攻心虚烦躁。经云：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是也。先贤治烦躁俱作，有属热者，有属寒者。治独烦不躁者，多属热。唯悸而烦者，为虚寒。治独躁不烦者，多属寒。唯火邪者为热。盖烦者心中烦。胸中烦，为内热也。躁者身体手足躁扰，或裸体不欲近衣，或欲在井中，为外热也。内热者，有本之热，故多属热。外热者，多是无根之火，故属寒也。

诊内外俱虚，身体冷而汗出，微呕而烦扰，手足厥逆，体不得安静者死。热病七八日，其脉微细，小例不利，加暴口燥，脉代，舌焦干黑者死。

虚　烦（懊侬昏闷，并虚烦之剧者，不别立门）

《活人》云：虚烦似伤寒非伤寒也。成无己云：伤寒有虚烦，有心中烦，有胸中烦。二说不同。考之于书，成无己之言，实出仲景，活人无据。然往往有非因伤寒而虚烦者，今故两存之。陈无择云：虚烦身不觉热，头目昏疼，口干嗌燥不渴，清清不寐，皆虚烦也。《保命集》云：起卧不安，睡不稳，谓之烦。宜栀子豉汤、竹叶石膏汤。《活人》云：但独热者，虚烦也。诸虚烦热与伤寒相似，但不恶寒，身不疼痛，故知非伤寒也，不可发汗。头不痛，脉不紧数，故知非里实也，不可下。病此者，内外皆不可攻，攻之必遂烦渴，当与竹叶汤。若呕者，与陈皮汤一剂，不愈再与之。《三因》淡竹茹汤，东垣朱砂安神丸。仲景云：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素问》，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表谓太阳，里谓少阴，刺以治风汤，以止逆上之肾气。如仲景止逆下气，麦门汤之类）。丹溪治一女子，年二十余岁，在室素强健，六月间发烦闷，困惫不食，发时欲入井，六脉皆沉细而弱数，两日后微渴，众以为病暑，治不效。四五日加呕而人瘦，手心极热，喜在阴处，渐成伏脉，时妄语，乃急制《局方》妙香丸如桐子大，以井水下一丸，半日许大便药已出，病无退减。遂以麝香水洗药，以针穿三窍，次日以凉水送下，半日许大便下稠痰数升，是夜得睡，困顿伏枕，旬日而愈。因记《金匮》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遂作此药治之。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审知有饮者用之，无饮得勿用）。《金匮》酸枣汤，治虚劳虚烦不得眠。上九法治热烦，前五法烦热怔忡，知热在心肺也，故用竹叶、石膏、朱砂镇坠其热，使下行也。第六法烦而下利，知热在上也，故用栀豉汤吐之。第七法烦而汗出不解，知表里有邪也，故用表里饮汤。第八法脉沉口渴手心热，知热不在表也，故用妙香丸下之。第九法温胆、酸枣，治不得眠也。凡心虚则烦心，肝肾脾虚亦烦心。经云：夏脉者心也，其不及者，令人烦心。又云：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是知烦多生于虚也。大法津液去多，五内枯燥而烦者，八珍汤加竹叶、酸刺仁、麦门冬。荣血不足，阳胜阴微而烦者，人参、生地黄、麦门冬、地骨皮、白芍药、竹茹之属，或人参养荣汤下朱砂安神丸。肾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烦者，竹叶石膏汤下滋肾丸。病后虚烦，有饮温胆汤，无饮远志汤。产、痘、滞下后虚烦，为血液耗散，心神不守，危矣！宜猛进独参汤。烦而小便不利，五苓散。心中蕴热而烦，清心莲子饮。烦而呕，不喜食，陈皮汤。

运气烦有五：一曰热助心实而烦。经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病胸中烦热，嗌干。又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病烦心，胸中热。又云：少阳之胜，烦心心痛，治以咸寒是也。二曰心从水制而烦。经云：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寒清时举，火气高明，心热烦是也。三曰金攻肝虚而烦。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体重烦冤是也。四曰土攻肾虚而烦。经云：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体重烦冤。又云：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烦冤足痿是也。五曰木攻脾虚而烦。经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体重烦冤。盖肝虚、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故金太过则肝虚，土太过则肾虚，木太过则脾虚，凡此三太过之岁，则肝、肾、脾受邪而虚，皆病体重烦冤也。

灸刺烦心有四：其一取心俞。经云：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详盛、虚、寒、热，陷下取之。又云：气乱于心则烦心密默，俯首静伏，取之手少阴心主之腧是也。其二取肾、膀胱俞。经云：肾足少阴之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痿厥，足下热痛，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又云：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又云：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跟，别走太阳，其病气逆则烦闷，取之所别也。又汗出烦满不解，表里取之，巨阳、少阳也。其三取肺俞。经云：手太阴之脉，所生病者，烦心胸满，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又云：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冤，取手太阴是也。其四取脾俞。经云：脾足太阴之脉，所生病者，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是也。

胎前烦　妊娠烦闷，名曰子烦。以四月受少阴君火以养精，六月受少阳相火以养气，若母心惊胆寒，多有是证。《产宝》云：是心肺虚热，或痰积于胸。若三月而烦者，但热而已。若痰饮而烦者，吐涎恶食。内热者，竹叶汤、竹茹汤、益母丸。气滞者，紫苏饮。痰滞者，二陈、白术、黄芩、枳壳。气郁者，分气饮加川芎。脾胃虚弱者，六君、紫苏、山栀。

产后烦　《金匮》云：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三物黄芩汤主之。又云：妇人产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产后余血不尽，奔心烦闷，生藕汁饮二升，竹沥亦得。产后余血攻心，或下血不止，心闷，面青冷，气欲绝，羊血一盏，顿服，如不定更服。产后血虚气烦，生地黄汁、清酒各一盏相和，煎一沸，分二服。蒲黄方寸匕，以东流水和服良。产后去血过多，血虚则阴虚，阴虚生内热。心胸烦满短气，头疼闷乱，晡时辄甚，与大病后虚烦相类，宜《和剂》人参当归散。产后短气欲绝，心中烦闷，竹叶汤、甘竹汤。产后虚烦不得眠，芍药栀豉汤、酸枣汤。经验方治产后烦躁，禹余粮一枚，状如酸馅者入地埋一半，四面紧筑，用炭一秤发顶火一斤，煅去火三分，耗二为度，用湿砂土奄一宿，方取出，打去外面一重，只使里面，细研，水淘澄五七度，将纸衬干，再研数千遍，用甘草煎汤，调二钱匕。

躁

经云：诸躁狂越，皆属于火。又曰：阴盛发躁，名曰阴躁，欲坐井中，宜以热药治之何也？成无己曰：虽躁欲坐井中，但欲水不得入口是也。东垣云：阴躁之极，欲坐井中，阳已先亡，医犹不悟，复指为热，重以寒药投之，其死也何疑焉。况寒凉之剂入腹，周身之火得水则升走矣。宜霹雳煎、理中汤、四逆汤之类治之。

谵　妄（尸疰等证）

丹溪，虚病、痰病有似鬼祟论：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气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

言动皆有虚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谁执其咎。宪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时暑月因大劳而渴，欲饮梅浆，又连得大惊三四次，妄言妄见，病似鬼邪，诊其脉两手皆虚弦而带沉数。予曰：数为有热，虚弦是大惊。又梅浆之酸，郁于中脘，补虚清热，导去痰滞，病乃可安。遂与人参、白术、陈皮、茯苓、芩、连等药浓煎汤，入竹沥、姜汁，与旬日未效。众皆尤药之不对，予脉之，知其虚之未完，与痰之未导也。仍与前方入荆沥，又旬日而安。外弟戚一日醉饱后，乱言妄见，询之系伊亡兄附体，言出前事甚的。乃叔在边叱之曰：非邪，乃食鱼生与酒太过，痰所为耳。灌盐汤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历一宵而安。金氏妇壮年暑月赴筵归，乃姑询其坐次失序，遂郝然自愧，因此成疾。言语失伦，其中多间一句，曰奴奴不是，脉大率皆数而弦。予曰：此非邪，乃病也。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而死。或曰病非邪而以邪治之，何遽至于死。予曰：暑月赴宴，外境蒸热，辛辣适口，内境郁热。而况旧有积痰，加之愧闷，其痰与热，何可胜言。今乃惊以法尺，是惊其神而血不宁也。喷以法水，是沛其体、密其肤、使汗不得泄。汗不出则蒸热内燔，血不宁则阴消而阳不能独立也，不死何为。或曰《外台秘要》有禁咒一科，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当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热病，一呷冷凉，胃热得之，岂不暂快，亦可取安。若内伤而虚，与冬令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彼郁热在上，热邪在表，须以汗解。卒得清冷，肤腠固密，热何由解，必致内攻，阴阳离散，血气乖争，去死为近，又何讶焉。仲景云：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多畏，合目欲眠梦远行，则精神离散，魂魄妄行。阴气衰者为颠，阳气衰者为狂。运气谵妄有二：一曰火邪助心。经云：岁火太过，上临少阴、少阳，病反谵妄狂越。又云：火太过曰赫曦，其动炎灼妄扰。又云：少阴所至为谵妄。又云：少阴之复振栗谵妄。又云：少阳之胜，心痛烦心，善惊谵妄，治以咸寒是也。二曰寒邪伤心。经云：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上临太阳，渴而妄冒。又云：阳明司天之政，四之气，寒雨降，振栗谵妄，治以甘热是也。中风，或歌哭，或笑语，无所不至，加减续命汤。中恶，卒心腹胀满，吐利不行，如干霍乱状。由人精神不全，心志多恐，遂为邪鬼所击或附着，沉沉默默，妄言谵语，诽谤骂詈，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未失，人有起心已知其故，登高陟险如履平地，或悲泣呻吟不欲见人，如醉如狂，其状万端，但随方俗考验治之。

尸疰等证

飞尸者，发无由渐，昏然而至。其状心腹刺痛，气息喘急胀满。遁尸者，停遁在人肌肉血脉之间，触即发动，亦令人心腹胀满刺痛，喘急，攻胁冲心，瘥后复发。沉尸者，发时亦心腹绞痛，胀满喘急，虽歇之后，犹沉痼在人府藏，令人无处不恶。风尸者，在人四肢，循环经络，其状冷[7]跃去来，沉沉默默，不知痛处，冲风则发。伏尸者，其病隐伏五藏，积年不除。未发身体都如无患，发则心腹刺痛，胀满喘急。又有诸尸疰候者，则是五尸内之尸疰，而挟外鬼邪之气，流注身体，令人寒热淋漓，或腹痛胀满喘急，或磕块踊起，或挛引腰脊，或举身沉重，精神杂错，恒觉昏谬。每节气改变，辄致太恶，积年累月，渐至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易傍人，乃至灭门，故为尸疰。皆用忍冬藤叶，剉数斛，煮令浓，取汁煎服日三，瘥。太乙神精丹、苏合香丸，治此疾第一。因丧惊忧悲哀烦恼，感尸气成诸证变动不已，似冷似热，风气触则发。用雄朱散。顷在徽城，日常修合神精丹一料。庚申予家一妇人，梦中见二苍头，一前一后，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后应云到也，击下爆然有声，遂魇，觉后心一点痛不可忍，昏闷一时许。予忽忆神精丹有此一证，取三粒令服之，少顷已无病矣。云服

药觉痛止神醒，今如常矣。日后相识稍有邪气，与一二服无不应验，方在《千金》中。治中风之要药。但近世少得曾青、磁石，为难合耳。

产后谵妄　陈氏云：产后狂言谵语，乃心血虚也。用朱砂末酒调，下龙虎丹参丸、琥珀地黄丸。薛新甫云：前证当固胃气为主，而佐以见证之药为善。若一于攻痰则误矣。郭氏论产后乍见鬼神者何？答曰：心主身之血脉，因产耗伤血脉，心气虚则败血得积，上干于心，心不受触，遂致心中烦躁，起卧不安，乍见鬼神，言语颠倒。俗人不识，呼为风邪。如此但服调经散，每服加龙胆一捻，得睡即安。产后发热，狂言奔走，脉虚大者，四物汤加柴胡，不愈加甘草、柴胡、生地黄等分煎服，亦可。

循衣摸床

循衣撮空摸床，多是大虚之候。不问杂病伤寒，以大补之剂投之，多有得生者。东垣云：循衣撮空。许学士说作肝热，风淫末疾，故手为之循衣撮空，此论虽然，莫若断之为肺热，似为愈矣。其人必谵语妄言。经云：肺入火为诼语，，兼上焦有疾，肺必主之。手经者，上焦也，二者皆当，其理果如何哉？天地互为体用，此肺之体肝之用。肝主诸血，血者阴物也。此静体何以自动？盖肺主诸气，为气所鼓舞，故静得动。一者说肝之用，一者说肺之体，此天地互为体用，二者俱为当矣。是知肝藏血，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诸阳用事，气为肝所使。肺主气，自申至寅行阴二十五度，诸阴用事，血为肺所用。海藏云：妇人血风证，因大脱血崩漏，或前后失血，因而枯燥，其热不除，循衣撮空摸床，闭目不醒，扬手掷足，摇动不宁。错语失神，脉弦浮而虚，内躁热之极也。气粗鼻干不润，上下通燥，此为难治。宜生地黄黄连汤主之。大承气汤，气药也，自外而之内者用之。生地黄黄连汤，血药也，自内而之外者用之。气血合病，循衣撮空证同，自气而之血，血而复之气，大承气汤下之。自血而之气，气而复之血，地黄黄连汤主之。二者俱不大便。

诊　病人循衣缝谵语者，不可治。病人阴阳俱绝，掣衣撮空妄言者死。

喜笑不休

喜笑皆属心火。经曰：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又云：在藏为心，在声为笑，在志为喜。又云：精气并于心则喜。又云：火太过为赫曦。赫曦之纪，其病笑狂妄。又云：少阴所至，为喜笑者是也。河间云：笑，蕃茂鲜淑，舒荣彰显，火之化也。故喜为心火之志也。喜极而笑者，犹燔烁太甚而鸣笑之象也。故病笑者，心火之盛也。一妇病喜笑不休，已半年矣。众人皆无术，求治于戴人，戴人曰：此易治也。以沧盐成块者二两余，用火烧令通赤，放冷研细，以河水一大碗，同煎至三五沸，放温，分三次啜之。以钗探于喉中，吐出热痰五升。次服降火剂。火主苦，解毒是也。不数日而笑定矣。《内经》曰：神有余者，笑不休也。所谓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风而焰，故笑之象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常治一老男子笑不休，口流涎，黄连解毒汤加半夏、竹叶、竹沥、姜汁而笑止矣。刺灸喜笑，独取心主一经。经云：心主手厥阴之脉，是动则病面赤目黄，喜笑不休，详盛、虚、热、寒、陷下取之。

怒

怒在阴阳，为阴闭遏其阳，而阳不得伸也。经云：阴出之阳则怒。又云：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冤善怒。东垣云：多怒者，风热陷下于地是也。怒属肝胆。经云：在藏为肝，在志为怒。又云：肝藏血，血有余则怒。又云：胆为怒是也。丹溪治怒方：香附末六两，甘草末一两，上和匀，白汤调服五钱。运气怒，皆属木太过。经云：木太过曰发生，发生之纪，其病怒。又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甚则善怒。又云：岁.

土不及，风反大行，民病善怒是也。怒在禁忌多生厥逆。经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又云：暴怒伤阳。又云：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餐泄是也。大法以悲胜之，或用药益肺金以平肝木。

善 太 息

运气善太息，皆属燥邪伤胆。经云：阳明在泉，燥淫所胜，病善太息。又云：阳明之胜，太息呕苦。又云：少阴司天，地乃燥，凄怆数至，胁痛，善太息是也。《内经》灸刺善太息，皆取心胆二经。经云：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思忧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出之，神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又曰：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视足少阳脉之陷下者灸之。又云：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视盛、虚、实、寒、热、陷下取之是也。

悲

悲属肺。经云：在藏为肺，在志为悲。又云：精气并于肺则悲。仲景云：妇人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甘草三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水六升，煮三升，温分三服。运气悲，皆属寒水攻心。经云：火不及曰伏明，伏明之纪，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又云：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喜悲数欠。又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善悲，时眩仆。又云：太阳之复，甚则入心，善忘善悲，治以诸热是也。针灸悲有二：其一取心。经云：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其输也。其二取厥阴。经云：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厥阴为阖，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虚、实、寒、热、陷下而取之也。

惊悸恐总论

或问惊悸怔忡恐怖之别，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无所惊，自心动而不宁。惊者，因外有所触而卒动。张子和云：惊者为自不知故也，恐者为自知也。盖惊者闻响即惊，恐者自知，如人将捕之状。及不能独自坐卧，必须人为伴侣，方不恐惧，或夜必用灯照，无灯烛亦恐惧者是也。《内经》无有称惊怖者。始于《金匮要略》奔豚条，云有惊怖，继之云惊恐。由是而见，惊怖即惊恐。怖、惧也。恐、亦惧也，于义且同。凡连称其名以为提纲者，多是一阴一阳对待而言。如喜怒并称者，喜出于心，心居于阳；怒出于肝，肝居于阴。志意并称者，志是静而不移，意是动而不定。静则阴也，动则阳也。惊恐并称者，惊因触于外事内动其心，心动则神摇；恐因惑于外事，内歉其志，志歉则精却。是故《内经》谓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无气还，无气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又谓尝贵后贱，尝富后贫，悲忧内结，至于脱营失精，病深无气，则洒然而惊。此类皆是病从外事所动内之心神者也。若夫在身之阴阳盛衰而致惊恐者，惊是火热烁动其心。心动则神乱，神用无方，故惊之变态亦不一状，随其所之，与五神相应而动。肝藏魂，魂不安则为惊骇、为惊妄。肺藏魄，魄不安则惊躁。脾藏意，意不专则惊惑。肾藏志，志歉则惊恐，心惕惕然。胃虽无神，然为五藏之海，诸热归之则发惊狂。若闻木音亦惕然心欲动也。恐者则是热伤其肾，肾伤则精虚，精虚则志不足。志本一定而不移，故恐亦无他状。《内经》于惊之病邪，有火热二淫。司天在泉胜复之气，有各经热病所致，有三阳积并，有气并于阳，皆为诸惊等病，故病机统而言曰：诸病惊骇，皆属于火也。于恐病之邪者，有精气并于肾则恐，有血不足则恐，有阴少阳入，阴阳相搏则恐。有胃气热肾气微弱则恐，肾是动病者恐。然于肝之惊恐互相作者，以其藏气属阳居阴，纳血藏魂。魂

不安则神动，神动则惊。血不足则志歉，志歉则恐。故二者肝藏兼而有之。似此之类，于火热二淫属感邪之外。余者之惊恐，皆因人气之阴阳所动而内生者也。虽然亦非独火热二淫而已，于阳明脉急，则亦为惊矣。曰：惊恐二病，与内外所因，其治法同乎？异乎？曰：惊则安其神，恐则定其志，治当分阴阳之别，何得而同也。夫易之为卦，乾坤交坎离列，坎离交而后为既济，而人以五藏应之。心为离火，内阴而外阳；肾为坎水，内阳而外阴。内者是主，外者是用。又主内者五神，外用者五气。是故心以神为主，阳为用；肾以志为主，阴为用。阳则气也、火也；阴则精也、水也。及乎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奉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定其志。不然则神摇不安于内，阳气散于外。志感于中，阴精走于下。既有二藏水火之分，治法安得无少异。所以惊者，必先安其神，然后散乱之气可敛，气敛则阳道行矣。恐者必先定其志，然后走失之精可固，精固则阴气用矣。于药而有二藏君臣佐使之殊用，内外所感者，亦少异焉。为外事惊者，虽子和氏谓惊者平之。平、常也，使病者时时闻之习熟，自然不惊，固是良法，不若使其平心易气以先之，而后药之也。吾谓内气动其神者，则不可用张氏之法。唯当以药平其阴阳之盛衰，而后神可安，志可定矣。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失守。失守则舍空，舍空而痰入客之，此惊悸之所由发也。或耳闻大声，目击异物，遇险临危，触事丧志，心为之怍，使人有惕惕之状，是则为惊。心虚而停水，则胸中渗漉。虚气流动，水既上乘，心火恶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状，或筑筑然动，是则为悸。惊者与之豁痰定惊之剂。悸者与之逐水消饮之剂。所谓扶虚，调养心血，和平心气而已。若一切以刚燥从事，或者心火自炎，又有热生风之证。

惊

《素问》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者，名曰风厥。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得止，内乱五藏，外为惊骇。胃足阳明之脉，是动则病，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欲动。阳明所谓甚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搏，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音而动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由是观之，肝、胆、心、脾、胃皆有惊证明矣。运气惊悸有三：一曰肝木不及，金来乘之。经曰：木不及曰委和，委和之纪，其发惊骇。又云：阳明之复，则入肝，惊骇筋挛是也。二曰火邪助心。经云：少阳所至为惊恐。又云：少阳所至为惊躁。又云：少阳之胜，善惊是也。三曰寒邪伤心。经云：岁水太过，寒气流行，病烦心躁悸是也。东垣云：六脉俱大，按之空虚，必面赤善惊上热，乃手少阴心之脉也。此气盛多而亡血，以甘寒镇坠之剂，泻火与气，以坠气浮。以甘辛温微苦峻补其血，熟地黄、生地黄、柴胡、升麻、白芍药、牡丹皮、川芎、黄芪之类以补之，以防血溢上竭（甘寒镇坠之剂，谓丹砂之类）。《三因》云：五饮停蓄，闭于中脘，最使人惊骇。属饮家（五饮汤丸）。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者，并温胆汤主。呕则以人参代竹茹。若惊悸眠多异梦随即惊觉者，宜温胆汤加酸枣仁、莲肉各一钱，以金银煎下十四友丸，或镇心丹、远志丸、酒调妙香散、琥珀养心丹、定志丸、宁志丸。卧而多惊魇：真珠母丸、独活汤。羌活胜湿汤，治卧而多惊悸、多魇搜者，邪在少阳厥阴也。加柴胡五分。如淋，加泽泻五分。此下焦风寒二经合病也。经曰：肾肝之病同一治。为俱在下焦，非风药行经不可也。丹溪云：病自惊而得者，则神出于舍，舍空得液则成痰矣。血气入舍，则痰拒其神不得归焉（寿星丸、或控涎丹，加辰砂、远志）。惊悸因事有所大惊而成者，其脉大动。动脉之状，如豆厥厥动摇、无头尾者是也。东垣云：外物惊，宜镇平，以黄连安神丸。密

陀僧研极细末，茶汤调一钱匕，治惊气入心络不能语者。昔有为狼及大蛇所惊，皆以此而安。盖惊则气上，故以重剂坠之。热郁有痰，寒水石散；气郁有痰，加味四七汤；虚而有痰，十味温胆汤、养心汤。《金匮》云：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病皆从惊发得之。经云：阳气者，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者，是瘘疮所为之惊骇也。盖俞则瘘疮之俞窍，其痛气留连肉腠之间，恐人触着而痛，故化惕惕然之心，内薄而传为善畏惊骇之疾也。

诊　寸口脉动而弱，动即为惊，弱即为悸。跌阳脉微而浮。浮为胃气虚，微则不能食，如恐怖之脉，忧迫所作也。寸口紧，跌阳浮滑，气虚是以悸。惊主病者，其脉止而复来，其人目睛不转，不能呼气。

悸

《伤寒明理论》释悸字云：悸、心忪也。筑筑惕惕然动，怔怔忪忪不能自安也。则悸即怔忡，而今人分为两条，谬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种，一者虚也，二者饮也。气虚者，由阳气内虚，心下空虚，火气内动而为悸也。血虚者亦然。其停饮者，由水停心下，心为火而恶水。水既内停，心不自安，故为悸也。有汗吐下后正气内虚而悸者；有邪气交击而悸者；有荣卫涸流脉结代者，则又甚焉。必生津液益血以实其虚，此从伤寒而论者。若杂病则考诸《内经》云：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胆病者，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如人将捕之状。足阳明是动，闻木音则惕然而惊。心包络是动病，心中澹澹大动。肾是动病，善恐，心惕然如人将捕之。《原病式》云：因水衰火旺，其心胸躁动，谓之怔忡。然后知悸之为病，是心藏之气不得其正动，而为火邪者也。盖心为君火，包络为相火。火为阳，阳主动，君火之下阴精承之，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夫如是而动，则得其正而清净光明，为生之气也。若乏所承，则君火过而不正，变为烦热，相火妄动。既热且动，岂不见心悸之证哉。况心者神明居之。经曰：两精相搏之谓神。又曰：血气者，人之神。则是阴阳气血在心藏未始相离也。今失其阴，偏倾于阳，阳亦以失所承而散乱，故精神怔怔忡忡不能自安矣。

如是者，当自心藏中补其不足之心血，以安其神气。不已则求其属以衰之，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又包络之火，非惟辅心，而且游行于五藏。故五藏之气妄动者，皆火也。是以各藏有疾，皆能与包络之火合动而作悸。如是者，当自各藏补泻其火起之由，而后从包络调之、平之，随其攸利而治。若各藏移热于心，而致包络之火动者，治亦如之。若心气不足，肾水凌之，逆上而停心者，必折其逆气，泻其水，补其阳。若左肾之真水不足，而右肾之火上逆，与包络合动者，必峻补左肾之阴以制之。若内外诸邪郁其二火不得发越，隔绝荣卫，不得充养其正气者，则皆以治邪解郁为主。若痰饮停于中焦，碍其经络不得舒通，而郁火与痰相击于心下以为怔忡者，必导去其痰。经脉行，则病自已。丹溪云：怔忡，大概属血虚与痰。有虑便动者，属虚。时作时止者，痰因火动。瘦人多是血虚。肥人多是痰饮。真觉心跳者是血少，宜四物安神之类。《金匮》云：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又云：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亦可用温胆汤，或导痰汤加炒酸枣仁、下寿星丸，及茯苓饮子、茯苓甘草汤、姜术汤、五苓散之类。火盛加黄连。脉结代而悸，炙甘草汤。久思所爱，触事不意，虚耗真血，心血不足，遂成怔忡，宜养荣汤。感风寒暑湿闭塞诸经而松忡者，各见本门。或有阴火上冲，怔忡不已，甚者火炎于上。或头晕眼花，或齿落发脱，或手指如许长大，或见异物，或腹中作声，此阴火为患也。治宜滋阴抑火汤。心不宁者，加养心之剂。日久服降火药不愈，加附子从治，或入参芪亦可。有失志者，由所求不遂，或过误自咎，懊恨嗟叹不已，独语书空，若有所失，宜温胆汤去竹茹，加人参、柏子仁各

一钱，下定志丸，仍佐以酒调辰砂妙香散。有痞塞不饮食，心中常有所歉，爱处暗地，或倚门后，见人则惊避，似失志状，此为卑惵之病，以血不足故耳。宜人参养荣汤。脾胃不足者，谷神嘉禾散加当归、黄芪各半钱。

恐

藏府恐有四：一曰肾。经云：在藏为肾，在志为恐。又云：精气并于肾则恐是也。二曰肝胆。经云：肝藏血，血不足则恐。戴人曰：胆者敢也，惊怕则胆伤矣。盖肝胆实则怒而勇敢，肝胆虚则善恐[8]而不敢也。三曰胃。经云：胃为恐是也。四曰心。经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者是也。运气善恐，皆属肝木虚。经云：木不及曰委和。委和之纪，其病摇动注恐是也。针灸善恐有三：其一取肾。经云：肾足少阴之脉，是动病。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虚则补之，寒则留之是也。其二取肝。经云：肝虚则目眩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是也。其三取胆。经云：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取阳[9]陵泉。又云：善呕，呕有苦，善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10]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是也。丹溪治周本心，年六十，形气俱实，因大恐，正月间染病，心不自安，如人将捕之状。夜卧亦不安，两耳后亦见火光炎上，食饮虽进而不知味，口干而不欲食。以人参、白术、当归身为君，陈皮为佐，加盐炒黄柏，炙玄参各少许煎服自愈，月余而安。经云：恐伤肾，此用盐炒黄柏、炙玄参、引参、归等药入补肾足少阴络也。《本事方》人参散、茯神散、补胆防风汤，皆治胆虚之剂。

健　忘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气虚，虚则荣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火不及曰伏明。伏明之纪，其病昏惑悲忘。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善忘。太阳之复，甚则入心，善忘善悲。人生气禀不同，得气之清，则心之知觉者明；得气之浊，则心之知觉者昏。心之明者，无有限量，虽千百世已往之事，一过目则终身记而不忘，岂得忘其目前者乎。心之昏者，精神既短，则目前不待于伤心，而不能追忆其事矣。刘河间谓水清明而火昏浊，故上善若水，下愚若火，此禀质使之然也。设禀质清浊混者，则不耐于事物之扰。扰则失其灵而健忘也。盖气与血，人之神也。经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静乃水之体，躁乃火之用。故性静则心存乎中，情动则心忘于外。动不已则忘亦不已，忘不已则存乎中者几希，存乎中者几希则语后便忘，不俟终日已。所以世人多忘者，役役扰扰，纷纭交错，当事于一生，其气血之阴者将竭。必禀质在中人以上，清明有所守，不为事物所乱者，百难一人也。由是言之，药固有安心养血之功，不若平其心，易其气，养其在己而已。若夫痰之健忘者，乃一时之病。然病忘之邪，非独痰也。凡是心有所寄，与诸火热伤乱其心者，皆得健忘。如《灵枢》谓盛怒伤志，志伤善忘。《内经》谓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善忘。夫如是，岂可不各从所由而为治耶。

思虑过度，病在心脾，宜归脾汤，有痰加竹沥。有因精神短少者，人参养荣汤、小定志丸、宁志膏。有因痰迷心窍者，导痰汤下寿星丸，或加味茯苓汤。上虚下盛，于补心药中加升举之剂。心火不降，肾水不升，神志不定，事多健忘，宜朱雀丸。《千金》孔子大圣枕中方，龟甲、龙骨、远志、菖蒲四味，等分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常令人大聪明。治多忘方，菖蒲一分，茯苓、茯神、人参各五分，远志七分，为

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五日效。《圣惠方》菖蒲、远志各一分，捣为细末。戊子日服方寸匕，开心不忘。《肘后方》治人心孔惛塞，多忘喜误。丁酉日密自至市，买远志著巾角中，为末服之，勿令人知。本草：商陆花主人心惛塞，多忘喜误，取花阴干百日捣末，日暮水服方寸匕，卧思念所欲事，即于眼中自见。

杂　门[1]

汗总论

《素问》云：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又云：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凡眠熟而汗出，醒则倏收者，曰盗汗，亦曰寝汗。不分寤寐，不由发表而自然汗出者，曰自汗。若劳役因动汗出，非自汗也。伤寒脉紧，麻黄、葱、豉发之。汗出于卫，伤寒脉缓，白术、桂枝止之，汗出于荣。往来寒热，眩，柴胡、连翘和之，汗出于少阳。体若燔炭，地骨皮、秦艽解之，汗出于三焦。厥而抑郁，柴胡、麻黄发之，汗出于血。热聚于胃，大黄、芒硝下之，汗出于足阳明。阴毒大汗，附子、干姜温之，汗出于三阳。

自　汗（头汗、手足汗、无汗）

心之所藏在内者为血，发于外者为汗。汗者，乃心之液。而自汗之证，未有不由心肾俱虚而得之。故阴阳虚必腠理发热自汗，此固阴阳偏胜而致。又有伤风、中暑、病湿。兼以惊怖、房室、劳极，则历节、肠痈、痰饮、产蓐等证，亦能令人自汗。仲景谓肉极则自津脱。腠理开，汗大出。巢氏云：虚劳病，若阳气偏虚，则津发泄为汗。又云：心藏热则腠理开，腠理开则汗出。诸家言汗出之义，大约如此。尝因是而究之，汗者、津之泄也，津与气同类，气之所至，津即有之。以故知《内经》之言心为汗者，大矣哉。盖心是主阳之藏，阳乃火也，气也。故五藏六府表里之阳，皆心藏主之，以行其变化。是故津者，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生，亦随其火扰所在之处泄出为汗，其汗尽由心出也。不然，何《内经》言风、言劳动、言阳阴相争者，其汗各由其所在藏府而出之乎。然五藏六府，又必以十二经脉、荣卫为要。因经脉是司其出入行气之隧道，荣行脉中以滋阴血，卫行脉外以固阳气。阳气固则腠理肥，玄府密，而藏府经脉荣卫通贯若一。内之藏府与表之经脉离居，则两者出入之机皆废。于是邪在于内则玄府不密，而汗从府藏出；邪在表则腠理不固，而汗从经脉出。所以自汗之由，不可胜计。至若藏府之阴拒格卫气浮散于外，无所依从，或胃气虚衰，水谷气脱散者，或肺气徽弱不能宣行荣卫而津脱者，如是自汗，虽病重而尚有可治。独三阳之绝汗出者，则不可治矣。

阴虚阳必凑，故发热自汗，当归六黄汤加地骨皮。阳虚阴必乘，故发厥自汗，黄芪建中汤，甚者加附子，或芪附汤。滑伯仁治一妇，暑月身冷自汗，口干烦燥欲卧泥水中，脉浮而数，按之豁然虚散。曰：《素问》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为阴盛格阳。得之饮食生冷，坐卧当风。以真武汤冷饮之，一进汗止，再进躁去，三进全安。阴阳俱虚，热不甚，寒不甚，秋冬用桂枝，春夏用黄芪。脉证无热者，亦用桂枝；脉证有热者，亦用黄芪。或身温如常而汗出冷者，或身体冷而汗亦冷，别无他病，并属本证。戴复庵用黄芪建中汤，加浮麦少许煎，黄芪六一汤，或玉屏风散。《平人气象论》云：尺涩脉滑，谓之多汗。王注：谓尺肤涩而尺脉滑也。肤涩者，荣血内涸。又《针经》云：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脱。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按此二经论自汗多而血涸津脱者。东垣周卫汤，虽曰治湿胜自汗，内有血药，实润剂也，

可以治此。湿胜自汗，以东垣法治之。东垣曰：西南坤土也，在人则为脾胃。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湿主淋淫，骤注者湿胜也。阴滋其湿，为露为雨，此阴寒隔热火也。隔者解也，阴湿寒下行，地之气也。仲景云：汗多则亡阳，阳去则阴胜也。重虚则表阳虚极矣，其为寒中。湿胜则音声如从瓮中出，若中水也。相家有言，土音如居深瓮里，言其壅也、远也、不出也，其为湿也审矣。又知此二者，亦为阴寒。《内经》云：气虚则外寒，虽见热中，蒸蒸为汗，终传大寒。知始为热中者，表虚无阳不任外寒。终传为寒中者，多成痹寒矣。夫色以候天，脉以候地，形者乃候地之阴阳也。故以脉气候之，皆有形之可见者也。治张芸夫，四月天寒，阴雨寒湿相杂，因官事饮食失节，劳役所伤。病解之后，汗出不止，沾濡数日，恶寒重添厚衣，心胸闷躁，时躁热，头目昏愦，壅塞食少减。此乃胃外阴火炽甚，与夫雨之湿气挟热，两气相合，令湿热大作，汗出不休，兼见风邪以助东方甲乙。以风药去其湿，以甘药泻其热，羌活胜湿汤主之。有痰证冷汗自出者，宜七气汤，或理气降痰汤。痰去则汗自止。火气上蒸胃中之湿，亦能作汗，可用凉膈散。有气不顺而自汗不止，须理气使荣卫调和，小建中汤加木香。《素问》帝曰：有病身热解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饮（麋衔，一名蘼衔，俗名吴风草）。又：饮酒中风，则为漏风。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裳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河间以白术散主之，此即酒风也。凡五藏风皆自汗恶风。因饮食汗出日久，心中虚风虚邪，令人半身不遂，见偏风痿痹之病。先除其汗，慓悍之气，按而收之，安胃汤。有病后多汗，服正元散诸重剂不愈，唯八珍散宜之。有别处无汗，独心孔一片有汗。思虑多则汗亦多，病在心，宜养心血。用猪心一个，破开，带血入人参、当归二两缝之，煮熟去药，止吃猪心，仍以艾汤调茯苓末服之。若服药汗仍出者，有热，牡蛎散。无热，小建中汤加熟附子一钱，不去皮，或正元散，仍以温粉扑之。大汗不止，宜于诸药中入煅牡蛎粉二钱半，并吞朱砂丹，或茸朱丹。常自汗出，经年累月者，多用黑锡丹。久病及大病新愈汗出者，亦可用此。若不宜热补，须交济其阴阳自愈，当以灵砂丹主之。凡此皆为无他病而独汗出者设，非谓有兼病者也。若服诸药欲止汗固表而并无效验，药愈涩而汗愈不收止，可理心血。盖汗乃心之液。心无所养不能摄血，故溢而为汗，宜大补黄芪汤加酸枣仁。有微热者，更加石斛，兼下灵砂丹。汗出如胶之粘，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难治。

诊　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发也。肺脉缓甚为多汗。

头　汗

阴阳俱虚，枯燥，头汗，亡津液也。热入血室，头汗。伤湿额上汗，因下之，微喘者死。胃上热熏，额汗。发黄头汗，小便不利而渴，此瘀血在里也，心下懊侬，头汗。伤寒结胸，无大热，以水结在胸胁间，头汗。往来寒热，头汗。海藏云：头汗出，剂颈而还，血证也。额上偏多，何谓也？曰：首者六阳之所会也，故热熏蒸而汗出也。额上偏多以部分，左颊属肝，右颊属肺，鼻属中州，颐属肾，额属心。三焦之火涸其肾水，沟渠之余迫而上入于心之分，故发为头汗。而额上偏多者，属心之部，而为血证也。饮酒、饮食头汗出者，亦血证也。至于杂证，相火迫肾水上行，入于心为盗汗，或自汗。传而为头汗出者，或心下痞者，俱同血证例治之。无问伤寒、杂病、酒积，下之而心下痞者，血证也。何以然？曰：下之亡阴，亡阴者则损脾胃而亡血，气在胸中，以亡其血，陷之于心之分也。故心下痞，世人以为血病，用气药导之则痞病愈甚。而又下之，故变而为中满鼓胀，非其治也。然则当作何治？曰：独益中州脾土，以血药治之，其法无以加矣。头汗出，胸胁满，小便不利，往来寒热，心烦，呕而不渴，柴胡桂姜汤。身微热，表虚，头汗出不已，或因医者发汗以致表虚者，黄芪汤。

手足汗

一男子手足汗，医用芩、连、柏并补剂，皆不效。又足汗常多，后以八物、半、为君，白附、川乌佐使，其汗即无。治脚汗，白矾、干葛各等分为末，每半两、水三碗，煎十数沸洗，日一次，三五日自然无汗。

阴汗，别见。

无汗

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东垣云：真气已亏，胃中火盛，汗出不休，胃中真气已竭。若阴火已衰，无汗反燥，乃阴中之阳。阳中之阳俱衰，四时无汗，其形不久，湿衰燥旺，理之常也。其形不久者，秋气主杀，生气乃竭。生气者，胃之谷气也。乃春少阳生化之气也。丹溪云：盛夏浴食无汗为表实。治谢老夏月无汗久嗽、用半夏、紫苏二味为末，入莎末、枕流末（蚬壳灰、蛤粉之属）、仁陷末（神曲），以栝蒌穰、桃仁泥半两为丸，先服三拗汤三贴，却服此丸子。

盗汗

卫气至夜行于阴，或遇天之六淫在于表，或遇人气兴衰所变，如天之五邪六淫者，相乘于里，或藏府经脉之阴阳，自相胜负，则皆有以致阳气之不足。然而非惟寒湿燥同其阴者，能伤其阳而已。至若风火热同其阳者，则亦伤之。而相火出肾肝表里四经者尤甚。夫火与元气不两立，故火盛则阳衰。卫与阳一也，阳衰则卫虚，所虚之卫行阴。当瞑目之时，则更无气以固其表，故腠理开、津液泄而为汗。迨寤则目张，其行阴之气复散于表，则汗止矣。夫如是者，谓之盗汗，即《内经》之寝汗也。《内经》谓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寝汗，憎风。又岁水太过，甚则土气乘之者，病亦若是。注曰：肾邪攻肺，心内微，心液为汗，故寝汗。仲景《伤寒论》中名盗汗，谓阳明病当作里实而脉浮者，必盗汗。又三阳合病，目合则汗。成无己谓伤寒盗汗，非若杂病者之责其阳虚而已，是由邪在半表半里使然也。何者？若邪气一切在表，干于卫则自汗出。此则邪气侵行于里，外连于表邪，及睡则卫气行于里，乘表中阳气不致，津液得泄而为盗汗，亦非若自汗。有为之虚者，有为之实者，其于盗汗，悉当和表而已。今观仲景二论，似若不同，究其微旨，则一而已矣。何则？《内经》论其源，则心肾者乃阴阳之主。所以论汗必自心之阳，论寝必自肾之阴。仲景之云，从其邪之所在之阴阳，便成盗汗。是指阴阳之流者耳。抑究其源流，悉是卫气之为用。卫气者，由谷气之所化，肺藏之所布。然天真之阳必得是而后充大，无是则衰微。故《生气通天论》所言，阳气者，如苍天之气。顺之则阳固，与阳因而上，卫外者之类，皆指卫气也。所以王注以卫气合天地之阳气。若夫成无己之释仲景者固善矣，抑亦未为至当。虚劳杂病之人，岂可独责其阳虚，而不有阴虚之可责者乎。予每察杂病之盗汗，有冷有热，岂无其故哉。因热邪乘阴虚而发者，所出之汗必热。因寒邪乘阳虚而发者，所出之汗必冷。其汗冷之义，即《内经》所谓阴胜则身寒，汗出，身上清也。非独为自汗，虽盗汗亦然。其温汗之义，殆以所乘之热，将同于伤寒，郁热在表里而汗者也。虽然邪乘之重者，亢则害，承乃制。兼化水为冷者有之，相火出于肾挟水化而为冷者有之，此又不可不审也。盖成无己因《金匮要略》叙杂病云：平人脉虚弱微细，善盗汗。又以《巢氏病源》以虚劳之人盗汗，有阳虚所致，因即谓杂病之盗汗，悉由于阳虚也。且以《金匮要略》言之，脉虚弱者，乃阳气之虚；细弱者，乃阴气之虚。何独举阳而遗其阴，亦智士之一失也。然虚劳之病，或得于大病后阴气未复，遗热尚留；或得之劳役七情色欲之火，衰耗阴精；或得之饮食药味，积成内热，皆有以伤损阴血，衰惫形气。阴气既虚，不能配阳，于是阳气内蒸，外为盗汗，灼而不已，阳能久存而不破散乎。当归六黄汤治盗汗之圣药。宜润剂者，六黄汤。宜燥剂者，正气汤。无内热者，防风散、

白术散。肝火，当归龙荟丸。虚者，黄芪连翘汤。实者，三黄连翘汤。身热，加地骨皮、柴胡、黄芩、秦艽。肝虚，加酸枣仁。肝实，加龙胆草。右尺实大，黄柏、知母。烦心，黄连、生地黄、当归、辰砂、麦门冬。脾虚，人参、白术、白芍药、干山药、白扁豆、浮麦。亦可用山药一味为末，临卧酒调下三钱。经霜桑叶末，茶调服。豆豉微炒，酒渍服。外用五倍子或何首乌为末，津唾调填脐中，以帛缚定。藏府盗汗皆属肾。经云：肾病者，寝汗出，憎风是也。运气盗汗皆属寒水。经云：岁水太过，寒气流行，甚则劳汗出，憎风。又云：太阳所至，为寝汗痉是也。

多卧不得卧（卧不安内附）

《灵枢·大惑论》云：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跷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寒热论》云：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四十六难》曰：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经言少壮者血气盛，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日精、夜不寤。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海藏云：胆虚不眠，寒也。酸枣仁炒为末，竹叶汤调服。胆实多睡，热也。酸枣仁生为末，姜茶汁调服。

《素问》帝曰：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倚，则卧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羌活胜湿汤，治卧而多惊，邪在少阳、厥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

不 得 卧

《灵枢·邪客篇》，帝问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陷当作满）。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黄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黄帝曰：善。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愿闻其方。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秫米，北人谓之黄米，可以酿酒），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汗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素问·逆调论》，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金匮》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汤主之。《本事方》鳖甲丸。《圣惠方》治骨蒸烦心不得眠，用酸枣仁一两，水一大盏半，研绞取汁，下米二合，煮粥候熟，下地黄汁一合，更煮过，不计时服之。胡洽治振悸不得眠，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生姜、酸枣仁六物煮服（以上皆补肝之剂）。温胆汤，治大病后虚烦不得眠（并《内经》半夏汤，皆去饮之剂）。六一散加牛黄，治烦不得眠。戴云：不寐有二种，有病后虚弱及年高人阳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不寐。虚者，六君子汤加炒酸枣仁、炙黄芪各一钱。痰者，宜温胆汤减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枣仁各一钱，下青灵丹。大抵惊悸健忘，怔

忡失志，心风不寐，皆是胆涎沃心，以致心气不足。若用凉心之剂太过，则心火愈微，痰涎愈盛，病愈不减。惟当以理痰气为第一义，导痰汤加石菖蒲半钱。喘不得卧，以喘法治之。厥不得卧，以脚气法治之。

多　卧

《灵枢·大惑篇》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精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行于阳也久，故少瞑焉。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运气多睡，皆属内热。经云：阳明司天之政。初之气，阴始凝，气始肃，病中热善眠是也。酸枣仁一两，生用，腊茶二两，以生姜汁涂，炙微焦，捣罗为末。每服二钱，水七分盏，煎六分，温服无时。灸法，无名指第二节尖一壮，屈手指取之。

怠惰嗜卧

东垣云：脉缓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或大便泄泻。此湿胜，从平胃散。又云：怠惰嗜卧，有湿，胃虚不能食，或沉困，或泄泻，加苍术，自汗加白术。食入则困倦，精神昏冒而欲睡者，脾虚弱也。六君子汤加神曲、麦芽、山楂之属。四肢懒惰，人参补气汤。丹溪云：脾胃受湿，沉困无力，怠惰嗜卧者，半夏、白术。肥人是气虚，宜人参、二术、半夏、甘草（又云：是湿，苍术、茯苓、滑石）。黑瘦人是热，黄芩、白术。饮食太过，转运不调，枳实、白术。按：人之虚实寒热，当审脉证定之，岂可以肥瘦为准，学者无以辞害意可也。

身　重

《素问》示《从容论》有云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运气身重有五：一曰湿，乃湿制肾虚而重。经云：太阴所至为身重。又云：太阴之复，体重身满。又云：岁土太过，湿气流行，民病体重烦冤。又云：土郁之发，民病身重是也。二曰湿热。经云：少阳司天之政，四之气，炎暑间化，其病满身重是也。三曰寒湿。经云：太阳司天之政，三之气，感于寒湿，民病身重是也。四曰风乃木制，脾虚而重。经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民病体重烦冤。又云：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体重烦冤。又云：厥阴在泉，风淫所胜，病身体皆重是也。五曰金乃燥制，肝虚而重。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体重烦冤是也。东垣云：身重者，湿也。补中益气汤加五苓散去桂主之。洁古云：起卧不能谓之湿，身重是也。小柴胡汤、黄芪芍药汤。仲景云：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洁古云：夏月中风湿，身重如山，不能转侧，除风胜湿去热之药治之。仲景云：肾著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表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脾胃虚弱，元气不能荣于心肺，四肢沉重，食后昏闷，参术汤主之。针灸身重有二法：其一取脾。经云：脾病者，身重肉瘛，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又云：脾足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腹胀，身体皆重，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其二取肾。经云：肾病者，身重，寝汗出，憎风，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是也。

不 能 食（饥不能食、恶食）

心下不痞满，自不能食也。东垣云：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故不能食，皆作虚论。若伤食恶食，自有本门，不在此例。病人脉缓怠惰，四肢重著，或大便泄泻，此湿胜也，从平胃散加味。病人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或大便泄泻，皮毛枯槁发脱，从黄芪建中汤加味。病人脉虚气弱，脾胃不和，从四君子、六君子汤加味。有痰，从二陈汤加味，兼下人参半夏丸。虚而有痰，用人参四两，半夏一两，姜汁浸一宿，曝干为末，面糊丸。食后生姜汤下。痰积痞隔，食不得下，皂荚（烧存性），研末，酒调下一钱匕。和中汤、七珍散、六神汤、钱氏异功散，皆四君子加减例，开胃进食之正剂也。罗谦甫云：脾胃弱而饮食难任者，不可一概用克伐之剂，宜钱氏异功散补之，自然能食。设或嗜食太过伤脾，而痞满呕逆，权用枳实丸一服，慎勿多服。娄全善尝治翁氏久疟，食少汗多，先用补剂加黄连、枳实，月余食反不进，汗亦不止。因悟谦甫此言，遂减去枳、连，纯用补剂。又令粥多于药而食进，又于原方内加附子三分半，一服而愈。宽中进食丸、和中丸、木香枳术丸、木香干姜枳术丸，皆有行气之剂，气滞者宜之。许学士云：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效。予授二神丸服之，顿能进食。此病不可全作脾气治。盖肾气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消化饮食。譬之鼎釜之中，置诸水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黄鲁直尝记服兔丝子，淘净，酒浸曝干，日挑数匙，以酒下之，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亦知此理也。今按治法，虚则补其母。不能食者，戊己虚也，火乃土之母，故以破故纸补肾为癸水，以肉豆蔻厚肠胃为戊土，戊癸化火，同为补土母之药也。杨仁斋云：脾肾之气交通，则水谷自然克化。《瑞竹堂方》谓二神丸，虽兼补脾胃，但无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廪。仓廪空虚则能受物，屡用见效，其殆使之交通之力欤。严用和云：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水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食而不消，大腑溏泄。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予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盛，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薛新甫云：予尝病脾胃，服补剂及针灸脾俞等穴不应，几殆。吾乡卢丹谷先生，令予服八味丸，饮食果进，三料而平。予兄年逾四十，貌丰气弱，遇风则眩，劳则口舌生疮，胸常有痰，目常赤涩。又一人脾虚发肿，皆以八味丸而愈。按此皆补肾之验。戴复庵云：脾运食而传于肺，脾气不足故不喜食，宜启脾丸、煮朴丸。若脾虚而不进食者，当实脾，宜鹿茸橘皮煎丸。若脾虚寒而不进食者，理中汤。未效，附子理中汤加砂仁半钱，或丁香煮散。心肾虚致脾气不足以运者，鹿茸橘皮煎丸。脾上交于心，下交于肾者也。

饥不能食

《灵枢·大惑篇》：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运气饥不欲食，皆属湿邪伤肾。经云：太阴司天，湿淫所胜，民病心如悬，饥不欲食，治以苦热是也。针灸饥不欲食有二法：其一清胃。经云：胃者水谷之海，其腧上在气冲，下至三里，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审守其腧，调其虚实是也。其二取肾。经云：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饥不欲食，心如悬，若饥状，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

恶 食

经云：太阴所谓恶闻食臭者，胃无气故恶食臭也。用大剂人参补之。丹溪云：恶食者，胸中有物，导痰补脾，二陈加二术楂芎汤。失笑丸，治虚痞恶食。

喑

喑者，邪入阴部也。经云：邪搏阴则为喑。又云：邪入于阴，搏则为喑。然有二证：一曰舌喑，乃中风舌不转运之类是也。一曰喉喑。乃劳嗽失音之类是也。盖舌喑但舌本不能转运言语，而喉咽音声则如故也。喉喑但喉中声嘶，而舌本则能转运言语也。

舌喑　经云：心脉涩甚为喑。又云：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娄全善云：人舌短言语不辨，乃痰涎闭寒舌本之脉而然。尝治一中年男子，伤寒身热，师与伤寒药五贴，日后变神昏而喑。遂作体虚有痰治之，人参五钱，黄芪、白术、当归、陈皮各一钱，煎汤，入竹沥、姜汁饮之。十二日其舌始能语得一字，又服之半月，舌渐能转运言语，热除而瘥。盖足少阴脉挟舌本，脾足太阴之脉运舌本，手少阴别系舌本。故此三脉虚，则痰涎乘虚闭塞其脉道，而舌不能转运言语也。若此三脉亡血，则舌无血营养而喑。经云：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又云：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治当以前方加补血药也。又尝治一男子五十余岁，嗜酒吐血桶许后不食，舌不能语，但渴饮水，脉略数。与归、芎、芍、地各一两，术、参各二两，陈皮一两半，甘草二钱，入竹沥、童便、姜汁，至二十余贴能言。若此三脉风热中之，则其脉弛纵，故舌亦弛纵不能转运而喑。风寒客之，则其脉缩急，故舌强舌卷而喑。治在中风半身不收求之也。丹溪治一男子三十五岁，因连日劳倦发喊，发为疟疾。医与疟药，三发后变为发热舌短，言语不辨，喉间痰吼有声，诊其脉洪数似滑。遂以独参汤加竹沥两蚶壳许。两服后，吐胶痰三块，舌本正而言可辨，余证未退，遂煎人参黄芪汤，服半月而诸证皆退。粥食调补两月，方能起立。针灸喑有二法：其一取脾。经云：脾足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舌本强，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其二取心。经云：手少[12]阴之别，名曰通里，去腕一寸五分，别而上行，入于心中，系舌本，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是也。

喉喑　《灵枢经·忧恚无言篇》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声音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壅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故人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开，分气失也。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黄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其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杂病篇》，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丹溪治俞继道遗精，误服参芪及升浮剂，遂气壅于上焦而喑，声不出，用香附、童便浸透为末，调服，而疏通上焦以治喑。又用蛤粉、青黛为君，黄柏、知母、香附佐之为丸。而填补下焦以治遗，十余日良愈。出声音方，诃子（炮去核）、木通各一两，甘草半两，用水三升，煎至升半，入生姜、地黄汁一合，再煎数沸，放温，分六服，食后，日作半料。河间诃子汤，诃子折逆气，破结气，木通通利机窍，桔梗通利肺气，童便降火润肺，故诸方通用之。发声散，开结痰，《肘后方》陈皮五两，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渣顿服，泄滞气下痰。《千金》云：风寒之气客于中，滞而不发，故喑不能言，宜服发表之药，不必治喑。以紫梗荆芥根一两，研汁，入酒相和，温服半盏，服无时。又方，用襄荷根二两绞汁，酒一大盏和匀，温服半盏，无时。此皆治风冷失音。冬月寒痰结，咽喉不利，语声不出。经云：寒气客于会厌，卒然而哑是也。玉粉丸主之。肺间邪气，胸中积血作痛失音，蛤蚧丸。暴嗽失音，宜润燥通声膏。咳嗽声嘶者，此血

虚受热也。用青黛、蛤粉，蜜调服之。槐花，瓦上炒令香熟，于地上出火毒，三更后，床上仰卧随意服，治热而失音。杏仁三分，去皮尖炒，另研如泥，桂一分和，取杏核大，绵裹含，细细咽之，日五夜三。又方，以桂末着舌下，咽津妙，此治寒而失音。孙兆口诀云：内侍曹都使，新造一宅，落成迁入，经半月，饮酒大醉，卧起失音不能语。孙用补心气薯蓣丸，以细辛、川芎治湿，十日其病渐减，二十日全愈。曹既安见上问谁医，曰孙兆郎中，上乃召问曰：曹何疾也？对曰：凡新宅壁土皆湿，地亦阴多，人乍来阴气未散，曹心气素虚，饮酒至醉，毛窍皆开，阴湿之气从而入乘心经。心经既虚，而湿气又乘之，所以不能语。臣先用薯蓣丸使心气壮，然后以川芎、细辛，又去湿气，所以能语也。运气喑有二：一曰热助心实。经云：少阴之复，暴喑，治以苦寒是也。二曰寒攻心虚。经云：岁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暴喑。治以咸温是也。孤惑声哑，其证默默欲眠，目不能闭，起居不安是也。针灸喑有三法：其一取足少阴篇首所引二段经文是也。其二取足阳明。经云：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卒喑，取之所别是也。娄全善治一男子四十九岁，久病痰嗽，忽一日感风寒，食酒肉，遂厥气走喉病暴喑。与灸足阳明丰隆二穴各三壮，足少阴照海穴各一壮，其声立出。信哉，圣经之言也。仍用黄芩降火为君，杏仁、陈皮、桔梗泻厥气为臣，诃子泄逆，甘草和元气为佐，服之良愈。其三取手阳明。经云：暴喑气哽，取扶突与舌本出血。舌本，廉泉穴也。

妊娠喑　《素问》黄帝曰：人之重身，九月而喑，此为何也？岐伯曰：胞之络脉绝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王注云：少阴，肾脉也，气不荣养，故不能言）。

产后喑　陈氏云：产后不语，因心气虚而不能通于舌，则舌强不能言语者，宜服七珍散。余当推其所因而治之。薛新甫曰：经云大肠之脉散舌下。又云脾之脉，是动则病舌本强，不能言。又云肾之别脉，上入于心系舌本，虚则不能言。窃谓前证，若心肾气虚，用七珍散。肾虚风热，地黄饮。大肠风热，加味逍遥散加防风、白芷。脾经风热，秦艽升麻汤。肝经风热，柴胡清肝散加防风、白芷。脾气郁结，加味归脾汤加升麻。肝木太过，小柴胡加钓藤钩。脾受土侮，六君加升麻、白芷、钓藤钩。肝脾血虚，用佛手散。脾气虚，用四君子。气血俱虚，八珍汤；如不应，用独参汤；更不应，急加附子补其气而生其血。若径用血药则误矣。郭氏论人心有七孔三毛，产后虚弱，多致停积败血闭于心窍，神志不能明了。心气通于舌，心气闭塞则舌亦强矣，故令不语，但服七珍散。胡氏孤凤丹散，治产后闭目不语，用白矾细研，每服一钱，热水调下。

消　瘅（口燥咽干）

渴而多饮为上消（经谓膈消），消谷善饥为中消（经谓消中），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经谓肾消）。刘河间尝著三消论谓：五藏六府四肢，皆禀气于脾胃，行其津液，以濡润养之。然消渴之病，本湿寒之阴气极衰，燥热之阳气太盛故也。治当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和而不涩。则病自已矣。况消渴者，因饮食服饵之失宜，肠胃干涸，而气不得宣平。或精神过违其度而耗乱之，或因大病阴气损而血液衰，虚阳慓悍而燥热郁甚之所成也。若饮水多而小便多，曰消渴。若饮食多，不甚渴，小便数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一皆以燥热太甚，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滞，复多饮于中，终不能浸润于外，荣养百骸。故渴不止，小便多出或数溲也。张戴人亦著三消之说，一从火断，谓火能消物。燔木则为

炭；燔金则为液；燔石则为灰；煎海水则为盐；鼎水则干。人之心肾为君火，三焦胆为相火，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藏府而津液耗焉。夫心火甚于上为膈膜之消；甚于中为肠胃之消；甚于下为膏液之消；甚于外为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则消及于肺；中甚不已则消及于脾；下甚不已则消及于肝肾。外甚不已则消及于筋骨。四藏皆消尽，则心始自焚而死矣。故治消渴一证，调之而不下，则小润小濡，固不能杀炎上之热。下之而不调，亦旋饮旋消，终不能沃膈膜之干。下之调之而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则病已而复作。能从此三者，消渴亦不足忧矣。然而二公备引《内经》诸条言消渴者，表白三消所由来之病源，一皆燥热也。虽是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者，火与寒皆来乘肺。肺外为寒所薄，气不得施，内为火所烁故。然太阳寒水司天，甚则渴饮者，水行凌火，火气内郁。二者固属外之寒邪，则已郁成内之燥热也。或曰夫寒与热反，若冰炭之不同炉。而今之燥热，由外寒所郁也。将用凉以治内热，必致外寒增而愈郁；用温以散外寒，必致内热增而愈渴。治之奈何？曰：先治其急。处方之要，备在《本经》。谓处方而治者，必明病之标本，达药之所能，通气之所宜，而无加害者，可以制其方也。所谓标本者，先病而为本，后病而为标，此为病之本末也。标本相搏，先当救其急也。又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假若胃热者，热为本，胃为标也。处方者，当除胃中之热，是治其本也。故六气乃以甚者为邪，衰者为正，法当泻甚补衰，以平为期。养正除邪，乃天之道也，为政之理也，捕贼之义也。即此观之，处方之要，殆尽此矣。若太阳司天，寒水之胜，心火受郁，内热已甚，即当治内热为急。内热未甚，即当散寒解郁为急。如《宣明论》立方，著《内经》诸证条下者，其治漏风而渴，用牡蛎、白术、防风，先治漏风为急也。若心移寒于肺为肺消者，则以心火乘肺伤其气血为急。所移之寒，非正当其邪也。故用黄芪、人参、熟地黄、五味子、桑白皮、麦门冬、枸杞子，先救气血之衰，故不用寒药泻内热也。若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者，则以肺热为急。用麦门冬治肺中伏火、止渴为君。天花粉、知母泻热为臣。甘草、五味子、生地黄、葛根、人参，生津益气为佐。然心火上炎于肺者，必由心有事焉，不得其正，以致其藏气血之虚，故厥阳之火上逆也。所以用茯神安心定志养精神，竹叶以凉之，用麦门冬之属以安其宅，则火有所归息矣。因是三条消渴之方，便见河间处方，酌量标本缓急轻重之宜，通藏府切当之药者，如此可谓深得仲景处方之法者也。仲景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而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皆以五苓散利之。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兼口干舌燥者，白虎汤加人参主之。即此便见表里分经，因病用药，岂非万世之准则哉。坎☵，干水也，气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兑☱，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阳下陷于二阴为坎，坎以气潜行乎万物之中，为受命之根本，故润万物莫如水。一阴上彻于二阳为兑，兑以形普施于万物之上，为资生之利泽，故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明此二水，以悟消渴、消中、消肾三消之义治之。而兼明导引之说，又有水火者焉。三焦为无形之火，内热烁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水制之者，兑泽也，权可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亦气也，亦无形也，天一之所生也。以无形之水，沃无形之火，又常而可久者。是为真水火，升降既济，而自不渴矣。

上消者，上焦受病。《逆调论》云：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是也。舌上赤裂，大渴引饮，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治宜流湿润燥，以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能食而渴为实热，人参石膏汤，加减地骨皮散。不能食而渴为虚热，白术散，门冬饮子。有汗而渴者，以辛润之。无汗而渴者，以苦坚之。太阳经渴，其脉浮无汗者，五苓散、滑石之类主之（太阳无汗而渴，不宜服白虎汤，若得汗后脉洪大而渴者，宜服之）。阳明经渴，其脉长有汗者，白虎汤、凉膈散之类主之（阳明汗多而渴，不宜服

五苓散。若小便不利，汗少，脉浮而渴者，宜服之）。少阳经渴，其脉弦而呕者，小柴胡汤加栝蒌之类主之。太阴经渴，其脉细不欲饮。纵饮思汤不思水者，四君子、理中汤之类主之。少阴经渴，其脉沉细，自利者，猪苓汤、三黄丸之类主之。厥阴经渴，其脉微，引饮者，宜少少与之。小便不利而渴，知内有热也，五苓散、猪苓散泄之。小便自利而渴，知内有燥也，甘露饮、门冬饮润之。大便自利而渴，先用白芍、白术各炒为末调服，后随证用药。大便不利而渴，止渴润燥汤。上焦渴，小便自利，白虎汤。中焦渴，大小便俱不利，调胃承气汤。下焦渴，小便赤涩，大便不利，大承气汤。戴院使云：心消之病，往往因嗜欲过度，食啖辛热，以致烦渴。引饮既多，小便亦多，当抑心火使之下降，自然不渴，宜半夏泻心汤（半夏非所宜用）。去干姜，加栝蒌、干葛如其数，吞猪肚丸，或酒煮黄连丸。仍佐独味黄连汤，多煎候冷，遇渴恣饮，久而自愈。若因用心过度，致心火炎上而渴者，宜黄耆六一汤，加莲肉、远志各一钱，吞玄兔丹。仍以大麦煎汤，间下灵砂丹。渴欲饮水不止，仲景以文蛤一味捍为散，沸汤和服方寸匕。经验方用大牡蛎，于腊月或端午日，黄泥裹煅通赤，放冷，取出为末，用鲫鱼煎汤下一钱匕。盖二药性收涩，最能回津。《纲目》以为咸软非也。《三因方》用糯谷（旋炒作爆）、桑根白皮（厚者切细）等分。每服一两，水一碗，煮至半碗，渴即饮之。夫水谷之气上蒸于肺而化为津，以溉一身，此金能生水之义。二药固肺药也，而又淡渗，故取之。《保命集》用蜜煎生姜汤，大器倾注，时时呷之。法曰：心肺之病，莫厌频而少饮。经云：补上治上宜以缓。又云：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肺气下流，故火气降而燥衰矣。有食韭苗而渴愈者，亦辛润之意也。丹溪云：消渴饮缲丝汤，能引清气上朝于口。予谓蚕与马同属午也，心也。作茧成蛹，退藏之际，故能抑心火而止渴焉。饮多停积，有化水丹，又有神仙减水法。

东垣治张芸夫病消渴，舌上赤裂，饮水无度，小便数，制方名曰生津甘露饮子。《内经》云：热淫所胜，佐以甘苦，以甘泻之。热则伤气，气伤则无润。折热补气，非甘寒之剂不能，故以石膏之甘寒为君。王太仆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以柏、连、栀子、知母之苦寒，泻热补水为臣。以当归、杏仁、麦门冬、全蝎、连翘、白葵花、兰香、甘草，甘寒和血润燥为佐。升麻、柴胡苦平，行阳明、少阳二经。毕澄茄、白豆蔻、木香、藿香反佐以取之。又用桔梗为舟楫，使浮而不下也。为末汤浸，蒸饼和成剂，晒干杵碎，如黄米大。每於掌内舐之，津液送下，不令药过病处也。许学士治一卒病渴，日饮水三斗，不食已三月，心中烦闷，此心中有伏热。与火府丹，每服五十丸，温水下，日三。次日渴止，又次日食进。此方本治淋，用以治渴效。信乎？药贵变通用之。经云：少阳司天之政，三之气，炎暑至，民病渴。又云：少阴之复，渴而欲饮。又云：少阳之复，嗌络焦槁，渴引水浆。是热助心盛而渴，治以诸寒剂，世之所知也。经云：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火上从，嗌干善渴。又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嗌干，渴而欲饮。又云：寒水太过，上临太阳，民病渴而妄冒。是寒攻心虚而渴，治以诸热剂，则世之所未知也。东垣云：消渴末传能食者，必发脑疽背疮；不能食者，必传中满鼓胀。《圣济总录》皆为必死不治之证。洁古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不能食而渴者，钱氏白术散倍加葛根主之。上下既平，不复传下消矣。或曰末传疮疽者何也？此火邪胜也，其疮痛甚而不溃，或溃赤水者是也。经曰：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急攻其阳，无攻其阴，治在下焦。元气得强者生，失强者死。末传中满者何也？以寒治热，虽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然藏府有远近，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皆适其所至所为。故知过与不及，皆诛罚无过之地也。如膈消、中消，制之太急，速过病所，久而成中满之疾。正谓上热未除，中寒复生者，非药之罪，失其缓急之宜也。处方之际，宜加审焉（虽为三条，而分经止渴，中下亦同例，当参考焉）。

中消者，胃也，渴而多饮，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频数赤黄，热能消谷，知热在中焦也。宜下之以调胃承气汤，又三黄丸主之，胃热则善消水谷，可饮甘辛降火之剂，用黄连末、生地、白藕各自然汁，牛乳各一升，熬成膏，和黄连末一斤，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少呷白汤下，日进十服。消渴中消，自古只治燥止渴，误矣。三阳结谓之消。三阳者，阳明也。手阳明大肠主津液所生病，热则目黄口干，是津液不足也。足阳明主血所生病，热则消谷善饥，血中伏火，是血不足也。结者、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也。此因数食甘美而多肥，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其气悍烈，能助热燥也。越人云：邪在六府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脉盛矣。阳脉太盛则阴气不得荣也。故肌肉皮肤消削是也。和血益气汤主之。戴云：消脾缘脾经燥热，食物易化，皆为小便，转食转饥。然脾消又自有三，曰消中，曰寒中，曰热中。宜用莲茗饮，加生地黄、干葛各一钱。或乌金散，或止用连茗饮。顺利散、参蒲丸、加味钱氏白术散、和血益气汤、清凉饮子、甘露膏、黄连猪肚丸、烂金丸、天门冬丸、猪肾荠尼汤。《内经》言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食亦者，谓食移易而过，不生肌肤，亦易饥也。东垣云：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削也，即消中也。运气消中皆属热。经云：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又云：少阳之胜，热客于胃，善饥，治以寒剂是也。针灸消中，皆取于胃。经云：邪在脾胃，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取三里灸。又云：胃足阳明之脉气盛，则身已前皆热，于胃则消谷善饥（热则清之，盛则泻之）。

下消者，病在下焦，初发为膏淋，谓淋下如膏油之状。至病成，烦躁引饮，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浊而有脂液，治宜养血以分其清浊而自愈矣，以六味地黄丸主之。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则便溺有节（八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则渴饮不思（六味丸）。《金匮》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如饮水一斗，小便亦一斗，肾气丸主之（子和治肾消，以肾气丸本方内加山药一倍外，桂、附从四时加减，冬一两，春秋五钱，夏二钱半。又法，肾气丸去附子，加五味子一两半）。娄全善云：肾消者，饮一溲二，其溲如膏油，即膈消、消中之传变。王注谓肺藏消燥，气无所持是也。盖肺藏气，肺无病则气能管摄津液，而津液之精微者，收养筋骨血脉，余者为溲。肺病则津液无气管摄，而精微者亦随溲下。故饮一溲二而溲如膏油也。筋骨血脉无津液以养之，故其病成，渐形瘦焦干也。然肺病本于肾虚，肾虚则心寡于畏，妄行陵肺，而移寒与之，然后肺病消。故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肾气丸补肾救肺，后人因名之肾消及下消也。或曰：经既云肺消死不治，仲景复用肾气丸治之何也？曰：饮一溲二者，死不治。若饮一斗至溲二者，病尚浅，犹或可治。故仲景肾气丸治饮水一斗小便亦一斗之证。若小便过于所饮者，亦无及矣。肾消服滋补丸药外，宜多煎黄芪汤饮之。戴院使云：若因色欲过度，水火不交，肾水下泄，心火自炎，以致渴浊，不宜备用凉心冷剂。宜坚肾水以济心火，当用黄芪饮，加苁蓉、五味各半钱，吞八味丸，及小兔丝子丸、玄兔丹、鹿茸丸、加减安肾丸、或灵砂丹。消肾为病，比诸消[13]为重，古方谓之强中。又谓之内消。多因恣意色欲，或饵金石。肾气既衰，石气独在，精水无所养，故常发虚阳，不交精出，小便无度，唇口干焦，黄芪饮，吞玄兔丹。八味丸、鹿茸丸、加减肾气丸、小兔丝子丸、灵砂丹，皆可选用。未效，黄芪饮加苁蓉、五味、山茱萸各四分，荠龙汤、苁蓉丸、天王补心丹、双补丸、肾沥散、金银箔丸、白茯苓丸。

通治三消丸，用好黄连治净为细末，不拘多少，切冬瓜肉，研取自然汁，和成饼，阴干，再为细末，用汁浸和，加至七次，即用冬瓜汁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以大麦仁汤入冬瓜汁送下。寻常渴，止一服效。酒色过度，积为酷热，熏蒸五藏，津液枯燥，血泣，小便并多，肌肉消铄，专嗜冷物寒浆，勿投凉剂，以龙凤丸主之。戴云：诸

消不宜用燥烈峻补之剂，惟当滋养。除消脾外，心肾二消，宜用黄芪六一汤，或参芪汤吞八味丸，或玄兔丹，或小兔丝子丸。又用竹龙散皆可，又用六神饮，亦治肾消。惟脾消则加当归去黄芪。三消小便既多，大便必秘，宜常服四物汤，润其大肠。如加人参、木瓜、花粉在内，仍煮四皓粥食之，糯米泔折二，亦可冷进。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气，在溺桶中涌沸，其病为重。更有浮在溺面如猪脂，溅在桶边如柏烛泪，此精不禁，真元竭矣。按消渴小便甜，许学士论之甚详，其理未畅。大抵水之在天地与人身，皆有咸有甘。甘者生气，而咸者死气也，坡仙乳泉赋备矣。小便本咸而反甘，是生气泄也。生气泄者，脾气下陷入肾中也。脾气入肾者，土克水也。三消久之，精血既亏，或目无见，或手足偏废如风疾，然此证消肾得之为多。但用治下消中诸补药，滋生精血自愈。三消病退后而燥渴不解，此有余热在肺经，可用参、苓、甘草少许，生姜汁冷服。虚者可用人参汤。渴病愈后再剧，舌白滑微肿，咽喉咽唾觉痛，嗌肿，时渴饮冷，白沫如胶，饮冷乃止，甘草石膏丸。渴疾愈，须预防发痈疽，黄芪六一汤下忍冬丸（凡诸虚不足，胸中烦躁，时常消渴，唇口干燥，或先渴而欲发疮，或病痈疽而后渴者，并宜黄者六一汤多服）。已发者，蓝叶散、玄参散、荠苨丸。消渴后成水气，方书虽有紫苏汤、瞿麦汤、葶苈丸、皆克泄之剂，不若五皮饮送济生肾气丸，及东垣中满分消诸方为妥。

口燥咽干（此寻常渴，非三消证）

东垣云：饮食不节，劳倦所伤，以致脾胃虚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干咽干，病人自以为渴，医以五苓散治之，反加渴燥，乃重竭津液以致危亡。经云：虚则补其母，当于心与小肠中补之，乃脾胃之根蒂也。以甘温之药为之主，以苦寒为之使，以酸为之臣，佐以辛。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葛根。《本事方》黄芪汤亦可）。戴云：无病自渴，与病瘥后渴者，参术饮、四君子汤、缩脾汤、俱加干葛。或七珍散加木瓜一钱。生料五苓散加人参一钱，名春泽汤。以五苓散加四君子汤，亦名春泽汤，尤是要药。更兼作四皓粥食之。诸病久损，肾虚而渴，并宜八味丸及黄芪饮，四物汤加人参、木瓜各半钱，或七珍散、大补汤并去术，加木瓜如数。诸失血及产妇蓐中渴，名曰血渴。宜求益血之剂，已于吐血证中论之。有无病忽然大渴，少顷又定，只宜蜜汤及缩脾汤之类。折二泔冷进数口亦可。酒渴者，干葛汤调五苓散。又有果木渴，因多食果子所致，药中宜麝香。

诊髑骨弱小以薄者心脆；肩背薄者肺脆；胁骨弱者肝脆；唇大而不坚者脾[14]脆；耳大不坚者肾脆；皆善病消瘅易伤。心脉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滑者阳气胜）。肺、肝、脾、肾脉微小，皆为消瘅（诸脉小者，阴阳俱不足也。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心脉软而散者，当消渴自已；濡散者，气实血虚；洪大者，阳余阴亏。寸口脉浮而迟，浮为虚，卫气亏；迟为劳，荣气竭。趺阳脉浮而数，浮为风，数消谷。脉实大，病久可治。悬小坚，病久不可治。数大者生。细小浮短者死。病若开目而渴，心下牢者，脉当得紧实而数，反得沉涩而微者，死也。心移寒于肺消者，饮一溲二不治。

黄　疸（食劳疸黄、目黄）

色如熏黄，一身尽痛，乃湿病也。色如橘子黄，身不痛，乃疸病也。疸分为五：黄汗、黄疸、谷疸、酒疸、女劳疸。

黄汗，汗出染衣，黄如柏汁是也。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强）。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芪芍桂酒汤主之。黄汗之病，两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盗汗出者，此劳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

甲错。若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眴，又胸前痛，腰上有汗，腰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者，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按汗出浴水，亦产仲景举一隅耳。多由脾胃有热，汗出逢闭遏，湿与热盒而成者，宜黄芪汤（治阴黄汗染衣，渐唾黄，用葶苈子捣末，平旦以井花水服一匙，日再，加至两匙，以知为度。每夜小便中浸少许帛子，各书记日，色渐退白则瘥，不过服五升而愈）。

黄疸食已即饥，遍身俱黄，卧时身体带青带赤，憎寒壮热，此饮食过度，藏府热，水谷并积于脾胃，风湿相搏，热气熏蒸而得之。师曰：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然黄皆从湿得之。一身发热而黄，肚热，热在里，当下之。黄疸脉浮而腹中和者，宜汗之，桂枝加黄芪汤热服，须臾饮热粥以助药力，取微汗为度，未汗更服。若腹满欲呕吐，懊侬而不和者，宜吐之，不宜汗。黄疸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里实，当下之，宜大黄硝石汤。黄疸病，小便色不变，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热除必哕。哕者，小半夏汤主之。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谷疸，食毕即头眩，心中怫郁不安，遍身发黄。趺阳脉紧而数，数则为热，热则消谷。紧则为寒，食即为满。尺脉浮为伤肾，趺阳脉紧为伤脾。风寒相搏，食谷则眩，谷气不消，胃中苦浊，浊气下流，小便不通，阴被其寒，热流膀胱，身体尽黄，名曰谷疸。阳明病脉迟者，食难用饱，饱则发烦，头眩心烦，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汤主之。续法：谷疸丸、《宝鉴》茵陈栀子汤、红丸子。

酒疸，身目发黄，腹如水状不治。则心下懊侬而热，不能食，时时欲吐（足胫满，小便黄，面发赤斑，此因饥中饮酒，大醉当风入水所致）。夫病酒黄疸者，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酒黄疸者，或无热，静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热，欲呕者，吐之即愈。酒疸下之，久久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韭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三因》白术汤）。酒黄疸，心中懊侬，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续法，葛根汤、小柴胡加茵陈、豆豉、大黄、黄连、葛根汤。戴云：饮酒即睡，酒毒熏肺，脾土生肺金，肺为脾之子，子移病而克于母，故黄。又肺主身之皮肤，肺为酒毒熏蒸，故外发于皮而黄。法宜合脾肺而治，宜藿枇饮。葛根煎汤，或栀子仁煎汤，调五苓散。或生料五苓散加干葛一钱，或葛花解酲汤。酒疸发黄，心胸坚满，不进饮食，小便黄赤，其脉弦涩，当归白术汤。酒疸后变成腹胀，渐至面足俱肿，或肿及遍身，宜藿香脾饮加木香、麦蘖各半钱。

女劳疸，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或云小便不利，发热恶寒，此因过于劳伤，极于房室之后，入水所致）。腹如水状不治。黄家，日晡时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一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黑，或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石散主之。续法，加味四君子汤（脾气不健，大便不实者用之）。滑石散（小便不利者用之）。东垣肾疸汤。

通治　丹溪云：五疸不要分，同是湿热，如盒曲相似，轻者小温中丸，重者大温中丸。按：丹溪之言，已得大意，其用药则未备也。考之《内经》，病有上、中、下之分，有谓目黄曰黄疸者，有谓黄疸暴病久逆之所生者。及少阴、厥阴司天之政，四之气，溽暑，皆发黄疸者，悉是上焦湿热病也。有谓食已如饥曰胃疸者；与脾风发瘅，腹中热出黄者；又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者。《灵枢》谓脾所生病黄瘅，皆中焦湿热病也。有谓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及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者，《灵枢》谓肾所生病，皆下

焦湿热也。独张仲景妙得其旨，推之于伤寒证中。或以邪热入里，与脾湿相交则发黄。或由内热已盛，复被火者，两阳熏灼，其身亦黄。或阳明热盛，无汗，小便不利，湿热不得泄亦发黄。或发汗已，身目俱黄者，为寒湿在里不解而黄也。或食难用饱，饱则头眩，必小便难，欲作谷疸。疸者、单也，单阳而无阴也。成无己释诸黄，皆由湿热二者相争则黄。湿家之黄，黄而色暗不明；热盛之黄，其黄如橘子色。大抵黄家属太阴。太阴者，脾之经也。脾属土，黄色。脾经为湿热蒸之，则色见于外。或脉沉小腹不利者，乃血在下焦之黄也。凡此，必须当其病用其药，直造病所，庶无诛伐无过，夭枉之失也。大法宜利小便，除湿热。脉浮，腹中和，宜汗。脉浮，心中热，腹满欲吐者，宜吐。脉沉栗俶，或热痛，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宜下。脉不浮不沉微弦，腹痛而呕，宜和解。脉沉细无力，身冷而黄。或自汗泄利，小便清白，为阴黄，宜温。男子黄，大便自利，宜补。饥饱劳役，内伤中州，变寒病生黄，非外感而得，宜补。治疸须分新久。新病初起，即当消导攻渗，如茵陈五苓散、胃苓饮、茯苓渗湿汤之类，无不效者。久病又当变法也。脾胃受伤日久，则气血虚弱，必用补剂，如参术健脾汤、当归秦艽散。使正气盛则邪气退，庶可收功。若口淡怔忡，耳鸣脚软，或微寒热，小便赤白浊，又当作虚治。宜养荣汤或四君子汤吞八味丸，五味子、附子者，皆可用。不可过用凉剂强通小便，恐肾水枯竭，久而面黑黄色，不可治矣。然有元气素弱，避渗利之害，过服滋补，以致湿热愈增者，则又不可拘于久病调补之例也。发汗，桂枝加黄芪汤，麻黄醇酒汤。吐，瓜蒂散、藜芦散、二陈汤探吐。下，栀子大黄汤、大黄硝石汤、黄连散。利小便，五苓散、益元散。除湿热，茵陈五苓散、茯苓渗湿汤。和解，小柴胡汤。搐鼻，瓜蒂散。温，茵陈附子干姜汤。补，养荣汤、补中汤、大小建中汤、理中汤。干黄、燥也，小便自利，四肢不沉重，渴而引饮，栀子柏皮汤。湿黄、脾也，小便不利，四肢沉重，似渴不欲饮者，大茵陈汤。大便自利而黄，有实热者，茵陈栀子黄连三物汤。无实热者，小建中汤。往来寒热，一身尽黄者，小柴胡加栀子汤。腹痛而呕者，小柴胡汤。诸疸，小便不利为里实，宜利小便，或下之。无汗为表实，宜发汗。或吐之，吐中有汗。诸疸，小便黄赤色者为湿热，可服利小便清热渗湿之药。若小便色白，是无热也，不可除热。若有虚寒证者，当作虚劳治之。故仲景云：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若欲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而除之必哕，小半夏汤主之。要当详审，勿令误也。海藏云：内感伤寒，劳役形体，饮食失节，中州变寒病生黄，非外感而得，只用理中、大、小建中足矣。不必用茵陈。戴复庵云：诸失血后，多令面黄。盖[15]血为荣，面色红润者，血荣之也。血去则面见黄色。譬之竹木，春夏叶绿，遇秋叶黄，润与燥之别也。宜养荣汤、枳归汤、十全大补汤。妨食者，四君子汤加黄芪、扁豆各一钱，即黄芪四君子汤。加陈皮名异功散。亦有遍身黄者，但不及耳目。病疟后多黄，盖脾受病，故色见于面。宜理脾为先，异功散加黄芪、扁豆各一钱。诸病后黄者皆宜。黑疸已前见酒疸、女劳疸二条。此证多死，宜急治，用土瓜根一斤，捣碎绞汁六合，顿服，当有黄水随小便出，更服之。

食劳疸黄（一名黄胖。夫黄疸者，暴病也。故仲景以十八日为期。食劳黄者，宿病也，至有久不愈者，故另为此条）。

大温中丸、小温中丸、暖中丸、枣矾丸。右前三方，以针砂、醋之类伐肝，以术、米之类助脾。后一方，以矾、醋之酸泻肝，以枣肉之甘补脾。实人及田家作苦之人宜之。若虚人与豢养柔脆者，宜佐以补剂。

目黄（经云：目黄者曰黄疸，亦有目黄而身不黄者，故另为条）。经云：风气自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眦。其人肥，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烦渴引饮）。河间青龙散主之。黄疸目黄不除，以瓜蒂散搐鼻取黄水。

诊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腹胀满，面痿黄，躁不得睡，属黄家。

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宜瘥，反剧为难治。疸病，渴者难治。不渴者，可治。脉洪大，大便利而渴者死。脉微小，小便利，不渴者生。发于阴部，其人必呕。发于阳部，其人必振寒而发热。凡黄家，候其寸口脉近掌无脉，口鼻并冷不可治。疸毒入腹喘满者危。凡年壮气实，脉来洪大者易愈。年衰气虚，脉来微涩者难瘥。年过五十，因房劳饮酒，七情不遂而得，额黑呕哕，大便自利，手足寒冷，饮食不进，肢体倦怠，服建中、理中、渗湿诸药不效者，不可为也。

嘈　杂

嘈杂与吞酸一类，皆由肺受火伤，不能平木。木挟相火乘肺，则脾冲和之气索矣。谷之精微不行，浊液攒聚，为痰为饮。其痰亦或从火木之成化酸，肝木摇动中土，故中土扰扰不宁，而为嘈杂如饥状，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则嘈杂亦少止，止而复作。盖土虚不禁木所摇，故治法必当补土伐木治痰饮。若不以补土为君，务攻其邪，久久而虚，必变为反胃，为泻、为痞满、为眩运等病矣。脉洪大者火多，二陈汤少加姜汁炒山栀、黄连。脉滑大者痰多，二陈汤加南星、栝蒌、黄芩、黄连、栀子。肥人嘈杂，二陈汤加抚芎、苍术、白术、炒栀子。脉弦细身倦怠者，六君子汤加抚芎、苍术、白术、姜汁炒栀子。有用消克药过多，饥不能食，精神渐减，四君子加白芍、陈皮、姜汁炒黄连。心悬悬如饥，欲食之时，勿与以食，只服三圣丸佳。心下嘈杂者，导饮丸最妙。

欠　嚏

肾主欠嚏。经云：肾为欠为嚏是也。运气欠嚏有三：一曰寒。经云：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寒清时举，胕嚏，喜悲，数欠是也。二曰火。经云：少阳司天之政，三之气，炎暑至，民病嚏欠是也。三曰湿郁其火。经云：阳明司天之政，初之气，阴始凝，民病中热，嚏欠是也。

欠伸，经云：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王注云：气郁于胃，故欠生焉。运气欠伸皆属风。经云：厥阴在泉，风淫所胜，病善伸数欠，治以辛是也。《灵枢·口问篇》，黄帝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阳气盛，则寤矣。泻足少阴，补足太阳，针灸欠伸有二法：此其一也。其二取胃。经云：胃足阳明之脉，是动则病振寒，善伸数欠，视盛、虚、热[16]、寒、陷下调之也。仲景云：中寒家，善欠。

嚏，《灵枢·口问篇》，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太阳荥、眉本。一曰眉上也，运气嚏有三：一曰热火。经云：少阴司天之政，热病生于上，民病血溢，胕嚏。又云：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病嚏胕衄。又云：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胕嚏。又云：少阳所至为胕嚏。又云：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咳嚏胕衄。治以诸寒是也。二曰金不及火乘之。经曰：金不及曰从革。从革之纪，其病嚏咳胕衄，从火化者是也。三曰燥金。经云：阳明所至，为胕嚏是也。刘河间云：嚏，鼻中因痒而气喷作于声也。鼻为肺窍，痒为火化，心火邪热干于阳明，发于鼻而痒则嚏也。或故以物扰之痒而嚏者，扰痒属火故也。或视日而嚏者，由目为五藏神华。太阳真火晃曜于目，心神躁乱而热发于上，则鼻中痒而嚏也。仲景云：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1〕“诸风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2〕“热”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3〕“神志门”三字原脱，据目录补。
〔4〕“绝”原脱，据《脉经》补。
〔5〕“不”原脱，据修敬堂本补。
〔6〕“总论”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7〕“冷”当作“淫”。
〔8〕“恐”原作“怒”，据修敬堂本改。
〔9〕“阳”原作“阴”，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改。
〔10〕“刺”原脱，据《灵枢·四时气》补。
〔11〕“杂门”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12〕“少”原作“太”，据修敬堂本改。
〔13〕“消”原脱，据修敬堂本补。
〔14〕“脾”原作“脉”，据修敬堂本改。
〔15〕“盖”原作“为”，据四库本改。
〔16〕“热”原作“实”，据修敬堂本改。

第六册

大小腑门[1]

泄泻滞下总论

泄泻之证，水谷或化或不化，并无努责，惟觉困倦。若滞下则不然，或脓或血，或脓血相杂，或肠垢或无糟粕，或糟粕相杂。虽有痛、不痛之异，然皆里急后重，逼迫恼人。

洁古论曰：藏府泻利，其证多种。大抵从风湿热论之，是知寒少热多，寒则不能久也。故曰暴泄非阴，久泄非阳。论云：春宜缓形，形缓动则肝木乃荣，反静密则是行秋令。金能制木，风气内藏，夏至则火盛而金去，独火木旺而脾土损矣。轻则餐泄，身热脉洪，谷不能化。重则下利，脓血稠粘，里急后重。故曰：诸泄稠粘，皆属于火。经曰：溲而便脓血，知气行而血止也。宜大黄汤下之，是为重剂。黄芩芍药汤，是为轻剂。是实则泄其子，木能自虚而脾土实矣。故经曰：春伤于风，夏为飧泄。此逆四时之气，人所自为也（此一节热泄，所谓滞下也）。有自太阴脾经受湿，而为水泄虚滑，身重微满，不知谷味。假令春宜益黄散补之，夏宜泄之。法云宜补、宜泄、宜和、宜止。和则芍药汤，止则诃子汤。久则防变而为脓血，是脾经传受于肾，谓之贼邪，故难愈也。若先利而后滑，谓之微邪，故易安也。此皆脾土受湿，天之所为也。虽圣智不能逃。口食味，鼻食气，从鼻而入，留积于脾，而为水泄也（此一节湿泄，所谓泄泻也）。有厥阴经动，下利不止，其脉沉而迟，手足厥逆，脓血稠粘，此为难治，宜麻黄汤、小续命汤汗之。法云：谓有表邪缩于内，当散表邪而自愈（此一节风泄，所谓久泄也）。有暴下无声，身冷自汗，小便清利，大便不禁，气难布息，脉微呕吐，急以重药温之，浆水散是也（此一节寒泄，所谓暴泄也）。故法曰后重者宜下，腹痛者宜和，身重者宜除湿，脉弦者去风。脓血稠粘者，以重药竭之；身冷自汗者，以毒药温之。风邪内缩者，宜汗之则愈；鹜溏为利，宜温之而已。又曰在表者发之，在里者下之，在上者涌之，在下者竭之。身表热者内疏之，小便涩者分利之。又曰盛者和之，去者送之，过者止之。兵法曰：避其来锐，击其惰归，此之谓也。凡病泄而恶寒，太阴传少阴，为土来克水也。用除湿白术、茯苓，安脾芍药、桂枝，黄连破血。火邪不能胜水，

太阴经不能传少阴，而反助火邪上乘肺经，而痢必白脓也，加当归、芍药之类是已。又里急后重，脉大而洪实，为里实证。而痛甚是有物结坠也，宜下之。若脉浮大，慎不可下。虽里急后重，脉沉细而弱者，谓寒邪在内而气散也，可温养而自安。里急后重闭者，大肠气不宣通也。宜加槟榔、木香，宣通其气。若四肢慵倦，小便少或不利，大便走沉困，饮食减少，宜调胃去湿，白术、芍药、茯苓三味水煎服。白术除脾胃之湿，芍药除胃之湿热，四肢困倦，茯苓能通水道走湿。如发热恶寒腹不痛，加黄芩为主。如未见脓而恶寒，乃太阴欲传少阴也，加黄连为主，桂枝佐之。如腹痛甚，加当归、倍芍药。如见血加黄连为主，桂枝、当归佐之。如烦躁或先便白脓后血，或发热，或恶寒，非黄连不能止上部血也。如恶寒脉沉，先血后便，非地榆不能除下部血也。如恶寒脉沉，或腰痛，或脐下痛，非黄芩不能除中部血也。如便脓血相杂而脉浮大，慎勿以大黄下之。下之必死，谓气下竭也，而阳无所收。凡阴阳不和，惟以分阴阳之法治之。又曰：暴泄非阴，久泄非阳。有热者脉疾，身动声亮，暴注下迫，此阳也。寒者脉沉而细，身困，鼻息微者，姜附汤主之。身重不举，术附汤主之。渴引饮者，是热在膈上。水多入则自胸膈入胃中，胃本无热，因不胜其水，胃受水攻，故水谷一时下。此证当灸大椎三五壮立已，乃督脉泻也。如用药使，车前子、雷丸、白术、茯苓之类。五苓散亦可。又有寒泄者，大腹满而泄。又有鹜溏者，是寒泄也。鹜者，鸭也，大便如水，其中有少结粪者是也。如此者，当用天麻、附子、干姜之类。又法曰：泄有虚实寒热，虚则无力，不及拈衣，未便已泄出，谓不能禁固也。实则数至圊而不便，俗云虚坐努责是也。里急后重，皆依前法，进退大承气汤主之。太阳病为挟热痢，凉膈散主之（表证误下，因而下利不止，为挟热利）。阳明为痼瘕，进退大承气汤主之。太阴湿胜濡泻，不可下，而可温，四逆汤主之。少阴蛰风不动，禁固可涩，赤石脂丸、干姜汤主之。厥阴风泄以风治，宜小续命汤、消风汤主之。少阳风气自动，大柴胡汤主之。胃泄，饮食不化，色黄（承气汤）。脾泄，腹胀满泄注，食即呕吐逆（建中、理中汤）。大肠泄，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干姜附子汤）。小肠泄，溲而便脓血，少腹痛（承气汤）。大瘕泄，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五泄之病，胃、小肠、大瘕三证，皆以清凉饮子主之，其泄自止。厥阴证，加甘草以缓之。少阴证，里急后重加大黄。又有太阴、阳明二证，当进退大承气汤主之。太阴证，不能食是也，当先补而后泄之，乃进药法也。先煎厚朴半两，制，水煎。二三服后，未已，谓有宿食未消，又加枳实二钱，同煎。二三服泄又未已，如稍进食，尚有热毒，又加大黄三钱推过，泄止住药。如泄未已，为肠胃有久尘垢滑粘，加芒硝半合，宿垢去尽则愈也。阳明证，能食是也，当先泄而后补，谓退药法也。先用大承气汤五钱，水煎服。如利过泄未止，去芒硝；后稍热退，减大黄一半，再煎两服。如热气虽已，其人必腹满，又减去大黄，与枳实厚朴汤，又煎三两服；如腹满退，泄亦自愈，后服厚朴汤数服则已。按：进退承气法，须审之脉证的，知有积热，及形病俱实，而后可下。此已上虽出《洁古家珍》、东垣《活法机要》，而多出于刘河间《保命集》之文，故其用药于疏荡为多，观者会其意，毋泥其辞可矣。

东垣云：胃气和平，饮食入胃，精气则输于脾，上归于肺，行于百脉，而养荣卫也。若饮食一伤，起居不时，损其胃气，则上升精华之气反下降，是为飧泄。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澼。假令伤寒冷饮食，膜满而胀，传为飧泄者，宜温热之剂以消导之。伤湿热之物而成脓血者，宜苦寒之剂以内疏之。风邪下陷者升举之。湿气内盛者分利之。里急者下之。后重者调之。腹痛者和之。洞泄肠鸣无力，不及拈衣，其脉细微而弱者，温之收之。脓血稠粘，数至圊而不能便，其脉洪大而有力者，下之、寒之。大抵治病，当求其所因，察何气之胜，取相克之药平之，随其所利而利之，以平为期。此治之大法也。泻利久不止，或暴下者，皆太阴受病，不可离甘草、芍药。若不受湿则

不利，故须用白术。是以圣人立法，若四时下利，于芍药、白术内，春，加防风；夏，加黄芩；秋，加厚朴；冬，加桂、附。然更详外证寒热处之。如里急后重，须加大黄。如身困倦，须用白术。若自汗逆冷气息微，加桂、附以温之。如或后重，脓血稠粘，虽在盛冬，于温药内亦加大黄。

诊胃脉虚则泄。脉滑按之虚绝者，其人必下利。肺脉小甚为泄（小者，气血皆虚）。肾脉小甚为洞泄（小者，气血皆少，肾主闭藏。今气血俱少，无以闭藏，故泄）。尺寒脉细，谓之后泄。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下利寸口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病[2]若腹大而泄者，脉当细微而涩，反紧大而滑者死。泄而脉大者，难治。病泄脉洪大，是逆也。泄注脉缓，时小结者生，浮大数者死。下利脉大为不止。下利日十余行，脉反实者死。大便赤瓣，餐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易已。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死矣。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死矣。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病者痿黄，燥而不渴，胸中寒而利不止者死。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见损脉来，为难治。下利如鱼脑者，半死半生。下利如尘腐色者死。纯血者死。如屋漏汁者死。下利如竹筒注者，不可治。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不治。若用参术膏早救之，亦有生者。下则泄泻，上则吐痰，皆不已，为上下俱脱，死。

泄　泻

《金匮·下利病脉证并治》：夫六府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甚者手足不仁。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当自愈。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今当自愈。设脉紧，为未解。下利，脉数而渴者，当自愈。设不差[3]必清脓血，以有热也（清，古圊字）。下利，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下利气者，当利小便。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下利后脉绝，手足厥冷，晬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必温其里，后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下利，三部脉[4]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迟而滑者，实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利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下利已瘥，至半月日时复发者，以病不尽故也。当下之，大承气汤（以上数承气汤，本虚者当别议）。下利谵语者，有燥矢故也。小承气汤主之。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下利腹痛，紫参汤主之。干呕下利，黄芩汤主之。上此下利一章，后世名医诸书，皆以为法。古之所谓下利，即今之所谓泄泻也。内有治伤寒数方，仲景用治杂病。今全录之，使后人知云治伤寒有法，治杂病有方者非也。伤寒杂病同一法矣。

丹溪云：有湿、有气虚、火、痰、食积。戴复庵云：泻水腹不痛者，湿也。饮食入胃，辄后之，完谷不化者，气虚也。腹痛泻水，肠鸣，痛一阵泻一阵者，火也。或泻或不泻，或多或少者，痰也。腹痛甚而泻，泻后痛减者，食积也。湿多成五泄。戴云：飧泄者，水谷不化而完出，湿兼风也。溏泄者，渐下污积粘垢，湿兼热也。鹜泄者，所下澄彻清冷，小便清白，湿兼寒也。濡泄者，体重软弱，泄下多水，湿自甚也。

滑泄者，久下不能禁固，湿胜气脱也。湿泻脉濡细，乃太阴经脾土受湿，泄水虚滑，身重微满，不知谷味，口不渴。久雨泉溢河溢，或运气湿土司令之时，多有此疾。宜除湿汤吞戊己丸，佐以胃苓汤，重者术附汤。东垣云：予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此阴盛乘阳，加之气短，精神不足。此由弦脉令虚，多言之过也。皆阳气衰弱不得舒伸，伏匿於阴中耳。癸卯岁六七月间，淫雨阴寒，逾月不止，时人多病泄利。一日予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并下者三，而小便闭塞。思其治法，按《内经·标本论》，大小不利，无问标本，先利小便。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亦是先利小便也。又云：诸泄利，小便不利，先分别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皆言当利小便，必用淡味渗泄之剂以利之，是其法也。噫！圣人之法，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以暴加之。若从已上法度，用淡渗之剂以除之，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是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是阴重强、阳重衰反助其邪之谓也。故必用升阳风药即瘥。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半钱，炙甘草半钱，同㕮咀，水二钟煎至一盏，去渣稍热服。大法云：湿寒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去矣。又法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夫圣人之法，可以类推，举一而知百者也。若不达升降浮沉之理，而一概施治，其愈者幸也。湿兼寒泻，《内经》曰：湿胜则濡泄。《甲乙经》云：寒气客於下焦，传为濡泄。夫脾者，五藏之至阴，其性恶寒湿。今寒湿之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裨助胃气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洞泄如水，随气而下，谓之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治之以对金饮子。湿兼热泻，益元散、参萸丸。湿兼风，见飧泄条。寒泻脉沉细或弦迟，身冷口不渴，小便清白，或腹中绵绵作疼，宜理中汤、附子温中汤、浆水散。暴泄如水，周身汗出，一身尽冷，脉沉而弱，气少而不能语，甚者加吐，此谓紧病，宜以浆水散治之。若太阳经伤动，传太阴下利，为鹜溏。大肠不能禁固，卒然而下，中有硬物，欲起而又下，欲了而又不了，小便多清，此寒也，宜温之。春夏桂枝汤，秋冬白术汤。理中汤治泄泻，加橘红、茯苓各一两，名补中汤。若溏泄不已者，于补中汤内加附子一两，不喜饮食，水谷不化者，再加砂仁一两，共成八味。仲景云：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用此加法则能理下焦矣。戴云：寒泻，寒气在腹，攻刺作痛，洞下清水，腹内雷鸣，米饮不化者，理中汤，或附子补中汤，吞大已寒丸，或附子桂香丸。畏食者，八味丸。元是冷泻，因泻而烦躁引饮，转饮转泻者，参附汤、连理汤。如寒泻服上药未效，宜木香汤，或姜附汤、六柱汤。吞震灵丹、养气丹。手足厥逆者，兼进朱砂丹。药食方入口而即下者，名曰直肠，难治。如泻已愈，而精神未复旧者，宜十补饮。寒泻腹中大疼，服前药外，兼进乳豆丸。服诸热药以温中，并不见效，登圊不迭，秽物随出，此属下焦。宜桃花丸二五粒，诃梨勒丸以涩之。按：戴方多过于亢热。用者审之。热泻，脉数疾或洪大，口干燥，身多动，音声响亮，暴注下迫，益元散加芩、连、灯心、淡竹叶之属。泄而身热，小便不利，口渴者，益元、五苓。若火多，四苓加木通、黄芩。泄而困倦不便者，及脉数虚热者，宜参、术、滑石、苓、通。泄而脉滑坚者，实热，宜大承气汤。戴云：热泻，粪色赤黄，弹响作疼，粪门焦痛，粪出谷道，犹如汤热，烦渴，小便不利，宜五苓散吞香连丸。凡泻，津液既去，口必渴，小便多是赤涩，未可便作热论。的知热泻，方用冷剂。不然，勿妄投以致增剧。玉龙丸，治一切伏暑泄泻神效。理中汤加茯苓、黄连，名连理汤，用之多有奇功。且如今当暑月，若的知暑泻，自合用暑药；的知冷泻，自合用热药。中间有一等盛暑，又复内伤生冷，非连理汤不可。下泄无度，泄后却弹过响，肛门热，小便赤涩，心下烦渴，且又喜冷，此药为宜。若元是暑泻，经久下元虚甚，日夜频并，暑毒之势已，然而泻不已，复用暑药，则决不能取效，便用姜附辈，又似难施，疑似之间，尤宜用此。气泻，

肠鸣气走，胸膈痞闷，腹急而痛，泻则腹下稍可，须臾又急，亦有腹急气塞而不通者。此由中脘停滞，气不流转，水谷不分所致。戴法用大七香丸，入米煎服。久而不愈者，五膈宽中散吞震灵丹，仍佐以米饮调香附末。调气散，《金匮》诃梨勒散，治气利。气虚泻，用四君子汤加曲、蘗、升、柴，吞二神加木香丸。积滞泄泻，腹必耕痛方泄者是也。或肚腹满，按之坚者亦是也。受病浅者，宜神曲之类消导之。病深而顽者，必用进退承气之类，下之方安。伤食泻，因饮食过多，脾胃之气不足以运化而泻。其人必噫气如败卵臭，宜治中汤加砂仁半钱，曲蘗枳术丸。或七香丸、红丸子杂服。食积腹疼而泻，不可遽用治中兜住，宜先用消导推荡之药。或因食一物过伤而泻，后复食之即泻者，以脾为所伤未复而然，宜大建脾汤（寒者可用）。仍烧所伤之物，存性为末，三五钱重，调服。因食冷物停滞伤脾，脾气不暖，所食之物，不能消化，泻出而食物如故，宜治中汤加干葛，吞酒煮黄连丸。有脾气久虚，不受饮食者，食毕即肠鸣腹急，尽下所食之物方快，不食则无事，俗名录食泻。经年累月，宜快脾丸。因伤于酒，每晨起必泻者，宜理中汤加干葛，吞酒煮黄连丸。或渴花解酲汤吞之。因伤面而泻者，养胃汤加莱菔子（炒研）一钱，痛者更加木香五分，泻甚者去藿香，加炮姜如其数。痰泻，二陈汤、海石、青黛、黄芩、神曲、姜汁、竹沥为丸。每服三五十丸。少者必用吐法，吐之方愈。一男子夜数如厕，或教以生姜一两，碎之，半夏汤洗，与大枣各三十枚，水一升，磁瓶中慢火烧为熟水，时时呷之，数日便已。每日五更即泄泻，有酒积、有寒积、有食积、有肾虚，俗呼脾肾泄。有人每早须大泻一行，或腹痛，或不腹痛，空心服热药亦无效。有人教以夜食前，又进热药一服遂安。后如此常服愈。盖暖药虽平旦服之，至夜力已尽，无以敌一夜阴气之故也。有人每五更将天明时必溏利一次，有人云此名肾泄，服五味子散顿愈。有人久泄，早必泄一二行，泄后便轻快，脉滑而少弱，先与厚朴和中丸五十丸。大下之后，以白术为君，枳壳、半夏、茯苓为臣，厚朴、炙甘草、芩、连、川芎、滑石为佐，吴茱萸十余粒为使，生姜煎服，十余贴而愈。戴云：有每日五更初洞泻，服止泻药并无效，米饮下五味丸，或专以北五味煎饮。虽节省饮食，大段忌口，但得日间上半夜无事，近五更其泻复作。此病在肾分。水饮下二神丸及椒朴丸，或平胃散下小茴香丸。二神丸合五味子散，名为四神丸，治泻尤妙。

小便不利而泄，若津液偏渗于大肠，大便泻而小便少者，用胃苓散分利之。若阴阳已分而小便短少，此脾肺气虚不能生水也，宜补中益气汤加麦门、五味。阴火上炎而小便赤少，此肺气受伤不能生水也，用六味地黄丸如麦门、五味。肾经阴虚，阳无所生，而小便短少者，用滋肾丸、肾气丸。肾经阳虚，阴无所化，而小便短少者，用益气汤、六味丸。若误用渗泄分利，复伤阳气，阴无所生，而小便益不利，则肿胀之证作而疾危矣。凡大便泄，服理中汤，小便不利，大便反泄，不知气化之过。本肺不传化，以纯热之药治之，是以转泄，少服则不止，多服则愈热，所以不分。若以青皮、陈皮之类治之则可。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泄而口渴引饮，此为津液内亡，用钱氏白术散，或补中益气汤。肾水不足之人患泄，或过服分利之剂而渴者，加减八味丸。失治，必变小便不利，水肿胀满等危证矣。水渍入胃，名为溢饮滑泄，渴能饮水，水下复泄，泄而大渴，此无药证，当灸大椎（在第一椎下陷中）。滑泻，东垣云：中焦气弱，脾胃受寒冷，大便滑泄，腹中雷鸣，或因误下，末传寒中，复遇时寒，四肢厥逆，心胃绞痛，冷汗不止，此肾之脾胃虚也。沉香温胃丸治之。薛氏曰：前证若脾胃虚寒下陷者，用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豆蔻、补骨脂。若脾气虚寒不禁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桂。若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者，用八味丸。若脾肾气血俱虚者，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闭涩，或肢体渐肿，喘嗽唾痰，为脾肾气血俱虚。宜用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若大便滑利，小便闭涩，或肢

体渐肿，喘嗽唾痰，为脾胃亏损，宜《金匮》加减肾气丸。《保命集》云：虚滑久而不止者，多传变为利。太阴传少阴是为鬼邪，先以厚朴枳实汤，防其传变。按此法实者用之，虚者不若四神丸实肾之为得也。收涩之剂，固肠丸、诃子散，皆治热滑。扶脾丸、桃花丸、诃子丸、赤石脂禹余粮汤，皆治寒滑。泻已愈，至明年此月日时复发者，有积故也。脾主信，故至期复发。热积，大承气汤。寒积，感应丸。虚者，以保和丸加三棱、蓬术之属投之。赵以德云：昔闻先生言泄泻之病，其类多端，得于六淫五邪、饮食所伤之外，复有杂合之邪，似难执法而治。乃见先生治气暴脱而虚，顿泻，不知人，口眼俱闭，呼吸微甚，殆欲绝者，急灸气海，饮人参膏十余斤而愈。治阴虚而肾不能司禁固之权者，峻补其肾。治积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下降，而大肠之虚自复矣。治忧思太过，脾气结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开其郁结，补其脾胃，使谷气升发也。凡此之类，不可枚举。因问先生治病何其神也，先生曰无他，圆机活法，具在《内经》，熟之自得矣。

飧泄，水谷不化而完出是也。《史记·仓公传》迥风即此。经云：清气在下，则生餐泄。又曰：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夫脾胃土也，气冲和以化为事。今清气下降而不升，则风邪久而干胃，是木贼土也，故冲和之气不能化而令物完出，谓之飧泄。或饮食太过，肠胃所伤，亦致米谷不化，此俗呼水谷利也。法当下者举之而消克之也。以加减木香散主之。东垣云：清气在下者，乃人之脾胃气衰，不能升发阳气，故用升麻、柴胡，助甘辛之味，以引元气之升，不令下陷为飧泄也。又云：凡泄则水谷不化，谓之飧泄。是清气在下，乃胃气不升，上古圣人皆以升浮药扶持胃气，一服而愈，知病在中焦脾胃也。《脉诀》曰：湿多成五泄。湿者，胃之别名也。病本在胃，真气弱。真气者，谷气也。不能克化饮食，乃湿盛故也。以此论之，正以脾胃之弱故也。初病夺食，或绝不食一二日，使胃气日胜，泄不作也。今已成大泄矣。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下焦如渎。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惟此证不宜。此论其病得之于胃气下流，清气不升，阳道不行，宜升宜举，不宜利小便。《灵枢》云：头有疾，取之足，谓阳病在阴也。足有疾，取之上，谓阴病在阳也。中有疾，傍取之。傍者，少阳甲胆是也。中者、脾胃也。脾胃有疾，取之足少阳。甲胆者，甲风是也，东方春也。胃中谷气者，便是风化也。作一体而认，故曰胃中湿胜而成泄泻，宜助甲胆风胜以克之，又是升阳助清气上行之法也。又一说，中焦元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亦缘胃气不升，故令甲气上行。又云：风胜湿也。大抵此证，本胃气弱，不能化食，夺食则一日而可止。夫夺食之理，为胃弱不能克化，食则为泄。如食不下何以作泄，更当以药滋养元气令和，候泄止渐与食，胃胜则安矣。若食不化者，于升阳风药内加炒曲同煎。兼食入顿至心头者，胃之上口也。必口沃沫，或食入反出，皆胃土停寒，其右手关脉中弦，按之洪缓，是风热湿相合，谷气不行，清气不升，为弦脉之寒所隔，故不下也。曲之热亦能去之。若反胃者，更加半夏、生姜，入于风药内同煎。夺食少食，欲使胃气强盛也。若药剂大则胃不胜药，泄亦不止，当渐渐与之。今病既久，已至衰弱，当以常法治之，不可多服饵也。人之肉，如地之土，岂可人而无肉，故肉消尽则死矣。消瘦之人，有必死者八，《内经》有七，《外经》有一。又病肌肉去尽，勿治之，天命也。如肌肉不至瘦尽，当急疗之。宜先夺食而益胃气，便与升阳。先助真气，次用风药胜湿，以助升腾之气，病可已矣。余皆勿论，此治之上法也（治用升阳除湿汤之类是也）。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风者、无形之清气也。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为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故经曰：从后来者为虚邪。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故经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以其湿令当权，故飧

泄之候，发之于夏也。若当春之时，木不发生，温令未显，止行冬令，是谓伤卫。以其阳气不出地之外也，当以麻黄汤发之。麻黄味苦，味之薄者，乃阴中之阳也。故从水中补木而泻水，发出津液为汗也。若春木既生，温令已显，阳气出于地之上，寒再至而复折之，当以轻发之，谓已得少阳之气，不必用麻黄也。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长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飧泄于夏也。不病于春者，以其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飧泄不病于木之时，而发于湿之分也。经曰：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不胜者薄之，所生者受病，此之谓也。仲景法，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河间法，飧泄，风冷入中，泄利不止，脉虚而细，日夜数行，口干腹痛不已，白术汤主之。东垣云：泄利飧泄，身热，脉弦，腹痛而渴，及头痛微汗，宜防风芍药汤。东垣所云，内动之风也。经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又云：久风为飧泄。又云：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腧；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则非内动之风也。洁古云：大渴引饮，多致水谷一时下者，宜灸大椎三五壮。或用车前子、雷丸、白术、茯苓及五苓散等药渗之。又如久风为飧泄者，则不饮水而谷完出，治法当以宣风散导之，后服苍术防风汤。飧泄以风为根，风非汗不出。有病此者，腹中雷鸣，泄注水谷不分，小便涩滞，皆以脾胃虚寒故耳。服豆蔻、乌梅、粟壳、干姜、附子，曾无一效。中脘脐下灸已数千，燥热转甚，津液涸竭，瘦削无力，饮食减少。延予视之，予以《应象论》曰：热气在下，水谷不分，化生飧泄，寒气在上，则生膜胀，而气不散何也，阴静而阳动故也。诊其脉两手皆浮大而长，身表微热，用桂枝麻黄汤，以姜枣煎。大剂连进三服，汗出终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风汤和其藏府，调养阴阳，食进而愈。经云：脾虚则腹满肠鸣，泄食不化。又云：飧泄取三阴。三阴者，太阴也。宜补中益气汤，以白芍药代当归主之。又云：肾藏志，志有余，腹胀飧泄，泻然筋血。又云：肝足厥阴之脉，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视盛、虚、热、寒、陷下施法。此皆内因无风者也。

滞　下（即痢疾）

古以赤为热，白为冷，至金河间、李东垣始非之。刘谓诸痢皆由乎热。而以赤属之心火；黄属之脾土；白属之肺金；青属肝木；黑乃热之极而反兼肾水之化。其诸泻利皆兼于湿。湿主于痞，以致怫郁，气不得宣通，湿热甚于肠胃之中，因以成肠胃之燥。故里急后重，小便赤涩。谓治诸痢，莫若以辛苦寒药而治，或微加辛热佐之。辛能开郁，苦能燥湿，寒能胜热，使气宣平而已。行血则便血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李从脾胃病者而论，则曰上逆于肺为白；下传于阴为赤。《卫生宝鉴》因谓太阴主泻，传于少阴为痢。由泄亡津液而火就燥，肾恶燥，居下焦血分也。其受邪者，故便脓血。然亦赤黄为热，青白为寒。丹溪谓滞下，因火热下迫而致里急后重。用刘氏之治湿热，李氏之保脾土，更复一一较量气血虚实以施治。三家皆发前代之未发，而举其要也。予尝因是而研究之，自其五色分五藏者言，则可见湿热之中，具有五邪之相挟。自其上逆下传气血者言，则可见五藏六府十二经脉之气血，诸邪皆得伤之，而为痢之赤白。本自其湿热为病者言，则可见由来致成湿热之故非一端。自其分痢有虚实者言，则可见凡在痢病者中所有之证，如烦躁者，咽干舌黑者，哕噫后重者，腹痛者，胀满者，脚痛肿弱之类，悉有虚实之殊。是故予于痢证，直断之种种为邪入胃以成湿热，经经[5]受伤。其气伤则病于肺，血伤则传于心。心肺者，气血之主也、气血所行之方既病，安得不归所主之藏乎。而大小肠者，心肺之合也，出纳水谷，糟粕转输之官。胃乃大小肠之总司，又是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禀气之海。苟有内外之邪，凡损伤于经藏者，或移

其邪入胃，胃属土，湿之化。胃受邪则湿气不化，怫郁而成湿热矣。或心肺移气血之病，传之于合，大肠独受其病，则气凝注而成白痢；小肠独受其病，则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肠通受其病，则赤白相混而下。胃之湿热，淫于大小肠者亦如之，其色兼黄。若色之黑者有二，如色之焦黑，此极热兼水化之黑也。如黑之光若漆者，此瘀血也。或曰：治利从肠胃，世人所守之法也。今乃复求其初感之邪，与初受之经，将何为哉？曰：病在肠胃者，是其标也；所感之邪与初受之经者，是其本也。且《内经》于治标本，各有所宜，施之先后，况所传变之法，又与伤寒表里无异，何可不求之乎，岂止此而已。至若肠胃自感而病，亦当以邪正分，或正气先虚而受邪，或因邪而致虚，则以先者为本，后者为标。与夫积之新旧亦如之。旧积者，停食结痰所化之积也。新积者，旧积去后而气血复郁所生者也。旧积当先下之，新积则不宜下，其故何哉？盖肠胃之腐熟水谷，转输糟粕者，皆荣卫洒陈六府之功。今肠胃有邪，则荣卫运行至此，其机为之阻不能施化，故卫气郁而不舒，荣血泣而不行，于是饮食结痰停于胃，糟粕留于肠，与所郁气泣血之积，相挟成滞下病矣。如是者必当下之，以通壅塞，利荣卫之行。至于升降仍不行，卫气复郁，荣血复泣，又成新积，故病如初。若是者，不必求邪以治。但理卫气以开通腠理，和荣血以调顺阴阳。阴阳调，腠理开，则升降之道行，其积不治而自消矣。然而旧积亦有不可下者，先因荣卫之虚，不能转输其食积，必当先补荣卫，资肠胃之真气充溢，然后下之，庶无失矣。予数见俗方，惟守十数方治利，不过攻之、涩之而已矣。安知攻病之药，皆是耗气损血之剂，用之不已，甚至于气散血亡，五藏空虚，精惫神去而死。其固涩之，又皆足以增其气郁血泣之病，转生腹胀，下为足肿，上为喘呼，诸疾作焉。世人之法，何足守乎。

丹溪云：痢初得之，必用调胃承气，及大小承气。有男子五十余，下利，昼有积，淡红色，夜无积，食自进。先吃小胃丹两服，再与四十丸，次六十丸，去积，却与断下。按此惟实者宜之，虚者以芍药汤、益元散、保和丸之类荡积。芍药汤，治下血调气。经曰：溲而便脓血，知气行而血止也。行血则便自安，调气则后重自除。益元散，治身发热，下痢赤白，小便不利，荡胃中积聚。下痢势恶，频并窘痛，或久不愈。诸药不止，须吐下之，以开除湿热痞闷积滞，而使气液宣行者，宜玄青丸逐之。《玄珠》利积丸亦可。《玄珠》云：下痢赤白，腹满胀痛，里急，上渴引饮，小水赤涩，此积滞也。宜泄其热，中用清肠丸、导气丸，推其积滞而利自止矣。凡治积聚之证，轻则温而利之，清肠丸是也。重者天真散、舟车丸下之下后勿便补之。其或力倦，自觉气少，恶食，此为挟虚证，宜加白术、当归身尾，甚者加人参。若又十分重者，止用此药加陈皮补之，虚回而痢自止矣。丹溪治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正合承气证，但气口虚，形虽实而面黄积白。此必平昔食过饱而胃受伤，宁忍二三日辛苦，遂与参、术、陈皮、芍药等补药十余贴，至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二贴而安。苟不先补完胃气之伤，而遽行承气，宁免后患乎（以上荡积）。戴云：痢疾古名滞下。以气滞成积，积成痢。治法当以顺气为先，须当开胃，故胃无饱死痢疾也。凡痢初发，不问赤白，里急后重，频欲登圊，及去而所下无多，既起而腹内复急，宜用藿香正气散加木香半钱，吞感应丸，或苏合香丸、吞感应丸（以上调气）。赤痢血色鲜红，或如蛇虫形而间有血鲜者，此属热痢。宜藿香正气散加黑豆三十粒，五苓散加木香半钱，粟米少许，下黄连丸，或黄连阿胶丸、茶梅丸。热甚，服上项药未效，宜白头翁汤。赤痢发热者，败毒散加陈仓米一撮煎。若血色黯如瘀，服凉药而所下愈多，去愈频者，当作冷痢，宜理中汤，或四君子汤加肉果一钱，木香半钱。加减平胃散、青六丸、治血痢佳。诸血痢不止，宜多用地榆。《易简方》云：血痢当服胃风汤、胶艾汤之类。心经伏热下纯血（色必鲜红）。用犀角（生磨汁）半钟，朱砂（飞研）二钱，牛黄三分，人参末三钱，和丸如麻子大。灯心、龙眼肉煎汤，下六七分。脾经受湿下血痢，用苍术地榆汤。血痢久不止，

腹中不痛，不里急后重，槐花丸。干姜于火上烧黑，不令成灰，磁碗合，放冷为末，每服一钱，米饮调下，治血痢神效。仲景云：小肠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可以此治之（以上赤痢）。东垣云：大便后有白脓，或只便白脓，因劳倦气虚伤大肠也，以黄芪、人参补之。如里急频见污衣者，血虚也，宜加当归。如便白脓，少有滑，频见污衣者气脱，加附[6]子皮，甚则加御米壳。如气涩者，只以甘药补气，当安卧不言，以养其气。戴云：白痢下如冻胶，或如鼻涕，此属冷痢。先宜多饮除湿汤加木香一钱，吞感应丸，继进理中汤。亦有下如鲙色，或如腊茶色者，亦宜用前白痢药。白蜡治后重白脓（以上白痢）。若感暑气而成痢疾者，其人自汗发热，面垢，呕逆，渴欲引饮，腹内攻刺，小便不通，痢血频并，宜香薷饮加黄连一钱，佐以五苓散、益元散，白汤调服。不愈，则用蜜水调。感暑成痢，疼甚，食不进，六和汤、藿香正气散各半贴，名木香交加散（以上暑痢）。老人深秋患痢，发呃逆，呕者，黄柏炒燥研末，陈米饭为丸小豌豆大。每服三十丸，人参、白术、茯苓三味浓煎汤下。连服三剂即愈。切不可下丁香等热药。治冷利，腹中不能食，肉豆蔻去皮，醋面裹煨熟，捣末，粥饮下二钱匕。世俗治夏中暑痢疾，用黄连香薷饮加甘草、芍药、生姜神效者，盖夏月之痢，多属于暑。洁古治处暑后秋冬间下痢，用厚朴丸大效者，盖秋之痢多属于寒积，经所谓必先岁气，无伐天和者也（以上秋痢）。《金匮》下痢腹痛，紫参汤主之。洁古云：厚朴丸治处暑后秋冬间腹痛下痢大效。丹溪曰：初下痢腹痛，不可用参、术，然气虚胃虚者可用。初得之，亦可用大承气、调胃承气下之。看其气病、血病，然后加减用药。腹痛者，肺经之气郁在大肠之间者，以苦梗发之，然后用治痢药。气用气药，血用血药。其或痢后糟粕未实，或食粥稍多，或饥甚方食，肚中作疼，切不可惊恐，当以白术、陈皮各半煎汤，和之自安。粥多及食肉作痛者，宜夺食。夺食者，减其粥食，绝其肉味也。因伤冷水泻，变作赤白痢，腹痛减食热燥，四肢困倦无力，宜茯苓汤。下痢之后，小便利，而腹中满痛不可忍，此名阴阳反错，不和之甚也，越桃散主之。治痢止痛如神方：拣净川连片一两，净枳壳片一两，槐花三二两，用水浸，片时漉净，同川连先炒老黄色，次入枳壳再炒，待燥拣出槐花不用。止将黄连五钱，枳壳五钱，作一服，水煎七分去查，调乳香、没药净末各七分五厘服之，次照前方再服一剂，腹痛即止，痢即稀，神效。此方有服之如醉者，乃药力行也，不妨。仲景建中汤，治痢不分赤白久新，但腹中大痛者神效。其脉弦急或涩，浮大按之空虚，或举按皆无力者是也。下利脓血稠粘，腹痛后重。身热久不愈，脉洪疾者，芍药黄芩汤。脓血痢无度，小便不通，腹中痛，当归导气汤（以上腹痛）。下利赤白，里急后重香连丸。亦可用连二钱，姜半钱，为末和匀，温酒下。仲景云：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下利脓血，里急后重，日夜无度，宜导气汤。大瘕泄者，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用清凉饮子主之，其泄自止。茎中痛者，属厥阴，加甘草稍。里急后重多者，属少阴，加大黄。令急推去旧物则轻矣。《内经》曰：因其重而减之。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皆宜进退大承气汤主之。下利赤白，后重迟涩，宜感应丸。

或曰治后重，疏通之剂，罗谦甫水煮木香膏，东垣白术安胃散等方已尽矣。又有用御米壳等固涩之剂亦愈者何也？曰：后重本因邪压大肠坠下，故大肠不能升上而重，是以用大黄、槟榔辈，泻其所压之邪。今邪已泻，其重仍在者，知大肠虚滑不能自收而重，是以用御米壳等涩剂固其滑，收其气，用亦愈也。然大肠为邪坠下之重，其重至圊后不减；大肠虚滑不收之重，其重至圊后随减。以此辨之，百不失一也。其或下坠异常，积中有紫黑色，而又痛甚，此为死血证，法当用桃仁泥、滑石粉行之。或口渴及大便口燥辣，是名挟热，即加黄芩。或口不渴，身不热，喜热手熨荡，是名挟寒，即加干姜。后重，积与气坠下，服升消药不愈者，用秦艽、皂角子、煨大黄、当归、桃仁、枳壳、黄连等剂，若大肠风盛，可作丸服。其或下坠在血活之后，此为气滞证，宜

前药加槟榔一枚，后重当和气，积与气坠下者，当兼升兼消。升谓升麻之类，消谓木香、槟榔之类。《金匮》方，泄利下重者，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至二升去渣，以四逆散方寸匕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凡用诸承气等药挨积之后，仍后重者，乃阳不升也，药中当加升麻升其阳，其重自去也。东垣云：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脓，或少血者，慎勿利之，宜升阳除湿防风汤（以上里急后重）。

其或气行血和积少，但虚坐努责，此为亡血证，倍用当归身尾，却以生地黄、生芍药、生桃仁佐之，复以陈皮和之，血生自安。虚坐而不得大便，皆因血虚也。血虚则里急，加当归身。凡后重逼迫而得大便者，为有物而然，今虚坐努责而不得大便，知其血虚也，故用当归为君，生血药佐之（以上虚坐努责）。

《内经》脓血稠粘，皆属相火，夫太阴主泻，少阴主痢，是先泄亡津液而火就燥。肾恶燥，居下焦血分，其受邪者，故便脓血。然赤黄为热，青白为寒，治须两审。治热以坚中丸、豆蔻丸、香连丸。治寒白胶香散。或多热少寒，水煮木香膏。虚滑频数，宜止宜涩，宜养藏汤。溲而便脓血者，小肠泄也。脉得五至已上洪大者，宜七宣丸。脉平和者，立秋至春分，宜香连丸。春分至立秋，宜芍药柏皮丸。四时皆宜，加减平胃散。如有七宣丸证者，亦宜服此药，去其余邪，兼平胃气（以上脓血稠粘）。

其或缠滞，退减十之七八，秽积未尽，糟粕未实，当以炒芍药、炒白术、炙甘草、陈皮、茯苓煎汤，下固肠丸三十粒。然固肠丸性燥，恐尚有滞气未尽行者，但当单饮此汤，固肠丸未宜遽用。盖固肠丸者，虽有去湿实肠之功，其或久痢体虚气弱，滑泄不止，又当以诃子、肉豆蔻、白矾、半夏等药涩之。甚者添牡蛎，可择用之。然须以陈皮为佐，恐太涩亦能作疼。又甚者，灸天枢、气海。此二穴大能止泄。

仲景云：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丹溪云：桃花汤主病属下焦，血虚且寒，非干姜之温，石脂之涩且重，不能止血。用粳米之甘，引入肠胃。水煮木香膏、易简断下汤、白术安胃散、养藏汤。五倍子为丸。赤痢、甘草汤下，白痢、干姜汤下，各十丸。乌梅二个煎汤。石榴一个烧灰，用酸石榴一个煎汤，调二钱（以上滑脱）。东垣治一老仆，脱肛日久，近复下利，里急后重，白多赤少，不任其苦，此非肉食膏粱者也。必多蔬食，或饮食不节，天气已寒，衣盖又薄，寒侵形体不禁，而肠头脱下者，寒也，滑也。真气不禁，形质不收，乃血脱也。此乃寒滑，气泄不固，故形质下脱也。当以涩去其脱而除其滑，以大热之剂除寒补阳；以补气之药升阳益气；以微酸之味固气上收，名之曰诃子皮散。一服减半，再服全愈。养藏汤、地榆芍药汤。戴云：脱肛一证，最难为药，热则肛门闭，寒则肛门脱。内用磁石研末，每二钱，食前米饮调下。外用铁锈磨汤温洗（以上脱肛）。滞下，大便不禁，其大孔开如空洞不闭者，用葱和花椒末捣烂，塞谷道中。并服酸涩固肠之剂收之，如御米壳、诃子皮之类是也。神效（大孔开）。痢久大孔痛，亦有寒热者，熟艾、黄蜡、诃子烧熏之。因热而痛，槟榔、木香、黄连、黄芩加干姜。因寒而痛，炒盐熨之。炙枳实熨之。丹溪用瓦片敲圆如铜钱状，烧红，投童子小便中，急取起，令干纸裹安痛处。因时寒恐外寒乘虚而入也，以人参、当归、陈皮作浓汤饮之，食淡味自安（大孔痛）。痢疾不纳食，或汤药入口，随即吐出者，俗名噤口。有因邪留，胃气伏而不宣，脾气涩而不布，故呕逆而食不得入者；有阳气不足，胃中宿食因之未消，则噫而食卒不下者；有肝乘脾胃发呕，饮食不入，纵入亦反出者；有水饮所停，气急而呕，谷不得入者；有火气炎炽，内格呕逆，而食不得入者；有胃气虚冷，食入反出者；有胃中邪热不欲食者；有脾胃虚弱不欲食者；有秽积在下，恶气熏蒸而呕逆，食不得入者。当各从其所因以为治。以脉证辨之。如脾胃不弱，问而知其头疼心烦，手足温热，未尝多服凉药者，此乃毒气上冲心肺，所以呕而不食。宜用败毒散，每服四钱，陈仓米一百粒，姜三片，枣一枚，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若其脉微弱，或心腹膨胀，手足厥冷，初病则不呕，因服罂粟壳、乌梅苦涩凉

药太过，以致闻食先呕者，此乃脾胃虚弱。用山药一味，锉如小豆大，一半入银瓦铫内炒熟，一半生用，同为末，饭饮调下。又方，用石莲槌去壳，留心并肉，碾为末。每服二钱，陈米饮调下。此疾盖是毒气上冲心肺，借此以通心气，便觉思食效。丹溪用人参、黄连（姜汁炒）、浓煎汁，终日细细呷之，如吐再吃。但一呷下咽便开，痢亦自止，神效。杨仁斋用参苓白术散，加石菖蒲末，以道地粳米饮乘热调下。或用人参、茯苓、石莲子肉，入些菖蒲与之。戴复庵用治中汤加木香半钱，或缩砂一钱（以上噤口痢）。其或在下则缠滞，在上则呕食。此为毒积未化，胃气未平证。当认其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用参、术补之，毒解积下，食自进矣。泄痢久不安，脓血稠粘，里急后重，日夜无度，宜大黄汤。用大黄一两，剉，用好酒两大盏，浸半日，同煮至一盏半，去渣，分为二次，顿服之。痢止停服，未止再服，以利为度。又服芍药汤以和之，所以彻其毒也。服前药痢已除，宜以白术黄芩汤和之。丹溪治一人患痢百余日，百法不效。六脉促急，沉弦细弱芤，左手为甚，昼夜十行，视之秽物甚少，虽下清涕中有紫黑血丝，食全不进。此非痢也，宜作瘀血治之。以桃仁、乳香、没药、滑石，佐以槟榔、木香、神曲糊为丸。米饮下百余粒，至夜半不动，又依前法下二百粒，至天明下秽如烂鱼肠者二升半，困顿终日，渐与粥食而安。按此方恐当有大黄，无则难下。又治族叔年七十，禀壮形瘦，夏末患泄痢至秋，百方不应，视之病虽久而神不瘁，小便涩少而不赤，两手脉俱涩而颇弦，自言胸微闷，食亦减。因悟此必多年沉积，癖在肠胃。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喜食鲤鱼，三年无日不用。此积痰在肺，肺为大肠之藏，宜大肠之不固也。当与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茱萸、陈皮、青葱、蔍苜根、生姜煎浓汤，和以砂糖，饮一碗许，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时吐痰半升如胶。其夜减半，次早又服，又吐半升而痢自止。又与平胃散加白术、黄连，旬日而安。收涩用木香散、诃黎勒丸（久痢）。休息痢，多因兜住太早，积不尽除。或因痢愈而不善调理，以致时止时作。宜四君子汤加陈皮一钱，木香半钱，吞驻车丸。只缘兜住积滞，遂成休息。再投去积，却用兜剂。张文仲用虎骨炙焦，捣末调服，日三匙效。久痢、休息痢，虚滑甚者，用椿根白皮东南行者，长流水内漂三日，去黄皮切片，每一两配人参一两，入煨木香二钱，粳米一撮，煎汤饮之（休息痢）。劳痢，因痢久不愈，耗损精血，致肠胃空虚，变生他证，或五心发热如劳之状。宜蒴莲饮，赤多倍莲肉，白多倍山药。

痢后调补，宜四君子汤加陈皮一钱半，即异功散。或七珍散。恶甜者，生料平胃散加人参、茯苓各半钱。诸病坏证，久下脓血，或如死猪肝色，或五色杂下，频出无禁，有类滞下，俗名刮肠。此乃藏府俱虚，脾气欲绝，故肠胃下脱，若投痢药则误矣。六柱饮去附子，加益智仁、白芍药，或可冀其万一。痢后风，因痢后下虚，不善调将，或多行，或房劳，或感外邪，致两脚痿软，若痛若痹，遂成风痢。独活寄生汤，吞虎骨四斤丸。或用大防风汤，或多以骨碎补三分之一同研取汁，酒解服。外以杜牛膝、杉木节、白芷、南星、革薤煎汤熏洗。丹溪云：痢后风，系血入藏府下未尽，复还经络不得行故也。松明节一两，以乳香二钱炒焦存性，苍术、黄柏各一两，紫葳一两半，甘草半两，桃仁（去皮不去尖）一两，俱为末。每服三钱，生姜同杵细，水荡起二三沸服。邻人鲍子年二十余，因患血痢，用涩药取效，后患痛风，号叫撼邻里。予视之曰：此恶血入经络证。血受湿热，久为凝浊，所下未尽，留滞隧道，所以作痛，经久不治，恐成枯细。遂与四物汤、桃仁、红花、牛膝、黄芩、陈皮、甘草煎，生姜汁研潜行散，入少酒，饮之数十贴。又与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宝鉴》云：且如泻痢止，脾胃虚难任饮食，不可一概用克伐之剂，若补养其脾胃气足，自然能饮食。宜钱氏方中异功散。设或喜嗜，饮食太过，有伤脾胃，而心腹痞满，呕逆恶心，则不拘此例。当权用橘皮枳实丸一服，得快勿再服。若饮食调节无伤，则胃气和平矣。

大小便不通

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瞀闷，此谓五实。脾胃气滞，不能转输，加以痰饮食积阻碍清道，大小便秘涩不快，升柴二术二陈汤数服，能令大便润而小便长。湿热痰火结滞，脉洪盛，大小便秘赤，肢节烦疼，凉膈散、通圣散、《金匮》厚朴大黄汤选用。丹溪治一妇人，脾疼后患大小便不通，此是痰隔中焦，气聚上焦。二陈加木通，初服后吐，渣再服。烧皂角灰为末，粥清调下。推车客七个，土狗七个，二物新瓦上焙干为末。以虎目树皮（即虎杖）。向东南者，煎浓汤服之。连根葱一二茎带土，生姜一块，淡豆豉二十一粒，盐二匙，同研烂作饼，烘热掩脐中，以帛扎定，良久气透自通，不通再换一饼。阴证大小便不通，及诸杂病阴候，大小便不通危急者，用牡蛎、陈粉、干姜（炮）各一两，上为细末。男病用女人唾调，手内擦热，紧掩二卵上，得汗出愈。女病用男子唾调，手内擦热，紧掩二乳上，得汗出愈。盖卵与乳乃男女之根蒂，坎离之分属也。非急不用。

大便不通

洁古云：藏府之秘，不可一概治疗。有虚秘，有实秘。胃实而秘者，能饮食，小便赤，当以麻仁丸、七宣丸之类主之。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利，厚朴汤主之。胃气实者，秘物也。胃气虚者，秘气也。有风秘、有冷秘、有气秘、有热秘，有老人津液干燥，及妇人分产亡血，及发汗利小便，病后血气未复，皆能作秘。不可一例用硝黄利药。巴豆、牵牛，尤在所禁。风秘者，由风搏肺藏，传于大肠，故传化难。或其人素有风病者，亦多有秘。宜小续命汤，去附子，倍芎药，入竹沥一杯，吞润肠丸，或活血润肠丸。冷秘，由冷气横于肠胃，凝阴固结，津液不通，胃气闭塞，其人肠内气攻，喜热恶冷，宜藿香正气散加官桂、枳壳各半钱，吞半硫丸。热药多秘，惟硫黄暖而通；冷药多泄，惟黄连肥肠而止泄。气秘，由气不升降，谷气不行，其人多噫。宜苏子降气汤加枳壳，吞养正丹，或半硫丸、来复丹。未效，佐以木香槟榔丸。有气作痛，大便秘塞，用通剂而便愈不通，又有气秘，强通之虽通，复秘，或迫之使通因而下血者，此当顺气。气顺则便自通，又当求温暖之剂。热秘，面赤身热，肠胃胀闷，时欲得冷，或口舌生疮，此由大肠热结。宜四顺清凉饮，吞润肠丸，或木香槟榔丸。实者承气汤。仲景云：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期十四日当剧。东垣云：阳结者散之，阴结者热之。前所云实秘、热秘，即阳结也。前所云虚秘、冷秘，即阴结也。老人虚秘，及出汗、利小便过多，一切病后血气未复而秘者，宜苏子降气汤，倍加当归，吞葳灵仙丸。或肉黄饮，苁蓉润肠丸尤宜。东垣云：津液耗而燥者，以辛润之。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劳役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厚味之物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结燥。又有年老气虚，津液不足而结者。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是也。血虚津液枯竭而秘结者，脉必小涩，面无精光，大便虽软，努责不出。大剂四物汤，加陈皮、甘草、酒红花，导滞通幽汤，益血丹。血少兼有热者，脉洪数，口干，小便赤少，大便秘硬。润燥汤、活血润燥丸、四物汤加酒芩、栀子、桃仁、红花。大法云：大便秘，服神芎丸。大便不通，小便反利，不知燥湿之过，本大肠少津液，以寒燥之药治之，是以转燥，少服则不济，多服则亡血，所以不通。若用四物、麻子、杏仁之类则可。经云：燥则为枯，湿剂所以润之。《金匮真言论》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故肾阴虚则小大便难。宜以地黄、苁蓉、车前、茯苓之属，补真阴利水道，少佐辛药开腠理致津液而润其燥，施之于老人尤宜。若大小便燥结之甚，求通不得，登厕用力

太过，便仍不通，而气被挣脱，下注肛门，有时泄出清水，而里急后重不可忍者，胸膈间梗梗作恶，干呕有声，渴而索水，饮食不进，呻吟不绝，欲利之则气已下脱，命在须臾，再下即绝。欲固之则溺与燥矢膨满腹肠间，恐反增剧。欲升之使气自举，而秽物不为气所结，自然通利，则呕恶不堪，宜如何处。家姑年八十余，尝得此患，予惟用调气利小便之药，虽小获效，不收全功。尝慰之令勿急性。后因不能食，遽索末药，利下数行，不以告予，自谓稍快矣。而脉忽数动一止，气息奄奄，颓然床褥。予知真气已泄，若不收摄，恐遂无救，急以生脉药投之，数剂后结脉始退。因合益血润肠丸与服，劝以勿求速效，勿服他药，久之自有奇功。如言调理两月余，而二便通调，四肢康胜矣。便秘自是老人常事，俗以为后门固，寿考之征。而一时难堪，辄躁扰而致疾，予所处方，不犯大黄，可以久服，故表而出之。

《元戎》五燥大便秘：东方其脉弦，风燥也。宜泻风之药治之，独活、羌活、防风、茱萸、地黄、柴胡、川芎。南方其脉洪，热燥也。宜咸苦之药治之，黄芩、黄连、大黄、黄柏、芒硝。西南方其脉缓，土燥也。宜润湿之药治之，芍药、半夏、生姜、乌梅、木瓜。西方其脉涩，血燥也。宜滋血之药治之，杏仁、麻仁、桃仁、当归。气结用木香、槟榔、枳实、陈皮、地黄、郁李仁。北方其脉迟，寒燥也。宜温热之药治之，当归、肉桂、附子、乌头、硫黄、良姜、巴豆。润肠丸加减法：如病人不小便，因大便不通而涩其邪，盛者急加酒洗大黄以利之。如血燥者，加桃仁、酒洗大黄。如风结燥者，加麻仁、大黄。如风涩者，加煨皂角仁、大黄、秦艽以利之。如脉涩，觉身痒气涩者，加郁李仁、大黄以除气燥。如寒阴之病，为寒结闭者，以《局方》中半硫丸，或加煎附子生姜汤，冰冷与之。其病虽阴寒之证，当服阳药补之，若大便恒不甚通者，亦当十服中与一服利药，微通其大便，不令秘结，乃治之大法也。若病人虽是阴证，或是阴寒之证，其病显躁，脉坚实，亦宜阳药中少加苦寒之剂，以去热躁，躁止勿加。如阴躁欲坐井中者，其二肾脉按之必虚，或沉细而迟，此为易辨。如有客邪之病，亦从权加之。有物有积而结者，当下之。食伤太阴，肠满食不化，腹响响然，不能大便者，以苦泄之，七宣丸、木香槟榔丸。桃杏仁俱治大便秘，当以血气分之。年老虚人大便燥秘者，脉浮在气，杏仁、陈皮主之。脉沉在血，桃仁、陈皮主之。所以俱用陈皮者，以手阳明病与手太阴为表里也。又云：盛则难便，行阳气也。败则便难，行阴血也。注夏大便涩滞者，血少、血中伏火也。黄芪人参汤，加生地黄、当归身、桃仁泥、麻仁泥润之。如润之大便久不快利者，少加煨大黄微利之。如加大黄久不快利者，非血结、血秘，是热则生风，病必湿风证，此当服黄芪人参汤，只用羌活、防风各半两，水四盏，煎至一盏，去渣空心服之，其大便必大走也。

大便不通，五日一遍，小便黄赤，浑身肿，面上及腹尤甚，色黄，麻木，身重如山，沉困无力，四肢痿软，不能举动，喘促，唾清水，吐秽痰白沫如胶。时躁热，发欲去衣，须臾而过，振寒顶额有时如冰。额寒尤甚，头旋眼黑，目中溜火，冷泪，鼻不闻香臭，小腹急痛，当脐有动气，按之坚硬而痛，宜麻黄白术汤。此病宿有风湿热伏于荣血之中，其水火乘于阳道而上盛，元气短少上喘，为阴火伤其气，四肢痿，在肾水之间，乃所胜之病，今正遇冬寒得时，乘其肝木，又实其母，肺金克木凌火，是大胜必有大复。其证善怒，欠，多嚏，鼻中如有物，不闻香臭，目视眩眩，多悲健忘，少腹急痛，遍身黄，腹大胀，面目肿尤甚，食不下，痰唾涕有血，目眦疡，大便不通，只二服皆愈。凡诸秘服药不通，或虚人畏服利药者，用蜜煎导。或用盐及皂角末，和入蜜煎中尤捷。盖盐能软坚润燥，皂角能通气疏风故也。冷秘，用酱生姜导。或于蜜煎中，加草乌头末，以化寒消结。热者，猪胆汁导。乌梅汤浸去核，为丸如枣子大，亦可导。酱瓜削如枣，亦可导。丹溪云：予观古方通大便，皆用降气品剂。盖肺气不降，则大便难传送。用枳壳、沉香、诃子、杏仁等是也。又老人、虚人、风人、津液少而

秘者，宜以药而滑之，用胡麻、麻仁、阿胶等是也。如妄以峻利药逐之，则津液走，气血耗，虽暂通而即秘矣，必更生他病，昔王少府患此疾，有人以驶药利之者屡矣，后为肺痿咯脓血，卒至不通而死。

闭癃遗尿总论[7]

遗尿者，溺出不自知也。闭癃者，溺闭不通而淋沥滴点也。唯肝与督脉、三焦、膀胱主之。肝脉、督脉主之者，经云：肝足厥阴之脉，过阴器。所生病者，遗溺闭癃。又云：督脉者，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生病癃痔遗溺。故遗溺闭癃，皆取厥阴俞穴、及督脉俞穴也。三焦主之者，经云：三焦下脉在于足太阳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名曰委阳，足太阳络也。三焦者，足太阳、少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腨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是也。膀胱主之者，经云：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是也。然遗溺闭癃，不取膀胱俞穴者，盖膀胱但藏溺。其出溺，皆从三焦及肝、督脉也。闭癃，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有暴久之殊。盖闭者暴病，为溺闭点滴不出，俗名小便不通是也。癃者久病，为溺癃淋沥点滴而出，一日数十次，或百次，名淋病是也。今分其病立为二门。

小便不通

丹溪大法：小便不通，有热、有湿、有气结于下。宜清、宜燥、宜升，有隔二隔三之治。如因肺燥不能生水，则清金，此隔二。如不因肺燥，但膀胱有热，则宜泻膀胱，此正治也。如因脾湿不运而精不升，故肺不能生水，则当燥脾健胃，此隔三。车前子、茯苓清肺也；黄柏、知母泻膀胱也；苍术、白术建胃燥脾也。《宝[8]鉴》小便不利有三，不可一概而论。若津液偏渗于肠胃，大便泄泻而小便涩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热搏下焦津液，则热湿而不行，二也，必渗泄则愈。若脾胃气涩，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顺气，令施化而出也。东垣大法，小便不通，皆邪热为病，分在气在血而治之。以渴与不渴而辨之。如渴而不利者，热在上焦肺分故也。夫小便者，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主也。肺合生水，若肺热不能生水，是绝其水之源。经云：虚则补其母，宜清肺而滋其化源。故当从肺之分，助其秋令，水自生焉。又如雨如雾如霜，皆从天而降下也。且药有气之薄者，乃阳中之阴，是感秋清肃杀之气而生，可以补肺之不足，淡味渗泄之药是也。茯苓、泽泻、琥珀、灯心、通草、车前子、木通、瞿麦、扁畜之类，以清肺之气，泄其火，滋水之上源也。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热在下焦血分，故不渴而小便不通也。热闭于下焦者，肾也、膀胱也，乃阴中之阴。阴受热邪，闭塞其流。易[9]老云：寒在胸中遏塞不入，热在下焦填塞不便，须用感北方寒水之化，气味俱阴之药，以除其热，泄其闭塞。《内经》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若服淡渗之药，其性乃阳中之阴，非纯阴之剂，阳无以化，何以补重阴之不足也。须用感地之水运而生大苦之味，感天之寒气而生大寒之药。此气味俱阴，乃阴中之阴也。

大寒之气，人感之生膀胱。寒水之运，人感之生肾。此药能补肾与膀胱。受阳中之阳热火之邪，而闭其下焦，使小便不通也。夫用大苦寒之药，治法当寒因热用。又云：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气同，其终则气异也。如热在上焦，以栀子、黄芩。热在中焦，以黄连、芍药。热在下焦，以黄柏。热在气分，渴而小便闭，清肺散、猪苓汤、五苓散、茯苓琥珀汤、红秫散。热在血分，不渴而小便闭，滋肾丸、黄连丸、导气除燥汤。东垣治一人病小便不利，目睛突出，腹胀如鼓，膝已上坚硬，皮肤欲裂，饮食不下，服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曰疾急矣。非精思不能处，思之半夜，曰：吾得

之矣。经云：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而能出焉。多服淡渗之药而病益甚，是气不化也。启玄子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甘淡气薄皆阳药，独阳无阴，欲化得乎。遂以滋肾丸群阴之剂投服，再服即愈。渴而腹冷，水气也。《金匮》云：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苦渴，栝蒌瞿麦丸主之。以小便利，腹中温为度。小便不通，腹下痛，状如覆碗，痛闷难忍者，乃肠胃干涸，膻中气不下。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膻中者，臣使之官，三焦相火，肾为气海也。王注曰：膀胱津液之府，胞内居之。少腹处间毛内藏胞器，若得气海之气施化，则溲便注下，气海之气不及，则隐秘不通，故不得便利也。先用木香、沉香各三钱，酒调下，或八正散，甚则宜上涌之，令气通达，便自通利。经所谓病在下，上取之。王注曰：热攻于上，不利于下，气盛于上，则温辛散之，苦以利之。一方，煎橘红、茯苓汤，调木香、沉香末服之，空心下。丹溪云：小便不通，属气虚、血虚、有实热、痰气闭塞，皆宜吐之，以提其气，气升则水自降。盖气承载其水者也。气虚用参、术、升麻等，先服后吐，或就参、芪药中调理吐之。血虚用四物汤，先服后吐，或就芎归汤探吐之。痰多，二陈汤，先服后探吐之。痰气闭塞，二陈加香附、木通探吐之。实热当利之，或用八正散。盖大便动则小便自通矣。或问以吐法通小便，方论中未尝有之，理将安在？曰：取其气化而已。何则？《内经》谓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故上中下三焦之气，有一不化，则不得如决渎之水而出矣。岂独下焦膀胱气塞而已哉。上焦肺者，主行荣卫，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肾之合足三焦，下输又上连肺，此岂非小便从上焦之气化者乎。张仲景有言，卫气行则小便宣通，其义亦在是矣。《内经》又谓脾病则九窍不通，小便不利，是其一也。此岂非小便从中焦之气化者乎。由是而言之，三焦所伤之邪不一，气之变化无穷，故当随处治邪行水，求其气化，亦无穷也。然而大要在乎阴与阳无相偏负，然后气得以化。若《方盛衰论》曰：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夫肾肝在下，地道也。心肺在上，天道也。脾胃居中，气交之分也。故天之阳绝而不交于地者，尚且白露不下。况人同乎天，其在上之阳不交于阴，则在下之阴无以为化，而水道其能出乎。东垣引《八十一难经》谓：有阴阳相乘，有覆有溢，而为内关，不得小便者。有或在下之阴虚，在上之阳盛，不务其德而乘之，致肾气之不化者，必泻其阳而举之，则阴可得而平也。若此条所叙之证，皆用吐法，盖因气道闭塞，升降不前者而用耳。何尝舍众法而独施是哉。丹溪尝曰：吾以吐通小便，譬如滴水之器，上窍闭则下窍无以自通。必上窍开而下窍之水出焉。予尝推是开窍之法用之多验，姑书一二证以明之。甲午秋，治一妇人，年五十，初患小便涩，医以八正散等剂，展转小便不通，身如芒刺加于体。予以所感霖淫雨湿，邪尚在表，因用苍术为君，附子佐之，发其表。一服即汗，小便即时便通。又治马参政父，年八旬，初患小便短涩，因服药分利太过，遂致闭塞，涓滴不出。予以饮食太过，伤其胃气，陷于下焦，用补中益气汤，一服小便通。因先多利药，损其肾气。遂致通后遗尿，一夜不止，急补其肾，然后已。凡医之治是证，未有不用泄利之剂者，安能顾其肾气之虚哉。表而出之，以为世戒。

有瘀血而小便闭者，宜多用牛膝。《本事方》云：顷在毗陵，有一贵官妻妾，小便不通，脐腹胀痛不可忍，众医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类，数种皆治不通，病愈甚。予诊之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药不可去。乃用桃仁煎，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卧少顷，下血块如拳者数枚，小便如黑豆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药猛峻，气虚血弱者，宜斟酌之。大抵小腹痛胀如覆碗者为实，亦分在气在血。气壅塞于下者，木香流气饮；血污于下者，桃仁煎、代抵当丸、牛膝膏。经云：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小肠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液出焉。是属膀胱，乃肾之府也。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由是言之，膀胱藏水，三

焦出水。治小便不利，故刺灸法但取三焦穴，不取膀胱也。小肠属肾、肺，故东垣用清肺饮子、滋肾丸利小便也。运气小便不利有三：其一，属湿邪攻三焦。经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病小腹痛肿，不得小便。又云：水不及曰涸流。涸流之纪，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癃闭是也。其二，属风邪攻脾。经云：厥阴司天，风淫所胜，病溏瘕泄、水闭是也。其三，属燥热。经云：阳明司天之政，天气急，地气明，民病癃闭。初之气，其病小便黄赤，甚则淋。又云：少阴司天之政，地气肃，天气明。二之气，其病淋是也。良法治小便不通，诸药不效，或转胞至死危困，用猪尿胞一个，底头出一小眼子，翎筒通过，放在眼儿内，根底以细线系定，翎筒子口细杖子堵定，上用黄蜡封尿胞口，吹满气七分，系定了，再用手捻定翎筒根头，放了黄蜡，塞其翎筒在小便出里头，放开翎筒根头，手捻其气透于里，小便即出，神效。

妊娠小便不通，妊娠胎满逼胞，多致小便不利。若胞系了戾，小便不通，名曰转胞。丹溪以为多因胎妇虚弱，忧闷性躁，食味厚。古方用滑利疏导药鲜效，若脬为胎所坠而不通，但升举其胎，胞系疏而小便自行。若脐腹作胀而小便淋闷，此脾胃气虚，胎压尿胞，四物、二陈、参、术，空心服后探吐，数次自安。薛氏云：前证亦有脾肺气虚，不能下输膀胱者；亦有气热郁结，膀胱津液不利者；亦有金为火燥，脾土湿热甚而不利者。更当详审施治。《金匮要略》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即八味丸，酒下十五丸至三十丸，日再服）。又云：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又云：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归母苦参丸主之。丹溪治一妇转胞，小便闭，脉似涩，重取则弦，左稍和，此得之忧患。涩为血少气多，弦为有饮。血少则胞不举，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溢，则胞知所避而就下故坠。以四物汤加参、术、半夏、陈皮、甘草、生姜空心饮。随以指探吐之，俟气定又与，至八贴而安。此恐偶中，后又治数人皆效。又一妇四十一岁，孕九月转胞小便闭，脚肿形瘁，脉左稍和而右涩，此饱食气伤胎系，弱不能自举而下坠，压着膀胱，偏在一边，气急为其所闭，所以水窍不能出也。宜补血养气，气血既正，胎系自举，则不下坠，方有安之理。遂用人参、当归身尾、白芍药、白术、陈皮、炙甘草、半夏、生姜煎汤，浓与四贴。次早以渣煎，顿服探吐之，小便即通，皆黑水。后就此方加大腹皮、枳壳、青葱叶、砂仁二十贴与之，而得以安产。一孕妇小便不通，脉细弱，乃气血俱虚，胎压膀胱下口。用补药升起恐迟，反加急满。令稳婆以香油抹手，入产户托起其胎，溺出如注。却以参、芪、升麻大剂服之。一法将孕妇倒竖起，胎自运，溺自出，胜手托远矣。

产后小便不通，旧方用陈皮去白为末，空心酒调二钱。外用盐填脐中，却以葱白剥去粗皮，十余根作一缚，切作一指厚，安盐上，用大艾炷满葱饼上，以火灸之，觉热气入腹内，即时便通。按此唯气壅不得通者宜之。若气虚源涸与夫热结者，不可泥也。

淋（胞痹）

淋之为病，尝观《病源候论》谓由肾虚而膀胱热也。膀胱与肾为表里，俱主水。水入小肠与胞，行于阴为溲便也。若饮食不节，喜怒不时，虚实不调，藏府不和，致肾虚而膀胱热。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淋。其状小腹弦急，痛引于脐，小便出少气数。及分石淋、劳淋、血淋、气淋、膏淋、冷淋。其石淋者，有如沙石。劳淋者，劳倦即发。血淋者，心主血，气通小肠，热甚则搏于血脉。血得热则流行，入胞中与溲俱下。膏淋者，肥液若脂膏，又名肉淋。气淋者，胞内气胀，小腹坚满，出少喜数，尿有余沥。冷淋者，冷气客于下焦，邪正交争，满于

胞内，水道不宣，先寒战，然后便数成淋，可谓悉病情矣。考之《内经》，则淋病之因，又不止此。大纲有二，曰湿、曰热。谓太阴作初气，病中热胀，脾受积湿之气，小便黄赤，甚则淋。少阳作二气，风火郁于上而热，其病淋。盖五藏六府十二经脉气皆相通移。是故足太阳主表，上行则统诸阳之气，下行则入膀胱。又肺者，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脾胃消化水谷。或在表在上在中，凡有热则水液皆热，转输下之，然后膀胱得之而热矣。且小肠是心之府，主热者也。其水必自小肠渗入膀胱。胞中诸热应于心者，其小肠必热。胞受其热，经谓胞移热于膀胱者，则癃溺血是也。由此而言，初起之热邪不一，其因皆得传于膀胱而成淋。若不先治其所起之本，止从末流胞中之热施治，未为善也。予尝思之，淋病必由热甚生湿，湿生则水液浑，凝结而为淋。不独此也，更有人服金石药者，入房太甚，败精流入胞中，及饮食痰积渗入者，则皆成淋。丹溪尝治一小儿，在胎受久服金石药之余毒，病淋一十五年，以紫雪治愈。凡治病不求其本可乎？小便涩痛，常急欲溺，及去点滴，茎中痛不可忍者，此五淋病。生料五苓散加阿胶，或车前子末。或五苓散、益元散等分和服，并可吞火府丹，佐以导赤散、石苇散。若热极成淋，服药不效者，宜减桂五苓散，加木通、滑石、灯心、瞿麦各少许，仍研麦门冬草、连根车前草、白龙草各自然汁，和蜜水调下。气淋，气壅不通，小便淋结，脐下妨闷疼痛，瞿麦汤、石苇散、榆枝汤、木香流气饮。气虚淋，八物汤加杜牛膝、黄芩汁煎服。老人气虚亦能淋，参、术中加木通、山栀。血受伤者，补血行血自愈，勿作淋治。死血作淋，牛膝膏妙。但虚人能损胃，不宜食。《千金》云：用牛膝以酒煮服，治小便淋痛。《肘后方》用牛膝根茎叶，亦以酒煮服，治小便不利，茎中痛欲死，及治妇人血结坚痛如神。盖牛膝治淋之圣药也。但虚人当用补剂监制之耳。血淋，用侧柏叶、生藕节、车前草等分捣汁，调益元散、立效散、瞿麦散、小蓟饮子、柿蒂散、当归汤、羚羊角饮、鸡苏饮子、金黄散、发灰散。戴氏云：血淋一证，须看血色分冷热。色鲜者，心、小肠实热。色瘀者，肾、膀胱虚冷。若的是冷淋及下元虚冷，血色瘀者，并宜汉椒根剉碎，不以多少，白水煎，候冷进。按：血多有热极兼水化而黑凝者，未可便以为冷也。膏淋，鹿角霜丸、沉香散、沉香丸、磁石丸、海金砂散、兔丝丸。戴云：有似淋非淋，小便色如米泔，或便中有如鼻涕之状，此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便欲出不能而痛。宜大兔丝子丸、鹿茸丸之类。按：此即膏淋也。沙石淋，乃是膀胱畜热而成。正如汤瓶久在火中，底结白碱而不能去，理宜清彻积热，使水道通则沙石出而可愈。宜神效琥珀散、如圣散、石燕丸、独圣散。石首鱼脑骨十个，火煅，滑石二钱，琥珀三分，俱为细末。每服一钱，空心煎木通汤调下。鳖甲九肋者一个，酥炙令脆，为细末。每服一匙，酒煎服，当下沙石。雄鹊烧灰，淋取汁饮之，石即下。石淋，小便时沙石下流，塞其水道，痛不可忍，经及时日，水道不通，其气上攻，头痛面肿，重则四肢八节俱肿。其石大者如梅核，坚硬如有棱角。其石小者，唯碎石相结，通下即碎。宜服此取石方：用冬葵子、滑石、射干、知母，已上各一分，通草三分，为细末。每服二钱半，水一盏半，苦竹叶十片同煎。取一盏，去滓，食前热服。又大府热头痛，若体气壮健，先进后方药两三盏，然后进取石方。用麻黄去节、羌活、射干、荆芥穗、紫苑、防风、知母、蔓荆子、牵牛各一分，半夏二铢，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九分，去滓，食后热服。石淋，导水用蝼蛄七枚，以盐一两，同于新瓦上铺盖焙干，研为细末。每服一钱匕，温酒调服。劳淋，地黄丸、黄芪汤、白芍药丸。冷淋，肉苁蓉丸、泽泻散、沉香散、槟榔散、生附散。戴氏云：进冷剂愈甚者，此是冷淋。宜地髓汤下附子八味丸。有因服五苓散等药不效，用生料鹿茸丸却愈。此皆下元虚冷之故。乃刘河间则谓亦由热客膀胱，郁结不能渗泄，非真冷也。小便淋，茎中痛不可忍，相引胁下痛，宜参苓琥珀汤。有小便艰涩如淋，不痛而痒者，虚证也。宜八味丸、生料鹿茸丸之类。若因思虑过度致淋，宜归脾汤、或辰砂妙香散、吞威喜

丸，或妙香散和五苓散。汗多而小便赤涩，暑月多有此证。盛暑所饮既多，小便反涩少而赤。缘上停为饮，外发为汗，津液不通，小肠涩闭，则水不运下。五苓散一名导逆。内有术、桂收汗，猪苓、泽泻、茯苓分水道，收其在外者使之内，又从而利导焉。发者敛之，壅者通之，义取于此。然有虚劳汗多而赤涩者，却是五内枯燥，滋腴既去，不能生津，故溺涩而赤，不宜过用通小便之剂竭其肾水，唯当温养润肺。十全大补汤、养荣汤之类，自足选用。汗者心液，心主血，血荣则心得所养，汗止津生。不待通而溺自清矣。诸失精血及患痈毒人，或有小便赤涩之证，此亦是枯竭不润之故，并宜前法。

胞　痹

《痹论》云：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夫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今风寒湿邪气客于胞中，则气不能化出，故胞满而水道不通。其证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以足太阳经，其直行者，上交巅，入络脑，下灌鼻窍，则为清涕也。肾著汤、茯苓丸、巴戟丸、肾沥汤。

妊娠淋，乃肾与膀胱虚热，不能制水。然妊妇胞系于肾，肾间虚热而成斯证。甚者心烦闷乱，名曰子淋也。若颈项筋挛，语涩痰甚，用羚羊角散。若小便涩少淋沥，用安荣散。若肝经湿热，用龙胆泻肝汤。若肝经虚热，用加味逍遥散。腿足转筋，而小便不利，急用八味丸，缓则不救。若服燥剂而小便频数或不利，用生地、茯苓、牛膝、黄柏、知母、芎、归、甘草。若频数而色黄，用四物加黄柏、知母、五味、麦门、玄参。若肺气虚而短少，用补中益气加山药、麦门。若阴挺痿痹而频数，用地黄丸。若热结膀胱而不利，用五淋散。若脾肺燥不能化生，宜黄芩清肺饮。若膀胱阴虚，阳无所生，用滋肾丸。若膀胱阳虚，阴无所化，用肾气丸。

产后淋，因热客于脬，虚则频数，热则涩痛。气虚兼热，血入胞中，则血随小便出而为血淋也。若膀胱虚热，用六味丸。若阴虚而阳无以化，用滋阴肾气丸。盖土生金，金生水，当滋化源。陈氏云：治产前后淋，其法不同。产前当安胎，产后当去血。瞿麦、蒲黄，最为产后要药。茅根汤，主治产后诸淋。

诊　肾脉滑实为癃痹。痹脉滑甚为瘕癃。少阴脉数，妇人则阴中生疮，男子则气淋。盛大而实者生，虚小而涩者死。下焦气血干者死。鼻头色黄者，小便难。《素问·奇病论》，病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细微如发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

小　便　数

运气小便数，皆属火。经云：少阳之复，便数憎风是也。小便数，唯二藏有之。一属肺。经云：肺手太阴之脉，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是也。以刺言之，泻手太阴则愈。一属肝。经云：足厥阴之疟，令人如癃状而小便不利。又云：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是也。视虚实、补泻之则愈。数而少，茯苓琥珀汤利之。数而多，薯蓣、莲肉、益智仁之属收之。生薯蓣半斤，刮去皮，以刀切碎，于铛中煮酒沸，下薯蓣，不得搅，待熟加盐、葱白，更添酒，空腹下二三盏妙。莲肉去皮，不以多少，用好酒浸一两宿。猪肚一个，将酒浸莲肉入肚中多半为度，水煮熟，取出莲肉，切，焙干为细末，酒煮面糊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饮汤下，名水芝丸。夜多小便，益智二十四个为末，盐五分，水一盏，煎八分，临卧温服。卫真汤并丸、桑螵蛸散。戴氏云：小便多者，乃下元虚冷，肾不摄水，以致渗泄。宜兔丝子丸、八味丸、玄兔丹、生料鹿茸丸。有人每日从早至午前定尿四次，一日之间，又自无事。此肾虚所致，亦犹脾肾泄，早泄而晚愈，次日又复然者也。若小便常急，遍

数虽多而所出常少，放了复急，不涩痛，却非淋证。亦有小便毕少顷，将谓已尽，忽再出些少者。多因自忍尿，或忍尿行房事而然。宜生料五苓散，减泽泻之半，加阿胶一钱，吞加减八味丸。此丸须用五味子者。有盛喜致小便多，日夜无度。乃喜极伤心，心与小肠为表里。宜分清饮、四七汤各半贴和煎，仍以辰砂妙香散，吞小兔丝子丸或玄兔丹。若频频欲去而溺不多，但不痛耳。此肾与膀胱俱虚，客热乘之，虚则不能制水。宜补肾丸、六味地黄丸。热入水道，涩而不利。八正散，或五苓散加黄柏、知母、麦门冬、木通。大便硬，小便数者，是谓脾约。脾约丸主之。

小便不禁

《原病式》云：热甚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廷孔郁结极甚，而气血不能宣通，则痿痹。神无所用，故津液渗入膀胱而旋溺遗失，不能收禁也。考之《内经》则谓督脉生病为遗溺。《灵枢》谓肝所生病为遗溺。盖因二经循阴器，系廷孔，病则荣卫不至，气血劳劣。莫能约束水道之窍，故遗失不禁。刘河间可谓得此旨矣。然《内经》复言膀胱不约为遗溺。《灵枢》言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其病虚则欠欷，小便遗数。由此观之，则又不独病在阴器廷孔而已。夫如是者，内由三焦决渎之失常也。何则？手少阳之脉，从缺盆布膻中，下鬲循属三焦。足太阳之脉，从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属膀胱。三焦虚则膀胱虚，故不约也。肺从上焦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又上连肺。故将两藏，是子母也。母虚子亦虚。此上中下三焦气虚，皆足以致遗溺矣。由是而知三焦所部，五藏之淫气变而为五邪者，悉能干于下焦肾肝膀胱出水之窍而为不禁之病。何止于热极郁结痿痹肾部而已乎。又自《内经》所谓太阴在泉，客胜，湿客下焦，溲便不时。太阴之复，甚则入肾，窍泄无度者观之，则知湿主于痞。况是所胜之邪，其不为郁结痿痹者乎。从而思之，圣人之言，举一隅便当以三隅反。前所谓肝肾膀胱之病，不言其邪，可见诸邪尽能病之也。次言手太阴列缺虚者，为子母藏气之要也。可见所生、所胜、不胜之五邪，皆足以乘之也。其言太阴之胜复，则湿为所胜之重者也。其他风寒燥热，虽不及言，可知在其中矣。

治法，上虚补气，下虚涩脱。东垣云：小便遗失者，肺金虚也。宜安卧养气，禁劳役，以黄芪、人参之类补之。不愈当责有热，加黄柏、生地。下虚谓膀胱下焦虚。经云：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仲景云：下焦竭则遗溺失便，其气不能自禁制，不须治，久则愈。又云：下焦不归则遗溲，世用桑螵蛸、鸡胜胵之类是也。古方多燥热，如二气丹、家韭子丸、兔丝子丸、固脬丸、白茯苓散、鹿茸散、兔丝子散，内有桂、附。唯真虚寒者宜之。桑螵蛸散、鹿角霜丸、阿胶饮、鹿茸散，温补而不僭。小便不禁而淋沥涩滞者，泽泻散、茯苓丸。滑脱者，牡蛎丸。如白薇散、鸡肠散，内俱有寒药，内热者宜之。娄全善治一男子遗溺不觉，脉洪大盛，以黄柏，知母、杜牛膝为君，青皮、甘草为臣，木香为佐，桂些少反佐，服数贴大效。此法与《千金》白薇散，皆河间所谓热甚，廷孔郁结，神无所用，不能收禁之意也。遗尿有实热者，用神芎导水丸，每服百丸，空心白汤下。若一服利，止后服。此谓淫气遗溺，痹聚在肾。痹谓气血不通宣也。戴云：睡着遗尿者，此亦下元冷，小便无禁而然。宜大兔丝子丸，猪胞炙碎煎汤下。凡遗尿皆属虚。通用方，薏苡仁盐炒煎服。鸡肠一具，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三服。一方用雄鸡烧灰为末，用三指撮，温浆水调一钱，向北斗服之，更良。雄鸡喉咙及矢白，胜胵里黄皮，烧为末，麦粥清调服。羊脬盛水贮令满，系两头煮熟，开取水顿服之。鸡胜胵一具，并肠洗净烧灰，男用雌，女用雄，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服。一方加猪脬灰。燕薷草主眠中遗尿不觉，烧令黑，研，水进方寸匕。膀胱咳者，咳而遗溺。

妊娠尿出不知，用白薇、芍药为末，酒调下。或白矾、牡蛎为末，酒调二钱。或

鸡毛灰末，酒服一匕。或炙桑螵蛸、益智仁为末，米饮下。薛氏云：前证若脬中有热，宜加味逍遥散。若脾肺气虚，宜补中益气汤加益智。若肝肾阴虚，宜六味丸。

产后小便数，乃气血不能制故也。薛氏曰：若因稳婆不慎，以致胞损而小便淋沥者，用八珍汤以补气血，兼进补脬饮。若因膀胱气虚而小便频数，当补脾肺。若膀胱阴虚而小便淋沥，须补肺肾。

妇人产蓐，产理不顺，致伤膀胱，遗尿无时，宜补脬饮、桑螵蛸散、白薇散。薛氏曰：前证若脾肺阳虚，用补中益气汤。若肝肾阴虚，用六味地黄丸。若肝肾之气虚寒，用八味地黄丸。若肝脾气血虚热，用加味逍遥散，佐以六味丸。丹溪云：尝见尿胞因收生者不谨，以致破损而得淋沥病，遂为废疾。有妇年壮，难产得此，因思肌肉破伤在外者，可以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诊其脉虚甚，遂与峻补。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黄芪、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但剂小者，率用一两，至一月而安。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缓，亦难成功矣。

小便黄赤

诸病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藏府小便黄有四：一属肝热。经云：肝热病者，小便先黄是也。二属胃实。经云：胃足阳明之脉，气盛则身已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是也。三属肺虚。经云：肺手太阴之脉，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是也。四属肾虚。经云：冬脉者，肾脉也，冬脉不及则令人胫清脊痛，小便变是也。运气小便黄有二：一属风。经云：厥阴之胜，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是也。二属热。经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病溺色变。又云：少阳之胜，溺赤善惊。又云：阳明司天，燥气下临，暴热至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是也。盖暴热谓地气少阴之热也。邪之所在，皆为不足。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补足外踝下留之。用药则补中益气汤是已。小便黄，无如黄柏、知母效。《脉经》云：尺涩，足胫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汤，足太冲补之。

遗 精

丹溪书分梦遗精滑为二门。盖梦与鬼交为梦遗，不因梦感而自遗者为精滑。然总之为遗精也。其治法无二，故合之。或问精滑，何因得之？曰：《金匮要略》谓虚劳之病，脉浮大，手足烦，阴寒精自出。又谓脉弦而大，此名革，亡血失精。又谓小腹弦急，阴头寒，脉动微紧，男失精，女子梦交通。《巢氏病源》以虚劳病分出五劳、七伤、六极、二十三蒸之名。于七伤中精连，蒸病中玉房蒸，男则遗沥漏精，与尿精。闻见精出，及失精等候皆混同，仍类虚劳门。为肾主藏精，故尽作肾气衰弱之病，似若他藏无损焉，岂其然哉。夫五藏皆藏精者也。尝考《灵枢·本神篇》，首谓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如是者，通言一身主宰之精神也。因心肾是水火之藏，法天地施化生成之道。故藏精神为五藏之宗主。其次言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如是者，皆因心神随物所感，变而分之，是谓五志，遂有五神藏之名。五神既分，则于德化政令性味各司其属者之用，于是心肾之水火，亦俯从五神之列。然而所主之精，神则并行，未始相离，而五神五变者分之如此，则精亦从神之所变，随处与之合矣。故五藏各得藏其精，神以行其用，是之谓藏真主，所以属本气之生化者也。苟有一藏之真不得其正，则一藏之病作矣。苟一藏之精神伤之甚者，则必害其心肾之主精神者也。如所谓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喜乐恐惧则伤精，精伤则骨痠痿厥而不举。喜乐者，惮散而不藏。恐惧者，荡烨而不收。是故主藏精者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

死矣。如是者，精神之在五藏，伤之则淫邪立至。心之在志为喜，在气为火为热。肾之在志为恐，在气为水为寒。于是怵惕思虑伤其神，神伤则火动不止，火动不止则肾水恐惧之志者并矣。恐甚不解则动中而肾自伤。肾主藏精，与所受五藏六府所输至之精，皆不得藏而时自下矣。此乃以心肾主宰精神者言也。至若他藏之精，各得而泄，有所据乎？曰：《内经》所谓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白淫，其病筋痿。筋痿者，生于肝，使内。王注以白淫是白物淫衍，如精之状，因溲而下。虽云如精，殆非将化未成之精而径出者乎。何以言之？精有谓生来之精者，先身生之精也。有谓食气入胃，散精于五藏者；有谓水饮自脾肺输肾而四布，五经并行之精者，此水谷日生之精也。然饮食日生之精，皆从生来元精之所化，而后分布其藏，盈溢则输之于肾。肾乃元气之本，生成之根，以始终化之养之之道也。若饮食之精，遇一藏有邪，则其藏之食味，化之不全，不得入与元精俱藏而竟泄出。与夫所谓脾移热于肾，少腹冤热而痛出白者，义亦如之。王注虽谓消脂烁肉，无乃消其肾所藏之精欤。盖使二藏无病，则此白物其不为精乎。使二藏有病，则所藏之精，其不变为白物而出之乎。以此比例，则肺脾二藏之精，宁不有似肝藏之伤神动气，致精失守而走泄者乎。

然则治当何如？曰：独肾泄者，治其肾。由他藏而致肾之泄者，则两治之。在他藏自泄者，治其本藏，必察四属以求其治。大抵精自心而泄，则血脉空虚，本纵不收；自肺而泄者，皮革毛焦，喘急不利；自脾而泄者，色黄肉消，四肢懈惰。自肝而泄者，色青而筋痿；自肾而泄者，色黄黑，髓空而骨惰。即脉亦可辨也。

或问夜梦交接之理何如？曰：《内经》曰，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又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又曰：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灵枢·淫邪发梦篇》曰：厥气客于阴器梦接内。盖阴器者，宗筋之所系也。而足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之筋，皆结聚于阴器，与冲、任、督三脉之所会。然厥阴主筋，故诸筋皆统属于厥阴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阳，主疏泄。阴器乃泄精之窍。是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若遇阴邪客于其窍，与所强之阳相感，则精脱出而成梦矣。所谓阳强者，非藏之真阳强也，乃肝藏所寄之相火强耳。盖水为阴，火为阳，故通言火为阳。然分言之，则为二。若火盛不已，反消亡其藏之真阳也。肝乃魂之居，藏之真阳虚，则游魂为变，变则为梦，与肝虚病者多梦亡人无异。曰：如子所言，梦遗则从肝肾得之乎。曰：不然。病之初起，亦有不在肾肝，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然必传于肝肾而后精方走也。盖有自然相传之理存焉。何则？宗筋者，上络胸腹，挟脐，下合横骨。故《内经》谓其总阴阳之会，会于气街，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夫五藏俱有火，其相火之寄于肝者，善则发生，恶则为害，独甚于他火。故平人肝气之刚勇，充于筋而为罢极之本也。其阴器既宗筋之所聚，乃强于作用，皆相火充其力也。若遇接内，得阴气与合，则三焦上下内外之火，翕然而下从。百体玄府悉开，其滋生之精，尽趋会于阴器以跃出，岂止肾之所藏者而已哉。所谓厥气客于阴器则梦者，其厥气亦身中阴分所逆之气，与接内之气同是阴类故梦。犹接内之精脱也。若思欲不已，精气已客于阴器，至卧故成梦而泄矣。但梦者，因真阳虚而得之，故精脱之后其气未能卒复，未免形体衰惫，不比平人接内之气，一二时便可复也。曰：治法当何如？曰：病从他藏而起，则以初感病者为本，肾肝聚病处为标。若由肾肝二藏自得者，独治肾肝。由阴阳离决，水火不交通者，则既济之。阴阳不相抱负者，则因而和之。阳虚者，补其气。阴虚者，补其血。阳强者，泻其火。火有正治反治，从多从少，随其攸利。经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白淫梦遗等证。先贤治法有五：其一，用辰砂、磁石、龙骨之类，镇坠神之浮游，河间秘真丸、《本事》八仙丹之属是也。其二，思想结成痰饮，迷于心窍而遗者，许学士用猪苓丸之

类，导利其痰是也。其三，思想伤阴者，洁古珍珠粉丸、海藏大凤髓丹、《本事》清心丸，丹溪用海蛤粉、青黛、香附、黄柏、知母之类，降火补阴是也。其四，思想伤阳者，谦甫鹿茸、苁蓉、兔丝子等补阳是也。其五，阴阳俱虚者，丹溪治一形瘦人便浊梦遗，作心虚治，用珍珠粉丸、定志丸服之是也。

戴氏云：遗精得之有四。有用心过度，心不摄肾，以致失精者。有因思色欲不遂，致精失位输泻而出者。有色欲太过，滑泄不禁者。有年壮气盛，久无色欲，精气满泄者。然其状不一：或小便后出、多不可禁者；或不小便而自出；或茎中出而痒痛，常如欲小便者。并宜先用辰砂妙香散，吞玉华白丹，佐以威喜丸或分清饮，别以绵裹龙骨同煎。或分清饮半贴，加五倍、牡蛎粉、白茯苓、五味子各半钱。失精梦泄，亦有经络热而得者。若以虚冷用热剂，则精愈失。《本事方》清心丸，用黄柏、脑子者最良（大智禅师云：梦遗不可全作虚冷，亦有经络热而得之者。尝治一男子，至夜脊心热，梦遗，用珍珠粉丸、猪苓丸遗止。终服紫雪，脊热始除。又一男子，脉洪腰热遗精，用沉香和中丸下之，导赤散治其火而愈。于此知身有热而遗者，皆热遗也）。若是用心过度而得之，宜远志丸，用交感汤加莲肉、五味子吞下，仍佐以灵砂丹。若审是思色欲不遂得之，且以四七汤，吞白丸子。甚者耳闻目见，其精即出，名曰白淫。妙香散吞玉华白丹（初虞世方，治清滑不禁，用青州白丸子，辰砂为衣，服之神效）。若审是色欲过度，下元虚惫，泄滑无禁，宜正元饮，加牡蛎粉、肉苁蓉各半钱，吞养气丹或灵砂丹。仍佐以鹿茸丸、山药丸、大兔丝子丸、固阳丸之类（按：此项药太僭燥，若妄用过剂，则阴水耗竭，壮火独炎，枯脂消肉，骨立筋痿，而成不救之疾矣。用者审之）。若审是壮盛满溢者，《本事方》清心丸。

梦遗，俗谓之夜梦鬼交。宜温胆汤去竹茹，加人参、远志、莲肉、酸枣仁（炒）、茯苓各半钱，吞玉华白丹、固阳丸。梦遗亦备前四证，宜审其所感，用前药。娄全善云：愚壮年得梦遗症，每四五十日必一遗，累用凤髓丹、河间秘真丸，虽少效终不除根。后改用菖蒲、远志、韭子、桑螵蛸、益智、酸枣仁、牡蛎、龙骨、锁阳等剂为丸，服之良愈。又一中年男了梦遗，以珍珠粉丸等药与服，了无一效。亦以远志、菖蒲等剂服之，随手而愈。又云：王元珪虚而泄精，脉弦大，累与加减八物汤，吞河间秘真丸，及珍珠粉丸，其泄不止。后用五倍子一两，茯苓二两，为丸。服之良愈。此则五倍子涩脱之功，敏于龙骨、牡蛎也。又云：详古治梦遗方，属郁滞者居大半。庸医不知其郁，但用龙骨、牡蛎等涩剂固脱。殊不知愈涩愈郁，其病反甚。尝治一壮年男子梦遗白浊，少腹有气冲上，每日腰热，卯作酉凉，腰热作则手足冷，前阴无气。腰热退则前阴气耕，手足温。又旦多下气，暮多噫时振，隔一旬、二旬必遗，脉旦弦滑而大，午洪大，予知其有郁滞也。先用沉香和中丸大下之，次用加减八物汤，吞滋肾丸百粒。若稍与蛤粉涩药，则遗与浊反甚，或一夜二遗。遂改用导赤散，大剂煎汤服之，遗浊皆止，渐安。又一中年男子梦遗，医或与涩药反甚，连遗数夜。愚先与神芎丸大下之，却制猪苓丸服之，皆得痊安。又丹溪治镇守万户萧伯善，便浊精滑不禁，百药不效，与试倒仓法而安。于此见梦遗属郁滞者多矣。叶氏云：遗滑之证，予累见人多作肾虚，而用补涩之药无效。殊不知此因脾胃湿热所乘。饮酒厚味痰火之人，多有此疾。肾虽藏精，其精本于脾胃，饮食生化而输于肾。若脾胃受伤，湿热内郁，使中气淆而不清，则所输皆浊气，邪火扰动，水不得而安静，故遗滑也。治以苍白二陈汤，加黄柏、升麻、柴胡。俾清气升，浊气降，而脾胃健运，则遗滑自止矣。其有欲心太炽，思想无穷而致者，当从心治。心清则神宁，而火不妄起。宜远志丸、茯神汤。房劳无度致肾虚者，必兼见怯弱等证，方可用补肾药。故治有多端，须当审察，不可偏作肾虚治也。赵以德治郑叔鲁二十余岁，攻举子业，读书夜至四鼓犹未已，遂发此病。卧间玉茎但着被与腿，便梦交接脱精，悬空则不梦，饮食日减，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

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茎着物，犹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于是上补心安神中调脾胃升举其阳；下用益精生阴固阳之剂。不三月而病安矣。一老人年六十患疟嗽，自服四兽饮多，积成湿热，乘于下焦，几致危困。诊其脉，尺部数而有力。与补中益气加凉剂，三日与黄柏丸。次早诊之，尺脉顿减。问之曰：夜来梦交接否？曰：然，幸不泄。曰：年老精衰，固无以泄，其火热结于精房者，得泄火益阴之药，其火散走于阴器之窍，病可减矣。再服二日，又梦其疟嗽全愈。亦有鬼魅相感者，《大全良方》论妇人梦与鬼交者，由藏府虚，神不守。故鬼气得为病也。其状不欲见人，如有对晤，时独言笑，或时悲泣是也。脉息乍大乍小，乍有乍无，皆鬼邪之脉。又脉来绵绵，不知度数，而颜色不变，亦其候也。夫鬼本无形，感而遂通。盖因心念不正，感召其鬼，附邪气而入，体与相接，所以时见于梦。治之之法，则朱砂、雄黄、麝香、鬼箭、虎头骨，辟邪之属是也。蒋右丞子，每夜有梦，招以德治之，连二日诊脉，观其动止，终不举头，但俯视不正当人，知为阴邪相着，叩之不肯言其所交之鬼状。其父遂问随出之童仆，乃言一日至城隍庙，见侍女以手于其身摩久之，三五日遂闻病此，即令法师入庙，毁其像，小腹泥土皆湿，其病即安。试观张仲景治下焦真阳与精血两虚，病小腹弦急，脉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通，则用桂枝、龙骨之属，温之固之。若阳浮上而不降，作悸衄，手足烦热，咽干口燥。阴独居于内而为里急，腹中痛，梦失精者，小建中汤和之。皆可取以为法也。医有大法曰：尝治脱真不止者，以涩剂收止之，则不能收、不能止，不若泻心火。若泻心火不能止之，不若用升阳之剂，加风药之类止之。非此能止之也，举其气上而不下也。

赤白浊

溺与精所出之道不同，淋病在溺道，故《纲目》列之肝、胆部。浊病在精道，故《纲目》列之肾、膀胱部。今患浊者，虽便时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溺自清，唯窍端时有秽物如疮脓目眵，淋漓不断。初与便溺不相混滥，犹河中之济焉，至易辨也。每见时医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杂投不已而增剧者，不可胜数。予每正之，而其余尚难以户说也。盖由精败而腐者什九，由湿热流注与虚者什一。丹溪云：属湿热，有痰有虚。赤属血，由小肠属火故也。白属气，由大肠属金故也。或曰思虑过度，嗜欲无穷。俾心肾不交，精元失守，以为赤白二浊之患。赤浊者，为心虚有热，由思虑而得之。白浊者，为肾虚有寒，因嗜欲而得之（叶氏曰：《原病式》以赤白浊均属于热，其辨甚明。然因于虚寒者，不可谓无，如上所言是也。但热多寒少耳。虚热者，清心莲子饮。虚寒者，萆薢分清饮）。白浊，有湿痰流注，宜燥中宫之湿。赤者，湿伤血也。有胃中浊气下流，渗入膀胱而白浊者，苍白二陈汤加升提之剂。虚劳者，用补阴药。胃弱者，参、术加升麻、柴胡。心经伏暑赤浊者，四苓散加香薷、麦门冬、人参、石莲肉。戴氏云：有白浊人服玄兔丹不愈，服附子八味丸即愈者，不可不知。有小便如常，停久才方淀浊。有小便出即如米泔，若小儿疳病者。宜分清饮加茯苓半钱，下小兔丝子丸。如服药未效，宜四七汤吞青州白丸子，及辰砂妙香散吞玄兔丹，及小兔丝子丸、山药丸。如白浊甚，下淀如泥，或稠粘如胶，频逆而涩痛异常，此非是热淋。此是精浊窒塞窍道而结。宜五苓妙香散，吞八味丸、小兔丝子丸，或萆薢分清饮。精者，血之所化，有浊去太多，精化不及，赤未变白，故成赤浊，此虚之甚也。何以知之？有人天癸未至，强力好色，所泄半精半血。若溺不赤，无他热症，纵虽赤浊，不可以赤为热，只宜以治白浊法治之。若溺赤、下浊亦赤，口渴，时发热者，辰砂妙香散吞灵砂丹，或清心莲子饮。发热不退，口燥舌干之甚者，此乃精亏内燥，肾枯不润，四物汤吞玄兔丹和加减八味丸。久服乃效（按：既热燥如此，而用药无一凉补滞润之剂，非其治也。曷

若以生地、麦门冬、五味、盐炒黄芪、淡竹叶、地骨皮、山药之类治之)。

或问丹溪云:白浊之病,因何与前人所论不同,将古今异也。子能与我折衷乎。曰:辨古今之得失,必以《内经》证之,是病自巢氏《病源候论》曰:白浊者,由劳伤肾,肾气虚冷故也。由是历代方论宗其说,无异词。不唯白浊之理不明,所治之法亦误。不思《内经》本无白浊之名,唯言少阴在泉,客胜,溲便变。少阳在泉,客胜,则溲白。又言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白淫。与脾移热于肾出白,二者皆随溲而下,夫如是非白浊之源乎。《原病式》因举《内经》谓诸病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言天气热则水浑浊,寒则清洁。水体清,火体浊,又如清水为汤则自然白浊也。可谓发圣人之旨,以正千载之误矣。然不读其书者,世犹未尽知斯道也。予尝闻先生论白浊,多因湿热下流膀胱而成。赤白浊,即《灵枢》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是也。必先补中气使升举之,而后分其藏府气血赤白虚实以治。与夫其他邪热所伤者,固在泻热补虚。设肾气虚甚,或火热亢极者,则不宜峻用寒凉之剂,必以反佐治之,要在权衡轻重而已。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夫肾藏天一,以慆为事,志意内治则精全而涩,若思想外淫,房室太甚,则固有淫泆不守,辄随溲溺而下也。然本于筋痿者,以宗筋弛纵也。宜内补鹿茸丸、茯兔丸、金箔丸、珍珠粉丸。

诊脉洪大而涩,按之无力,或微细,或沉紧而涩,为元气不足。若尺脉虚,或浮者,急疾者,皆难治。迟者易治。

前阴诸疾(阴缩阴纵、阴痿、阴汗、臊臭、阴冷、阴痒、阴肿痛、阴吹)

前阴所过之脉有二:一曰肝脉。二曰督脉。经云:足厥阴之脉,入毛中,过阴器,抵少腹,是肝脉所过也。又云:督脉者,起于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循阴器,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是督脉所过也。

阴缩阴纵

阴缩,谓前阴受寒入腹内也。阴纵,谓前阴受热挺长不收也。经曰:足厥阴之筋,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是也。丹溪治鲍兄二十余岁,玉茎挺长,肿而痿,皮塌常润,磨股不能行,两胁气上,手足倦弱。先以小柴胡加黄连,大剂行其湿热,略加黄柏,降其逆上之气。其挺肿渐收,渐减及半,但茎中有坚块未消。遂以青皮为君,佐以散风之剂末服,外以丝瓜汁调五倍子末傅而愈。平江王氏子年三十岁,忽阴挺长,肿而痛,脉数而实。用朴硝荆芥汤浸洗,又用三一承气汤大下之,愈。《内经》刺灸前阴挺长之法有一,经云: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其病实则挺长,取之所别是也。《内经》诊阴缩而死者,皆属肝伤。经云: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又云:厥阴终者,喜溺,舌卷,卵上缩是也。

阴痿

阴痿,皆耗散过度,伤于肝筋所致。经云:足厥阴之经,其病伤于内,则不起是也。肾脉大甚为阴痿。运气阴痿,皆属湿土制肾。经云: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阴痿,气衰而不举是也。仲景八味丸治阳事多痿不振。今依前方,夏减桂、附一半,春秋三停减一。疾去精足,全减桂、附,只依六味地黄丸(此法可治伤于内者)。阴痿弱,两丸冷,阴汗如水,小便后有余滴臊气,尻臀并前阴冷,恶寒而喜热,膝亦冷。此肝经湿热。宜固真汤、柴胡胜湿汤(此法可治湿气制肾者)。肾脉大,右尺尤甚,此相火盛而反痿。宜滋肾丸,或凤髓丹。

阴汗臊臭阴冷阴痒

阴汗湿痒，用大蒜煨，剥去皮，烂研，同淡豆豉末搜和，丸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枣二枚，灯心数茎，煎汤，空心送下。阴汗不止，内服青蛾丸，外用炉甘石一分，真蛤粉半分，干扑。或密陀僧和蛇床子研末扑之。东垣治一富者，前阴间常闻臊臭，又因连日饮酒，腹中不和。夫前阴者，足厥阴之脉，络阴器，出其挺末。臭者，心之所走，散入于五方为臭，入肝为臊臭，此其一也。当于肝经中泻行间，是治其本。后于心经中泻少冲，以治其标。如恶针，当用药除之。治法，当求其本。连日饮酒，夫酒者，气味俱能生湿热，是风湿热合于下焦为邪。故经云：下焦如渎。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酒者，是湿热之水，亦宜决前阴以去之，是合下焦二法治之。宜龙胆泻肝汤。柴胡入肝为引用，泽泻、车前子、木通。其淡渗之味，利小便亦除臊臭，是谓在下者引而竭之。生地黄、草龙胆之苦寒，泻酒湿热，更兼车前子之类，以彻肝中邪气。肝主血，用当归以滋肝中血不足也。面色痿黄，身黄，脚软弱无力，阴汗，阴茎有夭色，宜温肾汤。前阴如冰冷并冷汗，两脚痿弱无力，宜补肝汤。溺黄臊臭淋沥，两丸如冰。阴汗浸两股，阴头亦冷，正值十二月天寒凛冽，霜雪交集，寒之极矣。宜清震汤。两外肾冷，两髀枢阴汗，前阴痿弱，阴囊湿痒臊气，宜柴胡胜湿汤。《千金方》有人阴冷，渐渐冷气入阴囊肿满，恐死，日夜痛闷，不得眠。取生椒，择之洗净，以布帛裹着丸囊，令厚半寸，须臾热气大通，日再易之，取出瘥。《本事方》曾有人阴冷，渐次冷气入阴囊肿满，昼夜闷疼，不得眠，煮大蓟汁服立瘥。前阴两丸湿痒，秋冬尤甚，冬月减，宜椒粉散。肾囊湿痒，先以吴茱萸煎汤洗之。后用吴茱萸半两，寒水石三钱，黄柏二钱半，樟脑、蛇床子各半两，轻粉一钱，白矾三钱，硫黄二钱，槟榔三钱，白芷三钱，为末掺之。

阴肿痛

风热客于肾经，肾虚不能宣散而肿，发歇疼痛，圣惠沉香散。沉香五钱，槟榔一两，丹参、赤芍药、白蒺藜（去刺炒）、制枳壳、赤茯苓各七钱半，空心温服。肿而有气，上下攻注胀闷，圣惠木香散。木香半两，赤茯苓一两，牡丹皮、泽泻各七钱半，防风半两，槟榔一两，郁李仁一两，汤浸去皮，微炒为末，食前温酒服。小蟠葱散、五苓散生料，和四两重，依方加槟榔半两，茴香（炒）八钱，川练肉半两，姜葱煎，空心服。肿痛不可忍，雄黄二两（研），白矾二两，甘草二尺，煮水三升，稍热浴之。又鸡翅灰为末，空心粥饮调下二钱，患左取左翅，患右取右翅。又取伏龙肝，以鸡子白和傅之。又马齿苋捣汁，或桃仁去皮捣烂，或蛇床子末，鸡子黄和，三者各可傅之。痛用苦练树向阳根、木香、吴茱萸、槟榔为末，醋糊丸。热酒不拘时服。卒痛如刺，大汗出，小蒜一升，韭根一斤，杨柳根一斤，锉，酒三升煎沸，乘热熏之。阴茎痛，是厥阴经气滞兼热，用甘草稍，盖欲缓其气耳。若病淋而作痛，似难一概论之。必须清肺气，而清浊自分矣。气虚六君，血虚四物等。各用黄柏、知母、滑石、石苇、琥珀之类。妇人阴肿肾痛，枳实半斤，切碎，炒热，布裹包熨之，冷即易。

阴吹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胃发煎导之。

疝

或问疝病，古方有以为小肠气者，有以为膀胱气者。唯子和、丹溪专主肝经而言，其说不同，何以辨之？曰：小肠气，小肠之病；膀胱气，膀胱之病；疝气，肝经之病。三者自是不一。昔人以小肠、膀胱气为疝者误也。殊不知足厥阴之经，环阴器，抵少腹。人之病此者，其发睾丸胀痛，连及少腹，则疝气之系于肝经可知矣。小肠气，俗谓之横弦竖弦，绕脐走注，少腹攻刺，而膀胱气则在毛际之上，小腹之分作痛，与疝气之有形如瓜，有声如蛙，或上于腹，或下于囊者不同也。但小肠、膀胱因经络并于

厥阴之经，所以受病连及于肝，则亦下控引睾丸为痛。。然止是二经之病，不可以为疝也。赵以德曰：此条本为睾丸之症立名，然《内经》以疝者痛也，有腹中藏府之痛，一以疝而名者，故通叙于此。其腹中五藏之疝，得以就此而考焉。有睾丸之痛。《内经》谓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冲脉为病，逆气里急。然称任脉有七疝名、无疝之状，及按诸篇以双字命其名者，曰癫疝者，以三阳为病，发寒热，痿厥，其传为癫疝。及阳明司天与之胜，肝是动病，足阳明筋病，皆为瘕疝。谓厥疝者，面黄、脉之至，大有虚，有积气在腹中，厥气名曰厥疝。谓疝瘕以脾传邪之间，病名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谓冲疝者，以冲、任、督生病，上冲心痛，不得前后。谓卒疝者，邪客厥阴之络，则卒疝暴痛，与厥阴别蠡沟，气逆，亦睾丸卒痛。谓瘕癃疝者，厥阴之阴盛而脉胀不通。谓狐疝者，肝所生病也。殆非及此双字之名者，由任脉行诸经之会，而有七疝者欤。此外独称一字疝者，则有太阴在泉，主胜寒气厥阳，甚则为疝；有太阳在泉，小腹控睾，上引心痛；有小腹痛，不得大小便，名曰疝，得之寒；有足太阴筋病，阴器纽痛，上引脐；有心疝脉急，小肠为使，小肠当有形；有肾脉大急深，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三阴急为疝。《灵枢》有心脉微为[10]心疝，肝脉滑甚为瘕疝，脾脉微大为疝气，腹中裹大脓血在肠胃之外。滑甚为瘕癃，肾脉滑甚为癃瘕。诸脉之滑者，为阳气甚盛，微有热。夫如是者，名为七疝，中分邪气之寒热者也。《内经》又云：少阳脉滑，病肺风疝；太阴脉滑，病脾风疝；阳明脉滑，病心风疝；太阳脉滑，病肾风疝；少阳脉滑，病肝风疝。所言风者，非外入之风，由肝木阳藏动之风也。故经云：脉滑曰风。然连以疝称者，盖肾肝同居下焦，而足厥阴佐任脉之生化。因肝肾之气并逆，所以任之阴气为疝，肝之阳气为风，所以风疝连称也。李东垣谓脉滑者为丙丁火，热并于下，不胜壬癸，从寒水之化，故生癫疝，亦用热治。《内经》初不见于尺部而言也，岂不为外寒郁内热之故，乃曰热火从寒化，恐理未当。而经更有茎垂者，身中之机，阴阳之候，津液之道也。或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下流于睾，血道不通，日久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荥然有水，不上不下。若此者，亦瘕疝之一也。张仲景言疝，皆由寒邪得之，亦同《内经》之云脉者，当温散之。或曰《内经》言疝，似若各从诸经脉所生，今子何为尽属于任脉乎。曰：任脉是疝病之本源，各经是疝病之支流。何以言之？盖肾藏以四方分部者言，则属五行之寒水。以居在下位者言，则属地道之阴。阴形偶，故肾有两。两其形则地道之刚柔立焉。胞居两形之间，出纳肾藏之精血，以行坤土之化。生成百骸万象，及夫生长壮者已之，天癸与作强伎巧之用悉在于斯。然而坤土居尊，不自司其职。司其职者乃冲任二脉，起于胞中者，行其化也。是故五藏六府之经，皆受气于六脉，因以海名之。所以二脉贵乎流通，而恶闭塞。流通则天之阳气下降，与之从事，故施化之道行，闭塞则天之阳绝。故地之阴亦结，而百病作矣。疝者是其二也，所致任脉之病者，若刚柔自相胜负，与内外邪之感伤，皆得使其阴阳不和。阴偏胜则寒气冲击，阳偏胜则热气内入，阴反之外，悉致任脉为疝。纵其邪不自任脉而起，初由各经所受而得者，亦必与任脉相犯故也。所犯者何？或所胜之经脉相传，或受不以次所乘，或任脉过处与受邪之经相会。或六经受气之际，挟邪犯其海，则皆足以感动任脉，内舍结固不化之阴，上击藏府，则为腹中之疝，下入厥阴，会于阴器。则为睾丸之疝。盖疝自立名，独为任脉所职，在地之阴，特然起击者而命之也。若诸经受邪，不与任脉相干，则不名为疝矣。不然，何《内经·举痛篇》《灵枢·百病始生篇》专为发明经脉腹中诸痛者，乃无一字名其疝也。始可见任脉者，是疝病之本源。诸经所云疝者，是其支流余裔耳。

若夫巢氏所叙七疝者，曰：厥疝、癥疝、寒疝、气疝、盘疝、肫疝、狼疝也。其厥逆心痛，诸饮食吐不下，名曰厥疝；腹中气乍满，心下尽痛，气积如臂，名曰癥疝。

寒饮食即胁下腹中尽痛，名曰寒疝；腹中乍满乍减而痛，名曰气疝。腹中痛在脐旁，名曰盘疝；腹中脐下有积聚，名曰附疝；小腹与阴相引而痛，大便难，名曰狼疝。及言诸疝之候，止以阴气积于内，为寒气所加，使荣卫不调，血气虚弱，故风冷入于腹内而成疝也。小儿癀者，阴核肿大，由啼哭躯气不止，动于阴气，结聚不散所致者也。观于五疝，皆是痛在心腹之疝也。独举癫疝属小儿病者耳。后人述其说，更举《内经》谓脾风传之于肾，名曰蛊疝瘕，少腹冤而痛，一名曰蛊者，谓之蛊病。又立阴疝条，即癫疝也。将以足七疝之数。此言五条为心腹痛者之治疗，则曰：若因七情所伤者，当调气安其五藏。外邪所干者，当温散之。治之不当，内外之气交入于肾者为肾气。入于膀胱者为膀胱气。入于小肠者为小肠气。肾与膀胱一藏一府，其气通于外肾，小肠系于睾丸，系会故也。又谓阴疝一名癫疝。其种有四积，肠癫、气癫、卵胀、水癫是也。若寒温之气，有连于小肠者，即小腹控睾丸而痛，阴丸上下，谓之肠癫。寒气客于经筋，足厥阴脉受邪，脉胀不通，邪结于睾卵，谓之卵胀。肾虚之人，因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结，谓之水癫。至张戴人非之曰：此俗工所立谬名也。盖环阴器上抵少腹，乃属足厥阴肝经之部分，是受疝之处也。或在泉寒胜，水气挛缩郁于此经。或司天燥胜，木气抑郁于此经。或忿怒悲哀、忧抑顿挫结于此经。或药淋外固，闭尾缩精壅于此经。了不相干膀胱、肾、小肠之事，乃厥阴肝经之职也。

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则肝木自甚也。由是于阴疝中亦立七疝之名，曰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狐疝、癫疝也。寒疝，其状囊冷结硬如石，阴茎不举，或连控睾丸而痛。得于坐卧湿地及砖石，或冬月涉水。或值雨雪，或风冷处使内过劳，宜以温济下之。久而无子。水疝，其状肾囊肿痛，阴汗时出。或囊肿状如水晶，或囊痒搔出黄水，或小腹按之作水声。得之饮水醉酒，使内过劳，汗出而遇风，寒湿之气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为卒疝。宜以逐水之剂下之。筋疝，其状阴茎肿胀，或溃、或脓、或痛。而里急筋缩，或茎中痛，痛极则痒，或挺纵不收、或白物如精随溲而下。得于房室劳伤，及邪术所使。宜以降心火之药下之。血疝，其状如黄瓜，在小腹两傍，横骨两端约中，俗云便痈。得于春夏重感大燠，劳于使内，气血流溢，渗入脬囊，留而不去，结成痈肿，脓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剂下之。气疝，其状上连肾区，下及阴囊。或因号哭忿怒，则气郁乏而胀，怒哭号罢，则气散者是也。宜以散气之剂下之。或小儿亦有此疾，俗曰偏气。得于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阴痿精怯，强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病不治。狐疝，其状如瓦，卧则入小腹。行立则出小腹入囊中。狐则昼出穴而溺，夜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来，正与狐相类，亦与气疝大同小异，令人带钩铃是也。宜以逐气流经之药下之。癫疝，其状阴囊肿缩，如升如斗，不痒不痛是也。得之地气卑湿所生。故江淮之间，湫溏之处，多感此疾。宜以去湿之药下之。诸疝下去之后，可调则调，可补则补，各量病势，勿拘俗法。经所谓阴盛而腹胀不通者，癫癃疝也，不可不下，其论如此。戴人既曰用《内经》《灵枢》《明堂》之论，要穷疝病之源，而不及于任脉生病之源何也？盖因力辨阴器与小肠、肾、膀胱了不相干，是属足厥阴部分受病之原立说，所以不及于任脉。然已三见于论中矣。其间引治疝之穴，多与任脉所会一也。又称冲、任、督与厥阴会于曲骨，环阴器二也。复言凡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血涸不月，罢腰，膝上热，嗌干，少腹有块，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谓之疝而谓之瘕，即任脉内结之病尤明者三也。凡戴人辩论之词，强直专主其一，则不复顾其二。在癫疝中有无六经外证之可辨，若果有膀胱、小肠之证者，又安得不从之。如《灵枢》谓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丸而痛之类。论治法亦然。因病在下必先下之，更不问虚弱之人于首尾，不可下者下之。有不旋踵之祸，岂待下后始补，而可回其生乎。然而戴人之书，其词直，其义明，读之使人豁然，以去胸中之茅塞，诚是诸医书之冠。及乎详玩之，则少温润反覆之意。且夫阴阳变化，生病于无穷，治法

亦无穷，非一人所能究学者。当因其已明，益其未至，然后得为善用其书者。

丹溪先生尝论睾丸连小腹急痛者，或有形，或无形，或有声，或无声。人皆以为经络得寒收引不行而作痛，不知此病始于湿热，郁遏至久，又感外寒，湿热被郁而作痛也。其初致湿热之故，盖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火郁之久，湿气便盛，浊液凝聚，并入血隧，流于厥阴。肝属木，性急速，火性又暴烈，为寒所束，宜其痛甚而暴也。此论亦就厥阴受病处发明戴人之未至者也，诚有功于后学。盖癫疝不离此三者之邪。热则纵，寒则痛，湿则肿，须分三者多少而治之。两丸俱病固然也，设有偏于一者，予又不能无其说焉。肾有两，分左右。其左肾属水，水生肝木，木生心火。三部皆司血，统纳左之血者，肝木之职也。其右属火，火生脾土，土生肺金，三部皆司气。统纳右之气者，肺金之职也。是故诸寒收引则血泣，所以寒血从而归肝，下注于左丸。诸气愤郁则湿聚，所以气湿从而归肺，下注于右丸。且夫睾丸所络之筋，非尽由厥阴，而太阴、阳明之筋亦入络也。往往见人偏患于左丸者，则痛多肿少。偏于右丸者，则痛少肿多。此便可验也。姑书治效者一二症以明之。予壮年啖柑橘过多，积成饮癖，在右胁下隐隐然，不敢复啖数年已。一日山行，大劳饥渴甚，遇橘芋食之。橘动旧积，芋复滞气，即时右丸肿大，寒热交作。因而思之，脾肺皆主右，故积饮滞气下陷，太阴、阳明之经筋俱伤，其邪从而入于囊中，著在睾丸筋膜而为肿胀。张戴人有言，病分上下治，虽是木郁为疝，在下则不可吐，亦当从下引而竭之。窃念病有不同，治可同乎。今犯饥劳伤脾，脾气下陷，必升举之。则胃气不复下陷而积可行，若用药下之，恐重陷胃气也。先服调胃剂一二贴，次早注神使气至下焦，呕逆而上，觉胁下积动到中焦，则吐而出之。吐后癫肿减半，次早复吐，吐后和胃气疏通经络，二三日愈。凡用此法治酒伤与饮水注右丸肿者皆效。又治一人病后饮水，患左丸痛甚，灸大敦，用摩腰膏内用乌、附、丁、麝者，以摩其囊上，抵横骨端，炙温帛覆之，痛即止，一宿肿亦全消矣。

历代独治外束之寒　《发明》云：男子七疝痛不可忍者，妇人瘕聚带下，皆任脉所主阴经也。乃肝肾受病，治法同归于一，宜丁香练实丸。凡疝气带下，皆属于风，全蝎治风之圣药也。川练、茴香皆入小肠经，当归、玄胡索活血止痛。疝气带下，皆积寒邪入于小肠之间，故用附子佐之。丁香、木香为引导药也。罗谦甫治火儿赤纽邻久病疝气，复因七月间饥饱劳役，遇饮潼乳所发。甚如初，面色青黄不泽，脐腹阵痛，搐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热物熨之稍缓，脉得细小而急。《难经》云：任之为病，男子内结七疝，皆积寒于小肠之间所致也。非大热之剂，即不能愈。遂制一方，名之曰沉香桂附丸。脐下撮急疼痛，并脐下周身一遭皆急痛，小便频数清。其五脉急洪缓涩沉，按之皆虚，独肾脉按之不急，皆虚无力，名曰肾疝。宜丁香疝气丸。男子妇女疝气，脐下冷痛，相引腰胯而痛，宜当归四逆汤。《发明》天台乌药散、川苦练散、《简易》木香练子散，皆用巴豆炒药。许学士云：大抵此疾，因虚而得之，不可以虚骤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故必先涤去所蓄之邪热，然后补之。是以诸药多借巴豆气者，盖为此也。《金匮》方：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用乌头一味，以蜜二升，煎减半去渣，以桂枝 汤五合和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再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海藏以附子建中汤加蜜煎治疝，即此法也。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弦紧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大乌头煎主之。《衍义》云：葫芦巴，《本经》云得茴香、桃仁，治膀胱气甚效。尝合用桃仁（麸炒）各等分，半酒糊丸，半为散。每服五七十丸，空心食前盐酒下。散以热米饮调下，与丸子相间，空心各一二服效。《宝鉴》葫芦巴丸。

丹溪治内郁之湿热，煎方：枳实九粒（炒），桃仁十四个（炒），山栀仁九个（炒），吴茱萸七粒（炒），山楂四粒（炒），生姜如指大，上六味，同入擂盆擂细，取顺流水一钟，入瓶内煎至微沸，带楂服。如湿胜癫疝者，加荔枝核。如痛甚者，加盐炒大茴香二钱。如痛处可按者，加薄桂少许。丸方：山栀二两（炒），山楂四两（炒），枳实（炒）、茴香（炒）各二两，柴胡、牡丹皮、八角茴香各一两（炒），桃仁、茱萸（炒）各半两，末之，酒糊丸，空心盐汤下五六十丸。阳明受湿热，传入大肠[11]，发热恶寒，小腹连毛际间闷痛不可忍，用栀子仁（炒）、桃仁（炒）、枳实（炒）、山楂各等分，同研细，入生姜汁半合，用水一小钟，汤起煎令沸，热服之。一方加茱萸。

寒热兼施　《灵枢》云：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丹溪云：愚见有用川乌头、栀子等分，作汤用之，其效亦敏。后因此方随症与形加减用之，无有不效。盖川乌头治外束之寒，栀子仁治内郁之热也。又云：诸疝痛处，用手按之不痛者属虚，必用桂枝、炒山栀细切、川乌头等分，为细末，生姜自然汁打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腹白汤下。罗谦甫云：阴疝，足厥阴之脉，环阴器，抵少腹，或痛因肾虚寒水涸竭，泻邪补肝，葵藜汤主之。

补例　丹溪云：疝有挟虚而发者，其脉不甚沉紧，而大豁无力者是也。然其痛亦轻，唯觉重坠牵引耳。当以参术为君，疏导药佐之。盖疏导药即桃仁、山楂、枳实、栀仁、茱萸、川练、玄胡索、丁香、木香之类是也。海藏云：姬提领因疾服凉剂数日，遂病脐腹下大痛，几至于死。与姜附等剂，虽稍苏，痛不已。随本方内倍芍药服之愈。《金匮》方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衍义》云：张仲景治寒疝，用生姜羊肉汤服之，无不应验。有一妇人，产当寒月，寒气入产门，腹脐以下胀满，手不欲犯，此寒疝也。师将治之以抵当汤。谓有瘀血，非其治也。可服仲景羊肉汤，二服遂愈。

肝气　肝足厥阴经之病，必小腹引胁而痛。经云：厥阴之复，小腹坚满，里急暴痛，是风气肋肝盛而然。治法当泻肝也。又云：岁金太过，民病两胁下痛，小腹痛。又云：岁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又云：岁土不及，风乃大行，民病腹痛，复则胸胁暴痛，下引小腹者，是燥邪攻肝虚而然。治法当补肝泻金也。又云：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小腹相引痛。又云：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小腹，取其经厥阴、小肠。又云：邪客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泻肝，山栀、川芎、桂、芍之属。补肝，当归、生姜、羊肉之属。

小肠气　小肠之病，小腹引睾丸必连腰脊而痛。经云：少阴之脉，心下热，善饥，脐下痛。又云：少阴之复，燠热内作，小腹绞痛者，是热助小肠盛而然。治法当泻小肠也。又太阳在泉，寒淫所胜。与太阳之复，皆病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痛，及太阴司天，大寒且至，病小腹痛者，是寒邪攻小肠虚而然，治法当补小肠，泻寒邪也。《宝鉴》引《至真大要论》云：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悲善忘。《甲乙经》曰：邪在小肠也。小肠病者，小腹痛引腰脊，贯肝肺，其经虚不足，则风冷乘间而入。邪气既入，则厥之证上冲肝肺，客冷散于胸，结于脐，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而入腹，甚则冲心胸。盖其经络所属所系也。治之方，茴香（炒），练实（锉，炒）、食茱萸、陈皮、马兰花（醋炒）各一两，芫花（醋炒）五钱，上为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温酒送下。又方，益智仁、逢术各半两，茴香、山茱萸肉、牛膝、续断、川芎、葫芦巴、防风、牵牛（炒熟）、甘草各二钱半，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盏二分，煎两三沸，空心连滓服。白汤调下二钱匕亦得。

膀胱气　膀胱之病，小腹痛肿，不得小便是也。经云：太阴在泉，病小腹痛肿，不

得小便。是湿邪攻膀胱虚而然，治法当补膀胱，泻湿土邪也。又云：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取委中央。又云：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阳，取之足太阳大络（即委阳穴）。许学士云：顷在岳城日，歙尉宋荀甫，膀胱气作疼不可忍，医者以刚剂与之，痛愈甚，小便不通三日矣，脐下虚胀心闷。予因侯之，见其面赤黑，脉洪大。予曰投热药太过，阴阳痞塞，气不得通，为之奈何。宋尚手持四神丹数粒云，医谓不止更服此。予曰若服此定毙，后无悔。渠求治予，适有五苓散一两许，分三服，用连须葱一茎，茴香一撮，盐一钱，水一盏半，煎至七分，令接续三服，中夜下小便如墨汁者一二升，腰下宽得睡。翌日诊之，脉已平安矣。续用硇砂丸与之，数日瘥。娄全善治谢人妻，小腹疼痛，小便不通，先艾灸三阴交，以茴香、丁香、青皮、槟榔、桂、茱萸、玄胡索、山楂、枳实，又倍用黄柏，煎服愈。

心疝，心脉微滑为心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心疝，小腹当有形也。心为牡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木香散、广藏煮散。

癫疝　睾囊肿大，如升如斗是也。丹溪云：下部癫气不痛之方，细思非痛断房事与厚味不可，用药唯促其寿。若苍术、神曲、白芷、山楂、川芎、枳实、半夏皆要药。人视其药皆鄙贱之物，已启慢心，又不能断欲以爱护其根本。非惟无益，而反被其害者多矣。且其药宜随时月寒热，更按君臣佐使加减。大抵癫疝属湿多。苍术、神曲、白芷（散水）、山楂、川芎、枳实、半夏、南星。有热加山栀一两。坚硬加朴硝半两。秋冬加吴茱萸二钱半，神曲糊丸。又方，南星、山楂、苍术各二两，白芷、半夏、枳实、神曲各一两，海藻、昆布各半两，玄明粉、吴茱萸各二钱，为末，酒糊丸。又方，治木肾不痛，南星、半夏、黄柏（酒洗）、苍术（盐炒）、枳实、山楂、白芷、神曲（炒）、滑石（炒）、茱萸、昆布，酒糊丸。空心盐汤下。治癫胀，用香附子不拘多少为末，每用酒一盏，海藻一钱，煎至半盏，先捞海藻细嚼，用所煎酒调末二钱服。楮叶雄者，晒干为末，酒糊丸。空心盐酒下（无实者为雄）。洁古海蛤丸。癫气痛者易治，荔核散、三层茴香丸、宣胞丸、地黄膏子丸、安息香丸、念珠丸，随宜选用。阴囊肿胀，大小便不通，宜三白散。偏坠初生，用穿山甲、茴香二味为末，酒调下，干物压之。外用牡蛎（煅）、良姜各等分，为细末，津唾调敷大者一边，须臾，如火热痛即安。丹溪治一人，因饮酒后饮水与水果，偏肾大，时作蛙声，或作痛。炒枳实一两，茴香（盐炒）、栀子（炒）各三钱，研、煎，下保和丸。一人膀胱气下坠如蛙声，臭橘子核炒十枚，桃仁二十枚，萝卜自然汁研，下保和丸。一人左肾核肿痛，此饮食中湿坠下成热。以橘核五枚，桃仁七枚，细研，顺流水一盏，煎沸热，下保和丸。木肾，以枇杷叶、野紫苏叶、苍耳叶、水晶葡萄叶，浓煎汤熏洗。雄黄一两（研），矾二两，生甘草半两，水五升煎洗。荆芥穗一两，朴硝二两，为粗末，萝卜、葱同煎汤淋洗。大黄末，醋和涂之，干即易。马鞭草捣涂，蔓菁根捣傅。经云：阳明司天，燥淫所胜，丈夫癫疝，妇人小腹痛。又云：阳明之胜，外发癫疝，是燥邪攻肝气虚而然，治法当补肝泻燥金也。又云：厥阴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者。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癫疝少腹肿也。所谓癃疝肤胀者，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癫癃疝也。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肿，其传为癫疝。东垣曰：《阴阳别论》云，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壅肿，及为痿厥腨肿。其传为索泽，又传为癫疝。夫热在外寒在内则累垂，此九夏之气也。寒在外热在内则卵缩，此三冬之气也。足太阳膀胱之脉，逆上迎手太阳小肠之脉，下行至足厥阴，肝之脉不得伸，其任脉并厥阴之脉。逆则如巨川之水，致阳气下坠，是风寒湿热下出囊中，致两睾肿大，谓之曰疝，太甚则为癫。足厥阴之脉与太阳膀胱寒水之脉，同至前阴之末。伤寒家说，足厥阴肝经为病，烦满囊缩，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以泻大热。《灵枢经》云：足厥阴肝经，筋中为寒则筋

挛，卵缩为大寒。前说囊缩为大热，此说为大寒。此说囊缩垂睾下引癫疝、脚气为大寒，风湿盛下垂为寒，与上二说不同何也？曰：以平康不病人论之，夏暑大热，囊卵累垂，冬天大寒，急缩收上，与前三说又不同何也？是相乖耶？不相乖耶？答曰：伤寒家囊卵缩，大热在内，宜承气汤急下之。与经筋说囊卵缩，大寒在外，亦是热在内，与伤寒家同。故再引平康人以证之。冬天阳气在内，阴气在外，人亦应之。故寒在外则皮急，皮急则囊缩。夏月阴气在内，阳气在外，人亦应之。故热在外则皮缓，皮缓则囊垂，此癫疝之象也。三说虽殊，其理一也。用药者宜详审之。已上三论，各有所主，兼此考订，则脉证阴阳寒热虚实之辨判然矣。

《内经》刺灸癫疝有四法：其一铍石取睾囊中水液。经云：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流于睾，血道不通，日久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荥然有水，不上不下。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命曰去爪。其法今世人亦多能之。睾丸囊大如斗者，中藏秽液必有数升，信知此出古法也。其二取肝。经云：足厥阴之脉，是动则病，丈夫癫疝，妇人小腹肿是也。是于足厥阴肝经，视盛、虚、热、寒、陷下，而施补、泻、留、疾与灸也。其三取肝之络。经云：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径胫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取之所别是也。是于内踝上五寸，贴胫骨后近肉处，蠡沟取之也。其四取足阳明筋。经云：足阳明之筋，聚于阴器，上腹。其病转筋，髀前肿，痹疝，腹筋急。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是也。是于转筋痛处用火针刺之也。

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偏入囊中者是也。仲景方，阴狐疝气有大小，时时上下者，蜘蛛散主之。《内经》刺灸狐疝，但取足厥阴一经。经云：肝足厥阴之脉，所生病者，狐疝是也。随其经盛、虚、寒、热、陷下取之也。耳后陷者肾下，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俯仰，为狐疝。

通治　不问何证，皆可用生料五积散，每服一两，入盐炒吴茱萸、茴香各一钱，生姜三片，葱白五寸煎，空心热服。服药未效，大痛攻刺不已，阴缩，手足厥冷，宜香附子，仍炒盐乘热，用绢裹熨脐下。若大小腑不甚通者，五苓散加桂，下青木香丸。初发或头疼身热，或憎寒壮热，并宜参苏饮加木香。有逆上攻，心下不觉痛，而见心疼者，宜以生韭捣取自然汁，和五苓散为丸，茴香汤下。有肾气才动，心气亦发，上下俱疼者，宜异功散吞茱萸内消丸。或且专治下，下痛定则上痛定矣。神方治疝气上冲，如有物筑塞心胸欲死，手足冷者，二三服除根。硫黄火中熔化，即投水中去毒，研细，荔核切片炒黄，陈皮各等分。上为末，饭丸桐子大。每服十四五丸，温酒下，其疼立止。患人自觉疼甚，不能支持，止与六丸，不可多也。食积与瘀血作痛者，导积行血则愈（于伤食、畜血二门求之）。

诊　寸口弦紧为寒疝，弦则卫气不行，气不行则恶寒。紧则不饮食。寸口迟缓，迟为寒，缓为气。气寒相搏，转绞而痛。沉紧豁大为虚。弦急搏皆疝，视在何部而知其藏。心脉微滑为心疝；肝脉滑为癫疝；肾脉滑为癃痹；大急沉为肾疝；肝脉大急沉为肝疝；心脉搏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脾脉紧为脾疝。寸弦而紧，弦紧相搏为寒疝。趺阳虚迟为寒疝。肝脉滑甚为癫疝，肾肝滑甚为癃痹（东垣曰：夫滑脉关以上见者为大热，盖阳与阳并也，故大热。滑脉尺部见为大寒，生癫疝。滑脉者，命门包络之名也，为丙。丙丁热火并于下，盖丙丁不胜壬癸，从寒水之化也，故生癫疝。

交　肠

交肠之病，大小便易位而出。或因醉饱，或因大怒，遂致藏气乖乱，不循常道。法当宣吐以开提其气，使兰门清利，得司泌别之职则愈矣。宜五苓散、调气散各一钱，加

阿胶末一钱，汤调服。或研黄连阿胶丸为末，加木香少许，再以煎药送下。丹溪治马希圣年五十余，性嗜酒，常痛饮不醉。糟粕出前窍，便溺出后窍，六脉皆沉涩。与四物汤加海金沙、木香、槟榔、木通、桃仁服而愈。此人酒多气肆，酒升而不降，阳极虚；酒湿积久生热，煎熬血干，阴亦大虚。阴阳偏虚，皆可补接。此人中年后阴阳俱虚时暂可活者，以其形实，酒中谷气尚在。三月后，其人必死，后果然。

肠　鸣

《内经》肠鸣有五：一曰脾虚。经云：脾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是也。二曰中气不足。经云：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补足外踝下，留之五分，申脉穴也。三曰邪在大肠。经云：肠中雷鸣，气上冲胸，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是也。四曰土郁。经云：土郁之发，肠鸣而为数后是也。五曰热胜。经云：少阴在泉，热淫所胜，病腹中肠鸣，气上冲胸，治以咸寒是也。东垣云：如胃寒泄泻肠鸣，于升阳除湿汤加益智仁五分，半夏五分，生姜、枣子和煎。丹溪云：腹中水鸣，乃火击动其水也。二陈汤加芩、连、栀子。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娄全善云：肠鸣多属脾胃虚。一男子肠鸣食少，脐下有块耕动，若得下气多乃已，已则复鸣。医用疏气药与服，半年不效。予用参、术为君，甘草、连、芩、枳、干姜为臣，一贴肠鸣止，食进。又每服吞厚朴红豆丸，其气耕亦平。经云：脾胃虚则肠鸣腹满。又云：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此之谓也。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之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水浆之声也。河间葶苈丸主之。

脱　肛

《难经》云：虚实出焉，出者为虚，入者为实。肛门之脱，非虚而何哉。盖实则温，温则内气充而有所蓄；虚则寒，寒则内气馁而不能收。况大肠有厚薄，与肺为表里，肺藏蕴热则闭，虚则脱。《本草》有云：补可以去弱，涩可以去脱。若脱甚者，既补之必兼涩之。设不涩于内，亦须涩于外。古方用五倍子末托而上之，一次未收，至五七次必收而不复脱矣。久利、妇人、小儿、老人有此疾者。产育及久痢用力过多，小儿气血未壮，老人气血已衰，故肛易于出，不得约束禁固也。肛门为大肠之候，大肠受热受寒皆能脱出，当审其因证，寒者以香附子、荆芥等分。煎汤洗之。热者以五倍子、朴硝煎汤洗之。亦用木贼烧灰，不令烟尽，入麝香少许，大便了、贴少许。或以五倍子末摊纸上贴肛，缓缓揉入。有肠头作痒，即腹中有虫。丈夫因酒色过度。大肠者，传导之官。肾者，作强之官。盖肾虚而泄母气，肺因以虚，大肠气无所主，故自脱肛。治法实元气去蕴热之剂，外用前药洗之，医治无不愈矣。大肠热甚与肠风者，凉血清肠散。泻痢后大肠气虚，肛门脱出，不肿不痛，属气血虚。宜补气血为主。赤肿有痛，宜凉血祛风为主。补气血，八珍汤 、十全散。凉血，生苄、赤芍、槐花、槐角、黄[13]栝蒌、鸡冠花。疏风，防风、羌活、荆芥。久泻痢者，补养脾胃，宜参术实脾汤。用力过多者，十全大补汤、参术芎归汤、诃子人参汤，内加升提药。大肠虚而挟热，脱肛红肿，宜缩砂汤、槐花散、薄荷散。大肠虚而挟寒，脱肛不红肿，宜蜡皮散、香荆散。日久不愈，常宜服收肠养血和气汤。涩脱，龙骨散、涩肠散。外治：阳证，蟠龙散。阴证，伏能肝散。五倍子末煎汤，加白矾洗。五倍、荆芥、小便浓煎洗。荆芥、龙脑、薄荷、朴硝煎汤洗。皂角捶碎，煎汤浸。生栝蒌捣汁浸。葱汤洗软，芭蕉叶托上。生铁三斤，水一斗，煮取五升，出铁，以汁洗。内服磁石散。鲨头烧灰涂。

谷道痒痛

谷道痒，多因湿热生虫，欲成痔瘘。宜以雄黄入艾绵烧烟熏之，并纳蜣螂丸。蜣

螂丸，治肛门痒，或出脓血。有虫傍生孔窍内，用蜣螂七枚，五月五日收，去翅足，炙为末。新牛粪半两，肥羊肉一两，炒令香，上共如膏，丸如莲子大。炙令热，以新锦薄裹，纳下部中半日，少吃饭，即大便中虫出，三五度永瘥。治谷道暨赤肿，或痒或痛，用杏仁捣作膏傅之。或炒令黄，以绵蘸涂谷道中。《外台》治下部虫啮，杵桃叶一斛，蒸之令极热，内小口器中，以下部榻上坐，虫立死。治肛门肿痛，用木鳖子去壳取肉四五枚，研如泥，安新瓦器或木盆，以沸汤冲动。洗了，另用少许涂患处。

诊　暨蚀阴脱，其脉虚小者生，紧急者死。

痔

《巢氏病源》有五痔之论云：肛边生鼠乳，出在外，时时出脓血者，牡痔也；肛边肿，生疮而出血者，牝痔也；肛边生疮，痒而复痛出血者，脉痔也；肛边肿核痛，发寒热而血出者，肠痔也；因便而清血随出者，血痔也。又有酒痔，肛边生疮，亦有血出。又有气痔，大便难而血出，肛亦出外，良久不肯入。诸痔皆由伤风，房室不慎，醉饱合阴阳，致劳损血气而经脉流溢，渗漏肠间，冲发下部，久不瘥变为瘘也。《圣济总录》叙痔之形状，谓由五府之所传，大肠之所受。可谓得其始末矣。若《内经》所谓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又谓少阴之复为痔。注又以小肠有热则户外为痔。又谓督脉生病癃痔。盖督脉自会阴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是督脉者，与冲任本一脉，初与阳明合筋，会于阴器。故属于肾而为作强者也。由是或因醉饱入房，精气脱舍，其脉空虚，酒毒之热乘之，流着是脉。或因淫极而强忍精不泄，或以药固其精，停积于脉，流注篡间，从其所过大肠肛门之分以作痔也。与《灵枢》所谓膀胱足太阳之脉及筋，皆抵腰中，入络肾。其支者，贯臀。故主筋生病者为痔，亦与督脉病痔之理同也。自此推之，足厥阴之筋脉，环前后二阴，宁不为痔乎。每见患鼠痔者、其发则色青痛甚。岂非因肝苦急，苦痛甚，故本色见耶。方论有谓五痔溃皆血脓者，独为热甚血腐者言也。至若溃出黄水者，则为湿热矣。更宜于东垣方论求之。东垣治湿热风燥四气。《内经》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夫大肠庚也，主津，本性燥清，肃杀之气，本位主收。其所司行津液，以从足阳明中州戊土之化。若旺则能生化万物，而衰亦能殒杀万物。故曰万物生于土而归于土也。然手足之阳明同司其化焉。既在西方本位，为之害蜚司杀之府，因饱食行房，忍泄前阴之气，归于大肠，以致木乘火势而侮燥金。以火就燥，则大便闭而痔漏作矣。

其疾甚者，当以苦寒泻火，以辛温和血润燥，疏风止痛，是其治也。以秦艽、当归稍和血润燥，以桃仁润血，以皂角仁除风燥，以地榆破血止血，以枳实之苦寒补肾以下泄胃实。以泽泻之淡渗，使气归于前阴，以补清燥受胃之湿邪也。白术之苦甘，以苦补燥气之不足，其甘味以泻火而益元气也。故曰甘寒泻火，乃假枳实之寒也。古人用药，为下焦如渎。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多为大便秘涩，以大黄推去之。其津血益不足，以当归和血，及油润之剂，大便自然软利矣。宜作锉汤以与之，是下焦有热以急治之之法也。以地榆恶人而坏胃，故宿食消尽，空心作丸服之。曰秦艽白术丸。又云：痔疮若破，谓之痔漏，大便秘涩，必作大痛。此由风热乘食饱不通，气逼大肠而作也。受病者燥气也；为病者胃热也。胃刑大肠则化燥。火以乘燥热之实，胜风附热而来，是湿热风燥四气相合。故大肠头成块者湿也；作大痛者风也；大便燥结者，主病兼受火邪热也。当去此四者。其西方肺主诸气，其体收下，亦助病为邪，须当以破气药兼之，治法全矣。不可作丸，以锉汤与之，效如神速，秦艽苍术汤主之。痔漏经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治法当补北方泻中央，宜红花桃仁汤。痔漏大便结燥疼痛，秦艽当归汤。痔漏，大便硬，努出大肠头，下血，苦痛不能忍，当归郁李仁汤。痔漏成块下垂，不任其痒，秦艽羌活汤。《脉诀》云：积气生于脾藏傍，大肠

疼痛阵难当，渐交稍泻三焦火，莫漫多方立纪纲。七圣丸主之。痔漏，每日大便时发疼痛。如无疼痛者，非痔漏也。秦艽防风汤主之。丹溪专一凉血为主。人参、黄连、生地（凉血）、当归（和血）、川芎（和血）、槐角（凉生血）、条芩（凉大肠）、枳壳（宽肠）、升麻（提起），上煎汤服之。外以涩药，芦甘石、童便、煅牡蛎粉、龙骨、海蛤、蜜陀僧之类敷之。薛新甫云：初起燃痛便秘，或小便不利者，宜清热凉血，润燥疏风。若气血虚而寒凉伤损者，调养脾胃，滋补阴精。若破而久不愈，多成痔漏。有穿臀穿阴穿肠者，宜养元气补阴精为主。大便秘涩或作痛者，润燥除湿；肛门下坠或作痛者，泻火除湿；下坠肿痛或作痒者，祛风胜湿；肿痛小便涩滞者，清肝导湿。若有患痔而兼疝，患疝而兼下疳，皆属肝肾不足之变症。但用地黄丸、益气汤以滋化源为善。若专服寒凉治火者，无不致祸。牡痔，乳香散、猪蹄灰丸。牝痔，槟榔散、榼藤散、麝香散。酒痔，赤小豆散、干葛汤。气痔，橘皮汤、威灵仙丸、熏熨方。血痔，地榆散、椿皮丸、猪脏丸。肠痔，皂角煎丸、鳖甲丸。脉痔，刺蝟皮丸、桑木耳散。痛甚，秦艽当归汤、七圣丸、能消丸、地榆散、试虫散、龙脑散、白圣散、黑玉丹，或用荔枝草煎汤，入朴硝洗之效。痒甚，秦艽羌活汤。外用槐白皮浓煎汁，安盆中坐熏之。冷即再暖，良久欲大便，当虫出。或用水银、枣膏各二两，研匀，捏如枣形，薄绵裹纳之，明日虫出。若痛者，加粉草三大分作丸。或用威灵仙、枳壳（麸炒）各一两，为粗末，熬水熏洗。冷即再暖，临卧避风洗三次，挹干，贴蒲黄散，或用艾入雄黄末烧烟熏之。下血不止，芎归丸、黑丸子、臭樗皮散、二矾丸、苦楝丸、槐角地榆汤、槐角枳壳汤。外敷血竭末。气滞发痔，荆枳汤。血瘀作痛，逐瘀血汤。血痔、久痔，洁古用黑地黄丸主之。云治痔之圣药也。运气痔发皆属寒。经云：太阳之胜，痔疟发，治以苦热是也。则痔固有寒者矣。《本事》四方用桂附乃其治乎。

熏痔方，用无花果叶煮水熏，少时再洗。又法，烧新砖，以醋沃，坐熏良。洗药方，治番花痔。用荆芥、防风、朴硝煎汤洗之，次用木鳖子、五倍子研细调敷。如肛门肿热，再以朴硝末水调淋之良。又方，无花果叶七片，五倍二钱，皮硝二钱，水一碗煎八分，砂锅内乘热熏洗。敷药，鸡内金、蒲黄、血竭各等分为末，湿则干掺，干则油调敷。又方，茄蒂、何首乌、文蛤（酥炙），各等分，蜜、姜汁、鸡子清，搅匀调敷。膏药：杏仁（去皮）五钱，萆麻子（去壳）七钱，乳香二钱，没药四钱，血竭六钱，片脑一钱，铜绿二钱，沥青三钱，松香二两，穿山甲（灰炒研末）二钱，人乳一酒钟。先将萆麻、杏仁捣如泥，次入松香捣烂，次第入诸药，量入人乳，捣令软硬得所。再捣五六百下，收磁器中封固。临时以手撚如钱，摊厚纸或帛上，拔腐去脓生新肉。

李防御专科治痔九方，朝贵用之屡效。盖其用药简要，有次第，制造有法，无苦楚而收效甚速。凡痔出外，或番若莲花，复便血疼痛，不可坐卧，甚者用下药。早上药一次，午一次，晚又一次，至夜看痔头出黄水膏如泉，当夜不可再上药。且令黄水出尽，次日看痔消缩一半。若更上药一二日为好。若年高人应外肾牵引疼痛，可用人以火烘热手，于大小便间熨之，其痛自定。黄水未尽，可再敷一日。药仍须勤用，晓外科人早晚看照，黄水流至尽，是病根已去也。水澄膏系护肉药：郁金、白芨二味，各等分，细末。候痔出侧卧，以盐汤洗净拭，用新水和蜜，盏内调匀，却入药末。同敷在谷道四向好肉上，留痔头在外，用纸盖药，仍用笔蘸温水涂纸，令常润泽。却用下枯药。好白矾四两，通明生砒二钱半重，朱砂一钱，生研如粉细。三味，先用砒末安建盏中，次用白矾末盖之，用火煅令烟断，其砒尽从烟去。止是借砒气在白矾中，将枯矾取出为细末，先看痔头大小多寡，将矾末抄上掌中，加朱砂少许，二味以津唾调匀得所，用篦子调涂痔头上，周遭令遍。日三上，须仔细详看痔头颜色，欲其转焦黑，乃取落之。渐至夜，自有黄水膏出，以多为好，方是恶毒水，切勿他疑。中夜再上药

一次，来日依旧上三次，有小疼不妨。如换药，用新瓦器盛新水或温水，在痔边以笔轻手刷洗旧药，却上新药，仍用前护药。老弱人用药要全无疼痛，只增加朱砂末于矾末内，自然力慢，不可住药。但可少遍数，直候痔头焦枯，方可住也。次用荆芥汤洗，以荆芥煎汤，入瓦器时洗之。润肠丸，用大黄（煨净）、制枳壳、当归各等分，蜜丸。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以防肛门急燥，欲大便出无涩痛而已。又龙石散，用龙骨（煅），出火毒，软石膏（煅），出火毒，白芷、黄丹作末，掺疮口。又导赤散，用生地黄、木通、黄芩等分煎，以防小便赤涩。又双金散，用黄连、郁金等分为末，用蜜水调敷痔头，有小痛即敷之。若得脑子末敷尤佳。又痔头收敛，即可服十宣散，以生气血。又国老汤，生甘草治痔本药也。煎水熏洗，生肌解石毒，疮极痒亦主之。共九方。

周先生枯痔法，明矾、赤石脂五钱、辰砂（痛加一钱）、黄丹，上为末。先用郁金末护肛门，如无郁金，用姜黄末代之。调涂四围好肉，如不就，加绿豆粉打合，却将枯药敷上。如肛门疼，急浓煎甘草汤放温，拂四围肛门上。就与宽肠药，槐花、大黄、枳壳、木通、连翘、瞿麦、当归，上半酒半水煎。枯药，早辰上一次，日午一次，洗去旧药，申时又洗去，又上一次。如要急安，至夜半子时又洗，上一次。至次日且看痔头淡淡黑色，两三日如乌梅，四五日内用竹篦子轻轻敲打痔头，见如石坚，至七八日便住。更不须上枯药，且待自然，如萝卜根乃脱去也。洗用甘草、荆芥、槐花，洗去旧药，方上新药。凡医痔之法，且如明日要下手，今日先与此药。所以宽大肠，使大便软滑，不与痔相碍，且不泄泻。痔头未脱落者，须要日日与之。以大黄一两（煨），炽壳（炒），当归（酒洗）一两，同为细末，丸如桐子大。好酒吞下。治枯痔头虑生他症，凡用枯药，或触坏肾根，或水道赤涩痛，与此方。大黄、木通、生地各一两，滑石、瞿麦各半两，同为细末。每用四钱煎服。催痔方，如枯尽未脱落，以此催之。好磁石一钱，白僵蚕、生川乌五分，同为细末。冷水调敷上立脱。凡用枯药，去尽乳头，恐留痔硬头，损破肛门四围成疮，用此药：龙骨一钱，石膏一钱，没药五分，腻粉五分，同研十分细。先以荆芥汤洗，次掺之。切忌毒物，生姜。痔脱后，用甘草汤、豆豉汤洗。再用荆芥、五倍子煎水洗，便不生脓。治痔脱后肉痒方，用大粉草浓煎汤洗。收肠方，凡用枯药脱下乳头，随即与此以收其肠。此方补气，又收脓去血，生肉令痕壮。人参、当归各一两，川芎、甘草、白芷、防风、厚朴、桔梗、桂枝、黄芪，上细末，半酒半水煎。如恶酒者，酒少水多煎之。夏月减桂、朴，加芩、柏。

治痔切勿用生砒，毒气入腹，反至奄忽。忌吃生冷硬物冷菜之类，及酒湿面、五辣辛热大料物及干姜之类，犯之无效。

灸法，大蒜十片，头垢捏成饼子，先安头垢饼于痔头上，外安蒜片，以艾灸之。唐峡州王文显，充西路安抚司判官，乘骡入骆谷，有痔疾。因此大作，其状如胡瓜贯于肠头，热如煻灰火，至驿僵仆。主驿吏云，此病予曾患来，须灸即瘥。用柳枝浓煎汤，先洗痔，便以艾炷其上。连灸三五壮，忽觉一道热气入肠中，因转泻鲜血秽物，一时出至痛楚，泻后遂失胡瓜所在，登骡驰去。秘传痔漏隔矾灸法，皂矾一斤，用新瓦一片，两头用泥作一坝，先用香油刷瓦上焙干，却以皂矾置瓦上煅枯，去砂为末。穿山甲一钱，入紫罐内煅存性为末，木鳖子亦如前法煅过，取末二钱五分，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另研。上件和匀，冷水调，量疮大小作饼子贴疮上，用艾炷灸三四壮，灸毕就用熏洗药。先熏后洗，日六度，三五日后，如前法再灸，以瘥为度。熏洗方，皂矾如前制过，约手规二把，知母末一两，贝母末一两，葱七茎。先用水同葱煎三四沸，倾入瓶内，再入前药。令患者坐瓶口上熏之，待水温倾一半洗患处，留一半俟再灸，复热熏洗，以瘥为度。

---

〔1〕“大小腑门”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2〕“病”上原衍“溲”字，据《难经·十七难》删。
〔3〕“不差”二字原脱，据《全匮要略》补。
〔4〕“脉”原脱，据《全匮要略》补。
〔5〕“经”疑作“络”。
〔6〕“附”疑作“诃”。
〔7〕“总论”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8〕“宝”原作“实”，据修敬堂本改。
〔9〕“易”下原衍“上”字，据修敬堂本删。
〔10〕“心脉微为”四字原脱，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补。
〔11〕“肠”原作“阳”，据四库本改。
〔12〕“黄”字下疑脱“芩”字。

第七册

七窍门上[1]

目

经云：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故阴阳合转而精明。此则眼具阴阳也。又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气血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此则眼具五藏六府也。后世五输八廓之说，盖本诸此。藏府主目有二：一曰肝。经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又云：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又云：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二曰心。经云：心合脉。诸脉者，皆属于目是已。至东垣又推之而及于脾，如下文所云。东垣曰：《五藏生成篇》云：诸脉者，皆属于目。目得血而能视。《针经九卷·大惑论》云：心事烦冗，饮食失节，劳役过度，故脾胃虚弱，心火太盛，则百脉沸腾，血脉逆行，邪害孔窍，天明则日月不明也。夫五藏六府之精气，皆禀受于脾土而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气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既劳役运动，热乃妄行，及因邪气所并而损其血脉，故诸病生焉。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不明正理也。阳主散，阳虚则眼愣急，而为倒睫拳毛。阴主敛，阴虚不敛，则瞳子散大，而为目昏眼花。《灵枢·颠狂篇》云：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论疾诊尺篇》云：诊目痛[2]，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太阳病宜温之散之；阳明病宜下之寒之；少阳病宜和之。《保命集》云：眼之为病，在府则为表，当除风散热。在藏则为里，当养血安神。暴发者为表而易疗；久病者为里而难治。除风散热者，泻青丸主之；养血安神者，定志丸主之，妇人熟地黄丸主之。或有肥体气盛，风热上行，目昏涩，槐子散主之。此由胸中浊气上行也，重则为痰厥，亦能损目。常使胸中气清，自无此病也。又有因目疾服凉药多则损气者，久之眼渐昏弱，乍明乍暗，不能视物，此则失血之验也。熟干地黄丸、宣风散、定志丸，相须养之。或有视物不明，见黑花者，此之谓肾气弱也，当补肾水，驻景丸是也。或有暴失明者，谓眼居诸阳交之会也，而阴反闭之。此风邪内满，当有不测之病也。子和曰：圣人难言目得血而能视，然血亦有太过不及也。太过则目壅塞而发痛，不及则目耗竭而失明。故年少之人多太过，年老之人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则无不及，年老之人，其间犹有太过者，不可不察也。夫

目之内眦，太阳经之所起，血多气少。目之锐眦，少阳经也，血少气多。目之上纲，太阳经也，亦血多气少。目之下纲，阳明经也，血气俱多。然阳明经起于目两旁交頞之中，与太阳、少阳俱会于目。惟足厥阴经连于目系而已。故血太过者，太阳、阳明之实也。血不及者，厥阴之虚也。故出血者，宜太阳阳明，盖此二经血多故也。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阳、阳明出血则目愈明，刺少阳出血则目愈昏。要知无使太过不及，以养血脉而已。凡血之为物，太多则溢[3]，太少则枯。人热则血行疾而多，寒则血行迟而少，此常理也。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目，在五行属木。虽木之为物，太茂则蔽密，太衰则枯瘁矣。夫目之五轮，乃五藏六府之精华，宗脉之所聚，其白轮[4]属肺金，肉轮属脾土，赤脉属心火，黑水神光属肾水，兼属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则不知病之理。岂知目不因火则不病，何以言之？白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与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内经》曰：热胜则肿。凡目暴赤肿起，羞明瘾涩，泪出不止，暴寒目瞒皆火热之所为也。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在针则神廷、上星、囟[5]会、前顶百会血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肿者可使立消。惟小儿不可刺囟会，为肉分浅薄，恐伤其骨。然小儿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内经》曰：血实者宜决之。又经曰：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如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补肝养肾。至于暴赤肿痛，皆宜以铍针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调盐油以涂发根，甚者虽至于再，至于三可也。量其病势，以平为期。按此谓目疾出血，最急于初起热痛暴发，或久病郁甚，非三棱针宣泄不可，然年高之人，及久病虚损并气郁者，宜从毫针补泻之则可，故知子和亦大异言耳。于少阳一经，不宜出血，无使太过不及，以养血脉而已，斯意可见。

五轮　金之精腾结而为气轮，木之精腾结而为风轮，火之精腾结而为血轮，土之精腾结而为肉轮，水之精腾结而为水轮。气轮者，目之白睛是也。内应于肺[6]，西方庚辛申酉之令，肺主气，故曰气轮。金为五行之至坚，故白珠独坚于四轮。肺为华盖，部位至高，主气之升降，少有怫郁，诸病生焉。血随气行，气若怫郁，则火胜而血滞，火胜而血滞则病变不测。火克金，金在木外，故气轮先赤。金克木而后病及风轮也。金色尚白，故白泽者顺也。风轮者，白内青睛是也。内应于肝，东方甲乙寅卯厥阴风木，故曰风轮。目窍肝，肝在时为春，春生万物，色满宇宙，惟目能鉴，故属窍于肝也。此轮清脆，内包膏汁，有涵养瞳神之功。其色青，故青莹者顺也。世人多黄浊者，乃湿热之害。唯小儿之色最正，至长食味，则泄其气而色亦易矣。血轮者，目两角大小眦是也。内应于心，南方丙丁巳午火，心主血，故曰血轮。夫火在目为神光，火衰则有昏瞑之患，火炎则有焚燥之殃。虽有两心，而无正轮。心、君主也，通于大眦，故大眦赤者，实火也。心包络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于小眦，故小眦赤者，虚火也。若君主拱默，则相火自然清宁矣。火色赤，唯红活为顺也。肉轮者，两睑是也。中央戊己辰戌丑未之土，脾主肉，故曰肉轮。脾有两叶，运动磨化水谷，外亦两睑，动静相应，开则万用，如阳动之发生，闭则万寂，如阴静之收敛。土藏万物而主静，故睑合则万有寂然而思睡，此藏纳归静之应也。土为五行之主，故四轮亦为睑所包涵，其色黄，得血而润，故黄泽为顺也。华元化云：目形类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丽东南而晚西北也。内有大络六，谓心、肺、脾、肝、肾、命门各主其一。中络八，谓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各主其一。外有旁支细络，莫知其数，皆悬贯于脑下，连藏府，通畅血气往来，以滋于目。故凡病发则有形色丝络显见，而可验内之何藏府受病也。外有二窍以通其气，内有诸液出而为泪。有神膏、神水、神光、真气、真元、真精、此皆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内包涵膏液，如破则黑稠水出是也。此

膏由胆中渗润精汁积而成者能涵养瞳神，衰则有损。神水者，由三焦而发源，先天真一之气所化，在目之内，虽不可见，然使触物损破，则见黑膏之外，有似稠痰者是也。在目之外，则目上润泽之水是也。水衰则有火胜燥暴之患，水竭则有目轮大小之疾，耗涩则有昏眇之危。亏者多，盈者少，是以世无全精之目。神光者，谓目自见之精华也。夫神光发于心，原于胆火之用事，神之在人也大矣。在足能行，在手能握，在舌能言，在鼻能嗅，在耳能听，在目能视。神舍心，故发于心焉。真血者，即肝中升运滋目经络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间易行之血，因其脉络深高难得，故谓之真也。真气者，盖目之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乃先天真一发生之元阳也。大宜和畅，少有郁滞，诸病生焉。真精者，乃先后天元气所化精汁，起于肾，施于胆，而后及瞳神也。凡此数者，一有所损，目则病矣。大概目[7]圆而长，外有坚壳数重，中有清脆，内包黑稠神膏一函，膏外则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则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点黑莹是也。胆所聚之精华，唯此一点，烛照鉴视，空阔无穷者，是曰水轮。内应于肾，北方壬癸亥子水也。其妙在三，胆汁、肾气、心神也。五轮之中，四轮不鉴，唯瞳神乃照物者。风轮则有包[8]卫涵养之功，风轮有损，瞳神不久留矣。或曰瞳神水也、气也、血也、膏也，曰，非也。非血、非气、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气所生，后天之气所成。阴阳之妙用，水火之精华，血养水，水养膏，膏护瞳神，气为运用，神则维持，喻以日月，理实同之。而午前则小，午后则大，亦随天地阴阳之运用也。大抵目窍于肝，主于肾，用于心，运于肺，藏于脾。有大有小，有圆有长，亦由禀受之异。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华，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此各得其阴阳气分之王也。然聪愚佞直柔刚寿夭，亦能验目而知之，神哉。岂非人身之至宝乎。

八廓　应乎八卦，脉络经纬于脑，贯通藏府，达血气往来，以滋于目。廓如城郭，然各有行路往来，而匡廓卫御之意也。乾居西北，络通大肠之府，藏属肺，肺与大肠相为阴阳，上运清纯，下输糟粕，为传送之官，故曰传道廓。坎正北方，络通膀胱之府，藏属于肾，肾与膀胱相为阴阳，主水之化源以输津液，故曰津液廓。艮位东北，络[9]通上焦之府，藏配命门，命门与上焦相为阴阳，会合诸阴，会输百脉，故曰会阴廓。震正东方，络通胆府，藏属于肝，肝胆相为阴阳，皆主清净，不受浊秽，故曰清净廓。巽位东南，络通中焦之府，藏属肝络，肝与中焦相为阴阳，肝络通血以滋养，中焦分气以化生，故曰养化廓。离正南方，络通小肠之府，藏属于心，心与小肠相为藏府，为谓阳受盛之胞，故曰胞阳廓。坤位西南，络通胃之府，藏属于脾，脾胃相为藏府，主纳水谷以养生，故曰水谷廓。兑正西方，络通下焦之府，藏配肾络，肾与下焦相为藏府，关主阴精化生之源，故曰关泉廓。藏府相配，《内经》已有定法，而三焦分配肝肾者，此目之精法也。盖目专窍于肝，而主于肾，故有二络之分配焉。左目属阳，阳道顺行，故廓之经位法象亦以顺行。右目属阴，阴道逆行，故廓之经位法象亦以逆行。察乎二目两眦之分，则昭然可见阴阳顺逆之道矣。

开导说　夫目之有血，为养目之源，充和则发生长养之功全而目不病，亏滞则病生矣。犹物之有水，为生物之泽时中，则灌溉滋生之得宜而物秀，旱涝则物坏矣，皆一气使之然也。是故天之六气不和，则阴阳偏胜，旱涝承之，水之盈亏不一，物之秀稿不齐，雨旸失时而为物害也。譬之山崩水涌，滂沛妄行，不循河道而流，任其所之，不得已而疏塞决堤以泄其溢，使无沦溺昏垫之患。人之六气不和，水火乖违，淫亢承之，血之旺衰不一，气之升降不齐，营卫失调，而为人害也。盖由阴虚火盛，炎炽错乱，不遵经络而来，郁滞不能通畅，不得已而开涩导瘀以泻其余，使无胀溃损珠之患，与战理同。其所有六，谓迎香、内睥、上星、耳际、左右太阳穴也。内睥正队之冲锋也，其功虽迟，渐收而平顺；两太阳击其左右翼也，其功次之；上星穴绝其饷道也；内迎香抵贼之巢穴也，成功虽速，乘险而征；耳际击其游骑耳，道远功卑，智者不取。此

实拯危之良术，挫敌之要机，与其闭门捕贼，不若开[10]门逐之为良法也。盖病浅而邪不胜正者，固内治而邪自退矣。倘或六阳炎炽，不若开导通之，纵使其虚，虽有所伤，以药内治之功而补其所亏，庶免瘀滞至极，而有溃烂枯凸之患。惜乎开导之法，利害存焉。有大功于目而人不知，有隐祸于目而人亦不知，其摧锋挫锐，临大敌而拯祸乱，此其功之大也。耗液伤膏，弱光华而乏滋生，此其祸之隐也。唯能识证之轻重，目之虚实而伐之，无过不及之弊，庶可为医之良者。

点服药说　病有内外，治各不同。内疾已成，外证若无，点之何益。外有红丝赤脉，若初发乃微邪，退后乃余贼，点亦可消，服之犹愈。内病始盛而不内治，只泥外点者，不唯徒点无功，且有激发之患。内病既成，外病已见，必须内外夹功，点服并行。奈之何，人有愚拗不同，有喜服而畏点者，有喜点而畏服者。不知内疾既发，非服不除；外疾既成，非点不退。浚其流、不若塞其源，伐其枝、不若斫其根，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此谓治本也。内病既发，不服而除者，吾未之见也。物污须濯，镜垢须磨，脂膏之釜，不经洗涤，乌能清净，此为治标也。若外障既成，不点而去者，吾亦未之见也。若内障不服而点者，徒激其火，动其气血，反损无益。服而不[11]点者亦然。外障服而不点，病初发浮嫩不定者，亦退。既已结成者，服虽不发不长，所结不除，当内外夹功[12]，方尽其妙。

钩割针烙说　钩者，钩起之谓。割，割去也。针非砭针之针，乃针拨瞳神之针。烙即熨烙之烙。此四者，犹斩杀之刑，剪戮凶顽之法也。要在审鞫明而详夺定，然后加刑，先灭巨魁，次及从恶，则情真罪当，而良善无侵滥之忧，强暴无猖獗之患。在治法，乃开泄郁滞涤除瘀积之术也。要在证候明而部分当，始可施治，先伐标病，后去本病，则气和血宁，而精膏无伤耗之患，轮廓无误损之失。如钩，先须识定何处皮肉筋脉浮浅，而手力亦随病轻重行之。如针，先须识定内障证候可针，岁月已足，气血宁定者方与之，庶无差谬。针后当照证内治其本，或补或泻，各随其证之所宜。若只治其标，不治其本，则气不定，不久复为害矣。割，如在气、血、肉三轮者可割。而大眦一块红肉，乃血之英，心之华也，若误割之则目盲，因神在而伤者死。有割伤因而惹风，及元虚之人，犯燥湿盛者，溃烂为漏，为目枯丸障。若掩及风轮之重厚者，虽可割，亦宜轻轻从旁浅浅披起，及诸病如攀睛努肉，鸡冠蚬肉，鱼子石榴，赤脉虬筋，内睥粘轮等证可割。余病及在风轮之浅者，误割之则珠破则目损。烙能治残风溃眩[13]、疮烂湿热久不愈者。轻则不须烙而治自愈。若红障血分之病，割去者必须用烙定，否则不久复生。在气分之白者，不须用烙。凡针烙皆不可犯及乌珠，不惟珠破，亦且甚痛。虽有恶障厚者，钩割亦宜轻轻，浅浅披去外边，其内边障底，只点药缓伐，久自潜消。若剿割风毒流毒瘀血等证，当以活法审视，不可拘于一定。针瞳神反背，又与内障之针不同，在心融手巧，轻重得宜，须口传亲见，非笔下之可形容。大抵钩割针烙之治，功效最速，虽有拨乱反正，乃乘险救危，要在心小而胆大，证的而部当，必兼内治，方尽其术。

目　痛

有二：一谓目眦白眼痛，一谓目珠黑眼痛。盖目眦白眼疼属阳，故昼则疼甚，点苦寒药则效。经所谓白眼赤脉，法于阳故也。目珠黑眼疼属阴，故夜则疼甚，点苦寒则反剧。经所谓瞳子黑眼，法于阴故也。娄全善云：夏枯草治目珠疼，至夜则疼甚者神效。或用苦寒药点眼上反疼甚者，亦神效。盖目珠者连目本，目本又名目系，属厥阴之经也。夜甚及用苦寒点之反甚者，夜与寒亦阴故也。丹溪云：夏枯草有补养厥阴血脉之功。其草三四月开花，遇夏至阴生则枯，盖禀纯阳之气也。故治厥阴目疼如神者，以阳治阴也。予周师目珠疼，及连眉棱骨痛，及头半边肿痛，遇夜则作，用黄连膏子点上则反大疼，诸药不效，灸厥阴、少阳则疼随止，半月又作，又灸又止者月余，

遂以夏枯草二两，香附二两，甘草四钱，同为细末。每服一钱五分，用茶清调服。下咽则疼减大半，至四五日良愈。又一男子年六十岁，亦目珠连眉棱骨痛，夜甚，用苦寒剂点亦甚，与前证皆同，但有白翳二点在黑目及外眦，与翳药皆不效。亦以此药间东垣选奇汤，又加四物黄连煎服，并灸厥阴、少阳而安。倪仲贤论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云：《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有四时，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寒暑燥湿风之发耶，发而皆宜时，则万物俱生。寒暑燥湿风之发耶，发而皆不宜时，则万物俱死。故曰生于四时，死于四时。又曰人之五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忧悲恐。喜怒忧悲恐之发耶，发而皆中节，则九窍俱生。喜怒忧悲恐之发耶，发而皆不中节，则九窍俱死。故曰生于五藏，死于五藏。目，窍之一也。光明视见，纳山川之大，及毫芒之细，悉云霄之高，尽泉沙之深。至于鉴无穷为有穷，而有穷又不能为穷，反而聚之，则乍张乍敛，乍动乍静，为一泓一点之微者，岂力为强致而能此乎？是皆生生自然之道也。或因七情内伤，五贼外攘，饥饱不节，劳役异常，足阳明胃之脉，足太阴脾之脉，为戊己二土，生生之源也。七情五贼，总伤二脉，饥饱伤胃，劳役伤脾，戊己既病，则生生自然之体，不能为生生自然之用，故致其病，曰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其病红赤睛珠痛，痛如刺刺，应太阳。眼睫无力，常欲垂闭，不敢久视，久视则酸疼。生翳皆成陷下，所陷者，或圆或方，或长或短，或如点，或如缕，或如锥，或如凿。有印[14]此者，柴胡复生汤主之，黄连羊肝丸主之。睛痛甚者，当归养荣汤主之，助阳活血汤主之，加减地黄丸主之，决明益阴丸主之，加当归黄连羊肝丸主之，龙脑黄连膏主之。已上数方，皆群队升发阳气之药，其中有用黄连、黄芩之类者，去五贼也。搐鼻碧云散，亦可间用。最忌大黄、芒硝、牵牛、石膏、栀子之剂，犯所忌则病愈剧。又论亡血过多之病曰：《六节藏象论》曰：肝受血而能视。《宣明五气篇》曰，久视伤血。《气厥论》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传为衄衄瞑目。《四时刺逆从论》曰，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由此推之，目为血所养明矣。手少阴心生血，血荣于目，足厥阴肝开窍于目，肝亦主血，故血亡目病，男子衄血、便血，妇人产后崩漏，亡之过多者，皆能病焉。其证睛珠痛，珠痛不能视，羞明瘾涩，眼睫无力，眉骨太阳因为酸疼，芎归补血汤主之，当归养荣汤主之，除风益损汤主之，滋阴地黄丸主之。诸有热者，加黄芩。妇人产漏者，加阿胶。脾胃不佳，恶心不进食者，加生姜。复其血，使得其所养则愈。然要忌咸物。《宣明五气篇》曰：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是也。

白眼痛 多有赤脉，视其从上而下者，太阳病也，羌活为使；从下而上者，阳明病也，升麻为使；从外走内者，少阳病也，柴胡为使。太阳病宜温之散之；阳明病宜下之；少阳病宜和之。又恶寒脉浮为有表，宜选奇汤、防风饮子等散之。脉实有力，大腑闭，为有里，宜泻青丸、洗肝散等微利之。亦有不肿不红，但沙涩昏痛者，乃气分隐伏之火，脾肺络有湿热，秋天多有此患，故俗谓之稻芒赤，亦曰白赤眼也。通用桑白皮散、玄参丸、泻肺汤、大黄丸、洗眼青皮汤、朱砂煎。

天行赤热证 目赤痛，或睑肿头重，怕热羞明，涕泪交流等证，一家之内，一里之中，往往老幼相传者是也。然有虚实轻重不同，亦因人之虚实，时气之轻重何如，各随其所以，而分经络以发病，有变为重病者，有变为轻病者，有不治而愈者，不可概言。此一章专为天时流行热邪相感染，而人或素有目疾，及痰火热病，水少元虚者，则尔我传染不一。其丝脉虽多赤乱，不可以为赤丝乱脉证，常时如是之比。或感染轻而源清，邪不胜正者，则七日而自愈。盖火数七，故七日火气尽而愈。七日不愈有二七者，乃再传也。二七不退者，必其犯触及本虚之故，防他变证矣。

暴风客热证 非天行赤热，尔我感染之比，又非寒热似疟，目痛则病发，病发则目痛之比，乃素养不清，躁急劳苦，客感风热，卒然而发也。虽有肿胀，乃风热夹攻，火在血分之故。治亦易退，非若肿胀如杯等证，久积退迟之比。

火胀大头证　目赤痛而头面浮肿，皮肉燥赤也。状若大头伤寒，夏月多有此患。有湿热、风热，湿热多泪而睥烂，风热多胀痛而憎寒。若夫治则血滞于内，虽得肿消而目必有变矣。

羞明怕热证　谓明热之处而目痛涩，畏避不能开也。凡病目者，十之六七，皆有此患。病源在于心、肝、脾三经。总而言之，不过一火燥血热。病在阳分，是以见明见热则恶类而涩痛畏避。盖己之精光弱而不能敌彼之光，是以阴黑之所则清爽。怕热无不足之证，羞明有不足之证。若目不赤痛而畏明者，乃不足之证，为血不足，胆汁少而络弱，不能运精华以敌阳光之故。今人皆称为怕日羞明者，俗传音近之误。盖日热二音类近，习俗呼误已久，不察其理，遂失其正，只以怕热羞明论之，其理灼然可见。夫明字所包已广，何用再申日字，若以日字专主阳光言之，则怕热一证无所归矣。

睑[157]硬睛疼证　不论有障无障，但两睑坚硬而睛疼，头或痛者尤急，乃风热在肝，肝虚血少，不能营运于目络，水无所滋，火反乘虚而入，会痰燥湿热，或头风夹搏，故血滞于睥肉，睛因火击而疼，轻则内生椒疮，重则为肿胀如杯、瘀血灌睛等证。治当傅退稍软，翻睥开导之吉。若坚硬之甚，且渐渐肿起，而痛及头脑，虽已退而复来，其胀日高，虽傅治不退不软者，此头风欲成毒也（宜服通肝散、二术散。若有障膜，用春雪膏点之）。

赤痛如邪证　每目痛则头亦痛，寒热交作如疟状，凡病发则目痛，目痛则病发，轻则一年数发，重则一月数发。盖肝肾俱虚之故。热者，内之阴虚，火动邪热也；寒者，荣卫虚，外之腠理不实而觉寒也。若作风寒疟疾，或用峻削之治，则血愈虚而病愈深矣。宜小柴胡合四物汤主之。不效则活血益气汤。

气眼证　才怒气则目疼，宜酒调复元通气散。

痛如针刺证　目珠痛如针刺，病在心经，实火有余之证。若痛蓦然一二处如针刺，目虽不赤，亦是心经流火。别其痛在何部分，以见病将犯其经矣（宜服洗心散，次服还睛散，及乳香丸、补肝散。按：此证多有体劳目劳，荣气不上潮于目，而如针刺之痛者，宜养其荣。若降火则殆矣）。

热结膀胱证　目病则小便不通利而头疼寒热者方是。若小便清利者，非也。乃热蒸于膀胱，先利清其水，后治其目则愈矣。盖太阳经脉，循目络上行巅顶，故头疼，火极则兼水化。又血虚者表疏，故发寒热，热甚则水气闭涩，而神水被蒸乏润，安得不竭。

大小雷头风证　此证不论偏正，但头痛倏疾而来，疼至极而不可忍，身热目痛，便秘结者，曰大雷头风。若痛从小至大，大便先润后燥，小便先清后涩，曰小雷头风。太者害速，小者稍迟。虽有大小之说，而治则同一。若失缓祸变不测，目必损坏，轻则糇凸，重则结毒。宜早为之救，免于祸成而救之不逮。世人每虑此患害速，故疑于方犯，惑于鬼祟，深泥巫祝，而弃医治，遂致祸成，悔无及矣。

左右偏头风证　左边头痛右不痛，曰左偏风。右边头痛左不痛，曰右偏风。世人往往不以为虑，久则左发损左目，右发损右目，有左损反攻右，右损反攻左，而二目俱损者。若外有赤痛泪热等病，则外证生。若内有昏眇眩运等病，则内证生矣。凡头风痛左害左，痛右害右，此常病易知者。若难知者，左攻右，右攻左，痛从内起止于脑，则攻害也迟，痛从脑起止于内，则攻害也速。若痛从中间发，及眉梁内上星中发者，两目俱害。亦各因其人之触犯感受，左右偏胜，起患不同，迟速轻重不等。然风之害人尤惨。若能保养调护，亦可免患。愚者骄纵不知戒忌，而反触之，以致患成而始悔，良可痛哉。

阴邪风证　额板骨、眉棱骨痛也。发则多于六阳用事之时。元虚精弱者，则有内证之患。若兼火者，则有外证之病。

阳邪风证　脑后枕骨痛也。多发于六阴用事之月。发则有虚运耳鸣之患，久而不治，内障成矣。

卒脑风证　太阳内如槌似钻一团而痛也。若痛及目珠，珠外有赤脉纵贯及瘀滞者，必有外之恶证来矣。若珠不赤痛，只自觉视如云遮雾障，渐渐昏眇者，内证成矣。急早治之，以免后虑。

巅顶风证　天灵盖骨内痛极如槌如钻也。阳分痛尤甚，阴分痛稍可。夹痰湿者，每痛多眩运。若痛连及珠子而胀急瘀赤者，外证之恶候。若昏眇则内证成矣。成内证者，尤多于外者。

游风证　头风痛无常位，一饭之顷，游易数遍，而不能度其何所起止也。若痛缓而珠赤，赤而有障起者，必变外障。痛甚而肿胀紧急者，必有瘀滞之患。久而失治，不赤痛而昏眇者内证来成外证者多，然为害迟如各风耳。

邪风证　人素有头风因而目病，或素目病因而头风，二邪并立搏夹而深入脑袋，致伤肝胆诸络，故成此患。头痛则目病，目病则头痛，轻则一年数发，重则一月数发，头风目病常并行而不相悖也。非若雷头风风火搏激而瘀滞之急者，又非若天行赤热传染之邪，客风暴热之风火寄旅无定，及诸火胀头痛之比。此专为自家本病久成者，非若彼之标病新来之轻者。若赤痛胀急，则有外证之候。若无赤痛而只内胀，及赤痛不甚，无瘀滞之证，而只昏眇者，内证成矣。

目　赤

《内经》目赤有三：一曰风助火郁于上。经云：少阴司天之政，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寒气时至，民病目瞑[16]，目赤，气郁于上而热。又云：少阳司天之政，初之气，风胜乃摇[17]，候乃大温，其病气怫于上，目赤是也。二曰火盛。经曰：火太过曰赫曦，赫曦之纪，其病目赤。又云：火郁之发，民病目赤，心热。又曰：少阳司天之政。三之气，炎暑至，目赤。又云：少阳之胜，目赤是也。三曰燥邪伤肝。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民病目赤。又云：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胁痛、目赤是也。倪仲贤论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曰：天有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也。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也。七情内召，六邪外从，从而不休，随召见病，此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原也。世病目赤为热，人所共知者也。然不审其赤分数等，治各不同。有白睛纯赤，热气炙人者，乃淫热反克之病也，治如淫热反克之病；有白睛赤而肿胀，外睫虚浮者，乃风热不制之病也，治如风热不制之病；有白睛淡赤，而细脉深红，纵横错贯者，乃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也，治如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有白睛不肿不胀，忽如血贯者，乃血为邪胜，凝而不行之病也，治如血为邪胜凝而不行之病。有白睛微变青色，黑睛稍带白色，白黑之间赤环如带，谓之抱轮红者，此邪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也，此病或因目病已久，抑郁不舒，或因目病误服寒凉药过多，或因目病时内多房劳，皆能内伤元气，元气一虚，心火亢盛，故火能克金。金乃手太阴肺，白睛属肺。水乃足少阴肾，黑睛属肾。水本克火，水衰不能克反受火制，故视物不明，昏如雾露中，或睛珠高低不平，其色如死，甚不光泽，赤带抱轮而红也。口干舌苦，眵多羞涩，稍有热者，还阴救苦汤主之，黄连羊肝丸主之，川芎决明散主之。无口干舌苦，眵多羞涩者，助阳活血汤主之，神验锦鸠丸主之，万应蝉花散主之。有热无热，俱服《千金》磁朱丸，镇坠心火，滋益肾水，荣养元气，自然获愈也。噫，天之六邪未必能害人也，唯人以七情召而致之也。七情匿召，六邪安从。反此者，岂止能避而已哉，犹当役之而后已也。论淫热反克之病曰：膏粱之变，滋味过也。气血俱盛，禀受厚也。亢阳上炎，阴不济也。邪入经络，内无御也。因生而化，因化而热，热为火，火性炎上。足厥阴肝为木，木生火，母妊子，子以淫胜，祸发反克，而肝开窍于目，肝受克而目亦受病也。其病眵多，眦睫紧涩，赤脉贯睛，藏府秘结者为重。重者芍药清肝散主之，通气利中

丸主之。眵多，眵昧紧涩，赤脉贯睛，藏府不秘结者为轻。轻者减大黄、芒硝，芍药清肝散主之，黄连天花粉丸主之。少盛，服通气利中丸。目眶烂者，内服上药，外以黄连芦甘石散收其烂处，兼以点眼春雪膏、龙脑黄连膏、搐鼻碧云散，攻其淫热，此治淫热反克之法也。非膏粱之变，非气血俱盛，非亢阳上炎，非邪入经络，毋用此也。用此则寒凉伤胃，生意不上升，反为所害。论风热不制之病曰：风动物而生于热，譬以烈火焰而必吹，此物类感召而不能违间者也。因热而召，是为外来。久热不散，感而自生，是为内发。内外为邪，唯病则一。淫热之祸，条已如前。益以风邪，害岂纤止。风加头痛，风加鼻塞，风加肿胀，风加涕泪，风加脑巅沉重，风加眉骨酸疼，有一于此，羌活胜风汤主之。风加痒，则以杏仁龙脑草泡散洗之。病者有此数证，或不服药，或误服药，翳必随之而生矣（余文详外障条）。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见目痛）。论血为邪胜，凝而不行之病曰：血阴物，类地之水泉，性本静，行其势也。行为阳，是阴中之阳，乃坎中有火之象，阴外阳内故行也。纯阴故不行也，不行则凝，凝则经络不通。经曰：足阳明胃之脉，常多气多血。又曰：足阳明胃之脉，常生气生血。手太阳小肠之脉，络于目眦，足太阳膀胱之脉，起于目内眦，二经皆多血少气。血病不行，血多易凝。《灵兰秘典论》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五味淫则伤胃，胃伤血病，是为五味之邪从本生也。又曰：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遇寒则阻其化。又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遇风则散。其藏一阻一散，血亦病焉，是为风寒之邪从未生也。凡是邪胜血病不行，不行渐滞，滞则易凝，凝则病始外见，以其斜络目眦耶，以其起于目内眦耶，故病环目青黯，如被物伤状，重者白睛亦黯，轻者或成斑点，然不痛不痒，无泪眵眵昧涩之证，是曰血为邪胜，凝而不行之病。此病初起之时，大抵与伤风证相似，一二日则显此病也。川芎行经散主之，消凝大丸子主之。睛痛者，更以当归养营汤主之，如此则凝复不滞，滞复能行，不行复行，邪消病除，血复如故。戴复庵云：赤眼有数种，气毒赤者，热壅赤者，有时眼赤者，无非血壅肝经所致。盖肝主血，通窍于眼，赤眼之病，大率皆由于肝。宜黑神散、消风散等分，白汤调，食后，睡时服。仍用豆腐切片傅其上，盐就者可用，酸浆者不可用，即乌豆傅盒之意。风热赤甚者，于黑神散、消风散二药中，放令消风头高，间以折二泔，睡时冷调洗肝散，或菊花散服，仍进四物汤，内用生地黄、赤芍药只须半贴，食后作一服，却加赤茯苓半钱，醉将军一钱（即酒蒸大黄）；早晨盐汤下养正丹二三十粒。若不便于过凉之剂，则不必用洗肝散，宜黑神散二钱，消风散一钱。寻常赤眼，用黄连研末，先用大菜头一个，切了盖，剜中心作一窍，入连末在内，复以盖遮住，竹签签定，慢火内煨熟，取出候冷，以菜头中水滴入眼中。若赤眼久而不愈，用诸眼药无效者，早起以苏子降气汤下黑锡丹，日中以酒调黑神散，临睡以消风散下三黄丸。此数药，不独治久赤，诸眼疾皆治之。海藏云：目赤暴作云翳，痛不可忍，宜四物龙胆汤。眼赤暴发肿，散热饮子、泻青丸。肝藏实热，眼赤疼痛，竹叶汤、龙胆饮、决明子汤、麦门冬汤、泻肝散、羊肝丸。服寒凉药太过，目赤而不痛，内服助阳和血补气汤，外用碧天丸洗之。目赤肿，足寒者，必用时时温洗其足，并详赤脉处属何经，灸三里、临泣、昆仑等穴，立愈。赤眼痒痛，煎枸杞汁服。治暴赤眼，古铜钱刮净姜上，取汁于钱唇，点目热泪出，随点随愈。有疮者不可用。或削附子赤皮末，加蚕屎著眦中。或《本事》针头丸，皆治阴病目赤。九节黄连、秦皮粗末，加滑石煎汤洗，或用艾烧烟，以碗盖之，候烟上煤，取下，入黄连，以温水调洗，及前煨菜汁方，皆治阳病目赤。

瘀血灌睛证　为病最毒，若人偏执己见，不用开镰者，其目必坏。初起不过红赤，次后紫胀，及后则白珠皆胀起，甚则胀为形如虾座。盖其病乃血灌睛中，瘀塞不通，在脾则肿胀如杯、椒疮之患。在珠则白轮涌起、凝脂翳、黄膜上冲、痕糁成窟，花翳白陷、鹘眼凝睛等恶证出也。失治者，必有青黄牒出糁凸之祸。凡见白珠赤紫，脾肿，虬

筋紫胀，傅点不退，必有瘀滞在内，可翻睥内视之。若睥内色晕泛浮椒疮或粟疮者，皆用导之之法则吉。不然，将有变证生焉。宜服宣明丸、分珠散、麦门冬汤、通血丸，及膝归糖煎散等剂。

血灌瞳神证　谓视瞳神不见其黑莹，但见其一 鲜红，甚则紫浊色也。病至此，亦甚危，且急矣。初 一二日尚可救，迟则救亦不愈。不但不愈，恐其人亦不久。盖肾之真一有伤，胆中精汁皆损，故一点元阳神气灵光，见其血之英色，而显于肾部，十患九不治者。今人但见瘀血灌睛，便呼为血灌瞳神谬矣。

色似胭脂证　不论上下左右，但见一片或一点红血，俨似胭脂抹者是也。此血不循经络而来，偶然客游肺膜之内，滞成此患。若欲速愈者，略略于相近处睥内开导治之，或就于所滞之处开之亦好。若畏开者，内外夹治亦退，只是稍迟。独于内治亦退，其效尤迟。亦有寡欲慎火者，不治自愈。若犯禁而变，则瘀滞转甚，因而感激风热者，他证生焉。

赤脉贯睛证　或一赤脉，或二三赤脉，不论粗细多少，但在这边气轮上起，贯到风轮，经过瞳外，接连那边气轮者，最不易治，且难退而易来。细者稍轻，粗者尤重。从上下者重，从下上者稍轻。贯过者有变证，丝粗及有傍丝虬乱者有变证。凡各障外有此等脉窠者，虽在易退之证，亦退迟也。贯虽未连，而侵入风轮，或一半，或三分之二、之一，皆不易退，盖得生气之故也。此证专言脉已挂侵风轮之重，非比赤丝乱脉止在气轮之轻者。今人但见丝脉，便呼为赤脉贯睛，非也。夫丝脉在风轮、气轮上下粗细连断为病，各有缓急常变不同，既不能明其证，又何能施疗乎？

赤丝乱脉证　谓气轮有丝脉赤乱，久久常如是者。然害各不同。或因目痛火虽退，不守禁戒，致血滞子络而赤者。或因冒风沙烟瘴，亲火向热，郁气劳心，恣酒嗜燥，竭视劳瞻而致，有所郁滞而赤者。有痛不痛，有泪无泪，有羞明不羞明，为病不等。盖病生在气轮白珠上，有丝脉纵横，或稀密粗细不等，但常常如是，久而不愈者也。非若天行客风等证之暴壅赤脉贯睛之难恶者比。若只赤乱，或昏昧涩紧不爽，或有微微泪湿者轻，因而犹戒者变重。若脉多赤乱，兼以枯涩而紧痛，泪湿而烂肿者重。验之当以大脉为主，从何部分而来，或穿连某位，即别其所患在何经络，或传或变，自病合病等证，分其生克承制，然后因其证而投其经以治之。治外者，细脉易退，大脉虬紫者退迟。虽点细而脉大者，必须耐久去尽方已，庶无再来之患。不然，他日犯禁，其病复发，若有别证，火亦循此而至。凡丝脉沿到风轮上者，病尤重而能变。若因其滞而日积累月 ，一旦触发，脉紫胀及睥肿者，用开导之。凡见丝脉虬紫，内服外点，点时细缩，不点即胀，久久亦然，及因而激动滞病变者，珠虽不紫，睥虽不肿，亦有积滞在内深处，乃积滞尚轻，而在络中幽深之所，故未胀出耳。揭开上睥深处看之，其内必有不平之色在焉。因其滞而量其轻重，略略导之，不可过，过则有伤真血，水亏胥涩，目力昏弱之患。

附目珠俱青证　乃目之白珠变青蓝色也。病在至急。盖气轮本白，被郁邪蒸逼，走散珠中，胥汁游出在气轮之内，故色变青蓝，瞳神必有大小之患。失治者，瞳神损而为终身瘸疾矣。然当各因其病而治其本。如头风者，风邪也。伤寒、疟疾、痰火热邪也。因毒者，毒气所攻也。余仿此。

目 肿 胀

风眼肿，用枸杞白皮、鸡子白皮等分，研令极细，每日三次吹鼻内。肝经实热眼赤肿痛，麦门冬汤、泻肝散、龙胆饮。风热上攻，目赤肿痛，金丝膏、琥珀煎、涤风散。白睛肿胀痛，大黄丸、桑白皮散、洗眼青皮汤、玄参丸、泻肺汤、朱砂煎。

肿胀如杯证　谓目赤痛、睥胀如杯覆也。是邪在木火之有余。盖木克土，火生土，今肝邪实而传睥土，土受木克，而火不能生，火邪反乘虚而为炎燥之病，其珠必疼尤

重，而睥亦急硬。若暴风客热作肿者，必热泪多而珠疼稍缓。然风热自外客感易退，治亦易愈。若木火内自攻击，则病亦退迟。重则疼滞闭塞，血灌睛中而变证不测矣。须用开导之法，轻则敷治而退，重则必须开导，此大意也。若敷治不退，及退而复来，并开导不消，消而复发，痛连头脑而肿愈高，睥愈实者，此风热欲成毒之候也。

形如虾座证　因瘀滞已甚，血胀无所从出，遂致壅起，气轮状如虾座，甚则吐出睥外者，病尤急。非比鱼胞气分之可缓者。瘀血灌睛证与此证病虽一种，灌睛则概言而未至于极，此则极矣。有半边胀起者，有通珠俱被胀起盖定乌珠者，又有大眦内近鼻梁处胀出一片，如皮如肉状似袋者，乃血胀从额前中落来，故胀起了大眦里白上宽皮也，不可割，为血英在此处，误割者为漏为瞎，不可不辨认仔细。只用开导，血渐去而皮渐缩。小眦胀出如袋者，亦然。其病，大意是血气两盛之患，宜以开导为先，次看余证，从而治之。在肺部最重，久则移传于肝，而风轮有害也。

状如鱼胞证　气轮努胀，不紫不赤，或水红，或白色，状如鱼胞。乃气分之证，金火相搏所致。不用 剃 导，唯以清凉则自消复。若有微红及赤脉者，略略于上睥开之，不可过，此亦是通气之说，虽不通亦可。若头痛泪热及内燥而赤脉多者，防有变证，宜早导之，庶无后患。

鹘眼凝睛证　有项强头疼，面脸赤燥之患，其状目如火赤，绽大胀于睥间，不能敛运转动，若庙塑凶神之目，犹鹘鸟之珠赤而绽凝者。凝，定也。乃三焦关格阳邪实盛亢极之害。风热壅阻，诸络涩滞，目欲爆出矣。大宜于内迎香、太阳、两睥、上星等处要隘之所，并举而劫治之。

因风成毒证　初发时，乃头风湿热、瘀血灌睛、睑[15]硬睛疼等病，失于早治，虽治不得其法，遂致邪盛搏夹成毒，睥与珠通行胀出，如拳似碗，连珠带脑痛不可当，先从乌珠烂起，后烂气轮，有烂沿上下睑并脑及颧上肉尽空而死。若饮食少，脾泄脏结者，死尤速。若能饮食而脏调者，死迟。人至中年患此者，百无一二可生。若患头疼肿胀珠凸等证，治退处处发，再治再发，痛胀如前者，即成此患。若已成者，虽治之胀少退，痛少止，决又发，发时再治，至于数四，终当一发不复退矣。既成此证，必无可生之理。未成者，十分用心调摄，疗治得宜，犹有可生。凡目病但见头脑痛甚，珠及睥胀而瘀努硬紧，虽敷 剃 亦不软，总开时略软，少顷如故者，皆此病来也。宜向内寻其源而救之，庶无噬脐之悔。

旋胪泛起证　气轮自平，水轮自明，唯风轮高泛起也。或只半边泛起者，亦因半边火来之故。乃肝气独盛，胆液滞而木道涩，火郁风轮，故随火胀起。或在下，或在上，或在两傍，各随其火之所来，从上胀者多。非比旋胪尖起已成证而俱凸起顶尖不可医者，乃止言风轮胀起者耳。

旋螺尖起证　乃气轮以里乌珠，大概高而绽起，如螺师之形圆而尾尖，视乌珠亦圆绽而中尖高，故曰旋螺尖起。因亢滞之害，五气壅塞，故胀起乌珠。在肝独盛，内必有瘀血，初起可以平治。失于内平之法，则瘀虽退而气定膏凝，不复平矣。病甚膏伤者，珠外亦有病，如横翳玉翳水晶沉滑等证在焉。盖初起时本珠欲凸之候，因服寒凉之剂救止，但失于戕伐木气，故血虽退而络凝气定，不复平也。

神珠目胀证　目珠胀也，有内外轻重不同。若轻则自觉目内胀急不爽，治亦易退。重则自觉胀痛甚，甚则人视其珠，亦觉渐渐胀起者，病亦发见于外已甚。大凡目珠觉胀急而不赤者，火尚微，在气分之间。痛者重，重则变赤，痛胀急重者，有瘀塞之患。疼滞甚而胀急，珠觉起者，防鹘眼之祸。若目不赤，止觉目中或胀或不胀，时作有止不一者，为火无定位，游客无常之故。有风邪湿热气胜怫郁者，皆有自胀之患，但经血部至于痛者，皆重而有变矣。

珠突出眶证　乌珠忽然突出眶也。与鹘眼证因滞而慢慢胀出者不同。其故不一，有

因真元将散，精华衰败，致络脉俱损，痒极揩擦而出者，其人不久必死。有酒醉怒甚者及呕吐极而阐出者，有因患火证热盛而关格亢极而胀出者，有因怒甚吼喊而净出者，此皆因水液衰少，精血耗损，故脉络涩脆，气盛极火无所从出，出而窍涩，泄之不及，故涌胀而出。亦有因打扑而出者。凡出虽离两睑而脉皮未断者，乘热捺入，虽入脉络损动，终是光损。若突出阁在睑中而含者，易入，光不损。若离睑脉络皮俱断出者，虽华佗复生，不能救矣。

目　痒

因风而痒者，驱风一字散。因火而痒者，于赤痛门求降火之剂。因血虚而痒者，四物汤。

痒若虫行证　非若常时小痒之轻，乃如虫行而痒不可忍也。为病不一，须验目上有无形证，决其病之进退，至如有障无障皆有痒极之患，病源非一。有风邪之痒，有血虚气动之痒，有虚火入络，邪气行动之痒，有邪退火息，气血得行，脉络通畅而痒。大凡有病之目，常时又不医治而自作痒者，痒一番则病重一番。若医治后而作痒，病必去速。若痒极难当，时时频作，目觉低陷者，命亦不久。有极痒而目脱者，死期至矣。痒而泪多者，血虚夹火。大抵痛属实，痒属虚，虽有火，亦是邪火乘虚而入，非其本病也。

外　障

在睛外遮暗。《内经》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按此论表里之翳明矣。用以治病，如鼓应桴也。凡赤脉翳初从上而下者，属太阳。以太阳主表，其病必连眉棱骨痛，或脑顶痛，或半边头肿痛是也。治法宜温之散之。温则腊茶、盐川附等分，煎服立愈。薛立斋尝以此证用川附一钱作一服，随愈。一方，附子半两，芽茶一大撮，白芷一钱，细辛、川芎、防风、羌活、荆芥各半钱，煎服神效。散则《简要》夏枯草散（必与退云丸相兼服）、东垣选奇汤、羌活除翳汤之类是也。赤脉翳初从下而上者，或从内眦出外者，皆属阳明。以阳明主里，其证多热，或便实是也。治法宜下之寒之。下则局方流气饮、钱氏泻青丸、局方温白丸。加黄连、黄柏之类，累用累验。寒则一味黄连羊肝丸之类是也（娄全善云：妻侄女形肥，并年时得目疾，每一月或二月一发，发时红肿涩难开，如此者三年，服除风散热等剂及寻常眼药，则左目反有顽翳，从锐此来遮瞳神，右目亦有翳从下而上。经云：从外走内者，少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予谓此少阳阳明二经有积滞也。脉短滑而实，晨则似短[18]。洁古云：短为有积滞遏抑藏府，宜下之。遂用温白丸减川芎、附子三之二，多加龙胆、黄连。如东垣五积法，从二丸每日加一丸，加至大利，然后减丸。又从二丸加起，忽一日于利下，下黑块血若干如墨，大而硬坚，从此渐觉痊而翳尽去矣）。赤脉翳初从外眦入内者，为少阳。以少阳主半表半里，治法宜和解之。神仙退云丸、羌活退翳汤、消翳散之类是也。翳膜者，风热重则有之，或斑入眼，此肝气盛而发在表也。翳膜已生，在表明矣，宜发散而去之。若反疏利，则邪气内搐，为翳益深。邪气未定，谓之热翳而浮。邪气已定，谓之冰翳而沉。邪气牢而深者，谓之陷翳。当以炊发之物，使其邪气再动，翳膜乃浮，佐之以退翳之药，而能自去也。病久者不能速效，宜以岁月除之。新翳所生表散方，东垣羌活除翳汤。有热者，退云丸之类。炊发陷翳，《保命集》羚羊角散之类，用之在人消息，若阴虚有热者，兼服神仙退云丸。东垣云：阳不胜其阴，乃阴盛阳虚，则九窍不通，令青白翳见于大眦。乃足太阳、少阴经中郁遏，足厥阴肝经气不得上通于目，故青白翳内阻也。当于太阳、少阴经中九原之下，以益肝中阳气冲天上行，此当先补其阳，后于足太阳、少阴标中，泻足厥阴肝经阴火，乃次治也。《内经》曰：阴盛阳虚，则当先补其阳，后泻其阴，此治法是也。每日清晨以腹中无宿食服补阳汤，食远服升阳泄阴丸，临卧服连柏益阴丸。若

天色变，大寒大风，并大劳役，预日饮食不调，精神不足，或气弱，俱不得服。候体气和平，天气如常服之。先补其阳，使阳气上升，通于肝经之末，利空窍于眼目矣。魏邦彦夫人目翳暴生，从下而起，其色绿，肿痛不可忍。先师曰：翳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是也。绿非五方之正色，殆肺肾合为病邪，乃就画家以墨、腻粉合成色，谛视之，与翳同色，肺肾为病无疑矣。乃泻肺肾之邪，而入阳明之药为之使，既效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翳色各异，乃以意消息之。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从之。此必经络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视所不调者治之，病遂不作。翳除尽，至其年月日期复发者，或间一月，或二月一发，皆为积治。如脉滑者，宜温白丸，加黄连、草龙胆，如东垣五积法服之。倪仲贤论风热不制之病曰：翳如云雾，翳如丝缕，翳如秤星。翳如秤星者，或一点或三四点，而至数十点。翳如螺盖者，为病久不去，治不如法，至极而致也。为服寒凉过多，脾胃受伤，生意不能上升，渐而致也。然必要明经络，庶能应手。翳凡自内眦而出，为手太阳、足太阳受邪，治在小肠、膀胱经，加蔓荆子、苍术，羌活胜风汤主之。自锐此客主人而入者，为足少阳、手少阳、手太阳受邪，治在胆与三焦、小肠经，加龙胆草、藁本，少加人参，羌活胜风汤主之。自目系而下者，为足厥阴、手少阴受邪，治在肝经、心经，加黄连，倍加柴胡，羌活胜风汤主之。自抵过而上者，为手太阳受邪，治在小肠经，加木通、五味子，羌活胜风汤主之。热甚者，兼用治淫热之药，搐鼻碧云散，俱治已上之证，大抵如开锅法，搐之随效，然力少而锐，宜不时用之以聚其力。虽然始者易而久者难，渐复而又复可也。急于复者则不治。今世翳用磨翳药者有之，用手法揭翳者有之。噫！翳犹疮也，奚斯愈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论奇经客邪之病曰：人之有五藏者，犹天地之有五岳也。六府者，犹天地之有四渎也。奇经者，犹四渎之外，别有江河也。奇经客邪，非十二经之治也。十二经之外，别有治奇经之法也。《缪刺论》曰：邪客于足阳跷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启玄子王冰注曰：以其脉起于足，上行至头，而属目内眦，故病令人目痛从眦始也。《针经》曰：阴跷脉入鬲，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而上行，故阳跷受邪者，内眦即赤，生脉如缕，缕根生于肉，瘀肉生黄赤脂，脂横侵黑睛，渐蚀神水，此阳跷为病之次第也。或兼锐眦而病者，以其合于太阳故也。锐眦者，手太阳小肠之脉也。锐眦之病必轻于内眦者，盖枝蔓所传者少，而正受者必多也。俗呼为攀睛，即其病也。还阴救苦汤主之，拨云退翳丸主之，栀子胜奇散主之，万应蝉花散主之，磨障灵光膏主之，消翳复明膏主之，朴硝黄连芦甘石泡散主之。病多药不能及者，宜治以手法，先用冷水洗，如针内障眼法，以左手按定，勿令得动移，略施小眉刀尖，剔去脂肉，复以冷水洗净，仍将前药饵之，此治奇经客邪之法也，故并置其经络病始。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见目痛条）。内急外弛之病（见倒睫拳毛）。

黄膜上冲证　在风轮下际坎位间，神膏之内，有翳生而色黄，如年少人指甲内际白岩相似，与凝脂翳同一气脉，但凝脂翳在轮外生，点药可去者，此则在膏，内热蒸起，点药所不能除。若漫及瞳神，其珠必损，不可误认为涌波可缓者之证，此是经络阻塞极甚，三焦关格，火土邪之盛实者，故大便秘小便涩而热蒸，从膏内作脓溃起之祸也。失治者，目有糜凸之患（通脾泻胃汤、神消散、皂角丸、犀角饮选用）。

赤膜下垂证　初起甚薄，次后甚大，大者病急，其患有障色赤，多赤脉贯白轮而下也。乌珠上半边近白际起障一片，仍有赤丝牵绊，障大丝粗，赤甚泪涩，珠疼头痛者，病急而有变。丝细少色微赤，珠不疼头不痛者，缓而未变。亦有珠虽不疼，头亦不痛，若无他证；或只涩赤而生薄障，障上仍有细丝牵绊；或于障边丝下，仍起星数点，此星亦是凝脂之微病也。此等皆是火在内滞之患，其病尚轻，治亦当善。盖无形之火潜入膏内，故作是疾，非比有形血热之重也。若障上有丝，及星生于丝稍，皆是退迟之病，为接得丝脉中生气，故易生而难退。虽然退迟，翳薄丝细，赤不甚者，只

用善逐之足矣。甚者，不得已而开导之。大抵白珠上半边有赤脉生起，垂下到乌珠者，不论多寡，但有疼痛虬赤，便是凶证来了。总是丝少赤微，但从上而落者，退亦迟，治当耐久。若贯过瞳神者，不问粗细联断，皆退迟。此证是湿热在脑，幽隐之火深潜在络，故有此脉之赤，四围虽无瘀血，其深处亦有积滞，缘滞尚深而火尚伏，故未甚耳。一旦触发，则其患迸发，疾亦盛矣。内无涩滞，外无此病，轻者消散，重者开导，此定法也（内服炙肝散，外用紫金膏贴之。次服通肝散、神消散、皂角丸）。

凝脂翳　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风轮上有点，初起如星，色白中有糁，如针刺伤后渐长大变为黄色，糁亦渐大为窟者。有初起如星，色白无糁，后渐大而变色黄，始变出糁者。有初起便带鹅黄色，或有糁，或无糁，后渐渐变大者。或初起便成一片，如障大而厚，色白而嫩，或色淡黄，或有糁，或无糁而变者。或有障，又于障内变出一块如黄脂者。或先有痕糁后变出凝脂一片者。所变不一，祸则一端。大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此证也。初起时微小，次后渐大，甚则为窟、为漏、为蟹睛，内溃精膏，外为枯凸。或气极有声，爆出稠水而破者，此皆郁遏之极，蒸烁肝胆二络，清气受伤，是以蔓及神膏溃坏，虽迟不过旬日，损及瞳神。若四围见有瘀滞者，因血阻道路，清汁不得升运之故。若四围不见瘀赤之甚者，其内络深处，必有阻滞之故。凡见此证，当作急晓夜医治，若迟待长大蔽满乌珠，虽救得珠完，亦带病矣。去后珠上必有白障如鱼鳞外圆翳等状，终身不能脱。若结在当中，则视昏眇。凡目病有此证起，但是头疼珠痛，二便燥涩，即是急之极甚。若二便通畅，祸亦稍缓。有一于斯，犹为可畏。

花翳白陷证　因火烁络内，膏液蒸伤，凝脂从四围起而漫神珠，故风轮皆白或微黄，视之与混障相似而嫩者。大法其病白轮之际，四围生漫而来，渐渐厚阔，中间尚青未满者，瞳神尚见，只是四围高了，中间低了些，此金克木之祸也。或有就于脂内下边起一片黄膜，此二证夹攻尤急。亦有上下生起，名顺逆障，内变为此证者。此火土郁遏之祸也。亦有不从沿际起，只自凝脂翳色黄或不黄，初小后大，其细条如翳，或细颗如星，这边起一个，那边起一个，四散生将起来，后才长大牵连混合而害目，此木火祸也。以上三者，必有所滞治当寻其源，浚其流。轻则清凉之，重则开导之。若病漫及瞳神，不甚厚重者，速救亦有挽回之理，但终不得如旧之好。凡疾已甚，虽瞳神隐隐在内，亦不能救其无疾，止可救其糁凸而已（知母饮子、桑白皮汤）。

蟹睛证　谓真睛膏损，凝脂翳破坏风轮，神膏绽出黑颗，小则如蟹睛，大则如黑豆，甚则损及瞳神，内视瞳神亦如杏仁、枣核状者，极甚则细小无了者，至极则青黄牒出眷。此证与黑翳如珠状类，而治大不同。夫黑翳如珠，源从膏内生起，非若此因破而出，故大不同。然有虚实二证，虚者软而不疼，来迟去速。实者坚而多痛，来速去迟。其视有二，其治则一。虽有妙手，难免瘢瘭之患。

斑脂翳证　其色白中带黑，或带青，或焦黄，或微红，或有细细赤脉绊罩，有丝绊者，则有病发之患。以不发病者论，大略多者粉青色，结在风轮边傍，大则掩及瞳神，掩及瞳神者，目亦减光，虽有神手，不能除去。治者但可定其不垂不发，亦须内外夹治，得气血定久，瘢结牢固，庶不再发。若治欠固，或即纵犯，则斑迹发出细细水泡，时起时隐，甚则发出大泡，起而不隐，又甚则于本处作痛，或随丝生障，或蟹睛再出矣。其病是蟹睛收回，结疤于风轮之侧，非若玛瑙内伤，因内伤气血，结于外生之证，犹有可消之理，故治亦不同耳。

黄油证　生于气轮，状如脂而淡黄浮嫩，乃金受土之湿热也。不肿不疼，目亦不昏，故人不求治，无他患、至老只如此，略有目疾发作，其证则为他病之端矣。揭开上睑，目上边气轮上有黄油者，是湿热从脑而下，目必有病，又非两傍可缓之比，或有头风之患，然此病为患又缓，治亦容易。但不治者，恐贻后患，故宜预自保重而去

之。疬风目上有此者又重，与常人不同。

状如悬胆证　有翳从上而下，贯及瞳神，色青或斑，上尖下大，薄而圆长，状如胆悬，以此得名。盖脑有瘀热，肝胆膏汁有损，变证急来之候，宜作紧医治。若眼带细细赤脉紫胀而来者尤急，头疼者尤恶。内必有滞，急向四围寻其滞而通之，庶免损坏之患。

玉粒分经　此证或生于脾，或生于气轮。生于气轮者，金火亢承之证，燥热为重。生于脾者，湿热为重，由土之燥滞。其形圆小而颗坚，淡黄色或白肉色，当辨其所生部分而治之，故曰玉粒分经。初起不疼，治亦易退，亦有轻而自愈者。若恣酒色，嗜辛热火毒，多怒忿躁急之人，及久而不治，因而积久者，则变大，大而坚，坚而疼，或变大而低溃，色白或淡黄，如烂疮相似者，证尚轻。若复不知禁忌，且犯戒者，则烂深。烂深复至于不戒不治者，则变为漏矣。不可误认为粟疮。

银星独见　乌珠上有星，独自生也。若连萃而相生相聚者，不是星。盖星不能大，大而变者亦不是。有虚实自退不退之证。虚实者，非指人之气血而言，乃指络间之火而言。若络间之虚火客游，因而郁滞于风轮，结为星者，其火无源，不得久滞，火退气散膏清而星自消。若火有源而来，气实壅滞于络者，则水不清，故星结不散，其色白圆而颗小浮嫩者，易退易治。沉涩坚滑者，宜作急治之，恐滞久气定，治虽退而有迹，为冰瑕矣。夫星者，犹天之有星，由二气而结，其大小亦由积受盛衰之所致，无长大之理。故人之患星，亦由火在阴分。故为星，星亦不能大。若能大者，此必是各障初起也。障犹云，云随天地之气而聚散，障因人之激戒而消长。即如凝脂一证，初起白颗小而圆嫩，俨然一星，不出一二日间，渐渐长大，因而触犯，遂致损目。若误认为星，则谬于千里矣。亦有凝脂虽成，因无根客火郁在膏中，作此一点，无所触犯，善于护养，水清而退者，便谓是星退，医者亦谓是星退，遂误认为星，终身执泥不改者，误人多矣。每见世人用愚夫蠢妇执草抢丝，朝灯对日，呪咀诡魇，谓之结眼，间有凝脂、水晶、银星，虚火聚开翳障等证，偶然而退，遂以为功，骇羡相传，眇医弃药，智者尚蒙其害，况愚人乎？夫人之目，因气血不能清顺，是故壅滞而生病焉。调养缄护，尚恐无及，乃反劳挣强，视搏此阳光，即无病之目，精强力盛者，且不能与之敌，而况病目，能无损乎？虽幸自病退者，光亦渺茫难醒。大凡见珠上有星一二颗，散而各自生，过一二日看之不大者方是。若七日而退者，火数尽之故。若连萃贯串相生及能大者，皆非星也。又有一等愚人，看各色障翳，亦呼为星者，抑又谬之甚矣！

聚开障证　谓障或圆或缺，或厚或薄，或如云似月，或数点如星，痛则见之，不痛则隐，聚散不一，来去无时，或月数发，或年数发。乃脑有湿热之故。痰火人患者多。久而不治，方始生定。因而触犯者，有变证，生成不退。各随所发形证而验之（镇心丸、退血散、连翘散、磨睛膏、美玉散）。

聚星障证　乌珠上有细颗，或白色，或微黄。微黄者急而变重。或联缀，或团聚，或散漫，或一同生起，或先后逐渐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六七八十数余，如此生起者。初起者易治，生定者退迟。能大者有变。团聚生大而作一块者，有凝脂之变。联缀四散，傍风轮白际而起，变大而接连者，花翳白陷也。若兼赤脉爬绊者，退迟。若星翳生于丝尽头者，亦退迟进速且有变，盖接得脉络生气之故。此证大抵多由痰火之患能保养者庶几，斫丧犯戒者，变证生焉（羚羊角散）。

垂帘障证　生于风轮，从上边而下，不论厚薄，但在外色白者方是。若红赤，乃变证，非本病也。有初起水膏不清而便成此者，有起先赤色，火退后膏涩结为此，因其自上而下，如帘之垂，故得此名。有证数般相似，缓急不同，治亦各异，不可误认混呼而误人。一努肉初生，亦在风轮上边起，但色如肉，且横厚不同。一偃月侵睛，亦在上边起，是气轮膜内垂下，白色而薄，与此在外有形者不同。一赤膜下垂，因瘀滞

火实之急者不同。此则只是白障漫漫生下来，而为混障者，间有红，亦是略略微红而已。因其触犯，搏动其火，方有变证。其病从上而下，本当言顺，何以逆称，盖指火而言，火本炎上，今反下垂，是其逆矣（羌活除翳汤）。

涌波翳证　障从轮外自下而上，故曰涌波。非黄膜上从内向上之急甚者可比。白者缓而不变，赤者急而有变，亦有激犯变发他证者，就于此障之内，变出黄膜。治宜先去上冲，后治此证，则万无一失矣（流气饮）。

逆顺障证　色赤而障，及丝脉赤乱，纵横上下，两边生来，若是色白而不变者，乃是治后凝定，非本证生来如是，治亦不同。若色浮嫩能大，或微黄色者，又不是此证，乃花翳白陷也。凡见风轮际处，由白珠而来无数粗细不等赤脉，周围圈圆侵入黑睛，黑睛上障起昏涩者，即此证。必有瘀滞在内。盖滞于左，则从左而来，滞于右，则从右而来，诸络皆有所滞四围而来。睑虽不赤肿，珠虽不胀痛，亦有瘀滞于内，不可轻视。若伤于膏水，则有翳嫩白，大而变为花翳白陷。若燥涩甚者，则下起一片变为黄膜上冲之证。若头疼珠痛胀急者，病又重而急矣（消翳散）。

阴阳翳证　乌珠上生二翳，俱白色，一中虚，一中实，两翳联串如阴阳之图。若白中略带焦黄色，或纯白而光滑沉涩者，皆不能去尽。若有细细赤丝绊者，退尤迟。大抵此证，非心坚耐久，不能得其效也（羌活退翳散）。

玛瑙内伤证　其障薄而不厚，圆斜不等，其色昏白而带焦黄，或带微微红色，但如玛瑙之杂者。是虽生在轮外，实是内伤肝胆，真气清液受伤，结成此翳，最不能治尽。或先有重病，退后结成者，久久耐心医治，方得减薄，若要除净，须华佗更生可也。

连珠外翳证　与聚星似是而非。盖聚星在可治之时，而色亦不同，此则凝定之证，形色沉滑坚涩等状。虽有妙手久治，亦难免迹滞，如冰瑕之患也。

剑脊翳证　亦名横翳。色白，或如糙米色者，或带微微焦黄色者，但状如剑脊，中间略高，两边薄些，横于风轮之外者，即此证也。厚薄不等，厚者虽露上下风轮，而瞳神被掩，视亦不见。薄者瞳神终是被掩，视亦昏眊，较之重者稍明耳。纵色嫩根浮者，亦有瘢痕。若滑涩根深沉者，虽有妙手坚心，止可减半。若微微红丝罩绊者，尤为难退易来。以上不论厚薄，非需之岁月，必无功耳（七宝汤、皂角丸、生熟地黄丸）。

冰瑕翳证　薄薄隐隐，或片或点，生于风轮之上，其色光白而甚薄，如冰上之瑕。若在瞳神傍则者，视亦不碍光华。若掩及瞳神者，人看其病不觉，自视昏眊渺茫。其状类外圆翳，但甚薄而不圆。又似白障之始，但经久而不长大。凡风轮有痕糊者，点服不久，不曾补得水清膏足，及凝脂、聚星等证初发，点服不曾去得尽绝，并点片脑过多，障迹反去不得尽，而金气水液凝滞者，皆为此证。大抵虽治不能速去，纵新患者，必用坚守确攻，久而方退。若滑涩沉深及患久者，虽极治亦难尽去。

圆翳外障证　薄而且圆，其色白，大小不等，厚薄不同。薄者最多，间有厚者，亦非堆积之厚，比薄者稍厚耳。十有九掩瞳神，亦名遮睛障。病最难治，为光滑深沉之故。有阴阳二证之别。阳者，明处看则不甚鲜白，暗处看则明亮而大。阴者，暗处看则昏浅，明处看则明大。然虽阴阳验病之别，而治法则同。虽坚心久治，亦难免终身之患。

水晶障证　色白如水晶，清莹见内，但高厚满珠，看虽易治，得效最迟。盖虽清而滑，根深气结故也。乃初起膏伤时，内服寒凉太过，外点冰片太多，致精液凝滞，结为此病。非比白混障之浮嫩可治者，当识别之，庶无舛误。其名有三，曰水晶、曰玉翳浮睛、曰冰轮。如冰冻之坚。若傍斜细看，则白透睛瞳内，阴处与日中看，其形一同。治虽略减，难免终身之患。

鱼鳞障证　色虽白涩而不光亮，状带欹斜，故号鱼鳞。乃气结膏凝不能除绝者。如凝脂翳损及大片，病已甚，不得已大用寒凉，及冰片多点者，往往结为此也。

马蝗积证　与努肉大同小异。盖杀伐内外药治皆同，但努肉有用割而治愈，故曰小异也。亦有是努肉先起，后变为重，其状两头尖薄，中间高厚，肉红色，若马蝗状横卧于中，四匝有薄薄肉油，紫赤筋脉围绕。乃血分之病，久久方成，最不易治，且难去而易来，风疾人每多患此。治之必先用钩割失去五六，方用杀伐之药则有功。不割则药力不敌病势，徒费其力。然割须用烙其根处，不尔则朝去暮生，枉受痛楚。多则有激邪之祸，变证出焉。外虽劫治，内须平治，不然外虽平而内必发，徒劳无功。此状乃横条，非若努攀漫积之谓也。

努肉证　多起上轮，有障如肉，或如黄油，至后渐渐厚而长积赤瘀，努起如肉，或赤如朱。凡性燥暴悖，恣嗜辛热之人，患此者多。久则漫珠积肉，视亦不见。治宜杀伐，久久自愈。积而无瘀甚恶证及珠尚露者，皆不必用钩割之治。一云努肉攀睛，或先赤烂多年，肝经为风所冲而成。或用力作劳，有伤肝气而得，或痒或痛，自两眦头努出，心气不宁，忧虑不已，遂乃攀睛，或起筋膜。宜服洗刀散，及二黄散、定心丸。

肺瘀证　由眦而起，贯过气轮，如皮似筋，横带至于风轮，光亦不损，甚则掩及瞳神，方碍瞻视，大抵十之八九，皆由大眦而起。有赤白二证。赤者血分，白者气分，其原在心肺二经，初起如薄薄黄脂，或赤脉数条，后渐渐大而厚，赤者少，白者多，虽赤者亦是白者所致，盖先有白而不忌火毒辛热，故伤血而赤，非血分之本病也。治赤虽退，其质不退，必须杀伐，杀伐之治，虽不见形势之恶，久而且痛，功亦迟缓。不若一割即去，烙之免其再发。大抵眼科钩割一法，唯此患最为得效。

鸡冠蚬肉　二证形色相类，经络相同，治亦一法。故总而言之，非二病同生之谓也。其状色紫如肉，形类鸡冠、蚬肉者即是。多生睥眦之间，然后害及气轮而遮掩于目。治者须用割治七八，后用杀伐，不然药徒费功。若割亦用烙定方好。其目大眦内有红肉一块，如鸡冠、蚬肉者，乃心经血部之英华。若误割者，轻则损目，重则丧命。慎之（抽风汤、决明散）。

鱼子石榴　二证经络同，治法亦同。故总而言之，亦非二病同生。鱼子障非聚星之比，又非玉粒之比，其状生肉一片，外面累累颗颗丛生于目，或淡红色，或淡黄色，或肉色。石榴状如榴子绽露于房，其病红肉颗，或四或六或八，四角生来，障满神珠，视亦不见。已上二障，俱是血部瘀实之病，目疾恶证。治用割，割后见三光者，方可伐治。三光瞑黑者，内必瞳神有损，不必治也。

轮上一颗如赤豆证　气轮有赤脉灌注，直落风轮，风轮上有颗积起色红，初如赤小豆，次后积大，专为内有瘀血之故。急宜开导，血渐通，颗亦渐消，病到此十有九损。若白珠上独自有颗鲜红者，亦是瘀滞。上下无丝脉接贯者，只用点服自消。若有贯接者，必络中有血灌来，宜向所来之处寻看，量其轻重而导之。若白轮有红颗而胀急涩痛者，有变。而急痛连内而根深接内者，火疳也，又非此比。若白珠虽有红颗而珠不疼，虽疼不甚者病轻，治亦易退，善消可矣。

睛中一点似银星证　白点一颗，如星光滑，当睛中盖定，虽久不大不小，傍视瞳神在内，只是小些，其视光华亦损。乃目痛时不忌房事，及服渗泄下焦寒凉之药过多，火虽退而肾络气滞膏凝，结为此病。虽服不退，点亦不除，终身之患也。

五花障证　生于神珠之上，斑斑杂杂，盖五藏经络间之气俱伤，结为此疾。其色或白，或糙米色，或肉色中带焦黄微红蓝碧等色，斑烂驳杂不一。若中有一点黑色者，乃肾络气见，虽治不能尽去。此状与斑脂翳、玛瑙内伤形略相似。斑脂翳，乃破而结成瘢痕不能去者。玛瑙内伤，乃小而薄未掩瞳神之轻者。此则高厚显大，生在膏外可退，故不同耳。

混障证　谓漫珠皆一色之障也。患之者最多，有赤白二证。赤者易治于白者，赤者怕赤脉外爬，白者畏光滑如苔，有此二样牵带者，必难退而易发。若先因别证而成混障，则障去而原病见矣。若无别证，到底只是一色者。若混障因而犯禁触发者，则变证出，先治变证，后治本病。一云混睛证，白睛先赤而后痒痛，迎风有泪，闭涩难开，或时无事，不久亦发，年深则睛变成碧色，满目如凝脂赤路，如横赤丝，此毒风积热。宜服地黄散。外点七宝膏。

惊振外障证　目被物撞触而结为外障也。与伤在睛上急者不同。初撞目时，亦有珠疼涩胀之苦，为其伤轻而瘀自潜消，故痛虽止而不戒禁，有所触其火，致水不清，气滞络涩而生外障。有撞虽轻反不知害，有所触犯，遂为外障者。有撞重不戒，反触而变为凶疾者。凡外障结而珠疼头痛及肿胀者，皆是恶证，防变。急宜治之（治见为物所伤条）。

黑翳如珠证　非蟹睛、木疳之比。木疳是大者，生则瞳损不可治。此则至大方损珠，后损瞳神也。又非蟹睛因破流出之比，此肝气有余，欲泛起之患，故从风轮际处发起黑泡，如珠子圆而细，或一或二，或三四五六，多寡不一。其证火实盛者痛，虚缓者不痛。治亦易平。若长大则有裂目之患（先服羚羊角散，后服补肾丸）。

木疳证　生于风轮者多，其色蓝绿青碧，有虚实二证。虚者大而昏花，实者小而痛涩。非比蟹睛因破而出，乃自然生出者。大小不一，亦随其变长也。

内　障

在睛里昏暗，与不患之眼相似，唯瞳神里有隐隐青白者，无隐隐青白者亦有之。娄全善云：内障先患一目，次第相引，两目俱损者，皆有翳在黑睛内遮瞳子而然。今详通黑睛之脉者，目系也。目系属足厥阴、足太阳、手少阴三经。盖此三经藏府中虚，则邪乘虚入，经中郁结，从目系入黑睛内为翳。《龙木论》所谓脑脂流下作翳者，即足太阳之邪也。所谓肝气冲上成翳者，即足厥阴之邪也。故治法以针言之，则当取三经之腧穴，如天柱、风府、太冲、通里等穴是也。其有手巧心审谛者，能用针于黑眼里拨其翳，为效尤捷也。以药言之，则当补中疏通此三经之郁结，使邪不入目系而愈。饮食不节，劳伤形体，脾胃不足，内障眼病，宜人参补胃汤、益气聪明汤、圆明内障升麻汤、复明散。娄云：上四方治目不明，皆气虚而未脱，故可与参、芪中，微加连、檗。若气既脱，则黄檗等凉剂不可施。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之类，是其证也。内障，右眼小眦青白翳，大眦亦微显白翳，脑痛，瞳子散大，上热恶热，大便涩后痞难，小便如常，遇热暖处，头疼暗胀能食，日没后，天阴暗则昏。此证可服滋阴地黄丸。翳在大眦，加升麻、葛根。翳在小眦，加柴胡、羌活。东垣云：肝木旺则火之胜，无所畏惧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或病目而生内障者。脾裹血，胃主血，心主脉，脉者，血之府也。或曰心主血，又曰脉主血，肝之窍开于目也（治法亦地黄丸、当归汤之类是也）。

倪仲贤论阴弱不能配阳之病曰：五藏无偏胜，虚阳无补法，六府有调候，弱阴有强理，心、肝、脾、肺、肾，各有所滋生，一藏或有余，四藏俱不足，此五藏无偏胜也。或浮或为散，是曰阳无根，益之欲令实，翻致不能禁，此虚阳无补法也。膀胱、大小肠、三焦、胆、包络，俾之各有主，平秘永不危，此六府有调候也。衰弱不能济，遂使阳无御，反而欲匹之，要以方术盛，此弱阴有强理也。《解精微论》曰：心者五藏之专精，目者其窍也。又为肝之窍。肾主骨，骨之精为神水。故肝木不平，内挟心火，为势妄行，火炎不制，神水受伤，上为内障，此五藏病也。劳役过多，心不行事，相火代之。《五藏生成论》曰：诸脉属于目。相火者，心包络也，主百脉，上荣于目。火盛则百脉沸腾，上为内障，此虚阳病也。膀胱、小肠、三焦、胆脉俱循于目，其精气亦皆上注而为目之精，精之窠为眼，四府一衰，则精气尽败，邪火乘之，上为内障，此

六府病也。神水黑眼皆法于阴，白眼赤脉皆法于阳。阴齐阳侔，故能为视。阴微不立，阳盛即淫。《阴阳应象大论》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上为内障，此弱阴病也。其病初起时，视觉微昏，常见空中有黑花，神水淡绿色，次则视岐，睹一成二，神水淡白色。可为[19]冲和养胃汤主之，益气聪明汤主之，千金磁朱丸主之，石斛夜光丸主之。有热者，泻热黄连汤主之。久则不睹，神水纯白色，永为废疾也。然废疾亦有治法，先令病者，以冷水洗眼如冰，气血不得流行为度，用左手大指、次指按定眼珠，不令转动，次用右手持鸭舌针，去黑睛如米许，针之令入，白睛甚厚，欲入甚难，必要手准力完，重针则破，然后斜回针首，以针刀刮之，障落则明。有落而复起者，起则重刮，刮之有至再三者，皆为洗不甚冷，气血不凝故也。障落之后，以绵裹黑豆数粒，令如杏核样，使病目垂闭，覆眼皮上，用软帛缠之，睛珠不得动移为度，如是五七日才许开视，视勿劳也。亦须服上药，庶几无失。此法治者五六，不治者亦四五。五藏之病，虚阳之病，六府之病，弱阴之病，四者皆为阴弱不能配阳也。学者慎之。

青风内障证　视瞳神内有气色昏蒙，如晴山笼淡烟也。然自视尚见，但比平时光华，则昏蒙日进。急宜治之，免变绿色。变绝色则病甚而光没矣。阴虚血少之人，及竭劳心思、忧郁忿恚、用意太过者，每有此患。然无头风痰气夹攻者，则无此患。病至此亦危矣，不知其危而不急救者，盲在旦夕耳（羚羊角汤、白附子丸、补肾磁石丸、羚羊角散、还睛散）。

绿风内障证　瞳神气色浊而不清，其色如黄云之笼翠岫，似蓝靛之合藤黄，乃青风变重之证，久则变为黄风。虽曰头风所致，亦由痰湿所攻，火郁忧思忿怒之过。若伤寒疟疫热蒸，先散瞳神，而后绿后黄，前后并无头痛者，乃痰湿攻伤真气，神膏耗涸，是以色变也。盖久郁则热胜，热胜则肝木之风邪起，故瞳愈散愈黄。大凡病到绿风危极矣，十有九不能治也。一云此病初患则头旋，两额角相牵瞳人，连鼻鬲皆痛，或时红白花起，或无左而后右，或先右而后左，或两眼同发。或吐逆，乃肺之病。肝受热则先左，肺受热则先右，肝肺同病则齐发。先服羚羊角散，后服还睛散。

黑风内障证　与绿风候相似，但时时黑花起。乃肾受风邪，热攻于眼。宜凉肾白附子丸、补肾磁石丸、还睛散。

黄风内障证　瞳神已大，而色昏浊为黄也。病至此，十无一人可救者。

银风内障证　瞳神大成一片，雪白如银。其病头风痰火人，偏于气忿怒郁，不得舒而伤真气，此乃痼疾。恐金丹不能为之返光矣。

丝风内障证　视瞳神内隐隐然若有一丝横经，或斜经于内，自视全物亦有如碎路者。乃络为风攻，郁其真气，玄府有一丝之遏，故视亦光华有损。久而不治则变重，为内证之笃矣。

乌风内障证　色昏浊晕滞气，如暮雨中之浓烟重雾。风痰人嗜欲太多，败血伤精，肾络损而胆汁亏，真气耗而神光坠矣。

偃月内障证　视瞳神内上半边，有隐隐白气一湾，如新月覆垂向下也。乃内障欲成之候。成则为如银翳。脑漏人，及脑有风寒不足，阴气怫郁者患之。与偃月侵睛，在轮膜中来缓者不同。

仰月内障证　瞳神下半边，有白气隐隐一湾，如新月仰而从下生向上也。久而变满，为如银内障。乃水不足，木失培养，金反有余，故精液亏而元气郁滞于络而为病也。

如银内障证　瞳神中白色如银也。轻则一点白亮，如星似片；重则瞳神皆雪白而圆亮。圆亮者，一名圆翳内障，有仰月偃月变重为圆者，有一点从中起，视渐昏而渐变大不见者。乃郁滞伤乎太和清纯之元气，故阳光精华为其闭塞而不得发见。亦有湿冷在脑，脑油滴落而元精损，郁闭其光。非银风内障已散大而不可复收之比。年未过

六十，及过六十而血气未衰者，拨治之，皆有复明之理。

如金内障证　瞳神不大不小，只是黄而明莹。乃是元气伤滞所成，因而痰湿阴火攻激，故色变易。非若黄风之散大，不可医者。

绿映瞳神证　瞳神乍看无异，久之专精熟视，乃见其深处隐隐绿色，自视亦渐觉昏眇，病甚始觉深绿，而变有气动之患。盖痰火湿热害及于清纯太和之元气也。久而不治，反有触犯者，为如金、青盲等证。其日中及日映红光处，看瞳神有绿色，而彼自视不昏者，乃红光烁于瞳神，照映黑红相射，而光映为绿之故，非绿色自生之谓。及春夏瞳神亦觉色微微绿莹者，乃肝胆清纯之正气，而视亦不昏，不可误认为此。但觉昏眇而瞳神绿色，明处暗处看之，皆一般气浊不清者，是此证也。

云雾移睛证　谓人自见目外有如蝇蛇旗旆，蛱蝶绦环等状之物，色或青黑粉白微黄者，在眼外空中飞扬撩乱，仰视则上，俯视则下也。乃玄府有伤，络间精液耗涩，郁滞清纯之气，而为内障之证。其原皆属胆肾。黑者，胆肾自病。白者，因痰火伤肺，金之清纯不足。黄者，脾胃清纯之气有伤其络。盖瞳神乃先天元阳之所主，禀聚五藏之精华，因其内损而见其状。虚弱不足人，及经产去血太多，而悲哭太过，深思积忿者，每有此病。小儿疳证、热证、疟疾、伤寒日久，及目痛久闭，蒸伤精液清纯之气，亦有此患。幼而无知，至长始晓，气络已定，治亦不愈。今人但见此证，则曰鬼神现像，反泥于禳祷而不求内治，他日病愈盛而状愈多，害成而不可救矣。

圆翳内障证　黑睛上一点圆，日中见之差小，阴处见之则大，或明或暗，视物不明。医者不晓，以冷药治之，转见黑花。此因肝肾俱虚而得也。宜服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及补肺散、补肾丸、镇肝丸、虎精丸、聚宝丸、化毒丸、青金丹、卷云膏。

冰翳内障证　如冰冻坚实，傍观目透于瞳神内，阴处及日中看之，其形一同，疼而泪出。此因胆气盛，遂使攻于肝而得之。宜服七宝丸、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通肝散、羊肝丸、泻肝丸、分珠散。

滑翳内障证　有如水银珠子，但微含黄色，不疼不痛，无泪，遮绕瞳神。宜服皂角丸、生熟地黄丸、还睛丸、羊肝丸、黄连膏。

涩翳内障　微如赤色，或聚或开，两傍微光，瞳神上如凝脂色，时复涩痛，而无泪出。宜服皂角丸、生熟地黄丸。

散翳内障证　形如鳞点，或睑下起粟子而烂，日夜痛楚，瞳神最疼，常下热泪。宜服皂角丸、生熟地黄丸、八味还睛散（四物汤、谷精散、磨风膏、宣肺汤、清金散、雄猪散）。

浮翳内障证　上如冰光白色，环绕瞳神，初生目小眦头，至黑珠上，不痒不痛，无血色相潮，宜服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宣肺汤、七宝散、白万膏、细辛散、川芎散）。

沉翳内障证　白藏在黑水下，向日细视，方见其白，或两眼相传，疼痛则早轻夜重，间或出泪。宜服皂角丸、及生熟地黄丸（灵宝丹、救睛丹、羊肝丸、美玉散、二和散）。

上自圆翳以下七证，虽有治法，终难奏功，唯金针拨之为善。

偃月侵睛证　风轮上半边气轮交际，从白膜内隐隐白片薄薄盖向下来，其色粉青。乃非内非外，从膜中而来者，初不以为意，久之始下风轮而损光。或沿遍风轮周匝，而为枣花，为害最迟，人每忽之，常中其患。乃脑有风湿，久滞郁中，微火攻击，脑油滴下，亲火嗜燥，好酒暴怒，激走其郁者，为变亦急。凡发经水不待干而湿蒸，及痰火人好燥腻湿热物者，皆有此患（坠翳丸）。

枣花障证　甚薄而白，起于风轮周匝，从白膜之内四围环布而来也。凡性躁急，及患痰火，竭视劳瞻，耽酒嗜辣，伤水湿热之人，多罹此患。久则始有目急干涩，昏花不爽之病。犯而不戒，甚则有瞳神细小内障等变。或因人触激，火入血分，泪而赤痛

者，亦在变证之例。虽有枣花锯齿之说，实无正形，又有二十四枚、四十枚之数，百无一二，不必拘泥于此说。凡见白圈傍青轮际，从白膜四围圈圆而来，即是此证。若白而嫩，在风轮外四围生起，珠赤痛者，是花翳白陷，不可误认为此。一云此候，周围如锯齿四五枚，相合赤色，刺痛如针，视物如烟，晨轻昼则痛楚，迎风有泪，昏暗不见。宜皂角丸、生熟地黄丸（桑白皮汤、蒺生散）。

白翳黄心证　四边皆白，中心一点黄，大小眦头微赤，时下涩泪，团团在黑珠上。乃肝肺相传，停留风热。宜服还睛散、及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

黑花翳证　其状青色，大小眦头涩痛，频频下泪，口苦，不喜饮食。盖胆受风寒。宜凉胆丸、还精丸、四物汤、灵宝丸、青金散、皂角丸、生熟地黄丸。

五风变成内障证　其候头旋偏肿痛甚，瞳人结白，颜色相间，却无泪出。乃毒风脑热所致。日中如坐暗室，常自忧叹。宜除风汤、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龙木论》内障根源歌：不疼不痛渐昏濛，薄雾轻烟渐渐浓，或见花飞蛇乱出，或如丝絮在虚空。此般状样因何得，肝藏停留热与风。大叫大啼惊与恐，脑脂流入黑睛中。初时一眼先昏暗，次第相牵与一同。若口何须陈逆耳，只缘肝气不相通。此时服药宜销定，将息多乖即没功。日久既应全黑暗，时名内障障双瞳。名字随形分十六，龙师圣者会推穷。灵药这回难得效，金针一拨日当空。强修将息依前说，莫遣依前病复踪。针内障眼法歌：内障由来十六般，学医人子审须看，分明一一知形状，下针方可得安然。若将针法同圆翳，误损神光取瘥难。冷热光明虚与实，调和四体待令安。不然气闷违将息，呕逆劳神翳却翻。咳嗽震头皆未得，多惊先服镇心丸。若求凉药银膏等，用意临时体候看。老翳细针初复嫩，针形不可一般般。病虚新产怀娠月，下手才知将息难。不雨不风兼皓月，清斋三日在针前，安心定意行医道，念佛亲姻莫杂喧。患者向明盘膝坐，提撕腰带得心安。针者但行贤哲路，恻隐之情实善缘。有血莫惊须住手，裹封如旧再开看。忽然惊振医重卜，服药三旬见朗然。七日解封难见日，花生水动莫他言，还睛丸散坚心服，百日分明复旧根。针内障后法歌：内障金针针了时，医师言语要深知。绵包黑豆如球子，眼上安排日系之。卧眠头枕须安稳，仰卧三朝莫厌迟。封后忽然微有痛，脑风牵动莫他疑。或针或烙依经法，痛极仍将火熨之。拟吐白梅含咽汁，吐来仰卧却从伊。起则恐因遭努损，虽然稀有也须知。七朝豉粥温温食，震着牙开事不宜。大小便时须缓缓，无令自起与扶持。高声叫唤言多后，惊动睛轮见雪飞。如此志心三十日，渐行出入认亲知。狂心莫忆阴阳事，夫妇分床百日期。一月不须临洗面，针痕湿着痛微微。五腥酒面周年断，服药平除病本基。上《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谨按其法，初患眼内障之时，其眼不痛不涩不痒，头不旋不痛，而翳状已结成者，宜金针拨去其翳，如拨云见日而光明也。今具其略于后。开内障图：圆翳（初患时，见蝇飞花发垂蚁，薄烟轻雾，先患一眼，次第相牵，俱圆翳如油点浮水中，阳看则小，阴看则大，金针一拨即去）、滑翳（翳如水银珠，宜金针拨之）、涩翳（翳如凝脂色，宜针拨之）、浮翳（藏形睛之深处，细看方见，宜针深拨之）、横翳（横如剑脊，两边薄，中央厚，宜针于中央厚处拨之）。已上五翳，皆先患一目，向后俱损。初患之时，其眼痛涩，头旋额痛，虽有翳状，亦难针拨。独偃月翳、枣花翳、黑水凝翳，微有头旋额痛者，宜针轻拨之）、冰翳（初患时头旋额痛者，眼睑骨、鼻颊骨痛，目内赤涩，先患一眼，向后翳如冰冻坚白，宜于所过经脉，针其俞穴，忌出血，宜针拨动，不宜强拨）、偃月翳（初患时微微头旋额痛，先患一目，次第相牵俱损，翳一半厚一半薄，宜针，先从厚处拨之）、枣花翳（初患时微有头旋眼涩，眼中时时痒痛，先患一眼，向后俱翳，周围如锯齿，轻轻拨去，莫留短脚，兼于所过之经，针灸其腧）、散翳（翳如酥点，乍青乍白，宜针拨之）、黑水凝翳（初患时头旋眼涩，见花黄黑不定，翳凝结青色，宜针拨之）、惊振翳（头脑被打筑，恶血流入眼内，至二三年成翳，翳白色，先患之眼不宜

针，牵损后患之眼宜针之），虽不痛不痒，其翳黄色、红色者，不宜针拨；翳状破散者，不宜针拨；中心浓重者，不宜针拨；拨之不动者，曰死翳，忌拨。独白翳黄心，宜先服药，后针之。若无翳者，名曰风赤，不宜针。白翳黄心（翳四边白中心黄者，先服逐翳散，次针足经所过诸穴，后用金针轻拨。若先患一眼，向后俱损）、乌风（无翳，但瞳人小，三五年内结成翳，青白色，不宜针。视物有花为虚，宜药补，不宜药泻）、肝风（无翳，眼前多见虚花，或白或黑，或赤或黄，或见一物二形，二眼同患，急宜补治，切忌房劳）、五风变（初患时头旋额痛，或一目先患，或因呕吐，双目俱暗，瞳子白如霜）、绿风（初患时头旋额角偏痛，连眼睑眉及鼻颊骨痛，眼内痛涩，先患一眼，向后俱损，无翳，目见花或红或黑）、黑风（初患时头旋额偏痛，连眼睑鼻颊骨痛，眼内痛涩，先患一眼，向后俱损，无翳，眼见黑花）、青风（初患时微有痛涩，头旋脑痛，先患一眼，向后俱损，无翳，劳倦加昏重）、雷头风变（初患时，头旋恶心呕吐，先患一目，次第相牵俱损，瞳神或大或小，凝脂结白）。

瞳神散大

东垣云：凡心包络之脉，出于心中，代心君行事也。与少阳为表里。瞳子散大者，少阴心之脉挟目系，厥阴肝之脉连目系，心主火，肝主木，此木火之势盛也。其味则宜苦、宜酸、宜凉。大忌辛辣热物，是泻木火之邪也。饮食中常知此理可也。以诸辛主散，热则助火，故不可食。诸酸主收心气，泻木火也。诸苦泻火热，则益水也。尤忌食冷水大寒之物，此物能损胃气，胃气不行则元气不生，元气不生，缘胃气下陷，胸中三焦之火，及心火乘于肺，上入胸灼髓，火主散溢，瞳子之散大者，以此大热之物，直助火邪，尤为不可食也。药中去芜蔚子，以味辛及主益肝，是助火也，故去之。加黄芩半两，黄连三钱。黄连泻中焦之火，黄芩泻上焦肺火，以酒洗之，乃寒因热用也。亦不可用青葙子，为助阳火也。更加五味子三钱，以收瞳神之散大也。且火之与气，势不两立。故经曰：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少火生气，壮火散气。诸酸物能助元气，孙真人曰：五月常服五味子，助五藏气以补西方肺金。又经云：以酸补之，以辛泻之，则辛泻气明也。或曰药中有当归，其味亦辛甘，而不去何也？此一味辛甘者，以其和血之圣药也。况有甘味，又欲以为乡导，为诸药之使，故不去也。熟地黄丸。瞳神散大，而风轮反为窄窄一周，甚则一周如线者，乃邪热郁蒸，风湿攻击，以致神膏游走散坏。若初起即收可复，缓则气定膏散，不复收敛。未起内障颜色，而止是散大者，直收瞳神，瞳神收而光自生矣。散大而有内障起者，于收瞳神药内，渐加攻内障药治之。多用攻内障发药，攻动真气，瞳神难收。病既急者，以收瞳神为先，瞳神但得收复，目即有生意。有何内障，或药或针，庶无失收瞳神之悔。若只攻内障不收瞳神，瞳神愈散，而内障不退，缓而疑不决治者，二证皆气定而不复治，终身疾矣。大抵瞳神散大，十有七八，皆因头风痛攻之害，虽有伤寒、疟疾、痰湿、气怒忧思、经产败血等久郁热邪火证，而蒸伤胆中所包精汁亏耗，不能滋养目中神膏，故精液散走而光华失，皆水中隐伏之火发。夫水不足不能制火，火愈胜阴精愈亏，故清纯太和之气皆乖乱，气既乱而精液随之走散矣。凡头风攻散者，又难收如他证。譬诸伤寒、疟疾、痰火等热证，炎燥之火热邪蒸坏神膏，内障来迟，而收亦易敛。若风攻则内障即来，且难收敛，而光亦损耳（《保命集》当归汤）。

瞳神紧小

倪仲贤论强阳搏实阴之病曰：强者盛而有力也，实者坚而内充也。故有力者强而欲搏，内充者实而自收，是以阴阳无两强，亦无两实。惟强与实，以偏则病，内搏于身，上见于虚窍也。足少阴肾为水，肾之精上为神水。手厥阴心包络为相火，火强搏水，水实而知收。其病神水紧小，渐小而又小，积渐至如菜子许，又有神水外围相类虫蚀者，然皆能睹而不昏，但微觉眊矇羞涩耳。是皆阳气强盛而搏阴，阴气坚实而有

御，虽受所搏，终止于边鄙皮肤也，内无所伤动。治法当抑阳缓阴则愈。以其强耶故可抑，以其实耶惟可缓，而弗宜助，助之则反胜。抑阳酒连散主之。大抵强者则不易入，故以酒为之导引，欲其气味投合，入则可展其长，此反治也。还阴救苦汤主之，疗相火药也。亦宜用搐鼻碧云散。《秘要》云：瞳子渐渐细小如簪脚，甚则小如针，视尚有光，早治可以挽住，复故则难。患者因恣色之故，虽病目亦不忌淫欲，及劳伤血气，思竭心意，肝肾二经俱伤，元气衰弱，不能升运精汁，以滋于胆，胆中三合之精有亏，则所输亦乏，故瞳中之精亦日渐耗损，甚则陷没俱无，而终身疾矣。亦有头风热证，攻走蒸干精液而细小者，皆宜乘初早救，以免噬脐之悔也。

瞳神欹侧

谓瞳神歪斜不正，或如杏仁、枣核、三角、半月也。乃肾胆神膏损耗，瞳神将尽矣。若风轮破损，神膏流绽，致瞳神欹侧者，轮外必有蟹睛在焉。蟹睛虽平，而瞳神不得复圆，外亦结有脂翳，终身不脱。若轮外别无形证，而瞳神欹侧者，必因内伤肾水肝血，胆乏化源，故膏液日耗而瞳神欲没，甚为可畏，宜急治之。虽难复圆，亦可挽住，而免坠尽无光之患。

目昏花

运气目昏有四：一曰风热。经云：少阳司天之政，风热参布，云物沸腾，太阴横流，寒乃时至，往复之作，民病聋瞑。此风热参布目昏也。二曰热。经云：少阴在泉，热淫所胜，病目瞑。治以咸寒。此热胜目昏也。三曰风。经云：岁水不及，湿乃大行，复则大风暴发，目视眩眩。此风胜目昏也。四曰燥。经云：阳明司天，燥淫所胜，目昧眦伤。治以苦热是也。经云：肝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汩汩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状。海藏云：目瞑，肝气不治也。镇肝明目，羊肝丸、补肝散、养肝丸。许学士云：《素问》曰：久视伤血，血主肝。故勤书目则伤肝，主目昏。肝伤则自生风，热气上腾致目昏。亦不可专服补药，但服益血镇肝明目药自愈。经云：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传为衄衊瞑目。《千金方》用牛胆浸槐子，阴干百日，食后每日吞一枚，可以治之。经云：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目眩眩如无所见。又云：少阴所谓起则目眩眩无所见者，阴内夺故目眩眩无所见也。此盖房劳目昏也。左肾阴虚，益本滋肾丸、六味地黄丸。右肾阳虚，补肾丸、八味地黄丸。刘河间云：目昧不明，热也。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人之藏府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之万物，尽皆有之，乃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也。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识，能为用者，皆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者，不能为用也。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闻臭，舌不知味，筋痿骨痹，爪退齿腐，毛发堕落，皮肤不仁，肠胃不能渗泄者，悉由热气怫郁，玄府闭密，而致气液血脉荣卫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随郁结微甚，而为病之重轻，故知热郁于目，则无所见也。故目微昏者，至近则转难辨物，由目之玄府闭小，如隔帘视物之象也。或视如蝇翼者，玄府有所闭合者也。或目昏而见黑花者，由热气甚而发之于目，亢则害，承乃制，而反出其泪泣，气液眯之，以其至近，故虽微而亦见如黑花也。娄全善曰：诚哉，河间斯言也。目盲耳聋，鼻不闻臭，舌不知味，手足不能运用者，皆由其玄府闭塞，而神气出入升降之道路不通利。故先贤治目昏花，如羊肝丸，用羊肝引黄连等药入肝，解肝中诸郁。盖肝主目，肝中郁解，则目之玄府通利而明矣。故黄连之类，解郁热也；椒目之类，解湿热也；芜蔚之类，解气郁也；芎、归之类，解血郁也；木贼之类，解积郁也；羌活之类，解经郁也；磁石之类，解头目郁，坠邪气使下降也。蔓菁下气通中，理亦同也。凡此诸剂，皆治气血郁结目昏之法，而河间之言，信不诬矣。至于东垣、丹溪治目昏，用参芪补血气，亦能明者，又必有说通之。盖目主气血，盛则玄府得利，出入升降而明，虚则玄府无以出入升降而昏，此则必用参芪四物等剂，助气血运行而明也。倪仲贤论气为怒伤散而不聚之病曰：气阳

物，类天之云雾，性本动。聚其体也，聚为阴，是阳中之阴，乃离中有水之象，阳外阴内故聚也。纯阳故不聚也。不聚则散，散则经络不收。经曰：足阳明胃之脉，常多气多血。又曰：足阳明胃之脉，常生气生血。七情内伤，脾胃先病。怒，七情之一也。胃病脾病，气亦病焉。《阴阳应象大论》曰：足厥阴肝主目，在志为怒，怒甚伤肝，伤脾胃，则气不聚，伤肝则神水散，何则？神水，亦气聚也。其病无眵泪痛痒、羞明紧涩之证，初但昏如雾露中行，渐空中有黑花，又渐睹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遂为废疾。盖其神水渐散而又散，终而尽散故也。初渐之次，宜以千金磁朱丸主之，镇坠药也。石斛夜光丸主之，羡补药也。益阴肾气丸主之，壮水药也。有热者，滋阴地黄丸主之。此病最难治，饵服上药，必要积以岁月，必要无饥饱劳役，必要驱七情五贼，必要德性纯粹，庶几易效。不然必废，废则终不复治。久病光不收者，亦不复治。一证因为暴怒，神水随散，光遂不收，都无初渐之次，此一得永不复治之证也。又一证为物所击，神水散，如暴怒之证，亦不复治，俗名为青盲者是也。世病者多不为审，第曰目昏无伤，始不经意，及成，世医亦不识，直曰热致，竟以凉药投，殊不知凉药又伤胃。况凉为秋为金，肝为春为木，又伤肝矣。往往致废而后已。病者不悟药之过，犹诿之曰命也。医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视瞻昏眇证　谓目内外别无主候，但自视昏眇蒙昧不清也。有神劳，有血少，有元气弱，有元精亏而昏眇者，致害不一。若人年五十以外而昏者，虽治不复光明。盖时犹月之过望，天真日衰，自然日渐光谢，不知一元还返之道，虽有妙药，不能挽回，故曰不复愈矣。此专言平人视昏，非因目病昏眇之比。各有其因，又当分别。凡目病外障而昏者，由障遮之故。欲成内障而昏者，细视瞳内亦有气色。若有障治愈后昏眇者，因障遮久，滞涩其气，故光隐眊，当培其本而光自发。有目病渐发渐生，痛损经络，血液涩少，故光华亏耗而昏。有因目病治失其中，寒热过伤，及开导针烙炮炙失当，当而失中，伤其血气，耗其光华而昏者。已上皆宜培养根本，乘其初时而治之。久则气脉定，虽治不愈。若目在痛时而昏者，此因气塞火壅，络不和畅而光涩，譬之烟不得透，火反不明。如目暴痛，愈后尚昏者，血未充足，气未和畅也。宜谨慎保养，以免后患。若目病愈久而昏眇不醒者，必因六欲七情、五味四气、胆视哭泣等故，有伤目中气血精液脉络也。早宜调治。久则，虽治亦不愈矣。若人年未五十，目又无痛赤内障之病，及斫丧精元之过，而视昏眇无精彩者，其人不寿。凡人年在富强，而多丧真损元，竭视苦思，劳形纵味，久患头风，素多哭泣，妇女经产损血者，目内外别无证候，只是昏眊，月复月而年复年，非青盲则内障来矣。

睛黄视眇证　风轮黄亮如金色，而视亦昏眇，为湿热重而浊气熏蒸清阳之气，升入轮中，故轮亦色易。好酒嗜食，湿热燥腻之人，每有此疾。与视瞻昏眇证本病不同。

干涩昏花证　目自觉干涩不爽利，而视物昏花也。乃劳瞻竭视，过虑多思，耽酒恣燥之人，不忌房事，致伤神水，目上必有证如细细赤脉，及不润泽等病在焉。合眼养光良久，则得泪略润，开则明爽，可见水少之故。若不戒谨保养，甚则有伤神水，而枯涩之变生矣。治惟滋阴养水，略带抑火，以培其本，本正则清纯之气和，而化生之水润。若误认火实，用开烙针泄之治者，则有紧缩细小之患。

起坐生花证　内外别无证候，但其人动作少过，起坐少频，或久坐或久立，久眠久视，便觉头眩目花昏晕也。乃元气弱，阴精亏损，水少液伤，脉络衰疲之咎。怯弱证阴虚水少，痰火人，每多患此。

萤星满目证　自见目前有无数细细红星，如萤火飞伏撩乱，甚则如灯光扫星之状。其人必耽酒嗜燥，劳心竭肾，痰火上升，目络涩滞，精汁为六贼之邪火熏蒸所损，故阳光散乱而飞伏，水不胜火之患。久而不治，内障成矣。非若起坐生花证，与有火人昏花中、亦带萤星之轻者。此言其时时屡见萤星之重者耳。养肝丸、羚羊羌活汤、菊

睛丸、明目生熟地黄丸、石决明丸、加减驻景丸、补肾磁石丸、千金神曲丸、三仁五子丸、补肝丸、补肾丸、羚羊角饮、蕤仁丸、熟干地黄丸、摩顶膏、决明丸、白龙粉、煮肝散、服椒方、芎劳散。

暴　盲

平日素无他病，外不伤轮廓，内不损瞳神，倏然盲而不见也。病致有三，曰阳寡、曰阴孤、曰神离。乃否塞关格之病，病于阳伤者，缘忿怒暴悖，恣酒嗜辣，好燥腻，及久患热病痰火人得之，则烦躁秘渴。病于阴伤者，多色欲悲伤，思竭哭泣太频之故，患则类中风、中寒之起。伤于神者，因思虑太过，用心罔极，忧伤至甚，惊恐无措者得之，患则其人如痴呆病发之状，屡有因头风痰火，元虚水少之人，眩运发而醒则不见。能保养者，亦有不治自愈。病复不能保养，乃成痼疾，其证最速。而异人以为魇魅方犯，鬼神为祟之类，泥于禳祷，殊不知急治可复，缓则气定而无用矣。丹溪治一老人病目暴不见物，他无所苦，起坐饮食如故，此大虚证也。急煎人参膏二斤，服二日，目方见。一医与青礞石药。朱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气大虚，不救其虚，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夜半死。一男子四十余岁，形实，平生好饮热酒，忽目盲脉涩，此因热酒所伤胃气，污浊之血，死在其中而然也。遂以苏木作汤，调人参膏饮之。服二日，鼻内两手掌皆紫黑。曰此病退矣，滞血行矣。以四物加苏木、红花、桃仁、陈皮煎，调人参末服，数日而愈。一男子五十五岁，九月间早起，忽开眼无光，视物不见，急就睡片时，却能见人物，竟不能辨其何人何物，饮食减平时之半，神思极倦，脉之缓大四至之上，重按则散而无力。朱作受湿治，询之果因卧湿地半个月得此证。遂以白术为君，黄芪、茯苓、陈皮为臣，附子为佐，十余贴而安。上三方，治目暴盲，皆为气脱而用参、术追回者也。经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气脱者目不明，即其证也。

青　盲

目内外并无障翳气色等病，只自不见者，是乃玄府幽邃之源郁遏，不得发此灵明耳。其因有二：一曰神失。二曰胆涩。须讯其为病之始，若伤于七情则伤于神，若伤于精血则损于胆，皆不易治，而失神者尤难。有能保真致虚，抱元守一者，屡有不治而愈。若年高及疲病，或心肾不清足者，虽治不愈。世人但见目盲，便呼为青盲者，谬甚。夫青盲者，瞳神不大不小，无缺无损，仔细视之，瞳神内并无些少别样气色，俨然与好人一般，只是自看不见，方为此证。若有何气色，即是内障。非青盲也。

雀　盲

俗称也，亦曰鸡盲，本科曰高风内障，至晚不明至晓复明也。盖元阳不足之病，或曰既阳不足，午后属阴，何未申尚见？子后属阳，何丑寅未明？曰午后虽属阴，日阳而时阴，阳分之阴，且太阳明丽于天，目得其类故明。至酉日没，阴极而暝，子后虽属阳，夜阴而时阳，阴分之阳，天地晦黑，理之当暝。虽有月灯而不见者，月阴也，灯亦阴也，阴不能助内之阳，病轻者视亦稍见，病重者则全不见。至寅时阳盛，日道气升而稍明，卯时日出如故。若人调养得宜，神气融和，精血充足，阳光复盛，不治自愈。若不能爱养，反致丧真，则变为青盲、内障，甚则有阴阳乖乱，否塞关格，为中满而死者。食以牛猪之肝，治以补气之药即愈，益见其元气弱而阳不足也。倪仲贤论阳衰不能抗阴之病，或问曰：人有昼视通明，夜视罔见，虽有火光月色，终不能睹物者何也？答曰：此阳衰不能抗阴之病，谚所谓雀盲者也。《黄帝生气通天论》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又曰：阴阳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又曰：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是也。问曰：阳果何物耶？答曰：凡人之气，应之四时者，春夏为阳也。应之一日者，平旦至昏为阳也。应之五

藏六府者，六府为阳也。问曰：阳何为而不能抗阴也？答曰：人之有生，以脾胃中州为主也。《灵兰秘典》曰：脾胃者，仓廪之官，在五行为土，土生万物，故为阳气之原。其性好生恶杀，遇春夏乃生长，遇秋冬则收藏。或有忧思恐怒、劳役饥饱之类，过而不节，皆能伤动脾胃。脾胃受伤，则阳气下陷，阳气下陷，则于四时一日五藏六府之中阳气皆衰，阳气既衰，则于四时一日五藏六府之中阴气独盛，阴气既盛，故阳不能抗也。问曰：何故夜视罔见？答曰：目为肝，肝为足厥阴也。神水为肾，肾为足少阴也。肝为木，肾为水，水生木，盖亦相生而成也。况怒伤肝，恐伤肾，肝肾受伤，亦不能生也。昼为阳，天之阳也。昼为阳，人亦应之也。虽受忧思恐怒、劳役饥饱之伤，而阳气下陷，遇天之阳盛阴衰之时，我之阳气虽衰，不得不应之而升也，故犹能昼视通明。夜为阴，天之阴也。夜为阴，人亦应之也。既受忧思恐怒、劳役饥饱之伤，而阳气下陷，遇天阴盛阳衰之时，我之阳气既衰，不得不应之而伏也，故夜视罔所见也。问曰：何以为治？答曰：镇阴升阳之药，决明夜灵散主之。《三因》蛤粉丸。《千金方》地肤子五钱，决明子一升，二味为末，以米饮汁和丸。食后服二十丸至三十丸，日日服至瘥止。苍术四两，米泔水浸一宿，切作片，焙干为末。每服三钱。猪肝二两，批开，掺药在内，用麻线缚定，粟米一合，水一碗，砂锅内煮熟熏眼，候温、临卧服大效。又方，苍术一两，捣罗为末，每服一钱，不计候。

真睛膏损

此证乃热伤真水，以致神膏缺损。若四围赤甚痛极者，由络间瘀滞，火燥了神膏。若凝脂翳碎坏神膏而缺者，是热烂了神膏，为病尤急。若四围不甚赤痛，不是凝脂所损者，为害稍缓。乃色欲烦躁，恣辛嗜热之故。大略是蒸郁烁损了肝胆络分之病。其状风轮有证，或痕或糁，长短大小不一，或糁小如针刺伤者，或糁大如簪脚刺伤者，或痕如指甲刻伤者，或风轮周匝有痕长甚者。凡有此等，皆系内有郁滞，热蒸之甚，烁坏了神膏之故。急须早治，勿使深陷为窟而蟹睛突出。若至深大，纵蟹睛未出而翳满，亦有白晕，如冰瑕翳等病结焉。乃药气填补其膏，故有此瘢。若久服久点，方得水清膏复。若治少间怠，则白晕终身难免，浅小者方得如故，深大者亦有微微之迹。盖神膏乃先天二五精气妙凝，自然至清至粹者，今以后天药物之气味而补其缺损，乃于浊中熏陶其含蕴之清也。非识鉴之精，需以岁月，鲜能复其初焉。

膏伤珠陷

谓目珠子觉低陷而不鲜绽也。非若青黄牒出诸漏等病，因损破膏流水耗而糁低之比。盖内有所亏，目失其养，源枯络伤，血液耗涩，精膏损涸之故。所致不一，有恣色而竭肾水者；有嗜辛燥而伤津液者；有因风痰湿热久郁而蒸损精膏者；有不当出血而误伤经络，及出血太过，以致膏液不得滋润涵养者；有哭损液汁而致者；有因穷困漏泄其络中真气，及元气弱不能升载精汁运用者。大抵系元气弱而膏液不足也。凡人目无故而自低陷者，死期至矣。若目至于外有恶证，内损精膏者不治。

神水将枯

视珠外神水干涩而不莹润，最不好识，虽形于言不能妙其状。乃火郁蒸膏泽，故精液不清，而珠不莹润，汁将内竭。虽有淫泪盈珠，亦不润泽，视病气色，干涩如蜒蚰唾涎之光，凡见此证，必有危急病来。治之缓失，则神膏干涩，神膏干涩则瞳神危矣。夫神水为目之机要，其病幽微，人不知之，致变出危证，而救之已迟。其状难识，非心志巧眼力精，虽师指不得尽其妙。若小儿素有疳证，粪如鸭溏，而目疾神水将枯者死。五十以外人，粪如羊矢，而目病神水将枯者死。热结膀胱证，神水将枯者，盖下水热蒸不清，故上亦不清，澄其源而流自清矣（一云瞳神干缺证，其睛干涩，全无泪液，或白或黑，始则疼痛，后来稍定而黑不见，此证不可治疗，宜泻胆散）。

辘轳转关

目病六气不和，或有风邪所击，脑筋如拽，神珠不待人转，而自蓦然察上，蓦然察下，下之不能上，上之不能下，或左或右，倏易无时。盖气搏激不定，筋脉振惕，缓急无常，被其牵拽而为害。轻则气定脉偏而珠歪，如神珠将反之状，甚则翻转而为瞳神反背矣（天门冬饮子、泻肝散、聚宝丹、雄猪散、牛蒡子丸、还睛丸、退血散）。

双目睛通

亦曰睄目。《甲乙经》云：睄目者，水沟主之。此证谓幼时所患目珠偏斜，视亦不正，至长不能愈者。患非一端，有因脆嫩之时，目病风热，攻损脑筋急缩者；有因惊风天吊，带转筋络，失于散治风热，遂致凝滞经络而定者；有因小儿眠之牖下亮处，侧视久之，遂致筋脉滞定而偏者。凡有此病，急宜乘病嫩血气未定治之。若至长、筋络血气已定，不复愈矣。此专言幼患至长不可医者，非神珠将反急病之比。

神珠将反

谓目珠不正，人虽要转而目不能转。乃风热攻脑，筋络被其牵缩紧急，吊偏珠子，是以不能运转。甚则其中自闻刮聒，有声时音。血分有滞者，目亦赤痛。失治者，有反背之患。与双目睛通初起，状相似而不同。

瞳神反背

因六气偏胜，风热搏急，其珠斜翻侧转，白向外而黑向内也。药不能疗，止用拨治，须久久精熟，能识其向入何眦，或带上带下之分，然后拨之，则疗在反掌。否则患者徒受痛楚，医者枉费心机。今人但见目盲内障，或目损风水二轮，坏而膏杂，白掩黑者，皆呼为瞳神反背，谬矣。夫反背，实是斜翻乌珠向内，岂有珠正向外，而可谓之反背者哉。

青黄牒出

风轮破碎，内中膏汁叠出也。不治者，甚则膏尽珠糜。有因自破牒出，而火气得以舒泄，内外不治，致气定而胀出不收者。有医以寒凉逐退内火，外失平治，滞定为凸起者，乃不治之病。初起由风热攻击，及撞损真膏等害，血气瘀滞亢极，攻碎神珠，神珠之中膏汁，俱已溃烂而出，纵有妙手，不复可救，但可免其糜凸而已。珠上膏水斑杂结为翳，状如白混障者，南人呼为白果。即华元化复生，何能为也。

珠中气动

视瞳神深处，有气一道，隐隐袅袅而动，状若明镜远照一缕清烟也。患头风痰火病，郁久火胜搏激，动其络中真一之气，游散飘耗，急宜治之。动而定后光冥者，内证成矣。

倒睫拳毛

眼睫毛倒卷入眼中央是也。久则赤烂，毛刺于内，神水不清，以致障结，且多碍涩泪出之苦。人有拔去剪去者，有医以夹板腐去上睑者，得效虽速，殊不知内病不除，未几复倒。譬之草木，粪壤枯瘦则枝叶萎垂，即朝摘黄叶，暮去枯枝，徒伤其本，徒速其槁，不若培益粪壤，滋调水土，本得培养，则向之黄者翠而垂者耸矣。夹之一治，乃劫法耳。其经久睑坏而宽甚者，药攻甚迟，不得已而夹去之，内当服药以治其本，不然，未几而复宽睫矣。拔煎之法，未闻其妙，屡有内多湿热，外伤风邪，致烂弦极丑，一毛俱无如风疾者，有毛半断者，有夹而复睫，云是尚宽，复夹至于三四，目亦急缩细小，徒损无益，终莫之悟，愚之甚也。倪仲贤论内急外弛之病曰：阴阳以和为本，过与不及，病皆生焉。急者，紧缩不解也。弛者，宽纵不收也。紧缩属阳，宽纵属阴。不解不收，皆为病也。手太阴肺，为辛为金也，主一身皮毛，而目之上下睫之外者，亦其属也。手少阴心为丁，手太阳小肠为丙，丙丁为火，故为表里，故分上下，而目之

上下睫之内者，亦其属也。足厥阴肝为乙，乙为木，其脉循上睫之内，火其子也，故与心合。心、肝、小肠三经受邪，则阳火内盛，故上下睫之内紧缩而不解也。肺金为火克，受克者必衰，衰则阴气外行，故目之上下睫之外者，宽纵而不收也。上下睫既内急外弛，故睫毛皆倒而刺里，睛既受刺，则深赤生翳，此翳者，睛受损也。故目所病者皆具，如羞明沙涩，畏风怕日，沁烂，或痛或痒，生眵流泪之证俱见。有用药夹施于上睫之外者，欲弛者急，急者弛，而睫毛无倒刺之患者，非其治也。此徒能解厄于目前，而终复其病也。何则？为不审过与不及也，为不能除其原病也。治法当攀出内睑向外，速以三棱针乱刺出血，以左手大指甲迎其针锋。后以黄芪防风饮子主之，无比蔓荆子汤主之，决明益阴丸主之，菊花决明散主之，搐鼻碧云散亦宜兼用。如是则紧缩自弛，宽纵渐急，或过不及，皆复为和。药夹之治，慎勿施也。徒为苦耳，智者审之。泻肝散、洗刀散、石膏羌活散、五蜕还光丸、皂角丸、五蜕散、青黛散。以无名异末，掺卷纸中，作燃子点着，至药末处吹杀，以烟熏之自起。蚕沙一两，虢丹五钱，慢火熬成膏，入轻粉五分，熬黑色，逐时汤泡洗。摘去拳毛，用虱子血点入眼内，数次即愈。

睥急紧小

谓眼楞紧急缩小，乃倒睫拳毛之渐也。若不曾治而渐自缩小者，乃膏血精液涩耗，筋脉紧急之故。若治而急小者，治之之故。患者多因睥宽倒睫，枷去上睥，失于内治，愈后复倒复枷，遂致精液损而脉不舒，睥肉坏而血不足，目故急小。有不当割导而频数开导，又不能滋其内，以致血液耗而急小者。凡因治而愈者，若不乘时滋养，则络定气滞，虽治不复愈矣，神效黄芪汤。有翳，拨云汤。小角偏紧，连翘饮子。娄全善云：阳虚则眼楞紧急，阴虚则瞳子散大。故东垣治眼楞紧急，用参芪补气为君，佐以辛味疏散之，而忌芍药、五味子之类酸收是也。治瞳子散大，用地黄补血为君，佐以酸味收敛之，而忌芜蔚子、青葙子之类是也。

睥肉粘轮

目内睥之肉，与气轮相粘不开，难于转运。有热燥血涌者，目必赤痛。有热退血散，失于治疗者，其状虽粘，必白珠亦痛。止须用镰割之治。若赤痛时生粘者，必有瘀滞，宜渐导渐镰。如别病虽退，而粘生不断，亦须镰割渐开，仍防热血复粘生合，须用药时分之（排风散）。

胞肉胶粘证

两睥腻浊，粘合难开，夜卧尤甚。轻则如胶粘刷，重则结硬，必得润而后可开也。其病重在脾肺湿热之故。夫肺主气，气化水为泪，泪为热击而出，邪热蒸之，浑浊不清，出而为脾土燥湿所滞，遂阻腻凝结而不流，燥甚则结硬而痛。故但以清凉滋润为主。虽有障在珠，亦是水不清内滞之故，非障之愆。久而不治，则有疮烂之变，内则有椒疮、粟疮，羞明瘀滞等证生矣。

睥翻粘睑证

乃睥翻转贴在外睑之上，如舌舐唇之状。乃气滞血涌于内，皮急系吊于外，故不能复转。有自病壅翻而转，有因翻睥看病，为风热搏滞不得复返而转。大抵多风湿之滞所致。故风疾人患者多，治亦难愈。非风者易治。宜用镰剔开导之法。

睥轮振跳

谓目睥不待人之开合，而自牵拽振跳也。乃气分之病，属肝脾二经络牵振之患。人皆呼为风，殊不知血虚而气不顺，非纯风也。若有湿烂及头风病者，方是风邪之故。久而不治，为牵吊败坏之病。

血瘀睥泛

谓睥内之肉紫淤浮泛，如臭血坏泛之状，其色紫晕泛起，甚则细细如泡，无数相连成片。盖睥络血滞，又不忌火毒燥腻，致积而不散，其血皆不莹泽而瘀泛，睥内肉坏，或碎睥出血，因而冒风，风伤其血，血滞涩而睥肉不得润泽，此乃久积之病也，非比暴疾。治以活血为上，甚者方以劫治，轻者止用杀伐之治足矣。

睥虚如球

谓目睥浮肿如球状也。目尚无别病，久则始有赤丝乱脉之患。火重甚，皮或红，目不痛。湿痰与火夹搏者，则有泪，有眦烂之候。乃火在气分之虚证，不可误认为肿如杯覆，血分之实病。以两手掌擦热拭之少平，顷复如故，可见其血不足，而虚火壅于气也。

风沿烂眼

丹溪云：风沿眼系上膈有积热，自饮食中挟怒气，而成顽痰痞塞，浊气不降，清气不上升，由是火益炽而水益降，积而久也，眼沿因脓溃而肿于中生细小虫丝，遂年久不愈而多痒者是也。用紫金膏，以银钗脚揩去油腻点之。试问若果痒者，又当去虫，以绝根本。盖紫金膏只是去湿与去风凉血而已。若前所谓饮食挟怒成痰，又须更与防风通圣散，去硝黄，为细末，以酒拌匀，晒干，依法服之。禁诸厚味及大料物，方尽诸法之要。

风弦赤烂证　乃目睥沿赤烂垢腻也。盖血虚液少不能滋养睥肉，以致湿热滞于睥络，常时赤烂如是者，非若迎风因邪乘虚之比。久而不治，则拳毛倒入，损甚则赤烂湿垢而拳毛皆坏。若先有障而后赤烂者，乃经络涩滞，神水不清而烂，治其障，通其脉络而自愈。有因毛倒而拔剪，损动精液，引入风邪，以致坏烂，各因其源而浚之。一法劫治，以小烙铁卷纸，蘸桐油烧红烙之，烂湿而痒者，颇获其效。若失于内治，终难除根。

迎风赤烂证　谓目不论何风，见之则赤烂，无风则否，与风弦赤烂入睥络之深者不同。夫风属木，木强土弱，弱则易侵，因邪引邪，内外夹攻，土受木克，是以有风则病，无风则愈。赤烂者，木土之正病耳。赤者，木中火证；烂者，土之湿证。若痰、若湿盛者，烂胜赤。若火、若燥盛者，赤胜烂。心承肺承者，珠亦痛赤焉。此专言见风赤烂之患，与后章迎东、迎西、迎风冷热泪证，入内之深者，又不同。

眦赤烂证　谓赤烂唯眦有之，目无别病也。若目有别病而赤烂者，乃因别火致伤其眦，又非此比。赤胜烂者火多，乃劳心忧郁忿悖，无形之火所伤。烂胜赤者湿多，乃恣燥嗜酒，哭泣过多，冒火冲烟，风热薰蒸，有形所伤，病属心络，甚则火盛水不清，而生疮于眦边也。要分大小二眦，相火君火虚实之说。洗刀散、菊花通圣散内服。黄连散洗。芦甘石散点。二蚕沙，香油浸月余，重绵滤过点。紫金膏用水飞过，硇丹，蜜多水少，文武火熬，以器盛之，点。治眼赤瞎，以青泥蛆淘净，晒干末之。仰卧合目，用药一钱，放眼上，须臾药行，待少时去药，赤瞎自无。东垣云：目眶赤烂岁久，俗呼赤瞎是也。常以三棱针刺目外，以泄湿热，立愈。治风弦烂眼秘穴：大骨空，在手大指第二节尖。灸九壮，以口吹火灭。小骨空，在手小指二节尖。灸七壮，亦吹火灭。

目泪不止

《灵枢》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涕泣出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补天柱经侠颈。又云：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视，肺为之相，肝为之荣，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

咳而泣出矣。《素问·解精微论》曰：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是以气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肝为泪。运气泪出，皆从风热。经曰：厥阴司天之政，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是也。张子和曰：凡风冲泪出，俗言作冷泪者非也。风冲于内，火发于外，风热相搏，由是泪出，内外皆治可愈。治外以贝母一枚白腻者，加胡椒七粒，不犯铜铁研细，临卧点之。治内以当归饮子服之。经云：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则寒中而泣出。此中风寒泪出也。河间当归汤主之。东垣云：水附木势，上为眼涩，为眵为冷泪，此皆由肺金之虚，而肝木寡于畏也。

迎东证　谓目见东南二风则涩痛泪出，西北风则否。与迎风赤烂、迎风泪出、末同而本异。各证不论何风便发，此二证则有东西之别，以见生克虚实之为病。迎风之泪，又专言其泪，不带别病。而本病之深者，又非迎东迎西有别病之比，故治亦不同。迎东与迎西又不同。迎东乃肝之自病，气盛于血，发春夏者多。非若迎西，因虚受克而病发也。

迎西证　谓目见西北二风则涩痛泪出，见东南风则否。乃肝虚受克之病，秋冬月发者多。治当补肝之不足，抑肺之有余。

迎风冷泪证　不论何时何风，见则冷泪交流。若赤烂障翳者，非也。乃水木二家，血液不足，阴邪之患。与热泪带火者不同。久而失治，则有内障视眇等阴证生焉。与无时冷泪又不同。此为窍虚，因邪引邪之患。无时冷泪则内虚，胆肾自伤之患也。

迎风热泪证　不论何时何风，见之则流热泪。若有别证及分风气者非也。乃肝胆肾水木之精液不足，故因虚窍不密，而风邪引出其泪，水中有隐伏之火发，故泪流而热。久而不治，反有触犯者，则变为内障，如萤星满目等证也。

无时冷泪证　目不赤不痛，苦无别病，只是时常流出冷泪，甚则视而昏眇也。非比迎风冷泪，因虚引邪病尚轻者。盖精液伤耗，肝胆气弱膏涩，肾水不足，幽隐之病已甚。久而失治，则有内障青盲视瞻昏眇之患。精血衰败之人，性阴毒及悲伤哭泣久郁者，又如产后悲泣太过者，每多此疾。且为患又缓，人不为虑，往往罹其害，而祸成也，悔已迟矣。

无时热泪证　谓目无别病，止是热泪不时常流也。若有别病而热泪流出者，乃火激动其水，非此病之比。盖肝胆肾水耗而阴精亏涩，及劳心竭意、过虑深思，动其火而伤其汁也。故血虚膏液不足，人哭泣太伤者，每每患此。久而失治，触犯者，变为内障。因其为患微缓，故罹害者多矣。肝虚，还睛补肝丸、枸杞酒、二妙散；肝实，洗肝汤、羚羊角散；肝热，决明子方、凉胆丸；风热，羌活散、青葙子丸；冷，羌活散；风湿，菊花散、蝉蜕饼子、川芎丸。外点真珠散、乳汁煎。食盐如小豆大，内目中习习去盐，以冷水洗目瘥。开元铜钱一百文，背上有月者更妙，甘草去皮三钱，青盐一两半，于白磁器内，用无根水一大碗，浸七日，每着一盏洗。无力换。洗到十日，约添甘草、青盐，每日洗三次。忌食五辛驴马鸡鱼荤酒。治冷泪久而眼昏，乌鸡胆汁，临卧点眼中。治迎风冷泪不止，乌贼鱼骨，研极细末，点目中。治无时热泪，目中溜火，恶日与火，隐涩，小角紧，久视昏花，迎风有泪，连翘饮子主之。

气壅如痰证　睥内如痰，白沫稠腻甚多，拭之即有者，是痰火上壅、脾肺湿热所致。故好酒嗜燥悖郁者，每患此疾。若睥肿及有丝脉虬赤者，必滞入血分，防瘀血灌睛等变生矣。

目疮疣

《内经》运气目眦疡有二：一曰热。经云：少阴司天之政，三之气，大火行，寒气

时至，民病目赤眦疡，治以寒剂是也。二曰燥。经云：岁金太过，民病目赤肿眦疡。又云：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目眯眦疡，治以温剂是也。

实热生疮证　轻重不等，痛痒不同。重则有堆积高厚，紫血脓烂而腥臭者，乃气血不和，火实之邪，血分之热尤重。如瘀滞之证，膏溷水浊，每每流于睥眦成疮，血散而疮自除。勤劳湿热人，每患睥眦成疮，无别痛肿证者，亦轻而无妨。若火盛疮生，堆重带肿痛者，又当急治，恐浊气沿于目内而病及于珠。若先目病后生疮，必是热沿他经。凡见疮生，当验部分，以别内之何源而来，因其轻重治之。

椒疮证　生于睥内，累累如疮，红而坚者是也。有则沙擦，开张不便，多泪而痛，今人皆呼为粟疮误矣。粟疮亦生在睥，但色黄软而易散。此则坚而难散者。医者率以龙须、灯心等物，出血取效，效虽速，不知目以血为荣，血损而光华有衰弱之患。轻则止须善治，甚重至于累累，连片疙瘩，高低不平，及血瘀滞者，不得已而导之，中病即止，不可太过，过则血损，恐伤真水，失养神膏。大概用平熨之法，退而复来者，乃内有瘀滞，方可量病渐导，若初治便用开导者，得效最速，切莫过治。

粟疮证　生于两睥，细颗，黄而软者是。今人称椒疮为粟疮，非也。椒疮红而坚，有则碍睛，沙涩不便，未至于急。粟疮见若目痛头疼者，内必有变证，大意是湿热郁于土分为重。椒疮以风热为重。二证虽皆属于血分，一易散，一不易散，故治亦不同。有素好湿热燥腻者，亦有粟疮，若睛虽赤而痛不甚者，虽有必退，与重者不同。又不可误认为玉粒，玉粒乃淡黄色，坚而消迟，为变亦迟者。

睥生痰核证　乃睥外皮肉有赘如豆，坚而不疼，火重于痰者，皮或色红，乃痰因火滞而结。此生于上睥者多，屡有不治自愈。有恣嗜辛辣热毒、酒色斫丧之人，久而变为瘿漏重疾者，治亦不同。若初起劫治，则顷刻平复矣。

木疳证　前见。

火疳证　生于睥眦气轮，在气轮为害尤急。盖火之实邪在于金部，火克金，鬼贼之邪，故害最急。初起如椒疮榴子一颗小而圆，或带横长而圆如小赤豆，次后渐大痛者多，不痛者少。不可误认为轮上一颗如赤豆之证，因瘀积在外易消者。此则从内而生也。

土疳证　谓睥上生毒，俗呼偷针眼是也。有一目生又一目者，有止生一目者，有邪微不出脓血而愈者，有犯触辛热燥腻、风沙烟火，为漏为吊败者，有窍未实，因风乘虚而入，头脑俱肿，目亦赤痛者。其病不一，当随宜治之。巢氏曰：凡眼内眦头忽结成疱，三五日间便生脓汁，世呼为偷针。此由热气客在眦间，热搏于津液所成。但其势轻者，小小结聚，汁溃热歇乃瘥。谨按世传眼眦初生小疱，视其背上即有细红点如疮，以针刺破，眼时即瘥，故名偷针，实解太阳经结热也。人每试之有验。然巢氏但具所因，而不更分经络，其诸名实所过者多矣（治偷针眼方，南星，生为末三钱，生地黄不拘多少，一处研成膏。贴太阳两边，肿自消。又方，生姜捣细盒之，泪出即愈）。

金疳证　初起与玉粒相似，至大方变出祸患，生于睥内，必碍珠涩痛以生障翳。生于气轮者，则有珠痛泪流之苦，子后午前阳分气升之时尤重，午后入阴分则病略清宁。久而失治，违戒反触者，有变漏之患。

水疳证　忽然一珠生于睥眦气轮之间者多，若在风轮，目必破损，有虚实大小二证。实者小而痛甚，虚者大而痛缓。状如黑豆，亦有横长而圆者，与木疳相似，但部分稍异，色亦不同。黑者属水，青绿蓝碧者属木。久而失治，必变为漏。头风人每有此患。风属木，肝部何以病反属水，盖风行水动，理之自然。头风病目，每伤瞳神，瞳神之精膏被风攻郁，郁久则火胜，其清液为火击散走，随其所伤之络结滞为疳也。疳因火滞，火兼水化，化因邪胜，不为之清润，而反为之湿热，湿热相搏而为漏矣。故水疳属肾与胆也。倪仲贤论血气不分混而遂结之病曰：轻清圆健者为天，故首象天。重

浊方厚者为地，故足象地。飘腾往来者为云，故气象云。过流循环者为水，故血象水。天降地升，云腾水流，各宜其性，故万物生而无穷。阳平阴秘，气行血随，各得其调，故百骸理而有余。反此则天地不降升，云水不腾流，各不宜其性矣。反此则阴阳不平秘，气血不行随，各不得其调矣。故曰人身者，小天地也。《难经》云：血为荣，气为卫，荣生脉中，气行脉外，此血气分而不混，行而不阻也明矣。故如云腾水流之不相杂也。大抵血气如此不欲相混，混则为阻，阻则成结，结则无所去还，故隐起于皮肤之中，遂为疣病。然各随经络而见，疣病自上眼睫而起者，乃手少阴心脉，足厥阴肝脉，血气混结而成也。初起时但如豆许，血气衰者，遂止不复长。亦有久止而复长者。盛者则渐长，长而不已，如杯如盏，如碗如斗，皆自豆许致也。凡治在初，须择人神不犯之日，大要令病者食饱不饥，先汲冷井水洗眼如冰，勿使气血得行，然后以左手持铜筋按眼睫上，右手翻眼皮令转，转则疣肉已突，换以左手大指，按之勿令得动移，复以右手持小眉刀尖略破病处，更以两手大指甲捻之令出，则所出者如豆许小黄脂也。恐出而根不能断，宜更以眉刀尖断之，以井水再洗，洗后则无恙。要在手疾为巧，事毕须投以防风散结汤，数服即愈。此病非手法则不能去，何则？为血气初混时，药自可及，病者则不知其为血气混也，比结则药不能及矣，故必用手法去。去毕则又以升发之药散之。药手皆至，庶几了事。

漏　睛

眦头结聚生疮，流出脓汁，或如涎水粘睛上下，不痛，仍无翳膜。此因心气不宁，并风热停留在睑中。宜服五花丸、白薇丸。歌曰：原因风热睑中停，凝结如脓似泪倾，驱毒除风无别病，黄连膏子点双睛。合用糖煎散、三和散、蜜蒙花散。倪仲贤论热积必溃之病曰：积者，重叠不解之貌。热为阳，阳平为常，阳淫为邪，常邪则行，行则病易见，易见则易治，此则前篇淫热之病也。深邪则不行，不行则伏，因伏而又伏，日渐月聚，势不得不为积也。积已久，久积必溃，溃始病见，病见则难治。难治者，非不治也。为邪积久，此溃已深。何则？溃犹败也。知败者，庶可以救。其病隐涩不自在，稍觉眵昧，视物微昏，内眦穴开窍如针，目按之则泌泌脓出，有两目俱病者，有一目独病者。目属肝，内眦属膀胱，此盖一经积邪之所致也，故曰热积必溃之病。又曰漏睛眼者是也，竹叶泻经汤主之。大便不鞕者，减大黄，为用蜜剂解毒丸主之。不然药误病久，终为祸害。

大眦漏证　大眦之间生一漏，时流血水，其色紫晕，肿胀而痛。病在心部，火之实毒，治法宜补北方，泻南方。

小眦漏证　小眦间生一漏，时流血，色鲜红。病由心包络而来，相火横行之候。失治则神膏损而明丧矣。当于北方中补而抑之。

阴漏证　不论何部生漏，但从黄昏至天晓则痛胀流水，作青黑色，或腥臭不可闻，日间则稍可，非若他证之长流。乃幽阴中有伏隐之火，随气升而来，故遇阴分即病重。治当温而清之。

阳漏证　不论何部分生漏，但日间胀痛流水，其色黄赤，遇夜则稍可，非若他漏长流也。治当补正气，清金火。

正漏证　有漏生于风轮，或正中，或略偏，病至此目亦危矣。若初发破浅，则流出如痰白膏，犹为可救。至于日久而深，则流出青黑膏汁，损及瞳神，即有金丹妙药，难挽先天二五元精，丧明必矣。病属肝肾二部，目窍于肝主于肾，故曰正漏耳。

偏漏证　漏生在气轮，金坚而位傍，为害稍迟，故曰偏漏。其流如稠浊白水，重则流脓。久而失治，水泄膏枯，目亦损矣。

外漏证　生于两睥之外，或流脓，或流稠臭水，胀痛则流出，不胀则略止，其害目迟于各漏。久而失治，则睥坏气泄，膏水耗损，目亦坏矣。

窍漏证　乃目傍窍中流出薄稠水，如脓腥臭，拭之即有，久则目亦模糊也。人嗜燥耽酒，痰火湿热者，每患此疾。久而不治，亦有暗伤神水，耗涩神膏之害，与气壅如痰相似，彼轻此重。如痰乃在外水不清，睑内欲出不得出者，此则从内，邪气熏蒸而出，欲罢不能者。治亦深浅迟速不同。

能远视不能近视

东垣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者，阳气有余，阴气不足也。乃血虚气盛。血虚气盛者，皆火有余元气不足。火者，元气、谷气、真气之贼也。元气之来也徐而和，细细如线。邪气之来也紧而强，如巨川之水，不可遏也。海藏云：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地芝丸主之。《秘要》云：阴精不足，阳光有余，病于水者，故光华发见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治之在心肾，心肾平则水火调，而阴阳和顺，阴阳和顺则收敛发用各得其宜。夫血之所化为水，在身为津液，在目为膏汁。若贪淫恣欲，饥饱失节，形脉甚劳，过于悲泣，皆斫耗阴精，阴精亏则阳火盛，火性炎而发见，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于外而远照。不能治之，而反触激者，有内障之患。

能近视不能远视

东垣云：能近视不能远视者，阳气不足，阴气有余，乃气虚而血盛也。血盛者，阴火有余也。气虚者，元气虚弱也。此老人桑榆之象也。海藏云：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法宜补心，《局方》定志丸主之。《秘要》云：此证非谓禀受生成近觑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视，而忽然不能者也。盖阳不足，阴有余，病于火者，故光不能发越于外，而偎敛近视耳。治之在胆肾，胆肾足则神膏厚，神膏厚则经络润泽，经络润泽则神气和畅而阳光盛矣。夫气之所用谓之火，在身为运用，在目为神光。若耽酒嗜燥、头风痰火、忿怒暴悖者，必伤神损气，神气弱必发用衰，发用衰则经络涩滞，经络涩滞则阴阳偏胜，而光华不能发达矣。

目　妄　见

《灵枢·大惑论》帝曰：予尝上清冷之台，中阶而顾，匍匐而前，则惑。予私异之，窃内怪之，独瞑独视，安心定气，久而不解，独搏独眩，披发长跪，俯而视之，复久之不已也。卒然自止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岐，故见两物。又云：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荣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睛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转而睛明也。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帝曰：予疑其然。予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予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感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迷，甚者为惑。《素问》云：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长短。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东垣益气聪明汤之类主之）。

神光自见证　谓目外自见神光出现，每如电闪掣甚则如火焰霞明，时发时止，与视瞻有色之定者不同。乃阴精亏损，清气怫郁，玄府太伤，孤阳飞越，神光欲散，内障之重者。非若萤星，痰火之轻也。

黑夜精明证　夫人体天地之阴阳，昼明夜晦，理之常也。今晦冥之中倏忽见物，是北于阴阳矣。乃水火不交，精华关格，乖乱不和，阳光飞越之害。不能培养阴精，以留制阳光，而自以为精华之盛，至于光坠而盲始悔之，不已晚乎。

视正反邪证　谓物本正而目见为邪也。乃阴阳偏胜，神光欲散之候。阳胜阴者，因

恣辛嗜酒怒悖，头风痰火气伤之病。阴胜阳者，因色欲哭泣饮味，经产血伤之病。此内之玄府，郁滞有偏，而气重于半边，故发见之火亦偏而不正耳。治用培其本，而伐其标。久而失治，内障成焉。《云麓漫抄》[20]云淮南陈吉老，儒医也。有富翁子，忽病视正物皆以为斜，几案书席之类，排设整齐，必更移令斜，自以为正，以至书写尺牍，莫不皆然。父母甚忧之，更历数医，皆不谙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诊脉后，令其父先归，留其子，设药开宴，酬劝无算，至醉乃罢。扶病者坐轿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倾倒，展转久之，方令登榻而卧，达旦酒醒，遣之归家，前日斜视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跃然而喜，且询治之之方。吉老云：令嗣无他疾，醉中尝闪倒，肝之一叶搭于肺上不能下，故视正物为斜。今复饮之醉，则肺胀展转之间，肝亦垂下矣。药安能治之哉？富翁厚为之酬。

视定反动证　谓物本定而目见为动也。乃气分火邪之害，水不能救之故。上旋眩运，振掉不定，光华欲坠，久则地石亦觉振动而不定，内障成矣。恣酒嗜燥，头风痰火人，明虚血少者，屡有此患。

视物颠倒证　谓目视物皆振动而倒植也。譬之环舞后定视，则物皆移动而倒植。盖血气不正，阴阳反复，真元有伤，阴精衰弱，阳邪上干，虚眩而运掉，有一年数发，有一月数发者。若发一视倒而视冥不醒者，神光坠矣。须因其所发时令，及别其因虚、因风、因痰、因火而治之。若以风眩不足以为虑，反斫丧而激触者，内障之患，终莫能逃。《九灵山房集》云：元末四明有吕复，别号沧洲翁，深于医道。临川道士萧云泉，眼中视物皆倒植，请治于复。复问其因，萧曰：某尝大醉，尽吐所饮酒，熟睡至天明，遂得此病。复切其脉，左关浮促，即告之曰：尝伤酒大吐时，上焦反覆，致倒其胆腑，故视物皆倒植，此不内外因而致内伤者也。法当复吐，以正其胆。遂以藜芦、瓜蒂为粗末，用水煎之。便平旦顿服，以吐为度。吐毕，视物如常。

视一为二证　谓一物而目视为二，即《内经》所谓视岐也。乃精华衰乱，偏隔败坏，病在肾胆，肾胆真一之精不足，而阳光失其主倚，故视一为二。若目赤痛者，乃火壅于络，阴精不得升运以滋神光，故反为阳邪错乱神光而岐其视。譬诸目痛时，见一灯火为二、三灯也。许学士云：荀牧仲尝谓予曰，有人视一物为两，医作肝气盛，故见一为二，服泻肝药皆不验，此何疾也。予曰：孙真人曰，《灵枢》有云：目之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云云，则视岐，故见两物也。令服驱风入脑药得愈。

视瞻有色证　非若萤星、云雾二证之细点长条也。乃目凡视物有大片，甚则通行，当因其色而别其证以治之。若见青绿蓝碧之色，乃肝肾不足之病，由阴虚血少，精液衰耗，胆汁不足，气弱而散，故视亦见其色，怯弱证人，眼前每见青绿色，益见其阴虚血少之故也。若见黄赤者，乃火土络有伤也。痰火湿热人，每有此患。夫阴虚水少，则贼火得以燥烁，而清纯太和之气为之乖戾不和，故神光乏滋运之化源，而视亦因其本而见其色也。因而不能滋养，反有触犯者，内障生焉。若见白色者，病由金分元气有伤，及有痰涎阻滞道路者，皆有此患。若视有大黑片者，肾之元气大伤，胆乏所养，不久盲矣。

视赤如白证　谓视物却非本色也。因物着形之病，与视瞻有色，空中气色不同。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火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此内络气郁，玄府不和之故。当因其色而别之，以知何藏府乘侮之为病而施治。

光华晕大证　谓视日与灯烛，皆生红晕也，甚则通红，而人物在灯光之下亦大矣。皆是实火阳邪发越于上之害，诸络必有滞涩，轻者晕小而淡，重者晕大而浓。治虽外证已退，目视尚有晕者，阳邪未平，阴精未盛，犹宜滋养化源，而克制其火耳。《道山清话》云：张子颜少卿晚年，常目光闪闪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颜信之弥谨，乃不食肉，不饮酒，然体瘠而多病矣。一日从汪寿卿求脉，寿卿一见大惊，不复言，但

投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祝曰：十日中服之当尽，却以示报。既如期，视所见白衣人，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饮酒，又明日具无所见，觉气体异他日矣。乃诣寿卿以告。寿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气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以大丸实其脾，小丸补其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其病自愈也。《北梦琐言》曰：有少年苦眩运眼花，常见一镜子，赵卿诊之曰，来晨以鱼鲙奉候，及期延于内，从容久饥，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台上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少年饥甚，闻芥醋香径啜之，逡巡再啜，遂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卿曰，郎君吃鱼鲙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故权诳而愈其疾也。

视直如曲证　《梦溪笔谈》云：有一人家妾，视直物如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

目闭不开

足太阳之筋为目上纲，足阳明之筋为目下纲，热则筋纵目不开。

目直视

视物而目睛不转动者是也。若目睛动者，非直视也。伤寒直视者，邪气壅盛，冒其正气，使神气不慧，藏府之气不上荣于目，则目为之直视。伤寒至于直视，为邪气已极，证候已逆，多难治。经曰：衄家不可发汗，发汗则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眴，不能眠。以肝受血而能视，亡血家肝气已虚，目（已弱，又发汗亡阳，则阴阳俱虚所致，此虽错逆，其未甚也。逆狂言反目直视，又为肾绝。直视摇头，又为心绝。皆藏府气脱绝也。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剧者发狂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涩者死，皆邪气盛而正气脱也。《素问》曰：少阳终者，其百节纵，目睘绝系。王注曰：睘，谓直视如惊貌（音琼）。目系绝，故目不动而直视。

目上视

经云：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针灸法见中风。

目为物所伤

倪仲贤论曰：志于固者，则八风无以窥其隙，本于密者，则五藏何以受其邪。故生之者天也，召之者人也，虽生弗召，莫能害也，为害不已，召之甚也。《生气通天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阴阳应象论》曰：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夫肉腠固皮毛密，所以为害者安从来也。今为物所伤，则皮毛肉腠之间为隙必甚，所伤之际，岂无七情内移，而为卫气衰惫之原，二者俱召，风安得不从，故伤于目之上下左右者，则目之上下左右俱病，当总作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眉骨者，病自目系而下，以其手少阴有隙也，加黄连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额者，病自抵过而上，伤于耳中者，病自锐眦而入，以其手太阳有隙也，加柴胡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额交巅耳上角及脑者，病自内眦而出，以其足太阳有隙也，加苍术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耳后耳角耳前者，病自客主人斜下，伤于颊者，病自锐眦而入，以其手少阳有隙也，加枳壳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头角耳前后及目锐眦后者，病自锐眦而入，以其足少阳有隙也，加龙胆草除风益损汤主之。伤于额角及巅者，病自目系而下，以其足厥阴有隙也，加五味子除风益损汤主之。诸有热者，更当加黄芩，兼服加减地黄丸。伤甚者，须从权倍加大黄，泻其败血。《六节藏象论》曰：肝受血而能视。此盖滋血、养血、复血之药也，此治其本也。又有为物暴震，神水遂散，更不复治，故并识之于此。

惊振外障　前见。

惊振内障证　因病目再被撞打，变成内障，日夜疼痛淹淹，障子赤膜绕目，不能

视三光，亦如久病内障。宜补肝丸、神肾丸、石决明丸、及皂角丸，合生熟地黄丸。

物损真睛证　谓被物触打，径在风轮之急者，物大则状大，物小则状小，有黄白二色，黄者害速，白者稍迟。若尖细之物触伤，浅小者可治可消。若粗厉之物，伤大而深及缺损神膏者，虽愈亦有瘢痕。若触及破膏者，必有膏汁，或青黑色，或白色如痰者流出，为害尤急。纵然急治，瞳神虽在，亦难免欹侧之患。绽甚而瞳神已去者，不治。物有尖小而伤深膏破者，亦有细细黑颗如蟹睛出，愈后有瘢。且如草木刺、金石屑、苗叶尖针尖触在风轮，浅而结颗，黄者状如粟疮，急而有变；白者状如银星，为害稍缓。每见耘苗人、竹木匠，往往误触竹丝、木屑、苗叶在风轮而病者。若飞扬之物重大，而打破风轮者，必致青黄牒出，轻而膏破者，膏汁流出黑颗为蟹睛。又轻而伤浅者，黑膏未出，有白膏流出，状如稠痰，凝在风轮，欲流不流，嫩白如凝脂者，此是伤破神珠外边上层气分之精膏也。不可误认为外障。若视昏者，瞳神有大小欹侧之患，久而失治，目必枯凸。大凡此病不论大小黄白，但有泪流赤胀等证者，急而有变，珠疼头痛者尤急。素有痰火、风湿、斫丧之人，病已内积，未至于发，今因外伤而激动其邪，乘此为害，痛甚便涩者最凶。又如木竹芒刺，误触断在风轮膏内者，必晓夜胀痛难当，急宜取出。物若粗大入深者，于此损处必有膏出为蟹睛，治亦有瘢。取迟，膏水滞结障生者，物去而治障，障自退。障若大而厚者，虽退亦有迹。失取而攻损瞳神者，不治。若刺伤断在气轮皮内，取迟者，必有瘀血灌胀，取去物而先导之，后治余证。大抵此证物尖细者，伤亦小，易退而全好。粗大者，伤亦大，难退而有迹。小者能大，大者损目，风轮最急，气轮次之。其小物所触浅细者，年少精强，及善于护养，性情纯缓之人，亦有不治而愈者，必其内外别无他证也。

振胞瘀痛证　谓偶被物撞打，而血停滞于睑睥之间，以致胀痛也。缓而失治，则胀入珠内，瘀血灌睛，而睛有损坏之患，状亦与胀如杯覆同。外治开导，敷治亦同，内治不同。盖胀如杯覆，因火从内起而后壅滞。此因外触凝滞，脉道阻塞而后灌及神珠。或素有痰火风邪，因而激动，乘虚为患。又当验其形证丝络，各随其经而治之。

触伤真气证　乃被物撞打而目珠痛，痛后视复如故，但过后渐觉昏冥也。盖打动珠中真气，络涩滞而郁遏，精华不得上运，损及瞳神，而为内障之急。若初觉昏暗，速治之，以免内障结成之患。若疾已成，瞳神无大小欹侧者，犹可拨治，内宜调畅气血，无使凝滞（此证既成，即惊振内障）。

飞丝入目证　谓风飏游丝偶然撞入目中而作痛也。若野蚕蜘蛛木虫之丝，患尚迟。若遇金蚕老鹳丝，其目不出三日迸裂。今人但患客风暴热，天行赤热，痛如针刺，一应火实之证，便呼为天丝眼，不知飞丝入目，乃人自知者，但回避不及，不意中被其入也。入目之时，亦自知之，倏然而痛，泪涌难开，岂可以之混治他证乎。治飞丝入目方，头垢点入眼中。柘树浆点了，绵裹筋头，蘸水于眼上，缴拭涎毒。火麻子一合，杵碎，井水一碗，浸搅，却将舌浸水中，涎沫自出，神效。一方用茄子叶碎杵，如麻子法尤妙。飞丝入眼，眼肿如眯，痛涩不开，鼻流清涕，用京墨浓磨，以新笔涂入目中，闭目少时，以手张开，其丝自成一块，看在眼白上，却用绵轻轻惹下则愈。如未尽再涂。

物偶入睛证　谓偶然被物落在目中而痛也。凡人被物入目，不可乘躁便擦，须按住性，待泪来满而擦，则物润而易出。如物性重及有芒刺不能出者，急令人取出，不可揉擦，擦则物愈深入而难取。若入深须翻上睥取之，不取转运阻碍，气滞血凝而病变。芒刺金石棱角之物，失取碍久及擦重者，则坏损轮膏，如痕糇凝脂等病，轻则血瘀水滞，为痛为障等病，有终不得出而结于睥内者，必须翻而寻看，因其证而治之。此与眯目飞扬不同。飞扬，细沙擦眯已成证者，此则未成证。若已成证，则大同小异，终彼轻而此重也。

眯目飞扬证　因出行间风吹沙土入目，频多揩拭，以致气血凝滞而为病也。初起涩湿赤脉，次后泪出急涩，渐渐重结为障翳。然有轻重赤白，亦因人之感受血气部分，或时令之寒热不同耳。或变或不变，亦随人之戒触所致。当辨形证、别经络而施治。治眯目，盐与豉置水中浸之，视水其查立出。物落眼中，用新笔蘸缴出。又方，浓研好墨点眼，立出。治稻麦芒入眼，取蛴螬，以新布覆目上，待蛴螬从布上摩之，其芒出着布上。

伤寒愈后之病

倪仲贤曰：伤寒病愈后，或有目复大病者，以其清阳之气不升，而余邪上走空窍也。其病隐涩赤胀，生翳羞明，头脑骨痛，宜作群队升发之剂，饵之数服斯愈。伤寒论曰：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其伤于四时之气者，皆能为病。又《生气通天论》曰：四时之气更伤五藏，五藏六府一病，则浊阴之气不得下，清阳之气不得上，今伤寒时病虽愈，浊阴清阳之气犹未来复，浊阴清阳之气未复，故余邪尚炽不休，走上而为目之害也。是以一日而愈者，余邪在太阳。二日而愈者，余邪在阳明。三日而愈者，余邪在少阳。四日而愈者，余邪在太阴。五日而愈者，余邪在少阴。六日而愈者，余邪在厥阴。七日而复，是皆清阳不能出上窍而复受其害也。当为助清阳上出则愈，人参补阳汤主之，羌活胜风汤主之，加减地黄丸主之，搐鼻碧云散亦宜用也。忌大黄、芒硝苦寒通利之剂，犯之不可复治。

妊娠目病

其病多有余，要分血分、气分，气分则有如旋胪泛起、瞳神散大等证，血分则有如瘀血凝脂等病。盖其否隔阴阳涩滞与常人不同，为病每多危急，人不知虑，屡见临重而措手不及者，内伐又恐伤胎泄气，不伐又源不澄病不去，将奈何吁，能知其胎系固否，善施内护外劫之治，则百发百中矣。

产后目病

产则百脉皆动，气血俱伤，太虚不足，邪易以乘，肝部发生之气甚弱，血少而胆失滋养，精汁不盛，则目中精膏气液皆失化源，所以目病者多。然轻重内外不同。有劳瞻竭视，悲伤哭泣，而为无时冷热泪，内障昏眇等证；有窍不密，引入风邪，为湿烂头风者；有因虚沐发，湿气归脑，而为内障诸病者；有因虚劳役，恣辛嗜热，及患热病而伤目血为外障者，皆内不足所致。善知爱护者，疾微而不变。不知保养，反纵斫丧，则变重不一。大抵产后病宜早治，莫待其久，久则气血定而病深，治亦不易。其外证易知者，人皆知害而早治，其内证害缓者，人多忽之，比其成也，为无及之，悔者多矣（参看目痛条，亡血过多之病）。

因风证

谓患风病人目疾也。风在五行为木，在藏为肝，在窍为目，本乎一气。久风则热胜，热胜而血弱。风久必郁，郁则火生，火性炎上，故患风人未有目不病者。然各因其故而发，有日浅而郁未深，为偏㖞歪斜者；有入脾而脾反湿胜而赤烂者；有血虚筋弱而振搐者；有不禁反伤精神，及恣燥嗜热助邪，乖乱清和融纯之气，氤郁而为内障者；有风盛血滞，结为外障，如努肉等证者。加以服饵香燥之药，耽酒纵辛，阴愈亏而火愈烁，病变瘀变重得，治各因其证而伐其本，内外常劫不同。大抵风病目者，当去风为先，不然，目病虽退而复来，虽治再至三，风不住，目病终无不发之理。

因毒证

谓人生疮疡肿毒累及目病也。夫六阳火燥有余，水不能制，致妄乱无拘，气滞血壅而始发疮疡肿毒，火性炎上，目窍高，火所从泄，浊能害清，理之自然。肝胆清净融和之府，疮毒痈疽浊乱之邪，邪既炽盛，侵搅清和，因素斗丧，肝肾有亏，阴虚血

少，胆之精汁不光，化源弱而目络少滋，故邪得乘虚入目而为害。若病目正在病毒之时，治毒愈而目亦愈。若毒愈而目不愈者，乃邪入至高之深处，难以自退，当浚其流，澄其源。因而触激，甚者有瘀滞之变。

因他证

谓因患别病而害及目也。所致不同，有阴病则阴自伤，有阳病而阳自损，有寒病热药太过伤其神气，有热病寒药太过耗其精血。补者泻之，泻则损其元；泻者补之，补则助其邪。针砭之泄散真气，炮炙之激动火邪。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之故不同，亦各因人触犯感受，藏府经络衰旺，随其所因而入为病，内外轻重不等，当验其标而治其本。譬如伤寒阳证，热郁蒸损瞳神，内证也，热盛血滞，赤痛泪涩者，外证也；阴证脱阳目盲，内证也；服姜附温热之剂多，而火燥赤涩者，外证也；疟疾之热损瞳神，内证也；火滞于血而赤涩，外证也；泻利后昏眇，为谷气乏，土府清纯之气伤，不能发生长养，津液耗而膏汁不得滋润，内证也；山岚瘴气目昏者，邪气蒙蔽正气，外证也；蛊胀中满赤痛者，阴虚难制阳邪，内证也，气证多怫郁，弱证多昏花，皆内证也；痰证之腻浊，火证之赤涩，皆外证也，余仿此。梦灵丸、明目生熟地黄丸、合皂角丸、芜蔚子丸。

痘疹余毒证

痘疹为毒最重，为自禀受以来，蕴积恶毒深久之故，古称曰百岁疮。谓人生百岁之中，必不能免。一发则诸经百脉清纯太和之气，皆为其扰乱一番，正气大虚，而邪得以乘之，各因所犯而为疾。况目又清纯之最者，通于肝胆，肝胆为清净之府，邪正不并立，今受浊邪熏灼，则目有失发生长养之源，而病亦易侵，皆由人不能救而且害之之故也；或于病中食物太过，怀藏太暖，误投热药，多食甘酸而致病者；或于病后因虚未复，恣食辛辣燥腻，竭视劳瞻，好烘多哭，冲冒风沙烟瘴而致病者。有为昏蒙流泪之内证者，有为赤烂星障之外证者，有余邪蕴积为凝脂、黄膜、花翳、蟹睛等证之重而目糇凸者，有余邪偶流为赤丝、羞明、微星、薄翳等证之轻而病自消者。轻重浅深，亦各随人之犯受所患不一，当验其证而审其经以治之，不可执一，反有激变之祸。盖痘疹之后，人同再造，比之常人不同，若有所误，赔害终身，行斯道者，宜加谨焉。大抵治之早则易退而无变，迟则虽无变，恐血气凝定，即易治之证亦通迟矣。今人但见痘后目疾，便谓不治，不知但瞳神不损者，纵久远亦有可治之理。惟久而血定精凝障翳，沉滑涩损者，则不治耳。倪仲贤云：瘢疹余毒所害者，与风热不制之病，稍同而异，总以羚羊角散主之。便不鞕者，减硝黄。未满二十一日而病作者，消毒化瘢汤主之。海藏云：东垣先生治瘢后风热毒，翳膜气晕遮睛，以泻青丸子泻之大效，初觉易治。余详见痘疹门。

时复证

谓目病不治，忍待自愈，或治失其宜，有犯禁戒，伤其脉络，遂致深入，又不治之，致搏夹不得发散之故。或年之月、月之日，如花如潮，至期而发，至期而愈。久而不治，及因激发，遂成大害。未发者，问其所发之时令，以别病本在何经位。已发者，当验其形证丝脉，以别其何部分，然后治之。

---

[1]“七窍门上”四字原脱，据目录补。
[2]“目”原作“脉”，据《灵枢》改。
[3]“溢”原作“滥”，据修敬堂本改。
[4]“轮”原作“人”，据修敬堂本改。
[5]“囟”原作“顶”，据《儒门事亲》改
[6]“肺”原作“肿”，据四库全书本改。

[7]“目”原作“自”，据四库全书本改。
[8]“色”原作“色”，据四库全书本改。
[9]“络”原作“红”，据四库全书本改。
[10]“开”原作“闭”，据修敬堂本改。
[11]“不”字原脱，据修敬堂本补。
[12]“功”，四库全书本作“攻”。
[13]“眩”，修敬堂本作“弦”。
[14]“印”，集成本作“犯”。
[15]“睑”原作“脸”据文义改。
[16]“瞑”原作“瞎”，据《素问》改。
[17]“摇”原作“淫”，据《素问》改。
[18]“晨则似短”四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一百五十无此四字，疑衍。
[19]“为”，集成本作“以”。
[20]此段医案，原接“视足反动证”后，依文义移前。

第八册

七窍门下

耳

耳　属足少阴肾经（《中藏》曰：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于耳。《素问》曰：肾在窍为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又曰：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故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注：牙车即颊车穴也，在耳下曲颔端陷中。耳偏高者肾偏倾，耳高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玄珠》曰：耳薄而黑或白者，肾败也），又属手少阴心经（《素问》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又曰：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又属手太阴肺经（李东垣曰：耳本主肾，而复能听声者，声为金，是耳中有肺水，土生于申也。王太仆曰：手太阴肺络，会于耳中，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而耳聋），又属足厥阴肝经（《素问》曰：肝病气逆则耳聋不聪。朱丹溪曰：耳聋属热，少阳、厥阴热多），又属手足少阳三焦胆，手太阳小肠经之会（《灵枢》曰：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中也。《素问》曰：一阳独啸，少阳厥也，其终者耳聋。注：啸，耳中鸣如啸声也。胆及三焦脉皆入耳，故气逆上则耳中鸣。又曰：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伤寒三日少阳受之，则胸胁痛而耳聋，九日少阳病衰，耳微闻。《灵枢》曰：手太阳所生病者，耳聋，目黄），又属手足阳明大肠胃经（《素问》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灵枢》曰：聋而痛者，取手阳明。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又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又属足太阳膀胱经（《素问》曰：太阳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又属手足少阴心肾，太阴肺脾足阳明胃经之络（《素问》曰：此五络皆属于耳中，上络左角，邪客之则病）。

耳前　属手足少阳三焦胆，足阳明胃经之会（《素问》曰：上部人，耳前之动脉。注：在耳前陷者中，动应于手，手少阳脉气之所行也）。

耳后　属手足少阳三焦胆经之会（李东垣曰：少阳者，邪出于耳前后也。按此语并证上文）。

耳下曲颊　属足少阳胆，阳明大肠经之会，又属手太阳小肠经（《灵枢》曰：手太阳当曲颊）。

曲颊前　属足少阳胆，阳明大肠经之会。

前寸许　属手阳明大肠经。

曲颊后　属足少阳胆经（《灵枢》曰：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

《保命集》云：夫耳者，以窍言之水也，以声言之金也，以经言之手足少阳俱会其中也。有从内不能听者主也，有从外不能入者经也。有若蝉鸣者，有若钟声者，有若火熇熇然者，各随经见之，其间虚实不可不察也。假令耳聋者，何谓治肺，肺主声，鼻塞者肺也。何谓治心，心主臭。如推此法，皆从受气于始，肾受气于巳，心受气于亥，肝受气于申，肺受气于寅，脾受气于四季，此治法皆生长之道也。赵以德曰：耳者肾之窍，足少阴经之所主，然心亦寄窍于耳，在身十二经脉中，除足太阳手厥阴外，其余十经脉络皆入耳中。盖肾治内之阴，心治外之阳，合天地之道，精气无处而不交通，故清净精明之气上走空窍，耳受之而听斯聪矣，因此耳属二藏之窍也。于是诸经禀其阴阳五行，精明者皆上入之，所以宫商角徵羽之五音，从斯辨矣。经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是也。若二气不调则交通不表，故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而阳气之闭塞者，或因烦劳，阴虚气浮；或因卫气不下，循脉积聚于上；或得于邪风与阳并盛；或因热淫之胜；或因三焦之火独光，而耳中浑浑焞焞；或因经藏积热所致；或因大怒气上而不下。夫如是者，皆由心气虚实不调。虚则不能治其阳下与阴交，实则恃阳强而与阴绝。经曰：至阴虚，天气绝是也。而地气之冒明者，或忧愁不解，阴气闭塞，不与阳通；或内外湿饮痞隔，其气不得升降，则耳中亦浑浑焞焞；或肾精脱，或热病之精脱，二者尺脉绝则死；或耳中因二气不和，结干耵聍塞之。夫如是，皆由肾气不和，虚则阴气微不能上交于阳，而阳是暴实，则阴气逆不纳其阳也。《灵枢》曰：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能闻五音。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入于耳中者，皆足以乱二藏主窍之精明。至于聋聩，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聋者，于肾亦有虚实之异。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阳主气，精不足，气有余，则聋为虚。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余，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二者皆禀赋使然，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曰：不知调阴阳七损八益之道，早衰之节也。其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此亦无治也。唯暴聋之病，与阴阳隔绝之未甚，经脉欲行而未通，冲击其中，鼓动听户，随其气之微甚而作嘈嘈风雨诸声者，则可随其邪以为治，补不足，泻有余，务使阴阳和平，自然清净之气上走耳中而听斯聪矣。曰若子所表，言水火同开此窍，何《原病式》之非温补耶？曰心在窍为舌，以舌非孔窍，因寄窍于耳，则是肾为耳窍之主，心为耳窍之客。以五藏开窍于面部，分阴精阳气言之，在肾肝居阴，故耳目窍阴精主之；在心肺脾居阳，故口舌鼻三窍阳气主之。所以阴精主者，贵清凉而恶烦热；阳气主者，贵温暖而恶寒凉。洁古老人尝有是论；信耳目之不可以温补也。《仁斋直指》云肾通乎耳，所主者精，精气调和，肾气充足，则耳闻而聪。若劳伤气血，风邪袭虚，使精脱肾惫，则耳转而聋。又有气厥而聋者，有挟风而聋者，有劳伤而聋者，盖十二经脉上络于耳，其阴阳诸经适有交并，则脏气逆而为厥，厥气搏入于耳，是为厥聋，必有时乎眩晕之证。耳者，宗脉之所附，脉虚而风邪乘之，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否而不宣，是为风聋，必有时乎头痛之证。劳役伤于血气，淫欲耗其精元，瘦悴力疲，昏昏愦愦，是为劳聋。有能将适得所，血气和平，则其聋暂轻；其或日就劳伤，风邪停滞，则为久聋之证矣。外此又有耳触风邪，与气相击，其声嘈嘈，眼或见火，谓之虚鸣。热气乘虚随脉入耳，聚热不散，脓汁出焉，谓之脓耳。人耳间有津液，轻则不能为害，若风热搏之，津液结靳成核塞耳，亦令暴聋，谓之盯耳，前是数者，肾脉可推，风则浮而盛，热则洪而实，虚则涩而濡。风为之疏散，热为之利，虚为之调养。邪气并退，然后以通耳调气安肾之剂主之。风虚耳聋，排风汤、桂星散、羊肾羹、鱼脑膏、磁石丸、姜蝎散；风热耳聋，犀角饮子、芍药散、犀角散、茯神散。耳聋皆属于热，少阳厥阴热多，宜开痰散风热，通圣散、滚

痰丸之类。耳因郁聋，以通圣散，内加大黄酒煨，再用酒炒三次，后入，诸药通用酒炒。厥聋，和剂流气饮加石菖蒲，每服三钱，以生姜、忽白同煎，食后服。沉香降气汤、或苏子降气汤、不换金正气散、指迷七气汤。轻者吞来复丹，重者吞养正丹。凡治耳聋，皆当调气。气逆耳聋有三，肝与手太阳、少阳也。经云：肝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又云：太阳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罗谦甫云：手太阳气厥而耳聋者，其候聋而耳内气满也。手少阳气厥而耳聋者，其候耳内浑浑焞焞，此皆气逆而聋也。治法宜四物汤吞龙荟丸降火，及复元通气散调气是也。耳聋有湿痰者，槟榔神芎丸下之。耳聋面颊黑者，为精脱肾虚。罗谦甫云：经曰，精脱者则耳聋。夫肾为足少阴之经，乃藏精而气通于耳，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若精气调和则肾藏强盛，耳闻五音，若劳伤气血兼受风邪，损于肾藏而精脱者，则耳聋也。然五藏六府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其阴阳经气有相并时，并则藏气逆，名之曰厥，厥气相搏，入于耳之脉，则令聋。其肾病精脱耳聋者，其候颊颧色黑。手少阳之脉动，则气厥逆而耳聋者，其候耳内浑浑焞焞也。手太阳厥而耳聋者，其候聋而耳内气满也。宜以烧肾散主之。烧肾散、益肾散、补肾丸、苁蓉丸、肉苁蓉丸、桑螵蛸汤，肾虚有寒者宜之。《本事》地黄汤，肾虚有热者宜之。

耳　聋[1]

耳聋，少气嗌干者，为肺虚。东垣曰：《藏气法时论》云：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注云：肺之络，会于耳中故聋，此说非也。盖气虚必寒，盛则气血俱涩滞而不行也。耳者，宗气也，肺气不行故聋也。宜生脉散嚼下蜡弹丸。耳聋多恐者为肝虚。经云：肝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治法用四物汤加防风、羌活、柴胡、菖蒲、茯神等分煎汤，服二十余贴，却用姜蝎散开之。《本草》云：肝虚则生姜补之是也。劳聋，宜益气聪明汤。头目不清，清神散。气闭不通，通气散，秘传降气汤加菖蒲。外治，通神散、通耳法、追风散、革麻丸、雄黄散、透耳筒、鲫鱼胆膏、蝎稍膏、鼠胆丸、鸡卵方、灸方、驴脂方、醋附方、龟尿方、干地龙方、鱼脑膏。

久聋　革麻子丸、天雄鸡子方、通气散、水银方、大蒜方、胜金透关散。

暴聋　蒲黄膏、龙脑膏，川椒、巴豆、菖蒲、松脂以蜡熔为筒子，内耳中，一日一易。或用雄黄一钱，巴豆肉一个，研细，葱涎和作锭子，纸卷塞耳中。或用凌霄花叶，杵自然汁滴耳中。罗谦甫云：夫卒耳聋者，由肾气虚为风邪所乘，搏于经络，随其血脉上入耳，正气与邪气相搏，故令卒聋也。娄全善云：暴聋皆是厥逆之气。经云，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又云，少阳之厥，暴聋是也。宜于前厥聋条求其治法。运气耳聋有四：一曰湿邪伤肾三焦聋。经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民病耳聋，浑浑焞焞，治以苦热是也。二曰燥邪伤肝聋。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耳聋无所闻是也。三曰火邪伤肺聋。经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耳聋是也。四曰风火炎扰于上聋。经云：少阳司天之政，风热参布，云物沸腾，民病聋瞑。三之气，炎暑至，民病热中，聋瞑，治以寒剂是也。

耳　鸣

经云：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又云：上气不足，耳为之苦鸣。补足外踝下，留之。又云：脑为髓之海，其轮上在百会，下在风府。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审守其输，调其虚实。又云：液脱者，脑髓消，胫酸，耳数鸣。凡此皆耳鸣之属虚者也。经云：太阳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又云：厥阴司天，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三之气，天政布，气[2]乃时举，民病耳鸣。又云：厥阴之脉，耳鸣头眩。又云：少阳所至为耳鸣，治以凉寒。凡此皆耳鸣之属实者也。王汝言云：耳或鸣甚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人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于

耳中而为鸣，郁甚则壅闭矣。若遇此证，但审其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证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怒则气上，少阳之火客于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多欲，当见劳怯等证。丹溪云：耳鸣因酒过者，用大剂通圣散，加枳壳、柴胡、大黄、甘草、南星、桔梗、青皮、荆芥。如不愈，用四物汤。薛新甫云：若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栀、柴胡。若中气虚弱，用补中益气汤。若血气俱虚，用八珍汤加柴胡。若怒便聋，而或曰耳属肝胆经气，实用小柴胡加芎、归、山栀，虚用八珍汤加山栀。若午前甚者，阳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栀。阳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山栀。午后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黄丸。胃中空，宗脉虚，上气不足，皆参芪为君，柴升佐之。耳中然，是无阴也。又液脱者，脑髓消，胫酸，耳数鸣，宜地黄丸。肾虚耳中潮声蝉声无休止时，妨害听闻者，当坠气补肾，正元饮咽黑锡丹，间进安肾丸，有热者龙齿散。肾藏风耳鸣，夜间睡着如打战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内觉有风吹奇痒，宜黄芪丸。肾者，宗脉所聚，耳为之窍。血气不足，宗脉乃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气与之搏，故为耳鸣。先用生料五苓散，加制枳壳、橘红、紫苏、生姜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疏风下气，续以芎归饮和养之。耳中盯盯，耳鸣耳聋，内有污血，宜柴胡聪耳汤。饮法与耳聋相参用之。外治，麝香散、吴茱萸散、及乌头烧灰、菖蒲等分末之，锦包塞耳，或用生地黄截塞耳，数易之，以瘥为度。

耳 肿 痛

属少阳相火。经云：少阳之胜，耳痛。治以辛寒是也。生犀丸、犀角饮子、解热饮子。耳内痛生疮，用黍粘子汤。耳湿肿痛，用凉膈散加酒炒大黄、黄芩、酒浸防风、荆芥、羌活服之，更以脑多麝香少，湿加枯矾，吹入耳中。《丹铅续录》云：王万里时患耳痛，魏文靖公劝以服青盐、鹿茸、煎雄、附为剂，且言此药非为君虚损服之，曷不观易之坎为耳痛，坎水藏，在肾开窍于耳，而水在志为恐，恐则伤肾，故为耳痛。气阳运动常显，血阴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坎为血卦，是经中已著病证矣，竟饵之而良愈。外治，白龙散、杏仁膏、菖蒲挺子。或用穿山甲二片，土狗子二个，夹在穿山甲内，同炒焦，黑色为度，入麝香少许同研细，吹一字于耳内（亦治耳聋。）或用草乌削如枣核大，醯姜汁塞耳内（一方不用姜汁）。或用郁金研细末，每以净水调一字，倾入耳，却急倾出。或用油胡桃肉为末，狗胆汁和为丸，如桐子大，绵裹安耳中。或用食盐炒热，用枣面蒸熟，青花布包定枕之。

耳 痒

沈存中云：予为河北察访使时，病赤目四十余日，黑睛傍黯赤成疮，昼夜痛楚，百疗不瘥。郎官丘革相见问予，病目如此曾耳中痒否，若耳中痒，即是肾家风，有四生散疗肾风，每作二、三服即瘥。闾里号为圣散子。予传其方合服之，午时一服，临卧一服，目反大痛，至二鼓时乃能眠，及觉目赤稍散，不复痛矣，更进三四服，遂平安如常。是时孙和甫学士帅镇阳，闻予说大喜曰，吾知所以自治目矣，向久病目，尝见吕吉甫参政云顷，目病久不瘥，因服透冰丹乃瘥，如其言修合透冰丹一剂，试服了二三十服，目遂愈。乃知透冰丹亦疗肾风耳。《圣惠》云：有人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愈，此乃肾脏虚，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饮酒、啖湿面、蔬菜、鸡、猪之属，能尽一月为佳，不能戒无效。

停 耳

罗谦甫云：耳者，宗脉之所聚，肾气之所通，足少阴之经也。若劳伤气血，热气乘虚入于其经，邪随血气至耳，热气聚则生脓汁，故谓之停耳孔。内服：柴胡聪耳汤、通气散、蔓荆子散。外用：红绵散、松花散、白莲散、麝香散、杏仁膏、矾石散、葱涎膏、菖蒲散、竹蛀散、蝎倍散、立效散、香附散、三黄散、二圣散。如壮盛之人，积

热上攻，耳中出脓水不瘥，用无忧散送雄黄丸，泻三、四、五行瘥。

耳内疮

罗谦甫云：耳内生疮者，为足少阴，是肾之经也，其气通于耳，其经虚，风热乘之，随脉入于耳，与气相搏，故令耳门生疮也。曾青散主之，黄连散亦可。内服黍粘子汤。薛新甫云：耳疮属手少阳三焦经，或足厥阴肝经，血虚风热，或肝经燥火风热，或肾经风火等因。若发热燃痛，属少阳、厥阴风热，用柴胡栀子散。若内热痒痛，属前二经血虚，用当归川芎散。若寒热作痛，属肝经风热，用小柴胡汤加山栀、川芎。若内热口干，属肾经虚火，用加味地黄丸，如不应，用加减八味丸。余当随证治之。

冻耳成疮方，柏叶三两，微炙为末，杏仁四十九枚，汤浸去皮，研成膏，乱发两鸡子大，食盐、乳香各半两，细研，黄蜡一两半，清油一斤，上先煎油令沸，即下乱发，以消尽为度，次下诸药，煎令焦黄，滤去滓，更以绵重滤过，再以慢火煎之，后下乳香、黄蜡等，搅令稠稀得所，于磁器盛，每用鹅翎旋取涂之。又方，柏白皮、桑白皮、榆白皮、杏仁（汤浸去皮）各二两，甘草一两，羊脑髓半斤，上锉，以羊脑髓煎令黄，滤去滓，于磁器盛，每用鹅翎蘸药涂之。

虫入耳

薛新甫云：先君尝睡间，有虫入耳痛瞀，将生姜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耳内，虫即出而愈。又有百户张锦谓予曰，耳内生疮，不时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诊其脉皆安静，予谓非疮也。话间痛忽作，予度其有虫入耳，令回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虫，遂不复痛。或用麻油滴之，则虫死难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则虫亦出，但俱不及猫尿之速也。治百虫入耳：蓝汁、葱汁、韭汁、莴苣汁、鸡冠血、酸醋、香油、稻秆灰汁，俱灌入耳中。桃叶捣细塞耳。白胶香烧烟熏入耳。猪肉少许，炙香，置耳孔边。麻油作煎饼，侧卧以耳枕之。以火照之。以刀两口于耳上相击作声。水银一大豆倾入耳中，欹耳孔向下，于耳上击铜器物数声。白矾、雄黄等分为细末，香油调成膏，每用皂角子大塞耳。川椒为末一钱，醋半盏浸良久，少少滴耳中。用口气尽力吸出最妙。

蜒蝣入耳　立验散。硇砂、胆矾等分研细，鹅翎管吹一字入耳中，虫化为水。鸡一双，去毛足，以油煎令黄，筋穿作孔，枕之。绿矾为末，水调灌耳。雄黄为末，醋调灌耳。蜗牛一个，槌碎，置耳边。牛乳一盏，少少灌入耳内，若入腹者，饮一二升，当化为黄水。驴乳三合灌耳中，其虫从左耳入右耳出。

蜈蚣入耳　用煎鸡枕之，或用炙猪肉掩两耳。韭汁或姜汁灌耳中。蜈蚣及蚁入耳，用猪脂一指大，炙令香，安耳边即出。又用生姜汁灌耳中即出。大蒜汁亦可。

蚁入耳　捣韭汁灌。大蒜汁亦可。鲮鲤甲烧灰为末，水调滤过，滴入耳中。

飞蛾入耳　酱汁灌入耳即出，或以鹅管极气吸之出，或击铜器于耳边。

苍蝇入耳　最害人，速用皂角子虫研烂，生鳝血调灌入耳中。

蚤虱入耳　痛，菖蒲为末，炒，乘热以绵裹着耳边。

水入耳　以薄荷汁点立效。治耳中有物不可出，以麻绳剪令头散，傅好胶，着耳中，使其物粘之，徐徐引出效。用弓弦尤妙。

鼻

颎中　（颎，亦作鬲，鼻山根也，俗呼鼻梁）属足阳明胃经、督脉之会（《素问》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颎鼻渊，传为衄血鳃瞑目。注：足太阳膀胱脉，起目内眦，上颎交巅络脑，阳明脉起于鼻，交颎中，旁约太阳之脉，今脑热则足太阳逆，与阳明之脉俱盛，薄于颎中，故颎辛鼻渊。颎辛者，鼻酸痛也。鼻渊者，浊涕下而不止如水泉也。热盛则阳络溢，阳络溢故衄。衄者，鼻出汗血也，又谓之鳃。血出甚则阳明太阳脉衰，不

能荣养于目，故目瞑。瞑，暗也）。

鼻　属手太阴肺经（《素问》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畏热。《灵枢》曰：肺病者，喘息鼻张。又曰：肺虚则鼻塞不利，和则能知香臭矣。乔岳曰：肺绝则无涕，鼻孔黑燥，肝逆乘之而色青。东垣曰：伤风，鼻中气出粗，合口不开，肺气通于天也），又属手少阴心经（李东垣曰：鼻本主肺，而复能闻香臭者，鼻中有心，庚金生于巳也。《素问》曰：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又属手足阳明大肠胃经、督脉之交会（刘河间曰：伤风寒于腠理而为鼻塞者，寒能收敛，阳气不通畅也。《素问》曰：伤寒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故鼻干不得卧。王海藏曰：石膏发汗，辛、寒，入手太阴经，仲景治伤寒阳明经证乃用之者何也？盖胃脉行身之前，而胸为胃肺之室，邪热在阳明，则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号为白虎汤也。《素问》又曰：运气阳明所至为鼽嚏。注：鼽，鼻窒也。嚏，喷嚏也）。其在小儿面部，谓之明堂（《灵枢》曰：脉见于气口，色见于明堂。明堂者，鼻也。明堂广大者寿，小者殆，况加疾哉。按：此语即相家贵隆准之说也。然须视其面部何如，愚尝见明堂虽小，与面相称者，寿可八十，要不可执一论也）。属足太阴脾经（《素问》曰：脾热病者，鼻先赤）。

侠鼻孔两旁五分　（名迎香穴）属手足阳明大肠胃经之会，直两目瞳子（名巨穴），属足阳明胃经、阴跷脉之会。余处无恙，独鼻尖色青黄者，其人必为淋也。鼻尖微白者，亡血也。赤者，血热也。黄者，小便难也。

鼻　塞

皆属肺。经云：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又云：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又云：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又云：肺主臭，在藏为肺，在窍为鼻是也。东垣曰：《金匮真言论》云：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夫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走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出于鼻而为臭。《难经》云：肺气通于鼻，肺和则能知香臭矣。夫阳气、宗气者，皆胃中生发之气也。其名虽异，其理则一。若因饥饱劳役，损脾胃生发之气，既弱其营运之气，不能上升，邪塞孔窍，故鼻不利而不闻香臭也。宜养胃气，实营气，阳气，宗气上升，鼻管则通矣。又一说，《难经》云：心主五臭，肺主诸气，鼻者肺窍，反闻香臭者何也？盖以窍言之肺也，以用言之心也，因卫气失守，寒邪客于头面，鼻亦受之不能为用，是不闻香臭矣。故经曰心肺有病，鼻为之不得。洁古曰：视听明而清凉，香臭辨而温暖者是也。治法宜先散寒邪，后补卫气，使心肺之气得交通，则鼻利而闻香臭矣。丽泽通气汤主之。眼多眵泪，温肺汤。咳嗽上喘，御寒汤。目中溜火，气寒血热，泪多，脐下冷，阴汗，足痿弱，温卫汤。耳鸣，口不知谷味，气不快，四肢困倦，行步不正，发脱落，食不下，膝冷阴汗带下，喉中介介不得卧，口舌嗌干太息，头不可回顾，项筋紧急脊强痛，头旋眼黑头痛，呵欠嚏喷，温卫补血汤。人参汤、辛夷散、增损通圣散、辛夷汤、醍醐散、通关散、防风汤、排风散、茈澄茄丸，皆治鼻塞之剂，宜审表里寒热而用之。小蓟一把，水二升，煮一升，去渣温服。外治，通草散、菖蒲散、瓜蒂散、葵藜汁、葫芦酒，或用生葱分作三段，早用葱白，午用葱管中截，晚换葱管末稍一截，塞入鼻中，令透里方效。王汝言曰：鼻塞不闻香臭，或但遇寒月多塞，或略感风寒便塞，不时举发者，世俗皆以为肺寒，而用解表通利辛温之药不效，殊不知此是肺经素有火邪，火郁甚则喜得热而恶见寒，故遇寒便塞，遇感便发也。治法清肺降火为主，而佐以通气之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再审其平素，只作肺热治之，清金泻火清痰，或丸药噙化，或末药轻调，缓服久服，无不效矣，此予所亲见而治验者。其平素原无鼻塞旧证，一时偶感多风寒，而致窒塞声重，或流清涕者，自作风寒治。薛新甫云：前证若因饥

饱劳役所伤，脾胃发生之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行则鼻通矣，补中益气汤之类是也。孙氏姑，鼻不闻香臭有年矣，后因他疾，友人缪仲淳为处方，每服用桑白皮至七八钱，服久而鼻塞忽通。鼻塞久而成鼹，盖由肺气注于鼻，上荣头面，若上焦壅滞，风寒客于头脑，则气不通，冷气停滞，搏于津液，脓涕结聚，则鼻不闻香臭，遂成鼹也。内服芎藭散、山茱萸丸。外用赤龙散、通顶散、雄黄散、黄白散、通草散。

鼻　　鼽

谓鼻出清涕也。《内经》运气鼻鼽有二：一曰火攻肺虚鼻鼽。经云：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鼽衄鼻窒。又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民病鼽衄嚏呕。又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甚则鼽衄。又云：少阳之复，烦躁鼽嚏。又云：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又云：岁金不及，炎火乃行，民病鼽嚏。又云：金不及曰从革，从革之纪，其病嚏咳鼽衄，治以诸寒是也。二曰金助肺实鼻鼽。经云：阳明所至为鼽嚏，治以温剂是也。孙一奎曰：大肠、肺之府也，胃、五藏之所受气者也。经曰：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鼻主无形者。经曰：清气通于天。又曰：鼻主天气。设肠胃无痰火积热，则平常上升之气，皆清气也。纵火热主令之岁，何尝病耶。若肠胃素有痰火积热，则其平常上升之气，皆氤而为浊矣。金职司降，喜清而恶浊，今受浊气熏蒸，凝聚既久，壅遏郁结而为涎涕，至于痔珠息肉之类，皆由积久燥火内燔，风寒外束，隧道壅塞，气血升降被其妨碍，浇培弥厚，犹积土而成阜也。即非火热主令之岁，有不病者乎，治者无拘于运气之说可也。细辛散、《本事》通草丸、《三因》辛夷散、《千金》细辛膏、川椒散、塞鼻柱膏，皆温热之剂，真是脑冷者，乃可用。白芷丸，有外感者可服。丹溪云：肥人鼻流清涕，乃饮食痰积也。苍术、片芩、南星、川芎、白芷、辛夷、甘草，或末或丸皆可，白汤下。

鼻　　渊

谓鼻出浊涕也。经云：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鼻渊者，浊涕不止也。传为衄衊瞑目（又云：泣涕者脑也，故脑渗为涕）故得之气厥也。王太仆注云：脑液下渗则为浊涕，涕下不止如彼水泉，故曰鼻渊也。颁，谓鼻颁也。足太阳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足阳明脉起于鼻，交颁中，傍约太阳之脉。今脑热则足太阳逆，与阳明之脉俱盛，薄于颁中，故鼻颁酸痛也。热盛则阳络溢，阳络溢则衄出汗血也。血出甚，阳明、太阳脉衰，不能荣养于目，故目瞑。厥者，气逆也。皆由气逆而得之，宜服防风汤。运气鼻渊皆属热。经云：少阴之复，甚则入肺，咳而鼻渊，治以苦寒是也。仲景云：肺中寒者，吐浊涕。《原病式》曰：夫五行之理，微则当其本化，甚则兼其鬼贼，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也。《易》曰：燥万物者，莫熯乎火。以火炼金，热极而反化为水，故其热极则反汗出也。由是肝热甚则出泣，心热甚则出汗，脾热甚则出涎，肺热甚则出涕，肾热甚则出唾。经曰：鼻热甚出浊涕。又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颁鼻渊。故凡痰涎涕唾稠浊者，火热盛极消烁致之也。或言鼽为肺寒者误也。但见鼽涕鼻窒，遇寒则甚，遂以为然，岂知寒伤皮毛则腠理缀密，热气怫郁而病愈甚也。《三因》苍耳散、严氏辛夷散，皆表剂也。丹溪治鼻渊药，南星、半夏、苍术、白芷、神曲、酒芩、辛夷、荆芥。娄全善治一中年男子，右鼻管流浊涕有秽气，脉弦小，右寸滑，左寸涩，先灸上星、三里、合谷，次以酒芩二两，苍术、半夏各一两，辛夷、细辛、川芎、白芷、石膏、人参、葛根各半两，分七贴服之全愈此乃湿热痰积之证也。孙一奎云：尝以防风通圣散，除硝黄，其滑石、石膏减半，倍加辛夷花，先服三五贴，再用此为丸，每服七十丸，早晚白汤吞，服半斤则瘳矣，抑金散。戴复庵云：有不因伤冷而涕多，涕或黄或白，或时带血，如脑髓状，此由肾虚所生，不可过用凉剂，宜补脑散，仍以黑锡丹、紫灵丹、灵砂丹。亦有痰气者，宜南星饮。头风鼻涕下如白带，宜辛夷丸。久

患鼻脓极臭者，以冷水调百草霜末服。治脑漏验方，人参、白术、川芎、当归各一钱，黄芪、防风各七分，陈皮八分，白芷、木通各五分，辛夷四分，细辛、升麻、炙甘草各三分，水煎，食后半饱服。又方，川芎二钱，防风一钱二分，白芷、荆芥穗、黄芩、石膏各一钱，细辛、升麻、木通各七分，藁本、桔梗各五分，甘草三分，末之。每七钱加煅过黄鱼脑中骨三钱，茶清调下。虚人加人参、麦门冬。鼻中时时流臭黄水，甚者脑亦时痛，俗名控脑砂，有虫食脑中。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为细末。酒调服即愈。又方，沉香少许，宿香去白二钱，雄黄、皂角各少许，白牛毛、橙叶焙干各二钱，上为细末。吹入鼻中。倘有少血出不妨，血出加炒山栀子。灸法，囟会在鼻心直上，入发际二寸，再容豆是穴，灸七壮。又，灸通天，在囟会上一寸，两傍各一寸，灸七壮。左臭灸左，右臭灸右，俱臭俱灸。曾用此法灸数人，皆于鼻中去臭积一块如朽骨，臭不可言，去此全愈。

鼻息肉

《韩氏医通》云：贵人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摇，束手待毙。予但以白矾末，加硇砂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与胜湿汤加泻白散二贴愈。此厚味拥湿热蒸于肺门如雨雾之地，突生芝菌也。肺虚而壅，鼻生息肉，不闻香臭，羊肺散。胃中有食积热痰流注，宜星、半、苍术、酒芩、连、神曲、辛夷、细辛、白芷、甘草，消痰积之药内服。外用蝴蝶矾二钱，细辛一钱，白芷五分，为末，绵裹纳鼻中频换。辛夷膏、轻黄散、黄白散、二丁散、瓜丁散、地龙散，皆外治之药。

鼻疮

内服，乌犀丸、甘露饮、黄连阿胶丸。外治，地黄煎、辛夷膏、杏仁研乳汁傅，乌牛耳垢傅，黄柏、苦参、槟榔为末，猪脂调傅，青黛、槐花、查仁研傅。

鼻疳蚀

椿根汤、乌香散，蓝靛傅令遍，日十度夜四度，立瘥。

鼻干无涕

犀角散、桑根白皮散、吹鼻散。

鼻痛

气道壅塞故痛，内服人参顺气散，外傅白芷散。风冷搏于肺藏，上攻于鼻，则令鼻痛，没药散。肺受风，面色枯白，颊时赤，皮肤干燥，鼻塞干痛，此为虚风，白蘚皮汤。鼻塞眼昏疼痛，脑闷，胡芦酒。卒食物从鼻中缩入脑中，介介痛不出，以牛脂或羊脂如指头大内鼻中，以鼻吸取脂入，须臾脂消，则物逐脂俱出也。

鼻赤

一名酒皶鼻，乃血热入肺也。肺气通于鼻，为清气出入之道路，多饮酒人，邪热熏蒸肺叶，伏留不散，故见于鼻。或肺素有风热，虽不饮酒，其鼻亦赤，谓之酒皶，盖俗名也。宜一味折二泔，食后冷饮。或以枇杷叶拭去毛，不须涂炙，剉细，煎浓汤候冷，调消风散，食后临卧进。亦可服升麻防风散、泻青丸。秘方，用枇杷叶（去毛）、大山栀、苦参、苍术（米泔浸炒）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半，酒调，白滚汤咽下。晚服之，去右边赤。早服之，去左边赤。其效如神。外用硫黄入大菜头内煨碾涂之。或以生白矾研末，每洗面时置掌中滴酒擦患处，数日即白。或以白盐常擦。或以牛、马耳垢，水调傅。或以生半夏末，水调傅或以青黛、槐花、杏仁研傅。或以杏仁一味，乳汁研傅。或用硫黄壹两，白果烧灰壹钱，琥珀叁分，轻粉五分，白矾五分，各为末。用烧酒一碗入酒壶，将前药装内封固，悬空锅内，热汤浸壶，慢火顿一二时，取出放冷。日用烧酒涂，夜用沉底药末傅。

鼻紫黑

丹溪云：诸阳聚于头，则面为阳中之阳，鼻居面中央，而阳明起于颏中，一身之血运到面鼻阳部，皆为至清至精之气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热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气熏蒸面鼻，血得酒为极热，热血得冷为阴气所搏，污浊凝结滞而不行，宜其先为紫而后为黑色也。须用融化滞血使得流通，滋生新血可以运化，病乃可愈。予尝以酒制四物汤，加酒炒片芩、陈皮、生甘草、酒红花、生姜煎，调下五灵脂末饮之。气弱形肥者，加酒黄芪，无有不应，（入好酒数滴，为引使。）

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大肠脉之所挟。经云：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又云：脾主口，在藏为脾，在窍为口。又云：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于口也。又经云：胃足阳明之脉，挟口下交承浆。又云：大肠手阳明之脉，挟口交人中，此胃大肠之脉挟于口也。脾热则口甘，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胃热则口淡。

口甘　生地黄、芍药、黄连，及三黄丸。

口苦　柴胡、黄芩、黄连、苦参、龙胆草，及小柴胡汤加麦门冬、酸枣仁、地骨皮、远志。《内经》曰：有病口苦，名曰胆瘅。乃肝主谋虑，胆主决断，盛汁七合，是清净之府，取决于胆，胆或不决，为之恚怒，则气上逆，胆汁上溢故口苦，或热甚使然也。龙胆泻肝汤主之。

口酸　黄连、龙胆（泻肝）、神曲、萝卜（消食郁）。

口辛　黄芩、栀子（泻肺）、芍药（泻脾）、麦门（清心）。

口淡　白术、半夏、生姜、茯苓（燥脾渗湿）。

口咸　知母、乌贼鱼骨（泄胃）。

口涩　黄芩（泻火）、葛根（生津）、防风、薄荷（疏风）、瓜蒌、茯苓（行痰）。

口糜　《内经》云：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东垣云：好饮酒人多有此疾。易老用五苓散、导赤散相合服之，神效。经云：少阳之复，火气内发，上为口糜。治以苦寒，胡黄连散、必效散，皆苦寒之剂，以辛温佐之。口糜，野蔷薇根煎汤嗽之良。

口疮　有二：一曰热。经云：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口疡是也。二曰寒。经云：岁金不及，炎火乃行，复则寒雨暴至，阴厥且格，阳反上行，病口疮是也。或问口疮如何得之？曰：经云：膀胱移热于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盖小肠者，心之府也，此举由邪热之端耳。心属君火，是五藏六府之火主，故诸经之热皆应于心，心脉布舌上，若心火炎上，熏蒸于口，则为口舌生疮。脾脉布舌下，若脾热生痰，热涎相搏，从相火上炎，亦生疮者尤多。二者之病，诸寒凉剂皆可治。但有涎者，兼取其涎。然则有用理中汤加附子以治者，又何如？曰：夫火有虚实，因诸经元有热而动者谓之实，无热而动者谓之虚。实则正治，寒凉之剂是也，虚则从治，如此用温热是也。理中汤者，因胃虚谷少，则所胜肾水之气逆而承之，反为寒中，脾胃衰虚之火，被迫炎上作为口疮，故用参、术、甘草补其土，姜、附散其寒，则火得所助，接引其退舍矣。至《圣济总录》有谓元藏虚冷上攻口疮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细辛末，苏木汤调涂疮上。及不任食者，用当归、附子、白蜜含咽者。有用生附涂脚心者。有用吴茱萸末，醋熬膏，入生地龙末，涂两足心者。若此之类，皆是治龙火。按寒水上迫，心肺之阳不得下降，故用温热之剂，或散于上，或散于下，或从阴随阳，所攸利者也。胃中有热，脉洪大，宜服凉膈散、甘桔汤加芩、三补丸、金花丸，漱以黄连升麻汤，傅以绿袍散、蜜柏散。丹溪用西瓜浆水徐徐饮之，如无以皮烧灰噙之，外用细辛、黄柏末掺，取涎。胡氏方，以好墨研蝼蛄极细，傅之立

效。按此治膀胱移热于小肠者之正剂也。盖蝼蛄专走小肠膀胱，而通利膈肠者，因力峻气猛，阴虚气上致疮者，戒勿用。唯体实有热在上焦者，宜之。张子和治一男子病口疮数年，上至口中至咽嗌，上至胃脘皆痛，不敢食热物。一涌一泄一汗，十去其九，次服黄连解毒汤，十余日皆释（以上治实热）。服凉药不愈者，此酒色过度，劳役不睡，舌上光滑而无皮，或因忧思损伤中气，虚火泛上无制，用理中汤，甚者加附子，或官桂噙之。薛新甫云：口疮，上焦实热，中焦虚寒，下焦阴火，各经传变所致，当分别治之。如发热作渴饮冷，实热也，轻则用补中益气汤，重则用六君子汤。饮食少思，大便不实，中气虚也，用人参理中汤。手足逆冷，肚腹作痛，中气虚寒也，用附子理中汤。晡热内热，不时而热，血虚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麦门冬、发热作渴唾痰，小便频数，肾水亏也，用加减八味丸。食少便滑，面黄肢冷，火衰土虚也，用八味丸。日晡发热，或从腹起，阴虚也，用四物、参、术、五味、麦门。不应，用加减八味丸。若热来复去，昼见夜伏，夜见昼伏，不时而动，或无定处，或从脚起，乃无根之火也，亦用前丸，及十全大补加麦门、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调搽涌泉穴。若概用寒凉损伤生气，为害匪轻（以上治虚火）。治少阴口疮，半夏散。声绝不出者，是寒遏绝阳气不伸。半夏（制）壹两，桂、乌头各壹字，同煎一盏，分二服。治太阴口疮，甘矾散。以甘草贰寸，白矾栗子大，含化咽津。治赤口疮，乳香散。以乳香、没药各壹钱，白矾半钱，铜绿少许，研为末，掺之。治白口疮，没药散。以乳香、没药、雄黄各壹钱，轻粉半钱，巴豆霜少许，为末掺之。口疮久不愈，以五倍末搽之，或煎汤漱，或煎汤泡白矾、或胆矾嗽。盖酸能收敛。戴复庵云：下虚上盛致口舌生疮，若用镇坠之药，以降气汤，或盐水下养正丹，或黑锡丹，仍于临卧热汤洗足，炒拣净吴茱萸，小撮拭足了，使乘炒热置足心，用绢片扎之，男左女右。

口臭　常热严文靖公，年逾七十，未断房室，日服温补之药无算，兼以人参煮粥，苁蓉作羹，致滋胃热，满口糜烂，牙齿动摇，口气臭秽，殆不可近，屡进寒凉清胃之药不效，有欲用姜桂反佐者，请决于予，予曰用之必大剧，主用加减甘露饮，八剂而平。香薷煮浓汁含之。噙鸡舌香，即沉香花。如无，沉香可代。口中如胶而臭，知母、地骨皮、桑白皮、山栀、麦门冬、甘草盐汤噙，早起汲井中第一汲水，即井华水，含之，吐弃厕下，即瘥。心气不足口臭，益智仁加甘草少许为末，干咽或汤点。张子和治一男子二十余岁，病口中气出臭如登厕。夫肺金本主腥，金为火所乘，火主臭，应便如是也。久则成腐，腐者肾也。此亢极则反兼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以茶调散涌而去其七分，夜以舟车丸、濬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断（药性犷悍，不宜轻用）。罗谦甫治梁济民膏粱多饮，因劳心过度，肺金有伤，以致气出腥臭，涕唾稠粘，咽嗌不利，口苦干燥，以加减泻白散主之。《难经》云：心主五臭，入肺为腥臭，此其一也。因洪饮大热之气所伤，从心火刑于肺金，以桑白皮、地骨皮苦微寒，降肺中伏火而补气为君；以黄芩、知母苦寒，治气腥臭，清利肺气为臣，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酸温，以收肺气，麦门冬苦寒，治涕唾稠粘，口苦干燥为佐；桔梗辛温，体轻浮，治痰逆、利咽膈为使也。

齿

齿　统属足少阴肾经（《素问》曰：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又曰：肾热者，色黑而齿槁。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齿分上下龂（亦作龈，齿根肉也）。

上龂　属足阳明胃经（《素问》曰：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鼽衄，上齿寒。《针经》曰：上片痛，喜寒而恶热，取足阳明之原冲阳穴，在两足跗上五寸骨间动脉中。注：片，判也。左半为片，右半为片。朱丹溪曰：当灸三里穴，三里，足阳明经之合穴也，在两膝下外侧辅骨下三指地，离骭骨外一指许，两筋间宛宛也）。

下龂　属手阳明大肠经（张洁古曰：秦艽去下牙痛，及除本经风湿。《针经》曰：下片痛，喜热而恶寒，取手阳明之原合谷穴，在两手大指、次指岐骨间陷中。朱丹溪曰：当灸三间穴，三间、手阳明经之俞穴也，在两手大指、次指本节后，内侧骨上缝中赤白肉际）。

男子八岁，肾气实而齿生更，三八真牙生，五八则齿槁，八八而齿去矣。女子亦然，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乃骨之余，髓之所养也，故随天癸之盛衰也。足阳明之支者，上入于齿。手阳明之支者，入于下齿。若骨髓不足，阳明脉虚，则齿之诸病生矣。何以言之，阳明金也，齿属肾水也。阳明之支入齿间，此乃母气荣卫其子也。故阳明实则齿坚牢，阳明虚则齿浮动。所以齿痛者，乃阳明经有风冷湿热之邪乘虚而入，聚而为液为涎，与齿间之气血相搏击而痛也。若热涎壅盛则肿而痛也，热不盛则齿龂微肿而根浮也。有虫牙痛者，由湿热生虫，蚀其根而作痛也。有齿间血出者，由阳明之支有风热之邪，入齿龂搏于血，故血出也。有齿龋者，亦以阳明入风热之邪搏齿龂，气血腐化为脓出臭汁，谓之齿龋，亦由风龋。有齿蠹者，是虫蚀齿至龂脓烂汁臭也。有齿挺者，由气热传入脉至齿龂间，液涋为脓，气血竭，肉龂消，故齿根露而挺出也。有齿动摇者，阳明脉虚，气血不荣，故齿动摇也。有齿历蠹者，由骨髓气血不能荣盛，故令牙齿黯黑，谓之历齿。其齿黄黑者亦然。以此而言，岂非诸齿病皆因阳明之所致哉。东垣云：夫齿者肾之标，口者脾之窍，诸经多有会于口者。其牙齿是手足阳明之所过，上龂隶于坤土，乃足阳明胃脉之所贯络也，止而不动。下龂嚼动而不休，手阳明大肠脉之所贯络也。手阳明恶寒饮而喜热，足阳明喜寒饮而恶热，故其病不一。牙者肾之标，亦喜寒，寒者坚牢，为病不同，热甚则齿动，龈断袒脱，作痛不已，故所治疗不同也。有恶热而作痛者，有恶寒而作痛者，有恶寒又恶热而作痛者，有恶寒饮少，热饮多而作痛者，有恶热饮少，寒饮多而作痛者，有牙齿动摇而作痛者，有齿袒而作痛者，有齿龂为疳所蚀缺少，血出而作痛者，有齿龂肿起而作痛者，有脾胃中有风邪，但觉风而作痛者，有牙上多为虫所蚀，其齿缺少而色变为虫牙痛者，有胃中气少不能于寒、袒露其齿作痛者，有牙齿疼痛而臭秽之气不可近者，痛既不一，岂可一药而尽之哉。刘宗厚云：头面外冒风寒，或口吸寒冷致牙疼者，皆外因也。实热、阴虚火动、骨蒸所致，气郁血热，虫蛀，皆内因也。硬物所支，打击等致，皆不内外因也。薛新甫云：湿热甚而痛者，承气汤下之，轻者清胃散调之。大肠热而龈肿痛者，清胃散治之，重则调胃汤清之。六郁而痛者，越鞠丸解之。中气虚而痛者，补中益气汤补之。思虑伤脾而痛者，归脾汤调之。肾经虚热而痛者，六味丸补之。肾经虚寒而痛者，还少丹补之，重则八味丸主之。其属风热者，独活散；不愈，茵陈散。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病证多端，当临证制宜。牙痛有风毒、热壅、龋蛀、肾虚，未辨何证，俱用消风散揩抹，诸证皆宜。香附炒黑三分，炒盐一分，研匀，揩用如常。风寒湿犯脑痛，项筋急，牙齿动摇，肉龈袒脱疼痛，宜羌活散。冬月时，风寒湿头疼，项筋急，牙齿动摇疼痛，宜麻黄散。大寒犯脑连头痛，齿亦痛，宜细辛散、白芷散、蝎稍散。牙齿寒痛，用牢牙地黄散擦，或露蜂房、川椒（去目炒）等分为粗末煎漱，或荔枝壳、或核烧灰存性擦痛处。牙痛用清凉药便痛甚者，从治之。用荜拨、川椒、薄荷、荆芥、细辛、樟脑、青盐为末，擦牙上。得热而痛，得凉则止者，以辛凉药治之。东垣治刘经历内子年三十余，病齿痛不可忍，须骑马外行，口吸凉风则痛止，至家则痛复作，此湿热之邪也。足阳明贯于上齿，手阳明贯于下齿，阳明多血多气，又加以膏粱之味，助其湿热，故为此痛。因立一方，不须骑马出外，当令风寒之气常生于齿间，以黄连、梧桐律之苦寒，新薄荷叶、荆芥穗之辛凉，四味相合而作风寒之气，治其湿热，更以升麻之苦平，经入阳明经为使，牙齿骨之余，以羊胫骨灰补之为佐，麝香少许入内为引用，名曰龂鬼散，为细末擦之神效。又以调胃承气汤，去芒硝，加黄连，以治其本，服

之下三五行，其病良愈，不复作。风毒牙痛，内服独活散，外用皂角寸节，实之以盐，火煨熟，汤泡，通口漱，吐下涎沫。风毒及热壅上攻，牙龈痛，或齿缝有红肉努出，宜消风散，食后临卧入茶点，仍入荆芥、防风、白芷、蜂房之属，煎冷频频漱口。若热壅甚，牙肿连颊，痛不可忍，宜金沸草散，去麻黄，加薄荷如其数。《三因方》云：一妇人牙痛，治疗不效，口颊皆仲，以金沸草散大剂煎汤，熏漱而愈。阳明热牙疼，大黄炒焦黑存性，香附亦然，为末，入青盐少许，擦无时。因服补胃热药，致上下牙疼痛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大痛，阳明之别络入脑，喜寒恶热，乃手阳明经中热盛而作，其齿喜冷恶热，清胃汤主之。仓公治齐中大夫病龋齿，灸左手阳明脉，苦参汤日嗽三升，五六日愈。寒热皆痛，当归龙胆散、益智木律散。寒多热少者，微恶热饮，大恶寒饮，宜草豆蔻散。热多寒少者，微恶寒饮，大恶热饮，宜麝香散、立效散。上片牙疼，升麻黄。下片牙疼，白芷散。平昔多食肉人，口臭，牙齿动摇欲落，或血出不止，乃内伤湿热膏粱之疾也。宜神功丸、牢牙散、调胃承气去硝加黄连汤。肾虚牙浮而痛，甚则憎寒壮热全具，如欲脱之状，宜安肾丸、八味丸、还少丹，间进黑锡丹。病齿非肿非疼，虚不能嚼食，用《局方》嘉禾散，姜煎，食后一服，次以地骨皮煎汤漱之，候空心，以羊腰子一对，切片勿令断，以葱丝、椒末、青盐、蒺藜去刺末，固元散贰钱，拌匀，掺于腰子内，以豆蔻叶、或荷叶包裹煨令熟，食之。服经两日，顿觉快利，饮食如故。擦药，用牢牙散。经涎止痛方，枯矾、露蜂房（微炙）等分为末，每服贰钱，水煎乘热炸牙，冷即吐之。或用蟾酥、银朱掺和为丸，如萝卜子大。每用一丸搽患处，便不疼，至三丸吐浓涎数口，全愈。寒耳方，雄黄定痛膏、透关散，及巴豆一粒，煨黄熟去壳，用蒜一瓣，切一头作盖，剜去中心，入巴豆其中，以盖合之，用绵裹，随患左右塞耳中。常用刷牙，牢牙散、白牙散、麝香刷牙散、羊胫骨灰散、长春散、沉香散、朱砂散、妙应散。

龋　蛀

海藏云：牙齿等龋数年不愈，当作阳明畜血治之。桃仁承气汤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服之。好饮过者，多得此疾，屡服有效。蛀牙痛，用巴豆一粒烂研（一方香油灯上烧过），搓乳香细末丸之，塞蛀孔中。内藜芦细末于孔中，勿咽津。用不蛀皂角一锭，去皮子，却于每皂子处安巴豆一粒，盐泥固济，烧灰研细末。用剜耳子抄[3]少许，填入蛀孔内。雄雀粪绵裹塞孔内，日一二易。芦荟、白胶香，塞蛀孔内。松脂脱如锥者，塞孔中，少顷虫出脂上。芦荟四分炒研细，先用盐揩净齿，傅少许。鹤虱枝插患处。芜荑仁安蛀齿上，有缝就以窒之。吴茱萸、雄黄各等分，樟脑、乳香各少许，末之，擦痛处。鹤虱、细辛、白芷、干茄等分为末，揩痛处。如有蛀孔，用饭丸药末，塞孔中。虫蚀牙根肉腐，用棘针烧取沥，频傅之，或煮汁含之。亦可煮郁李根白皮浓汁含。温米醋漱出虫自愈。香白芷、细辛煎漱。天仙子烧烟，用竹筒抵牙，引烟熏之，即虫死不再发。用小瓦片置油拌韭子烧烟，搁在水碗上，以漏斗覆之，以蛀牙受漏斗口中烟，其牙内虫如针者，皆落水碗中。蛀牙有孔疼痛，不断根者，用雄黄、乳香各壹钱，樟脑少许，末之，黄蜡为丸，随孔大小纳一丸，以铁打条一尺五寸长，如筋小头大，作一勾头如钳尾状，火烧红，笔管筒住，只留勾头，勿令热伤唇舌，须先以筋挑开口唇，然后以头勾炷荡药上，须熔开觉热为度，以水漱之神效。有牙虫已出，其孔穴空虚而痛者，宜用乳香少许，火灸令软以实之。

牙断宣露

用栝蒌根贰两，砂锅内甘草水煮软，取出令干，鸡舌香十枚，白芷半两，麝香壹分，上为细末。每用少许揩牙，误咽无妨。蚯蚓矢，水和为泥，火烧令赤，研如粉，腊月猪脂和傅上，日三次，永瘥。一方，同入磁瓶内，黄泥固济，煻[4]火煨烧一夜，候冷取出，细研用，如常法揩牙。生地黄一斤，于木臼内捣碎，入盐二合和之，上用白面

裹，可厚半寸以来，煨于煻灰火中，断烟始成。去焦面，入麝香壹分，同研末，每用少许贴齿根上。蔓荆子、生地黄、地骨皮、青蒿各壹两，郁李根皮贰两，每服半两，水煎，热含冷吐。

牙齿动摇

东垣云：还少丹常服牢牙齿。地黄丸亦好。阴虚内热者，甘露饮。外用，五灵膏、宣牙膏、五倍子散、生姜、地黄汁制，皂角散、土蒺藜散、黑铅砂贴搽。生地细剉，绵裹着齿上咂之，日三四，并咽津效。

牙齿不生

用黑豆三十枚，牛粪火内烧令烟尽，取出细研，入麝香少许研匀，先以针挑破不生处，令血出，却涂药在上。不可见风，忌酸咸物。雄鼠矢三七枚，麝香半钱，同研细揩齿。露蜂房散、川升麻散。

唇

唇　属足太阴脾经（《素问》曰：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其华在唇。《灵枢》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故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脾病者唇黄，脾绝者唇四面肿。又曰：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荣肌肉，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又属足阴明胃经（《灵枢》曰：足阳明所生病者，口喝唇胗。注：所生病者，血也。胗，古疹字，唇疡也。又曰：阳明气至则啮唇。《中藏》曰：胃中热则唇黑），又属手少阴心经（《玄珠》曰：上下唇皆赤者，心也。上唇赤下唇白者，肾虚而心火不降也），又属手太阴肺经（钱仲阳曰：肺主唇白，白而泽者吉，白如枯骨者死。唇白当补脾肺，盖脾者肺之母也，母子皆虚，不能相营，其名曰怯，故当补。若深红色，则当散肺虚热）。

侠口　统属冲任二脉（《灵枢》曰：冲任二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裹，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故气血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澹渗皮肤而生毫毛，妇人数脱血，是气有余血不足，冲任之脉不营唇口，所以无须也）。

上唇侠口　属手阳明大阳经。

下唇侠口　属足阳明胃经。

燥则干，热则裂，风则眴，寒则揭。若唇肿起白皮皱裂如蚕茧，名曰茧唇。有唇肿重出如茧者，有本细末大、如茧如瘤者。或因七情动火伤血，或因心火传授脾经，或因厚味积热伤脾。大要审本证，察兼证，补脾气，生脾血，则燥自润，火自除，风自息，肿自消。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热消毒之药，或用药线结去，反为翻花败证矣。肾虚唇茧，时出血水，内热口干吐痰，体瘦，宜济阴地黄丸。肝经怒火，风热传脾，唇肿裂，或患茧唇，宜柴胡清肝散。胃火血燥，唇裂为茧，或牙龈溃烂作痛，宜清胃散，或加芍、芎、柴胡，可治脾胃肝胆经热。风热传脾，唇口眴皱，或头目眩，或四肢浮肿如风状，宜羌活散。风热客于脾经，唇燥裂无色，宜泻黄饮子。中气伤损，唇口生疮，恶寒发热，肢体倦怠，宜补中益气汤。思虑伤脾，血耗唇皱，宜归脾汤。意思过度，蕴热于脾，沈裂无色，唇燥口干生疮，年久不愈，内服五福化毒丹，外用橄榄烧灰末，猪脂调涂，或用核中仁细研傅之。又，硫黄、白矾灰、朱砂、水银、麝香、黄柏为末，和水银磁器中，腊月猪脂和如泥。光净拭唇，却以膏涂之。又，八月蓝叶绞汁洗，不过二日瘥。又，诃子肉、五倍子等分为末，干贴。又，黄连壹分，干姜半分炮，为细末，傅之。又，大铜钱四文，石上磨以猪脂，磨取汁涂。又，蛇蜕灰、晚

蚕蛾末，油调敷。又，以甑上滴下汗傅之，白荷花瓣贴之，皆神效。紧唇，白灯散，或皂角末少许，水调涂。风湿入脾，唇口胭动瘭揭，头目眩痛，结核，浮肿，用薏苡仁炒、防己、赤小豆炒、甘草炙等分，姜煎；《圣惠》独活散，加白敛、黄芪、枳壳，或升麻饮。外用松脂半两，大黄、白敛、赤小豆、胡粉各贰钱半，为细末，鸡子清调涂。脾热，唇焦枯无润泽，宜生地黄煎。冬月唇干拆血出方，桃仁捣烂，猪脂调涂。唇舌者，肌肉之本也。唇反者，肉先死。

舌

舌　属手少阴心经（《素问》曰：心在窍为舌，畏寒。《内经》曰：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病则舌卷短，颜赤，其脉搏坚而长。乔岳曰：心绝则舌不能收，及不能语），又属足太阴脾经（李东垣曰：舌者心也，复能知味，是舌中有脾也。《灵枢》曰：足太阴之正，贯舌中。《素问》曰：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病在舌本。《灵枢》又曰：足太阴是动则病舌本强，所生病者舌本痛。又曰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喑。注：舌下脉脾脉也。喑，不能言也。孙景思曰：舌者，心气之所主，脾脉之所通，二藏不和，风邪中之，则舌强不能言；壅热攻之，则舌肿不能转。更有重舌木舌，舌肿出血等证，皆由心脾二经风热所乘而然也），又兼属足阳明胃经（张鸡峰曰：脾胃主四肢，其脉连舌本，而络于唇口。胃为水谷之海，脾气磨而消之，由是水谷之精化为营卫，以养四肢。若起居失节，饮食不时，则致脾胃之气不足，而营卫之养不周，风邪乘虚而干之，则四肢与唇口俱痹，语言蹇涩，久久不治，变为瘂疾。经云：治瘂独取阳明，谓足阳明也。治法宜多用脾胃药，少服去风药则可安矣），又属足少阴肾经（《灵枢》曰：足少阴之正，直者系舌本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玄珠》曰：舌之下窍，肾之津液所朝也。注：下窍，廉泉穴也，一名舌本，在颔下结喉上。《素问》曰：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又属足厥阴肝经（《灵枢》曰：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而脉络于舌本）。舌主尝五味，以荣养于身，资于脾，以分布津液于五藏，故心之本脉系于舌根，脾之络脉系于舌旁，肝脉循阴器络于舌本，心脾虚风热乘之则为病。风寒湿所中，则舌卷缩而不能言，宜小续命汤。挟热，升麻汤加桔梗漱之，碧雪傅之。七情所郁，则舌肿满不得息，宜《本事方》乌、星、姜末，贴手足心。心热则裂而疮，木舌重舌，宜三黄丸，真蒲黄掺之；《三因》龙石散、三黄丸末，水调贴脚心；升麻汤加桔梗、玄参、黄芩。又，白矾、大黄、朴硝擦漱。又，醋调五灵脂末、乌贼骨、真蒲黄末涂之，服散肝经实热之药。脾热则滑而胎，脾闭则白胎如雪，宜薄荷汁、白蜜、姜片揩之。肝壅则血上涌，宜蒲黄或槐花末掺之，服清肝之药。薛新甫云：如口舌肿痛，或状如无皮，或发热作渴，为中气虚热，宜清热补气汤。若眼如烟触，体倦少食，或午后益甚，为阴血虚热，宜清热补血汤。若咽痛舌疮，口干足热，日晡益甚，为肾经虚火，宜六味丸。若四肢逆冷，恶寒饮食，或痰甚眼赤，为命门火衰，宜八味丸。若发热作渴，饮冷便闭，为肠胃实火，宜凉膈散。若发热恶寒，口干喜汤，食少体倦为脾经虚热，宜加味归脾汤。若舌本作强，腮颊肿痛，为心脾壅热，宜玄参升麻汤。若痰盛作渴，口舌肿痛，为上焦有热，宜清热化痰汤。若思虑过度，口舌生疮，咽喉不利，为脾经血伤火动，宜加味归脾汤。若恚怒过度，寒热口苦，而舌肿痛，为肝经血伤火动，宜小柴胡汤加丹皮、山栀。血虚者，用八珍加参、术、柴胡、山栀、丹皮，虚甚须加炮姜。

舌肿痛

舌根肿胀为重舌，舌肿而不柔和者为木舌，风寒伤于心脾，令人憎寒壮热，齿浮舌肿痛，宜金沸草散漱口，吐一半，吃一半。治舌肿，黄药汤。或乱发烧灰，水调下。外用釜底煤研细醋调，傅舌上下，脱去更傅，能先决去血，竟傅之尤佳。一方用盐等

分，井花水调傅硼砂细末，切生姜蘸药揩舌肿处，即退。苘麻取油，蘸纸捻烧烟熏之愈。好胆矾研细傅之。舌上肿硬出血，海螵蛸、蒲黄各等分研细，井花水调傅。

木　舌

肿胀，马牙硝丸、牛黄散、玄参散、飞矾散、蜚虫散、百草霜散。

重　舌

用一味真蒲黄末掺之。又用皂角刺煅，朴硝少许，研匀，先以手蘸水擦口内并舌上下，将药掺之，涎出自消。又用五灵脂壹两，去砂石研末，米醋一大碗煎，逐旋噙漱口。又用皂角不蛀者四五挺，去皮弦，炙令干，荆芥穗少许研细末，以米醋，调涂肿处。又以蛇蜕烧灰，研极细，少许傅之。乌犀膏、牛黄散、黄药汤。亦可以铍刀刺之。出血愈。《三因》云：凡舌肿，下必有噤虫，状如蝼蛄、卧蚕，有头尾，其头小白，可烧铁烙，烙头上即消。不急治，能杀人。东垣云：廉泉一穴，一名舌本，在颔下结喉上。治舌下肿难言，舌纵涎出，口禁，舌根急缩，下食难。《刺疟论》云：舌下两脉者，廉泉也。《刺禁论》云：刺舌下脉太过，血不止为喑。《刺节真邪论》云：取廉泉穴，血变而止。以明宜出血禁用针。或问取廉泉穴二说不同，一说取颔下结喉上，一说取舌下两脉，何者为当？答曰：舌本者，乃舌根蒂也。若取舌下两脉，是取舌稍也，舌标也，此法误也。当取颔下者为当，此舌根也。况足阳明之脉，根于厉兑，结于廉泉，颔下乃足阳明之所行也。若取舌下两脉，非足阳明经也。戊与癸合，廉泉足少阴也，治涎下。解云：胃中热上溢，廉泉开，故涎下，当出血泻胃中热。又知非舌下两脉也，颔下结喉上者为准矣。《胀论》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路也。张戴人治南邻朱老翁，年六十余岁，身热数日不已，舌根肿起，和舌尖亦肿，肿至满口，比原舌大三倍。一外科以燔针刺其舌两旁下廉泉穴，病势转凶，将至颠崫。戴人曰：血实者宜决之，以铍针磨令锋极尖，轻砭之，日砭八九次，出血约一二盏，如此者三次，渐觉血少痛减肿消。夫舌者，心之外候也。心主血，故血出则愈。又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燔针艾火，皆失此义也。薛新甫云：凡舌肿胀甚，宜先刺舌尖，或舌上，或边傍出血泄毒，以救其急。惟舌下廉泉穴，此属肾经，虽宜出血，亦当禁针，慎之。

舌　强

《三因》矾石散，治风寒湿舌强不能语。牛黄散治舌肿强，又用蛇蜕烧存性、全蝎等分，为细末傅之。

舌　卷

经云：邪客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又云：手少阳之筋，其病支痛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又云：厥阴络者，甚则舌卷上缩。又云：肝者，筋之合也。肝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

舌　疮

风热，口中干燥，舌裂生疮，宜甘露饮、瓜蒌根散、甘露丸。外傅芦荟散、玄参散、绿云散。并以白矾末汤化洗足。曾有舌上病疮，久蚀成穴，累服凉剂不效，后有教服黑锡丹，遂得渐愈。此亦下虚故上盛也。又有舌无故常自痹者，不可作风治，由心血不足，理中汤加当归服之。

舌出不收

心经热甚，及伤寒热毒攻心，及伤寒后不能调摄，往往有之，宜用珍珠末、冰片等分，傅之即收。或用巴豆一枚，去油取霜，用纸捻之，内入鼻中，舌自收（此治伤寒后不能调摄者）。治一妇人产子，舌出不能收，令以朱砂末傅其舌，乃令作产子状，以二女掖之，乃于壁外潜累盆盎置危处，堕地作声，声闻而舌卷矣。

舌纵涎下多唾

《灵枢·口问篇》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萧炳治口角流涎不止，口目㖞邪，手足痿软，用神龟滋阴丸、通天愈风汤、清心导痰丸、清心牛黄丸。娄全善治宣文炳口流涎不止，喜笑舌喑，脉洪大，用连、芩、柏、栀、白术、苍术、半夏、竹沥、姜汁服之，五日涎止笑息（流涎者，自然流出也）。仲景云：大病瘥，喜出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东垣云：多唾或唾白沫者，胃口上停寒也，药中加益智仁。

自齿舌

《灵枢经》黄帝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气皆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则补之。

面

面　统属诸阳（《灵枢》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又属足阳明胃经（《素问》曰：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八衰竭，面焦发鬓颁白。《灵枢》曰：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藏》曰：胃热则面赤如醉人。《素问》又曰：已食如饥者胃疸。面肿曰风。注：胃阳明之脉行于面故耳），又属足太阳膀胱经（《灵枢》曰：足太阳之上，血多气少则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肥而不泽，血气和则美色。俱有余则肥泽，俱不足则瘦而无泽），又统属手少阴心经（《素问》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又曰：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又以五色候五藏，故面青属肝（《素问》曰：生于肝，如以缟裹绀，故青欲如卷璧之泽，不欲如蓝。注：缟，缯之精白者。绀，深青扬赤色。又曰：青如翠羽者生，如草兹者死。注：兹，滋也，如草初生之色也），赤属心。（《素问》曰：生于心，如以缟裹朱，故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注：赭，赤土也。又曰：赤如鸡冠者生，如衄血者死。注：衄血，凝血也），黄属脾（《素问》曰：生于脾。如以缟裹栝蒌实，故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又曰：黄如蟹腹者生，如枳实者死），白属肺（《素问》曰：生于肺，如以缟裹红，故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又曰：白如豕膏者生，如枯骨者死），黑属肾（《素问》曰：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故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又曰：黑如乌羽者生，如炲者死。注：炲，煤也。又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黄帝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裂何也？岐伯答曰：二十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叶氏曰：手足六阳之经，皆上至于头，而唯阳明胃脉，起鼻交頞中，入上齿中，侠口环唇，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故人之面部，阳明之所属也。其或胃中有热则面热，升麻汤加黄连。胃中有寒则面寒，升麻汤加附子。若风热内甚而上攻，令人面目浮肿，或面鼻紫色，或风刺瘾疹，随其证而治之。李氏云：风邪入皮肤，痰饮渍府藏，则面黟黯。脾应见于面，肺应皮毛，二经风湿搏而为热湿，故面生疮。

面　肿

面肿为风，宜用羌活、防风、升麻、白芷、牛蒡子之属。外杵杏仁如膏傅之，余见水肿门。

面寒面热

丹溪云：面热火气，因郁热。面寒属胃虚。东垣云：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火上行独燎其面。《针经》云：面热者，足阳明病。咳逆停息不得卧，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汤加大黄以利之。罗谦甫疗杨郎中之内，五十一岁，身体肥盛，患头目昏闷，面赤热多，服清上药不效，诊其脉洪大有力。《内经》云：面热者，足阳明病。《脉经》云：阳明经气盛有余，则身已前皆热，况其人素膏粱积热于胃，阳明多血多气，木实则风热上行，诸阳皆会于头目，故面热之病生矣。先以调胃承气汤柒钱，加黄连叁钱，犀角壹钱，疏下一两行，彻其本热，次以升麻加黄连汤，去经络中风热上行，如此则标本之邪俱退矣。又治尼长老，六十一岁，身体瘦弱，十月间病头面不耐寒气，弱不敢当风行，诸治不效。诊之，其脉皆弦细而微，其人年高，素食茶果而已，阳明之经本虚。《脉经》云：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又加看诵损气，由此胃气虚，经络之气亦虚，不能上荣头面，故恶风寒。先以附子理中丸温其中气，次以升麻汤加附子主之。或曰升麻加黄连汤治面热，升麻加附子汤治面寒，有何依据？答曰：出自仲景，云岐子注《伤寒论》中辨葛根汤云：尺寸脉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夹鼻络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此阳明经受病也。始于鼻，交頞中，从头至足，行身之前，为表之里。阳明经标热本实，从标脉浮而长，从本脉沉而实。阳明为病，主蒸蒸而热，不恶寒，身热为标病；阳明本实者，胃中燥，鼻干目疼为本病。阳明为肌肉之本，禁不可发汗；在本者不禁下，发之则变黄证。太阳主表，荣卫是也。荣卫之下，肌肉属阳明。二阳并病，葛根汤主之。卫者桂枝，荣者麻黄，荣卫之中，桂枝麻黄汤各半主之。荣卫之下，肌肉之分者，葛根汤主之，又名解肌汤。故阳明为肌肉之本，非专于发汗止汗之治。桂枝麻黄两方，互并为一方，加葛根者，便作葛根汤，故荣卫肌肉之次也。桂枝、芍药、生姜、甘草、大枣止汗，麻黄、桂枝、生姜、甘草发汗，葛根味薄，独加一味者，非发汗止汗也。从葛根以解肌，故名葛根汤。钱仲阳制升麻汤，治伤寒瘟疫，风热壮热，头痛肢体痛，疮疹已发未发，用葛根为君，升麻为佐，甘草、芍药安其中气。朱奉议作《活人书》，将升麻汤列作阳明经解药。予诊杨氏妇，阳明经标本俱实，先攻其里，后泻经络中风热。故用升麻汤加黄连，以寒治热也。尼长老，阳明经标本俱虚，先实其里，次行经络，故用升麻汤加附子，以热治寒也。仲景乃群方之祖，信哉！

面　青

《难经》云：肝，外证面青，善洁善怒。

面　尘

运气面尘有二：一曰燥金制肝。经云：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嗌干面尘。又云：阳明在泉，燥淫所胜，病嗌干面尘。又云：金郁之发，嗌干面尘。宜治以湿剂是也。二曰火。经云：少阳之复，厥气上行，面如浮尘，目乃眊瘈，治以寒剂是也。针灸面尘，皆取肝胆二经。经云：肝足厥阴之脉是动病，甚则嗌干，面尘脱色。又云：胆足少阳之脉是动病，甚则面微有尘。皆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

面　赤

《难经》云：心，外证面赤，口干善笑。东垣云：面赤为邪气怫郁在经，宜表不宜下。仲景云：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5]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此面赤亦表而解也。运气面赤皆属寒。经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面赤目黄　治以热剂是也。针灸面赤，皆取心主。经云：心主手厥阴之脉，是动则病面赤目黄。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治面赤，用好檗锉碎肆两，人乳浸拌匀，以日晒干，再浸拌匀，如此六七次为妙，然后为细末。临卧清茶或汤调下贰钱，有奇效。

面　黄

《难经》云：脾，外证面黄，善噫，善思，善味。《素问》云：阳明经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治法见黄疸门。

面白

《难经》云：外证面白，善嚏，悲愁不乐，欲哭。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肺病面白不悦，肺则为脱气、脱血、脱津、脱液、脱精、脱神，巴戟丸主之。脉紧者，寒也。或面白善嚏，或面色恶，皆寒也。以羌活、防风、甘草、藁本四味，泻足太阳，少加附子以通其脉。面色恶，悲恐者，更加桂、附。太阳终者，戴眼反折，瘈疭，其色白，绝汗出。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几绝系，其色青白。

面黑

《难经》云：肾，外证面黑，善恐欠。罗谦甫治一妇人，年几三十，忧思不已，饮食失节，脾胃有伤，面色黧黑不泽，环唇尤甚，心悬如饥状，又不欲食，气短而促。大抵心肺在上，行荣卫而光泽于外，宜显而藏。肝肾在下，养筋骨而强于内，当隐而不见。脾胃在中，主传化精微，以灌四旁，冲和而不息。其气一伤，则四藏失所，忧思不已，气结而不行，饮食失节，气耗而不足，使阴气上溢于阳中，故黑色见于面。又经云：脾气通于口，其华在唇。今水反来侮土，故黑色见于唇，此阴阳相反病之逆也。《上古天真论》云：阳明脉衰于上，面始焦。故知阳明之气不足非助阳明生发之剂，无以复其色，故以冲和顺气汤主之。《内经》曰：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以升麻苦平，葛根甘温，自地升天，通行阳明之气为君。人之气，以天地之风名之，气留而不行者，以辛散之。防风辛温，白芷甘、辛温，以散滞气为臣。苍术苦、辛，躔除阳明经之寒，白芍药之温酸，安太阴经之怯弱。《十剂》云：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黄芪、甘草甘温，补益正气为佐。《至真要大论》云：辛甘发散为阳。生姜辛热，大枣甘温，和荣卫，开腠理，致津液，以复其阳气，故以为使。每服早饭后，午饭前，取阳升之时，使人之阳气易达故也。数服而愈。孙兆治一人，满面黑色，相者断其死。孙诊之曰：非病也，乃因登溷，感非常臭气而得。去至臭，无如至香，令用沉、檀碎劈，焚于炉中，安帐内以熏之，明日面色渐变，旬日如故。盖肾臭腐属水，脾臭香属土。今夫厕臭者，腐臭也，故闻之则入肾而面黑。沉香者，香臭也，故熏之则脾土胜肾水而色还也。浙全夫人，忽日面上生黑斑数点，日久满面俱黑，遍求医治不效。忽遇一草泽医人云：夫人中食毒，治之一月平复。后校其方，止用生姜汁服之。问其故，云食斑鸠，盖此物常食半夏苗，中毒，故以姜解之。针灸面黑有二法：其一取胃。经云：胃足阳明之脉，是动则病洒洒振寒，颜黑。其二取肾。经云：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呕逆则面赤，不逆则面黑，皮毛黑。洗面药七白散，白敛、白术、白牵牛、白附子、白芷、白芍药、白僵蚕。

面上细疮，常出黄水，桃花阴干，加当归或杏花作末洗面。面上热毒恶疮，柏连散涂。面上五色疮，用盐汤绵浸塌疮上，日五六度易瘥。面上黄水疮，并目生疮，三月三日桃花阴干为末，食后熟水下方寸匕，日三良。

面上豆痕，或斑黡密陀僧细末，夜以人乳汁调傅有效。或捣兔丝子汁涂之，或以白矾末少许，酒调涂之。面上粉刺，用不语唾涂之《斗门方》治黑黯，令人面色好，白僵蚕、黑牵牛、北细辛，粗末作澡豆，去小儿胎秽。

面里皮痛，何首乌末，姜汁调成膏傅之，帛盖，以火炙鞋底热熨之。

面赤酒皶，生附子、川椒、野葛少许，剉，醋浸一宿，取出，用猪脂同煎，以附子黄为度，去滓，时时涂之。又，硫黄半两，蜗牛壳自死枯干小者为上，木香各半两，硇丹半两，俱为末，杏仁半两，去皮研膏，入腊月猪脂调成膏。夜卧时用浆水先洗面，令干，以药涂患处，平明洗去。湿癣，以米泔水洗，却上前药。指爪破面，用生姜自

然汁调轻粉，傅破处，更无瘢瑕。

颊　腮

颋　（颅也，俗呼颧骨）属手足少阳三焦胆，手太阳小肠经之会，又属手少阴心经。（灵枢》曰：心病者颧赤。乔岳曰：心绝则虚阳上发，面赤如脂。按：如脂者，如女人以粉傅面，以丹傅颧也。夫白者肺之候，丹者心之候，《发明》谓之火克金，是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其病不治。故《脉诀》云：面赤如妆，不久居也），又属足少阴肾经（《灵枢》曰：肾病者，颧与颜黑）。

颊　（面旁也）属手足少阳三焦胆，手太阳小肠，足阳明胃经之会（《素问》曰：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注：足少阳部在颊，色，赤色也；前，当依《甲乙经》作筋。《灵枢》曰：邪气中于颊，则下少阳。又曰：少阳气至则啮颊。《素问》又曰：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又曰：上部地，两颊之动脉。注：在鼻孔下两旁，近于巨髎穴之分，动应于手足阳明脉气之所行也。巨髎直两目瞳子），又属足厥阴肝经（《素问》曰：肝病气逆则颊肿）其在小儿面部。

左颊　属足厥阴肝经（《素问》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

右颊　属手太阴肺经（《素问》曰：肺热病者，右颊先赤）。

颊侧　（蕃也）属足少阳胆，阳明胃经之会。

颐　（本作臣颊中也）属足阳明胃经（《素问》曰：阳明虚则寒栗鼓颔，终则口耳动作。注：口耳动作，谓目睒睒而鼓颔也），又属足少阴肾经（《素问》曰：肾热病者颐先赤）。

侠颐　属足阳明胃经（《素问》曰：病上冲喉者，治其渐，渐者上侠颐也。注：阳明之脉渐上颐而环唇，故名侠颐为渐，即大迎穴也，在曲颔下一寸三分，骨陷中动脉）。

《内经》取治面颊肿痛有三法：其一，取手阳明。经云：颛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又云：厥胸满面肿，唇漯漯然，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又云：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为烦心也。又云：颛痛，刺手阳明与颛之盛脉出血是也；其二，取手太阳。经云：手太阳之脉，是动则颔肿不可以顾。所生病者，目黄颊痛。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其三，取手足少阳。经云：三焦手少阳之脉，所生病者，颊痛。又云：胆足少阳之脉，所生病者，颔肿。况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又云：肝气逆则头痛，耳聋，颊痛，取血者。盖取足少阳之血也。丹溪治朱奶，两腮热肿，膈壅之病也。用干葛、桔梗一钱半，升麻壹钱，苏叶壹钱半，甘草炙七分，薄荷壹钱，姜壹片，水煎服。东垣云：咽痛颔肿，脉洪大面赤者，羌活胜湿汤，加黄芩、桔梗、甘草各半钱治之。如耳鸣目黄，颊颔肿，颈、肩、臑、肘、臂外后廉痛，面赤，脉洪大者，以羌活、防风、甘草、蒿本通其经血，加黄芩、黄连消其肿，以人参、黄芪益其元气，而泻其火邪。两腮肿，以细辛、草乌等分为末，入蚌粉，以猪脂调傅肿处。或用醋调赤小豆末，傅之亦妙。口含白梅，置腮边良久，肿退出涎，患消矣。消时肿必先向下。痄腮用柏叶、车前草、柏子仁杵碎，热傅患处。或用鸡子清调赤小豆末（详见疡科。）平江陈氏，因惊惧后，常用手指甲拄掐两颊，遂两颊破损，心中懊侬不安，脉数而实，诸药不愈，用《活幼口议》牛黄清心凉膈丸，数服如失。《三因方》，凡伸欠颊车蹉，但开不能合，以酒饮之，令大醉，睡中吹皂角末，搐其鼻，嚏透即自止。

咽　喉

咽　（在喉之前，所以咽物。杨上善谓：喉咙之后属咽者非）属手太阳小肠，少

阴心，叶太阴脾，厥阴肝经之会（《素问》曰：咽主地气，地气通于嗌，足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病则腹满而嗌干。《灵枢》曰：足太阴之正，上结于咽），又属足少阴肾经（《素问》曰：足少阴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素问》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注：贲，扃也。贲上，贲门也。《难经》胃为贲门。旧注：气奔而上者非。朱丹溪曰：手足阴阳合生见证曰，咽肿，足少阴，厥阴），又属足阳明胃经（《灵枢》云：阳明之脉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又属足厥阴肝、少阳胆经（《素问》曰：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灵枢》曰：足少阳之正，上挟咽，出颐颔。《素问》又曰：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干燥，病在脾土。注：一阴厥阴脉，一阳少阳脉，并木之气也。木克土，故咽喉病虽在脾土，实由肝胆之所为也）。

侠咽　属手少阴心、足太阴脾经之会。

喉　（在咽之后，所以候气）。属手太阴肺，足阳明胃，少阴肾，厥阴肝经，任脉之会（《灵枢》曰：手太阴之正，出缺盆，循喉咙。《素问》曰：喉主天气，天气通于肺，谓之肺系），又属手少阴心，少阳三焦经（《灵枢》曰：手少阴之正，上走喉咙，出于面。《素问》曰：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哽状，甚则咽肿喉痹。张洁古曰：三焦通喉，喉和则声鸣利，不和则暴喑热闭。《素问》又曰：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又曰：运气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又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注：一阴手少阴心也，一阳手少阳三焦也，二脉并络于喉，气热内结，故为喉痹），又属手足阳明大肠胃，手少阳三焦经之合（《灵枢》曰：手阳明之正，上循喉咙，出缺盆。又曰：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素问》曰：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痓。注痓谓骨强而不随也。朱丹溪曰：手足阴阳经合生见证曰，喉痹，手足阳明、手少阳），又属足太阴脾经（《千金方》曰：喉咙者，脾胃之候也）。

喉咙后　属手厥阴心包经。

结喉两旁应手大动脉　（名人迎脉，一名五会）属足阳明胃经（《内经》曰：颈侧侠喉之动脉人迎，人迎足阳明胃脉也。阳明者常动。注：动谓动于结喉旁也。《素问》曰：其脉之动，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藏，右大常以候府。按：此动字与上文不同，谓左右手二脉之动也）。

人迎后　属手阳明大肠经。

经云：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悬雍者，音声之关也。咽与喉，会厌与舌，此四者同在一门，而其用各异。喉以纳气，故喉气通于天。咽以纳食，故咽气通于地。会厌管乎其上，以司开阖，掩其厌则食下，不掩其喉必错。必舌抵上腭，则会厌能闭其喉矣。四者交相为用，缺一则饮食废而死矣。或问咽喉有痹有肿，二者之外，又有缠喉风、乳鹅生疮诸病，何邪致之，何经病之，与治法大略，顾闻其说。曰：十二经脉皆上循咽喉，尽得以病之，然统其所属者，乃在君相二火。何则？经曰：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又曰：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是也。盖肺主气天也，脾主食地也，于是喉纳气，咽纳食。纳气者从金化，纳食者从土化。金性燥，土性湿。至于病也，金化变动为燥，燥则涩，涩则闭塞而不仁，故在喉谓之痹。土化变动为湿，湿则泥，泥则壅胀而不通，故在咽谓之肿。痹肿之病虽少异，然一时火郁于上焦，致痰涎气血聚结于咽喉也。自其咽肿形状分之，则有缠喉风、乳蛾之名。缠喉风者，其肿透达于外，且麻且痒且痛。乳蛾者，肿于咽两傍，名双乳蛾；一边肿者，名单乳蛾。喉痹之暴发暴死者，名走马喉痹。《内经》又有嗌塞咽喉干者，亦皆因诸经所致，中间虽有经气之寒热不等，其为火证一也。大抵治法，视火微甚，微则正治，甚则反治，撩痰出血，三者随宜而施，或更于手大指少商出血行气。若肿达于外

者，又必外傅以药。予尝治是证，每用鹅翎蘸米醋缴喉中，摘去其痰。盖醋味酸能收，其痰随翎而出，又能消积血。若乳蛾甚而不散，上以小刀就蛾上刺血，用马牙硝吹点咽喉，以退火邪。服射干、青黛、甘、桔、栀、芩、矾石、恶实、大黄之类，随其攸利为方，以散上焦之热。外所傅药，如生地龙、韭根、伏龙肝之类皆可用。若夫生疮，或白或赤，其白者多涎，赤者多血，大率与口疮同例，如蔷薇根皮、黄柏、青黛煎噙细咽亦佳。凡经云喉痹者，谓喉中呼吸不通，言语不出，而天气闭塞也。云咽痛、云嗌痛者，谓咽喉不能纳唾与食，而地气闭塞也。云喉痹咽嗌痛者，谓咽喉俱病，天地之气并闭塞也。盖病喉痹者，必兼咽嗌痛，病咽嗌痛者，未必兼喉痹也。

喉　痹

作痛，或有疮，或无疮，初起通用甘桔汤。不效，加荆芥壹钱半重名如圣汤。或如圣汤中更加连翘、黍粘子各壹分，防风、竹茹半分，或甘露饮。喉痹恶寒，及寸脉小弱于关尺者，皆为表证，宜甘桔汤、半夏桂枝甘草汤，详寒热发散之。若水浆不得入口者，用解毒雄黄丸四五粒，以极酸醋磨化，灌入口内，吐出浓痰，却服之。间以生姜自然汁一蚬壳，噙下之神效。娄全善云：喉痹恶寒者，皆是寒折热，寒闭于外，热郁于内，姜汁散其外寒，则内热得伸而愈矣。切忌胆矾酸寒等剂点喉，反使其阳郁结不伸，又忌硝黄等寒剂下之，反使其阳下陷入里，则祸不旋踵矣。韩祇和云：寸脉弱小于关者，宜消阴助阳。东垣云：两寸脉不足，乃阳气不足，故用表药提其气，升以助阳也。或三部俱小弱，亦用其法也，喉痹，乡村病皆相似者，属天行运气之邪，治必先表散之，亦大忌酸药点之，寒药下之，郁其邪于内不得出也。其病有二：其一，属火。经云：少阳所至为喉痹。又云：少阳司天之政，三之气，炎暑至，民病喉痹，治宜仲景桔梗汤。或面赤斑者，属阳毒。宜阳毒诸方汗之。其二，属湿。经云：太阴之胜，火气内郁，喉痹。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病嗌肿喉痹，治宜活人半夏桂枝甘草汤。或面青黑者，属阴毒，宜阴毒诸方汗之。娄全善云：洪武戊辰春，乡村病喉痹者甚众，盖前年终之气，及当年初之气，二火之邪也。予累用甘桔汤加黄连、半夏、僵蚕、鼠粘子根等剂发之；挟虚者，加参、芪、归辈；水浆不入者，先用解毒雄黄丸，醋磨化之灌喉，痰出，更用生姜汁灌之，却用上项药，无不神验。若用胆矾等酸寒点过者，皆不治，盖邪郁不出故也。《三因方》治卒喉痹不得语，小续命汤加杏仁七个煎甚妙。活人半夏桂枝甘草汤，治暴寒中人咽痛，此外感风寒作喉痹者之治法也。喉痹不恶寒者，及寸脉大滑实于关尺者，皆属下证，宜硝石、青黛等寒药降之，或白矾等酸剂收之也。韩祇和云：寸脉大于关尺者，宜消阳助阴。东垣云：两寸脉实为阴盛阳虚，下之则愈。故予每用此法治急喉痹，如鼓应桴。或三部俱实，亦可用其法也。《外台》疗喉痹神验，朴硝壹两，细细含咽汁，立愈。或含黄柏片，或咽莱菔汁，或吹蠡鱼胆，或噙李实根，及玉钤匙、玉屑无忧散、清心利膈汤、碧玉散、防风散、追风散，皆寒降之剂也。白矾末，或用乌鸡子清调灌，或枯而吹之，用灯盏底油脚灌下，或同马屁勃等分为细末，以鹅翎吹入喉中。或用一握金烧灰，拌炒青色为度，吹入患处。或用牙皂和霜梅为末噙之，或用鸭嘴胆矾末以筋蘸药点患处，及开关散、七宝散，皆酸收之剂也。丹溪治风热痰喉痹，先以千缗汤，次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养阴，则火降矣。七情郁结，气塞不通，宜五香散。血壅而为痹，宜取红蓝花汁服之，无鲜者，则浓煎绞汁亦得。或用茜草壹两煎服，或用杜牛膝捣自然汁和醋服，或用马鞭草捣自然汁服，或用射干切壹片含咽汁，皆破血之剂也。喉闭者，先取痰，瓜蒂散、解毒雄黄丸、乌犀膏，或用鹅翎蘸桐油探吐之，或用射干逆流水吐之，或用远志去心为末，每半钱，水小半盏调服。口含竹管，或用皂角揉水灌下。或用返魂草根（即紫苑）一茎，净洗，入喉中取寒痰出，更以马牙硝津咽之。或用乌药（即矮樟根）醋煎，先噙后咽，牙关闭者，搐鼻取之，备急如圣散、一字散，或用巴豆油梁纸作撚子，点火吹灭，以

烟熏入鼻中，即时口鼻涎流，牙关开矣。经云：寒气客于会厌，卒然如哑，宜玉粉丸。陈藏器每治脏寒咽闭，吞吐不利，用附子去皮脐，炮裂，以蜜涂炙，令蜜入内，含之勿咽，急喉痹，其声如鼾，有如痰在喉响者，此为肺绝之候，速宜参膏救之，用姜汁、竹沥放开服。如未得参膏，或先煎独参汤救之，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全四五，迟则十不全一也。治喉痹逡巡不救方，皂荚去皮弦子，生，半两为末，以筋头点少许在肿痛处，更以醋糊调药末，厚涂项上，须臾便破血出，瘥。针法治喉闭，刺少商出血，立愈。孙兆治文潞公喉肿，刺之，呕出脓血升余而愈。娄全善治一男子喉痹，于太溪穴刺出黑血半盏而愈。由是言之，喉痹以恶血不散故也。凡治此疾，暴者必先发散，发散不愈，次取痰，取痰不愈，次去污血也。

咽 嗌 痛

咽唾与食，则痛者是也。经云：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又云：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丹溪云：咽痛必用荆芥。阴虚火炎上者，必用玄参。气虚，人参加竹沥。血虚，四物加竹沥。阴气大虚，阳气尽越，痰结在上，遂成咽痛，脉必浮大，重取必涩，去死为近，宜补阴敛阳。人参一味浓煎汤，细细饮之（此证皆是劳嗽日久者有之，如用实喉痹条下诸方，无益有害）。咽疮，多虚火游行无制，客于咽喉，宜用人参、蜜炙黄柏、荆芥治之。实热咽痛，三黄丸，或用黄连、荆芥、薄荷为末，蜜、姜汁调噙，或山豆根噙之，及用黄柏、黄连、大黄水调涂足心与患处，及龙麝聚圣丹、祛毒牛黄丸、咽喉备急丹。浮热，表散之，增损如圣汤、利膈汤、桔梗汤。散之不已则收之，或单用硼砂，或和胆矾、白僵蚕、白霜梅和噙，或用百药煎去黑皮，硼砂、甘草、生白矾等分为细末，每服壹钱，食后米饮调，细细咽下。戴云：热壅咽痛，或嗽中带血者，宜金沸草散，佐以辰砂化痰丸。咽喉痛用诸冷药不效者，宜枳南汤。有咽疼服冷剂反甚者，宜用姜汁，详见嗽门。然生疮损了者，戒勿用，用之辣痛，又能散不收。若热壅上焦，咽喉疼痛，而吞咽干物，不若常时之润，睡觉口舌全无津液者，如圣汤加人参半钱，玄参七分，或佐以碧云散、鸡苏丸。有上证兼心头烦躁，辰砂五苓散。咽痛妨闷，咽物则微痛，不宜寒药过泄之。用栝蒌一个，白僵蚕微炒半两，桔梗七钱半，甘草炒贰钱，为细末。每用少许干掺咽喉中。若肿痛左右有红，或只一壁红紫长大，水米难下，用此散壹钱，朴硝壹钱，和匀，掺喉中咽津。如喉中生赤肿，或有小白头疮，用前散壹钱匕，白矾细研半钱，干掺。《内经》运气咽嗌痛，皆属寒。云太阳在泉，寒淫所胜，民病嗌痛颔肿是也。《三因方》蜜附子，治感寒咽门闭能咽，大附子壹枚，生去皮脐，切作大片，蜜涂炙令黄，噙咽津。甘味尽，更以附子片涂蜜炙用之。咽痛用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生一条红线如发，悬一黑泡，大如樱珠，垂挂到咽门而止口中，饮食不入，须用深取牛膝根，直而独条者，洗净，入好醋三五滴，同研细，就鼻孔滴二三点入去，则丝断珠破，其病立安。乳蛾一名悬痈、罗青散、粉香散、玄参散、射干丸、烧盐散、马牙硝散、射干散、硼砂散、启关散。

咽喉生疮

黄芪散、桃红散、琥珀犀角膏、救命散、牛蒡子丸、硼砂散。

咽喉如有物噎塞

经云：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嗌中介介然，数唾，取阳陵泉。又云：心咳之状，喉中介介如梗状，取心之俞。大陵仲景云：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射干散、含化龙脑丸、木香散、络石汤、四味汤、杏仁煎丸。有人患缠喉风，食不能下，大麦面作稀糊咽之。咽喉塞，鼻中疮出，及干呕头痛食不下，生鸡子一个，开头取白去黄，着米醋拌煨，煻火顿沸起擎下，沸定，须频三度，就热饮醋尽，不过一二次瘥。王医师法，冬月于临卧时食生菜菔三五片，无咽喉之疾。

诸物梗喉

《三因方》煮薤白令半熟，以线缚定，手执线头，少嚼薤白咽之，度薤白至硬处便牵引，哽即出矣。秘方，用倾银炉上倒挂灰尘，砂糖和丸，咽之自下。骨梗，槿树叶油、马屁勃、砂糖三味，熬膏为丸，噙化。苎麻根杵烂，丸如弹子大，将所哽物煎汤化下。以犬吊一足，取其涎，徐徐咽之。煎刀草，如野茨菰生于篱堑间，其根白，研之则如胶，用顺水吞下，即吐出骨，不过两三口效。研萱草根，顺水下亦佳。朴硝研，对入鸡苏，丸如弹大子，含化，不过三四丸。南硼砂，井花水洗涤，含化，最软骨。贯众浓煎壹盏半，分叁服连进，片时一咯骨自出。鱼骨哽，以皂角少许吹入鼻中，得嚏哽出。细茶、五倍子等分为末，吹入咽喉，立愈。食橄榄即下，或用其核为末，顺流水下。鱼骨在肚中刺痛，煎茱萸汁壹盏饮之，骨软而出。鸡骨骾，用水帘草捣汁饮之，骨自消。野苎根，洗净、捣烂如泥，每用龙眼大，如被鸡骨所伤，鸡羹化下。鱼骨所伤，鱼汤化下。稻芒糠谷哽喉，将鹅吊一足取涎，徐徐咽下即消。或取荐头草嚼亦妙。吞钉铁金银铜钱等物，但多食肥肉，自随大便而下。吞钱及铁物在喉不得下，南烛根烧细末，汤调壹钱下之。吞铁或针，用饧糖半斤，浓煎艾汁调和服。或用磁石磨如枣核大，钻眼以线穿，令吞喉间，针自引出。磁石须阴阳家用验者。张子和治一小儿，误吞钱在喉中不下，以净白表纸卷实如筋，以刀纵横乱割其端，作鬅鬙之状，又别取一筋缚针钩于其端，令不可脱，先下咽中轻提轻抑探之，觉钩入于钱窍，然后以纸卷纳之咽中，与钩尖相抵，觉钩尖入纸卷之端，不碍肌肉，提之而出。吞钱，烧炭末，白汤调服数匙，即出；或服蜜升许。或食荸荠、茨菰，其钱自化；或用艾一把，水五升，煎至一升，顿服即下；或用百部根四两，酒一升，渍一宿，温服一升，日再。吞钗，取薤白曝令萎黄，煮使熟，勿切，食一大枣即出。吞钱钗及钏，饴糖一斤渐渐食之。吞发绕喉不出，取自乱发作灰，白汤调服壹钱。陈无择云：凡治哽之法，皆以类推，如颅鹼治鱼哽，磁石治针哽，发灰治发哽，狸虎治骨哽，亦各从其类也。

四　肢

阳主四肢。经云：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又云：阳受气于四肢是也。阳实则肢肿。经云：结阳肿四肢是也。阳虚则肢满。经云：冬气满在四肢是也。脾主四肢。经云：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者是也。脾实则四肢不举。经云：脾脉太过为病，在外则令人四肢不举者是也。脾虚则四肢不用。经云：脾藏肉，形不足则四肢不用。又云：四肢懈惰，此脾精之不行是也。治见痿及中风。五藏有邪，留在支节。经云：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股；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膝是也。治见痛痹。运气四肢不举，皆属湿。经云：土太过曰敦阜，敦阜之纪，其病腹满，四肢不举是也。

筋（转筋）

《灵枢·经筋篇》云：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结于踝，邪上结于膝，其下循足外侧结于肿，上循跟，结于䯒。其别者，结于踹外，上䯒中内廉，与䯒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纲，下结于烦（音求）。其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烦。其病小指支跟肿痛，䯒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名曰仲春痹。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肷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

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颔，上结于颅。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髀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肷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悬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名曰孟春痹也。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骭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颅，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太阳为目上纲，阳明为目下纲。其支者，从颊结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肿，癀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涂之，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啖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名曰季春痹也。足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络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肋，散于胸中。其内者，着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秋痹也。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之下，并太阳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夹膂，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在内者，熨引饮药。此筋折纽，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循胫，上结内辅之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络诸筋。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秋痹也。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于腋下。其支者，后走腋后廉，上绕肩胛，循颈出走太阳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颔，上属目外眦。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得视，颈筋急则为筋瘘颈肿。寒热在颈者，治在燔针劫刺之，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锐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颔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夏痹也。手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结于肘，上绕臑外廉，上肩走颈。合手太阳。其支者，当曲颊入系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乘颔结于角。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夏痹也。手阳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上结于肘外，上臑结于髃其支者，绕肩胛挟脊，直者从肩髃上颈。其支者，上颊结于颅。直者，上出手太阳之前，上左角，络头，下右颔。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夏痹也。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出缺盆，结肩前髃，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胁。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冬痹也。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与太阴之筋并行，结于肘内廉，上臂阴，结腋下，下散前后挟胁。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结于臂。其病

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冬痹也。手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内侧，结于锐骨，上结肘内廉，上入腋，交太阴，挟乳里，结于胸中，循臂，下系于脐。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纽。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淬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名曰季冬痹也。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噼，眴急不能卒视，治皆如右方也。形乐志苦，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诸筋病皆属于节。经云：诸筋者，皆属于节。又云：手屈而不伸者，病在筋是也。肝主诸筋。经云：肝主筋。又云：在藏为肝，在体为筋。又云：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是也。筋病忌风，忌食酸辛，忌久行。经云：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又云：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又云：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又云：久行伤筋是也。

转　筋

经云：足太阳之下，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丹溪云：转筋皆属血热，四物加黄芩、红花、苍术、南星。有筋转于足大指，转上至大腿近腰结了，乃因奉养厚、饮酒感寒而作，加酒芩、苍术、红花、南星、姜煎服。仲景云：转筋之为病，其臂脚直，脉上下行，微弦，转筋入腹者，鸡矢白散主之。用鸡矢白一味为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圣惠方》治肝虚转筋，用赤蓼豆叶切作三合，水一盏，酒三合，煎至四合去查，温分二服。孙尚药治脚转筋疼痛挛急，松节贰两，细剉如米粒，乳香壹钱。上件药，用银、石器内慢火炒令焦，只留壹分性，出火毒，研细。每服壹钱至贰钱，热木瓜酒调下。同是筋病，皆治之。《外台》治转筋，取故绵以醯醋浸，甑中蒸及热，用绵裹病人脚，令更易勿停，瘥止。丹溪云：转筋遍身入肚不忍者，作极咸盐汤于槽中暖浸之。《灵枢·四时气篇》，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烁刺之。娄全善云：此则经所谓以痛为输之法，盖用火烧燔针劫刺，转筋之时，当察转筋之痛在何处，在阳刺阳，在阴刺阴，随其所痛之处刺之，故曰以痛为输也。若以一针未知，则再刺之，以知觉应效为度，故曰以知为数也。窦太师云：转筋而疼，灸承山而可治。霍乱转筋，已见霍乱门。此谓不霍乱而筋自转。

骨

肾主骨，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又云：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又云：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也。骨病忌食甘苦，久立。经云：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又云：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又云：久立伤骨是也。骨病不屈。经云：手屈而不伸者，病在筋；伸而不屈者，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是也。骨度，详《灵枢·骨度篇》。骨空，详《素问·骨空篇》。

肉

脾主肉。经云：脾主肉，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又云：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是也。脾病在谿。经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故病在谿。谿者，肉之小会也。《素问·气穴论》，帝曰：愿闻谿谷之会也，岐伯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消骨髓外破大肉，留于节凑，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谿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其小痹淫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湿伤肉，甘伤肉。经云：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又云：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又云：多食酸则肉胝胎而唇揭是也。坐乐伤肉。经云：久坐伤肉。又云：形乐

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是也。

皮　肤

《素问·皮部篇》，黄帝问曰：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故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诸经皆然。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少阴之阴，名曰枢儒（一作樞），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心主之阴，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太阴之阴，名曰关蛰，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胭破，毛直而败。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帝曰：善。皮肤属肺。经云：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又云：肺主皮毛，在藏为肺，在体为皮毛是也。毛折爪枯，为手太阴绝。经云：手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绝者，津液既去则爪枯毛折，毛折者，毛先死矣。

皮　肤　痛

属心实。经云：夏脉者心也，夏脉太过，则病身热肤痛，为浸淫。运气皮肤痛，皆属火邪伤肺。经云：少阴在泉，热淫所胜，病寒热皮肤痛。又云：少阳司天，火淫所胜，热上皮肤痛。又云：少阴之复，咳，皮肤痛。治以诸寒是也。针灸皮肤痛取肺。经云：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节五椎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是也（升麻汤）。

皮肤索泽

即仲景所谓皮肤甲错，盖皮肤涩而不滑泽者是也。三阳为病发寒热，其传为索泽。王注云：索，尽也，精血枯涸，故皮肤润泽之气皆尽也。运气皮肤索泽，属燥伤胆气。经云：阳明在泉，燥淫所胜，病体无膏泽，治以苦寒是也。仲景云：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䗪虫丸主之。咳有微热，烦满，胸中甲错，是为肺痈，苇茎汤主之。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水泆饮也。针灸皮肤索泽，取足少阳。经云：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体无膏泽，视盛、虚、热、寒、陷下取之也。

髭　发

《内经》云：肾者方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王注云：甘益脾，胜于肾，肾不胜故骨痛而发落）。女子一七岁肾气实，齿更发长；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巢氏病源》云：足少阳胆之经，其荣在须。足少阴肾之经，其

华在发。冲任之脉，为十二经之海，谓之血海，其别络上唇口。若血盛则荣于头发，故须发美。若血气衰弱，经脉虚竭，不能荣润，故须发脱落。帝曰：妇人无须者，无气血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胸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会于咽喉，别络唇口。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女人月月而经通，故曰数脱血）。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又曰：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宦者独去，其故何也？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帮须不生。有人未尝有所伤，不脱于血，其须不生何也？曰：此天之所不足也，禀冲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髭须黄赤者，多热多气，白者少血少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阴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发黄白

张天师草还丹，七宝美髯丹。单用自己发，不足则父子一气者，又不足则无病童男女发与胎发，用皂角水洗净，无油气为度，入新锅内，上用小锅盖之，盐泥固口，勿令泄气，桑柴慢火煅三炷香，冷定取出，研为细末，每用壹贰分，空心酒调下。揩齿变白发方，酸石榴皮壹个，泥裹烧令通赤，候冷去泥，用茄子根与槐枝同烧，令烟绝，急以器盖之，候冷，用槐枝、马齿苋墙上生者好，不令人见采，薄荷、石膏、五倍子烧熟、川升麻各壹两，为末揩牙，不但变白为黑，亦且坚牙甚妙。东垣青丝散，西岳石碑方。拔白生黑良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三、四月十六、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二十八、八月十九、九月二十五、十月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日，早起拔之永不白。又正月五日、十三日，二月八日、十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十三、二十五，五月五日、十五日，六月十四、二十四日，七月十八、二十八，八月九日、十日，九月八日、十八日，十月十三、二十三，十一月十日，十二月十六日，已上月日，并用午时前拔之。凡拔时先以水于石上磨丁香汁，候拔了，急手傅于毛孔中，即生黑者。李卿换白发方云：刮老生姜皮壹大升于铛中，以文武火煎之，不得令过沸，其铛唯得多油腻者尤佳，更不须洗刮，便以姜皮置铛中，密封固济，勿令通气，令一精细人守之，地色未分时，便须煎之，缓缓不得令火急，如其人稍疲，即换人看火，一伏时即成，置磁钵中研极细。李方虽曰一伏时，若火候匀，至日西即药成也。使时以小簪脚蘸取如麻子大，先于白发下点药讫，然后拔之再点，以手指熟揉之，令入肉，第四日当有黑者生，神效。

发落不生

东垣云：脉弦气弱，皮毛枯槁，发脱落，黄芪建中汤主之。发脱落及脐下痛，四君子汤加熟地黄。丹溪治胡氏子，年十七八岁，发脱不留一茎，饮食起居如常，脉微弦而涩，轻重皆同，此厚味成熟湿，痰在膈间，又日多吃梅，酸味收湿热之痰，随上升之气至于头，熏蒸发根之血，渐成枯槁，遂一时尽脱。遂处以补血升散之药，用防风通圣散，去芒硝，唯大黄三度酒炒，兼以四物汤酒制合和，作小剂煎，以灰汤入水频与之。两月余后诊其脉，湿热渐解，停药，淡味调养，又二年，发长如初而愈。甜瓜叶治人无发，捣叶涂之即生。滋荣散，三圣膏。治发落不生令长，麻子壹升，熬令黑，压油，以傅头发上。《千金》云：麻叶、桑叶二味，以泔煮，沐发七次，可长六尺。眉毛堕落，生半夏、羊矢烧焦，等分为末，姜汁调涂。又用七月乌麻花阴干为末，生乌麻油浸，每夜傅之。乌麻，即秋麻是也。

腋

腋　谓臂下胁上际也，属手厥阴心包络经（丹溪云：手足阴阳合生见证曰，腋肿，手厥阴、足少阳），又属足厥阴肝经（《灵枢》曰：肝有邪，其气留于两腋）。

腋前　属手太阴肺经。

腋后　属手少阴心经。

腋下　属足厥阴肝经。

下六寸　属足太阴脾之大络（《灵枢》曰：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注：大包、渊腋并穴名，穴各有二。渊腋在腋下三寸宛宛中，举臂取之）。

腋　肿

《内经》针灸腋肿有二法：其一，取胆。经云：胆足少阳之脉，所生病者，缺盆中肿痛，腋下肿是也。其二，取心。经云：心主手厥阴脉，是动则痛，手心热，腋肿。皆视虚、实、寒、热、陷下，施补、泻、疾、留、灸也。

腋　气

亦曰狐臭，有窍，诸药鲜能除根，止堪塞窍耳。用铜青好者，不拘多少，米醋调成膏，先用皂角煎汤，洗净腋下，以轻粉掺过，却使上件涂之，立效。

蛊　毒

凡蛊毒有数种，曰蛇毒、蜥蜴毒、虾蟆毒、蜣螂、草毒等，皆是变乱元气，人有故造作之者，即谓之蛊也。多因饮食内行之，与人祸患，祸患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人畜事之，中其毒者，心腹绞痛，如有物啮，或吐下血皆如烂肉，或好卧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嗔乍喜，或四肢沉重百节酸疼，或乍寒乍热，身体习习而痹，胸中满闷，或头目痛，或吐逆不定，或目面青黄，甚者十指俱黑，诊其脉缓大而散，皆其候也。然其毒有缓有急，急者仓卒或数日便死，缓者延引岁月，游走肠内，蚀五藏尽则死。凡入蛊乡，见人家门限屋梁绝无尘埃洁净者，其家必畜蛊，当用心防之，如不得已吃其饮食，即潜地于初下筋时，收藏一片在手，尽吃不妨，少顷却将手藏之物，埋于人行十字路下，则蛊反于本家作闹，蛊主必反来求。或食时让主人先动筋，或明问主人云，莫有蛊么，以筋筑卓而后食，如是则蛊皆不能为害。南方有蛊毒之乡，于他家饮食，即以犀角搅之，白沫起即为有毒，无沫者即无毒也。欲知蛊主姓名者，以败鼓皮烧作末，令病人饮服方寸匕，须臾自呼蛊家姓名，可语之令呼唤将去则愈，治之亦有方。验蛊法，令病人唾于水内，沉者是蛊，浮者即非。或令含黑豆验之，若豆胀皮脱者是蛊，豆不胀皮不脱即非。又初虞世方云：嚼黑豆不腥，嚼白矾味甜，皆中毒之候也。凡初中蛊在膈上者，用归魂散吐之。已下膈者，雄朱丸下之。吐利后，犹觉前后心刺痛拘急，咽中如茅刺者，此是取利后气之候也，更不须再服吐利药，但服桔梗散，自然平复。《西溪丛话》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蛊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矾末令尝不涩，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浓煎石榴皮汁饮之，即吐出有虫皆活，无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矾、茶芽捣为末，冷水服。广南挑生杀人，以鱼肉延客，对之行厌胜法，鱼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而人以死，相传谓人死阴役于其家。昔雷州推官符昌言于干道五年，亲勘一公事，买肉置之盘中，俾囚作法以验其术，有顷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尔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觉有物在胸膈，则急服升麻以吐之；觉在腹中，急服郁金以下之。雷州镂板印行者，盖得之于囚也。《夷坚志》云：陈可大知肇庆府肋下忽肿起如痈状，顷之大如盆。识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绿豆嚼试，若香甘则是，已而果然。使捣川升麻，取冷熟水调贰大盏服之，遂洞下泻出生葱数茎，根茎皆具，肿即消，续煎平胃散调补，且食白粥，经旬复常。雷州康财妻，为蛮巫用鸡挑生，值商人杨一者，善医，与药服之，食顷，吐积肉壹块，剖开筋膜中有生肉，鸡形已具。康诉于州，捕巫寘狱，而呼杨令具疾证，及所用药，略云：凡吃鱼肉瓜果汤茶皆可挑，初中毒觉胸腹稍痛，明日渐加搅刺，满十日则内物能动，腾上则胸痛，沉下则腹痛，积而瘦悴其候也。在上焉则取之，法用热茶壹瓯，投胆矾半钱于中，候矾化

尽，通口呷服，良久，以鸡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焉则泻之，以米饮下郁金末叁钱，毒即泻下。乃以人参、白术各半两为末，同无灰酒半升纳瓶内，慢火熬半日许，度酒熟，取出温服之，日壹杯，五日乃止。佛说解蛊毒神咒，凡在旅中饮食，先默念七遍，其毒不行。咒曰：姑苏琢，磨耶琢，吾知蛊毒生四角，父是穹隆穷，母是耶舍女，眷属百千万，吾今悉知汝，摩诃萨摩诃。凡见饮食上有蛛丝，便莫吃。又法，每遇所到处，念药王万福七遍，亦验。灸蛊毒法，当足小指尖灸三炷，即有物出，酒上得者，酒出，肉果上得者，肉果上出，饧上得者，饧出，余如方。

诊　《脉诀》云：凡脉尺寸紧数形，又似钗直吐转增，此患蛊毒急须救，脉逢数软病延生。经云：脉浮涩而疾者生，微细者死，洪大而速者生。

虫

虫由湿热郁蒸而生，观之日中有雨，则禾节生虫，其理明矣。善乎，张戴人推言之也，曰：水火属春夏，湿土属季夏，水从土化，故多虫焉。人患虫积，多由饥饱调燮失宜，或过飧鱼鲊白酒，或多食牛羊，或误啖鳖苋，中脘气虚，湿热失运，故生寸白诸虫，或如蚯蚓，或似龟鳖，小儿最多，大人间有。其候心嘈腹痛，呕吐涎沫，面色痿黄，眼眶鼻下青黑，以致饮食少进，肌肉不生，沉沉默默欲眠，微有寒热，如不早治，相生不已。古人云：虫长一尺则能害人，虫若贯串，杀人甚急。治法追虫取积，以剪红丸、尊神丸、遇仙丹。夫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尸虫之形，状似大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乃有头尾，皆长三寸。又有九虫：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蚕；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状。伏虫则群虫之主也；蛔虫贯心杀人；白虫相生，子孙转多，其母转大，长至四五丈，亦能杀人；肉虫令人烦满；肺虫令人咳嗽；胃虫令人呕吐，胃逆喜哕；弱虫又名膈虫，令人多唾；赤虫令人肠鸣；蛲虫居胴肠之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癞，因生疮痍，即生诸痈疽、癣瘘瘤疥。齲虫无所不为，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类，妇人常多，其虫凶恶，人之极患也。常以白筵草沐浴佳，根叶皆可用，既是香草，且是尸虫所畏也。凡欲服补药及治诸病，皆须去诸虫，并痰饮宿澼，醒醒除尽，方可服补药。不尔，必不得药力。凡得伤寒及天行热病，腹中有热，又人食少，肠胃空虚，三虫行作求食，蚀人五藏及下部。若齿断无色，舌上尽白，甚者唇里有疮，四肢沉重，忽忽喜眠。当数看其上唇内有疮。唾血，唇内如粟疮者心内懊侬痛闷，此虫在上蚀也。九虫皆由藏府不实，脾胃皆虚，杂食生冷、甘肥油腻、咸藏等物，节宣不时，腐败停滞，所以发动。又有神志不舒，精魄失守，及五藏劳热，又病余毒，气血积郁而生。或食瓜果与畜兽内藏，遗留诸虫子类而生。虫之为候，呕恶吐涎，口出清沫，痛有去来，乍作乍止。寸白虫色白形褊，损人精气，力乏腰疼。蛲虫细如菜虫，能为痔漏、疮癞、疥癣、痈疽等患。寸白、蛲、蛔是三者，皆九虫数中之一物也。外此又有儿童疳慝，昏睡烦躁，鼻烂汁臭，齿断生疮，下利黑血。虫食下部为狐，下唇有疮；虫食其藏为惑，上唇有疮。三虫者，谓长虫、赤虫、蛲虫也，乃有九种。而蛲虫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从食牛内饮白酒所成，相连一尺则杀人，服药下之，须结裹溃然出尽乃佳，若断者相生未已，更宜速治之。蛲虫多是小儿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烦躁则是也。其余各种，皆不利人，人胃无不有者，宜服九虫丸以除之。蛔虫者，是九虫之一也，长一尺，亦有长五六寸。或因藏府虚弱而动，或因食甘肥而动，其发动则腹中痛，发作种聚，行来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腹中热，口中喜涎，及吐清水，贯伤心者则死。诊其脉，腹中痛，其脉法当沉弱弦，今反洪而大，则蛔虫也。蛔虫，九虫之数，人腹中皆有之。小儿失乳而哺早，或食甜过多，胃虚虫动，令人腹痛恶心，口吐清水，腹上有青筋。火煨史君子与食，以谷煎汤送下，甚妙。然世人多于临卧服之，又无日分，多不验。唯是于月初四五间，五更服之。至日午前虫尽下，

可以和胃温平药，一两日调理之，不够也。九虫在人腹中，月上旬头向上，中旬横之，下旬头向下，故中下旬用药即不入虫口，所以不验也。牛马之生子，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并肩而行，下旬生者后随之。猫之食鼠亦然，上旬食上段，中旬中段，下旬下段，自然之理，物皆由之而莫知之。《客座新闻》云：青阳夏戚宗阳家，素业医，任江阴训科。有儒生之父患腹胀，求其诊视，乃曰：脉洪而大，湿热生虫之象，况饮食如常，非水肿蛊胀之证，以石榴皮、椿树各东行根，加槟榔，三味各五钱，用长流水煎，空心顿服之。少顷，腹作大痛，泻下长虫一丈许，遂愈。《本事方》云：肺虫如蚕能杀人，居肺叶之内，蚀入肺系，故成瘵疾，由是咳嗽咯血声嘶，药所不到，治之为难。《道藏经》中载：诸虫头皆向下，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虫头向上，帮用药多取效者此也。又姚宽《西溪丛话》云：五藏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难治。用獭爪为末调药，于初四、初六日治之，此日肺虫上行也。二说小异，姑两存之，以备参考。泊宅编永州通判厅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必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捩汁而饮之，少顷，吐出肉块长一寸余，人形悉具，自后无声。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杨酏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人见而惊曰，此应生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如言读至雷丸，虫无声，乃顿服之，遂愈。正敏后至长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甚众，教使服雷丸，丐者亦愈。丁志记：齐州士曹席进孺，招所亲张彬秀才为馆舍，彬嗜酒，每夜必置数升于床隅，一夕忘设，至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忿闷呼躁，俄顷，呕吐一物于地，且起视之，见床下肉块如肝而黄，上如蜂窠，犹微动，取酒沃之，唧唧有声，始悟平生酒病根本，亟投诸火中，后遂不饮。瘐志记：赵子山字景高，寓居邵武军天王寺，苦寸白虫为挠。医者戒云：是疾当止酒。而以素所耽嗜，欲罢不能，一夕醉于圩外，舍归已夜半，口干咽燥，仓卒无汤饮，适廓庑下有瓮水，月色下照莹然可掬，即酌而饮之，其甘如饴，连饮数酌，乃就寝，迨晓虫出盈席，觉心腹顿宽，宿疾遂愈。一家皆惊异，验其所由，盖寺仆日织草履，浸红藤根水也。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每日饮食下咽少时，腹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劳瘵也。张锐是时在成都，吴遣驿骑招致锐到兴元既切脉戒云：明日早，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暑，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取行路黄土一银盂，而令厨人旋治面，将午乃得食，才放筋，取土适至，于是温酒一升，投土搅其内，出药百粒，进于吴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密使别坎一穴，便掖吴以行，须臾，暴下如倾秽恶斗许，有马蝗千余，宛转盘结，其半已困死。吴亦惫甚，扶憩竹榻上，移时主餐粥一器，三日而平。始信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涂躁渴，命候兵持马盂挹涧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则径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锐曰：虫入人肝脾里，势须滋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饱则散处四肢，苟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故无益也。锐是以请公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能洗空之耳。吴大喜，厚赂以金帛，送之归（泻出后，宜以四物汤加黄耆煎服，生血调理）。蔡定夫戡之子康积苦寸白为孽，医者使之碾槟榔细末，取石榴东引根煎汤调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脔，寘口中嚼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虫惟月三日以前其头向上，可用药攻打，余日即头向下，纵有药皆无益。虫闻肉香咂啖之意，故空群争赴之，觉胸中如万箭攻攒，是其候也。然后饮前药。蔡悉如其戒，不两刻腹中雷鸣，急登厕，虫下如倾，命仆以杖挑拨，皆联绵成串，几长数丈，尚蠕蠕能动，举而抛于溪流，宿患顿愈。

〔1〕“耳聋”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2〕“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作“风”。

〔3〕“抄”，修敬堂本作“挑”。

〔4〕“火唐”，修敬堂本作“糠”。

〔5〕“少”原脱，据《金匮要略》补。
〔6〕“手”原脱，据上下文义补。

痰火点雪

〔明〕龚居中　著
解发良　整理

提　　要　《痰火点雪》系明·龚居中所著。成书于1630年。

全书4卷。第一、二卷类列有关痰火痨瘵各证的鉴别诊断与治疗，大都以脉验证，因证立法，由法定方；第三卷除列有部分方论与杂证补遗外，特别着重叙述了痰火痨损的脉候，兼列补泻用药等项；第四卷列灸法及“却病秘诀。”

本书是虚损痨瘵证治的专书，作者认为，痰火是导致虚损痨瘵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火为痰之本，痰为火之标，而其阴虚，则又为致火致痰之本。全书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而尤重金水二脏。对未病之先，主张养生却疾之术；既病之后，有调护攻治之法。

主要版本有明建邑书林刘大易刻本、清嘉庆九军甲子（1804）鄞江书林星聚楼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杭州衢樽书局石印本、1930年上海千顷堂石印本、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排印本与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中国医学大成本节选其卷一、卷二。

序

昔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动作衰敝，时势异耶？人将失之耶？对曰：上古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今人不能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精，耗散其真，务快其心，逆于生药，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夫妄作则伤于形容，耗真则伤于神气，疾之所起，二脏先损，心肾不交，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则重，重则必毙。呜呼！故上士施医于未病之先，保养于未败之日，善服药，不若善保养，世有不善保养，又不善服药，病入膏肓，非药石所能及也。神哉！应圆龚君，业则轩岐，心则天地，囊括文雅，著述成林，于斯道得三昧焉。悯二竖之为祟，受庸流之偏执，乃出其纂辑痰火一书行世，问序于余。余阅其著论立诀，靡一不精，别门分类，靡一不详。未病之先，有养生却疾之术，既病之后，有调护攻治之法，深探隐微，穷尽玄变，一团生气，浮于纸上，所谓红炉飞片雪，龙虎自相随，八卦正位，二竖消灭，将寿世人，皆为井谷中老矣。

通家弟邓志谟拜题

凡　　例

一、是书纲领，大概以水亏火炽金伤议论；次以益水清金降火主治；更考诸家本草药性制方，间亦窃附己意，第篇中辞俚句繁，不免有丑妇效颦之诮也。

一、是书关键，大都以脉验证，因证立治，由治以定方耳。而其方之品味，一一参考诸家本草，必合证精专者乃赘，其不甚精专者简之。

一、是书主方后，所附葛氏诸方，其方中品味，皆据所治诸证，一一详考本草，系是方方径捷，味味精切，实犹之将兵也。然或有一二味性稍骏骀者，即慓悍之将，自有奇能，亦顾主帅之神用耳。第恐夏虫之士，不能神其神，而反致疑勿用，予故姑摘之，以俟后之孙吴也。

一、诸方后续附简易捷方，方中多则三五味，少则一二味，或独味者，药品虽简，稽之本草，则皆有单骑独战之能。况古人所立，皆所经验存案者，予故采而赘之，其未经考验，并无医案者，不录。

一、是书方后各采治验，见古人神圣功巧之妙，鄙人千虑一得之见。如所谓正治从治之说，俾学者深得《内经》奥旨，而知所变通，不胶鼓瑟也。

一、是书所载脉理，俱按《内经》脉诀，《难经》成规，并非妄呈己见，以簧鼓后学者也。学者诚能细心精究，则攻治投剂，方能箭中鸿鹄矣。

一、是书所载本草，每品中但取气味性能，切于痰火诸症者则赘之，其不切者不录，恐其厌繁也。庶便医家目之，足以主其见，病者目之，亦足以释其疑矣。

一、是书所载戒忌却病诸法，俱有关于痰火，今编入于后，俾患者饮食起居，逐款遵行，可弗药而喜矣。

一、是书总类，首之以证论。盖欲学者，预知病之标本也。次之以证治，欲学者如证以施治也。三之以辨惑，欲学者遘病无疑也。四之以玄解，欲学者知病之隐微也。五之以绪言，欲学者知脉证之可补不可补也。六之以因证主方，欲学者用药有规矩准绳也。七之以诸方捷方，恐学者不能自主，则目证施剂，可捷影响也。八之以治验，欲学者知所变通而不泥古方也。九之以脉诀，欲学者知察病之表里、寒热、虚实、安危也。十之以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虚实标本，欲学者知脏腑虚实补母泻子之法、亢害承制之理也。十一之以宜忌偏胜，欲令病者脏腑无伤于峻也。十二之以药性，欲学者临证施药无疑也。十三之以灸法，令学者知拔病根更无烦他书也。十四之以戒忌却病秘诀，使病者逆可致顺，重可致轻，即不可起，得其正命，无枉折之误。

目　录

卷　一
痰火证论…… 333
痰火证治
痰火辨惑…… 334
痰火玄解…… 335
痰火绪言…… 336
痰火咳嗽…… 337
痰火失血…… 338
附治验
自汗盗汗…… 340
梦遗滑精…… 342
火病胁痛…… 345
惊悸怔忡健忘…… 346
附名医治验
卷　二
火病结核…… 347
肺痿肺痈…… 348
火病寒热…… 350
痰火潮热…… 351
痰火骨蒸…… 352
火病失音…… 354
火病咽痛…… 355
火病泄泻…… 356
传尸鬼疰…… 358
痰火诸方补遗…… 360

卷 一

痰火证论

夫痨者，劳也。以劳伤精气血液，遂致阳盛阴亏，火炎痰聚。因其有痰有火，病名酷厉可畏者，故令人讳之曰痰火也。然溯所自来，固非一类，有禀赋素怯，复劳伤心肾，耗夺精血而致者；有外感风寒伤肺，致久咳绝其生化之源而致者；有久病久疟，小愈失调，复克真元而致者；有藜藿劳人，伤力吐血，致阴虚使然者；有膏粱逸士，酗酒恣欲，劳伤脾胃而致者；有薰陶渐染者。种种之异，难以枚举，至于成痨则一也。然将成是症，必有预征兆始焉。或颈项结核，或腹胁痃癖，或素有梦遗，或幼多鼽衄，渐而有潮汗遗精，咳唾吐衄诸血等候。外症必形容憔悴，肌体尪羸，毛发焦枯，脉必弦涩芤虚。总之脏气偏亏，亢害无制，因而致此极也。所治之法，必审其各脏外症，以征其内亢，乃施驱贼补母之法，庶得肯綮。如肺病传肝，则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烦惊怖，法当清金补水以益木；肾病传心，则面黑鼻干，口疮喜忘，大便或秘或泻，法当折水补木以益火；肝病传脾，则面青唇黄，舌强喉哽，吐涎体瘦，饮食无味，法当伐木补土以益火；心病传肺，则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咳嗽毛枯，法当泻火补土以益水。脾病传肾，则面黄耳枯，胸满胁痛，遗精白浊，法当泻土补金以益水；此五脏亢害承制之证治也。更有骨蒸尸疰，种类亦多，无乃阴虚之极，治法亦必益水清金，滋阴降火，越于是法，岂其然乎。至于传尸一症，则有伏连殗殜等名，其状不一，葛氏已立治矣。所制青蒿煎、天庭盖散，亦皆杀虫杜后之剂，然预图早服，庶不贻殃也。倘至颠危沉困之际，则病深虫老，虽仓扁亦望而畏焉。

痰火证治

夫痰火者，痨瘵之晦名，病之最酷者也。然以病之先后言，则火为痰之本，痰为火之标，而其阴虚，则又为致火致痰之本矣。何则？阴虚则火动，火动则痰生，所谓痰火者，宁非言末而忘本耶。人之一身，金水二脏，不可暂伤，盖金为生化之源，水为生生之本，真阴既亏，则火自偏胜，火既偏胜，则上炎烁金，金母既伤，则生化之源已息，而水子何以借其胎养乎。夫一水既亏，则五火相煽，火迫肺而为咳，痰壅喉而为嗽。所以咳嗽一症，为亡津液之肇耶。以其伤于生化，母子俱病，真水日涸，益为致火之胎，于是阴愈消而阳愈亢，燔烁蒸炎，迫血上行，越出诸窍，而为咳唾吐衄等候。况血为有形，难成易亏，可骤补耶？血失既多，则阴暴脱，而阳亦微，阳微则恶寒，阴虚则发热，故寒热似疟者，乃阴消阳败之证谛。至于潮热，则又为阴虚之极也。阴虚至极，则相火擅权，致君不务德矣。精固藏于肾，然听命于心，心肾之液两亏，则水火不交。阳主开泄，自致玉关无约，由是一梦即遗，不交而漏，病者即欲固守，其可得乎。真阴既竭，则孤阳无根。《内经》云“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者，正此谓也。然是证之由，在于分毫之异，实犹淄渑水合，非易子可能辨哉。如始于嗜欲水亏，致火炎烁金，母子俱虚，咳而多痰遗滑者，脉必弦长紧实，或滑而数，此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法当君以益水，如熟地、玄参、五味、枸杞、山药之类；佐以清金，二母、二冬、沙参、紫菀等味；使以降火，栀、芩、柏、草是也。如始于风寒邪郁，久咳伤肺嗽血，渐至水亏，此金绝生化之源，母令子虚，脉必浮而芤濡，虚火，迟缓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结代，皆虚而不足可补者也。法当以益肺，如参、耆、山药之类，佐以滋肾，熟地、五味、玄参、山茱等品；使以清金敛肺，二母、二冬、片芩、沙参、乌梅、五味、白芍之属也。若始于过力伤筋，动极逆气，肝不纳血，因而妄出上窍，遂致阴虚者，法当君以益肝，如当归、牛膝、芍药等味；佐以养气决明、白

术、柏仁、生姜等品；使以消瘀，丹皮、红花、郁金之类。更以熟地、枸杞、杜仲，以补其母；兼以二冬、知、芩、沙参，以杜其贼，庶乃圆神。若水涸肺燥，咯唾咳嗽，法当润肺清金，如蛤蚧、阿胶、二冬、百合、贝母、花粉是也。其曰五脏相传者，乃五脏之气自相戕贼也。如肺贼肝者，必面白目枯，口苦自汗，心烦惊怖，以白为肺之色，目乃肝之窍，口苦自汗，心烦惊怖，皆属心病，此母令子虚之候也。法当君以益肝，以当归、白芍、牛膝、续断，以补肝之血；以决明、白术、柏仁、菊花，益肝之气；以枸杞、杜仲、熟地、阿胶、兔丝子，以补肝之母；佐以知母、诃子、麦冬、片芩，以泻肺之实；使以麦冬、酸枣、茯神，以清心而镇神也。如肾贼心者，必面黑鼻干，口疮喜忘，大便或秘或泄，以黑为肾之色，鼻为肺之窍，大便或秘或泄，亦皆金病；口疮喜忘，又属心恙，此水克火，火克金之义也，法当君以益心，用茯神、远志、菖蒲，以益心之气；当归、熟地，以补心之血；酸枣、乌梅、生姜、陈皮，以补心之母；泽泻、车前、茯苓，以制水之淫；使以片芩、知母、二冬、紫菀，以润金之燥也。若肝贼脾者，必面青唇黄，口强舌哽，吐涎体瘦，饮食无味，以青为肝之色，唇为脾之外候，余皆肝之本病，此木克土之义也。法当君以补土，以参、耆、升、葛，补脾之气；白术、白芍、大枣、胶饴，以补脾之血；桂心、茯苓，以补脾之母；佐以芍药、乌梅，以泻木之实；以胆草、芩、连、栀子，以泻肝之火；以二冬、二母、百合、阿胶，以坚金之肃也。若心贼肺者，必面赤鼻白，吐痰咯血，喘咳毛枯，以赤为心之色，鼻为肺所属，余皆肺证，此火克金之候也。法当君以泻火，用甘草、人参、赤苓、术、通、黄柏，以泻气分之火；玄参、丹参、丹皮、地黄，以彻血分之热；使以黄连，泻心子之实；佐以二冬、百合、贝母、阿胶，以保肺润燥；使以参、耆、芍、术、大枣、甘草、胶饴，以益肺之母也。如肺贼肾者，必面黄耳枯，骨满肠痛，遗精白浊，以黄为脾之色，耳为坚之窍，肾主骨，故肠痛。余皆水病，此土克水之候也。法当君以益水，用知母、玄参、补骨脂，以益肾之气；熟地黄、枸杞、黄柏、五味、山茱，以补肾之血；佐以栀子、豆豉、莱菔子，以泻脾之子；诃子、防风、桑白皮，以泄土之实；使以人参、山茱、玄参、熟地，以补肾之母也。此古人之成法，当的从之。惟肾贼心之一证，意必邪水淫湿，上溢心分，以其人真火心血素亏，君不主位，相火司权，乃能令人有面黑鼻干，口疮喜忘，便秘便溏等证，此亦心肾不交，水火未济之候，宁非湿热相蒸，使之然乎。夫真水一脏，有虚无实者也，不亏足矣，而能有余贼，心似非至到之理，要之真水无泻法，实火无补法，惟敦土清金为善，学者思过半矣。

痰火辨惑

圣谓人身生生之本，根于金水二脏，一水既亏，则五火随炽，上炎烁金，伤其化源，则生生之机已息，而痨瘵之证成焉。何也？夫真水既亏，则阳自偏胜，以阳从阳，物从其类，气得火而行健，故阳急阴缓，气疾血徐，不相偕随，所以错经妄行，越出上窍，而为咳唾等候。然血失既多，则阴虚阳胜，阳既偏胜，则自侵阴分亢害，所谓阴虚生内热，故其潮汗遗滑证，皆胎于此矣。诸证既见，则日消其阴，火专其令，上而烁金为咳，下涸水为遗，金既绝其生化之源，则水为涸流之纪矣。于是精神日浅，肌肉日消，毛皮日槁，因而致此极也。当此之际，犹鱼游辙水，即沛挽天潢，亦何济哉。必神于治者，乃可冀其万一耳。虽然，病固水亏，不察其所亏之由以治，安得投其隙乎。如始于风寒，时未即发，致火郁久咳，伤其肺金，是谓母令子虚，法当君以清金，佐以滋水，使以降火，所谓补母益子，伐邪制亢之意也。又如久病久疟，真气已亏，复以劳欲损其心肾，是谓以虚益虚，法当君以益气，佐以滋水，使以养血，所谓无伐天和之意也。又如过力伤筋，动而生阳，肝不纳血，血骤妄行，致阴虚之极者，法当君以养血，佐以降火调气，使以消瘀，所谓攻守兼备之法也。至于膏粱逸士，酗酒恣欲，

致脾肾两亏，水涸火炎，金衰木旺，母子俱病，法当君以补水养血，佐以清金益土，使以降火平肝，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若夫前论，所谓五脏相传之证，固为亢害承制，所必然者。而其所载之候，未必一一全具，但医当素蕴胸中，惟以面色主之。以亢他证，但见一二，便作受亢之脏主张，法当君以益己，佐以补母，使以伐邪，则自中其毂矣，倘不察其微，而概以制亢，恣意伐邪，猛浪投剂，虚虚之祸，咎将安归。

痰火玄解

愚谓痰火之证，本于亡血夺精。而其精之与血，皆真水真阴，有形有质，难成易亏者也。夫所谓痰火者，言末而忘本也。盖真水既亏，则相火随炽，壅迫津液为痰，故曰痰者火之标。然以痨瘵之证，谓曰阴虚火动者，盖以一言而括尽病之标本矣《内经》曰：阴虚生内热。盖热者火之微，火者热之极，火迫津液而为痰，则阴虚正谓致火致痰之本，而东垣所谓先受病为本，次受病为标者，非此谓乎。今之治者，惟曰清痰降火，则殊昧治病必求其本之论矣。或曰：滋阴降火者，固为所宜，迨考所用之剂，母乃四物，增以知、柏、芩、连苦寒之味，殊不知阴得寒愈消，脾得寒愈败，病者得之，宁不减食而胀泄乎，又宁不阴消而肉削乎。然曰滋阴降火者，谓益水而胜火也。盖以龙雷之火，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法宜甘温以补母，人参、山药、五味之属，以苦坚之，知母之属，以苦佐之，黄柏之属，岂不闻萧丘之火乎。按古之治痨诸方，鲜有不主参、耆者，盖古人以血脱者益其气，所谓阴藉阳以生之义耳。如妇人产后去血过多，上气喘急，命在须臾者，名曰孤阳绝阴，此阴虚之极者也，法当补阴，然而不主四物等剂，而用参苏饮，剂中惟人参、苏木二味其用也。岂古人之愚乎！盖亦本诸《内经》之旨也。夫苦寒之用，胎于王氏一言之差，遂为万世之妨。愚考本草正误云：雷曰：夏月使人参，发心痞之患。好古曰：人参甘温，补肺之阳，泄肺之阴，肺受寒邪，宜此补之，肺受火邪，则反伤肺气，宜以沙参代之。王纶曰：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阴虚火动，劳嗽吐血咳血等证勿用之。盖人参入手太阴，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若误服参、耆甘温之剂，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可治。盖甘温补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消，惟宜苦甘寒之药，生血降火。世人不识，往往服参、耆为补而死者多矣。言闻曰：孙真人夏月服参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李东垣亦谓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氏反谓发心痞之患，非矣。况痞乃胁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补正气，破坚积，岂有发心痞之理。观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迫，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可服。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耆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服之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耆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也。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曰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火邪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火邪，是反复小人，何以与甘草、苓、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二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气寒而喘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嗽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火郁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

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气短肢冷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详审，则人参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东垣、节斋之说，本于海藏，但论又过于矫激。丹溪言虚火可补，须用参、耆，又云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蘗、知母。又云好色之人，肺肾受伤，咳嗽不愈，琼玉膏主之，是阴虚痨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节斋私淑丹溪者也，而乃相反如此，斯言一出，印定后人眼目，凡遇前症，不问宜用不宜用，辄举以藉口，致使良工掣肘，惟求免去病家之怨，病家亦以此说横之胸中，甘受苦寒，虽至上呕下泄，去死不远，亦不悟也。古今治痨，莫过于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何尝废人参而不用耶。节斋之说，诚未之深思也。杨起曰：人参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人参疗病，以致轻者至重，重者至危。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消肿、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俱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甚捷。若曰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配合得宜耳。庸医每谓人参不宜轻用，诚哉其为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盖病者薄医，实所以自轻其生；医者计利苟且，所以自乖其行也。书此奉勉，幸毋曰迂。

痰火绪言

凡痰火之证，始于阴虚，于法当补。但证有虚实，法有宜忌，倘不以脉症互参，孟浪投剂，则触处成滞，宁无颠覆之患乎。盖以脉之可补者，浮而芤濡虚大，迟涩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可补者也。当君参、耆，佐以归、芎、芍、地，务使阳生阴长，其病乃愈。若于此不补，或恣用苦寒，则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耶。其脉之不可补者，弦长紧实，滑数有力，此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法当君以四物，佐以二冬、二母、沙参、玄参等味，滋阴抑阳，务使水升火降，阴秘阳平，病或可痊。若妄施补，则实实之灾，将焉免之。夫脉既已辨，又当以证互验。如洁古所谓喘嗽不可补者，以痰实气壅也。若气短不相接，证似喘促者，盖肾虚气短，当补者也。仲景所谓肺寒而嗽，不宜用补者，以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表里俱虚，可补者也。东垣所谓久病脉实，郁热在肺，宜微发不宜用补。若肺虚火旺，短气自汗者，阴虚气衰，可补者也。节斋所谓阴虚火动，不可补者，以阴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脾，温之则伤肺，此不受补者。若自汗短气，肢冷脉虚者，必补者也。若其人面赤面黑，气壮神强，不可行补。若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不足，宜补者也。若此细辨，则犹苍素并陈，而复误者，真盲瞽者矣。凡治痰火之法，当以脉验证，脉证既明，虚实立辨。夫所谓虚者，真阴虚也，法当补之。所谓实者，火邪实也，法当清之。然清补之品，亦犹朱紫相凌，卒未易辨。何也？如知母、玄参、故纸，皆补肾之气也；黄柏、枸杞、熟地、阿胶、山茱萸、五味、琐阳、苁蓉，皆补肾之血也；人参、山茱，补肾之母也；二冬、阿胶、贝母、百合、蛤蚧、天花粉，皆润肺之燥也；石膏、知母、诃子、粳米，泻肺之火也；桑皮、地骨皮，皆泻肺之子也；五味、白芍、倍子，皆敛肺气之散也；黄柏、知母、丹皮、地骨皮、生地、玄参、茯苓，皆泻命门相火也；芡实、五味、山茱萸、牡蛎、金樱子、远志，皆固精药也；参、耆、橘、草、扁豆，皆补脾之气也；芍、术、大枣，补脾之血也；茯苓、茯神、远志、菖蒲，皆补心之气也；当归、熟地，皆补心之血也；乌梅、酸枣、生姜，皆补心之母也；甘草、人参、赤苓、木通、、黄柏皆泻心经血分热也；丹参、丹皮、生地、玄参，皆泻心经血分火也；栀子、生地，皆凉心血之品也；黄芩、竹叶、麦冬，皆清心经之客热也；当归、牛膝、白芍、芎劳，皆补肝之血也；柏子、白术、决明，皆补肝之气也；枸

杞、熟地、阿胶、杜仲、兔丝子，皆补肝之母也；丹皮、红花，皆行肝之血也；青皮、香附，皆疏肝之逆也；芍药、乌梅，皆泻木气之实也；胆草、黄连，皆泻肝之火也。五脏消补之品，宁越此乎。学者谙此，则左右逢源，虽不中不远矣。

凡痰火之证，始于阴虚，法当滋补，葛氏昔擅专门，所遗诸方，未有不主参耆者。厥后因二王不经之论，致令医掣肘，遂视人参为蛇蝎，惟以苦寒为要药，种种杀人，犹不知悟。岂不闻丹溪有曰：虚火可补，须用参、耆。又曰：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耆、知母。是治阴虚痨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况阴虚之极，不用人参补阳，何以生阴？若不服参、耆得愈者，必真阴尚未甚亏，脾胃尚未衰败，脉必浮大而缓，故用补血降火之药，或有可愈者，但亦稀少耳。予自总髫，医至于今，服参、耆而愈者，十常五七，而不服参、耆得愈者，十无二三，盖阴藉阳生之理，历历可征。如产后孤阳绝阴之证，喘息目瞪，心慌胆战，命在逡巡，此阴虚之极，于法急当补阴，而古人不用四物，而用人参、苏木二味，亦名参苏饮，一服而验，效捷桴鼓，生平于此挽回者，奚啻百余人？古人之制，何其神哉。噫！阴藉阳生之法，当的从之，但不明脉理者，未足语此。

痰火咳嗽

王氏曰：咳为有声，肺气伤而不清；嗽为有痰，脾湿而生痰。此咳之所从生也。然必察其所由以治，庶中肯綮，何也？外邪致咳，风则始必鼻塞声重，自汗恶风，法当解之；寒则始必恶寒无汗，声清气壮，法当散之；若表证重者，俱或头痛发热，又当汗之。此外感咳嗽之证治也。若内伤之咳，痰火则甚于清晨，法当清痰降火；火浮于肺，为咳则甚于黄昏，治在清金；土郁食积为咳，则甚于长夜，治在消导理脾；若夫阴虚为咳，证则不然，有多种证谛可征，咳必甚于午后，或兼诸血而有潮汗遗滑等候，其法则异于诸咳天渊矣，贵在清金以益水源，壮水以制火亢，伐木无令脾虚，庶五脏无偏胜之害，乃令生化之源复行，而生生之机再续，加之调摄如宜，或可超之寒谷，而登阳和之境。不尔而一概妄治，致人于颠连之乡，则杀人于无形之刃也。哀哉！

圣谓六淫之邪，近肺为咳，湿积痰涎，壅喉为嗽，二者脾肺病也。夫痨症咳嗽由则不然。何也？始于水亏火炽金伤，息其生化之源，源既绝流，则渊注之泉自涸，真阴既竭，则相火日旺，金受火之煅炼，则自燥而烈矣。是以一火而致金水悉伤，母子俱病，故咳血声嗄咽痛，益水清金之法，可少待耶。当此之际，五脏已病其三，所未亢者，惟肝脾而已。然金既火贼，则木自寡畏，其不凌脾者鲜矣，剂中必增以制肝健脾之品，益其亏，抑其胜，庶无木贼土败之祸，于此倘无抑扬之策，而反颠倒以治，则五脏之气，亏者愈亏，而亢者愈亢，其不食脾泄肌脱肉消，势所必至，其能免乎。

咳嗽加减主方

治阴虚火盛，咳而咽干，脉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宜此主之。

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治肺虚火嗽，或单用亦可）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五分（清肺热，保肺气，除痰咳者）　大甘草（生用）八分（治火热伤肺咳嗽）　沙参一钱（益肺气，清肺火，大益脾土）　栝蒌仁（炒）一钱（润肺降火涤痰，为咳嗽之要药）　桔梗（去头）一钱（清肺气，利咽喉，为诸药之舟楫）　枯黄芩（蜜炒）一钱（泻肺火消痰，利气滋化源，养阴退阳）　百部（去苗）一钱（除热咳上气喘急）　鲜知母（去毛，蜜炒）一钱（忌铁。消痰润肺，滋阴降火。治肺热痰嗽）　川贝母八分（清肺，消痰止嗽，开郁降火）　百合一钱（治肺热咳嗽）　天花粉一钱（治虚热咳嗽）

上十二味作一剂，用干柿五片，水煎，食远趁热，徐徐缓服。

若热盛喘咳，及痰多如涌泉者，加石膏（火煨）一钱；若久咳嗽唾不出，加五倍子五分；若咳嗽声嘶者，此金为火烁之甚，加诃子肉五分，敛而降之；若久嗽不止，此肺气散而不收，加北五味子五粒。嗽而有血，此肺窍伤损，加阿胶、犀角、藕汁、童便对服。

虚痨久嗽加减主方

治阴虚劳嗽，脉来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无力，皆虚而不足，宜于补者，以此主之。

黄耆（蜜炒）一钱（补虚泻火，止痰嗽自汗，及咳脓血） 人参五分（补肺气，降肺火及肺虚久嗽） 北五味十五粒（收肺气，止咳嗽，乃火热必用之药） 紫菀（制过）一钱（止咳脓，血消痰益肺） 款冬花八分（治肺热劳嗽连绵不绝，为温肺治嗽之要药） 生地黄（姜汁蒸）一钱（止咳嗽吐血） 玄参（忌铁）一钱（治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发为火病咳嗽，唾血证） 沙参一钱（益心肺，清肺火。治久嗽肺痿）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保肺气，定喘促，为地黄之使） 麦门冬（去心）二钱（止痨嗽，定虚喘，除肺热。主心烦，治阴虚及口渴） 知母（去毛，忌铁，蜜炒）一钱（消痰止嗽，清心肺，疗骨热烦蒸）

上十一味，作一剂，水煎缓服。

若咳嗽痰结，咽喉不利，肺燥喘咳，加炒栝蒌仁一钱；若劳嗽上气，胸胁不利，加贝母八分；若嗽而失声，由火燥烁金，损伤肺窍，极为难治，加诃子肉八分；若胸胁痞满少食，此肝木贼脾，加山药、白芍，醋炒青皮少许；若咳而多汗，加酸枣仁（微炒）五分，倍黄耆；若咳而有血，加阿胶八分，磨犀角、藕汁、童便对服；若咳而遗滑，加茯神、山茱萸肉各一钱，间服六味丸；若咳而骨蒸，加地骨皮一钱。

附 简 易 方

苏游凤髓汤 治肺燥咳嗽。用松子仁一两，胡桃仁二两，研膏和熟蜜收之，每二钱，食后沸汤点服。

又方 治虚热咳嗽，口干涕唾。用甘蔗汁一升半，青粱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润心肺。

又方 治咳嗽吐血，人参、黄耆、飞面各一两，百合五钱，为末，水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食前茅根汤下。

又方 用人参、朱砂等分为末，乌梅肉丸弹大，每白汤下一丸，日一服。

又方 治肺热咳嗽。沙参五钱，水煎服。

附拙见治验

一童子年十三岁，患咳盗汗，遂请幼科治之，乃曰小儿汗，不必服药。一月后，两目顿赤，少食，痰中带血丝，余诊其脉，左手微而无力，右手大而洪数，此火症也。想已有外务，其父母力为分解，再三私询，乃曰前学中隔壁，窥见一女子，觉慕之不遂，后得此疾。余以当归、地黄、茯神、远志、牡丹皮、酸枣仁、白术、甘草、桔梗，数十剂全愈。

一人咳嗽短气，余以黄耆为君，当归、阿胶、陈皮、天冬、桑白皮、知母、黄柏，数服而愈。

痰火失血

夫血者，气之配也。人之一身五脏六腑，四体百骸，靡不藉其营养也。然附气以行，气畅则畅，气逆则逆，有夫妇随唱之义。一或阴亏阳胜，偏而为火，气得火而行健，譬则男女偕行，男得附而迈往，女必迷途而暂伫矣。所以火载血上，错经妄行，越出上窍而为吐衄咳唾等候，第始焉之作。正气未虚，犹水溢于都，固当洁理其源，亦

必溢土以御，不尔而任其流，则涓涓之势，其可遏乎，非江海之源，宁不竭乎。况失血既久，则真阴已亏，相火自炽，必见潮汗遗滑等证。当此之际，法当君以益阳，佐以滋阴养血，使以清金洁源，令阳生阴长，源洁流清，庶无后虑矣。然所谓益阳者，参耆独参汤之类是；所谓滋阴养血者，四物、知柏、玄参之属是也；所谓清金，栀、芩、沙参、二冬、等味是也；所谓理气者，陈皮、香附是也；所谓兜涩者，棕榈、茜根、大小蓟是也；所谓洁源者，丹皮、郁金、犀角、藕汁，或童便一物是也。要之痰火失血，皆由阴火上炎所致。然谓之阴火者，龙雷之火也。不可以水伏，不可以直折，岂苦寒之可遏耶，倘恣用苦寒以伤其脾，则饮食日减，肌肉日消。节斋云：服寒者，百无一生，服溲溺者，百无一死之论，正此谓也。

圣按失血之证，其类非一。有阳乘阴者，谓血热而妄行也。有阴乘阳者，以阳虚而阴无所附，妄溢而不循经也。有血越清道而出于鼻者；有血溢浊道而出于口者；呕血者，出于肝；吐血者，出于胃；衄血者，出于肺；耳出血曰衄；肤腠出血，曰血汗；口鼻并出，曰脑衄；九窍俱出，曰大衄。由固不一，总之病俱多，倘不溯其源而以治，宁毋岐路亡羊之失乎。

导瘀散滞缓急之品

治诸血暴作，妄行不止，兼止兼消。

藕节（入药煎，或绞汁同药服，或生藕单服，亦可治口鼻诸血，此清水洁源之要药） 棕灰（消瘀血，止吐衄咳唾诸血，或入药，或单服亦可） 茜根（或锉，或绞汁。活血行血，止吐衄诸血） 韭汁（止吐血，消胃脘积血，和童便炖温服） 莱菔汁（止吐血大衄，仍注鼻中） 蔓菁汁（止吐衄） 干柿（治脾之药，消宿血吐衄） 郁金（消瘀血，止吐衄） 发灰（取瘀血，水调服，上下诸血亦可吹鼻） 京墨（止吐血，磨服） 所吐血（炒黑研末。麦门冬汤服三分，以血导血） 所衄血（接取点目角，或炒末，水服一钱） 人指甲（刮末，吹鼻止衄）

诸血主方

治阴虚火动，血热妄行，吐衄呕咳咯唾等血。

生地黄（忌铁）二钱（治心肺伤损吐血衄血） 紫参一钱（止唾血衄血，或同人参末服，止吐血） 丹参一钱（消衄血，生新血） 牡丹皮一钱（和血生血凉血） 当归一钱（头止血，身调血，尾破血，衄血不止，末服一钱） 芎藭一钱（消宿血，养新血，止吐衄） 白芍一钱（散恶血，逐贼血，平肝助脾，咯血不止入犀角汁同服） 黄芩（酒炒）一钱（诸失血积热吐衄，为末服） 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治心肺积热，吐衄不止，或捣汁和蜜，单服或用生地黄服） 栀子（消胃脘血，止衄，炒黑）一钱

上十味，乃滋阴抑阳之要品，作一剂，水煎，临服入童便一盏，藕汁一盏温服，或磨犀角汁同服。如证增减，无不捷验。若血壅盛，当与前清止之品倍用。

诸血后虚怯主方

治吐衄咳唾等证，失血既多，虚羸昏倦，精神怯弱，血尚未尽。

人参一钱（补气生血，吐衄后煎服一两。若内伤血出如涌泉，同荆芥灰、蒸柏叶、白面水服） 黄耆（蜜炒）一钱（逐五脏恶血，同紫苏末服，止吐衄不止） 甘草（炙）五分（养血补血，并咳唾脓血之疾） 白芨一钱（或为末，以羊肺蘸食，止肺损唾衄；水服止衄） 百合一钱（主肺病吐血，或和蜜蒸食） 熟地黄二钱（补血填髓） 生地黄二钱（凉血、生血、止血） 当归（身头）一钱五分（止血养血） 牡丹皮一钱（和血生血凉血，退血中伏火） 阿胶（蛤粉炒成珠）一钱（主虚损吐血，肺虚咯血） 鹿角胶一钱（治同上）

上十味，乃补血，养血、清血、归源之品，其间主以参、耆者，取阴藉阳生之义。

但脉不实数弦长者，任意服之，无执王氏谬论，以取虚虚之祸也。以上作一剂，用藕节五个，水煎，临服时入童便一盏，藕汁二杯，俟温徐徐缓服。

按：《褚澄遗书》云：人喉有窍，咳血杀人，盖肺体清虚难容纤物，血既渗入，愈咳愈渗，愈渗愈咳。凡诸药味厚气浓者，皆所不利，惟饮童便一物汤，则百无一死。若服寒凉，则百不一生。又吴氏云：诸虚吐衄咯血，须用童子小便，其功甚捷。盖溲溺滋阴降火，清瘀血止吐衄诸血，但取十二岁以下童子，绝其烹炮咸酸，多与米饮，以助水道。每用一盏，入姜汁或韭汁三五点，徐徐缓服，日进二三服，寒天则炖温服，久自有效也。

附吐血简易良方

地黄粥　大能利血生精，吐血者，宜常食之妙。用怀庆生地黄，以铜刀切二合，与粳米二合，同入罐中煮之，候熟以酥二合，白蜜一合，同炒香，入内再煮熟食。

一方　治内热吐血，用青黛二钱，新汲水调服。

一方　治吐血损肺，炼成钟乳粉，每三钱，糯米汤调下，立止。

一方　治吐血不止，青柏叶一握，干姜二片，阿胶一挺（炙），水二升，煮一升，另绞藕汁，或童便一盏，去渣服。

一方　治恚怒呕血，烦满少气，胸胁疼痛，青柏为散。米饮下二三匕。

一方　治吐血衄血，白胶香、蛤粉等分为末，姜汁调下。

一方　治暴卒吐血，石灰于刀头上烧研，每二钱用开水调下。

一方　治吐血胸膈刺痛，用大黄一两为散，每一钱，以地黄汁一合，水煎服。

一方　治心热吐血不止，生葛捣汁半升，炖服。

一方　治内损吐血，飞罗面略炒，以京墨汁，或藕节汁，调服二钱。

一方　治吐血，诸药不效者，桃奴烧末，米饮下。

一方　治卒暴吐血，双荷散，藕节、荷蒂各七个，蜜少许，捣烂，水煎温服，或丸服。

一方　治吐血咯血，干荷叶焙干为末，每二钱米汤下。

一方　治吐血，败荷叶为末，蒲黄等分，每三钱麦冬汤下。

一方　治吐血衄血，阳盛于阴，血热妄行，宜服四生丸，生荷叶、生艾叶、生柏叶、生地黄等分捣烂，丸如梧桐子大。每水煎一丸服。

一方　治吐血，如鹅鸭肝，用生犀角、生桔梗各一两，末之，水服二钱。

一方　治诸失血，用槐柴叶浓煎水服，或入药服尤妙。

附拙见治验

一人患咳吐血，余诊脉数而有力，独脾脉洪实而紧，此煎炒厚味所致，乃脾胃二经火也。余以陈皮、白芷、归归、生黄、桔梗、甘草、白芍、黄芩、贝母、天花粉、白茯苓、知母、黄柏数十剂而愈。

一农家因救旱过劳，忽吐血不止，医作火病治之，不效，求救于余。余以补中益气汤数服而愈。《内经》所谓“劳者温之”，正此义也。一老人下血不止，服止血药不效，余以四物加牡丹皮、白术理脾而愈。

自汗盗汗

夫汗者，心之液，非大热过劳而出者，则病也。由则非一，或冲冒风雨湿邪，薰蒸郁遏，致营卫之气不和，是以腠理开张，濈然汗出，此外邪之所为，惟彻其邪，则汗自止。若内伤之汗，非营虚则卫弱也。何则？以阴乘阳分，自然汗出者曰自汗，法当调营以益卫。以阴乘阴分，睡里汗出者曰盗汗，法当滋阴抑阳。若病久而肌脱肉消者，昼则自汗蒸蒸，夜则盗汗袭袭，又属阴阳两虚也，法当气血两益之。大都自汗之脉，则

必微而弱；盗汗之脉，必细而涩。微主阳气衰，细主阴气弱。王氏之论，岂欺我乎。要之自汗盗汗，乃亡津夺液之肇端，但见是证，则当警惕以治，毋以寻常一例视也。

圣曰：所谓汗为心液者，以其心主是液。如脾主涎，肺主涕，肝主泪之类，非心窍之真液也。盖以水谷至清之液，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输布一身，五脏六腑四体百骸，靡不藉其营养，人所不可一日无者，犹水湿于土中，淫则浸渍，燥则干枯，燥湿相得，则滋长万物矣。而其所以为汗者，必藉阳气鼓舞乃生。譬则造酒者，然以曲谷湿罨，置之甑中，注水于釜，迫之以火，则液气升而为酒矣。造酒作汗之理，以此喻之，若符之合节可异乎。夫汗则一也，而复有自汗盗汗之异，理何致也。所谓阳虚阴必凑之，抑何别耶？以阴乘阳分，是营气不与卫气谐也。阳主动，以动中有静，故觉而汗出，乃曰自汗。法当补阳以养阴，盖补阳者，参、耆是也，养阴者，归、地是也。阴虚阳必乘之，以阳侵阴分，是卫气不与营气和也，阴主静，以静中有动，故寐而汗出，乃曰盗汗。若盗之潜出，觉之即止。法当补阴以抑阳，盖补阴者，四物是也，抑阳者，三黄是也。若夫昼则自汗，而夜盗汗者，固为阴阳两虚，然病至于此，则医亦掣肘矣。何也？卫气者，昼则行阳，夜则行阴，行阳则寤，行阴则寐，今也寤寐俱汗，是阳动极而阴静反动，总之阴气已败，而微阳亦自浮越矣。时将补其阳，则阴火得补而遂炽，时欲济其阴，则阳微无以生其阴，于斯时也，惟脉大虚缓不数者，则为阴未甚虚，胃气尚存，二法用之，或可冀其万一耳。藉使脉来细数无力者，则为阴败阳颓，却仓扁复起，又何施耶？

自汗主方

治痰火证具，气虚自汗，脉微而缓，或大而虚微者宜之，或兼梦遗亦宜之。

黄耆（蜜炒）一钱（泻肺火，益元气，实腠理，止自汗） 人参（清河者）五分（止一切自汗，或同当归猪肾煮食） 白术（土炒）一钱（止自汗，或同小麦煎服，或同黄耆、石斛、牡蛎、术，主脾虚自汗） 麻黄根八分（止诸汗，必用，或末之外扑） 知母（蜜炒，去毛）一钱（清金，止自汗） 酸枣仁（微炒）一钱（研碎，止自汗，宁心惊，治不眠） 白茯苓（去皮）一钱（止自汗盗汗并宜，或同乌梅汤服，若血虚心头出汗者，同艾叶调服） 柏子仁（微炒，研碎）一钱（养心液，止汗） 牡蛎（煅，研末）一钱（气虚自汗，血虚盗汗，同杜仲酒服；虚劳盗汗，同黄耆、麻黄根煎服） 龙骨（煅，研末）五分（止心惊、盗汗） 熟地黄一钱（益阴养阳止汗）

上十味，治自汗之专品，惟脉不细数弦长紧实者，俱可服也。

若觉阴火盛者，加玄参一钱；若兼伤风卫气，不与营气而自汗者，加桂枝三分，外以雌鸡猪肝羊胃作羹，牛羊脂酒服，皆有益于汗，以寻常作茹食之，亦宜。

盗汗主方

治痰火证具，阴虚盗汗，脉细而数，或弦涩虚微者宜之，兼梦遗者亦宜。

当归身一钱（益阴生血，止盗汗） 熟地黄一钱（滋肾水益阴，止盗汗） 白芍药（煨）一钱（补劳，退热除烦，益气泻肝，安脾，止盗汗） 白茯神（去木）一钱（治同前） 柏子仁（炒）一钱（研末。止心惊盗汗） 牡蛎粉一钱（治同前） 黄柏（蜜炒）一钱（益肾止汗） 白术（土炒）一钱（治同前） 甘草（炙）五分（泻阴火，补脾止汗） 黄连（酒炒）五分（除心热，止盗汗） 麦门冬（去心）一钱（治心烦，止盗汗） 浮小麦（微炒）一撮（止盗汗）

上十四味，治阴虚盗汗之圣药，脉细数者尤宜。

若盗汗盛者，亦加麻黄根五分，龙骨五分；若盗汗微而本证甚者，但俱以本证药为主，如证增减，自捷影响。

附诸方

当归六黄汤 治盗汗之圣药。

川当归身一钱五分（补血、养血、生血、行血、止阴虚盗汗。故用生地黄、黄芩佐之，不绝生化之源。要之血药不容舍此） 黄柏（蜜炒）一钱（泻肾火，救肾水，滋阴降火，止盗汗者） 生地黄（砂仁拌蒸）一钱五分（阴微阳胜相火炽强来乘阴位，日渐煎熬，凡阴虚火证及盗汗者宜之。又佐当归之能） 熟地黄一钱（补肾水真阴，补血养气，止盗汗） 黄芩（蜜炒）一钱（除腠理间热，养阴退阳，盗汗自止，又佐当归之用） 黄连（蜜炒）八分（润心肺，止盗汗） 黄耆（蜜炒）一钱（实皮毛，益胃气，去肌热，泻肺火，除虚热，除肌中燥热。又治脉弦自汗，脉细自汗）

上六味，水煎，临卧服。

黄耆汤 治喜怒惊恐，房室虚劳，以致阴阳偏虚，或发厥自汗，或盗汗不止，并宜服之。

黄耆（蜜炒）一钱五分（如上） 白茯苓（去皮）一钱（保心镇惊，生津止汗） 熟地黄一钱五分（治如上） 天门冬（去心）一钱（保肺定喘润肌，为熟地黄之使） 麻黄根八分（止汗） 龙骨（煅）八分（安肺收汗） 五味子廿粒（补肾生津，酸能敛收之义） 浮小麦一钱（止汗） 防风一钱（止盗汗自汗） 当归身一钱（治如上） 甘草（炙）五分（泻火补脾止汗）

上十一味，止盗汗自汗之专剂，水煎，食远服。

牡蛎散 治诸虚体常自汗，惊惕不宁。

牡蛎（左顾者煅）一两 黄耆（蜜炒）一两 麻黄根一两 白术（土炒）五钱 甘草（炙）二钱五分 浮小麦百粒

体虚，加白茯苓一两。

上为粗末。每五钱，滚白汤，临卧温服。

附宜食诸物

猪心（若心虚自汗，同参耆煮食，甚妙） 猪肾（止盗汗，产后蓐劳盗汗，煮粥食之） 麦面（止盗汗） 豆豉（止盗汗，为末，酒调服之） 蒸饼（每夜食一枚，止盗汗自汗）

附拙见治验

一书生患盗汗，每夜被湿数重，开帐其热气如雾上腾，余以当归六黄汤，加减数十剂，略减二三分，未全愈。诊六脉伏沉，乃虚之极也。加人参七分，黄耆加至三倍。复以童便煮附子三分，一服热退，汗止一半，再服而汗证亦愈。

梦遗滑精

夫精者，血之粹者也。经曰：阳平阴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神乃竭。以肾水虚衰，心火妄动，至水不得宁，由是不约而妄遗矣。追溯其所自，因则有四。何也？有梦交而遗者，以火动水沸，神驰精泄，此君不务德，乱命所致，法当君以养心宁神，佐以益肾而敛窍也。有下元虚弱，精神荡溢而遗者，此肾衰不摄，玉关无约，而精乃妄泄，法当君以补肾，佐以涩精也。有年壮气盛，久节房事，致经络壅滞而遗者，此久旷精满而溢，惟得泄而自平也。有情动于中，所顾不遂而遗者，惟通其情而自止，即勿药可也。四者之中，惟梦遗最酷，盖劳神而复脱其精，痰火之机，多肇于此，可例视乎。

圣谓营气之粹者，化而为精，聚于命门。命门者，精血之府也。经曰：男子二八而阳精升，约满一升二合，养而充之，可得三升，损而丧之，不及一升。谓精为峻者，精非血不化也。谓精为宝者，精非气不养也。故血盛则精长，气聚则精盈，譬则海水之潮，亦由天地间之阳气鼓舞，所以气血精三者，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者也。期嗣真诠亦曰：精即血成，试以精置盘中，以盐点之，一宿即化而为血，岂非反本还元

之义，与愚谓血之为精，犹朱砂中之取汞也，法置砂入鼎中，以火迫之，其汞乃出。夫妇交媾，必动淫火，而精乃泄，故丹家以汞铅譬之精血，正此义矣。然精固营之粹者也，而肾中一点真水，则胎于无极，生于太极，有形有质，难成易亏，男女均有此物，所以男女过欲，皆能致水亏而成阴虚火动之症，其义可见矣。所谓二八而精满者，无乃饮食厚味之液，所变之浊，阴澄秘者，复藉肺气输归于肾，若酒之搀水然，必藉本酵之气味，乃能充盈。故富贵之人，虽纵淫酒色，未尝一一而成痰火之病，盖以日食荤浓之味，故输化之精亦多，虽频泄亦未即渴。夫若天一之真精，则父母先天所成，为人身之至宝，可频而妄泄乎。倘无厚味精液之助，犹酒之真酵，可频费而妄耗乎。若藜藿如膏粱之纵欲，其有不病者亦鲜矣。况梦遗一证，于纵欲劳神，遂致坎离不交，水火未济，劳神夺精，心不御神，肾不摄精，心神荡溢，由是一梦而遗，其酷于诸遗者以此，法宜泻南方，补北方，益真火，壮真水，庶得病情之奥。

遗精主方

治心神不足，夜多淫梦，火伏水中，水不得宁，一梦即遗者，此心肾不交，水火未济，实痰火之肇端也，宜此主之。

人参（取清河的）五分　白茯神（去木）一钱　熟地黄一钱（忌铁）　山茱萸（取肉）三钱　肥远志（去心）一钱　淮山药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酸枣仁（微炒）一钱　肉苁蓉（酒洗去甲）一钱　补骨脂（微炒）八分　芡实肉一钱　莲化须五分　鲜知母（去毛，淡盐水炒过）一钱　覆盆子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五味，作一剂，空心服，乃养心血，宁心志，益神气，补肾精，泄肾火，固玉关之专品，此药不燥不寒，不妨肺肾，不助阴火，诚痰火之王道也。

若梦遗甚者，必专服之；若更遗甚者，或入金樱膏同服，或加牡蛎，或加龙骨；若脉实数弦长，或涩数而细，此不受补者，去人参、补骨脂，加当归、生地黄、黄连、芡实末，每两入龙骨一钱五分，或用金樱膏糊丸，间服水陆二仙丹，此标本兼治之药也。

附诸方

龙齿补心汤　治诸不足，血虚潮热，心神惊怖，睡卧不宁，盗汗梦遗，小便赤浊，烦躁不安等证。

龙齿（煅研）一钱（本剂化服）　人参五分　熟地黄一钱五分　川归身一钱　桔梗一钱　酸枣仁（微炒，研细）　白茯苓（去皮）一钱　白茯神（去木）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绵黄耆（蜜炒）一钱　远志（取肉）八分　半夏曲八分　白术（土炒）一钱　甘草（炙）五分

原有枳壳、桂心，似不切病情，今摘之。

上十四味作一剂，入粳米一撮，姜汁水煎，空心服。

清心莲子饮　治发热烦躁，七情抑郁，小便白浊，或有沙淋，夜梦走泄，遗沥涩痛，或赤或白，酒色过度，上盛下虚，心火上炎，肺经受克，故口干燥，渐成消渴，四体倦怠，男子五淋，妇人带下，五心烦燥，此药温中清心，养神秘精。

黄芩（蜜炒）一钱（补膀胱寒及滋化源）　麦门冬（去心）一钱（补心气不足，退劳伤客热）　地骨皮一钱（益精气，泻肾火，退肝肾虚热，又去胞络中火）　车前子一钱（养肝肺，强阴益精血，导小肠热，久服耐老轻身）　甘草五分（泻火热，通九窍，利百脉，益精养气，补脾胃）　白茯苓一钱（补五劳及七伤，渗湿利窍）　黄耆（蜜炒）一钱（治虚劳自汗，补肺气，泻肺火、心火，治丈夫虚损，五劳瘦弱，泻阴火，除虚热，补脾气）　人参五分（补五劳七伤虚损瘦弱，泻心肺脾胃中火邪，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保中守神又御精）　石莲肉（去心）一钱（安心涩精，交心肾，安靖上下君相火邪）

上九味作一剂，水煎，食前服。有热，加柴胡、薄荷。

芡实丸　治思虑伤心，疲劳伤肾，心肾不交，精元不固，面无颜色，惊悸健忘，夜梦不宁，小便赤涩，遗精白浊，足胫酸痛，耳聋目昏，口干脚弱。

芡实（取生肉）二两（益肾固精补脾）　莲须一两（清心通肾固精）　茯神（去木）一两（止惊悸，又开心益志，安魂魄，宁乱神，秘精。髓虚而小便不利者，加而用之）　山茱萸（取肉）二两（补肾气添精髓，止小便不禁，养精气，取其味酸，涩以收秘滑也）　龙骨（煅研）五钱（治心腹鬼忤鬼疰，养精神，逐邪气，安心神，止夜梦鬼交，虚而多梦，益肾镇惊）　五味子（黑者）一两（治肾虚遗精）　韭子五钱（益肾壮阳，止泄精，止虚劳梦泄）　肉苁蓉一两（止精泄遗沥）　熟地黄二两（填骨髓，生精血，补五脏，滋肾水真阴）　紫石英（火煅、研）五钱（益肝镇心）　牛膝（酒洗，去芦）二两（专治男子消阴，老人失溺，补中续绝，利阴气填骨髓，助十二经脉）　枸杞子一两（补虚劳，益精气，滋肾润肺）

上末，酒煮山药糊丸，梧子大。每七十丸，淡盐汤下。

心肾丸　治水火不既济，心下怔忡，夜多盗汗，便赤梦遗。

牛膝（去芦酒洗）二两　熟地黄二两（忌铁）　肉苁蓉一两　兔丝子（酒蒸）二两　鹿茸（去毛酥炙）二两　人参一两　黄耆（蜜炙）一两　五味子一两　茯神（去木）二两　山药（焙）二两　当归身二两　龙骨（煅）五钱　远志（去心）一两

上为末，加以山药末糊为丸，梧子大。每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下。

附　捷　方

男子夜梦鬼交，精泄。巴戟天煎丸并良。

心虚梦泄。或白浊。白茯苓末，每服二钱。

虚滑遗精。白茯苓二两，宿砂五钱，为末，入盐二钱，精羊肉批开掺药炙食，以酒送下。

漏精白浊，小便数多。白茯苓、山药（矾水煮过）等分，为末，每饮服二钱。

心虚遗精。猪心一个批开相连，以飞过朱砂末掺入，线缚煮熟食之。

梦遗减食，白色。苦参三两，白术五两，牡蛎四两，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砂罐煮烂，石臼捣和药，干则入汁，丸小豆大。每四十丸，米汤下，日三服。久服身肥，食进而梦遗立止。

肾虚遗精。北五味子一斤，洗净水浸，捋去核，再以水洗核取尽，余味通置砂锅中，布滤过，入好冬蜜六斤，炭火慢熬成膏，瓶收五日，出火毒，每空心服一二匙。

固精强骨。金毛狗脊、白茯神、远志、莲肉、当归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酒下。

遗精品类有　心虚、肾虚、脱精、湿热。

心虚：清河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又止惊悸，断淫梦，保中守神）　远志（利九窍，益智慧，聪耳目，聪明定志，益精气，安魂魄，又益精补阴气，止虚梦遗）　兔丝子（添精益髓，补五劳七伤，鬼交泄精，肝脏风虚）　莲须（补心通肾固精）　莲子心（主遗精，或入朱砂末服）　朱砂（主心虚遗精，或入猪心煮食）　紫石英（补不足，定惊悸，安魂填下焦，止消渴，养肺气，手少阴、足厥阴血分药也。上能镇心，重可以去怯也；下能益肝，湿可以去枯也，生心血养肝脏血也。其性缓而能补，故心神不安、肝血不足宜之）　石莲肉（补五脏不足伤中，益十二经脉血气，定心涩精，多食令人生喜，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男子白浊，女人带下崩中，诸血病。安靖下上君相火邪）　茯神（心神惊掣，虚而善忘，风眩，心虚。茯神治心病，然茯苓亦未尝不治心病也。赤入血分，白入气分之不同）

肾虚：巴戟天（夜梦鬼交精泄）　肉苁蓉（五劳七伤，补中气，益精髓，悦颜色，延年大补，男子泄精，血遗涩，女子带下阴痛）　山药（益肾气，止泄精。为末，酒

服亦可） 补骨脂（主骨髓伤败，冷精流，或同青盐末服） 五味子（肾虚遗精，或熬膏常服） 覆盆子（安和五脏，补虚劳，肾精虚竭，益肾脏，缩小便） 狗脊（固精强骨，益男子，或同远志、茯神、当归丸服） 韭子（益肾壮阳，止泄精。为末，酒服，止虚劳梦泄，或醋煮丸）

湿热：半夏（肾伏湿热不能管摄精血），妄遗，与下虚不同，宜此或用猪苓炒过，同牡蛎丸服） 苏子（梦中失精，炒研末服） 泽泻（渗湿通淋，补阴不足） 黄柏（积热心怔，梦遗，入片脑丸服） 牡蛎（梦遗便溏。为末，或入剂，或醋糊丸服） 蛤蜊粉 烂蚬壳 田螺壳 真珠（并主遗精）

脱精：芡实（益肾固精，或同茯苓秋石丸服） 金樱子（固精，熬膏，或入剂或为糊丸服） 益智仁（治梦泄，或同乌药、山药丸服） 山茱萸（益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多，补肾气，添精髓，止老人尿多，固秘精气，取其味酸以收滑） 龙骨（多寐泄精，小便泄精，同远志丸服，亦同苏子末服） 龙齿（安魂定魄，涩精镇惊） 桑螵蛸（男子虚损，昼寐泄精，或同龙骨末服） 鹿茸（男子腰肾虚，夜梦鬼交，精溢自泄，或末之酒服方寸匕，或煎酒服） 鹿角（水磨服，或入药，止脱精梦遗，丸服，主妇人梦鬼交精自出） 鳖甲（治阴虚梦遗，或烧末，酒服） 白胶（虚遗，酒服之） 阿胶（肾虚失遗，酒服） 狗头骨灰（梦遗，酒服）

附 宜 食

鸡脬胵 黄雌鸡 乌骨鸡 猪肾 猪心 獐肉 胡桃 樱桃

附拙见治验

一书生梦遗精滑，世人多作肾虚不效，余将清心莲子饮，加知、柏、龙骨、牡蛎、菟丝，或再加兔丝而愈。

一童子梦遗不止，余以二陈加减，除胃中湿痰，后以清心莲子饮，数服而愈。

一男子遗精白浊，口干作渴，大便中涩，午后热甚，用补中益气加芍药、玄、参，加减六味丸而愈。

火病胁痛

夫左胁者，肝之部位也。窃见患痰火者，往往多左胁痛，此盖由性燥暴而多怒，怒伤肝，故作患也。丹溪云：左胁痛，肝火盛，有气实，有死血。右胁痛者，有痰流注。盖右胁者，乃肺之部位也。肝急气实，须用苍术、川芎、青皮、当归之类。痛甚者，肺火盛，以当归龙荟丸姜汤下，是泻火之要药。死血用桃仁、红花、川芎，加之以辛凉之剂以治之。余治吾儒病痰火者，多见此症，由作文写字，多以左胁伏桌，倦后尽力倚靠，暂不见伤，久则胁痛，乃胸前死血作梗也。于主方中加红花一钱，其效如神，再于熟药内，掺入童便，韭汁各少许，搅匀温服更效。右胁痛微者，即是痰流注，并食积，每用盐煎散、顺气丸，辛温之剂以治之也。又当论左胁痛，胃脘疼，妇人多有之，盖以忧思忿怒之气，不得条达，故作痛也。治妇人诸疾，必以行气开郁为主，兼以破结散火，庶得机矣。语云：香附、宿砂，女人之至宝；山药、苡蓉，男子之佳珍。此之谓也。

左胁痛主方

当归 龙胆草 大栀子（童便炒） 黄连（炒） 黄芩各一两 大黄（九蒸） 芦荟各半两 木香一钱五分 黄柏二两 麝香五分

上为末，面糊为丸。一方性暴者，加柴胡、川芎、青黛，蜜丸。

附 诸 方

一香散 治右胁痛神效。

小茴香一两（炒） 枳壳五钱（面炒）

为末。以盐酒调服二钱。

加味二陈汤 治咳嗽胁痛。

陈皮（去白） 半夏（姜泡） 茯苓（去皮） 南星（牛胆制者佳） 香附（去毛，童便炒） 青皮（去白） 青黛 姜汁各等分

各等分煎服。

抑青丸 治右胁痛神效。

黄连半斤

为末，蒸饼糊为丸服。

大端痰火之症，多患左胁痛，痛甚至卧不可转侧者，乃肝经无叶，其叶已焦，多死不救。

附拙见治验

一人右胁痛盛，余诊其脉，六部带滑，此痰流注作痛也，遂用：

陈皮一钱 半夏（制）七分 香附（童便炒）五分 大腹皮（洗）五分 苍术（浸）五分 厚朴（姜炒）五分 枳壳三分半 片子姜黄四分 神曲（炒）五分 麦芽（炒）五分

服数剂而愈。

惊悸怔忡健忘

惊者，心卒动而不宁也。悸者，心跳动而怕惊也。怔忡者，心中躁动不安，惕惕然而如人将捕是也。多因富贵而戚戚，贫穷而不遂所愿，而成健忘者，陡然而忘其事，尽心竭力，思忖不来，为事有始无终，言谈不知首尾，其三症病同而名异，其原皆由心血虚。盖心无血养，如鱼失水，惕然而跳跃也。时作时止者，以痰因火动，瘦人多是血虚，肥人多是痰饮，法宜先养心血，理其脾土，亦当幽闲安乐，制其忧虑，远其七情六淫，则自安矣。《素问》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病发惊骇。又云：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仲景云：食少饮多，水停不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又云：五饮停蓄，闭于中脘，最使人惊悸。又云：因有大事所惊而成者，名曰心惊胆寒，病在心胆经，其脉大动，其动也如豆，动摇无头尾是也。丹溪云：病自惊而得者，则神出其舍，舍得液则成痰也。血气入舍，则痰拒其神，不得归焉。

黄帝问曰：胃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若闻钟鼓而不为动，何也？岐伯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土畏木也。又曰：痰饮惊悸属脾土。凡火病吐血盗汗后，多见此症，故并附之。

心悸怔忡主方（即补心汤）

当归一钱 白术八分（壁土炒） 陈皮五分（去白） 白芍五分（炙） 生地七分 远志五分（去骨） 石菖蒲六分 麦冬七分（去心） 酸枣仁五分（略炒） 甘草三分半 黄柏三分（童便炒） 知母五分（童便炒） 茯神五分（去木）

虚极者，加人参三分。又一方加柏子仁、北五味，水煎服。

朱砂安神丸

朱砂三钱（水研末） 黄连（酒洗）六钱 甘草（炙）二钱五分 生黄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上为细末，蒸饼为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五十丸，临卧津液下。

附名医治验

林学院历官海南地方，有一子甚聪敏，喜食海蛤，每食必设。至十八年，忽面色顿青，形体 消瘦，夜多惊悸，皆谓痨瘵，百疗不瘳，遂召杜诊之。杜曰：非病。何以

知之？盖虽病削面青，精神不减，问秀才平日好食甚物。曰：多食海南中味。杜曰：但多服生精液药，病当自愈。如是经两月，颜色渐红润，夜亦无惊。学士延杜问曰：愿闻此病所以。杜曰：《素问》云：盐发渴，乃胜血之证。今既去盐，用生津液之药，人且少壮，血液易生，而色渐红润，此病去乃安矣。众医以膀瘵，非其治也。

卫德新之妻，旅宿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坠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诸医作心病治之，皆无效。戴人见而断之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者，为阴从内出也。惊者，为自不知也。恐者，为自知也。足少阳胆经属肝木，胆者敢也，惊怕则伤胆矣。乃命侍妇执其两手，按于高椅上坐，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云：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人大惊。戴曰：我以木击几，何必惊乎。伺少停，击之惊少缓，又须臾，连击三五次，又杖击门，又遣人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卫叹曰：是何治法？戴人曰：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常见必无惊，是夜使人击其门窗，自昏暮达曙，熟卧不闻矣。惊者，神上越也，从下击几，使之下视，所以收神也。十二日后，虽闻雷亦不惊。

卷 二

火病结核

夫结核者，相火之征为，痰火之征兆也。凡人病此不知预治，鲜有不致危者。何也？盖以肾水先亏，相火随炽，熏迫津液，凝聚于皮肤之下，肌肉之上，似疬非疬，不红不肿，不甚痛苦，久而乃溃，人多怠忽。其为证也，初或寒热似疟，形容渐悴，久则肌肉渐消，咳嗽因而失血，潮汗遗滑等证，蜂集见焉。治之之法，亦必益水清金，滋阴抑阳，兼以开结理气之品，务使水升火降，津液流通，核消块散，庶无后虑矣。倘因循失治，致于肌肉脱尽，形体尪羸，块腐核烂，势若坏都，可复御乎？慎之，慎之！

圣谓结核之由，与疮疡痈毒之类大异，倘误治之，为害匪细。何则？经曰：诸痛痒疡疮，皆属心火。以其心火迫血而成，此实证也。治法：未溃者，则宜凉血解毒，或以苦寒驱毒之药攻下；已溃者，则宜排脓内托，脓散毒解则愈。若夫结核，由治不然，盖始于真阴先竭，相火燔蒸熏迫，津液拂结凝聚，日积月累乃成，故久而不溃，此虚证也。初无痰火诸证，形体如故，而但见核者，惟在开结降火，消痰理气，核消结散则已，犹火迫卤而为醯，得水浸润复解之义。若初犹豫怠缓，致诸核遍溃，形体消瘦，则潮汗遗血，自是蜂起矣。此盖阴虚之极，相火益炎，所以孤阳愈急，而微阴亦自难遂，故气散血聚，以致诸核遍溃，或无完肤者有之，当此之际，治必本而标之，乃曰圆神，法以清金益水为君，益阳养阴为佐，开结降火为使，必使水升火降，津液流通，溃者敛而结者散，庶亢害承制，五脏气平，是犹寒谷一枝，而嘘阳和之一例也。倘以苦寒峻攻，或以疮疡例治，是犹渴饮鸩，宁不促其毙乎。大抵瘰疬痰核马刀，皆少阳胆气应逆，相火燔炙，治必开结疏利，令胆气通畅，结自解矣。

结核主方

治相火迫聚，津液凝结成核，或绕顶夹耳，或循胁肋，不红不肿，不作脓者，谓之痰核，此痰火之机，急宜消散，初无痰火之证，但见核者，宜此主之。

玄参（忌铁）一钱五分（滋阴降火，为消核之要品） 桔梗一钱（为舟楫之药） 连翘（带子）一钱五分（开结降火） 射干（去根）一钱（消瘿散结） 黄芩（酒炒）一钱（清金降火） 海藻 海带 昆布（水洗）各一钱（并碱以软坚） 蒲公英一钱（散颈项结核） 白僵蚕（炒）一钱（去风消核） 紫背天葵（干者）一钱（消瘿散核之要药） 夏枯草（干者）一钱（消核散块） 甘草一钱（泻火缓急） 薄荷八分（清上消热） 川贝一钱（消核清痰解毒） 天花粉一钱（消核清热） 牡蛎

（火煅）一钱（颈项核用茶引之，胁下核以厚朴引）

气壮体实者，加酒炒大黄一分。

上十七味，皆消核之专品，作一剂，水煎，食后入姜汁、竹沥同服。

若核在颈侧胁肋少阳之分，加柴胡八分；在头项太阳之分，加羌活五分。

又结核主方

治结核已溃，而有痰火诸证者，宜此主之。

玄参（忌铁）一钱　桔梗一钱　沙参一钱　连翘（带子）一钱　知母（蜜炒）一钱　贝母八分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陈皮（去白）一钱　甘草八分　海藻　海带　昆布各（洗）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柴胡八分　黄耆（蜜炒）一钱

上十六味作一剂，水煎食后服，仍看核结何分，加引。

若气虚脉微缓者，加人参五分。他证悉如前痰火主方例增减。

附诸捷方

痰瘤结核，大者如拳，小者如栗。用南星研末，醋调作饼贴之，或以艾炷于上，日灸三五壮，惟使温散，勿使过热伤皮，后不便灸也，良验。

消核散结。用大蒜同食茱萸捣涂。

枕后脑户痰核。用浮石烧研，入轻粉，油调涂，或以百合同蓖麻仁研涂。

消痰核。用夏枯草煎膏贴之，数日立消。

治结核瘰疬瘿瘤神方。用海带、海藻、昆布、海螵蛸、海石各一两，紫背天葵（晒干）二两，夏枯草（晒干）二两，连翘（带子）二两，贝母一两，桔梗一两，天花粉一两，皂角刺五钱，俱为细末，炼蜜为丸，梧子大，每食后滚白汤下百丸。

肺痿肺痈

夫痿之与痈，固皆肺病，然溯所由，则有异矣。何也？痿则火郁，气虚而肺燥；痈则火迫，血热而肺溃。二者较若苍素治，宁得无异乎。盖肺体清虚，本燥，主乎气，金气清肃，则一呼一吸之间，脏腑经络，四体百骸，无往不之，而其动静之为，靡不藉以司用。今也火郁邪壅，致金体燥烈，肺气虚微，而敷运停息，亦自衰弱，不能充盈百脉，乃使筋骨痿躄（音朵），由是而痿病作焉。故经曰：肺伤善痿。然金体既伤，叶亦焦枯，而其息亦不利，息既不利，则火邪无从而泄，郁遏蒸熏，致咯唾咳嗽，血渗妄行，必云门中府隐痛，咳而喉腥，脉数而虚，以此为验，乃曰肺痿，症与痨瘵仿佛，治当君以养气，佐以清金，而兼攻痰之法，则善矣。至于肺痈，由则不然，或始于风寒袭肺，不即消散，致金气壅遏而复饮酒，若火添油，火迫血聚，灼而为痈；或素酗酒恣欲，致水亏火炽，金伤热迫，血聚结而为痈。种种之因，又当晰辨，证必秘咳而烦满，心胸甲错，口啖生豆不腥，脉数而实，以此为谛。故曰：肺痈，始则咳血，溃久则腐化为脓。《脉诀》云：疮浮酒灌穿。正此谓也。法当君以排脓凉血，佐以保肺清金，吴氏所谓肺痈，当凉其血。肺痿，当养其血。盖亦得其旨矣。

肺痿主方

治肺痿久咳，咯吐脓血，寒热自汗，脉来弦长紧实有力者。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清金益肺，降火滋阴，久咳肺痿）　黄芩（蜜炒）一钱（主肺痿咳嗽脓血，喉腥）　麦门冬一钱（清肺，治咳唾脓血）　天门冬（去心）一钱（保肺气不被热扰，定喘促而令气清）　沙参一钱（清热，治久肺痿）　五味子廿粒（益水敛肺清金，火嗽必用之药）　阿胶（蛤粉炒成珠）一钱（止肺痿唾血）　桔梗一钱（清气利咽喉，为肺部引经药也）　甘草五分（治肺痿脓血）　防己一钱（治肺痿脓血）　茯苓（去皮）一钱（消痰）　淡竹茹一团（清金止烦，消痰解热）　王瓜子

（炒）一钱（清肺热，消脓血） 栝楼仁（炒）一钱（润化痰止咳）

上十四味作一剂，水煎服，临服入竹沥、童便。

又 主 方

治阴虚久咳，肺痿脓血，骨蒸盗汗，梦遗等证，脉来芤而虚大，或濡缓有力者，宜此主之。

人参（高丽者）五分（消痰，治肺痿久咳咯血） 天门冬（去心）一钱（治肺痿咳涎不渴） 款冬花八分（劳嗽痿） 麦门冬（去心）一钱（清肺止咳） 五味子廿粒（清金益肾敛肺） 栝楼仁（炒）一钱（治风痰） 沙参一钱（清热治痿） 蛤蚧一钱（治劳嗽肺痿脓血传尸骨蒸） 阿胶（炒）一钱（补肺气，止咳嗽，消脓血） 知母（蜜炒）一钱 贝母（消痰止咳，治肺痿）一钱 黄明胶（炒）一钱（补肺气，止咳嗽，消脓血） 黄芩（蜜炒）一钱（肺痿咳嗽热） 甘草五分（治肺痿吐脓血）

上十四味作一剂，水煎食后服。

肺 痈 主 方

治肺痈咳嗽，脓血咽干，便淋，咳而烦满，心胸甲错，食生豆不腥者，宜此主之。

桔梗二钱（排脓养血补内漏） 苇茎（即荻梗）二钱（治肺痈，咳嗽烦满，脓血臭秽） 薏苡仁二钱（治痈脓血） 橘叶五片（治肺痈吐脓血） 柘黄一钱（治肺痈） 夜合树皮一钱（治肺痈吐浊水） 蛤蚧（炒）一钱（排脓血） 甘草五分（痿痈并宜冷） 麦门冬二钱（清肺热，止咳嗽。去心） 天门冬二钱（去皮心，止咳，清肺热） 紫菀（茸）一钱（止喘悸，疗咳唾脓血） 升麻五分（消热肿，解热毒，发散疮痍） 贝母一钱（止咳嗽，治肺痈，清脓血） 天花粉一钱（止渴生津，清肺咳）

上十四味，皆治肺痈之专品，作一剂，水煎食后服。

若日久脓血吐多不愈者，属血虚，加熟地、当归、阿胶；久咳不愈，加五味子。

附 诸 方

知母茯苓汤 治肺痿咳嗽，气喘不已，往来寒热自汗。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茯苓（去皮）一钱 五味子廿粒 人参五分 柴胡一钱 甘草五分 薄荷一钱 阿胶（炒珠）一钱 桔梗一钱 黄芩（蜜炒）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款冬花八分

原有白术、半夏、川芎，今摘之。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服。

人参养肺汤 治肺痿咳嗽，多痰有血，午后潮热声嘶。

人参五分 阿胶（炒）一钱 贝母一钱 杏仁（去皮）八分 桔梗一钱 茯苓（去皮）一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枳实（土炒）八分） 甘草五分 柴胡一钱 五味子廿粒

上十一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食后服。

人参平肺散 治心火克肺，传为肺痿，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满，咽嗌不利。

人参五分 青皮一钱 茯苓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陈皮（去白）一钱 地骨皮一钱 甘草五分 五味子廿粒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上十味，姜引，水煎，食远服。

桔梗汤 治肺痈，咳嗽脓血，咽干多渴，大便难，小便赤涩。

桔梗一钱 贝母二钱 薏苡仁二钱 桑白皮（蜜炒）一钱 当归一钱 枳壳（土炒）一钱 瓜蒌仁（炒）一钱 防己一钱 黄耆（蜜炒）一钱 甘草五分 杏仁（去皮尖）八分 百合一钱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食后服。

附诸捷方

肺痿吐血咳嗽。用鸡苏末之，米饮服。

肺痿咯血。防己、葶苈末之，糯米汤服。

久嗽肺痿，寒热烦闷，多唾。甘草末童便调服。

骨蒸肺痿不能食。芦根、麦门冬、地骨皮、茯苓、橘皮，姜煎服。

肺痿吐涎沫，头眩，小便数而不咳，肺中冷也。甘草、干姜煎服。

肺痿吐血。黄瓜子炒研服。

老少肺痿咳臭脓。竹沥日服三五次。

肺痿气急，寒热面赤。甘草末，童便调服。

肺痿气虚。人参末，鸡子清调服，能消痰益肺。

肺痿咳涎不渴。天门冬捣汁，入酪酒、紫菀末丸服。

肺痿咳血。瓜蒌仁、乌梅、杏仁末之，猪肺煮蘸食之。

劳嗽肺痿。款冬花、百合末服之。

胸满振寒，咽干吐浊唾，久久吐脓血。桔梗、甘草末服，吐尽脓血愈。

肺痿咳嗽烦满，心中甲错。苇茎、杏仁、瓜瓣、薏苡煎服，吐脓血愈。

肺痈咳脓血。薏苡仁水煎，入酒服，醋煮服，当吐血出。

肺痈。用橘叶捣汁一盏服，吐出脓血愈。

肺痈，不问已成未成。以柘黄一两，百草霜二钱，糊丸，米饮服十丸，甚捷。

肺痈唾浊脓。夜合皮水煎服。

附宜食诸物

羊肺（久咳肺痿，同杏仁、柿霜、豆粉、真酥、白蜜炙食） 羊脂髓（肺痿骨蒸。同生地黄汁、生姜汁、白蜜炼服） 猪肺（肺痿脓血，煮熟，蘸薏苡末食） 鲫鱼（肺痿咳血，同羊肉、莱菔煮食） 猪胰（和枣，浸酒服） 鹿血（酒服）

火病寒热

夫寒热者，谓恶寒发热，或倏寒而倏热也。有外感内伤，火郁虚劳，疟疾疮疡瘰疬诸证。若外感风寒者，以邪气在表，法当散之；半表者，和解之；火郁者，则发之；疟病寒热者，初则解之，久则截之。疮疡瘰疬寒热者，以外科法治之。惟虚劳内伤，时寒时热者，非阳虚则阴弱也。阳气虚，则阴往从之，以阴乘阳分，故恶寒也。阴气虚，则阳必乘之，以阳乘阴分，故发热也。此阴阳自相戕贼为病，亦非邪之所为，虽有寒热，无乃阴虚阳弱所发之标，惟治其本，则标自灭矣。若欲妄治，以温胜寒，则阴火有妨；以寒攻热，则脾胃愈弱。虚虚实实，咎将谁归。

凡内伤寒热，本属虚象，难可主方，惟考切于寒热之品赘之，以俟同志者采用焉。

和解之品

甘草（炙，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凡虚而寒热者倍之） 知母（蜜炒，肾劳，憎寒烦热，便溏胃弱者忌之） 丹参（虚劳寒热） 黄芩（蜜炒。寒热往来及骨蒸劳热） 秦艽 当归 白芍 川芎（并主虚劳寒热） 鳖甲（骨中寒热，肌体寒热，欲死，作汤良）

补中清热之品

黄耆（蜜炒，虚劳寒热） 沙参 白术（土炒，并主寒热，益气和中） 桔梗（除寒热，利肺气） 麦门冬（去心） 天门冬（去心皮） 山药（并治肺虚寒热） 茯苓（去皮） 酸枣仁（微炒研） 山茱萸（并治心虚寒热）

痰火潮热

夫潮热无时为外感，潮热有时为内伤。盖内伤发热，是阳气自伤，不能升达，降下阴分而为内热，乃阳虚也。故其脉大而无力，属脾肺二经病。阴虚发热，是阴血自伤，不能制火，以致阳气升腾，乃阳旺也。故其脉数而无力，属心肾二经病。总之不过七情色欲，饮食所伤，而阴虚火动故也。治宜养血健脾，以治其本，降火清心，以治其标。若妄用银柴胡、胡黄连之类，以消其肌肉，而死者必矣，诚可哀哉。

愚谓痰火之热，作于子午，而不爽其期者。盖火病至于发热，则相火四起，天君失令，必有梦遗盗汗骨蒸等症，其心火一动，则移热于小肠，小肠乃丙火之腑，丙火旺在午，小肠系络于肾，肾虚则便浊，乃小肠火动，故宜午后作热也。至子而退者，盖丙火绝在子，心经之火，至此时而退。令患痰火者，多在二十以内，少年之士，血气虽亏，而日间饮食，尤易生津液，津液乃注于膀胱者也。膀胱号为水曹，壬水又旺在子，水旺则火自灭，而热宜至此时而退矣。明医于此，泻小肠之火，清心经之热，补肾之水，兼生膀胱津液，加以患者善于保养，即重病可痊。苟医家不谙生旺经络，妄投退热之剂，患者不爱性命，仍前消耗真精，即以日间饮食所生津液，犹以杯水而救车薪之火也，热将日盛，病将日增，即再世岐黄，亦难救矣。是可哀也。

潮热主方

治阴虚症发于子午后，其脉浮细而数。

大当归（取身润者）五分（酒洗，养血滋阴，补肾除热） 大川芎（取重白者）五分（养新生血，疗劳损，调阴虚潮热） 熟地黄（取怀庆者）六分（治阴虚潮热，相火炽强） 杭白芍（纸包煨过）七分（补劳退热除烦，安脾调荣卫，生新血，泻肝火） 鲜知母（去毛，童便炒）七分（止嗽而骨蒸退，清金降火有功） 厚黄柏（去皮，童便炒）七分（泻肾火，滋阴降火，清热有功） 地骨皮（去骨水洗）七分（地为阴，骨为里，皮为表清血分之火，退阴分之热，又治有汗骨蒸，又止渴） 牡丹皮（取香白者去骨）七分（泻阴中火，疗无汗骨蒸，神心肾，治神志不足，疗瘀而在肠胃不散）

上八味一剂，灯心为引，半空心服。

如内伤色欲，阴虚发热，便硬能食者，去地皮、丹皮，加前胡、贝母、杏仁；如房劳、思虑，伤肾、阴虚，口中有味，夜热昼轻，去地皮、丹皮，加黄芩、童便、龟板。

附诸方

清阳降火汤 治男妇咳血，子午二潮，脉沉数。

山栀仁八分（童便炒） 知母一钱（乳蒸） 黄柏八分（盐水蒸） 青皮（去穰）八分 橘红五分 丹参九分 麦门冬（去心）四分 沙参一钱（童便炒） 茜根九分 姜一片 茅根一撮

水煎，空心服。

滋阴降火汤 治男妇痰中带血，五心潮热，午后阴虚火动，脉浮而数。

知母（乳蒸）一钱 黄柏（童便蒸）九分 甘草三分 黄芩（酒蒸）四分 麦门冬（去心）四分 龙胆草（童便蒸）四分 白马骨头（用酥油）三分（炙）至一钱 黑玄参四分 丹参一钱 姜一片 茅根一撮

水煎对童便，空心服。

朱雀丹 治男妇腰背痛，午后发热，自汗，脉洪浮。

沙参（童便浸，晒干） 栀子仁（童便蒸） 知母（乳蒸） 天门冬（去心） 黄柏（童便蒸） 何首乌（乳蒸）已上各一钱 甘草三分 姜一片

上水煎，空心服。

逍遥散　治妇人血虚烦热，月水不调，痰嗽潮热，有汗俱宜。

当归（酒洗）　白芍（酒洗）　白术（土炒）　白茯苓已上各一钱　柴胡七分　甘草（炙）五分

上六味，用煨姜一片，薄荷少许，同煎服。

若潮热兼咳者，加桑皮、知母、贝母、桔梗、麦门冬；若潮热兼咳血者，加生地、炒栀子、牡丹皮；若潮热兼呕吐者，加陈皮、半夏；若潮热兼嘈杂，加姜炒黄连。

茯苓补心汤　治妇人虚劳，咳嗽无汗。

当归（酒洗）七分　川芎七分　白芍（火煨）七分　熟地黄（忌铁）七分　陈皮（去白）七分　白茯苓　枳壳七分　桔梗七分　全胡七分　干葛七分　人参五分　半夏（滚水泡过）　紫苏七分　木香五分　甘草三分

上十五味，姜、枣煎服。

附　捷　方

虚劳客热。枸杞根为末，白汤调服。有痼疾者勿服。

虚劳发热。柴胡、人参各三钱，姜、枣同水煎服。

阴虚发热。麦门冬、竹茹、灯心，时常煎服。

子午潮热。黄柏、知母、地骨皮、麦门冬、灯心、竹茹、木通、北五味等分，制过，煎服。

附拙见治验

一人痰火作热，烦躁不安，此气随火升也。余用滋阴降火汤，加酸枣仁、炒山栀、黄连、竹茹、童便，同煎数服而愈。

痰火骨蒸

夫骨蒸者，病人自觉骨髓中蒸热，扪之皮肤肌肉则无热也。以其火伏于水，燔烁真阴，煎熬骨髓，是以有此酷证焉。然病固火之所为，而其治亦不可直折，惟滋阴抑阳，以水胜火，如四物、知、柏、玄参、地骨、丹皮之属，从治可也。若以苦寒正治，以伤其脾，则肌肉日消，黄泉之境路岂赊乎。哀哉！

圣谓火病骨蒸，真阴亏之极矣。以水伏火中，热侵骨髓，是根本伤而干及枝叶矣。何长茂而不槁乎？夫水之与火，相背而不相得者也。以水沃其火则灭，火烁其水则枯，然以火置水中反炽者，非龙雷之火可乎。所谓龙雷者，谓其不可水伏，不可直折，如龙潜大海，火光竞起，得水益燔，雷震虚空，烟焰并炽，以阴愈显。法惟参、耆、知、柏、玄参等味之苦甘温从治，庶几可遏，以温能除大热之义也。若以芩、连之苦寒正治，则阴火愈炽而脾土益亏，所谓谷神既去，何藉以生？噫！病至此而不遇良工，若牵牛已至屠肆，将自就死地，其得生者几希，人可不知哉。

骨蒸主方

治骨蒸劳热，虚羸瘦悴，自汗盗汗，咳嗽诸血等证，脉来浮而芤濡虚大，弱细无力者，宜此主之。

人参（高丽者）一钱（主补阳生阴）　黄耆（蜜炒）一钱（泻阴火，温能除大热之味）　甘草（炙）五分（主骨蒸劳热自汗）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忌铁。主骨蒸盗汗）　秦艽（去芦）一钱（主传尸骨蒸）　玄参（忌铁。治传尸邪气骨蒸）　地骨皮一钱（治骨蒸烦热）　酸枣仁（盐炒）一钱（治骨蒸劳热）　鳖甲（醋炒）一钱（治瘦骨间劳热实，补气补阴）　乌梅三个（治虚劳骨蒸）　牡丹皮（去骨）一钱

上十二味，前证之专品，证若参差，又复如证增损，不可拘泥，作一剂，水煎熟时。入童便一钟，和服。若自汗多者，入浮小麦一撮。

若素有传尸者，入青蒿煎同服；若脉证不受补者，减参、耆，加归、芍、生地、二冬；咳嗽，加贝母、栝楼、北五味；若骨蒸热甚而渴者，加火煨石膏一钱。

牡丹皮，手厥阴、足少阴经药，故治无汗之骨蒸；地骨皮，足少阴、手少阳药，故治有汗之骨蒸。

附 诸 方

经验五蒸饮 治骨蒸热神效。

茯苓（洁白者去皮）八分 葛根五分 竹叶五分（水洗） 人参（清河者佳）五分（童便浸过） 生地黄（砂仁拌蒸）一钱 知母（童便炒）八分 黄芩（酒炒）一钱 石膏（火煨）七分

用粳米二合，以水三钟，煎小麦二合，至二钟，去麦以麦 药至一钟温服，随证加减于后。忌海藻、松菜、芜荑、米醋。如实热，黄芩、黄连、黄柏、大黄之类。

如虚热气虚，加乌梅、秦艽、柴胡；如血虚，加青蒿、鳖甲、蛤蚧、小麦、牡丹皮；如髓蒸（髓枯骨中热），加生黄、当归、天门冬；如骨蒸（齿黑手足逆冷，疳食五脏），加鳖甲、地骨皮、生地黄、当归、牡丹皮；如臀蒸（肢细跌踵腑脏皆热），加石膏、黄柏；如胞蒸（小便赤黄），加泽泻、茯苓、生地黄、沉香、滑石。

凡此诸证，皆热病后食肥甘油腻，房事饮酒，犯之而成，久蒸成疳，死期迫矣。

滋阴至宝汤 治妇人骨蒸潮热，或喘嗽盗汗，或泄泻腹痛，体疼，或烦渴肢瘦。

当归（酒洗）八分 白术（土炒）八分 白芍（火煨）八分 白苓（乳蒸）八分 陈皮八分 知母（蜜水炒）八分 贝母（去心）七分 香附（童便炒）七分 地骨皮（去骨）八分 薄荷五分 麦门冬（去心）八分 柴胡（酒炒）五分 甘草三分

煨姜三片，同煎。

附 捷 方

急劳发热，身体酸痛。用秦艽、柴胡各一两，甘草五钱，为末，每五钱白汤下。

虚损骨蒸，用天灵盖如梳大，炙黄，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起死回生也。

骨蒸咳嗽，多睡劳乏，呕逆痰壅，以苦耽即灯笼草捣煮服之。

骨蒸烦热，及一切虚劳烦热，并用地仙散、地骨皮二两，防风一两，甘草半两，每用五钱，生姜五片，水煎服。

虚劳苦渴，骨节烦热，或寒热，用枸杞根白皮（切）五升，麦门冬一升，水二斗，小麦二升，熬至麦熟去渣，每服一升，口渴即饮。骨蒸发热，雄黄末一两，入童便一升，研如乳，乃取黄理石一板方圆一尺者，炭火烧至三食顷，浓淋汁石上置薄毡于上，患者脱衣坐之，衣被围住，勿令泄气，三五度瘥。

骨蒸劳病，外寒内热，附骨而蒸也。其根在五腑六脏之中，必因患后得之，饮食无味，或皮燥无光，蒸盛之时，四肢渐细，足趺肿起。石膏十斤，研如乳粉，每水服方寸匕，日再，以身凉为度。

小儿骨蒸，体瘦心烦。天灵盖（酥炙）、黄连等分研末，每服半钱，米汤下。

附拙见治验

一太学之子，年十六岁，患骨蒸劳热，召余诊视六脉微数，乃阴虚火动也。余用滋阴降火汤加地骨皮、柴胡，水煎童便同服数剂，热略退后，每剂加炒黑干姜三分全愈。

附虚劳骨蒸宜食诸品

鳗鲡鱼（治传尸疰气，劳损骨蒸，劳瘦，宜以酒煮食之） 鳖鱼（益气补不足，若骨蒸潮热咳嗽，宜前胡、贝母等药丸服） 慈乌（补劳治损，止咳嗽、骨蒸，以五味子淹食之） 啄木鸟（治骨蒸，取虫研末，酒服之） 乌鸦（治痰病咳嗽、骨蒸劳疾，

煨研，酒服之。又治五劳七伤，吐血咳嗽，酿栝楼根煮酒日服） 猪肚（治骨蒸热，热时宜服） 猪脊髓（治骨蒸劳伤，或同猪胆、柴胡、童便煎服） 猪肝（急劳瘦，悴寒热或同甘草丸服） 猪肾（治劳瘵或同童便煮食） 猪胆（治骨蒸劳极） 羊肉（骨蒸久冷，同山药作粥食。传尸同皂角酒煮食，当虫出） 獭肝（传尸伏连、殗殜、劳瘵虚汗，咳嗽发热，杀虫。阴干末，服之） 人尿（滋阴降火，男女劳症服二次，骨蒸发热，以五升煎一升，入蜜二匙，每服一碗，日二服） 人乳（补五脏，治瘦悴，虚损，劳瘵，或麝香、木香服，或同包衣服）

火病失音

夫失声之证非一，有痰壅、邪郁、肺痿、毒风、寒热、狐惑，舌强不语，肾虚喑痱，治法各从其类也。惟痰火声嘶，则与诸证大异。何也？以水涸火炎，薰燥肺窍，金为火烁而损，由是而声嘎声嘶见焉。治法非苦寒降火，温燥消痰可复。惟益水清金则善矣。

愚谓言者，心之声。声者，肺之韵。肺体清虚，以气鼓之，迫之则鸣，犹钟声磬之悬架，其内空虚，击之则鸣。内有污浊壅窒，击之则声哑而不明也。若自邪郁痰壅，肺痿狐惑等因，则其声哑嘎，惟去其痰邪等病，即犹去钟磬之泥土浊垢，击之自鸣，复何哑乎。若夫水亏火炎，金伤击碎者，则犹钟磬击损，欲其如故，须复铸之。所以痰火声嘶，其得全愈者鲜矣。即施益水清金之法，尤恐不迨，若更以苦寒妄治，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哉。

利声诸品

桔梗（除肺热，利咽喉） 沙参（补肺气，泻肺热，益肺肾） 麦门冬（清金益肾，利咽喉，复声音） 知母（滋水清金） 木通（清心通窍，利声音） 人参（除肺热，利声音） 石菖蒲（通心窍，发声音） 诃黎勒（治久咳失音，又同木通服，尤验） 人乳 竹沥 姜汁 童便四味（相合，顿温服，并治久咳失音） 柿（润喉声） 槐花（炒嚼。去风热，失音者）

附 诸 方

清音散 治失音声哑。

诃子三钱（半生半熟） 木通三钱（半生半泡熟） 桔梗三钱（半生半熟） 甘草三钱（半生半熟）

用生地黄捣烂，入药服，熟药内加童便三五匙，更效。

铁笛丸 治失音或不清。

当归一两（酒洗） 生地黄一两（砂仁拌蒸） 天门冬五钱（盐炒） 黄柏一两（炙） 麦门冬一两（去心，盐炒） 知母五钱（去毛，蜜水炒） 白茯苓（去皮）一两 诃子五钱 阿胶五钱（面炒） 乌梅十五个 牛乳一碗 梨汁一碗 人参三钱（清河者佳，用童便浸去参毒）

共为末，炼蜜丸，如黄豆大。每服八丸，诃子汤下，或萝白汤下。

附名医治验

内侍曹都使，新造一宅，迁入半月，饮酒大醉，卧地失音，不能语。召孙至，诊之曰：因新宅故得此病耳，半月当愈，但服补心山药丸，治湿用细辛、川芎，月余全安。曹见上，问：谁医？曰：孙兆郎中。乃召孙问曰：曹何病也？对曰：凡新宅壁土皆湿，地亦阴多，人乍来，阴气未散，心气素虚，醉后毛窍皆开，阴湿之气，入而乘心，故不能语。臣以山药丸使心气壮盛后，以川芎、细辛去湿，所以能语也。

一人患火病声哑，医皆云不治之症。余诊右部脉洪而有力，自得咽未痛，询前所服，皆寒凉剂也。遂以天冬、麦冬、沙参、陈皮、贝母、玄参、天花粉、薄荷、桔梗、

甘草、细辛少许、海粉、竹茹，数十剂而愈，声如故，间以蜜拌九晒陈槐花，令每睡时细嚼一片，随津液咽下甚妙。

火病咽痛（并附口舌生疮）

夫咽之所以咽物，喉之所以候气。虽居上焦阳分，然有太阴少阴之脉络焉。人之一身，水升火降，无壅无滞，则咽自利，而喉自润也。若夫土衰水涸，则相火蒸炎，致津液枯竭，由是而咽喉干燥疼痛等证作矣。火病至此，实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冲浮于上，而乃至此。痰火诸证，孰酷此耶。所谓龙雷之火，不可水伏，惟滋阴抑阳，使水升火降，津液复回而后可止。若以苦寒正治，则阴火愈炽，而脾土自败，犹渴饮鸩，立促其毙也。

圣谓咽喉诸症，有虚有实。若上焦风热，君火令人咽喉肿痛，或喉痹乳蛾，分属关隘，怆卒即能杀人。然皆失治所致，即至危际。外可施砭淬拔发，咬指吐痰嚏鼻等捷法，以治其标；内服翘、射、山豆根、牛蒡子根、鼠粘子等味，以拔其本。至绝地挽回者亦多。若夫痰火咽痛，则必诸症悉具，甚乃有此，何也？以脏败下及脉络，是根枯而槁及枝叶矣，可复荣乎！此盖阴火浮游，进退莫则，所以或痛或止，故非苦寒之可遏也。治亦不宜专攻，但以主剂中倍以益阴之品，少增畅利之味，庶几得法。若以苦寒直折，则阴火愈炎，立见倾危也。慎之，慎之！

利咽良品

甘草（蜜炙缓火，去咽痛，若肺热同桔梗煎啜）　知母（蜜炒，泻肺火，利咽痛）　玄参（去无根之火，滋肾水，利咽痛）　麦门冬（去心，治虚热上攻咽痛）

以上五味，皆痰火咽痛两利之品。其山豆根、牛蒡子根、恶实子、射干，皆苦寒专攻之剂，并所不宜。或以贝母、百合、诃子、槐花煎之噙咽，或贝母、硼砂末吹咽，治标可也。

附诸方

甘梗汤　治喉痛，并声音不出。

桔梗二两（去头）　甘草一两（略煨）　荆芥五钱（去梗取穗）

每服四钱，生姜三片引。

海上方　治喉生疮声哑。

白硼砂一钱　孩儿茶一钱　蒲黄六分　青黛一钱　牙硝六分　枯矾六分　片脑二厘　黄连五分　滑石一钱　黄柏五分　寒水石一钱

共为末。以苇筒吹末入喉，立效。

大温丸　治口舌生疮，服俱凉药不效者。

大附子（童便煮一炷香）　人参（去芦）三分　桔梗一钱（去头）　生地黄一钱　蛤粉五分　玄参七分　升麻四分

上七味，共为细末，炼蜜为丸，金箔为衣。薄荷汤下，神效。

附捷方

喉痹语音不出，用李实根皮一片，噙口，更李根皮水搽项一周候。

喉痛，用倒滴刺根净汁入些好酒，同研滴入喉中，痛立止。

又方　用猪牙皂为末，和霜梅噙之。

又方　用茜草根一两，作一服，能降血中之火。

中气咽闭，急用白僵蚕捣筛为末，生姜自然汁调，下喉立愈。（姜蚕属火而有土与木，老得金气而僵，治喉取其火中清化之气，以从治散结滞之痰）

喉痹，取蚱蜢虫汁，点在喉中，下咽即开。

咽肿，用土牛膝捣自然汁和醋服（本草云：土牛膝主血结及血块）

急喉痹，其声如鼾，痰在喉响，此为肺绝之候，急煎独参汤救之。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则十全四五，迟则十不全一也。

咽喉痛用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生一条红线如发，悬一黑泡，大如缨珠，垂挂到咽门而止，口中饮食不入，须用牛膝直根而独条者，洗净入好醋三五滴，咽入去则丝断珠破，其病立安。

喉风牙关紧闭，用焰硝一钱五分，硼砂五分，脑子二厘半，白僵蚕二厘共为末，以竹管吹五分，入喉立愈。

附名医治验

押班都知潘元。从喉闭急，召孙至，于夹袋中取药末半吹喉中，少顷，潘吐出脓血，立愈。潘因赠金一百，愿求方，以济非常之急。孙以其授之，用猪牙皂、白矾、黄连等分，新瓦上焙干为末，用一钱，因曰神方无价，安用以利易哉。遂不受所赠。文潞公一日喉肿，因三日愈甚，上召孙治之。孙曰：病得相公判笔一管治，用笔尖点药入喉，孙遂藏针于笔尖，随手便刺，相公昏仆，左右惊愕。孙曰：非我不能救相公之急，须臾吐出脓血升余，旬日平复。见上，喜曰：孙真良医也。由是观之，喉痹以恶血不散故也。凡治此疾暴者，必先发散，发散不愈，次取痰，取痰不愈，次去污血也。

杨立之知广州，一日喉痛溃烂，饮食不进，命吏召吉老诊之。曰：不必服药，但食生姜一片，方可救也。其子有难色，以喉痛安能复食辛辣？立之曰：吉老神医，但食不妨，遂取一片食之，觉香味异常，渐食加至半斤余，喉肿顿消，饮食如故。召吉老而谢之，问病所以。吉老曰：相公平日多食鹧鸪肉，此物喜食半夏苗，盖中其毒也，惟姜可解，故尔获效之捷。

火病泄泻

泄泻之证有五，脾、胃、大肠、小肠、大瘕是也。然溯其源，大概以脾病湿渍所致。约其治，无乃健脾渗湿为先。若夫痰火病，此则属脾肾而虚。何也？盖肾衰不能摄，脾弱不能运，脾气虚，则阑门之气亦虚，是以不能泌别清浊，致水液渣滓，混入大肠，故或溏而或泄也。法当君以实土，臣以益水，佐以清金，使以兜涩。所谓实土者，白术、白芍、山药是也。所谓益水者，故纸、五味是也。所谓清金者，五味、二冬、沙参是也。所谓兜涩者，诃子、肉蔻、莲肉、芡实是也。盖肾气实则自能摄，脾气实则自能运，金气清肃，自能施化矣。虽有外寒内热，饮食积滞，但宜解散消导，不可妄攻。盖攻邪则妨正，恐触滑滑之热，即未易遏。

愚谓泄泻一症，为亡阴脱液之肇端，痰火病此，犹败叶经霜，鲜不凋坠。何也？以阴虚故动火，而复以亡其阴，则清阳之气益陷，相火之焰益炎，下而窘迫，上而咽痛，诸证蜂起矣。当此之际，欲实土则妨肺，欲清金则碍脾，医者能不掣其肘乎！姑以敦土清金之品，末之为丸，徐徐缓服，此无伐天和之意。班固曰：有病不医得中工。正此谓耳。

泄泻主方

治痰火诸症悉具，倏而大便或溏或泄，此脾肾之气两虚，不能统摄运行，或由饮食内伤，风寒外袭，冲动其势，宜以此方主之。

山药（微炒）一钱　人参（高丽者）五分　黄耆（蜜炒）一钱　白术（土炒）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陈皮（留白）八分　熟地黄一钱　白芍（煨）一钱　甘草（炙）五分　五味子二十粒　贝母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生姜三片，大枣五枚，浓煎趁热徐徐缓服，不宜骤下。

若果伤谷食，但加炒麦芽少许，以消导之，然麦芽亦能软便，不可过多；若伤肉食，少加山查；若伤面食，少加神曲；若因风寒直犯太阴，腹痛泄泻，本剂减地黄、麦

门冬，加炒干姜一二分热服，外用炒盐帛裹熨之，更宜少饮汤水。

凡痰火之证，最宜便实，一见便溏，即当警省，用药亦须提防。如本剂有知母味苦 性寒润下沉降，便软便溏者，宜去之，不得已而用者，亦须姜汁熟炒。当归味虽甘温，然亦润下利便，用须减半。生熟地黄性寒滞泥，亦须姜汁蒸过。天门冬性味苦寒润利，便溏者亦须去之。其栀、连、芩、柏、并属苦寒，脾肾虚者，大所忌也。按魏氏曰：凡泄泻宜用丸药。盖土恶湿而喜燥，即用汤剂，亦须浓煎少服。盖汤者荡也，脾虚者所忌，以服下即行，不能久驻胃中故尔。

附 诸 方

泄泻丸 治火病，便溏或泻，或下迫窘痛，或脾泄肾泄，并可主之。

白术（土炒）四两 橘红（留白）二两 白芍（煨）二两 茯苓（去皮）二两 莲肉（去皮心）二两） 芡实（取生肉）二两

腹痛后重，加木香二钱；久泻，加肉蔻（面裹煨熟去油）五钱，诃子（面煨取肉）五钱；若每清晨溏泻一二次，名肾泻，加破纸炒五钱；若食不消化，加麦芽炒取末五钱。无上诸症者不用 。上俱为细末，用淮山 药六两，另末，以荷叶煮水为糊，丸如梧子大。每百丸或五七十丸，食远或清晨，清米汤、滚白汤俱可下。

二神丸 治清晨溏泻一二次，名肾泄 ，或久泄脉沉无力。

破故纸（炒） 肉豆蔻（面煨去油）各一两

末之，枣肉丸如梧子大。每二三十丸，临卧淡盐汤下，或空心米饮下。

当归厚朴汤 治肝经受寒，面色青惨，卧而泄利。

当归（酒洗）二两 厚朴（制过）二两 官桂二两 良姜二两

上每三钱，水煎，食前服。

家莲散 治泄泻经久不止。

莲肉（火泡，去皮，心，微火焙干）四两 川厚朴（去皮，姜汁浸炒）一两 干姜（炒黑色）一两

上三味为末。每服米饮调下二三匙，日三服。

养元散 治久泄饮食少进。

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滤干，慢火炒令极熟，为细末，入淮山药、芡实肉、莲肉各三两，胡椒末一钱，和 匀，每日清晨用半盏，再入砂糖二匙，滚汤调服。

诃子散 治久泄腹痛。

诃子一两（半生半面裹煨） 木香五钱 甘草二钱 黄连三钱

上四味为末。每服二钱，以白术、白芍汤调下。如泄止痛不已，加厚朴一两，泄其邪气也。

海上奇方 治脾泄，即经年者无不愈。

用半大脚鱼数枚煮半熟择出净肉，炭火上焙干为末，如脚鱼肉末二升，用粘糯米粉各半，共约一升，合匀，用不油白术一两，肉豆蔻（面裹煨熟）一两，为末，与米粉三升，二味各用三两，同为末，醋糊为丸。每空心米汤下七十丸，神效。

附 捷 方

五更溏泄，用五味子二两，吴茱萸五钱，二味炒香为末，每陈米汤下三钱。

水泄，用神曲（炒香）六两，茴香五钱，生姜三两，为末，米 糊丸，每服五七十丸。

痰积泄泻，用海石、青黛、黄芩（姜汁炒）、神曲（干炒），为丸，每服三五十丸。

暴水泄不止，用肉豆蔻三个（面裹煨熟），为细末，只作一服，食前陈米汤下。

脾胃中风温滑泻，用川劳、神曲、炒白术、附子（泡）各等分。上为末，曲糊丸，米汤下。

附名医治验

一人之水谷不化，腹作雷鸣，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诸医以并圣散子豆蔻丸，虽止一二日，药力尽复作。戴至而笑曰：经云：春伤于风，夏必飧泄。有水谷直过而不化。又云：水谷不化，热气在下，久风入中，中者，脾胃也。风属甲乙，脾属戊己，甲乙虽克戊，肠中有风，故鸣。经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诊两手脉皆浮数，为病在表也，可汗。直断曰：风随汗出。以火二盆，暗置床下，不令病人见，诒之入室，更用麻黄涌剂，乃闭其户，从外锁之，汗出如洗，待一时开户减火，须臾而汗止，泄亦止。风非汗不出，故宜汗之而愈。若脾虚泄泻，又不可以此类而论也。

传尸鬼疰

夫病曰尸疰者，以其身为虫所蛀，虫蛀其尸，有蛰贼蚀物之害，是故名焉。然症与痨瘵仿佛，惟递相传染，累世不绝，有伏连殗殜等名，总曰传尸病也。溯所自来，盖有一种鬼疰尸气，伏于人身，使人精气血液日耗，渐致阳盛阴亏，煎熬熏烁，血液结搏，渐而变为怪异之虫，日蚀月蛀，脏腑消溃，蚀尽气绝则死，乾坤生意，已消磨尽矣。谓初世之虫，形若人发马尾，再世则小者若蛔，大者若蛇，至于九世，则类人类鬼，其状不一，令人可惊，始于薰陶渐染，旅踵至极，一死即一病，甚至灭门绝户者有之。自古惟葛氏之法最奇，但以世久湮其证论，独存数方而已。观所立诸方，皆主参、耆者，盖有真知实见，以正胜邪，犹良农治畦，滋之以粪，五谷浓盛，则稂稗自灭矣。今观者，不知作者之意，遂弃而勿用，何也？彼以参、耆为峻补，以蒿甲为峻攻，殊无定见，三思反惑，或以归、地补阴，或以芩、连降火，阴藉阳生之法，昧而不求，懵然无悟，若此之剂，阴何以生？虫何以杀？徒溃其肠腹而已，更何益耶。由此之际，医与病家，鲜不袖观鼠首，束手傍徨，以俟天年者，良可悼哉。愚谓是症之法，但与痨瘵少异，必君以杀虫，臣以养正，佐以益水清金，使以滋阴抑阳，则善矣。越于是法，岂其然乎。凡素有病此之家，则人人自当惊惕，毋酗酒，毋恣欲，毋偏七情，谨禁六淫，保护元气，所谓本固则邦宁，邪何以入。其所以染者，皆不知持满，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以欲丧其真，邪乘虚入，而后乃然。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此谓耳。要之病既著体，则当以死为念，竞竞业业，绝诸欲，薄厚味，诸法亦当早施，庶不胎祸。倘不守其戒，不珍其命，迨至傅递诸脏，则真败邪胜，即葛君之神，复何济耶。

传尸疰病主方

治传尸骨蒸，伏连殗殜，一切痨瘵疰病。

人参（取高丽上者）五分　黄耆（蜜炙）一钱（并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　玄参（忌铁）一钱（主传尸邪气，常作香烧亦好）　苦耽（即灯龙草，生）二钱（主传尸伏连鬼气）　鬼臼三钱（主尸疰殗殜　传尸痨瘵）　知母（忌铁。蜜炒）一钱（主传尸骨蒸）　秦艽（去芦）一钱（主骨蒸潮热，虚劳寒热）　胡黄连五分（主骨蒸潮热，五心烦热，妇人胎蒸，小儿童劳潮热）　乌梅（取肉）五个（治虚劳骨蒸）　地骨皮一钱（主骨蒸烦热，或防风甘草煎服）　酸枣仁（微炒）一钱（主骨蒸劳热，心惊自汗，多眠不眠）　甘草五分（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通九窍，益精养血，生用泻火热，熟用散表寒）　青蒿（熬膏入药，用主骨蒸鬼气，或煎膏入猪胆，甘草末丸服）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保肺气，去寒热，养肌肤，和肺气，定喘促）　麦门冬（去心）一钱（主五劳七伤，安魂定魄，止咳定喘，去肺中伏火，补心气不足，诸血妄行，虚劳多热，口干燥渴）　百部（去苗）一钱（主传尸骨蒸，劳热上气，止咳）　紫菀（茸）一钱（主咳唾脓血，喘悸，五劳体虚，劳气尸疰，虚热，百邪鬼魅）　桔梗（去芦）一钱（清肺，利咽喉）　浮小麦一撮（主传尸骨蒸，及劳热自

汗） 蛤蚧（炙）一钱（治肺劳传尸，咳嗽咯血） 鳖甲（酥炙）一钱（治冷痛劳嗽，除骨节间劳热结实，补阴补气）

上二十一味，皆上证之要品，作一剂，水煎，空心服，而其加减之法，亦从前之火病治例。

附 诸 方

天灵盖 追取劳虫，天灵二指大，以檀香煎汤洗 过，酥炙，一气咒七遍云：雷公神、电母圣、逢转尸、便须足，急急如律令。

尖槟榔五枚 阿魏二分 麝香三分 辰砂一分 安息香三分 甘遂三分

为末。每服三钱，用童便四升，入银石器内，用葱白、薤白各二七茎，青蒿二握，桃枝、甘草各二茎，五寸长者柳枝、桑枝、酸榴枝各二茎，七寸长，同煎至二升，分作二次，五更初调服前药；一服虫不下。

约人行十里，又进一服；天明再进，取下虫物，名状不一，急钳入油铛煎之，其虫嘴青赤黄色可治，黑白难治，然亦可断传染之患。凡修合先须斋戒于远房净室，勿令病人闻药气，及鸡犬猫畜孝子妇人，一切触秽之物见之，虫下后，以白粥补之，数日之后，梦人哭泣相别，是其验也。

又方 治虚损骨蒸。天灵盖如梳大炙黄，以 水五升，煮取二两，分三服，起死神方也。

张文仲备急方，用人脑骨炙三两，麝香十两，为末，捣干杵丸，梧子大，每七丸米汤下，日再服。若骨前有青沫出者，以针刺看血色，未黑者，七日瘥。

又方 治小儿骨蒸，体瘦心烦。天灵盖（酥炙）、黄连等分研末，每服半钱，米饮下，日二服。

神授丸 治传尸劳症，最杀痨虫。用真川椒红色者，去子及合口者，以黄草裹三重隔之，炒出汗，取放地上，以砂盆盖定，以火灰密遮四旁，约一时许，为细末，去壳，以老酒浸白糕，和丸梧子大，每四十丸，食前盐汤下，服至一斤，其疾自愈。昔有一人病此，遇异人授是方，服至二斤，吐出一虫如蛇而安，遂名神授丸。

明目丹 治劳追虫，用兔屎四十九粒，硇砂如兔屎大四十九粒，为末，生蜜丸如梧子大，月望前水浸甘草一夜，五更捣取送下，即钳入油锅中煎杀，三日不下。再服。

又方 水獭足为末，酒服杀痨瘵虫。

又方 治痨瘵杀虫。用猫肝一具，生晒研末，每朔望五更调服之。

又方 虎牙，砺末，服杀痨虫。

附本病宜食诸物

鳗鲡鱼（清水煮可常食之。主传尸疰气，劳损骨蒸，劳瘦，或酒煮，食） 鳖肉（煮食益气补不足，去血热，骨蒸潮热，咳嗽，同前胡、贝母等药煮食，或丸服） 啄木鸟（取虫，炒、研，酒服，或煮食） 慈鸟（补劳治瘦，止咳嗽，骨蒸，以五味腌食之） 乌鸦（主劳瘵咳嗽骨蒸，劳痰，煨，研，酒服之。五劳七伤，吐血咳嗽，酿瓜蒌根，日煮食之） 纳鳖（主传尸劳瘵） 鹰矢白（焙研末，水服，杀痨虫） 猪脊髓（主骨蒸劳伤，同猪胆童便、柴胡等药煎服） 猪肝（治急劳瘦悴，寒热，同甘草丸服） 猪肾（主传尸痨察，童便煮酒食） 猪胆（主骨蒸、痨极） 羊肉（骨蒸久冷，同山药作粥食。骨蒸传尸，同皂角酒煮食当吐出虫） 猪肚（骨蒸劳热，四时宜食） 白羊头蹄（五劳七伤，同胡椒、干姜、荜拨煮食） 猫肝（杀痨瘵虫，生晒，研，每朔望日五更酒服） 猪肺（主传尸伏连，殗殢劳瘵，虚汗咳嗽发热，杀虫，阴干为末，水服日三次） 鹿茸腽肭脐（主虚劳） 熊脂（酒服杀痨虫，又补虚损） 象牙（主骨蒸） 獭肉 狸骨虎牙 鼠肉（并杀痨虫） 蛇吞龟（主痨嗽，吐臭痰，煅，研末酒服）

附人部宜用物

童便（滋阴降火。男女痨症，日服二次。骨蒸发热以五升煮一升，入蜜三匙，每服一碗，日二服） 人中白（主传尸热劳，肺痿，消痰火，消瘀血） 秋石（主虚劳冷痰，有制法） 人乳（补五脏，治劳悴。虚损痨瘵，同麝香胀或同胞衣末服） 人牙（烧用治劳伤） 天灵盖（主传尸尸疰，鬼疰伏连。肺痨，骨蒸盗汗，退邪气，追痨虫，炙黄水煎；或同麝香丸服。小儿骨蒸，加黄连末服，追虫有天灵盖散） 人胞（男女一切虚损劳极，洗煮入茯神丸服，河车大造丸） 人中黄（主骨蒸劳极，名伏连传尸，同小便各一升，入新粟米饭五升，面拌饼，密封七日，每旦服一合，午再服，并去恶气）

痰火诸方补遗

痰火实症主方 治劳伤心肾，精血亏损，形体羸瘦，阴虚火旺，咳嗽潮热，失血等证，脉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宜此主之。

当归身（酒洗）一钱五分 生地黄（忌铁）一钱五分（姜汁蒸） 白芍药（煨）一钱 玄参（忌铁）一钱 知母（去毛，忌铁，蜜炒）一钱 黄柏（忌铁，蜜炒褐色）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沙参一钱五分 北五味二十粒 黄耆（蜜炒绵软者）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五分 甘草（炙）八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皆考本草，于前证所必用者，但如症而增减之，自可捷其验也。

若潮热甚者，加柴胡一钱，地骨皮一钱；若肺火盛而咽燥口腥者，加蜜炒枯芩一钱，天花粉一钱；若肺热，咳甚痰多者，加炒栝楼仁一钱，贝母八分；若肺燥咳血，加炒阿胶珠一钱，牡丹皮八分，藕节三个，童便一杯，生姜汁五匙，对服；若吐血，加郁金三分，藕节、棕灰，减黄耆；若肺火郁甚而嗽血者，倍片芩、生地，加桔梗、丹参、阿胶、藕汁、童便对服，亦减黄耆；若自汗甚，黄耆倍加，麻黄根五分，或加牡蛎粉；若盗汗，倍归、地，加酸枣仁、茯神、牡蛎；若衄血，加紫参、磨犀角、片芩、炒黑栀子，倍生地黄；若梦遗，加山药、山茱萸、茯神、莲须，或加牡蛎；若食少便溏，加山药、土炒白术，减知母；若咳而声嘶，此火郁肺损，加诃子，倍天门冬，倍麦冬；若咳唾脓血喘嗽者，加紫菀茸；肺热燥咳上气喘急，加百部。

痰火虚症主方 治虚劳瘦损，潮汗遗嗽，失血诸证全具，脉浮而芤濡虚大，缓迟无力，或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可补者，当此主之。

人参（取上品高丽者）五分 黄耆（外白内黄绵软者，蜜炒）一钱 大甘草（炙）五分） 生地黄（淡酒蒸。忌铁）一钱 熟地黄（姜汁蒸）一钱 当归身（淡酒洗）一钱 白芍药（煨）一钱 玄参（忌铁。木棰锤碎）一钱 北五味十五粒 沙参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上十二味，皆详考《本草纲目》，及素经验，于内伤火病最切者，一味不可遗之。若外有遗证，必如前症之增减，乃可中隙，况前之增减之法，未必一一括尽病情，更当于后之药性中互参之，则无不中其肯綮矣。

按：古制治痨诸方，鲜有不用参、耆者，盖亦得其病情之旨。第今者惑于王氏之论，一目而畏之蛇蝎，遂为废典矣。愚谓古人之立方也，必神于监制，素所经验者，乃以示人，今之术庸识浅辈，不能神其神，而反妄议雌黄，致病家亦以其言，横之胸中，至死而不悟也。迨以剂中诸品，考之本章，则无一不中病情者，但于中间有一二味，性稍不纯，有妨阴火者，姑摘之。如乐氏建中汤之细辛、黄耆鳖甲散、黄耆扶羸汤、人参黄耆散、蛤蚧散等剂之半夏、叶盖散之白矾、太平丸之麝香等味，性稍峻燥，彼则得而妄议之，予故摘之。详考本草云：细辛固有益肝之能，然以气味辛香，恐炽阴火；半夏固能调和脾胃之气，亦以辛温气燥，恐不利肺；白矾固可劫痰，而气寒，味且酸

涩不平，又属金石之品；麝香固能通窍，然以气窜，真气有妨，余固不敏，不能为先哲之忠臣，惟持一得之见，而删订之意，后者或可沾泽于万一也。谨将诸方附后，以俟后之君子而采择焉。

乐氏建中汤　治脏腑虚损，身体瘦悴，潮热自汗，将成痨瘵。此药大能退热补虚，生血养血。

人参五分　黄耆（蜜炒）一钱　当归（身）一钱五分　白芍药一钱五分　白茯苓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陈皮（去白）八分　前胡八分

上九味作一剂，水煎，姜、枣引，食远温服。

按：上方九品，殊切病情。方意以人参治五劳七伤，虚损瘦弱；以黄耆补虚劳自汗，卫固腠理；以当归治虚劳寒热，逐旧生新；以白芍补肾气，退劳热，制肝建脾；以茯苓治劳伤渗湿，治痰之本；以麦门冬润燥清金，滋阴降火；以陈皮行参、耆之滞以益脾；前胡清肺热，化痰热，推陈致新；甘草补五劳七伤，益精养气，养阴补胃，更治咽痛。是方之用九品，品品精专，犹孙吴之用兵。不过能将十万尔，原有细辛，予摘之。

黄耆鳖甲散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四肢烦热，心悸盗汗，食少而渴，咳嗽有血。

黄耆（蜜炒）一钱　鳖甲（醋炒）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桑白皮（蜜炒）八分　人参五分　生地黄（淡酒）一钱五分　白芍药（煨）一钱　知母（蜜炒）一钱　桔梗一钱　秦艽一钱　白茯苓一钱　紫菀（取茸）一钱　柴胡一钱　地骨皮一钱　甘草三分

上十五味，姜三片，水煎服。

按：上方十五味，亦皆精专之品，方意以黄耆治五劳羸瘦，寒热自汗，补气实表；以鳖甲治劳瘦，除骨节间劳热结实，补阴补气；以地骨皮治骨蒸烦热；以秦艽、桔梗、人参，并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桑白皮去肺中水气，及火热嗽血；以天冬除肺气，清肺热，除咳痰；以紫菀止咳脓血，消痰益肺；以生地黄治咳嗽吐血；以知母泻肺火，滋肾水，除命门相火；以柴胡治劳热，消痰止咳；以甘草泻火养阴补脾；茯苓补五劳七伤，肺痿痰壅等症；以白芍利肝益脾，是方也。备一十五味，药品固繁，而用之亦精，犹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战有不胜者乎。原有半夏、肉桂，余摘之。

秦艽扶羸丸　治肺痿骨蒸，已成劳咳，或寒或热，声不出，体虚自汗，四肢倦怠。

秦艽一钱　鳖甲（醋炒）一钱　人参五分　当归身一钱　柴胡一钱　紫菀茸八分　甘草（炙）八分　地骨皮一钱

上八味作一剂，用生姜五片，梅枣各一枚，水煎，食后服。

按：方意以秦艽治虚劳发热，传尸骨蒸，日晡潮热，以鳖甲治劳瘦骨蒸，补阴补气；以人参去心肺脾胃间火邪，补五劳七伤，虚损痰弱，以当归治虚劳寒热，一切血虚；以紫菀疗咳血唾脓，尸疰虚劳，百邪鬼疰；以甘草泻火益脾；以地骨皮退骨蒸烦热，以柴胡治劳热，骨节烦痛羸瘦，补五劳七伤，观是方八味，括上症无遗矣。

劫劳散　治心肾俱虚，劳嗽时复三四声，潮热过即有盗汗，四肢倦怠，肌体羸瘦，恍惚异梦，喉中有血，名肺痿。

白芍（煨）一钱　黄耆（蜜炙）一钱　人参五分　当归身一钱　白茯苓（去皮）一钱　熟地黄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半夏曲八分　阿胶（炒成珠）一钱　甘草（炙）八分

上十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服。

按：方曰：劫劳者，以其药力专而效之捷也。方意以白芍补劳退热，除烦益气，制肝而益脾胃；以黄耆补虚劳自汗，益肺气而泻肺火；以人参泻心肺脾胃中火邪，止咳

唾吐衄诸血，所谓血脱而益其气也；以白茯苓利窍除湿，治痰之本也；以熟地黄填骨髓，长肌肉，补五劳七伤，虚羸不足也。以当归补一切血虚，一切血病，夫旧生新也；以五味子治劳伤不足，暖水脏，壮筋骨，喘嗽燥咳，壮水以镇阳光也。以阿胶补虚损，止诸血，补益肺脏；以甘草泻火补脾；以半夏曲燥湿冷痰之标也。药固十味，皆精专之品，奚啻阳吴之十万耶！

黄耆益损汤　治男妇、童子、室女，诸虚百损，五劳七伤，骨蒸潮热，腰腹俱急，百节酸痛，夜多盗汗，心常惊悸，烦躁唇焦，嗜卧少力，肌肤瘦瘁，咳嗽多痰，咯唾血丝，往来寒热，颊赤神昏，不思饮食，服药热者，则燥冲满，上焦凉者，则胸满而腹痛，及治火病，营卫不调，妇人产后血气不复，并宜服之。

黄耆（蜜炒）一钱　当归身一钱　人参五分　石斛（去梗）一钱　白术（土炒）八分　白茯苓一钱　白芍（煨）一钱　山药一钱　甘草（炙）八分　牡丹皮八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上十三味作一剂，姜、枣引，水煎服。

按：方曰：损者，以诸药益人之损多矣。方意以黄耆补虚益损，养气生精，健脾而润肺也，以人生补劳伤虚损，益气而生阴也。以石斛治五脏虚痨羸瘦，长肌肉，壮筋骨，消痰，涩丈夫元阳也。以白术生津止渴益胃而补肝也。以当归补血，去旧生新也。以茯苓利窍，除湿、益气、和中，治湿之本也。以白芍散恶逐瘀平肝以助脾也。以川芎治吐衄诸血，为血分之气药也。以熟地黄补血填精，益肾而补真阴也。以山药补肝而益肾也。以牡丹皮为和血、生血、凉血之品也。以麦门冬止虚劳客热，心烦燥渴，滋化源之要药也。以五味子滋水清金而治诸血也。以甘草泻火热而补脾气也。是方治症固多，而其药品亦多且锐，是亦攻守并备者也。原有肉桂、半夏，余亦去之。

柴前梅连散　治骨蒸痨瘵不痊，三服除根，其效如神。又治五劳七伤，虚弱羸瘦发热者，宜服之。

柴胡（去芦）二钱　前胡（去芦）二钱　乌梅（去核）五枚　胡黄连二钱

上作一剂，用猪胆一个，脊髓一条，韭白一钱，童便二盏，煎服。

本草云：柴胡治痨之羸瘦，补五劳七伤，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大都退潮热肌热之捷品也。前胡清肺热，化痰热，推陈致新之药也。乌梅止虚劳骨蒸也。

胡黄连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也。劫劳退热，宁过此乎。

蛤蚧散　治虚劳咳嗽咯血，潮热盗汗，不思饮食。

蛤蚧一对（洗净酥炙）　人参五钱　百部（去苗）五钱　紫菀（取茸）五钱　贝母五钱　款冬花三钱　阿胶（蛤粉炒）五钱　鳖甲（醋炙）五钱　柴胡五钱　甘草（炙）一钱　杏仁（去皮尖）三钱　黄耆（蜜炒）五钱

上十二味，为粗末。每五钱，水煎服。

按：方意以蛤蚧治虚劳传尸，咳嗽咯血；以黄耆泻阴火而退潮热，治虚劳自汗，补肺虚而泻肺火也；以人参治虚劳瘦弱，吐衄咯唾诸血，益阳而生阴也；以款冬花为温肺治嗽之要也；以紫菀止气咳嗽脓血，消痰而益肺也；以贝母治喘嗽上逆烦热消渴，止汗而安五脏也。

和肺引子　治诸血后咳嗽多痰。

阿胶（炒珠）一钱　人参五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山药一钱　贝母八分　白茯苓一钱　百合一钱　杏仁（去皮尖）八分　甘草（炙）八分

上九味作一剂，入黄蜡一块，水煎，食后服。

按：方意谓咯血后，肺气已伤，用阿胶敛窍以益肺；去血过多，用人参补阳以生阴；脾不统血，故用山药益脾以补肾；嗽而多痰，故用贝母清肺以消痰；茯苓者，所以渗湿治痰之本；杏仁者，所以润燥散肺之邪；而甘草者，所以泻火益脾以和中也。

保和汤　治虚劳久嗽，肺燥成痿。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贝母八分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甘草（炙）五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　款冬花八分　薏苡仁一钱　百合一钱　阿胶珠一钱　当归身一钱　紫苏叶八分　薄荷叶一钱　紫菀茸一钱　桔梗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生地黄（姜汗炒）一钱

上十六味作一剂，姜引，水煎服，原有兜苓，今摘之。

保真汤　治诸虚百损，五劳七伤，骨蒸潮热，咳嗽诸汗，诸血等症。

当归身一钱　人参五分　生地黄一钱　熟地黄一钱　黄耆（蜜炒）一钱　白术（土炒）八分　白茯苓一钱　甘草（炙）八分　陈皮（去白）五分　白芍药一钱　天门冬一钱　麦门冬（去心）一钱　黄柏（蜜炒）一钱　五味子十五粒　柴胡（去芦）一钱　地骨皮一钱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上十七味作一剂，姜五斤，枣一枚，水煎食后服。

太平丸　治虚火嗽，肺痿肺痈，并宜服之。

天门冬（去心皮）一两　麦门冬（去心）一两　知母（去毛蜜炒）一两　贝母一两　款冬花五钱　杏仁（去皮尖）五钱　京墨五钱　桔梗一两　薄荷一两

上十味，俱为细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细嚼一丸，薄荷汤下。

人参黄耆散　治虚劳客热，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口燥咽干，颊赤心惊，日晡潮热，夜多盗汗，胸胁不利，咳嗽脓血稠粘。

人参五分　秦艽一钱　白芍一钱　白茯苓一钱　黄耆（蜜炒）一钱　知母（去毛蜜炒）一钱　桔梗一钱　桑白皮（蜜炒）八分　紫菀（取茸）一钱　柴胡一钱　鳖甲（醋炙）一钱　生地黄（姜汁蒸）一钱　天门冬（去心皮）一钱

上十二味，姜引，水煎服。

天门冬丸　治虚劳，吐血咯血，咳嗽喘急，大宁肺气。

天门冬（去心皮）一两　杏仁（去皮尖）五钱　贝母一两　茯苓一两　阿胶珠一两

上五味，俱为细末，炼蜜为丸弹子大。日三丸，噙化。

润华膏　治一切劳嗽肺痿喘急，并皆治之。

人参五钱　麦门冬（去心）一两　阿胶珠一两　款冬花五钱　紫苏五钱　五味子一两　杏仁（去皮尖）五钱　百药煎五钱　贝母一两　粟壳（去筋膜）五钱　乌梅肉一两　桔梗一两

上十二味，为细末，蜜丸弹大。临卧噙化。

青蒿丸　治崩蒸烦热鬼气。

用青蒿一握，猪胆一枚，杏仁十四个，去皮尖炒，以童便一大盏，煎五分，空心温服。

青蒿煎　治虚劳盗汗，烦躁口干。用青蒿取汁熬膏，入人参末、麦冬末各一两，熬至可丸，如梧子大，每食后米饮下二十丸。

又方　治骨蒸烦热鬼疰。用青蒿五寸，八九月带子者，最好细嫩者，和纳大釜中，以猛火煎三大斗，去渣，溉釜令净，再以微火煎至二大斗，入猪胆一枚，同煎一大斗，去火待冷，以瓷器盛之，每欲服时，取甘草二三两，炙熟为末，以煎和捣，干杵为丸，空腹粥饮下二十丸，渐增三十丸止。

又方　治虚劳寒热，肢体倦痛，不拘男妇。八九月青蒿成实时，采数枝，童便浸三日，晒干为末，每二钱，乌梅一个，煎汤服。

又方　治男妇劳瘦。青蒿细锉三升，童便五升，同煎一升半，去渣，入瓷器中煎成膏，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及时温酒下二十丸。

又方　治妇人骨蒸，烦热寝汗，口干引饮气喘。天门冬十两，麦门冬八两，并去心为末，以生地黄三斤，取汁熬膏，和丸梧子大，每五十丸，以逍遥散汤煎下。

又方　治传尸痨瘵。王瓜（焙）为末，每滚白汤服一钱。

一方　治虚劳内热，下焦虚热，骨节烦疼，肌肉急，小便不利，大便数，少气吸吸，口燥热淋。用大麻子五合，研，水二升，分服四五剂瘥。

一方　治虚劳不足。糯米入猪肚肉蒸熟，捣做丸子，日日服。

河车丸　治妇人痨瘵，劳嗽，虚损，骨蒸等症。用紫河车，幼生男子者一具，以流水洗净熟煮，劈细焙干研，山药二两，人参一两，白茯苓半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麝香养七日，每服三十五丸，温服盐汤下。

集验方　治五痨七伤，吐血虚瘦。

用初生胞衣，长流水洗去恶血，待汁出乃止，以酒煮，捣如泥，入白茯神，和丸梧子大，每米汤下百丸。忌铁器。

症因脉治

〔明〕秦景明　撰
张崇泉　整理

提　要　《症因脉治》系明·秦景明撰，清·秦之桢辑。原书稿写于1641年，刊行于1706年。

书凡5卷，共46篇。卷首是医论，卷一至卷四论述内科诸病证的辨证治疗，包括中风、伤寒、中热中暑、寒热病、发热、头痛、齿痛、胸痛、胁痛、胃脘痛、腹痛、肩背痛、腰痛、咳嗽、噎膈、吐血咳血、牙衄、劳伤、饮症、痰症、眩晕、喘症、哮病、短气、呃逆、呕吐、肿胀、黄疸、三消、不得卧、痿症、痹症、痰软、疟疾、痢疾、泄泻、霍乱、腹痛、小便不利、大便秘结等。每个病证首分外感和内伤两大类，然后再分述其症、因、脉、治四项，并附有方剂及其加减法。

本书作者从临床实际出发，提出"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据症、据因、据脉、用治"的辨证论治程序，对发展临床诊疗学有一定贡献。全书采用八纲辨证，理、法、方、药悉具，体例新颖，条理清晰，内容切合临床实际，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初刻本、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攸宁堂刻本、清乾隆十八年(1753)博古堂刻本、1922年上海锦梧冈刻本、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以及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初刻本节选其卷首、卷一。

原　序

医有五科：曰脉，曰因，曰病，曰症，曰治。丹溪先生以病症为一，故以四字该之，纂成一帙，名曰《脉因症治》。实为寿世之书，奈后代诸贤，不业是作，遂至散亡淹没，予所深惜。然谛思之，仍有难于宗行者，盖执脉寻因、寻症，一时殊费揣摩；不若以症为首，然后寻因之所起，脉之何象，治之何宜，则病无遁情，而药亦不至于误用也。是以古人先重望闻问，而独后于切耳。余不谅，敢窃丹溪之余语，汇成一卷，改名《症因脉治》，先辨其症，次明其因，再切其脉，据症、据因、据脉、用治。庶节节可证，而法不谬施，谅必无罪于后世也。但年迈神衰，恐多疵漏，未敢授梓传世，待后之贤者，详定而行可也。

崇祯辛巳嘉平月淡香堂广野道人秦景明序

自　序

余幼业医，见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脉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脉因证治》中来。时余学浅，未会其趣，后见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识病，然后可以议药。今之学医者，议药不议病，叹《内经》《甲乙》无方之书，无人考究。丹溪《脉因证治》，分析精详，反不见用，而《心法》诸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脉治》之作，非无谓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慎之未敢为也。后三十年，年至虑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牵于生事，日无宁晷，偶忆袁先生可以济人之语，遂乃屏绝应酬，潜心纂述，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惑，不十载而就意者，彼苍好生，或丹溪、景明两公，阴能助余也。书成之明年，余友施君字瞻仲季见而悦之，因谓余曰：是书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子为是书以利济一方，余兄弟为是刻以公天下可乎。余与及门皆大欢喜，乃谢施君曰：是书出，倘有补于斯世者，惟君之力。

时康熙四十五年岁在丙戌腊月秦之桢字皇士纂

凡例

一、是书之作，窃比丹溪先生《脉因证治》篇。但先生凭脉寻因，寻症施治，暗中摸索，后人苦无下手，是以王宇泰先生著《准绳》书，竟取证治立名，则有确据下手矣。然不详及脉因二条，余又恐其脱略，今更其名曰《症因脉治》，则四科俱备，开卷了然，亦足以为初学之津梁矣。

一、凡前贤著书，往往于外感内伤、有余不足，混叙一篇，不分条例。彼以同是症名，则同一论列，听人自择而已，不知此但可语中人以上者也；设中下之才，因见同在一门，每每以治虚之法，施之实症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余今于每症中，必以外感内伤，各著一端，有余不足，各分治法，临症庶无多歧之惑。

一、治病先当分别十二经络，灼见何经主病，用药可以不误。故凡一经见症，则以一经所主之药治之；两经见症，则以两经之药合而治之。如是则孰急孰缓、从少从多，皆有主宰，有病之经，再无失治，无故之经，不妄诛伐也。

一、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应，依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依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余于治法中立此两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玄机之士，所当触类而旁通也。

一、每症章中，详立外感内伤，诚恐学者混于施治。然亦有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药一二味；有内伤而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药一二味；若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例如仲景治伤寒，若见纯表症者，纯用表药；见纯里症者，纯用里药；表里兼见者，则以一半发表、一半清里，双解表里之邪。广而推之，伤寒如是，杂症亦无不如是也。

一、凡著十二经络症象，不能一条详悉者，必得互相发明，症象始著，故余著水肿症，已经分别各经络病形。然有言之未尽者，则于后条胀症中重言以申之，以为两相阐发之用。他如五藏咳嗽、五藏痿痹等症，经络既同，则症象亦无不同，前后合参，彼此互发，相得益彰，泛视之竟似重复，实反复发明诸经形证。今之治病不明经络者，通忽此法耳。

一、病机百出，书不尽言，集中诸病，皆确见于平时临症而不惑者，故敢就正当世。至如篇中，或因文义拘牵，而病情不无遗漏，或因言此彼明，而辞意概从省释，又或病症中大关节处，前书未尝明言，后人每多忽略，往往反复告戒，以见郑重其词，安辞烦琐之讥，难免支离之诮，然而闻一可以知十，知经可以达权，业是道者，或以鉴此苦心也。

秦皇士识

目　录

卷　首
论《医宗必读》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371
论赵氏《医贯》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372
论《内经》《金匮》中风卒中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373
论《内经》《金匮》阴虚阳虚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375
论《内经》《金匮》水肿腹胀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376
论《内经》膈气呕吐噎隔呕吐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378
卷　一
中风总论…… 379
外感中风症
内伤中风论…… 381
内伤中风症
外感半身不遂…… 382
内伤半身不遂
外感四肢不举…… 383
内伤四肢不举
外感口眼㖞斜…… 384
内伤口眼㖞斜
外感口噤不语…… 385
内伤口噤不语
外感痰壅…… 386
内伤痰壅
外感舌音不清…… 387
内伤舌音不清
外感遗尿
内伤遗尿…… 388
伤寒总论
中寒论…… 391
中热中暑总论
中热病…… 392
寒热病论…… 393
寒热病
发热总论
外感发热…… 394
风寒发热
温热发热
内伤发热
气分发热
血分发热
头痛论…… 395
外感头痛
内伤头痛…… 396
附：大头症
大头见症
齿痛…… 398
外感齿痛
内伤齿痛…… 399
胸痛论
外感胸痛
内伤胸痛
胁痛论…… 401
外感胁痛
运气胁痛
感冒胁痛
内伤胁痛…… 402
胃脘痛论…… 403
外感胃脘痛
内伤胃脘痛
腋痛论…… 405
外感腋痛
内伤腋痛
肩背痛论…… 406
外感肩背痛
内伤肩背痛
腰痛总论…… 407
外感腰痛
风湿腰痛
寒湿腰痛
湿热腰痛
内伤腰痛…… 409

卷　首

论《医宗必读》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李士材先生《医宗必读》书，广为流布也。先生大意，多得之王宇泰《准绳》，而立论则宗《薛氏十六种》。其论中风一症，则辨别真类；泄泻之治，立法昭明；心胃之痛，详加注别；咳嗽、腰痛，皆分外感内伤；肿胀之症，分别虚实寒热，俱无遗议者矣。但其中尚有未纯之处，前此相沿成弊，如：首论伤寒传至三阴之条，误引直中阴经之方，混一立治。夫先起三阳，以后传至三阴，乃是传经之阳证，经虽属阴，邪则阳邪，故《伤寒》经云：先发热后发厥，此乃是传经之邪，非直中阴经寒证，是热深厥深之谓也。今先生反用直中阴经阴证之方，而曰轻则理中汤，重则四逆汤；后于直中阴经条下，又云：初起不发热，便是寒证者，名为直中阴经之寒症，亦以此二汤主之。夫传至三阴，阳症也；直中阴经，阴症也。一寒一热，二症天壤，而以一法混治，岂理也哉。至论虚劳一症，于吐血条下，首列苏子降气汤一方，极为不可。丹溪先生曰：口鼻出血，皆是阳盛阴虚，法当补阴抑阳。又曰犀角之性，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若阴虚者用之，宁免飞扬之患乎。夫犀角清凉辛散，尚为阴虚者所戒，而苏子、前胡、半夏、沉香辛温升散之味，岂为虚劳、吐血之所宜乎。此乃外感吐血之方，不应列入虚劳、吐血条内，先生因见《准绳》书，失于分别，是以辗转相误。后张三锡先生集《治法汇》，独删去此方，良有苦心也。至痢疾一症，有四时寒热之不同，今先生混引《卫生宝鉴》所引经文，脾泄、肾泄、内伤痢症之说，而归重于脾肾二经立论。不知脾传肾，肾传脾，乃论五脏相承内伤痢，非所论夏秋热痢之条。今先生论中，既曰痢起夏秋，湿蒸郁热，亦论夏秋之痢矣。即当从秋令燥金阳明司令立论，而归重于肠胃二经，不宜牵入脾肾去。夏秋之先水泄，后脓血，先脓血，后水泄，乃是手足阳明肠胃之湿热症，非脾肾相传之微邪贼邪内伤症也。古人云：大肠受病，则气凝注而成白痢；小肠受病，则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肠均受其病，则赤白相杂而下。胃之湿热，下淫于大小肠者亦如此。即按经文，曰肠澼下血，曰肠澼下白沫，曰肠澼下脓血，诸条之论，皆以肠字立言，不曰脾澼、肾澼，而曰肠澼，则知痢症当以肠字为主矣。今先生论中，脱却肠字本题，而独重于脾肾二脏，则夏秋之痢，先生欲补此两脏乎，抑欲温此两脏也。夫脾泄肾泄，藏气不足，内伤之虚症，藏症也。夏秋之痢，肠胃受邪，外感之实症，腑症也。内伤不足，外感有余，二者天壤，即有少阴下痢脓血一症，乃是手少阴心主为患，非足少阴脾传肾之一症，故《保命集》以少阴痢曰小肠泄，以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大肠，则下痢脓血，以手少阴心经主血故也。经虽属阴，症则阳邪，如伤寒阳症传阴经之比也。夫夏秋之痢，先要究其致病之根，当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权，而庚金大肠受克于夏令之时，预伤其金水，至秋燥金行令，金被火刑，熏烁下溜，赤属火之本来，白属金之本色，而赤白相杂之痢作矣。即或纯白无红，虽非心火所乘，亦为素秋燥火太旺，伤其金位本身，故白色溶化而下，此为乘令而得病者也。今先生言言牵带脾肾，妄存温补固涩横格胸中，致令痴人说梦，便有初起之痢，肠胃壅滞，热郁于内，反见外寒兼化之象，误认虚寒，竟以古人辛温发表方中，妄加补涩之药，混治湿热燥热之痢；不知古人辛温散表，乃治寒湿之痢也。症重者为害匪轻，症轻者迁延变重，即有用温补能愈此疾者，非前医大用祛积，积气已清，即寒凉直进，失加向导，抑遏中州，偶遇辛温，开通郁结，实得辛温散结之功，非得温补之力也。夫湿郁一痢，从时令寒湿之加临，外郁表邪，内壅积滞，是以用辛温之药，然亦但取其辛温散表，非取其辛温温补也。夫治痢过用寒凉克削，诚为不可，但起初湿火燥火，失于清利，则肠胃顷刻腐烂，补脾补肾，乃是后来调理法也。故曰视其缓急，调其气血，表症在者，汗之散之；里症急者，清之利之。至痢症中腹痛一门，有积滞壅塞之痛，用下药以行

之；有气郁大肠之痛，用苦梗以开之；有气血不和之痛，用芍药以和之。今止举气郁一条，曰以桔梗开之，下曰以芍药为主，不分二味收散不同，混叙气郁条内，又无积滞作痛应下本条，似乎腹痛之痢，再无下行之法。又云恶寒者加干姜，恶热者加黄连。夫症有似阴似阳兼化之假象，宜察内症脉息，未可以恶寒恶热为据也。后肛痛一条，上云热流于下，用槐花、木香是矣。又云挟寒者用理中汤，挟字下得不妥。《原病式》云：岂有寒热夹杂于肠胃间乎。夫肛痛初起，再无寒痛之理，痢之日久，然后见痛，方为元气下陷，然止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未可用理中汤以治。因肛痛皆是湿热下流，燥火闭塞。即痢之日久者，亦止宜于补，未宜于温。即令虚矣，寒则未必寒也。若是虚而兼寒，则肛门当不禁而无疼痛矣。又曰《局方》、复庵，例用辛热；河间、丹溪，例用苦寒，何其执而不圆。不知夏秋之痢，与四时之痢不同。夏秋之痢，本于湿热，但有湿淫燥淫之别，从治正治之分，有邪凝内伏之虞。是以用辛散以治寒湿之痢，此宗《内经》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湿淫所胜，平以苦热，而开湿淫为痢，表症居多之法门也。河间、丹溪，例用苦寒，盖谓夏秋之痢，燥火为患，热毒壅害肠胃，此时若效从治之法，则燥火而遇辛温，肠胃顷刻焚烂，是以用苦寒宣利之剂，以为正治之法，此宗《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热淫所胜，治以苦寒，而开燥热为痢，里症居多之法门也。用温用寒，因发表攻里二法各别。今先生不发明四公之意，开示后人，反毁四公，令后学不明，余今较正伤寒例，仍遵仲景先生之法，夏秋之痢，当分燥火湿火；四时之痢，当分外感内伤，时行疫痢，当分六气岁气，如雨湿之年，流衍之纪，宜用发表者，以辛凉辛温之法治之。亢旱之年，赫曦之政，宜用攻里者，以苦寒咸寒之味治之，深彰先生之道，而全先生之书也。

论赵氏《医贯》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尝读赵先生《医贯》书，发明先天水火之论，深得守真先生《保命》阴阳微旨，此轩岐堂上，独契玄提，而有此出类之见。然其论先天水火，诚为万世准绳。至于论症论治之中，敢为先生一二指陈。如首论《内经》十二官论，谓心主之官非心也，别有一心主，在无极无形之际，以命门为君主。夫先生之论，先天无形之水火，《内经》之论，后天有形之脏象也。今以无形先天之理，以论后天，反使后学差误。又云世之养生者，宜加意于补火，而比类于鳌山之灯，火熄则不动，火旺则动速。独不思火不宜动，动则病矣；速则易终而易坏；火太旺，则一炬成烬矣。故养生家，务静不务动。今云火旺动速，是妄开后世偏于补火过端。夫阴阳之道，不可偏废，阴旺则阳亏，阳旺则阴竭，二者一有偏胜，则为病矣。今先生立有阳无阴之论，有偏于补阳之弊。至论伤寒一症，于口燥口渴条中，独重地黄之滋阴，但伤寒末后之时为虚热，初起之时为实热，今以地黄腻膈之味，施以初起口渴症中，则邪热凝滞，食气不消，其渴愈甚。且口干作渴，皆属阳明气分之病，今先生不分气分血分之所属，竟云滋补肾中真阴，不知邪热未去，虽日进滋阴，无益于病。仲景先生不设滋阴补血之方于口燥咽干条内，良以滋阴之药，治血虚发热之内伤症，非治热邪为患之外感法也。至于血症论中，往往以外感内伤，混一立论，将《内经》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呕血血泄之论，引《金匮》外感吐血方中麻黄桂枝等汤主治。不知《内经》所论寒淫所胜，言人表有六淫之寒邪，壅遏发热，邪热郁于太阳之经，不得发越，故血从口鼻而出。是以《伤寒论》有太阳伤寒，失与麻黄汤发汗，遂成衄血吐血之语。今先生误认太阳寒淫所胜之寒，乃是虚寒之寒，而以温热施治，又不著明外感内伤，此等立法，最为误事。至论相火龙雷，更有疵谬。夫龙雷之理，独详《周易》，龙雷天象，卦属于乾，实主纯阳。初九为潜，九二为见，上九为亢，以明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必待上行九五，方得刚健居尊之体，至上九又为阳居过极，而为亢龙有悔矣。至雷属于震，于位属东，甲木所主，盖一阳初动于二阴之下，则曰震动其地，及其二阳见上，卦成乎巽，而龙雷皆得其令矣。古人以肝肾之火喻之者，以二经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然皆有相火存乎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经真水不足，则阳旺阴亏，

相火因之而发，治宜培养肝肾真阴以制之，不使其阳居过极，为乾之上九，离之九四是矣。今先生云得湿则焫，遇水则炽，以火逐之则焰灼自消，而独以桂附辛热之药，温补天真之火。不知龙雷之火，惟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而行令，一土不胜二火，一阴为二阳所逼，上下皆阳，一阴独寓于中，于卦成离，于是炎暑时行，天之热气下降，地之湿气上蒸，或龙从海起，水自天生，或龙从天降，水自地起，震动其地而雷出，离丽乎天而电生，上下相合，则火雷鼓颔作声，而成噬嗑之象矣。及其云行雨施，则天气分而清凉，龙雷各自隐伏。古人所谓移星易宿，龙蛇起陆，惟夏月见之。今先生云：冬时阳气在下，龙雷就火气之同类而居于下；夏月阴气在下，龙雷不能安其身而出于上。果尔，则龟鳖阴类之物，夏伏何处，冬见何地乎。夫龙雷何故独见于春夏，而独属于震离也？震属东方生升之位，天干甲乙，地支寅卯；离属南方明丽之位，天干丙丁，地支巳午，夫火长生于寅，临官于巳，帝旺于午也；夫子丑为开辟之初，坎为方萌之阳，包藏于二阴之间，未能发动。至寅则阴气始剥，有震动发生震惊百里之象；及至天下雷行，卦为无妄，然后万物皆生。至巽则二阳皆生于上，万物皆齐。至离则上下皆阳，万物相见。故曰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也。夫泽天为夬，夬尽成乾，乾复南方先天之位，然后一阴始生于五阳之下，而成天风之姤。阳极阴生，阴生渐长，火动于上，泽动于下，火泽为睽，于是泽遇于火，水火相息，泽火相革，然后一阴上进，二阳下伏，说以利贞，方成乎兑，而龙雷潜隐，直至剥尽成坤，坤复北方先天之位，然后阳往复反，一阳始生五阴之下，而雷在地中复也。夫阴终于夬，夬尽成乾，阳终于剥，剥尽成坤，则知龙雷之火，发见于五阳成卦之泽天夬，收藏于五阴成卦之山地剥也。是则龙雷之火，其纯阳之象无疑矣。是以东垣云：以火吸水，水能上腾，热天龙见，水从地起，不可谓寒也。今先生用辛热摄伏，岂不误哉。夫引火归源而用附桂，实治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如戴阳阴躁之症，非龙雷之谓也；龙雷之火，肝肾之真阴不足，肝肾之相火上炎，水亏火旺，自下冲上，突如其来，如焚死弃；若虚阳上浮，真阳不足，剥床剥肤，乃为阴邪所逼，一同乎五阳在下，一阴将尽于上之纯阳；一同乎五阴在下，一阳将尽于上之纯阴；一如乾之上九，亢龙有悔；一如坤之上六，龙战于野，阳极阴极，二者天渊。夫肝属于木，火本所生；肾属于水，火本先天，然二者之火，俱赖真阴相配，水润木荣，此火安其宅，真阴耗损，则木失所养，转柔为刚，水竭木燥，燎原可畏。但此火真水不足，相火偏胜为患，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临之火，而用苦寒直折者，又不可宗火郁发之而用升阳散火之法。治宜养阴制火，如盏中添油，灯焰自熄，用家秘肝肾丸、六味丸，合滋肾丸是也。古人云，壮水之主，以镇阳光，阳光者，龙雷之火也；壮水者，滋阴降火之谓也。今先生云治以辛热，乃是益火之原，以消阴翳矣。乌乎可。

论《内经》《金匮》中风卒中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内经》论中风，症因不一，有风入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栗然闷，名曰寒热，此言风寒在表发寒热也。有风气入胃不得外泄，则为热中，此言风邪入里发热也。有人瘦则外泄而寒，为寒中泣出，此言人弱汗多，热气外泄，而为虚寒也。有风气与太阳俱入，散于分肉之间，肌肉愤胗而有疡，此言风毒逆于肉里而发疮疡也。有卫气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此言恶疠之风，伤人卫气，闭塞血脉而为麻风癞风也。以上，《内经》总叙风邪之症也。又云：风中五藏六府之俞，各入其户，所中则为偏风。此言风邪中于各经之俞，或左或右，则为卒中偏风，半身不遂之症也。又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目风。此言头风之症，能害人目也。又云：饮酒中风，多汗不可单衣，喘息恶风，口干善渴，则为漏风。此言因酒热得风，故多汗恶风，口干善渴，表里皆病之症也。又云：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言入房汗出，风中于内，必病遗尿便涩之症也。又云：新浴中风，头多汗恶风。若先一日则病甚头痛，名首风。此言因浴见风而成头风头痛之症也。又云：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此言外伤于风之飧泄症也。又云：外在腠理，汗出汗泄衣，身体尽痛，名泄风。此

言因自汗，成痛风之症也。以上，《内经》论外感风中也。又云：春甲乙伤于风，嗌干善怒，憎女子，名肝风；夏丙丁伤于风，善吓色赤，言不快，名心风；季夏戊己伤于风，四肢不欲动，微黄不嗜食，名脾风；秋庚辛伤于风，多汗恶风，时咳短气，名肺风；冬壬癸伤于风，面疣然浮肿，有病不能正立，名肾风。又云：食饮不下，隔塞不通，失衣则胀，食寒则泄，形瘦腹大，名胃风。以上，《内经》论内伤风邪也。至《千金方》，则以《内经》风论发卒中四条，立名中风，而以半身不遂，为偏枯；身无痛，四肢不收，为风痱；奄忽不知人，为风懿；痹而不仁，为风痹，类中风，即为当今中风之祖。至仲景《金匮》，其第一条则曰：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此发《内经》所中为偏风之条，而以脉之微数，以明不同中寒中湿也。第二条言：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纵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口吐涎。此发《内经》偏枯中风之症。若脉微数，则为风热；若脉不数，而见浮紧，则为风寒；风寒初中皮肤，失治，则或左或右，㖞僻不遂；故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此申明风邪之中人经络藏府，次序轻重之不同也。第三条言：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隐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按：前条以寸口之脉浮紧，明风寒从外而渐入于里；此条以寸口之脉迟缓，明亦是风寒从外而渐入于里。第四条言：寸口脉沉而弱，沉则主骨，弱则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痛黄汗出，故曰历节。此言脉沉主骨，脉弱主筋，乃是汗出入水中风，而成历节痛黄汗出之症。又云：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此言脉弱血虚中风而成痛风之症。又云：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言不虚之盛人，脉多实大，今见涩小，且见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之症，例如《内经》饮酒中风多汗喘息等条，又兼见历节痛，不可屈伸之症也。又云：诸支节疼痛，身体烦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此重申上文支节疼痛之痛风症，是外感，宜桂枝芍药知母汤，和营卫以散表邪也。又云：味酸则伤筋，筋伤则缓，名曰泄。咸则伤骨，骨伤则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断泄。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胫冷。假令发热，便为历节。此言筋伤骨痿，内伤枯细之症，似历节痛风，然历节痛风，系外感症，必发热；假令黄汗胫冷，且见发热，方可为历节痛风症，方可散表。故下文复申曰：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散邪。以上，《金匮》之论中风也。由此观之，《内经》之论中风，总叙风邪致病，非专言卒中暴仆之症。《千金方》则发卒中之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四症，而补立治法。仲景《金匮》论风，即以《千金方》所发之半身不遂，四肢不收，奄忽不知人，风痹之历节疼痛，而发明《千金》。侯氏黑散治寒，风引汤治热，扩充而为卒中风之准绳。然止论外感风寒，未曾详言内伤诸中。于是，河间发火性急速，暴中卒倒，皆属于火；东垣发气郁壅滞，气虚受邪；丹溪发因痰而生热，因热而生痰。是则《千金》、仲景发卒中病，单主风寒，但言外感，故刘、李、朱先生，发主火、主气、主痰，兼内伤卒中亦全之矣。喻嘉言先生妙论丛生，独著中风以《内经》邪害空窍之下，补出补虚堵塞治法，此亦一偏之见。恐留而不去，反成其害矣。夫中风寒之症，有虚有实，有气血不足，空腹见风，风邪乘虚而入者；有气血壅滞，饮酒中风，风邪乘实而入者；有先中风寒，因而生痰生热者；有先有痰热，后召风寒者。夫饥寒迫切，因虚而邪得以外入，人人知之也。醉饱当风，因实而邪得外入，人所不知也。是以外有六经表症，则比例加减续命汤等散表；内见便溺阻塞，比例于三化汤等清里。邪散正虚，当用补虚堵塞，古人分闭脱二条，以验虚实，良有以也。至治风先治血，此言厉风伤血，血痹不行，当行血祛邪；非言补血即可治风，非言厉风伤气，亦以血治。又云：中风之症，理气为先。此言气道壅闭，故当先理其气，非言凡治中风该用理气

也。故当细详外感寒邪属表者，比例《千金》之侯氏黑散、加减续命汤等散表；若积热壅闭属里者，比例风引汤、三化汤等清里。若内伤之阴火上炎积热上冲者，则遵河间治法；痰凝中脘，攻注成疾者，则丹溪、节斋之法当矣。故凡治病，切不可执一家论例。如四肢不举，与半身不遂，似同实异。四肢不举，有虚有实；半身不遂，病邪为患。故四肢不举，以土不及为虚，土太过为实；土不及者，脾胃二经气血不足，则浑身无力，四肢难以举动，无麻木痛苦者也；土太过则气血壅实，而四肢作楚，不能举动，或痛或麻木，或极冷如冰者也。至半身不遂，则壅滞者多，虚者少，岂以一人之身，有半边不虚，半边独虚之理。即有偏中风寒者，亦止得外感寒邪，宜用辛散表邪，实非虚寒而宜温补。《准绳》书注半身不遂，立胃脉沉涩为虚，胃脉鼓大为实是矣；后于心脉小坚急，止注元阳不足一条，不知凡病有虚实，有心脉小坚急，元阳不足，即有心脉大搏指，心火太旺，书不尽言，学者宜细详补解。不玩《内经》云，心气热则阳气内动，发为肌痹，传为脉痿；又云：阳有余，阴不足。为偏枯。又云：热多则大筋软短而拘，小筋弛张而痿。如是则半身不遂，未可指为元阳不足一条立论。今之用热药，误治偏枯筋痿，以至大害，祸本于此。

论《内经》《金匮》阴虚阳虚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虚劳症，有虚而无火者，名虚寒；虚而有火者，名虚火。同一言虚，而虚寒、虚火，实分天壤。治虚寒之症，宜温补，忌滋阴；治虚火之症，宜滋阴，忌温补。然虚劳之症，后天有形致病者，易治；先天无形水火不足致病者，难治。治先天不足之症，要分别真阳虚、真阴虚。真阳不足者，阳虚无火也，当补阳，桂附八味丸、鹿角胶是也。真阴不足者，阴虚火旺也，当补阴，知柏八味丸、玄武胶是也。补先天不足，仲景但立桂附八味丸补阳，未立知柏八味丸以补阴。良以既立先天补火之法，则先天补水之法，便可一例而推，钱仲阳微露机关，而以八味肾气丸减去桂附，惟以六味丸平补肾水，以为滋阴治法。至丹溪则比例仲景之旨，而以黄柏、知母加入六味丸中，直与桂附八味丸旗鼓相对，补阳旺阴亏，肾水不足，得全仲景补阴制火之未备。夫人身阴阳水火，平等则生，偏旺则病，偏极则死。夫阳虚则阴偏旺，阴偏旺则阳愈虚，阳至绝，则独阴亦随之而绝矣。阴虚则阳偏旺，阳偏旺则阴愈虚，阴至绝，则孤阳亦随之而绝矣。然虚劳之症，到底阴虚者多，阳虚者少，故丹溪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而加意于滋阴大补丸主治，王节斋亦有误服参芪必死之说，此言真阴不足，阴虚火旺，劳瘵喘咳之症，非言真阳不足虚寒无火之症也。若是虚寒之症，则黄柏、知母，岂能大补？服参芪岂有必死之理？今有真阴不足，虚火之症，服滋阴则变虚寒，服温补又变虚火者；此阴水既竭，阳火亦虚，不耐滋阴之死症也。有真阳不足，虚寒之症，用温补则变虚火，服滋阴又变虚寒者；此阳火既竭，阴水亦亏，不耐温补死症也。有虚寒之症，服温补之药，不变虚火，到底虚寒而死者，此言阴无阳，独阴不长之死症也。又有虚火症，用滋阴到底，不变虚寒而死者，此独阳无阴，孤阳不生死症也。以上，言先天阴阳不足，水火偏胜之虚劳也。至后天损伤劳伤之症，则有藏府诸条，精血气三者不同。然究其实，亦惟虚寒、虚火两条为要。虚而无火者，当用温补；虚而有火者，又当补虚清热。例如气虚无火，当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若是气虚有火，立斋加栀子、牡丹皮。血虚无火，当用四物汤、当归补血汤；若是血虚有火，立斋加山栀、牡丹皮。故凡虚劳之症，既明气虚，又要细详气虚之有火无火；既明血虚，又要细详血虚之有火无火。血虚有火，人人知之矣；气虚有火，人都忽之也。故治气虚无火者，当温补其气；若气虚有火，则补气药中，要加清凉。若血虚无火者，当补其血；若血虚有火者，则滋阴药中，又要清火。立两法加减，则精血气三者，调补平和之理尽矣。夫知柏天地煎，治精虚有火者；知柏归芍丸，治血虚有火者。古人用地骨皮散，治劳瘵骨蒸，亦因气虚有火耳，即《内经》云"阴虚生内热，治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非言虚火是虚寒，可用温补者。东垣云：虚火可补，参芪之属。此言后天饮食劳倦虚阳发热之火，非言先天肾虚水少煎熬真阴之火也。《原病式》云：

肾虚者，水虚也。水虚，则火旺而煎熬真水，反用温补消津烁肺，则喘嗽声哑，自汗骨蒸而死矣。世人误认温热为补者，皆因错解《内经》"劳者温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误认温之二字为热之。不知《内经》原文，言"形不足者，温之以气"，但言温润和养，以培元气，非言用温热之药。"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言用滋阴补其阴精，非言荤腥厚味也。至论失血之症，方书云：气有生血之功，补血不如补气。此言阴络伤，血内溢，血虚无火之症，非言阳络伤，血外溢，血虚有火症。夫曰"阴络伤，血内溢"，言下泄下脱之血也；"阳络伤，血外溢"，上冲咳血、吐血、鼻衄、牙衄之血也。夫阴络所伤之血，阴分之血也，血去则火亦去，故血虚无火者也。阳络所伤之血，阳分之血也，血去则火愈旺，此血虚有火者也。故血脱益气之法，但可施之于阴络所伤无火之血，难施之于阳络所伤，血去火旺，劳瘵骨蒸，脉数内热之人也。此等关头，从来差误，惟立斋曾有阳络伤，血上冲，阴络伤，血下脱之发明。然后人未曾思精而熟得，若进思血之阴络阳络，但当分别有火无火，亦不必拘于上溢下脱。例如咳血吐血，上溢之血也，《金匮》有面色白，脉沉迟，内无热，阳虚不能摄血，古人用血脱益气，胃药收功者。又阳明大肠有火，而发肠红便血，下脱之血也，然有阳络之血，古人用黄柏、槐米以治者。总之，无论上溢下泄，惟以临症时，细审血去有火者，即为阳络所伤之血，但宜凉血养血；血去无火者，即为阴络所伤之血，仍可血脱益气。例如肝主藏血，又主施泄，肝经下血，同是阴经，又有分别，肝虚不能摄血，则用补肝敛肝之药；若怒动肝火，血得热而妄行下泄，则用凉血清火之药，明此两条，万无差误。

论《内经》《金匮》水肿腹胀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肿胀之原，《内经》《金匮》，辨别分悉。但其中节目，隐而未彰。前代诸贤，皆未发明，后人不察，往往以虚肿之法，施之实胀之人，实胀之法，施之虚肿之症。不知肿胀二病，皆有虚实。肿浮于外，病在经络，表也；胀满于中，病在肠胃，里也。赖许学士分明四肢肿为水，但腹胀，四肢不甚肿为胀，发《金匮》肿胀分治之 旨。后丹溪书，以肿胀二症，各立一门。王宇泰以水肿胀满，分立治法，皆有至理；但胀满症中，分明虚实寒热诸条，而水肿门，未详《内经》何条是虚，何条是实，何条是胀，何条是肿，又不发明《内经》风水，与《金匮》风水，各自一症，余心未慊。《灵枢·津液篇》曰：阴阳气道不清，水谷并于肠胃之中，不得渗入膀胱，则为水胀。此总论水胀之原也。《水胀篇》曰：水始起也，目窠下微肿，腹乃大。肤胀者，腹大，身尽肿，皮厚；鼓肿者，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肠覃者，寒气客于肠外，大如鸡卵，稍益大，如怀子之状，月事以时下；石瘕生于胞中，子门闭塞，月事不以时下。此分论肿胀之二症也。《胀论》曰：心胀者，烦心短气；肺胀者，虚满喘咳；肝胀者，胁下满，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体重；肾胀者，腹满，引背腰髀痛；胃胀者，胃脘痛，妨于食；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有声；小肠胀者，小腹胪胀；膀胱胀者，小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胆胀者，胁痛，口苦太息。此分论五脏六腑胀病，各经之见症也。《水胀篇》又曰：腹胀、鼓胀可刺乎？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腹中论》曰：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名为臌胀，治以鸡矢醴。王宇泰因见同曰鼓胀也，而治法有表里不同，乃分一以气聚之病，一以气停与血相搏之病，而桢以为未然。夫《水胀篇》曰：腹 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则知肿于遍身，非胀于内，在表不在里，故曰先泄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此与《胀论篇》所谓营气循脉 ，卫气逆，并循分肉，为肤胀，三里而泻，同一法门也。《腹中论》，但曰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则遍身未皆大，在里不在表，故用鸡矢以下，此即《内经》所谓"中满者泻之，泄之则胀已"，是也。《汤液篇》曰：平治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此因气拒于内，形施于外，形不与衣相保，表里俱病 ，故兼用发汗利小便二法也。《评热论》曰：有病肾水者，面肿庞然壅，害于言，虚不当刺，名曰风水。又曰：肝肾并浮为风水。夫肝火曰雷火，肾火曰龙火，肝肾之脉本沉，今并浮则雷火动而疾风暴雨，龙火动而水附波扬，此二条言肝肾之相火太过，泛滥其水而上浮也。《灵枢·本输篇》曰：少阴者

属肾；三焦者，决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宣明五气篇》曰：三焦病气满，小腹尤坚。又云：水留即为胀。此二条言肝肾之相火不及，不能蒸动其水而下积也。《水热篇》曰：肾者至阴也，至阴盛水也，肺者太阴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此言肾水为病，上连于肺也。又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此言肾水为病，上连于胃也。又曰：勇而劳肾，肾汗客于玄府，传为肿肿，此内伤肾水，外受风邪之风水也。《阴阳别论》曰：阴阳结邪，多阴少阳，名曰石水。又曰：三阴结为水。又曰：肝肾并沉为石水。此言寒结水邪，后世所名阴水之寒症也。《经脉篇》曰：胃所生病，大腹水肿，膝胕肿痛。又曰：诸肿肿，皆属于火；诸水肿者，湿热相兼也。此言热结水邪，后世所名阳水之热症也。《至真要大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湿胜则水闭肿肿，此言湿土主脾，而为脾经水肿之症也。又云：太阴所至为肿肿。又太阴所至为中满。此言湿土司天，湿淫所胜之肿胀也。又云：太阳司天，寒胜则浮，此言寒淫所胜之肿胀也。又云：少阴司天，少阳胜复。少阳司天，少阴胜复；又云：热胜则肿。此言君相二火司天，热淫所胜之肿胀也。又按：《本神篇》曰：脾气实则腹胀。《调经篇》曰：形有余则腹胀。《脉要篇》曰：胃脉实则胀。此言脾胃壅滞而为胀病之实症也。《师传篇》曰：足太阴之公孙虚则胀。《太阴阳明篇》曰：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藏则膜满闭塞，此言脾胃不足而为胀病之虚症也。《方宜论》曰：藏寒生满病。又胃中寒则胀满，此言藏府阳虚而为胀病之寒症也。《至真要大论》：诸胀腹大，皆属于热。又曰，腹满大便不利，取足少阴。又曰：胀取三阳。此言藏府郁热而为胀病之热症也。以上，乃《内经》之论肿胀二症也。至《金匮》则曰：风水脉浮，骨节疼痛恶风；又云：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又云：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细玩《金匮》，以脉浮主表，皆从太阳经主治，此必是外感门另是太阳之风水，非《内经》肝肾并浮，及勇而劳肾，面肿庞然，内伤风水也。又云：皮水其脉亦浮，外症肿肿不渴，当发其汗。夫曰发其汗，直与太阳经伤寒同兹治法矣。岂可以此法而治肝肾并浮，勇而劳肾，面肿庞然，虚不当刺之内伤症乎。若云肝肾不足，火衰水泛，则以肾气丸摄服之可也，未宜以太阳经表药升散之；若以为面肿庞然壅，害于言，宜发其汗也，则经文明有不当刺之戒，温衣谬刺。同是发汗，今刺尚不可，汗岂所宜乎。若以勇而劳肾，肾汗客于玄府而当发也，则伤寒少阴症，又有强发厥竭之戒。夫伤寒少阴外感症，尚有不应汗之戒，今太阳升散之药，反为劳肾内伤症所宜乎，以此论之，则《金匮》之风水，乃是太阳之外感，实 非《内经》肝肾之内伤。夫仲景之书，往往补《内经》之缺，如温疟论《内经》之温疟，一主少阴，然二者皆先热后寒；《金匮》之论温疟，则但热不寒。《内经》之论温病曰：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仲景之论风温，则曰太阳病发汗已，身灼热，名风温。即此二症，仲景之论，与《内经》之论，各自一条。《金匮》又曰：皮水四肢肿，水在皮肤中，聂聂动，防己茯苓汤。此亦与上章脉浮风水，以三阳主表而立阳经治法者也。又曰：正水，其脉沉迟，外症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症腹满不喘，二症同是脉沉，而以自喘主肺，不喘主肝肾，《金匮》以三阴主里而立阴经治法者也。又云：黄汗，其脉沉迟，身发热，久不愈，必致痈脓。又云：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此二条，《金匮》以脉沉主表，立从症不从脉之法也。又云：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而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此又以脉沉脉浮，以分太阳少阴表里主治，而总结上文三阳三阴水肿治法也。又云心水少气不得卧，肝水腹大胁下痛，肺水小便难，脾水四肢苦重，肾水腰痛不得溺。此以《内经》有五藏之胀，《金匮》复补出五藏之水也。《金匮》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趺阳之脉当伏，今反紧，本有寒疝。又曰：趺阳之脉当伏，今反数，本自有热。此以肺主通调水道，胃主出纳水谷，而以肺胃两家为诊治也。又曰：腰以上肿者，宜发汗；腰以下肿者，宜利小便。此以经文面肿为风，脚肿为水，而以身之上下，以分表里，推广于脉沉脉浮之外也。然此乃同伤寒太阳经麻黄治标，五苓治本之法；不然，则面肿庞然，虚不当刺等症，腰以上虽肿，而发汗在所不取，肝肾并沉，真阴虚涸

之症，腰以下虽肿，利小便又所不用也。以上诸条，乃《金匮》专论水肿之一症也。至于后代节斋、丹溪、张三锡，皆以《内经》"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独指足太阴一经立论，不及乎诸条者也。何柏斋独指《内经》肝肾石水，发金匮肾气丸为治，又单主足少阴一经者也。薛新甫、赵养葵以补肾补脾为肿胀统治，而以脾肾二经为法者也。丹溪又曰：湿热气盛，则肺郁成水，此言《内经》诸气愤郁，湿热乘肺作肿一门也。河间又云：燥邪干肺，绝水之源，则小便不利而为肿。此因《内经》独缺燥淫一条，千古从未发明，而特补燥热乘肺作肿一门也。奈后代名贤，厌烦喜简，欲将一二经络，印定治法，以为易便，不知此症门路甚多，断难以一二脏为总括者也。但当认明何经所主，何经兼见，五藏中何藏有伤，六腑中何腑受病，三因中何因起症，六脉中何部应诊。因病治之，无不中病。

论《内经》膈气呕吐噎隔呕吐症因各别治法不同

方书所谓膈气呕吐者，此即《内经》气为上膈之一条也。所谓噎隔呕吐者，即《内经》三阳结为隔之一条也。仲景《金匮》书，以生姜半夏汤治痰呕，此治膈气方也；又以甘草大黄汤治呕吐便结者，此治噎隔方也。洁古《家珍》以呕吐分上中下三条，而以气积寒主治；东垣以辛香温胃立法。此乃膈气呕吐方书，非噎隔呕吐之症也。河间以《内经》诸逆冲上，诸呕吐酸，诸痿喘呕，正合三阳结热之义，发明气郁不利，胃火上炎，故呕涌溢食不下，而以三乙承气等方为治。丹溪亦谓噎隔之症，火热上炎，多升少降，更发内伤真阴不足，津液枯涸，而以四物汤中多加竹沥、荆沥、牛羊乳等为治；又著《局方发挥》，力辨《和剂》之非，此噎隔呕吐方书，非膈气呕吐胃寒之症也。《内经》明明各是一条，前贤亦各开一面，今因二者症名相似，膈隔易讹，呕吐难别，遂至展转差误。不知同一呕吐也，而有热吐寒吐之分；同一痰涎也，而有湿痰燥痰之别。考之方书，同是治隔也，而有膈气噎隔二条之分。按之《内经》，同有似论也。而有气为上膈，三阳结为隔之异。夫膈气呕吐者，言饮食之时，并无阻碍，但食后时或作胀，时或气逆，时或呕吐，然亦时作时止，不比噎隔之症，饮食之际，即有拒隔不下之患，下咽之后，少顷直涌而上也。《内经》云：三阳结为隔。注曰：三阳者，大小肠、膀胱也。结者，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后不通，膀胱结热则津液干涸。三阳下结，食必上潮，此阳火上逆，推而不下也。桢细玩之，曰三阳则与阴经无与，曰结热，则非阴寒可知。夫《千金》诸方，治反胃噎隔而用姜桂，因气滞清道，用大黄、芒硝、石膏、竹沥、芦根、生地黄汁等一派苦寒，略用姜桂以为向导，非因胃寒而用也。又按方约之《附余心法》曰：噎隔之症，因火而成，病源不一，有因思虑过度而动脾火者；有因忿怒过度而动肝火者；有因饮食太过而生胃火者；有因淫欲过度而起肾火者。盖火气炎上，熏蒸结聚，津液干燥，饮食不得流利，为噎为隔，久则胃脘结断，饮食虽进，停滞隔间，反而上逆，为呕为吐，此症切不可用香燥之药，若服之必死，夫证属热燥，又用香燥之药，散气消阴，则助火而烁津矣。又考王宇泰《准绳》书，谓溢食一症，或伤于酒，或伤于食，或胃风而吐，或胃热而吐，医者不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沉香未已，豆蔻继之，砂仁未已，胡椒继之，竟将热药妄施。素热之人，三阳既结，食必上潮。仓公治用下剂。刘河间治呕吐噎食，遵仲景呕吐门甘草大黄汤，及三乙承气等，独超近代，但用药之时，累累加服，慎勿顿攻。若咽喉痰阻，微用若酸，轻轻涌出，因而治下。设或不行，蜜盐下道，始终勾引，两药相通，结散阳消，饮食自顺。余今分别发明曰，膈气呕吐，与噎隔呕吐，各是一条。膈气呕吐，有寒有热，有痰有气，有燥有湿；噎隔呕吐，则但热无寒，但燥无湿，惟是三阳结热。《金匮》《千金》、洁古、东垣之方，治膈气呕吐者，不可治噎隔症；河间、丹溪之方，治噎隔法也，不可治胃寒膈气。仲景小半夏汤，治湿痰呕吐者也；大黄甘草汤，治大便燥结，食已即吐者也；其小柴胡汤，治运气外来，少阳所胜之呕吐也；后洁古加青黛治呕苦，亦同是义。东垣之丁香茱萸汤，治胃寒呕吐者也；《三因方》麦门冬汤内用竹茹、芦根汁，治燥热漏气呕吐也；河间用承气等下药，治热淫所胜，膏粱积热，外感有余之

噎隔也；丹溪以四物汤加羊牛乳等滋阴，治津竭血燥，内伤不足之噎隔也；赵氏书独主滋阴而重地黄丸，此治精竭阴耗，肾经真水不足，内伤噎隔之法也。至于东垣所论噎塞，又有不同。夫曰堵塞喉咙，阳气不得出曰塞，阴气不得降曰噎。夫气逆咽喉，诸经不行，口开目瞪，气欲绝，当用气味俱阳之药，引胃气以治其本。桢细玩之，词中并不言及拒格饮食等语，下文反言食消服之，更以美食压之。夫噎塞直至口开气绝，尚能待食消，更以美食压之乎？此之噎塞，又言膈气不通，阴寒气窒之症，另是气噎一门之症，非言噎隔溢食，格食不下，三阳结热之噎矣。余读《准绳》书，见以膈气呕吐叙于噎隔呕吐之上，另立一门，又以噎塞之症，叙于噎隔之下，亦另立一门，则知古人原有分别也。是以一症之中，亦要分析寒热燥湿诸条。即如《内经》诸呕吐酸，同言热呕也，而为湿热之呕，诸痿喘呕。同言热呕也，而为燥热之呕，二热同原，湿与燥又分天壤。方书以食久而吐属寒，名曰翻胃；以食入即吐为热，名曰反胃，不知反与翻同，皆是形容呕吐之义，未可以食入即吐、食久而吐，以定寒热。王太仆虽有此论，亦言其理之常，难必其症之变也。余常见暴吐多热，即久吐中亦有热者。脾胃湿热，食久不化，熏蒸结聚，痰涎裹住不消，亦令上逆而吐，如夏月人感湿热，则食不消化而吐是也。是以噎隔之症，千无一寒，万无一寒，从古到今，亦无一寒也；呕吐之症，亦止寒热各半耳。余今以噎食不下，隔食呕吐之症，直以有热无寒施治，以呕吐之症，不论食久食已，惟以酸不酸，臭不臭，分别寒热。呕而酸馊，夏热之化，主火；呕而不酸不臭冬寒之象，主寒。如造酒者然，热者主酸主臭，冷者不腐不臭是也。

卷　一

中风总论

秦子曰：中风之症　卒然仆倒，昏不知人，若痰涎暂升，少顷即醒，此中之轻者。卒然倒仆，昏不知人，痰涎壅盛，口噤失音，良久不醒，渐渐沉重，此中之重者。有外感，有内伤。外感者，真中风也；内伤者，类中风也。

外感中风症

中风之症　卒然倒仆，身热口噤，志乱神昏，四肢俱废，良久不省，《内经》名曰风痱，东垣所谓中藏之重症也。若仓卒仆倒，少顷即醒，身热痰涎，或见左瘫右痪，半身不遂，《内经》名曰偏枯；东垣所谓中腑之稍轻者；外无六经寒热，内无便溺阻隔，无痰无喘，言语分明，惟见皮肤不仁，或麻或木，口眼㖞斜，东垣所谓中血脉之最轻者。以上乃外感真中风之症也。

中风之因　或坐卧当风，风入五内，或衣单被薄，卒遇暴风，或披星戴月，风露袭人，外邪乘虚入于诸经，而中风之症作矣。

中风之脉　左关浮弦，病在足厥阴、少阳。左寸浮弦，病在手少阴、少阳。左尺浮大，病在足少阴、太阳。右寸浮洪，病在手太阴、阳明。右关浮大，病在足太阴、阳明。右尺浮大，病在三焦及命门。

中风之治　初起宜祛风涤邪，有表者，小续命汤、羌活愈风汤汗之；有里者，三化汤下之；表里俱见者，大秦艽汤、防风通圣散和之；痰涎壅盛者，竹沥二陈汤，合胆星汤、牛黄清心丸；积热神昏，海藏清心丸。

小续命汤　通治中风六经表症。后具河间六经加减、四时加减之法。

麻黄　人参　黄芩　白芍药　甘草　防风　杏仁　川芎　防己

春，加防风；夏，倍加石膏；秋，加知母；冬，加桂枝。身痛，加羌活、秦艽。

河间云：凡中风，不审六经加减，虽治之不能去其邪。《内经》云，开则淅然寒，阖则热而闷，知暴中风邪，宜以小续命汤，随症随经治之。

中风无汗，恶寒，脉浮紧，风中太阳经营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麻黄续命

汤。

麻黄　防风　杏仁宜针太阳少阴，出昆仑阳蹻穴血。

中风有汗恶风，脉浮缓，风中太阳经卫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桂枝续命汤。

桂枝　白芍药　杏仁

宜针风府。

中风无汗，身热不恶寒，脉洪长，风中阳明经症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曰石膏续命汤。

石膏　知母　甘草

中风无汗，身热不恶风，脉缓长，风中阳明表症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干葛续命汤。

葛根　桂枝　黄芩

宜刺厉兑，泻阳明之实清火也，针陷谷，云阳明之邪散表也。

中风无汗身凉，风中太阴经也，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附子续命汤。

熟附子　干姜　甘草

宜刺隐白，以去太阴之贼。

中风有汗，无热，以续命汤加后三味各一倍，名桂附续命汤。

桂枝　熟附子　甘草

宜针太溪，以去少阴之邪。

中风六经混淆，指节挛痛，麻木不仁，系于少阳、厥阴，羌活连翘续命汤。

小续命　羌活　连翘

宜刺厥阴之井大敦，以通其经，灸少阳之经绝骨，以引其热。又云，古之小续命，混淆无六经之别，今各分经治，又立针刺之法。

中风外无六经形症，内无便溺阻隔，惟舌强难以言语，手足不能运动，知血弱不能养筋，宜养血舒筋，大秦艽汤主之。

又云，中风外有六经形症，先以加减小续命诸方，随症随经治之。内有便溺阻隔，复以三化汤下之。桢按：以上诸症，乃西北真中风症，故立祛风散邪之法。以下内伤条内，有不因外风而因于调养失宜，例如河间之论火，丹溪之论痰，而实系类中风之症，以其相类，故同列之，然各有分别，不可混治。

羌活愈风汤　治表里已解，服此为善后条理。

羌活　防风　防己　川芎　独活　蔓荆子　麻黄　细辛　秦艽　柴胡　前胡　甘菊花　黄芪　枳壳　当归　芍药　苍术　黄芩　生地　半夏　白芷　知母　甘草　地骨皮　厚朴

三化汤　外无六经表症，内有便溺阻隔，以此方利之。

厚朴　大黄　枳实　羌活

虚人，加人参；痰多，加胆星、半夏。

大秦艽汤　治外无六经表症，内无便溺阻隔，惟手足言语不便者。

秦艽　石膏　甘草　川芎　当归　白芍药　羌活　独活　防风　黄芩　白术　白茯苓　生地　白芷　细辛　熟地

天寒，加生姜；心下痞，加枳实、川黄连；夏秋，加石膏、知母；冬，加桂枝。

防风通圣散　治表里未除，以此方和解。

麻黄　石膏　桔梗　黄芩　山栀　荆芥　滑石　白术　广皮　甘草　川芎　当归身　防风　大黄　芒硝　连翘　薄荷　白芍药

竹沥二陈汤　治中脘痰滞。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竹沥

寒，加生姜；热，加山栀、黄连。

胆星汤　治痰涎壅盛。

陈胆星　广橘红　苏子　钩藤　甘草　菖蒲

里热甚，加山栀、黄连；肝胆热，加青黛、海石。

牛黄清心丸　治痰迷心窍。

真牛黄　犀角　羚羊角　辰砂　陈胆星　天竺黄　麝香　薄荷　雄黄　防风　冰片

海藏清心丸　治积热迷心。

黄柏二两　黄连　麦冬各一两　龙脑一钱

炼蜜为丸。

内伤中风论

秦子曰：以其不因外感，故曰内伤；以其症类中风症，故亦曰中风。古人名类中风，即此症也。

内伤中风症

中风之症　平居无故，倏尔仆倒，随即苏醒；一年半载，又复举发；三四发作，其病渐重；或犯半身不遂，口眼㖞斜，甚则痰涎壅闭，便溺不通；至手撒口开，遗尿不语，乃为不治。此内伤中风之症也。

中风之因　或本元素弱，劳役过度，五志厥阳之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热，热则风生，风火相搏，痰涎自聚，不由外邪，其病自发；或膏粱积久，湿热之气，上熏成痰，迷其心窍，亦能倒仆，而成内伤之症。

中风之脉　空大气虚，微细血弱，沉数沉实，膏粱积热。

中风之治　初起脉细神清，宜活血安神，加减茯神汤。古人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此指内伤中风虚者而言也。若脉数沉实，昏冒不省，先宜清火为急，安神丸；痰涎壅盛，当化痰理气，涤痰汤；膏粱积热者，清胃汤；俟诸症平安，然后养血安神。气虚者，四君子汤；血虚者，四物汤；气血皆虚，加味归脾汤。

加减茯神汤

白茯神　当归　远志　麦冬　知母　羚羊角　犀角

心火旺，加黄连；肺火旺，加山栀；肝火旺，加丹皮、山栀；尺脉数，加黄柏；元气虚，加人参。

安神丸　治痰迷心窍。

麦冬　白茯神　山药　辰砂　甘草　马牙硝　寒水石

痰多，加胆星，甚则加牛黄；心火，加黄连；肺火，加黄芩；肝火，加山栀；肾火，加黄柏；虚人，加人参。

涤痰汤　治痰涎壅盛。

南星　半夏　枳实　石菖蒲　竹茹　橘红　甘草　白茯神

痰不化，加竹沥、生姜；热甚，加黄连；胸满闷，加枳壳；大便闭结，加大黄；虚人，加人参。

清胃汤　治胃中湿热。

川黄连　升麻　山栀　甘草

四君子汤　治气虚不足。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炙甘草

血虚合四物，恐凝滞不用四物，竟加当归一味。

四物汤　治血虚。

当归　白芍药　川芎　怀熟地

气虚，合四君子；恐燥，加黄芪，即合当归补血汤。

归脾汤　诸症平安，此方调理。

白术　白茯神　远志　枣仁　当归　黄芪　广皮　白芍药　甘草　丹皮　山栀　人参

《家秘》加升麻、柴胡，即合补中益气汤，以升举中气。

六淫之邪，皆能中人，非止得风邪也。故《准绳》书立卒中七条。以感而轻者名伤；感而重者名中；若忽然中倒，遍身发热，世名中风。方书充栋。惟河间立四时加减续命汤诸方，以治中风。外有六经表症，开示化方用药之妙悟，立愈风汤、通圣散，以和解有表有里之症；又立三化汤，以治内有便溺阻格，土太过之里实症；又立十全大补等，以治土不及之虚中，则散邪、和解、清里、补虚、四法全备。东垣复发卒中昏倒，偏废手足舌强语塞之类中风，而立理气开郁，疏通经络，以治气中。丹溪又补痰涎壅闭，痰火攻冲，而立竹沥、姜汁、半夏、南星等，豁痰散结，以治痰中。此皆发明卒中之症，不独外中于风，有因气郁痰迷，内伤壅闭致病者；家秘于是分外感内伤，各立一条；又发内伤卒中气郁痰迷，手足偏废，多因膏粱积热，酒湿成瘫所致。既详各条治法，又立总论于卷首，大凡著书垂后，每症之下，必要详明经系何经，病因何气。使后学有实据可凭，临症庶不数数更方，朝攻暮补，贪图侥幸，以致误人。

外感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　身发寒热，暴仆卒倒，醒后或左或右，偏废不用；或痛或木，或热或冷，二便赤涩。此外感半身不遂之症也。

半身不遂之因　起居不慎，卫气不固，风邪入于经络，邪踞不散，气血阻绝，则半身为之废矣。

半身不遂之脉　或病左，左手无脉。病右，右手无脉。或病左，左脉反大。病右，右脉反大。

半身不遂之治　脉洪大者，宜祛邪涤热，大秦艽汤。外邪抑遏，脉伏不出者，加减续命汤，散其表邪；痰火壅闭经络，脉伏不出者，三化汤、导痰汤，清其壅滞，则脉出而手足自如。

大秦艽汤

加减续命汤

三化汤　以上三方。见前中风。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枳实　甘草　橘红

内伤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之症　或一手一指，先见麻木，一年半载，渐渐不能举动，此病起于缓者；或痰火内作，忽尔僵仆，少顷即苏，半身不能举动，此病因于火而急者。二者皆无表邪形象，故曰内伤半身不遂也。

半身不遂之因　或气凝血滞，脉痹不行；或胃热生痰，流入经隧，踞绝道路，气血不得往还；或浩饮所伤，酒湿成瘫，则半身不遂之症作矣。

半身不遂之脉　沉涩 血痹，沉滑结痰，沉数酒湿，脉虚气亏，脉细血少。

半身不遂之治　血痹者，活血汤；结痰者，二陈汤加竹沥、生姜；酒湿成瘫者，戒酒，服散湿热之药，葛花平胃散，或加栀、连，或栀连二陈汤；若气虚补气，血少补血。

活血汤

当归　赤芍药　红花　丹皮　川芎　泽泻　郁金　木通　秦艽

二陈汤　见痰饮。

葛花平胃散

葛花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有热，加山栀、黄连。栀连二陈汤，即二陈汤加栀、连。

外感四肢不举

四肢不举之症　身发寒热，内热口渴，二便赤涩，手足俱废，或痛或麻，此外感四肢不举也。

四肢不举之因　内气不足，起居不慎，卫外之阳已亏，外邪袭之，则手足废而不用，四肢不举矣。

四肢不举之脉　浮数风热，浮紧寒伤，浮缓风伤，浮滑痰涎。初按不见，邪伏之诊。久按反疾，热结使然。

四肢不举之治　脉浮数者，防风通圣散、秦艽汤。脉浮紧者，麻黄续命汤。浮缓者，桂枝续命汤 。脉弦滑者，胆星汤。左脉浮大，羌防柴胡汤。初按脉沉伏，有表邪者，续命汤散邪。久按滑疾，宜宣通壅滞，三化汤下之。

防风通圣散

大秦艽汤

麻黄续命汤

三化汤

桂枝续命汤

胆星汤　以上六方见前。

羌防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羌活　防风

内伤四肢不举

四肢不举之症　忽尔倒仆，手足偏枯，外无六经表症，惟内热便闭尿赤，此土太过症也。若渐至四肢无力，不似偏枯，神清气爽，二便清利，此土不及症也。

四肢不举之因　膏粱积热，土困中央，手足本于阳明胃经，土太过则隧道壅塞，四肢不举；手足又禀气于脾土，不及则脾气亏损，四肢亦不举。

四肢不举之脉　右关实大，或见沉数，土太过也。虚大细缓，或见沉迟，土不及也。

四肢不举之治　右脉滑实，土太过，枳实丸消导之。右脉沉数，大便结者，三化汤。痰注四肢者，导痰汤。洒湿成瘫，热在上者，干葛清胃汤。六脉虚缓，土不及者，六君子汤。尺脉沉迟，真火不足者，八味丸，温补天真。

枳实丸

陈枳实　厚朴　槟榔　木香

小便不通，加黄连、木通。

三化汤　见外感中风。

导痰汤　见半身不遂。

干葛清胃汤　即清胃汤加干葛。

六君子汤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半夏。

八味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按：半身不遂与四肢不举，大有分别。四肢不举者，有虚有实；半身不遂，悉作实邪。夫一人之身，岂有半边虚而半边不虚者乎？此症当与口眼㖞斜同看，非外感六淫之邪，即内伤痰火死血。今前二条虽有气虚、血虚之说，然不过戒后人不可峻攻其邪，非教人用补药也。若外感致病，发热恶寒，此风寒也，当用羌独败毒散，辛散表邪。若发热、多汗、口渴，此风热也，当用加减防风汤。若口角流涎，胸前呕恶，此内伤痰火也，宜导痰汤，加干葛，多冲竹沥。胃家无滞者，加栀连；有滞者，合家秘保和散。大便结者，指迷丸，加玄

明粉。若死血凝结，夜间作痛者，活血汤加桃仁。血中伏火，睡中盗汗者，兼用当归大黄汤。若四肢不举，方书以二便阻涩，为诸窍壅滞，四肢或冷或麻木，全然不能举动者，土太过实症也，用三化汤等，削平土厚。若二便滑利，诸窍通滑，手足但觉乏力，别无痛苦麻木，原能略略举动者，此土不及虚症也。当补气血。夫四肢不举，有气血诸经之别，今独言土者，以手足为阳明胃土所主，四肢禀命于脾胃，举土而言，则可类推。

外感口眼㖞斜

口眼㖞斜之症　头痛目疼，身发寒热，目筋缩短，缓戾拘急。此外感口眼㖞斜之症也

口眼㖞斜之因　当风露卧，胃冷冲寒；肝主筋脉，风中肝木，则眼目拘缩；阳明主肌肉，风中肌表，则口欠唇歪。

口眼㖞斜之脉　左关弦紧，风中肝胆。右关弦长，风中阳明。浮数滑大，邪伤于气。沉弦细数，邪伤于血。

口眼㖞斜之治　风中肝胆，羌防四物汤；风中阳明，防风干葛汤。左㖞，用羌防四物汤，内服外熏；右㖞，防风葛根汤，内服外熏。因于寒，外用艾火灸之，右㖞灸右，左㖞灸左。

羌防四物汤　治风中于左，邪入厥阴，口眼㖞斜之症。

羌活　防风　当归　生地　川芎　白芍药

身痛加秦艽、钩藤、柴胡。

防风干葛汤　治风中于右，邪入阳明，口眼㖞斜之症。

防风　荆芥　干葛　升麻　广皮　甘草　白芷

身痛加秦艽、钩藤。

内伤口眼㖞斜

口眼㖞斜之症　外无六经形症，忽尔眼欠口㖞，此内伤口眼㖞斜之症也。

口眼㖞斜之因　金燥木枯，则肝血不足，筋急牵引，燥金太过，则子合母虚，阳明之脉，亦必短缩，膏粱酒湿，湿热不攘，则脾火不运，筋脉软短，肌肉不仁，口眼㖞斜之症作矣。

口眼㖞斜之脉　左关弦数，肝胆有邪；右关洪长，肠胃有热。左脉微涩，肝血不足；右脉微细，气虚之别。

口眼㖞斜之治　左关弦数者，当归钩藤汤。右关脉弦数者，栀连平胃散。加干葛、木瓜、秦艽。膏粱积热者，干葛清胃汤。肝血不足，补肝散。脾气虚者，四君子汤。

当归钩藤汤

当归　钩藤　秦艽　丹皮　防风　青皮　黄芩　柴胡　甘草

栀连平胃散

山栀　川黄连　熟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葛根　木瓜　秦艽

干葛清胃汤

升麻　川黄连　山栀　丹皮　生地　甘草　干葛

四君子汤　见前内伤中风。

补肝散

归身　白芍药　川芎　生地　羌活　防风

阳明之脉，夹口环唇，入目络鼻。故口眼㖞斜，阳明主多，此系实邪之症，即同半身不遂，但当去其病邪，用不得温补堵塞。前条虽有血虚、气虚，而立补方，亦不过预防其本元耳，以内有痰涎积热，每多口眼㖞斜，故凡流涎口角，而㖞斜口眼者，悉以胃热主治，而用清胃汤、防风干葛汤；舌音不清㖞斜者，皆主心胃有热，而用转舌膏；大便硬为大肠燥火，而用四顺饮；即或泻或结，亦是大肠湿热，用川连枳壳汤；小便赤涩不利，为小肠燥火，即或数数欲小便者，亦为小肠湿火，用导赤各半汤；二便皆涩，八正散。大凡治病，当

察何经主病，何经兼见；上观唇口眼鼻，则知上焦虚实寒热；下观二便通涩，即知下焦之虚实寒热，此下手之真诀也。

外感口噤不语

口噤不语之症　面色多赤，身体壮热，牙关紧闭，昏冒不知，口干唇焦，二便赤涩，此外感不语之症也。

口噤不语之因　内有积热，外中风邪，经络不通，发热自盛，热极生痰，上熏心肺，神识昏迷，则不语之症作矣。

口噤不语之脉　右脉滑数，肠胃有热。左关浮大，表邪未解。右脉滑实，痰凝气滞。左脉浮紧，寒邪闭结。左脉沉数，心肝有热。

口噤不语之治　表未解者，防风通圣散减白术；表解里热者，清心丸、凉膈散、转舌膏；宜下者，三化汤下之；有痰，涤痰汤；寒邪闭结者，温中散；心肝有热，龙胆泻肝汤；若初起痰食凝结上焦，先用吐法极妙。

防风通圣散　见前。

清心丸　治热痰迷心窍。

黄连　麦冬　黄芩　龙脑　薄荷　胆星

凉膈散　治热壅口噤。

山栀　连翘　薄荷　黄芩　甘草　大黄　桔梗　芒硝

转舌膏　治舌音不清，语言不出。

连翘　石菖蒲　山栀　黄芩　桔梗　防风　犀角　玄明粉　甘草　柿霜　酒大黄

三化汤　见前

涤痰汤　治痰迷心窍。

南星　半夏　枳实　石菖蒲　竹茹　橘红　甘草　白茯神

温中散

厚朴　广皮　半夏　甘草　炮姜

龙胆泻肝汤　见舌音不清。

内伤口噤不语

口噤不语之症　或发热，或不发热，喉中痰声，语言不出，手足或冷或热，大便或秘或溏，此内伤不语之症也。

口噤不语之因　或一时感气，填塞胸臆；或食气不化，痰饮胶凝；或形寒饮冷，抑遏心胸，阻其心窍；或恼怒伤肝，木火刑金，肺声不出，内伤口噤之症作矣。

口噤不语之脉　右关沉滑，气食相凝。或见滑数，内有热结。左关弦大，肝胆有邪。左寸钩洪，心经有热。脉见迟弦，苦寒抑遏。

口噤不语之治　右脉沉滑，导气枳壳散；右关滑数，栀连二陈汤；左关弦数，龙胆泻肝汤；左寸钩洪，导赤各半汤，若寒抑遏，大顺饮。此症实邪者多，不足者少。宜用导痰消滞汤、胆星汤，开豁痰涎，利其诸窍。

枳壳散　治胸前热结。

枳壳　桔梗　黄芩

栀连二陈汤　即二陈汤加栀连。

龙胆泻肝汤　见舌音不清条。

导赤各半汤

黄芩　黄连　犀角　麦冬　滑石　山栀　知母　人参　灯心　白茯神

大顺饮　治口噤不语，脉沉而迟。

草豆蔻　炮姜　熟附子　广皮　白茯苓　炙甘草　熟半夏

导痰消滞汤

南星 半夏 枳实 橘红 厚朴 石菖蒲 竹沥 生姜 胆星汤 陈胆星 广橘红 苏子 石菖蒲 嫩钩藤

按：不语之症，皆是邪结上焦，初起服导痰消滞汤，片时用探吐法最好。

外感痰壅

痰壅之症 身热神昏，声如鼾睡，喘急不宁，语言不便，此外感痰壅之症也。

痰壅之因 肺胃有热，外束风邪，热无从泄，则为喘为鼾，而痰涎壅盛矣。

痰壅之脉 脉多浮大，浮紧风寒，浮数风热，沉滑顽痰，洪滑痰热。寸口脉大，肺壅气结。

痰壅之治 风寒者，加减桂枝汤；风热者，加减防风汤；痰热者，栀连二陈汤；顽痰者，导痰汤；肺壅痰喘，加减泻白散。

加减防风汤

防风 荆芥 桔梗 甘草 薄荷 天花粉 半夏 连翘 山栀 黄芩 瓜蒌仁

加减桂枝汤

桂枝 麻黄 杏仁 半夏 生姜 甘草

栀连二陈汤

陈皮 半夏 白茯苓 甘草 山栀 川黄连

导痰汤

南星 半夏 橘红 甘草 枳壳 石菖蒲

加减泻白散 痰结上焦，先用吐法。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风，加防风、荆芥；寒，加麻黄、桂枝。

内伤痰壅

痰壅之症 身无寒热，痰结心胸，上气喘逆，喉中有声。此内伤痰壅之症也。

痰壅之因 或膏粱嗜酒，内热生痰；或饮食过饱，停留作患；或忧思郁结，五志火动；或脾气虚损，不能运化，则内伤痰壅之症作矣。

痰壅之脉 脉多滑大，滑数积热，沉实食凝，沉滑抑遏，洪数火多，缓大脾怯。

痰壅之治 脉洪数者，栀连二陈汤；沉滑者，导痰汤；脉沉实有下症者，三化汤、滚痰丸；痰结中脘，二陈汤加石菖蒲；肝胆有痰，胆星汤；肺家有痰，泻白散加苏子、瓜蒌仁；脾虚不能运化，六君子汤。

胆星汤 见中风。

栀连二陈汤 见胸痛。

加味泻白散 见胸痛。

导痰汤 见半身不遂。

三化汤 见中风。

滚痰丸 见痰积腹痛。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半夏 广皮

痰有虚实，若脾胃虚，不能运化水谷而成者，为虚痰。肠胃湿热，蒸酿水谷而成者，为实痰。痰壅之症，以其壅闭经络，迷塞中焦而命名，则痰壅当为实症。然脾胃虚不能运化者，间而亦有，但实痰壅闭者易治，不过消之散之而已；虚而停滞者，补之不服，逐之愈虚故也。然实痰壅塞，亦有各条分别，如发热神昏，六脉浮数，痰涎壅结，气急喘鸣，当外解表邪；无汗者，加减羌活汤、导痰消滞汤；有汗者，加减防风合涤痰汤。若外无发热，神气不昏，六脉沉滑者，则用导痰消滞汤，调家秘保和散；若大便不通者，当以导痰消滞汤加玄明粉下之；若见咳嗽喘逆，此肺气受病，当用节斋化痰丸、三子养亲汤，合泻白枳桔汤

等；若肺有表邪，当用羌活泻白散、防风泻白散。

外感舌音不清

舌音不清之症　身热口燥，面色多红，二便赤涩，神智昏沉，语言不便，此外感舌音不清也。

舌音不清之因　心经热甚，则舌纵而语塞；风中厥阴，则舌卷而难言；阳明邪盛，则舌根强硬；或风寒外束，顽痰壅于胞络，则心窍不开。此外感舌音不清之因也。

舌音不清之脉　脉多洪数。心经热者，左寸洪数。肝胆热者，左关弦数。风中厥阴，左关弦紧。阳明热盛，右脉洪数。

舌音不清之治　心热者，导赤各半汤；肝热者，龙胆泻肝汤、小柴胡汤；肝中风寒，补肝散；阳明胃热，干葛清胃汤；大便秘结，有下症者，四顺饮。

导赤各半汤　见遗尿条。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　知母　川连　人参　麦冬　天门冬　山栀　黄芩　甘草　柴胡

补肝散　见口眼㖞斜。

干葛清胃汤　见口眼㖞斜。

四顺饮

当归　大黄　白芍药　枳壳

内伤舌音不清

舌音不清之症　二便不赤，气爽神清，但觉舌不能转，此肾虚舌音不清之虚症也。神识昏沉，语言不利，便闭口渴，此积热舌音不清之实症也。

舌音不清之因　盖肾脉挟舌本，肾经水亏，不能上循喉咙，则失润而喑；或因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而喑；或因刺足太阴舌下中脉，出血不止而喑，此虚症之因也。或脾胃热，则舌根硬而音不清，或心肝热甚，则舌卷而音不清。此实证之因也。

舌音不清之脉　两尺细数，肾水枯涸。刺血阴亏，左脉空虚。脾胃积热，右关洪滑。心肝有火，左脉见数。

舌音不清之治　肾虚，三才丹；刺血重虚，当归补血汤；脾胃积热，转舌膏；心经有火，导赤各半汤；肝经有火，龙胆泻肝汤。

三才封髓丹

天门冬　熟地黄　人参

当归补血汤

黄芪　当归

转舌膏　见口噤不语。

导赤各半汤　见内伤不语。

龙胆泻肝汤　见前。

口角流涎而舌音不清，胃热也，清胃汤、栀连平胃散。口渴引饮，而舌音不清，干葛石膏汤。咳逆喘息而舌音不清，肺热也，栀连泻白散加枳桔，或凉膈散、清燥汤。肺遗热于大肠，大便闭结而舌音不清，枳桔四顺饮。上焦有痰火，舌根或硬或麻者，栀连二陈汤。上有痰火，下见大便阻滞者，指迷丸，多冲竹沥，以顺大肠。心遗热于小肠，小便赤涩而舌音不清者，导赤各半汤，大凡舌音不清，皆系上焦之热，故转舌膏为通治之方。

外感遗尿

遗尿之症　身体发热，神志不清，小便自出而不觉，便色黄赤，此外感遗尿之症也。

遗尿之因　外受表邪，内有积热，热极神昏，则遗尿不禁矣。

遗尿之脉　若见浮大，外有表邪。若见沉数，里有热结。左脉弦数，外感邪热。右脉滑实，痰饮食积。

遗尿之治　外有表邪，羌活防风汤。脉数里热者，导赤各半汤。脉实滑数，食填太仓者，枳实消滞汤。痰凝中脘者，二陈汤加石菖蒲，或导痰汤。便闭里实，有下症者，三化汤。

羌活防风汤

羌活　防风　柴胡　葛根　荆芥　木通

导赤各半汤　见前不语。

枳实消滞汤

枳实　厚朴　神曲　广皮　莱菔子　麦芽

二陈菖蒲汤

半夏　广皮　白茯苓　甘草　石菖蒲

三化汤　见前中风

导痰汤　见前痰壅。

三化汤　见前中风。

导痰汤　见前痰壅。

内伤遗尿

遗尿之症　神气清爽，时时遗失，似无关栏，语言轻微，饮食渐少，大便滑泄，此内伤遗尿之症也。

遗尿之因　肾元不足，真阳不能自固，肾主闭藏，肾虚则开阖失职；真阴不足，肝火内扰，肝主施泄，火动则溺不停蓄，而遗尿之症作矣。

遗尿之脉　脉见散大，中气虚寒；六脉濡 软，气血不足。尺脉浮大，真火外越。尺脉沉数，真阴内竭。

遗尿之治　脉散大者，中气不足，补中益气汤。尺脉浮大者，八味肾气丸。两尺沉数者，三才汤加门冬、五味、黄柏、知母。

补中益气汤

人参　白术　黄芪　甘草　当归　广皮　升麻　柴胡

八味丸　治肾火衰败，真阳外越。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三才汤

天门冬　地黄　人参

家秘加麦门冬、五味，以治遗精不禁。加黄柏、知母，治脉数精虚。

伤寒总论

秦子曰：余著《伤寒大白》书，内立二十七总论，七十二症治，并详解仲景原文汇聚于各症之下，详且悉矣。今著大方杂症，又何必多赘。但仲景《伤寒论》中，中寒伤寒，同卷立名，虽已注明直中阴经者为阴症，传入阴经者为阳症。后人不知，往往于阴经之阳症，混以阴症名之，误投热剂，都致不救。余今以直中阴经之寒症，名曰中寒，另立一条。寒伤阳经之热症，名曰伤寒，亦另立一条，使展卷了然，而无阴阳误治之弊矣。伤寒之症，头痛身疼，腰脊强直，恶寒发热，此太阳经表症也；目痛，鼻干不眠，眼眶痛，或口干，或呕吐，此阳明经表症也；寒热往来，口苦胁痛，耳聋而呕，此少阳经半表半里症也。以上皆三阳经表症也。若阳经热邪不解，传入于里，恶寒身痛未除，又加小便不利，此太阳经里症也；若恶寒身痛头疼悉除，脉沉数不浮，皮肤不热，口渴唇焦，引饮消水，小便赤，大便结，潮热谵语，手足多汗，此阳明之里症也；若口干咽燥，渴而消水，或自利纯清水，心下硬痛胀满，不大便，此阳邪传入少阴里症也；若手足自温，或发身黄，或腹满实痛者，此阳邪传入太阴里症也；烦满囊缩，下利谵语，腹中痛，失气，或厥而有热，此阳邪传入厥阴里症也。以上皆三阳经之热邪，传入阴经而为里症者，经虽属阴，症则阳症。若初起两经见症，

或三经皆病，名曰合病；若是一经先病未罢，而又见一经者，名曰并病；凡此皆伤寒症也。

伤寒之因　其人腠理空疏，偶值时令之寒，入于肌表，郁而发热，此冬月伤寒致病之因也。若热令之人，内有积热，又因非时之暴寒，外束皮毛，亦令人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此即三时之寒热病也。

伤寒之脉　浮大为表，沉数为里。左关浮紧，寒伤太阳。右关洪长，病在阳明。左关弦数，病在少阳。沉数实大，阳明里症。沉数细疾，三阴里热。

伤寒之治　头疼腰痛，脉浮紧，无汗恶寒，太阳经寒伤营也，仲景冬月麻黄汤，家秘用羌活败毒散。有汗恶风，脉浮缓，太阳经风伤卫也，仲景冬月用桂枝汤，家秘用冲和汤。若恶寒身痛发热，又加小便不利，此热结膀胱，乃太阳经里症也，仲景冬月用五苓散，家秘用羌活木通汤。目痛鼻干不眠，脉弦长，阳明经表症也，宜汗之，冬葛根汤，余月葱白葛根汤。口渴消水，昼夜皆热，六脉洪数而长，阳明经半表半里症也，宜清之，干葛石膏汤。口燥舌胎黄，脉沉数而长，阳明之腑，里症也，未见腹痛便结等下症者，凉膈散清之；若下症悉具者，三承气汤选用。若寒热未除，口苦耳聋，或呕吐胸满，尚在少阳经，未入里也，小柴胡汤。若阳经不解，传入三阴，乃是阴经之阳症，口燥咽干而渴，腹不胀，便不结，宜清里热；若腹胀不大便，或自利纯清水，心下硬痛，此热传于少阴也，有下症者，大小承气汤选用。夫阳邪传入少阴，直至口燥咽干，内水将竭，不得不急下之，以存津液也；若手足自温，发热身黄，腹满大实痛者，此热邪传于太阴也，仲景不设承气汤下法，而立桂枝大黄汤下之，以太阴脾经为纯阴之脏，且太阳之邪，传入太阴，故用桂枝太阳之药，协大黄之功，既散太阳之表邪，复清太阴之里热。烦满囊缩，脉数而厥，先热后厥，此热深厥亦深，热邪入于厥阴经也，仲景不用大下；盖先见发热，后乃发厥，手足既已厥冷，不合大下之法，故立小承气汤，以示轻下之意，待其手足自温，然后再议清热之药，庶为缓转得宜。按伤寒里症有四经，一曰阳明，一曰少阴，一曰太阴，一曰厥阴。在阳明者，阳经之热病也；在三阴者，乃阴经之热病也，故三阴之下药，稍轻于阳明也。若热邪虽已内传，然未有下症，即热在阴经，但可清之，未可下也。如手少阴热极，神昏不语，如醉如痴，不用承气，止用导赤各半汤、泻心等汤。是以下法，必要确见腹胀痛，大便结，时下矢气，欲便而不得便，手见自汗时出，皮肤不热，面无赤色，舌上有黄黑干胎，方可用下；若见一些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手足未见自汗濈濈，即为表邪未尽，不可下也。总令腹胀便结，不得不下。亦止用大柴胡汤，不可用承气，即用小承气，亦加柴胡、干葛、羌活，仍治三阳各经见症之表药，庶里热得清，而表邪有升散之药，不致内陷。此用下法而不碍表邪，似下法，实和解之法也。此章伤寒，别明阴症阳症两条，故略注大纲条目，若细细治法，另注《伤寒大白》书中。

麻黄汤

麻黄　桂枝　杏仁　甘草

陶氏加川芎、防风、羌活。

桂枝汤

桂枝　白芍药　麻黄　甘草

陶氏以葛根易去麻黄。

按：以上二方 仲景治西北方冬令伤寒之方；南方三时不宜用者。

羌活败毒散　此方治无汗发热，代麻黄汤者。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防风　荆芥　甘草　川芎

口干渴，去川芎、易干葛，兼清阳明。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苍术　川芎　生地　细辛　白芷　甘草

唇干口渴，去川芎、细辛，以干葛易白芷。胸前饱闷，去生地，加枳壳。

家秘冲和汤　此方治自汗发热，代桂枝汤。

羌活　黄芩　防风　生地　白芷　白芍药　甘草

寒热，加柴胡；眼眶目痛口渴，加葛根，去白芷；小便赤，加木通；渴而有痰，加天花粉；渴而消水，加石膏；吐呕，加半夏；痞满，加枳、连。

以上三方，其败毒散，治太阳经纯是表邪之症也；其冲和汤，治太阳经表有邪，里有热，用此和解者也；其家秘冲和汤，治太阳经汗出，热不减之方也。

羌活木通汤

羌活　木通

二味同煎。

干葛汤

干葛　桂枝　麻黄　白芍药　甘草

陶氏以升麻易麻黄；里有热，加石膏；时寒时热，加柴胡；恶寒身痛，加羌活；头痛，加川芎。前方去麻桂，加荆芥、葱白，名葱白干葛汤。

干葛石膏汤

干葛　知母　石膏　甘草

心烦躁，加麦冬、竹叶；呕而多痰，加半夏；烦渴痰多，加花粉；小便涩，加木通、灯心。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半夏　甘草　人参

胸热痞满，去人参，加川连、枳壳；渴，去半夏，加花粉。

凉膈散

山栀　黄芩　川连　天花粉　连翘　薄荷　桔梗　甘草

大承气汤

大黄　芒硝　枳实　厚朴

去芒硝，即小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家秘加广皮。

桂枝大黄汤

桂枝　大黄　白芍药　甘草

导赤各半汤　见中风。

外感风寒，从毛窍而入，必要从毛窍而出，故伤寒发热症，首重发表解肌。太阳篇曰，初起病时，发汗不彻，则转属阳明而病不解，但坐，以汗出不彻之故，再当发汗则愈。以身表发热，未有不出汗而能凉者，若汗虽出而仍干，到底出汗不彻，而热不退，必得时时有汗，邪热方解。若不分方宜，概以北方麻黄桂枝汤，治南方温热之症，则犯火闭无汗，而热愈甚。又有表邪烦热，失用解表，误用寒凉，则胃阳抑遏，不能敷布作汗。又有外冒表邪，内有痰饮食滞，误用寒凉，凝结胃阳，岂能作汗外解。夫发汗以治发热，人人知之；然发之不效，以其未知发汗之真诀在何处，前书未有发明，后人愦愦到老。谁知《伤寒论》首条用麻黄汤，治无汗发热，气逆喘满，独加杏仁，以理肺气，默示肺气壅遏，则皮毛闭郁，不能作汗，此开发肺主皮毛，润肺气为发汗之真诀。又以桂枝汤，治有汗之发热，方下注明服药后，食稀粥以助药力，此默示发热之症，必胃气空松，方能敷布作汗；若汗出而邪不散，以桂枝汤解肌散邪，助以稀粥，则胃阳敷布，汗出而邪亦散。可见有汗之症，胃无凝滞，可食稀粥；无汗之症，胃家必有壅滞凝结，决不食稀粥，此开发胃主肌肉，疏利胃气，升发胃阳，为发汗之真诀。然此暗度金针，非精思不觉者。至于头汗条中，则明言但头有汗，遍

身无汗，皆系水饮淤热，凝结中焦，胃阳不能通达，隔绝周身升降之道路，故遍身不得出汗，治以宣发胃气，疏通经络，余今化立败毒散中加枳桔桑皮，宣通肺气，治风寒壅肺，喘逆发热无汗之症；此从麻黄杏仁理肺发汗中，化出治法。又常以败毒散中加枳朴半夏广皮，疏散胃滞，宣扬胃气，以治痰涎食滞，凝塞中焦，腹满发热无汗之症，此从头汗条中，及太阳表症，心下有水饮，用小青龙汤，化出辛散水饮，宣发胃阳，敷布作汗之真诀，一名 理肺发表汤，一名平胃发表汤。

中 寒 论

秦子曰：中寒之症，身不发热，手足厥冷，二便清利，即仲景直中阴经之真阴症也。若恶寒发热，则伤寒阳症，而非中寒症矣。故仲景以恶寒发热者，名曰伤寒，曰阳症；以恶寒不发热者，名曰中寒，曰阴症。今余以直中阴经之阴症，立其名曰中寒；以寒伤三阳之阳症，名曰伤寒，则阳症不混于阴症条内。

中寒之症　恶寒身蜷，遍身疼痛，或自下利，口有冷涎，面如刀刮，手足厥冷，无热神清，唇不焦，口不渴，二便清白，此中寒之症也。

中寒之因　其人真阳素虚，阴寒内盛，胃中之阳，不能捍卫于外；脾中之阳，不能腐熟于中；肾中之阳，不能封闭关门；一得外寒，则直中三阴，而为中寒之症矣。

中寒之脉　脉多沉微，或微而迟，或极似绝，或伏而沉。或空而浮，或紧而弦。

中寒之治　寒中少阴，二三日应微汗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又少阴身痛手足寒，脉沉者，附子汤。若下利脉微，白通汤；若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而烦者，白通汤加猪胆汁以止烦。又少阴下利，有水气，或咳或呕，真武汤。又太阴自利不渴，其人藏有寒也，用四逆汤以温之。若厥阴下利，四肢疼，厥逆恶寒，四逆汤。又厥阴下利清谷，汗出而厥，通脉四逆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　附子　甘草
附子汤
熟附子　白术　白茯苓　人参　白芍药
白通汤
葱白　干姜　熟附子
白通猪胆汤
葱白　干姜　熟附子　猪胆汁　人尿
真武汤
白茯苓　白芍药　生姜　白术　熟附子
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通脉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葱白

葱白加于四逆汤中，则阳气和，血脉通；若腹痛，加白芍药，合戊己汤以和中，减去葱白，恐其助阳散气也。

中热中暑总论

秦子曰：热与寒，相反也。冬有寒，夏有热。仲景于冬则有直中阴经之寒症，有寒伤三阳之热症，总其名曰《伤寒论》。其夏秋寒热病，则无垂训也。洁古、东垣，虽有动而得之之中热，静而得之之中暑，然其治法，似乎未纯。夫中热中暑，均是热症，但得之有动静之分，则治之不无差别。盖动而得者，行役气扰，外引时令之热，直中阳经，并无寒邪外束，即俗云热病也。静而得者，里有热邪，伏于身中，又因纳凉太过，束其内热，不得外越，

郁而发热，此即俗云寒热病也。古人因其均是热病，以动而得，明其无表邪，故曰中热；以静而得，明其有表邪，故曰中暑。后人不解其义，概用寒凉，不知治热病，原有两条分别，无表邪者，不必用发表，即可寒凉；若有表邪者，先散外束之寒邪，后用寒凉可也。此症与仲景冬月伤寒相似，但冬月伤寒，内无暑热，故初起无口燥舌干内热之象；直待日久，寒郁成热，然后口燥咽干，今夏秋寒热病，内有暑热，外冒风寒，初起即见外寒里热之症，故不同冬月伤寒治法，妄用辛温，但宜辛凉散表以治之。今有重视表症者，误用仲景麻桂发表，碍其暑热，重视暑热者，误用寒凉清里，抑遏表邪，良以不明夏秋之热病，不同冬月伤寒治法耳。

中　热　病（即无表邪之热病）

中热之症　发热昏沉，闷乱口噤，烦躁大渴，神识不清，遗尿便赤，外无表症，此即古名动而得之为中热症也。

中热之因　时值夏令，天之热气下降，地之热气上升，人在气交之中，日中劳役扰动其阳，热邪直中阳经，则有中热之症矣。

中热之脉　脉息洪数，六经皆热。或见洪长，阳明之热。或见沉数，时有结热。身热脉数，中热之别。

中热之治　忽然倒仆，闷绝不知，切勿置极热极冷之处，宜以鲜藿香煎汤，调六一散，微温灌服，得汗乃佳；若治之太热，恐增其热，治之太冷，则遏其热，直待手足自汗，热邪外出，人事少知，然后以黄连香薷饮、三黄石膏汤治之；渴者，人参白虎汤加干葛；若肺家多热，桔梗汤；心脏有热，导赤各半汤；心肺俱热，神志不清，凉膈散；湿热甚，苍术白虎汤；燥热甚，竹叶石膏汤。

黄连香薷饮　通治暑热。

黄连　香薷　白扁豆　厚朴

加鲜藿香同煎。身痛，加羌活；转筋挛缩，加木瓜；小便赤涩，加六一散；呕，加广皮；渴，加干葛、花粉。

三黄石膏汤　治无表邪，多汗口渴，里热甚者。

黄连　黄柏　黄芩　石膏　山栀　玄参　知母　甘草

人参白虎汤　治阳明经里热之症。

人参　石膏　知母　粳米　甘草　葛根

桔梗汤　治肺素有热，烦热喘咳，口燥咽干。

薄荷　桔梗　黄芩　山栀　连翘　甘草　竹叶

导赤各半汤　利去小肠之热，则心火自退，故曰导赤；泻去心火，则小肠自利，故曰泻心汤。

黄连　生地　木通　犀角　山栀　黄芩　麦冬　灯心　甘草

凉膈散　治上焦热甚，表解里热，宜清未宜下之症。

黄芩　山栀　桔梗　连翘　天花粉　黄连　薄荷

苍术白虎汤　治阳明湿热

苍术　石膏　知母　甘草

竹叶石膏汤　治阳明燥热。

石膏　知母　麦冬　甘草　竹叶　人参

中热，即暴发热病之重者，以其昏沉卒倒，故曰中热；以其无恶寒表热之表症，故不曰寒热病、温病。热令之温热病，但热不恶寒，而无卒倒昏沉之候。按中热与热病，同纯阳之症，而热病可用寒凉直折；若中热恐痰饮食滞，迷塞中焦，昏沉不省，胃阳抑遏，手足反冷，故凡治神昏之症，反不得用寒凉，重在胃阳凝结填塞痰迷者多耳，治中热昏沉，宜先用疏利中焦，待其胃气宣通，胃阳敷布，手足温热有汗，方可用以上诸方，以清上焦之

热。如热结下焦，大便闭结，有下症者，用三化汤、承气汤；若大小便俱闭者，八正散。

大凡去邪去病，止寻三条出路，身热上焦热，寻毛窍发汗而出；下焦热在小肠、膀胱，当从小便而出；热在大肠，当从大便而出；此三者人人知之，不曾认得的耳。

寒热病论

秦子曰：寒热病，即古静而得之为中暑病也。以暴寒而伤有热之人，则恶寒发热，乃非时之伤寒。因在夏热之令，先伏暑热在内，故不得为伤寒矣。今更其名曰寒热病。夫寒热者，以寒伤热而命其名也。伤寒与寒热病，时异而治殊，故余注明症治。则伤寒与寒热，两无差误矣。总之同一暑热病，以无表邪者为中热病，以有表邪者为寒热病。同一有表邪病，以热令里有暑热者，为寒热病，照后条治法；以冬月里无暑热，惟外感风寒，在表发热者，名伤寒，仍照伤寒治法。

寒　热　病（即有表邪之热病）

寒热病之症　头疼身痛，恶寒发热，去衣则凛凛，著衣则烦躁，口渴懊侬，足冷耳聋，谵语喘呕，或手足无汗，或两足独冷，即静而得之为中暑症也。

寒热病之因　痰饮之热积于中，时令之热感于内；或因纳凉太过，或因居处太静；身无汗出，热气无从发泄，又被早晚阴寒，束其肌表，则恶寒身痛身热足冷之症作矣。

寒热病之脉　脉见浮紧，太阳表邪。若见洪大，阳明有邪。或见弦数，少阳有邪。

寒热病之治　头疼身痛，恶寒发热无汗，羌活败毒散汗之。有汗者，羌活冲和汤和之。脉伏烦躁者，升阳散火汤发之；待足暖有汗，脉出不伏，然后清其里热。肺素有热者，桔梗汤；心热甚，导赤各半汤；心肺俱热，凉膈散。若足冷耳聋，寒热而呕，有痰者，升麻干葛汤加柴胡；无痰者，小柴胡汤。若手足汗少，两足不温，邪热未曾发越，亦用升阳散火汤。热令人手足应温，今反见足冷，乃是表邪未散，即上身热极，上身多汗，尚是表邪烦热，犹宜散表。

羌活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枳壳　川芎　广皮　人参　甘草

羌活冲和汤

羌活　防风　苍术　川芎　细辛　白芷　生地　黄芩　甘草

升阳散火汤

升麻　干葛　羌活　独活　人参　白芍药　柴胡　防风　甘草

小柴胡汤　见前伤寒。

桔梗汤

导赤各半汤

凉膈散　以上三方见中热。

无恶寒身痛表症，但见内热烦渴多汗，唇焦消水，六脉沉数，即为无表邪之中热症。若初起发热恶寒，头痛身痛，六脉浮数，则为有表邪之寒热症，当从三阳经主治。然一见恶寒，即重太阳，以外感惟怕表邪不散耳。小柴胡汤，单主少阳一经之寒热者。若太阳少阳寒热，仲景则有桂枝柴胡汤，家秘化立羌活柴胡汤。太阳阳明寒热，仲景则用桂枝葛根汤，家秘化立羌活干葛汤。三阳寒热，今补立羌柴葛根汤。大凡寒热之病，必要先散表邪，即里热已甚，必不得已，但可双解表里，不可纯用寒凉，以碍恶寒之表症。

发热总论

秦子曰：人若发热，则为有病，发热不已，即蹈危机。夫人未有不病而发热者，未有发热不休而不死者。凡病而不发热，虽病未重；若病而发热，虽轻不可忽也。故余于发热症，既详著《伤寒大白》中，又复著于大方杂症门，今立外感二条，内伤二条，其余门路虽多，

可以比例而推也。

外感发热(风寒、温热)

风寒发热

风寒发热之症　头痛身痛无汗恶寒，发热拘紧，此表邪发热也。手足多汗，口渴恶热，此里邪发热也。

风寒发热之因　或时令当寒，或非时暴寒，或早晚受寒，体虚不谨，则感冒而发热矣。

风寒发热之脉　脉见浮紧，寒邪伤营；脉见浮缓，风邪伤卫。左脉浮数，病在太阳；左脉弦数，病在少阳。右脉浮数，病在阳明。六脉沉数，里有结热。

风寒发热之治　寒邪伤营，无汗恶寒，羌活汤。风邪伤卫，有汗恶风，防风汤。脉弦而数，病在少阳，柴胡汤；伤寒者，加羌活、独活；伤风者，加防风。右脉洪数，病在阳明，葛根汤，寒邪加羌活。脉沉里热，宜清里。

羌活汤

羌活　独活　柴胡　防风

防风汤

防风　荆芥　葛根

柴胡汤

柴胡　防风　荆芥

干葛汤　见伤寒。

温热发热

温热发热之症，身热多汗，不恶寒，反恶热，口渴唇焦，神气昏沉，烦闷躁扰，此温热之症也。

温热发热之因　或时令大热，热淫所胜；或应寒反温，应凉反热，温热之邪，袭人肌表，传入经络，则温热发热之症作矣。

温热发热之脉　脉多洪数。浮数表热；沉数里热；左脉若数，太阳、少阳；右脉若数，阳明肠胃。

温热发热之治　热在太阳，羌活冲和汤。热在少阳，小柴胡汤。热在阳明，干葛石膏汤；沉数里热，大便结者，凉膈散；下症急者，三黄丸下之。

羌活冲和汤

小柴胡汤

干葛石膏汤

凉膈散　以上四方见伤寒。

三黄丸　见痢疾。

内伤发热(气分、血分)

气分发热

气分发热之症　夜则安静，昼则烦热，唇焦口渴，饮水多汗，此气分发热之症也。

气分发热之因　或膏粱积热，蕴于肠胃之中；或热病后，余热未除，早食荤腥谷气，此内伤实热之因也。若本元不足，气怯神离，夜凉日热，此内伤虚热之因也。

气分发热之脉　左寸脉数，心气之热。左关脉数，肝胆之热。右寸脉数，大肠肺热。右关脉数，肠胃气热。

气分发热之治　左脉洪数，肝胆气分发热，羌活柴胡汤、地骨皮散。右脉洪数，肠胃气热，干葛石膏汤、桔梗汤。

羌活柴胡汤

羌活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地骨皮散

地骨皮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干葛石膏汤　见伤寒。

桔梗汤　见中热。

血分发热

血分发热之症　昼则安静，夜则发热，唇焦口干，反不饮水，睡中盗汗，此血分发热之症也。

血分发热之因　或热病后，热伏血中；或阴血素亏，血虚火旺；二者皆成血分发热也。

血分发热之脉　左寸脉数，心经血热。左关脉数，肝胆血热。右寸脉数，大肠肺热。右关脉数，脾胃血热。

血分发热之治　心经血热，实热，导赤各半汤；虚热，天王补心丹。肝经血热，实热，栀连四物汤；虚热，归芍柴胡汤。右脉洪数，肺胃大肠血热，实热，清胃汤；虚热，犀角地黄汤。

桢按：夜间发热，若无先寒后热等症，方可以血热治之；若先寒后热，每夜如此，乃是太阳经似疟之表邪症，当以太阳经羌活汤表药治之。

导赤各半汤　见不语

天王补心丹　见衄血。

栀连四物汤　即四物汤加山栀、黄连。

归芍柴胡汤

当归三钱　白芍药三钱　柴胡三钱　黄芩五钱　广皮二钱　甘草五钱

清胃汤　见齿痛。

犀角地黄汤　见咳血。

羌活汤　见伤寒。

气实柴胡汤　治气实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知母　石膏　地骨皮　天花粉

气虚柴胡汤　治气虚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人参　黄芪　地骨皮　金石斛

血实柴胡汤　治血实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当归　白芍药　丹皮　大黄

血虚柴胡汤　治血虚发热。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芍药

以上四方，家秘治内伤发热之正法。血虚发热方中加参芪，气有生血之功；气虚发热方中，不加补血之药，血无益气之理也。

头痛论

秦子曰：头痛头风，同一症也。头风者，头痛症中之症，方书以痛之久者为头风，暴起者为头痛。其词盖以头痛为外感，头风为内伤。愚意虽有新久之别，而外感内伤之分，不在此也。头痛头风，同归于痛而已，因于风者，名头风可也。伤寒门头痛，皆是三阳经表症，今在杂症门，虽分外感内伤，然三阳三阴，皆有头痛。

外感头痛

头痛之症　初起不因内伤，忽尔头额作痛，沿门多病，大小传染，此外感岁运之气，所谓天行症也。若起居不谨，睡卧当风，冲寒冒雪，不因传染而病头痛，此外感六淫之邪，

所谓人自感冒症也。若恶寒发热，头项巅脑发际作痛，太阳症也。咳哕烦心痞满，额前作痛，阳明症也。时寒时热，鬓边作痛，少阳症也。心疼烦闷头痛，痛连胁骨，少阴症也。干呕吐涎沫，痛在巅顶，厥阴症也。若头旋发热，有汗者，风痛也。恶寒发热，无汗者，寒痛也。夏令头痛，发热汗多口渴者，暑痛也。头重而痛，天阴则发，湿痛也。口干唇裂，烦躁便闭，燥痛也。暴厥昏倒，烦热不卧，火邪痛也。

头痛之因　少阳之政，风胜乃摇，候乃大温，病头痛。又云阳明之复，咳哕烦心，病在膈中，头乃痛。太阳之胜，热反上行，头项脑户中痛。太阳之复，心痛痞满，头痛。太阴之政，腰脊头顶痛。又云太阴在泉，湿淫所胜，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此皆岁运之加临，人在气交中，潜受其气，搏于经络之中，则成天行头痛之症矣。若不因天行司政之气，自觉起居不慎，坐卧当风，风寒暑湿，入于经络，则成自感六淫之头痛也。

头痛之脉　脉必浮大。浮缓伤风；浮紧伤寒。虚数者暑；洪数者热。寸大易愈；尺实难脱。

头痛之治　宜详天行、自感，属何经所主。若在太阳经者，选奇方。在阳明经，清震汤。在少阳经，清空膏。在少阴经，独活细辛汤。在太阴经，苍术除湿汤。在厥阴经，头痛吐涎沫者，吴茱萸汤主之。因于风者，加风药；因于寒者，加热药；因于暑湿者，加凉燥之药；因于燥热者，加清润之药。运气加临，须详运气用药。又少阳头痛，耳前后脉涌有热，刺出其血，故余家秘治头痛，不按经穴，随其所痛之处而刺之，则不必出血而痛即减。此宗《内经》缪刺之法也。

选奇方

防风　羌活　黄芩　甘草

因于风，倍加荆芥、防风；有寒，去黄芩，加川芎、细辛；有暑，加石膏、香薷；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有火，加黄连、山栀。

清震汤

升麻　苍术　干葛　甘草　鲜荷叶

有风，加防风、荆芥；有寒，加川芎、细辛；有暑，加黄连、石膏；有湿，加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火旺，加山栀、黄连。

石膏散

石膏　川芎　白芷　葛根

为细末。

清空膏

柴胡　黄芩　黄连　甘草　川芎　羌活　防风

有风，加荆芥，倍防风；有寒，去黄芩、黄连，加生姜、细辛；有暑，加石膏、黄连；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火旺，加山栀、黄连。

独活细辛汤

独活　细辛　川芎　秦艽　生地　羌活　防风　甘草

有风，加荆芥，倍防风；有寒，加麻黄、桂枝；有暑，加黄芩、石膏；有湿，加苍术、白芷；有燥，加石膏、竹叶；火旺，加知母、黄柏。

苍术除湿汤

苍术　白术　厚朴　白茯苓　陈皮　甘草　半夏曲

有风，加防风；有寒，加生姜；有暑，加黄芩；有湿，加川芎、白芷；有燥，加知母、石膏。

吴茱萸汤

吴茱萸　人参　大枣　生姜

内伤头痛

头痛之症　或在半边，或在两边；或痛二三日，或痛七八日，甚则数日之外；痛止仍

如平人，偶一触犯，则痛立至。如气怯神衰。遇劳即痛，痛连鱼尾，此气虚痛也。五心烦热，时常牵引刺痛，此血虚痛也。口渴唇焦，二便赤涩，此积热痛也。恶心呕吐，此痰饮痛也。恼怒即发，痛引胁下，此肝火攻冲痛也。以上皆内伤之症也。

头痛之因　或元气虚寒，遇劳即发；或血分不足，阴火攻冲；或积热不得外泄；或积痰留饮；或食滞中焦；或七情恼怒，肝胆火郁。皆能上冲头痛，而成内伤头痛之症也。

头痛之脉　空大乏神，的是气虚；若见细涩，方是血亏。或见洪数，膏粱积热。或见滑大，痰饮内结。两寸洪大，上焦有火。左关弦数，肝胆郁结。

头痛之治　若气虚者，家秘和中汤。血亏者，家秘芎归汤。膏粱积热者，栀连平胃散。酒湿上冲，葛根解酲汤。积痰留饮者，半夏天麻汤、导痰汤。食积作痛者，平胃保和汤。肝胆有火者，清空膏、柴胡清肝饮、泻青汤。

家秘和中汤

人参　当归　黄芪　白术　广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川芎　细辛

家秘芎归汤

当归　川芎　生地　连翘　细辛　蔓荆子

栀连平胃散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山栀　黄连

葛根解酲汤

葛根　葛花　砂仁　木香　陈皮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人参　神曲　白术　白豆蔻　青皮　川黄连

天麻二陈汤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天麻

导痰汤

南星　枳壳　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平胃保和汤

苍术　厚朴　广皮　甘草　莱菔子　山楂　麦芽　神曲　连翘

清空汤

柴胡　黄连　黄芩　甘草　川芎　羌活　防风

柴胡清肝饮

柴胡　白芍药　山栀　黄芩　丹皮　当归　青皮　钩藤　甘草

泻青汤　家秘清肝胆风热。

当归　龙胆草　川芎　山栀　羌活　防风　黄芩

附：大头症

秦子曰：大头症，古书未载，近代独多。头面红肿，其大如斗，若肿在两颐，头上不肿，名曰发颐，非大头症也。大头症，有外感，无内伤。

大头见症

大头痛之症　身发寒热，头面肿，赤色煽红，壅害言语，此三阳经湿热为患。若大小传染，沿门相似，此天行湿毒症。若无传染，独一人自病，此起居不慎，偶触湿热之气，人自感冒，《内经》所谓湿上甚为热，正此症也。

大头痛之因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少阳司天，火淫所胜；阳明之胜，上行头目。湿胜则肿，热胜则痛，湿热上甚，则头面肿，大头之症作矣。

大头痛之脉　必见浮洪。湿胜则浮；热胜则数。浮数宜汗，沉数宜清。浮大易愈，沉伏难医。

大头痛之治　宜羌活败毒散以散天气之邪；次用普济消毒饮，加酒煮大黄，以清散热毒。肿肿红赤，外用砭刺出血，以去在表壅滞。大抵时行之症，先宜发汗，要知出血，亦

发汗之意也。

羌独败毒散

羌活　独活　柴胡　前胡　桔梗　枳壳　川芎

湿胜肿大，加苍术、白芷；口干、脉大，加葛根、升麻，兼散阳明。

普济消毒饮

升麻　柴胡　陈皮　甘草　人参　黄连　黄芩　桔梗　玄参　连翘　马勃　大力子　姜蚕　板蓝根

大便闭，加酒浸大黄。口渴，加石膏、天花粉。

头痛虽有气血虚者，然到底痛无补法，以但虚无邪，必不作痛；即气虚头痛，必是虚而冒寒，然后作痛；血虚头痛，必是血虚有火，然后攻冲而痛。凡治病必先治其痛。如气虚冒风寒，荆防芎苏饮，内服外熏，痛愈以四君子汤补气；血虚有火，知柏四物汤，痛止，服当归补血汤。然头痛第一要详审胃家无滞者，可用上二法；若胸次欠适，即为痰饮凝滞，又要平胃化滞，以头痛皆因胸前凝滞而起，胸前凝滞，则胃阳不能上布，易于感邪，故平胃保和散，治头痛要著，无论内伤头痛，即外感之痛亦用之。以外感表邪，必要宣通胃阳，方能作汗外解，故疏散胃滞，为发汗散邪妙诀。夫发汗散邪，人人知之，欲散外邪，先散胃滞，使胃阳敷布作汗，人所不知也。

齿　痛（外感、内伤）

外感齿痛

外感齿痛之症　身发寒热，痛连头目，甚则攻注牙龈，肿痛作脓，此外感齿痛之症也。

外感齿痛之因　齿痛属阳明少阳二经者多。胃家有热，胆经有火，外被风寒所束，二经之热，不能发越，则郁而攻注作痛矣。

外感齿痛之脉　右关浮数，阳明风热。右关沉数，肠胃积热。左关浮紧，少阳风寒。左关沉实，肝胆之火。

外感齿痛之治　阳明风热者，葛根防风汤。阳明积热者，外刺合谷穴，内服葛根清胃汤。少阳风寒者，柴胡防风汤。少阳风热者，柴胡清肝饮。肝胆积热者，龙胆泻肝汤。头痛恶寒，太阳风寒外束，羌活汤。齿痛属阳明少阳者多，或有太阳症，故立后条。

干葛防风汤

干葛　防风　石膏　甘草

干葛清胃汤

升麻　甘草　生地　丹皮　山栀　干葛　川黄连

右上盘牙痛，加枳壳、石膏；

右下盘牙痛，加石膏、桑白皮；

上正门牙痛，加川黄连；

下正门牙痛，加知母、黄柏；

上二虎牙痛，加葛根、石膏；

下二虎牙痛，加白芍药；

左上盘牙痛，加柴胡、黄芩；

左下盘牙痛，加白芍药、黄芩。

柴胡防风汤

柴胡　防风　羌活　川芎　青皮　甘草

柴胡清肝饮

柴胡　白芍　山栀　黄芩　当归　丹皮　青皮　甘草　钩藤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 柴胡 黄芩 川黄连 山栀 知母 麦门冬 甘草

元气虚，加人参；血虚，加当归、白芍药；大便结，加大黄；气结，加青皮。

羌活汤

羌活 防风 川芎 白芷 苍术 甘草

内伤齿痛

内伤齿痛之症 或齿豁，或动而长，或浮痒燥黑，时常作痛，此内伤之症也。若右上盘痛，属胃与大肠；右下盘痛，属肺胃二经；左上盘痛，属胆经；左下盘痛，属肝经；上正门痛，属心经；下正门痛，属肾经；上左右二虎牙痛，属胃经；下左右二虎牙痛，属脾经。

内伤齿痛之因 齿豁而浮者，肾衰；齿动而长者，胃热；痒为血热；痛为火烁；黑则是虫蚀。此内伤齿痛之因也。

内伤齿痛之脉 尺脉虚大，肾水有亏。若见洪数，阴火旺动。左关弦急，肝胆之火。左关洪滑，痰火内烁。

内伤齿痛之治 肾虚阴火者，凉八味玄武胶为丸，或知柏天地煎。左关弦急，龙胆泻肝汤，右关洪滑，化痰汤。应下者，三黄丸。大凡牙痛症，寒者少，热者多，故内伤门都用凉剂。若劳倦而胃虚齿浮者，又当用补中益气汤，不可拘痛无补法也。

凉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黄柏、知母，共为细末，玄武胶为丸。

知柏天地煎

黄柏 知母 天门冬 生地黄

同煎三四次，冲玄武胶收膏

龙胆泻肝汤 见前。

化痰汤

贝母 枳实 黄芩 黄连 花粉 桔梗 元参 升麻 甘草

家秘三黄丸

黄芩 黄连 大黄 甘草 广皮

补中益气汤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术 广皮 升麻 柴胡 甘草

齿痛虽有各经虚实不同，然阳明积热者多，故清胃汤治齿痛总司。然尚有分别，若膏粱食气已化，惟存积热，所谓热而无滞，可用清胃汤，苦寒直折；若积热虽重，厚味尚未化尽，所谓热而有滞，若以苦寒直折，则滞气凝遏，而热愈甚。倒如郁火症，用苦寒则火愈郁，服升阳散火汤则愈。东垣以清胃汤加砂仁，香附，更名清胃散，散者，散也，家秘加白豆蔻、黑山楂末，同是此意。以肠胃积热，大抵酒肉食滞，蒸酿而成，故化散胃滞，积热自清。余以平胃保和散，治口疮齿痛，及疳火疳积，俱获奇效，此深得清积热根本。故疮癣齿痛之人，不能淡薄滋味，必缠绵难愈也。

胸痛论

秦子曰：胸与膈，肺之分野，膈痛胸痛两症也。但胸痛止在中间，膈痛则连两腋，故歧骨之上作痛，乃为胸痛；若痛在胸之下，即名胃痛；若胸中满塞而不痛，又名胸痞；若胸中满塞，水谷全不能下，又名胸痹，皆非胸痛也。或痛久不散，每夜寒热，按之愈痛，视之有形，此又是内痈之症，而非胸痛矣。

外感胸痛

外感胸痛之症 初起表邪未散，下早闷痛，此伤寒门结胸症也。胸痛胀满，咳嗽气逆，不能仰卧，此六淫之邪，伤于肺经，方书所谓肺胀胸痛也。若胸痛寒热，咳吐腥秽，又

是肺痈之症。

外感胸痛之因　伤寒表邪未散，下之太早，内陷胸中，盖胸主半表半里，外邪内陷，与水饮互相盘结，则成结胸之症。若六淫之邪伤肺，肺热焦满，怫郁不宣，胸亦为之作痛，盖胸为心肺之室也。

外感胸痛之脉　沉紧而劲，下后作痛，结胸之症。脉来浮大，胸痛身热，支结之别。寸口浮大，风热肺逆。寸口脉实，脉痈之疾。

外感胸痛之治　伤寒误下已成结胸者，宜大、小陷胸汤出入加减；若未成结胸者，宜枳壳汤治之；若肺痈风热者，加味泻白散；肺气壅塞，枳桔二母汤；肺痈作痛，桔梗汤、瓜蒌汤。

大陷胸汤

大黄　芒硝　甘遂

小陷胸汤

黄连　半夏　瓜蒌

加味泻白散　治风热伤肺。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防风　荆芥

热甚，加石膏、知母。

枳桔二母汤　清理肺气，兼消痰火。

枳壳　知母　川贝母　瓜蒌仁　苏子　桔梗

桔梗汤　治肺痈肺瘘。

川贝母　薏苡仁　桑白皮　地骨皮　葶苈子　枳壳　桔梗　杏仁　甘草

瓜蒌汤　通治肺胃之痈。

瓜蒌仁一个，去皮，炒黑，研，甘草同煎服。

内伤胸痛

内伤胸痛之症　不因外感，胸中隐隐作痛，其痛缓，其来渐，久久不愈，饮食渐少，此内伤胸痛也。若见咳嗽寒热，吐痰腥秽，则是肺痈之症，而非胸痛也。

内伤胸痛之因　七情六欲，动其心火，刑及肺金，或怫郁气逆，伤其肺道，则痰凝气结；或过饮辛热，伤其上焦，则血积于内，而闷闭胸痛矣。

内伤胸痛之脉　滑大主痰；洪数主火。左寸洪数，心火刑金；左关弦数，肝胆有热。右寸沉结，气滞上焦；寸脉芤涩，上部畜血。

内伤胸痛之治　痰气不清，瓜蒌仁汤，加青黛、海石；兼火者，栀 连二陈汤；心火乘金，泻心汤；救肺，清肺 饮；烦恼郁结者，加味柴胡散；气滞上焦者，四七汤；血积上焦者，红花当归汤加桃仁、牡丹皮，有热，加炒山栀、郁金。

瓜蒌仁汤　见前。

栀连二陈汤

山栀　黄连　熟半夏　白茯苓　广皮　甘草

泻心汤

川黄连　甘草

清肺饮

地骨皮　桑白皮　桔梗　知母　黄芩　玄参　薄荷　甘草

热甚，加石膏。

加味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栀

四七汤

半夏　厚朴　茯苓　紫苏

加姜、枣。

红花当归汤

红花　当归　红曲　赤芍药　牡丹皮　青皮　桃仁　郁金　查肉　泽兰叶　黑山栀

胸痛上焦气分病，当理肺气，要分肺管、胃管。若胃气有伤，胃脘气逆，亦多胸痛，其中分别：若饮食自如，而见气逆咳喘作痛，病不在胃而在于肺，当和肺气；若无喘咳气逆，而见饮食阻滞，病不在肺而在于胃，当调胃气；若二经皆病，当审其何经先起，如先见喘咳气满作痛，后见妨碍饮食者，此肺病遗祸于胃也，当治其肺，兼治其胃；若先见饮食妨碍，后见喘咳气逆，此胃病遗祸于肺也，当平其胃，兼治其肺。此从方广肿胀门，辨脾肺相传法中，化出辨肺胃二经之胸痛。又有语言即痛，饮食不痛者，病在于肺；饮食即痛，语言不痛者，病在于胃。此从辨喉痛症中，化出辨肺胃之胸痛也。

胁痛论

秦子曰：胁痛者，左右两肋痛也。胁之下尽处名季胁。若痛在胁之上，名腋痛。痛在季胁之后，名腰痛；二者皆非胁痛也。夫腋痛者，肺症也。腰痛者，肾与膀胱症也。凡胁痛多火，皆肝胆症也。上胁痛属肝，下胁痛属胆，或有肺气怫郁，金邪乘木，亦令胁痛，名肺胁痛，最利害，金乘木为贼邪，故重。

外感胁痛（运气感冒）

运气胁痛

运气胁痛之症　病起于仓卒，暴发寒热，胁肋刺痛，沿门相似，或在一边，或在两边，痛之不已，胀及遍身，甚则指甲紫黑而死。此天行岁运，胜复之气加临，所谓天灾流行之疫症，俗名刺肋伤寒，又名痧胀是也。

运气胁痛之因　少阳司政，相火用事；少阴司政，君火用事；阳明司政，燥火用事；其年胜复之气太过，则相火甚于本位，而肝胆自病；君火太过，则子病累母，肝胆亦病；燥火用事，金病克木，肝胆亦病；三火炽甚，木火通明，肝胆之气怫郁，则两胁暴痛之症作矣。

运气胁痛之脉　多见弦数。浮数居表，沉数主里。脉减痛缓则生，沉伏厥冷则死。

运气胁痛之治　宜疏散为先。若少阳司政，柴胡汤加减主之；少阴司政，独活败毒散，对泻心汤；阳明司政，干葛石膏汤主之。凡胁痛，外用针刺委中、三里二穴出血；若痛甚，指甲黑者，即刺十指尖出血为妙，越地所谓放痧是也。若咳嗽痰声，无论左右，即为肺邪胁痛，宜泻青各半汤，并刺少商穴。

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青皮　山栀　枳壳　木通

加苏梗。

独活败毒散

独活　桔梗　柴胡　黄芩　桔梗　枳壳　甘草　钩藤　广皮

加苏梗。

泻心汤

黄连　甘草　灯心

干葛石膏汤

干葛　柴胡　黄芩　石膏　枳壳　广皮　甘草　木通

加苏梗。

泻青各半汤

龙胆草　黄芩　山栀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加青黛一钱冲服。

感冒胁痛

感冒胁痛之症　并无时行传染，因自冒风寒，先见恶寒发热，胁痛耳聋，呕而口苦，此伤寒少阳经胁痛症也。若寒热已除，后乃胁痛干呕，此表解里未和，邪热痰饮之症，二者皆非天灾流行，乃人自感冒之症也。

感冒胁痛之因　起居不慎，感冒外邪，或初感即中少阳，或传变而入少阳，则邪居半表半里，而成胁痛之症也。

感冒胁痛之脉　脉来多弦，弦紧宜汗，弦细宜和，弦数为热，弦促为结。

感冒胁痛之治　风邪在表，柴胡羌活汤；热邪在半表半里，小柴胡汤；热邪在里，小柴胡加山栀、青皮、枳壳；表已散，里气不和作痛，审知是燥痰结饮，轻则瓜蒌仁汤，重则十枣汤；若肝胆郁火，成痰，家秘胆星汤主之。

柴胡羌活汤

柴胡　羌活　防风　枳壳　桔梗　青皮　苏梗

小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栀　青皮　桔梗　枳壳

瓜蒌汤

瓜蒌仁　枳壳　青皮　苏梗　桔梗

十枣汤

芫花　甘遂　大戟

上三味，以水先煮肥枣三十枚，取枣汁入药末一钱调服。瘦弱人五六分，得利即止。

家秘胆星汤　治胆火成痰，胁肋作痛。

陈胆星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青黛　海石

内伤胁痛（痰饮、郁火、死血、肝肾虚）

内伤胁痛之症　并无外感之邪，或左或右，胁肋作痛，或左右皆痛，或左右攻冲，或时痛时止，或常痛不休，此内伤胁痛也。

内伤胁痛之因　或痰饮悬饮，凝结两胁；或死血停滞胁肋；或恼怒郁结，肝火攻冲；或肾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或肾阳不足，虚阳上浮；皆成胁肋之痛矣。

内伤胁痛之脉　右关滑数，胃家痰实。右寸沉弦，肺家悬饮。两关芤涩，乃是死血。左关数大，肝胆火冲。尺脉沉数，肾水不足。尺脉浮大，虚阳上越。

内伤胁痛之治　痰饮聚于中脘，攻注两胁者，导痰汤加竹沥；悬饮凝结，咳逆胁痛，十枣汤；死血作痛，红花桃仁汤；恼怒伤肝，肝经郁火者，柴胡清肝饮、栀连柴胡汤；肝血不足，肝气不调，家秘补肝汤；肝肾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冲，家秘肝肾丸；若肝肾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八味丸治之。

导痰汤

南星　橘红　白茯苓　半夏　甘草　枳壳

热者，冲竹沥一钟；寒者，加白芥子。

十枣汤　见前篇。

红花桃仁汤

大黄　枳壳　厚朴　桃仁　红花　赤芍药　当归尾

柴胡清肝饮

柴胡　黄芩　山栀　白芍药　青皮　枳壳

栀连柴胡汤

柴胡　黄芩　广皮　甘草　山栀　川黄连

家秘补肝汤

当归　白芍药　生地　川芎　青皮　香附　木通　苏梗　钩藤

家秘肝肾丸　治肝肾真阴不足，龙雷之火上炎，当滋阴降火。

天门冬　生地　当归　白芍药　黄柏　知母

八味肾气丸　治肝肾真阳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炎，法当引火归源。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桢用前二方，皆治龙雷之火，夫龙火主肾，雷火主肝，然当分肝肾之真阴虚、真阳虚；若真阴虚者，真水涸而火自旺，即乾之上九，亢龙有悔之象，宜用家秘肝肾丸，敛而降之；若真阳虚者，真火不足，无根之火，失守上浮，即坤之上六，龙战于野之象，宜用《金匮》八味丸以摄伏之；一阴一阳，寒热天壤。堂儿问曰，临症何以分别？余曰：真阴虚则火旺，原症脉象，俱是火候，如便闭、喘咳、骨蒸，六脉沉数，皆真阴虚也；若真阳虚则火虚，原症脉象，俱是虚候，如大便泄、小便清，六脉空大，皆真阳虚也。

胃脘痛论

秦子曰：胃脘痛，在胸之下，脐之上，两胁中间；但心胞络痛，同在心下脐上，极难分别。大抵痛而能饮食者，心胞络痛也。痛而不能饮食者，胃脘痛也。二经之痛，俗名心头痛，此症内伤者多，外感者间或有之。今列外感二条，内伤七条，即古名九种心疼也。

外感胃脘痛（风寒、暑热）

外感胃脘痛之症　向无此症，偶值时令暴寒，心下闷痛，恶寒厥冷，二便清利，口吐冷沫，此寒邪入胃，凝结痰饮食积，卒然暴痛之症也。若时令暴热，心下忽绞痛，手足虽冷，头额多汗，身虽恶寒，口燥舌干，大便虽泻，溺色黄赤，此湿热所伤之症也。

外感胃脘痛之因　其人中气向寒，偶触时令之寒，则寒凝胃口而痛。若内有积热，外遇湿热，两热蒸酿，则热壅胃口，亦成胃痛之症。

外感胃脘痛之脉　或见浮紧，寒邪在表。或见沉弦，寒邪入里。或见浮数，表有热邪。或见沉数，里有热结。

外感胃脘痛之治　宜分寒热二条。寒痛者，先用五积散，兼散外寒；后用温胃汤，以温内寒。热痛者，先用神术平胃散，以清外热，后用清中汤，以清里热。言寒则风亦在焉，言热则暑湿燥火皆在焉。

五积散

白茯苓　陈皮　半夏　甘草　川芎　白芷　枳壳　厚朴　苍术　麻黄　干姜　肉桂　桔梗

温胃汤

厚朴　砂仁　甘草　陈皮　干姜　白豆蔻　黄芪　人参　姜黄　益智仁

神术平胃散

苍术　防风　甘草　石膏　知母　厚朴　广皮

清中汤

黄连　山栀　草豆蔻　半夏　陈皮　白茯苓　甘草

内伤胃脘痛

内伤胃脘痛之症　不因外感六淫，偶或伤于饮食，填塞太仓，胸前闷痛，此食积症也。痛极应背，背心一片如冰，恶心呕吐，吐出涎痰稍缓，此痰饮症也。时作时止，口渴唇燥，痛则多汗，此积热症也。二便清利，手足逆冷，口吐涎沫，得寒饮则甚，此积冷症也。遇气即发，或攻注作痛，或凝结作胀，此气滞症也。日轻夜重，或唧唧作声，得寒则痛，得热暂缓，此死血痛也。呕吐清水，面上白斑，唇红能食，时或吐蛔，此虫积症也。故云内伤之痛有七。

内伤胃脘痛之因　饮食不节，伤其胃口，太阴升降之令，凝结壅闭，则食积之痛作矣。脾胃素弱，日饮水谷，不能消受，停积中脘，则成痰饮而痛；七情六欲之火，时动于中，

膏粱炙煿之热，日积于内，热久成燥，积热之痛作矣。胃阳不足，冷饮内伤，阴寒凝结，则积冷之痛作矣。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忧思日积，气不宣行，则气滞而成痛。血分素热，又喜辛辣之物，以伤其阴血，则停积于中，而成死血之痛。湿土主生生之令，饮食不谨，湿热内生，则虫积而成痛矣。

内伤胃脘痛之脉　沉实有食，沉滑多痰，数大为热，迟缓主寒，气滞脉沉，死血涩结，乍大乍小，虫积使然。

内伤胃脘痛之治　宜平胃散出入主治。若食积痛，用三棱丸治之。痰饮痛者，二陈汤、导痰汤，痛甚滚痰丸。积热作痛者，栀连清胃汤，有下症，神芎丸。积冷作痛者，豆叩丸。气滞而痛者，苏子降气汤。死血作痛，红花桃仁汤。有下症，桃仁承气汤。虫积痛，用万应丸治之。

平胃散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三棱丸

京三棱　枳壳　厚朴　广皮　甘草

二陈汤

导痰汤　二方见痰症。

清胃汤　见齿痛。

神芎汤

大黄　黄芩　黑牵牛　滑石　薄荷　川芎

豆蔻丸

草豆蔻　吴茱萸　益智仁　青皮　姜黄　麦芽　神曲　半夏　甘草

苏子降气汤

紫苏子　半夏　前胡　厚朴　甘草　陈皮　沉香　当归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当归尾　赤芍药　泽兰叶　楂肉　丹皮　山栀

桃仁承气汤

桃仁　大黄　甘草　桂枝　芒硝　枳壳　归尾

万应丸

麦芽　神曲　雷丸　陈皮　甘草　京三棱　莪术　槟榔　芜荑　鹤虱　使君子

家秘保和散

苍术　厚朴　半夏　广皮　枳壳　鲜麦芽　查肉　香附　槟榔　干葛　莱菔子

共为细末，多冲萝卜汁、竹沥，拌湿晒干，研细末。白汤调服。

家秘消坚散

三棱　莪术　槟榔　枳实　香附　海石

治上部癖积，加苍术、厚朴；治下部癖积，加青皮、枳壳。

栀连二陈汤加竹茹、干葛　治呕吐作痛。

滚痰丸　治痰癖作痛。

胃痛，要分别常痛、不常痛二条；又要细详若何痛重，若何痛缓。若饮食即痛，时常气嗳，此伤饮食也，用家秘保和散。若痛而呕恶，吐出痰涎稍减，此痰饮痛也，平胃导痰汤。胃脘有块，常痛不休，癖积痛也，家秘消坚散。时作时止，痛而汗出者，火也。热而无滞者，清火为急，清胃汤；热而有滞者，消滞为先，栀连保和散。遇夜痛甚，逢冷即痛，按之有形，或饮食入胃，从半边而下，此瘀血痛也，先用三棱丸，后用桃仁承气汤。痛而能食，得食痛减，常下虫积者，平胃散加使君子。胃中有形，按之痛极，每夜发热者，此胃痈痛也，瓜蒌四圣散。

凡见痛症，须防发毒，无论胸胁腰背，皆要按其痛处，若按之愈痛，每夜发热，要防内痈

腋痛论

秦子曰：腋痛者，在两胁之上，奶旁外侧，痛连缺盆，肺经症也。若在腋之下，原是胁痛，而非腋痛。方书以右腋为肺，左腋为肝，愚无左右之分，若见气粗喘咳者，即痛连左腋，亦名肺病。即见肝家形症，只作金邪乘木，治肺不治肝。以腋下为肺之部分，不比胁肋，主乎肝胆，此余宗钱仲阳肺藏治病之独诀。

外感腋痛

外感腋痛之症　恶寒发热，喘急嗽痰，腋下作痛，痛引缺盆，此风寒伤肺症也。若口渴面赤，吐痰干涸，小便短赤，此燥热伤肺症也。

外感腋痛之因　风寒壅于肺经，腋为肺脉所注之俞，故腋为之痛。燥热刑金，肺气焦满，攻注腋下，亦令人痛。是以风寒暑湿燥，皆有腋痛之候也。

外感腋痛之脉　右寸浮紧，风寒伤肺。或见浮洪，风热之诊。或见躁疾，燥火刑金。

外感腋痛之治　伤寒者，麻黄杏子汤。风邪伤肺，加味泻白散。燥火伤肺金之气者，知石泻白散。燥火伤肺金之血者，青金泻白散。

麻黄杏子汤

麻黄　杏子　米仁　桑白皮　桔梗　甘草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桔梗　杏仁　防风　黄芩　瓜蒌仁　知母　薄荷　枳壳　橘红　甘草

口渴，加石膏、花粉、竹叶。

清肺饮

山栀　黄芩　薄荷　甘草　桔梗　连翘

加竹叶七片，同煎。口渴，加石膏；大便秘，加大黄。

知石泻白散　家秘治火邪伤肺之气。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知母　石膏

胃火上冲，加葛根；肝火旺，加柴胡、黄芩。

青金泻白散　家秘治火邪伤肺之血。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山栀

肝火刑金，加白芍药；胃火旺，加干葛、石膏。

内伤腋痛

内伤腋痛之症　无外感之邪，但两腋下作痛，或见咳嗽气逆，此内伤腋痛之症也。

内伤腋痛之因　或恼怒怫郁，肝火刑金；或膏粱积热，熏蒸肺气；或房劳不谨，肾火上冲。皆成内伤腋痛之症。

内伤腋痛之脉　寸口脉大，肺气有伤。右关洪数，膏粱积热。脉沉而结，肺气牍郁。寸数尺疾，肾火刑金。

内伤腋痛之治　若恼怒伤肝，木火刑金，加味泻白散。膏粱积热，土中之火刑金；加味清胃汤，倍川连、枳壳。房劳不谨，水中之火刑金，家秘天地煎，合黄芩泻白散、二母汤。

加味泻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柴胡　钩藤　苏梗　桔梗　山栀

加味清胃汤

升麻　川连　甘草　葛根　石膏　桑白皮　枳壳　地骨皮

家秘天地煎

天冬　地黄　黄柏　知母　川贝母　甘草　麦冬　桑白皮　地骨皮

水煎三四次，冲玄武胶收。

黄芩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黄芩。

二母汤　即贝母、知母，二味同煎。

肩背痛论

秦子曰：《内经》云：西风生于秋，病在肺，腧在肩背。则肩背之痛，乃肺之分野；且手阳明大肠之脉，循臂上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下入缺盆络肺，其支别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又云：手太阳小肠之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其支别者，从缺盆循颈，上颊。按此论之，则肩背肺俞之痛，乃肺与大小肠为患矣。故肺病则缺盆中痛，肩背痛；大肠病，则耳后肩臑肘臂皆痛；小肠病，则肩臑肘臂肿痛。故凡背部肺腧作痛，要分别右左二腧，外感内伤，有余不足。若右肺腧缺盆痛，此肺与大肠之症；若左肺腧缺盆痛，乃是肺与小肠症也，以左右而分大肠小肠。至肺腧，则左右皆属肺也。然太阳膀胱之脉，亦在于背，但膀胱太阳之病，满背皆痛，不比肺痛，止在肺腧缺盆也。

外感肩背痛

外感肩背痛之症　背痛肩痛，发热不恶寒，反恶热，烦躁不宁，便闭便赤，口渴唇焦，此火邪伤肺之症也。若背痛肩痛，头痛发热，内虽烦躁，外反恶寒，此风寒伤肺之症也。

外感肩背痛之因　《内经》云：岁火太过，民病肩背热痛。又云：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民病肩背缺盆痛，此火邪伤肺也。又有肺素有热，风寒外束皮毛，肺热不得泄越，而肩背肺俞作痛，此寒邪伤肺也。

外感肩背痛之脉　右寸洪数，肺经热壅，火邪所伤；脉浮而紧，表有寒邪，风寒外束。

外感肩背痛之治，若火邪伤肺，当用家秘泻白汤、清燥清肺饮。肺素有热，风寒束于肌表者，羌防泻白散。

家秘泻白汤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黄芩　石膏　黄连

清肺饮

桔梗　黄芩　山栀　连翘　天花粉　玄参　薄荷　甘草

羌防泻白散　即泻白散加羌活、防风。

内伤肩背痛

内伤肩背痛之症　气怯神离，精神不足，痛势不急，仍能睡卧。此肺气不足之症也。若喘急气逆，不得睡卧，此肺壅作痛之症也。若劳伤脱力，遇劳即痛，此伤损之症也。口渴唇焦，二便赤涩，烦躁不宁，此积热作痛之症也。

内伤肩背痛之因　元气素亏，又复伤损，则肺气不足而作痛；肺热叶焦，复有触发，则肺气怫郁而作痛；劳碌举重，损伤筋膜，则肺窍有损而作痛；膏粱酒客，肠胃积热，上熏肺金，则土中之火刑金，而肩背缺盆肺俞，每每作痛。此皆内伤肩背痛也。

内伤肩背痛之脉　右脉浮大，按之无根，肺气不足。寸口脉盛，按之数实，气壅肺实。六脉弦大，按之促结，伤损之诊。右关沉数，肠胃积热；左关弦数，肝胆之火。

内伤肩背痛之治　气怯神清，脉大而虚，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喘急气逆，不得安卧，六脉躁盛，重则葶苈泻肺汤，轻则家秘泻白散。久痛不愈，气血有伤者，四物汤、八珍汤，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膏粱积热，口燥唇焦，六脉沉数者，家秘泻白散。木火刑金，左关脉数者，泻白各半汤。

四君子汤　治气虚作痛。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补中益气汤　治气血两虚，肩背作痛。

人参　白术　黄芪　当归　陈皮　甘草　升麻　柴胡

葶苈泻肺汤　治痰饮壅塞肺窍，肩背缺盆牵引作痛。

葶苈子　大枣肉

家秘泻白散　治实火刑金，肺热喘咳，唇焦便赤。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黄芩　石膏　川黄连

家秘加葛根清胃火，加白芍药清脾火，加柴胡清肝胆之火，加辰砂清心火，加黄柏清肾火，加枳壳清大肠之火，加木通清小肠之火。

四物汤　治血虚肩背作痛。

熟地黄　白芍药　当归　川芎

家秘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治诸凡身痛。

八珍汤　治气血两亏，肩背作痛。

即四君子、四物汤，家秘加秦艽、续断、钩藤、羌活。

泻白各半汤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胆草　山栀　黄芩

加青黛冲服。

腰痛总论

秦子曰：《内经》论腰痛，诸条不一。其曰太阳所至为腰痛，少阳腰痛如针刺，阳明腰痛不可顾。此数者，乃论外感腰痛也。其曰用力举重，入房过度，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此论内伤腰痛也。今立外感三条，以该六气；内伤五条，以该七情。

外感腰痛（风湿）

风湿腰痛

风湿腰痛之症　发热恶风，自汗身重，腰背重痛，不能转侧，此风湿腰痛之症也。

风湿腰痛之因　或雨湿之年，风湿袭入肌表，则时行腰痛，此因岁气而致病者；或冲风冒雨，风湿感人；或以水为事，水舍皮肤，一人独病，此人自感冒而致病者也。

风湿腰痛之脉　脉多浮涩。左尺浮涩，太阳风湿。左尺细涩，少阴风湿。左关浮涩，少阳风湿。左关细涩，厥阴风湿。右关浮涩，阳明风湿。右关细涩，太阴风湿。

风湿痛之治　《内经》云：腰痛引项脊尻背，太阳经也，宜羌独败毒散，加白芷、苍术。腰痛引脊内廉，少阴经痛也，宜独活秦艽汤。腰痛如锥刺皮中，少阳经痛也，宜柴胡独活汤。腰痛如张弓弦，厥阴痛也，宜柴胡芍药汤。腰痛不可顾，如有见，善悲者，阳明经痛也，白芷独活汤。腰以下如横木居其中，太阴经痛也，苍独肾着汤。

羌独败毒散

羌活　独活　防风　荆芥　川芎　柴胡　前胡　甘草　苍术　白芷

独活秦艽汤

独活　秦艽　防风　川芎　苍术

柴胡独活汤

柴胡　独活　防风　川芎　苍术　青皮　甘草

芍药柴胡汤

白芍药　独活　防风　川芎　苍术　青皮　钩藤

白芷独活汤

白芷　独活　防风　苍术　秦艽　干葛

苍独肾着汤

白术　白茯苓　干葛　苍术　独活　防风

寒湿腰痛

寒湿腰痛之症　头痛身痛，无汗拘紧腰痛，不能转侧，此寒湿腰痛之症也。

寒湿腰痛之因　或寒湿之年，阴寒司令，民病身重腰痛，此因岁气而成病者。或冲寒冒雨，阴寒雨湿之邪致痛，此人自感冒而成病者。

寒湿腰痛之脉　脉多沉紧。左尺沉紧，太阳寒湿。左尺细紧，少阴寒湿。左关沉紧，少阳寒湿。左关细紧，厥阴寒湿。右关沉紧，阳明寒湿。右关细紧，太阴寒湿。

寒湿腰痛之治　太阳寒湿，羌活败毒散，加苍术。少阴寒湿，独活苍术汤。少阳寒湿，柴胡苍术汤。厥阴寒湿，四逆汤，加柴胡、独活。阳明寒湿，苍术白芷汤。太阴寒湿，济生术附汤、渗湿汤；未效，用五苓散分利小便。

羌活败毒散

羌活　独活　前胡　川芎　防风　荆芥　甘草　苍术

寒令，加桂枝、生姜

独活苍术汤

独活　苍术　防风　细辛　川芎　甘草

寒甚，加姜、桂。

柴胡苍术汤

柴胡　苍术　川芎　防风　广皮　甘草　独活

寒甚，加生姜。

四逆汤

干姜　熟附子　炙甘草　柴胡　独活

苍术白芷汤

苍术　白芷　防风　干葛　升麻　干姜　甘草　独活

济生术附汤

白术　熟附子　杜仲　干姜

渗湿汤

白术　干姜　白茯苓　橘红　苍术　丁香　甘草

寒甚，加桂枝。

五苓散

白茯苓　猪苓　泽泻　白术　肉桂

气滞者，去白术。

湿热腰痛

湿热腰痛之症　内热烦热，自汗口渴，二便赤涩，痠痛沉重，此湿热腰痛之症也。

湿热腰痛之因　或湿火之年，湿热行令，人病腰痛，长幼皆发，此因岁气而成病者。或形役阳亢，外冒湿热之邪，此人自感冒而成病者。

湿热腰痛之脉　脉多沉数。左尺沉数，太阳湿热。左尺细数，少阴湿热。左关沉数，少阳湿热。左关细数，厥阴湿热。右关沉数，少阳湿热。右关细数，太阴湿热。

湿热腰痛之治　左尺沉数者，羌独冲和汤。左尺细数者，独活二妙丸。左关沉数者，柴独苍术汤。左关细数者，柴胡芍药汤。右关沉数者，芷葛二妙丸。右关细数者，防独神术汤。

羌独冲和汤

羌活　黄芩　川芎　白芷　防风　细辛　苍术　广皮　甘草　独活

热甚，加黄柏。

独活二妙丸

独活二两（蒸晒）　黄柏二两（炒）

柴独苍术汤
柴胡　独活　苍术　防风　黄柏　黄芩
热甚，加胆草。
柴胡芍药汤
柴胡　白芍药　青皮　钩藤　香附　山栀　乌药　独活
热甚，加黄柏、胆草。
芷葛二妙丸
苍术　黄柏　白芷　葛根　秦艽　独活
热甚，加栀、连。
防独神术汤
白术　黄柏　防风　独活

内伤腰痛（瘀血停滞、怒气郁结、痰注停积、肾阳不足、肾阴火旺）

内伤腰痛之症　日轻夜重，痛定一处，不能转侧，此瘀血停畜之症。胁肋气胀，遇怒愈甚，此怒气郁结之症。腰间重滞，一片如冰，得热减寒，得寒愈盛，此痰注作痛之症。时常怕冷，手足不煖，凡遇寒气，腰背即痛，此真火不足，阳虚之症也。五心烦热，足心如火，痛如锥刺，此阴虚火旺之症也。

内伤腰痛之因　挫闪跌扑，劳动损伤，则腰腹作痛；七情恼怒，忧思郁结，则腰胁疼痛；脾湿不运，水饮凝结，则为痰注腰痛；先天不足，真阳亏损，则为阳虚腰痛；真水不足，复损阴精，则肾虚火旺而腰痛。

内伤腰痛之脉　尺脉芤涩，瘀血之诊。尺脉沉结，怒气所伤。尺滑尺伏，皆主痰涎。空大微迟，真阳不足。细数躁疾，火旺水干。

内伤腰痛之治　瘀血停滞者，调荣活络饮、四物桃仁汤、红花桃仁汤。血虚者，四物芃活汤。怒气郁结者，柴胡清肝饮加木香、独活。痰涎停注者，南星二陈汤加海石、香附。真阳不足者，金匮肾气丸、河车膏合青娥丸。阴虚火旺者，知柏天地煎、知柏地黄丸。加玄武胶为丸。

调荣活络饮
当归尾　红花　桃仁　赤芍药　独活　牛膝　秦艽　桂枝　大黄
有寒者，去大黄；有热者，去桂枝。
四物桃仁汤
当归尾　赤芍药　川芎　怀生地　桃仁　独活　香附
有寒者，加桂枝；有热者，加大黄。
红花桃仁汤
红花　桃仁　赤芍药　当归尾　秦艽　独活
四物芃活汤
当归　白芍药　川芎　生地　秦艽　独活
气滞，加沉香、砂仁。
柴胡清肝饮
柴胡　青皮　山栀　川芎　钩藤　香附　木通　枳壳　木香　独活　乌药
寒者，加姜、桂；热者，加黄柏。
南星二陈汤
胆星　热半夏　白茯苓　橘红　甘草　海石　香附
虚寒者，加姜、桂；内热者，加栀、柏；大便结硬，加枳壳、玄明粉。
金匮肾气丸
即六味丸加熟附子、肉桂、车前子。

青娥丸

补骨脂四两(炒研) 杜仲四两(姜水炒)

煮烂河车一具,打为丸。痛甚,加独活、秦艽 。

知柏天地煎

天门冬六两 怀生地六两 知母二两 黄柏二两

热甚便秘,加玄武胶,极效;胃寒,加生姜;气滞,加砂仁米、沉香;痛甚,加独活、杜仲。

知柏地黄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各二两,炼蜜为丸;胃寒者,鹿角胶为丸。气滞者,加沉香、砂仁。

理虚元鉴

〔明〕绮　石　著
肖森林　整理

提　　要　《理虚元鉴》系明·绮石所著。成书于1644年。

全书2卷。卷上介绍虚劳的诊断、病原及各种症候的辨析和治疗；卷下记述虚劳方剂及其药物应用等。

该书是一部中医虚劳证治专著。作者宗于《素问》《灵枢》，兼采东垣、丹溪、立斋等诸家之长，自创一家之言。认为虚劳病因有六：先天之因、后天之因、痘疹及病后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因、医药之因，病机不外阴虚和阳虚。阴虚之症乃精血不足、水不济火，以致阴虚火亢，相火上炎，伤其肺金所致；阳虚之症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同。进而提出“阴虚之症统于肺”、“阳虚之夺统于脾”之说。对虚劳病的防治，汪氏主张“虚劳当治其未成”，轻病当予早期调养，提出了六节、八防、二护、三候、二守、三禁等预防要点，治疗上以五脏间的整体关系为指导思想，强调肺、脾、肾为治劳之本，其中尤以肺、脾为重要，即阴虚主清金保肺，阳虚主健中扶脾。其立法、制方、选药均具独特见解。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柯氏原刻本、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柯氏重刻本、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葛氏本、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遂邑双红镇全寿堂刻本、1958年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1981年江苏科技出版社铅印本、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清乾隆辛卯年柯氏原刻本全文收录。

柯　序

医学祖《灵》《素》《难经》，而方不传。制方首推仲景，嗣后各立一说。仲景治冬寒，而河间明温暑，洁古理脾胃，东垣讲内伤，子和攻痰饮，丹溪究阴虚，六家为医学之宗主。王安道以冬寒分出中寒、伤寒，巢元方以温暑分出热病、中暑，罗谦甫以内伤分出劳伤、食伤，隐君以痰饮分出湿痰、燥痰，叔和以阴虚分出真阴、真阳，其论尤为明晰。古人立说，各具一长。合其长，乃称全璧。余遍观诸家，虚症犹未尽厥奥。雍正乙巳仲秋，购得绮石先生《理虚元鉴》，实发前人所未发。其治阴虚，主清金，肺为五脏之天也；治阳虚，主健中，脾为百骸之母也。其方甚简，药味无多。《神农本经》药三百六十五种，效法周天度数；仲景一百十三方，取《本经》药九十一种，入《伤寒论》中。或合经之大纲，或合经之一目，乃详于伤寒，推及诸病也。绮石先生独详于虚劳，盖风、寒、暑、湿，多乘虚而入，正气固，则受病少，治虚劳是治其本也，诸病其余事耳！余素留心于六气司天，主客进退，乘除偏胜，而人病焉。不谙司天审病，误投药饵者过半，《元鉴》亦参及之，则绮石之论虚劳，犹仲景之论伤寒，非举一而废百也。韩昌黎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绮石岂在仲景下耶？医道大而微，不知天、地、人，不可与言医，不通儒、佛、仙，不可与言医。余浅昧，愧未贯彻，但愿业医者，广为搜讨，会其指归，则吾道幸甚！斯世幸甚！

乾隆次岁辛卯初夏古吴柯怀祖题于复韵斋

华　序

余年未三十，获交柯君德修，今六十有九矣。君业医，余喜地学，辄谈论天下技术。地关一家休咎，医关一人死生。钝根人求名不成，改业图利，相地习医，自误误

人，曷有底耶！然地误廿载后，医误旦夕间耳！君天姿颖敏，幼就塾同学，分授经，悉耳熟背诵，故潜心医学，得深造焉。本世医，复从明师指授，探源溯流，广搜博记，多购未见书，《理虚元鉴》，其一也。君于疑难症立辨，制方不停睫，案简当，老医慑服。入都，名大振，医院诸人避席。太原守病邀入幕，山右抚司以下，咸以扁、卢目之。君善导引，长余数岁，健食如虎咽，步履捷于少壮人。余日就衰颓，每以屏俗缘，毋懈系功为最。君之邃于医，不但贯串诸家，得于静悟者尤多，来余家剧谈不厌，延治者急甚，久之乃去。今欲刻《理虚元鉴》公诸世，余四十余年知己，述其概，弁诸简端。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三月朔日牛毛道人华杰撰

陈　序

岁甲戌，予守昆陵，得一士，柯子心斋。其先世浙慈人也，家传忠厚，多业医者，令祖锦堂先生，侨寓锡邑之鹅湖，遂家焉。心斋性聪颖，倜傥不附时俗，文章有奇气，精书法，兼通家学，隐识为远到材，迄今二十载矣。一衿潦倒，蹭蹬场屋，岂其爱博而不专欤？顾多才者多艺，不相妨也，遇合会有时耳！予患头风，访医仰药，无纤毫之效。心斋诊予脉，乃云治病不求其本，真为头痛治头。缘制一方，却与所患不相涉，服后痛渐愈，不啻陈琳之檄。及见伊令伯德修所刻《理虚元鉴》，因知心斋制方之意之所由来也。德修柯君，虽未晤言，其学业之渊博，已于所订者窥见一斑。且是书沉埋剥蚀，历有年所，当世不知有是书，即见之，谁复知为绮石作者。今柯君不掠美，以付剞劂，参订而表彰之，更可见其用心之厚矣。噫！学固贵崇其本，业必有待乎时，不独医道也。是为序。

时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嘉平月闽中陈焱晋亭氏题于姑苏署次

原　序

绮石先生医道高玄，虚劳一门，尤为独阐之宗。尝曰："人之禀赋不同，而受病亦异。顾私己者，心肝病少；顾大体者，心肝病多。不及情者，脾肺病少；善钟情者，脾肺病多。任浮沉者，肝肾病少；矜志节者，肝肾病多。病起于七情，而五脏因之受损。"先生悯世人之病虚劳者，委命于庸医，而轻者重，重者危，深可痛伤！特校昔贤之书几千百家，如四时各司一气之偏，未逢元会。乃伏读《素》《灵》而启悟门，得其要领，参订补注，集成一书。辨症因、详施治、审脉法、正药讹，精纯邃密，后岐黄而启发者也。其功岂浅鲜哉！杀书成身殁，易箦之日，犹谆谆以斯世之责，至嘱于两世兄及诸门下士，而不肖亦与闻遗命焉。今先生虽逝，而道在人间。长君伯儒，能读其书；次君东庵，能继其志；犹子济明及门下武林君宾沈子，能广其传。然则先生固未尝逝也！先生不忍后世病此者，夭折而莫救，故临终以山中宰相事业，专付仲君。会世变，遂弃棘闱而潜心于箕裘之绍。是书之成，实其发明者居。多所恨身丁丧乱，受梓无人，大惧淹没先生之德。是望后之仁人君子，体先生之心，登此书于梨枣而广传之，则吾侪幸甚！天下后世，读其书、饮其泽者幸甚！

受业赵何宗田氏谨识

目　录

卷　上
治虚脉法总括 …… 417
治虚脉法分类
治虚有三本
治虚二统…… 418
阳虚三夺统于脾
阴虚之症统于肺
虚症有六因…… 419
心肾论
心肾不交论…… 420
心肾不交与劳嗽总论
五交论
吐血论
红症初起治法…… 421
劳嗽症论
劳嗽初起治法
干咳嗽论
咳嗽痰中带血珠血丝
论劳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422
虚劳内热骨蒸论
虚火伏火论
遗精梦泄论
肾痹论…… 423
白浊白淫论
女人虚劳
尸疰传尸劳等症
虚劳当治其未成
知节…… 424
知防
二护
三候
二守
三禁
四难…… 425
劳伤非弱症
呕吐见血非弱症
伤寒见血非弱症
肠风便血不同怯症
阳虚阴症辨
软懒症辨…… 426
老年怯症难治说
卷　下
虚劳本治方
治虚药讹一十八辨…… 428

卷　上

治虚脉法总括

脉来缓者，为虚，软、微、弱皆虚也。弦为中虚；细而微者，气血皆虚；小者，气血皆少。又脉芤血气脱，沉、小、迟者，脱气（以上皆劳倦之脉，虚怯劳热之症也）。又微而数者，为虚热；微而缓滑者，为虚痰。

治虚脉法分类

一、心肾不交，两寸弦数，两尺涩。纪传曰：左寸脉迟，心虚；右寸微滑，精气泄。

二、梦泄遗精，尺寸脉迟而涩。心肾不交，梦淫精泄，真元耗散，不寿之征。又曰：寸数脾弦，两尺细数，精离位。青年左尺微涩，色欲伤。《正传》曰：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鬼交。心脉短小，梦遗精。尺数，相火炽而遗。

三、漏精，右尺弱如发细，天精摇摇，寒精自出，马口有黏腻之累，房事不久，绝孕。

四、肾痹，寸虚弱而涩，尺沉细而数。

五、夜热，微弦虚数，或沉或涩，软弱而细。

六、骨蒸，数大，或滑、急、促、细而数。

七、干咳嗽，左寸涩数，右大急数。

八、虚痰嗽，软细弱，气口微细而数，或滑大而虚。

九、血虚痰火，左寸涩而弦数，右寸虚大而滑，或数而涩，尺中虚涩。又曰：细而紧数，细则血虚，数必咳嗽，紧则为寒。寒因血虚而客于肺经，反而作热，故脉数而咳嗽也。

十、咳嗽痰中带血珠，右寸滑而数，或濡而弱，即煎厥之症。

十一、咳嗽带血，寸数而大，或滑而紧急，关、寸弦而涩，即煎厥。

十二、劳嗽吐血、咳血、呕血、咯血，即薄厥。脉得诸涩、濡，为亡血，芤为失血，涩为血少。际氏曰：心脉涩，肺脉虚，或芤，或迟，为亡血、失精。呕者，兼胃火。《脉经》云：吐血、唾血，脉滑小弱者生，实大者死。唾血，坚强者死，濡滑者生。

十三、传尸劳，《脉经》云：男子平人脉滑大为劳极，虚涩亦为劳。

十四、气口脉弦而数者，脉痿也。（《脉诀》：气口数而虚涩，肺痿之形。疑即肺痿之误）

十五、六脉软弱，阳虚极也。

治虚有三本

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夫东垣发脾胃一论，便为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阴一著，便为治劳症之宗；立斋究明补火，谓太阳一照，阴火自弭。斯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尚，辟岐黄之心传者。然皆主于一偏，而不获全体之用。是以脾胃之论，出于东垣则无弊，若执东垣以治者，未免以燥剂补土，有拂于清肃之肺金；滋阴之说，出于丹溪已有弊，若执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火，有碍于中州之土化。至于“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此实一偏之见，难为古人讳者，而后人沿习成风，偏重莫挽，凡遇虚火虚热，阴剧阳亢之疾，辄以黄柏补肾、知母清金，未能生肾家真水，而反以熄肾家真火。夫肾者，坎象，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二阴者，真水也；一阳

者，真火也。肾中真水，次第而上生肝木，肝木又上生心火；肾中真火，次第而上生脾土，脾土又上生肺金。故生人之本，从下而起，如羲皇之画卦然。盖肾之为脏，合水火二气，以为五脏六腑之根。真水不可灭，真火独可熄乎？然救此者，又执立斋补火之说，用左归、右归丸，不离苁蓉、鹿茸、桂、附等类，而不顾其人之有郁火无郁火，有郁热无郁热，更不虑其曾经伤肺不伤肺。夫虚火可补，理则诚然。如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之甘温以除大热。然苟非清阳下陷，犹不敢轻加升、柴、归、姜辛热之品，乃反施之郁火、郁热之症，奚啻抱薪救火乎！余唯执两端以用中，合三部以平调。一曰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土，此用丹溪而不泥于丹溪也；一曰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此用东垣而不泥于东垣也；一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乃合金水于一致也。三脏即治，何虑水火乘时，乃统五脏以同归也。但主脾、主肾，先贤颇有发明，而清金保肺一著，尚未有透达其精微者，故余于论肺也独详。此治劳之三本，宜先切究也。

治虚二统

治虚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为本；阴虚之久者，阳亦虚，终是阴虚为本。凡阳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脾也；阴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肺也。此二统者，与前人之治法异。前人治阳虚者，统之以命火，八味丸、十全汤之类，不离桂、附者是；前人治阴虚者，统之以肾水，六味丸、百补丸之类，不离知、柏者是。余何为而独主金、土哉？盖阴阳者，天地之二气。二气交感，乾得坤之中画而为离，离为火；坤得乾之中画而为坎，坎为水。水火者，阴阳二气之所从生，故乾坤可以兼坎离之功，而坎离不能尽乾坤之量。是以专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肺为五脏之天，孰有大于天者哉？专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脾为百骸之母，孰有大于地者哉？

阳虚三夺统于脾

就阳虚成劳之统于脾者言之，约有三种：曰夺精，曰夺气，曰夺火。气为阳，火者，阳气之属。精者，水火之兼。色欲过度，一时夺精，渐至精竭。精者，火之原，气之所主。精夺，则火与气相次俱竭。此夺精之兼火与气也。劳役辛勤太过，渐耗真气。气者，火之属，精之用。气夺，则火与精连类而相失。此夺气之兼火与精也。其夺火者，多从夺精而来，然亦有多服寒药，以致命火衰弱，阳痿不起者。此三种之治，夺精、夺火主于肾，夺气主于脾。余何为而悉统于脾哉？盖阳虚之症，虽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一，而以中气不守为最险。故阳虚之治，虽有填精、益气、补火之各别，而以急救中气为最先。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真气，所宜急固。此益气之所以切于填精也。回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续清纯之气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气之所以妙于益火也。夫气之重于精与火也如此，而脾气又为诸火之原，安得不以脾为统哉？余尝见阳虚者，汗出无度；或盛夏裹绵；或腰疼足软而成痿症；或肾虚生寒，木实生风，脾弱滞湿，腰背难于俯仰，胫股不可屈伸，而成痹症；或面色皎白，语音轻微。种种不一，然皆以胃口不进饮食，及脾气不化为最危。若脾胃稍调，形肉不脱，则神气精血可以次第而相生，又何有亡阳之虞哉？此阳虚之治，所当悉统于脾也。

阴虚之症统于肺

就阴虚成劳之统于肺者言之，约有数种：曰劳嗽，曰吐血，曰骨蒸，极则成尸疰。其症有兼有不兼。有从骨蒸而渐至劳嗽者；有从劳嗽而渐至吐血者；有竟以骨蒸枯竭而死，不待成劳嗽者；有竟从劳嗽起，而兼吐血者；有竟从吐血起，而兼劳嗽者；有

久而成尸疰者；有始终只一症，而或痊或毙者。凡此种种，悉宰于肺治。所以然者，阴虚劳症，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故未见骨蒸、劳嗽、吐血者，预宜清金保肺，已见骨蒸、劳嗽、吐血者，急宜清金保肺；曾经骨蒸、劳嗽、吐血而愈者，终身不可忘护肺。此阴虚之治，所当悉统于肺也。

虚症有六因

虚症有六因：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后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

因先天者，指受气之初，父母或年已衰老，或乘劳入房，或病后入房，或妊娠失调，或色欲过度。此皆精血不旺，致令所生之子夭弱，故有生来而或肾、或肝心、或脾肺，其根蒂处先有亏，则至二十左右，易成劳怯。然其机兆，必有先现，或幼多惊风，骨软行迟；稍长读书不能出声，或作字动辄手振，或喉中痰多，或胸中气滞，或头摇目瞬。此皆先天不足之征。宜调护于未病之先，或预服补药，或节养心力，未可以其无寒无热，能饮能食，并可应接世务，而恃为无惧也。即其病初起，无过精神倦怠、短气少力、五心烦热而已，岂知危困即在眉前也。

因后天者，不外酒色、劳倦、七情、饮食所伤。或色欲伤肾，而肾不强固；或劳神伤心，而心神耗惫；或郁怒伤肝，而肝弱不复调和；或忧愁伤肺，而肺弱不复肃清；或思虑伤脾，而脾弱不复健运。先伤其气者，气伤必及于精；先伤其精者，精伤必及于气。或发于十五、六岁，或二十左右，或三十上下，病发虽不一，而理则同归耳！

因痘疹及病后者，痘乃先天阳毒，疹乃先天阴毒。故痘宜益气补中，则阳毒之发也净，而终身少脾病；疹宜清散养荣，则阴毒之发也彻，而终身少肺病。苟致失宜，多贻后患。故凡后此脾泄胃弱，腹痛气短，神瘁精亏，色白足痿，不耐劳动，不禁风寒，种种气弱阳衰之症，皆由痘失于补也；凡肺风哮喘，音哑声嘶，易至伤风咳嗽等类，种种阴亏血枯之症，皆由疹失于清也。至于病后元气尚亏，更或不自重命，以劳动伤其气，以纵欲竭其精，顷间五脏齐损，恒致不救，尤宜慎之！

因外感者，俗语云：伤风不醒结成痨。若元气有余者，自能逼邪使出；或肾精素厚，水能救母；或素无郁火郁热，则肺金不得猝伤。若此者，不过为伤风咳嗽，年老者，则为痰火而已，不至于成痨也。若其人或酒色无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易动，阴血素亏，肺有伏火，一伤于风火，因风动则痨嗽之症作矣。盖肺主皮毛，风邪一感于皮毛，肺气便逆而作嗽。似乎伤风咳嗽，殊不经意，岂知咳久不已，提起伏火，上乘于金，则水精不布，肾源以绝，且久嗽失气，不能下接沉涵，水子不能救金母，则劳嗽成矣。

因境遇者，盖七情不损，则五劳不成，惟真正解脱，方能达观无损，外此鲜有不受病者。从来孤臣泣血，孽子坠心，远客有异乡之悲，闺妇有征人之怨，或富贵而骄佚滋甚，或贫贱而窘迫难堪。此皆能乱人情志，伤人气血。医者未详五脏，先审七情，未究五劳，先调五志，大宜罕譬曲喻，解缚开胶。荡佚者，惕之以生死；偏僻者，正之以道义；执著者，引之以洒脱；贫困者，济之以钱财。是则仁人君子之所为也。

因医药者，本非痨症，反以药误而成。或病非因感冒而重用发散，或稍有停滞而妄用削伐，或并无里热而概用苦寒，或弱体侵邪，未经宣发，因其倦怠，骤患其虚，而漫用固表滋里，遂致邪热胶固，永不得解。凡此能使假者成真，轻者变重，所宜深辨也。

心 肾 论

夫心主血而藏神者也，肾主志而藏精者也。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

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精、气、神，养生家谓之三宝。治之原不相离，故于滑精、梦泄种种精病者，必本于神治；于怔忡、惊悸种种神病者，必本于气治。盖安神必益其气，益气必补其精。

心肾不交论

虚劳初起，多由于心肾不交，或一念之烦，其火翕然上逆，天精摇摇，精离深邃。浅者梦而遗，深者不梦而遗，深之极者漏而不止。其或症成骨痿，难于步履者，毕竟是少火衰微，则成阳虚一路，不为阴虚之症也。其单见心肾不交，滑精梦泄，夜热内热等候者，此为劳嗽之因，而未成其症也。其心肾不交，心火炎而乘金，天突急而作痒，咯不出，咽不下，喉中如有破絮黏塞之状，此劳嗽已成之症也。

心肾不交与劳嗽总论

在心肾不交之初，或梦泄滑精，体倦骨痿，健忘怔忡；或心脾少血，肝胆动焰，上冒下厥。种种诸症，但未至伤肺络，成蒸热者，可用养心丸，或归脾丸主之。其养心丸内以石莲、肉桂，交心肾于顷刻；归脾丸内以龙眼、木香，甘温辛热之品，直达心脾，主补中而生血，引经文主明下安之义，以补火为治。故凡火未至于乘金，补火亦是生土之妙用，而何虑乎温热之不可从治也哉？若夫阴剧阳亢，木火乘时，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举燎原之焰，肺失降下之权，肾鲜长流之用，以致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胶固之痰，皆畏非时之感，胸多壅塞之邪，气高而喘，咳嗽频仍，天突火燃，喉中作痒，咯咽不能，嗽久失气，气不纳于丹田，真水无以制火，于是湿挟热而痰滞中焦，火载血而厥逆清窍，伏火射其肺系，则能坐而不能卧，膈痰滞乎胃络，则能左而不能右。斯时急宜清金保肺，以宣清肃之令；平肝缓火，以安君相之位；培土调中，以奠生金之母；滋阴补肾，以遏阳光之焰。一以中和为治，补其虚，载其陷，镇其浮，定其乱，解其争，制其过，润其燥，疏其淹滞，收其耗散，庶有济也。若执补火之说，用辛热之品，与彼寒凉伤中者，异病而同治，岂不殆哉！

五交论

劳嗽吐血之症，其难于脾肺之交，不必遍论五脏，但取其要处言之。夫虚症总由相火上炎，伤其肺金，而相火寄于肝肾，故余于清金之外，再加白芍酸敛以收之，丹皮辛润以抑之，二物能制木之过，又能滋木之枯，此治金木之交也。至于木得火势而上乘于金，金失降下之令，已不能浚水之源，木强土受其克，水寡于畏，亦乘风木之势而上乘，淆混于胸膈而为痰涎，壅塞胶固稠腻不可开，以碍清肃之化。此因木土不交，水又乘之而肆虐。粗工每以陈、半、香、朴治痰之标，殊不知此乃水乘木火而上泛为痰，比之杂症二陈所主之痰，天渊不同。余但于清金剂中，加牛膝、车前、泽泻，以导水下行，土自安位，金水平调，天地清肃矣。此调木土之交，及水土之变也。

吐血论

有不从劳嗽，而吐血先之者，心火、肝木之为病主也。然又有煎厥、薄厥之分。煎厥者，从阴虚火动，煎灼既久，血络渐伤，旋至吐血，其势较缓。薄厥者，薄乃雷风相薄之薄，心热为火，火热为风，风火相薄，厥逆上冲，血遂菀乱涌出，其势较急。煎厥单动于心火，不得风助，故无势而缓。薄厥兼动于肝火，火得风助，故有势而急。大抵性急多盛怒者，往往成薄厥。且是症也，又当防其瘀血渗入肺系，郁而不散，以至积阳为热，积阴为痃，喘嗽交加，病日以深而成劳嗽也。大凡治吐血，宜以清金保肺为主，金令既肃，肝木得其平，而火自不敢肆。至于骨蒸之久，煎灼真阴，火炎伤肺，

亦宜急化其源，庶乎水得所养，而火渐熄，不至为劳嗽之渐也。

红症初起治法

吐红薄厥之症，初治用犀角地黄汤不效者，以犀、地虽有凉血止血之功，而其力尚缓故也。凡吐血正涌之时，法宜重在止血，宜以炒蒲黄、炒侧柏叶、棕灰三味为主，佐以紫菀、犀角、地黄、白芍之类；若血势过盛不止者，再用清金散、碧玉丹，一坠其火即降；更不止，再加童便。甚至血势涌溢，并汤药无隙可进者，须以热酒濯其两足，自能引火下行，而血渐止，然后投以上药可也。

劳嗽症论

余于劳嗽症，尝列四候以为准。夫四候者，肺有伏逆之火，膈有胶固之痰，皆畏非时之感，胸多壅塞之气。然此四候，以肺火伏逆为主，余三候则相因而至。盖肺为五脏之天，司治节之令，秉肃清之化，外输精于皮毛，内通调乎四渎。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气蒸发以后，悉从肺为主，上荣七窍，下封骨髓，中和血脉，油然沛然，施于周身，而何痰涎之可成哉？惟肺为火薄，则治节无权，而精微不布于上下，留连膈膜之间，滞而为痰，痰老则胶固而不可解，气无以宣之也。又肺主皮毛，外行卫气，气薄而无以卫外，则六气所感，怯弱难御，动辄受损，则本病而复标邪乘之。或本火标风，则风助火势，而清火易滞其气，驱风必燥其营；本火标寒，则寒火结聚，而散寒则火煽，降火必寒收；本火标暑，则暑火同气；本火标湿，则湿火交煎。虚劳一遇此等标邪触发，或兼伤寒，或兼疟痢，必至轻者重而重者危。故于时已至而气未至，时未至而气先至，或至而太过、至而不及等，皆属虚风贼邪，所宜急防之也。胸者，心肺交加之部，火炎攻肺，而气不得以下输，则气多壅塞，尤不当以宽胸理气之剂开之。总之，肺气一伤，百病蜂起，风则喘，痰则嗽，火则咳，血则咯，以清虚之脏，纤芥不容，难护易伤故也。故于心肾不交之初，火虽乘金，水能救母，金未大伤者，预当防维清肃之令，以杜其渐，而况劳嗽已成，可不以保肺为治哉！

劳嗽初起治法

劳嗽初起之时，多兼表邪而发。盖肺部既亏，风邪乘虚而入，风寒入肺，化为火邪，邪火与内火交灼，则肺金愈伤，而咳嗽因之不止。庸医但知劳嗽为内脏本病，而骤以芪、术益其气，归、地补其血，甚以白芍、五味、枣仁敛其邪，则邪气深滞腠理，胶固而难拔矣。余凡遇此症，先以柴胡、前胡清理表邪，及桔梗、贝母、兜铃之类，清润而不泥滞者，以清理肺金，或六七剂后，方用清凉滋阴之品，以要其终。但柴胡可多用几剂，前胡止可用一二剂，若表邪一清，柴胡亦须急去也。

干咳嗽论

干咳者，有声无痰，病因精血不足，水不济火，火气炎上，真阴燔灼，肺脏燥涩而咳也。丹溪云：此系火邪郁于肺中而不能发，水火不交所致，宜补阴降火。症从色欲来者，琼玉胶最捷。午后咳，阴虚也；黄昏咳，火气上感于肺也。

咳嗽痰中带血珠血丝

此症大约皆从郁火伤肺，肺金受邪，不能生水，水火不相济，则阴火亢阳，而为痰血凝结，火载上逆，乃煎厥之渐也。多因志节拘滞，预事而忧，或郁怒伤肝，或忧愤伤心，不能发泄而成。若不早治，肺金受伤之至，火盛血逆，成块成片，夹痰而出，有时无痰而出，轻则见于清晨，甚则时时频见，或拂郁愤怒，则随触随见，即煎厥也。

不急治，则为薄厥，而病笃矣。

论劳嗽吐血能治不能治大旨

血症生死之辨，以大肉不消者，其病轻；大肉渐消者，其病重；若大肉脱尽者，万无生理。倘 虚热已退，红症已止，痰嗽皆除，而大肉未消，或既消而脾胃犹强，药食滋补，大肉渐渐长起，则犹可治；设使仍前不长者，断然不可治，即使饮食自健，亦不过迁延时日而已。每见患怯之人，起居如常，正当进膳之时，执匕箸而去者，即此症也。凡患此症者，若心性开爽，善自调养，又当境遇顺适，则为可治；若心性系滞，或善怒多郁，处逆境而冤抑难堪，处顺境而酒色眷恋，又不恪信医药，死何疑焉！

虚劳内热骨蒸论

虚劳发热，皆因内伤七情而成。人之饮食起居，一失其节，皆能成伤，不止房劳一端为内伤也。凡伤久则荣卫不和而发热，热变蒸，蒸类不一。凡骨脉皮肉五脏六腑皆能作蒸，其源多因醉饱后入房，及忧思劳役，或病饮食失调，暨大喜、大怒、大痛、大泪，严寒酷暑房劳，不能调摄，邪气入内而成注。注之为言住也，外邪深入，连滞停住而不能去也。注不治则内变蒸，蒸失治则咳嗽、吐痰、咳血，而病危矣。故夜热、内热、虚热，为虚劳之初病；骨蒸、内热、潮热，则虚劳之本病也。宜及时调治，毋使滋蔓。治法以清金、养荣、疏邪、润燥为主，则热自退矣。

虚火伏火论

诸火可补火，诸热不可补火。又他脏有虚火可补火，肺脏有伏火不可补火。斯言实发前人未发之旨。何谓诸火可补火？火者，虚火也，谓动于气而未着于形。其见于症，易升易降，倏有倏无。其发也，尽有燎原之势，或面红颊赤，或眩晕厥冒，种种不同，而皆可以温润补肾之剂，以收其浮越，而引归于性根命蒂之中，补之可也。何谓诸热不可补火？热者，实热也。谓其先动于气，久而渐著于形，如烧热之物相似。其见于症，有定时，有定处，无升降，无变迁。其夜间准热日间不热者，为夜热；其里面恒热而皮肤未热者，为内热；其热如在骨髓间蒸出而彻于皮肤者，为骨蒸劳热。此种种蒸热，有清法，无温理，补之不可也。何谓他脏有虚火可补火，肺脏有伏火不可补火？盖肺与四脏有别，如肝肾龙雷之火可补而伏，脾胃寒格之火可补而越，心家虚动之火可补而定，惟肺之一脏属金，金畏火克，火喜铄金，故清肃之脏最畏火，此言其脏质也。肺居膈上，其气清，其位高，火若上冲则治节失令，而痰滞气塞，喘嗽交加，故至高之部极畏火，此以部位言之也。然或偶然浮越之火，犹不犯此禁，独至伏逆之火，出于阴虚阳亢，火乘金位，谓之贼邪。以其火在肺叶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星，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凡若此者，症必胶痰固膈，吸短呼长，脉必细而数。细为血虚，数为火胜。此在少年为劳嗽之根，四十以外，为血虚痰火之兆。宜用清法，无用温理，其断不可补者也。

遗精梦泄论

精虽藏于肾，而实主于心。心之所藏者神，神安则气定，气为水母，气定则水澄，而精自藏于命门。其或思虑过度，则火水不交，快情恣欲，则精元失守。所以心动者神驰，神驰则气走，精逐而流也。且心主血，心血空虚，则邪火上壅，而淆其灵舍，于是神昏志荡，天精摇摇，淫梦交作，而精以泄。其甚者，不待梦而时泄。此时以降火之法治之，而火不可降，即以龙骨、牡蛎涩精之品施之，亦属随止随发。殊不知神不归舍，斯精不归元，故肾病当治其心，宜以养气安神为主，以润燥滋血之品为先，君

火既安，相火自能从令，神清气爽，而精安有不固者哉？

人身之精，融化于周身，如树中胶汁，本无形质，至因情动摇，遂各成形质而出。其所出者，已为精之死物矣。是不独精出于肾然也，他如贪心动则津出，哀心动则泪出，愧心动则汗出，皆为精所施化，多出皆能伤精，但与遗精者相较，则感有浅深，质有厚薄，伤有轻重耳！

肾 痹 论

此即遗精痿症也。其初起于酒色不节，精血日竭，水火俱衰，肝风、脾湿、肾虚生寒，三气合聚而为肾痹。宗筋不能束骨节利机关，足难步履，腰背难以俯仰，坐卧难支。总因倾尽真元，而筋骨日痿也。法宜清气安神，以养心脾之血；润燥滋血，以归肝肾之阴。

白浊白淫论

白浊、白淫，从新久定名。初出茎中痛而浓浊如膏，谓之白浊。久之不已，精微弱而薄，痛亦渐减，至后闻淫声、见女色，而精下流，清稀而不痛，则谓之白淫也。白浊全属火，至白淫，则火衰而寒胜矣。此因肾家元气降而不升，故粘丝带腻，马口含糊而不已。治法宜回阳气而使上升，固其精元而不使下陷，则病自止矣。外此有症非属虚，而湿热下注者，宜从丹溪治法。又有所求不遂，志意郁结而精泄，及气虚人失精气而遗者，皆非虚病也。

女人虚劳

女人虚劳，有得之郁抑伤阴者，有得之蓐劳者，有得之崩带者。其郁抑伤阴，虽以调肝为急，终是金能克木。蓐劳、崩带，虽以补肾为急，终是金能生水。此阴虚成劳，总不离乎清金以为治也。蓐劳非即是劳嗽，蓐劳重，然后伤肺而劳嗽以成。治当以归脾、养荣，兼清金主之。别有气极一种，短气不能言者，却不在阳虚例，乃肺病也。此症虽陈皮，亦在所忌。

尸疰传尸劳等症

夫劳极之候，血虚血少，艰于流布，甚至血不脱于外，而但蓄于内，蓄之日久，周身血走之隧道悉痹不流，而营分日虚，于是气之所过，徒蒸瘀血为热，热久则蒸其所瘀之血，化而为虫，遂成尸疰瘵症。其或因湿火蒸化，或因死痰渗入清窍而成，皆是类也。自此竭人 之神气，养虫之神气，人死则虫亦死，其游魂之不死者，传亲近之一脉，附入血隧，似有如无，其后虫日荣长，人日凋瘁，而命随以毙。故传尸劳又与尸疰症不同，尸疰因虚损而成，若传尸则在素无虚损之人，一传染，即现出劳怯候，或发热、骨蒸，或咳嗽、吐血、唇红、面青等症者是。所传亦分五脏，在脾肠澼，在心吐血，在肝与肺则咳嗽也。治尸疰以清金养荣为本，其杀虫断崇，当以獭肝、獭爪、熊指、啄木等丹治之。至犯传尸者，一见 其外症唇红、面青、骨蒸、内热，饮食健啖，而人渐瘦不已者，必有虫也，治以獭爪百部丸主之。

虚劳当治其未成

患虚劳者，若待其已成而后治之，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不堪辛苦的人，在富贵者犹有生理，贫者终难保也。是当于未成之先，审其现何机兆，中何病根，尔时即以要言一二语指示之，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用丸剂胶膏二三斤，以断其根，岂非先事之善策哉！

知　节

节为节省之义。虚劳之人，其性情多有偏重之处，每不能撙节其精神，故须各就性情所失以为治。其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忿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此六种，皆五志七情之病，非药石所能疗，亦非眷属所可解，必病者生死切心，自讼自克，自悟自解，然后医者得以尽其长，眷属得以尽其力也。

知　防

虚人再经不得一番伤寒，或一番痢疾，或半年几月疟疾，轻伤风感冒，亦不宜辄受。所以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此八者，病者与调理病人者，皆所当知，即医师亦须深明五运六气之理，每当时序推迁，气候偏重，即宜预为调摄挽救，以补阴阳造化之偏，而制其太过，扶其不足。经云：毋翼其胜，毋赞其复，闲其未然，谨其将然，修其已然。即此之谓也。

二　护

寒从足起，风从肩俞、眉际而入。病者常护此二处，则风寒之乘于不意者少矣。其间有最紧要者，每当时气不佳之际，若肩背经络之间，觉有些少淅沥恶寒，肢节疲软拘束，周身振颤，立身不定光景，即刻断食一周；其稍重者，略散以煎剂，自脱然而愈。若时气初染，不自觉察，再加以饮食斗凑，经邪传里，轻者蒸灼几日，重者恒致大害。

三　候

前者四季之防六气，本而防标之说也。若夫二十四候之间，有最与本症为仇者。其候有三：一为春初木盛火升；一为仲夏湿热令行；一为夏秋之交，伏火铄金。此三候中，如有一候未曾透过，虽嗽平吐止，火降痰宁，病者怡然，以为无事矣。而不知气候之相克，有在于寻常调燮之外者，一交三候，遂与本症大逆，平者必复，复者必深，深者不救。是惟时时防外邪、节嗜欲、调七情、勤医药，思患而预防之，方得涉险如夷耳！

二　守

二守者，一服药，二摄养。二者所宜守之久而勿失也。盖劳有浅深，治有定候。如初发病，尚轻浅，亦有不药而但以静养安乐而自愈；稍重者，治须百日，或一年，煎百济丸二料膏一服，便可断除病根。至于再发，则真阴大损，便须三年为期。此三年间，起于色者节欲，起于气者慎怒，起于文艺者抛书，起于劳倦者安逸，起于忧思者遣怀，起于悲哀者达观，如是方得除根。至于三发，则不可救矣。且初发，只须生地、元参、百合、桔梗之类，便可收功；至于再发，非人参不治。是在病者之尽其力而守其限，识所患之浅深近久，量根本之轻重厚薄，而调治之；勿躁急取效，勿惜费恣情，勿始勤终怠，则得之矣。

三　禁

治劳三禁，一禁燥烈，二禁苦寒，三禁伐气是也。盖虚劳之痰，由火逆而水泛，非

二陈、平胃、缩砂等所开之痰。虚劳之火，因阴虚而火动，非知、柏、芩、连、栀子等所清之火。虚劳之气，由肺薄而气窒，非青、枳、香、蔻、苏子等所豁之气。乃至饮食所禁，亦同药饵。有因胃弱而用椒、胡、茴、桂之类者，其害等于二陈；有因烦渴而啖生冷鲜果之物者，其害同于知、柏；有因气滞而好辛辣快利之品者，其害甚于青、枳。此三禁不可不知也。

四　难

一家中如父母慈，兄弟友，夫妇挚而有别，僮仆勤而不欺。此四者在人而不在己，在本家而不在医师，故曰难也。夫治劳之浅者，百日收功；稍深者，期年为限；更深者，积三岁以为期。其日逾久，则恩勤易怠，其效难期，则厌弃滋生，苟非金石之坚，难免啧室之怨，一著失手，满盘脱空，虽非医师之过，而为医者，亦不可不知也。

劳伤非弱症

有平时心肾不亏，并无弱症，偶有房劳，猝然呕血者，其血从胃中来，不得以怯症论治，宜以分理安胃为主，不必用黄芩、花粉、元参等药之凉，亦不必用黄芪、白术、山药之补，只须柴胡、贝母、桔梗、泽泻、丹皮、白芍、麦冬之类治之。更有劳伤筋力而得者，只宜调其胃气而自愈。

呕吐见血非弱症

往往有人患呕血甚多，医者遂认为弱症，误也。此先伤于怒，怒气伤肝，肝脏原有血积于中，后伤于寒，寒入胃，故呕吐，呕吐伤气，气带血而暴厥耳！是不可与怯症之血同论。当于治呕药中，加查肉先行其瘀，止其吐；后再徐调其他症，自可万全也。

伤寒见血非弱症

有劳倦伤血，瘀积胃络，兼受风寒，寒邪迫血，火不能降，以致吐血、衄血，不可以弱症施治。若误投凉剂，则寒愈结而血难止，只宜散其风寒，少加调血归经之品，使邪外泄而火下降，则血自止矣。或问何以辨之？曰：头痛，恶寒，战栗，手足逆冷，而其人素无虚症，如虚火上炎，不足之候，身体不瘦，突然而起者是也。

肠风便血不同怯症

每见先天不足之人，得肠红便血之症，不肯自认为劳怯，且以为轻病而不治，久久至气血尽而不治者甚多。不知虚弱之人，饥饱劳役，风、寒、暑、湿乘虚而入，兼之酒色太过，湿滞中州，元气下陷，客风邪火，流入肠胃，气滞血凝，腐败溃乱，而成土崩河决之势。若不速治，将成大患，治法如何？曰：不过散其风、燥其湿、宽其肠、行其气、活其瘀、止其血、升其陷而已。散风用炒黑防风、荆芥为主。此二味，生用则能散风于上部，炒用则散风于二肠，荆芥尤为要药；宽肠行气以炒枳壳为主；止血以炒黑蒲黄、醋炒地榆为主；行瘀以紫菀为主，兼有调血归经之妙；升陷以升麻、柴胡为主；燥湿以白术、泽泻、茯苓为主。风散、湿除、气行、瘀消，元阳生发则病自愈。能节劳戒气，贬酒却色，善自调摄，且知起居服食禁忌，自不复发。更兼以调和气血、补助先天之剂投之，与虚劳血症收功之法同治，终身可以无患。

阳虚阴症辨

有男子脾肾气虚，腰膝无力，目眩，耳鸣，形体憔悴，溏泄无度，饮食少进，步

履艰难，似乎阴虚弱症而非也。何以辨之？曰：不咳嗽，不内热、骨蒸，不潮热、吐红是也。然其脉必软缓微弱，虚寒之极。治法当回阳返本、健脾益胃、交补心肾为主，则寒谷阳回，万物发生矣。

软懒症辨

有一种软懒之症，四肢倦怠，面色淡黄；或膈中气满，不思饮食。其脉沉迟涩滞，软弱无力。或表气不清，恶寒发热，当其寒，则脉愈加沉涩；当其热，则脉微见细数。或传里内热，则脉气沉洪或洪数。总之，定带软弱不清之象。此内伤兼外感，其邪只在肌表筋骨之间，未深入脏腑，其所感尚轻，故不成伤寒、疟、痢等疾，而为此软弱，因循之症也。久久不治，成硬头黄者居多。若脾虚湿胜者，则成黄肿；若肺气不足者，流入清虚之府，则壅为痰嗽；若血少者，迁延岁月，则成内热，或五心烦热，日晡潮热，渐似骨蒸劳热矣。此症大都得诸藜藿穷檐之辈，间有膏粱之人，因房劳不节，或窃玉偷香，恐惧忧惊，或埋首芸窗，用心过度，或当风取凉，好食生冷，致风寒传染，郁而不散，乃内伤兼外感而成。其外象酷似弱症，若察症不的，初起遽投以凉剂、补药，则邪正混淆，不得清彻，以致寒邪闭遏，郁于经络，而为内热，遂成真病。人家子弟患此，类多讳疾忌医，不便直告人，自认虚弱，见医者投以清理散邪之品，反不肯服，所以难治，亦难辨也。然则何以辨之？曰：头不痛，身不热，不烦嗽，不唾血，但腿疲脚软，蒸蒸内热，胸中邪气隔紧，食不易饥，与之食则食，不与亦不思，或今日思此物，明日即不喜，又思别物适口，如怯症之尝食劳也。治法：当其未入里时，宜和解分消，托之使出，用八物汤加减，去黄芩，加前胡、山查、陈皮之类。湿胜有痰者，重以二陈汤；禀气厚者，加枳壳。用此数剂，邪自解散。若邪已入里，难从肌表散去，则宜重在分消，使邪从小便而出。表里既清之后，惟以养气、养血之品，培其本源。若起于忧惊思虑者，以交固心肾之药要其终，则霍然矣。玉芝云：外感软懒之症，切不可发汗，汗之则虚晕欲倒，以其兼内伤重也。治宜柴胡、防风、葛根、苏梗、陈皮、山查、枳壳、泽泻等味主之。小便不利者，加车前；质弱者，去枳壳。数剂后加丹参，再后加当归。若脾虚下泄者，稍加燥味；若血虚内热者，少加丹皮、地骨皮。此症须以百日为期，若未及百日而不肯服药者，变成黄症矣。

老年怯症难治说

谚有少无风瘫，老无痨瘵之说。故中年以后人，往往有劳嗽、吐血、咳血症，不肯自认为怯症。曰：不过是血虚痰火而已。不知少年精血易生，老年气血易亏，精力不长，病此更难得愈。然则施治有老少之别乎？曰：少年之病难治而易愈，老年之病易治而难愈。所以易治者，为其相火易衰，色心已淡，性气已灰，怒气少动故也。若二者不戒，死期更促耳！至于治法，则从同也。

卷 下

虚劳本治方

归养心脾汤 治梦遗滑精。

人参 黄芪 白术 芡实 北五味 甘草 熟地 枣仁 茯神 山药 当归身

参固气，气固则精有摄而不遗；生地滋阴，阴滋则火有制而不浮越；当归养血；芡实固肾；茯神、枣仁安神宁志；芪、术、药、草补气调中。气旺，神昌，则精固而病自愈。遗甚，加萸肉、莲须；思虑过度，加莲肉；不禁，加石莲、金樱膏；足痿，加牛膝、杜仲、龟板胶。

归养心肾丸

生地　熟地　黄芪　白术　山药　芡实　茯神　枣仁　归身　萸肉　五味　甘草

炼蜜丸。空心白汤送下三钱。

二地滋阴，当归养血，茯神、枣仁补心，芪、术、药、草调气补中，五味、芡实固精滋肾。气虚，加人参；久遗，加杞子、金樱；漏滑，加莲须、芡实；心火盛，加石莲；寒精自出，加苁蓉、鹿茸、沙苑、菟丝；泄泻，加泽泻、莲肉；腰膝软弱，艰于步履，加牛膝、杜仲、龟鹿胶。

养心固本丸

元武胶（红曲炒珠）　鹿角胶（红曲炒珠）　萸肉　杞子　人参　黄芪　石莲肉　白术　甘草　枣仁　地黄　淮牛膝

内石莲将肉桂一钱同煮一日，去肉桂，用炼蜜丸。收功固本药也。

养心固肾丸　治漏精。

生地　当归　茯神　山药　芡实　萸肉　陈皮　甘草　五味　石莲肉

河水煎，空心服。

桑螵蛸散　治遗精漏不止。

桑螵蛸一味，焙为末。酒浆调服一钱，三四服即止。

补元汤　治肾痹。

生地　杞子　黄芪　白术　杜仲　牛膝　山药　茯苓　当归　甘草

不拘时服。

清热养荣汤　治虚劳内热骨蒸。

柴胡　丹皮　地骨皮　生地　当归　白芍　元参　茯苓　麦冬肉　生甘草

灯芯三十寸，河水煎服。

加味固本胶

生地　熟地　桔梗　茯苓　天冬肉　元参　川贝　百合　阿胶　紫菀　麦冬肉　甘草

白蜜二斤，收胶。

集灵胶

天冬　麦冬　生地　熟地　元参　桔梗　甘草

白蜜五斤，收胶。

清金养荣丸

生地　麦冬肉　花粉　川贝　元参　白芍　茯苓　地骨皮　丹皮　甘草

内生地，将薄荷汤煮烂，捣胶，同蜜为丸。

清金甘桔汤　治干咳嗽。

桔梗　川贝　麦冬肉　花粉　生地　元参　白芍　丹皮　粉甘草　灯芯

河水煎。

清金百部汤　治虚劳久嗽。

桔梗　元参　川贝　百部　生地　麦冬　丹皮　白芍　生甘草　地骨皮　灯芯

喘急，加白前、海粉、竹茹；如痰吐稠粘，脾肺火盛，加清金散、竹茹、花粉。

清金加减百合固金汤

百合　桔梗　川贝　桑皮　杏仁　花粉　麦冬　茯苓　陈皮　生甘草

大圣药

春，加佛耳草，即面兼头，立夏日采取为饼；夏，加苎麻根；秋，加金沸草；冬，加款冬花。发热，加柴胡、前胡；咽痛，元参、射干；素有血症，生地、丹皮。

固金养荣汤

桔梗　桑皮　川贝　茯苓　百合　杏仁　陈皮　甘草

生地四两，荷叶汤煮烂捣膏，同蜜为丸。此方与百合固金汤，为治血虚痰火主药。

清金甘桔汤　治咳嗽痰中带血丝血珠。

桔梗　生地　白芍　丹皮　麦冬　元参　川贝　茯苓　阿胶　甘草

此方加紫菀、犀角，名胶菀清金汤，治咳嗽痰中夹血；为丸，治咳嗽痰中夹血珠、血丝、血片；去生地、桔梗，加地骨皮、百部，名胶菀犀角汤，治劳嗽吐血。

加味犀角地黄汤

犀角　生地　赤芍　丹皮　蒲黄

灯芯三十寸，荷叶一大张，煎汤代水。

琼玉胶

生地　茯苓　人参各等分

蜜收。

固本肾气丸　治阳虚。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当归　生地　炙草　枣仁　煨姜　鹿角胶

还元丹　亦治阳虚。

远志　杜仲　牛膝　补骨脂　山药　茯神　锁阳　五味　杞子　山萸肉　熟地　菖蒲

炼蜜为丸。淡盐汤下。

獭爪丸　治传尸劳。

獭爪（醋炙为末）　獭肝（阴干）　败龟板　银柴胡　百部　沙参　生地　桔梗　地骨皮　丹皮　麦冬　甘草

共为末。每以五分或至七分，投入煎剂，或丸或胶加入，潜使服，勿令病者知觉。

百部清金汤　治传尸劳。

百部　骨皮　人参　麦冬　桔梗　生地　丹皮　芍药　茯苓　甘草

治虚药讹一十八辨

人参　外感风邪，元气未漓审用。

人参大补元气，冲和粹美，不偏不倚，故在阴补阴，在阳补阳，能温能清，可升可降，三焦并治，五脏咸调，无所不可。故其治病也，除元气充实，外感有余，无事于补者，则补之反成壅塞，所谓“实实”也。若夫虚劳之病，或气血、阴阳、水火、寒热、上下诸证，与夫火、痰、燥、湿、滞、胀、吐、利、冒厥、烦渴，及胎前、产后、痘疹、久病、病后，一经虚字，则无不宜，而不可少。此人参之所以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而其功莫大也。自东垣、丹溪，先后发明，并无异议。庸医不察，执节斋之瞽说，以为人参补阳，沙参补阴，若补阳则助其火，甚至云虚劳人服参者，必至不救，以致举世畏参如砒鸩，而不敢试，岂不误哉！

黄柏、知母　禁用。

《丹溪心法》有云：虚损吐血，不可骤用苦寒，恐致相激，只宜琼玉膏主之。何事首尾矛盾？又载三补丸，以芩、连、柏三味主之，大补丸以黄柏一味主之，乃至滋阴百补丸，知、柏并用。后之学者宗之，凡遇虚劳咳嗽、吐血、虚火虚热之疾，皆以知、柏二味，以为清火滋阴，殊不知虚劳之火，虚火也，相火也，阴火也。即丹溪云：虚火可补，人参、黄芪之属。相火系于肝肾之间，出入于甲胆，听命于心君。君火明，则相火伏，若君火不明，则相火烈焰冲天，上感清虚之窍，耳聋、鼻干、舌痛、口苦、头晕、身颤、天突急而淫淫作痒、肺叶张而咳嗽频仍。当此时也，惟有清气养荣，滋方寸灵台之雨露，以宁膻中之烦焰，则甲胆乙肝之相火，不扑而自灭矣。阴火者，龙雷

之火也，起于九泉之下，遇寒水阴翳，则其焰愈腾，若太阳一照，自然消陨。此三火者，皆无求于降火滋阴，亦何事乎知、柏，而用之以贻害乎？且黄柏伤胃，知母滑脾，胃伤则饮食不进，脾滑则泄泻无度。一脏一腑，乃生人之本。经云：得谷者昌，失谷者亡。又曰：阳精上奉，其人寿；阴精下降，其人夭。今以苦寒伤胃，岂非失谷者亡乎？以冷滑泄脾，岂非下降者夭乎？想世用此者，意在滋阴，而不知苦寒下降多亡阴，阴亏而火易炽；意在清金，而不知中土既溃，绝金之源，金薄而水益衰。吾知用此者，未见其利，徒见其害耳！每见虚劳之人，未有不走脾胃而死者，则知、柏之厉也。

麦冬、五味　初病酌用。

治肺之道，一清、一补、一敛，故麦冬清，人参补，五味敛。三者，肺怯之病，不可缺一者也。然麦冬之清敛，固有道焉。盖虚劳之初起，亦有外感而成，故其初治必兼柴胡、前胡以疏散之，未可骤加敛补，施治之次第宜然。若不知初病、久病之分，或骤清、骤补、骤敛，则肺必致满促而不安，邪气濡滞，久而不彻。此非药之害，实由用之失节耳！若夫疏解之后，邪气既清，元气耗散，则当急用收敛、清补为主，舍此三物，更何求焉？况五味不但以收敛肺为功，兼能坚固心肾，为虚劳必用之药。乃在用之不当者，反咎五味酸能引痰致嗽，畏而弃之。殊不知病至于伏火乘金，金气耗越之际，除却此味，更用何药以收之耶？

泽泻　宜用。

夫肺金为气化之源，伏火蒸灼，则水道必污，污则金气不行而金益病，且水停不流，则中土濡湿，而奉上无力。故余治劳嗽吐血之症，未有不以导水为先务者，每称泽泻有神禹治水之功。夫亦尝究其命名之义矣。盖泽者，泽其不足之水；泻者，泻其有余之火也。惟其泻也，故能使生地、白芍、阿胶、人参，种种补益之品，得其前导，则补而不滞；惟其泽也，故虽走浊道而不走清道，不若猪苓、木通、腹皮等味之消阴破气，直走无余。要知泽泻一用，肺、脾、肾三部咸宜，所谓功同神禹者此也。古方用六味丸，用之功有四种，《颐生微论》论之极详。庸医不察，视为消阴损肾之品，置而不用，何其谬甚！

桑皮　宜用。

桑白皮清而甘者也，清能泻肝火之有余，甘能补肺气之不足。且其性润中有燥，为三焦逐水之妙剂。故上部得之清火而滋阴，中部得之利湿而益土，下部得之逐水而散肿。凡虚劳症中，最忌喘、肿二候。金逆被火所逼，高而不下则为喘；土卑为水所侮，陷而失堤则为肿。喘者，为天不下济于地；肿者，为地不上交于天。故上喘、下肿，天崩地陷之象也。是症也，惟桑皮可以调之。以其降气也，故能清火气于上焦；以其折水也，故能奠土德于下位。奈何前人不察，以为性不纯良，用之当戒。不知物性有全身上下纯粹无疵者，惟桑之与莲，乃谓其性不纯良，有是理乎？

桔梗　宜用。

夫肺如华盖，居最高之地，下临五脏，以布治节之令。其受病也，以治节无权，而气逆火升，水涎上泛，湿滞中州，五脏俱乖，百药少效。惟桔梗禀至清之气，具升浮之性，兼微苦之味；至清故能清金，升浮故能载陷，微苦故能降火，实为治节君主之剂，不但引清报使而已。此味升中有降，以其善清金，金清自能布下降之令故也；清中有补，以其善保肺，肺固自能为气血之主也。且其质不燥不滞，无偏胜之弊，有十全之功，服之久，自能清火消痰，宽胸平气，生阴益阳，功用不可尽述。世之医者，每畏其开提发散，而于补中不敢轻用、多用，没其善而掩其功，可惜也！

丹皮、地骨皮　宜用。

夫黄柏、知母，其为倒胃败脾之品，固宜黜而不录矣。然遇相火烁石流金之际，将

何以处此？曰：丹皮、地骨皮，平正纯良，用代知、柏，有成无败。丹皮主阴抑火，更兼平肝。骨皮清火除蒸，更兼养肺。骨皮者，枸杞之根也。枸杞为补肾之要药，然以其升而实于上也，但能温髓助阳，虚劳初起，相火方炽，不敢骤用。若其根伏而在下，以其在下也，故能资肾家真水；以其皮，故能舒肺叶之焦枯，凉血清骨，利便退蒸。其功用较丹皮更胜，且其味本不苦，不致倒胃，质本不濡，不致滑脾，施治允当，功力万全，有知、柏之功，而无其害，最为善品。

生地　宜用，初病审用。

世人以生地为滞痰之物，而不敢轻用，是不知痰之随症而异也。杂症之痰，以燥湿健脾为主；伤寒之痰，以去邪清热、交通中气为主。惟虚症之痰，独本于阴虚血少，火失其制，乃上克肺金，金不能举清降之令，精微不彻于上下，滞而为痰作咳。治宜清肺，则邪自降；养血，则火自平。故余于清金剂中，必兼养荣为主。荣者，血也。阴者，水也，润下之德也。清金若不养荣，如吹风灭火，风势愈逆，烈焰愈生。清金养荣者，为引水制火，沾濡弥漫，烟气永息。故桔梗、桑皮、贝母之类，清金之品也。生地、丹皮、当归之类，养荣之品也。而养荣剂中，又以生地为第一。以生地治杂症之痰，则能障痰之道，能滞化痰之气，且其力滋补，反能助痰之成。若加之虚劳剂中，则肺部喜其润，心部喜其清，肾部喜其滋，肝部喜其和，脾部喜其甘缓，而不冷、不滑，故劳嗽、骨蒸、内热、吐血、咯血剂中，必无遗生地之理。除劳嗽初起，客邪未清，痰嗽盛时，亦暂忌生地滞泥。若表症既除，内热蒸灼，非生地之清润，以滋养化源，则生机将绝矣。若畏其滞，而始终不用，乃是不明要义也。

茯苓　宜用。

有谓茯苓善渗，下元不足者忌之，非也。盖茯苓为古松精华蕴结而成，入地最久，得气最厚。其质重，其气清，其味淡。重能培土，清能益金，淡能利水。惟其得土气之厚，故能调三部之虚。虚热虚火湿气生痰，凡涉虚者皆宜之，以其质中和粹美，非他迅利克伐者比也。夫金气清降，自能开水之源；土气调平，自然益气之母。三脏既理，则水火不得凭凌，故一举而五脏均调。又能为诸阴药之佐，而去其滞；为诸阳药之使，而宣其道。补不滞涩，泄不峻利，精纯之品，无以过之。

黄芪　宜用。

余尝说建中之义，谓人之一身，心上，肾下，肺右，肝左，惟脾胃独居于中。黄芪之质，中黄表白，白入肺，黄入脾，甘能补中，重能实表。夫劳倦虚劳之症，气血既亏，中外失守，上气不下，下气不上，左不维右，右不维左，得黄芪益气甘温之品，主宰中州，中央旌帜一建，而五方失位之师，各就其列，此建中之所由名也。故劳嗽久已失气，气不根于丹田，血随气溢，血既耗乱，气亦飞扬。斯时也，虽有人参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究竟不能固真元于不可拔之地，欲久安长治，非黄芪不可。盖人参之补迅而虚，黄芪之补重而实，故呼吸不及之际，芪不如参。若夫镇浮定乱，返本还元，统气摄血，实表充里，其建立如墙壁之不可攻，其节制如将令之不可违，其饶益如太仓之不可竭，其御邪扶正，如兵家之前旄，中坚后劲，不可动摇，种种固本收功之用，参反不如芪。故补虚以黄芪为墙垣，白术作基址。每见服参久久，渐至似有若无，虽运用有余，终是浮弱，不禁风浪。若用芪、术兼补，可至风雨不畏，寒暑不侵，向来体弱者，不觉脱胎换骨，诚有见于此也。除劳嗽初起，中土大伤，气火方盛，心肺虽失其和，脾胃犹主其事，此时只宜养荣为主，黄芪微滞，尚宜缓投。若久病气虚，肺失其制，脾失其统，上焉而饮食渐难，下焉而泄泻频作，此时若不用黄芪以建中，白术以实土，徒以沉阴降浊之品，愈伤上奉升腾之用，必无济也。

白术　宜用，初病审用。

虚劳初起，治未有不以清金为第一义者。而清金之品，生地、阿胶、丹皮、白芍之外，又有如麦冬之清心保肺，元参之甘寒清火，为虚劳所必须。然有一种中土素弱之人，脾胃不实，并麦冬亦微恶其冷，元参亦且嫌其寒，久久渐妨饮食，渐陷中气，于斯时也，又宜以培土调中为主。其法在杂症门中，用药颇多，惟虚症内，培土之剂，止有黄芪、白术、茯苓、山药，有功而无过。夫虚劳之培土也，贵不损至高之气，故二陈之燥，平胃之烈，固万万不可，即扁豆之健脾，苡仁之胜瘴，犹未免于走血，俱未尽善。若乃四味之中，茯苓、山药虽冲和，而无峻补回生之力，即芪、术二种并用，又以术为土部专经之剂，兼为益气之品，故能培土以生金，而至高之部，胥有类也。夫术性微燥，于虚症似当缓投，然却喜其燥而不烈，有合中央之土德，且补土自能生金，如山岳之出云蒸雾，降为雨露，以濡万物，而何病燥之有哉？缪仲淳谓其燥能伤阴，殊不知伤阴为苍术、厚朴之类，岂可以白术微燥中和之品同语耶？且治法收功之时，非培土则浮火终不归根，知白术之功大矣。

柴胡　用酌。

柴胡升清调中，平肝缓脾，清热散火，理气通血，出表入里，黜邪辅正，开满破结，安营扶卫，凡脏腑经络，无所不宜。在虚劳初起，或为外感时邪，固为必须之品，至于七情所结，浸淫郁滞，有待宣通，舍此柴、前二胡，则无有秉性纯良出其右者矣。故每用些少以佐之，然后专用清源补敛之品，乃为十全。即其调理之人，中间或撄或感，亦必急用柴胡、防风、葛根等味彻之，然后仍用补敛，庶免关门捉贼之患。但其性升散，用者当中病即止，不可多用、常用耳！更有女人抑郁伤阴，与夫蓐劳之后，必当选用。盖多郁则伤元气，柴胡平肝散郁，功最捷也。后人因陈藏器一言，忌用柴胡，遇内伤、外感之症，将反用麻黄、紫苏等味以散之耶！

陈皮　偶用。

夫桔梗本以载气上行，而气火以平者，可见虚劳之气，皆由于火侵肺也。若杂症之有胸膈气滞，皆由于寒湿侵胃，故用陈皮之辛以利之，诚为至当。乃世医不察虚劳杂症之分，但见胸口气滞，辄以陈皮理气，不知陈皮味辛而性燥，辛能耗肺气之清纯，燥能动阴虚之相火，本以理气，气反伤矣。惟清金之久，化源初动，脾气未健，胃口渐觉涎多，可少加陈皮以快之，使中宫一清，未为不可。又或时气偶来，脾胃濡泻，亦可暂用数剂，以清理之，然亦须去病则已，不宜常用。

苏子　不必用。

夫虚劳之火，既乘金之气高而不降，治宜平其火而已，不必下其气也。惟杂症之喘急而气高者，有三子养亲之说，而医者混以治劳，以为得真苏子下之，则气可平而火可降，喘可定而痰可消。不知其复也，必增剧矣。惟白前一味，为平喘之上品。凡撷肚抬肩，气高而急，能坐而不能卧，能仰而不能俯者，用此以平之，取效捷而元气不伤，大非苏子可比。

枳壳　不可用。

虚劳施治，曰清金，曰安神，曰培土，曰调肝，曰益肾，而惟“补”之一字，彻乎终始，故火亦补，痰亦补，滞亦补，三焦五脏六腑十二经络，无所往而不宜补者。乃有谬妄之流，一见中气塞滞，不究虚实，便用枳壳以伐之。不知虚劳治气，与杂症不同。其滞也，不可以利之；其高也，不可以下之；其治满也，不可以破之。陈皮、苏子，已不当用，况枳壳、青皮乎！

杞子　用酌。

虚劳之施治有次序，先以清金为主；金气少肃，即以调脾为主；金土咸调，则以补肾要其终。故初治类多用元参、麦冬；渐次芪、术；终治牛膝、龟鹿胶、杞子之类，

收功奏效，返本还元。凡属阴虚，未有不以此为扼要者也。然杞子之性太温，若君火未明，相火方炽，肺叶举张之时，龙雷鼓动之后，投此剂则嗽必频，热必盛，溺必涩，血必涌溢而不可止。世医每执杞子性凉之说，试问性若果凉，胡为兴阳之骤耶？

当归　审用。

夫当归之养荣，以佐清金也，尚矣。然其味未免于辛，其性未免于温，虽有养血之功，亦为行血活血之品。故治吐血症者，宜待血势既定，血络稍固，君、相二火咸调，然后以此大补肾水以收功。若执古人之论，谓当归命名之义，使气血各得其归，不顾血症新久而用之，亦有误处。

桂圆　审用。

龙眼大补心血，功并人参。然究为湿热之品，故肺有郁火，火亢而血络伤者，服之必剧。世医但知其补，而昧于清温之别，凡遇虚劳，心血衰少，夜卧不宁之类，辄投之。殊不知肺火既清之后，以此大补心脾，信有补血安神之效，若肺有郁伏之火，服之则反助其火，或正当血热上冲之时，投此甘温大补之味，则血势必涌溢而加冲。不可不慎也！

柯　跋

《传》云：三折肱为良医。《楚辞》云：九折臂而成医。《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则业医者，贵专且久也。曾伯祖韵伯公，本诸生，精研医理，笺疏辨论极伙，自著《来苏集》等书数种，向未梓行。表舅祖陈时行，韵伯公嫡派，吾伯父所受业者，渊源固历历不爽也。吾家藏书颇备，刻本、钞本若干卷，相与析疑辨难，克穷阃奥。又与琴川杨资生先生，讨论有年，凡儒生渊博而贯通者，广资稽考。则伯父于医，原本先世，参究明师，博访良友，冥搜曩哲，可谓专且久矣。今《来苏集》等书，已刊刻行世。是书乃绮石先生所著，亦钞本之一，不敢自私，镌刻公世，既以阐古人之秘，亦以表得力之自云尔！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小春朔又五日侄男有田谨跋

傅青主男科

〔清〕傅　山　撰
蔡铁如　整理

提　　要　《傅青主男科》又名《男科杂证》，系清·傅山所撰。成书于1647年。

全书2卷。分伤寒、火证、郁结等23门，介绍200余种内科杂病之证治方药，并附女科与小儿科杂方。

该书每证只论病形，不论病脉，注重辨证论治，虽名《男科》，实涵括了各科杂证之论治。

现有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成都三益垣刻本、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和天倪室刻本、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扫叶山房刻本、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北京文益堂刻本、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京都龙光斋穆氏刻本、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与上海启新书局傅青主男女科合刊本等版本。此据上海启新书局傅青主男女科合刊影印本节选其卷上。

序

天倪子慨，夫子舆氏之言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穷者千万，达者十百，其有兼善天下之志，而无兼善天下之柄者，不知凡几矣。若夫无兼善天下之柄，而行兼善天下之志者，莫医若也。医之中，有良医，有庸医。良医者，绍先圣之心源，即为民命之主宰也，其培养元气，是犹良相之治国也。庸医者，究义理而未精，向市廛而鬻术，其贻害众生，亦犹庸臣之误国也。呜呼！治国者寥寥，误国者滔滔，此有心人所以痛心疾首者耳。傅青主先生，具悲天悯人之怀抱，仁民爱物之念，生当丧乱，笃志隐沦，徒以医传于世。先生之遇亦可悲矣，然先生兼善天下之志更可见矣。《女科》一书，久已流传，同治间湖北崇文书局刊行。杂证二卷，因《女科》之行，别曰《男科》，向闻之而未见也。今年春，枝江张正甫明经以旧刊本见示，天倪子受而读之，觉条分缕晰，意简言赅；不以脉理之深奥而晦目，不以证治之微茫而侈口；病立一案，案列一方，持此可以救世，可以传世，诚良相之典型，治国之模范也，因校而刊之。愿乡国市里，户藏一编，不使为庸医所误，使吾民共登仁寿之域。为先生广其传，为先生行其志，是穷者而有达者之权也，不亦深快幸哉！

光绪七年岁在重光大荒落阳月江都郭钟岳序

目　录

卷　上
伤寒门…… 441
初病
伤风
伤寒
外感
伤食
疟疾
伤暑
大满
发汗
寒热真假辨
乍寒乍热辨
真热
真寒
假热
假寒
真热假寒
真寒假热
上热下寒
循衣撮空
阴虚双蛾
结胸
扶正散邪汤
火证门…… 443
泻火汤总方
火证
火越
燥证
治火丹神方
消食病
痿证
郁结门…… 444
开郁
关格
虚劳门…… 445
劳证虚损辨
内伤发热
未成劳而将成劳
阳虚下陷
阴虚下陷
阴虚火动，夜热昼寒
阴寒无火
过劳
日重夜轻
夜重日轻
阴邪兼阳邪
气血两虚
气虚胃虚
气虚饮食不消
血虚面色黄瘦
肺脾双亏
肝肾两虚
心肾不交
精滑梦遗
夜梦遗精
遗精健忘
倒饱中满
久虚缓补
补气
补血
出汗
劳证
痰嗽门…… 448
初病之痰
已病之痰
久病之痰
滞痰
湿痰
寒痰
热痰
老痰
顽痰
水泛为痰
中气又中痰
湿嗽
久嗽
久嗽

肺嗽兼补肾
喘证门…… 450
气治法
气喘
实喘
虚喘
气短似喘
抬肩大喘
肾寒气喘
肾火扶肝上冲
假热气喘吐痰
喘嗽
贞元饮
吐血门…… 452
阳证吐血
大怒吐血
吐血
吐白血
血不归经
三黑神奇饮
呕吐门…… 453
脾胃证辨
皮[1]胃大吐
寒邪犯肾大吐
呕吐
火吐
寒吐
胃吐
反胃
胃寒
肾寒吐泻，心寒胃弱
臌证门…… 455
水臌
气臌
虫臌
血臌
水证门
水肿
呃逆
水结膀胱
湿证门…… 456
黄证
瘅证
伤湿
脚气

〔1〕“皮”当作“反”。

卷 上

伤寒门

初病说

凡病初起之时，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证，用药错乱，往往致变证蜂起。苟看病清，用药当，何变证之有？

伤风

凡人初伤风，必然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切其脉必浮。方用：荆芥 防风 柴胡 黄芩 半夏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

伤寒

凡伤寒初起，鼻塞目痛，项强头痛，切其脉必浮紧。方用：桂枝 干葛 陈皮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一剂即愈。

外感

凡人外感，必然发热。方用：柴胡 黄芩 荆芥 半夏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

四时不正之气来犯人身，必然由皮毛而入营卫，故用柴胡、荆芥先散皮毛之邪，邪既先散，安得入内？又有半夏以祛痰，使邪不得挟痰以作祟；黄芩以清火，使邪不得挟火以作殃；甘草调药以和中，是以邪散而无伤于正气也。若内伤之发热，则不可用此方。

伤食

凡伤食，必心中饱闷，见食则恶，食之转痛也。方用：白术 茯苓 枳壳各一钱 谷芽 麦芽各二钱 山楂 二十个 神曲五钱 半夏一钱 甘草五分 砂仁三粒

水煎服。一剂快，二剂愈。

疟疾

方用遇仙丹：

生军六两 槟榔 三棱 莪术 黑丑 白丑各三两 木香二两 甘草一两

水丸。遇发日清晨，温水化三四丸，寻以温米饮补之。忌生冷、鱼腥、荞面，孕妇勿服。

伤暑

人感此证，必然头晕、口渴、恶热，甚则痰多、身热、气喘。方用：人参一钱 白术五钱 茯苓三钱 甘草一钱 青蒿一两 香薷三钱

水煎服。一剂愈。

大满

此邪在上焦，壅塞而不得散也。方用：瓜蒌一个（捣碎） 枳壳 天花粉各三钱 栀子二钱 陈皮三钱 厚朴一钱五分 半夏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之妙，全在用瓜蒌能去膈胸之食而消上焦之痰，况又佐以枳壳、花粉，同是消中圣药，又有厚朴、半夏，以消胃口之痰；尤妙在甘草，使群药留中而不速下，则邪气不能久存而散矣。

发汗

凡人邪居腠理之间，必须用汗药以泄之。方用：荆芥　防风　甘草　桔梗　苏叶各一钱　白术五钱　云苓三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白术。盖人之脾胃健，而后皮毛、腠理始得开合自如。白术健脾去湿，而邪已难存，况有荆、防、苏、梗以表散之乎？

寒热真假辨

真热证：口干极而呼水，舌燥极而开裂生刺，喉痛日夜不已，大热烙手而无汗也。

真寒证：手足寒，久而不回。色变青紫，身战不已，口噤出声而不可禁也。

假热证：口虽渴而不甚，舌虽干而不燥，即燥而无芒刺纹裂也。

假寒证：手足冰冷，而有时温和；厥逆身战，亦未太甚；而有时而安、有时而搐是也。

乍寒乍热辨

病有洒淅恶寒，而后发热者，盖阴脉不足，阳往从之，阳脉不足，阴往乘之。何谓阳不足？寸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也。何谓阴不足？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阴中则发热也。凡治寒热，用柴胡升阳气，使不下陷阴中，则不热也。用黄芩降阴气，使不升入阳中，则不寒也。

真　热　证

方用：麻黄　黄连　黄芩　石膏　知母　半夏各三钱　当归五钱　枳壳二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可愈。

真　寒　证

方用：附子三钱　肉桂　干姜各一钱　白术五钱　人参一两

水煎服，急救之。

此乃真中寒邪，肾火避出躯壳之外，而阴邪之气直犯心宫，心君不守，肝气无依，乃发战发噤，手足现青色。然则用桂、附、干姜逐其寒邪足矣，何用参、术，即用何至多加？盖元阳飞越，只一线之气未绝，只用桂附、干姜一派辛辣之药，邪虽外逐而正气垂绝，若不多加参、术，何以反正气于若存若亡之际哉？

假　热　证

方用：黄连　当归　白芍　半夏各三钱　茯苓　柴胡　栀子各二钱　枳壳一钱　菖蒲三分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黄连入心宫，佐以栀子，提刀直入，无邪不散；柴胡、白芍，又塞敌运粮之道；半夏、枳壳，斩杀余党。中原既定，四隅不战而归。然火势居中，非用之得法，则贼势弥张，依然复入，又加菖蒲之辛热，乘热饮之，则热喜热，不致相反而更相济也。

假　寒　证

方用：肉桂　附子各一钱　人参三钱　白术五钱　猪胆汁半个　苦菜汁十三匙

水三杯，煎一杯，冷服。将药并器放冷水中激凉，入胆、菜汁，调匀，一气服之。方中全是热药，倘服不如式，必然虚火上冲，将药呕出，必热药凉服，已足顺其性，况下行又有二汁之苦，以骗其假道之防也哉。

真热假寒

此证身外冰冷，身内火炽，发寒发热，战栗不已，乃真热反现假寒之象以欺人也。法当用三黄汤加石膏、生姜，乘热饮之。再用井水以扑其心，至二、三十次，内热自

止，外之战栗亦若失矣。后用元参、麦冬、白芍各二两，煎汤，任其恣饮，后不再甚也。

真寒假热

此证下部冰冷，上部大热，渴欲饮水，下喉即吐，乃真寒反现假热之形以欺人也。法当用八味汤大剂，探冷与服。再令人以手擦其足心，如火之热，不热不已，以大热为度。用吴萸一两、附子一钱、麝香三分，以少许白面入之，打糊作膏，贴足心。少顷，必睡，醒来，下部热而上之火息矣。

上热下寒

此证上焦火盛，吐痰如涌泉，面赤喉痛，上身不欲盖衣，而下身冰冷，此上假热而下真寒也。方用：附子一个　熟地半斤　山萸四两　麦冬一两　茯苓三两　五味子一两　丹皮三两　泽泻三两　肉桂一两

水十碗，煎三碗，探冷与服。二渣再用水三碗，煎一碗，一气服之，立刻安静，此上病下治之法也。

循衣撮空

此证非大实，则大虚，当审其因，察其脉，参其证，而分黑白矣。实而便秘者，大承气汤。虚而便滑者，独参汤。厥逆者，加附子。

阴虚双蛾

方用：附子一钱（盐水炒）

每用一片，含口中。后以六味地黄汤大剂饮之。

附：外治法：引火下行，用附子一个，为末，醋调，贴涌泉穴；或吴萸一两、白面五钱，水调，贴涌泉穴。急针刺少商穴，则咽喉有一线之路矣。

结　胸

此伤寒之变证也。伤寒邪火正炽，不可急与饮食。饮食而成此者，方用：瓜蒌一个（捶碎）　甘草一钱

水煎服，勿迟。

瓜蒌乃结胸之圣药，常人服之，必至心如遗落，病人服之，不畏其虚乎？不知结胸之证，是食在胸中，非大黄、枳壳、槟榔、厚朴所能祛逐，必得瓜蒌始得推荡开脾，少加甘草以和之，不至十分猛烈也。

扶正散邪汤

人参　半夏　甘草各一钱　白术　茯苓　柴胡各三钱

水煎服。

此方专治正气虚，而邪气入之者，如头痛发热、右寸脉大于左寸口者，急以此方投之，无不全愈。

火证门

泻火汤总方[1]

栀子　丹皮各三钱　白芍五钱　元参二钱　甘草二钱

水煎服。心火，加黄连一钱；胃火，加生石膏三钱；肾火，加黄柏、知母各一钱；肺火，加黄芩一钱；大肠火，加地榆一钱；小肠火，加天冬、麦冬各一钱；膀胱火，加泽泻三钱。治火何独治肝经？盖肝属木，最易生火。肝火散，则诸经之火俱散。但散火必须用下泄之药，而使火之有出路也，则得矣。

火　证

真火证初起，必大渴引饮，身有班[2]点，或身热如焚，或发狂乱语，方用：石膏　知母　升麻　半夏　甘草各三钱　元参　麦冬各一两　竹叶一百片

水煎服，一剂少止，三剂愈。

火越

此乃胃火与肝火共腾而外越，不为丹毒即为痧疹，非他火也。方用：元参一两 干葛三两 升麻 青蒿 黄芪各三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青蒿，肝、胃之火俱平。又佐以群药重剂，而火安有不灭者乎？（治小儿亦效）

燥证

此证初起，喉干口渴，干燥，不吐痰，干咳嗽不已，面色日红不畏风吹者是也。方用：麦冬 元参各五钱 桔梗三钱 花粉 甘草各一钱 陈皮三分 百部八分

水煎服。

治火丹神方

丝瓜子 元参各一两 柴胡 升麻各一钱 当归五钱

水煎服（小儿服之亦效）。

消食病

此火盛之证，大渴引饮、呼水自救，朝食即饥，或夜食不止。方用：元参一两 麦冬五钱 生地三钱 竹叶三十片 菊花 白芥子 丹皮各二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

痿证

不能起床，已成废人者，此乃火盛内炽，肾水熬干。治法宜降胃火而补肾水，方用降补汤：熟地 元参 麦冬各一两 甘菊花 生地 沙参 地骨皮各五钱 车前子二钱 人参三钱

水煎服。

痿证 人有两足无力，不能起立，而口又健饭，少饥即头面皆热，咳嗽不已，此亦痿证，方用起痿至神汤：熟地 元参 山药 菊花各一两 当归 白芍 人参各五钱 神曲二钱 白芥子三钱

水煎服，三十剂而愈。

郁结门

开郁

如人头痛身热，伤风咳嗽，或心不爽，而郁气蕴于中怀；或气不舒，而怒气留于胁下；断不可用补药。方用：当归三钱 白芍五钱 半夏二钱 枳壳 薄荷 白术 丹皮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头痛，加川芎一钱；目痛，加蒺藜一钱、菊花一钱；鼻塞，加苏叶一钱；喉痛，加桔梗二钱；肩背痛，加枳壳、羌活；两手痛，加姜黄或桂枝一钱；腹痛不可按者，加大黄二钱；按之而不痛者，加肉桂一钱。余不必加。

关格

怒气伤肝，而肝气冲于胃口之间，肾气不得上行，肺气不得下行，而成此证，以开郁为主。方用：荆芥 柴胡 川郁金 茯苓 苏子 白芥子 花粉各一钱 白芍三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

又方：用阴阳水各一碗，加盐一撮，打百余下起泡，饮之即吐而愈。凡上焦有疾，欲吐而不能吐者，饮之立吐。

虚 劳 门

劳证虚损辨

二证外相似，而治法不同。虚损者，阴阳两虚也；劳证者，阴虚阳亢也。故虚损可用温补；若劳证则忌温补而用清补也。两证辨法，不必凭脉，但看人着复衣，此着单衣者，为劳证；人着单衣，此着复衣者，为虚损。劳证，骨蒸而热；虚损，营卫虚而热也。

内伤发热

方用：当归　柴胡　陈皮　栀子　甘草各一钱　白芍　花粉各二钱

水煎服。凡肝木郁者，此方一剂即快。

人病发热者，有内伤。外感必先散其邪气，邪退而后补正，则正不为邪所伤也。但外感、内伤不可用一方也（外感发热方见前）。

未成劳而将成劳

方用：熟地一两　地骨皮　人参　麦冬各五钱　白芥子　山药各三钱　白术一钱　五味子三分

水煎服。

凡人右寸脉大于左寸脉，即内伤之证。不论左右关尺脉何如，以此方投之效验。

阳虚下陷

凡人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成劳瘵。盖疑饮食不进为脾胃之病，肉黍之积，轻则砂仁、枳壳、山查、麦芽之品，重则芒硝、大黄、牵牛、巴豆之类，纷然杂进，必致膨闷而渐成劳矣。若先以升提之药治之，何至于成劳？方用：人参　柴胡　陈皮　甘草各一钱　升麻三分　黄芪　白术各三钱

水煎服。

阴虚下陷

凡人阴虚脾泄，岁久不止，或食而不化，或化而溏泄。方用：熟地一两　山药　山萸　白术各五钱　茯苓三钱　升麻三分　肉桂　五味子　车前子各一钱

水煎晚服。此方纯是补阴之药，且有升麻以提阴中之气，又有湿温之品，以暖命门而健脾土，何至溏泄哉？

阴虚火动，夜热昼寒

此肾水虚兼感寒，或肾水亏竭，夜热昼寒，若认作阳证治之，则口渴而热益炽，必至消尽阴水，吐痰如絮，咳嗽不已，声哑声嘶，变成劳瘵。法当峻补其阴，则阴水足而火焰消，骨髓清泰矣。方用：熟地　元参各一两　山萸　地骨皮　芡实各五钱　五味子　麦冬　沙参　白芥子各三钱　桑叶十四片

水煎服。此方治阴虚火动者神效。

阴寒无火

方用：肉桂　柴胡各一钱　熟地一两　附子　白术　人参各三钱

水煎服。二方，治阴之中即有以治阳，治阳之中即藏于补阴。

过　劳

凡人过劳，脉必浮大不伦，若不安闲作息，必有吐血之证。法当滋补，方用：熟地　黄芪　白芍　白术各五两　山萸四两　人参　茯苓　五味子　麦冬各三两　神曲一两　砂仁　陈皮各五钱　当归半斤

蜜丸，早、晚滚水送下五钱。

日重夜轻

病重于日间，而发寒发热，较夜尤重，此证必须从天未明而先截之。方用：人参 枳壳 青皮 陈皮 半夏 甘草各一钱 黄芪 白术各五钱 当归 柴胡各三钱 干姜五分

水煎服。

又方：熟地一两 人参 陈皮 白芥子 甘草各一钱 白术五钱 柴胡二钱

水煎服。

夜重日轻

病重于夜间，而发热发寒，或寒少热多，或热少寒多，一到天明便觉清爽，一到黄昏即觉沉重，此阴气虚甚也。方用：熟地一两 山萸四钱 当归 白芍 柴胡 麦冬 生何首乌 白芥子各三钱 鳖甲五钱 五味子 陈皮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鳖甲，乃至阴之物，逢阴则入，遇阳则转；生何首乌直入阴经，亦攻邪气，白芥子去痰又不耗真阴之气，有不奏功者乎？必须将黄昏时服，则阴气固而邪气不敢入矣。

阴邪兼阳邪

此证亦发于夜间，亦发寒发热，无异纯阴邪气之证，但少少烦躁耳，不若阴证之常静也。法当于补阴之中，少加阳药一、二味，使阳长阴消，自奏功如神矣。方用：熟地一两 山萸四钱 鳖甲 茯苓各五钱 当归 白术 白芥子 麦冬 生何首乌各三钱 人参 柴胡各三钱 陈皮一钱

水煎服。

气血两虚

饮食不进，形容枯槁，补其血益燥，补其气益馁，助胃气而盗汗难止，补血气而胸膈阻滞。法当气血同治，方用：人参 白术 川芎 谷芽各一钱 麦冬五钱 甘草八分 当归 茯苓各二钱 熟地 白芍各三钱 神曲 陈皮各五钱

水煎服。

此治气血两补，与八珍汤同功，而胜于八珍汤者，妙在补中有调和之法耳。

气虚胃虚

人有病久而气虚者，必身体羸弱，饮食不进，或大便溏泄，小便艰涩。方用：人参一两 白术五钱 茯苓三钱 甘草 陈皮 车前子 泽泻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用人参为君者，开其胃气。盖胃为肾之关，关门不开，则上之饮食不能进，下之糟粕不能化，用人参以养胃土，茯苓、车前以分消水气。如服此不效，兼服八味丸，最能实大肠而利膀胱也。

气虚饮食不消

饮食入胃，必须气充足，始能消化而生津液。今饮食不消，气虚也。方用：人参二钱 黄芪 白术 茯苓 甘草各三钱 神曲 麦芽 陈皮各五分 山查三个

水煎服。伤面食，加莱菔子；有痰，加半夏、白芥子各一钱；咳嗽，加苏子一钱、桔梗二钱；伤风，加柴胡二钱；夜卧不安，加炒枣仁二钱；胸中微痛，加枳壳五分。方内纯是开胃之品，又恐饮食难消，后加消导之品，则饮食化而津液生矣。

血虚面色黄瘦

出汗盗汗，夜卧常醒，不能润色以养筋是也。血虚自当补血，舍四物汤又何求耶？今不用四物汤，用：熟地一两 麦冬 枸杞各三钱 当归五钱 茜草一钱 桑叶十片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桑叶以补阴而生血，又妙在加茜草则血得活而益生，况又济之归、地、麦冬大剂以共生乎！

肺脾双亏

咳嗽不已，吐泻不已，此肺脾受伤也。人以咳嗽宜治肺，吐泻宜治脾。殊不知咳嗽由于脾气之衰，斡旋之令不行，则上为咳嗽矣。吐泻由于肺气之弱，清肃之令不行，始上吐而下泻矣。方用：人参一钱五分　麦冬　茯苓各二钱　车前子　甘草各一钱　柴胡　神曲　薏仁各五分

水煎服。此治脾、治肺之药，合而用之，咳嗽、吐泻之病各愈，所谓一方而两用之也。

肝肾两虚

肾水亏不能滋肝，则肝木抑郁而不舒，必有两胁饱闷之证。肝木不能生肾中之火，则肾水日寒，必有腰背难于俯仰之证。此证必须肝肾同补。方用：熟地一两　山萸　当归　白芍各五钱　柴胡二钱　肉桂一钱

水煎服。熟地、山萸，补肾之药；归、芍、柴胡，补肝之品。既云平补，似乎用药不宜有重轻，今补肝之药多于补肾者何？盖肾为肝之母，肝又为命门之母，岂有木旺而不生命门之火者哉？

心肾不交

肾，水藏也；心，火藏也。是心、肾二经为仇敌矣，似不可牵连而合治之也。不知心肾相克而实相须，肾无心之火则水寒，心无肾之水则火炽。心必得肾水以滋润，肾必得心火以温暖。如人惊惕不安，梦遗精泄，皆心肾不交之故。人以惊惕为心之病，我以为肾之病；人以梦泄为肾之病，我以为心之病。非颠倒也，实有至理焉。人果细心思之，自然明白。方用：熟地　白术各五钱　山萸　人参　茯神　枣仁（炒）　麦冬　柏子仁各三钱　远志　菖蒲　五味子各一两　山药三钱　芡实五钱

蜜丸。每早晚温水送下五钱。

此方之妙，治肾之药少于治心之味。盖心君宁静，肾气自安，何至心动？此治肾正所以治心，治心即所以治肾也，所谓心肾相依。

精滑梦遗

此证人以为肾虚也，不独肾病也，心病也，宜心肾兼治。方用：熟地半斤　山药　肉桂　鹿茸　炒枣仁　远志　杜仲　柏子仁　破故纸　五味子各一两　山萸　白术各四两　人参　茯苓　麦冬　白芍　巴戟　肉苁蓉各三两　紫河车一副　砂仁五钱　附子一钱

蜜丸。早晚白水送下五钱。

此方用熟地、山药、山萸之类，补肾也；巴戟、肉苁蓉、附子、鹿茸，补肾中之火也，可以已矣。而又必加人参、茯苓、柏子仁、麦冬、远志、枣仁者，何也？盖肾火虚，由于心火虚也，使补肾火不补心火，则反增上焦枯渴。故欲补火，必须补心火，则水火相济也。

夜梦遗精

此证由于肾水耗竭，上不能通于心，中不能润于肝，下不能生于脾，以致玉关不闭，无梦且遗。法当补肾，而少佐以益心肝脾之品，方用：熟地一两　山萸四钱　茯苓　白芍　生枣仁　当归　苡仁各三钱　白术五钱　茯神二钱　五味子　白芥子各一钱　肉桂　黄连各五分

水煎服。一剂止，十剂不犯。

遗精健忘

遗精，下病也；健忘，上病也。何以合治之而咸当乎？盖遗精虽是肾水之虚，而实本于君火之弱。今补其心君，则玉关不必闭而自闭矣，所谓一举两得也。方用：人参　芡实　麦冬　生枣仁　当归　山萸各三钱　莲须二两　山药四两　熟地五两　柏子仁（去油）　远志　菖蒲　五味子各一两

蜜丸。每日服五钱，白水送下。

倒饱中满

气虚不能食，食则倒满。方用：人参　莱菔子　甘草各一钱　白术二钱　茯苓　山药各三钱　芡实　薏苡仁各五钱　陈皮三分

水煎服。下喉虽则微胀，入腹渐觉爽快。

久虚缓补

久虚之人，气息奄奄，无不曰宜急治矣。不知气血大虚，骤加大补之剂，力量难任，必致胃口转膨胀，不如缓缓清补之也。方用：当归　茯苓　山药各一钱　白芍二钱　白术　枣仁各五分　人参　陈皮　麦芽　炮姜　甘草各三分

水煎服。

此方妙在以白芍为君，引参苓入肝为佐，小小使令，徐徐奏功，使脾气渐实，胃口渐开，然后再用纯补之剂，先宜缓补之也。

补　气

右手脉大，气分之劳也。方用补气丸：人参　黄芪　白芍各三两　茯苓四两　白术半斤　陈皮　五味子　白芥子　远志各一两　麦冬二两　炙甘草八钱

蜜丸。早服五钱，白水下。

补　血

左手脉大，血分之劳也。方用补血丸：熟地　白芍各半斤　山萸　当归各四两　枣仁　麦冬　白芥子　五味子各一两　砂仁　肉桂各五钱

蜜丸。晚服一两，白水下。如身热，去肉桂，加地骨皮五钱。

出　汗

人有病不宜汗多，若过出汗，恐其亡阳，不可不用药以敛之。方用：人参　黄芪　当归各一两　桑叶五片　麦冬三钱　炒枣仁一钱

水煎服。

痨　证

痨证既成，最难治者，必有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药，则饮食入胃，只荫虫而不生气血。若但杀虫而不补气血，则五脏俱受伤，又何有生理哉？惟于大补之中，加杀虫之药，则元气既全，真阳未散，虫死而身安矣。方用：熟地　地粟粉　何首乌各半斤　鳖甲　山药各半斤　神曲　麦冬各五两　桑叶半斤　人参　白薇各三两

熟地为丸。每日白水送下五钱，半年，虫从大便出矣。

痰嗽门

古人所立治痰之法，皆是治痰之标，而不能治其本也。如二陈汤上中下久暂之痰皆治之，而其实无实效也。今立三方，痰病总不出其范围也。

初病之痰

伤风、咳嗽、吐痰是也。方用：陈皮　半夏　花粉　茯苓　苏子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二剂而痰可消矣。此去上焦之痰。上焦之痰，原在胃中而不在肺，去其

胃中之痰，而肺金自然清肃，又何至火之上升哉？

已病之痰

必观其色之白与黄而辨之：黄者，火已退也；白者，火正炽也。正炽者，用寒凉之品；将退者，用祛逐之味。今一方而俱治之，方用：白术　白芥子各三钱　茯苓五钱　陈皮　甘草各一钱　枳壳五分

水煎服。有火，加栀子，无火不必加。此方健脾去湿，治痰之在中焦者也。

又方　白术　茯苓　苡仁各五钱　人参五分　陈皮一钱　天花粉二钱　益智仁三分

水煎服。有火，加黄芩一钱；无火，加干姜一钱，甘草二分。此方健脾去湿而不耗气，二剂而痰自消也。

久病之痰

久病痰多，切不可作脾湿生痰论之。盖久病不愈，未有不因肾水亏损者也。非肾水泛上为痰，即肾火沸腾为痰。当补肾以祛逐之，方用：熟地　苡仁各一两　山药　山萸　麦冬　芡实各五钱　五味子　茯苓各三钱　益智仁二钱　车前子一钱

水煎服。此治水泛为痰之圣药也。若火沸腾为痰，加肉桂一钱。补肾去湿而化痰，水入肾宫，自变为真精而不化痰矣。此治下焦之痰也。

又方　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子，实有奇功。无火，加桂、附。

滞　痰

夫痰之滞，乃气之滞也。苟不补气而惟去其痰，未见痰去而病消也。方用：人参　陈皮　花粉　白芥子各一钱　白术二钱　茯苓三钱　苏子八分　白蔻仁二粒

水煎服。

湿　痰

治痰之法，不可徒去其湿，必以补气为先，而佐以化痰之品，乃克有效。方用：人参一两　茯苓　半夏　神曲各三钱　苡仁五钱　陈皮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之中用神曲，人多不识，谓神曲乃消食之味，非化痰之品。不知痰之积聚稠粘，甚不易化，惟用神曲以发之，则积聚稠粘开矣。继之以半夏、陈皮，可以奏功。然虽有陈、半消痰，使不多用人参，则痰难消。今有人参以助气，又有苡仁、茯苓健脾去湿，而痰焉有不消者乎？

寒　痰

人有气虚而痰寒者，即用前方加肉桂三钱、干姜五分足之矣。

热　痰

人有气虚而痰热者，方用：当归三钱　白芍　麦冬　茯苓各二钱　甘草　白芥子　花粉　陈皮各一钱　神曲三分

水煎服。

老　痰

凡痰在胸膈而不化者，谓之老痰。方用：柴胡　茯苓　甘草　陈皮　丹皮　花粉各一钱　白芍　苡仁各三钱　白芥子五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白芥子为君，苡仁、白芍为臣，柴胡、花粉为佐，使老痰无处可藏，十剂而老痰可化矣。

顽　痰

痰成而塞咽喉者，谓之顽痰。方用：贝母　半夏　茯苓各三钱　白术五钱　神曲

二钱　甘草　桔梗　白矾　炙紫苑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贝母、半夏同用，一燥一湿，使痰无处逃避，又有白矾消块，梗、苑去邪，甘草调中，有不奏功者乎？

水泛为痰

肾中之水，有火则安，无火则泛。倘人过于入房则水去而火亦去，久之则水虚而火亦虚；水无可藏之地，必泛上为痰矣。治之法，欲抑水之下降，必先使火之下温，当于补肾之中，加大热之药，使水足以制火，火足以暖水，则水火有既济之道，自不上泛为痰矣。方用：熟地一两　山萸五钱　肉桂二钱　牛膝三钱　五味子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痰下行矣，二剂而痰自消矣。

中气又中痰

中气、中痰，虽若中之异，而实中于气之虚也。气虚自然多痰，痰多必然耗气，虽分而实合也。方用：人参　甘草各一两　半夏　南星　茯苓各三钱　附子一钱

水煎服。人参原是气分之神剂，而亦消痰之妙药；半夏、南星虽逐痰之神品，而亦扶气之正药；附子、甘草，一仁一勇，相济而成。

湿　嗽

秋伤于湿，若用乌梅、粟壳等味，断乎不效。方用：陈皮　当归　甘草　枳壳　桔梗各一钱　白术二钱

水煎服。三剂帖然矣。冬嗽皆秋伤于湿也，岂可拘于受寒乎？

久　嗽

方用：人参五钱　益智仁五分　白芍　枣仁各三钱　五味子　白芥子各一钱

水煎服。二剂后服六味地黄丸。

久　嗽

方用：瓜蒌仁（去油）　乌梅各五钱　薄荷　甘草各五分　人参（童便浸）　五味子（酒蒸）　寒水石（火煅）　杏仁　硼砂各一钱　贝母三两　胡桃仁二钱（去油）

蜜丸，樱桃大，净绵包之。口中噙化。虚劳未曾失血，脉未数者，皆用之。无论老少，神效。十粒见功，二十粒愈。

又方用：人参　当归　细茶各一钱

水煎，连渣嚼尽，一二剂即愈。

肺嗽兼补肾

肺嗽之证，本是肺虚，其补肺也明矣，奈何兼补肾乎？盖肺经之气，夜必归于肾。若肺金为心火所伤，必求救于其子，子若量力不足，将何以救其母哉？方用：熟地　麦冬各一两　山萸四两　元参五钱　苏子　牛膝各一钱　沙参　天冬各二钱　紫苑五分

水煎服。

喘证门

气治法

气虚、气实，不可不平之也。气实者，非气实，乃正气虚而邪气实也。法当用补正之药，而加祛逐之品，则正气足而邪气消矣。方用：人参　白术　麻黄　半夏　甘草各一钱　柴胡二钱　白芍三钱

水煎服。

推而广之，治气非一条也。气陷，补中益气汤可用；气衰，六君子汤可采；气寒，人参白术附子汤可施；气虚，则用四君子汤；气郁，则用归脾汤；气热，用生脉散；气喘，用独参汤；气动，用二陈汤加人参；气壅塞，用射干汤；气逆，用逍遥散。气虚则羸弱，气实则壮盛。气虚用前方，实者另一方：白术　柴胡　甘草　栀子各一钱　茯苓三钱　白芍二钱　陈皮　枳壳各五分　山查十个

水煎服。

气　喘

凡人气喘而上者，人以为气有余也，殊不知气盛当作气虚看，有余当作不足看。若认作肺气之盛，而用苏叶、桔梗、百部、豆根之类，去生远矣。方用：人参三两　牛膝三钱　熟地　麦冬各五钱　山萸四钱　胡桃三个　枸杞　五味子各一钱　生姜五片

水煎服。

此方不治肺，而正所以治肺也。或疑人参乃健脾之药，既宜补肾，不宜多用人参。不知肾水大虚，一时不能遽生，非急补其气，则元气一线，必且断绝。况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即下行。妙在用人参三两，使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方中熟地、山萸之类，同气相求，直入命门，又何患其多哉？若病重之人，尤宜多加。但喘有初起之喘，有久病之喘。初起之喘[3]，多实邪；久病之喘，多气虚。实邪喘者，必抬肩；气虚喘者，微微气息耳。此方治久病之喘。若初起之喘，四磨、四七汤一剂即止，喘不独肺气虚，而肾水竭也。

实　喘

方用：黄芩二钱　柴胡　甘草各五分　麦冬三钱　苏叶　乌药　半夏　山豆根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喘定，不必再剂也。凡实喘证，气大急，喉中必作声，肩必抬，似重而实轻也。

虚　喘

大抵此等证气少息，喉无声，肩不抬也。乃肾气大虚，脾气又复将绝，故奔冲而上，欲绝未绝也。方用救绝汤：人参　熟地各一两　山萸三钱　牛膝　五味子　白芥子各一钱　麦冬五钱

水煎服。

气短似喘

此证似喘而实非喘也，若作实喘治之，立死。盖气短乃肾气虚耗，气冲上焦，壅塞于肺经，不足之证也。方用：人参二两　熟地一两　山萸　牛膝　补骨脂　枸杞各三钱　麦冬五钱　胡桃三个（去皮）　五味子二钱

水煎服。三剂气平喘定。

此方妙在用人参之多，能下达气原，挽回于无何有之乡，又纯是补肺、补肾之品，子母相生，水气自旺，则火气自安于故宅，不上冲于喉门矣。

抬肩大喘

人忽感风邪，寒入于肺，以致喘急，肩抬气逆，痰吐不出，身不能卧。方用：柴胡　茯苓　麦冬　桔梗各二钱　黄芩[4]　当归　甘草　半夏　射干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柴胡、射干、桔梗，以发舒肺金之气，半夏以去痰，黄芩以去火。盖感寒邪，内必变为热证，故用黄芩以清解之。然徒用黄芩，虽曰清火，转足以遏抑其火，而火未必伏也，有射干、桔梗、柴胡一派辛散之品，则足以消火减邪矣。

肾寒气喘

人有气喘不能卧，吐痰如涌泉者，舌不燥而喘不止，一卧即喘，此非外感之寒邪，乃肾中寒气也。盖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乃泛上而为痰，方用六味地黄汤加桂、附，大剂饮之。盖人之卧，必肾气与肺气相安，而后河车之路平安而无奔越也。

肾火扶肝上冲

凡人肾火逆，扶肝而上冲，以致作喘，甚有吐红粉痰者，此又肾火炎上以烧肺金，肺热不能克肝，而龙雷之火升腾矣。方用：沙参　地骨皮各一两　麦冬五钱　丹皮三钱　甘草三分　桔梗五分　白芍五钱　白芥子二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地骨皮清骨中之火，沙参、丹皮以养阴，白芍平肝，麦冬清肺，甘草、桔梗引入肺经，则痰消而喘定矣。

假热气喘吐痰

人有假热气喘吐痰者，人以为热，而非热也，乃下元寒极，逼其火而上喘也。此最危急之证，苟不急补其肾水与命门之火，则一线之微必然断绝。方用：熟地四两　山药　麦冬各三两　五味子　牛膝各一两　附子　肉桂各一钱

水煎冷服。一剂而愈。

喘　嗽

人有喘而且嗽者，人以为气虚而有风痰也，谁知是气虚不能归源于肾，而肝木挟之作祟乎？法当峻补其肾，少助以引火之品，则气自归源于肾，而喘嗽俱止。方用：人参一两　熟地二两　麦冬五钱　茯苓三钱　牛膝　枸杞　白术　五味子　兔丝子各一钱

水煎服。连服几剂，必有大功。倘以四磨、四七汤治之，则不效矣。

贞　元　饮

此方专治喘而脉微涩者。

熟地三两　当归七钱　甘草三钱

水煎服。妇人多此证。

吐　血　门

阳证吐血

人有感暑伤气，忽然吐血盈盆，人以为阴虚也，不知阴虚吐血与阳虚不同。

阴虚吐血，人安静，无躁动。阳虚必大热作渴，欲饮冷水，舌必有刺。阴虚口不渴而舌胎滑也。法当清胃火，不必止血也。方用：人参　当归　香薷　石膏各三钱　荆芥一钱　青蒿五钱

水煎服。

此方乃阳证吐血之神剂也。方中虽有解暑之味，然补正多于解暑，去香薷[5]一味，实可同治，但此方只可用一二剂，即改六味地黄汤。

大怒吐血

其吐也，或倾盆而出，或冲口而来，一时昏晕，死在顷刻。以止血治之，则气闷不安；以补血治之，则胸满不受，有变证蜂起而死者，不可不治之得法也。方用解血平气汤：白芍　当归各二两　炒荆芥　黑栀子各三钱　红花二钱　柴胡八分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气平舒，二剂而血止息，三剂而病大愈。

此证盖怒伤肝，不能平其气，以致吐血。若不先舒其气而遽止血，则愈激动肝火之气，必气愈旺而血愈吐矣。方中用白芍，平肝又舒气；荆芥、柴胡，引血归经；当

归、红花、生新去旧；安有不愈者哉？

吐　血

此证人非以为火盛，即以为阴亏，用凉药以泻火，乃火愈退而血愈多；滋阴之味止血之品仍不效，谁知是血不归经乎？治法当用补气之药，而佐以引血归经之味，不止血而血自止矣。方用：人参五钱　当归一两　丹皮（炒）　黑芥穗各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止。

此方妙在不专补血，而反去补气以补血，尤妙在不去止血，而去行血以止血。盖血逢寒则凝，逢散则归经，救死于呼吸之际，大有神功。

吐 白 血

血未有不红者，何以名“白血”？不知久病之人，吐痰皆白沫，乃白血也。白沫何以名白血？以其状似蟹涎，无败痰存其中，实血而非痰也。若将所吐白沫，露于星光之下，一夜必变红矣。此沫出于肾，而肾火弗[6]腾于咽喉，不得不吐者也。虽是白沫，而实肾中之精，岂特血而已哉？苟不速治，则白沫变为绿痰，无可如何矣。方用：熟地　麦冬各一两　山药　山萸　茯苓各五钱　丹皮　泽泻各二钱　五味子一钱

水煎。日日服之。

血 不 归 经

凡人血不归经，或上或下，或四肢毛窍各处出血，循行经络，外行于皮毛，中行于脏腑，内行于筋骨，上行于头目、两手，下行于二便、一脐，周身无非血路，一不归经，斯各处妄行，有孔则钻，有洞则泄，甚则呕吐，或见于皮毛，或出于齿缝，或渗于脐腹，或露于二便，皆宜顺其性以引之归经。方用：熟地　生地各五钱　当归　白芍　麦冬各三钱　荆芥　川芎　甘草　茜草根各一钱

水煎服。此方即四物汤加减，妙在用茜草引血归经。

三黑神奇饮

丹皮（炒黑）七分　黑栀五分　真蒲黄（炒黑）一钱二分　川芎（酒洗）　生地（酒洗）　贝母各一钱

水二樽，童便、藕汁各半樽，煎服。此方治吐血，神效无比，二剂止。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子，最能补肾滋肝，木得其养，则血有可藏之经而不外泄，血证最宜服之。

呕 吐 门

脾 胃 证 辨

人有能食而不能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当补脾。而补脾尤宜补肾中之火，盖肾火能生脾土也。不能食，食之而安然者，乃脾不病而胃病也，不可补肾中之火，当补心火，盖心火能生胃土也。世人一见不饮食，动曰脾胃虚也，殊不知胃之虚寒责之心，脾之虚寒责之肾也，不可不辨也。

反 胃 大 吐

大吐之证，舌有芒刺，双目红肿，人以为热也，谁知是肾水之亏乎？盖脾胃必借肾水而滋润，肾水一亏，则脾胃之火沸腾而上，以致目红肿而舌芒刺也。但此证时躁时静，时欲饮水，及水到又不欲饮，即强之，饮亦不甚快，此乃上假热而下真寒也，宜六味地黄汤加桂、附，水煎服。

外治法：先以手擦其足心，使之极热，然后用附子一个煎汤，用鹅翎扫之，随干随扫，少顷即不吐矣。后以六味地黄汤大剂饮之，即安然也。或逍遥散加黄连，亦立止也。无如世医以杂药投之而成噎膈矣，方用：熟地二两　山萸　元参各一两　当归

五钱　五味子二钱　牛膝　白芥子各三钱

水煎服。盖肾水不足，则大肠必干而细，饮食入胃，难于下行，故反而上吐矣。

寒邪犯肾大吐

寒入肾宫，将脾胃之水，挟之尽出，手足厥逆，小腹痛不可忍，以热物熨之少快，否则寒冷难支。人多以为胃病，其实肾病也。方用：附子一个　白术四两　肉桂一钱　干姜三钱　人参三两

水煎服。此药下喉便觉吐定，煎渣再服，安然如故。

呕　吐

世人皆以呕吐为胃虚，谁知由于肾虚乎？故治吐不效，未窥见病之根也。方用：人参　芡实各三钱　白术　苡仁各五钱　砂仁五粒　吴萸五分

水煎服。

火　吐

此证若降火，则火由脾而入于大肠，必变为便血之证，法宜清火止吐。方用：人参二两　茯苓一两　砂仁三粒　黄连三钱

水煎服。

寒　吐

此证若降寒，则又引入肾，而流于膀胱，必变为遗尿之证。法宜散寒止吐，方用：白术二两　人参五钱　附子　干姜各一钱　丁香五分

水煎服。

此方散寒而用补脾之品，则寒不能上越，而亦不得下行，势不能不从脐出也。

胃　吐

此证由于脾虚，脾气不得下行，自必上反而吐，补脾则胃安。方用：人参　茯苓各三钱　白术五钱　甘草　肉桂　神曲　半夏各一钱　砂仁三粒

水煎服。

此方治胃病以补脾者，何也？盖胃为脾之关，关门之沸腾，由于关中之溃乱，欲使关外之安静，必先使关中之安宁。况方中砂仁、半夏、神曲等味，全是止吐之品，有不奏功者乎？此脾胃两种之法也。

反　胃

人有食入而即出者，乃肾水虚不能润喉，故喉燥而即出也。方用：熟地二两　山萸　茯苓　麦冬各五钱　山药一两　泽泻　丹皮各三钱　五味子一钱

水煎服。

此证又有食久而反出者，乃肾火虚不能温脾，故脾寒而反出也。方用：熟地二两　山萸一两　山药六钱　泽泻二钱　茯苓　丹皮　附子　肉桂各三钱

水煎服。

胃　寒

心肾兼补，治脾胃两虚者固效。若单胃之虚寒，自宜独治心之为妙。方用：人参　远志各一两　白术　茯苓　莲子　白芍各三两　菖蒲　良姜　枣仁各五钱　半夏　附子　白芥子各三钱　山药四钱

蜜丸。每日白水送下五钱。

肾寒吐泻，心寒胃弱

此证由于心寒胃弱，呕吐不已，食久而出是也。下痢不已，五更时痛泻三、五次者是也。人以为脾胃之寒，服脾胃之药而不效者，何也？盖胃为肾之关，而脾为肾之海。胃气弱，不补命门之火，则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而消谷食？脾气弱，不补命门

之火，则下焦虚冷，何以化饮食而生精华？故补脾胃莫急于补肾也。方用：熟地　茯苓　人参各三两　山萸二两　山药四两　附子　肉桂　五味子各一两　吴萸五钱　蜜丸。每日空心白水送下五钱。

臌证门

水　臌

此证满身皆水，按之如泥者。若是不急治，水流四肢，不得从膀胱出，则为死证矣。方用决流汤：黑丑　甘遂各二钱　肉桂三分　车前子一两

水煎服。一剂水流斗余，二剂全愈，断勿与三剂也，与三剂反杀之矣。须改五苓散调理二剂，再用六君子汤补脾可也。忌食盐，犯之则不救矣。

气　臌

此证气虚作肿，似水而实非水也，但按之不如泥耳。必先从脚面上肿起，后渐肿至身上，于是头面皆肿者有之，此之谓气臌。宜于健脾行气之中，加引水之品。若以治水臌治之，是速之死也。方用：白术　茯苓　苡仁各一两　甘草　肉桂各一分　枳壳五分　人参　神曲　车前子　萝卜子各一钱　山药五钱

水煎服。初服若觉有碍，久之自有大功，三十剂而愈矣。亦忌食盐、秋石。

虫　臌

此证小腹痛，四肢浮肿而未甚，面色红而有白点，如虫食之状，是之谓虫臌。方用消虫神奇丹：当归　鳖甲　地栗粉各一两　雷丸　神曲　茯苓　白矾各三钱　车前子五钱

水煎服。一剂下虫无数，二剂虫尽臌消，不必三剂。但病好必用六君子汤去甘草调理。

血　臌

此证或因跌闪而瘀血不散，或忧郁而结血不行，或风邪而蓄血不散，留在腹中，致成血臌。饮食入胃，不变精血，反去助邪，久则胀，胀成臌矣。倘以治水法逐之，而证非水，徒伤元气；以治气法治之，而又非气，徒增饱满。方用逐瘀汤：水蛭（此物最难死，火烧经年，入水犹生，必须炒黄为末方妥）　雷丸　红花　枳壳　白芍　牛膝各三钱　当归二两　桃仁四十粒

水煎服。一剂血尽而愈，切勿与二剂，当改四物汤调理。于补血内加白术、茯苓、人参，补元气而利水，自然全愈，否则恐成干枯之证。辨血臌，惟腹胀如臌，而四肢手足并无臌意也。

水证门

水　肿

此证土不能克水也。方用：牵牛　甘遂各三钱

水煎服。此证治法虽多，独此方奇妙。其次，鸡屎醴亦效，鸡屎醴治血臌尤效。

呃　逆

此证乃水气凌心包也。心包为水气所凌，呃逆不止，号召五脏之气，救水气之犯心也。治法当利湿分水，方用：茯神　苡仁各一两　苍术　白术　人参各三钱　芡实　丁香各五钱　法制半夏　陈皮各一钱　吴萸三分

水煎服。二剂愈。

水结膀胱

此证目突口张，足肿气喘，人以为不治之证。不知膀胱与肾相为表里，膀胱之开

合，肾司其权。特通其肾气，而膀胱自通矣。方用通肾消水汤：熟地　山药　苡仁各一两　山萸一钱五分　茯神五钱　肉桂　牛膝各一钱　车前子三钱

水煎服。

湿 证 门

黄　　证

此证外感之湿易治，内伤之湿难疗。外感者，利水则愈。若内伤之湿，泻水则气消，发汗则精泄，必健脾行气而后可也。方用：白术　茯苓　苡仁各一两　茵陈　黑栀各三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此方治内伤之湿，不治外感之湿。若欲多服，去栀子。

瘅　　证

此证虽因风寒湿而来，亦因元气之虚，邪始得乘虚而入。倘攻邪而不补正，则难愈矣。今于补正之中，佐以去风寒湿之品，而瘅如失矣。方用：白术五钱　人参三钱　茯苓一两　柴胡　附子　半夏各一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

伤　　湿

此证恶湿，身重足肿，小便短赤。方用：泽泻　猪苓各三钱　肉桂 五分　茯苓　白术各五钱　柴胡　半夏　车前子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愈。

脚　　气

今人以五苓散去湿，亦是正理，然不升其气而湿未必尽去也。必须提气，而水乃散也。方用：黄芪一两　人参　白术各三钱　防风　肉桂　柴胡各一钱　苡仁　芡实　白芍各五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

此方去湿之圣药。防风用于黄芪之中，已足提气而去湿。又助以柴胡舒气，则气自升腾，气升则水散。白术、茯苓、苡仁、芡实，俱是去湿之品，有不神效者乎？

---

〔1〕“方”原脱，据目录补。

〔2〕“班”当作“斑”。

〔3〕“初起之喘”四字原脱，据《大小诸证方论》补。

〔4〕“苓”当作“芩”。

〔5〕“藿”当作“薷”。

〔6〕“弗”当作“沸”。

风劳臌膈四大证治

〔清〕姜天叙　著
周　慎　整理

提　　要　《风劳臌膈四大证治》，清·姜天叙著。成书于1796年。

书不分卷，主要记述中风、虚劳、水肿臌胀、呕吐、噎膈反胃以及霍乱、关格、呃逆噫气、嘈杂、咳嗽、梦遗、小便癃闭等病的辨证治疗。

本书系作者综合清以前医家对风劳臌膈等杂病的认识，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撰写而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论中风，认为非外风所中，以其"每验中风之人，于未中之先，必有先征，或十指麻痹，或肌肉蠕动，或语言蹇涩，或肢体不遂，或平时脉滑大不和，弦紧无根，诸多隐微见于一、二年前，人多不觉，直至一时触发，忽焉倒仆。其若果为外中风邪，何以预为若是也？"即皆从实践中来。

现存195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铅印本。此据江苏人民出版社铅印本节选 其中风、水肿臌胀、噎膈反胃等节。

天叙姜公传

公讳礼，字天叙，姓姜氏，其先浙绍人也。父玉田公，始居江阴之华墅，生公，遂世为江阴人。公好读书，善医术，常立功过格，日记得失，终身不怠。每遇贫者施诊，往来徒步，出囊中药治之，不取值，以故邑中贤士大夫乐与缔交。盖非徒重其术，并重其德焉。华墅在邑东五十里，龙砂两山屏障于后，泰清一水襟带于前，其山川之秀，代产良医，迄今大江南北延医者，都于华墅，而华墅之中又独推姜氏，盖自公一人开之也。韩子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善勿继。"吾于姜氏亦云。公于岐黄外，旁及玄功。所善有瞿道人者，发不栉，足不履，寒暑一衲，行止无定。迨卒之岁，谓道人曰："三月之望，吾将逝矣，汝当来。"及期，瞿不至。谕诸子曰："须之三日，道人必来。"是日，命沐浴更衣坐，道人果至。时不能言，但手书"讽经"二字，瞿诺之，即奄然逝。记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公可谓至诚者矣。

论曰：古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谓医者当读三世之书也。余读姜公所著《四大证全书》，理精词约，非数十年之学力，焉能得心应手，活人无算乎？宜其子孙食报于无穷。小道云乎哉！

嘉庆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岁次丙辰孟春之吉长寿孔广居拜撰

姜文骏序

今夏检校旧帙，将祖传医书数百册，特为之分箧珍藏，免与诸书间杂也。中有一小册，偶尔披阅，见书首有《四大证全书》，江阴姜礼天叙氏辑，孙健、曾孙大镛参订字样，并有邑诸名宿传题。阅竟，不胜惊喜，以为吾先祖著作，至今日而始发现焉。惜仅存十数页，未由窥见全豹，亦憾事也。犹忆余童年时，尝闻先祖咏仙公云："吾家祖遗医书，不下数百种，著作满室，富有五车。同治初，太平军解放江城时，溃军土匪窜扰，焚毁殆尽，然烬余尚存数千册。伯祖蕴山、荫乔两公，所得约有千余册。庚申春，故宅毁于火，煌煌巨制，从此都付诸劫灰。"呜呼，先人累世之心血，历年愈久愈湮没而不彰矣！即今所存《四大证全书》，亦属残缺不完。询诸伯叔，早稔原本失踪无考，惋惜久之。讵今秋吾友陶君南鹏，肄业上海医专学校，惠赠校出中医杂志一册，内载有姜天叙著《风痨臌膈论》。卒读是篇，尚待续未竟。因念吾先祖之姓名奚为而在此耶？得毋姓名有同耶？继而思余因业商，不明医学，今日所见之《风痨臌膈》，莫非即所存之《四大证全书》。然乎？否乎？即将旧稿悉心校对，果然一字不易，乃知此论实为先祖所著无疑也。于是昔日所黯然神伤者，今顿欣

然色喜矣。

夫天叙公，龙砂姜氏二世祖也，生于顺治十一年，好读书，善医术，立功过格，日记得失，终身不怠，旁及玄功，名噪大江南北，年七十有一而殁。邑志载有《仁寿镜》《本草搜根》行世，今已轶。家乘中只有《四大证全书》名目。此外，邑志家乘所未载，而为乡贤藏匿者，则《证治汇理》一书是也，计抄本念余册，今悉藏张少泉先生家。畴昔家伯省轩，因掌教于南通医专校，曾亲谒张公，云已什袭珍藏矣。他日如能合浦珠还，自当刊行以垂诸久远。

一九二五年秋九月十一世孙文骏敬识

目　录

中风…… 463
水肿臌胀…… 470
噎膈反胃…… 481

中　风

中风一症，有卒仆，有暴喑，有不遂，有歪僻，有四肢不举，有神昏冒寐，有痰涎壅盛，有语言蹇涩。有外风袭入者，有本气自病者。及乎外有六经形证，内见二便闭塞。其病各异，其名不同；而为治之法亦非一也。

《灵枢经》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系内居营卫。营卫稍衰，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又云：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志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

仲景《金匮》云：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又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㖞僻不遂。

是则《内经》《金匮》所论中风，皆主虚邪立说。而后代刘河间则主火为训，李东垣则主气为训，朱丹溪则主湿为训。然则三子者各出心裁，亦指证中之所有而言之也。至近代诸家，则分真中、类中，强引中气、中暑、中湿、诸卒仆暴死之证，浑同立论。而中风一证，共欲明之，而实晦之矣。盖中风之邪，其有无夹杂风火气湿之来，岂可划然分耶？但当以何有何无，孰浅孰深，以求确然之治，斯为当矣。

夫八风之邪，皆名虚邪，人身营卫经络素盛者，无从入之。入之者，因其虚而袭之耳。《内经》以为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是则中风之来，无不本之阳虚者矣。喻嘉言氏论中风曰：阳虚邪害空窍为本，而风从外入者，必挟身中所有之邪，或气、或痰、或火而为之标。以风邪之中人，未有不因阳气不固而入之者也；中风之为疾，未有不因火、因气、因痰而勾引深入者也。因虚卒仆，不挟外邪者则有之。若但云客邪而本不虚者，则未之有也。

中风之邪，从外而来，以渐深入。《金匮》云：邪在于络，肌肤不仁。中络邪气入卫，犹在络脉之外，故但肌肤不仁。其曰：邪在于经，即重不胜。中经则于营脉之中，内而骨，外而肉，皆失其所养，则躯壳为之重着，然犹在躯壳之间。至入腑入脏，则离躯壳而入内，邪中深矣。中腑，即不识人。然中腑必归于胃，以胃为六腑之总司也。风入胃中，胃热必盛，蒸其津液，结为痰涎，壅塞隧道。胃之支脉络心者才有壅塞，即堵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中脏，舌即难言。诸脏受邪至盛，必逆入于心而乱神明。神明无主，则舌难言。其脏气素虚而阳气不治者，卒然倒仆矣。此论外中邪以渐深入。

东垣亦分中腑、中脏、中血脉之治。中腑者，其病在表，多着四肢；中脏者，其病在里，多滞九窍；中血脉者，外无六经之证，内无二便之闭，但口眼㖞斜，半身不遂。

中腑外见六经形证，用续命汤加减治之。

小续命汤　治中风不省人事，渐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手足战掉，语言蹇涩，肢体麻痹，精神昏乱，头目眩昏，痰火并多，筋脉拘急，不能屈伸，骨节烦痛，不得转侧。诸风服之皆验。

防风　桂心　黄芩　杏仁（去皮尖，炒）　芍药　甘草　川芎　麻黄（去节）　人参各一钱半　防己二钱　大附子（炮）七分

上药作二贴，水一盏半，姜五片，枣一枚，煎八分服。

中脏内见二便闭塞，则用三化汤通利之。

三化汤　治中风。外有六经之形证，先以加减续命汤主之；内有便溺之阻隔，此方主之。

大黄　枳实　羌活各等分

每服一两，水煎服。

然解表攻里之法，必体壮证实者设也。夫风为阳邪，善走空窍。若误攻其表，重开洞

门，出而复入，其变愈大。而攻里尤甚 。以中脏之候，多因平素积虚，其邪易入，脏真不守，若误下之，立致危亡，不可不慎也。惟在胃腑一证，内实便闭者，间有可下，然不过解其烦热，实非大下也。然中脏有缓急二候。中腑日久，热势深极，传入脏者，此属可下。必使风与热俱去，填其空窍，则风不再生。若开其瘀壅，必反增风热，何以下为哉？其卒虚身中急证，下药入口，其人即不苏矣。可不辨欤！

风中五脏，其来有自。脏气先伤，后乃中之。火、热、气、湿、痰、虚，六贼勾引深入，一旦猝倒无知，偏身牵引，四末不用，但得不死，亦成瘫痪。察其形证，何脏先伤，调之使平。肺中于风，多汗，恶风，时咳，昼瘥暮甚，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肝中于风，多汗，恶风，善悲 ，色苍，嗌干，善怒，头目眴而胁痛，行常伛，令人嗜甘。心中于风，当分二候。若翕翕发热，不能食，心中饥，食即呕吐，此外因也；其曰心伤者劳倦，即头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烦发热，当脐跳，其脉弦，此内因也。脾中于风，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翕翕发热，形如醉人，腹中烦重，皮目眴眴而短气。肾中于风，多汗，恶风，面庞然如肿，脊痛不能正立，隐曲不利，其色灼。此五脏之见证也。审其何脏之证多见，按其脉，察其色，毋草草也。

中风外证，错见不一，风火相煽，多上高巅；风湿相搏，多流四末；手足麻木，但属气虚；关节肿痹，湿痰流滞。

喻嘉言云：中风之脉，各有所兼。兼则益造其偏，然必显呈于脉。盖新风挟旧邪，或外感，或内伤，其脉随之忽变。兼寒，则脉浮紧；兼风，则脉浮缓；兼热，则脉浮数；兼痰，则脉浮滑；兼气，则脉沉涩；兼火，则脉盛大；兼阳虚，则脉微，亦大而空；兼阴虚，则脉数，亦细如丝；阴阳两虚，则微数或微细。虚滑为头中痛，迟缓为营卫衰。大抵阳浮而数，阴濡而弱。浮滑、沉滑、微虚、散数，皆为中风。然虚浮迟缓，正气不足，尚可补救；急大数疾，邪不受制，必死无疑。若大数未死，急疾犹得不死，经言风气之病，似七诊而非，故有不死。可见大数为风气必有之脉，亦未可定为死脉耳。

天叙云：按：中风一证，医书冠之篇首，其证大矣。历观古今名家，所论不一，遂令中风一证茫无着落，以至后代诸君分为真伪两途，其意中风必因外中于风，方名真中；其猝仆偏枯，非因外风，虽至种种诸证，皆为类中。及予考之《内经》《金匮》诸篇，其论偏枯、猝仆诸证，未尝专主于风立说。及予每验中风之人，于未中之先，必有先征，或十指麻痹，或肌肉蠕动，或语言蹇涩，或肢体不遂，或平时脉滑大不和，弦紧无根，诸多隐微，见于一、二年前，人多不觉 ，直至一时触发，忽焉倒仆。其若果为外中风邪，何以预为若是也？且每见中风之人，必中年以后，或肥盛之躯。岂外风之来，必中年、肥盛者方感之耶？若此，则中风之证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经》曰：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又曰：三阴三阳，发为偏枯痿易。又曰：虚邪偏于身中，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云云。其曰膏粱之疾，其曰三阴三阳，其曰虚邪，其曰真气去、邪气独留，明指是证非独外中于风。是以仲景先师中风论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其若果为外中于风，何其反云浮者血虚、络脉空虚，正气引邪、㖞僻不遂等，则其明指此风为虚风之候，其不专主于外风立论也。东垣、河间、丹溪三君，所论似殊，及细详之，而东垣先生则引《经》曰：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原夫人身中之气，以天地间之风喻之。盖天地间之风，其平治之时，未见其形；变现之时，迷塞宇宙。而人身中之气亦然，其变其害皆由阳气不治，气即为邪。《经》云：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闭塞，地气冒明。虚风内发之证，一如天地间之疾风暴雨，迅不及掩，故以风之一字命名，意可见也。所以病中风者，每于未中之先，必有先征。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论痰，皆各有卓见。其所论，皆中风门中所必有之事。其中气、中暑、中寒、中恶、食厥、痰厥，其暴病暴死，有相类乎中风，然皆自是别证，与三子所论之证有何干涉耶？不

得强引中风合论，亦不得以类中名之。嘉言氏曰：河间主火为训，是火召风入，火为本，风为标矣。丹溪主痰为训，是痰召风入，痰为本，风为标矣。然人之一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不曰阳虚邪害空窍为本，而风从外入者，必挟身中所有之邪，或火、或气、或痰而为之标耶？当于风火痰气之间审其何有何无，虚实轻重之际孰缓孰急，辨其分寸可也，而为之施治，斯为上策矣。若但于"风"之一字起见立说，其不败者几希！

生生子曰：人之一身，经络贯串为之脉。脉者，血之隧道也。血随气行，周流不停。筋者，周布四肢百节，联络而束缚之。此属肝木，得血以养之，则和柔而不拘急。脉皆起于手足指端，故十二经皆以手足而名，筋则无处无之。皮毛者属肺，主外，而易于感冒。人身之血，内行于脉络，外充于皮毛，渗透肌肉，滋养筋骨，故百体和平，运动 无碍。若气滞则血滞，气逆则血逆，得热则血瘀浊，得寒则血凝泣，衰耗则顺行不周、渗透不遍，而外邪易侵矣。津液者，血之余，行乎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若血浊气滞，则凝聚而为痰。痰乃津液之变，遍身上下无处不到。津液生于脾胃，水谷所成，浊则为痰，故痰生于脾土也。是以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等证，以血虚、瘀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源。至其得病，则必有所感触，或因风，或因寒，或因湿，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劳役、房劳汗出，因感风寒湿气，遂成此病。此血病、痰病为本，而外邪为标。其邪中于皮毛肌肉，则不知痛痒，麻木不仁 ，如有物一重贴于其上，或如虫游行，或洒洒寒慄，遇热则或痒，遇阴雨则沉重酸痛。其邪入于血脉经络，则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难于屈伸举动，或走注疼痛。此上诸证，皆外自皮毛，以至筋骨之病。凡脉所经所，络筋所会所，血气津液所行之处，皆邪气郁滞、正气不得流通而致。然治者当以养血除风、顺气化痰为主，不必强度某病属某经、某脏，而杂治之也。

卒仆，谓卒然僵仆而不省人事也，《内经》名之瘛。凡中气、中暑、食厥、痰厥，皆致猝然僵仆。然与中风之候，自是相殊。而中风卒倒，喉多痰声，脉多沉伏，或脉随气奔，指下洪盛者。中风之证，有少须自苏者，有中而不苏即死者，有苏而终变不治者，无不本之阳虚。若阳气未至十分脱绝者，尚可救援；若真阳离绝，虽有良法无益也；若因而挟外邪，或痰或火冲犯清阳，闭塞窍道，亦致倒仆，但得真气渐复，亦可自苏。

仓卒之际，先辨其阳中、阴中。中于阴者，面色或青或白或黑，痰喘昏乱，眩冒多汗，甚者手足厥冷；中于阳者，面赤唇红，牙关紧咬，上视强直，掉眩烦渴。大率阴中重而阳中轻。

又必先辨其闭证、脱证。

若牙关紧咬，两手握固，即是闭证。法宜开关通窍，急宜用通关散。

牙皂　细辛　生半夏

为细末。嚏鼻。有噫可治，无噫难治。

口噤不开，宜抉，或以破根散。

南星五分　冰片少许

以中指点末，擦牙根。

一法：急用白矾半两，盐花一分。细研。揩牙根，更以半钱绵裹安牙尽头。或用乌梅肉擦牙。随用姜汁、竹沥、麻油化苏合香丸，或用三生饮。

生南星一两　川附子五钱　生川乌五钱　木香二钱五分

加姜十片，煎好灌下。挟虚者，加人参两许。

如热阻关窍，痰盛昏迷者，用牛黄清心丸，煎涤痰汤。

南星（姜汁炒）　半夏各二钱　枳实一钱　茯苓钱半　橘红钱半　菖蒲八分　人参竹茹各七分　甘草五分

化下。以上为闭证者设。

若口开（心绝），手撒（脾绝。闭证则口噤咬，两拳握固，与口开者异），眼合（肝绝），遗

尿(肾绝),声如鼾睡(肺绝),此名脱证。若五不全见者,速宜大剂参附煎浓汁频灌,及灸脐下,虽曰不治,亦有得生者。中风脱证极虚,不救者多。即用参附,亦不过或冀什一。若不预为病家道明,竟投参剂,设使不救,多致招谤。若不分闭、脱,妄投苏合、牛黄,不救。

按:脑麝、牛黄,乃辛香窜散之品,惟中脏闭证,暂借开窍。设邪在血脉,反误投之,引邪深入,如油入面,莫之能出。至脱绝之证误投之,是速其死也。

《心法》云:气虚卒倒,用参、芪补之。肥白人多湿,少用乌头、附子行经;瘦人阴虚火热,用四物汤加竹沥、牛膝、芩、柏,有痰加痰药(按:肥白人多湿,用乌、附行经,然肥白人不特多湿,抑多阳虚,附子在所必用也)。

痰涎壅甚者,宜用吐法,稀涎散。

半夏(大者)十四枚　牙皂一个(炙)

入姜汁,煎服。不能咽者,徐徐灌之。此法之轻者。

其有涎多难散,又非小吐不可,则用明矾、牙皂等分为末,白汤调服吐之。此吐剂之轻者。重者用藜芦半钱为末,加麝香少许,童汁调灌。若口噤昏迷者,灌入鼻内吐之。虚者不可吐。其或风多涎少,人事不昏者,则用虾半斤,入酱、葱、姜等物,水煮,先吃虾,次饮汁,后以鹅翎探引吐之。痰涎壅甚,用橘红一斤,逆流水五碗,煎至一、二碗,倾服,白汤导吐之。吐痰之圣药也。

太白散　用陈石灰水飞,每服三钱,水一碗,煎汤,温服。下痰如神。

气欲绝,心头上温者,喉中微响皆效,二陈汤、星香散,加竹沥、姜汁;虚者,六君子汤同星香散。脉沉伏无热者,三生饮加全蝎一个。养正丹可以坠下痰涎。若痰热甚者,加石膏、麦冬于二陈之内。

牛黄清心丸乃治中藏痰热昏冒之药也。以上治痰诸法。

王宇泰曰:卒仆偏枯之症,未有不因正气不周而病。故黄芪为必用之君药,防风为必用之臣药。黄芪,助真气者也;防风,载黄芪助真气以周于身者也,亦有治风之功焉。许胤宗治皇太后中风口噤,煎二药熏之而愈(其法用黄芪八十斤,防风若干,煎汤成锅,使其气周满一室,如熏如雾,气退自醒),况服之乎!多怒,加羚羊角;渴,加干葛汁、秦艽;口噤,亦加秦艽;恍惚错语,加茯神、远志;不得睡,加酸枣仁;不能言,加竹沥、荆沥、梨汁、陈酱汁、生葛汁、人乳汁;内热,加梨汁、人乳、生地黄汁;痰多,加竹沥、荆沥,少佐姜汁。余每治此证,用诸汁以收奇功,为行经络、渗分肉,捷于汤散故也。此治气虚肥白之法。

缪仲纯曰:东南之地,素多湿热之气,质多柔脆,往往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甚生风,亦致猝然僵仆,或不省人事,或语言蹇涩,小便短赤,此其验也。至所用之药,初,清热则天门冬、麦门冬、甘菊花、白芍药、白茯苓、栝蒌根、童便;顺气则紫苏子、枇杷叶、橘红、郁金;开痰则贝母、白芥子、竹沥、荆沥、瓜蒌仁。次治本,益阴则天冬、甘菊、生地、当归、白芍、枸杞、麦冬、五味、牛膝、人乳、白胶香、黄柏、白蒺藜之属;补阳则人参、黄芪、鹿茸、大枣。

按:仲纯此论,本于河间、丹溪。至其所用之药,惟重甘寒,一遵《内经》热淫所胜、治以甘寒之旨。阴虚多热之证,则当从此选用也。

不语

华元化云:心脾中风,则舌强不语。盖脾脉络胃夹咽,连舌本,散舌下。心之别脉系舌本。二脏受风,则舌本强硬而不语也,资寿解语汤。

防风　羚羊角　枣仁　炙草　天麻　附子(炮)　官桂　羌活　竹沥　姜汁

心经热者,兼凉膈散清心。心经蕴热,舌蹇不语,用转舌膏,即凉膈散加菖蒲、远志。等分为末,蜜丸,弹子大,朱砂为衣。薄荷汤下。

若痰迷心窍,舌强不语,当涤痰为先(见卒仆门)。然此证最急,此药似缓,当先调化牛黄清心丸。审其属虚者,此方调下二丹丸。

二丹丸　治风邪健忘，养神定志，和血肉，定心神，外华腠理，得睡。

丹参　熟地　天冬各一两五钱　朱砂　人参　菖蒲　远志各五钱　茯神　麦冬　甘草各一两

共研细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一百丸。庶足以开痰通窍也。再入竹沥、姜汁，更验。

若风涎壅塞，舌本难转，语不正者，正舌散。

蝎蛸（去毒）十四个　茯苓一两

共为细末。食前温酒下。

有肾气厥不至舌下，舌喑不能言（舌喑者，乃舌本喑弱，不得言，与舌本难者相反）。

王宇泰曰：《素问》云：太阴所谓入中谓喑者，阳盛已衰，故为喑也。内夺而厥，则为喑痱，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夫肾者藏精，主下焦地道之生育，故冲任二脉系焉。二脉与少阴肾之大络同出肾下，起于胞中，其冲脉因称胞脉。络为十二经脉之海，遂名海焉。冲脉之上行者，渗诸阳，灌诸精；下行者，渗三阳，灌诸络，而温肌肉；别络结于跗。因肾虚而肾络与胞络内绝，不通于上则喑；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则不能言；二络不通于下，则痱厥矣。如是者，以地黄饮子主之。

熟地　戟肉　山茱萸　苁蓉　石斛　五味　炮附子　麦冬　白茯苓　菖蒲　远志肉　官桂各等分　薄荷叶七片　姜五片　枣一枚。

按：肾气厥不至舌下，乃真藏之气不荣于舌耳。至其浊阴之气，必横格于喉舌之间，吞咯维艰，昏迷特甚，又非不有之证，可以缓调。方中所用附、桂、巴、苁，原为驱逐浊阴而设，用方者不可执己见而轻去之也。

若肝肾虚而涎潮壅塞不语，当用《三因》白散子。

生附子　滑石各五钱　半夏七钱半

为末。每服二钱，水煎，加姜七片，蜜半匙，空心服。

失音不语，诃子汤。

诃子四个　桔梗一两　甘草一寸

三味俱半生半炒，为末。每服五钱，童便一杯，煎服。

中风不语，龟尿少许，点舌上。神效（取龟尿法：置龟新荷叶上，用猪棕鼻内刺之，即出）。

半身不遂，即偏枯之证。

左为瘫，右为痪。《经》云：男子发左，女子发右。大率仆击偏枯证，每相连而至。为治之初，亦先顺气，次辨风火痰虚，何有何无，要当以养正为本，而兼以治标之药。若筋骨疼痛，举动不便，多则痰火风气流注经络，又当先以通经活络之味，然后治本可也。

喻嘉言曰：《内经》云偏枯者不一，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曰阳盛阴不足；曰胃脉大小不一；曰心脉小坚结；曰肾水虚。《灵枢》亦叙偏枯于热病篇中。皆不言风，皆不言虚，皆不言其本于何邪。岂非以七情饥饱房室，凡能虚其脏气，致营卫经脉痹而不通者，皆可言邪耶？然偏枯病，阳盛阴不足者有之；而阳气虚衰、痹而不通者，亦有之，不可不知也。

王宇泰云：《内经》论偏枯，皆主心与胃二脏。盖心是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乃谷气充大真气之标，标本相得，则胸膈间之膻中所留宗气盈溢，分布四脏三焦，上中下外，无不周遍。若标本相失，则不能致其气于气海，而宗气散矣。故分布不周于经脉则偏枯，不周于五脏则喑。即此言之，可为诸言偏枯者纲领也。治疗之方，黄芪为君，人参、当归、白芍为臣，防风、桂枝、钩藤、竹沥、姜汁、韭汁、葛汁、梨汁、乳汁之属为之佐使。苟用乌、附、羌活之属，以涸营而耗卫，如此死者，医杀之也。

丹溪云：大率多痰，在左属血虚与死血，在右属气虚与痰，然亦不可执也。盖人之偏枯，如树木之一边津液不荫注，则枯槁而叶脱。故治偏枯者，但当补养血气，急灌其未枯

者，使已枯者可通气而复荣。昔人之用匀顺散(白术二钱 天麻五分 白芷 沉香 青皮 人参各五分 乌药钱半 甘草五分 紫苏 木瓜各一钱 姜三片)煎服，亦是取其和匀气血，无偏无忤之意。然后进以滋养之药，如和荣汤(白术 川芎各钱半 南星 半夏 芍药 茯苓 天麻各一钱 当归 生熟地 牛膝 枣仁 黄芩 橘红各八分 防风 官桂各六分 红花 甘草各四分 黄柏二分 入竹沥、姜汁服)，有补血活血之功，不致于滞；有健脾燥湿消痰之能，不致于燥，又清热运动疏风，开经络，通腠理，王道之剂，多服可以见功。

周慎斋云：虽有左、右之分，治只一法，俱宜十全大补汤加羌活，三、四贴后，在左，用气中之血药；在右，用血中之气药。大便闭，虽十日、半月不妨，慎无轻导。如便闭，血药多于气药；便泄，气药多于血药。

慎斋方 治半身不遂。

甘菊 归身 石斛 首乌各一两五钱 牛膝 麦冬各二两五钱 蒺藜 贝母 苏子 黄芪 橘红 甘草各四钱 天冬一两 白芍一两八钱 地黄三两

作十剂，煎服。

虎胫骨酒 治偏枯不遂。

石斛 石楠叶 防风(炙) 虎胫骨 当归 茵芋叶 杜仲 牛膝 巴戟 川断 川芎 金毛狗脊各一两

酒一斗，浸十日。服。

虎骨散 治半身不遂，肌肉干瘦。

当归 赤芍 续断 白芍 藁本 虎骨 乌蛇肉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温酒调下。

史国公浸酒方 治风瘫不能行动。

防风 革薤 当归 败龟板 鳖甲 虎骨 川牛膝 枸杞 秦艽 晚蚕沙 油松节 羌活 白茄根 苍耳子

酒浸，密封七日。开饮，不可面向坛口。每服一小杯，一日饮二次。

以上三方，皆用酒者，取其导引流通之意。而河间换骨丹及续命丹皆用脑麝，以瘫痪之证，因虚而风湿痰火抟结于筋脉之间疼痛者，借此以开通闭结。然过于窜散，其在阴虚之体，若误投之，祸不旋踵。

其风湿抟结者，舒筋安散，治左瘫右痪，拘急，走注疼痛。

木瓜五两 革薤 五灵脂 牛膝(酒浸) 续断 僵蚕(炒) 松节 白芍 乌药 天麻 威灵仙 黄芪 当归 防风 虎骨(酒炙)各一两

好酒一斗，浸药十四日，扎坛口；然后取药，焙为末。浸酒下，每服二钱。

若风入筋骨，而拘急挛拳，或麻木疼痛。

铁弹丸 治瘫痪筋挛，麻木疼痛。

乳香 没药各一两 川乌(炮去皮脐)一两五钱 五灵指(酒浸，淘去沙石，晒干)四两 麝香一钱

滴水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临卧，薄荷酒磨服。

按：偏枯瘫痪诸证，有浅深轻重之别，即《经》所云：其入深，内居营卫，其邪气浅者脉偏痛。以此推之，其痛者反轻，不痛者为重也。言不变、志不乱者，为轻；甚则不能言者，不可治也。故其用药，有顾本以兼标者，有治标不重本者，因证以详治也。其方中有用参、芪为主者，重于虚者也；有用乌、附、羌、防为主者，取其流通经络，盖痰火风湿瘀滞，若非先以雄健之品为之响导，莫能开也。用酒渍、酒下者，亦是此意。不可因见用风药奏功，认为外风，肆行无忌而伤人也，智者思之。

近代缪仲纯取用白蒺藜、菊花、首乌、黄芪、二冬、漆叶、牛膝、地黄、鳖甲、竹沥，一派

甘寒之味，虽无近效，而阴虚内热之人，诚可恃也，不可因其平淡而忽之。

王宇泰治藏位宇气虚痰多，脾虚有湿，晚年半身不遂。

人参一斤　半夏曲二斤（姜汁、竹沥拌炒）　白术半斤　牛膝一斤　天冬一斤

用长流水煎膏，再入鹿角胶、虎骨胶、霞天胶各一斤，河间梨胶二斤。各制膏，和匀，重汤煮一日夜，出火毒。每空心临卧取半杯，以竹沥、梨汁、人乳、桑沥各一杯，和匀，重汤炖热，服之，便效。

外治法：用蚕沙二石，分作三袋，蒸热，着患处，冷再易，以瘥为度。

内用羊脂，入粳米、葱白、姜、椒，煮熟，日食一具，十日止，效。

桑枝法：用桑枝一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尽。《图经》云：桑枝温平，不凉不热，可以常服，疗中风体痒干燥，脚气风气，四肢拘挛，上气眼晕，肺气咳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轻身，聪耳明目，令人颜色光泽，兼疗口干。《仙经》云：一切仙药不得桑煎，不服。河间治何子常病两臂痛，诸药不效，依此作数剂，臂痛即愈。

口㖞目斜，有中经中络之别。

《纲目》云：目斜，属足三阳经（足太阳起于目之上，足阳明起于目之下，足少阳起于目锐眦）；口㖞，属手足阳明（手足阳明经环于口之上下），风邪入之，则引颊移口而为㖞僻也。治法亦当先用顺气之剂（匀气散见前），次用清阳汤。

黄芪　归身　升麻　葛根　炙草　红花　酒柏　桂枝　苏木　生甘草

酒煎，服后以火熨摩急处。

或秦艽升麻汤。

升麻　葛根　炙草　芍药　人参各五钱　秦艽　白芷　防风　桂枝各三钱

每服一两，加莲须、葱白，煎取汁服。

若内因痰火虚风，当消痰清火清风，仲纯法最妙，如菊花、沙参、栝蒌根、贝母、天麦冬、天麻、苏子、橘红、白芍、元参、秦艽、连翘是也。

戴复庵云：口眼㖞斜，先烧皂荚烟熏之，以逐去外邪；次用乳香烟熏之，以顺其血脉。口眼㖞斜，固主于阳明，而有筋脉之分。《经》云：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此为胃之筋病也。又云：足阳明之脉，挟口环唇，所生病者，口㖞唇斜，此胃之络脉病也。故筋急㖞斜，药之可愈；脉急㖞斜，非灸勿痊。目斜，灸承泣；口㖞，灸地浆。如未效，于人迎、颊车灸之（颊车在颊齿交处）。

又法：以笔管五寸，插入耳内，外以面塞四围，勿使透风，头以艾灸七七，右㖞灸左，左㖞灸右。

一法：耳垂下用麦粒大艾灸之，灸壮同法。

外治法：用酒煮桂枝汁一升，以故布浸搨面上，左㖞搨右，右㖞搨左。

一方：用槿树花捣烂敷之。或酒煎服。若无花用子，无子用壳，俱效。

又方：用鳝鱼血加麝香涂之，以丝绒绊即效。

四肢不举，皆属脾土，然有虚实之分。若膏粱太过，积热内蕴者，为脾土实热，宜泻以开其瘀，三化汤之类。

食少体羸，怠惰嗜卧者，脾土虚衰，宜补以健其运，加味六君子汤。即六君子汤加竹沥半小杯，麦冬三钱。

身体疼痛，铁弹丸（见前）。

若手足流注疼痛，麻痹不仁，难以屈伸者，苡仁汤。

苡仁三钱　当归　芍药各一钱二分　麻黄五分　官桂五分　苍术（米泔水浸，锉炒）钱半　甘草八分　生姜七分。

小便不利，洁古云：中风不利，不可以药利之。既已自汗，则津液外亡，小便自少。若利之，使营卫枯竭，无以制火，烦热愈甚。当自热退汗止，小便自行也。不因津液枯竭者，

用《三因》白散子，加木通、灯心、茅根，煎。

遗尿，浓煎参芪汤，少加益智子，频啜之。

水肿臌胀

许学士云：脐腹四肢悉肿者，为水；但腹胀，四肢不甚肿，为蛊，即肿胀也。然胀，亦有头面手足尽肿者。大抵先头足肿，后腹大者，水也；先腹大，后四肢肿者，胀也。

水肿，《经》云：三阴结，谓之水。三阴者，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足少阴肾也。夫胃为水谷之海，水病无不本之于胃，《经》乃属之脾肺肾者，何也？足太阴脾，足以转输水精于上；手太阴肺，足以通调水道于下，海不扬波矣。惟脾、肺二脏之气，结而不行，后乃胃中之水日蓄，浸灌表里，无所不到也。是则脾肺之气，可不伸耶？然其权尤重于肾。肾者，胃之关也。肾司开阖，肾气从阳则开，阳太盛则关门太开，水宜下而为消；肾气从阴则阖，阴太盛则关门常阖，水不通而为肿矣。《经》又以肾本肺标，相输俱受为言。然则水病以脾、肺、肾为三网矣。

《金匮》分五水之名。五水者，分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也。

风水者，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若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

防己　黄芪　白术　甘草　姜　枣

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无大热者（无大热者，其兼发热可知），越婢汤主之。

麻黄　石膏　甘草　姜　枣

恶风者，加附子。

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跗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渴而下利，小便数者，不可发汗，恐亡其津液也，故云不渴当发其汗）。

皮水为病，四肢重，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

防己二两　黄芪三两　桂枝二两　茯苓二两　甘草二两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蒲灰半分　滑石三分

二味杵为散。日三服。

又云：水之为病，其脉沉者，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

麻黄　甘草　附子

浮者，宜杏子汤（杏子汤阙。尤在泾云：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经》云：肝肾并沉为石水。其水积胞中，坚满如石，不上大腹，在厥阴部分，即少腹疝瘕之类是也。不知者每治他病，误动其气，上为呕吐而致死也。按：风水、皮水，脉皆浮，风水自汗恶风；皮水不恶风。正水、石水，其脉皆沉，正水自喘，石水不喘。又当一身悉肿，四肢肿，跗踵，腹满。细微辨之）。

黄汗之水如黄柏汁，其脉沉迟，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芪芍桂酒汤主之（黄芪五两　芍药　桂枝各三两　苦酒一升），桂枝加黄芪汤亦主之（黄汗一症，脉阴症阳，后世名之痹水是也，再当参黄痹门）。

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汤主之（即越婢汤加白术）。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嘉言曰：水在心之部，则郁心火明灼之化）。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凝生，小便续通（水在肝之部，则郁肝木发生之机）。

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水在肺之部，则孤阳竭于外，其魄独居）。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水在脾之部，则阴竭于内而谷精不布）。

肾水者，其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大便反坚（水在肾之部，不但诸阳退伏，即从阳，阴亦退伏，孤阳独居于下，而隔绝也）。

诸病水者，渴而下利，小便数者，不可发汗。

又云：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以上仲景治水诸法，皆以脉病为本，量轻重虚实而施治。如黄芪、白术，乃实脾温卫以行其水也；麻、桂、石膏，和其营卫之偏以行其水也；附子、细辛，温经扶阳以行其水也；较之后人，宜攻其水，何啻天壤。

丹溪云：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溢妄行，当以参、术补脾，气得实则自能健运，自能升降，运动之枢转，则水自行，非五苓之行水也。

按：丹溪治水诸法，专以补为主，实王道也。若水气淫溢，滔天汹涌者，必欲行水，来掩土之法，殆矣。仲景诸方，行水以救土，其功为何如耶。

肿病不一，或偏肿，或四肢肿，或头面脚肿，皆为水气。然有阳水、阴水之分，或风虚、风湿之异，不可不辨也。遍身水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多闭，此属阳水，导水茯苓汤。

赤茯苓　麦冬　泽泻　白术　桑皮　紫苏　槟榔　木瓜　大腹皮　陈皮　砂仁　木香　灯心

重者，可用药五两，再加麦冬至二两五钱。用水一斗，煎至一大碗。重则疏凿饮子利之，以通为度。

亦有烦渴，而大便已利者，此不可更利，宜五茯苓散，加木通、腹皮之类。

遍身肿，不烦渴，大便自调，或溏泄，小便虽少而不赤涩，此属阴水，宜实脾饮。

厚朴　白术　木瓜　大腹皮　茯苓　附子　木香　炮姜　草果　甘草　姜　枣

小便多少如常，有时赤，有时不赤，至晚则凝赤，却无涩滞者，亦属阴也，不可递补，木香流气饮（见底门），继进复元丹（按：复元丹，较实脾饮更多桂心、吴萸芋、川椒、茴香，当裁酌用）。

若大便不溏，气急胀满，宜四磨饮，下黑锡丹（按：阴水者，少阴肾中真阳衰，北方之水不能封蛰收藏而泛滥无制耳。倘肾气不温，灭顶之凶，实脾饮实土以提水，总属第二义；复元丹补脾温肾兼行，较之稍胜。然不用茯苓，仍用厚朴、槟榔，终落时套）。

四肢肿，谓之肢肿，宜五皮饮。

大腹皮　赤茯苓皮　生姜皮　陈皮　桑白皮各钱半

按：五皮饮，今人以为通治水肿之法，盖能宣行脾肺之气兼利水耳。加姜黄、木瓜。

面独肿，苏子降气汤；兼气急者，尤宜加磨沉香汁。

有一身之间，惟面与两脚浮肿，早则面甚，暮则脚甚，此风湿也。当辨别阴阳，辨其大小便之利否，用除湿汤、五皮饮或苏子降气汤选用。

面目手足俱肿，导滞通经汤。

木香　白术　桑皮　陈皮各五钱　茯苓一两

感湿而肿者，其身虽肿，而自腰至脚又重，腿胀满尤甚于身，气或急、或不急，便或溏、或不溏，宜通利小便为佳，胃苓汤加木瓜、防己、腹皮。再当详寒、湿、热分治。

因气而肿者，其脉沉伏，或腹胀喘急，气分香苏饮。

桑皮　陈皮　茯苓　香附各一钱　苏叶钱半　桔梗　枳实各五分　草果钱半

饮食所伤而肿，或胸满，或嗳气，宜消导宽中汤。

白术　枳实　厚朴　陈皮　制半夏　查肉　神曲　麦芽　莱菔子　姜

不服水土而肿者，胃苓汤、加味五皮饮（即五皮饮加五加皮、木瓜、防己）。

有患生干疮，用药太早，致遍身肿，宜消风败毒散（即人参败毒散加防风、荆芥）。再当分其热胜、湿胜、脾虚、血虚施治。

肺经有湿，遍身肿胀者，续随子丸。

人参　防己　赤茯苓　槟榔　续随子　海金沙各五钱　葶苈子二两

枣肉丸。

以上数条为有余之症。

大约病后浮肿，此系脾虚，宜加味六君子汤。

白术三钱　人参　黄芪各钱半　茯苓三钱　陈皮　半夏曲　白芍　木瓜　炙草　大腹皮　姜　枣

有脾肺气虚，不能通调水道者，补中益气汤补脾肺，六味丸补肾。挟阳虚，恶寒、脉沉细者，加附子。

有心火克肺金，不能生肾水，以至小便不利而成水症者，用人参平肺散以治肺，滋肾丸以滋小便。

若肾经阴亏，虚火烁肺金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用补中益气汤以培脾土。

脾肺之气交通，则水谷自化。二经既虚，渐成水胀。又误用行经分利之药，以致小便不利，喘急痰盛，以成蛊症，宜加味肾气丸主之。

以上数条为不足之症。不足者，正气不足也；有余者，邪气有余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以不足之法治有余则可，以有余之法治不足则不可。

慎斋云：凡肿胀之症，先从脚下肿者，湿热在下，宜先温补脾肺五、六剂，次以补中益气汤和之，后以五苓散利之。先从身上肿者，湿热在上，宜先利其湿热一、二剂，口渴，加紫苏；次用补脾胃药。大抵脉浮而无力，当汗，用五积散；脉沉而无力，当用四君子和中丸。

海藏水气问难云：身半以下肿者，当利小便；身半以上肿者，当发汗。如肌肉之外，皮肤之里，自手至足，一身皆肿，当作何治？答曰：亦宜汗之也，与身半以上同法。

嘉言曰：水肿有当发汗散邪者，不效，兼实其卫，致水随汗浸淫皮腠，不复顺趋水道，其害最大。

疏凿饮子　治通身水肿，喘呼气急，烦躁口渴，二便不通，服热药不得。

泽泻　商陆根　赤豆　羌活　大腹皮　椒目　木通　秦艽　茯苓皮　槟榔各一钱

秘方石苇散　利小便甚捷。

石苇（醋炒）二钱　杨树簟（炒）七钱　郁金（酒）二钱　木香三钱　蜗牛（烧灰）五分　麝香五厘

一方：用石苇、木香二味为末。白汤下一钱二分。

苍戟丸　治水肿，行水燥脾。

大戟二两　苍术二两　沉香五钱

陈米糊丸。酒下二钱。

一法：用陈大麦卡复煎为末。每服二钱，酒下。

一方：用大戟二两（打碎），苍术四两（米泔水浸，切片）。同一处入罐内，加水煮三炷香，取出，去大戟，将术晒干，又浸又晒，无药为度，则以苍术一味为丸，或研末。酒送下。忌盐、醋、甜物百日，方可。

以上五方皆劫剂也，非湿热痞甚、痰涎阻气及壮热者，不可轻用。呜呼！世俗之医，因病急求一时之效，以破气去水为功，不知过一、二日，则病复至而不可救药矣！万不得已，亦当以参、术补气之药以补其后。至舟车、神佑诸法，一概不选用，庸俗以至欲求近功以杀人也。

蓄术丸　治风水、气水、暴水，通身肿胀，服至溲利为效。

用香蓄一斤，水一斗，煮烂，取汁，漫火熬成膏，加白术末八两，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日五服，夜二服。

沉香琥珀丸　治一切水肿急难，小便不通。

琥珀　杏仁　紫苏　赤苓　泽泻各一钱　葶苈　郁李仁　沉香各钱半　陈皮　防己各七钱

共为末，麝香为衣。每服二十五丸，加至五十丸，人参汤送下。量病人虚实加减。

乌鲤汤　治水气，四肢浮肿。

乌鲤鱼一尾　赤小豆　桑白皮　白术　陈皮各一钱　葱白五根

用水同煮。先吃葱，后饮药。

以上三方，虽专以利水为上，较上诸方相去天壤，故选录之。

调营散　治瘀血留滞，血化为水，四肢浮肿，皮肉赤纹，名曰血分。

篷术　川芎　当归　前胡　白芷　槟榔　赤芍　桑皮　瞿麦　大腹皮　赤苓　葶苈各一钱　大黄钱半　细辛　官桂　炙草各五分　姜三片　枣三枚

按：瘀血化水，血赤缕外现，不去其水，势必不瘀之血亦同感化矣。此方只作一服，原不欲多用。倘服后不减，未可再服。且再用活血补气之药，调三、五日，徐进此药。虚甚者，必参、附合用，得大力主持其间驱逐之，始能建功也。

诊目窠微肿如卧蚕之状，曰水；足胫肿，曰水；颈肿喘急，曰水；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按：少阴肾水本沉，忽转沉之乌有而反外出者，则主死也。如风水、皮水等症，脉之浮大且洪者，岂亦主死耶）。阳水兼阳症，脉必沉数；阴水兼阴症，脉必沉迟。水病脉得洪者，可治；微细者，不可治（又云：浮大轻者，生；沉细虚小者，死。又云：实者，生；虚者，死）。唇黑，则伤肝（又云：人面黑者，肝绝也）；缺盆平，则伤心（又云：两手无脉，心绝也）；脐出，则伤脾；足心平，则伤肾（又云：足肿如瓜者，肾绝也）；背平，则伤肺（又云：两眉突起，肺绝也），凡此五伤，必不可治。从四肢归入腹者，大便溏泄者，男从脚上起，女从面上起，皆不治。

慎斋云：以手按之，随手即起者，水也；顷时而起者，气也；成窠不起者，湿也。

臌胀，一名蛊胀，即单腹胀也。

《六元经纪论》云：脾乃阴中之太阴，同湿土之化，脾湿则臌满、食不化。天为阳为热，主运化也，地为阴为湿，主长养也；无阳，则阴不能生化，故云脏寒生满病。

《调经篇》云：因饮食劳倦伤脾胃，始受热中，末传寒中，皆由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而致水谷聚而成胀满。

《经》云：腹满膜胀，支膈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乃寒湿郁遏也。

《脉经》云：胃中寒，则胀满。又云：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者，何哉？此乃病机总辨。假令外伤风寒，有余之邪自表转里，寒变为热，而作胃热腹满，仲景以大承气汤治之。亦有膏粱之人，湿热郁于内，而成胀满者，此热胀之谓也。大抵寒胀多而热胀少，治者宜详辨之。

《灵枢·胀论》谓五脏六腑各有胀，其胀皆在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胸胁者，脏腑之郭也，各有界畔，各有形象。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卧不安，体重不能胜衣；胃胀者，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肺胀者，虚满而喘咳；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少腹；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不坚；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小肠胀者，少腹膜胀，引腰而痛。

夫诸胀者，皆因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而为胀

也。故凡治是病，必会通圣经诸条之旨，然后能识脏腑之部，分形症邪气之所自来。纵腹胀满，卒难究竟者，亦必有胀甚之部，与病先起处，即可知属何脏腑之气受邪而不行者，为先？为后？及何？中焦气交之分，于是转运不前，气分壅聚，通腹胀满也。如脾胃受邪，便先是胃脘心下痞气渐积，为通腹胀满也。腹属阴也，属脾胃者，饮食少纳；属他脏腑者，则饮食如常；由他脏腑而病及脾胃者，则饮食亦少也，此亦可验。又须分其表里浅深，胀在皮肤筋络之间者，饮食如常；其在肠胃肓脏之间，则饮食减少；其气壅塞于五脏，则气促结而病乃危矣。是故病在表者，易治；入腑者，难治；入脏者，不治。更要审其虚实寒热，其脏腑之气本盛，被邪填塞不行者，为实；其气本不足，因邪可壅者，为虚。实者，祛之；虚者，补之；寒者，热之；结者，散之；留者，行之。邪从外入内而盛于中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阴从下逆上而盛于中者，先抑之，而后调其中；阳从上降下而盛于中者，先举之，而后调其中；使阴阳各归其部。故《内经》治法谓平治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宣布五阳，巨气乃平，此之谓也（节录王宇泰《证治准绳》）。

东垣云：湿热病为胀，右关脉洪缓，而沉弦脉于上，是风湿热三脉合为病也，是脾胃之令不行。阴火亢盛，乘于脾胃，则左迁而阳道不行，是六腑之气已绝于外。火盛能令两实，风气外绝。风气外绝者，盖谷气入胃，清气营气不行，便是风气也。《经》云：虚则乘其所胜。土不胜者，肝之邪也，是脾土不足，水火大胜也。《经》云：浊阴出下窍，浊阴走五脏，浊阴归六府，此平康不病之常也，反此则为胀也。《阴阳应象论》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膜胀。此阴阳相反作，病之逆从也。又云：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膜满闭塞。《调经篇》云：下脘不通；则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下脘者，幽门也。幽门不通，上冲吸气，冲其吸入之气，不得下归于肝肾，为阴火动而相拒，致隔咽不通；浊阴之气不得下降，而大便干燥不行；胃之湿与客阴之火俱在其中，则腹胀作矣。治在幽门，使幽门通利，泄其阴火，润其燥血，则膜满腹胀自去。《经》云："中满者，泻之于内"是也。

按：东垣、丹溪二公所论，皆是湿热为病，与寒生满病者，不可同日而语矣。故治法皆云泻之于内也。

胀而大便燥结，脉沉之洪缓，浮之弦者，宜沉香交泰丸。

沉香　橘红　白术各三钱　厚朴五钱　吴萸　枳实　青皮　木香　茯苓　泽泻各二钱　大黄一两（酒炒）

汤浸蒸饼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加至七八十丸，温汤下。微利为度。

按："中满者，泻之于内"，谓脾胃有病，当上下分消其湿。下焦如渎，气血自然分化，不待泄滓秽。如或大实大满，大小便不通，从权以寒热药下之。

或伤酒面之物，膏粱之人，或食即便卧，使湿热之气不得施化，致令腹中胀满，此胀亦是热胀，分消丸主之。

中满分消丸　治热臌胀、气胀，有寒者不可服。

黄芩一两二钱　黄连五钱　姜黄　白术　人参　炙草　猪苓各一钱　茯苓　干姜　砂仁各二钱　制半夏　枳实各五钱　厚朴一两　知母四钱　泽泻　陈皮各二钱

汤浸蒸饼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热汤下。

中满分消汤　治中满寒胀寒疝，大小便不通，阴燥，四肢厥逆，足不收，食入反出，下虚中满，中寒，心下痞。

黄芪　吴萸　厚朴　草果　黄柏各五分　益智仁　半夏　茯苓　木香　升麻各三分　人参　青皮　当归　黄连　泽泻　生姜　麻黄　柴胡　干姜　川乌　荜澄茄

按：东垣此方，云治寒胀，而反用黄连、黄柏者，取其泻阴火而制其卫气也。其书症云大小便不通等证云云，故用药如是。苟脾胃气虚，寒湿为邪，大便溏泄，小便自利者，其用药必不如是。用者细审之。

中满腹胀者，内有积聚，坚硬如石，其形如盘，令人不能坐卧，大小便涩滞，上气喘促，面色痿黄，通身虚肿，广茂溃坚汤主之。

广茂　黄连　柴胡　生草　神曲　泽泻　陈皮　吴萸　青皮　升麻　黄芩　草蔻　厚朴　益智各五分　半夏　葛根各七分

木香顺气汤　治劳役饮食失节，加之忧思气结，心腹胀满，旦食不能暮食，两胁刺痛，诊其脉弦而细，至夜浊阴之气不降，胪满尤甚。大抵阳主运化，饮食劳倦，损伤脾胃，阳气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故为胀满。《经》云：留者行之，结者散之。以柴胡、升麻之苦辛，行少阳、阳明二经，发散清气，运行阳化，为君。以生姜、半夏、草蔻、益智之甘辛大热，消散中寒，为臣。以厚朴、木香、苍术、青皮辛苦大温，通顺滞气；以当归、人参甘温，调和营卫，滋养中气；浊阴不降，宜以苦味，吴茱萸苦热泄之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茯苓、甘草、泽泻咸平气薄，引浊阴之气自上而下，故为佐。气味相合，使清浊升降，各安其位也。

丹溪云：脾主坤静之性，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之交泰，是为平人也。今也七情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房劳无度，致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权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故阳升阴降，而成不交之痞；清浊相混，隧道壅塞而为湿，湿热相生，遂至胀满，《经》云臌胀是也。以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有似于鼓。以其胶固难治，又名曰蛊。若虫浸蚀而有蛊之义。专宜补其脾，又须养金以制木，使脾胃无贼邪之害；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此治湿热之法）；却咸味，断妄想，无有不安者。医者不察病情，病者苦于胀满，喜行利药，而求通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胀愈觉甚，而病邪愈甚矣，真阳伤矣。

按：《内经》胃中虚冷，或以旦食不能暮食，由至阴居中，五阳不布然也。今丹溪乃云湿热相生，则固无害寒者欤？曰：此则有其一端耳。至其大法，当详之全经，是皆大意。至养金制木、滋水制火之说，其害未免执偏。夫制火固可保金，独不虑其害土乎？惟属热者宜之。苟涉阳虚者，为害最大，不可不辨也。

生生子曰：胀满之疾，谷食不消，小便不利，腹皮胀急而光，内空空然如鼓，是矣。俗知谓之蛊胀，不察其致者，有由也。《内经》曰：胀取三阳。三阳者，足太阳寒水膀胱经也。《灵枢》曰：下焦溢而为水。《灵兰秘典》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历考三书可也。小便之不利，由下焦之原气虚寒，以致湿气壅遏皮里脏外之间，不得发越，势必肿满。是肿满之疾，起于下元虚寒也。若非温下元，则小便何能独利？且夫人之胃如釜甑然，釜底火旺，则热气熏蒸，甑物易熟。若徒有水而无火，则无气上升，物何由熟？即此可以例观矣。故治胀满，先宜温补下元，使火气盛而湿气蒸发，胃中温暖，谷食易化，则满可宽矣。夫清气既升，浊气自降，浊气降则为小便也，小便利，则胀岂有不消者乎？《经》谓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惟此气流行，所为云为雨。今之医者，一遇此疾，曰《内经》有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土，土虚则湿停，湿停则渗透肌肤，遍身肿满，不可不通利也。辄用利小便及补中之剂，如五苓散、胃苓汤，加木通、车前子、大腹皮、滑石之类，在法未为乖谬。然服之愈多而小便愈少，肿胀愈急，何哉？不温补下元，而徒以通利之药施之。果若此，岂惟不效，而下元益虚，真气益弱，死期且至，安望其有瘳乎？余尝究心《灵》《素》，参汇《易》理，憬然有得于中，且试之病者，随试辄效，笔之于册，以公我同志。

附：壮元汤　治下焦虚寒，中满肿胀，小溲不利，上气喘急，阴囊两腿皆肿，或面浮气也。

人参　白术各二钱　茯苓　破故纸各二钱　桂心　大附子　干姜　砂仁各五分　陈皮七分

水煎，食远服。有痰，加半夏一钱；喉中痰声咳嗽，加桑白皮一钱；脚跗而肿，加苡仁四钱；中气不转运，不知饥，加厚朴、木香；气郁不舒，加沉香、乌药（临服磨入）；气虚息

短，加人参至五钱，大附子至钱半；汗多者，加桂枝、白芍（酒炒）各八分；若夏月喘乏无力，或汗多者，加麦冬一钱，五味子十一粒；夜梦不安者，加远志一钱；两胁气硬，面浮，加白芥子、紫苏各五分；如身重不能转动，加茅术一钱；湿盛，加桑白皮、赤小豆。

嘉言曰：胀病与水病非两病也。水气积而不行，必至于极胀。胀病不外水裹气结血凝，而以治水诸法施之，百无一愈者，失于师承无人耳。仲景谓：水病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然此胀病岂无血分心下坚、大如盘者乎？多血少气，岂无左胁坚大如盘者乎？多气少血，岂无右胁大如盘者乎？故大病之人，凡有癥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单腹，不是水气散于皮肤四肢也。仲景所谓石水者指此也。胸中空旷，气食尚可从旁辘转腹中大小肠膀胱逼处。虽未立法，然而比类推其法，不啻详矣。仲景于气分心下坚、大如盘，两出其方：一方治阴气结于心下，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一方治阳气结于心下，用枳术汤。夫胸，阳位，尚分阴气、阳气而异其治，况腹中至阴之处，可不从阴独治之乎？阴气包裹阴血，阴气不散，阴血且不露，可驱其血乎？舍雄入九军、单刀取胜之附子，更待何药可散其阴气，破其坚垒乎？推之两胁皆然。但分气血阴结之凝甚而水亦从其类也。

按：嘉言之论臌胀，专主水裹气结血凝，凡有癥瘕积块，即是胀病之机，可谓发明《内经》者矣。其曰阴气包裹阴血，此诚发前人所未发。然与朱、李二公之论，若有相悖，何耶？二公所论，专言五脏贼克，本气自病，即湿热为邪，亦从本元中来，故曰空中无物，有似于鼓，即今之气虚中满是也。嘉言所论，乃属有形为病，其曰阴气包裹阴血，而阴气虽属无形，而阴血又属有形矣。故其为治，各自不同，即其病形亦必自异，其在智者临症细辨之。

《医贯·气虚中满论》曰：中满者，证与臌胀水肿无异，何故属之气虚，请得明言之否？曰：气虚，肾中之火气虚也。中满者，中空似鼓，虚满，非实满也。大略皆脾肾两虚所致。海藏曰：夫水气者，乃胃土不能制肾水之逆，而上行转入于肺，故令人肿。治者惟知泄水而不知益胃，故多下之，强令水出。不依天度流转，故胃愈虚，食不知味，则发而不能制也。莫若行其所无事，则为上计。何今之人，不知此等高论，举手便以为水肿用《内经》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之法治之，如舟车丸、禹功散之类。若真知其为水湿之气，客于中焦，侵于皮肤，皮肤中取水晶之光亮，手按之随按随起者，以前药一服而退。今俗人所谓黄病，又有曰何白胀者，即此是也。

若久病、大病后，或伤寒、疟痢后，女人产后，小儿痘后，与夫原气素弱者，概以前法施之，脾气愈泄，愈不可复救。故治肿者，先以脾土为主，须以补中益气汤或六君子汤温补之，俾脾土旺则能散精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或者疑为喘胀水满，而又加纯补之剂，恐益胀满，必补药中加行气利水之品方妙。此说似得病情，终非大方家体。盖肺气既虚，不可复行其气；肾水已衰，不可复利其水；纯补之剂，初时服下，似觉不快，过时药力得行，渐有条理矣。至于补肾以治肿，其说难明。盖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若一事疏凿，则失之矣。治肾水者，牵牛、大戟，粗工之小知，正禹之所恶也。间有用五苓、五皮者，以为中正，亦转利转虚，肾气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须用补肾。《经》曰：肾开窍于二阴，肾气化则二阴通，二阴闭则胃腹胀，故曰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又曰：肾主下焦。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其三焦之经，在上者，布膻中，散络心包；在下者，出于委阳，上络膀胱，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发生，与手厥阴为表里，以应诸经之使者也。是故肾虚者，下焦之火虚也。《宣明五气篇》云：下焦溢而为水，以泻注之所气窒而不利，则溢而为水者也。《经》曰：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溢则水留而为胀。惟张仲景制金匮肾气丸，补而不滞，通而不泄，诚治肿之神方，薛立斋屡试效验，详载医案。余依其医案试之，甚验，故详著焉，世有患此，幸无弃置也。

肾气丸

白茯苓三两　附子五钱　牛膝一两　肉桂一两　泽泻一两　车前子一两　山药一两　山萸肉一两　丹皮二两　熟地四两

又有一等纯是阴虚者，其症腹大脐肿腰痛，两足先肿，小水短涩，喘嗽有痰不得卧，甚至头面皆肿，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饮食知味，大便反燥。医见形肿气喘，水症标本之疾，杂用利水之剂而益甚。殊不知阴虚三焦火旺，与冲脉之属火者同道而上，由是水从火溢，上积于肺而嗽，甚则为喘呼，不得卧；散聚于阴络，而为跗肿；随五脏之虚者入而聚之，为五脏之胀，皆相火泛滥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黄加麦冬、五味大剂服之。予曾用之未效，加牛膝、车前应验，亲试有验，故录。

又有一等火郁者，口苦，胁痛，恶寒，目黄，面黄，呕酸等症，须用逍遥散舒其郁，继以六味丸滋其阴，而禁用分利。此症最难治，当参丹溪诸法，盖病形未见，人皆忽之，及形已见，则脏腑已败矣，故难治也。

周慎斋云：臌胀者，因其中空无物，皮急如鼓，胀则排脏腑、郭胸胁、形皮肤也。《经》云：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胀皮肤。然胀有气肿、水肿、食积、停痰，阳阴肿之不同。然七情气滞、食积死血，悉能为肿。治必详审，更分虚实。虚胀，时满时减，按之虚软不痛；实胀，常满不减，按之坚硬而痛。积滞腹中，有挟血虚，朝宽暮急；气虚，朝急暮宽；气血俱虚，朝暮见急而不痛。初起因食积痰气暴肿，或大满大实，气滞痞闷，饮食又减，脉浮洪大者，非疏利不可，后方宜调养。

士材云：阴阳虚实，不可不辨。大抵阳症必热，热者多实；阴症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而后肿于外者，为实；先肿于外，后胀于内者，为虚。小便黄，大便秘结，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泄，为虚。滑数有力，为实；弦浮凝细，为虚。色红气粗，为实；色悴气短，为虚。实者，腹中常胀，外坚内痛，按之下陷，法当疏利；虚者，时胀时减，气虚流滞，按之则濡，法当温药和之。

凡诸实症，六淫外客，或饮食内伤，阳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于数日之间。若是虚症，情志多劳，或酒色过度，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然治实颇易，理虚恒难。虚人气胀者，脾虚不能运气也；虚人水肿者，土虚不能制水也。水虽制于脾土，实则统于肾，肾本水脏，而元阳寓焉。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水，又不能温养脾土，则阴不从阳，而精化为水，故水肿之证，多属火衰也。其余诸证，察其实者，宜清阳明，反掌收功。苟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大热者，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又有标实而本虚者，极为危险。在病有臌胀与蛊胀之殊，臌胀中空无物，腹皮臌急，每属于气也；蛊胀者，中空有物，形充大，非虫即血也。女科有气分、血分之殊，气分者，心胸坚大，而病发于上，先病水胀，而后经断；血分者，血结胞门，而发病于下，先因经断，而后水胀。在治法有理肺、理脾之殊，先喘而后胀者，治在肺；先胀而后喘者，治在脾。凡胀病至极必喘，喘至极必胀，以二症每相因而成也。以上诸法，此其大略也。此水肿、臌胀并论。

肿胀有五。一曰胀满，谓中脘上胀闷渐渐而起，乃阳明经清浊壅滞，宜分气饮。

分气饮　治中脘以上胀满妨闷。

茯苓一钱　栀子一钱　紫苏八分　白术五钱　枳壳一钱(炒)　薤仁(研)一钱　木通七分　大腹皮八分　青皮六分　木香四分

食远服。加姜，水煎。

二曰臌胀，独肚腹团团而胀大也，此乃火克金也，脉来实大，而肠燥急，宜黄连厚朴汤加减。

黄连厚朴汤　治单腹胀而便坚，脉实大洪数者，乃心脾二经积热，克制金水，而肺胃清气不升，而失下润之化也。

黄连(酒炒)一钱 查肉 连翘 陈皮 山栀各一钱 柴胡五分 厚朴一钱 六一散二钱半

姜，水煎。二更时热服。

《医贯》：此病用六味地黄加五味大剂服之。此症绝是阴虚，或兼腰痛，小溲短涩，喘咳有痰，不得卧，甚则头面皆肿，或面赤口渴，但其人知味，大便反燥，皆相火泛滥其水而生病也，治当养阴，不可燥剂。

三曰云六，见会理。风寒暑湿胀，藿香正气散；七情胀，五膈宽中散。

饮食所伤，脾胃虚弱，以致水谷聚而不化，此寒湿郁遏而胀，香砂调中汤。

藿香五钱 砂仁五钱 苍术一钱 厚朴 陈皮 半夏 青皮 茯苓 枳实各一钱 甘草三分 生姜

大怒而胀，分心气饮。

苏梗 青皮 芍药 大腹皮 陈皮各一钱 官桂六分 赤茯苓 桑白皮 灯心 生姜

忧思过度而胀，紫苏子汤。

苏子 大腹皮 草果 半夏 厚朴 木香 陈皮 木通 白术 枳实 人参五分 甘草三分 姜五片

食远服。

湿热内盛，心腹胀满，小便不利，大便滑泄及水肿，大橘皮汤。

橘皮 厚朴各钱半 猪苓 泽泻 白术各二钱二分 苍术 藿香 槟榔 赤苓 陈皮 制半夏 山查 茯苓 木香 滑石 姜三片

失饥伤饱，痞闷吞酸，早食不能暮食，名谷胀，大忌香散。

三棱 蓬术 青皮 半夏曲 陈皮 藿香 桔梗 枳壳 香附 益智仁各钱半 甘草 姜 枣

鸡矢醴 治心腹胀满，旦食不能暮食，其脉沉实散，病名谷胀。用羯鸡矢白半升(炒)。以好酒一斗，煎至一半，每服一盏，五更温服。

脾土受湿，不能制水，水渍于肠胃，溢于皮肤，漉漉有声，怔忡喘息，名水胀，大半夏汤。

半夏 陈皮 茯苓 桔梗 槟榔 甘草 生姜

有因积聚相攻，或疼，或胀者，初用七气消聚饮。

香附(醋炒)钱半 青皮(醋炒) 蓬术(醋炒) 三棱(醋炒) 枳壳(麸炒) 木香 砂仁各一钱 厚朴 陈皮各一钱二分 甘草四分 姜

日久脾胃虚弱而胀者，参术健脾汤。

人参 茯苓 陈皮 半夏 姜 砂仁 厚朴 白术 炙草

少佐酒导药。

胀是脾虚不能运化，或肝木为湿热蕴滞者，小温中丸。

陈皮 半夏 茯苓 神曲各一两 香附 针砂(醋炒)各一两五钱 苦参 川连各五钱 甘草三钱

用醋水各半，打糊为丸。每服七、八十丸，白术六钱，陈皮一钱，姜一片，煎汤下。虚者，人参汤下。

食啖生冷，过饮寒浆，有伤脾胃，遂成胀满，有妨饮食，甚则腹中痛，强中汤。

人参 青皮 丁香各二钱 白术五钱 附子 草果 炮姜各一钱 厚朴 炙草

呕，加半夏。加生姜、红枣，煎服。

烦躁漱水，迷妄惊狂，痛闷喘恶，虚汗厥逆，小便多(一云赤)，大便血(一云黑)，名血胀，人参芩归汤。

人参　辣桂　灵脂(炒)各二钱半　乌药　蓬术　木香　砂仁　炙草各五钱　川芎　当归　半夏各七钱半　姜　枣

妇人经脉不利，血化为水，流走四肢，悉能肿满，名血分，或皮上见青紫筋，小溲反利，脉芤涩，用人参丸。

人参　当归　大黄（蒸）　桂心　瞿麦　赤芍　白茯苓各五钱　葶苈一钱

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加至三十丸，米饮汤送下。

以上治标邪，为胀初起、壮实者宜之。

劳倦所伤，脾胃不能运化而胀者，补中益气汤。气不运者，加厚朴以运气。腹中奔闷者，此非胀满，乃散而不收，用白芍药以收之。收散之剂，生死所系，最宜细审之。

病久脾虚中满，或服通利药过多，或疟痢后因虚致胀者，大宜补胃，用参苓白术散为君，苍术、干姜、肉桂、砂仁、吴萸以运化，佐以神曲、萝卜子（萝卜子非气虚者所宜）以消臌。传化少，加青皮以制肝；气郁，加沉香；气下陷，加升麻、柴胡；小便不利，加车前子、泽泻；虚者，加熟附或香参散。一切疏气散坚渗泄之药，如厚朴、腹皮、车、泻、曲、柏、查，在所禁也，此治虚胀之大法。

和中丸　治臌神效，属虚寒所宜，湿热甚者不可服（周慎斋方）。

干姜四两（切片，分四分：一分，用人参一两煎汤，拌炒汁尽；一分，用青皮煎，汁拌炒；一分用紫苏煎汤拌炒；一分，用陈皮煎汤拌炒，各炒焦，要炒黑）　肉桂二两（一分，用益智仁三钱煎汤拌炒；一分，用小茴香二钱同煎；一分，用破故纸同煎）　吴萸一两（一分用苡仁一两煎 汤炒；一分，用盐三钱同浸炒）

共为末，苏叶煎汤，打神曲糊丸。随症轻重，作汤送下。虚者，人参汤下。此方能上通下达，安胃和中。倘胸膈饱闷，服之恐血上行，加苏梗，血自下达；虚，加人参；恶心，加半夏。随症加减，无不神验。但为末，名和中散。补中汤入和中散，再加苏梗、杏仁，诚上通下达之妙剂也。

禹余粮丸为治臌胀之要药，昔人用之屡效。但药味峻猛，必以补气血之药助之，庶可奏功。若脉见凝数，症挟虚热者，不可概用。

导气丸取诸峻药同炒，用其气而不用其质，消坚破结，亦能斩关而入，元气未甚虚者，方可用之；病久惫甚者，不可妄用也。

虾蟆猪肚丸　治单腹胀。

用虾蟆一只（去肠肚），以胡椒一钱入口内，猪肚包缝，煮烂，汤半碗，去虾蟆，收猪肚捣烂为丸。每用汤一杯送下丸药。

一法：用人参固元气，不见水葫芦，同煎服，气即消。

佐金平肝健脾丸　治黄疸胀气胀水肿。

黄连　吴萸（制）各一两　皂矾八两（三品研匀，以草纸包紧，米醋浸透，入炭火中，上以炭火多加煅过一夜，次日拔火炭，好好取起，已化朱色，如未变色，再如前法，然后研末听用）　加木香五钱　山栀（炒）一两　苍术二两　扁豆五钱　草果三钱　槟榔五钱　人参五钱　莪术一两　厚朴一两　川芎七钱　山查一两　甘草二钱　陈皮一两　香附一两

用红枣饭上蒸熟，去皮核，加元米少许，和前药丸如桐子大，晒干。每服三、四十丸，食远米汤下。此丸不特水气疸三种可治，凡黄胖脾胃不健皆可治。如左胁有块或是瘀血，加干漆、桃仁（研）各一两，丸服。

蒜肚丸　治单腹胀。

用猪肚一个，大蒜头十个，砂仁一两，入肚中以线缝好，煮至肚烂为度。服之泄气即愈。亦治肠覃。

蛊胀单方

田螺(水漂),加香油一盏于水内,其涎自出,取其涎,晒干为末。每服不过三分,酒调服下。其水自小便而下,其气自大便而出,身肿再补脾胃。

小调经散　治妇人血分症,先经断,而后四肢肿满,小便不利者,血瘀水道,以通经为主。

白芷五钱　官桂　没药　甘草各三钱　赤芍　细辛　当归　元胡各二钱　琥珀一钱(另研)　麝香一分

共研为细末。每服二钱,陈酒下,其效如神。

肠覃,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息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晞露丸、木香通气散主之。

晞露丸

山棱　莪术(二味)各一两(煎,用酒浸,入巴豆三十粒,同炒深黄色,去巴豆不用)　干漆(炒烟尽)　川乌(炮)各一钱　硼砂四两(另研)　轻粉一钱(另研)　茴香(盐水炒)　青皮　雄黄(另研)　穿山甲(炒)各一钱　射香(另研)五分

姜汁煮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止,姜汤过,酒亦可,空心服。

木香通气散　木香(戎盐炒)　三棱(炮)各五钱　厚朴(姜制)一两　枳实(麸炒)　炙草各三分　干漆(炮)　莪术各二钱

共为末。每服三钱,姜汤送下。

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不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此即《难经》所谓八瘕之类),服见眼丸。

炮附子四钱　鬼箭羽　紫石英各三钱　泽泻　肉桂　元明粉　木香各二钱　槟榔二钱半　血竭钱半(另研)　水蛭(炒烟尽)一钱　三棱五钱　大黄二钱(二味用酒同浸一宿,焙)　桃仁三十粒

共浸药酒中数日,然后打糊丸,每服三十丸,淡醋汤下,食前服。

和血通经汤　亦可服。

当归　三棱各五钱　广茂　炮木香　肉桂各三钱　红花　贯仲　苏木各二钱　血竭(另研)一钱

共为细末,和匀。每服三钱,热酒调下,食前服。

诊脉盛而紧大,坚以涩,迟而滑,佳;唇偏举者,脾偏顷;脾偏顷者,则胀满;关上脉虚则内胀。胀脉浮大洪实者,易治;沈细凝弱者,难治。腹胀身热脉大,是逆也,如是者不过十日而死矣(胀或兼身热,或如疟状,皆不可治,累验,此指正虚本病而言)。腹胀大,四末清,脱形,泄甚,是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而死矣。腹胀大,便血,其脉大,时绝,是逆也。

治肿胀方　王达官传来。

防风　沉香　郁金　白蔻仁　麦芽　白芥子　制半夏　淮牛膝　乌药　猪赤苓　革薢　前胡　橘皮　杏仁　莱菔子　木通　泽泻　厚朴　枳实　香附　苏子　神曲　桑白皮　查炭　姜皮　大腹皮

以上分两,随病制宜。另用紫苏一两,赤苓皮一两,荆芥一两,通草一两,冬瓜皮一两,煎汤。并有服五、六剂愈者,有服十余剂愈者,有服二十余剂而愈者。

复元丹　治脾肾俱虚,发为水肿。

附子(炒)一两　白术(炒焦)　肉桂　吴萸　川椒　茴香　木香　厚朴　泽泻　肉果(煨)各五钱　茯苓一两五钱

共为末,陈米饮糊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紫苏汤或砂糖汤下。

除湿汤

半夏曲　厚朴　苍术各二两　藿香叶　陈皮　茯苓各一两　炙草七钱　白术一两
每服四钱，姜七片，枣三枚。

人参平肺散

桑白皮二钱(炒)　知母　炙草　茯苓　人参　地骨皮　天冬各一钱　青皮六分　陈皮　五味二十粒　生姜

滋肾丸　即益阴肾气丸

熟地三两(酒煎)　生地四两(酒制)　丹皮　当归尾　五味子　山药　山萸　柴胡各五钱　茯苓　泽泻各二钱五分

共为末，蜜丸，辰砂为衣。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下。

加味肾气丸

熟地　山萸　茯苓　丹皮　山药　泽泻各三两　肉桂　附子各二两　车前子　牛膝　白术(炒)　茴香(炒)各二两

五积散

白芷　炙草　茯苓　半夏　当归　川芎　肉桂　白芍　枳壳　麻黄　陈皮　桔梗　厚朴　干姜　苍术　姜三片　葱白三根

臌胀，一名蛊胀。臌者，鼓也，中空无物，有似于鼓，故以名之。若蛊乃三虫食血之象，以其胶固难通，亦有虫血锢结而为蛊者。大法，要分虚实、寒热、新久、气血之不同。

导滞通幽汤　治幽门不通，上冲吸门，噎塞不开，气不得下，大便难。脾胃初受热中，多有此症。治在幽门，以辛润之。

归身　升麻梢　桃仁泥　炙草各一钱　红花少许　生熟地各五分

煎，调槟榔末五分，服。

润肠丸　治胃中伏火，大便秘涩，或干燥不通，全不思食。乃风结血闭，皆令闭塞，须润燥、和血、疏风，则自然通矣。

羌活　当归梢　大黄(煨)各五钱　麻仁(另研)　桃仁(另研)

共为末，蜜丸。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白汤下。

圣济方　治三焦咳嗽，腹满不欲食，气不顺。

仙灵脾　复盆子一两　五味子一两(炒)

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姜茶汤下。

香参散　治脾虚胀满。

人参一两　沉香二钱半　茯苓　桔红各五钱　附子一钱一分

新瓦上焙，为细末。每服五钱，水煎服。

鼓胀方

大蛤蜊一只

新瓦两片相合，铁线缠定，内外盐泥固济，慢火煅，存性，为末。温酒调服三、五钱。

鼓胀神方

儿龙草根　野川芎(野芹菜根叶)　白马兰　车前草(四味连根叶)等分

打汁。大酒冲，晚服。服至八日，有效。

治肿胀丸方

真苍术一两　厚朴八钱　陈皮八钱　山查二两　皂矾二两(煅白色)　香附八钱

枣肉丸。白汤下。忌盐永，百日方可。

噎膈反胃

气留噎嗌，噎塞窒碍，食物不得顺利，曰噎；气结胸膈，填塞隔绝，食物不得下通，曰膈。反胃者，因其隔绝不得下行，故复反出于胃也。

丹溪云：噎膈生于血干。血、阴也。阳主静，内外两静，则脏腑之火不起，金水二气有所养，阴血自生，胃肠津液传化合宜，何噎之有？惟血液俱耗，胃脘干槁，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二者皆由阴中伏火而作。盖阳与阴不能施化，阴之失位，而阳伏其中，传化失职而反上行也。子和云：三阳结为之膈。三阳者，大、小肠、膀胱也。小肠热结，则血脉燥；大肠热结，则便不通；膀胱热结，则津液涸；三阳既结，则前后闭涩；下既不通，气必反而上逆，所以饮食不下，纵下而复出也，此阴火不下行而上逆也。

张鸡峰云：噎膈是神思间病，惟内观自养，薄滋味，忌香燥，戒郁怒，可获全安。若气血两虚，口吐涎沫，粪如羊屎，六脉紧涩，皆不治也。

刘宗厚云：噎膈之症，皆由气聚成积，自积成痰，痰积之久，血液俱病，以其为病在咽在膈，故立噎膈之名。严氏主化痰顺气，夫气之不下，痰之不化，必有为病之因。苟不知其本，而专用香燥之药治其标，痰气何由而自下乎？理会云：噎膈多由暮年之人，其属血干也明甚。盖血结则无以制火，火盛则津液脂膏因火成痰，水谷道路因火干槁，故痰火窒塞胸膈而成噎膈也。其中年之人，偶有噎膈，则多属忧思郁怒所致。夫郁怒则气滞，忧思则气结，痰因气聚而生，气因痰碍而愈结，故为噎膈反胃也。用药之时，切勿执滞。血虚者，以滋养为主；气郁者，以理气为先；痰涎上阻，宜用酸苦涌泄，因而治下，药势易行；如燥结久闭，宜用蜜导通幽，因而润养，则关扃自透。若郁既久，则壅塞坚顽，不用开结软坚之药，遽用补养，吾恐痰因补而愈多，气因补而愈窒矣。窃见世人治噎膈，非用香燥之剂，即用牛羊之酪。岂知香燥能助火耗血，酥酪是滞气生痰，求其病愈，不亦难乎？

按：《内经》云：三阳结谓之膈。张鸡峰以为神思间病，法当内观静养，所言深中病情。大抵气血亏损后，因悲思忧恚，则脾胃受伤，血液渐耗，气机阻碍，郁气生痰，痰则塞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妨碍道路，饮食难进，噎膈所由成也。脾胃虚损，运行失职，不能腐熟五谷，变化精微，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食虽入胃，复反而出，反胃所由成也。

东垣云：诸塞咽喉之间。令诸经不行，则口开目瞪，气闷欲绝，当先用辛甘气味俱扬之药（益智仁、草蔻、参、芪、归、升麻之类），引胃气以治其本，加开塞之药（木香、青皮、陈皮、麦芽），以治其标也。若寒助阴邪，于正药内加吴茱萸大热大苦辛之味，以泻阴寒之气；暑月阳盛，则于正药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暑气，泄阴火之上逆，或以消痞丸合滋肾丸，或更加黄连，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约宿食消尽服之，待少时，以美食压之，不令胃中停留也。

按：噎塞之症，塞者，阴也，血也；噎者，阳也，气也；二者皆由阴中伏火而作也。东垣用药，先用辛甘气味俱扬之药，升发其胃气，以为滋生之本；继以滋肾丸纯阴之药，以泻阴中之火，制其冲气之上逆，庶表里相通，阴阳各得其正，此治噎塞之大法也。至痰凝气结，血瘀津枯，皆能致噎，其治法又当察证凭脉，其治法又非东垣一言所尽也。

噎膈生于血干，滋养为主，归、地、门冬煎膏，入韭汁、乳汁、童便、芦根汁、桃仁泥；兼气虚者，参、芪、四君；忧恚气结者，兼开郁理气，大忌香燥之药，犯之必死；大便闭塞，多用桃仁、麻仁；气壮者，加元明粉。噎塞不通，有形滓质之物不能下咽。若吐沫不已者，此气血大虚，法在不治。若脉形未败者，惟宜大补气血，参、芪、归、术，仍加陈皮、桃仁、牛乳、白蜜、姜汁，或煎成膏，缓缓调之，可救什中之一。

脉细而弱，或沉而涩者，此气虚挟寒，理中汤加人乳、姜汁、白蜜。痰多，加半夏。

中气虚而不任用血药者，一方用生姜汁、白蜜、牛膝各五两，人参、百合（为末）各二两。放铜锅内，慢火煎如膏。不拘时候含一匙津咽，或人参汤调下一茶匙。

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哽涩而痛，多是瘀血。用前归、地诸汁胶内，加桃仁、童便、韭汁、郁金末、降香末，调补之；后以抵当丸如芥子大，服二、三钱，服后仰卧，细细嚼之。

有实积者，可暂用厚朴丸，亦可用昆布丸。

张孟端夫人，形肥体盛，忧怒之余，得食辄噎，胸中隐隐痛。士材诊之曰：脉紧而滑，痰在上脘。用二陈，加半夏、竹沥、姜汁，服四剂不效。或疑半夏性燥。曰：湿痰满中，非此不治。改用大半夏汤四贴，胸痛乃止。服二十剂而安。若痰不盛、形不肥者，不可与也。

气滞胸痞，胃寒噎塞，脉沉迟涩，津血不枯者，用香砂宽中汤。

木香（磨）　白术　陈皮　香附　白豆蔻　砂仁　青皮　槟榔　半夏曲　茯苓　厚朴　甘草　姜

加蜜少许，煎服。

七情郁结，胸背引痛，脉沉而涩，四磨饮加黄连、山栀、川贝、香附、苏子。郁结伤脾，归脾汤加枳、桔。

痰饮阻滞，脉结涩者，利膈豁痰汤。

桔红　半夏　枳实　桔梗　瓜蒌　黄连　栀子　香附　细茶　槟榔　沉香　石膏　白芥子

初服二、三帖，加麻黄、苏叶煎。

湿痰瘀塞，胸口作痛，形肥脉滑，大半夏汤。

噎病，喉中如有肉块，食不下。用昆布二两（洗去盐水），小麦二合。水三大盏，煎，俟麦烂熟，去渣。每服不拘时，吃一小盏，仍取昆布不住口含两三片，咽津，极效。

昆布丸　治五噎咽喉妨塞，食饮不下。

昆布（洗去盐水）　天麦冬（焙）　诃利勒（去核）各一两五钱　木通　大黄（微炒）　朴硝　郁李仁（浸去皮，微炒）　桂心　百合各一两　羚羊角屑　杏仁（麸炒）　苏子　射干各一两五钱　柴胡　陈皮　槟榔各二钱五分

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不拘时，热酒送下。夜饮后，棉裹弹子大一丸，噙化。按：此方治痰热壅结、妨碍噎塞，甚效。若脾虚血干者，又非所宜也。

治卒噎，用杵头糠，手巾布裹，时时试牙，或煎汤呷下，或蜜丸含，咽津亦得。

一方：杵头糠、人参末、石莲肉末、柿霜、元明粉等分。舐吃。

治噎散结化痰汤　治气留咽嗌，有如梅核，俗名梅核气，亦噎膈之渐也

姜制黄连　山栀　香附（童便浸）　川贝　川芎　半夏　桔红　苏叶　青黛　枳壳　凤尾草　白蔻仁　生姜

呕者，加枇杷叶。

一妇，患咽喉噎塞如梅核，时时嗳气，足冷如冰，用前方十剂，罔效。熟思之，乃阴火也，三阴至项而还，阴虚火炎，故咽塞、嗳气、足冷、耳聋。用滋阴清膈饮数剂，诸症皆退。

黄柏（盐水炒）　黄连（姜汁炒）　黄芩　栀子　当归　白芍　生地　甘草

入童便、竹沥、姜汁。按：此方治阴火上冲，食不得入，脉洪数者，方可用之，否则有伤脾败胃之虞。

以上诸方，治噎症之大法也。

咽喉闭塞，胸膈臌满，似属气滞，暂宜香砂调中汤。

有因火逆上冲，食不得下，其脉洪大有力或数者，滋阴清膈为主，兼降火理气，枇杷叶、芦根汁、竹茹、黄连、山栀等。

少年属阴虚者，仍用四物、门冬、童便、牛羊乳，或滋阴清膈饮。

有胃之下脘不通者，三阳闭结，上冲吸门，食不得下，当滋养其下，慎勿用香燥之品。中焦吐者，皆从瘀积，有阴阳之分，其症或先吐后痛，法当去积和中，分气血痰积而施治之。

慎斋云：膈气有气膈、血膈、痰膈。治膈先当开关。气膈开关，小茴香、乌药、槟榔；血膈开关，当归、乌药、枳壳、槟榔、沉香、桃仁、红花；痰膈开关，半夏、附子。关开者，可治，宜理脾温肺，用补中益气汤，加附子、煮乌梅。

痰饮阻滞胸膈，食复反出，脉来结涩，或紧而滑者，用二陈汤入竹沥、姜汁，或小半夏汤。

痰多，食饮才下便痰涎裹住，不得下者，以莱菔控去痰涎，或涤痰丸。

半夏曲　枯矾　皂角（炙，刮去皮结子）　元明粉　茯苓　枳壳各等分

霞天膏和丸

痰血在胸膈间，阻碍气道，或膈或脘必痛，痛连于背，脉来有力或结涩。然得之忧怒，忿郁之人多有此症。以代抵当丸作芥子大，术三钱，去枕仰卧，细细嚼之。下恶物。

凡大怒血郁于上，积在胸膈，碍气升降，津液聚为痰饮，二陈加白芥子、香附、韭汁、桃仁、五灵脂。

大便燥结，闭久不通，属血热者，止可清热，小著汤丸累累加之，关扃自透。滋血润肠汤。

当归（酒洗）三钱　白芍　生地各钱半　红花（酒洗）　桃仁　大黄　枳壳各一钱　韭汁半杯

人参利膈丸

木香　槟榔各七钱五分　人参　当归（酒洗）　藿香　甘草　枳实（麸炒黄）各一两　大黄（酒煎）　厚朴（姜制）各三两

水泛丸，每服三十五丸，食后服。

按：上二方，皆用大黄，一治血闭，一治气闭，用者详之。

通利之药不可多用，恐反耗其血液，而便愈结，当滋养其血，而便自行。粪如羊屎者，大肠枯结不治，乃阳陷于阴分，阳陷则阴绝，当用补中，兼升举之法。

《良方》秦川翦红丸　治膈气成反胃，由瘀血成病者，及能下虫，效。

雄黄（另研）　木香各五钱　槟榔　三棱　蓬术（并煨）　贯仲　干漆（炒烟尽）　陈皮各一两　大黄一两五钱

面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饮下。

《本事方》芫花丸　治结聚停饮，痰水生虫，酒癖为患，成反胃者。

芫花（醋炒）　牛膝各一两　狼牙根　桔梗（炒黄）　藜芦　槟榔各五钱　巴豆（炒）十粒

醋糊丸，如赤豆大。每服二、三丸至五、七丸止，食前姜汤下。《巢氏病源》论酒瘕云：饮酒多而食谷少，积久渐瘦，其症常欲思酒，不得酒则吐，多睡，复不能食，是胃中有虫使然，名为酒瘕，此药治之。须禁酒，方易治。

以上诸法，治反胃由于痰血虫积者。

中气虚弱，不能运转，噎塞反胃者，补气运脾。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桔红　茯苓各钱半　蜜炙黄芪一钱　砂仁八分　炙草四分　有痰，加半夏、姜、枣。理中加附子亦可选用。

李绛疗反胃呕吐无常，粥饮入口即吐，困倦无力垂死者，用人参三两（掰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

膈症随吃随吐，或吃未几，随变痰涎出者，此火在胃中，而丹田真火不足也。故纸、茴香、萸实、人参、乌药、沉香。

有因脾胃阳火内衰，其脉沉而迟者，以辛香之品温其中气，丁香透膈汤。

白术二两　香附　人参　砂仁各一两　丁香　麦芽　木香　肉白蔻　青皮各五钱　沉香　厚朴　藿香　陈皮各七钱五分　炙草一两五钱　半夏　神曲　草蔻各二钱五分

每服四钱。

或谷神嘉禾散

茯苓　砂仁　苡仁　人参　枇杷叶各一两　桑皮　白术　槟榔　白蔻　青皮　谷芽　五味各五钱　沉香　杜仲各七钱　桔红　丁香　藿香　随风子　石斛　半夏　大腹子　木香各七钱五分　炙草一两五钱　神曲二钱五分

每服三钱，水一盏，加姜、枣。此方和脾胃，宽胸膈，顺气消痰，进欲食，为噎膈之要方也，仍佐以益阳之药为佳。

旋复代赭汤，嘉言每用以治膈气，呕吐不止，水谷不得下咽，绝粒不入，甚至呕吐清绿黑臭之水，用以镇坠其气，则能进食，屡建奇功。中气虚极，不能任其重坠者，先用理中之剂，以安中气，后进此药。

下焦吐者，皆从于寒，其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此下焦火衰，釜底无薪，不能腐热五谷，所出完谷不化，脉来迟微，或虚火，当用补火之药，令火土相生。

慎斋治反胃，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早晨吃粥，至次早吐而突出，若无阻之者，胃气大虚，宜二陈汤加丁香、槟榔、枳壳，温而降之；不用槟榔，用黄连五厘、吴萸三厘同炒，加生姜，同煎服二钱，后方可用参。

呕而不出声者，宜温不宜寒。若胃之下脘闭结，不能传送大肠，大便不通，食久复出，当微利之，人参利膈丸；利后，惟在调理中气，兼以滋阴一方。

治膈通关。用大黄（姜炙为末）五钱，沉香末三钱。用人参煎浓汤，浸于饭上，续咽之，仍加竹沥、姜汁等尤佳，亦透关扃之善法也。

秘方　治膈气。用生姜蒲包浸阳粪坑内四十九日，取出炙干为末。每服三钱，加归身五钱，桃衣三钱，枳壳三钱，煎服。此方得之一友传来，云试之屡验。

金匙散　用生姜（蒲包裹，三月三日浸粪坑中，至六月六日取起，晒干）、蜣螂（取活者，以线悬当风处），二味等分。白滚汤送下一钱，三、四服，其关自开。然后依证调理可也。

一方：将上制姜末三钱，制枳壳末七钱，和匀。不论噎膈痰气食积，俱用火酒下；心腹痛，白酒下，一钱二分。

开关散　枳壳去穰，入皮硝、巴豆于中，合定，以线缚之，煮熟，去硝、豆，为末。火酒下五分，壮实者一钱。

一方：枳壳照上制后，再用桔梗、乌药、苍术、槟榔、半夏、青皮、山查、香附各等分，煎浓汁，以枳壳片浸透晒干，再晒以汁完为度，每服一斤，药味各七钱，用水十碗，煎五碗。

又方：梨一枚（去子，入五灵脂末一两，湿纸包裹，火中煨热，去五灵脂，为细末）　木香　沉香　陈皮各三钱　附子　乌药各二钱　牛黄五分

入开关散三钱，蜜丸，圆眼大，火酒化下一丸。

仙螺胶　治膈症。

取大田螺四十九枚（洗净，再以清水养去泥土，倒复盆内，一宿；次将净川连二两，切片，煎浓汁，熬膏一小杯；然后将螺仰置盆内，日中晒干，候僵开，挑入连胶一匙；过一夕，螺化为汁，取螺汁）　再用柏叶汁　韭根汁　人乳　牛乳　羊乳　猪乳各一杯　炼蜜一两

入真金一块，砂铫熬成膏，磁器收藏。每服一、二匙，酒下。

膈气神方

冬青子　柏子仁　白芥子　苏子　卜子　百合苗　川贝花（清明收）　桑寄生各二钱　沉香二钱　苏合油四分　奇南香一钱　淡竹叶二钱

淘米泔二钟，炼蜜四两。先用米泔加前药，煎熟；后入蜜，煎一滚，放屋上露一宿。每日清晨滚水下七匙，睡时再一匙。

按：噎膈反胃三症，洁古分上中下三焦异治。盖噎膈之吐，即洁古之上焦吐；反胃之

吐，即洁古之下焦吐也；其名虽异，然其要总不离乎阴虚、阳虚之二途。阴者，血也，津也；阴虚则津血内枯，阳火独亢，火性炎上，故为膈为噎。治之当滋血养阴，以治其本；清火润下，以治其标。阳者，气也，火也；阳虚则中气不充，健运失职；火衰则无以腐熟五谷，故虽入而复出，其为反胃，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也。治之当补火健运，以治其本；消痰顺气，以治其标。此治噎膈之大法。至于劫夺之剂，又安用耶？殊不知噎膈之本虽虚，而痰、火、气、血日久凝滞，瘀塞道路，胶固不通，以致食物难入，或虽入而复出。于此时也，若不先以劫夺之药开其固结，而滋补之味又安能透其关扃耶？但关开食进之后，即当继以补益之剂，续进饮食，病自愈矣。竟致以此等为膈气之专方，吾未见其不败也。

又按：劫夺之剂，有用大黄、黄连，有用炙姜、枳壳，或寒或热，其治各异，临症时，又当参其可否，慎勿以症合法也。诸汁为治膈必用之药，临时随宜选用。霞天膏导痰消瘀最妙，不伤中气，不动脏腑，为大医者，当备应用。

大抵噎膈之证，多有结痰瘀血相停，若不去之，病必不除。然结散之后，惟在谨慎缓调，戒口绝欲，千日把持，庶可全愈。否则愈而复发，中气既伤，难可再劫，死者多矣。噎膈既愈之后，不可便与粥饮及诸杂物，每用人参五钱，陈皮二钱，作汤细啜，以扶胃气。旬日半月间，方可小试陈仓米饮，渐进糜粥。进之早者，多致不救。年高病人元气败坏，手足寒冷，粪如羊屎沫大出者，皆不治。不守禁忌，若怒若郁者，皆不治。

诊脉：紧而滑者，吐逆；小弱而涩者，胃反；沉缓而无力，或大而弱，为气虚；数而无力，涩小，为血虚；数而有力，为热；结，为痰饮、为虚；滑，为痰；寸关脉沉，是气；寸关脉沉或伏或大，是痰。反胃之脉，沉细散乱，不成条达，沉浮则有，中按则无，必死不治。更参面色，不致黄白，亦不致纯白，皆恶候也。

五噎丸 治胸中久寒，呕逆妨食，结气不消。

干姜 蜀椒 吴萸 桂心 细辛各一两 人参 白术各二两 广皮 茯苓各一两五钱 附子一枚（炮）

为末，炼蜜丸，桐子大。酒服十五丸，日三服，渐加至卅丸乃止。

五膈丸 治饮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气喘急。

麦冬三两 甘草二两 蜀椒 远志 桂心 细辛 干姜各一两 附子一枚 人参二两

为末，炼蜜丸，弹子大。先食含一丸，细细嚼之，胸中喉中当热，药丸稍尽，再含一丸，日三次，夜二次，七日可愈。

五膈、五噎二丸，固用参、附、椒、辛、姜、桂之属，一以肝气上逆、胃气不下而呕，故宜萸、橘以疏肝降逆，苓、术以健胃通津；以肾气之不蒸，肺胃枯槁而不纳，故用冬、草以滋肺和胃，远志以补火生土。又呕噎而药食可进者，频与小丸调之；膈食而饮不纳者，用大丸咽之；其立法之详若此。

附后方 治食后喜呕。

鹿角（烧末）二两 人参一两

为末。姜汤服方寸匕，日三次。

藿香安胃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不进，呕吐不腐。

藿香 橘红各五钱 丁香一钱 人参一两

为散。每服二钱，姜三片，煎汤，食前和服。

膈气方

元精石（纸包，火煨，醋淬为末） 人中白（烧红） 五谷虫（煅末）各等分

每服三钱，烧酒送下，吃后，自进饮食。

血　证　论

〔清〕唐容川　著
周　慎　整理

提　　要　《血证论》，清·唐容川著。成书于1880年。

书分8卷。卷一为总论，述及阴阳水火气血、男女异同、脏腑病机、脉证死生、用药宜忌等六论；卷二至卷六，分述吐血、呕血、咯血、唾血、咳血、鼻衄等十四种血上干证治，汗血、血箭、血痣、疮血等七种血外渗证治，便血、尿血、经血等六种血下泄证治，瘀血、蓄血、血臌等五种血中瘀证治及咳嗽、发热、厥冷、出汗、发渴等四十余种失血兼见诸证的辨治；卷七、卷八载方201首，有的附以解说。

本书专论血证，对各种血证的辨治，止血、消瘀、宁血、补虚等通治血证四大要法的阐述，颇有独到之见。

现存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刻本、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刻本、清申江裘海山房本、清善成堂刻本、中国文学书局本、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等及《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的各种刊本。此据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刻本全文收录。

叙

先君子体羸善病，故海早岁即习方书，有恙辄调治之。癸酉六月，骤得吐血，继复转为下血。查照各书，施治罔效；延请名宿仍无确见，大约用调停之药以俟病衰而已。因此遍览方书，每于血证，尝三致意。时，里中人甚诩乡先辈杨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门下钞存，私为鸿宝。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购求，仅得一览，而其书议论方药究亦未能精详，以之治病，卒鲜成效。乃废然自返，寝馈于《内经》、仲景之书，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证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而荆妻冯氏又得血疾，亲制方剂，竟获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材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而又吝不忍传，陋哉！"爰将失血之证，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贤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书成，自顾而转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寿也。然犹幸此书之或可以救天下后世也。

时光绪十年岁在甲申重九后一日容川唐宗海自叙

凡　　例

一、血证自古绝少名论，故是书条分缕析，务求精详。间有烦文冗字，意取明显，故不删削。

一、时贤论及血证，率多影响，是书独从《内》《难》、仲景探源而出，发挥尽致，实补唐以下医书之所不逮，故除引经之外，余无采录，亦间有一、二暗合者，皆系偶同，并非掠美，识者鉴之。

一、是书分别门类，眉目极清，即不知医者，临时查阅，无不了然，最便世用之书。

一、是书议论多由心得，然其发明处，要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或从古圣引伸，或从西法参得，信而有征之说也，并非杜撰可比。

一、是书单为血证说法，与杂证不同，幸勿执彼例此，亦幸勿以此议彼。

一、是书单论血证，外有《中西医判》《六经方证通解》两书，始于杂证，推阐无遗，今已刊出，惟希再求赏析。

目　录

卷一　总论(六条)…… 493
阴阳水火气血论
男女异同论
脏腑病机论
脉证死生论
用药宜忌论
本书补救论
卷二　血上干证治(十四条) …… 499
吐血
呕血
咯血
唾血
咳血
鼻衄
脑衄
目衄
耳衄
齿衄
舌衄
大衄
零腥
吐脓
卷三　血外渗证治(七条) …… 514
汗血
血箭
血痣
血瘤
疮血
创血
跌打血
卷四　血下泄证治(六条) …… 518
便血
便脓
尿血
经血
崩带
产血
卷五　血中瘀证治(五条) …… 527
瘀血
蓄血
血臌(附血肿)
经闭
胎气
卷六　失血兼见诸证 …… 532
痨瘵
咳嗽
发热
厥冷
寒热
出汗
发渴
心烦
卧寐(附梦寐)
喘息
呃哕
痰饮
痞满(积聚、癥瘕)
肿胀
怔忡
惊悸
健忘
恍惚(癫狂、见鬼)
晕痛
眼目(目黄、出火、见鬼、昏花、目珠红)
耳病
口舌
咽喉
声音
腹痛
痹痛
痿废
遗精
淋浊
便闭
泻泄
饮食
感冒
痉掣(拘急)
暑疫

食复
劳复(怒复)
时复
房劳复
附抱儿痨论
卷七 方解上 …… 551
古今方(共八十三条)
卷八 方解下 …… 562
古今方(共一百十九条,遗方续补)

卷 一

总 论(六条)

阴阳水火气血论

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何以言水即化气哉?气着于物,复还为水,是明验也。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如易之坎卦,一阳生于水中,而为生气之根,气既生,则随太阳经脉为布护于外,是为卫气,上交于肺,是为呼吸,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然气生于水,即能化水;水化于气,亦能病气。气之所至,水亦无不至焉,故太阳之气达于皮毛则为汗,气挟水阴而行于外者也。太阳之气,上输于肺,膀胱、肾中之水阴,即随气升腾而为津液,是气载水阴而行于上者也。气化于下。则水道通而为溺,是气行水亦行也。设水停不化,外则太阳之气不达,而汗不得出;内则津液不生,痰饮交动,此病水而即病气矣。又有肺之制节不行,气不得降,因而癃闭滑数,以及肾中阳气不能镇水,为饮为泻,不一而足,此病气即病水矣。总之,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

是以人参补气,以其生于北方,水中之阳,甘寒滋润,大生津液,津液充足,而肺金濡润。肺主气,其叶下垂以纳气,得人参甘寒之阴,内具阳性,为生气化水之良品,故气得所补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气。盖津液足,则胃上输肺,肺得润养,其叶下垂,津液又随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脏戴泽,莫不顺利,而浊阴全消,亢阳不作,肺之所以制节五脏者如此。设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无水以济之也;下则闭结,制节不达于下也;外则蒸热,水阴不能濡于肌肤也。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津以补肺气;猪苓汤,润利以除痰气;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即如发汗,所以调卫气也,而亦戒火攻以伤水阴,故用白芍之滋阴,以启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观之,可知滋水即是补气。然补中益气汤、六君子、肾气丸,是皆补气之方也,何以绝不滋水哉?盖无形之水阴,生于下而济于上,所以奉养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滋;有形之水质,入于口而化于下,所以传道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泻。若水质一停,则气便阻滞,故补中汤,用陈、术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肾气丸,亦用利水之药以佐桂、附,桂、附以气药化水,苓、泽即以利水之药以化气;真武汤,尤以术、苓利水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则水阴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并能发汗退热,以水邪去,则水阴布故也,然水阴不滋,则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达津液,而即能下调水道。总见水行则气行,水止则气止,能知此者,乃可与言调气矣。

何以言火即化血哉?血色,火赤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为阳,而生血之阴,即赖阴血以养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养肢体。男子则血之转输,无从覘验;女子则血之转输,月事时下。血下注于血海之中,心火随之下济,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无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虚,则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动火;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补其血,归、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四物汤所以用白芍,天王补心丹所以用二冬,归脾汤所以用枣仁,仲景炙甘草汤所以用二冬、阿胶,皆是清火之法。至于六黄汤、四生丸,则又以大泻火热为主,是火化太过,反失其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补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汤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参养荣汤所以用远志、肉桂,以补心火,皆是补火生

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痹者，则用桂枝、细辛、艾叶、干姜等，禀受火气之药，以温达之，则知治火即是治血。血与火原一家，知此乃可与言调血矣！

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分之水阴不足，则阳气乘阴而干血；阴分之血液不足，则津液不下而病气。故汗出过多则伤血，下后亡津液则伤血，热结膀胱则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饮，血虚则精竭水结，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肿，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盖在下焦，则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则肺主水道，心主血脉，又并域而居；在躯壳外，则汗出皮毛，血循经脉，亦相倚而行。一阴一阳，互相维系。而况运血者，即是气；守气者，即是血。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又曰：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系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藏，全赖于脾。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仲景炙甘草汤，皆是此义。以及大黄下血，亦因大黄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黄生血，亦因地黄秉土之润，而大滋脾燥故也；其余参、芪运血统血，皆是补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为主，乃为有要。至于治气，亦宜以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清气升而津液四布，浊气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犹地有江河，以流其恶也；津液上升者，犹土膏脉动，而雨露升也。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六君子汤，和脾利水以调气；真武汤，扶脾镇水以生气；十枣、陷胸等汤，攻脾夺水以通气，此去水邪以补气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壮火食气，则用人参滋脾以益气，花粉清脾以和气。凡治气者，亦必知以脾为主，而后有得也。李东垣治病，以气为主，故专主脾胃，然用药偏于刚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则宜滋，气分不可留水邪，气分亦不可无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为主，故用药偏于寒凉。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也。此论不专为失血立说，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后于调气和血，无差爽云。

男女异同论（参看经血胎产门）

世谓男子主气，女子主血，因谓男子血贵，女子血贱。并谓男子之血与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无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无月信哉？盖女子主血，血属阴而下行，其行也，气运之而行也；女子以血为主，未常不赖气以运血。气即水化，前论已详，气血交会之所，在脐下胞室之中，男子谓之丹田，女子谓之血室，则肝肾所司，气与血之总会。气生于水而化水，男子以气为主，故血入丹田，亦从水化，而变为水，以其内为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极浓极稠，是谓之肾精。女子之气，亦仍能复化为水，然女子以血为主，故其气在血室之内，皆从血化，而变为血，是谓之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气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经前后，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尝不借气分之水，以引动而运行之也。知此，则知男子之精属气、属水，而其中未尝无血、无火；且知女子之经属血、属火，而其中未尝无气、无水。是以男子精薄，则为血虚；女子经病，则为气滞也。问曰：男子主气，女子主血，其中变化，诚如兹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经，男子何以不行经？答曰：经血者，血之余也。夫新生旧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亏，海有朝汐。女子之血，除旧生新，是满则溢、盈必亏之道。女子每月则行经一度，盖所以泄血之余也。血主阴而下行，所以从下泄而为经血也。至于男子，虽无经可验，然亦必泄其余。男子以气为主，气主阳而上行，故血余不从下泄，而随气上行，循冲、任脉上绕唇颐，生为髭须；是胡髭者，即所以泄血之余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遂无髭须；男子有髭须，下遂无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异，只此分别而已矣。义出《内经》，非创论也。世谓男女血迥不同，岂知变化之道哉？夫必明气血水火变化运行之

道，始可治气血水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为血不循经。在女子虽无崩带，亦不受胎；男子虽无吐衄，亦不荣体。至失常之至，则女子未有不崩带，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贵调经，男子亦贵调血，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带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论耳。然使女子吐衄，则亦与男子无殊；男子下血，则亦与崩带无异。故是书原非妇科，而于月经胎产尤为详悉，诚欲人触类引伸，于治血庶尽神欤。

又曰：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换，除旧生新，旧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机。凡为医者，皆知破血通经矣，独于男女吐衄之证，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则新血断无生理，观月信之去旧生新，可以知之。即疮科治溃，亦必先化腐而后生肌，腐肉不化，则新血亦断无生理。且如有脓管者，必烂开腐肉，取去脓管而后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补血，何异治疮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盖瘀血去则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间初无间隔。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此时新血已萌动于血海之中，故受孕焉，非月信已下多时，然后另生新血也。知此，则知以去瘀为生新之法，并知以生新为去瘀之法。生血之机有如此者，而生血之原，则又在于脾胃。《经》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今且举一可见者言之：妇人乳汁，即脾胃饮食所化，乃中焦受气所取之汁也。妇人乳汁，则月水不行，以此汁既从乳出，便不下行变血矣。至于断乳之后，则此汁变化而赤，仍下行而为经血。人皆知催乳须补脾胃，而不知滋血尤须补脾胃。盖血即乳也，知催乳法，便可知补血法。但调治脾胃，须分阴阳。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予亲见脾不思食者，用温药而反减，用凉药而反快。予亲见催乳者，用芪、术、鹿茸而乳多。又亲见催乳者，用芪、术、鹿茸而乳转少，则以有宜不宜耳。是故宜补脾阳者，虽干姜、附子，转能生津；宜补脾阴者，虽知母、石膏，反能开胃。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补脾阴以开胃进食，乃吾临证悟出，而借《伤寒论》"存津液"三字为据，此外固无证据也。书既成，后得泰西洋人医法五种，内言胃之化谷，乃胃汁化之，并有甜肉汁、苦胆汁，皆入肠胃化谷。所谓汁者，即予所谓津液也。西医论脏腑，多言物而遗理，如此条者，实指其物，而尚不与理相背，适足以证予所论，故并志之。

脏腑病机论

脏腑各有主气，各有经脉，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见证之不同。有一脏为病，而不兼别脏之病者，单治一脏而愈；有一脏为病，而兼别脏之病者，兼治别脏而愈。业医不知脏腑，则病原莫辨，用药无方，乌睹其能治病哉。吾故将脏腑大旨，论列于后，庶几于病证药方，得其门径云。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盖心为火脏，烛照事物，故司神明，神有名[1]而无物，即心中之火气也。然此气非虚悬无着，切而指之，乃心中一点血液，湛然朗润，以含此气，故其气时有精光发见，即为神明。心之能事，又主生血，而心窍中数点血液，则又血中之最精微者，乃生血之原泉，亦出神之渊海。血虚，则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火扰其血，则懊侬；神不清明，则虚烦不眠，动悸惊惕；水饮克火，心亦动悸；血攻心，则昏迷，痛欲死；痰入心，则癫；火乱心，则狂；与小肠相为表里，遗热于小肠，则小便赤涩；火不下交于肾，则神浮梦遗。心之脉上挟咽喉，络于舌本，实火上壅，为喉痹；虚火上升，则舌强不能言。分部于胸前，火结，则为结胸，为痞，为火痛；火不宣发，则为胸痹；心之积，曰伏梁，在心下，大如臂，病则脐上有动气，此心经主病之大旨也。

包络者，心之外卫。心为君主之官，包络即为臣，故心称君火，包络称相火，相心经宣

布火化。凡心之能事，皆包络为之。见证治法，亦如心脏。

肝为风木之脏，胆寄其间，胆为相火，木生火也。肝主藏血，血生于心，下行胞中，是为血海。凡周身之血，总视血海为治乱。血海不扰，则周身之血，无不随之而安。肝经主其部分，故肝主藏血焉。至其所以能藏之故，则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设木郁为火，则血不和。火发为怒，则血横决，吐血、错经、血痛诸证作焉。怒太甚，则狂；火太甚，则颊肿面青，目赤头痛；木火克土，则口燥泄痢，饥不能食，回食逆满，皆系木郁为火之见证也。若木挟水邪上攻，又为子借母势，肆虐脾经，痰饮、泄泻、呕吐、头痛之病又作矣。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设肝之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泻、中满之证在所不免。肝之清阳，即魂气也，故又主藏魂。血不养肝，火扰其魂，则梦遗不寐。肝又主筋，痿疡、囊缩，皆属肝病。分部于季胁、少腹之间，凡季胁少腹疝痛，皆责于肝。其经名为厥阴，谓阴之尽也。阴极则变阳，故病至此，厥深热亦深，厥微热亦微。血分不和，尤多寒热并见。与少阳相表里，故肝病及胆，亦能吐酸呕苦，耳聋目眩。于位居左，多病左胁痛，又左胁有动气，肝之主病，大略如此。

胆与肝连，司相火，胆汁味苦，即火味也。相火之宣布在三焦，而寄居则在胆府。胆火不旺，则虚怯惊悸；胆火太亢，则口苦呕逆，目眩耳聋，其经绕耳故也。界居身侧，风火交煽，则身不可转侧，手足抽掣。以表里言，则少阳之气，内行三焦，外行腠理，为荣卫之枢机。逆其枢机，则呕吐胸满。邪客腠理，人与阴争则热，出与阳争则寒，故疟疾，少阳主之。虚劳骨蒸，亦属少阳，以荣卫腠理之间不和，而相火炽甚故也。相火挟痰，则为癫痫；相火不戢，则肝魂亦不宁，故烦梦遗精。且胆中相火，如不亢烈，则为清阳之木气，上升于胃，胃土得其疏达，故水谷化；亢烈，则清阳遏郁，脾胃不和。胸胁之间骨尽处，乃少阳之分，病则其分多痛，经行身之侧，痛则不利屈伸，此胆经主病之大略也。

胃者，仓廪之官，主纳水谷。胃火不足，则不思食，食入不化，良久仍然吐出。水停胸膈，寒客胃中，皆能呕吐不止。胃火炎上，则饥不能食，拒隔不纳，食入即吐。津液枯竭，则成隔食，粪如羊屎；火甚，则结硬，胃家实，则谵语。手足出汗，肌肉潮热，以四肢肌肉皆中宫所主故也。其经行身之前，至面上，表证目痛鼻干，发痉不能仰。开窍于口，口干咽痛，气逆则哕。又与脾相表里，遗热于脾，则从湿化，发为黄瘅。胃实脾虚，则能食而不消化，主燥气，故病阳明，总系燥热。独水泛水结，有心下如盘等证，乃为寒病。胃之大略，其病如此。

脾称湿土，土湿则滋生万物，脾润则长养脏腑。胃土以燥纳物，脾土以湿化气。脾气不布，则胃燥而不能食，食少而不能化，譬如釜中无水，不能熟物也，故病隔食，大便难，口燥唇焦，不能生血，血虚火旺，发热盗汗。若湿气太甚，则谷亦不化，痰饮、泄泻、肿胀、腹痛之证作焉。湿气挟热，则发黄发痢，腹痛壮热，手足不仁，小水赤涩。脾积，名曰痞气，在心下如盘。脾病，则当脐有动气。居于中州，主灌四旁，外合肌肉，邪在肌肉，则手足蒸热汗出，或肌肉不仁。其体阴而其用阳，不得命门之火以生土，则土寒而不化，食少虚羸；土虚而不运，不能升达津液，以奉心化血，渗灌诸经。《经》云"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血虚津少，则肺不得润养，是为土不生金。盖土之生金，全在津液以滋之。脾土之义，有如是者。

肺为乾金，象天之体，又名华盖，五脏六腑，受其覆冒。凡五脏六腑之气，皆能上熏于肺以为病，故于寸口肺脉，可以诊知五脏。肺之令，主行制节，以其居高，清肃下行，天道下际而光明，故五脏六腑，皆润利而气不亢，莫不受其制节也。肺中常有津液润养其金，故金清火伏。若津液伤，则口渴气喘，痈痿咳嗽；水源不清，而小便涩；遗热大肠，而大便难；金不制木，则肝火旺；火盛刑金，则蒸热、喘咳、吐血、痨瘵并作。皮毛者，肺之合也，故凡肤表受邪，皆属于肺。风寒袭之，则皮毛洒淅；客于肺中，则为肺胀，为水饮冲肺。以其为娇脏，故畏火，亦畏寒。肺开窍于鼻，主呼吸，为气之总司。盖气根于肾，乃先天水中之

阳，上出鼻，肺司其出纳。肾为水，肺为天，金水相生，天水循环，肾为生水之原，肺即为制气之主也。凡气喘咳息，故皆主于肺。位在胸中，胸中痛，属于肺。主右胁，积曰息贲，病则右胁有动气。肺为之义，大率如是。

肾者水脏，水中含阳，化生元气，根结丹田，内主呼吸，达于膀胱，运行于外，则为卫气。此气乃水中之阳，别名之曰命火。肾水充足，则火之藏于水中者，韬光匿彩，龙雷不升，是以气足而鼻息细微。若水虚，则火不归元，喘促虚劳，诸证并作，咽痛声哑，心肾不交，遗精失血，肿满咳逆，痰喘盗汗。如阳气不足者，则水泛为痰，凌心冲肺，发为水肿，腹痛奔豚，下利厥冷，亡阳大汗，元气暴脱。肾又为先天，主藏精气，女子主天癸，男子主精，水足则精血多，水虚则精血竭。于体主骨，骨痿故属于肾。肾病者，脐下有动气。肾上交于心，则水火既济，不交则火愈亢。位在腰，主腰痛。开窍于耳，故虚则耳鸣耳聋。瞳人属肾，虚则神水散缩，或发内障。虚阳上泛，为咽痛颊赤。阴虚不能化水，则小便不利；阳虚不能化水，小便亦不利也。肾之病机，有如此者。

膀胱者，贮小便之器，《经》谓："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此指汗出，非指小便。小便虽出于膀胱，而实则肺为水之上源，上源清，则下源自清，脾为水之堤防，堤防利，则水道利。肾又为水之主，肾气行，则水行也。《经》所谓"气化则能出"者，谓膀胱之气，载津液上行外达，出而为汗，则有云行雨施之象。故膀胱称为太阳经，谓水中之阳，达于外以为卫气，乃阳之最大者也。外感则伤其卫阳，发热恶寒。其经行身之背，上头项，故头项痛，背痛，角弓反张，皆是太阳经病。皮毛与肺合，肺又为水源，故发汗须治肺，利水亦须治肺，水天一气之义也。位居下部，与胞相连，故血结亦病水，水结亦病血。膀胱之为病，其略有如此。

三焦，古作膲，即人身上下内外相联之油膜也。唐、宋人不知膲形，以为有名而无象，不知《内经》明言"焦理纵者"，"焦理横者"，焦有文理，岂得谓其无象。西洋医书，斥中国不知人有连网，言人饮水入胃，即渗出走连网而下，以渗至膀胱，膀胱上口，即在连网中也。中国《医林改错》一书，亦言水走网油而入膀胱。观剖牲畜，其网油中有水铃铛，正是水过其处，而未入膀胱也。此说近出，力斥旧说之谬，而不知唐、宋后，古膲作焦，不知膜油即是三焦，是以致谬。然《内经》明言"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与西洋医法、《医林改错》正合，古之圣人，何尝不知连网膜膈也哉。按两肾中一条油膜，为命门，即是三焦之原，上连肝气、胆气及胸膈，而上入心，为包络，下连小肠、大肠，前连膀胱，下焦夹室，即血室、气海也。循腔子为肉皮，透肉出外，为包裹周身之白膜，皆是三焦所司，白膜为腠理，三焦气行腠理，故有寒热之证。命门相火布于三焦，火化而上行为气，火衰则元气虚，火逆则元气损。水化而下行为溺，水溢则肿，结则淋。连肝胆之气，故多挟木火。与肾、心包相通，故原委多在两处，与膀胱一阴一阳，皆属肾之府也，其主病知矣。

小肠者，受盛之官，变化出焉。上接胃府，下接大肠。与心为表里，遗热则小水不清；与脾相连属，土虚则水谷不化。其部分，上与胃接，故小肠燥屎，多借胃药治之；下与肝相近，故小肠气痛，多借肝药治之。

大肠司燥金，喜润而恶燥。寒，则滑脱；热，则秘结，泄痢后重，痔漏下血。与肺相表里，故病多治肺以治之；与胃同是阳明之经，故又多借治胃之法以治之。

以上条列，皆脏腑之性情部位，各有不同，而主病亦异。治杂病者，宜知之；治血证者，亦宜知之。临证处方，分经用药，斯不致南辕北辙耳。

脉证死生论

医者，所以治人之生者也，未知死，焉知生。知死之无可救药，则凡稍有一毫之生机，自宜多方调治，以挽回之。欲辨死生，惟明脉证。高士宗以吐血多者为络血，吐血少者为经血。谓吐多者病轻，吐少者病重。而其实经散为络，络散为孙络，如干发为枝，枝又有

枝，要皆统于一本也，以经络之血分轻重，实则分无可分。《医旨》又谓：外感吐血，易治；内伤吐血，难疗。《三指禅》谓：齿衄最轻，鼻衄次之，呕吐稍重，咳、咯、唾血为最重。谓其病皆发于五脏，而其血之来最深，不似呕吐之血，其来出于胃间，犹浅近也。此如仲景近血、远血之义，以此分轻重，于理尚不差谬。第鼻衄、呕吐血，虽近而轻，而吐衄不止，亦有气随血脱，登时即死者；咳、咯、唾血，虽远而重，亦有一哈便出，微带数口，不药可愈者，仍不可执以定死生矣。夫载气者，血也；而运血者，气也。人之生也，全赖乎气，血脱而气不脱，虽危犹生，一线之气不绝，则血可徐生，复还其故；血未伤而气先脱，虽安必死。以血为魄，而气为魂，魄未绝而魂先绝，未有不死者也。故吾谓定血证之死生者，全在观气之平否。吐血而不发热者，易愈，以荣虽病而卫不病，阳和则阴易守也。发热者，难治，以血病气亦蒸，则交相为虐矣。吐血而不咳逆者，易愈，咳为气呛，血伤而气不呛，是肾中之水能纳其气以归根，故易愈。若咳不止，是血伤火灼，肾水枯竭，无以含此真气，故上气咳逆为难治，再加喘促，则阳无所附矣。大便不溏者，犹有转机，可用滋阴之药，以养其阳。若大便溏，则上越下脱，有死无生。再验其脉，脉不数者，易治，以其气尚平；脉数者，难治，以其气太疾。浮大革数而无根者，虚阳无依；沉细涩数而不缓者，真阴损失，皆为难治。若有一丝缓象，尚可挽回，若无缓象，或兼代散，死不治矣。凡此之类，皆是阴血受伤，而阳气无归，故主不治。若阴血伤，而阳气不浮越者，脉虽虚微迟弱，亦不难治。但用温补，无不回生。盖阳虚气弱者，易治；惟阴虚气不附者，为难治。所谓血伤而气不伤者，即以气之不伤，而知其血尚未尽损，故气犹有所归附，而易愈也。气之原委，吾于水火血气论已详言之，参看自见。

用药宜忌论

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证，则有宜不宜。伤寒过汗伤津液，吐血既伤阴血，又伤水津，则水血两伤，苶然枯骨矣，故仲景于衄家严戒发汗。衄忌发汗，吐、咯可知矣。夫脉潜气伏，斯血不升，发汗则气发泄。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抑，故虽有表证，止宜和散，不得径用麻、桂、羌、独。果系因外感失血者，乃可从外表散，然亦须敛散两施，毋令过汗亡阴。盖必知血家忌汗，然后可商取汗之法。至于吐法，尤为严禁，失血之人，气既上逆，若见有痰涎，而复吐之，是助其逆势，必气上不止矣。治病之法，上者抑之，必使气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气，顺其胃气，纳其肾气，气下则血下，血止而气亦平复。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忌吐，即已愈后，另有杂证，亦不得轻用吐药，往往因吐便发血证。知血证忌吐，则知降气止吐，便是治血之法。或问：血证多虚，汗吐且有不可，则攻下更当忌矣？予曰：不然。血之所以上者，以其气腾溢也，故忌吐、汗，再动其气；至于下法，乃所以折其气者。血证气盛火旺者，十居八九，当其腾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势。仲景阳明证，有急下以存阴法。少阴证，有急下以存阴法。血证火气太盛者，最恐亡阴，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特下之须乘其时，如实邪久留，正气已不复支，或大便溏泻，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可缓缓调停，纯用清润降利，以不违下之意，斯得法矣。至于和法，则为血证之第一良法，表则和其肺气，里者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或逐瘀以和血，或泻水以和气，或补泻兼施，或寒热互用，许多妙义，未能尽举。四法之外，又有补法，血家属虚痨门，未有不议补者也，即病家亦喜言补。诸书重补者，尤十之八、九，而不知血证之补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气不去而补之，是关门逐贼；瘀血未除而补之，是助贼为殃。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古有补气以摄血法，此为气脱者说，非为气逆者说。又有引火归元法，此为水冷火泛者立说，非为阴虚阳越者立说。盖失血家，如火未发，补中则愈；如火已发，则寒凉适足以伐五脏之生气，温补又足以伤两肾之真阴，惟以甘寒，滋其阴而养其阳，血或归其位耳。血家用药之宜忌，

大率如是，知其大要，而后细阅全书，乃有把握。

本书补救论

世之读朱丹溪书者，见其多用凉药，于是废黜热药，贻误不少，而丹溪不任咎也。盖丹溪之书，实未尝废热药。世之读陈修园书者，见其多用热药，于是废黜凉药，为害尤多，而修园不任咎也，盖修园之书，实未尝废凉药。两贤立论，不过救一时之偏，明一己之见。世之不善读者，得其所详，忽其所略，岂知两贤所略，亦曰人所已详，吾固不必详焉耳，初何尝废黜不言哉。即如予作此书，亦多用凉药，少用热药，然非弃热药而不用，特以血症宜凉者多，非谓血证全不用热药也。予于每条当用热药者，未尝不反复言之，慎毋误读是书，而有偏重凉药之弊。总在分别阴阳，审证处方，斯无差忒。又予是书为血证说法，与杂症不同，泥此书以治杂症固谬，若执杂症以攻此书，尤谬。读吾书者，未知流弊若何，吾且为此论，先下一针砭。

---

〔1〕"名"原作"明"，据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改。

卷 二

血上干证治（十四条）

吐 血

平人之血，畅行脉络，充达肌肤，流通无滞，是谓循经，谓循其经常之道也。一旦不循其常，溢出于肠胃之间，随气上逆，于是吐出。盖人身之气游于血中，而出于血外，故上则出为呼吸，下则出为二便，外则出于皮毛而为汗。其气冲和，则气为血之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之而静谧。气结则血凝，气虚则血脱，气迫则血走，气不止而血欲止，不可得矣。方其未吐之先，血失其经常之道，或由背脊走入膈间，由膈溢入胃中。病重者，其血之来，辟辟弹指，漉漉有声；病之轻者，则无声响。故凡吐血，胸背必痛，是血由背脊而来，气迫之行，不得其和，故见背痛之证也。又或由两胁肋，走油膜，入小肠，重则潮鸣有声，逆入于胃，以致吐出，故凡失血复多腰胁疼痛之证。此二者，来路不同，治法亦异。由背上来者，以治肺为主；由胁下来者，以治肝为主。盖肺为华盖，位在背与胸膈，血之来路，既由其界分溢出，自当治肺为是；肝为统血之脏，位在胁下，血从其地而来，则又以治肝为是。然肝肺虽系血之来路，而其吐出，实则胃主之也，凡人吐痰、吐食，皆胃之咎。血虽非胃所主，然同是吐证，安得不责之于胃。况血之归宿，在于血海，冲为血海，其脉丽于阳明，未有冲气不逆上，而血逆上者也。仲景治血以治冲为要，冲脉丽于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阳明之气，下行为顺，今乃逆吐，失其下行之令，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惟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血止之后，其离经而未吐出者，是为瘀血。既与好血不相合，反与好血不相能，或壅而成热，或变而为痨，或结瘕，或刺痛，日久变证，未可预料，必亟为消除，以免后来诸患，故以消瘀为第二法。止吐、消瘀之后，又恐血再潮动，则须用药安之，故以宁血为第三法。邪之所凑，其正必虚，去血既多，阴无有不虚者矣。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久且阳随而亡，故又以补虚为收功之法。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而纲领之中，又有条目，今并详于下方云。

一、止血：其法独取阳明。阳明之气下行为顺，所以逆上者，以其气实故也。吐血虽属虚证，然系血虚，非气虚。且初吐时，邪气最盛，正虽虚而邪则实。试思人身之血，本自潜藏，今乃大反其常，有翻天覆地之象，非实邪与之战斗，血何从而吐出哉。故不去其邪，

愈伤其正，虚者益虚，实者愈实矣。况血入胃中，则胃家实，虽不似伤寒证，以胃有燥屎，为胃家实，然其血积在胃，亦实象也。故必亟夺其实，釜底抽薪，然后能降气止逆，仲景泻心汤主之。血多者，加童便、茅根；喘满者，加杏仁、厚朴；血虚者，加生地、当归；气随血脱不归根者，加人参、当归、五味、附片；有寒热者，加柴胡、生姜，或加干姜、艾叶，以反佐之。随证加减，而总不失其泻心之本意，则深得圣师之旨，而功效亦大。盖气之原在肾，水虚则气热；火之原在心，血虚则火盛。火热相搏则气实，气实则逼血妄行，此时补肾水以平气，迂阔之谈也；补心血以配火，不及之治也。故惟有泻火一法，除暴安良，去其邪以存其正。方名泻心，实则泻胃，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且大黄一味，能推陈致新，以损阳和阴，非徒下胃中之气也，即外而经脉、肌肤、躯壳，凡属气逆于血分之中，致血有不和处，大黄之性，亦无不达。盖其药气最盛，故能克而制之，使气之逆者，不敢不顺，既速下降之势，又无遗留之邪，今人多不敢用，惜哉。然亦有病之轻者，割鸡焉用牛刀？葛可久十灰散，亦可得效，义取红见黑即止之意，其妙全在大黄降气即以降血。吐血之证，属实证者十居六、七，以上二方，投之立效。然亦有属虚、属寒者，在吐血家，十中一、二，为之医者不可不知也。虚证去血太多，其证喘促昏溃，神气不续，六脉细微虚浮散数，此如刀伤出血，血尽而气亦尽，危脱之证也。独参汤救护其气，使气不脱，则血不奔矣。寒证者，阳不摄阴，阴血因而走溢，其证必见手足清冷，便溏遗溺，脉细微迟涩，面色惨白，唇口淡和。或内寒外热，必实见有虚寒假热之真情。甘草干姜汤主之，以阳和运阴血，虚热退而阴血自守矣。然血系阴汁，刚燥之剂乃其所忌。然亦有阳不摄阴者，亦当用姜、附也。上寒下热，芩、连、姜、附同用亦有焉。以上数法，用之得宜，无不立愈。其有被庸医治坏，而血不止者，延日已久，证多杂见，但用以上诸方，未能尽止血之法，审系瘀血不行，而血不止者，血府逐瘀汤主之。火重者，加黄芩、黄连；痰多者，加云苓、瓜霜；咳逆，加杏仁、五味、寸冬；盗汗身热，加青蒿、冬桑叶、黄柏、牡蛎；喘者，加杏仁、苏子；身痛、胸腹满、大便闭，为瘀结，加大黄。如欲求详，参看痰瘀、痨热等门，乃尽其治。又有审病之因，而分别以止其血者，治法尤不厌详。因于酒及煎炒厚味之物者，其证脉数滑，口干燥，胸中烦热，大小便不利，宜用白虎汤，加茵陈、炒栀、大黄、藕节治之。因于外感者，先见头痛，恶寒发热，脉浮而紧者，为寒犯血分，外束闭而内逆壅，是以吐血，麻黄人参芍药汤治之。若脉浮而数者，为伤风，风为阳邪，宜小柴胡汤，加荆芥、防风、当归、白芍、丹皮、蒲黄、知母、石膏、杏仁治之。若因瘟疫，外证颇似伤寒，而内有伏热攻发，口舌苔白，恶热羞明，小便短赤，大便浊垢，心中躁烦，脉见滑数，宜升降散，加桃仁、丹皮、花粉、生地、栝蒌仁、石膏、杏仁、甘草治之，犀角地黄汤亦治之。若因于暑，则发热心烦，暑者，湿热二气合化之名也，以清热利湿为主，升降清化汤，加防己、木通、栝蒌仁治之。病轻者，去大黄。因于怒气逆上，血沸而吐者，宜丹栀逍遥散，加青皮、牡蛎、蒲黄、胆草治之；气火太甚者，则用当归芦荟丸，以平其横决。因于劳倦困苦，饥饱不匀，以及忧思抑郁，心神怔忡，食少气短，吐血虚烦者，宜用归脾汤主之。中土虚寒者，加煨姜；虚热者，加柴胡、山栀。因于跌打损伤，以及用力努挣，而得失血之证者，法宜补气以续其绝，消瘀以治其伤，四物汤，加黄芪、人参、续断、桃仁、红花、陈酒、童便治之。因于色欲过度，阴虚火旺，其证夜则发热，盗汗梦交，耳鸣不寐，六脉细数芤革，宜地黄汤，加蒲黄、藕节、阿胶、五味治之。止血之法，此其大略，如欲变化而尽善，非参透全书，不能丝丝入彀。总而论之，血之为物，热则行，冷则凝，见黑则止，遇寒亦止。故有用热药止血者，以行血为止血，姜、艾等是也。有用凉水止血者，或用急流水，或用井华水，取冷则凝之义，芩连诸药，亦即冷止之义。有用百草霜、京墨、十灰散等以止血者，取见黑则止之义。黑为水之色，红为火之色，水治火故止也。此第取水火之色，犹能相克而奏功，则能知水火之性，以消息用药，何血证难治之有。又有用咸以止血者，童便、马通、扬尘水之类，此《内经》咸走血之义。童便尤能自还神化，服制火邪以滋肾水，大有功用，故世医

云：服童便者，百无不生；不服童便者，百无不死，本人小便，清晨每服一碗，名回龙汤。各种随笔，赞回龙汤之妙者，甚伙，病家皆所当服也。顾止血之法虽多，而总莫先于降气，故沉香、降香、苏子、杏仁、旋覆、枳壳、半夏、尖贝、厚朴、香附之类，皆须随宜取用。而大黄一味，既是气药，即是血药，止血而不留瘀，尤为妙药。识得诸法，其于止血之用，思过半矣。夫所谓止血者，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盖大吐之时，经脉之血辐辏而至，其溢入胃中者，听其吐可也，下可也，即停留胃中，亦与糟粕无异，固无大害也。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惟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所谓止血者，即谓此未曾溢出，仍可复还之血，止之使不溢出，则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非徒止已入胃中之死血已耳。今医动言止血，先要化瘀，不知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于虚损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复其道，不至奔脱尔，故以止血为第一法。

二、消瘀：血既止后，其经脉中已动之血，有不能复还故道者，上则着于背脊胸膈之间，下则着于胁肋少腹之际，着而不和，必见疼痛之证。或流注四肢，则为肿痛；或滞于肌腠，则生寒热。凡有所瘀，莫不壅塞气道，沮滞生机，久则变为骨蒸、干血、痨瘵，不可不急去之也。且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走而吐溢矣。故以去瘀为治血要法，用花蕊石散，令瘀血化水而下，且不动五脏真气，为去瘀妙药。如无花蕊石，用三七、郁金、桃仁、牛膝、醋炒大黄，亦有迅扫之功。顾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也。譬诸君子之道不长，则小人之道亦不消。须知瘀血之去，乃新血日生，瘀血无处可留，迫之不得不去，故或化而走小便，或传而入大肠。花蕊石，化血从小便去；醋黄散，下血从大便去。但能去瘀血，而不能生新血，不知克敌者存乎将，祛邪者赖乎正，不补血而去瘀，瘀又安能尽去哉。治法宜用圣愈汤以补血，加桃仁、丹皮、红花、枳壳、香附、云苓、甘草，补泻兼行，瘀既去而正不伤。治瘀之法，大旨如是，然亦有宜用温药者，《内经》曰：血者喜阴而恶寒，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且有热伏阴分，凉药不效，而宜用从治之法，以引阳出阴者，方用仲景柏叶汤，为寒凝血滞之正治，亦瘀血伏于阴分之从治法也。然三药纯温，设遇火烈之证，非其所宜，或略加柔药调之，则合四物汤用；又有合泻心汤用者，则直以此反佐之也。以上通论治瘀之法。而瘀血着留在身，上下内外，又各有部分不同，分别部居，直探巢穴，治法尤百不失一。审系血瘀上焦，则见胸、背、肩膊疼痛、麻木、逆满等证，宜用血府逐瘀汤，或人参泻肺汤，加三七、郁金、荆芥，使上焦之瘀一并廓清。血瘀中焦，则腹中胀满，腰胁着痛。带脉绕脐一周，下连血室，女子以系胎，男子以束体，乃血之管领也。凡血证，未有带脉不病者，今瘀血滞于其分，则宜去之以安带脉，带脉在中焦脾之部分，即从脾治之。观仲景肾着汤，可知治脾即是治带，带有瘀血，宜用甲己化土汤，加桃仁、当归、姜黄主之。腰痛甚者，加鹿角尖；胁腹痛甚者，加蒲黄、灵脂。血瘀下焦，腰以下痛，小腹季胁等处胀满，是血瘀肝之部分，或积胞中，血海为痛，宜归芎失笑散主之。大便闭结者，均加大黄。仲景逐瘀大剂，则有抵当汤、桃仁承气汤数方，皆苦寒大破下，为治瘀能事。亦有当用温药下之者，生化汤及牛膝散主之。本女科治产后恶露及胞衣不下之方，余谓男女虽异，其血则同，同是下焦瘀血，故借用其方，往往有验。且下焦原系阴分，上焦之瘀多属阳热，每以温药为忌；下焦之瘀多属阴凝，故产妇喜温而忌寒，以其血在下焦也。知此，则知以温药治下焦瘀血，尤为合宜。然亦须审系寒凝乃用温药，若血室热，则仍是桃仁承气之证。又有瘀血流注，四肢疼痛肿胀者，宜化去瘀血，消利肿胀，小调经汤，加知母、云苓、桑皮、牛膝治之。又有瘀血客于肌腠，阻滞荣卫，发寒发热，似疟非疟，骨蒸盗汗，咳逆交作，用小柴胡汤，加当归、桃仁、丹皮、白芍主之。寒甚者，再加艾穗、细辛；热甚者，再加花粉、粉葛、青蒿、知母；咳有痰火，加瓜蒌、杏仁、寸冬、五味、云苓、知母；水饮上冲，加葶苈子。益小柴胡，原是从中上

疏达肝气之药，使肝气不郁，则畅行肌腠，而荣卫调和。今加去瘀之品，则偏于去瘀，凡瘀血阻滞荣卫者，用之立验。总而论之，血瘀于脏腑之间者，久则变为干血，化为痨虫。血瘀于躯壳之间者，或病偏枯，或化痈脓。血瘀于肌腠之间者，则变骨蒸，毛发焦折，肢体瘦削。一切不治之证，总由不善去瘀之故。凡治血者，必先以去瘀为要。另详瘀血门。

三、宁血：吐既止，瘀既消，或数日间，或数十日间，其血复潮动而吐者，乃血不安其经常故也，必用宁之之法，使血得安乃愈。其法于止吐消瘀中，已寓厥治，然前药多猛峻以取效，乃削平寇盗之术，尚非抚绥之政，故特将宁血旨意，重加发明，以尽其用。有外感风寒，以致吐血，止后，荣卫未和，必有身痛寒热等证，香苏饮，加柴胡、黄芩、当归、白芍、丹皮、阿胶治之。有胃经遗热，气燥血伤而血不得安者，其证口渴哕气，恶闻人声，多躁怒，闻木音则惊，卧寐烦而不安，犀角地黄汤主之。重则合白虎汤，大清大凉以清胃热；轻则止用甘露饮，以生胃津，而血自愈。有因肺经燥气，气不清和，失其津润之制节，而见喘逆咳嗽等证，以致其血牵动，清燥救肺汤主之。火甚，加犀角；血虚，加生地；痰多，加尖贝。润燥宁血，为肺痿等证之良方。葛可久《十药神书》，专医虚损失血，用保和汤亦佳，润肺利气，平燥解郁。前方清纯，此方活动，随宜取用，血自安静而不动矣。有因肝经风火，鼓动煽炽，而血不能静者，则见口苦咽干，目眩耳鸣，胁痛逆气，躁怒决裂，骨蒸妄梦，以逍遥散平剂和之。审系肝经风气鼓动，而血不宁者，再加桑寄生、僵蚕、玉竹、枣仁、牡蛎、青蒿，此从仲景白头翁汤得来。仲景治产后血痢，取白头翁平木息风。盖肝为藏血之脏，风气散而不藏，则必平之使安，而从血乃得安也。又或肝火偏胜，横决而不可遏，致令血不能藏者，则宜加阿胶、山栀、胆草、胡黄连、栝蒌仁、牛膝、青皮、牡蛎。当归芦荟丸，尤破肝泻火之重剂，但不如逍遥散加减之稳。又有冲气上逆，其证颈赤头晕，火逆上气，咽喉不利，乳下动脉，辟辟弹指，颈上动脉，现出皮肤。冲脉原不上头项，咽干者，以冲为血海属肝，因肝脉而达于咽也。颈脉动、面赤色者，以冲脉丽于阳明，冲气逆，则阳明之气随逆故也。《内经》谓冲为气街，又谓冲为血海，气逆血升，此血证之一大关键也。故仲景治血，以治冲为要，麦门冬汤主之。陈修园谓去粳米，加白蜜，尤能滋补其阴。予谓治冲脉独取阳明，仲景既引其端，后人亦即当扩而充之。审其冲阳太旺者，知母、枳壳、白芍、煅石膏，均可加入，以清折之。栀子、黄芩、木通、栝蒌仁、牛膝，利阳明之水者，尤可加入，以分消之，此冲脉之气上合阳明之治法也。然冲为气街，气根于肾，血海即丹田，肾气之所藏也。若冲脉挟肾中虚阳上逆喘急者，宜用四磨汤，调纳逆气，是仲景桂苓甘草五味汤意。但仲景用桂枝化膀胱之寒水，谓气从少腹，上冲咽喉，面热如醉，或热流于两股，或小便难而昏冒，忽上忽下，如电光之闪灼无定，乃阴盛格阳而阳气飞越，故以辛温化之。今系失血，阴气既伤，再用桂枝，岂不犯阳盛则毙之戒，故用沉香代桂，以纳浮阳，而即用人参以滋阴，沉香直走下焦，乌药治膀胱肾间之气。冲为血海，居膀胱肾间之地，治阳明者，治其末；治膀胱肾间者，是治其本也。若肾中阴气大虚，而冲阳不能安宅，则用四磨汤，加熟地、枣皮、山药、五味、枸杞子，滋阴配阳以安之。若其人素有水饮，格阳于上，因而动血者，仲景桂苓甘草五味汤又为对证。第其方，与血证本不相关，可加当归、白芍、丹皮、阿胶，或用苏子降气汤，利痰降气以靖冲逆；或用小柴胡汤，加龙骨、牡蛎以导冲逆。桂苓、苏子汤，是治痰饮以治冲之法；小柴胡，又是清火以治冲之法，本方治热人血室，血室者，肝之所司也，冲脉起于血室，故又属肝，治肝即是治冲。血室在男子为丹田，在女子为子宫，其根系于右肾。肾中真阳寄于胞中，为生气之根，乃阴中之阳，肝木得之，发育条达，是为相火，其火如不归根，即为雷龙之火。龙骨、牡蛎，乃阳物而能蛰藏，取其同气以潜伏阳气，此尤治冲脉，更进一层之法，合小柴胡，大有清敛相火之功。若肾经阴虚，阳无所附，雷龙之火上腾者，用二加龙骨汤，加阿胶、麦冬、五味，以引归其宅，亦妙。肾气丸，麦味地黄汤，皆可酌用。二方，一以温药化气，一以阴药滋降。肾居冲脉之下，又为冲脉之根，安肾气即是安冲气，冲气安而血海宁，自不至于潮上矣。总而论之，血之所以不安者，

皆由气之不安故也，宁气即是宁血。以上所论各气治法，亦云详备，在临证者细审处之。

四、补血：邪之所凑，其正必虚。不独补法是顾虚，即止血消瘀，用攻治法，亦恐其久而致虚，故亟攻之，使邪速去，以免其致虚耳。但彼时虽恐其虚，而犹未大虚，故以去邪为急，若延日已久，未有不虚怯者。即血既循经，一如平人，而前次所吐之血，已属有去无回，其经脉脏腑，又系血所走泄之路，非用封补滋养之法，乌能完全。补法不一，先以补肺胃为要。肺为华盖，外主皮毛，内主制节，肺虚则津液枯竭，喘嗽、痿燥诸证作焉。因其制节不得下行，故气上而血亦上，未有吐血而不伤肺气者也。故初吐必治肺，已止，尤先要补肺，用辛字润肺膏，滋补肺中阴液。肺既津润，则其叶下垂，气泽因之得以下降，利膀胱，传大肠，诸窍通调，五脏受益。如肺叶枯焦，不能覆下，则翘举而气亦上逆，不得卧息，外应皮毛不荣，下则二便不调，足痿肠燥，百病俱生，惟此膏润津，为痿燥良剂。近人黄坤载所立地魄汤，补土生金，补金生水，于补肺之法颇得。平时代茶，可用生脉散、黄芪糯米汤加阿胶、麦冬，尤能充补肺脏，凡此皆滋补肺阴，为失血必有之证治也。而陈修园谓血虽阴类，运以阳和，心肺之阳一宣，如日月一出，烛火无光，诸般邪热俱除，血自不扰，而循经矣。故又有温补肺阳之法，用保元汤甘温除大热，使肺阳布濩，阴翳自消。设有痰饮咳嗽者，加五味、杏仁，或用六君汤，加泡姜、五味。《内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上二方，为形寒者立补肺之法。凡阳虚生外寒，及浊阴干上焦者，用以扶肺之阳，洵属良剂。然失血之人，多是阴虚，若执甘温除大热之说，妄投此等药料，鲜不致误，故年来从修园法者，能医杂证，而不能医虚劳，以其偏于补阳故也。第以理论之，原有气不摄血之义，故什百之中，亦有一二宜补阳者，因并列其方，使人参观，以尽其变。心为君火，主生血，血虚火旺，虚烦不眠，怔忡健忘，淋遗秘结，神气不安，用天王补心丹，启肾之水，上交心火，火不上炎，则心得所养。心经水火不相济者，以此补水宁心。若不关水虚，但由本脏之血虚火旺者，则但用养血清心之药而已。朱砂安神丸，泻心火，补心血，并安心神，凡怔忡、昏烦、不寐之证，皆可治之。若心阳不收，汗出惊悸，以及心火不下交于肾，而为梦遗、溺赤等证者，随用上二方，再加龙骨、牡蛎、枣仁、莲心、浮麦等，以敛戢之。此为心经血虚火旺之大法。其有心经火虚，不能生血，瘦削悸怯，六脉细弱，宜用人参养荣汤，补脾胃以补心。《内经》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是汤补心化血，以奉周身，名养荣者，专主以阳生阴，和畅荣血，凡气血两虚，变见诸证，皆可服也。然女人血崩，及产后亡血过多，均以温补为主，因其血下泻，属于脱证故也。至于吐血，乃血脉奋兴，上干阳分，是为逆证，宜温补者最少。然亦有阳不统阴，暴脱大吐，阴亡而阳亦随亡者，温补又为要法。甚矣！医者辨证不可不详，而用药不可执一也。故近日从丹溪者，专用苦寒；从修园者，专用温药，皆是一弊。脾主统血，运行上下，充周四体，且是后天，五脏皆受气于脾，故凡补剂，无不以脾为主。思虑伤脾，不能摄血，健忘怔忡，惊悸盗汗，嗜卧少食，大便不调等证，归脾汤统治之。脾虚发热，加丹皮、炒栀；兼肺气燥者，加麦冬、五味；胀满而水谷不健运者，加陈皮、煨姜；或加阿胶以滋血；或加柴胡、贝母以解郁；或加鱼胶以固血；独于熟地不可加入，以碍其统摄运行之用。盖此乃以阳生阴，以气统血之总方，不似四物、六味以阴益阴也。且脾与肝肾，滋阴之法亦各不同。若脾阴虚，脉数身热，咽痛声哑，《慎柔五书》用养真汤，煎去头煎，止服二、三煎，取无味之功以补脾，为得滋养脾阴之秘法。杨西山专主甲己化土汤，亦颇简当，而人参、花粉尤滋生津液之要药。世但知砂、半、姜、蔻，为扶脾进食之要药，不知脾阳不足，不能薰化水谷者，砂、半、姜、蔻自系要药；若脾阴不足，津液不能融化水谷者，则人参、花粉又为要药。试观回食病，水谷不下由于胃津干枯，则知津液尤是融化水谷之本。近日西洋医法书传中国，与《内经》之旨，多有牴牾，实则《内经》多言其神化，西洋多滞于形迹。以《内经》之旨通观之，神化可以该形迹。然西人逐迹细求，未尝无一二通于神化者也。《内经》之旨，谓脾主消磨水谷，肝胆之气寄在胃中，以疏泄水谷。西医则云：谷入于胃，有甜肉汁来注以化之，又苦胆汁注于小肠以化之，与胃津合并，化

其谷食。《内经》所言化谷以气，西医所言化谷以汁，有此气，自有此汁。今人读《内经》，不知经文举精以该粗，竟至得用而遗体，反不若西医逐迹以求，尚知谷食之化，在于汁液也。但西医有此论，而用药不经，不足为训。吾于滋胃汁，每用甘露饮、清燥养荣汤、叶氏养胃汤；滋脾汁，用人参固本汤、炙甘草汤去桂枝加白芍；滋胆汁，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花粉，生津化谷，以折衷中西之医法，而为补养脾阴要义。知此，庶可补李东垣《脾胃论》之所不足。若果脾阳不旺，不能磨化水谷者，则用六君子加香砂以燥之。如欲专意填补，则仲景小建中汤尤胜，补阳致阴，为虚痨圣方。今即不能恪遵，但得其意，则于归脾、六君、补中益气诸方，可以变化神奇，用收广效。归脾汤，从建中汤重浊处用意；补中汤，从建中汤轻清处用意。第此方，桂枝阳燥，于血证有宜不宜，用者审之。如命门真火不能生土，吐利厥冷，阴火上冲，头面赤色，恶心逆满，用正元丹温补少火，而又无壮火食气之虞，是能得小建中之遗意者也。葛可久白凤膏，化平胃散之燥，变为柔和，又用酒送，取五谷之精，合诸药以养脾胃，治饮食不进，发热劳倦，和血顺气，功效最大。肝为藏血之脏，血所以运行周身者，赖冲、任、带三脉以管领之而血海胞中，又血所转输归宿之所，肝则司主血海，冲、任、带三脉又肝所属，故补血者，总以补肝为要。李时珍谓肝无补法，盖恐木盛侮土，故为此论。不知木之所以克土者，肝血虚，则火扰胃中；肝气虚，则水泛脾经，其侮士也如是，非真肝经之气血有余也。且世上虚痨，多是肝虚，此理自东垣《脾胃论》后，少有知者。肝血虚，则虚烦不眠，骨蒸梦遗，宜四物汤，加枣仁、知母、云苓、柴胡、阿胶、牡蛎、甘草，敛戢肝魂，滋养肝血，清热除烦，为肝经阴虚滋补之法。又有肝经气虚，脏寒魂怯，精神耗散，桂甘龙牡汤以敛助肝阳，阳虚遗精，惊悸等证宜之，独与失血未尽合宜，以其纯用气分药故也。仁熟散用血分药较多，温润养肝血，功与炙甘草汤相近。若肝之血不畅和，亦可用滑氏补肝散，以酸味补肝体，以辛味补肝用，妙独活一味，借风药以张其气，若去独活，加桑寄生，则又有宁息风气之妙，方意实从逍遥散套出。但此方气味厚，俱纯于补肝；逍遥散气味较薄，故纯于和肝。凡肝有郁火，胸胁刺痛，头眩心悸，颊赤口苦，寒热盗汗，少食嗜卧，无不治之。又有肝经血脉大损，虚悸脉代者，法宜大生其血，宜仲景炙甘草汤，大补中焦，受气取汁，并借桂枝入心，化赤为血，使归于肝，以充百脉，为补血第一方。世医补血，而不得血之化源，虽用归、地千石无益。果参透此旨，则归脾汤之用远志、枣仁，是入心理血之源也；逍遥散之用丹、栀，是入心清血之源也。从此一隅三反，自有许多妙用。肾为水脏，上济君火则水火既济，上交肺金，则水天一气，水升火降，不相射而相济，安有不戢自焚之患。设水阴之气虚，而火热之气亢，喘咳蒸灼、痰血痨瘵均作矣。凡人后天之病，久则及于先天，寇深矣。若之何？凡治虚者不可以不早也，地黄汤主之，补肾之阴，而兼退热利水，退热则阴益生，利水则阴益畅。盖膀胱化气，有形之水气下泄，则无形之水阴，如露上腾而四布矣。济君火，则加枸杞、玄参；以输肺金，则加生脉散；火甚者，再加黄柏、知母。如小便清和，无痰气者，只须专意滋肾，左归饮多服为佳。回龙汤滋阴降火，同气相求，视无情草木尤胜。如阴虚火旺，足痿筋焦，骨蒸头晕，用丹溪大补阴丸滋阴潜阳，以苦寒培生气，较地黄汤更优。以上补肾阴法。又有宜补肾阳者，肾为水脏，而内含阳气，是为命火，此火上泛则为雷龙之火，下敛则为元阳之气。引雷龙之火以归根，则无上热下寒、头晕腰痛、肿喘癃闭之证。用肾气丸从阴化阳，补火济水以治之，再加牛膝、车前，或黄柏、知母，更能利水折火。如不须化水，但须补阳者，则用黄氏天魂汤，是从仲景附子汤套出，虽不及附子汤力量之厚，较附子汤药尤纯和。血家忌刚燥，间有宜补元阳者，亦以此等为佳。夫肾中之阳达于肝，则木温而血和；达于脾，则土敦而谷化。筋骨强健，手足不清冷，卫气固，不恶寒，皆肾阳足故也。然肾水赖阳以化，而肾阳又赖水封之，此理不可偏废，补肾者所宜细求。以上所论补法，轻重进退，各有法度，非张景岳辈多集补药而已也。总而论之，血证属虚痨门，固宜滋补，第恐瘀邪未清，骤用补法，则实以留邪为患，而正气反不受益。历见干血痨瘵等证，皆系医人横用滋补，以致旧

血不去，新血不生。不知旧血客于经络脏腑之间，如木之有蛀，不急去之，非木死，其蛀不止也。故仲景治干血，用大黄䗪虫丸。夫既成虚痨之证，而内有干血，犹须峻药去之，则其虚未成者，更不可留邪为患。故实证断不可用补虚之方，而虚证则不废实证诸方，恐其留邪为患也。或虚中实证，则攻补兼用，或十补一攻，在医者之善治焉。

以上所论，吐血始终治法略备，惟于兼证、变证不及详言，另立门类，缕分条析，查证治者，可以钩考而得之。

呕　血

吐血者，其血撞口而出，血出无声；呕血者，血出有声，重则其声如蛙，轻则呃逆，气不畅遂而已。同是血出口中，治与吐血无异。但吐无声而呕有声，证既小异，而治法若不加详，安能丝丝入彀。以轻重论，则吐轻而呕重，吐则其气尚顺，呕则其气更逆也；以脏腑论，吐血其病在于胃，呕血其病在于肝。何从言之？盖肝木之气，主于疏泄脾土，而少阳春生之气，又寄在胃中，以升清降浊，为荣卫之转枢。故《伤寒论》少阳为病，有干呕、呕吐不止之病，是少阳转枢不利，清气遏而不升，浊气逆而不降也。《金匮》呕涎沫、头痛、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取吴萸降肝之浊气，肝气降而呕自止，是肝木失其疏泄之常，横肆侮土，故成呕逆，主用吴茱萸降肝之浊气，肝气不逆，则呕止矣。由此观之，可知凡呕皆属肝胆，而血又肝之所司，今见呕血之证，断以调肝为主。诸家皆言呕血出于肝，而未详其理，吾故旁引《金匮》《伤寒》以证明之。但《金匮》《伤寒》之呕，乃杂病之呕，属于气分者也；而失血之呕，则专主血分，治法自有不同耳。

先干呕，然后呕血，呕血后仍发干呕者，皆少阳之逆气也，用大柴胡汤，加蒲黄、丹皮、桃仁、当归治之。呕血既止，再服小柴胡汤以调和荣卫，转枢表里，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呕哕自止，血自安静而不上潮矣。然肝胆相连，胆病未有不及肝者，丹栀逍遥散可并治之。

但呕不吐，属少阳；呕吐兼有，属肝经。肝气善怒，其火最横，观《伤寒论》，肝气侮肺名曰纵，刺期门；肝气侮脾名曰横，刺期门，皆取刺法以泻之。则知肝气怒逆，而为呕逆，尤宜攘除肝火，不可纵敌为患。今本仲景刺法之意，变用汤药，宜当归芦荟丸，加丹皮、蒲黄。凡发怒呕血，以及肝气横逆，其证恶闻人声，欲死不欲生，欲按剑杀人，及惊狂骂詈，不认亲疏，皆肝经无情之火，非此大剂不能歼除。若此时因循，延至日久，病气未衰，正气先衰，虚中挟实，不攻不愈，欲攻不堪，是犹宋用贾似道，养奸为患，至国促而始去之，晚矣！若审其病稍轻者，但须凉肝血，调胃气，则呕血自止，犀角地黄汤，加柴胡、枳壳，服后血止，再服逍遥散，加阿胶、牡蛎、香附以收功。

有平时呕酸呕苦，以及失血之后，常呕酸苦者，呕酸是湿热，试观夏月热汤过夜，则变为酸味，便知呕酸是湿热。呕苦是相火，胆寄相火，胆汁苦，故相火之味能变胃津使苦。宜借用左金丸，再加血分药，以治血分为宜。盖此二药，辛苦降泄，治血药中以为引导，尤效。

呕血止后，如肝胆火旺，血虚烦躁，颊赤口渴，胸胁刺痛，发热盗汗，魂梦不安，此乃相火内炽，欲作骨蒸痨瘵，宜柴胡清骨散以治之。如兼咳嗽，喉间作痒，乃肝肺之气不相调协，宜用四逆散、香苏饮，再加杏仁、枳壳、枯芩、知母、当归、白芍治之。如咽喉中常若有气哽塞，善哕气打呃者，乃肝与心之气不畅故也。香苏饮，加柴胡、薄荷、射干、牛蒡子、尖贝、当归、旋覆花治之。逍遥散，尤为治肝经之要药，加减得宜，皆能应手而取效也。

呕虽属于肝胆，然亦未有不关胃府者也，胃气逆上，治法已详吐血门。今并为医者补言之，凡血证带呕者，但治其血，血止而呕自止。凡呕证带血者，有如回食病，呕后见血水，此胃逆血枯，难治之证，大半夏汤、麦门冬汤治之，玉女煎加蒲黄、麻仁亦效。四物汤，加甘草、寸冬、枳壳、茯苓、藕汁、萝卜汁、生姜、荆竹油，皆清利胃气，养血止呕之药。

此篇论血，单以呕血论，然失血证未有单见一证，而不兼见诸证者。今欲详其条目，不得不分门立说。至于用方，则须参考诸证而变化之，若拘守一门，以求方治，岂不胶柱鼓瑟。

咯血

咯血者，痰带血丝也。昔人谓咯血出于心，谓心主血脉，咯出血丝象血脉之形故也。又谓咯血出于肾，盖肾主五液，虚火上升，则水液泛上，凝而为痰。然第吐痰已也，而何以又带血丝哉？盖肾气下行则水出膀胱，今肾经之气不化于膀胱，而反载膀胱之水上行为痰。膀胱者，胞之室，膀胱之水，随火上沸，引动胞血随之而上，是水病兼病血也。观女人先发水肿，然后断经者，名曰水分，是水病而连累胞血之一证。又观《伤寒论》，热结膀胱，其血自下。夫热结膀胱，是水病也，而即能惹动胞中之血，从小便而下，又水病兼动胞血之一证也，据此，可知水泛为痰，而亦能牵引胞血矣。古法但谓咯血出于肾，而未能发明，致庸劣者竟谓其血出于肾脏，非也。所谓咯血出于肾者，乃肾气不化于膀胱，水沸为痰，而惹动胞血之谓也。此论从古未经道及，而予从《伤寒》悟出，千虑一得，不容自秘，医者知此，则可知治咯之法，并可知治痰之原矣。仲景猪苓汤化膀胱之水，而兼滋其血，最为合法，再加丹皮、蒲黄以清血分，凡痰之原，血之本，此方兼到。或用地黄汤，加旋覆花、五味、天冬、寸冬、蒲黄。火甚者，用大补阴丸，加海粉、牛膝、云苓、丹皮、蛤蚧。凡此数方，皆主利痰立法，是就肾主咯血之说，以出治也。肾水化于膀胱，故泻膀胱即是泻肾。膀胱与血室同居一地，膀胱之水不泛，则自不动血室之血矣。数方皆治膀胱，兼治血室，故效。

夫痰为肾之所主，血实心之所主也。况水火互根，肾病及心，心病亦及肾，其有心经火旺，血脉不得安静，因而带出血丝，咳逆咽痛者，导赤饮，加黄连、丹皮、血余、蒲黄、天冬、寸冬、尖贝、茯苓治之；地骨皮散，加茯苓、射干、旋覆花、牛膝；太平丸亦治之。以上数方，皆就咯血出于心之说以立法。心主血脉，部居胸中，与肺为近，肺气咳逆犹易牵动心部之血，故痰咳者，往往带出血丝，治血丝以心为主。肺为水之上源，水不清而凝为痰，痰不降而牵动血，治肺之痰，又是治咯血捷法。盖痰血之来，虽由心肾，而无不关于肺者也。太平丸为治肺通剂，紫菀散、保和汤，皆善能涤除肺痰，补泻兼到。另参咳血、唾血门，可尽其治。

唾血

脾主消磨水谷，化生津液，津液腾溢，水阴四布，口中清和，湛然如露。是以终日不饮而口不渴，亦终日闭口而唾不生。唯脾之津液，不能清和散布，于是凝聚而为唾，是唾者，脾不摄津之故也。知脾不摄津而唾津，则知脾不摄血而唾血矣。唾津其常耳，而唾血则又甚焉。盖津乃气分之阴液，其源即在胃中，凝而为唾，其来既近，其伤不多。至于唾血，则出于阴分。《内经》云：脾为阴中至阴，盖五脏俱属阴经，而脾独名太阴，以其能统主五脏，而为阴之守也。其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外灌溉四旁，充溢肌肉，所谓居中央，畅四方者如是。血即随之，运行不息，所谓脾统血者，亦即如是。世医不识统血之义，几指脾为贮血之器，岂不愚哉。脾能统血，则血自循经而不妄动，今其血走泄胃中，为唾而出，是脾之阴分受病，而失其统血之常也。审系脾经火重，唇口干燥，大便秘结，脉滑实者，宜用泻心汤，加当归、生地、白芍、花粉、寸冬、枳壳、蒲黄、甘草。若是脾经阴虚，脉细数，津液枯，血不宁者，麦冬养荣汤，加蒲黄、阿胶；甲己化土汤，加生地、花粉、人参、寸冬、藕节、侧柏叶、莱菔汁、枳壳，皆滋利脾阴之要药。如或七情郁滞，脾经忧虑，伤其血而致唾血者，以脾主思虑，故每因思虑而伤脾阴，睡卧不宁，怔忡劳倦，饮食不健，宜用归脾汤以补心脾，再加阿胶、柴胡、炒栀、棕灰、血余，以解郁火，清血分，此治脾兼治心，心脾为思虑所伤者，应手而效，又凡脾经忧抑，则肝木之气遏于脾土之中，不能上达，故清阳不升，郁

为内热，不须清热、但解其郁，郁升而火不遏矣，逍遥散主之。

脾土阴而用阳，脾经阴虚火郁者，上法略备。又有脾之阳气不旺，无以统运阴血，心战脉弱，四肢清冷，饮食不健，自汗身热者，用归脾汤，补脾之阳以生血，人参养荣汤、正元丹皆治之。

亦有清晨唾血，每早初醒，血液满口，唾出即净，明晨又唾，乃卧后血不归经，溢出口中。实证则由肝不藏血，必有头痛、口渴、便闭之证，用当归芦荟丸治之；虚证则由脾不统血，必有怔忡、虚烦、不眠等证，用归脾汤，加丹皮、山栀、棕灰、五味治之，此证与肾虚齿衄相似，宜参看之。

高士宗曰：偶然唾血，一咯便出者，不药可愈，谓其血近胃，如先血后便为近血一般，故不药可愈。吾谓亦宜少用清味之药，可服甲己化土汤，加银花、竹茹、莱菔汁。丹溪又谓唾血皆属于肾，是混唾、咯为一证，而以肾血之来，其路最深，其证最重，用保命生地散治之。吾谓先唾痰水，唾久然后唾血者，此血来路远，其证深，可用丹溪法治之。然亦有丹溪法所不能治者，即吾所定诸方，亦有不能尽治，别参吐、咳诸门，自有治法，勿谓予论之不备也。

咳　血

肺主气，咳者气病也，故咳血属之于肺。肺之气，外合于皮毛，而开窍于鼻，外证鼻塞，皮毛固闭，则其气反而内壅，呛出喉间，发为咳嗽，此外因之咳也。肺之气下输膀胱，转输大肠，通调津液而主制节，制节下行，则气顺而息安，若制节不行，则气逆而咳，此内因之咳也。夫外因之咳，不过其窍闭塞，肺气不得达于肤表，于是内奔喉间而为咳，其于肺之本体，固未常受伤也。至于内因之咳，则由于制节不行之故。盖肺为金体，其质轻清，肺中常有阴液冲养其体，故肺叶下垂，如天道下际，其气泽之下降，亦如雨露之下滋，因之膀胱通，大便调，五脏六腑之气，皆得润利而不壅遏，肺气通调之益也。设肺中阴液不足，被火克刑，则为肺痿。肺叶焦举不能下垂，由是阴液不能垂之下注，肺中之气，乃上逆而为咳，此内因之咳，难治之证也。以上二者，乃肺之本病自致咳嗽者也，又有为他脏所干，而亦咳嗽者，则以肺为华盖，诸脏皆居其下，故他脏痰饮火气皆能上薰冲射，使肺逆咳。故《素问·咳论》详别脏腑，而总言之曰："聚于胃，关于肺"，病虽由于他脏，而皆关于肺，此肺之所以主咳嗽也。人必先知咳嗽之原，而后可治咳血之病。盖咳嗽固不皆失血，而失血则未有不咳嗽者。或外感失血，病由皮毛，内合于肺，自应咳嗽。或由胃中积热，火盛乘金，气上而咳。或由肝之怒火上逆而咳，此失血之实证，必致咳嗽者也。或由阴虚火旺，肺失清肃之令，痿燥作咳。或挟脾经忧郁，心经虚火，以致咳嗽。或肾经阴虚，阳气不附，上越而咳，此失血之虚证，不免咳嗽者也。又有痰咳，界在半虚半实之间。又有气咳，属在虚多实少之证。或先咳而后失血，或先失血而后咳，或暂咳即愈，或久咳不止，种种不一，必细推究之。而于失血、虚劳，庶得调治之法。

一、实咳：外感风寒，先见头痛、恶寒、发热等证。仲景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者，用麻黄汤。李东垣师其意，用麻黄人参芍药汤。可见咳嗽吐红之证，多有因外感者，古法用麻黄，乃劫病之剂，且是气分之药，于血分尚少调治，须知咳固气病，然使不犯血分，又何缘而失血也哉？故必以兼顾血分为宜。《医宗金鉴》用苏子降气汤，予则用小柴胡汤，加紫苏、荆芥、当归、白芍、丹皮、杏仁，于气分、血分两兼治之，最得和表清里之法。火重秘结者，加酒军；恶寒无汗者，加麻黄；胸胁腰背刺痛胀满者，为有瘀血，再加桃仁、红花。盖小柴胡为通利三焦、治肺调肝，和荣卫之良方，加减得宜，左宜右有，凡血家兼有表证者，以此方为主，极为妥当。普明子止嗽散亦可用，但药力薄，不堪治重病，如咳嗽轻、带血少者，又须用此轻剂以调之，斯为中病而不致太过。止血者，再加蒲黄、藕节；清火者，再加枯芩、寸冬；降痰，加尖贝、茯苓；降气，加杏仁、枳壳；补血，加当归、生地。凡上

两方及加减之法，皆为新病咳血而设。其有外感既久，陈寒入肺，久咳喘满，因而失血者，乃咳嗽气逆，牵动诸经之火以克肺金，肺气亦能牵动胸背脉络之血，随咳而出。是病虽生于寒，而实因寒动火，治法但温其寒，益动其火，宜清火疏寒，面面俱到，斯不差爽，用《千金》麦门冬汤，并小柴胡，加苏子、冬花。盖寒中包火者，宜小柴胡加减，以清郁火；火中伏寒者，宜《千金》麦门冬汤以搜陈寒，或用细辛代麻黄，再加黑姜、五味，尤去肺寒要药。但血证多忌刚燥，更合枯芩、寸冬、玉竹、瓜霜以柔之，用去火中伏寒，庶几调剂得法。然而寒在肺中，久亦变从火化，既化为火，便当专治其火，兼温其寒，是犹抱薪救火矣。以上所论，外感风寒，变为咳血，此证最多，医者误治，往往酿成痨瘵，慎之慎之。此外又有内受温暑湿热者，亦能攻发而为咳血，其证身热口渴，小便不利，胸腹烦满，与外感风寒相似，治宜专清其里，忌发其表。盖此病皆袭人口鼻，侵入脉络，伏留肠胃膜原之间，不似伤寒从肤表入者，故但用清里之药，不可发表，以张病势，里清则表自和，咳血自止，人参泻肺汤治之。若其人素嗜厚味，胃火炎上作咳者，用犀角地黄汤，加麦冬、五味、杏仁、枳壳、藕节。又或肝经怒火逆上，侮肺作咳，则用柴胡梅连散，加青皮、牡蛎、蒲黄、丹皮、生地。又有热邪激动水气，水上冲肺，咳逆不得卧，或其人面目浮肿者，仲景谓之风水，用越婢汤。血家风火相动，激水气上升者，毋庸以麻桂发表，平肝风，宜柴胡、白芍、桑寄生、僵蚕、青蒿、荆芥、薄荷之属；清肺火，宜枯芩、知母、石膏、天麦冬；清肝火，宜胆草、黄柏；清心火，宜黄连、炒栀；治激动冲上肺中之水，宜葶苈、苡仁、防己、枯梗、杏仁、云苓，合此数品药，以求方治，其于风火激动水气冲肺，肺胀咳嗽之证，乃为合宜。盖仲景越婢汤，是治外感肺胀之法，吾所论者，乃血证内伤肺胀之法。吾曾治数人，有用泻白散，合葶苈泻肺汤而效者；有用二陈汤，和知母、石膏、荆芥、薄荷、防己、木通而效者；有用小柴胡，加荆芥、紫苏、杏仁、防己、木通、寸冬、兜铃而效者。又丹溪云：此证多系痰挟瘀血，碍气为病，若无瘀血，何致气道如此阻塞，以致咳逆倚息而不得卧哉？用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姜汁治之。丹溪此论，洵中病情。盖失血之家，所以有痰，皆血分之火所结而成，然使无瘀血，则痰气有消容之地，尚不致喘息咳逆而不得卧也。血家病此，如徒以肺胀法治之，岂不南辕北辙。丹溪此论，可谓发矇振聩，第其用四物汤加减，于痰、瘀两字，未尽合宜。予谓可用通窍活血汤，加云苓、桔梗、杏仁、桑皮、丹皮、尖贝；小柴胡，加当芍、桃仁、丹皮、云苓尤妥。此皆血家咳嗽属实证者，再兼参咳嗽条更详。

一、虚咳：肺为娇脏，无论外感内伤，但一伤其津液，则阴虚火动，肺中被刑，金失清肃下降之令，其气上逆，嗽痰咳血，变为肺痿重病，吐白沫如米粥，咽痛声哑，皮毛洒淅，恶寒憎热，皆金损之证，不易治也。此病无论寒久变火，火郁似寒，总以《十药神书》保和汤治之。盖肺金火甚，则煎熬水液而为痰，水液伤，则肺叶不能腴润下垂，其在下之肝肾，气又薰之，肺叶焦举，不能制节，故气逆为咳，气愈逆，所以久咳不止也。此方润肺涤痰，止血和气，无论寒久变火，火郁似寒，痰血痿燥等证，皆统治之。凡由外伤变作虚咳劳证者，以此方为第一。又有肺中阴虚，本脏气燥，生痰带血，发为痿咳，以及失血之后，肺燥成痿，痰凝气郁，久咳不止，此乃内伤所致，不必治其余病，但补其肺，诸病自愈。用清燥救肺汤，甘凉滋润，以补胃阴而生肺金，肺金清润，则火自降，痰自祛，气自调，咳自止。血枯，加生地；火甚，加犀角；痰多，加贝母；带血，加蒲黄。以上二方，于肺经虚火治法綦详。失血之人，多是阴虚火旺，照上治法者，十居八、九，亦有一、二属肺经虚寒者。《内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肺恶寒，多漩唾上气，仲景用甘草干姜汤治之。然《金匮》自言遗溺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则明见有虚冷遗溺之实据，乃用甘草干姜以温之，且其脉必沉弦迟微，痰必清稀泛溢，不似清燥、保和二汤所治，故主温药。吾谓可用六君子为主，再加当归、白芍、炮姜、五味，则于止咳、止血皆宜。脾经虚寒，痰动咳嗽者，此方亦宜。若脾经虚火，生痰带血，则宜逍遥散，加寸冬、藕节、蒲黄。若肝经虚火生痰带血，亦宜逍遥散，加丹皮、山栀、五味。又有肾经虚火，生痰带血者，另详唾血、咯血门。肝肾

虚证，均详吐血门降冲气条，并详见六卷咳嗽门。

一、痰咳：肺中痰饮实热，气逆而咳血者，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泻肺丸主之。夫咳血之证，未有不与痰为缘者，人身之气以运血，人身之血即以载气。血少，则气多不能载之，壅于内而为热，热则水津被灼，煎熬成痰，是以火旺则痰盛，痰盛则滞气之往来，气阻则壅积，而益生其热，故痰甚而火益旺。此时补虚则助邪，此时逐邪则重虚，是惟攻补兼用，庶几两得其治。先用《十药神书》消化丸，临卧用饴糖拌吞，以攻其实，即噙化太平丸以补之，攻补兼施，为除暴安良之妙法。时医但事滋补，岂不误了多人。若病家兢业，不敢用消化丸者，可用二陈汤以初解之，二陈降气利水，为祛痰通剂，若欲兼利肺气，加杏仁、苏子、桑皮。咳逆倚息不得卧者，为水饮冲肺，肺叶不得下降，加葶苈、大枣；若火甚者，加栝蒌霜、黄芩、老连；火轻者，加寸冬、知母；兼理风寒，加柴胡、荆芥、防风；兼理血分，加当归、白芍、丹皮、桃仁。上方皆是去实痰之治法。又有虚痰，乃肺经阴虚，燥气生痰，粘着喉间，滞涩声音，喘咳发热，脉细数者，不宜渗利，再伤水津，但宜滋润以生津，津生则痰豁，宜保和汤、清燥救肺汤、紫菀散。如喉中有痰核、气核，哽塞不得吞吐者，为梅核证，乃心火凝痰，宜豁痰丸加牛蒡子。香苏饮加桔梗、枳壳、尖贝、云苓、旋覆、甘草，亦治之。又有胃中疼气动膈，证见胸胁逆满，咳喘哕呃者，失血家往往有之，宜用礞石滚痰丸治之。若胃中气虚挟痰饮者，宜旋覆代赭石汤，兼治血分，则加当归、白芍、苏木；兼治火热，则加寸冬、枯芩。哕呃详六卷，兹论痰咳，未及备载。痰咳之证，又在肝气上逆，干犯肺经，挟痰滞气以致咳嗽，其证口苦头痛，颊赤多怒，两胁作痛，宜温胆汤，加青皮、白芥、柴胡、山栀。若肝火横决怒逆者，加姜黄、大黄；若肝经虚火，郁而生痰，宜用丹栀逍遥散，加龙骨、牡蛎、阿胶、贝母。夫痰饮之病，其标在肺，其本在肾，肾水上泛，是为痰饮。痰饮冲肺，乃生咳嗽，故治痰饮以肾为主。肾经阳虚不能镇水，水气泛上，振寒喘咳者，用真武汤，加细辛、干姜、五味。若肾水因寒而动，上凌心火，心悸喘咳，虚阳上浮，咽痛面热，宜用苓桂术甘汤，加细辛、五味，温寒利水。然此乃单为痰饮立法。血家阴虚阳亢，多忌刚燥，往往以此等药剂为忌，即系肾阳不能化水，以致便短、喘咳，痰饮上干，亦只宜肾气丸，从阴化阳，温而不烈，此方自宋元来，莫不珍为至宝。谓失血虚劳，上热下寒，阳浮于外，阴孤于内，唯此方引阳入阴，用药神妙。顾肾阳虚浮者，此方诚为至宝，若肾阴虚浮者，此方又非所宜。夫失血之人，浮热昏烦，痰喘咳嗽，多是真阴内虚，阳无所守。究阳之所以不守，实由阴虚使然，非阳虚也。径投此方，阴未生而阳愈亢，名为以阳生阴，实则以阳促阴也。如果上热下寒，外阳内阴之证，则尺脉必微弱，大小便必溏泄，手足必清冷，即渴欲饮，亦是饮一溲二，乃用此方，最为神效。设纯是阴虚，则此方又不宜用，即欲以阳生阴，亦只可少用桂、附以反佐之。如滋肾，用知、柏各五钱，而桂只五分，借以从阳引阴耳，岂可多用桂、附，而助阳以敌阴哉。若是肾中阴虚，火上水升，凝滞为痰，则宜猪苓汤主之。地黄汤加麦冬、五味、旋覆、阿胶、杏仁、蛤蚧、牛膝，亦仲景猪苓汤意，而滋补之功尤多，参看咯血门更详。

一、气咳：无痰无血，但是气呛作咳，乃失血家真阴虚损，以致肺气不敛，肾气不纳，其病至重，最为难治。审其由肺气不敛者，其人不能仰卧，卧则气逆而咳，咳则心下煽动，或肺叶偏枯，则侧卧一边，翻身则咳不休，俱宜用清燥救肺汤，加百合、五味、琥珀、钟乳石，以镇补肺金。金得保养，则能覆下收敛，而气自不咳。审其由肾气不纳者，其人短气喘息，阴火上冲，两颧发赤，咽喉不利。仲景谓："失血脉数，发热而咳者，不治。即谓此阳不附阴，气不归元之重证，六味丸，加沉香、五味、麦冬、磁石，以滋补镇纳之，使气既吸引归肾，而肾水滋生，又有以封镇其气，则气自不咳逆矣。或用肾气丸，加麦冬、五味、牛膝，借桂、附以引气归元。陈修园谓肺肾不交，水天俱虚，用二加龙骨汤，加阿胶、麦冬、五味。予按：肾气丸、二加龙骨汤，皆是肾阳虚、肺阴虚，上热下寒之治法也。若肺肾之阳俱虚，元气不支，喘息困惫者，则宜用保元汤加五味，上二方又不恰切。若肺肾之阴俱虚者，上

三方俱不中肯。失血家气喘咳逆者，多是阴虚。气生于肾而主于肺，肺阴足，则气道润而不滞；肾阴足，则气根蓄而内涵。惟肺阴不足，是以气燥而咳；肾阴不足，是以气浮而咳，此乃肺肾阴虚不交之证，治宜参麦地黄汤及三才汤，以滋二脏之阴。纳肺气，则加百合、五味、钟乳石；纳肾气，则加磁石、沉香、五味。此外又有冲气上逆之治法，说详吐血及六卷咳嗽门。

一、骨蒸咳：失血证久咳不止，发热盗汗，世谓之骨蒸劳咳，乃肝之血分夹有瘀滞症结，则肝气郁而不和。肝寄相火，肝气即相火也。相火内行三焦，外行腠理，血分无瘀滞，则腠理无阻，是以相火往来，温养肌肉而不遏抑。故肌肉不寒冷，相火温之也；而亦不发热，相火不遏郁之故也。观妇人经不调，每遇行经必发寒热，为血分瘀滞所致。则失血骨蒸，为血分瘀滞、郁遏相火而使然也，小柴胡汤清理之。若延日既久，发热咳嗽不止，恐成痨瘵，用团鱼丸疏理肺气，滋补肝血，攻补兼用，方法最善。

一、痨虫咳：心中郁郁微烦，面色乍赤乍白，喉中痒不可耐，咳嗽不止，不知香臭，宜用月华丸，调肺杀虫治之。究虫之生，乃由瘀血停聚，热蒸湿腐，又被肝风煽动，是以化生痨虫。既变成虫，则从虫治之，而亦须兼去瘀血以除其根，清湿热以涤其源，息风木以靖其机，聚毒药以杀其类，此方数法兼备，于治痨虫已得大概，另详痨虫门，参看自知。

又有肺痈咳嗽，吐脓血者，另详吐脓门。

又有食积之火，冲肺作咳，其火多在五更，流入肺中而咳。此病不关血分，然虚人往往有之，随用小柴胡、逍遥散，加山楂、神曲、麦芽、莱菔子、山栀、麦冬。黄昏咳嗽，为阳将入阴，浮火不能内敛，入肺而咳，宜用五味子、川文蛤、兜铃等治之。

某余杂血咳嗽，不关血证者，自有方书可查，兹不具论。

鼻　衄

鼻为肺窍，鼻根上接太阳经脉，鼻孔下夹阳明经脉，内通于肺，以司呼吸，乃清虚之道与天地相通之门户，宜通不宜塞，宜息不宜喘，宜出气不宜出血者也。今乃衄血何哉？《金匮》谓：热伤阳络，则衄血；热伤阴络，则便血。阴络者，谓躯壳之内，脏腑油膜之脉络，内近肠胃，故主便血；阳络者，谓躯壳之外，肌肉皮肤脉络之血，从阳分循经而上，则干清道，而为衄也。然则阳络者，太阳阳明之络脉也。盖太阳阳明，统走人身躯壳之外，阳络之血，伤于太阳者，由背上循经脉，至鼻为衄，仲景所谓春夏发太阳者是也。伤于阳明者，由胸而上，循经至鼻，仲景所谓秋冬发阳明者是也，今分两条论之。

太阳主开，春夏阳气本应开发，若一郁闭，则邪气壅而为衄，其证鼻塞头痛，寒热昏愦。或由素有郁热，应春夏开发之令而动，或由风瘟暑疫，攻发而动。又有伤寒失汗，邪无出路，因由血分泄而为衄，此名红汗，乃邪欲自愈，医者不可不知。然即红汗论之，可知太阳之气不得泄于皮毛，则发为红汗，即可知太阳之热不得发越于外者，必逼而为鼻衄也。皮毛者，肺之合，太阳之气，外主皮毛，内合于肺，鼻又为肺之窍，欲治太阳之衄者，必以治肺为主。观《伤寒论》，治太阳用麻、杏理肺，则知治肺即治太阳矣。法宜清泻肺火，疏利肺气，肺气清，则太阳之气自清，而衄不作矣。风寒外来，皮毛洒淅无汗者，麻黄人参芍药汤。如肺火壅盛，头昏痛，气喘，脉滑大数实者，人参泻肺汤，加荆芥、粉葛、蒲黄、茅根、生地、童便。久衄血虚，用丹溪止衄散，加茅花、黄芩、荆芥、杏仁。以上数方，鼻塞者，俱加麝香、黄连。盖风寒杂证，鼻塞多是外寒闭之，此证鼻塞者尤多，乃是内火壅之，如用羌活，则鼻愈塞矣；故用黄连、麝香，以开火之闭，衄血既止，宜多服止衄散原方，及六味地黄汤以收功。又有肾经虚火，浮游上行，干督脉经而衄血者，必见腰痛、项脊痛、头昏、足厥冷等证，所以然者，肾经虚火上行故也，宜用止衄散去黄芪，加碎补、牛膝、续断、粉葛、鹿角尖、童便、元参治之。盖督脉丽于太阳，故以治太阳者，兼治督脉。亦犹冲脉丽于阳明，而以治阳明者，兼治冲脉也。太阳为少血之经，督脉乃命元之主，其血均不可损，衄

止后，即宜用地黄汤，加天冬、阿胶、血余、五味以补之。

阳明主阖，秋冬阴气，本应收敛，若有燥火伤其脉络，热气浮越，失其主阖之令，逼血上行，循经脉而出于鼻。其证口渴气喘，鼻塞孔干，目眩发热，或由酒火，或由六气之感，总是阳明燥气合邪而致衄血。盖阳明本气原燥，病人此经，无不化而为燥，治法总以平燥气为主，泻心汤加生地、花粉、枳壳、白芍、甘草。或用犀角地黄汤，加黄芩、升麻，大解热毒。鼻衄止后，宜用玉女煎，加蒲黄以滋降之，再用甘露饮，多服以调养之，肆饮梨胶、藕汁、莱菔汁、白蜜等，皆与病宜。

以上两条，治法各异。然鼻总系肺经之窍，血总系肝经所属，故凡衄家，目必昏黄。仲景云："目黄者衄未止，目了慧者，其衄已止。"以肝开窍于目，血扰肝经，故目黄也，治宜和肝。而其血犯肺窍出，又宜和肺，今且不问春夏，不分秋冬，总以调治肝肺为主，生地黄汤治之，服后衄止，再服地骨皮散以滋之。盖不独衄血宜治肝肺，即一切吐咯亦无不当治肝肺也。肝主血，肺主气，治血者必调气，舍肝肺而何所从事哉。

又凡衄血，久而不止，去血太多，热随血减，气亦随血亡矣。此如刀伤，血出不止则气亦随亡，而血尽则死也，急用独参汤救之。手足冷，气喘促，再加附子以引气归根。如其人鼻口黑黯，面目茄色，乃血乘肺脏之危候，缓则不救，二味参苏饮治之。此等危证，在所不治，用参苏饮，亦理应如是救济耳，其效与否，非敢期必。

按：病在肠胃者，药到速；病在经脉者，药到缓。衄血病在经脉，兼用外治法，亦能取急效，用十灰散塞鼻，并吞咽十灰散，为极稳妥；或用人爪甲煅为末，吹鼻止衄；或用壁钱窠塞鼻，取其脉络以维护之。龙骨吹鼻，能干结血孔免衄；白矾吹鼻，性走窜截血。醋和土敷阴囊，囊为肝所属，肝主血，敷囊以收敛肝气，则肝血自止，上病取下，治尤有理。鳝血，滴鼻中；鳖血，点鼻；温水，浸足，使热气下引；捆病人中指；用湿纸贴脑顶，熨斗熨纸令干，乃汤熨取火之法。数者或效或不效，备录其方，以资采择。

衄家不可发汗，汗则额陷，仲景已有明禁，以此例推，可知一切血证，均不宜发汗，医者慎之。

虽与吐、咳诸证不同，然其为血一也，宜参看各门，庶治之百不失一。

脑　衄

脑衄者，口鼻俱出血也，乃鼻血多，溢从口出，非别有一道来血也，亦非真从脑髓中来，此不过甚言鼻衄之重，而因名之曰脑衄耳。盖吐血多者，血每呛入鼻中，故衄血多者，血亦溢入口中。治法用白纸摺十余叠，打湿贴脑顶，用熨斗熨令热气蒸腾，其衄自止，此乃因脑衄之名，望文生义而出。熨脑止衄之法，非探本之治，故有效有不效。其实脑衄，只鼻衄之甚者耳，宜照鼻衄分经用药，乃不致循名失实。

脑衄治法，与鼻衄同，但脑衄出血既多，易成虚证，宜参苏饮，用人参以补之，用苏木以行之。如衄甚不止，身热脉浮，喘促足厥者，乃气随血泄，阴脱阳亡，急危之候也，宜独参汤加附子，稠煎，服后得睡，汗不出，热稍退，气稍息，则命根乃定。此等虚脱之证，血家最少而最危，勿因其少，而误用凉泻。

目　衄

白珠黑珠，均无出血之窍。目下眼皮，只有泪窍，乃阳明经脉所贯注。《春秋传》称蔡哀侯之泪尽，继之以血，则是血自泪窍出也。阳明脉起于承泣穴，泪窍出血，乃阳明燥热所攻发，犀角地黄汤，加归尾、赤芍、银花、白芷、粉葛、牛膝、石膏、草梢治之。如风热重，大便闭者，通脾泻胃汤治之。阳明之脉绕络于目，故凡治目，多治阳明。吾尝观《审视瑶函》外障目翳诸方，共一百零，而用大黄者七十余方，可知泻阳明胃经之热，是治目疾一大法门。治目衄者，可以类推，凡白虎汤、甘露饮、玉女煎，均治阳明方，医者审虚实先后

而用之，罔不奏效。

夫目虽阳明经所属，而实肝所开之窍也，血又肝之所主，故治目衄，肝经又为要务，地骨皮散，加柴胡、炒栀、益母草，及丹栀逍遥散治之。谨按：病发于肝者，多是怒逆之气火，耳鸣口苦，胸胁刺痛，宜从肝治之，可用上二方及当归芦荟丸、龙胆泻肝汤治之。病发阳明者，发热口渴，目干鼻干，大便燥结，宜从阳明法治之。

小眼角乃少阳经脉所络，原无出血之窍，少阳相火随经脉而出，冲动肝经血分，则生血筋，窜入瞳珠，及胬肉长出，亦见流血，但不多耳，宜小柴胡，加青皮、当归、红花、胆草、丹皮。外用杏仁、白矾、铜绿点之。

大眼角乃太阳经脉所络，名睛明穴。太阳气血充足，眼角内结赤肉如珠。有大眼角内不起肉珠者，乃太阳之气不足故也。太阳经有风热，则大眼角生血筋胬肉，或微渗血点。外治，总以血筋胬肉之法治之。内服防风通圣散，去麻黄、大黄、芒硝，再服防风归芎汤调之，点药如上。

以上两条，均非目衄正病，以其起血筋，亦系血分为病，故兼及之。此书为血说法，其有目疾膜翳等项，均有眼科专书，尽多可采，兹不具论。

耳　衄

耳中出血，谓之耳衄。肾开窍于耳，而肾脉却不能上头，肾与心交，假心之府小肠之脉，上贯于耳，为司听之神所居。其形如珠，皮膜包裹真水，是为神之所出，声之所入，内通于脑，为空虚之府，他物不得而扰之。即或肾虚，阴火上冲则为耳鸣，神水不足则为耳聋，亦断无血从此出者。其有血从耳出者，则以足少阳胆脉绕耳前后，手少阳三焦之脉入耳。相火旺，挟肝气上逆，及小肠相火内动，因得挟血妄行，或因瘟疫躁怒，火气横行，肆走空窍，衄出于耳。总系实邪，不关虚劳。治法总宜治三焦、胆、肝与小肠经，自无不愈。小柴胡汤加五苓散统治之，分治肝胆，宜龙胆泻肝汤；治三焦，柴胡梅连散；治小肠，宜导赤饮，加黄芩、黄连、薄荷、川芎。三经皆司相火，治法大抵相同。愈后皆宜常服六味地黄汤，补水济火。

外治法：用十灰散吹耳中。麝香、龙骨末，和，吹耳中。壁钱窠烧灰，吹入。燕窠泥，涂耳前后。

齿　衄

齿虽属肾，而满口之中，皆属于胃，以口乃胃之门户故也。牙床尤为胃经脉络所绕，故凡衄血，皆是胃火上炎，血随火动，治法总以清理胃火为主。胃中实火，口渴龈肿，发热便闭，脉洪数者，通脾泻胃汤，加蒲黄、藕节治之。如大便不闭者，不须下利，但用清凉解之，犀角地黄汤，加葛根、贯仲、枳壳、莱菔汁。

胃中虚火，口燥龈糜，其脉细数，血不足者，宜甘露饮加蒲黄以止衄，玉女煎引胃火以下行，兼滋其阴。

以上两条，所论齿龈虚实，二证均属于火。有火中挟风者，宜加防风、白芷；火中挟湿者，宜加防己、木通。亦有肾虚火旺，齿豁血渗，以及睡则流血、醒则血止者，皆阴虚、血不藏之故，统以六味地黄汤，加牛膝、二冬、碎补、蒲黄。上盛下虚，火不归元，尺脉微弱，寸脉浮大者，加桂附。

外治之法：宜用冷水漱口，取血遇冷则凝之义。醋漱，取酸以收之之义。百草霜糁，十灰散糁，取血见黑则止，亦以清降其火，火降则血降也。枯矾、五倍子、蚯蚓，同为末糁，更能固牙。

舌　衄

舌乃心之苗，观小儿吐舌、弄舌、木舌、重舌，皆以去心经风火为主。则知舌衄，皆是心火亢盛，血为热逼而渗出也。治法总宜清泄心火，导赤饮，加黄连、大力、连翘、蒲黄、牛膝、元参治之。舌肿胀，衄血多者，为火太盛，泻心汤主之。心烦神昏者，安神丸，加童便、血余灰治之。夫舌虽心之苗，然口乃胃之门户，舌在口中，胃火薰之，亦能出血。大便秘者，玉烛散，加银花治之。口渴兼发热者，竹叶石膏汤，加蒲黄、藕节治之。舌本乃肝脉所络，舌下渗血。肝之邪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炒栀、丹皮、牛膝、赤芩。重则宜用当归芦荟丸、龙胆泻肝汤。盖舌衄虽同，而此外所见之证，必显有分别，故分心、胃、肝三经治之，非强为区别也。

外治之法，与齿衄同。

大　衄

大衄者，九窍出血之名也，此非疫疠，即中大毒。人身止此九窍，而九窍皆乱，危亡之证，法在不治。惟有猝然惊恐，而九窍出血者，可用朱砂安经[1]丸，加发灰治之。

零　腥

零腥者，吐出星点，黄白色，细如米粟，大如豆粒，气极腥臭，杂在漩唾之中，而非漩唾。乃吐血之后，血分瘀热所化，或未吐血之前血分之热化为星点，先吐星点，后乃吐血，总系血分瘀热变化而成。治宜清热化血，降气消痰，以其似痰，必假痰气而生故也。在未吐血之前而见零腥者，总以降气消痰为主。盖此时血尚未动，但当治其气分，气分清而零腥自除，豁痰丸治之，小柴胡汤亦治之。在既吐血之后，而零腥见者，总以清热化血为主。以其在吐血之后，乃瘀血壅热而出，故宜兼治瘀血，太平丸治之，生地黄散亦治之。此证古书不载，吾临证往往遇之，因撰其名，而论列之，以补血证之缺。

吐　脓

脓者，血之变也。血不阻气，气不战血，则血气调和，疮疡不生。血滞气则凝结为痛，气蒸血则腐化成脓。躯壳外者，易治。至于吐脓，则出于脏腑之内，其证最危。在中焦以下，则便脓；在中焦以上，则吐脓。夫人身之气，乃水所化，气即水也，故血得气之变蒸，亦化而为水，不名曰水，而名曰脓者，以其本系血质，虽化为水，而较水更浓也。当其未化，则仍是血，消瘀则脓自不生；及其既化，则同于水，逐水则脓自排去。

一、肺痈：乳上第三根肋骨间，名肺募穴，隐隐疼痛，食豆而香，是痈将成。仲景云："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时时吐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谓重者肺坏而死，若肺不坏，亦有可救。故仲景又曰：口中辟辟燥咳，胸中隐隐作痛，脉数而实，喘不得卧，鼻塞不闻香臭者，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吐脓如米粥者，甘桔汤主之。仲景此论，非谓除此二方，别无治法，不过分别未成脓者，当泻实；已成脓者，当开结，指示两条门径，使人知所从事。且曰以此汤主之，明明有加减之法，见于言外。余因即泻实、开结二义，推而广之。其成脓者，用通窍活血汤，加麻黄、杏仁、石膏、甘草，从表以泻之；无表证者，用人参泻肺汤，加葶苈、大枣，从里以泻之；如病势猛勇，急须外攘内除，则用防风通圣散。三方力量，雄厚于仲景泻实之法，庶尽其量。如识力不及，只用甘桔汤，加荆芥、蒲荷、杏仁、黄芩，亦许免疚，然而无功。其已成脓者，急须将脓除去。高者越之，使从口出，用千金苇茎汤，或用瓜蒂散，加冬瓜仁、桃仁、苡仁、栀子；或用泻白散，加黄连、栝蒌，皆取在膈上则吐，使脓远去，以免久延为患。白散尤能吐、能下，加升麻、郁金，以助其吐下之机，再加黄芩、栝蒌以解其火，更

善。如只须下泻，不宜涌吐，则合甘桔、泻肺二汤，再加赤豆芽、苡仁、防己、栝蒌、杏仁、知母、枳壳，使从下降；或用桔梗宁肺汤，补泻兼行。如此则于仲景开结之法，庶尽其妙。惟收口之法，仲景未言，然亦可以义例求也。诸疮生肌，皆用温补，肺是金脏，温则助火刑金，只宜清敛以助金令，使金气足而肺自生，人参清肺汤治之，后服清燥救肺汤以收功。

一、脾胃痈：与肺痈治法略同。但肺痈多由外感风邪而成，故有发表之法；脾胃痈，则由湿热酒毒、七情之火内蕴而成，故无发表之法。胃痈初起，中脘穴（在脐上四寸）必隐隐作痛；脾痈初起，章门穴（在脐上二寸，旁开六寸）必隐隐作痛。二病皆食豆而香，其证寒热如疟，皮肤甲错，腹满咽干，治宜攻热下血，热去而血不停，更自何地酿为痈脓哉。故凡内痈脓未成者，以夺去瘀热为主，丹皮汤治之；脓已成者，以排为主，脓即水也，逐水即是排脓，赤豆苡仁汤治之；脓血既去之后，则脏腑空虚，见火象者，人参固本汤，加黄芪、茯苓以清补之；若现虚寒之象，则用六君子汤，加黄芪、当归、煨姜以温补之。方外有方，视其所兼之证，随宜用之，笔楮难尽。

此外，如胸、背、腰、胁、肝、膈、大、小肠，凡有瘀热壅血，均能成痈，总以丹皮汤主之。近上焦者，去芒硝，加葶苈、黄芪、桔梗、荆芥、甘草；中下焦者，加姜黄。余详便脓门。

此书原专论血证，所以兼及内痈者，以痈脓之病皆由血积而成，知血之变痈脓，即可知血之能为干血，能变癥虫。知内痈之生寒热，即可知血证之郁热矣。但痈脓之证，系血家实积，与失血虚证有异，然不以此反观合勘，亦无以尽血证之情伪。

---

〔1〕“经”当作“神”。

卷 三

血外渗证治（七条）

汗 血

汗者，气分之水，其源出于膀胱。《内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膀胱之气，从三焦行腠理，充肌肉，达于皮毛，以卫外为固。阳气卫外，百邪不入，故其经称为太阳也。其有盛暑天气，亢阳蒸动膀胱水气，腾布于外则发为汗，此犹天之有雨，阳布阴和，自然无病。有时外感风寒，皮毛疏泄，发热汗出者，乃太阳之气为邪所病，不能卫外，故汗得泄出。其有心、胃、肝、脾热湿之病，亦令汗出者，此犹土润溽暑，亦能蒸作云雨也。又有亡阳自汗者，则由膀胱肾中之元阳脱泄，故其水阴之气，随而奔溢，散涣不收。气为水之所化，水即气也，汗即水也，气脱外泄，故汗出也。知此，则知汗出气分，不出血分矣。然汗虽出于气分，而未尝不与血分相关，故血分有热，亦能蒸动气分之水，而为盗汗。盖血气阴阳，原互根互宅，阴分之血盛，则阳分之水阴自然充达；阳分之水阴，足以布护灌濡，则阴分之血愈为和泽，而无阳乘阴之病矣。若阳分之水阴不足，则益伤血之阴，故伤寒汗出过多则虚烦不寐，以其兼伤血分之阴，心主血分，血分之阴伤，则心气为之不宁矣。又有伤寒，即当从汗而解，今不得汗，乃从鼻衄而愈，其衄名为红汗。盖阳分之邪，宜挟阳分之水发而外出，今即不能外出，乃乘阴分之血，从鼻衄出，名为红汗，是为阳邪干阴之一验。故古谓阳乘阴则吐衄，知阳乘阴而内逆者，发为吐衄，则知阳乘阴而外泄者，发为皮肤血汗矣。血者，心之液也；皮毛者，肺之合也。治法：宜清心火，火清则阳不乘阴；兼治肺金，肺调则皮毛不泄，凉血地黄汤，加桑皮、地骨皮、蝉蜕、百合、蒲黄治之。血虚火甚者，当归六黄汤治之；气虚血少者，当归补血汤，加桑皮、地骨、丹皮、蝉蜕、棕榈炭、黄芩、秦皮治之。外用石灰散扑之，仿仲景汗出不止，用温粉扑法之意也，或用桃花散扑之，亦可。

皮毛者，肺之合也。汗出皮毛，故汗血宜治肺金，以敛皮毛，人参清肺汤加蒲黄，最

宜。血者，肝之所司也，肝火亢烈，逼血妄行，宜当归芦荟丸，从内以攻治之。喻嘉言治女子经血闭，而周身汗出者，谓是阴分之热，泄出阳分，用此方破经血，即以苦坚止汗。汗血同源，若肝火亢甚而汗血者，借用此方，尤为合法。

胃火亢甚，亦能汗血。以胃主肌肉，热蒸肌肉，故令汗血，宜竹叶石膏汤，加蒲黄、蝉蜕、丹皮治之，犀角地黄汤亦治之。

总论曰：汗者，阳分之水；血者，阴分之液，阴与阳原无间隔，血与水本不相离，故汗出过多则伤血，下后亡津液则伤血，热结膀胱则下血，是水病而不离乎血者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饮，血虚则口渴而津液不生，失血家往往水肿，瘀血化水亦发为肿，是血病而不离乎水者也。故衄血家不可再发汗，以血病则阴液既虚，不可发汗，再伤气分之水，以致阳分之液亦虚也。又先水肿再吐血者，不治，以水病不可重伤其血也。观小柴胡调津液，而即治热入血室；观桃仁承气破血结，而即治小便不利，皆是治水即以治血，治血即以治水。盖在下焦，则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则肺主水道，心主血脉；在躯壳外，则汗出皮毛，血循经脉，一阴一阳，皆相联属，吾于水火血气论已详言之。人必深知此理，而后知治血理气、调阴和阳之法，可以左右逢源。

血　箭

从毛孔中流出一条血来，有似箭之射出，故名血箭。由心肺火盛，逼血从毛孔中出，治宜清心火以除血出之源，凉血地黄汤，加蒲黄。又宜泻肺火以敛皮毛之气，使毛孔不渗泻则血自止，泻白散，加生地、蝉蜕、百合、五倍子、黄芩、蒲黄、杏仁、白芨。心肺兼治，宜用生地黄散。

血出过多，昏愦不省人事者，与吐衄血脱气散无异，宜独参汤加附片、蒲黄，当归补血汤、十全大补汤，皆可择用。

外治法：水调桃花散，敷血孔，则血止；或用京墨磨醋，搽；或用石灰散，干糁；花蕊石散，糁，均效。

血　痣

血痣初起，其形如痣，渐大如豆，触破时长流血水，此由肝经怒火、郁血凝聚而成，内服丹栀逍遥散及凉血地黄汤。

触破流血者，用花蕊石散糁之；血止后，用田螺散枯其本痣，另用生肌药收口。未触破、未流血者，古无治法，吾拟用虻虫为末，姜醋调搽；郁金、三棱磨醋，搽；真琥珀擦热，每日数次，内服之药如上。

血　瘩

癣疥血点，血疙瘩，一切皮肉赤痒，名色不一，今统称之曰血瘩，皆由血为风火所扰，火甚则起点、起疙瘩，风甚则生虫、生痒。火甚赤痛者，凉血地黄汤，加荆芥、蝉蜕、红花、杏仁治之；风甚作痒者，和血消风散治之。知血瘩之病，则凡一切火游丹、漆疮、风丹，诸治法总不外是。兼热者色白，或流黄水，照上二方，加苍术、赤苓；兼寒者，或青黯硬肿，加桂尖。

外用银花、陈艾、川椒、食盐煎水洗。另搽大枫丹，油调最妙。

疮　血

疮者，血所凝结而成者也，或是寒凝，或是热结，或是风肿，或是湿郁，总是凝聚其血而成。初起总宜散血，血散则寒、热、风湿均无遗留之迹矣；其继则调脓化毒，此即吐脓条内所言瘀血化脓之义，治宜托里，使气达疮，所以蒸血成脓。盖疮之成由于血结，脓之成

亦由血化，血何以能化成脓，得气之蒸而腐化成脓也。气即是水，吾已论之屡矣。惟其气即是水，故血随气化，亦变为水，不名为水而名脓，以其由血所化，较水更浓耳。毒既化脓，自不内攻。方其未溃，气虚者难于蒸化；及其既化，虽气实者，亦随脓渗泄，而转为气虚矣，法宜固元以大补其气。此与本书内证原不干涉，然同是血病，故兼论之，以互相发明。盖气迫血，则逆而为吐衄；血滞气，则凝而为疮疽。气迫血者，宜破气以和血；血滞气者，宜破血以和气。故吐衄宜补血，血旺则气平；诸疮宜补气，气旺则血行也。至于既穿溃后，则躯壳已有破损，与壅闭之证迥别。试看针功，刺期门泻肝，刺肺俞泻气，以一针之孔尚能大泻脏气，况溃脓之孔甚大，其能大泻内气可知矣。故凡溃后，宜大补元气，不似吐衄，乃气盛血虚，只宜滋血以平气，而不宜助气以动血也。然疮溃之余，亦有瘀热未清者，亦不得骤用温补。吐血之后，亦有元阳大虚者，又不得拘守清凉。故吐血家，审其血亡而气亦随亡，与阳气不能摄血者，十全、养荣、归脾、参附等汤，亦所宜用。疮家溃后，固为必需之方，而亦有余毒未尽，诸上方又其所忌，医者不容执一。

诸疮内治，初起肿硬，总宜散血，仙方活命饮主之。恶寒无汗，加麻黄；发热心烦，加老连、石膏；大便燥结，加大黄；疮肉顽梗黯滞，乃阴证结毒无气以发之也，加桂枝尖、生姜、大枣；疮内平塌不起，以及走散，恐毒内攻，加黄芪、大枣、生姜。盖血凝于气分之际，血行则气行，故以破血为主，是善调气之法也。若吐衄，则是气乘乎血分之内，气降则血降，当以破气为主，一内一外，反观自知。

诸疮调脓，宜以托里消毒散为主，盖血既凝而不化，则须补气以与之战，使蒸腾腐化，托令速溃。以疮乃血凝气分之病，惟恐气不足以化之，故宜补气而制血。若吐衄，则是气乘血分，惟恐气逆而血升，故宜平气以调血，与此不同。

诸疮既溃，属于虚损，宜固元以益气，内补黄芪汤主之。又审脓干者，其气虚，盖气既是水，气不足，故水少而干，且气既不足，则不能送脓外出，故留滞而结脓管，黄芪建中汤，重加银花、赤豆芽、当归治之。若脓清者，是血虚，脓为血所化，血少故脓清，当归补血汤主之，炙甘草汤加黄芪亦治之，养荣汤亦治之。

又曰：溃后属虚，然亦有瘀未化尽者，仍不得峻补以留毒，内服托里消毒散，外用乌金膏化之。此如失血虚中夹瘀，亦不得关门逐贼，溃久而仍有脓管者，尤宜用乌金膏化之。若徒生其口，内毒攻发，终不愈也。此如干血痨，内有干血，非去其干血，而新血亦不能生，皆虚中夹实，治血则虚虚，补虚则实实，未易疗治，只得攻补兼施，以尽人事。

又曰：吐血止后，宜补血以调气；疮疽溃后，宜补气以生血。吐衄在血分，气实血虚也；疮疽在气分，血实气虚也。

外治之法：消肿，宜远志膏，用远志酒煮捣敷；及金黄散。化腐去瘀，宜巴豆炒黑研点，名乌金膏；田螺捻子亦佳。生肌，宜乳香、没药为末，名海浮散，再加珍珠；化腐生肌散，亦佳。

治疮之法，此不足以尽之，兹不过举外证以勘内证，明于诸疮之血，而吐衄之血乃愈明。

创　血

刀伤出血，与吐衄不同，刀伤乃平人被伤出血，既无偏阴、偏阳之病，故一味止血为要，止得一分血，则保得一分命。其止血亦不分阴阳，有以凉药敷上而血止者，桃花散是也；有以热药敷上而血止者，黑姜灰是也。不似吐衄，出于偏阴、偏阳之病气，故吐衄家止血，必以治病气为主，病气退，斯吐衄亦退，与刀伤迥不同也。然刀伤二、三日后，则亦与吐衄略同，有瘀血肿痛者，宜消瘀血，刀口，敷花蕊石散；肿处，用乳香、没药、麝香、三七、葱白捣敷，瘀血消散，则疼肿自除，内服黎洞丸治之。

刀伤去血过多，伤其阴分，证见心烦、发热、口渴，法宜补气以生血，血足津生则不渴

矣，圣愈汤，加枣仁、花粉、儿茶、乳香、没药、甘草。此在吐衄，则宜补血而抑气，以内证系血分之气，不可使气乘血也。刀伤乃是气分之血，故宜补气以生血，气达患处乃能生肌，气充肌肤乃能行血，与治内证者不同。其有气虚不能统血，气寒不能生血者，则宜八珍、养荣、参附等汤，以固气者固血，吐血家亦间用此等药物。然刀伤之血在气分，皮肤尤卫气所统，破其皮肤，气先漏泄，故以补气为主。若内证吐血属阴分，血伤而气未伤，故以补血为主。医者须分别内外，而知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得之矣。

客问：刀伤何以善于冒风？答曰：人之所以卫外者，全赖卫气。卫气生于膀胱，达于三焦，外循肌肉，充于皮毛，如室之有壁，宅之有墙，外邪不得而入也。今既破其皮肉，是犹壁之有穴，墙之有窦，揖盗而招之入也。是以刀伤更易外感，病见发热头痛，牙关紧闭，吐痰抽掣，角弓反张，皆是卫气为病，所不同者，多一出血证而已，治法列后。

无汗者，为风中挟寒，闭其皮毛，宜用小柴胡汤，加荆芥、防风、紫苏。盖小柴胡乃治热入血室之方，凡外邪干血分者，小柴胡汤皆能疏理而和解之，加宣助卫气之药，则偏治卫气，而主发汗矣。破伤风治法如是，即失血家虚人感伤，以及产后伤寒治法，皆可参知。若刀伤去血过多，不可再发汗者，宜当归地黄汤，即四物汤加去风之药，以补血而驱邪也。失血家吐血过多，与产后去血过多，而复得感冒之症者，与此治法无异，皆宜先滋其血以助汗源，后宣其气以解外邪。

有汗者，为风中挟热，沸出肌肉之间，法宜清散其热，当归芎黄汤，加僵蚕、蝉蜕。若兼便结者，加大黄治之。此即《伤寒论》，发热汗出用白虎汤、燥结者用承气汤之意。医者得其意而变化之，自有许多法门。

夫刀伤，气分之血病也。故邪在表者，从气分以发之；邪在里者，从气分以夺之；邪在半表半里者，从气分以和之，兼用血药斡旋其间，血调而气亦调，气调而血愈治矣。若失血家，乃血中之气病也，故有感冒则但取调血，而兼用气分之药以斡旋之，与此同而不同。

凡是刀伤冒风，宜僵蚕、蝉蜕，捣和葱白，敷之，力能拔风消肿，神效。

刀伤溃烂，与疮同治。此即吐脓条内，所谓瘀血变化成脓之说也。血凝不散，为气所蒸，则化而成脓。血者阴也，气者阳也，阴从阳化，故脓似水。以气之所化，即为水也，而又非水者，则以其为血所化，仍不失血之本质，故稠浊似水，实则水与血交并而成形者也。故凡去脓之药，即是去水之药；而提脓之药，又即是干水之药。内服八珍汤加苡仁、木通，六君子汤加当归、赤豆芽治之；外敷化腐生肌散，提脓，加龙骨；生肌，加珍珠。

此举刀伤之血，与吐衄之血，较论其义，务期血证互勘而明。其于刀伤治法，固未详也，然其理已具，识者鉴之。

跌打血

跌打折伤一切，虽非失血之正病，而其伤损血脉，与失血之理，固有可参，因并论之。凡跌打已见破皮出血者，与刀伤治法无异，外用花蕊石散敷之，内服化腐生肌散，血止瘀去而愈。如流血不止者，恐其血泻尽，则气散而死。去血过多，心神不附，则烦躁而死，宜用当归补血汤，加枣仁、人参、朱砂、白蜡、茯神、甘草治之，外用人参为末，珍珠、血竭、象皮末糁之。如亡血过多，烦躁口渴，发热头晕等证，宜大补其血，圣愈汤，加枣仁、麦冬、柴胡、花粉、丹皮、朱砂，或用独参汤亦可。此条可悟失血过多、阴虚发渴之理。凡跌打未破皮者，其血坏损，伤其肌肉则肿痛，伤其肋骨则折碎，在腰胁间则滞痛。伤重者，制命不治；不制命者，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滞之故也。无论接骨逐瘀，总以黎洞丸，去大黄，加续断、碎蛇治之，外用自然铜、官桂、没药、乳香、桂枝、大黄、虻虫、蜚虫，酒调敷之，自效。若是已伤之血流注结滞，着而不去者，须逐去之，否则或发为吐血，或酿作痈脓，反为难治，宜当归导赤汤下之。若已发吐血，便从吐血法治之。若已发痈脓，便从痈脓法治之。

跌打最危险者，则有血攻心肺之症。血攻心者，心痛欲死，或心烦乱，或昏迷不省人事，归芎散，加乳香、没药治之，失笑散亦治之。此与产妇血攻心、血迷心治法略同。血攻肺者，面黑胸胀，发喘作渴，乃气虚血乘肺也。妇科治产后气虚，瘀血入肺，面如茄色，急用参苏饮救之；《金鉴》载跌打、血乘肺者，亦用此方。所谓乘肺，非第乘肺之气分而已，乃是血干肺藏之危候。肺为清虚之府，其气能下行以制节诸脏，则气顺而血自宁；其气不顺，则血干气分而为吐衄。今其血直干肺脏，较之干气分者，为更危殆，急用人参以补肺，肺得补，则节制行而气下降，使血亦随气而下，再用苏木以行血，血气顺行，或可救于万一。夫如此危候，仍不外清金保肺以助其制节，则凡一切血症，其当清金保肺以助其制节，举可知矣。第肺虚而制节不行者，则宜人参以保肺；肺实而制节不行者，则宜葶苈以泻肺；肺寒而制节不行者，则宜姜、半以温肺；肺热而制节不行者，则宜知、芩以清肺。一切血证，治肺之法，均可从此隅反。

跌打后有作呕者，以损伤之人，受惊发怒，肝气无有不动者也。肝木伤肺，是以发呕，小柴胡汤，加丹皮、青皮、桃仁治之。

跌打后有咳衄喘逆者，乃血蕴于气分之中，宜十味参苏饮以疏发其气，气散则血散，与内伤咳衄者不同。内伤咳血，是气蕴于血分之中，若发其气，愈鼓动其血，而不宁矣，故以清理其血为主，二者须对看。

内有瘀血则发渴，血虚亦发渴。有瘀血者，身痛便结，玉烛散治之。血虚发渴者，心烦不寐，盗汗身热，竹叶石膏汤加生地治之。凡失血发渴者，可以类推。

跌打损伤既愈之后，有遇节候，或逢阴雨，或逢湿热，伤处每作疼痛，甚则作寒作热。此乃瘀血着而未去，留伏经络之间，不遇天气节候，其身中运行之气，习惯而不相惊；一遇天气节候蒸动，则不能安然内伏，故作痛也。宜小调经汤、小温经汤、通脉四逆汤，随其上下内外，以分治之。

卷　四

血下泄证治（六条）

便　血

“大肠者，传导之官，化物出焉。”谓大肠下脾胃之化物，为中宫作传导之官，故呼为地道，乃宫中之出路也。其经与肺相表里，肺为清金，大肠即为燥金，在五行本属一家，故诊脉者，可于肺部诊大肠焉。大肠之所以能传送者，全赖于气。气者，肺之所主，不独大肠赖肺气之传送，即小便亦赖肺气以化行，此乃肺金制节之能事。而大肠之气化，金道又与之合，故治病者多治肺也。大肠位居下部，又系肾之所司，《内经》云：肾开窍于二阴，又曰：肾为胃关，故必肾阴充足，则大肠腴润。厥阴肝脉又绕后阴，肠与胞室，又并域而居，故肝经与肠亦相干涉。是以大肠之病，有由中气虚陷，湿热下注者；有由肺经遗热，传于大肠者；有由肾经阴虚，不能润肠者；有由肝经血热，渗漏入肠者，乃大肠与各脏相连之义也。但病所由来，则自各脏而生；至病已在肠，则不能复还各脏。必先治肠以去其标，后治各脏以清其源，故病愈而永不发矣。

一、先血后便为近血，谓其血即聚于大肠，去肛门近，故曰近血。此有两等证治，一为脏毒下血，一为肠风下血。

脏毒者，肛门肿硬，疼痛流血，与痔漏相似。仲景用赤豆当归散主之，取赤豆芽以疏郁，取当归以和血。赤豆性能利湿，发芽赤色，则入血分，以为排解之用；当归润滑养血，以滋大肠，则不秘结。仲景略示其端，以为治脏毒者，必须利湿热、和血脉也，非谓此二药外，别无治脏毒之法。吾即此药引而伸之，若大肿大痛，大便不通者，宜解毒汤。取防风、枳壳等疏理其气，即赤豆芽义也；取大黄、赤芍等滑利其血，即仲景用当归之义也。若大

便不结、肿痛不甚者，不须重剂，用四物汤，加地榆、荆芥、槐角、丹皮、黄芩、土茯苓、地肤子、苡仁、槟榔治之。四物汤，即仲景用当归养血之义；所加诸药，即仲景用赤豆芽，以疏利湿热，而解血郁也。仲景但用养血疏郁，今恐湿热难解，故兼用清药。欲止血者，兼服石灰散，亦可。

脏毒久不愈者，必治肝胃。血者肝所司，肠者胃之关，胃若不输湿热于肠，从何而结为脏毒哉？肝之血分如无风火，则亦不迫结肛门矣。治胃，宜清胃散，加银花、土茯苓、防己、黄柏、苡仁、车前子，升清降浊，使阳明之湿热不再下注，则脏毒自愈。治肝者，宜龙胆泻肝汤，逍遥散。

又有肺经遗热，传于大肠而久不愈者，必见寸脉浮数洪涩，口渴溺黄，咳逆等病。方用人参清肺汤，取乌梅、粟壳酸涩之品，以收敛肺气，而余药安肺，肺自不遗热与肠矣。若去此二味，而用蒲荷、桔梗以代之，则又义取解散，在人变化耳。

肠风者，肛门不肿痛，而但下血耳。脏毒下血多浊，肠风下血多清。仲景书无肠风之名，然《伤寒论》云：太阳病，以火攻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圊血。太阳病下之，脉浮滑者，必下血。两条皆谓太阳外邪内陷而下血。又云：阳明病，下血谵语者，为热入血室。厥阴篇云：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此即今所谓肠风下血之义。夫肠居下部，风从何而袭之哉？所以有风者，外则太阳风邪，传入阳明，协热而下血；内则厥阴肝木，虚热生风，风气煽动而血下。风为阳邪，久则变火，治火即是治风。凡治肠风下血，总以清火养血为主，火清血宁，而风自熄矣。《寿世保元》用槐角丸统治之，而未明言其义。吾谓此方，荆、防，治太阳阳明传入之风；乌梅、川芎，治肝木内动之风；余药宁血清火，以成厥功，宜其得效。然而外风协热，宜得仲景葛根黄连黄芩汤之意，使内陷之邪，上升外达，不致下迫，斯止矣。治病之法，"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吐衄所以必降气，下血所以必升举也。升举，非第补中益气之谓，开提疏发，皆是升举，葛根黄连黄芩汤，加荆芥、当归、柴胡、白芍、槐花、地榆、桔梗治之。若肝经风热内煽而下血者，必见胁腹胀满，口苦多怒，或兼寒热，宜泻青丸治之，逍遥散、小柴胡，均可加减出入。

谨按：肝风所以能下血者，何也？肝主血，血室又居大肠膀胱之间，故热入血室，有小便下血之证；内有积血，有大便黑色之证。盖肝血上干，从浊道则吐，从清道则衄。肝血下渗，从清道则尿血，从浊道则下血。肝为风木之脏，而主藏血，风动血不得藏，而有肠风下血之症。上数方，力足平之。或用济生乌梅丸亦妙，以乌梅敛肝风，以僵蚕息肝风，风平火息，而血自宁矣。然肝风动血，宜得仲景白头翁汤之意，以消火清风较有力量，或四物汤合白头翁汤，兼补其血。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此之谓也。如无白头翁，则择柴胡、青蒿、白薇代之。桑寄生得风气而生，代白头翁便佳。又曰：肝经之横，以肺经不能平木故也，肺与大肠又相表里，借治肺经，亦隔治之一法。虚者，人参清肺汤；实者，人参泻肝汤。

凡肠风脏毒，下血过多，阴分亏损，久不愈者，肾经必虚，宜滋阴脏连丸，启肾阴以达大肠，最妙。六味丸加苁蓉、槐角，皆宜。

一、先便后血为远血，谓其血在胃中，去肛门远，故便后始下。因名远血，即古所谓阴结下血也，黄土汤主之。黄土名汤，明示此症，系中宫不守，血无所摄而下也。佐以附子者，以阳气下陷，非此不能举之。使黄芩者，以血虚则生火，故用黄芩以清之。仲景此方，原主温暖中宫，所用黄芩，乃以济附子之性，使不燥烈，免伤阴血。普明子谓此症必脉细无力，唇淡口和，四肢清冷，用理中汤加归、芍，或归脾汤、十全大补汤。时医多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皆黄土汤之意。凡中土不能摄血者，数方可以随用，但仲景用温药，兼用清药，知血之所以不宁者，多是有火扰之。凡气实者则上干，气虚者下陷。今医但用温补升提之药，虽得治气虚之法，而未得治血扰之法。予即仲景之意，分别言之。若阴虚火旺，壮火食气，脾阴虚而肺气燥，失其敛摄之制者，人参清肺汤治之。若肝经怒火，肺经忧郁，

以致血不藏摄者，归脾汤，加炒栀、麦冬、阿胶、五味，或用丹栀逍遥散，加阿胶、桑寄生、地榆，此即黄土汤主用黄芩之义也。若系虚损不足，下血过多，脾气不固，肾气不强，面色痿黄，手足清厥，六脉微弱虚浮者，宜大补肝、脾、肾三经。人参养荣汤，补脾；胶艾四物汤加巴戟、甘草，补肝；断红丸，补肾；此即黄土汤主用附子之义也。能从此扩而充之，自有许多变化，岂楮墨间所能尽者。

予按：此证与妇人崩漏无异，女子崩中属虚陷。此病亦属虚陷。女子崩中属虚寒；而亦兼有虚热者；男子此症亦属虚寒，而亦兼有虚热者。盖女子之血有经，男子之血亦有经。同是离经之血，下泄而出，故病情相类也。但所出之窍，各有不同，崩漏出前阴，故多治肝以和血室；便血出后阴，故兼治肺肾以固肠气。肾主下焦，主化气上升，肾足则气不下陷。肺与肠相表里，肺气敛则肠气自固。医者能知此理，而又参用女子崩中之法，可以尽其调治。

又按：此证与吐衄同是血病，然一则其气上行，一则其气下行，故虚实治法，略有不同。

便 脓

此证有二：一是内痈，一是痢疾。

一、内痈在上中焦者，其脓已溃，呕吐而出。在下焦者，或少腹痈、小肠痈、胁痈、肝痈，脓血均从大便泻出。初起时，其部分必隐隐刺痛胀满，脉沉滑数，甚则痛如刀锥。欲病此者，未有口不发渴。大凡血积，均应发渴。痈初起，血已凝聚，故应发渴。此时急夺其血，则不酿为脓，以免溃烂之险，用丹皮汤，加乳香、没药、柴胡、荆芥、山甲治之。如血已化脓，便宜排脓。赤豆苡仁汤，逐水即是排脓。溃后属虚，宜补养生肌，八珍汤主之。参看吐脓门自详。

客问：积血何以变而成脓？答曰：血者，阴之质也，随气运行，气盛则血充，气衰则血竭，气着则血滞，气升则血腾。故血之运，气运之，即瘀血之行，亦气之行。血瘀于经络脏腑之间，既无足能行，亦无门可出，惟赖气运之，使从油膜达肠胃，随大便而出，是气行而血自不留也。若气不运之，而反与相结，气为血所郁则痛，血为气所蒸则化为脓。今举外证比例，凡气盛者，疮易托化；气虚者，疮难托化。气即水也，气至则水至，故血从气化，则从其水之形而变为脓，刀伤粘水，亦从水而化脓。水即气之质，血从气化，有如此者，是故闪跌血积，得气化之，则肿处成脓；不得气化之，则肿处仍是血。以知血从气，气运血，凡治血者必调气，使气不为血之病，而为血之用，斯得之矣。

一、痢症便脓者，其症里急后重，欲便不便，或白或赤，或赤白相半，或下痢垢浊，皆非脓而似脓者也。夫胃肠之中，除却糟粕，只微有脂膏水液而已。膏脂属血分，水液属气分，病气分，则水混而为白痢；病血分，则血扰而为赤痢；气血交病，则赤白相半。由何处酿成真脓，而从大便泄出哉？有之，则毒聚肠胃，将肠胃膏脂血肉蒸化为脓。或下如烂瓜，或如屋漏水，此腐肠、溃胃之危候，与痈疮之腐烂无异，此非寻常治痢之法所能克也。吾今借仲景之法证之，乃得有胆有识之术。仲景云：阳明病，脉数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可刺。厥阴病，脉数而渴者，必圊脓血，以有热故也。此虽无方，然曰可刺，曰有热故也，已示人泻湿清热之法。防风通圣散去麻黄、芒硝，加赤豆、防己，为表里泻实之大剂；地榆散，为清热之通剂；仲景又曰：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此汤温涩，似与可刺、有热之说，大相径庭，不知病久，则热随脓血而泻，实变为虚，观痈脓溃后属虚损，则知便脓血久而属虚症。譬之天时，其初则酷暑流金，转瞬而凉飙振落，衣夏葛者，不得不换冬裘矣。况肠胃血液既化为脓，恐其滑脱，故主桃花汤温涩填补之。一服愈，余勿服者，仲景意谓此乃急时涩脱之法，止后便当涤除余病，无以涩伤气，无以燥伤阴也。盖脓血乃伤阴之病，故一时权宜，而少用干姜，后仍不可多服也。吾推其意，

审其病后有虚热者，逍遥散、归脾汤加柴胡、山栀、寸冬、花粉，此祖桃花汤用糯米之意。审其病后有虚寒者，六君子加当归、炒干姜、白芍，或人参养荣汤皆可，此祖桃花汤用干姜之意，成无己注桃花汤，谓阳证内热，则溢出鲜血；阴证内寒，则下紫血如豚肝。是明以桃花汤，为治阴证之方。惟即鲜血分阴阳，未能的确，盖色不足凭。凡痢证，须审脉微沉迟，手足厥冷，腹痛喜按，唇淡口和，为阴证，附子理中汤，加当归、白芍、木香，此乃补桃花汤所不逮者矣。消渴口热，胸腹胀满，坚实拒按，为热证，则用三一承气汤，此乃可尽仲景有热、可刺之能事矣。

至于寻常红白，则不须如此重剂。病在水分者，痢下白浊，此如暑雨不时，行潦汙涨，是湿甚而伤气也。审其脉数，身热口渴者，为热湿，宜清利之，四逆散合猪苓汤，去阿胶，再加厚朴、老连、枯芩、黄柏。审其脉沉弦迟，口不渴，手足清冷者，为寒湿，胃苓汤加煨姜；有食积者，均再加麦芽、神曲、山楂、莱菔子。白痢之故，总是水不清之故，水即气也，吾于水火论已详言之，故调气即是治水，导水须于上原，调气以肺为主，是治肺乃清水之原，即是调气之本。细思此病发于秋时，秋乃肺金主气，金不清肃，是以水浊气滞而为痢。知此理，则知迫注者肺之肃，不通者金之收也。人参泻肺汤，以导其滞；小柴胡加花粉、杏仁、枳壳、桑皮、茯苓、知母、桔梗以和之；人参清肺汤以收功。此乃专为治肺立法，示医者以法门，使知所从事，非临证必用此方也。且病无单见，未有肺病而余脏不病者，故临证时尚须变化。病在血分者，则利下纯红，口渴便短，里急后重，脉滑大者，地榆散，加酒军、枳壳、厚朴、苡仁、泽泻。脉细数者，不必下之，但用原方。若血黯黑，脉迟，手足冷者，属虚寒，黄土汤治之。红痢之故，总是血分为病。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肝木内寄相火，血足则能济火，火平则能生血，如火太旺，则逼血妄行，故血痢多痛如刀锥，乃血痛也。肺金当秋，克制肝木，肝不得达，故郁结不解，而失其疏泄之令，是以塞而不通，调肝则木火得疏泄，而血分自宁。达木火之郁，宜小柴胡去半夏，加当归、白芍；白头翁汤或四物汤加蒲黄、五灵脂、延胡索、黄柏、龙胆草、黄芩、柴胡、桑寄生。肝风不煽则火息，钩藤、青蒿、白头翁、柴胡、桑寄生，皆清风之品，僵蚕、蝉蜕亦能祛风。肝气不遏则血畅，香附、槟榔、橘核、青皮、沉香、牡蛎，皆散利肝气之品；茯苓、胆草、秦皮、枯芩，又清肝火之品；当归、生地、阿胶、白芍，又滋肝血之品；桃仁、地榆、五灵脂、川芎，又行肝血之品。知理肝之法，而治血痢无难。肝藏血，即一切血证，一总不外理肝也。各书痢证门，无此论说，予从各书旁通会悟而出，实先从吾阴阳水火血气论得其原委。故此论精确，不似他书捉影。客曰：凡泻泄皆脾胃所主，痢亦泄泻之类，何以不主脾胃哉？答曰：渗泻、洞泻，诚属脾胃，故《内经》曰：长夏善病洞泻寒中，以长夏为脾主气故也。痢发则多在秋天，而其情理脉证，亦与洞泻不同，虽关于脾胃，而要以肝肺为主，乃得致病之原。

噤口者，下痢不食，是火热浊攻，胃气被伤而不开。各书俱遵丹溪，用石莲汤。《金鉴》谓内热盛，上冲心作呕噤口者，用大黄、黄连，好酒煎服以攻之。按：肠胃所以能食者，以胃有津液，清和润泽，是以思食。西洋医虽滞于迹，亦间有可信处，言谷入于胃，即有胃津注之，将谷浑化如糜，常探胃津搅饭，顷刻亦化为糜，据此论说，则胃之思食，全是胃津使然。试观犬欲得肉，则涎出于口，此涎即欲食之本也。人之胃津，其思食之情亦类乎此。今胃为邪热浊气所攻据，其清和之津，尽化而为浊滞，下注于大肠，则为痢；停聚胃中，则拒不纳食。丹溪石莲汤，虽知清火补胃，然石莲是莲米有黑壳者，今医用石莲子，不知何物，断不可用。即莲米性亦带涩，痢证宜滑以去着，涩乃所忌，且胃中浊滞，非洗涤变化不为功。此方虽寒热未差，然未能洗涤其滞，变化其浊，非起死回生之方也。清温败毒饮、竹叶石膏汤、人参白虎汤、麦冬养荣汤，出入加减，庶可以洗胃变津，为开胃进食之良法。至呕不食，《金鉴》用二黄好酒，取其峻快以攻逆，然治逆洵为得法，而不知化生胃津，终未得进食之本也。吾意以为宜用大柴胡汤，加石膏、花粉、人参，则攻逆生津，开胃进食，两面俱到，治噤口者，从无此论。吾今悟出切实之理，为斯人大声疾呼，海始欲以文章报

国，今已自分不能，庶几发明此道，稍有补于斯民欤。

查封各书，言痢证者，说法不一。张景岳主温，朱丹溪主凉，喻嘉言主发汗、利水，陈修园主寒热合治，皆有至理。景岳谓夏月贪凉，过食生冷，至秋伏阴内动，应时而为下痢，佐开煎治之。此即仲景下利不止，用四逆汤、桃花汤之意，乃虚寒治法，然必须有虚寒实据，乃用此法。朱丹溪谓湿热蒸灼，气血为粘腻，用黄连解毒汤，是即仲景白头翁汤意也，此类最多，然必有热证之实据，乃用此法。喻嘉言谓：宜从汗先解其外，外邪内陷而为痢，必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于外，人参败毒散主之，此即仲景协热下痢，用葛根黄连黄芩汤之意。第仲景升发邪气，兼清其热，而喻则辛温升散，未能两面俱到。即如仲景白头翁汤，亦取白头翁能升达其气，知开提疏发，为治下迫后重之良方。喻嘉言自以逆流挽舟，独得其秘，而未能根柢仲景，是以得半遗全。吾拟用柴胡汤去半夏，加花粉、当归、白芍、枳壳、粉葛，自谓升发清降，两得其治。喻氏又谓若热已奔迫大肠者，毋庸更从外解，急开支河，从小便而顺导之，《金匮》紫参汤、诃黎勒散主之。此即仲景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之意。大清凉散，药彻内外，最有力。从高原导水，使不浸渍肠胃，拟用甘桔汤，加桑皮、杏仁、枳壳、防己、木通、石膏、云苓、苡仁、柴胡、薄荷、生姜、白芍治之，斯于喻氏发表利水之法，或更有发明。陈修园谓此证有藏寒府热、胃寒肠热之辨，仲景泻心汤择用如神。余谓寒热合病，必有寒热兼见之实证，不得宠统言之，而混用寒热杂方也。即如仲景乌梅丸所治之证，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此热证之实据也；食即吐蛔，下之利不止，此寒证之实据也。惟其有此府热藏寒之实据，故用乌梅丸，兼寒热治之。又如仲景生姜泻心汤所治之证云：心下痞硬，干噫食臭，此火证也；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此水病也。惟其有此火在胃中，水在肠间之实据，故用生姜泻心汤治之。初头硬，大便后半溏者，此胃中有寒，肠中有热，陈修园拟用理中汤加大黄，此皆有寒热兼见之实据。医者辨证必如是之严，而后用药处方，不失铢黍。以上四家治法，合而用之，而治痢不虞束手矣。

黄坤载曰：人之大便，所以不失其常者，以肺主传送，而肠不停；肝主疏泄，而肛不闭。宜用参、术以助肺之传送，用桂枝以助肝之疏泄。此黄氏论大便秘结之语也。吾从此语旁通之，而因得痢证之原。以知痢者，肺气传送太力，故暴注大肠；肝气郁而不疏，故肛门闭塞，欲便不便，而为逼胀。此从黄氏之论推求之，而痢证迫而不通之故，诚句识矣。第桂枝、参、术，与痢证不合。痢证肺气之奔迫，以其火热暴注也，故《伤寒论》饮食入胃，即下利清水完谷者，乃肺之传送太急，热之至也，宜急下之。据此则治奔迫者，当以清火为主，人参清肺、泻肺二汤治之。肝气不得疏泄，亦由木郁为火，结而不畅，桂枝温木，是益其火，得毋虑不戢自焚乎。观仲景白头翁汤，用秦皮、白头翁以凉达肝木；四逆散，里急后重者，加薤白以疏郁；则知助肝疏泄之法矣，当归芦荟丸、泻肝汤、丹栀逍遥散加减治之。至于和肝调肺，止奔迫，解郁闭，一方而肝肺并治者，自古无之。余拟用白头翁汤，加石膏、知母、杏仁、桔梗、枳壳、槟榔、柴胡、麦芽、当归、白芍、甘草治之。轻剂则用小柴胡，加归、芍、杏仁、桔梗、枳壳、槟榔、麦芽、花粉，调和肺肝，则肺气不迫注，肝气得开利矣。又或肝气欲泄而下注，肺气欲收而不开，故痢多发于秋。秋金肺气闭而不开，肝气决裂而不遏，是以迫痛，此又从黄氏之义，另翻一解，而各书均不载者也。治宜甘桔汤加白芍，以桔梗开提肺气，以白芍平治肝木。本此意以为加减，则鳖甲、龙胆草、青皮、秦皮、芦荟，皆平肝之药；当归、生地、桃仁、五灵脂、延胡索，皆治肝经血分之药；黄芩、麦门冬、桑皮、知母，皆清肺之药；枳壳、贝母、杏仁、陈皮，皆肺经调气之药，随宜致用，变化在人，乌有不治之痢哉？

“调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此二语，为千古治痢之定法，而亦相沿治痢之套法耳。盖泛言调血，则归、芍、地榆用尽而不效；泛言调气，而陈皮、木香多服而无功。不知木香、陈皮，乃调脾气之药，痢虽脾病，而其所以逼迫者，肝肺之咎也，知调肝肺，则善

调气矣。血乃血海所总司，血海居大肠之间，故痢症脐下极痛者，必有脓血，痛不甚者无脓血，以脐下血海之血痛故也，知理血海，则善治血矣。

普明子谓痢证多兼食积，宜用枳壳、厚朴、大黄，轻则用山楂、神曲、莱菔子、麦芽，此论最浅而中肯。

久痢不止，肺气下泄，则魄随之陷，而魄脱则死。肺藏魄，治宜调补肺气，人参清肺汤以固之。如寒滑者，桃花汤治之。仲景诃黎勒散，即是清肺固脱之方。四神丸、乌梅丸，皆是桃花汤之义。方难尽举，升提固涩，总须分寒热用药，斯无差爽。

休息痢者，止而复作，乃固涩太早，留邪在内，故时复发作。治宜按上治痢之法，视何经见证，则用何经之药，以消除其邪，伏邪既去，而邪自不作。如羊脂、白蜜、黄连末服，不过取滑去蓄、寒去火之义。尤未若视其邪所发见之情，而分经用药，更为对证。

又补论曰：凡噤口痢，上噤下痢，法宜和中，此与霍乱对看自明。霍乱上吐下泻，必以和中而愈；则知噤口痢，上噤下痢，亦必以和中而愈。第霍乱是中寒而发，为上下俱脱之证，法主理中汤以温之。噤口痢上闭下滞，其为中热可知，热结于中，上下不开，和中之法，宜反理中汤诸药，以寒凉治之，生姜泻心汤去干姜为宜，人参白虎汤亦佳。

尿　血

膀胱与血室并域而居，热入血室则蓄血，热结膀胱则尿血。尿乃水分之病，而亦干动血分者，以与血室并居，故相连累也。其致病之由，则有内、外二因。

一、外因，乃太阳、阳明传经之热，结于下焦。其证身有寒热，口渴腹满，小便不利，溺血疼痛，宜仲景桃仁承气汤治之，小柴胡汤加桃仁、丹皮、牛膝亦治之。

一、内因，乃心经遗热于小肠，肝经遗热于血室。其证淋秘割痛，小便点滴不通者，呼赤淋，治宜清热。治心经遗热，虚烦不眠，或昏睡不醒，或舌咽作痛，或怔忡懊侬，宜导赤饮，加炒栀、连翘、丹皮、牛膝。治肝经遗热，其证少腹满，胁肋刺痛，口苦耳聋，或则寒热往来，宜龙胆泻肝汤，加桃仁、丹皮、牛膝、郁金。

尿血治心与肝而不愈者，当兼治其肺。肺为水之上源，金清则水清，水宁则血宁。盖此证原是水病累血，故治水即是治血，人参泻肺汤去大黄，加苦参治之，清燥救肺汤加藕节、蒲黄亦治之。

以上结热之证，其血溺出，皆有淋滴不通之象，乃尿血之实证也。此外又有虚证，溺出鲜血，如尿长流，绝无滞碍者，但当清热滋虚，兼用止血之药，无庸再行降利矣。盖前阴有二窍：一为水窍，一为血室之窍。血窍在女子，则为胎孕之门；血窍在男子，则为施精之路。故女子血室之血，能由此崩漏而下；男子血室之血，亦能由此走泄而出。是以血尿之虚证，与女子崩漏之证无异，宜用四物汤加减治之。肝如郁火者，加丹皮、炒栀子、柴胡、阿胶、芥灰；心经血虚火旺者，加黄连、阿胶、血余；脾气虚寒、不能摄血者，四肢清冷，脉微迟，面黯淡，加鱼鳔、黄芪、人参、艾叶、黑姜、甘草、五味治之；房劳伤肾，加鹿胶、海螵蛸、发灰散治之。又有肺虚，不能制节其下，以致尿后渗血者，审系肺阴虚，则兼气逆、痰咳、口渴等证，人参清肺汤主之。若肺阳虚不能治下，则必有遗溺足冷、水饮喘嗽之证，甘草干姜汤治之。

经　血

妇科已有专书，然男女血本同原，故并论之。《经》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能有子。天癸者，谓先天肾中之动气，化生癸水，至者，谓至于胞中也。水为阳气所化，阳倡而阴必随之。血者阴也，冲任主之，故应癸水，而即输血于胞中。血之应水而下，是谓以阴从阳，有如妻之从夫。冲、任两脉，皆起胞中，上属阳明，阳明乃后天水谷之海，居中宫，称戊土。

化气取汁，变赤为血，随冲、任两脉以下合癸水，是谓戊与癸合，男女皆然。男子主气，故血从水化而为精；女子主血，故血从水化而为经。血是男子之精，水中有血；女子之经，血中有水，故行经前后，俱有水浆可验。夫此水乃肾中冲阳之气所生，气亢则水竭，而血不濡，热证于是乎生矣；气寒则水冷，而血不运，寒证于是乎生矣。故凡调血，先须调水，调水即是调气。气生于肾，而主于肺；血生于胃，而藏于肝，以血海为肝之部分。肺金司气之制节，又为水之上源，调血调水，人当知所从事矣。故或调气中之水以滋血，或调血中之气而利水，是女子调经之法，即凡为血证之治法，学者宜鉴观之。

血热者，水之不足也，因见行经趱前，发热口渴诸证，四物汤，加天冬、麦冬、黄芩、花粉、柴胡、阿胶、牛膝等药，以滋水者濡血，或用六味地黄汤，以滋肺肾，亦能启水之源，此以滋水为养血之法也。血寒者，水不温也，因见经水后期、黯淡清冷之状，以及凝滞疼痛兼作，四物汤，加茯苓、甘草、桂枝、黑姜、附子等药，以温水者行气，气行则血行也。血虚者，行经太少，以及干枯淡薄，诸虚证，犹杂出难言。审系肾中天癸之水不足者，必骨热气逆、足痿脉数、子宫干涩，经血前后均无浆水，宜左归饮，加菟丝、龟板、阿胶、麦冬、五味、苁蓉，以滋天癸之水。审系胃虚，阳明冲任之血不足者，经水必淡，只有水浆，而少鲜血，宜炙甘草汤、养荣汤，酌而用之，以补生血之源，而血虚可治矣。

血滞者，瘀血阻滞，因见身痛腹胀，寒热带漏，散经闭经诸证，总是瘀血阻滞其气。若无瘀血，则经自流通，安行无恙，何缘而错杂变乱哉。凡此之类，故总以去瘀为要，四物汤，加延胡索、桃仁、香附、乳香、没药主之。有热，加黄芩、黄连；有寒，加干姜、附片。王清任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皆宜。瘀血之甚者，非仲景土瓜根、下瘀血等汤不治，另详瘀血门。

总而论之，血气二者，原不相离，血中有气，气即是水，吾于本条及水火气血论已详言之。知此，则知瘀血阻滞者，乃血阻其气，是血之咎，故破散其血而气自流通，桃仁、丹皮、五灵脂等，在所必用。血分有热者，乃气分之水不足以濡血，故令血热，用栀、芩等以泻火，泻火即是滋水也。血分有寒者，乃气分之水，水凝湿滞而不化，故濡滞不流通也，吴茱萸、细辛、桂枝、艾叶，以温水者温血，水温则气和，气和则血和。观此，可知男子瘀血，热结寒凝，治法与此皆无异矣。观于生天癸以生血之法，则知男子滋肾养血之法；观于补阳明以补血之原，则知男子补血之原矣；观于滋肺以养血之法，则知男子生津以养血之法。以至血热而水凝为痰，血虚而水溢为汗，同类异情，无不毕见。

崩　带

妇人面色青黄，肢体消瘦，心战腰酸，时下浊物，其物黄、赤、青、白、黯黑并下，是带脉之血伤损而成，故名曰带证。古法又分白浊一条，谓带下是带脉为病，其色污杂；白浊则是心、脾、肾三经为病，其色纯白。而所用之方，仍相仿佛，其实同一病也，皆是带脉为病。吾为指明曰：白浊、五带，所下似血非血，乃胞中之水也。此水清则为天癸，以济经血，前论详矣；此水浊则为白浊，为五带，水浊而血因以浊矣。盖带脉下系胞宫，中束人身，居身之中央，属于脾经。脾经土气冲和，则带脉宁洁，而胞中之水清和，是以行经三日后，即有胞水，黄明如金，是肾中天癸之水，得带脉脾土之制，而见黄润之色，乃种子之的候，无病之月信也。若脾土失其冲和，不能制水，带脉受伤，注于胞中，因发带证，白浊污杂，治宜和脾以利水。治脾即是治带，治带即是治水也。观肾着汤，用白术治腰痛如带五千钱者，肾着名汤，明言是肾中水邪，着于带脉，故从脾治之，以土治水，而带脉自愈矣。即此可知女子带证，是水不清，浊证仍是水不清，不必强分，总以和脾利水为主，胃苓汤主之。挟热者，去桂枝，加黄芩、黄连、黄柏；夹寒者，加细辛、吴萸。夫脾土郁蒸，湿气腐化，变生五带，赤白污浊，理脾解郁，宜逍遥散，加防己、木通主之。热，加丹皮、栀子、黄柏；寒，加台乌药、艾叶、砂仁。以上所论，虽未尽带浊之治，然已得法门，学者推而广之，遇热证，则

硝、黄、甘遂未必非宜；遇寒证，则参、术、芪附尤所必用；及寒热错杂，皆可随证制方。有纸笔不能尽传者，在医师之自悟也。

崩漏者，非经期而下血之谓也。少者名曰漏下，多则名为血崩。行经而去血过多，如水之流不能止者，亦是血崩。古名崩中，谓血乃中州脾土所统摄，脾不摄血，是以崩溃，名曰崩中，示人治崩，必治中州也。月经名曰信水，以五行惟土主信，土旺则月水有信，土虚则失信而漏下，甚则崩中矣。治法总以治脾为主，或劳倦伤脾，或思虑饥饱伤脾，脾虚不摄，宜用归脾汤，加艾叶、阿胶、灶心土。大虚者，宜十全大补汤，加阿胶、续断、升麻、炮姜、枣仁、山萸肉，再用鱼肚、鹿角霜、莲米，姜盐炖食，以调养之。黄芪、糯米、当归煎服，亦大补气血。六君子、养荣汤、炙甘草汤，皆脾经补益之药，可以加减用之。凡是崩中，此为正治。又有治肝以治脾之贼者，肝经怒火妄动，木郁克土，火扰而血不宁，其人善怒头痛，口苦目眩，胁腹胀满，六脉弦数，与脾经虚寒之证显有不同，宜归脾汤，加丹皮、栀子、柴胡、白芍、麦冬、五味子，补脾土、清肝火两面俱到，或用丹栀逍遥散，加牡蛎、阿胶、蒲黄。

谨按：带漏虽是水病，而亦有夹瘀血者，以血阻气滞，因生带浊，小调经汤随寒热加减治之。崩中虽是血病，而实则因气虚也，气下陷则水随而泻，水为血之倡，气行则水行，水行则血行，宜服补气之药，以升其水，水升则血升矣，补中益气治之。

合崩带观之，一是水病，一是血病，女子男子皆有血与水之病，宜通观之。

产　血

妇人胎中有血衣以裹儿，血衣之下，又有水衣以衬垫之。将产则胎水先破，水衣先下，然后血衣破而儿生，儿生之后，血衣乃下。世谓水衣垫胎，水衣既行，则其胎颠坠，是以儿出，此乃着迹之论，未得其所以然也。夫胎产之事乃关气化，岂犹什物之衬垫悬坠所可拟者。吾为指出其理曰：天地之大，总是以阳统阴；人身之生，总是以气统血。气乃肾中水化之阳，故气着于物，还复为水，吾是以有气即是水之论。妇人怀子垫胎之水衣，即气也，胎乃气载举之，气即是水，故水垫其胎，实则气载其血也。将产之时，水衣先行，气下行故水下行，水行实则气行也，气既下行，则其胎血自随之而下。血之从气，又如妻之从夫，岂有气行而血不行者哉。故胎之未生，气载之；胎之将产，气运之。知此，则知护胎者，必调气；催生者，必行气。而治一切血证，皆宜治气，均可于此悟出。

将产之时，腰腹大痛者，以气欲行而血未行，血阻其气，而气必欲迫之使行，故令大痛。此必初胎初产之妇，血道新开，碍气之行，故其痛极甚；或数产之妇，内有瘀血阻滞其气，故令大痛。若壮妇身无瘀血，则将产时微痛而已，或微胀而已。盖其气行而血随之下，血道既是熟路，又无瘀血阻滞，何痛之有？其极痛而胎不下者，催生之法，总宜行血，不使阻滞其气，则气下而胎随以下，佛手散主之。交骨不开者，加败龟板，及妇人油发（烧灰），义总取于活血，血活则气通，胎顺而自生矣。

既产之后，身痛腰痛。恶血不尽，阻滞其气，故作痛也。盖离经之血，必须下行不留，斯气无阻滞，自不作痛，又能生长新血。若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且多痛楚，宜归芎失笑散及生化汤治之。夫产后百脉空虚，亟宜补血，而犹力主去瘀者，瘀血不去，则新血断无生理，吾于男女异同论已详言之。虽产后大虚，仍以去瘀为急，去瘀正为生新计也，吐衄家须去瘀血，观此益信。

产后血晕，由血随气上，迷乱心神，故眼前生花，甚者闷绝口噤，神昏气冷。有下血过多而晕者，属虚，但昏闷烦乱而已，法当补血，宜炙甘草汤及八珍汤加枣仁、龙骨、朱砂、丹皮。有下血少而晕者，乃恶露上抢于心，心下满急，神昏口噤，绝不知人，法当破血，宜当归、延胡索、血竭、没药、荆芥穗、京墨（煅红醋淬），童便引。血晕之证，吐衄家间亦有之，医者不可不知。

产后血崩，乃荣气空虚，不能摄血归经，大剂归脾汤主之。如兼汗出气喘者，乃是血脱气散之危证，参附汤，加阿胶、熟地、茯苓、甘草以救之。然又有怒气伤肝，肝气横决，血因不藏者，归脾汤加炒栀子、阿胶、艾叶、柴胡，逍遥散加阿胶、牡蛎、棕炭、炒栀、莲叶、香附皆宜。

败血干肺，口鼻黑色，面如茄色，或发鼻衄，乃气逆血升之危候。或则喘急，或咳逆欲死，总缘肺虚不能制节其下，是以下行之血得以上干，宜参苏饮主之。鼻衄，加杏仁；喘咳，加五味。吐衄家血干肺脏者，亦与此同。

败血干心，心气闭塞，舌强不语，神昏谵语，如见鬼状，宜归芎失笑散，加龙脑、朱砂、血竭、没药治之，牛膝散加枣仁、琥珀、熟地、人参皆宜。

败血干脾，则呕逆腹胀，不能饮食，生化汤加半夏、茯苓、枳壳、厚朴。如发为水肿，是血从水化而变为水，与血变为脓无异。既从水化，则从水治之，五苓散，加蒲黄、丹皮以利之。

总之，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知产血上逆之为病，则愈知吐衄之血上逆为病也，但吐衄与产血，其病原不同，故治法亦异。此外尚有数证，乃产后多有之证，亦与吐衄义可参观，因连类及之，条列如下。

产后喘促，最危之候，因荣血暴竭，卫气无依，为血脱气散之证，宜参附汤饮之，四磨汤亦可。若因败血乘肺，气喘目黑，鼻起烟煤者，是为肺气将绝之证，参苏饮治之。二证，一是肾气虚脱，而阳上越，一是肺气虚竭而血上乘。两方皆主人参，大生水津。水者，气之母也。方主补气，故用人参以滋水，滋水即是补气。而阳上越者，佐附子以引之归根；血上干者，佐苏木以速之下降。诚产后救危之良方，男子血气脱绝之证，亦不能外此义也。

产后汗出，身微似汗者，吉。盖产后血虚，微汗则气来就血，阳来和阴，汗者气分之水也，产后血不足而气有余，故微泄其气，以与血配，最吉之兆。若阴虚于内，阳浮于外，濈濈汗出，是为自汗，与微汗有别，法宜补阴而引阳，圣愈汤，加附子五味麦冬、龙骨治之。若大汗亡阳，其汗如水之流，乃元气脱散，气即水也，气脱故大汗，非大剂参附汤不能回阳。又有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者，乃血不得其和，气因郁而上蒸，故但头汗，仲景谓之郁冒，用小柴胡汤解之。盗汗阴虚者，当归六黄汤治之。此与吐衄家汗出诸证有相通处，宜参观之。

产后发热，因阴血暴伤，阳无所附，四物汤加炮姜，从阴引阳，为正治之法。若头痛恶寒而发热者，属外感，不当作寻常伤寒治之，惟宜用四物汤，加荆芥、柴胡、葱白，和血解表而愈。又有停食发热者，必见胀闷、嗳气、呕哕等证，异功散，加山楂、神曲、麦芽、厚朴、生姜治之。若因瘀血壅滞而发热者，必见身腹等处刺痛之证，生化汤治之。若去血过多，烦躁口渴，面赤身热者，当归补血汤治之。若阴虚阳无所依，孤阳外越而发热者，急进参附汤救之。《金鉴》此条，于产后发热虚实之证略备，与男子亡血发热者，治法相同。但亡血是血上行，产后是血下行，一逆一顺，其间略有不同耳。

产后杂证犹多，所举数条，皆与吐血之证有互相发明者，其余不及备载，另有产科诸书可查。

又补论曰：产后气下泄，故多脱证；吐血气上逆，故少脱证。吐血之脱证，皆宜降；产后之脱证，则宜升，此绝不同。

卷 五

血中瘀证治(五条)

瘀 血

吐衄便漏,其血无不离经。凡系离经之血,与荣养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其已入胃中者,听其吐下可也;其在经脉中,而未入于胃者,急宜用药消除,或化从小便出,或逐从大便出,务使不留,则无余邪为患。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故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世谓血块为瘀,清血非瘀;黑色为瘀,鲜血非瘀,此论不确。盖血初离经,清血也,鲜血也,然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离经既久,则其血变作紫血。譬如皮肤被杖,血初被伤,其色红肿,可知血初离经,仍是鲜血;被杖数日,色变青黑,可知离经既久,其血变作紫黑也。此血在经络之中,虽已紫黑,仍是清血,非血块也,是以能随气运行,走入肠胃,吐下而出。设在经络之中,即是血块,如何能走入肠胃耶?至于血块,乃血入肠胃,停留片时,立即凝结,观宰割猪羊,滴血盆中,即时凝结,便可知矣。故凡吐衄,无论清、凝、鲜、黑,总以去瘀为先。且既有瘀血,便有瘀血之证,医者按证治之,无庸畏阻。

瘀血攻心,心痛头晕,神气昏迷,不省人事,无论产妇及吐衄家,有此证者,乃为危候。急降其血,而保其心,用归芎失笑散,加琥珀、朱砂、麝香治之;或归芎汤,调血竭、乳香末,亦佳。

瘀血乘肺,咳逆喘促,鼻起烟煤,口目黑色,用参苏饮,保肺去瘀,此皆危急之候。凡吐血即时毙命者,多是瘀血乘肺,壅塞气道。肺虚气促者,此方最稳。若肺实气塞者,不须再补其肺,但去其瘀,使气不阻塞,斯得生矣,葶苈大枣汤,加苏木、蒲黄、五灵脂、童便治之。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周身作痛。以其堵塞气之往来,故滞碍而痛,所谓痛则不通也,佛手散,加桃仁、红花、血竭、续断、秦艽、柴胡、竹茹、甘草,酒引;或用小柴胡,加归、芎、丹皮、桃仁、荆芥,尤通治内外之方,义较稳。

瘀血在上焦,或发脱不生,或骨膊、胸膈顽硬刺痛,目不了了,通窍活血汤治之,小柴胡汤加归芎、桃仁、红花、大蓟,亦治之。

瘀血在中焦,则腹痛胁痛,腰脐间刺痛着滞,血府逐瘀汤治之,小柴胡汤加香附、姜黄、桃仁、大黄,亦治之。

瘀血在下焦,则季胁、少腹胀满刺痛,大便黑色,失笑散,加醋军、桃仁治之,膈下逐瘀汤亦稳。

瘀血在里,则口渴,所以然者,血与气本不相离,内有瘀血,故气不得通,不能载水津上升,是以发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则不渴矣,四物汤,加枣仁、丹皮、蒲黄、三七、花粉、云苓、枳壳、甘草,小柴胡汤加桃仁、丹皮、牛膝,皆治之。温经汤以温药去瘀,乃能治积久之瘀,数方皆在酌宜而用。

瘀血在腠理,则荣卫不和,发热恶寒。腠理在半表半里之间,为气血往来之路,瘀血在此,伤荣气则恶寒,伤卫气则恶热,是以寒热如疟之状,小柴胡汤,加桃仁、红花、当归、荆芥治之。

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自汗盗汗。肌肉为阳明所主,以阳明之燥气而瘀血和蒸郁,故其证象白虎,犀骨[1]地黄汤,加桃仁、红花治之;血府逐瘀汤,加醋炒大黄,亦可治之也。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结为癥瘕。瘕者,或聚或散,气为血滞,则聚而成形,血随气

散，则没而不见。方其既聚，宜以散气为解血之法，九气丸治之。在胸膈上者，加桔梗、枳壳、瓜蒌、生姜、甘草；在右者，加苏子、桑皮、陈皮；在左者，加青皮、牡蛎、当归；在中焦大腹者，加厚朴、枳壳、防己、白芍、甘草；在小腹下者，加橘核、小茴、荔核、槟榔、川楝子、五灵脂。气散则血随而散，自不至于结聚矣。至其既散之后，则又恐其复聚，宜以调血为和气之法。此时瘕气既散，处于血分之中，但一调血，则气自和，而不复聚矣，逍遥散，加丹皮、香附治之；归脾汤，加柴胡、郁金子亦治之。癥者，常聚不散，血多气少，气不胜血故不散，或纯是血质，或血中裹水，或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水即气也。癥之为病，总是气与血胶结而成，须破血行气，以推除之，元恶大憝，万无姑容。即虚人久积，不便攻治者，亦宜攻补兼施，以求克敌。攻血质，宜抵当汤、下瘀血汤、代抵当丸；攻痰水，宜十枣汤；若水血兼攻，则宜大黄甘遂汤，或秘方化气丸。外治法，贴观音救苦膏。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与气相战斗，则郁蒸腐化，而变为脓，另详吐脓、便脓、疮脓门，兹不再赘。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被气火煎熬，则为干血。气者，肾中之阳，阴虚阳亢，则其气上合心火，是以气盛即是火盛。瘀血凝滞，为火气所熏，则为干血，其证必见骨蒸痨热，肌肤甲错，皮起面屑，名为干血痨。病至此者，十治二、三，仲景大黄䗪虫丸治之。盖既系干血，便与气化隔绝，非寻常行血之品所能治也，故用诸虫啮血之物，以消蚀干血。瘀血不去，新血且无生机，况是干血不去，则新血断无生理，故此时虽诸虚毕见，总以去干血为主也。如胆识不及，可以滋补之药送下此丸，亦调停之一术。

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被风气变化，则生痨虫。气者，肾水之所化也，故气动即为湿；风者，肝阳之所生也，故风动即为热，湿蒸热煽，将瘀血变化为虫，是为痨虫。此犹之草腐为萤，谷飞为虫也。其办法：面色乍赤乍白，乍青乍黄，唇口生疮，声嘎咽痒，烦梦不宁，遗精白浊，发焦舌燥，寒热盗汗，口出秽气，不知香味，喜见人过，常怀忿怒，梦见亡先，惊悸咳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两边有小结核。或食豆而香；又用乳香薰其手背，帕覆手心，须臾，毛长至寸许；每日平旦精神尚好，日午向后，四肢微热，面无颜色，皆是痨虫之候也，月华丸主之。多食鳗鱼肉，既有滋补，又善杀痨虫。或用鳗鱼骨烧黑，鳖甲炒为末，煎人参、当归、白芍、白薇汤送下，补虚杀虫，相辅而行。若专事杀虫，金蟾丸亦可间服，金线蛙烧服亦妙。黑猫杀取肝，焙干为末，月初五更空心服，大能杀除痨虫，可代獭肝。獭爪为末酒下，痨虫居肺叶间，咯血声嘶者，皆能治之。

痨虫乃血化之虫，最为灵异，其人死后，虫为妖孽，传染家人，为传尸痨。杀三人者，其虫不治，传尸之证，与其所感之病人无异，《金鉴》谓宜服传尸将军丸，方载《丹溪心法》中。今查《丹溪心法》，不载此方，然以将军名丸，其主用大黄可知。夫传尸虫孽，袭染人身，亟宜除去，故主攻下，亦如仲景攻干血法，以免留邪为患也。此虫一传人身，便能聚积人身之血以为窠囊，食息生育，变化无穷，吾谓可用移尸灭怪汤，杀其虫而夺其血，斯无遗留之邪矣。

以上二证，大便不溏泄者，尚可攻治；溏泄者，不能任药，必死。

蓄　血

蓄血者，或伤寒传经之邪，或温疫时气之邪，传于血室之中，致周身之血，皆为邪所招致而蓄聚胞中。小腹胀痛，其人或寒或热，昼日明了，夜则谵语，甚则发狂，呼叫打骂，《内经》所谓血在上喜忘，血在下如狂是也。癫犬咬伤，毒聚胞中，故令发狂，皆属蓄血之证，仲景抵当汤治之，桃仁承气汤亦治之。若胆识不及，可用膈下逐瘀汤加大黄。若血犹未结，但是热入血室，夜则　谵语，用小柴胡汤，加桃仁、丹皮治之。

血　臌(附血肿)

血臌之证，胁满小腹胀，满身上有血丝缕，烦躁漱水，小便赤，大便黑，腹上青筋是也。医书俱云是妇人之病，唯喻嘉言谓男子恒有之。面色痿黄，有蟹爪纹路，脉虽虚极，而步履如故，多怒善忘，口燥便秘，胁胀腹疼，迨胀之既成，腹大如箕，遂不可救。东南最多，所以然者，东海饶鱼盐，鱼者甘美之味，多食令人热中；盐者咸苦之味，其性偏于走血。血为阴象，初与热合，不觉其病，日久月增，中焦冲和之气，亦渐为热矣，气热则结，而血不流矣。于是气居血中，血裹气外，一似妇人受孕者然，至弥月时，腹如抱瓮。推而言之，凡五方之膏粱厚味，椒姜桂糈，成热中者，皆其类也，治之之法，以六君子汤，加干姜、川芎、防己为末，陈米、荷叶煎汤泛丸，白汤下，执中央以运四旁法也。

谨按：喻氏之论，其言血臌之原，最为详确，惟所主之方，与气热则结而血不流之说，未能吻合。盖六君子与所加之药，于治痰臌为宜，且须寒饮，方为切合。如论所谓，宜用清和理气之品，攻剂，代抵当丸主之；和剂，丹栀逍遥散，加姜黄、香附治之。诸书皆用桃奴散或琥珀散治之，第两方用温药，亦血因寒凝之剂，与喻氏所论又有不同，医者审证择用可也。

又有石瘕肠覃，状如怀子，腹日以大，月事以时下者，为肠覃，以寒客于肠外，气病而血不病也，宜橘核丸主之。月事不以时下者，为石瘕，乃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恶血当下不下，衄以留止，故成石瘕，是气病而血亦病也，宜琥珀散、桃奴散治之，后服温经汤。

单腹胀者，为血臌。若四肢皆胀，或先从四肢肿起，其色红者，谓之血肿。亦有不红者，血从水化而为水，故不红也。或得于吐衄之后，瘀血化水而肿，或得于妇人经水不行，血化为水而肿。既化为水，则兼治水，五皮饮，加当归、白芍、蒲黄、丹皮、桃仁治之，或用干漆、雄黄醋丸，麦芽汤下亦可。

又凡臌胀浮肿，俱要分阴证、阳证。阴证，脉沉涩弦紧，必有寒痰诸证，宜中满分消汤加桃仁；阳证，脉数口渴，便短气逆等证，宜小柴胡汤，加知母、石膏、防己、丹皮、桃仁、猪苓、茯苓、车前子治之。另详六卷肿胀门。

经　闭

妇女经闭有四：一寒证，一热证，一实证，一虚证。

寒闭者，积冷结气，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胞门为寒所伤，经络凝坚，阴中掣痛，少腹恶寒，上引腰脊，绕脐寒疝，或瘀血不行，留为石瘕，皆霜凝冰结之象也。用温经汤主之，或用温药下之，附子理中汤加当归、桃仁、大黄、细辛、牛膝、肉桂，生化汤下之，尤稳；经通之后，再服肾气丸收功。

热证者，胞为血室，血室为肝之所司，肝火横逆，从胞脉上迫于心肺。心肺之气，不得下通，则发寒热，头晕耳鸣，烦躁多怒，咳逆气上，治宜平其肝火，使肺气得下降，心血得下注，斯经通矣，当归芦荟丸加桃仁以攻之，丹栀逍遥散加桃仁以和之。又曰：冲任两脉，起于胞中，上属阳明，若胞中火逆，随冲任两脉上冲，头晕颊赤，咽喉不利，发热口渴，咳逆喘息，此乃胞气上逆，合于阳明之气，而为躁动之证。法宜从阳明以折冲逆，使火下降，斯经通矣，玉烛散治之。如脾胃素虚，不便攻治者，玉女煎加桃仁、丹皮治之。《金匮》麦门冬汤，尤能逆折冲气。数方皆从阳明降气，使气下达胞中，则经自通。又有从肾中引气下行，以通经之法，用六味地黄汤，加知、柏、牛膝、桃仁，此又引冲气下行，隔治之法。

实证经闭者，妇人少腹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此为水与血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又仲景曰：妇人伤寒中风，经水适断，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小柴胡汤主之。妇人经闭，藏坚癖不止者，中有干血，湿热腐变，化出白物，矾石末纳入阴户，吾谓可用土瓜根汤，加黄柏、防己治之。又或小腹结痛，大便黑色，小便不利，明

知血欲行而不肯利下，宜抵当汤主之，时方可用膈下逐瘀汤。

虚证经闭者，或因失血过多，面与爪甲之色俱浅淡黄白。血既从上而脱，更何从再注胞中，以为经水哉。治法宜止其吐衄之血，使其下行；再补其虚，则血生而气顺，下注胞中，斯经得通矣，四物汤，加牛膝、枳壳、降香、郁金、血余、童便、茯苓、甘草、阿胶。或因过淫精竭，肾中天癸之水不至胞中，则不能引动冲脉之血，是为阳不倡阴，水不化血，宜滋补其水，以益天癸，左归饮主之，三才汤亦主之。或因生产过多，伤血血枯，圣愈汤主之。或室女血枯，名为童痨。室女正当血盛之时，而乃经少血枯，以致骨蒸肌热，面色枯白，两颧发赤，懒于饮食，皮干消瘦，咳嗽喘息，此宜大滋其血之化源，使血骤生，而诸病乃退，炙甘草汤主之。又或妇人女子，不得隐曲，心念不遂，脾气抑郁，以致胃病，不思饮食，倦怠少神，怔忡健忘，脾不化汁，心不化赤，是血虚而无经水。血虚则生内热，肌肉干瘦，如风之消物，故又名风消，其证难治，宜归脾汤主之。血虚则火盛无制，心乘肺金，金气不行，不能运布，水津留于胸中，津液尽化为痰，咳嗽不已，日久成痨，经所谓传为息贲，则不能治，谓喘息也。都气丸，加人参、麦冬、枣仁、五味子、钟乳石治之，天王补心丹亦治之。保和丸、清燥救肺汤，皆可借治息贲。叶氏养胃汤，加熟地、五味、云苓亦佳。

经血原委，已于四卷详言之，兹特就经闭大略，出其证治，化裁通变之用，则存乎其人而已。

末段所论生血之法，男女略同，治血证者，须切究之。

胎　气

妇人以血养胎，血或不足，或不和，于是有胎气诸证。此与本书血证不涉，然亦血分中事，不类而类，因并论以启人之悟。

孕妇胎中，止有水、血二者而已。水即是气，故生产时，水衣先至，后下血衣；行经时亦先下浆水，后下鲜血。水者气之所化，气属阳，血属阴，水先乎血，是为阳先乎阴也。故行经也，必天癸之水，至于胞中，而后冲任之血应之，亦至胞中，于是月事乃下。其受胎也，亦必天癸先交，而冲血后聚，故不曰男女，媾血，而曰男女媾精。精者，水与血混合之名也。既成胎后，肾中之阳气，则化水以养胎；胃中之水谷，则取汁化血，从冲任两脉，下注胞中以养胎。胎中水足，则血不燥；胎中血足，制气不亢，水血调和，则胎孕无病。所以有病者，皆水与血不和之故。胎病多端，吾且斩断葛藤，但就水血二者立法，可以通一毕万矣。

恶阻者，何也？胎中之水火，上逆入胃故也。冲任乃胞脉，皆上属于阳明，阳明之气，下行为顺。今因有胎，子宫收闭，冲气不得下泄，转而上逆，挟胞中之水，以干胃土，则为痰水上溢，因而呕吐。治宜调胃利痰，二陈汤，加枳壳、砂仁、生姜、藿香治之，香砂六君子汤亦治之。水降则气降，胃得安而不呕吐矣。又或胞气上逆，上合阳明燥气而为火，亦致吐逆，呕苦呕酸，哕气拒食，胎塞于下，气逆于上，多生火证。故世谓胎前不宜热药，以此之故，法宜清胃降火，小柴胡汤主之，麦门冬汤亦治之。

子呛者，何也？胎中之水火，上干于肺故也。养胎全赖水与血二者，若水不足以濡血，则血燥；血不足以济水，则气热；燥热相合，是为胎火。胎火循冲脉而上，干犯肺金，则咳喘交作，两颊发赤，咽喉不利，气呛咳嗽，故名子呛。仲景麦门冬汤治之，时方玉女煎加五味子亦妙。方中牛膝，正取其降冲逆。半夏降冲逆，降水也；牛膝降冲逆，降火也，皆以堕胎之药安胎，用之得宜，正无畏缩。又有胎中之水，上泛为痰，冲肺作咳，以致子呛者，于法又宜去水，苏子降气汤，六君子汤加五味、炮姜、细辛治之。若是水火兼动，而致咳嗽，宜泻白散，加杏仁、栝蒌霜、白前、黄芩、枳壳、甘草；或葶苈大枣泻肺汤治之，但葶苈猛，不可多用。

孕妇少腹痛，仍分水分、血分两端。在水分者，膀胱之气不能化水，则子脏胀满，水不

得泄，必见小便短涩、胀喘诸证。审是热结不行者，导赤散，加山栀、防己以清之。审系寒结而阳气不化者，五苓散治之，取其水利，则少腹之痛自止，橘核丸加茯苓亦治之。在血分者，胞为肝肾所司，肝阳不达于胞中，则胞血凝滞而痛，四物汤，加艾叶、香附、阿胶、茴香。肾阳不达于胞室，则胎冷痛，上连腰脊，四物汤，加杜仲、故纸、台乌、艾叶。此名胞阻，谓胞中阴血与阳气阻隔也，重则用肾气丸，轻则用胶艾四物汤。

血与水皆阴也，水为先天阳气所化之阴液，血为后天胃气所化之阴汁，肾阴又转赖胃之水津而生，胃气又实藉肾之生阳而旺。今有肾中之生阳不足者，脉弦发热，愈胀而下坠，腹痛恶寒，子宫欲开，仲景用附子汤治之，保肾之阳，以扶胃气，此补阳法也。又有胃中之水津不足者，则子脏干燥，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凭，数欠伸。所以然者，以肾水不足，冲血不足，无所润养。肾水在下，则为胞中之天癸；在上，则为口中之津液；脏燥，则肺金不得津液之润养，故肺主悲伤；欠伸者，明系肾病；如神所凭者，血燥则心不化液，而神无守也。甘麦大枣汤，滋肾之阴，从冲任以输水于肾，而肾阴因藉以生，此补阴法也。视此二条，一切滋阴、补阳之法，可以贯通。

胎漏，亦分水与血二证。下血者，属血热，因其火甚，故逼血妄行，宜四物汤，加阿胶、炒栀子、侧柏叶、黄芩。下水者，或如豆汁，下至升许，名曰孤浆，去水太多，则胎干枯，必倚而坠。水即气也，惟其气泄，是以水泄，黄芪、糯米浓煎，补而滋之；茅根、白术、人参、鹿角霜、桑螵蛸、白银，酒水煎服亦佳。

再按：血统于脾，而藏于肝，肝主疏漏，故漏血，治以归脾汤，加柴胡、山栀、阿胶，于法尤合。水生于肾而制于肺，肺气不纳，故漏水，今观肺中虚寒，不能制下，则小便遗溺，可知肺气不纳，所以漏水之理矣，宜用白术、人参、海螵蛸、龙骨、牡蛎、百合、诃子、芦根、白银。

子淋者，小便淋沥。亦分水淋、血淋二者。水淋，病在膀胱，胀闭涩滞，宜五淋散，加木通，泽泻；血淋者，病在血室，阴中割痛，下滴血点，四物汤，加苁蓉、茅根、藕节、条芩、赤苓、草梢。

子悬者，胎气上逼，悬塞心胸。亦分水分、血分二者。水分之病，由于气虚，水泛为痰，壅凑其胎，浊气上逆，脉必沉滑迟弱，六君子汤，加枳壳、紫苏、腹皮、川芎、香附治之。血分之病，由于血虚，胎中厥阴肝经相火上僭，举胎上逼，宜小柴胡合四物汤，再加云苓、黄连、黄柏，六味丸加牛膝、麦冬以引之使下，亦高者抑之之义，毋畏牛膝之堕胎也。

又按：子悬之证，有孕七八月，产母血虚，胎无所养，上行求食者，但用下降之药不能治也。宜大补其血，炙甘草汤去桂枝，加淮药、枣仁治之，圣愈汤加白术、云苓、甘草亦治之，甘麦大枣汤皆宜。又当美其饮食，用黄芪、人参、山药、白芷、芡实，猪蹄炖服，最佳。

子气者，水肿也。胞与膀胱，并域而居，胞宫为胎所站，侵逼膀胱，以致膀胱之水，不能化行。亦由膀胱之气化，先有不足，故能为胎站，用五苓散主之。若是胎火乘肺，化源不清，以致便短水肿者，去桂枝，加知母、麦冬、黄芩、杏仁、防己治之。

子烦者，血虚也。血者，心之所主；血足，则心不烦。胎既耗血，胎中之火，又上与心火相合，火扰其心，是以虚烦不能眠，酸枣仁汤治之，朱砂安神丸亦治之。

子眩者，气分之痰也，其证目眩头晕，皆由胎水上逆为痰之所致。二陈汤，加紫苏、枳壳、杏仁、姜汁、竹沥治之。

子痫者，血分之风也。其证忽然昏冒，卒倒无知，手足抽掣，过时则醒，口噤反张，乃孕妇血虚，风邪入肝之所致。法宜补血祛风，四物汤，加钩藤、防风、茯神、桑寄生、独活、羚羊角，逍遥散、小柴胡，皆可借治。

小便不通者，气不足也。气化则水能出，今小便点滴不通，是胞系下压其溺窍故也。究其所以下压溺窍之故，则因肾气不足，不能举胎而上，此名转胞，宜肾气丸主之。又或胃气不足，不能升提其胎，补中益气汤主之。

大便不通者，血不足也。孕妇之血足则无病，血既不足，则供胎犹未能给，更何能分给诸藏，是以必现口渴、咳逆、发热、大便不通等证，治宜滋生其血，血足则大便自通。四物汤，加杏仁、麻仁、苁蓉、菟丝子治之，逍遥散加麻仁、枳壳、厚朴，亦治之。

总而论之，胎气不和者，皆是水分之病，调水则气自和；胎火太旺者，皆是血分之病，调血则火自熄。能知水火血气之故，则治胎不难，治失血之证亦不难，即治杂证，更无所难。

此书为失血说法，其气一门，皆连类而及之者。然胎病之发，尤水火血气之显然者，能参透此条，则于水、火、血、气四字，自无隐慝之情。其他胎病，有未备录者，另有胎产之书可查。

---

〔1〕“骨”当作“角”。

卷 六

失血兼见诸证

痨 瘵

痨瘵之证，咳血痰嗽，遗精泄泻，潮热盗汗，瘦削疲倦，梦与鬼交，或梦亡先，喜见人过，常怀忿怨，平旦病减，午后病增，发热心烦，口燥鼻干，脸红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若泻不止，则不治矣。其原得于酒色损伤，以及失血之后，瘀血郁热，化生痨虫，蚀人脏腑之精血，变生诸般怪证。病人死后，虫气传染家人，名曰传尸，又名尸疰，谓其自上注下，见证与前死之人相似故也。辨虫之法，或腹中有块，或脑后两边有小结核，或用乳香薰手背，以帛覆手心，良久手上出毛长寸许，白黄者可治，红者稍难，青黑者死。若薰手无毛，非痨虫证也。又或用真安息香，烧烟吸之，不嗽者非传尸，烟入即嗽，真传尸也。痨虫之形，或似蜣螂，或似红丝马尾，或似虾蟆蝟 鼠，或似鞠面，或有足无头，或有头无足，或化精血归于元气之内。传至三人者，其虫灵怪不可治。凡用药治虫，勿令病者知之，恐虫觉悟，难取效也。

夫痨虫何由而生哉？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身亦必先有瘀血，虚热郁蒸，乃生痨虫。虫者，风木之气所化，人身肝主风，木又主藏血，肝脏之血若有瘀积，是犹木之先腐也，于是肝脏之风气，郁遏蒸煽，将瘀血化生为虫。既化为虫，即从虫治之，宜天灵盖散治之。然天灵盖不易得，且不宜用，可用虎头骨代，或金蟾丸亦可。余每用干漆、明雄、川椒、楝根皮、白颈蚯蚓、升麻、郁金，共为末，白汤五更时服，其虫不吐即下。义固取于杀虫，而尤在干漆、郁金，兼治瘀血，以痨虫是瘀血所化，杀虫是治其标，去瘀是治其本也。诸书但言杀虫，而不知虫之所自生，宜乎未得其治也。吾为指出，痨虫是瘀血所化，治瘀血是治其本也。《辨证录》用移尸灭怪汤，治痨虫传尸，方以去瘀为主，故效。

痨虫之生，由瘀血所化。而痨虫既生，蚀人精血，人之正气，日以消耗，不治其虚，但杀其虫，病终不能愈也，月华丸主之，义取补虚，而去瘀杀虫兼施，其治乃万全之策。鳗鱼肉常食亦佳，或鳗鱼骨、鳖甲、知母、山茱萸、柴胡、当归、青黛、桃枭为丸，人参汤下，亦攻补兼行之术。

又凡湿热积痰，皆能生虫，与小儿疳虫无异，用金蟾丸即愈，不比血化之虫，灵怪难治也。

既杀虫后，但当滋补其虚。阴虚者，十居八九，琼玉膏主之，加黄柏、知母、紫河车更佳。阳虚者，十之二三，六君子汤主之。

咳　嗽

杂病咳嗽，另有方书可查，未及备论。兹所论者，虚痨失血之咳嗽也。失血家，十有九咳。所以然者，肺为华盖，肺中常有津液，则肺叶腴润，覆垂向下，将气敛抑，使其气下行。气下则津液随之而降，是以水津四布，水道通调，肝气不逆，肾气不浮，自无咳嗽之病矣。血者，火化之阴汁；津者，气化之水液，二者本相济相养。水不济火，则血伤；血不养气，则水竭。水竭，则津不润；肺血伤，则火来克金，金被火克，不能行其制节，于是在下之气，始得逆上。气既逆上，则水津不能随气下布，凝结为痰。在下之水邪，又得随气而升，泛为水饮，皆致咳嗽。吾于咳血门已详论之，兹复条列如下，以便查核。

一、肺脏津虚，火气乘之，致成燥咳，气呛痰涩，或带血丝，久成肺痿，清燥救肺汤治之。

一、痰火凝结，咳逆发渴，喉中痰滞者，由于津液不散，阻塞气道，治宜清利其痰，滋养其津，紫菀散主之。

一、水饮冲肺，咳逆倚息不得卧者，由于失血之人，肝经风火太盛，激动其水，上冲肺，卧则肺叶张，水饮愈冲，是以不得卧息，葶苈大枣 泻肺汤治之。吾每用二陈汤治饮，加苏子、柴胡、白芥子、黄芩、石膏、杏仁、荆芥、薄荷、枇杷叶，风火兼治，尤效。此与杂病咳嗽，因寒动水者有异。因寒动水，以致水饮冲肺者，宜小青龙及真武汤。血证咳嗽，多是内动风火，激水而上，青龙、真武等，又其所忌，医者辨之。

夫虚痨咳嗽，原于火克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则病皆在于胃。胃为水谷之海，化生津血，血不足则火旺，津不生则肺燥，水气不化，则饮邪上干。治胃火，宜白虎汤，加生地、百合、五味子，或玉女煎。治胃痰，宜滚痰丸、指迷茯苓丸，轻者用豁痰丸。治胃中水饮，宜二陈汤，加苏子、白芥子、防己、枳壳、杏仁、生姜；若水饮挟火者，加柴胡、黄芩、当归、白芍。

《内经》云：五脏六腑，皆有咳嗽，而无不聚于胃、关于肺。上条分肺、胃治，已详。兹有一方，可以统治肺胃者，则莫如小柴胡汤。肺火盛，加麦冬；心火盛，加黄连、当归；肝火盛，加当归、胡黄连；黄昏咳嗽，为火浮于肺，加五倍子、五味子以敛之；五更咳嗽，为食积之火，至寅时流入肺经，加莱菔子；痰凝气滞者，加栝蒌霜、旋覆花、杏仁、桔梗、射干、川贝母；水饮上冲者，加葶苈子、桑白皮、细辛、五味子；有寒，加干姜、云茯苓；若兼外感，发热恶寒，鼻塞头痛而咳嗽者，宜小柴胡汤，加荆芥、紫苏、杏仁、薄荷。盖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郁火，升清降浊，左宜右有，加减合法，则曲尽其妙。

又有痰血作咳，其证咳逆倚息而不能卧，与水饮冲肺之证相似。盖人身气道，不可有塞滞。内有瘀血，则阻碍气道，不得升降，是以壅而为咳。气壅即水壅，气即是水故也。水壅即为痰饮，痰饮为瘀血所阻，则益冲犯肺经，坐立则肺覆，瘀血亦下坠，其气道尚无大碍，故咳亦不甚；卧则瘀血翻转，更为阻塞，肺叶又张，愈难敛戢，是以倚息不得卧也。若仍照水饮冲肺，用葶苈大枣汤，是得治饮之法，而未得治瘀之法矣。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则痰水自消，宜代抵当丸，加云茯苓、法半夏；轻，则用血府逐瘀汤，加葶苈、苏子。又有咳嗽侧卧一边，翻身则咳益甚者，诸书皆言侧卧一边，乃失血咳嗽不治之证，而不知仍是瘀血为病。盖瘀血偏著一边，以一边气道通，一边气道塞。气道通之半边，可以侧卧；气道塞之半边，侧卧则更闭塞，是以翻身，则愈加咳逆也，宜血府逐瘀汤，加杏仁、五味子主之。侧卧左边者，以左边有瘀血，故不得右卧也，右卧则瘀血翻动，益加壅塞，宜加青皮、鳖甲、莪术，以去左边之瘀血；侧卧右边者，以右边有瘀血，故不能左卧也，宜加郁金、桑皮、姜黄，以去右边之瘀血。凡此瘀血咳嗽之证，诸书少言及者，朱丹溪略引其端，亦未申明，吾于临证有悟，不惜大声疾呼者，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岂敢秘而不传哉。

又有冲气咳逆者，以冲脉起于血海，循行而上丽于阳明。血海受伤，则冲脉气逆，上合阳明，而为火逆燥咳之证，麦门冬汤主之，玉女煎亦主之。二方皆从阳明以抑冲气之颠，使不逆也。

又有冲气挟肝经相火，上乘肺金者，其证目眩口苦，呛咳数十声不止，咳牵小腹作痛，发热颊赤，宜四物汤合左金丸，再加人尿、猪胆汁、牡蛎、五味治之。盖血室为肝之所司，冲脉起于血室，故肝经之火得缘冲气而上，小柴胡汤加五味子、青皮、龙骨、牡蛎、丹皮、地骨皮亦治之。重者，加胡黄连。

冲脉本属肝经，然其标在阳明，而其根则在于肾。盖冲脉起胞中，而肾气即寄在胞中。肾中之气上于肺而为呼吸，亦借冲脉之路，以上循入肺，是以脐旁冲脉之穴，谓之气冲。《内经》又明言冲为气冲，冲脉之与肾经交合者如是。是以冲脉每挟肾中之虚火，上逆而咳，喘促咽干，两颧发赤，宜猪苓汤，加五味子、知母、牛膝、黄柏、熟地、龟版，或麦味地黄汤以安之，三才汤加铁落以镇之，或大补阴丸合磁朱丸，加五味以吸冲气，使归于肾，则不咳逆矣。又有胞中之水内动，冲气挟水上逆而咳者，其证上热下寒，龙雷火升，面赤浮肿，头晕咽痛，发热心悸，大便反滑，腰痛遗溺，桂苓甘草五味汤治之，肾气丸亦治之。参看吐血、咳血门更详。

咳嗽之病，其标在肺，其本在肾。血家咳嗽，尤多生于肾虚。肾者，气之根也，肾经阴虚，则阳无所附，气不归根，故浮喘咳逆，宜三才汤，加五味子、沉香。陈修园用二加龙骨牡蛎汤，加阿胶、麦冬、五味子，其附子须少用，只作引导耳。余每用知柏地黄汤，少加五味子、肉桂以为报使，常服都气丸亦佳。又有肾经阳虚，不能化水，腰痛便短，气喘咳逆者，肾气丸加五味治之。更有肾水上泛，脾土不制，而为水饮咳嗽者，乃属五饮杂病，非失血家应有之证，自有各书可查，兹不赘及。

发　热

吐血家，脉静身凉，不药可愈，以阴虽亏而阳犹不亢，阴与阳尚得其和，故易愈也。或身有微热，皮毛似汗，此为阳来求阴，水来就血，亦可自愈。所谓发热者，与身有微热不同。

失血家，阳气郁于血分之中，则身热郁冒，但头汗出。身热者，火闭于内，而不得达于外故也。但头汗出者，火性炎上，外有所束，则火不能四达，故愈炎上，而头汗也，治法宜解其郁，使偏身微汗，则气达于外，而阳不乘阴，热止血亦治矣。此如盛暑遏热，得汗而解，小柴胡汤主之。

又有瘀血发热者，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证象白虎，口渴心烦，支体刺痛，宜当归补血汤合甲己化土汤，加桃仁、红花、柴胡、防风、知母、石膏，血府逐瘀汤亦治之。瘀血在肌腠，则寒热往来，以肌腠为半表半里，内阴外阳，互相胜复也，宜小柴胡汤，加当归、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红花治之，桃奴散加黄芩、柴胡亦治之。瘀血在腑，则血室主之，证见日晡潮热，昼日明了，暮则谵语，以冲为血海，其脉丽于阳明，故有阳明燥热之证，桃仁承气汤治之，小柴胡汤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瘀血在脏，则肝主之，以肝司血故也，证见骨蒸痨热，手足心烧，眼目青黑，毛发摧折，世以为难治之证，而不知热血在肝脏使然，宜柴胡清骨散，加桃仁、琥珀、干漆、丹皮治之。

以上所论，皆属血家发热之实证也。又有发热之虚证，分血虚、水虚两类，另条如下。

血虚者，发热汗出，以血不配气，则气盛而外泄也。或夜则发热，以夜主血分故也；或寅卯时即发热，以寅卯属少阳，肝血既虚，则少阳之相火，当寅卯旺时而发热，地骨皮散，加柴胡、青蒿、胡黄连、云茯苓、甘草治之。又或胞中之火，因血不足，上合阳明燥气，日晡潮热者，犀角地黄汤治之。

水虚者，水为气之所化，水津不足，则气热，皮毛枯燥，口咽生疮，遗精淋秘，午后发

热，大补阴丸以补水济火。或清燥救肺汤，从肺胃以生水津，水足以濡血，则阳气不亢，燥热自除，五蒸汤亦统治之。

复有阴虚于内，阳浮于外，而发热者，须大补其阴，而复纳其阳。故产后发热，用四物汤加黑姜，失血发热亦可用之。火重者，再加芩、连。若肾阴不足，真阳外浮，发热喘促者，是为阴不恋阳，阳不入阴，宜从阴引阳，用二加龙骨汤，加五味子、麦门冬、阿胶，或三才汤，加盐炒肉桂(少许)、桑叶、云苓、白芍、冬虫夏草、山茱萸、牛膝、五味子、知母、沉香、龟版。此外又有食积发热者，手足心腹热，胸满哕呃，大便不调，日晡及夜发烦，宜枳壳、厚朴、大黄消去之，则不壅热矣，勿谓虚人无实证也。

厥　冷

杂病四肢厥冷，为脾肾阳虚不能达于四末，四逆汤主之。若失血之人，而亦间有发厥者，则多是热邪内陷，伏匿在里，外见假寒，身如冷水，目昏神暗，脉伏不见，或冷一阵，反而发热，或厥数日，反发热数日。其厥多热少者，是阳极似阴，热之至也；厥少热深者，是伏热犹得发泄，热尚浅也。此即《伤寒论·厥阴篇》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矣。盖厥阴肝经，内寄胆火，病则火伏阴中而为厥，火出阳分则反热。发热固是火甚，发厥则火伏于内，而更盛矣。先宜治其伏火，使火得发，转厥为热；次乃更清其热，斯可愈耳。若误认为杂病发厥，而用热药，是促其命也。其辨法，杂病之厥，吐利不止，脉脱气微，有寒无热。伏火之厥，则厥后微露热形，口不和，便不溏，小便不清，心中疼热，烦躁不宁，恶明喜暗，渴欲得饮，吐衄随厥而发，皆现真热假寒之象，先以清化汤合升降散，攻其伏热，或当归芦荟丸攻之；次以五蒸汤清之。厥止热不退者，再用大补阴丸、地黄汤以滋阴。发厥之证，又有寒闭于外，而火不得发者，用仲景四逆散，加荆芥、黄连、枯芩。审其阳陷于内而不出者，白头翁汤以清达之，升阳散火汤以温发之，二方酌宜而行。

血家发热，固多是真热假寒，然亦有真寒者。去血太多，气随血泄，以致中气虚而不旺，元气损而不足，四肢厥冷，不思饮食，大便溏泻，此乃虚则生寒之证，法宜温补，十全大补汤、参附汤、养荣汤，随宜用之。

寒　热

发热恶寒，多是外感伤其荣卫，伤荣则寒，伤卫则热。平人治法，须用麻桂发散。失血皆阴血大亏，不可再汗，以耗其气分之水液，只可用小柴胡汤，加荆芥、防风、紫苏、杏仁、薄荷、前胡、葛根等，以和散之，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若不关外感，系本身荣卫不和，发为寒热，似疟非疟者，不可作疟治之，只用小柴胡或逍遥散，和其荣卫而愈。又有瘀血作寒热者，其身必有刺痛之处，血府逐瘀汤治之。此与杂病寒热有异。医者须知。

出　汗

汗者，气分之水也。血虚则气热，故蒸发其水，而出为汗。但头汗出，身不得汗者，乃阳气内郁，冒于下而为汗，以小柴胡汤解其郁，则通身得汗而愈。蒸蒸汗出者，乃血虚气盛，沸溢为汗，宜用白虎汤，加当归、蒲黄、蝉蜕治之。手足濈濈汗出者，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积，四肢为中州之应，火热中结，故应手足汗出也。宜玉烛散，加枳壳、厚朴以攻之，结去而汗自止矣。睡中盗汗者，睡则气归血分，血不足则气无所归，故气泄而汗出。宜当归六黄汤治之，或地骨皮散，加枣仁、知母、茯苓、五味子、黄芪、黄柏。

以上所论，皆失血家阴血内虚、阳气遏发之病。亦有阴阳两虚，自汗盗汗者，宜归脾汤加麦冬、五味子，或当归六黄汤加附子。

又有大汗亡阳者，在杂病亡阳，则单属阳虚；失血家大汗亡阳，则兼是阴虚，阳无所附，非大剂参附汤不能回阳，继用独参汤养之而愈。

此论血家出汗，与杂证出汗有别。参看汗血、发热门更详。

发　渴

血虚则发渴，有瘀血则发渴，水虚亦发渴。

血虚发渴者，血为阴，气为阳，血少则气多，阳亢无阴汁以濡之，故欲饮水也。法宜补血，血足则气不热矣，圣愈汤，加天冬、花粉治之；或当归补血汤，加花粉、苎麻根、玉竹、麦冬。

瘀血发渴者，以津液之生，其根出于肾水，水与血交会转运，皆在胞中，胞中有瘀血，则气为血阻，不得上升，水津因不能随气上布，但去下焦之瘀，则水津上布，而渴自止。小柴胡，加丹皮、桃仁治之，血府逐瘀汤亦治之。挟热蓄血者，桃仁承气汤治之；夹寒瘀滞者，温经汤治之。

水虚发渴者，以肺胃之水津不足，是以引水自救。水津虽由水谷所化，而其气实发源于肾中。肾中天癸之水，至于胞中，循气冲，随呼吸而上于肺部，肺金司之，布达其气，是以水津四布，口舌胃咽，皆有津液，而不渴也。若肾中之水不足，则不能升达上焦，是以渴欲引水，宜启下焦之阴，以滋津液，地黄汤加人参、麦冬、诃子，或左归饮加儿茶、人参、玉竹，三才汤加知母治之。夫水津虽生于肾，而实布于肺，又有肾中之水津本足，而肺金郁滞，不能散布，以致水结为痰，咽干口渴，宜小柴胡汤，通上焦之滞，使肺气通调，则水津四布矣。又曰：津液虽生于肾，布于肺，而实赖胃中水谷以滋其化源，胃中燥结，则津不生，三一承气汤治之；胃中蕴热，则津不生，玉泉散治之；胃经肌热，则津液被灼，人参白虎汤治之；胃中虚热，则津不生，麦冬养荣汤治之。

上分三条，皆失血多有之证，与杂病消渴、水停不化、津气不升者不同，参看可也。水停不化，当用五苓、真武等汤。

心　烦

烦者，心不安也。心为火脏，化生血液，转赖血液以养其火，故心字篆文，即是倒火，火降则心宁也，失血家亡血过多，心火失其滋养，故多发烦。火太甚者，舌上黑胎，夜不能寐，黄连阿胶汤主之。心中懊侬者，以火不得宣，故郁而不乐也，宜栀子豉汤，加连翘、桔梗、大力、生地、远志、黄连、草梢治之。若火不甚而血太虚者，心中了戾不得，是为虚烦，归脾汤加朱砂、麦冬、炒栀子治之，逍遥散加龙骨、枣仁亦治之。仲景酸枣仁汤，尤为治烦要药。若烦而兼躁，手足妄动，此为虚中夹实，内有燥屎，必见二便不调，发热口渴，脉数有力等证，在伤寒，为承气证；在失血家，须兼顾其虚，宜玉烛散，或用玉女煎加元明粉。烦躁之极，循衣摸床，小便利者，阴尚未尽，犹可救一二；小便不利，死不治矣。此与阴躁不同，阴躁不烦而但躁，且必现阴寒可据之证，须细辨之。

又有产后血虚，心烦短气者，虽同是心烦，然产血下行，气多虚脱，其血之虚，皆由于气虚，故心烦而必兼短气，宜归脾汤、当归补血汤、养荣汤等，以补气者生血，而心烦自愈。至吐血家，则其气上逆，多是气实血虚，证见心烦，尤血不养心之甚者也，若再补其气，则气益甚，而血益虚，心愈不得其安矣。治宜补血清火，朱砂安神丸治之。须参看卧寐、怔忡、惊悸门。

卧　寐（附梦寐）

卧者，身着席、头就枕之谓也；寐者，神返舍，息归根之谓也。不得卧寐之证，杂病犹少，失血家往往有之。

不得卧有二证：一是胃病，一是肺病。

胃病不得卧者，阴虚则邪并于阳，烦躁不卧，此与《伤寒论·阳明篇》：微热喘冒，不

得卧者，为胃有燥屎之义同，三一承气汤治之。若无燥结，但系烦热者，竹叶石膏汤、白虎汤治之。兼理血分，则宜用玉烛散、玉女煎。又有胃中宿食，胀闷不得卧者，越鞠丸加山楂、麦芽、莱菔子。盖阳明主阖，和其胃气，使得还其主阖之令，斯能卧矣。

肺病不得卧者，肺为华盖，立则叶垂，卧则叶张。水饮冲肺，面目浮肿，咳逆倚息，卧则肺叶举而气益上，故咳而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攻去其水，则得卧矣。或二陈汤加干姜、细辛、五味子，温利水饮亦可。若是火逆之气，挟痰上冲者，则又宜水火兼泻，痰甚者，消化丸主之；火甚者，滚痰丸主之，平剂则宜二陈汤，加柴胡、瓜蒌、黄芩、旋覆花、杏仁、姜汁、竹沥，保和汤亦治之。若无痰饮，但是火气上冲者，其人昼日不咳，卧则咳逆，气不得息，乃肺痿叶焦，卧则肺叶翘举，气随上冲，咳呛不已，宜清燥救肺汤，加生地黄、瓜蒌根、百合、五味子以敛之，再加钟乳石以镇降之。且肺之津生于肾中，如肾水不能上济上焦，冲气逆上，咳不得卧者，当从肾治之，六味丸加参麦散，再加牛膝以引气下行，加磁石以吸金气，使归于根。

不寐之证有二，一是心病，一是肝病。

心病不寐者，心藏神，血虚火妄动则神不安，烦而不寐，仲景黄连阿胶汤主之。阴虚痰扰，神不安者，猪苓汤治之。一清火，一利水。盖以心神不安，非痰即火，余每用朱砂安神丸，加茯苓、琥珀，或用天王补心丹。

肝病不寐者，肝藏魂，人寤则魂游于目，寐则魂返于肝。若阳浮于外，魂不入肝，则不寐。其证并不烦躁，清睡而不得寐，宜敛其阳魂，使入于肝，二加龙骨汤，加五味子、枣仁、阿胶治之。又或肝经有痰，扰其魂而不得寐者，温胆汤加枣仁治之。肝经有火，多梦难寐者，酸枣仁汤治之，或滑氏补肝散去独活加巴戟，四物汤加法夏、枣仁、冬虫夏草、龙骨、夜合皮，亦佳。

又按：魂虽藏于肝，于昼游于目，目在面部，乃肺胃之所司，肺胃之气，扰而不静，亦能格魂于外，使不得返也。宜生地黄、百合、麦冬、知母、枳壳、五味子、白芍、甘草、枣仁、天花粉、茯苓治之，人参清肺汤亦治之。又有虚悸恐怖不寐之证，仁熟散治之。思虑终夜不寐者，归脾汤加五味治之。须参看怔忡、烦、悸门。

又有昏沉多睡之证，在杂病，为邪入阴分；在失血虚痨，乃血脱之后，元气不支，是以昏睡。如汗出气喘，危急之候也，参附汤救之。寤属阳，故不寐为阳虚，人参养荣汤亦治之。若身体沉重，倦怠嗜卧者，乃脾经有湿，平胃散加猪苓、泽泻治之，六君子汤加防己、薏苡仁，补中益气汤亦治之。此论多睡，多是阳虚，然亦有胆经火甚，而多昏睡者，龙胆泻肝汤治之。

梦乃魂魄役物，恍有所见之故也。魂为病，则梦女子、花草、神仙、欢喜之事，酸枣仁汤治之；魄为病，则梦惊怪、鬼物、争斗之事，人参清肺汤加琥珀治之。梦中所见，即是魂魄，魂善魄恶，故魂梦多善，魄梦多恶。然魂魄之所主者，神也，故安神为治梦要诀，益气安神汤治之。又有痨虫生梦，照痨虫法治之。又有梦而遗精，详遗精门。

再按：睡而恶明喜暗者，火邪也。侧卧不得转身者，少阳之枢机不利也。侧卧一边者，详咳嗽门。

喘　息

人不喘息，则气平静，血何由随之吐出哉？故失血家，未有不喘息者。有实喘，有虚喘。实喘之证有二，一是郁闭，一是奔迫。郁闭者，气不达于外，而壅郁于内也。失血家阳来乘阴，此证为多。伤寒喘息者，用麻、桂发之。血家忌汗，又忌升发以动其血，与伤寒开郁闭之法不同，宜小柴胡汤加杏仁，以转枢外达，使腠理通，荣卫和，斯达气于外，不壅于内而为喘矣。如果有外感闭束，不得不疏解者，宜香苏饮，加杏仁、桔梗、甘草；或千金麦门冬汤，借麻黄以解外，而兼用清里之药，不致过汗亡阴，乃为调剂得宜。奔迫者，上

气喘息，由于气盛于下，而逆于上，失血家火盛逼血，往往其气粗贲，宜大泻其火，火平则气平，用厚朴、枳壳、大黄，使地道通，气下泻，则不上逆矣。若内有瘀血，气道阻塞，不得升降而喘者，亦宜上三味，加当归、白芍、桃仁、丹皮治之。若是痰气阻塞者，清化丸主之。若小便闭者，下窍塞，故上窍壅也，宜五淋散，加防己、杏仁、桑白皮、葶苈子。

虚喘亦有二证，一是肺虚，一是肾虚。肺虚作喘者，以肺居上焦，制节五脏，开窍于鼻，以通外气，以敛内气。血虚则火盛津伤，肺叶痿而不下垂，故气不得降，喘息鼻张，甚则鼻敞若无关阑，乃肺痿之重证也。生津补肺，宜清燥救肺汤；兼治郁火痰滞者，宜保和汤，或太平丸。吾谓肺叶下坠，宜兼用镇敛之法，三才汤合生脉散，再加百合、五倍子、白芨、花粉、杏仁、川贝母、钟乳石治之。又有喘息由于鼻窒不通者，以肺中之火郁闭鼻管，故气并于口而为喘也，太平丸加麝香，即是上通鼻窍之妙药。与伤寒鼻塞有异，毋误治也。

肾虚喘息者，以气之根原于肾。失血家，火甚水枯，不能化气，是以气短而喘，咳逆喘息，颊赤咽干，宜大补阴丸，加牛膝、五味以潜降之。若是阴虚，阳无所附，气不归根者，地黄汤合生脉散，加磁石、牛膝、沉香，以滋纳之。若小水不化，兼腰痛者，乃是肾中之阳，不能化气，宜肾气丸治之，参附汤加五味、茯苓亦可。

上系肺肾分治之法，如欲兼而治之，即从诸方化裁可也。此外如苏子降气汤、四磨汤，皆肺肾兼治，但未能照顾血证，用者须知加减。

又曰：中宫虚则气少，人参主之；中宫实则气粗，大黄主之。

呃　哕

久病闻呃为胃绝，须审脉证断之，不得但据呃逆，遂断其死也。失血家，气不顺利，多有呃逆。新病形实者，为伏热攻发，火性炎上，气逆而呃，清热导气，宜三物汤，或柴胡梅连散，加枳壳、槟榔。若膈间有痰闭滞者，宜滚痰丸、指迷茯苓丸。又有瘀血阻滞，而发呃者，必见刺痛逆满之证，大柴胡汤，加桃仁、丹皮、苏木治之，血府逐瘀汤亦治之。若久病发呃，形虚气弱者，为胃中空虚，客气动膈，所谓客即痰火气也。治痰气，宜旋覆代赭石汤，或二陈汤加丁香、枳壳；治火气，宜玉女煎，加旋覆花、赭石、柿蒂，或用梅连散加柿蒂、枳壳、五味子。俗治呃逆，但用丁香、柿蒂。丁香性温降痰，柿蒂性寒清火，二物骑墙之见，故多不效，须分寒热用之。

哕者，吐气也。血家气盛，此证最多，其治法与呃逆同。惟有伤食，胃中壅塞，而发哕者，宜越鞠丸，加旋覆花、枳壳、莱菔子。

以上皆治胃之法。而心气不舒，亦有发呃哕者。常见人有抑郁，心气不畅，则胸中喉间，常如有物梗塞，时发哕呃，不得快利。治法当清其心，调其气，宜二陈汤、加黄连、连翘、牛蒡子、桔梗、瓜蒌霜、当归、川贝母治之。余详痰饮门。

痰　饮

痰饮之证，已详于咳血、咯血、咳嗽诸条。兹因失血诸人，无不兼痰饮者，故更言之，不惮烦复。

痰饮者，水之所聚也。人身饮食之水，由口入，由膀胱出，肺气布散之，脾气渗利之，肾气蒸化之，是以泻而不留也。此水不留，则无饮邪矣。人身津液之水，生于肾中，寄居胞室，随气而上，布于肺经，是为津液。津液散布，则不凝结而为痰矣。

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甚，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二陈汤加黄连、黄芩、柴胡、栝蒌霜亦治之；玉女煎加茯苓、白前、旋覆花，或保和丸，以滋肺。胃为燥土，燥气甚，则津结为痰，指迷茯苓丸主之；顽痰壅塞者，滚痰丸治之。

痰粘喉中哽塞不下者，名梅核气证，仲景用七气汤，理气除痰。血家病此，多兼郁火，宜指迷茯苓丸，加甘草、桔梗、紫苏、香附、旋覆花、薄荷、射干、栝蒌霜、牛蒡。余按：咽中乃少阴脉所绕，心经火甚，往往结聚成痰，发为梅核，宜甘桔汤，加射干、山栀子、茯神、连翘、薄荷，再用半夏一大枚切片，醋煮三沸，去半夏，入麝香少许，冲前药服。又冲脉亦挟咽中，若是冲气上逆，壅于咽中而为梅核，必见颊赤气喘等证。审其挟水饮而上者，桂苓甘草五味汤治之；审其挟痰火而上者，猪苓汤，加梅粉、栝蒌霜、旋覆花治之。

夫痰为津液所凝，而津液之生原于肾。下焦血虚气热，津液不升，火沸为痰，猪苓汤、地黄汤，加川贝母、五味子、麦冬、旋覆花、款冬花、海蛤粉、牛膝、白前、龙骨、牡蛎、黄柏、知母等药。

饮由水气停蓄，其责在于膀胱。若膀胱之水，因寒上泛，胸腹漉漉有声，喉中潮响，咳嗽哮吼等，此为土不治水，肺受其急，通用二陈汤治之，六君子汤、真武汤、小青龙汤治之。

按：失血之人，由于阴虚火旺，少病寒饮者，即或咳吐涎水。审其脉滑数、心烦热者，仍是火盛水溢，火逆之至，是以水逆之甚也。其治法清火泻水，兼而行之，宜葶苈大枣泻肺汤、消化丸及二陈汤，加芩、连、柴胡、白前根。参看咳嗽诸条乃详。

痞　满（积聚、癥瘕）

心下为阳明之部分，乃心火宣布其化之地。君火之气，化血下行，随冲脉以藏于肝，即从心下而起。肾水之阳，化气上行，随冲脉以交于肺，由肺散布以达肌肤，亦从心下而出。盖此地为阳明中土，乃水火血气，上下往来之都会也。火降血下，气升水布，则此地廓然。设若火不降，则血不下，而滞于此矣。设若气不布，则水不散，而结于此矣。观《伤寒论》，治心下痞满之证，用泻心汤以泻火，用十枣汤以泻水，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水火兼泻，五苓散解水结，柴胡汤解火结，可知此地须水升火降，斯为既济之形。设上火下水，阻于中宫，遂成天地否象，故名曰痞。血家火浮于上，与水不交，往往见痞满之象。审系火气不得下降者，泻心汤治之，或加生附子以开其痞。审系膀胱水中之阳，逆于心下不得外出者，以小柴胡汤转其枢机，而水火皆通达矣。如水火交结，轻者为结胸，小陷胸汤主之；重者为陷胸，大陷胸汤治之。若单是水气结聚者，二陈汤、枳术丸治之。今医但知停食痞满，而不知痞满之证，不一而足。此外尚有胸痹等证，皆未论列。兹所论者，乃失血家间有之证也。凡遇以上诸证，再能酌加当归、地黄、川芎、赤芍、丹皮等，以照顾血证，斯为面面俱到。

又有积聚之证，或横亘心下，或盘踞腹中，此非凝痰，即是里血，通以化滞丸主之。凝痰，用清茶送下；里血，用醋酒送下。无论脐上脐下，左右兼治。又凡在脐下，多是血积，抵当丸治之。

又有癥瘕见于脐下，或见或没，为瘕；常见不没，为癥。癥，宜膈下逐瘀汤、抵当丸；瘕，宜橘核丸。

按：痞满者，胸膈间病；积聚者，大腹之病；癥瘕者，下焦之病，统以真人化铁汤，加吴萸治之，统以逍遥散和之。另详瘀血门。

肿　胀

肿胀者，水病也，气病也。失血家往往水肿、气肿，抑又何哉？盖以血之与气，水之与火，互相倚伏，是二是一。吾于水火血气论，及调经、去痰诸条，已言之，兹复不惮烦劳，曰：气即水也，血中有气，即有水，故肌肉中有汗，口鼻中有津，胞中有水，是水与血，原并行不悖。失血家，其血既病，则亦累及于水。水蓄胞中，则为尿结；水淫脾胃，则为胀满；水浸皮肤，则为水肿。治法，皮肤水肿者，宜从肺治之，以肺主皮毛故也。肺为水之上原，

肺气行则水行，宜泻白散，加杏仁、桔梗、紫苏、茯苓，五皮饮亦治之。大腹胀满者，宜从脾治之，补土利水，则水行而土敦，胃苓汤主之，六君子汤，加苡仁、防己亦主之。胞中水结，小腹胀满者，五苓散治之，猪苓汤亦治之。诸水又皆肾之所主，肾气化，则上下内外之水俱化，宜六味地黄丸。

以上所举之方，皆平剂也，医者又须审别阴阳，随加寒热之品，乃能奏效。审其口渴溺赤，喜凉脉数者，为阳水，则知、柏、芩、连、山栀、石膏、天冬、麦冬，可加入。审其口和溺清，喜热脉濡，为阴水，则桂、附、干姜、吴萸、细辛，可加入。失血家，阳水居多，阴水最少，医者须临时细审。

又有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比如女子胞水之变血，男子胞血之变精，疮科血积之变脓也。血既变水，即从水治之，宜照上所举诸方，分寒热加减，再加琥珀、三七、当归、川芎、桃奴、蒲黄，以兼理其血，斯水与血源流俱治矣。古称妇人错经而肿者，为水化为血，名曰水分。经水闭绝而肿者，为血化为水，名曰血分。其实治法，总宜从水治之，方证加减，举不外此也。观于妇人水分、血分之说，则知血家所以多肿胀者，亦是水分、血分之病也。此与杂证水肿有别，勿妄用舟车丸及消水圣愈汤等。另详血臌门。

怔忡

俗名心跳。心为火脏，无血以养之，则火气冲动，是以心跳，安神丸清之，归脾汤加麦冬、五味子以补之。凡思虑过度，及失血家去血过多者，乃有此虚证，否则多挟痰瘀，宜细辨之。

心中有痰者，痰入心中，阻其心气，是以心跳动不安，宜指迷茯苓丸，加远志、菖蒲、黄连、川贝母、枣仁、当归治之；朱砂安神丸，加龙骨、远志、金箔、牛黄、麝香治之。

又有胃火强梁，上攻于心，而跳跃者，其心下如筑墙然，听之有声，以手按其心下，复有气来抵拒，此为心下有动气，治宜大泻心胃之火，火平则气平也，泻心汤主之，或玉女煎加枳壳、厚朴、代赭石、旋覆花以降之，再加郁金、莪术以攻之，使血、气、火三者皆平，自不强梁也。

惊悸

悸者，惧怯之谓。心为君火，君火宣明，则不忧不惧，何悸之有？心火不足，则气虚而悸；血不养心，则神浮而悸。仲景建中汤，治心气虚悸；炙甘草汤，治心血不足而悸。今则以养荣汤代建中，以归脾汤代炙甘草，一治气虚，一治血虚。又有饮邪上干，水气凌心，火畏水克而悸者，苓桂术甘汤治之。失血家多是气血虚悸，水气凌心者绝少。又曰正虚者，邪必凑之。凡是怔忡、惊悸、健忘、恍惚，一切多是痰火沃心、扰其神明所致，统用金箔镇心丸主之。

惊者，猝然恐惕之谓。肝与胆连，司相火。君火虚，则悸；相火虚，则惊。盖人之胆壮则不惊，胆气不壮，故发惊惕，桂枝龙骨牡蛎甘草汤治之。恐畏不敢独卧者，虚之甚也，仁熟散治之。又凡胆经有痰，则胆火上越，此胆气不得内守，所以惊也，温胆汤，加龙骨、牛黄、枣仁、琥珀、柴胡、白芍治之。复有阳明火盛，恶闻人声，闻木音则惊者，此《内经》所谓气并于阳，故发惊狂者也。乃肝胆木火脾土，法宜大泻阳明之火，大柴胡汤治之，当归芦荟丸亦治之。血家病惊，多是阳明火盛，病虚惊者，亦复不少。用以上诸方，须兼顾血证，以尽其化裁，勿执桂甘龙牡等汤，而不知宜忌也。

健忘

健忘者，适然而忘其事，尽心力思量不来，凡所言行，往往不知首尾，病主心脾二经。盖心之官则思，脾之官亦主思。此由思虑过多，心血耗散，而神不守舍；脾气衰惫，而意不

强，二者皆令人猝然忘事也。治法必先养其心血，理其脾气，以凝神定志之剂补之。亦当处以幽闲之地，使绝其思虑，则日渐以安也，归脾汤主之。若心经火旺者，是火邪扰其心神，治宜清火宁心，天王补心丹治之。亦有痰沉留于心包，沃塞心窍，以致精神恍惚，凡事多不记忆者，宜温胆汤合金箔镇心丸治之，朱砂安神丸加龙骨、远志、菖蒲、茯神、炒黄丹，亦治之。失血家心脾血虚，每易动痰生火，健忘之证尤多。又凡心有瘀血，亦令健忘。《内经》所谓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喜忘是也。夫人之所以不忘者，神清故也。神为何物？即心中数点血液，湛然朗润，故能照物以为明，血在上，则浊蔽而不明矣。凡失血家猝得健忘者，每有瘀血，血府逐瘀汤加郁金、菖蒲，或朱砂安神丸加桃仁、丹皮、郁金、远志。

恍　惚（癫狂、见鬼）

大病伤寒之后，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精神恍惚，若有鬼神附其体中者，名曰百合病。谓百脉一宗，合致其病。肺主百脉，肺魄不宁，故病如此。诸多恍惚，未尽名状，必见溺赤脉数之证，乃肺金受克之验也，仲景用生地、百合、滑石治之。此专言杂病余邪为患者也。失血家阴脉受伤，凡是恍惚不宁，皆百合病之类，总宜清金定魄为主，清燥救肺汤，加百合、茯神、琥珀、滑石、生地、金箔治之，地魄汤亦治之，或琼玉膏加龙骨、羚羊角、百合，或人参清肺汤加百合、滑石。

大凡夜梦不宁者，魂不安也。魂为阳，夜则魂藏而不用，魂不能藏，故夜梦不宁。寤时恍惚者，魄不安也。魄为阴，寤时而阴气不足，故恍惚不定。治魂以肝为主，治魄以肺为主，二者对勘自明。然恍惚、惊悸、惑乱、怔忡、癫狂，皆是神不清明之证。人身有魂魄，而所以主是魂魄者，则神也。故凡诸证，总以安神为主，安神丸、金箔镇心丸治之。

语言错乱为癫，多由丧心失魄、痰迷心窍所致，统以金箔镇心丸治之。怒骂飞走为狂，由于火邪逼迫，心神迷乱，四肢躁扰，滚痰丸治之。

见鬼者，癫狂之类也。阳明病，胃有燥屎，则目中见鬼，宜三一承气汤下之。失血家瘀血在内，亦谵语见鬼，以其同为实邪，故俱能扰目之明也，桃仁承气汤治之。

晕　痛

伤寒杂病，头晕痛者，风寒也。血家晕痛，则多是痰火，误用发散药，鲜不增剧。

痰气上攻，头目沉重昏花，兀兀欲吐，首如裹物，右手脉实，阴雨增痛，是痰候也。二陈汤，加防风、川芎、黄芩、薄荷、细辛、石膏治之。病重者，消化丹治之。

火逆晕痛者，烦渴引饮，见火增剧，掉头更痛，口苦嗌干，溺赤便闭，左手脉数，是火症也。大柴胡汤治之；当归芦荟丸亦治之。轻则小柴胡汤加菊花。

以上所论，皆晕痛之实证。又有晕痛之虚证，须分晕与痛之两门，而后施治有别也。肝虚则头晕，《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血不足则生风，风主动，故掉眩。失血之人，血虚生风者多，逍遥散，加川芎、青葙子、夏枯草治之。或但滋肝脏，以为息风之本，左归饮，加牛膝、巴戟天、杭菊花、细辛、枸杞。肾虚则头痛，《内经》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少阴"是也。六味地黄丸，加细辛、葱白、麝香治之。若是肾厥头痛，乃肾中浊阴上逆于头，上实下虚，手足厥冷，宜肾气丸，加细辛、葱白。此证之痛，连齿入脑，与寻常微痛者不同。血家头痛，似此者少，宜用六味丸者多。

又曰：头晕痛虽是两病，失血之人，往往兼见二证。由于血虚，则风动而眩，火动而晕。吾谓不分晕痛，亦不分治肝、治肾，总以四物汤，加元参、枸杞、肉苁蓉、玉竹、天麻、细辛、知母、黄柏、山茱萸、牛膝。

眼　目（目黄、出火、见鬼、昏花、目珠红）

眼为肝窍，又阳明脉络所绕，故其为病，皆肝胃两经之咎。

眼珠黄者，在胃经属湿热，甚则通身皆黄，小便必然不利，宜五苓散，加茵陈、栀子、秦皮、黄柏、知母治之。在肝经是瘀热，仲景云：衄家目黄者，衄未止，是血中有热故也。凡是血热者，其目多黄，四物汤加柴胡、黄芩、丹皮、苏木、茵陈、红花治之。目珠红亦是瘀血，治与上同。

目中出火者，一是胃火亢甚，必兼口渴身热等证，犀角地黄汤加石膏、天花粉、金银花、枳壳治之；一是肝火外越，必兼口苦耳鸣等证，当归芦荟丸治之。

目中见鬼者，一是胃有燥屎，目神昏花，三一承气汤治之；一是肝经血室，蓄有瘀热，夜则谵语，大柴胡汤，加桃仁、牡丹皮治之。

目运者，肝之风火也，观羊角风可悟，宜小柴胡汤，加当归、白芍、防风、菊花治之。眼花者，肾之阴虚，瞳神属肾，客热犯之，时见黑花，或成五色，宜地黄汤，加枸杞、朱砂、磁石、肉苁蓉、石决明、元参、知母、细辛治之。

又有阳虚，血大吐后，目光散大，不能见者，必小便多也，宜肾气丸。

以上所举，皆血家间有之病，其余目疾，非血家兼有者，不赘。

耳　病

陈修园曰：肾开窍于耳，而肾脉却不上头。肾与心交，假道于心腑小肠之脉，以入耳中，名曰听宫，为司听之神所居，其形如珠，皮膜包裹真水。若真水破，而耳立聋，有为大声所震而聋者，皮膜破也，或聋或不聋者，心肾不交也，宜磁朱丸，以交心肾。有先耳鸣而后聋者，肾虚不能闭藏阴气，窒塞于阳窍也，宜六味丸去丹皮，加磁石、五味、龟板，令阴气自盛于本宫，不触于阳窍而愈。若外感暴聋，总不外少阳一经，足少阳胆脉绕耳轮，手少阳三焦脉入于耳，邪气壅塞，听宫为其所掩，宜逍遥散去白术，加黄芩、半夏、生姜、竹黄、羚羊角、玉竹治之。风火交煽，宜防风通圣散；肝火炽甚，宜当归芦荟丸；尺脉弱者，宜桂附地黄丸；尺脉数者，宜大补阴丸。俱加磁石、菖蒲、肉苁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笔楮所能尽。

按：上陈修园说最明，但又有久病之人，以及产妇，中宫大虚，不能堵塞肝肾之气，以致虚火上冲，而发耳鸣者，虽系胆与肾中之火，却要填补脾胃，以堵塞之。归脾汤，加柴胡、山栀子、鱼鳔、莲子、五味治之；四君子汤，加莲米、芡实、薏苡仁、黄精、白芍、淮山药亦治之。

口　舌

五脏六腑，皆秉气于胃，五脏六腑之气，亦皆发见于胃。口者，胃之门户，故五脏六腑之气，皆见于此。口苦是胆热，小柴胡汤加黄连治之；口甘是脾热，甲己化土汤，加天花粉、茵陈蒿、炒栀子、茯苓、枳壳、厚朴、黄芩、石膏治之；口酸是湿热，观炎天羹肉过夜则酸，便知酸是湿热所化，葛根黄连黄芩汤，加防己、茵陈、木通、滑石、花粉、云苓治之，或苍术、黄柏、黄连、吴茱萸亦治之；口咸是脾湿，润下作咸，脾不化水，故咸也，二陈汤，加旋覆花、藿香、白芍、檀香、吴茱萸治之，胃苓汤亦治之，或六味地黄汤，加旋覆花、牛膝、白前根，从肾中化水，纳之下行，以隔治之；口淡是胃虚，六君子汤，随寒热加减治之；口涩是风热，通圣散，去芒硝、大黄治之；口麻是血虚，圣俞汤，加薄荷治之；口臭是食积之火，平胃散，加山楂、神曲、麦芽、黄芩、石膏治之；口中糜烂，是膀胱遗热于小肠，热气不得下泄，故糜及于口，导赤散，加天花粉、天门冬、麦门冬、金银花、灯芯、车前子、栀子治之；喉腥是肺火痰滞，泻白散合甘桔汤，再加射干、马兜铃、黄芩、杏仁、川贝母、天冬、麦冬、百合、栝蒌霜治之。总而论之，口乃胃之门户，总以治胃为主。宜分舌热，用甘露饮、平胃散，加减治之。

舌为心之苗，而居口中，脏腑之气，发见于口者，多着于舌，故即舌苔，可以诊知脏腑

诸病。伤寒邪在表者，舌无苔；在半表半里者，舌乃有苔；入里则苔结矣。故凡有苔，皆系内证。苔白为湿热，小柴胡汤，加花粉、石膏、滑石、木通治之；苔黄为燥热，犀角地黄汤，加知母、石膏、天花粉、大黄、枳壳治之；黑苔芒刺为实热，大承气汤治之；若苔黑而舌滑润者，乃水极似火，真寒假热之证，四逆汤，加猪胆汁、人尿、葱白治之；血家虚火，又宜地黄汤，加肉桂、牛膝、五味子、龙骨，以引导之。

又凡舌肿、舌裂、痛疮等证，均是心脾火毒，泻心汤治之。大清凉散亦治之，若舌根木强，或舌短缩者，皆是少阴经风邪内动，阴火上腾之候，地黄饮子，加羚羊角治之。

上所论口舌诸证，血家间亦有之，要宜以血证为主，参以上各法，斯为本末兼权之术。

咽　喉

咽喉为肺之关，胃之门，少阴心脉之所络，肝经冲脉之所夹，凡此四经，皆血之所司也。故失血家，往往有咽痛之证。凡咽痛而声不清利者，为肺火。肺主气，气管中痛，故声不清利。甘桔汤，加马兜铃、黄芩、杏仁、川贝母、黄连、麦冬、百合、薄荷治之。凡咽痛而饮食不利者，胃火也。胃上口为食管，食管痛，故饮食不利。白虎汤加金银花、大黄、桔梗、枳壳治之。咽喉作痛，而上气颊赤者，肝经冲脉逆上之火也。宜玉女煎，加旋覆花、射干，再用盐炒安桂少许以引火下行。喉中塞肿及溃烂，皆为少阴心经之火。宜泻心汤，加山豆根、牛蒡子、桔梗、甘草、薄荷、细辛、胆南星、牛黄治之。肿塞者，外用人爪甲、鸡内金、急性子、全蝎（合巴豆炒过，去巴豆），再加火硝、硼砂、冰片、胆矾、青黛、黄连、枯矾吹上，吐痰血即愈。溃烂者，外用雄黄、黄连、珍珠、桑螵蛸、寒水石、牛黄、硼砂、麝香吹之。又有梅核证，在痰饮门参看。

再按：血家咽痛，多是肺胃虚火及冲脉火逆，吾于咳嗽诸条，言之甚详。痨虫蚀咽，见声音门，宜参汇。

声　音

失血家初病失音，多是风火。声音者，肺之所主，肺金清朗，则声音显明。失血家，肺金阴虚，为火所克，肺窍不通，鼻塞声闭。若系外感闭其气者，宜小柴胡汤，加杏仁、桔梗、荆芥、薄荷治之。若是肺中实热，壅遏其窍，而声音闭者，人参泻肺汤治之。又有津液干枯，肺痿叶焦，声音嘶小者，乃失血之虚弱证，人参清肺汤、清燥救肺汤治之，常用白蜜、川贝母、人参、胡桃、百合蒸服。又有痨虫居于肺间、啮坏肺脏，金蚀不鸣，喉中痒咳，喘热难已，此为痨瘵难治之证，宜百部、人参、明雄、獭爪、白芨、百合、蚕砂、麝香、桔梗、甘草、獭肝、鳗鱼骨治之。又凡痨瘵，而咽喉破烂者，均在不治，总宜上方，外用珍珠、人参、牛黄、明雄吹之。

夫声音者，气所从出也。气根于肾，故声音之出，实由肾生，气不归元，则咳愈甚，气愈乏，而声愈干，宜以都气丸主之，加人参、沉香、诃子，肾气丸亦治之。

腹　痛

血家腹痛，多是瘀血，另详瘀血门。然亦有气痛者，以失血之人，气先不和，是以血不平而吐衄。但血家气痛，与杂病气痛有别。杂病气痛，则痛之甚；血家气痛，不甚，但觉胸腹之中，不得和畅，有郁滞结聚之形，宜逍遥散，加姜黄、香附子、槟榔、天台乌药治之。再参瘀血、痞满门更详。

痹　痛

身体不仁，四肢疼痛，今名痛风，古曰痹证。虚人感受外风，客于脉分，则为血痹，仲

景用黄芪五物汤，以桂枝入血分，行风最效。失血家血脉既虚，往往感受外风，发为痹痛，或游走不定，或滞着一处，宜黄芪五物汤，重加当归、丹皮、红花。如血虚火旺之人，风中兼火，外见痹证，内见便短、脉数、口渴等证，则不宜桂枝之辛温，宜四物汤加防风、柴胡、黄芩、丹皮、血通、秦艽、续断、羚羊角、桑寄生、玉竹、麦冬治之。血虚生风，往往而然，当归、红花、荆芥，酒水煎服。瘀血窜走四肢，亦发疼痛，证似血痹。惟瘀血之痛，多如锥刺，脉不浮、不拘急，此略不同，另详瘀血门。

又有周痹脚气，痰湿走注者，皆系杂证，此不具论。

痿　废

痿者，足废不能行之谓，分五痿治之。心气热则脉痿，筋纵而不任地，天王补心丹加丹皮治之；肝气热为筋痿，则筋急而挛，四物汤加羚羊角、续断、山茱萸、黄柏、地骨皮治之；脾气热为肉痿，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四物汤加人参、山药、黄芩、黄柏、泽泻、云苓治之；肾气热则骨痿，腰脊不举，地黄汤，及大补阴丸治之；肺气热则津痿，不能灌溉于足，疲乏不行，清燥救肺汤治之。以上治法，虽分五脏，而总系阴虚热灼、筋骨不用之所致。欲热之退，莫如滋阴；欲阴之生，莫如独取阳明。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宜琼玉膏，加玉竹、煅石膏、石斛、花粉、珍珠、竹茹治之，玉女煎加犀角亦治之。然痿废之原，虽在于胃，而其病之发见，则在于筋骨，凡虎骨、龟版、鹿筋、猪脊髓、牛骨髓、狗脊、骨碎补、牛膝、苡仁、枸杞子、菟丝子、续断，皆可加入，以为向导。

痿证与脚气有异，切不可误用风药。

遗　精

世谓上吐血，下遗精，其病不治，谓其上逆下竭，立见消耗也。然病此者，但未沉久，犹可图治。盖遗精失血，虽是两病，其实一而已矣。精者，肾中阳气所化，乃天一所生之癸水也。女子十四，则癸水至于胞中，而冲任两脉即通，将心火所化之血，转输入胞，与癸水交合，水从血化，是为月信。男子十六，则癸水亦至于胞中，而冲任两脉亦输血入胞，与癸水合，血从水化，是谓之精。胞者精之舍，即血之室也。吐衄者，是胞中血分之病；遗精者，是胞中水分之病。血与水，上下内外，皆相济而行，吾已言之屡矣。故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亦未尝不病血也。是以吐血多兼痰饮，血亦变水肿，淋秘亦有下鲜血者，以血与水原相倚伏耳。精者水之所化，遗精者，水病也，而又吐衄，是血亦病也。先吐血而后遗精，是血病累及于水；先遗精而后吐血，是水病累及于血。治法无论先后，总以治肝为主。胞宫乃肝之所司，精与血皆藏于此。治血者，必治胞；治精者，亦必治胞。胞为肝所司，故皆以治肝为主，肝寄相火，气主疏泄，火炽气盛，则上吐血而下遗精，地骨皮散，加柴胡、胡黄连、知母、黄柏、牡蛎、龙骨、茯苓、蒲黄、血余治之；丹栀逍遥散，加阿胶、龙骨、牡蛎、、蒲黄以平之。吐血甚而遗精轻者，以治吐血为主，生地黄散，加金樱子、牡蛎治之；遗精甚而吐血轻者，以遗精为主，地黄汤，加血余、龙骨、牡蛎治之。

仲景治遗精，有用天雄附子法；肾气不纳，火不下交于肾，有用肉桂法，皆阳虚之证也。若失血家，则多是火遗，即心肾不交，亦是水不济火，其为梦遗，十之八九，盖肝经火旺则魂不内守，恍惚有见。亦有无梦而遗，仍属相火之甚者，火甚则神不清，是以昏沉迷闷，不觉精之走失，比较有梦而遗者，其火更甚，毋得误认为阳虚之证也，大补阴丸，加生枣仁、牡蛎、龙骨、茯神治之。若气不摄精者，其人必见虚寒之状，不徒以有梦、无梦为别也。

淋　浊

淋者，小便短数，淋沥不通之谓也。单病此者，自有诸书可考。血家病此，特其兼见者耳。然二便为消息之门户，若一闭塞，则上、中焦不得消息，故《伤寒论》有言急下者，有言当利其小便者，有言有小便则生、无小便死者，无一不吃紧于此，此水病也。水与血相为倚伏，吾已言之屡屡。单病血，不病水者，易愈，以水调，则其血虽病，犹有水以濡之也。若病血，而又累及于水，则上而喘咳，外而肿热，下而淋浊，均不能免。水病则无以濡血，而血证亦因以难愈矣。吾于尿血肿、咳诸条，已详言之，可以参看。

血家病淋，多是肺痿。肺主制节，下调水道。肺痿则津液不流，气不得下，而制节不达于州都，是以小便不利，宜生地、百合、天花粉、知母、杏仁、桑白皮、滑石、桔梗、猪苓、阿胶、甘草梢治之。

血家血虚火旺，心遗热于小肠，不能泌别清浊，则小便赤短淋沥，导赤饮，加炒栀子、车前子、黄连、白芍、灯芯。

脾土不化，亦能壅湿，使小水不利，五苓散治之。湿中挟热者，去桂尖，加茵陈蒿、防己、黄柏、炒栀子。

前阴属肝，肝火怒动，茎中不利，甚则割痛，或兼血淋，宜龙胆泻肝汤加肉苁蓉，或地黄汤加肉苁蓉、黄柏、车前子治之。若血淋，则加地榆、蒲黄。

肾为水脏，膀胱为水府。肾中阴虚，水源枯竭，则小便不化，知柏地黄汤，少加肉桂以反佐之。若是阳虚不能化水者，金匮肾气丸治之。

以上分别脏腑施治，即三焦为决渎之义也。陈修园用五淋散统治三焦，吾谓不如分别中下，而又各区脏腑以施治，尤为精细。

浊者小水不清，或白或黄，或青或赤，此如暑天，洪水泥潦之类，乃湿热为之也。湿甚，用胃苓汤，加黄芩、黄连、黄柏、白术治之；热甚，用茵陈蒿、栀子、黄柏、秦皮、木通、车前子、防己、甘草梢治之。

又有败精为浊者，或由思淫不遂，或由淫而精停，宜萆薢分清饮，加鹿角屑、桑螵蛸、白芍、肉苁蓉治之。

又有中气虚弱，小便滴在地上，即变色者，宜六君子、归脾汤治之。

便　闭

二便皆脾胃之出路。小便是清道，属气；大肠是浊道，属血。失血家，血虚便燥，尤其应得，四物汤加麻仁主之。血燥者，加桃仁、川军；气燥者，加杏仁、枳壳；风燥者，加皂角、白芷、防风；火燥者，宜加枳壳、厚朴、大黄、芒硝。大肠乃胃之关门。胃为燥土，若胃有燥屎而不下者，其责不在大肠而在胃，其证口渴，手足潮热，或发谵语，三一承气汤下之，或四物汤加麻仁、枳壳、厚朴、大黄以滋降之。

又小便数而不禁，大便反闭者，名为脾约。谓脾津下泄，无以润肠故也，仲景用脾约丸治之。丹溪谓宜清肺燥，肺清则小水有制，而脾得灌溉，宜用清燥救肺汤治之。

肾开窍于二阴。肾虚阴不足、无以润肠者；宜左归饮，加黑芝麻、肉苁蓉治之。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遗热于大肠，则便结；肺津不润，则便结；肺气不降，则便结。肺遗热者，人参泻肺汤治之；肺津不润者，清燥救肺汤治之；肺气不降者，清燥救肺汤合四磨汤，再重加杏仁，或少加葶苈子治之。与便血条合看自明。

此外又有瘀血闭结之证。或失血之后，血积未去；或跌打损伤，内有瘀血，停积不行，大便闭结；或时通利，仍不多下，所下之粪，又带黑色，腹中时时刺痛，口渴发热，脉带涩象。宜用桃仁承气汤治之，或失笑散加杏仁、桃仁、当归、白芍。

泻　泄

失血虚痨，最忌泄泻，以脾胃败坏不能任药，且少纳谷，胃气将绝故也。杂病泄泻，用参术姜苓，应手取效；此则姜术补胃，转伤其阴，下咽之后，立见喘热，竟成枯骨矣。然使用滋阴之药，则脾已泻泄，益阴则愈动其泻，势必土崩不救矣。病至此者，吾莫如之何也已，拟用黄土汤，作调停之计，效否？不敢必也。

以上所论，乃虚极、胃将绝之泻也，如非胃气将绝之泻，便当按证治之，毋得语断其死，以恐骇病人。

湿泻者，如水倾下，肠鸣身重，其腹不痛，胃苓汤主之。

风泄者，大便不聚，或带清血，八珍汤，加粉葛根、丹皮、防风、白芷。

寒泄者，腹中切痛，雷鸣鸭溏，下利清白色，附子理中汤主之，六君子汤加姜、附亦治之。

暑泄者，烦渴尿赤，暴泻如水，越鞠丸，加竹茹、粉葛根、连翘、车前子、牛蒡子、白芍、黄连、扁豆、枳壳、厚朴、生姜、藿香。

飧泄者，米谷不化，香砂六君子治之。此与暴注完谷，为肺气迫下者不同。暴注则水与谷食入即下，为热迫，三一承气汤。

食积泄者，泻后痛减，臭如抱坏鸡子，噫气作酸。失血虚人，停食作泻者尤多，宜逍遥散，或小柴胡汤，加山楂、神曲、麦芽、莱菔子治之，越鞠丸、平胃散皆治之。

又有泄血、泄痢者，另详便血门。

又有肾泄，五更作泄，一名晨泄。乃色欲过度，足冷气虚所致，宜四君子汤，加熟地黄、枸杞子、菟丝子、巴戟天、杜仲、破故纸、肉豆蔻、五味子、山茱萸治之。猪肾一枚，加故纸、小茴香、青盐烧服亦可。

饮　食

水谷入胃，其浊者为渣滓，下出幽门，达大、小肠而为粪，以出于谷道。其清者，倏然而化，依脾气而上升于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体，为汗液、津唾，助血脉，益气力，为生生不息之运用也。其清中之浊者，下入膀胱而为溺，此虞天民《医学正传》所论，其言水谷消化之道甚明，故全录之。凡食不化者，责之于脾，六君子汤主之；水不化者，责之于肺，二陈汤，加防己、桑皮、桔梗、木通治之。消渴者，肺火也，甘露饮加花粉治之；消谷者，胃火也，白虎汤，加黄连、人参、枳壳、厚朴、生地黄治之。饮一溲二，为下消，肾虚也，肾气丸主之。食入即吐，为火逆，泻心汤加生姜、竹沥治之。但用水漱口，而不欲饮者，多是经脉中有瘀血，宜四物汤，加红花、血通、干漆、冰片、葱白、桃仁治之。食入良久，翻胃吐出，或不化而飧泄者，为脾不磨食，六君子汤加肉豆蔻、破故纸、吴茱萸、五味子治之。

夫人之所以能化食思食者，全赖胃中之津液，吾于总论已详言之。有津液，则能化食，能纳食；无津液，则食停不化。观停食病，食入反吐，粪如羊屎，可知无津液则食不能化之故矣。观噤口痢，咽干津竭，食不得下，可知无津液则食不能纳之故矣。痢证噤口者，另详便血门。膈食不化，以及血虚津枯，不思饮食者，宜用左归饮，加天花粉、人参、玉竹、党参、莲米、白芍、芝麻治之。

一凡平人内伤饮食，多是中寒洞泄，治宜理中汤、平胃散，以温燥之。若失血之人，内伤饮食，则反多壅实生热之证，往往手足潮热，口干气逆，冲脉作咳，若用温燥之药，不惟饮食不化，且更加壅热矣，用小柴胡汤，加枳壳、厚朴、大黄，轻则加莱菔子、麦芽，越鞠丸加减亦治之。

感　冒

血家最忌感冒，以阴血受伤，不可发汗故也。然血家又易感冒，以人身卫外之气，生于太阳膀胱，而散布于肺，血家肺阴不足，壮火食气，不能散达于外，故卫气虚索，易召外邪，偶有感冒，即为头痛、寒热、身痛等证。若照常人治法，而用麻、桂、羌、独，愈伤肺津，肺气益束而不能达，不惟涸血分之阴，愈以助气分之邪矣。治惟和解一法，为能补正祛邪，宜先生其津，使津足而火不食气，则肺气能达于皮毛，而卫气充矣。次宜疏理其气，使血分和，则不留邪为患，而外邪自解矣。宜小柴胡汤，加杏仁、荆芥、防风、紫苏主之。口渴，加花粉，去半夏；身痛，加粉葛根；内动痰火者，再加茯苓、旋覆花。内动寒水者，另用苏子降气汤治之。

外感风寒，客于肺中，外证已退，久咳不愈者，失血家往往有之，宜《千金》麦门冬汤。其麻黄捣茸，蜜炙，变峻为缓，以搜陈寒。寒客肺中，久则变而为热，故用此方，或小柴胡加苏子、薄荷、细辛，亦与麦门冬汤仿佛。感冒甚重，传变为热者，宜照伤寒法治之，清热攻里，可以任量。惟失血家，不得轻用吐法，戒之。

失血之人，有状似感冒，而实非感冒者，由于肺痿气虚，时时洒淅恶寒，鼻塞流清涕，乃金被火克，内壅外闭，卫气不布之故。只宜清养肺金，毋得妄用发散，以张火焰也，太平丸补散兼行以治之，《千金》麦门冬汤、小柴胡汤皆宜。小柴胡汤通上焦之津液，以调和荣卫，尤平稳而神奇。

痉　挛（拘急）

痉者，角弓反张；挛者，手足抽扯；拘急者，头勾足局，肘膝相构。伤寒中风，凡遇此等，分三面治之，失血家亦宜分三面施治，而用药略有不同，眉列如下：

角弓反张者，太阳经病也，无汗，用葛根汤；有汗，用桂枝加葛根汤。血家病此，多是血燥生风，筋灼而挛，麻、桂皆其所忌，前方不中与也，宜四物汤，加葛根、防风、荆芥、独活、羚羊角、桑寄生、续断、杏仁治之。

手足抽挛，口目斜引者，少阳经病也。伤寒中风，用大秦艽汤，此方风药虽多，尚兼滋补，血家病此，亦可借用，再加阿胶、羚羊角、人参、天花粉，以柔润熄风，则与血家更宜。而前拘急，属阳明经，伤寒中风，得此者，三一承气汤治之。血家得此，为阳明津液大虚，筋为之缩，法宜大生津液，玉女煎加天花粉、玉竹、葛根、竹茹、人参、麦门冬、白芍、枳壳治之。

又曰：肝主筋，肝病则惊骇、筋挛，今且不必缕分，总以治肝为主，四物汤加羚羊角、酸枣仁、木瓜、荆芥、黄芩治之。

此乃血家发痉之治法，非通治诸痉之法，读者须知。

暑　疫

暑者，湿热合气之谓也。热蒸则湿动，湿郁则热遏，湿热合化，是为暑气，月令所谓土润溽暑，此之谓矣。热甚，则心烦口渴，脉数溺赤；湿甚，则泄痢肿满，喘急闭闷，病状不一，总系热湿二气而已。血家阴虚，湿热之邪，尤易感受，宜统以大清凉饮治之。湿甚者，再加防己。虽不能尽暑之治法，然本此方以推广之，可以得变通之妙。

又有阴暑，实非暑也。乃夏月伏阴内动之寒症，毋循名而失实。疫者，四时不正、恶戾臭秽之气，触人为病，病气又能传染，是名曰疫。沉冬则无，夏秋常有。其气触人，皆从口鼻而入，内伏脏腑之中，发作则壮热头痛，变疟动痢，狂躁肿急，不一其形。虽有外证，不得发表，但解其里，则表气自和，清温败毒饮，加酒大黄治之。血家阴虚，疫邪易发，故并言之。另有瘟疫专书，详明者多，宜细查阅，此第举其大意耳。

食复

失血家，胃气清和，津液自生，火自降，痰自顺，而病亦自愈矣。若伤饮食，则中宫壅滞，气与火不得顺利，上冲于肺则为咳嗽，外蒸肌肉则发热，内郁于心则为烦。由是血不得宁，因之复发，名为食复，宜甲己化土汤，加枳壳、厚朴、炒栀子、麦芽为主。咳者，加紫菀、麦冬、五味子、杏仁；发热者，加石膏、知母；心烦者，加黄连、当归；腹痛者，加酒大黄；已动血者，加桃仁、苏木。或用逍遥散，照上加减法，亦调和胃气善方，小柴胡汤亦可。仲景治食复，言有宿食者，皆主芍药、大黄，义取二物力能推荡。盖宿食不去，不独阻新食之进，且伤气壅邪，转生诸疾，故主大黄以速去之，以免伤其正气，胜楂、曲之功千万。医者须知此理，临证庶有胆识。

夫失血之人，所以易于停食者，多是胃中有热，贪多饮食，既食之后，脾津枯少，不能糜烂消化，是以易于停食。宜四君子汤，加黄精、山药、玉竹、天花粉、麦芽、白芍、生地黄、枸杞子、当归、麦冬、山楂、莱菔汁煎服。此等治法，但读东垣《脾胃论》者，断不能知。

劳复（怒复）

静则气平而生阴，动则气躁而生阳，烦热喘咳，随之而作。失血病，因劳动而复发者，十之五六，亟宜调息瞑目，以收敛浮动之气，使阴生阳秘，而血乃不复动矣。人参固本汤，加蒲黄、苏木治之。烦热甚者，宜用地骨皮散，加炒栀子、蒲黄。喘咳甚者，宜人参清肺汤治之，或三才汤加五味子、云茯苓、沉香、甘草，清燥救肺汤亦治之。血复止后，多饮独参汤，熟睡以息之。

怒复者，怒气伤肝，相火暴发，而血因奋兴，当归芦荟丸以泻之，龙胆泻肝汤以清之，丹栀逍遥散以和之，小柴胡汤加牡蛎、青皮以抑之。血潮不止者，泻心汤，加当归、白芍、沉香、香附子、降真香以止之；十灰散，用香附子、槟榔、童便、醋调服以止之。去血过多，则阴愈伤，阳愈亢，怒气愈不能平，宜当归、人参、沉香、香附子、生地黄、五味子，以大补之，少与之食，以消息之。

总之，失血之人，戒劳更能戒怒。《医学考辨》有戒怒诗云：病家误，戒忿怒，忿怒无非些小故，血随气上不循经，犹如轻车就熟路。吾临血证多矣，每有十剂之功，败于一怒。病家自误，医士徒劳，堪发一叹。

时复

时复者，谓血家春夏得病，至次年春夏复发；秋冬得病，至次年秋冬其病复发。值其时而仍病，故曰时复。夫人身五脏六腑，与天之气运呼吸相通，原是一体。故天之阴阳，能构人之疾病，其实非天病人也，乃人身气血先有偏盛，故感天气之偏盛，而病遂作焉。

血家病得于春者，乃肝经血虚火旺，春木之气内通于肝，肝经感木气，而风动火发，故值春时，旧病复作。其已发吐血者，宜地骨皮饮，加蒲黄、黄芩、龙胆草、杏仁、柴胡、荆芥、醋炒大黄治之；尚未发作者，须服五味逍遥散，加牡蛎、阿胶、龙骨、香附子、五味子，或用左归饮加阿胶、龟版、牡蛎、五味子以滋养之，使肝肾阴足，则火伏而不动矣。凡冬日春时得血病者，均宜用此法，以养肝肾，使阳气封谧而不泄，斯病不发矣。又凡肝经火动者，必先有热蒸口苦，魂梦不宁诸证，柴胡清骨散亦治之。

失血之病得于夏者，乃心经火旺，次逢夏月复发，宜泻心汤，加丹皮、蒲黄、生地黄、木通、甘草梢、降香、牛膝；其未发时，若见烦热，即宜预服生地黄散以遏止之，或天王补心丹以养之。又按夏月暑盛，病多发于阳明。以阳明主燥热，暑热相合，故多属阳明。病在阳明者，口渴身热，烦躁便闭，恶闻人声，脉势洪大，以此为辨。其吐出之血，亦必甚多，宜犀角地黄汤，加葛根、金银花、知母、蒲黄、大黄、枳壳；若尚未动血，初觉发热口渴者，

玉女煎，加蝉蜕、秦皮、茵陈、枳壳，或先服甘露饮，以养胃阴，免动燥气。

秋乃金令，肺气主之。凡失血家，至秋时皮毛收敛，未能秘密，往往外合风气，内壅热邪，发咳动血，尤为容易。病家医家，皆须善为调理，庶可补天再造也。若是秋时得病，是病本得于肺，次逢秋月，本脏不润，复发痿燥而咳血者，清燥救肺汤，加生地、蒲黄治之；人参清肺汤，加紫菀、当归、蒲黄亦可；葛可久太平丸，既滋肺阴，兼清风痰，尤治肺良方。若肺气郁而不布，卫阳不外达，津液不下降，皮毛洒淅，寒热作咳者，宜小柴胡，加荆芥、防风、桔梗、杏仁、蒲黄、苏木、栝蒌根、麦冬、桑皮、陈皮、枇杷叶治之。风寒客于肺中，久咳不止者，宜千金麦门冬汤，其麻黄捣茸炙过，以搜陈寒，或重用太平丸，重加薄荷，亦和散之法。

冬令属水，肾气主之。此时阴气坚凝，则阳气潜藏，龙雷不作。若阴气不足，则阳气不潜，况此时阳气皆入于内，人身阴虚者，既多内热，加以阳气入内，两热相合，致失冬令寒热之象，此与冬行夏令无异，是以火迫血动，而复发也。治法宜滋肾阴、泄内热，使其阴凝阳秘，复成为大冬之令，斯病愈矣。已动血者，玉女煎加蒲黄、丹皮、苏木，继服大补阴丸、六味丸以收功。乘其未发，先用麦味地黄汤滋之。火之不藏，如三冬不雪，腊月鸣雷。潜纳阳气，皆可加龙骨、牡蛎，吾于冲脉言之甚详，须参看。

凡物有根者，逢时必发，失血何根，瘀血即其根也。故凡复发者，其中多伏瘀血，以及遇节气，遇阴雨，而即蒸热发动者，均是瘀血为病，宜血府逐瘀汤，加干漆、桃奴治之，或用仲景大黄䗪虫丸，少少与之。此理须知，方不为血证所瞒。

房劳复

血之运行，听命于气。气乃先天肾水之中一点生阳，静而复动，化生精血。若以房劳伤其精血，则水虚而火发，气动而血升，乌有病之不发乎？宜都气丸，加麦冬、龟鹿胶治之。火盛者，大补阴丸加鹿胶、桑螵蛸治之，或加味虎潜丸，脾肾兼治，或三才汤，加桑螵蛸、秋石、海粉、黄柏、紫梢花治之。失血之人，以养息为第一，若不忌房劳，是自促命期，于医何咎。

附 抱儿痨论

世谓妇人有胎，复得咳嗽发热骨蒸，或吐血，或梦交，名为抱儿痨。其胎不能孕满十月，或七、八月，或五、六月，胎便萎堕，儿不长成。其每坐产之后，不得满月，定然废命。古书不见名论，俗医又无治法，世皆以死证目之，而死者果相接踵，良可哀也。夫妇人怀孕，其气血既结养胞胎，又加以病，再耗其气血，一身之气血无多，那堪两件消耗，是以其胎不能长养，而母被胎困，又受病侵，双斧伐枯树，不死何待。顾其受命之重，诚如所云，而果得治法，何难起死回生哉。吾妻病此，亲手调治，竟得保全，始知抱儿痨之所以不起者，失治之咎耳。夫妇人血和，然后有子。血病，于是胎病。治之之法，总视其证，有时以安胎为主，胎安则母自安；有时以治病为主，病去则胎自固。据其见证，照病用药，自无不愈者也。大旨此病，世皆谓为极虚之证，而不知此病多是实邪。何以言之？盖人身除肠胃中，皆不可有物塞碍。是以针砭刺穴，停住片时，即能堵塞其气。况胎乃块然一大物，塞于下部，则气实而喘，气逆而呕，气盛而为火，皆以其壅塞故也。夫人之怀孕，不啻藏珍，而胎之病人，有如积块，是以怀孕之脉，沉分搏指，亦与下焦积块之脉相似。第积块攻而通之，则实邪去而人安，胎则无攻通之法，是以不便施治。然有逆实之证，亦须消息，以补兼攻，斯不至留病为患。盖必摆脱一切拘禁，而后可救皆不能救之死证。《内经》云：有故，无殒也。则知不拘禁例，一意治病，为安胎最上之法。故抱儿痨，吐血逆满，不须顾胎，直宜凉血泄瘀，丹皮、桃仁，所以不忌，瘀血既去，则不壅热，去旧生新，胎反得新血之养。若气逆火甚，非寻常杏仁、枳壳、枯芩等药所能治者，酒炒大黄亦间可用。又凡此病，皆胎气

壅于下部，反而上薰肺金，直当其气，故治抱儿痨以保养肺金为第一要法，清燥救肺汤、紫菀散主之。痰凝气阻，咳逆不休者，豁痰丸治之。水饮冲肺，肺胀咳嗽，不得卧息者，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桔梗宁肺汤，补泻兼行；保和汤，多补少泻，皆宜酌用。此病发于胞中，其本在下，清理肺金，不过治标之法耳。然胎在下部，既不能攻治其本，则不得不重治其标，保助肺金，以敌病气，虽病气上薰，亦无碍也。且肺为华盖，位虽居上，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又主制节，下达大肠，肺调则大肠不滞，气得从大肠而泄，则胎虽阻之，而上薰之势，亦稍杀矣。肺调则小水通利，气得从小水而泄，则胞中之气，亦得从小水泄下。盖膀胱者，胞之室，膀胱畅，则胞气可借之得舒，而上薰之势，亦少杀矣。若大便燥结者，急宜用清燥救肺汤，加火麻仁、白芍、肉苁蓉、枳壳、厚朴、当归治之。若小便不利者，急宜用清燥救肺汤，加草梢、生地、木通、防己、知母、桑皮治之。且小便出膀胱，属太阳经，主皮毛；大便出大肠，属阳明经，主肌肉。二经调达，则肌肉皮毛之气，皆清理而不滞，自不发寒蒸热矣。第皮毛肌肉之属气分者，既可以免，而腠理之热，属血分者，并不关于二经。人身腠理之气，乃三焦所司，三焦属相火，内寄于肝胆，而下藏于胞室。今胞室既为胎所站，则相火上壅而为呕吐。失血者往往而然，相火之气，循经外达，壅于腠理，则生寒热，甚则骨蒸。推原其故，以胞室为胎所站，相火不得任意游行，是以壅遏。此时不能夺去其胎，只得清泄胞中之气，使相火有所泄，斯不与大壅耳，宜四物汤，加黄柏、知母、赤茯苓、泽泻、山萸肉、甘草梢、肉苁蓉，此是治胞室以滋相火之本也。外用小柴胡汤，以和其腠理。蒸热之甚者，可用清骨散以泻之，此是治少阳以清相火之标也。是时胞宫不便重治，只合多清少阳，以重治其标，即不全愈，而亦杀其病气矣。如欲胞室腠理，面面兼治，则宜四物汤，合柴胡清骨散治之。夫抱儿痨之病根虽在胞，而其受病则在于肺。惟其肺金津虚，无以转输于下，是以胞中之水，皆得泛上而为病。无论咳热诸证，总宜大滋其肺，使肺津得调，肺气得降，则胞中之水火，虽欲上逆，而亦不为害，救肺汤、紫菀散、太平丸、保和汤、人参清肺汤、阿胶泻白散，可常服之。第胞宫之水火上逆，则病见肺，而水火之实，又实根于肾中。胞宫之相火，肾中之阳也；胞宫之阴水，天癸之水也。须极力滋补其肾，使水化则不为痰，阴足则不动火，此为正本清源之治。肾中阴虚而火动者，则水结为痰、为咳、为肿、为淋闭骨蒸，地黄汤，加杏仁、五味子、麦冬、桑皮、黄柏、知母以清之。肾中阳虚不化水者，则水停为饮、为咳、为肿、为淋闭、清谷不化，宜地黄汤，加故纸、杜仲、艾叶、附片、台乌药、沉香、木通以温其阳。若肾中痰火上逆之至，喘咳不止，胎亦上逼，照上用六味地黄汤，加龙骨、牡蛎、钟乳石、牛膝、半夏、五味子、麦门冬、川贝母治之。此坠降之药，各书俱云堕胎，然无病之胎固忌此等，今既有肾气逆上之病，高者抑之，有病受坠而下之，乃适当其胎之正位，胎反其位，而不上逼，何堕之有？至于气逆之极，发动吐血，呕咳呃哕，诸般上逆之证，宜降气者，枳壳、厚朴、葶苈子、槟榔，任量而施；宜降火者，酒大黄、胡黄连、知母、黄柏、龙胆草，随宜取用，亦所不妨。况乎胎中吐血，多因素有瘀血阻滞，胎气两不相容，是以动血。欲去瘀血，凡桃仁、丹皮、五灵脂、红花、延胡索等，皆宜用之。若徒守拘禁，与养痈成患无异。医者果能破除俗见，而参透其所以然，于治抱儿痨，何难起死回生哉。

又曰：用药虽不必徒守拘禁，然亦须审病，中病而止，勿毫无顾忌，而不知轻重也，慎之。

产母之所以系胎者，带脉也。带脉解，则胎坠矣。若见腰痛之证，则早用当归、白术、熟地、淮山药、杜仲、故纸、山萸肉、龟胶、黄柏、黄芪、知母、菟丝子、甘枸杞、续断、云茯苓治之。其余带脉治法，详经血、产血门。产母既病抱儿痨，困惫之极，胎不能保，则亦无须存胎，但以安保产母为急，归芎汤加人参、糯米、芦根、阿胶，听其安可也，堕亦可也。胎既下后，但照正产按法治之，去瘀生新，自无不愈。

再按：抱儿痨，产前已大虚耗，一旦产后，必见危险之证，较之寻常正产，更宜预防。

一汗出不止，独参汤救之。浮热脉大者，加附子，以引阳入阴。此虽胎前常病，火燥而至是，阳气欲脱，不得仍照火燥治法，四物汤加炮姜，亦是从阴引阳之法，皆可审用。一喘促，为气脱之候，参附汤加五味、沉香治之。一血崩，为血脱之候，归脾汤加血余灰、棕灰、海螵蛸、鱼胶治之。亦有怒动肝火而血崩者，归脾汤加柴胡、栀子治之。此三危证，正产有之，病抱儿痨者，在所必有，医家、病家皆宜预防。

夫胎前属实热，产后属虚寒，平人大抵然也。至于病抱儿痨者，胎前之病，无一非热；至于产后，则不尽虚寒。盖胎前已病阴虚，而产后去血过多，其阴愈虚，发热发咳，尤属痿燥之极，若徒守产后宜温补之说，鲜不促命。宜左归饮，加阿胶、天花粉、百部、人参、麦门冬、玉竹、五味子治之。骨蒸咳逆者，团鱼丸治之。阴虚火动，挟水饮而上干者，四物汤合二陈汤，再加柴胡、黄芩、姜汁、竹沥、竺黄、胆南星、金箔、牛黄治之。其余杂证，均照产科治法，自无不愈。兹所论者，乃抱儿痨产后之治法，与正产略异，然亦第举其端，尚待医士扩而充之。

一、凡治抱儿痨，必先熟吾书中经血、胎血、产血诸门，而于各女科又参酌，庶克有济。

一、凡抱儿痨，须在初病时，即行调治。治或未愈而用药不错，庶几产后可以治愈。如不知治法，则产后必亡，医家、病家，两宜慎之。

以上所论抱儿痨治法，已具大略。而内中又或加外感，则虽照血家感冒之法加减治之；或加内伤，则虽照血证饮食诸法，加减治之；或添怒气而病增，则宜照怒复条内所用诸药治之；或加房劳而病剧，则宜照房劳复条内所用诸药治之，法外有法，难以笔传。

卷 七

方 解 上

古 今 方（共八十三条）

仲景泻心汤

大黄（酒炒）二钱 黄连三钱 黄芩四钱

心为君火，化生血液，是血即火之魄，火即血之魂。火升故血升，火降即血降也。知血生于火，火主于心，则知泻心即是泻火，泻火即是止血。得力大黄一味，逆折而下，兼能破瘀逐陈，使不为患。此味今人多不敢用，不知气逆血升，得此猛降之药，以损阳和阴，真圣药也。且非徒下胃中之气而已，即外而经脉、肌肤，凡属气逆于血分之中者，大黄之性，亦无不达。盖其气最盛，凡人身气血凝聚，彼皆能以其药气克而治之，使气之逆者，不敢不顺。今人不敢用，往往留邪为患，惜哉！方名泻心，乃仲景探源之治，能从此悟得血生于心，心即是火之义，于血证思过半矣。

十灰散

大蓟 小蓟 茅根 棕皮 侧柏 大黄 丹皮 荷叶 茜草 栀子各等分

上药烧存性为末，铺地出火气。童便、酒、水随引。黑为水之色，红见黑即止，水胜火之义也，故烧灰取黑。得力全在山栀之清，大黄之降，火清气降，而血自宁。余药皆行血之品，只借以向导耳。吹鼻止衄，刃伤止血，皆可用之。

独参汤

人参二两

浓煎，细咽。熟睡。取养胃之阴，安护其气，气不脱则血不奔矣。世以党参代之，并认为阳药，不知人参柔润甘寒，乃滋养中宫津液之药。人之真气，生于肾中，全赖水阴含之；出纳于肺，又赖水津以濡之。故肾中水阴足，则气足而呼吸细；肺中之水津足，则气足而喘息平。人参滋补中宫之津液，上布于肺，下输于肾，故肺肾之气，得所补益。世人不

知气为水之所化，而以属阳，妄指参为阳药。幸陈修园力辨其诬，而修园谓壮火食气，参泻壮火故补气，其说犹有隔膜，尚未识气即是水之理。吾于总论言之甚详。须知气即是水，而人参之真面乃见。

甘草干姜汤

甘草三钱(炙)　干姜二钱(炮)　五味子一钱

甘草炙过，纯于补中；干姜变黑，兼能止血。二药辛甘合化，扶阳气以四达，血自运行而不滞矣。惟五味收敛肺气，使不上逆，以止气者止血，凡阳虚脾不摄血者，应手取效。但血系阴汁，血亏即是阴亏。刚燥之剂，往往忌用，必审其脉证，果系虚寒者，始可投此方。

四物汤

当归四钱　生地四钱　川芎二钱　白芍三钱

柯韵伯曰：心生血，肝藏血，故凡生血者，则究之于心；调血者，当求之于肝也。是方乃肝经调血之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和血，川芎活血，芍药敛血，地黄补血，四物具生、长、收、藏之用，故能使荣气安行经遂。若血虚，加参、芪；血结，加桃仁、红花；血闭，加大黄、芒硝；血寒，加桂、附；血热，加芩、连；欲行血，去芍；欲止血，去芎。随宜加减，则不拘于四物矣。如遇血崩、血晕等证，四物不能骤补，而反助其滑脱，又当补气生血，助阳生阴长之理。盖此能补有形之血于平时，不能生无形之气于仓卒；能调阴中之血，而不能培真阴之本。韵伯此论，虽有不足于四物，然谓四物为肝经调血之专剂，则深知四物之长者矣。盖肝主藏血，冲任血海，均属于肝，故调血者，舍四物不能为功。

白虎汤

石膏一两　知母五钱　甘草二钱　粳米一撮

四药甘寒，生胃阴，清胃火。阳明燥热得此，如金飚夕起，暑酷全消，故以秋金白虎名汤，乃仲景伤寒阳明之正方。借治血症，脉洪大、发热、口渴者，尤有捷效。

佛手散　即归芎汤。

当归五钱　川芎三钱

酒水各半煎服。辛以行气，温以行血，有汁能生血，二味为活血行血之要药。

失笑散

蒲黄三钱　五灵脂五钱

蒲生水中，花香行水，水即气也。水行则气行，气止则血止。故蒲黄能止刀伤之血，灵脂气味温行以行血，二者合用，大能行血也。

大柴胡汤

柴胡三钱　半夏三钱　白芍三钱　黄芩三钱　枳壳二钱　大黄钱半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黄芩一味，清表里之火；姜、枣、柴胡，使邪从表解；半夏、白芍、枳壳、大黄，使邪从里解，乃表里两解之剂，而用里药较多。后之双解散、通圣散，皆从此套出。借治血症，或加表药，或加血药，可以随宜致用。

逍遥散(加丹栀，名丹栀逍遥散)

柴胡三钱　当归四钱　白芍三钱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甘草钱半　薄荷一钱　煨姜三钱　丹皮三钱　栀子二钱

此治肝经血虚火旺，郁郁不乐。方用白术、茯苓，助土德以升木；当归、白芍，益荣血以养肝；薄荷，解热；甘草，缓中；柴、姜，升发。木郁则达之，遂其曲直之性，故名之曰逍遥。如火甚血不和者，加丹皮、山栀，清理心包。心包主火，与血为肝之子，为火之母，治心包之血，即是治肝之血，泻心包之火，即是泻肝之火，以子母同气故也。

当归芦荟汤

当归一两　胆草一两　芦荟五钱　青黛五钱　栀子一两　黄连一两　黄柏一两

黄芩一两　大黄五钱　木香二钱半　麝香五分

旧用神曲糊丸。姜汤送下。借治血病，用酒丸，童便下，尤佳。人身惟肝火最横，每挟诸经之火，相持为害。方用青黛、芦荟、胆草，直折本经之火；芩、连、栀、柏、大黄，分泻各经之火；火盛则气实，故以二香以行气；火盛则血虚，故君当归以补血。治肝火决裂者，惟此方最有力量，莫嫌其多泻少补也。

地黄汤

熟地一两　山药五钱　山萸肉五钱　茯苓三钱　丹皮三钱　泽泻三钱

陈修园谓：人之既生，以后天生先天，全赖中宫输精及肾，而后肾得补益。谓此方非补肾正药，然肾经水虚火旺者，实不可离。方取熟地以滋肾水，而又恐肝木盗水之气，故用山萸以养肝之阴，补子正以实母也；再用山药补脾土，启水津以给肾；用丹皮清心胞、泻火邪以安肾，庶几肾中之水得以充足；特虑有形之水质不化，则无形之水津亦不能生，尤妙茯苓、泽泻化气利水，以泻为补，虽非生水之正药，而实滋水之要药。

花蕊石散

花蕊石

煅为末。每服三钱，男，用酒调服；女，用醋水服。瘀血化水而下。按：此药独得一气之偏，神于化血。他药行血，皆能伤气，此独能使血自化，而气不伤，真去瘀妙品。

侧伯叶汤

侧柏叶三钱　炮姜钱半　艾叶三钱　马通二两

热气藏伏于阴分，逼血妄行不止。用姜、艾宣发其热，使行阳分，则阴分之血，无所逼而守其经矣；柏叶属金，抑之使降；马为火畜，同气相求，导之使下，则余烬之瘀，一概蠲去。此为热伏阴分从治之法。乃久吐不止，一切寒温补泻，药几用尽，因变一法，以从治之。凡遇热证，用之须慎，若系寒凝血滞者，则无不宜。马通汁，即马粪泡水；无马通，以童便代之。

人参泻肺汤

人参三钱　黄芩三钱　栀子三钱　枳壳二钱　甘草一钱　连翘一钱　杏仁三钱　桔梗二钱　桑皮三钱　大黄一钱(酒炒)　薄荷一钱

葶苈大枣泻肺汤，是泻肺中之水；此方，是泻肺中之火。肺体属金，不自生火，皆由心火克之，胃火薰之也，故用栀子、连翘，以泻心火；黄芩、大黄，以泻胃火；肺为火郁，则皮毛洒淅，用薄荷以发之；肺金不清，则水道不调，用桑皮以泄之；火盛即是气盛，用枳、桔、杏仁以利之；而人参、甘草，又补土生金以主持之。补泻兼行，调停尽善，实从葶苈大枣汤套出，变泻水为泻火之法。凡上焦血滞痰凝，因火所致者，均可随证加减。

甲己化土汤

白芍五钱　甘草三钱

杨西山失血大法，以此为主方，而极赞其妙。其实芍药入肝；归、芎、桃仁，善去旧血以生新血；佐黑姜、炙草，引三味入于肺肝，生血利气，为产后之圣药。各书多改炙草为益母草，不知益母乃凉血利水之药。此方取其化血，即能生血，如益母草，焉有生血之功，与方名相左。吾以为治红痢、尿血，或可用之，若此方断不可用。

牛膝散

牛膝三钱　川芎钱半　蒲黄三钱　丹皮三钱　桂心三钱　当归四钱

当归、川芎、蒲黄、丹皮，四药和血；桂枝辛温以行之；牛膝下走以引之。用治下焦瘀血，温通经脉，无不应验。方义亦浅而易见。

桃仁承气汤

桃仁五钱　大黄二钱　芒硝三钱　桂枝二钱

桂枝，禀肝经木火之气，肝气亢者，见之即炽；肝气结者，遇之即行，故血证有宜有

忌。此方取其辛散，合硝、黄、桃仁，直入下焦。破利结血，瘀血去路不外二便，硝、黄引从大便出，而桂枝兼化小水，此又是一层意义。

小调经汤

当归三钱　赤芍三钱　没药二钱　琥珀二钱　桂枝二钱　细辛五分　麝香少许

当归补血；赤芍行血；树脂似人之血，没药为树脂所结，故能治结血；琥珀乃树脂所化，故能化死血。四药专治瘀血，亦云备矣。而又恐不能内行外达也，故领以辛、桂、麝香，使药性无所不到，而内外上下，自无伏留之瘀血。所以不循经常者，多是瘀血阻滞，去瘀即是调经。

小柴胡汤

柴胡八钱（川产为真）　黄芩三钱　半夏三钱　大枣三枚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生姜二钱

此方乃达表和里、升清降浊之活剂。人身之表，腠理实营卫之枢机；人身之里，三焦实脏腑之总管。惟少阳内主三焦，外主腠理。论少阳之体，则为相火之气，根于胆腑；论少阳之用，则为清阳之气，寄在胃中。方取参、枣、甘草，以培养其胃；而用黄芩、半夏，降其浊火；柴胡、生姜，升其清阳，是以其气和畅，而腠理三焦，罔不调治。其有太阳之气，陷于胸前而不出者，亦用此方，以能清里和中，升达其气，则气不结而外解矣。有肺经郁火，大小便不利，亦用此者，以其宣通上焦，则津液不结，自能下行。肝经郁火，而亦用此，以能引肝气使之上达，则木不郁，且其中兼有清降之品，故余火自除矣。其治热入血室诸病，则尤有深义。人身之血，乃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即随阳明所属冲、任两脉，以下藏于肝。此方非肝胆脏腑中之药，乃从胃中清达肝胆之气者也。胃为生血之主，治胃中，是治血海之上源。血为肝之所司，肝气既得清达，则血分之郁自解。是正治法，即是隔治法，其灵妙有如此者。

犀角地黄汤

犀角钱半　生地五钱　白芍三钱　丹皮三钱

犀牛土属，而秉水精；地黄土色，而含水质。二物皆得水土之气，能滋胃阴，清胃火，乃治胃经血热之正药。然君火之主在心，故用丹皮以清心；相火所寄在肝，故用白芍以平肝，使君相二火，不凑集于胃，则胃自清而血安。

甘露饮

天门冬三钱　麦门冬三钱　生地黄三钱　熟地黄三钱　黄芩三钱　枳壳一钱　石斛三钱　茵陈三钱　甘草一钱　枇杷叶二片（去毛）

陈修园曰：胃为燥土，喜润而恶燥，喜降而恶升。故用二地、二冬、石斛、甘草，润以补之；枇杷、枳壳，降以顺之。若用连、柏之苦，则增其燥；若用芪、术之补，则虑其升。即有湿热，用一味黄芩以折之，一味茵陈以渗之，足矣。盖以阳明之治，重在养津液，方中地、冬等药，即猪苓汤用阿胶以育阴意也；茵陈、芩、枳，即猪苓汤用滑、泽以除垢意也。

清燥救肺汤

人参一钱　甘草一钱　黑芝麻一钱　石膏二钱（煅）　阿胶一钱　杏仁一钱（去皮尖）　麦冬二钱　枇杷叶（炙）一片　冬桑叶三钱

喻嘉言曰：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呕喘痿之属于上，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胃经，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上矣。所以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行气，即泄气，间有一、二用润剂，又不得肯綮。今拟此方，名清燥救肺，大约以胃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冬、知母，能清金滋水，以苦寒而不用。至苦寒降火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庶克有济。

保和汤

甘草二钱　阿胶三钱　百合三钱　知母三钱　贝母三钱　五味子一钱　天冬三钱　麦冬三钱　桔梗三钱　薄荷一钱　饴糖三钱　薏苡仁三钱　马兜铃二钱

肺经之津足，则痰火不生，而气冲和。若津不足，则痰凝火郁，痿咳交作，而气失其和矣。方用饴糖、甘草、阿胶，补胃以滋肺津，复加清火、祛痰、敛浮、解郁之品，凡以保护肺金，使不失其和而已。苟可久此方，虽不及救肺汤之清纯，然彼以滋干为主，此以清火降痰为主。各方用意不同，无相诋訾。

麦门冬汤

麦冬二两　半夏六钱　人参四钱　甘草四钱　粳米一盏　大枣十二枚

参、米、甘、枣四味，大建中气，大生津液，胃津上输于肺，肺清而火自平，肺调而气自顺。然未逆未上之火气，此固足以安之，而已逆已上之火气，又不可任其迟留也，故君麦冬以清火，佐半夏以利气，火气降则津液生，津液生而火气自降，又并行而不悖也。用治燥痰咳嗽，最为对症，以其润利肺胃，故亦治隔食。又有冲气上逆，挟痰血而干肺者，皆能治之。盖冲脉起于胞中，下通肝肾，实则丽于阳明，以输阳明之血，下入胞中。阳明之气顺，则冲气亦顺，胞中之血与水，皆返其宅，而不上逆矣。此方与小柴胡合看更明，小柴胡是从胃中引冲气上行，使火不下郁之法；此方是从胃中降冲气下行，使火不上干之法。或去粳米，加蜜，更滋润。

四磨汤

人参　乌药　槟榔　沉香各等分

上药磨水，煎服。治上气喘急。取人参滋肺，以补母之气；取沉香入肾，以纳气之根；而后以槟榔、乌药，从而治之，泻实补虚，洵为调纳逆气之妙法。盖肺为阳，而所以纳气下行者，全赖阴津，故用人参以生津；肾为阴，而所以化气上行者，全赖真阳，故用沉香以固阳，为沉其水，故能直纳水中之阳也。

桂苓五味甘草汤

桂枝尖三钱　云茯苓四钱　炙甘草二钱　五味子一钱

此治肾中水气腾溢，阴火上冲，面赤咽痛，咳逆诸病。桂、苓抑水下行，水行即是气行。然逆气非敛不降，故以五味之酸，敛其气；土厚则阴火自伏，故以甘草之甘，补其中也。

苏子降气汤

苏子三钱　半夏二钱　当归三钱　陈皮二钱　前胡二钱　厚朴一钱　沉香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片

气即水也，水凝则为痰，水泛则为饮，痰饮留滞，则气阻而为喘咳。苏子、生姜、半夏、前胡、陈皮，宣除痰饮，痰饮去而气自顺矣。然气以血为家，喘则流荡而忘返，故用当归以补血。喘则气急，故用甘草以缓其急。出气者，肺也；纳气者，肾也；故用沉香之纳气入肾，或肉桂之引火归元为引导。

肾气丸

熟地黄八钱　山萸肉四钱　山药四钱　云茯苓四钱　泽泻四钱　牡丹皮五钱　川附片三钱　肉桂二钱

肾为水藏，而其中一点真阳，便是呼吸之母。水足阳秘，则呼吸细而津液调。如真阳不秘，水泛火逆，则用苓、泽以行水饮；用地、萸以滋水阴；用淮药入脾，以输水于肾；用丹皮入心，以清火安肾；得六味以滋肾，而肾水足矣，然水中一点真阳，又恐其不能生化也，故用附子、肉桂以补之。若加牛膝，便具引火归元之功；若加知、柏，又治上热下寒之法；如去桂、附，加麦冬、五味，则纯于滋阴，兼治肺金。

辛字润肺膏

羊肺一具(洗) 杏仁四钱 柿霜五钱 真酥五钱 真粉三钱 白蜜五钱

为末。搅匀入肺中,炖熟食。真粉,即上白花粉;真酥,即上色羊乳,如无,以黑芝麻捣烂代之。方取肺与肺同气,而用诸润药,以滋补之。义最浅而易见,然方极有力可用。

琼玉膏

生地一斤(汁) 白蜜一斤 人参八两 云苓十二两

生地汁合白蜜入磁瓶内,云苓、人参为末,和匀,放水中煮三昼夜,悬井中昼夜,取起,仍煮半日,白汤化服。为润利肺经之妙剂。

生脉散

人参三钱 麦门冬三钱 五味子七粒

人参,生肺津;麦冬,清肺火;五味,敛肺气,合之酸甘化阴,以清润肺金,是清燥救肺汤之先声。

保元汤

人参三钱 黄芪三钱 黑枣三钱 炙甘草二钱 煨姜三片

草与黑枣,大补中土,再加煨姜以温之,黄芪以鼓之,人参以滋之,总使土气冲和,上生肺金,肺阳布护,阴翳自消,一切寒怯虚悸之症自除。此为温补肺阳法,与上滋肺阴法,为一寒一热之对子。

六君子汤

人参三钱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甘草二钱 陈皮三钱 半夏三钱

四君子,补胃和中,加陈皮、半夏以除痰气。肺之所以有痰饮者,皆胃中之水不行,故尔冲逆,治胃中即是治肺。

天王补心丹

当归三钱 熟地黄五钱 生地黄三钱 远志一钱 人参三钱 丹参三钱 天门冬三钱 麦门冬三钱 元参三钱 桔梗钱半 酸枣仁三钱 柏子仁三钱 云茯苓三钱 五味子一钱

陈修园曰: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耳。火不欲炎上,故以生、熟地补水,使水上交于心;以元参、丹参、二冬,使火下交于肾;又佐参、苓以和心气,当归以生心血,枣仁以安心神,远志以宣其滞,五味以收其散,更假桔梗之浮为向导。心得所养,而何有健忘、怔忡、津液干枯、舌疮、秘结之苦哉。

朱砂安神丸

朱砂一钱 黄连三钱 生地三钱 当归三钱 甘草二钱

朱砂之重以镇怯;黄连之苦以清热;当归之辛以嘘血;更取甘草之甘,以制黄连之太过;地黄之润,以助当归所不及。合之养血清火,安镇心神,怔忡、昏烦、不寐之症,可以治之。

人参养荣汤

人参三钱 黄芪三钱(炙) 白术三钱 甘草钱半 当归三钱 熟地四钱 大枣三钱 生姜三片 远志一钱 桂心一钱 陈皮二钱 白芍三钱 云苓三钱 五味子一钱

此方即中焦取汁,奉心化赤以为血之义。参、芪、术、草、大枣,大补中焦;中焦谷化则汁益生,故加陈皮以化谷;中焦水停则谷不化,故加姜、苓以别水,水谷既化,中焦之汁自生矣;再用归、地多汁以引其汁,凡系妇人催乳,用此足矣。若必令其奉心化血,则宜芍、味以敛之,使荣行脉中,而不外散;加桂心、远志,启导心火,以助其化赤之令。补中者,开血之源也;导心者,化血之功也;敛脉者,成血之用也,此心火不足之治法,与炙甘草汤、建中汤相近。

归脾汤

白术三钱 黄芪三钱 茯神三钱 人参三钱 远志钱半 木香一钱 甘草二钱

（炙）　枣仁三钱　当归三钱　桂圆五枚（去壳）

心主生血，脾主统血。养荣汤，以治心为主；归脾汤，以治脾为主。心血生于脾，故养荣汤补脾以益心；脾土生于火，故归脾汤导心火以生脾。总使脾气充足，能摄血而不渗也。

养真汤

人参三钱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甘草钱半　山药三钱　莲米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八分　黄芪三钱　白芍三钱

煎去头煎，只服二、三煎。取燥气尽去，遂成甘淡之味，盖土本无味。无味即为淡，淡即土之正味也。此方取淡以养脾，深得其旨。

小建中汤

桂枝二钱　白芍四钱　甘草二钱　红枣三枚　生姜三片　饴糖一两

虚劳里急诸不足者，五脏阴精、阳气俱不足也。故用姜、桂，辛温以生阳；用芍、饴，酸甘以生阴；大枣、甘草，纯甘以补中，使中宫建立，则阳气化而上行，阴气化而下降。细按：此方乃建胃滋脾、以阳生阴之法。归脾汤从此方重浊处套出，补中汤从此方轻清处套出。

正元汤

人参（附子汁煮）　黄芪（川芎酒煮）　山药（干姜煮）　白术（陈皮煎）　云苓（肉桂煮）　甘草（乌药煮）各等分

六药为末。盐汤下。取火烈之品，法平和之药。雄烈之味既去，诚为温补少火之驯剂。

白凤膏

平胃散四两　人参一两　茯苓一两

上三味为末。纳枣内，入鸭腹中，陈酒煮烂，食鸭肉。将枣阴干，随用参汤、白汤化服。鸭乃血肉之品，其性滋阴；酒为五谷之精，其性和阳，合诸药养脾胃，大收纯和之效。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三钱　甘草二钱　龙骨三钱　牡蛎三钱

肝寒魂怯，用辛温镇补之品，以扶肝而敛魂。心阳上越，肾阳下泄，此方皆可用之。

滑氏补肝散

枣仁三钱　熟地四钱　白术三钱　当归三钱　山茱萸三钱　山药三钱　川芎一钱　木瓜一钱　独活一钱　五味子五分

肝体阴而用阳，此以酸甘补肝体，以辛甘补肝用。加独活者，假风药以张其气也。欲其气之鼓荡者，则用独活；欲其气之温敛者，则用巴戟；欲其气之清平者，则用桑寄生；欲其气之疏达者，则用柴胡、白头翁。诸药皆治风之品，轻重不同，在人用之得宜。

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

人参二钱　地黄二两六钱　麦冬八钱　阿胶二钱　芝麻五钱　炙草四钱　大枣三枚　桂枝三钱　生姜三钱　清酒一两

此方为补血之大剂。乡先辈杨西山言，此方亟戒加减，惜未能言明其义。余按：此方即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之义。姜、枣、参、草，中焦取汁；桂枝，入心化气，变化而赤；然桂性辛烈能伤血，故重使生地、麦冬、芝麻，以清润之，使桂枝雄烈之气，变为柔和，生血而不伤血；又得阿胶潜伏血脉，使输于血海，下藏于肝。合观此方，生血之源，导血之流，真补血之第一方，未可轻议加减也。时方养荣汤，亦从此套出。第养荣汤较温，此方多用生地、麦冬，则变为平剂，专滋生血脉。若催乳，则无须桂枝；若去桂，加枣仁、远志，则更不辛烈；若加丹皮、桃仁，则能清心化血；加山栀，又是清心凉血之剂；加五味，则兼敛肺金。此虽加减，而仍不失仲景遗意，又何不可。

大补阴丸

熟地八钱　知母三钱　黄柏三钱　龟版四钱

苦寒之品，能大伐生气，亦能大培生气。盖阴虚火旺者，非此不足以泻火滋阴。夫人之生气，根于肾中，此气全赖水阴含之，若水阴不足，则阳气亢烈，烦逆痿热。方用知、柏折其亢，龟版潜其阳，熟地滋其阴，阴足阳秘，而生气不泄矣。

四物汤　为生血和血之通剂。

生地四钱　白芍三钱　川芎二钱　当归三钱

四君子汤

人参三钱　白术四钱　云苓四钱　甘草二钱

异功散

即四君汤，加陈皮二钱。

八珍汤

即上二方合用也。气血双补之平剂。

十全大补汤

即八珍汤，加黄芪、肉桂。为温补气血之大剂。

当归补血汤

黄芪一两　当归五钱

此方以气统血，气行则血行。外充皮肤，则盗汗、身热自除；内摄脾元，则下血、崩漏能止。

柴胡清骨散

柴胡三钱　青蒿三钱　秦艽三钱　白芍三钱　丹皮三钱　地骨皮三钱　鳖甲三钱　知母三钱　黄芩二钱　甘草一钱　童便少许　胡黄连一钱

肝为藏血之脏，又司相火，血足则火温而不烈，游行三焦，达于腠理，莫不得其温养之功。若血虚火旺，内则烦渴淋闭，外则骨蒸汗出，皆肝经相火之为病也。方用丹皮、知母、枯芩、黄连、童便，大清相火；而又恐外有所郁，则火不能清也，故用柴胡、青蒿、秦艽，以达其郁；又恐内有所结，则火不能清也，故用白芍、丹皮、鳖甲，以破其结；佐甘草一味，以和诸药，务使肝经之郁结解，而相火清，较逍遥散更优。

保命生地散

生地五钱　熟地三钱　枸杞三钱　地骨皮三钱　黄芪四钱　白芍三钱　甘草二钱　黄芩二钱　天门冬三钱

方取黄芪、甘草，入脾统血，余药清润肺肾，以治血之源流。或血止后，用此调养亦宜。

猪苓汤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云苓三钱　滑石三钱　阿胶三钱

此方专主滋阴利水，凡肾经阴虚，水泛为痰者，用之立效。取阿胶润燥，滑石清热，合诸药皆滋降之品，以成其祛痰之功。痰之根原于肾，制肺者治其标，治肾者治其本。

导赤散

生地黄四钱　木通二钱　甘草梢三钱　竹叶心三钱

季楚重曰：泻心汤用黄连，所以治实邪，责木之有余，泻子以清母也；导赤散用地黄，所以治虚邪，责水之不足，壮水以治火也。

麻黄人参芍药汤

麻黄一钱　桂枝三钱　黄芪三钱　人参三钱　炙草一钱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子一钱

麻黄、桂枝，从外发表；黄芪、草、参，从内托里，使内犯之邪，皆从外出，自不至乘阴而吐衄矣。然既乱之血，又不可以治也，故用当归、白芍以和之，麦冬、五味以清之。又按：

麻、桂力能发表，表解而血自止，是善用麻、桂之功，非麻、桂自能止血也。况仲景于吐血、衄血，皆忌发汗。用此方者，须审其的由外感，非此不解，然后一投即应。设忌发汗而反汗之，又误用麻、桂之过，麻、桂亦不任咎也。

止嗽散

桔梗三钱　荆芥三钱　广紫菀三钱　广百部三钱　白前三钱　陈皮三钱　甘草一钱

普明子制此方，并论注其妙，而未明指药之治法。余因即其注而增损之曰：肺体属金，畏火者也，遇热则咳，用紫菀、百部以清热；金性刚燥，恶冷者也，遇寒则咳，用白前、陈皮以治寒；且肺为娇脏，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则邪气流连而不解，故用荆芥以散表；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鼻窍贵开而不贵闭，喉窍贵闭不贵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启而为咳，故用桔梗以开鼻窍。此方温润和平，不寒不热，肺气安宁。

《千金》麦门冬汤

麦冬三钱　桔梗二钱　桑皮三钱　半夏二钱　生地三钱　紫菀三钱　竹茹三钱　麻黄一钱　五味一钱　生姜三片　甘草一钱

风寒客于肺中，引痰生火，故用桔梗、桑皮、半夏、生姜，以利除痰饮；用生地、紫菀、竹茹、麦冬、五味，以清敛火气；然陈寒不除，则痰火旋去而旋生，故以麻黄一味，搜剔陈寒；惟甘草则取调诸药而已。凡寒中包火，火中伏寒，皆能治之。

柴胡梅连散

柴胡三钱　人参三钱　黄芩三钱　甘草一钱　黄连一钱　白芍三钱　当归三钱

柴胡汤、逍遥散，各半成方，而重在黄连一味，较二方尤擅清火之功。心者肝之子，黄连泻心，实则泻其子。

甘桔汤

甘草三钱　桔梗三钱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炒香，捣)三钱　大枣(擘破)五枚

先圣用药，泻必兼补，故无弊，即如此两方。桔梗以开达肺气，凡咽痛、肺痈排脓，皆生用之，而必君以甘草，以土生金，助其开达之势。葶苈苦寒，力能降泄肺中之气，火热壅肺，水饮冲肺，皆能随其实而泻之，而必君以大枣，使邪去而正不伤。得此意者，可知配合之义。

保和丸

知母三钱　贝母三钱　天门冬三钱　款冬花三钱　天花粉三钱　薏苡仁三钱　五味子一钱　甘草一钱　马兜铃三钱　生地黄三钱　紫菀三钱　百合三钱　阿胶三钱　当归三钱　紫苏二钱　薄荷一钱　百部三钱　饴糖二两　生姜三钱

此方药味虽多，而实以润肺清火为主。凡是虚劳咳血，皆肺中阴津不足，火热乘之使然。火壅于内，则皮毛固闭，洒淅而恶寒，易招外感。火盛则水津凝滞，胶结为痰，而气愈不得息，痿咳所以不愈也。方用饴、胶、地、归、百合、百部、甘草、紫菀、花粉、款冬，大生津液以润肺；五味、天冬、知母，以清肺火；犹恐外寒闭之，则火郁而不清，故佐以姜、苏、薄荷，以疏解其郁；痰饮滞之，则火阻而不降，故用贝母、苡仁，以导利其滞。郁解滞行，火清肺润，咳嗽愈而痿燥除。无论寒久变火，火郁似寒，诸症皆能治之。《十药神书》载此方加减甚详，余谓此方药味已多，如再加减，便杂而无功。对证之方甚伙，何须执此一方，苦苦加减，便欲医尽诸病耶。为末，饴糖丸。服。

泻肺丸

栝蒌霜三钱　贝母三钱　半夏三钱　郁金二钱　葶苈三钱(炒)　杏仁三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大黄钱半　甘草一钱

肺部痰、火、血、气壅滞不降，用此方解泄破下，力量最大。是从人参泻肺汤、葶苈大枣、半夏泻心、小结胸等汤，割取而成，又加郁金大破血分。药虽猛峻，然果遇实证，非此不克。

消化丸

礞石三钱(煅) 明矾二钱 牙皂一钱 云苓三钱 陈皮一钱 枳壳一钱 枳实一钱 南星一钱(生) 沉香一钱 半夏一钱(生) 薄荷一钱 黄芩二钱 神曲二钱 姜汁一钱 饴糖三钱

为末，神曲、姜汁为丸。卧时，饴糖拌吞。仰卧，则药流入肺，去痰除根。痰即水也，寒郁之，气阻之，火凝之，是以胶粘潮溢，而不能去也。此方以燥、降、坠、利、去水为主，而用薄荷以散寒，用黄芩以清火，尤妙。明矾入浊水而能清，牙皂入污垢而能去，二物合用，为涤除痰涎之妙品。诸药猛峻，故用饴糖以缓之。葛可久法，服后即服太平丸以补之。可知泻实，亦宜补虚，然遇实证，慎毋畏而不用也。

太平丸

天门冬二钱 麦门冬二钱 款冬花二钱 知母二钱 杏仁二钱 熟地黄三钱 生地黄三钱 川黄连一钱 当归三钱 阿胶二钱(蛤粉炒) 蒲黄二钱 京墨五分 桔梗二钱 薄荷一钱 麝香少许

炼蜜为丸，弹子大。食后，薄荷汤化下一丸。义取润肺清金，豁痰止血。诸药显而易见，惟黄连一味，是泻心之药，心者肺之贼，泻心即是清肺，乃隔治之法。麝香一味，是透窍之药，肺者气之窍，通窍即所以安肺，是从治法。仲景《金匮》亦有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之语。盖上焦通，则津液不凝为痰，下降而火亦随降。葛可久制方，原未证诸仲景，而其义有可通，故引证之。第此方治肺，取滋利宣通，上焦虚、枯、滞、涩者，皆宜；若下焦阴虚，则大不宜。盖下焦之病宜敛藏，用宣通法，又其所忌。

二陈汤

半夏三钱 陈皮三钱 茯苓三钱 甘草二钱

此方为去除痰饮之通剂。痰之本，水也，茯苓治水，以治其本；痰之动，湿也，茯苓渗湿以镇其动。其余半夏降逆，陈皮顺气，甘草调中，皆取之以为茯苓之佐使耳。故仲景书，凡痰多者，俱加茯苓；呕者，俱加半夏，今人不穷古训，以半夏为去痰专品，不知半夏非不去痰，而辛降之气最甚，究属降气之主，故凡用药，不可失其真面也。

紫菀散

紫菀三钱 人参二钱 知母二钱 贝母二钱 桔梗二钱 茯苓三钱 阿胶二钱 五味一钱 甘草一钱

肺痿咳痰，取参、草、胶、菀，以滋补肺阴；又用知母以清其火；五味以敛其气；桔梗、贝母茯苓，以利其痰。火、气、痰三者俱顺，则肺愈受其益。此较保和汤、救肺汤，又在不清不浊之间，用方者随宜择取。

礞石滚痰丸

礞石三钱 黄芩三钱 大黄三钱 沉香三钱

痰者，水之所结也。肺胃火盛，煎灼其水，则凝而为痰，与饮同主于水。而饮则动于寒，故清而不稠；痰则熬以火，故粘而难下。王隐君制此方，用黄芩清肺中无形之火，用大黄泻胃中实积之火，此治痰先清火，所以治其原也。然痰本水湿所成，故佐以礞石之悍燥以除水；痰之所留，气即阻而不利，故用沉香以速降之。二黄得礞石、沉香，则能迅扫直攻老痰巢穴、浊垢之处，而不少留，此滚痰之所由名也。为末，水丸。姜汤下。仰卧，忌饮食半日。若喉间粘壅，乃病药相拒，少顷药力到自愈。方虽猛峻，然顽痰变见诸怪证，非此不治。

旋覆代赭石汤

人参三钱　甘草二钱　半夏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五枚　赭石三钱(煅)　旋覆花三钱(炙)

此方治哕呃，人皆知之，而不知呃有数端，胃绝而呃不与焉。一火呃，宜用承气汤；一寒呃，宜理中汤，加丁香、柿蒂；一瘀血滞呃，宜大柴胡，加桃仁、丹皮。此方乃治痰饮作呃之剂，与诸呃有异，不得见呃即用此汤也。方取参、草、大枣以补中，而用生姜、旋覆以去痰饮，用半夏、赭石以镇逆气。中气旺则痰饮自消，痰饮清则气顺，气顺则呃止。治病者，贵求其本，斯方有效，不为古人所瞒。兼火者，可加麦冬、枯芩；兼寒者，可加丁香、柿蒂；痰多者，加茯苓。盖既得其真面，然后可议加减。

温胆汤

半夏三钱　云苓三钱　陈皮二钱　甘草钱半　竹茹三钱　枳壳钱半

二陈汤为安胃祛痰之剂，竹茹以清膈上之火，加枳壳以利膈上之气。总求痰气顺利，而胆自宁。温之，实清之也，用治痰气呕逆为宜。

真武汤

白术三钱　茯苓 三钱　白芍三钱　生姜三钱　附子(炮)三钱

水饮者，肾之所主也。肾阳化水，则水下行而不泛上，故用附子入肾补阳，以为镇管水气之主；制水者，土也，用苓、术以防之；白芍苦降，从其类以泻之；生姜辛散，循其末而宣之。合之宣泻防制，水有所宰，而自不动矣，故取此方真武水神以名汤。

苓桂术甘汤

茯苓五钱　桂枝三钱　白术五钱　甘草三钱(炙)

甘草、白术，填中宫以塞水；茯苓以利之，桂枝以化之，水不停而饮自除，治水气凌心大效。盖桂枝补心火，使下交于肾；茯苓利肾水，使不上凌心。其实茯苓是脾药，土能治水，则水不克火也；桂枝是肝药，化水者肝，为肾之子，实则泻其子，而肝又主疏泄，故有化水气之功。补心火者，虚则补其母，肝为心火之母，而桂又色赤入心也。发汗亦用桂枝，借木气之温，以散布外达也；其降冲逆，亦用桂枝者，以冲脉下属于肝，内通于肾，桂枝温肝气以引之，化肾水以泄之，凡下焦寒水攻发，冲阳上浮者，往往佐苓、夏以收功。须知桂枝其色赤，其气温，纯得水火之气，助火化木，是其所长。如无寒水，而用之发热动血，阳盛则毙，仲景已有明戒，不可不凛。失血之家，尤宜慎用。或曰：仲景炙甘草汤，是补血药，而亦未尝忌用桂枝，何也？曰：此正仲景慎于用桂枝处。方义以中焦取汁，变赤为血，不得不用桂枝助心火以化赤。然即恐桂枝伤血，故用桂极少，而用麦冬、地黄极多，以柔济刚，用桂而能制桂。仲景如此之慎，可知失血家，不可轻用桂也。

二加龙骨汤

龙骨三钱(煅)　牡蛎三钱(煅)　白薇三钱　附子钱半(炮)　白芍三钱　甘草一钱　大枣三钱　生姜三片

此方乃清散上焦，温补下焦之药。方用甘、枣，从中宫以运上下；姜、薇清散，使上焦之火不郁；附、芍、龙、牡温敛，使下焦之火归根。合观其方，以温为正治，以清为反佐，真寒假热，虚阳上浮，为对证。陈修园极赞其妙，今人不察，往往误用，惜哉。

团鱼丸

川贝母　知母　前胡　柴胡各五钱　团鱼重十二两

同煮，先取肉汁食之；次将药渣焙干为末，鱼骨煮汁，丸梧子大，麦冬汤下。团鱼乃甲虫之长，能破肝之症结，肉亦带酸，入肝养阴，合清利痰火，疏理凝滞之品。凡肝经血郁、气郁、火郁、痰郁，以致骨蒸咳嗽者，此丸力能治之。盖此丸以调肝者利肺，金木交和，则血气清宁，痨瘵不作。

月华丸

天门冬三钱　麦门冬三钱　生地黄三钱　山药二钱　百部三钱　川贝母三钱　云

茯苓五钱　白菊花三钱　沙参三钱　阿胶三钱　三七二钱　桑叶三钱　獭肝一具

獭肝随月变形，每月生一叶，正月则合为一叶，以其变化不测，而性又能杀虫，凡痨虫隐伏幻怪者，亦以此幻怪之物治之，乃自古相传之灵药。方名月华，实以此药命名，而虫所由生，则由于瘀血所变，故用三七以化瘀；血之所以化虫者，又由于痰热所蒸，故用余药润利，以清痰火。但取杀虫，则獭肝一味已足；但取消瘀，则三七一味已足。而必多其品物者，攻补兼行，标本兼治，乃为全胜之师也。

生化汤

当归三钱　川芎二钱　黑姜一钱　桃仁三钱　甘草一钱　益母草三钱

血瘀能化之，则所以生之也，产后多用。

止衄散

生地五钱　白芍三钱　黄芪三钱(炙)　赤苓三钱　当归三钱　阿胶二钱

生地凉血，当归和血，白芍降血，阿胶秉阿水潜行地中之性，能潜伏血脉，此最易见者也。妙在黄芪运气摄血，则血不外泄；赤苓渗水利气，则引血下行。但黄芪一味，气虚者得之，则鼓动充满，而血得所统矣。设气实者得之，以水济水，以涂附涂，益气横决，愈逼血妄行矣。此用方者，所以贵有加减。

生地黄散

生地五钱　川芎钱半　黄芩三钱　侧柏叶三钱　桔梗二钱　栀子二钱　蒲黄三钱　阿胶二钱　白茅根三钱　丹皮三钱　白芍三钱　甘草钱半　童便一杯　莱菔汁一杯

此方以治肝为主，以肝主血故也。而亦兼用心肺之药者，以心主火，治火必先治心；肺主气，降气必先清肺。为凉血止血之通剂，方义虽浅而易效。

地骨皮散

生地黄三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　白芍三钱　牡丹皮三钱　地骨皮三钱

柯韶伯曰：阴虚者阳凑之，故热。仲景言：阴弱则发热，阳气陷入阴中，必发热。然当分三阴而治之，阳邪陷入太阴脾部，当补中益气汤，以升举之，清阳复位，而火自熄也；若陷入少阴肾部，当六味地黄丸，以对待之，壮水之主，而火自平也；陷入厥阴肝部，当地骨皮饮以凉补之，血有所藏，而火自安也。四物汤，为肝家滋阴调血之剂；加地骨皮清志中之火以安肾，补其母也；加牡丹皮，清神中之火以凉心，泻其子也。二皮凉而不润，但清肝火，不伤脾胃，与四物加知、柏之苦寒者不同。故逍遥散，治肝火之郁于本脏者也，木郁达之，顺其性也。地骨皮饮，治阳邪之陷于肝脏者也，客者除之，勿纵寇以遗患也，二者皆肝家得力之剂。

归脾汤

白术三钱　黄芪三钱　茯神三钱　人参三钱　远志一钱　木香一钱　枣仁二钱　龙眼三枚(去壳)　当归四钱　炙草二钱

回龙汤

每自己小便，每去头尾接，用一碗乘热服，化血清火，自还神化，为血证妙约。与秋石不同，万勿服秋石。

卷　八

方　解　下

古　今　方(共一百十九条，遗方续补)

玉女煎

熟地五钱　石膏三钱　知母三钱　麦冬三钱　牛膝三钱

陈修园力辟此方之谬，然修园之所以短于血证者，即此可见。夫血之总司在于胞室，

而胞宫冲脉上属阳明。平人，则阳明中宫化汁变血，随冲脉下输胞室；吐血之人，胞宫火动气逆，上合阳明，血随而溢，咳嗽不休，多是冲阳上合阳明，而成此亢逆之证。方用石膏、知母，以清阳明之热；用牛膝，以折上逆之气；熟地以滋胞宫之阴。使阳明之燥平，冲脉之气息，亢逆之证乃愈矣。景岳制此方，曾未见及于此，修园又加贬斥，而王士雄以为可治阴虚胃火齿痛之证，皆不知此方之关冲脉，有如是之切妙也。麦门冬汤治冲逆，是降痰之剂；此方治冲逆，是降火之剂。

圣愈汤

即四物汤加黄芪、人参。

参苏饮

人参五钱　苏木四钱

治吐衄产后，跌打损伤，瘀血干肺，鼻起烟煤，面目茄色。盖谓肺金气足，则制节下行，血不独不能犯肺脏，而亦不能犯肺之气分也。今不独干犯气分，瘀血上行，并真犯肺脏。血者，肝木所司，金气将绝，木乃敢侮之；肺气已敝，血乃得乘之。方取苏木秉肝木之气，色赤味咸以破血，是治肝以去肺之贼；而急用人参生津，调肺以补气，使肺气一旺，则制节自行，而血不得犯之矣。

参附汤

人参一两　附子八钱

人之元气，生于肾而出于肺。肺阴不能制节，肾阳不能归根，则为喘脱之证。用附子，入肾以补阳气之根；用人参，入肺以济出气之主，二药相济，大补元气。气为水之阳，水即气之阴，人参是补气之阴，附子是补水之阳。知此，则知一切补气之法。

通脾泄胃汤

黄柏三钱　元参三钱　防风三钱　大黄一钱　知母三钱　炒栀子三钱　石膏三钱　芜蔚三钱

此方乃通治眼目外瘴之方，借治目衄亦宜。方取诸品清热泻火，使火不上薰，则目疾自除。而防风一味，独以去风者治火，火动风生，去风则火势自熄；芜蔚一味，又以利湿者清热，湿蒸热遏，利湿则热气自消。

通窍活血汤

赤芍三钱　川芎一钱　桃仁三钱　红花一钱　老葱三钱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　麝香少许　黄酒一杯

大枣、姜、葱散达升腾，使行血之品达于巅顶，彻于皮肤。而麝香一味，尤无所不到。以治巅、顶、胸、背、皮肤、孔窍中瘀血，诚有可取。王清任《医林改错》，论多粗舛，而观其一生所长，只善医瘀血，此汤亦从小调经套来，故可采。

防风通圣散

大黄钱半　芒硝三钱　防风三钱　荆芥二钱　麻黄一钱　炒栀子三钱　白芍三钱　连翘一钱　川芎一钱　当归三钱　甘草一钱　桔梗二钱　石膏三钱　滑石三钱　薄荷一钱　黄芩三钱　白术三钱

吴鹤皋曰：防风、麻黄，解表药也，风热之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荆芥、薄荷，清上药也，风热之在巅顶者，得之由鼻而泄；大黄、芒硝，通利药也，风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后而泄；滑石、栀子，水道药也，风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风注于膈，肺胃受邪，石膏、桔梗，清肺胃药也；而连翘、黄芩，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之为患，肝木主之，川芎、归、芍，和肝血也；而甘草、白术，所以和胃气而健脾。此方除硝、黄，名双解散，谓表里两解，营卫俱和也。本方名通圣散，极言功用之妙耳。余按：此方治表里实热，外无汗，内便坚之症。无论何证，通治一切，亦不但治中风也。

《千金》苇茎汤

苇茎五钱　苡仁三钱　桃仁三钱　瓜瓣(即冬瓜仁)三钱

瓜蒂散

甜瓜蒂三钱　赤小豆三钱

为末。香豉汤下。上二方，皆取破泄宣吐，虚人勿服。

白散方

贝母三钱　巴豆(炒黑)一钱　桔梗三钱

共为末。服一字。在膈上，则吐；在膈下，则泻。不泻，进热粥；泻不止，进冷粥。

人参清肺汤

人参三钱　阿胶二钱　地骨皮三钱　知母三钱　乌梅三枚　甘草一钱(炙)　大枣三枚　桑白皮三钱　粟壳一钱　杏仁三钱

治肺虚咳嗽喘急、吐血下血等症。方取参、草、大枣，补土生金，以保定其肺；阿胶、知母，佐其滋润；骨皮、桑皮，泻其火热。肺为司气之脏，肺中清润，则气自下降，而得其敛藏之性，痰血不得干之也。再用杏仁以利之，乌梅、粟壳以收之，总使肺得其制节，斯无诸病矣。此与太平丸、保和汤、紫菀散、人参泻肺、清燥救肺诸汤，相为表里，用者可以推类尽致。

宁肺桔梗汤

桔梗二钱　贝母三钱　当归三钱　瓜蒌霜三钱　黄芪四钱　枳壳一钱　甘草一钱　防己二钱　百合三钱　桑白皮三钱　苡仁三钱　知母三钱　五味子一钱　地骨皮三钱　杏仁三钱　葶苈子二钱　生姜三钱

治肺痈，无论已溃未溃，及肺胀等症。补泻兼行，使痰火血气脓水，俱从下泄，而肺以安宁。

丹皮汤

丹皮三钱　瓜蒌三钱　桃仁三钱　朴硝二钱　大黄一钱

内痈，乃热毒结血而成，毒去，其血热亦随去。瓜蒌以解气结，桃仁、丹皮以破血结，硝黄兼下气血之结，结除而痈自去矣。

赤豆薏苡汤

赤豆芽三钱　苡仁三钱　防己二钱　甘草一钱

脓者，血化为水也，故排脓之法，总不外破血利水。赤豆芽，入血分以疏利之，助其腐化；苡仁、防己，即从水分排逐其脓；甘草调和数药，使得各奏其效。此为治痈脓大法门，方未能尽载，从此可以类推。

人参固本汤

人参三钱　熟地三钱　生地三钱　白芍三钱　天冬三钱　五味五分　知母二钱　陈皮三钱　麦冬三钱　炙草一钱

此方滋养肺胃，兼输肾水。名曰固本，谓胃肺之本，肺为肾之本，而肾又为生气之本，三脏互相灌溉，则根本固而虚热清，蒸、咳、喘、回食诸症，自然不生。

当归六黄汤

生地五钱　熟地三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黄柏二钱　黄芪五钱　当归三钱

陈修园曰：阴虚火扰之汗，得当归、地黄之滋阴，又得黄连、黄芩之泻火，则蒸汗之本治矣。此方之妙，全在苦寒，寒能胜热，而苦复能坚之。又恐过于苦寒，伤其中气，中者阴之守也，阴虚则火愈动，火愈动则汗愈出，尤妙在大苦大寒队中，倍加黄芪，领苦寒之性，尽达于表，以坚汗孔，不使留中为害。

谨按：修园此论皆是，惟言黄芪领苦寒之性，尽达于表，不使留中为害。则差毫厘。盖药之救病，原于偏寒、偏热，治偏寒、偏热之病，自必用偏寒、偏热之药。此方大治内热，岂寒凉之药，能尽走皮肤，而不留中者？况黄芪是由中以托外之物，非若麻黄直透皮毛，而

不留中也。吾谓内热而蒸为汗者，此为对证。如果外热，而内不利寒凉药者，则归脾汤、当归补血汤加减可也。

凉血地黄汤

生地四钱　当归三钱　甘草钱半　黄连二钱　炒栀子一钱　元参三钱　黄芩二钱

此方纯是凉心。血者，心之所生，凉心即是凉血。

田螺捻子

田螺三枚　冰片五分　白砒五分　硇砂一钱

捣和，米糊为捻子。能化腐，去瘀肉，枯血痣，用处少。

仙方活命饮

穿山甲三片　皂荚刺一钱　当归尾二钱　草节一钱　乳香二钱　金银花二钱　赤芍药二钱　天花粉二钱　没药二钱　防风三钱　贝母二钱　白芷二钱　陈皮二钱　黄酒少许

此方纯用行血之药，加防风、白芷，使达于肤表；加山甲、皂刺，使透乎经脉；然血无气不行，故以陈皮、贝母，散利其气；血因火而结，故以银花、花粉，清解其火。为疮症散肿之第一方。诚能窥及疮由血结之所以然，其真方也。第其方乃平剂[1]，再视疮之阴阳，加寒热之品，无不应手取效。

托里消毒散

皂荚刺二钱　甘草二钱　桔梗二钱　白芷三钱　川芎一钱　黄芪三钱　金银花三钱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白术三钱　人参三钱　云苓三钱

疮之结肿，血凝也；疮之溃脓，血化为水也。夫血与毒，结而不散，故凝，凝则气阻而为痛。欲去其凝，仍是以气制之，使气与血战，以阳蒸阴，则阴血从阳化而为水，水即气也，气化则为水，此化脓之说也。是方四君、黄芪，大补中气，而以解毒和血之品，佐其变化，为助气战血之大剂。本此意以加减进退，则得之矣。

麦冬养荣汤

人参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一钱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生地三钱　知母二钱　陈皮三钱　黄芪三钱　甘草一钱

壮火食气，则气热而血失所养，故用麦冬、知母以清火，火清气平，则阳不乘阴，血于是安，故亦名养荣。人参养荣汤，所以用远志、桂尖者，助心火以化血；此汤所以用知母、麦冬者，清胃火以宁血也。

大枫丹

大枫子肉三钱　土硫黄二钱　枯矾一钱　明雄二钱

共为末。灯油调，搽癣痒各疮。

黎洞丸

三七一钱　大黄一钱　阿魏一钱　儿茶一钱　竹黄一钱　血竭三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三钱　雄黄二钱　羊血(心血)二钱　冰片少许　麝香少许　牛黄三分　藤黄二分

消瘀定痛，降气止血。各药气味形质，皆精气所结，非寻常草木可比，故能建大功。

当归地黄汤

当归五钱　熟地四钱　川芎一钱　白芍三钱　防风三钱　白芷三钱　藁本二钱　细辛五分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无论热风、寒风，风总属阳。天地之噫气，常以肃杀而为心，犯人血分，则为痛、为肿、为强硬。血行，则风在血分者，随之而行，故治风先治血也。方取四物汤，补血以为去邪之本，而加祛风之药，以令邪外出，法浅而易效。头目顶脊诸风，可以治之。

防风芎归汤

生地五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　甘草一钱　防风三钱

补血祛风。药无多而义易见，加减得宜，尤效。

化腐生肌散

儿茶一钱　乳香二钱　没药二钱　血竭二钱　三七一钱　冰片少许　麝香少许

去瘀血，即是化腐之法；干水，即是提脓之法；活血，即是生肌之法。方主化腐去瘀。欲提脓者，加枯矾、龙骨；欲生肌者，加珍珠、人参。识透立方之意，则加减可以随人。

乌梅丸

黄柏二钱　黄连八钱　桂枝二钱　附子二钱　细辛二钱　当归二钱　花椒二钱　人参二钱　乌梅十枚　干姜三钱

共为末，蜜捣千椎为丸。米饮下。温肝敛木，化虫止利，真神方也。

橘核丸

橘核三钱　吴萸二钱　香附三钱　楝子三钱　查核三钱　荔枝三钱　小茴二钱

共为细末，寒食面为丸。淡盐汤送下。治小腹疝痛结气等证。

当归导滞汤

大黄一钱　当归三钱　麝香少许　丹皮三钱　桃仁三钱　红花一钱　白芍三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三钱　生地三钱　桂枝三钱　柴胡二钱　黄芩三钱　枳壳一钱　甘草一钱

跌打损伤，内外瘀血，以此汤行之。此通窍活血、桃仁承气、小柴胡、小调经诸汤之义，参看自明，不须赘说。

十味参苏饮

人参三钱　紫苏三钱　半夏三钱　云苓三钱　陈皮二钱　桔梗二钱　前胡二钱　葛根二钱　枳壳一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片

肺之气生于胃，故用甘草、人参，补胃生津以益肺；肺气旺，则能上行、外达、内输、下降而不郁矣。故凡治肺之方，类以人参为主，然能补津生气，而不能治气之郁也。风寒外束，则气蕴于内，不能上行外达，故用紫苏、前胡、粉葛、生姜，以发散之；痰饮内停，则气逆于上，不能内输下降，故用夏、苓、桔、枳、陈皮，以渗降之。合计此方，乃疏散风寒、降利痰水之平剂。而咳血、衄血、气喘之症，及跌打血蕴气分，皆借用之。亦借疏利之功，使郁滞去，而血自不遏。

玉烛散

生地五钱　当归三钱　川芎二钱　白芍三钱　朴硝二钱　大黄一钱　生姜三片

治跌打瘀血，发渴、身痛、便闭。取四物，以补调其血；而朴硝、大黄，逐瘀去闭；妙在生姜一味，宣散其气，使硝黄之性，不徒直下，而亦能横达，俾在外、在内之瘀一并廓清。

竹叶石膏汤

淡竹叶五钱　石膏五钱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麦冬三钱　半夏二钱　生姜三片　粳米四钱

口之所以发渴者，胃中之火热不降，津液不升故也。方取竹叶、石膏、麦冬以清热；人参、甘草、粳米以生津；妙在半夏之降逆，俾热气随之而伏；妙在生姜之升散，俾津液随之而布。此二药，在口渴者，本属忌药，而在此方中，则转能止渴，非二药之功，乃善用二药之功也。

黄土汤

灶心土三钱　甘草一钱　白术三钱　熟地三钱　黄芩二钱　阿胶二钱　附子钱半（炮）

血者，脾之所统也。先便后血，乃脾气不摄，故便行气下泄，而血因随之以下。方用灶土、草、术，建补脾土，以为摄血之本；气陷则阳陷，故用附子以振其阳；血伤则阴虚火

动，故用黄芩以清火；而阿胶、熟地，又滋其既虚之血。合计此方，乃滋补气血，而兼用温清之品以和之，为下血崩中之总方。古皆目为圣方，不敢加减。吾谓圣师立法，指示法门，实则变化随宜。故此方热症，可去附子，再加清药；寒症，可去黄芩，再加温药。

赤小豆当归散

赤小豆三钱　当归三钱

此治先血后便，即今所谓脏毒，与痔疮相似。故用当归以活血；用赤豆色赤入血分，发芽则能疏利血中之结，使血解散，则不聚结肛门。赤豆芽，又能化血成脓，皆取其疏利之功，痈脓故多用之。俱用浆水服。

解毒汤

大黄一钱　黄连三钱　黄芩三钱　黄柏二钱　栀子(炒)三钱　赤芍二钱　枳壳一钱　连翘一钱　防风三钱　甘草一钱

解毒者，谓解除脏毒也。脏毒由火迫结在肛门，故用泄火之药极多；其用白芍者，兼行其血，血行则火无所着；用枳壳者，兼行其气，气行则火自不聚；而火势之煽，每扶风威，故以防风去风以熄火，且防风上行外达，使火升散，则不迫结肛门。此即仲景白头翁汤之意。

清胃散

生地三钱　当归三钱　丹皮三钱　黄连二钱　升麻一钱　甘草一钱

方治脏毒，义取清火。而升麻一味，以升散为解除之法，使不下迫，且欲转下注之热，使逆挽而上，不复下注。目疾口舌之风火，亦可借其清火升散以解。升麻与葛根黄芩汤相仿。

槐角丸

槐角三钱　地榆二钱　黄连一钱　黄芩三钱　黄柏三钱　生地三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　防风二钱　荆芥二钱　侧柏二钱　枳壳二钱　乌梅三枚　生姜一钱(汁)

世谓肠风下血，问肠何以有风？则以外风由肺伤入大肠，内风由肝煽动血分。方用清火和血之药，亦系通治血病之泛法。惟防风、生姜，以祛外来之风；乌梅、荆芥，以治内动之风，为肠风立法。本于仲景白头翁及葛根诸汤之意。

葛根黄连黄芩汤

葛根三钱　黄连二钱　黄芩三钱　甘草一钱

治协热下利便血等症。用芩、连以清热，用葛根升散，使下陷之邪仍达于上，出于表，则不迫协于下矣。喻嘉言治痢心得，逆流挽舟之法，仲景此汤，实该其意。能从此变化，而治痢思过半矣。

龙胆泻肝汤

木通一钱　泽泻二钱　柴胡二钱　车前子三钱　生地黄三钱　甘草钱半　当归三钱　黄芩三钱　炒栀子二钱　龙胆草二钱

泻青丸

龙胆草三钱　大黄一钱　川芎一钱　当归三钱　羌活一钱　炒栀子二钱　防风二钱　竹叶一钱

《济生》乌梅丸

僵蚕三钱　乌梅五枚

醋丸。

脏连丸

熟地五钱　山萸三钱　山药三钱　云苓三钱　泽泻三钱　丹皮三钱　黄连二钱

入猪大脏肠内，同糯米蒸熟，去米，捣肠与药为丸。淡盐汤下。

断红丸

鹿茸三钱　附子二钱　当归五钱　续断三钱　黄芪五钱　阿胶三钱　侧柏叶三钱　醋丸。

地榆散

地榆三钱　当归四钱　白芍三钱　黄芩三钱　黄连钱半　炒栀子二钱　犀角一钱　薤白二钱

地榆治下血，薤白治后重逼胀，余药乃凉血常品。

四逆散

柴胡三钱　枳壳二钱　白芍三钱　甘草钱半

四肢厥冷，谓之四逆。仲景四逆汤，皆用温药，乃以热治寒之正法。至四逆散，则纯用清疏平和之品，亦能治四肢厥冷，何也？盖虚寒固有四症[2]，亦有热遏于内，不得四达，而亦四逆者。实热内伏，热深厥亦深，非芩、连、大黄不克；虚热内伏，非玉烛散、玉女煎不退；若是腠理不和，遏其阳气，则但用四逆散。枳壳、甘草，解中土之郁；而白芍以调其内，柴胡以达于外，斯气畅而四肢通，自不冷厥矣。此汤与小柴胡转输外达相似，又疏平肝气，和降胃气之通剂，借用处尤多。

五苓散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猪苓三钱　泽泻三钱　桂枝三钱

仲景此方，治胸满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而用桂枝入心，以化胸前之水结，余皆脾胃中州之药。使中、上之水得通于下，则小便利；散于上，则口渴除；达于外，则身热解。今遇小便不利，便用五苓散，虽去桂入膀胱化气，然桂实心肝之药，火交于水，乃借治法，不似附子台乌，本系膀胱正药也。且阴水可用，而阳水绝不可用。

平胃散　胃苓汤，即此方合五苓散也。

厚朴二钱　陈皮二钱　苍术三钱　甘草钱半

石莲汤

人参钱半　黄芩三钱　黄连二钱　石莲(即莲米有黑壳者)三钱

胃火甚，则拒格不纳食，用芩、连以清火；用人参、石莲以补胃，故治噤口不食。

大清凉散

木通一钱　泽兰二钱　车前子三钱　甘草梢一钱　白僵蚕三钱　金银花二钱　蝉蜕五钱　全蝎一钱　川黄连二钱　炒栀子三钱　五味子五钱　龙胆草二钱　当归三钱　生地　三钱　天门冬三钱　麦门冬三钱　牡丹皮三钱　黄芩三钱　知母三钱　黄酒三钱　蜂蜜三钱　童便一杯　泽泻三钱

诸药清热利水，使瘟毒伏热从小便去。妙在三虫引药及酒达于外，使外邪俱豁然而解，是彻内彻外之方。

左归饮

熟地八钱　山药三钱　枸杞三钱　甘草钱半　茯苓四钱　山萸三钱

《难经》谓：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景岳此方，取其滋水，故名左归。方取枣皮，酸以入肝，使子不盗母之气；枸杞，赤以入心，使火不为水之仇；使熟地一味，滋肾之水阴；使茯苓一味，利肾之水质。有形之水质不去，无形之水阴亦不生也，然肾水实仰给于胃，故用甘草、山药，从中宫以输水于肾。景岳方多驳杂，此亦未可厚非。

血府逐瘀汤

当归三钱　生地三钱　桃仁三钱　红花一钱　枳壳一钱　赤芍三钱　柴胡二钱　桔梗二钱　川芎一钱　牛膝二钱　甘草一钱

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论多粗舛，惟治瘀血最长。所立三方，乃治瘀活套方也。一书中惟此汤歌诀"血化下行不作痨"句，颇有见识。凡痨所由成，多是瘀血为害，吾于血症诸门，言之綦详，并采此语以为印证。

膈下逐瘀汤

五灵脂三钱　当归三钱　川芎一钱　桃仁三钱　赤芍二钱　乌药二钱　牡丹皮三钱　玄胡二钱　甘草一钱　香附三钱　红花一钱　枳壳一钱

王清任立方，即当芎失笑散意。治中、下焦瘀血可用。王清任极言瘀血之证最详；而所用药则仍浅近。然亦有可用云。

土瓜根汤

桂枝三钱　白芍　土瓜根　䗪虫各等分

大黄甘遂汤

大黄二钱　甘遂一钱　阿胶二钱

大黄下血，甘遂下水，君阿胶滋水与血以补之，泻不伤正。水血交结者，须本此法治之。

代抵当汤

大黄一钱（酒炒）　莪术一钱　山甲珠三片　红花一钱　桃仁三钱　丹皮三钱　当归三钱　牛膝二钱　夜明砂三钱

山甲攻血；夜明砂是蚊被蝙蝠食后所化之粪，蚊食人血、蝙蝠食蚊，故粪能去血，啮死血；余药破下，务使瘀血不留。

化滞丸

巴豆一钱（去油）　三棱二钱　莪术二钱　青皮一钱　陈皮一钱　黄连三钱　半夏三钱　木香二钱　丁香一钱

蜜丸。攻一切寒热气滞之积。

大黄䗪虫丸

大黄一钱　黄芩二钱　甘草一钱　桃仁三钱　杏仁三钱　白芍二钱　干漆一钱　虻虫一钱　水蛭三钱　䗪虫二钱　蛴螬二钱　地黄二钱

蜜丸。酒服。治干血痨，旧血不去，则新血断不能生。干血痨，人皆知其极虚，而不知其补虚正是助病，非治病也，必去其干血，而后新血得生，乃望回春。干血与寻常瘀血不同，瘀血尚可以气行之，干血与气相隔，故用啮血诸虫以蚀之。

金蟾丸

干虾蟆三钱　胡黄连二钱　鹤虱二钱　雷丸二钱　芦荟二钱　肉豆蔻二钱　苦楝根二钱　芜荑二钱　雄黄二钱

治小儿疳虫，男子湿热所生之痨虫，以此杀之。夫痨虫有二，血化之虫，灵怪难治，必用龟甲、鳗鱼、獭肝、百部、麝香诸灵药，而再加和血之品，以除其根，乃能克之。湿热之虫蠢而易治，用此方，即仿乌梅丸之意，而妙在干虾蟆，雄黄亦灵药，故治虫最效。

白头翁汤

白头翁三钱　甘草二钱　阿胶三钱　青皮三钱　黄连三钱　黄柏三钱

清风火，平肝治痢。

移尸灭怪汤

山萸肉三钱　人参三钱　当归三钱　虻虫一钱　水蛭一钱　晚蚕沙三钱　乳香三钱

蜜丸。日服三次，共重一两。七日，而传尸之虫灭迹。夫痨虫者，瘀血所化也，死而传染家人，亦染于血分，聚血为巢，生子蚀血。故虻虫、水蛭，下血即能下虫，此乃治虫之根；而蚕沙、乳香、枣皮，又以味杀之；人参、当归，则助正气以祛邪，为攻补兼施之法。《辨症奇闻》，论皆循末忘本，惟此丸能知血化为虫之所以然，而其自注，却未能及此，毋亦象罔乃得元珠哉。

紫参汤

紫参三钱　甘草八钱

先煮紫参，后入甘草，温服。

当归四逆汤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桂枝二钱　细辛一钱　生姜三钱　大枣四枚　木通一钱

治手足痹痛寒冷。

抵当汤

大黄二钱　桃仁三钱　虻虫三钱　水蛭三钱

琥珀散

琥珀一钱　三棱一钱　莪术一钱　丹皮二钱　肉桂一钱　延胡索一钱　乌药一钱　当归三钱　赤芍三钱　生地三钱　刘寄奴三钱

方主行气下血，使经通而石瘕去。

叶氏养胃汤

麦冬三钱　扁豆三钱　玉竹三钱　甘草一钱　沙参三钱　桑叶三钱

清平甘润，滋养胃阴，在甘露饮、救肺汤之间。

脾约丸

麻仁三钱　白芍三钱　大黄一钱　枳壳一钱　厚朴二钱　杏仁三钱

为末，蜜丸。润利大便。

三物汤

厚朴二钱　枳壳一钱　大黄一钱

附子汤

附子五钱(炮)　人参三钱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白芍三钱

此仲景温肾之主剂。附子色黑大温，能补肾中之阳；肾阳者，水中之阳，泄水之阳者木也，故用白芍以平之；封水之阳者土也，故用白术以填之；水中之阳，恐水邪泛溢则阳越，茯苓利水，俾阳不因水而泛，阳斯秘矣；水中之阳，若无水津以养之，则阳不得其宅，故用人参以生水津，使养阳气，阳得所养，阳斯冲矣。六味、左归，补肾阴以养气之法，都气丸所以得名也；附子汤、肾气丸，补肾阳以生气化气之法。

栀子豆豉汤

栀子五钱　淡豆豉五钱

服后，得吐为快。

甘麦大枣汤

大枣五枚　甘草三钱　小麦五钱

三药平和，养胃生津化血。津水血液，下达子脏，则脏不燥，而悲伤太息诸证自去。此与麦门冬汤，滋胃阴以达胞室之法相似；亦与妇人乳少，催乳之法相似。乳多即是化血之本，知催乳法，则知此汤生津润燥之法。

桃奴散

肉桂一钱　五灵脂三钱　香附子三钱　砂仁一钱　桃仁三钱　延胡索三钱　桃奴三钱　雄鼠屎一钱

三一承气汤

芒硝三钱　大黄二钱　枳壳钱半　厚朴二钱　甘草一钱

攻下火结之通剂。

都气丸

熟地五钱　山药三钱　云苓三钱　丹皮三钱　山萸肉三钱　泽泻三钱　五味子一钱

人身呼吸之气，司于肺而实根于肾，此气乃肾中一点真阳，而深赖肾中之水阴充足，

涵阳气而潜藏于下。故气出口鼻，则有津液，气着于物，则如露水，以气从水中出，水气足，故气亦带水阴而出。其纳入于肾也，有水封之，而气静秘。故肾水足者，其气细。龙能蛰，龟能息，世传仙术，有五龙蛰，有龟息，皆是敛气之法，即皆是保养肾水之法。气者水之所化，吾故有气即是水之论。此丸用六味地黄汤，补水以保其气，利水以化其气；加五味收敛以涵蓄其气，则气自归元，而不浮喘。名曰都气，谓为气之总持也。肾气丸，为阳不足者立法；此丸为阴不足者立法。而皆以气得名，盖一是补阳以化气，一是补阴以配气。

补中益气汤

黄芪三钱　人参三钱　炙草一钱　白术三钱　当归三钱　陈皮一钱　升麻一钱　柴胡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三枚

柯韵伯曰：阳气下陷阴中，谷气不盛，表症颇同外感。用补中之剂，得发表之品，而中益安；用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此用药相须之妙也。是方也，用以补脾，使地道卑而上行；亦可以补心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也；亦可以补肝，木郁则达之也。惟不宜于肾，阴虚于下不宜升，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

清燥养荣汤

知母三钱　花粉三钱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生地三钱　陈皮二钱　甘草一钱　灯芯一钱

大魂汤

甘草二钱　桂枝三钱　茯苓三钱　干姜一钱　人参三钱　附子二钱

火为阳，而阳生于肝脾，脾陷而肝木不生。温气颓败，则阳无生化之原，此方补之。

豁痰丸

当归三钱　知母二钱　天花粉三钱　白前根三钱　麦冬三钱　枳壳一钱　杏仁三钱　瓜蒌霜一钱　竹沥三钱　桔梗二钱　射干三钱　云苓三钱　石斛三钱　甘草一钱

轻清润降，为治痰妙法。

烧裩散

取近阴处裩裆。方寸许，烧灰存性为末。开水送下。女病取男，男病取女，以阴头微肿则愈。治阴阳男反，男女相传各病。

三才汤

天冬五钱　人参三钱　地黄五钱

清化汤升降散

僵蚕三钱　蝉蜕七个　姜黄二钱　大黄一钱　金银花一钱　白芍二钱　泽兰二钱　陈皮一钱　元参三钱　胆草二钱　黄芩二钱　当归三钱　黄连钱半　栀子二钱　生地三钱　柴胡二钱　甘草一钱

前四味，名升降散。去姜黄、大黄，名清化汤。均用白蜜、陈酒冲服。凡瘟疫里热等症，用此汤，去伏热，清邪毒，生津养血。

玉泉散

天花粉三钱　粉葛根三钱　麦门冬三钱　生地黄四钱　五味子五分　甘草钱半

方取甘寒滋润，生胃津以止渴。妙葛根升达，使水津上布。

清心饮

当归三钱　生地三钱　白芍二钱　莲心三钱　连翘心一钱　茯神二钱　枣仁三钱　草节一钱　麦冬三钱　川贝母一钱　竹叶心一钱　龙骨三钱

心血虚，有痰火不卧寐，用此药清补之，最妙。

地黄饮

安桂五分　附子一钱　苁蓉二钱　茯苓三钱　地黄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五分

远志一钱　菖蒲一钱　枣皮三钱　巴戟三钱　石斛三钱　薄荷一钱

勿久煎，即取服之。

黄连阿胶汤

黄连二钱　黄芩二钱　白芍三钱　阿胶三钱　鸡子黄二枚

煎成待温，入鸡子黄，搅匀服。治心烦不寐。大清心火，生心中之阴液以安神，仲景之大剂也。

仁熟散

柏子仁三钱　熟地四钱　枸杞三钱　五味子一钱　山萸肉三钱　桂心二钱　人参三钱　茯神三钱　菊花一钱　枳壳一钱

酒服。治肝胆虚，恐畏不敢独卧。并补心以实其子，则肝胆益旺。而菊花散风以宁之，枳壳和胃以安之，又是闲中一子。

清瘟败毒散

石膏八钱　知母三钱　生地五钱　犀角一钱　黄连三钱　栀子三钱　桔梗三钱　黄芩三钱　赤芍三钱　玄参三钱　连翘二钱　丹皮三钱　甘草一钱　竹叶三钱

酸枣仁汤

枣仁四钱　甘草一钱　知母三钱　茯神五钱　川芎一钱

清火和血安神，则能寐矣。

甘草泻心汤

甘草二钱　黄芩三钱　人参三钱　干姜二钱　半夏三钱　黄连三钱　大枣三枚

胃虚不能调治上下，水寒上逆，火热不得下降，结而为痞。用姜、半以折水，用芩、连以清火，而参、枣、甘草，以从中和之。

生姜泻心汤

生姜三钱　半夏三钱　甘草二钱　人参三钱　黄芩二钱　干姜二钱　黄连三钱　大枣三枚

桂苓五味甘草汤

桂枝三钱　茯苓四钱　五味一钱　甘草二钱

小结胸汤

黄连三钱　半夏三钱　瓜蒌八钱

大陷胸汤

大黄二钱　芒硝二钱　甘遂一钱

左金丸

吴茱萸一钱　川黄连六钱

病左胁痛及呕酸苦者，肝火也，以金平木，清火生金，其理至妙。

革薤分清饮

菖蒲二钱　草梢三钱　乌药二钱　益智一钱　青盐少许

地魄汤

甘草一钱　半夏三钱　麦冬三钱　芍药三钱　五味子一钱　元参三钱　牡蛎三钱

清君相之火，降肺胃之逆，益水敛神而生津，此补阴法也。

葛根汤

葛根三钱　麻黄一钱　白芍三钱　桂枝二钱　甘草一钱　大枣三枚　生姜三片

风寒中太阳经，背项痛、发痉者，皆以此汤为主。盖麻、桂为太阳发表之通剂，加葛根，则能理太阳筋脉之邪。

大秦艽汤

生地三钱　熟地三钱　川芎一钱　当归三钱　白芍三钱　白术三钱　云苓三钱

甘草一钱　秦艽二钱　羌活二钱　独活钱半　防风三钱　白芷二钱　细辛五分　黄芩三钱

越鞠丸

苍术三钱　香附三钱　川芎二钱　神曲三钱　炒栀子三钱

十枣汤

大戟一钱　芫花一钱　甘遂一钱　大枣十枚

共为末。大枣十枚，煎浓汤送下一字。下水饮，如神。

四神丸

故纸四钱　吴萸三钱　肉蔻三钱(去油)　五味一钱

各等分，为末，蜜丸。治脾肾虚泻。

金箔镇心丹

胆南星一钱　朱砂三钱　琥珀三钱　竹黄三钱　牛黄五分　珍珠一钱　麝香少许　金箔一钱

蜜丸，金箔为衣。薄荷汤下。治癫、惊悸、怔忡，一切痰火之疾。

黄芪五物汤

即桂枝汤加黄芪。

五蒸汤

人参三钱　生地三钱　石膏三钱　知母二钱　粉葛根三钱　黄芩二钱　甘草一钱　竹叶三钱　粳米三钱　小麦三钱　赤茯苓三钱

五蒸之名，一曰骨蒸，二曰脉蒸，三曰皮蒸，四曰外蒸，五曰内蒸，统以此方治之。

益气安神汤

当归三钱　茯苓三钱　生地三钱　麦冬三钱　枣仁三钱　远志一钱　人参三钱　黄芪三钱　甘草一钱　胆南星三钱　黄连二钱　竹叶二钱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

醋黄散　下瘀止血。

大黄一钱　郁金子一钱　降香一钱　三七一钱　当归三钱　牛膝二钱

均用醋炒为末。酒、童便冲服。

小青龙汤

桂枝三钱　麻黄二钱　干姜三钱　白芍三钱　细辛五分　半夏三钱　五味一钱　甘草一钱

温散寒水，外去风寒，内泻饮之大剂。

九气丸　通治气不和作痛。

姜黄三钱　香附四钱　甘草二钱

香苏饮　发表轻剂。

香附子二钱　紫苏三钱　陈皮二钱　甘草一钱　葱白二根　生姜三片

指迷茯苓丸

茯苓五钱　风化硝三钱　半夏三钱　枳壳一钱

肾着汤

白术　红枣　甘草　附子各等分

天灵盖散

天灵盖(檀香水洗，酥炙)三钱　槟榔二钱　阿魏一钱　麝香少许　安息香一钱　甘遂一钱　朱砂一钱

上为末。用桃枝、柳枝、桑根皮、榴根皮、葱白、薤白、童便煎汤，送下三钱。忍吐，待下。子时服，已时当下痨虫；更进一服，除根。如泻不止，用龙骨、黄连末，白汤下以止之，白粥补之。今不用天灵盖，以虎头骨代之，再加鳗鱼骨，是尤理得心安。

黄连解毒汤

黄连三钱　黄芩三钱　黄柏二钱　栀子三钱

通治三焦之热，内外证加减随宜。

五皮饮

陈皮　茯苓皮　姜皮　桑皮　大腹皮各等分

煎服。

泻白散

地骨皮三钱　生桑皮三钱　糯米四钱

肺为火克，以此生金。清火利水，水清火自降矣。

五淋散

山栀子三钱　车前子三钱　当归尾三钱　甘草一钱

心遗热于小肠，结而为淋。以此清心平肝利水。

四逆汤

干姜三钱　附子三钱　甘草一钱

胆肾阳虚，四肢逆冷，下利不止，以此温之。

小温经汤

当归三钱　白芍二钱　阿胶三钱　川芎一钱　人参三钱　丹皮三钱　麦冬三钱　半夏二钱　吴萸一钱　生姜一钱　桂枝二钱　甘草一钱

此为调经第一方。行血消瘀，散寒降痰，瘟利而不燥烈，为去瘀之妙药。

理中汤

白术三钱　人参三钱　干姜二钱　甘草一钱

霍乱吐泻腹痛，中土虚寒，以此温补之。

人参败毒汤

人参二钱　羌活二钱　独活一钱　柴胡二钱　前胡一钱　枳壳一钱　桔梗二钱　川芎一钱　云苓二钱　甘草一钱

散寒发汗，兼利痰饮。

---

〔1〕"剂"原作"济"，据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改。

〔2〕"症"当作"逆"。

存目提要

《脚气治法总要》

《脚气治法总要》为宋·董汲所撰。成书于1093年。

全书共2卷。上卷，总论脚气病名的由来、病源、证候类别，治疗宜忌，处方用药及针刺法，并结合切身患此疾之体验加以说明。下卷，因证施治，列方46首。

本书广录前人关于脚气病的论述，乃集宋以前脚气病证治之大成。

现有四库全书本、三三医书本及《董汲医学论著三种》等版本。

《三消论》

《三消论》为金·刘河间所撰。约成书于1186年。

全书共1卷。主要阐述三消病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方药。

本书确认燥热乃三消之病因，其治疗主张清热以止渴，兼通经之痹。且已注意到饮食与消渴病的关系，主张药与食皆宜清淡，颇有临床价值。

现有附诸《儒门事亲》本、周氏医学丛书本与古今医学会通本等版本。

《内经拾遗方论》

《内经拾遗方论》为明·骆龙吉所撰。成书于1279年。

全书共2卷，62篇。对《内经》中62个病证进行了论述，补充了方药，且所用之方多系明以前诸名家之方。

本书理法方药齐全，属临床诊治实用之书。

现有清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武林大成斋刻本、清康熙间刻本、清武林大成斋刻本及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内科摘要》

《内科摘要》为明·薛己所撰。成书于1529年。

全书共2卷，上卷载11类病案，下卷载10类病案，总计209例病案，每卷末附有所用方剂。

本书系作者亲治的内科病案集，重视运用脏腑辨证方法，突出了脾、胃、肾和命门虚损证的辨治。

现有明刊清聚锦堂藏本及198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并见于《薛氏医案》的各种版本之中。

《济阳纲目》

《济阳纲目》系明·武之望所撰。成书于1626年。

全书108卷，每病自成1卷。论述了内、外、伤、五官各科病证的辨治。书中以病名为纲，以诸论为目，每论一病，皆先因证设论，然后据证列方，各论之下，汇列古今医家精论。

本书博引广证，资料丰富。书中论、方均录自前人。所引资料，分类并归纳整理，使之提纲挈领，主题明确，条分缕析，便于学者抓住要领和检索。

此书原刻本已佚，仅存手抄本，清道光五年(1825)张荫斋得抄本予以校注，惜未竟

而作古，道光十五年(1835)由姚锡三续梓仍未竟而卒，直至咸丰六年(1856)由张尔炽刊行于世，1982年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再版发行。现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年据宏道书院藏版影印本。

《慎柔五书》

《慎柔五书》系明·胡慎柔所撰。成书于1636年。

书凡5卷。卷一师训，记述查了吾、周慎斋先生之遗论，多属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卷二医劳历例，为作者治虚损证的临床体会和经验之谈；卷三专论虚损证；卷四专论痨瘵证；卷五医案，记录作者治验病案。

本书作者有感于历代医家对虚劳的笼统认识，而将虚劳分为虚损和痨瘵两类论治。治疗虚损，主张以平和之药，顾护后天生化之源，使气血流畅，常用保元、四君、六君、补中益气、参苓白术、建中等方。认为痨瘵是因虫所致，而虫为气血凝滞瘀血所化，故常用人参养荣、蜚虫丸、百劳丸、獭肝、干漆等，主张平补气血为主，兼以追虫祛瘀。

本书论证以脾胃为中心，对临床诊治慢性虚劳病证有一定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刊印的曹炳章圈点本和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刊印的周学海刊本。

《医学传灯》

《医学传灯》系清·陈岐所撰。成书于1700年。

全书2卷，叙述常见内科杂病33种。卷上论述脾胃、伤风、中寒、暑热、湿、燥、火症、风湿、风温、湿温、瘾疹、痛风、劳倦、痰火、咳嗽、鼾喘、青筋、气怒、中恶、伤食等20种病证；卷下论述伤酒、黄疸、积聚、癥瘕痃癖痞块、癫狂、痫证、三消、霍乱、疟疾、痢疾、泄泻、疝气、脚气、痿证等13种病证。

本书系一部内科专著，书中所载33种病证，均析理简明扼要，浅显易懂，方证吻合，切合实用。

现有抄本和1936年珍本医书集成本等版本。

《痢疾论》

《痢疾论》又名《痢疾大全》，系清·孔毓礼所撰。成书于1751年。

全书4卷。首注《内经》、仲景，次列历代诸家之言，虽援引古训，然多出自心裁。

本书是继《温疫论》之后又一论述传染病(痢疾)的专书，考核精心，诠疏明晰，对后世颇有影响。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刻本、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谦益堂刻本、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富兴堂刻本、1933年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医门普度本和韩氏医书六种本等。

《虚损启微》

《虚损启微》系清·洪缉菴所撰。成书于1761年。

全书2卷。上卷首述经义，阐明摄生之理，保持固有元神，庶几可免致虚成损，得尽其天年；次论不能导行古人摄生调神诸法，皆可致虚成损，并述因虚所致证候及治法；再论虚损劳瘵、虚损传变、五劳七伤六极；最后辨析虚损危候及似损非损症。下卷列方72首，述明来源、治证、方药及加减法。

该书阐发《素》《灵》经义，辨证详明，用药准确，加减灵活，是一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虚劳专著。

现存版本有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金匮翼》

《金匮翼》系清·尤在泾所撰。成书于1768年。

全书8卷。分别介绍了中风、诸湿、痰饮、诸血、大便下血、膈噎反胃、虚劳、发热、疟疾、尸注、癫狂惊痫、黄疸、消渴、水病、胀满、积聚、头痛、眩晕、耳鼻舌口齿咽喉诸病、心痛、胃脘痛、腹痛、腰痛、胁痛、四肢肿、脚气之源、痹症、咳嗽、喘、呕、吐、泄泻诸证、痢疾、梦遗精滑、便秘、闭癃遗溺、疝证共四十余种病证的因机证治，最后附"诊候生死要法"一篇。

该书主要论述杂病的辨证施治，广泛采用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许叔微等医家治疗杂病之方药，并加以分析综合。每证详述病因病机、临床见证和治则方药，尤其重视针灸疗法，并附前人及作者的临床治验。本书研究杂病重视治法，如总结"卒中八法"为开关、固脱、泄大邪、转大气、逐痰涎、除热风、通窍隧、灸腧穴，"治痰七法"为攻逐、消导、和、补、温、清、润，对临床有一定价值。

现有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赵亮彩刻本吴门徐氏心太平轩藏板、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宏道堂刻本、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忠恕堂刻本、1913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与中国医学大成本等版本。

《中风论》

《中风论》为清·熊庆笏辑，吴锡璜删补。成书于1821年。

书不分卷，分24章。第一至十二章，记述脏象，论脑，论脑髓体用及中风关于脑髓之原理，论经络，论诸气等基础理论部分；第十三至二十章，论述中风、八风、轻重、寒热、证候、脉、治法及药等临床问题；第廿一至廿四章，记述医案、中风后论、看护、外治等内容。

本书为中风病专著，多遵循《内经》理论，重视脏腑经络与整体关系，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都有其独到之处。吴氏删补则着重中西汇通。

现存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醉经阁校刻本与1922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等版本。

《不居集》

《不居集》为清·吴澄所著。成书于1833年。

书凡50卷，分上、下两集。上集卷一 至卷三十，主要论述内损疾患的证治，卷首为例言、总旨、十法；卷一记述内损的统治大法；卷二至卷十二总结秦越人、张仲景、葛可久等古代名医治疗虚损的方法；卷十三至卷十七为嗽、热、痰、血四大证的论治；卷十八至卷三十为自汗盗汗、遗精等内损杂证的辨治。下集卷三十一至卷五十，主要论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及痰、积、食郁、失血、酒伤、外虫等所致虚损的辨治。

全书集辑历代名贤有关虚损证的辨治经验，强调分内损和外损，认为治虚损之法，欲补其虚，必先去其邪；欲治其真，必先求其假；欲治其内，必先察其外。并提出解托、补托二法，实得虚损辨治之真诠。

现存清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芸香阁刻本与1935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等版本。

《医略十三篇》

《医略十三篇》为清·蒋宝素所撰。成书于1840年。

全书共13卷，每卷为1篇。卷一至卷十三分别论述真中风、类中风、伤寒、暑、湿、燥、火、伏邪、痉疟、痢疾、霍乱、沙蜮及瘴气等病证，书末附"人迎辨"、"关格考"两篇。

该书论病偏重于引录历代各家之说，并着意阐发作者家教及师传。论述疾病时，以《椿田医论》为纲，以历代有关史料为佐证，以《九峰医案》参证、阐释，参以作者心得加以发挥，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

现有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镇江快志堂刻本、清道光刻本与抄本等版本。

《医学举要》

《医学举要》为清·徐镛所撰。成书于1879年。

全书共6卷。卷一为六经合论，主要论述伤寒论六经辨证及主要方剂的应用；卷二为时邪合论，论述四时感证及时疫、霍乱等；卷三为杂证合论，论述中风、痹、痿、等内科杂病证治；卷四为治法合论，论述脏腑经络病的施治原则；卷五为古今方补注，对32首方进行了注解、说明；卷六为玉台新案，载医案21个。

本书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理论出发，辑述历代各家之长，结合自己的见解，对外感、杂病及方剂等进行了论述，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要旨，并附有医案。

现有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稿本、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铅印本、清刻本、清华亭张声驰抄本与1957、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何氏虚劳心传》

《何氏虚劳心传》，又名《何氏心传》，为清·何熔所著。刊行于1889年。

书不分卷。首论虚劳、脉法、死候、虚劳所宜饮食药物及养生之法、虚劳所忌饮食诸物及祛病之方；后记载保阴煎、六味地黄丸等21方以及治验21则、治误7则。

本书强调虚劳皆由内伤，治疗强调从脾、肾、肺、肝论治，是一本论治虚劳病的专著。

现存清光绪十五年(1889)吴县行素草堂刻本、槐庐丛书本与中国医学大成本等版本。

九 外科类

刘涓子鬼遗方

〔晋〕刘涓子 著
〔南齐〕龚庆宣 编
谭新华 何清湖 整理

提　要　《刘涓子鬼遗方》系晋末·刘涓子所著，南齐·龚庆宣编。约成书于五世纪。

原书共10卷，宋代以后存有两种残片，其一为题《刘涓子鬼遗方》5卷本，其二为题《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1卷本，其中前者流传较广。《刘涓子鬼遗方》5卷本中，卷一论痈疽病因、各种痈疽的鉴别，卷二述全疮外伤治法，卷三为痈疽、发背及妇人妒乳、乳结肿等病的治疗，卷四载黄父痈疽论及痈疽治方，卷五除痈疽方外，还列有疥癣、面疮、发颔、妇人乳肿、瘰疬、小儿头疮、热毒以及竹木刺伤、火伤等药方。

该书遵《内经》《全匮要略》之旨，揭示了痈疽的病因、病机及其鉴别诊断，强调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治疗方法上，以外治为主，运用针灸、外用药、痈肿的穿刺、切开、排脓、引流等；同时也强调内治，主张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气生津为原则，为后世外科用消、托、补三法奠定了基础。此书系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外科学专著，对后世中医外科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对现代外科临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宋刻本、日本宝历六年丙子（1756）平安文泉堂刻本、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扫叶山房刻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三三医书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据宋刻5卷本）全文收录。

《刘涓子鬼遗方》序

昔刘涓子，晋末于丹阳郊外照射，忽见一物，高二丈许，射而中之，如雷电，声若风雨，其夜不敢前追。诘旦，率门徒子弟数人，寻踪至山下，见一小儿提罐，问何往为？我主被刘涓子所射，取水洗疮。而问小儿曰：主人是谁人？云：黄父鬼。仍将小儿相随，还来至门，闻捣药之声，比及遥见三人，一人开书，一人捣药，一人卧尔，乃齐声叫突，三人并走，遗一卷痈疽方并药一臼。时从宋武北征，有被疮者，以药涂之即愈。论者云：圣人所作，天必助之，以此天授武王也。于是用方为治，千无一失。姊适余从祖叔，涓子寄姊书具叙此事，并方一卷。方是丹阳白薄纸本写，今手迹尚存。从家世能为治方，我而不传。孙道庆与余邻居，情款异常，临终见语：家有神方，儿子幼稚，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寻卷诊候，兼辨药性，欲以相传属。余既好方术，受而不辞。自得此方，于今五载，所治皆愈，可谓天下神验。刘氏昔寄龚方，故草写多无次第，今辄定其前后，族类相从，为此一部，流布乡曲，有识之士，幸以自防。

齐永元元年太岁己卯五月五日龚庆宣撰

道庆曰：王祖刘氏有此《鬼方》一部，道庆祖考相承，谨按处治，万无一失。舅祖涓子兄弟自写，写称云无纸，而用丹阳录，永和十九年，财资不薄，岂复无纸，是以此别之耳。

目　录

卷第一
卷第二
金疮、痈疽、被打腹中瘀血、惊悸
止血散方…… 587
蝙蝠消血散方
蒲黄散方
白蔹散方
小麦饮喷疮方
磁石散方…… 588
白芷散方
消石散方
当归散方
琥珀散方
败鼓散方
蛇㖞散方
续断散方
麻黄散方
白薇散方
当归散方
苁蓉散方…… 589
泽兰散方
黄耆散方
蓝子散方
瞿麦散方
蒲黄散方
续断生肌膏方
甘菊膏方
生肌膏方
乌鸡汤方
乌鸡汤方
桃核汤方…… 590
狍心汤方
生肉膏方
白马蹄散方
卷第三
痈疽、发背、发乳、疹、炎疽、肠痈、妒乳
大黄汤方
淡竹叶汤方…… 591
生地黄汤方
淡竹叶汤方
生地黄汤方
黄耆汤方
生地黄汤方
黄耆汤方
五味竹叶汤方
远志汤方
白石脂汤方
竹叶汤方
竹叶汤方…… 592
竹叶汤方
兼味竹叶汤方
白石脂汤方
黄耆汤方
生地黄汤方
黄耆汤方
枳实汤方
大黄汤方
大黄汤方…… 593
辛夷汤方
黄耆汤方
黄耆汤方
黄耆汤方
竹叶汤方
增损竹叶汤方
黄耆汤方
卷第四
九江黄父痈疽论…… 594
释痈疽色诊…… 595
相痈疽知是非可灸法
相痈疽知有脓可破法
痈疽、疖、冷下、寒下、断下、恶疮、发房、肠痈、食肉、金疮、瘭疽
松脂贴方
松脂贴方
松脂贴肿方
升麻薄极冷方…… 596
白蔹薄方
猪胆薄方
黄耆汤方
黄耆汤方

黄耆汤方
竹叶黄耆汤方
赤石脂汤方
温中汤方
附子汤方
猪蹄汤洗方…… 597
猪蹄汤方
治肘疽方
增损散方
木占斯散方
木占斯方
瞿麦散方
食恶肉散方
食恶实散方
兑膏方
青龙膏方…… 598
生肉膏方
搐汤方
猪蹄汤方
粉散方
搐汤方
卷第五
痈疽、发背、疥癣、恶疮、黡疱、瘡疱、颓疮、乳肿痛、痈疽、瘰疽、丁肿、小儿热疮、火疮、热疮、痱、瘰疬、灸疮、鼻中塞、竹木刺、汤沃、妒乳、头疮、骨疽、瘢
地黄膏方…… 600
黄耆膏方
生实膏方
黄芩膏方
鸱脂膏方
续断生实膏方
甜竹叶膏方
芫草膏
蛇衔膏方
食实膏方…… 601
大黄食实膏方
芦茹散方
发疮膏方
恶疮膏方
五黄膏方
水银膏方
麝香膏方
木兰膏方
鸱鹚屎膏方
白芷膏方
丹参膏方…… 602
五味子膏方
膏方
治葛膏方
丹砂膏方
赤膏…… 603
丹砂服膏方
麝香膏方
生芎劳膏方
丹砂膏方
丹砂膏方
丹砂膏方
紫草膏方…… 604
水银膏方
柏皮膏方
羊髓膏方
升麻膏方
生地黄膏方
雄黄膏方
水银膏方
白蔹膏方
白蔹膏方
生地黄膏方
生地黄膏方…… 605
黄连膏方
蛇床子膏方
木兰膏方
黄连膏方
甘草膏方
黄耆膏方
白芷摩膏方
膏方
白芷膏方
羊屎膏方
朮膏方
芦茹膏方…… 606
雌黄膏方
麝香膏方
牛屎薰方
灭瘢膏方
灭瘢方
跋

卷 第 一

黄父曰：夫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答曰：荣卫稽留于经脉之中，久则血涩不行，血涩不行则卫气从之不通，壅遏不得行，火热不止，热胜则肉腐为脓，然不能陷肤于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为伤，故曰痈。黄父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1]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2]，当其痈下[3]筋骨良肉无余，故曰疽。疽上皮夭[4]以坚，状[5]如牛领之皮。痈者，皮薄以泽，此[6]其候也。

黄父曰：及如所说，未之痈疽之性名、发起处、所诊候、形状，治与不治，死活之期，原一一闻之。岐伯曰：痈疽图曰，赤疽发额，不写，十余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脓赤多血死，未有脓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百神在额，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禽疽发如轸者数十处，其四日肿合，牵核痛，其状若变，十日可刺。其肉发，身振[7]寒，齿如噤欲痉，如是者，十五日死。

杼疽发项若两耳下，不写，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见脓而腐[8]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百神在耳下，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丁疽发两肩，此起有所逐血恶，结流内外，荣卫不通，发为丁疽。三日身肿痛，甚口噤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蜂疽发髀背，起心俞若连肩骨，二十日不治死，八日可刺。其色赤黑，脓见青者死，不可治。人年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五、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者，百神在肩，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阴疽发髀若阴股，始发腰强，内不能自止，数饮不能多，五日坚痛。不治，三岁而死。

刺疽发起肺腧，不写，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发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九、四[9]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脉疽发颈项，始痛身随而热，不欲动，悄悄或不能食，此有所大畏，恐骇而不精，上气嗽，其发引耳，不可以肿，二十日可刺。不刺，八十日死。

龙疽发背起胃俞若肾俞，二十日不写死，九日可刺。不刺，其上赤下黑，若青脓黑死，发血脓者不死。

首疽发热八十日（一方云八九日），大热汗头引身[10]尽。如嗽，身热同同如沸者，皮颇肿，浅刺之。不刺，二十日死。

荣疽发胁起若两肘头，二十五日不写死，九日可刺，脓多赤白而可治也。人年一岁、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百神在胁，不可见血，见血即死。

行疽发如肿，或后合相从往来，可[11]要其所在刺之即愈。

勇疽发股起太阴若伏鼠，二十五日不写死，其十日可刺。勇疽发脓青黑者死，白者尚可治[12]。人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百神皆在尻尾，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摽叔疽发背热同同，耳聋，后六十日肿如聚水，其状若如此者，可刺之。但出水后及有血出，即除愈也[13]。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者，百神在背，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痨疽发足趺[14]若足下，三十日不写死，其十二日可刺。痨疽者，白脓不太多，其疮上痒，赤黑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百神在足，不可见血，见血者死。

冲疽发小腹[15]，痛而振寒热，四日五日悄悄，六日而变，刺之五十日死。

敦疽发两指头若五指头，七八日不写死，其四日可刺。其发而黑，拥者不堪，未过指节可治。（一方不呼为敦疽，恐是刺写。《明堂》引为败疽）

疥疽发腋下若两臂、两掌中，振寒热而嗌乾者，饮多即呕，心烦悄悄，六十日而渐合者，如此可有汗，如无汗者死。（一方云床疽。《明堂》亦引为床疫）

筋疽皆发脊两边大筋，其色苍，八日可刺。若有脓在肌腹中，十日死。

陈乾疽发两臂，三四日痛不可动，五十日身热而赤，六十日可刺。如刺无血，三四日病愈。

搔疽发手足五指头，起节其色不变，十日之内可刺，过时不刺后为蚀。有痈在脉腋，三岁死。

叔疽发身肿，牵核而身热，不可以行，不可以屈伸，成脓刺之以除。

白疽发脾若肘后，痒，自痛伤，乃身热多汗，五六处有者死。心主痈疽，在股胫六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

黑疽发肿，居背大骨上，八日可刺，过时不刺为骨疽。骨疽脓出不可止，壮热，碎骨，六十日死。胁少阳有痈肿，在颈八日死，发脓血者十日死。

仓疽发，先痒后痛。此故伤寒气入脏，笃发为仓疽。九日可刺之，不刺，九十日死矣。

腰太阳脉有肿，交脉属于阳明，在颈十日死，发肿七十日死。尻太阳脉有脓肿，痈在足心少阳八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或八十日死。

头阳明脉有肿痈，在尻六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

股太阴有肿痈，在足太阳十七日死，发脓[16]血百日死。

肩太阳脉有肿痈，在颈八日死，发脓血百日死。

足少阳脉有肿痈，在[17]胁八日死，发脓血六十日死。

手阳明脉有肿痈，在腋渊一岁死，发脓血[18]三岁死。

黑疽发腋渊死。黑疽发耳中如米大，此疽不治死。黑疽发肩死。黑疽发缺盆中，名曰伏疽，不治死。

赤疽发于胛，半岁可治，出岁死。黑疽发肘上下，不死可治。髀解际，指本黑、头赤死。黑疽发掌中，不死可治。赤疽发阴股，软可治，坚死。赤疽发肥肠死。黑疽发腠腠，软可治，坚不可治。赤疽发掌中，不可治。黑疽发趺[19]上，坚死。足下久肿，痈色赤死。

痈高而光者，不大热，用薄。痈其肉平平无异而紫色者，不须治，但以黄耆并淡竹叶汤申其气耳。痈平而痛，用八物黄耆薄。大痈七日，小痈五日，其自有坚强色，诊宁生。破发背及发乳，若热，手近不得者，令人之热，熟。先服王不留行散　外散，外摩发背大黄膏。若背生，破无善。在乳者，熟之候，手按之，若随手起，便是熟。针法要脓著，以意消息之，胸、背不可过一寸针，良久不得脓，即以食肉膏、散差瓮头肉痈口中。人体热气，歇服木瓜散。五日后，痈欲差者，排脓内塞[20]散。

凡破痈之后，病人便连绵欲死，内寒外热，肿自有似痈而非者，当以手按肿上，无所连是风毒耳，勿针，可服升麻汤，外摩膏。破痈，口当合流，下三分近一分，针唯令极热便不痛。破痈后，败坏不差者，作猪蹄汤洗之，日再。下汤二日故可用，冬六七日，汤半剂亦可用。胸中断气，断气者，当入暗中，以手按左眼，视右眼，见光者，胸中结痈；若不见光者，熛疽内发。针伤脉，血不出，住实不写，留成痈。肾脉来者

大、渐小，阴结。若肌肉痺，痈疖为发，寸口，如此来大，如未，渐小矣。

有黑色者，是石留黄毒。有赤色者，是丹砂毒。有青色者，是硇砂毒。有似盐颗者，是钟乳毒。有黄水者，是杏、桃仁毒。有白水者，是附子、乾姜毒。有脓者，热肉面等毒。硇砂发，白雄鸭顶上血一合已来，取黑铅汤一茶碗，调服之解。钟乳发，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解。附子发，取附子皮三半，豉半升相合，以水一升，煎约一茶碗服之解。丹砂发，取黑铅、黄耆、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解。

---

〔1〕“淳”原作“浮”，据《灵枢·痈疽》改。

〔2〕“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连五脏，血气竭”十四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3〕“痈下”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4〕“夭”原作“肉”，据《灵枢·痈疽》改。

〔5〕“状”原作“上”，据《灵枢·痈疽》改。

〔6〕“此”原作“背”，据《医心方》改。

〔7〕“脹”原作“核”，据《医心方》改。

〔8〕“腐”原作“痈”，据《医心方》改。

〔9〕“四”原作“三”，据《千金翼方》改。

〔10〕“身”原作“血”，据《诸病源候论》改。

〔11〕“可”前原有“不”字，据《诸病源候论》删。

〔12〕“可治”后原有“不可治”三字，据《诸病源候论》删。

〔13〕“愈也”后原有“不可治”三字，据《千金翼方》删。

〔14〕“趺”原作“趺”，据《千金翼方》改。

〔15〕“腹”原作“肠”，据《千金翼方》改。

〔16〕“脓”原作“肿”，据《千金翼方》改。

〔17〕“在”原作“有”，据《千金翼方》改。

〔18〕“血”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19〕“趺”原作“趺”，据《千金翼方》改。

〔20〕“塞”原作“寒”，据《千金翼方》改。

卷 第 二

治金疮，止血散方。

乌樟根三两　白芷一两　鹿茸二分（烧灰）　当归一两　芎藭一两　干地黄一两（切，蒸焙）　续断一两

上七味，捣筛令调，着血出处即止。

治金疮血肉瘘，蝙蝠消血散方。

蝙蝠三枚

烧令烟尽，沫下绢筛之。上以水服方寸匕，一日服令尽，当下如水，血消也。

治金疮肉瘘，蒲黄散方。

七月七日麻勃一两　蒲黄二两

上二物捣筛为散。温酒调服一钱匕，日五服，夜再两服。

治金疮箭肉中不出，出箭，白蔹散方。

白蔹二两　半夏三两（汤洗七遍，生姜浸一宿，熬过）

上二味为末。调水服方寸匕，日三服。若轻浅疮十日出，深二十日出，终不停在

肉中。

治金疮中腹，肠出不能内之，小麦饮喷疮方。

取小麦五升，水九升，煮取四升，去滓，复以绵度滤之，使极冷。傍含喷之疮，肠自上渐渐入；以冷水喷其背，不中多人见，亦不欲令傍人语，又不可病人知；或晚未入，取病人席四角，令病人举摇，须臾肠便自入。十日之内不可饱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

治金疮肠出欲入，磁石散方。

磁石三两　滑石三两

上二物下筛，理令调，白[1]饮方寸匕，日五服，夜再服。

治金疮烦闷，止烦，白芷散方。

白芷二两　芎藭二两　甘草二两（炙）

上三味，熬令变色，捣为散。水调服方寸匕，日五服，夜再服。

治金疮先有散石[2]，烦闷欲死，大小便不通。止烦、消血、解散，消石散方。

消石　泽泻　白鼓　芍药　寒水石　瓜蒌以上各一两

上六味，捣筛为散。水服方寸匕，日夜各一服。或未通，稍增之。

治金疮不可忍，烦疼不得住，止痛，当归散方。

当归　甘草（炙）　藁本　桂心　木占斯以上各一两

上五味合捣筛，令调。水服半寸方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弓弩所中，闷绝无所识，琥珀散方。

琥珀随多少，捣筛，以童子小便服之乃热，不过三服便差。

治金疮弓弩所中，筋急屈伸不得，败弩散方。

干地黄十分　干枣三枚　杜仲二分　当归四分　附子四分（炮）　故败弩筋（烧灰，取）五分　秦胶五分

上七味合捣、筛，理令匀。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增一至三。

治金疮内伤，蛇㖞散方。

蛇㖞　甘草（炙）　芎藭　白芷　当归各一两　续断　黄芩　泽兰　干姜　桂心各三分　乌头五分（炮）

上十一味合捣筛，理令匀。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中筋骨，续断散方。

芎藭一两半　干地黄二两　蛇㖞二两　当归一两半　苁蓉一两半　干姜三分（炮）　续断三两　附子三分（炮）　汉椒三分（出汗去目）　桂心三分　人参一两　甘草一两（炙）　细辛二分　白芷三分（一本用芍药一两半）

上十四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烦疼，麻黄散方。

麻黄六分（去节）　甘草五分（炙）　干姜三分　附子三分（炮）　当归三分　白芷三分　续断三分　黄芩三分　芍药三分　桂心三分　芎藭三分

上十一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烦满，疼痛不得眠睡，白薇散方。

白薇　栝蒌　枳实（炒）　辛夷（去毛）　甘草（炙）　石膏以上各一两　厚朴二分（炙）　酸枣二分（炙）

上八味为末。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去血多，虚竭，内补，当归散方。

当归三分　芍药五分　干姜三分　辛夷（去毛）二分　甘草三分（炙）

上五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去血多，虚竭，内补，苁蓉散方。

苁蓉　当归　甘草（炙）　芎藭　黄芩　桂心　人参　芍药　干姜　吴茱萸　白及　厚朴（炙）　黄耆各一两　蜀椒三分（出汗、去目，闭口）

上十四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治金疮内塞，泽兰散方。

泽兰　防风　蜀椒（去汗、目，闭口）　石膏（末）　附子（炮）　干姜　细辛　辛夷（去毛）各二两　芎藭三分　当归三分（炒）　甘草四分（炙）

上十一味筛，理令匀，调温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脓多，倍甘草；渴，加瓜蒌二分；烦，加黄芩二分；腹满、气短，加厚朴二分；疮中血瘀，加辛夷一倍。

治金疮内塞，黄耆散方。

黄耆三两　芎藭　白芷　当归　麻黄（去节）　鹿茸　黄芩　细辛　干姜　芍药　续断　桑虫屎以上各一两

上十五味捣筛，理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渐可至二匕。

治金疮中芮药，解毒，蓝子散方。

蓝子五合　升麻八两　甘草四两（炙）　王不留行四两

上四味捣筛，理令匀。调冷水服二方寸匕，日三夜二；及以方寸匕水和匀，涂疮上，毒即解去矣。

治金疮大渴，内补，瞿麦散方。

瞿麦　芎藭　当归　甘草（炙）　干姜　桂心　续断　厚朴（炙）　白薇　蜀椒（去目，闭口，汗）　辛夷（去毛）　牡蛎（末）　芍药　桔梗　干地黄　防风各三分　细辛二分　瓜蒌一分　人参三分

上十九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或筋骨断，更加续断三分。

治被打腹中瘀血，蒲黄散方。

蒲黄一升　当归二两　桂心二两

上三味捣筛，理匀。调酒服之方寸匕，日三夜一。不饮酒，熟水下。

治痈疽金疮，续断生肌膏方。

续断　干地黄　细辛　当归　芎藭　黄耆　通草　芍药　白芷　牛膝　附子（炮）　人参　甘草（炙）各二两　腊月猪脂四升

上十四味咀，诸药内膏中渍半日，微火煎三上，候白芷色黄膏即成。敷疮上，日四五。膏中是猪脂煎。

治金疮痈疽，止痛生肌，甘菊膏方。

芮草　芎藭　甘草（炙）　防风　黄芩　大戟以上各一两　生地黄四两　芍药一两半　细辛　大黄　蜀椒（去目，闭口，汗）　杜仲　黄耆各半两　白芷一两

上十四味㕮咀，以腊月猪脂四升，微火煎五上下，白芷候黄成膏。一方添甘菊二两，以敷疮上，日易两次。

治痈疽金疮，生肌膏方。

大黄　芎藭　芍药　黄耆　独活　当归　白芷以上各一两　薤白二两（别方一两）　生地黄一两（别方二两）

上九味合薤，㕮咀，以猪脂三升煎三上下，白芷黄膏成，绞去滓用。磨之，多少随其意。

治金疮腹内有瘀血，乌鸡汤方。

乌雌鸡一只　大黄三两　细辛三两　人参一两　甘草一两（炙）　地黄三两　杏仁一两（去皮，双仁）　虻虫一两　当归二两　芍药一两　黄芩一两　桃仁二两（去皮，碎）　大枣二十枚

上十三味，理乌鸡如食法，以水二斗煮鸡，取一斗；㕮咀诸药，内鸡汁中更煮，取三升，绞去滓，通寒温。伤出甚困者，初服五合，以一日二夕尽汤，便应下。食之粥，慎食他物。

治金疮内有瘀血，未及得出，而反成脓，乌鸡汤方。

乌鸡一只　白芷　麦门冬（去心）　甘草（炙）　芍药　当归以上各一两　桂心二两　瓜练二两

上八味，先理鸡如食法，以水二斗，煮取七升，㕮咀诸药，内汁中更煮，取三升，去滓。服七合，日三，夜勿食。

治金疮有瘀血，桃核汤方。

蜚[3]虫三十枚（熬）　虻虫　水蛭各三十枚（熬）　桂心二分　大黄五两　桃核五十枚（去皮，切）

上六味，酒水各五升，㕮咀，合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日三服。

治金疮惊悸，心中满满如车所惊怛，犹心汤方。

犹心一具　人参　桂心　甘草（炙）　干地黄　桔梗　石膏（末）　芎藭各一两　当归二两

上九味细切锉，诸药㕮咀，先以水二斗煮心，取汁八升，内诸药，煮取一升。一服八合，一日令尽。

治金疮、痈疽，生肉膏方。

黄耆　细辛　生地黄　蜀椒（去目汗，闭口）　当归　芍药　薤白　芎藭　独活　苁蓉　白芷　丹参　黄芩　甘草以上各一两　腊月猪脂二斤半

上十五味㕮咀，以苦酒一升，合渍诸药，夏一夜冬二夜浸，以微火煎三上，候苦酒气，成膏用之。

治被打腹中瘀血，白马蹄散方。

白马蹄烧令烟尽，捣筛。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亦治妇人血疾，消为水。

---

〔1〕“白”原作“日”，据《千金翼方》改。

〔2〕“石”原作“右”，据《千金翼方》改。

〔3〕“蜚”原作“尘”，据医理改。

卷　第　三

治年四十已，还强壮，当大患热痈无定处，大小便不通，大黄汤方。

大黄三两　栀子五十个　升麻二两　黄芩三两　芒硝一两（别方二两）

上五味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四合，去滓，下硝绞调。分温三服，快利为度。

治发痈疽兼结实，大小便不通，寒热，已服五利汤，吐出不得下，大渴烦闷，淡竹叶汤方。

淡竹叶四升（切去尖）　瓜蒌四两　通草　前胡　升麻　茯苓　黄芩　知母　甘草（炙）　石膏（末）以上各二两　生地黄十两　芍药一两　大黄三两　黄耆三两　当归一两半　人参一两

上十六味，先以水一斗六升煮竹叶，去叶取九升，内诸药后煮取三升二合。分四服，日三夜一，快利便止，不必尽汤。汤尽不利，便合取利。

治发背、发乳，四体有痈疽，虚热大渴，生地黄汤方。

生地黄十两　竹叶四升　黄芩　黄耆　甘草（炙）　茯苓　麦门冬（去心）以上各三两　升麻　前胡　知母　芍药各二两　瓜蒌四两　大枣二十枚（去核）　当归一两半　人参一两

上十五味，先以水一斗五升煮竹叶，取一斗去叶，内诸药，煮取三升六合。分为四服，日三夜一。

治发背、乳痈，已服生地黄汤，取利后服此淡竹叶汤方。

淡竹叶四升　麦门冬（去心）　黄耆　芍药　干地黄　生姜以上各三两　前胡　黄芩　升麻　远志（去心）　瓜蒌各二两　大枣十四枚　当归一两

上十三味，先以水一斗八升煮竹叶及小麦，一斗，去滓，内诸药再煮取三升，分温三分。

治痈疽虚热，生地黄汤方。

生地黄五两　人参　甘草（炙）　黄耆　芍药　茯苓各三两　当归　芎藭　黄芩　通草各二两　大枣二十枚　淡竹叶（切成）三升

上十二味，先以水二斗煮了水，取一斗五升，去滓，复诸药，再煮取四升八合。一服八合，日三夜再。能顿服为佳。

治痈疽内虚热，渴甚，黄耆汤方。

生地黄八两　竹叶（切成）三升　小麦二升　黄耆　黄芩　前胡　大黄各三两　瓜蒌四两　通草　芍药　升麻　茯苓　甘草　知母各二两　人参　当归各一两

上十六味，先以水二斗煮竹叶及小麦，取一斗二升，去滓，复煮诸药取四升。分四服，日三夜一。小便利，除通草、茯苓，加麦门冬；腹满，加石膏三两；热盛，去人参、当归。

治背，生地黄汤方。

生地黄八两　人参　甘草（炙）　芍药各二两　通草　茯苓　黄耆　黄芩各三两　淡竹叶（切）二升　大枣二十枚　当归　芎藭各一两

上十二味，先以水三斗煮竹叶，取一斗，去滓，内诸药再煮四升。一服八合，日三夜再。若能每服一升佳。

治痈疽内虚，黄耆汤方。

黄耆　人参　甘草（炙）　芍药　当归　生姜各三两　大枣二十枚　干地黄　茯苓各二两　白朮一两　远志一两半

上十一味，以水一斗三升，煮取四升，去滓，分温四服。

治痈疽，五味竹叶汤方。

竹叶（切）三升　五味子　前胡　当归　干地黄　人参各二两　小麦二升　黄耆　黄芩　麦门冬（去心）　生姜各三两　甘草一两半（炙）　升麻一两　大枣十四枚　桂心半两

上十五味，先以水二斗煮竹叶、小麦，取一斗，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

治痈疽，发背、乳，大去脓后，虚惙少气欲死，服此远志汤方。

远志（去心）　当归　甘草（炙）　桂心　芎藭各一两　黄耆　人参　麦门冬（去心）各三两　茯苓二两　干地黄二两　生姜五两　枣十四枚

上件十三味，以东流水一斗，煮取三升二合。分温四服，日三夜一。

治发背、乳，下复柱，服此白石脂汤方。

白石脂四两　龙骨三两　当归　桔梗　女萎　黄连（去毛）　甘草以上各二两　白头翁一两　干姜三两

上九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二合，分四服，下住便止，不必尽服。当下未，即来日止。

治发痈疽取利，热小便退，不用食物，竹叶汤方。

淡竹叶（切）三升　小麦二升　干地黄　人参　黄芩　前胡　升麻各二两　麦门

冬（去心） 生姜 黄耆 芍药各三两 大枣十四枚 桂心半两 远志半两（去心） 当归一两 甘草（炙）

上十六味切，先以水一斗八升煮竹叶，小麦，取一斗，去滓，内诸药，又煮取三升。分二服，羸者分四服，日三夜一。

治痈疽取下后，热少退，小便不利，竹叶汤方。

淡竹叶（切）三升 小麦三升 干地黄四两 黄耆 人参 甘草（炙） 芍药 石膏（末） 通草 升麻 黄芩 前胡各二两 大枣十四枚 麦门冬三两（去心）

上十四味，先以水一斗六升煮竹叶、小麦，取九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二合。强即分三服，羸即四服，日三夜一。

治痈疽取利后，热，小便不利，竹叶汤方。

竹叶（切）三升 小麦二升 人参 黄芩 前胡 芍药 甘草（炙） 干地黄 当归 桂心各二两 黄耆三两 麦门冬三两（去心） 龙骨三两（碎） 牡蛎一两（末） 赤蛸蜂[1]三十枚（炒） 大枣十四枚（去核）

上十六味，以水二斗煮竹叶、小麦，取一斗，去滓，内诸药煮取四升，分四服，日三夜一。

治发背痈及发乳，兼味竹叶汤下。

淡竹叶（切）三升 小麦三升 黄耆 黄芩 五味子 人参 前胡 干地黄 当归各二两 大枣十四枚 麦门冬二两（去心） 升麻一两 桂心半两 甘草一两（炙） 生姜三两

上十五味，以水二斗煮竹叶、小麦，取一斗，去滓，内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一日服。

治发背已溃，而下不住，白石脂汤方。

白石脂四两 龙骨三两 当归二两 桔梗二两 女萎 白头翁各四两 黄连二两 干姜三两

上八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三合，去滓。服八合，日三夜一。

治发背已溃，大脓汁，虚惙少气力，内补，黄耆汤方。

黄耆三两 干地黄 人参 茯苓各二两 当归 芍药 芎藭 桂心 远志（去心）各一两 甘草一两半 麦门冬（去心）三两 生姜五两 大枣十四枚

上十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二合，去滓，分温四服，日三夜一。

治痈疽内虚热，生地黄汤方。

生地黄五两 人参 甘草（炙） 芍药 茯苓 芎藭 通草 黄芩 当归各二两 大枣二十枚 竹叶（切）三升

上十二味，以水三斗煮竹叶，取半，去滓，内诸药，煮取四升，分五服，日三夜二，能服一升可佳。

治发背，黄耆汤方。

黄耆 黄芩 远志 麦门冬（去心）各二两 干地黄 人参 芎藭 甘草（炙） 芍药 当归各一两 大枣二十枚 生姜五两 鸡胫胚二具（勿去皮） 桑螵蛸十四枚（炙）

上十四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取四升五合，一服九合，日三夜一服。

治炎疽，枳实汤方（甘林所秘不得）

枳实（炙） 夜干 升麻 干地黄 黄芩 前胡各三两 犀角一两半 大黄二两半 麝香半两（一方用甘草二两）

上九味㕮咀，以水九升，煮取，分温三服，须差也。

治肠痈，大黄汤。痈之为病，诊小腹肿痞坚，按之则痛，或在脐胁左右，其色或

赤，或白色，坚大如掌，热，小便欲调，时色色汗出，时复恶寒。其脉迟坚者，未成脓也。可下之，当有血。脉数脓成，不可服此方。

大黄二两　牡丹三两　芥子半升　硝石三合　桃仁五十枚（去皮，炒，切之）

上五味㕮咀，以水六五合，煮取一升[2]，分为两服，脓下。无者，下血大良。

治背上初欲作疹，便服此大黄汤方。

大黄三两　栀子一百枚（去皮）　升麻　黄芩　甘草（炙）各三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半。分为三服，得快下数行便止，不下更服。

治妇人妒乳，辛夷汤方。

辛夷一升（去毛）　大枣三十枚　桂长一尺　防风二分　白朮　甘草一尺（炙）　生姜二分　泽兰一升（切）

上八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治妇人客热，乳结肿，或溃或作痈，内补黄耆汤方。

黄耆　茯苓各三两　芍药二两　麦门冬三两（去心）　甘草二两（炙）　厚朴一两（炙）　人参三两　生姜四两　干地黄二两

上九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五服，日三夜一。

治痈肿患热盛，黄耆汤方。

黄耆　麦门冬三两（去心）　黄芩六分　栀子十四枚　芍药三两　瓜蒌二两　干地黄二两　升麻一两

上八味锉。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治发痈疽，肿溃去脓多，里有虚热，内补黄耆汤方。

黄耆二两　茯苓　桂心　人参各二两　麦门冬三两（去心）　甘草六分（炙）　生姜四两　远志二两（去心）　当归二两　五味子四两　大枣二十枚

上十一味切，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六服，日四夜二。

治痈去脓多，虚满上气，竹叶汤方。

竹叶（切）二升　半夏二两（汤洗）　甘草二两（炙）　厚朴三两（炙）　小麦二升　生姜五两　当归一两　麦门冬二两（炙）　人参　桂心各一两　黄芩三两

上十一味切，以水一斗半，先煮竹叶、小麦，取九升，去滓，又煮诸药取二升，分温三服。

治痈疽肿，烦热，增损竹叶汤方。

竹叶一握（切）　当归　茯苓　人参　前胡　黄芩　桂心　芍药各三两　甘草三两（炙）　大枣二十枚　小麦一升　麦门冬一升（去心）

上十二味切，以水一斗六升煮竹叶、小麦，取一斗一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服日三。夜重，加黄耆二两；胸中恶，加生姜六两；下者，减芍药、黄芩各六分；如体强、羸者，以意消息之。

治痈疽坏后，补塞去客热，黄耆汤方。

黄耆　生姜　石膏（末）　甘草（炙）　芍药　升麻　人参以上各二两　知母　茯苓各一两　桂心六分　麦门冬二两（去心）　大枣十四枚　干地黄一两

上十三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分温四服，日三夜一。

---

〔1〕“赤蛸蜍”疑为“赤蛸蟾”之误。

〔2〕“煮取一升”四字原脱，据《千金要方》补。

卷第四

九江[1]黄父痈疽论

九江黄父问于岐伯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露，上[2]注溪谷，而渗孙[3]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4]脉先满，乃注络脉[5]，络脉[6]皆盈，乃注经脉[7]。阴阳已张，因息乃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调之，从虚去实，泻则不足，疾则气减[8]，留则先后[9]。从实[10]去虚，补实则有余，气血已调，形神乃持。余已知血气平与不平，未知痈疽之所从生，成败之时，死生之期，期有远近，何以度之，可知闻乎？

岐伯曰：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同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11]，水道流溢，草蘩不成，五谷不植；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12]聚邑居，别离异处。血气犹然，则言其故。

夫血脉荣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13]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14]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与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血腐，肉腐则为脓，脓不写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15]髓消，不当骨空[16]，不泻，血[17]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得相荣[18]，经脉败漏，薰于五脏，五脏伤，故死矣。

黄父曰：愿闻于痈疽之形与其期日。

岐伯曰：略说痈疽极者一十八种：痈发于嗌，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则化为脓，脓塞其咽，半日死，其为脓者，写则已，含豕膏，无冷食，三日而已。（一方无冷食）

发于颈者，名曰夭疽。其状痈大而赤黑，不急治[19]，则热气下于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20]，十余日死。

阳气大发，消脑留项[21]，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如刺以针[22]，烦心[23]者不治。（本作留字）

发于肩及肘臑者，名曰疿[24]痈，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脏。痈发四五日，逞炳之[25]。

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砭石，欲细长，疏砭之，或云涂豕膏，六日已，勿裹。其疽坚而不溃者，马刀夹缨，乃治之。

发于胸者，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十日死。

发于臆者，名曰甘疽。其状如谷实蒌茈，常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26]。不治[27]，十岁死，死后脓自出。

发于胁者，名曰改发。改发者，女子之病也。久之，其疾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治之[28]，锉葍翘草[29]根各一升，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三升，即强饮，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发于股胫[30]，名曰股胫[31]疽。其状不甚变，而痈脓附骨。不急治，四十日死。

发于股阴，名曰赤施疽。不急治，六十[32]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六日死。（一方云十六日死）

发于尻，名曰兑疽。其状赤坚大，急急治之。不速治，三十日死。

发于膝，名曰疿疽。其状大[33]，痈色不变[34]，寒热而坚，勿破，破之死。须以手缓柔之，乃破。

诸痈[35]疽发于节而相应之者，不可治之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四十日死。

发于胫[36]，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37]，急治之，不治煞人。

发于踝，名曰走缓。其状痈也，色[38]不变，炙而止其寒热，不死。

发于足上下[39]，名曰四淫。其状如痈，不急治之，百日死。

发于足傍[40]，名曰厉疽。其状初如[41]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42]辄益。不治，百日死。

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不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治不去，必死矣。

释痈疽色诊[43]

夫痈疽者，初发始微，多不为急，此实奇患，惟宜速治之，急治不若速，成病难救，以此致祸，能不痛哉！具述所怀，以悟后贤。谨按黄父痈疽论所著，缓急之处，生死之期，如有别痈之形色难易，之治如左。僧纳私撰是用，非是先贤，恐后高雅，故记之名字，令惑之耳。

发皮实，浅肿高之赤，贴[44]即消，不治亦愈。

发筋实，深肿下之坚，其色或青或黄、白、黑，或复微热而赤，宜急治之，成消中。半发附骨者，或未觉实肉实肉实色已殃者，痈疽之甚也。

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如此者，多现先兆，宜急治之。皮坚甚大者，多致祸矣。

夫痈坏后有恶实当者，以猪蹄汤洗其秽，次敷食实膏、散，恶实尽，乃敷生肌膏、散，乃摩四边，令善实速生。当须绝房室，慎风冷，勿自劳动，须筋脉复常，乃可自劳耳。不尔，新实易伤，便益溃烂，慎之慎之。

相痈疽知是非可灸法

痈疽之甚，未发之兆，饥渴为始，始发之始，或发日疽晃；似若小疖，或复大痛，皆是微候，宜善之。欲知是非，重按其处，是便隐痛[45]，复按四边，比方得失。审定之后即灸，第一便灸其上二、三百壮，又灸四边一、二百炷。小者灸四边，中者灸六处，大者灸八处，壮数、处所不患多也。亦应即帖即簿，令得所即消。内服补暖汤、散。不已，服冷药，外即冷薄。不已，用热贴。贴之法，开其口，泄热气。

相痈疽[46]知有脓可破法[47]

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用排针。脓深难见，上实厚而生实，火针。

若外不别有脓，可当其上数按之，内便隐痛者，实殃坚者，未有脓也。按更痛于前者，内脓已熟也。脓泄去热气，不尔，长速，速即不良。

治痈疽肿，松脂帖方。

黄蘗　芎劳　白芷　白蔹　黄耆　黄芩　防风　芍药　芮草　白腊　当归　大黄各一两　细辛二分　胞脂三两　松脂二斤

上十六味切，曝干极燥，微火煎三上下，手不得离，布绵绞去滓，贴之。

治痈疽肿，松脂贴方。

当归　黄耆　黄连　芍药　黄芩　大黄　腊蜜　芎劳各一两　松脂一斤半(陈)　胞脂一合半

上十味细切，合煎，微火三上下，膏成，绵布绞去滓，向火，涂纸上，贴之。

治痈疽，松脂贴肿方。

松脂一斤　大黄三分　胞脂一两　细辛半分　黄芩一分半　防风半分　白芷　白蔹　芎劳　当归　芍药　芮草　黄连　白腊　黄蘗各一分

上十五味细切，曝令极燥，先煎脂、腊，下松脂烊尽，内诸药三上下，候色足，绞

以绵布，水中。以新竹片，上火炙之，施纸上贴之。此药大秘，实有奇效，不妄传之。

治痈疽，升麻薄极冷方。

升麻一两　大黄一两　白蔹六分　黄耆一两　黄芩六分　白及一分（干者）　牡蛎二分（粉）　龙骨一两　甘草二分（炙）　芎藭一两

上十味筛，和以猪胆调。涂布，敷之痈上，燥易之。

治痈疽[48]，白蔹薄方。

白蔹　大黄　黄芩各等分

上三味捣筛，和鸡子白，涂布上，薄痈上，干燥辄易[49]之。亦可治又以三指撮药末[50]，置三升水中，煮三沸，绵注汁，拭肿上数十过，以寒水石末涂肿上，纸覆之，燥复易，一易辄以煮汁拭之，昼夜二十易之。

治痈疽始一、二日，痛微，内薄令消，猪胆薄方。

黄耆　龙骨　青木香　栀子仁　羚羊角　干地黄　升麻　白蔹　大黄　黄蘗　黄芩　芎藭　赤小豆　麻黄（去节）　黄连　犀角一两

上十六味各等分，捣筛，以猪胆调令如泥。以故布，开口如小豆大，以泄热气。

治痈肿热盛，口燥患渴，除热止渴，黄耆汤方。

黄耆　瓜蒌　干地黄　升麻各三两　麦门冬三两（去心）　栀子二十枚　芍药三两　黄芩一两半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治客热郁积在内，或生疖，黄耆汤方。

黄耆二两　人参一两　芎藭　当归　甘草（炙）各一两　远志（去心）　干地黄各二两　大枣二十枚　生姜五两　麦门冬（去心）五两

上十味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治痈未溃，黄耆汤方。

黄耆四两　甘草二两（炙）　桂心三两　芍药　半夏　生姜各八两　饴一斤

上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饴化，分三服。

治痈，内补竹叶黄耆汤方。

竹叶（切）一升　黄耆四两　甘草二两　芍药四两　黄芩一两　人参二两　桂心一两（如冷，用半两）　大枣十二枚　干地黄二两　升麻三两　茯苓　生姜各一两

上十二味，以水二斗煮竹叶，澄清，取九升，内诸药，更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治补度，冷下，赤石脂汤方。

赤石脂　人参　甘草（炙）　干姜各二两　龙骨一两（碎）　附子（大者）一枚（炮）

上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分温三服，如人行十里进一服。

治取冷过，寒下饴见出，温中汤方。

甘草六分（炙）　干姜六分　附子（炮，去皮，六破）六分　蜀椒二百四十粒（去目、闭口者，出汗）

上四味切，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治断下，补胃，附子汤方。

附子二分（炮）　当归　人参　黄连　甘草（炙）各一两　干姜　桂心　芍药各二两　蜀椒（去汗、目，闭口）半分

上九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三服。

治[51]痈疮及恶疮有恶宝，猪蹄汤洗方。

猪蹄一具（修如食法）　白蔹二两　白芷二两　黄连一两　狼牙二两　芍药三两　黄芩　独活　大黄各一两

上九味，以水三升煮猪蹄一斗五升，去蹄，内诸药，又煮取五斗，洗疮。日四次，甚良。

治痈疽肿坏多汁，猪蹄汤方。

猪蹄一具（治如食法） 芎藭 甘草（炙） 大黄 黄芩各二两 芍药三两 当归一两

上七味，先以水斗五升煮蹄，取八升，去滓，内诸药，更煮取三升，更去滓。及温洗疮上，日三。亦可以布内汤中，薄疮肿上，燥复之。

治肘疽方。

黄连 皂荚各等分（炙，去皮、子）

上二味，捣下，和以淳苦酒调令如泥，涂满肘，以绵厚薄之，日三易良。

治痈疽撮脓，增损散方。

黄耆五分（脓多，倍之） 小豆一分（热，口干，倍之） 芎藭二分（肉未生，倍之） 白蔹三分（有脓，疮不合，倍之） 瓜蒌三分（若小便利，倍之）

上六味，捣筛令细。酒调温服方寸匕，日三。

治痈，消脓，木占斯散方。

木占斯 桂心 人参 细辛 败酱 干姜 厚朴 甘草（炙） 防风 桔梗以上各一两

上十味，捣筛，酒服方寸匕。入咽觉流入疮中，若痈及疽灸之不能发坏者，可服之。疮未坏，去败酱；已发脓，内入败酱。此药时有化痈疽成水者，方正桂为异。故两存焉。

治发背及妇人发房并肠痈，木占斯方。

木占斯 厚朴（炙） 甘草（炙） 细辛 瓜蒌 防风 干姜 人参 桔梗 败酱以上各一两

上十味捣筛，清酒服方寸匕，日七夜四，以多为善。败酱，草名也。病在上者当吐，在下者当下脓血，此谓肠痈之属也。诸病在里，唯服此药，即觉有力，及痈疽便即复痛。长服治诸疮及疽、痔疮已溃，便即早愈。凡俗流医不知用此药。发背有不善而渴，便勤服之。若药力行，觉渴止[52]，便消散；若虽坏，服[53]终无苦，但昼夜服勿懈也。发，此药消散，不觉肿去时即愈。或长服，即去败酱。

偏治妇人乳肿、诸产疵，速愈良。又云：唯服有异，始觉背有不善之也。

治诸痈疽已溃、未溃，疮中疼痛，脓血不绝，瞿麦散方。

瞿麦 白芷 黄耆 当归 细辛 芍药 薏苡仁 芎藭 赤小豆（末）各一两

上九味，先以清酒渍[54]小豆，出于铜器中，熬令干，复渍，渍后复熬，五过止，然后治末，合捣筛。温酒服方寸匕，昼[55]夜各五。三日后痛痒者，肌肉生也。又方用苦酒渍小豆。多痛，倍瞿麦；疮口[56]未开，倍白芷；脓多，倍黄耆、薏苡仁、芍药等。

治痈，食恶肉散方。

藜芦一分半 真珠一分半 石硫黄 雄黄 麝香各三分 马齿矾石 漆头芦茹各三分

上九味，捣、筛，粉疮上。亦可为膏，和敷疮上。

治痈疽，食恶宍散方。

雄黄一两 矾石一分（熬） 芦茹一两

上三味捣筛，稍著之，随用多少，不限一两。

治痈疽，兑膏方。

当归 芎藭 白芷 松脂各二两 乌头一两 猪脂二升 巴豆一十枚（去心、皮）

上七味㕮咀，内膏中，微火合煎三沸已，内松脂，搅合相得，以绵布绞之去滓，以膏著绵絮兑头文作兑兑之。疮虽深，浅兑之，脓就兑尽，即生善肉；疮浅者，不足兑，着疮中，日三，恶肉尽则止。

治食宝，青龙膏方[57]。

白矾二两（火炼，末之） 熟梅二升（去核） 盐三合 大钱二十七枚

上四味于铜器中，猛火投之，摩灭成末，乃和猪脂捣一千杵，以涂疮上。甚痛勿怪。此膏食恶宝尽，复着可敷蛇㕮膏涂之，令善宝复生。

治痈疽、金疮，生肉膏方。

大黄 芍药 黄耆 独活 白芷 芎藭各一两 当归一两 薤白二两 生地黄三两

上九味㕮咀，以盛煎猪膏三升，煎三上下，以绵布绞去滓，用兑摩，多少随意常用之。

治熛疽浸淫，欲作未成，或如桃李核，或如鸡子，赤燉，搨汤方[58]。

黄芩 黄连 大黄 当归 芒硝 甘草各一两

上六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还铛中，内芒硝一沸，贴布帛中，以搨肿上数百遍。

治熛疽、诸疽，十指燉热，猪蹄汤方[59]。

猪蹄一具（治如食法） 大黄 白芷 芎藭 黄芩 黄连 细辛 当归 藁本 藜芦（炙，一本无） 莽草 甘草各一两

上十二味，以水三斗煮猪蹄，取一斗煮药，取五升洗渍疮。

治熛疽多汁，浸大，粉散方[60]。

胡粉一分（熬） 黄连 茼茹 甘草各二两

上四味捣筛为散，以粉上，日三。

治丹、痈疽始发，燉热浸淫长成，搨汤方。

升麻 黄芩各三两 黄连 大黄各二两 当归一两 甘草一两（炙） 芎藭二两 芒硝三两 羚羊角屑一两

上九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五升，绞去滓，铛中，内芒硝，上火，搅令成沸，尽滓，稍分适冷热，贴帛搨肿上数过，其热随手消散。（王练甘林所秘不传此方）

---

〔1〕“九江”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2〕“上”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3〕“孙”原作“经”，据《灵枢·痈疽》改。

〔4〕“孙”原作“乘”，据《灵枢·痈疽》改。

〔5〕〔6〕“络脉”原作“经络”，据医理改。

〔7〕“脉”原作“络”，据《灵枢·痈疽》改。

〔8〕“减”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9〕“则先后”三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10〕“从实”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11〕“地经失纪”四字原作“也经始纪”，据《灵枢·痈疽》改。

〔12〕“巷”原作“庵”，据《灵枢·痈疽》改。

〔13〕“邪”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14〕“卫气”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15〕“则”下原衍“水”字，据《灵枢·痈疽》删。

〔16〕“空”原作“肉”，据《灵枢·痈疽》改。

〔17〕“血”原作“筋”，据《灵枢·痈疽》改。
〔18〕“荣”原作“亲”，据《灵枢·痈疽》改。
〔19〕“治”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0〕“肺”原作“脉”，据《灵枢·痈疽》改。
〔21〕“留项”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2〕“针”原作“藏”，据《灵枢·痈疽》改。
〔23〕“烦心”原作“头乘”，据《灵枢·痈疽》改。
〔24〕“疵”原作“雌”，据《灵枢·痈疽》改。
〔25〕“痈发四五日，逞焫之”八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6〕“热”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7〕“不治”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8〕“治之”二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29〕“草”下原有“墜”，据《灵枢·痈疽》删。
〔30〕“胫”原作“阳明”，据《灵枢·痈疽》改。
〔31〕“胫”原作“瓮”，据《灵枢·痈疽》改。
〔32〕“十”字原脱，据《灵枢·痈疽》改。
〔33〕“大”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34〕“变”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35〕“痈”字原脱，据《灵枢·痈疽》补。
〔36〕“胫”原作“脑”，据《灵枢·痈疽》改。
〔37〕“骨”原作“胃”，据《灵枢·痈疽》改。
〔38〕“色”原作“急”，据《灵枢·痈疽》改。
〔39〕〔40〕〔41〕〔42〕“下”、“傍”、“如”、“消”原均脱，据《灵枢·痈疽》补。
〔43〕“释痈疽色诊”五字原脱，据目录补。
〔44〕“贴”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45〕“痛”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46〕“疽”字原脱，据目录补。
〔47〕“法”原作“己未”，据目录改。
〔48〕“疽”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49〕“易”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50〕“药末”二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51〕“治”原作“及”，据目录改。
〔52〕“止”原作“心”，据《千金翼方》改。
〔53〕“服”字原与上句“坏”字倒置，据《千金翼方》乙转。
〔54〕“渍”原作“渍”，据《千金翼方》改。
〔55〕“昼”原作“尽”，据《千金翼方》改。
〔56〕“口”原作“由”，据《千金翼方》改。
〔57〕“龙”字原脱，据目录补。
〔58〕“搠汤方”三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59〕“猪蹄汤方”四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60〕“粉散方”三字原脱，据《千金翼方》补。

卷第五

治痈疽败坏，生肉，地黄膏方。

生地黄一斤 辛夷 独活 当归 大黄 芎藭 黄耆 薤白 白芷 芍药 黄芩各二两 续断二两

上十二味切，以腊月猪脂四升，微火煎，白芷色黄膏成，绞去滓敷，日四。

治痈疽、疮，生肉，黄耆膏方。

黄耆 细辛 生地黄 蜀椒（去目、汗，闭口） 当归 芍药 薤白 白芷 丹参 甘草（炙） 苁蓉 独活 黄芩以上各一两 腊月猪脂一斤半

上十四味细切，以苦酒一升二合，夏即渍一日，冬二夜，微火煎三上下，酒气尽成膏，敷之极良。

治发背、乳，口已合，皮上[1]急痛，生肉膏方。

丹参 防风 白芷 细辛 芎藭 黄芩 芍药 甘草（炙） 黄耆 牛膝 槐子 独活 当归

上十三味切，以腊月脂五升，微火煎三上下，白芷黄膏成。病上摩，向火，日三四。

治痈疽坚强不消，不可用敷贴处，黄芩膏方。

黄耆 黄芩 芎藭 白蔹 防风 芮草 白芷 芍药 大黄 细辛 当归以上各一两

上十一味㕮咀，以猪脂四升，微火上煎一沸一下，白芷黄即成，膏成敷之，坚硬者，日可十易。

治痈疽，止痛生肌，鸱脂膏方。

松脂七两 芍药 当归 芎藭 黄芩各二两 鸱脂七两 白蜡五两

上七味㕮咀，以腊月猪脂二升二合，微火煎一沸一下，三十过成，以摩于疮上。

治痈疽、金疮，续断生肉膏方。

续断 干地黄 细辛 当归 芎藭 黄耆 通草 芍药 白芷 牛膝 附子（炮裂） 人参 甘草（炙）以上各二两 腊月猪脂四升

上十四味㕮咀，著铜器中，下膏，诸药渍之半日，微火煎三上下，白芷候黄膏成。敷之疮上，日四五过良。

治痈疽、疮，止痛生肉，甜竹叶膏方。

甜竹叶五两 生地黄四两 大戟二两 腊月脂四升 当归 续断 白芷 芮草 芎藭 防风各二两 甘草一两半（炙） 芍药一两半 蜀椒半两（去目、汗、闭口） 细辛 大黄 杜仲各半两 黄耆半两

上十七味㕮咀，以猪脂微火煎五上下，候白芷黄膏成，敷疮上甚良。

治痈疽败坏，生肉，芮草膏。

芮草 当归 薤白 黄芩 甘草（炙）各二两 生地黄五两 白芷三两 大黄四两 续断一两

上九味㕮咀，以猪脂三升，微火煎三沸三上下，白芷黄膏成，敷疮良。

治痈疽脓烂并小儿头疮，牛领马鞍革及肠中诸恶，耳聋，痛风肿脚疼，金木水火毒，螫所中，众疮百疹，无所不治，蛇㖞膏方。

蛇㖞 大戟 大黄 芍药 附子（炮） 当归 独活 芮草 黄芩 细辛 芎藭 蜀椒（去目、汗、闭口） 薤白以上各一两

上十三味㕮咀，以苦酒渍之，淹一夜，以猪脂二升半，微火煎三上下膏成，绵布绞去滓。病在内，酒下弹丸大。

治痈疽，食宍膏方。

松脂五两　雄黄（别研）　雌黄　冶葛皮各二两　猪脂一斤　漆头芦茹三两　巴豆一百枚（去皮膜心）

上七味，先煎松脂，水气尽下诸药，微火煎三上下膏成，绞去滓，内雄雌二黄，搅调。以膏着兑头内疮内，日方六七。勿宍兼新，故初用病更肿赤，但用如节度，恶宍尽止，勿使过也。

治痈疽，大黄食宍膏方。

大黄　附子　芎草　芎藭　雄黄　真珠末各一两　白蔹　矾石　黄芩　漆头芦茹各二两　雌黄[2]一两

上十一味㕮咀，六物以猪脂一升四合，微火煎三上下，去滓，下矾石、芦茹[3]，煎成膏。中以涂兑头，敷疮中，须恶肉尽，勿使过也。

治痈疽，食恶肉，芦茹散方。

漆头芦茹　矾石　硫黄　雄黄以上各二分

上四味捣筛，搅令。著兑头内疮口中，恶肉尽止，勿使过也。

治痈疽始作便败坏，发疮膏方。

羊髓一两　甘草二两　胡粉五分　大黄一两　猪脂二升

上五味切，合脂髓煎二物令烊，内甘草、大黄，三上下，去滓，内胡粉搅令极调。敷疮，日四五上。

治久病疥癣，恶疮膏方。

丹砂　雄黄　雌黄　乱发　松脂　白蜜以上各一两　芦茹（漆头者）三两　巴豆十四个（去皮心）　腊月猪脂二升

上九味，先煎乱发，消尽，内松脂，煎三上下成膏，绞去滓，末芦内膏中，煎搅极调。敷疮上，日三易之。

治久病疥癣，诸恶毒疮，五黄膏方。

雌黄　雄黄　黄连　黄蘗　黄芩　青木香　白芷各二两　乱发一团（鸡子大）　鸡舌香一两　狼跋子四十枚

上十味㕮咀，以苦酒半升渍诸药一夜，以腊月脂三升先煎发一沸，内诸药，三五沸止，绞去滓成膏。敷疮上，日五易之。

治病疥癣、恶疮，散热，水银膏方。

水银　矾石　蛇床子　黄连以上各一两

上四物两度筛，以腊月猪脂七合和，并水银搅令调，打数万过，不见银膏成，敷疮。若膏少益取。并小儿头[4]疮良。（龚庆宣加芦茹一两）

治面黑干疱，麝香膏方。

麝香二两　当归　附子　芎藭　白芷　芍药以上各一两　细辛二合　杜衡二分

上八味㕮咀，以腊月猪脂一升二合，煎诸药三上下，绞去滓，别末研麝香，安膏中搅令调。敷疱上，日三易之。

治面皰疱，木兰膏方。

木兰　防风　白芷　青木香　牛膝　独活　藁本　当归　芍药　杜衡　辛夷　芎藭　细辛各一两　麝香一分　附子二分（炮）

上十五味㕮咀诸药，以腊月猪脂一升，微火煎三沸三上下，去滓，末下麝香[5]，搅令调膏成。敷疱上，日三。

治皰疱，鸬鹚屎膏方。

上取鸬鹚屎一升，捣筛，腊月猪脂调和敷之。

治发颓，生发，白芷膏方。

白芷 蔓荆子 附子 防风 芎藭 芮草 细辛 黄芩 当归 蜀椒各一两（去汗、闭口） 大黄一两半 马鬃膏五合（此所用无多）

上十二味切，以腊月猪脂三升合诸药，微火煎三上下，白芷色黄膏成。洗头泽发，勿近面。

治妇人乳肿痛，丹参膏方。

丹参 芍药各二两 白芷一两

上三味，以苦酒渍一夜，猪脂六合，微火煎三上下，膏成敷之。

治头白颓疮，发落生白痂，经年不差，五味子膏方。

五味子二分 菟丝子五分 苁蓉二分 雄黄一分 松脂二分 蛇床子 远志（去心）各三分 雌黄 白蜜各一分 鸡屎半分

上十味，以猪膏一升二合煎，先内雌黄，次内鸡屎，次内蜜，次内松脂，次内诸药，并先各自末之，膏成。先以桑灰洗头，后敷之。

治疽瘘、病疥、诸恶疮连年不差，并小儿头疮悉治之膏方。

藜芦 附子 芦茹 桂心 天雄 蛇床子 冶葛皮 雄黄 乱发（洗） 白芷 半夏（汤洗） 矾石 细辛 杏仁 芎藭 芍药 白朮 乌头各二两 黄连 当归 藁本以上各三两 班猫 芮草 巴豆（去皮心） 黄蘗 吴茱萸 蜀椒各一两（去目、汗、闭口）

上二十七味㕮咀，以苦酒渍一夜，以腊月猪脂四斤，微火煎令酒气尽，膏成。日四、五敷，用多妙。

治久病疽诸疮，冶葛膏方。

冶膏皮 黄连 细辛 杏仁 芮草 芍药 黎芦 附子 乱发 芦茹 芎藭 白芷 蛇床子 桂心 藁本 乌头 白朮 吴茱萸 雌黄 矾石 天雄 当归以上各二两 斑猫 巴豆（去皮心） 蜀椒（去目、汗、闭口） 黄蘗各一两

上二十六味㕮咀，各捣筛，以猪脂五升于铜器中，微火煎诸药七沸七下，绞去滓更煎，搅匀成膏。以敷疮上，日四、五。

丹砂膏方三首

丹砂五两 芎藭三两 大黄二两 蜀椒二两（去目、出汗） 白芷二两 麝香三两 升麻二两 冶葛皮二两 麻黄五两（去节） 丹参五两 巴豆二升（去皮心） 桂心二两 附子十二枚 皂荚二两（去皮子）

上十五味，以猪脂六升，春夏共用，调合在后方消停。

又方

丹砂三两 芎藭三两 大黄二两 蜀椒（去目、汗）二两 麝香六两 朮二两 附子十二枚 干姜五分 冶葛二两 丹参六两 细辛二两 巴豆三升（去皮心）

上十三味，秋冬共用，亦在年中有所宜，以意消息。药各捣罗之，巴豆细切，以苦酒渍一夜，量不足须覆之。明旦，以猪脂六升铛中，微火煎三上下，膏成。勿使傍人及鸡、犬、猫见。其膏同治，共叙此方，须是细意事持。

又方

丹砂二两（末） 蜀椒（去目、汗、闭口） 大黄 白芷 甘草（炙）以上各二两 巴豆三升（去皮心） 麝香 芎藭各二两 附子二枚 升麻二两 冶葛皮 犀角 当归 乌头各二两 丹参一斤

上十五味切，以苦酒渍之一夜，以猪脂六升微火煎三上下膏成，绞去滓用之。此膏是四时常用，日三。此方无比。

丹砂膏叙治百病：伤寒、温毒、热疾，服如枣大一枚。鼻塞，取半核大内鼻中，缩气，令人聪里。若耳聋，取如两枣核大，烊之如水，内其耳中，三、五年聋可差。或

寒癖腹满坚胀及飞尸恶毒，楚痛，温酒服。霍乱当成未成，已吐未痢，白汤服枣核大；若已痢一二行，而腹烦痛，更服之。眼中风膜膜，或痛常下泪，取如粟大注眼中，自当下止或半，目痛便愈。又胸背、喉颈痛，摩足，口中亦稍稍，令常闻有膏气。人体自有不同者，易为药，当服取利为度，老小增减。服膏之法：得利若不利，如人行十五里，可与热饮发；当预作白薄粥，令冷，若过利要止者，多进冷粥便住。若能忍，待药势尽，自止更佳。

赤膏治百病方（治病同丹砂膏用之）

冶葛皮一两　白芷一两　蜀椒二升（去目、汗、闭口）　大黄　芎劳各二两　巴豆三升（去皮心）　附子十二枚　丹参一斤　猪脂六升

上九味㕮咀，以苦酒渍一宿，合微火煎三上下，白芷黄即膏成，绞去滓用。伤寒鼽鼻，温酒服之如枣核大一枚。贼风，痈疽肿，身体恶气，久温痹，骨节疼痛，向火摩之。痼疥诸恶疮，以帛薄之。鼠瘘、疽、痔下血，身体隐疹，痒搔成疮、汁出，马鞍牛领，以药敷之即愈。腰背手足流肿，拘急屈中不快，以膏敷之，日三。妇人产乳中风及难产，服如枣核大，并以膏摩腹立生。如食鱼哽，日五服愈。如耳聋，以膏如小豆大，着耳中。患息肉，以膏内鼻中，愈。眼齿痛，以痛[6]如粟注眦中。白卢医[7]当瞳子视，以膏如粟注眦，愈。

治瘭疽、丹砂服膏方。

丹砂（末）　犀角　夜干　大黄　芎劳　麝香（末）　黄芩各二两　生地黄十两（切）　升麻　前胡　沉香各三两　青木香一两

上十二味㕮咀，以苦酒渍淹一宿，以猪脂五升微火煎三上下，绞去滓，内丹砂、麝香末，搅调，稍稍服之。

治瘭疽，麝香膏方。

麝香（末）　凝水石　黄芩　丹砂（末）　芎劳　鸡舌香　青木香各二两　芒草三两　升麻三升　羚羊角　夜干　大黄　羊脂各三两　地黄汁一升

上十四味切，以苦酒渍一夜，用猪脂六升微火煎三上下，绞去滓，内丹砂、麝香末，搅令调膏成。以摩病上，甚良。

治疔肿，生芎劳膏方。

生芎劳汁一升　丹砂二两　生地黄二斤　白芷三两　大黄三两　麝香（末）三两　甘草三两（炙）　当归二两　升麻二两　薤白八两

上十味㕮咀，以苦酒渍一夜，猪脂五升微火煎三上下膏成，摩于肿上。

治瘭疽始发未曾治，宜速服丹砂膏方。

丹砂（末）　犀角二两　夜干三两　生地黄十两　大黄三两　升麻三两　芎劳三两　麝香二两　前胡三两　沉香二两　黄芩三两　青木香一两

上十二味㕮咀，以猪脂五升微火煎三上下止，绞去滓，入麝香、丹砂末，搅令调。温酒服如枣核大，日三服。

治风温、病疽、诸恶疮经年不差，其著胸、臆、背，日大不可视之，恐见肺、肺髓者，皆主之。敷当火，须以意用之。丹砂膏方。

丹砂（末）　雄黄（末）　附子　天雄　干地黄　大黄　当归　秦胶各二两　乌头　桂心　黄连　松脂　茴芋各四两　蜀椒一升（去目、汗）　干姜二两　巴豆一百枚（去皮心）　蜈蚣四枚（去头足、赤者）　石南草二两

上十八味㕮咀，十六味以苦酒一斗渍一夜，以猪脂六升微火煎三上下，药色膏成，绞去滓，内二石末，搅令调，敷疮；有口，亦可兑疮口。此脂多治合，即随多少，苦酒不必尽一斗，以意量用之。

治病疥、癣，诸恶疮，丹砂膏方。

蜀椒三升（去目、汗） 丹砂 细辛 桂心各二两 附子三十枚 前胡 白芷（切）各一升 芎劳（切） 白朮 吴茱萸各一升 当归一两

上十一味㕮咀，诸药唯椒、茱萸不捣，以苦酒渍一夜令淹，以猪脂不中水者十斤，细切，令诸药于铜器内，煎三上下，白芷黄成膏，以绵帛绞去滓。如患风温肿不消，服弹丸大一枚。若鼻塞不通，以膏著鼻中。若青盲，风目烂眦、痒痛，茫茫不见细物，以绵絮裹箸头注膏中，以敷两眦，至卧时再敷之。齿痛亦如耳聋，亦准之。诸恶疮皆治之。金疮、牛领马鞍疮，亦可敷之。治下赤，腹中有痈并瘘疾，在外即摩之，在内即服之如弹丸大一枚，日三服。此膏无所不治。

治小儿头疮并恶，紫草膏方。

紫草三两 黄连 女青 白芷各一两 矾石三两（烧令汁出） 苦酒五合 生地榆根一两

上七味内三味矾石、紫草、黄连为末，入诸药煎，白芷黄膏成，敷疮上。

治小儿热疮，水银膏方。

水银二两 胡粉二分 松脂二两 猪脂四升

上四味，煎松脂、水银，气出下二物，搅令不见银，放冷，以敷疮上。

治火疮，柏皮膏方。

上皮，去黑皮，用白肉，以猪脂多少煎，去滓，候凝，随意使之。

治瘭疽浸淫广大，赤黑烂坏成疮，羊髓膏方。

羊髓二两 大黄二两 甘草一两 胡粉二分

上四味㕮咀，以猪脂二升半并胡粉微火煎三上下，绞去滓，候冷，敷疮上，日四五。

治热毒并结及肿成疮，升麻膏方。

升麻三两 白朮一两 牡蛎三分 白及二两 白蔹二两 芮草二分 夜干二两 大黄二两 黄连二两

上九味㕮咀，以猪脂三升微火煎膏成，绞去滓，以敷疮上，日四五。

治热疮，生地黄膏方。

生地黄 白蔹 白芷 黄连 升麻 黄芩 大黄以上各十两

上七味㕮咀，以猪脂一升半微火煎成膏，绞去滓，敷疮，日四五。

治恶疮皆烂，雄黄膏方。

雄黄 矾石（末） 黎芦 当归 黄连 附子各二两 芮草 芎劳 白芨各一两 巴豆六十枚（去心、皮）

上十味㕮咀，以猪脂二升微火煎成膏，绞去滓，内石末，搅调，敷疮，日四五。

治病疽瘘，水银膏方。

水银二两半 胡粉二两 松脂二两 猪脂四升

上四味，先煎松脂，水气尽下胡粉，搅令水银尽不见，可敷疮，日三。亦治小儿疳热疮、头疮。

治痱、瘰疬疮，白蔹膏方。

白蔹三两 白芷三两 芎劳 大黄 黄连各二两 当归三两 黄蘗二两 豉八合（炒） 羊脂三两 猪脂二升

上十味㕮咀，以二脂合煎，内诸药微火煎，膏成去滓，候凝敷之。

治皮肤中热痱，瘰疬，白蔹膏方。

白蔹 黄连各二两 生胡粉一两

上捣筛，容脂，调和敷之。

治热疮，生地黄膏方。

生地黄四两　黄连四两　大黄三两　黄蘗　甘草（炙）　白蔹　升麻各二两

上七味㕮咀，以猪脂二升半微火合煎，膏成绞去滓，候凝可敷之。

又方治热疮，生地黄膏方。

生地黄四两　黄连五两　白蔹　芍药　白芨各二两　苦参　升麻各三两

上七味㕮咀，以猪脂二升半，内诸药同熬，膏成去滓，候凝敷之。

治温热诸疮，黄连膏方。

黄连　白蔹　白芷各二两　生胡粉一两

上四味细筛，用猪脂调涂之。

治热疮，蛇床子膏方。

蛇床子二两　干地黄二两　苦参一两　大黄二两　通草二分　白芷　黄连各一两　狼牙二分

上八味，捣筛为细末，用猪脂，以意调和涂之。

治热疮，木兰膏方。

木兰一两　白芷　黄连各三两　黄蘗二两　芍药一两　栀子二十一枚　黄芩二两　狼牙二两　夜干一两　蛇床子一两

上十味㕮咀，以猪脂二升合诸药，微火煎，膏成去滓，涂敷之。

治热疮，黄连膏方。

黄连　生胡粉各三两　白蔹二两　大黄二两　黄蘗二两

上五味为末，用猪脂，以意调和涂之。

治灸疮，甘草膏方。

甘草一两　当归一两　胡粉半两　羊脂一两半　猪脂三两

上五味㕮咀，以猪羊脂并诸药微火煎成膏，绞去滓，候凝敷之。

治诸痈破后大脓血，极虚，黄耆膏方。

黄耆　附子　白芷　甘草　防风　大黄　当归　续断　芍药各一两　苁蓉一分　生地黄五分　细辛三分

上十二味切，以猪脂三升，内诸药微火慢煎，候白芷色黄膏成，绞去滓，候凝涂疮，摩四边、口中，日四过。

治痈疽已溃，白芷摩膏方。

白芷三分　甘草三分　乌头三分　薤白十五枚　青竹皮如鸡子大一块

上五味，以猪脂一升合煎，候白芷黄膏成，绞去滓，涂四边。

治诸疽疮膏方

腬一两　乱发　矾石（熬）各一两　松脂一两（拣）　猪脂四两

上五味，先下脂煎令消，下发，发消下矾石，矾石消下松脂，松脂消下腬，腬消膏成，滤过，候凝，涂敷之。

治鼻中塞，利鼻，白芷膏方。

白芷　通草　蕤核各一分　薰草二铢　羊髓八铢　当归一分

上六味，以清酒炼羊髓三过，㕮咀诸药，煎，膏成绞去滓。用小豆大内鼻中，日三。

治竹木所刺入手足，壮不出脓，疼痛，羊屎膏方。

上取干羊屎捣筛，用猪脂和，以涂之疮口，立出。

治汤沃[8]人肉烂坏，朮膏方。

朮二两　附子二枚（大者，炮）　甘草一两　羊脂五两　松脂鸡子大一块　猪脂五两（不入水者）

上六味，微火上煎猪脂，后内羊脂并诸药又煎，膏成绞去滓，候凝涂疮上，日三。

又方

柏树皮四两（去黑处） 甘草三两（细切） 淡竹叶二两（切）

上三味，以不中水猪脂一升二合入药煎，膏成绞去滓，涂疮上，日三。

又方

麻子一合（取仁） 柏皮一两（取白） 白芷一两 生柳皮一两（去白）

上四味㕮咀，以脂一升同药煎，膏成滤去滓，候凝敷疮，日三。

治疯疽疥癣及恶疮，芦茹膏方。

芦茹三两（漆头者） 雄黄 雌黄（末）各一两 丹砂一两（研） 乱发半两（洗）

上五味捣筛，令调煎，以先用猪脂二升半煎发，取尽，内诸药微火更煎，候膏成。不令他人、鸡、猫、犬见。敷疮上，日三。

治妇人妒乳生疮，雌黄膏方。

雌黄 白蔹 雄黄 漆头芦茹各一两 乱发一团（如鸡子大）

上五味，合研捣筛，以不中水猪脂二升，先煎乱发令尽，下诸药再微火煎，候膏成放凝。涂疮上，日三四。

治诸恶疮，麝香膏方。

麝香 冷石 雄黄 丹砂各五分

上四味，各细研如粉，以腊月猪脂量其多少调和。如涂敷疮时，先用大黄汤放温洗了，淹干，然后涂膏。

治头疮、恶疮、骨疽等，牛屎薰方。

取苦瓠截除底，断其鼻，取牛屎着地上烧，以无底瓠笼屎上，引烟从瓠空中出，以疮着烟上薰之，自然止，过三度即除。

六物灭瘢膏方

衣中白鱼 鸡屎白 鹰粪白 芍药 白蔹 白蜂等分

上药研如粉，以乳汁和，涂瘢上，日三良。

《小品》灭瘢方

鸡矢白一两 辛夷仁四分 白附子二分 细辛二分

上四味，酒浸一宿，以羊脂六合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伤瘢以甘草汤洗讫，涂之。（一方有桂心二分）

又方

鹰屎白一两，研，白蜜和，涂瘢上，日三。

---

〔1〕“上”原作“止”，据《外台秘要》改。

〔2〕“雌黄”原作“雄黄”，据《外台秘要》改。

〔3〕“去滓，下矾石、芦茹”原作“末芦茹下”，据《千金翼方》改。

〔4〕“头”字原脱，据《肘后备急方》补。

〔5〕“麝香”二字原脱，据《外台秘要》补。

〔6〕“痛”疑为“膏”字之误。

〔7〕“医”疑为“翳”字之误。

〔8〕“沃”原作“洎”，据《千金方》改。

《刘涓子鬼遗方》 跋

《刘涓子鬼遗方》五卷，齐·龚庆宣编。首有永明元年刘道庆序，宋刻本，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高七寸三分，广四寸，单边白口五卷，卷一、卷三、卷五卷首跨两格大字，卷二、卷四小字，与卷一、卷三连接中缝止一“鬼”字在上鱼尾上，他本皆罕见。《敏求记》藏宋钞，以为难得，此宋刻更足珍护。假瞿氏本摹，传序有难解语，《敏求记》节取数语，皆易晓者。读画斋刻不言何本。余从祖叔涓子，顾改“从叔祖”，前云“从祖”，后云“舅祖”，前后岐异。按古从叔祖之称，不如“叔涓子”之妥。陆荫宋楼藏明钞，钱遵王藏宋钞，至刻本止艺芸精舍有之，即此本矣。读画斋据旧钞校正宋刻，颇有似者，今录如上。卷一有“彼疮者”，彼作“被”。“刘氏昔既龚方”，既作“寄”。“岐伯答曰”，岐皆作“岐”。“未之痈疽”之“之”，皆作“知”。“其六可刺”，其六，作“六日”。“此起有所逐”，此作“比”。“三十九”，三作“二”。“亦引为床疫”，疫作“疫”。“六十日可刺”，刺作“刺”。“跌上坚死”，跌作“趺”。“及发乳”，无“发”字，作口。卷二出“小麦散方”，麦作“麦”。“调曰饮”，曰作“日”。“黄芩”，芩作“芩”。卷三“快痢为度”，痢作“利”。“乳下复柱”，柱作“住”。“治痈疽始一二痛，猪肝薄方”、“治痈疽白苔薄方”，读画斋本二行前后颠倒。“治痈疽消脓木占斯方”，读画斋本斯下有“散”字。“治痈疽瓮膏方”，瓮作“兑”，“乃注于经络”，校语“经络”下句有脱误。“去其寒十岁死”，校语“岁”下注似误。“肉宍肉宍”，校语似误，按宍，即“肉”也。“二烮辄之”，辄下有“易”字。“修如食法”，修作“治”。“先以水斗五升”，斗上有“一”字。“小便痢倍之”，痢作“利”。“方正桂为异，故两存焉”，校语“焉”下注按：“正桂句似误”。“令干复溃，溃后复熬”，溃、溃作“溃”，“溃”。“方寸匕尽夜”，尽作“昼”。“苦酒溃小豆”，溃作“溃”。“疮由未开”，由作“口”。“治痈兑膏”，膏下有“方”字。“一十枚”，作“十枚”。“食宍青膏”，青下有“龙”字。卷五“治疽漏病疥恶疮膏方”、“治头白颓经年五味子膏方”，二行前后颠倒。“木兰膏方”下有“治热疮黄连膏方”。“灭盘膏方”，盘作“瘢”。“疮内日方”，日作“口”。“勿宍兼新”，宍兼作“字兼”。“屈中不快”，中作“申”。“上十二味”，作“十味”。“六十枚去心皮”，心皮作“皮心”。“上捣筛容脂调和敷之”，“上”下有“三味”二字，容作“溶”。“又方治热疮”，无“又方”二字。此宋本误，而顾校是者，未敢轻改而著于此。

南陵徐乃昌撰

外科正宗

〔明〕陈实功　编著
谭新华　何清湖　整理

提　　要　《外科正宗》系明·陈实功编著。成书于1617年。

全书4卷。卷一为外科总论，包括痈疽原委、治法、五善、七恶、调理及痈疽图形等15篇；卷二～卷四论流注、乳痈、肠痈、脏毒、疔疮、痔疮、鱼口便毒、杨梅疮等常见外科病证120余种，每证均先明病因、病理，次论诊断要点，再次详其治法并出示验案，后载其所用方药。

该书论病机，遵陈无择“三因说”，强调“外之证，必根于内”；论治疗，强调“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重视保护脾胃，认为脾胃对“外科尤为紧要”，反对无原则的使用寒凉，攻伐胃气，并力辟当时“只重内治，轻视外治”的倾向，载有“截肢”、“除死骨”、“切开引流”、“手术复位”等多种外科手术和外用药物治疗方法。其论治偏温补而忽视内消，有一定局限性。全书内容丰富，论述简明，层次清楚，具有医理明、论证详、治则明、选方当、附图精、验案良、歌诀简要等特点，反映了明以前我国外科学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研习中医外科理论和从事外科临床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誉为中医外科“正宗派”。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刻本、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刻本、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刻本、日本宽政三年辛亥（1791）芳兰榭刻本、清咸丰十年庚申（1860）许湄校刊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及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明崇祯四年辛未刻本全文收录。

《外科正宗》自序

历下李沧溟先生尝谓：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此而不得其方，肤俞之疾亦膏肓之莫救矣。乃今古治外者，岂少良法神术哉！或缘禁忌而秘于传，或又蹈袭久而传之讹。即无所讹，而其法术未该其全。百千万症，局于数方，以之疗常症，且不免束手；设以异症当之，则病者其何冀焉。余少日即研精此业，内主以活人心，而外悉诸刀圭之法，历四十余年，心习方，目习症，或常或异，辄应手而愈。虽徼及岐黄之灵，肉骨而生死，不无小补于人间，自叩之灵台，则其思虑垂竭矣。既念余不过方技中一人耳。此业终吾之身，施亦有限，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可不一广其传，而仅韬之肘后乎？于是贾其余力，合外科诸症，分门逐类，统以论，系以歌，殽以法，则微至疥癣，亦所不遗。而论之下从以注，见阴阳虚实之元委也；方之下括以四语，见君臣佐使之调停也；图形之后，又缀以疮名十律，见病不可猜、药石之不可乱投也。他若针灸、若炮炼、若五戒十要、造孽报病之说，不啻详哉其言之也，余心其益慊矣。集既成，付之梓，名曰《外科正宗》。既而揽镜自照，须鬓已白。历下所云治外较难于治内，庶几识余之苦心哉。里中顾比部诸君似亦嘉余之有裨于世，各褒以言，而弁其端。余则惶悚逊谢曰：韩伯休名根未剗耶？第诸君且褒余，余敢不益广诸君意，谨唯命，而以是公之养生家前。

万历丁巳之秋七月既望东海陈实功谨识

目　录

卷之一
痈疽门…… 617
痈疽原委论第一
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619
痈疽阳症歌第三…… 624
痈疽阴症歌第四…… 625
痈疽半阴半阳症歌第五
痈疽五善歌第六
痈疽七恶歌第七
治病则例歌第八
痈疽灸法并禁灸疮穴第九…… 626
论病生死法第十
察形色顺逆第十一…… 627
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论第十二
调理须知第十三
杂忌须知第十四…… 628
疮疡看法
肿疡治法
痈疽治验
肿疡主治方
溃疡治法
溃疡主治方
痈疽图形第十五…… 643
附：痈疽诸症疮名十律
卷之二
上部疽毒门…… 654
脑疽论第十六
脑疽看法
脑疽治法
脑疽治验
脑疽主治方
脑疽应用方
疔疮论第十七…… 658
疔疮看法
疔疮治法
疔疮治验
疔疮主治方
疔疮应用方
脱疽论第十八…… 664
脱疽看法
脱疽治法
脱疽治验
脱疽主治方
脱疽应用方
瘰疬论第十九…… 667
瘰疬看法
瘰疬治法
瘰疬治验
瘰疬主治方
瘰疬应用方
鬓疽论第二十…… 673
鬓疽看法
鬓疽治法
鬓疽治验
鬓疽主治方
鬓疽应用方
咽喉论第二十一…… 676
咽喉看法
咽喉治法
咽喉治验
咽喉主治方
咽喉应用方
时毒论第二十二…… 680
时毒看法
时毒治法
时毒治验
时毒主治方
时毒应用方
瘿瘤论第二十三…… 682
瘿瘤看法
瘿瘤治法
瘿瘤治验
瘿瘤主治方
瘿瘤应用方
肺痈论第二十四…… 686
肺痈看法
肺痈治法
肺痈治验

肺痈主治方
肺痈应用方
卷之三
下部痈毒门
流注论第二十五…… 690
流注看法
流注治法
流注治验
流注主治方
流注应用方
乳痈论第二十六 （附：乳岩）
…… 694
乳痈乳岩看法
乳痈乳岩治法
乳痈治验
乳痈主治方
乳痈应用方
附骨疽第二十七 （附：鹤膝风）
…… 697
附骨疽看法
附骨疽治法
附骨疽治验
附骨疽主治方
附骨疽应用方
肠痈论第二十八…… 702
肠痈看法
肠痈治法
肠痈治验
肠痈主治方
应用方
脏毒论第二十九…… 704
脏毒看法
脏毒治法
脏毒治验
脏毒主治方
应用方
痔疮论第三十…… 706
痔疮看法
痔疮治法
痔疮治验
痔疮主治方
痔疮应用方
下疳论第三十一…… 711
下疳看法
下疳治法
下疳治验
下疳主治方
应用方
鱼口便毒论第三十二…… 714
鱼口便毒看法
鱼口便毒治法
鱼口便毒治验
鱼口便毒主治方
应用方
囊痈论第三十三…… 716
囊痈看法
囊痈治法
囊痈治验
囊痈主治方
应用方
悬痈论第三十四…… 718
悬痈看法
悬痈治法
悬痈治验
悬痈主治方
应用方
臀痈论第三十五…… 720
臀痈看法
臀痈治法
臀痈治验
臀痈主治方
应用方
杨梅疮论第三十六…… 721
杨梅疮看法
杨梅疮治法
杨梅疮治验
杨梅疮主治方
应用方
结毒论第三十七…… 723
结毒治验
结毒主治方
应用方
多骨疽论第三十八…… 727
多骨疽治验
多骨疽主治方
应用方
卷之四
杂疮毒门

阴疮论第三十九…… 728
阴疮治验
阴疮主治方
应用方
伤寒发颐第四十…… 730
瘤发第四十一
瘰疬第四十二
小腹痈第四十三…… 731
鹳口疽第四十四
龙泉疽虎须毒第四十五
石榴疽第四十六…… 732
穿踝疽第四十七
大麻风第四十八
翻花疮第四十九…… 734
腋痈第五十
胁痈第五十一
鼻痔第五十二
骨槽风第五十三…… 735
应用方
紫白癜风第五十四
齿病第五十五…… 736
脑漏第五十六…… 737
应用方
破伤风第五十七
跌扑第五十八…… 738
金疮第五十九…… 739
杖疮第六十
汤泼火烧第六十一…… 740
甲疽第六十二…… 741
茧唇第六十三
痞癖第六十四
天蛇毒第六十五…… 742
头痛第六十六
合谷毒第六十七
鼻出血第六十八…… 743
牙缝出血第六十九
血箭血痣第七十
鹅掌风第七十一…… 744
肾囊风第七十二
疥疮论第七十三
臁疮论第七十四…… 745
血风疮第七十五…… 746
顽癣第七十六…… 747
脓窠疮第七十七
应用方
冻风第七十八…… 748
火丹第七十九
天泡第八十…… 749
肺风粉刺酒齄鼻第八十一…… 750
雀斑第八十二
油风第八十三
白屑风第八十四…… 751
耳病第八十五
漆疮第八十六…… 752
竹木刺第八十七
痤痈疮第八十八
疬腮第八十九
痰包第九十…… 753
癫风第九十一
湿肿第九十二
咬伤第九十三…… 754
疯犬伤第九十四
女人面生黧黑斑第九十五…… 755
钮扣风第九十六
枯筋箭第九十七
妇人脚丫作痒第九十八
手足破裂第九十九
眼丹第一百
黑子第一百一…… 756
眼胞菌毒第一百二
体气第一百三
白秃疮第一百四…… 757
奶癣第一百五
蟾拱头第一百六
小儿遗毒烂斑第一百七
蝼蛄串第一百八…… 758
小儿痘风疮第一百九
小儿赤游丹第一百十
走马疳第一百十一…… 759
重舌第一百十二…… 760
胎瘤第一百十三
鹅口疮第一百十四…… 761
痘痈第一百十五
痘疔第一百十六
黄水疮第一百十七…… 762
大人口破第一百十八
臭田螺第一百十九
牛程蹇第一百二十

僵蚵蛀第一百二十一…… 763
田螺泡第一百二十二
皴痛第一百二十三
阴虱第一百二十四
葡萄疫第一百二十五
百虫入耳第一百二十六…… 764
恶虫叮咬第一百二十七
人面疮第一百二十八
误吞针铁骨哽咽喉第一百二十九
…… 765
中砒毒第一百三十
落下颏拿法第一百三十一
救自刎断喉法第一百三十二
阴毒第一百三十三…… 766
失荣症第一百三十四
试知百病死生法第一百三十五
造孽报病说第一百三十六…… 767
仙方活命饮今古不同论第一百三十七
拾遗症第一百三十八…… 768
唇风第一百三十九
绷缚背疮第一百四十
痈疽内肉不合法第一百四十一
炼玄明粉法第一百四十二…… 769
取红铅法第一百四十三
炼金顶砒法第一百四十四
炼消石法第一百四十五
取蟾酥法第一百四十六
制附子法第一百四十七…… 770
升白灵药法第一百四十八
制寒食面法第一百四十九
逐日人神歌第一百五十
十二时人神歌第一百五十一
尻神歌诀第一百五十二
制炒诸药第一百五十三…… 771
医家五戒第一百五十四
医家十要第一百五十五…… 772
开割披针喉针形第一百五十六
补遗方一百五十七

卷之一

痈疽门

痈疽原委论第一

痈疽发背为何生，好好身躯出此形，

凡人处世而无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也。《养生篇》曰：毋摇尔精，毋劳尔形，皈心静默，可以长生，此皆远世俗、忘名利、无贪嗔、却疾病，此惟修身保命之士所能，今人岂能及哉！盖谓静则生水，动则生火；又水能生万物，火能克万物，故百病由火而生。火既生，七情六欲皆随应而入之；既入之后，百病发焉。发于内者，为风劳、蛊膈、痰喘、内伤；发于外者，成痈疽、发背、对口、疔疮。此皆言其大略也。故成痈者，壅也，为阳，属六腑毒腾于外，其发暴而所患浮浅，因病原禀于阳分中。盖阳气轻清浮而高起，故易肿、易脓、易腐、易敛，诚为不伤筋骨易治之症也。疽者，沮也，为阴，属五脏毒攻于内，其发缓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禀于阴分中。盖阴血重浊，性质多沉，故为伤筋蚀骨难治之症也。凡年壮气血胜毒则顺，年老毒胜气血则险。治法载于第二论中，宜详观之。

内被七情干脏腑，忧愁思虑总关心。

七情六欲者，盗人元气之贼也。人能疏于此者，无不多安多寿；人若亲于此者，无不有损有伤。但人能味之者鲜矣。盖情欲之动作，无所不好，无所不为。故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于魂魄，恐伤肾，惊伤胆。此等七情，皆耗人一身元气之萌孽也。至于六欲者，耳听声音，眼观物色，鼻闻香气，舌贪滋味，心帷大地，意幄万方，此等六欲，皆损人三世钟灵之真性也。又所以为苦、为疾、为夭、为疼，以及休废衰败，诸病诸疮，尽皆出于此等之情欲也。医者、患者亦宜慎察之。

外又六淫伤气血，风寒暑湿火相临。

六淫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风为四时不正浩荡肃杀之气，发而最能中人；寒乃节候不调、疾风暴雨、冰雪严寒所伤，或口贪生冷之物；暑因亢阳酷日、烁火流金、湿热熏蒸而中；湿从坐卧久阴卑湿之地，或身骤临风雨潮气所侵；燥为阴虚内热，消烁津液，不能滋润脏腑，以致皮肤枯槁、便干为燥；火生于心绪烦扰、醇酒膏粱、房欲不闲所动。此六淫者，皆从外而入之，体实之人遇而不中者有，体弱之人感而随发者多。又有感之不发，邪气客于脏腑、经络、关节之内，积袭日久，或待内伤，或因外感，邪气触而发之。既发之后，当参寒热温凉、邪正胜负而治之。

膏粱厚味多无忌，劳伤房欲致亏阴

膏粱者，醇酒肥鲜炙煿之物也。时人多以火炭烘熏，或以油酥燥煮，其味香燥甘甜，其性咸酸辛辣，又至于涂藏厚料，顿煮重汤，以取其爽口快心，不顾其消阴烁藏。又得于宠妾满前，精神飞旷，温床厚被，炉火围匡，每至于未饥先食，未冷先绵，快意从心，色力太过，稍有不及，便去兴阳，惟取快意于一时，不觉阴消于平日。况所生是疾者，不起于藜藿，尽属于膏粱，谁识膏粱味短不及藜藿味长。凡知命者，当远之避之，择而用之可也。

故将五脏多乖变，自然六腑不调匀。

五脏属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常欲相顺相生，所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五脏相合相生，理禀太和之气，其疾何以生焉。是为疾者，五脏必相反相克，所被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此五脏相刑相克，

理返互变之机，其疾再无不作者，所谓相生者昌，相克者亡。此诚为万物生克一定之理，岂止于疾病言哉！又谓五脏不和则六腑不通，六腑不通则九窍疲癃，九窍疲癃则留结为痈。盖痈疽必出于脏腑乖变，开窍不得宣通而发也。治当寒邪而痛者，以温热散之；湿肿强痛者，渗而导之；燥搐挛痛者，滋而润之；泄而痛者温之，塞而痛者通之，虚而痛者补之，实而痛者泻之，阴阳不和者调燮之，经络秘涩者冲和之，脓胀而痛者开之，恶肉侵蚀者去之，劳而痛者逸之，损而痛者续之，此等皆为活法，惟在用者详之。

发于心上多危险，五脏相干事可明，

五脏者，心、肝、脾、肺四脏皆系于背，惟肾经一脏独居于下。虽居于下，其脏精华、津液、元气、元神尽行灌溉荣注于上，故四脏之火，皆赖一脏之水以济之。所谓五脏根本皆系于背，即此之意也。凡发痈疽者，未有不先伤五脏而后发之。况背乃太阳膀胱、督脉所主。太阳者，六经之首领也；督脉者。十二经络之统脉也。所以疮生于背，毒犯于此，况心乃又属君主之位，岂容毒相犯之。凡发于此，故多成危险难治之症，医者不可不慎而察之。

心之已下多成顺，六腑之因亦许评。

凡疮生于心之以下者，除肾俞一穴外皆为缓。六腑者，足阳明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厥阴心包络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此六经，其名属腑，其形在下，其气主表，其病为痈。故疾发于五脏者为重，生于六腑者为轻，此为表里脏腑轻重之别也。

脾家积毒生肩脊，

发生于肩下脊上者，乃因饮食膏粱积毒所致。发出高肿鲜明，根脚不过两肩者为顺。先宜解毒护心为主，次宜内托清心为要，间用蜡矾丸、护心散防毒攻心。如肿平坚硬，渐大渐开，攻注两肩胸项、肿而不定者，危。

心经火毒对心临，

对心发者，乃心火妄动热极而发之也。况心为主宰，周身蕴热流会于此，其结为患，又称毒刻。君位最易伤人，刑截督经，害非轻浅。况此穴背脊多坑，固难起发，疮形落陷，肿不高尖，治当大降心火，急疏蕴热，顶用针通，随行拔法，务使毒气内外疏通，各从门出，庶不内攻，方为成守。保至十五日后，内无变症，得脓为解。如是期变症渐生，坚硬渐大不作脓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后。但此症贵在乎早治，十中可保其三、四也。

两肩左右双生发，肺肝积受不虚名。

左搭属肝，右搭属肺，俱生于左、右肩骨移动之处为可治。古云：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为难治。今治不然。余每医左、右相串者，未尝见其死，惟在治法得宜。有此症者，先用万灵丹发汗疏通内外，次以清肝解郁汤、柴胡清肝汤；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溃后八珍汤，俱兼六郁汤参而调治，诚为妥当。但此症原起于痰凝、气滞、火郁，气血不调所生。正谓郁者开之，滞者行之，如误用疮科解毒泄气、误补误攻之药，必致多危。

莲子蜂窠防毒陷，

蜂窠、莲子二发，多生于背，与心相近，与脊中平，轻者形长高肿，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两胁俱伤，孔似蜂窠，突如莲子，疮形虽畏，常能多险。多生老弱不堪，反取常安常稳。大规只怕不纯阳，治法何防疮势恶。护心护膜，丸丹须要调停；执药执方，活法在乎医意。机参总论，法决存亡。

腰间肾俞发难生。

肾俞发者，生于两腰内肾陷肉之间，或正中亦发。凡生于此者，最为险候。盖内肾乃为性命根本，藏精、藏气、藏神，又谓受命先天，育女、育男、育寿，此等皆出于肾脏之一窍也。是为疾者，房劳过度，气竭精伤，欲火消阴，外阳煽惑，以致真水真阴从此而耗散；既散之后，其脏必虚，所以诸火诸邪乘虚而入；既入之后，浑结为疮。如本脏稍有真阴制火，疮形自可红活高肿为脓，治以人参养荣汤加山萸、五味子、黄柏、知母及加减八味丸以救其源也；若疮形色紫黑干枯、坚硬不作脓者，为真阴内败，再无可生之理，必死在十五日前后为期也。

督脉经虚从项发，俗名对口故相称。

对口者，生于项后而对前口者是也。但有偏正之不同，发于正者，属督脉所主；发于偏者，乃太阳膀胱所司。二者皆起于湿热上攻凝结而成也。督脉者，发疮虽正而反为易治，因督脉起于下，而贯脊行于上，故毒气得之，反能冲突高肿，使邪毒不致下流低陷，乃为外发，故多易治。膀胱者，发疮虽偏，而每为难治，盖膀胱之脉起于巅顶，贯项两旁、顺下而行，乃与疮毒交会下流，故疮多平塌；又太阳膀胱主司寒水，其质多冷多沉，故疮于此多难起发，形色多难红活，坚硬难溃，又易流注，两肩、胸、项作肿，十五日外无脓者，必然变黑归阴，故多不治。俗呼以正为重，以偏为轻，此皆庸说，不得其消息故也。治以黄连消毒饮主之，余皆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里为要也。

何期耳后多生发，夭疽锐毒不非轻。

发生于耳后一寸三分致命之处，诚为险恶之候。又左为夭疽，右为锐毒。夭者妖变之物也，故属肝木；锐者锋利之器也，是属肺金。二者皆起于积想在心，谋虑不决，致火旺而又郁，郁而又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坚硬，头多隐伏，未溃先黑，未脓先腐，臭秽易生，元气易败，常得此者，毒气多致不得外发，后必内攻而死。但此症者，初生起于隐微，令人多不知觉，及其知觉，毒已入内矣。如红活高肿，易脓易腐者，无妨。

又有脱疽生手足，丹房补术孽根因。

脱疽之发，脱者，落也；疽者，黑腐也。此毒皆起于丹石补药，房术秘法，与阳涩精，行幸不觉，药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于口，或藏脐下，霸阻精道，久战不弱，取乐一时，恣情戏谑，毒积脏腑，真阴枯灼，积祸在身，终久必发，此时根因。发者难生，多生手足。发在骨筋，初生如粟，色似枣形，渐开渐大，筋骨伶仃，乌乌黑黑，痛割伤心，残残败败，污气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将倾，此非天命，自丧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今人谁肯，割截为名，治法虽有，详在后文。

慢肿难治煽肿易，总论中间法可凭。

慢肿者，肉肿疮不肿是也；煽肿者，疮肿肉不肿亦是也。此二者，发疮阴阳之大体，辨症顺逆之末节。由此观之，一决而定也。疮之初起，理当升发；溃脓之后，不可用内消，宜用托药。如不应者，乃毒胜气血，死在旬日。或已发出而不腐溃，根脚坚硬，或软而散大者，急投托药，大补脾胃，不应死在二旬。若已溃而色不变红活，亦不生肌收敛，疮口晕大，肿痛不减，胃气不回，急须峻补；不应者，乃脾崩，死在月余。

诸疮另有分门说，岂许轻于紊此呈。

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痈疽发背怎生医，不论阴阳先灸之，不痛灸至痛，疼灸不疼时。

凡看痈疽脑项等发大疮，先要从容立定主意，以见标日期为始，到今几日，看疮

形与日期可否相对，相应则多吉，不应则多险。次看受病之源，发于何脏腑，出于何部位，但身体有上下，部位有险否，形色辨顺逆，精神论有无。再看年纪老壮，气血盛衰，发阴发阳，毒深毒浅，以阳为易治者多生，以阴为难治者多死。方诊脉之虚实，可知顺险，以决其终。凡疮未溃前，脉要太过一、二至；已溃后，又宜不及二、三分。此为脉病相应，首尾自不变生。如其相反，恐防不测。但看法全在目力精巧，与心相应，一一参明，表里透彻，然后方定治法。凡疮七日以前，形势未成，元气未弱，不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俱先当灸，轻者使毒气随火而散，重者拔引郁毒，通彻内外。所得火引毒气混合为阳，方能发肿作痛，然后可汗可攻，或消或托，兼求标本参治，必以脉合药，以药合病，如此治之，自然无错矣。故药难执方，全在活法。大抵关节首尾，俱不可损伤元气、脾胃为要。

内服蟾酥丸一服，外将神火照三枝，

凡疮初起，七日之前，或已灸之，后未服他药，宜用蟾酥丸一服得汗解为妙，或万灵丹发汗亦可。所谓毒气随汗而散，最为捷径。如二药服后，发汗不出，此乃表里闭密之故。毒亦不轻，当神妙拔根方施治，神灯照法甚效。亦不可用之太早，如疮四、五日之间，形未聚，毒未出，若用之早，恐留郁而内毒反致难出；用须在八、九日之后，疮势已定，毒气已聚，未成脓腐之时，用此照之，已成者自高，未成者自消，不溃者自溃，不脱者自脱，亦且解毒活血、消肿散瘀之良法也。

用膏贴顶上，敷药四边围。

凡疮最忌风寒所袭，初起之时，或已灸之后，俱当用太乙膏盖贴顶上，功效在于拔毒、提顶、提脓、防御风寒不入。如煽痛高肿，阳疮七日已后，疮头自有黄色稠脓相粘膏上，余肿红色，光亮鲜明，每日宜用葱汤洗净，换药贴之，其正脓定在十一日前后出也。此为易治易安之症。如七日之后，疮不大肿高，四边又不煽痛，疮头亦无脓意相粘，此为阴阳相等之症，宜用化腐紫霞膏涂疮顶上，外以膏药盖之，换至十日外，疮顶渐腐，余肿渐高，似有脓意之象，其正脓只在十五日之后可出也。此为以险成顺之症。至于二十日已后无脓者，乃纯阴之症，纵治亦无效矣。又如疮之四边根脚余肿，其功又在敷药收束根本庶不开大。初起时，宜用金黄散敷于四边，乃拔毒、消肿、止痛；既溃后，当用铁桶膏箍之，庶疮根渐收渐紧。但诸疮原因气血凝滞而成，切不可纯用凉药，冰凝肌肉，多致难腐难敛，必当温暖散滞、行瘀、拔毒、活血药用之，方为妥当也。

气盛兮，顶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脚束而无疑。

气血者，人之所原禀，老者尚或有余，少者亦有不足，人之命脉，全赖于此。况百病生焉，失此岂能无变，独疮科尤关系不浅。但肿疡时，若无正气冲托，则疮顶不能高肿，亦不能煽痛；溃脓则无真阴相滋，则疮根不能收束，色亦不能红活收敛。凡视疮之顶高根活，不论老少，定知气血有余，故知老幼俱可无妨。又宜交会明白。交会者，疮根与好肉交界之处，高低自然；分别明白者，疮形与好形各无混杂，自然分明也。以此观之，了然明白矣。

高肿起者，忌用攻利之药，以伤元气；平塌漫者，宜投补托之剂，以益其虚。

凡疮初发自然高起者，此疮原属阳症，而内脏原无深毒，亦且毒发于表，便宜托里以速其脓，忌用内消攻伐之药，以伤脾气，脓反难成，多致不能溃敛。又疮初起，不高不赤，平塌漫者，此乃元气本虚，急宜投托里温中健脾之药，务要催托毒气在外，庶无变症矣。

内热甚者，量加消毒清剂；便秘燥者，必须通利相宜；使脏腑得宣通，

俾气血自流利。

肿疡时内热口干，脉实烦躁，便秘喜冷者，此为邪毒在里，急与寒凉攻利，宜内疏黄连汤、四顺清凉饮、内消沃雪汤俱可选用。又兼有表症者，防风通圣散去麻黄，或双解散加桔梗、天花粉。又或小便不利者，兼入天水散、五苓散俱可合用，务使二便通利以杜其源。又有元气素虚者，恐不胜前药，以托里消毒散加蜜炒大黄，或兼猪胆套法亦得，通利为度。首尾俱要闭而不结，通而不泄，得脏腑和平，表里透彻，方可使用托里、排脓、内补之药。又如溃疡时虽有口干便闭，脏腑不和，小水不利等症，此因溃后脓水出多，内亡津液，气血虚耗，不能荣润脏腑所致。其人必脉细而数，口和而干，饮食减少，好饮热汤，此乃虚阳之火为病，非前说有余所比，只宜养气血、滋津液、和脏腑、理脾胃。如此治之，则二便自和，亦无变症。常有误行攻利，多致不救者，有矣。

十日之间疮尚坚，必用披针，当头点破。

凡疮十日已后，自当腐溃为脓，如期不作脓腐，仍尚坚硬者，此属阴阳相半之症。疮根必多深固，若不将针当头点入寸许，开窍发泄，使毒气无从而出，必致内攻也。倘内有脓，又便易出，此为开户逐贼之意也。亦有十日外，疮虽不腐溃，形尚红活，燃热、肿痛，此虽脓迟，后必有出，此又不必针之，盖缘元气不能充足，或失用补托之药，又误用寒凉，或盖复未暖，多致脓迟。有此症者，宜用补中健脾、大托补药，以得脓为效。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为期，过此外者，纵有稀脓，但元气被毒相距日久，必致耗散，诚难归结也。

半月之后脓亦少，须将药筒对顶拔提，有脓血之交粘，必腐肉之易脱。

如疮半月后仍不腐溃，不作脓者，毒必内陷，急用披针品字样当原顶寸许点开三孔，随疮之深浅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针不痛，再深入不妨，随将药筒预先煮热，对孔窍合之良久，候温取下。如拔出之物，血要红而微紫，脓要黄而带鲜，此为血气营运活疮，其人必多活；又谓脓血交粘，用药可全，色鲜红活，腐肉易脱。如拔出瘀血紫黑，色败气秽，稀水无脓者，此为气血内败死疮。所谓气败血衰，神仙叹哉！此等之疮难久，候其人必在月终亡。

且如斯时内有脓而不得外发者，以针钩向正面钩起顽肉，用刀剪当原顶剪开寸余，使脓管得通流，庶疮头无闭塞。

已用药筒拔脓之后，外既有孔，内窍亦通，疮期又当大脓发泄之候。如尚脓少，亦非自然得出。故疮头必有瘀腐涂塞，内肉亦有顽膜阻隔，多致脓管不通，自难出也。须用针钩钩起疮顶顽肉，以披针、利剪随便取去寸余顽硬之肉，取之微痛，亦自血出，俱自不妨，随用两手轻重得宜，从疮根燃处渐渐捺至中间，剪出脓管处，内有聚脓，自然涌出，以黄色稠厚为吉，其脓日渐多者为轻，反此为虑。此功务使涂塞者开之，令脓毒外发也。

频将汤洗，切忌风吹。

凡疮未溃前，或已用照药后，俱要煎葱艾汤每日淋洗疮上一次，甚者早晚二次，使气血疏通，易于溃散。又已溃时及药筒提拔之后，尤宜避风。先去旧药，用方盘靠身疮下放定，随用猪蹄汤以软绢淋汤疮上，并入孔内轻手捺净内脓，庶败腐宿脓随汤而出，以净为度。再以软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大干，带汤复于疮上，两手轻盈旋按片时，帛温再换，如此洗按四、五次，使血气得疏，患者自然爽快。亦取瘀滞得通，毒气得解，腐肉得脱，疼痛得减，此手功之要法，大疮不可缺也。候腐脱已见红肉时，洗后随用玉红膏，用抿脚挑膏于手心上捺化，搽涂患之新旧肉上，外用太乙膏盖之，四边根脚已消处不必箍药，每日如此，用之不数日间，脓腐尽脱，新肉顿生，更加内补

调理得宜，轻疮只在月余，大疮不过七十日必完口而愈。

又关节在于斯时，变生出于此候。

关节者，阳疮以十四日为关，阴疮二十一日为节。此时务要出脓，势定不可过攒，但脓出方自腐脱，腐脱方自肌生，肌生方自收敛，收敛方自疮平，此为疮之关节，亦由次序来也。如期不得脓者，后必便有变生，为一关顺后必多顺，一关逆后必多逆。以此观之，不可不察也。

治当大补，得全收敛之功，切忌寒凉，致取变生之局。

凡疮溃脓之后，五脏亏损，气血大虚，外形虽似有余，而内脏真实不足，法当纯补，乃至多生。但见已溃时发热恶寒、脓多自汗作痛者，便进十全大补汤；但见虚热少睡，饮食不甘者，便进黄芪人参汤；但见皮寒虚热，咳嗽有痰者，便进托里清中汤；但见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黄短气者，便进人参养荣汤；但见脓多，心烦少食，发躁不睡者，便进圣愈汤；但见脾亏气弱，身凉脉细，大便溏泄者，便进托里温中汤；但见饮食不甘，恶心呕吐者，便进香砂六君子汤；但见脾虚下陷食少，虚热间作者，便进补中益气汤；但见肾虚作渴，不能相制心火者，便进加减八味丸。仿此选用。盖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使脓秽自排，毒气自解，死肉自溃，新肉自生，饮食自进，疮口自敛。若不务补托，而误用寒凉，谓之真气虚而益虚，邪气实而益实，多至疮毒内陷，脓多臭秽，甚则脉洪大渴，面红气短，此真气虚而死矣。

盖疮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

脾胃者，脾为仓廪之官，胃为水谷之海。胃主司纳，脾主消导，一表一里，一纳一消，运行不息，生化无穷，至于周身气血，遍体脉络、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皆借此以生养。又谓得土者昌，失土者亡。盖脾胃盛者，则多食而易饥，其人多肥，气血亦壮；脾胃弱者，则少食而难化，其人多瘦，气血亦衰。所以命赖以活，病赖以安，况外科尤关紧要。善养生者，节饮食，调寒暑，戒喜怒，省劳役，此则不损其脾胃也。如不然，则精神气血由此而日亏，脏腑脉络由此而日损，肌肉形体由此而日削，所谓调理一失，百病生焉。故知脾胃不可不端详矣。

冬要温床暖室，夏宜净几明窗。

但人之气血，喜暖而恶寒。又谓遇寒则结，遇热则散，况疮乃肌肉破绽之病，若不御风寒，最为易袭。凡看疮时，冬要着紫炭之火，旺旺暖气，逼尽余寒；夏宜净几明窗，亦庶外风不入，然后方可揭膏洗贴疮上。常见患者夏月纵意当风取凉，或睡卧阴湿之处，冬又不从温床暖室，多致寒侵，轻则有妨生肌完口，重则变为崩塌不脓、不敛阴症，此常有也。凡重命君子，可不预慎哉！

饮食何须戒口，冷硬腻物休餐。

饮食者，人之所赖以生养，必要适其时而食之。如人之病中肿痛时，自然痛伤胃气，诸味不喜；直待溃后，脓毒一出，胃气便回，方欲思食，彼时但所喜者，便可与之以接补脾胃。如所思之物，不与，此为逆其胃气，而反致不能食也。切要不可太过；惟忌者，生冷伤脾，硬物难化，肥腻滑肠，故禁之，余随便用也。

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

古之以外科推为杂病之先，盖此伤人迅速，关系不浅，故特设于前也。且如痈疽、脑项疔毒大疮，形势虽出于外，而受病之源实在内也。及其所治，岂可舍于内而治外乎？所以外不起者内加托药，表热甚者内必清解，血虚宜用四物汤，气虚宜用四君子，脉虚足冷温中，脉实身热凉膈。以此推之，内外自无两异。但世以疮形言之，曰外科；治以气血言之，即内伤。凡医者治法，不可混于内理，以致生变症。

脉虚病虚，首尾必行补法；表实里实，临时暂用攻方。

丹溪云：凡疮未破，毒攻脏腑，一毫热药断不可用；凡疮既破，脏腑已亏，一毫凉药亦不可用。诚哉是言也。兹说又有不然，且如初病未破时，脉得微、沉、缓、涩、细、数、浮、空，外形又兼身凉、自汗、便利、呕吐少食者，疮形又不起发，不炽不痛，无溃无脓，此等症者，皆缘气血虚弱之故。若执前云未破毒攻脏腑之说，必投凉药攻之，复损元气，患者其生乎？其死乎？予论治病，不论首尾，难拘日数，但见脉症虚弱，便与滋补，乃可万全。如补不应，未可安然。虚弱甚者，须用参术膏、八仙糕；阳虚自汗、食少者，单人参膏或六君子汤加砂仁、木香，甚加附子；泄泻肠鸣，胃虚呕逆者，参苓白术散加豆蔻、山药、木香、柿蒂；脾虚下陷溏泄及肛门坠重者，补中益气汤加山药、山萸、五味子，以此选用。又有表实者，身体发热，无汗恶寒；里实者，脉大身热，便燥口干。假如表症急者，先用荆防败毒散以解其表；里症急者，先用四顺清凉饮以攻其里；表里相兼者，宜防风通圣散发表攻里。此随其表里先后，皆在活法暂时之用也。于意受补者，自无痰火内毒之相杂；不受补者，乃有阴火湿热之兼攻。又谓补而应药者多生，虚而不受补者不治。

病要论久新，要法在于宽治猛治。

且如人之病有新久，势有缓急。如受病之初，元气未弱，治当随症迎刃而解。若惧行霸道猛剂，定不能效于危急时也。但要中病即已，故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且如表症盛者，用万灵丹大加表散；里症急者，以内疏黄连汤急与通行。又如受病日久，邪正相拒，其元气未有不衰弱者，纵有余症、杂症、坏症，俱当先固其本，而后调之、和之、散之，使病气渐退，元气渐醒，饮食渐进，根本渐实，则余患再无不愈之理。所谓势孤则守，本立道生。常见治者，不论病之新久，本之盛衰，又不悟因虚致病，因病致虚，其中又有虚热、虚寒之别，一例妄行攻治，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岂不致危哉！

药必求标本，功莫别于先医后医，若一概之攻补，恐两途之误用。

凡物理皆有标本，而身病之标本，尤莫切焉。且以天地运气标本言之，以五运为本，六气为标，此所以参天地之化育，明五行之生克，考节候之寒温，察民病之凶吉，又主万物，荣者皆荣，疾者皆疾，此所属天地气运之标本也。以身体标本言之，以五脏为本，六腑为标。五脏主里、主血，六腑属表、属气，此所以主脏腑气血之盛衰，禀筋骨髓脑之强弱，司疾病之浅深，发生成之寿夭，此所属身体阴阳之标本也。以疾病标本言之，先以初病为本，后以传病为标；又以元气为本，病气为标。此所主寒热、表里、缓急之病，应汗下、补泻、和解之方。凡治病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诚为妥当；若先治其标，后治其本，使邪气滋甚，其病益增。又谓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假如先得疮疾，而后得泄泻、呕吐、食少等症，此又宜舍本从标之法治之，候泄止、呕定、食进，方再治疮。余皆仿此。若一概攻补，必两途误用，此所属疾病邪正之标本也。

又说阳变为阴，内外被寒凉克伐；

疮本发于阳者，为痈、为热、为实、为疼。此原属阳症易治，多因患者不觉，以为小恙，不早求治，反又外受风寒，内伤生冷；或又被医者失于补托，而又以凉药敷围，图其内消之以合病家之意，多致气血冰凝，脾胃伤败，使疮毒不得外发，必致内攻，凡此症往往不救者多矣。如疮变在十一日未出脓之前，形势与好肉相平，不疼不热，软慢相兼，疮孔止流清稀肥水，更兼身体不热，脉亦细微，饮食厌餐，精神昏短，有此症者，疮毒变入，真阴虽强，投温中健脾之剂不应者，百无一生之理。如疮变在十五日之后已出脓时，毒气已将外发，如有调摄失宜，误餐冷物，忽变为阴者，急投托里温中汤、十二味异功散，轻者十全大补汤，俱倍加参、芪、桂、附以救之，须得疮热作痛，脓出身温，脉起食进者为吉。但疮原本为阳，其人故得多生者有矣。

岂期阴变为阳，首尾得辛热扶装。病分真似，理究阴阳。

疮本发于阴者为疽、为冷、为硬、为虚，此原属阴症难治，患者知觉，欲其生而故将辛香酒煎、大方热药以助之，医者又欲患处高肿煽热作脓，敷以热药，图其起发，故疮得药性大热，而转阴为阳。其疮虽得微肿、微热、微痛、微脓，但疮形终不似真阳红活，亦不能得其真厚黄脓，如此者，其疮不久复归阴矣。但疮原本于阴，其人故多死。凡值此症，若患者方寸不杂，托信于医，而医者又得机关透彻，治法得宜，内外融和，偶偶中节，其中亦有可生者，十中一、二矣。其要如救焚拯溺，可施者毋待少顷；其切似履冰渊，可禁者毋妄丝毫。如此而不得其生，患者实天命而已。

既有针工之异说，岂无线药之品详。

凡疮毒既已成，当托其脓；脓既已成，当用针通，此举世自然之良规也。必当验其生熟、浅深、上下而针之。假如肿高而软者，发于肌肉，脓熟用针只针四、五分；肿下而坚者，发于筋脉，脓熟用针只在六、七分；肿平肉色不变者，毒气附于骨也，脓熟用针必须入深寸许方得见脓。又轻按热甚便痛者，有脓且浅且稠；重按微热方痛者，有脓且深且稀。按之陷而不起者，脓未成；按之软而复起者，脓已成。按之都硬不痛者无脓，非是脓即瘀血也；按之都软不痛者有脓，非是脓即湿水也。所谓有脓即当针，脓孔宜顺下，若脓生而用针，气血反泄，脓反难成；若脓熟而不针，腐溃益深，疮口难敛；若脓深而针浅，内脓不出，外血反泄；脓浅而针深，内脓虽出，良肉受伤。元气虚者，必先补而后针其脓，诸症悉退。又有气瘿，肿而绵软不痛者，血瘿肿而内垒成块者，顽毒结之日久，皮腐、肉紫、根硬，四边红丝缠绕者，以及结核之症渐大、渐痛、渐腐者。已上四症，俱不可轻用针刀掘破。若妄用之，定然出血不止者，立危。但用针之法，妙在脓随针出而寂然无所知觉也。至于瘿瘤、瘰疬、诸痔、诸漏、疔毒、坚硬顽疮，此等症者，若非线药之功，亦不能刻期取效。夫线药乃有五、六种，难以概说，与其各病相应者，亦随症附例于各门，以便选用，故未述于此篇。凡用者，宜善而用之。

汤散丸丹要在发而必中，神圣工巧诚为学者机关。

为医善用方，如将善用兵。善于水者，涉海潜波，瞒津扑浪，善于陆者，穿山越岭，附葛攀藤。奇偶者，鼓舞飞扬；蹊径者，浮沉钻凿。弱者可守，强者当敌，此为将得兵用兵之大法也。如为医者，理皆仿此。其要在知人之强弱，识病之内外，究病之浅深，察时之顺逆，然后可汗、可攻、或吐、或下，或宜和解，或宜补益，又知某汤善汗，某散善攻，某丸善和，某丹善补，因其病而用其方，如矢发机投之必中，中之必胜，胜之则病无不愈之理。此为医得方，用方之大法也。又如望、闻、问、切，神、圣、工、巧，亦可兼之，所谓望其形而通其神，闻其声而明其圣，问其由而得其工，切其脉而绩其巧。此四者，诚为初学之绳墨也。

至于千方百症，难将说尽短长。

方不在多，心契则灵；症不在难，意会则明。方不心契，症不意会，如疏淡之交；寡游之地，性情形势不切，何以便托用哉！故药不应病，病不应药，即此据也。

治在活法，贵在审详。

尝言昔者承平，今时扰攘，所以动静世务不同，劳逸机关已异，当原受病，从外而来；今之受病，从内而发。又古者多实，设方宜散宜宣。故今者多虚，治法宜滋、宜补。若医者不识古知今，一概施与，必多致其夭亡者也。

用之必得其当，医斯可以称良；词虽近于粗鄙，可为后学提纲。

痈疽阳症歌第三

痈疽不论上中下，惟在阴阳二症推，发背虽有正与偏，要取高低两样看。纯阳初

起必煞肿，更兼身热有微寒，顶如尖字高突起，肿似弯弓根有盘。七日之间多煞痛，二七之间脓渐漫，动息自宁食知味，二便调匀无泻干。肿消脓溃精神爽，脱腐生新气血完，五善自然臻并至，七恶全无半点干。痛便随脓减，肿退自肌宽。新肉已生红艳艳，腐皮自敛白漫漫。一身多爽快，五脏尽和欢。此属纯阳俱易治，百人百可保全安。

痈疽阴症歌第四

纯阴初起不知疮，粟米之形疙瘩僵，不红不肿不知痛，少热少煞少提防。七朝之后身体倦，疮根平大喜浇汤，顶不高兮根不活，色不光兮腐不穰。陷软无脓空结聚，脉浮散大细飞扬，饮食不餐身战战，尝汤止许意忙忙。疮上生衣如脱甲，孔中结子似含芳，脓多臭秽身难便，举动怆惶韵不长。疮形成紫黑，面色变青黄。精神昏愦多鼾睡，言语无人自发扬。口干多舌强，痰喘定身亡。此属纯阴俱不治，百人百可到泉乡。

痈疽半阴半阳症歌第五

阴阳之症两相交，生死同兼事可招，微热微寒微赤肿，半昏半爽半平高。脉来虽数多无力，饮食虽餐便不消，肿而不溃因脾弱，溃而不敛为脓绕。大便多溏小便数，上身有汗下身焦。五善虽兼有，七恶未全逃。口渴喜茶肠腹痛，面浮餍饮足心高。心烦不稳睡，神乱怕音焦。投方应病方为妙，阴转为阳渐可调。心真造化，尔命坚牢。逢之任是神仙手，半死余生定莫逃。

痈疽五善歌第六

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润鲜，疮疼兼不渴，睡醒得安然。肝善身轻便，因烦自不烦，指头红活色，坐起觉平康。脾善唇滋润，衾帏兰麝香，凡餐俱有味，脓厚更肥黄。肺善声音响，无痰韵更长，肌肤多滑润，大便自寻常。肾善诚为要，水升火自降，口和兼不渴，小水得稀长。

痈疽七恶歌第七

一恶神昏愦，心烦舌上干，疮形多紫黑，言语自呢喃。二恶腰身强，目精邪视人，疮头流血水，惊悸是肝逆。三恶形消瘦，脓清臭秽生，疮形多软陷，脾败不知疼。四恶皮肤槁，声嘶韵不长，疼多兼喘急，鼻动肺将亡。五恶成消渴，随饮即随干，形容多惨黑，囊缩肾家端。六恶身浮肿，肠鸣呕呃频，大肠多滑泄，脏腑并将倾。七恶疮倒陷，形如剥鳝同，四肢多冷逆，污水自流通。

治病则例歌第八

外科之疮有治例，说与君家须切记，病端百出别根因，方法一囊岂同类。热与寒，通与秘，其中消息知端的。通多不足秘多余，热实寒虚分症治；阳似阴，阴似阳，似中妙理要推详。不分表里一例治，轻变重而重变亡。医者贵乎多应变，不可偏执用其方。且如表症恶寒，宜用荆防败毒散；里症发热，可将内疏黄连汤。疮势已成，托里消毒散诚为正法。内脓将溃，十全大补汤最得相当。人参养荣汤治溃后虚热发作，木香流气饮散结肿寒湿为殃。饮食不甘，定用香砂开胃；精神怯少，须将参术回阳。阴虚阳虚，须八珍最为要领；盗汗自汗，得独参一味可强。溃后多疼，乳香定痛散功奇莫缓；脾虚下陷，补中益气汤功效尤良。口燥谵言，泻实火须黄连解毒（汤）；心烦衄血，理虚阳必犀角地黄（汤）。古法治痈疽，称述仙方活命饮；今时医发背，还期神授卫生汤。蟾酥丸在外科称为独品，护心散解内毒号曰无双。讵知蜡矾丸护膜、护心，可羡淡中有味；还赞玉红膏生肌、生肉，堪夸坏里呈祥。身凉自汗，腹痛肠鸣、呕逆，岂

逃异功散；睡卧不宁、虚阳发躁、脓多，定用圣愈汤。生脉散接虚羸脉来微细，归脾汤除惊悸睡得安康。竹叶石膏（汤）治虚烦、身热者，何须疑虑；麦冬清肺（饮）除膈热有痰者，毋待商量。金鲤汤治肺痈吐脓气急，玄龟丹攻结毒臭腐顽疮。风热生疮通圣散，疮疡狂躁破棺丹。小柴胡（汤）除客邪往来潮热；大防风（汤）攻腿膝寒湿为殃。咽肿咽疼定用清咽利膈散，斑红斑紫岂逃化斑解毒汤。八味丸捐口干妙药，二神丸治脾泄奇方。香连丸为脏腑泻痢通用，甘露饮治口齿腐烂相当。六和汤和脾止吐泻，双解散解表理内伤。逍遥散善治女人诸病，保元汤常扶赤子多伤。皮肤毛发干焦，芦荟丸效应甚捷；咽喉口齿肿痛，冰硼散功实非常。滋肾丸治下元肾虚不固，凉膈散解上焦膈热多烦。九龙丹消鱼口舌之灭迹，二蛟散行湿肿服下安康。吕祖一枝梅止痢定惊，称为仙药；真君妙贴饮消疼止痛，号曰神方。痔漏、瘿瘤、疔毒，古夸三品锭；痈疽、流注、诸风，今羡万灵丹。柴胡清肝汤治鬓疽肝胆有效，黄连消毒饮医对口督脉尤良。小儿口内生疳必用人中白散，大人咽喉肿痛须将金锁匙汤。下疳新久珍珠散，小便淋涩木通汤。玉真散破伤风效，复元汤跌扑称强。提肩散治胳膊强直作痛，拈痛汤除痛腿风湿相伤。小便生疳，龙胆泻肝汤可羡；大头肿痛，普济消毒饮何妨。便毒悬痈，内消散吞何足虑；臀痈腿病，芪柴汤下自无殃。又有女子阴疮，能肿能疼能至痒，在人活法，或消或补或驱虫。盖男子之囊痈，泻肝经之湿热；小儿赤游丹，解毒兼砭血。凡治杨梅疮，戒熏为至切；舌下发痰包，利剪方能泄。出如鸡蛋清，消痰是真诀。结毒与顽疮，紫金膏可设；风疮彻骨痒，雄黄散效绝。疔疮先刺血，内毒宜汗泄；禁灸不禁针，怕绵（绵者，毒陷也）不怕铁（铁者，入针坚硬有声）。又有失荣肿，坚硬如岩凸；强阴失道症，形状要分别。妇人之乳岩，此中一例决：未破肉嶙棱，已溃流臭血。如此几般症，古今无治说；疮有数百种，难以都陈曰；惟在一点心，何须三寸舌。学者若精灵，万事皆通彻，此为粗糙歌，可讥亦可阅。

痈疽灸法并禁灸疮穴第九

凡疮初起，惟除项之以上，余皆并用艾火。随疮势之大小，灸艾壮之多少，用蒜切成薄片，安于疮顶上，着艾炷蒜上，点火三壮，一换蒜片，初灸觉痛，以不痛似痒为止；初灸不痛，以知痛痒为住。如初灸，全然不觉痛痒，宜去蒜，当明灸之。又阴疮日数多者，艾炷不及其事，以蒜捣烂铺于疮上，以艾亦铺蒜上，点火灸之，必知痛甚为效。此为火气方得入里，知痛深处方是好肉。盖艾火拔引郁毒，透通疮窍，使内毒有路而外发，诚为疮科首节第一法也。贵在乎早灸为佳。又有禁灸数症，亦以参详。头乃诸阳之首，纯阳无阴之处。凡生疮肿，俱有亢阳热极所致。如再加艾火使毒气炽甚，随后反加大肿，最能引动内痰，发之必死，面生疔毒亦然。又有肾俞一穴，在于两腰脊傍，系内肾命根所系之处。此穴发疮，多因房劳素亏，肾水枯竭而成。若再加艾灸，火烁其源，必致内外干涸，多成黑陷，昏闷而死。又有患者元气素虚，发疮多不高肿，其人体必倦怠，精神必短而昏，脉必浮散空虚数而不鼓。此内无真气抵挡火气，如灸之，其人必致昏愦而死。常谓艾火不亏人，此言误之多矣。医者亦宜详察之。

论病生死法第十

初生如粟，里可容谷，外面如麻，里面如瓜；外面如钱，里可容拳。起势大，终无害，未老先白头，无脓软陷休。疮从疙瘩起，有脓生方许，肿溃气昂昂，不治自安康。根高顶又高，八十寿还饶，煞痛易腐烂，任大终无恙。疮高热煞疼，虽苦必然生，疮软无神气，应补方为益。肉肿疮不肿，必竟生疑恐，脓秽不进食，泄泻黄泉客。疮色猪肝紫，无脓必定死，绵溃不腐烂，内怕葡萄嵌。仰卧不知疼，阴症命难生，腐尽有败气，笑里终生戾。根散疮平塌，神仙无治法，久病目露神，必竟命难存。面忽似

涂脂，十日后分离，败中有红肉，虽重生门路。新肉如板片，不食终须变，手足皮枯槁，血败生难保。唇白眼无神，腹胀泻将倾，腌气不溜气，虽重多生意。眼匡黑气浓，痈疽怕此逢，房中香馥馥，是病终为福。疮热身微热，轻病何须说，生死此中求，片言一可决。

察形色顺逆第十一

凡看人病，兼视其形色，后与脉病相参，诚识于始，以决其终，百无一失矣。何以知之？阴病见阳色，腮颧红赭；阳病见阴色，指甲呈青。此二者俱死。又身热脉细，唇吻反青，目珠直视者，死；面如涂脂，色若土黄，油腻黑气涂抹者，死；唇舌干焦，鼻生烟煤，眼神透露者，死；形容憔悴，精神昏短，身形缩小者，死；喘粗气短，鼻煽睛露，语言谵妄者，死；循衣摸床，遗尿失禁，撮空者，死；头低项软，眼视无神，吸吸短气者，死；皮破无血，肉绽烂斑，麻木不知痛痒者，死；齿黄色如煮豆，唇白反理无纹，耳黑枯焦不听，人中缩而坦平，口张气出无回闭，鼻煽相随呼吸行，汗出如珠不散，痰若胶而坚凝，白血红如肺色，指甲弯而带青，神昏神浮，神乱神离，缁衣生满面，黑气惨天庭，逢之都没命，法在此中评。

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论第十二

三因者，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此说从于先古，其词意尚有发而未尽者。内因者，皆起于七情蕴结于内，又兼厚味膏粱熏蒸脏腑，房欲劳伤亏损元气，乃五脏受之。其病由此内发者，但发之多在富贵人及肥胖者十有八、九。其见症，疮多坚硬，根蒂深固，二便不调，饮食少进，外软内坚，平陷无脓，表实里虚，毒多难出，得此者即病症之内伤也，故曰内因。外因者，皆起于六淫体虚之人，夏秋露卧，当风取凉，坐眠湿地，以致风寒湿气袭于经络；又有房事后得之，其寒毒乘虚深入骨髓，与气血相凝者尤重；或外感风邪，发散未尽，遂成肿痛。此肌肉血脉筋骨受之，其病由此外来者，发之多在不善调摄，禀薄劳碌人，十有八、九。见症多寒热交作，筋骨疼痛，步履艰辛，湿痰流毒以及诸风瘫痪，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风湿、风温、天行时毒等症，得此者即疾病之外感也，故曰外因。又有不内外因，内无七情干内，外无六淫伤外，何由来也？其病得之于饥饱劳役，喜怒不常，饮食者冷热不调，动作者勤劳不惜，以致脏腑不和，荣卫不顺，脾胃受伤，经络凝滞。故为疾者，外无六经形症，内无便溺阻隔，其病多生于膜外肉里肌肤之间，似瘰疬、痰注、气痞、瘿瘤之属，治法不必发表攻里，只当养气血、调经脉、健脾和中、行痰开郁治之，法为最善。此是三因理之尽矣。

调理须知第十三

凡人无病时，不善调理而致生百病。况既病之后，若不加调摄，而病岂能得愈乎。其调治有法，初起病时，先看病者元气虚实，次者疮之阴阳险否，然后用药调治，当攻即攻，可补便补，不可因循耽误，以致变态不虞也。且患者又当安定心神，相忘诸念，毋使怆慌，乃保神气不得变乱也。再顺天时，假如夏热坐卧不可当风，忌置水于榻前床下，冬寒须避起居，常要温和，非柴火不可开疮看视，常有寒侵致生多变；又未溃之先，毒气内作，倘有口干渴症者，凉物须当少少与之，以滋蕴热；至脓溃之后，生冷硬物一概禁之，不然伤脾损胃，脓必难成，致疮软陷，又难收敛。饮食须当香燥甘甜，粥饭随其喜恶，毋餐过饱，宜少、宜热、宜浓，方无停滞，又得易化故也。如大疮溃后，气血两虚，脾胃并弱，必制八仙糕，早晚随食数饼以接补真元、培助根本，再熬参术膏。如患者脾胃俱虚，饮食减少，胸膈不宽，饮食无味者，用白术膏三匙，人

参膏二匙，清米汤空心化服，喜饮者酒化亦可。若精神短少，昏沉多睡，自汗劳倦，懒于动作者，用人参膏三匙，白术膏二匙，亦酒化服；如肌肤粗涩，面苍不泽，或大便血少虚秘，以及皮干发槁者，同地黄膏各二匙和服，或饮阳春酒更妙。其功强健精神，顿生气血，开胃助脾，润肌荣骨，此二药功甚非小，大疮不可缺之，实非草药之比，病者当信用之，乃无更变。虚视者，又多反复不常，故有易愈难愈之态，实在乎得此失此之规也。

杂忌须知第十四

凡病虽在于用药调理，而又要关于杂禁之法。先要洒扫患房洁净，冬必温帏，夏宜凉帐，庶防苍蝇、蜈蚣之属侵之。一切尼僧孝服，经事见行妇女，及远客生人，开疮时俱当忌见。牛、犬、腥膻、腌腊、熏藏之物，俱能作渴；生干瓜、果、梨、柿、菱、枣生冷等类，又能损胃伤脾；鸡、鹅、羊肉、蚌、蛤、河豚、虾、蟹海腥之属，并能动风发痒；油腻、煎、炒、烹、炙、咸、酸厚味等件，最能助火生痰；赤豆、荞面动气发病；恼怒急暴，多生痞满；饮食太过，必致脾殃；疮愈之后，劳役太早，乃为羸症；入房太早，后必损寿；不避风寒，复生流毒；不减口味，后必疮痒无度。大疮须忌半年，小疮当禁百日，此诚为知命君子也。

疮疡看法

初起顶高根活，色赤发热，煞肿疼痛，日渐高肿者，顺；已成煞痛，皮薄光亮，饮食如常，二便调和，身温者，顺；已溃脓稠，色鲜不臭，腐肉自脱，煞肿易消，身轻者，顺；溃后脓厚稠黄，新肉易生，疮口易敛，饮食渐进者，顺；初起顶平根散，色暗微肿，不热不疼，身体倦怠者，逆；已成肿坚色紫，不作脓，不腐溃，惟口干多烦躁者，逆；已溃皮烂，内坚不腐，肿仍不消，痛仍不减，心烦者，逆；溃后脓水清稀，腐肉虽脱，新肉不生，色败臭秽者，死。

肿疡治法

初起知痛或不痛，起发或不发，毋论阴阳表里，日数远近，但未见脓者，俱宜灸之。既灸不知痛痒，明灸之。煞肿发热，疼痛有时，脉来浮数无便秘者，宜药托之；身体拘急，脉紧恶寒，饮热就暖者，邪在表也，宜汗之；肿硬痛深，口干便秘，身热脉实者，邪在里也，宜下之；煞痛势甚，烦躁饮冷，舌干口燥者，火在上也，宜清之；肿痛坚硬，背如负石，恶心干呕，邪毒在内，解毒拔之；肿痛日深，内脓不出，瘀肉涂塞疮口者，急宜开割之；软慢不作脓，及不腐溃者，阳气虚也，壮脾胃、助阳气；身凉自汗，手足并冷，六脉虚细，便泄阳脱也，急温之。

痈疽治验

一男子年五十余，背心生疽十三日矣。汤水全然不入，坚硬背如负石，烦闷不语，请视之，疮势虽重，皮色亦紫，喜其根脚交会明白，毒尚结局于此，未经入内，故可治之。须行拔法，使毒气外发，不致内攻为要。随煮药筒提拔二次，共去恶血碗许。又脉实便秘，以内疏黄连汤及猪胆套法，大便通利二次，使内外毒气皆得通泄，随夜睡卧得宁，背重失其大半；次用托里排脓之药，外以桑木灸法，肿硬渐腐，脓毒渐出，换服十全大补汤加麦冬、五味数服，腐肉自脱，饮食渐进，疮口渐合，调理两月余而愈。

一老妇年近七旬，背疮已过半月，形势全然可畏，彼家俱置不治，怆惶整备后事，召予看童稚疮恙，见问其故，举家大小咸言待毙朝夕，予强借观可否？视之疮形半背皆肿，疮虽不高，亦不内陷，以手按之外实而内腐。老年内虚，脓毒中隔，不得外发故也，虽饮食不餐，且喜根脚两无混杂，脏腑各无败色，乃有生之症也。病家故执不信，又言签龟命卜，俱断必死，治岂生乎？予嗟可惜也！再三、四日不治，内膜穿溃必死，此命陷于无辜矣。次日予心不服，自往讨治，喟然叹曰：予非相强，实见其有

生，不忍舍其待死，固欲强之，医后药金分毫不取，直待患者果愈，随其酬补何如？彼众方肯。先用葱艾汤淋洗疮上，外面俱是不腐顽肉，随用披针、利剪正中取去二寸顽肉，放通脓管，以手轻重之间捺净内蓄脓血，交流不住约有三碗。傍视者无不点头失色，待脓血稍尽，仍换前汤洗净，用膏封贴。内用回元大成汤二服以接补真气，后用人参养荣汤倍参、术加香附，早以八味丸、八仙糕相兼调理，欲其脾健食进，腐脱肌生。况此妇谨慎调理，并未更变，不出百日；疮愈身健而安。自后方信予言无谬也。

一监生年过五旬，素有渴症，身又肥胖之极，生背疽约有尺许，至十二朝后请治。视其疮势微肿，色淡微红，根脚半收半散，此阴阳相等之症也。况肥人内虚，疮势又大，非补托疮必难起，毒必易陷，恐后不及事也。初服便以托里散固其内，候至十五日外，用披针小小从顶放通三孔，庶使内脓内毒有路而出，势大不可过放走泄元气，恐脓难成，内用参芪内托散倍加人参、黄芪各三钱，服至二十日，大脓将发，日至升许；早以参术膏、午用十全汤加参、芪各四钱，麦冬、五味子各一钱，服至月余，肉腐通溃，脓似泉涌；间用圣愈汤、八仙糕兼之调理，保助脾胃，增进饮食。后恐前药不胜其事，药中加熟附一钱，喜其脾健、脓稠色黄而止，至四十日外，疮势方得微退。时值仲夏，天炎酷热，患者生烦，误饮冷水二碗，至晚疮随下陷，忽变为阴，不痛无脓，身凉脉细，腹痛足冷，彼觉请视，疮形软陷，脉亦细微，此疮因寒变之故也，非辛热不可回阳。急用十二味异功散倍人参、熟附各三钱，不应，此药力不胜其寒也；换用生附、人参各五钱，早晚二服，方得身温脉起，疮高腹痛，又二服，脓似前流，大脓出至一月，约有百碗余，竟不减少，外皮红退，亦不腐烂，此肥人外实而内虚，皮故不腐而内溃也。又用红玉膏搽于棉花片上推入患内膏盖之，其内腐渐脱渐出，又十日后，出大腐一块，约有六两，自然肿消，身便脓少，渐长生肌，百日外方得平复，人参服过五斤外，附子亦用十两余，方得全安。此症设用解毒、伤脾、宣利等药，不用辛热峻补，岂有得生之理。

一乡官年逾七旬余，发疮右背，已经八日。外视之疮虽微肿，色淡不红；势若龟形，根漫不耸，此老年气血衰弱之故也。诊其脉带微数而有力，此根本尚有蒂也。虽老可治，随用排脓内托散加皂刺以溃脓、托里为要。服至十三日后，疮渐肿高，色亦渐赤，便不能腐溃为脓，此食少脾弱，不能培养之故也。又用十全大补汤数服，脓亦渐出，不能快利；凡脓涩滞者，内膜中隔不通故也。不可惜其老而误其大事，随用披针当头取开寸许，捺通脓管，果脓随出。以猪蹄汤洗净膏盖后，用照药每日一次，外肉渐腐为脓。患者形色枯槁不泽，更用人参养荣汤倍加参、芪托里，腐肉将脱者取之，新肉欲生者培之。但老年气血不能速效，又加服参术膏早晚二次，以后新肉方生，饮食顿倍，调理七十五日而安。

一痒生年六十余，患背疽十日，外视其疮形坚硬，色亦深紫，头发甚多，含若螺子，竖长尺余，根横半背，且喜其弓肿光亮，发热燃痛，脉得洪数而有力，此疮得于膏粱、醇酒湿热交蒸之故也。虽重不妨，随用照药三条相应照毕，其头内含螺子尽欲吐出，亦用抿脚括去，又流恶血钟许，葱汤洗净搽上腐药，用纸盖贴，周围根脚用吸毒散敷之，收其毒气，庶不开大，次日仍照旧敷。三日后，外肉渐腐，内加托药培助脾胃，解毒为脓，早服八味丸以滋肾水；换洗蹄汤，仍将膏贴，候其腐尽深入寸余，随用红膏日渐日长。但此公素性好饮，虽在恙中不能相忌，两月后新肉虽平，娇嫩不能结皮完口，因嫌戒饮，复将浮嫩之肉尽行剪去，用膏贴数日，待肉老平，换用珍珠散掺上数次，方结老盖，八十日而安。

一老年人患疽半月，其疮贯脊，遍背皆肿，上至肩膊，下至腰胁，肿若瓜形，头计数百，彼家以为势重不治。予诊其脉微洪而不鼓，又兼肿燃外发，询问饮食知味，其年虽老，而根本尚有余也，虽老何虑。先用托里消毒散二服，其势稍定；外用桑木灸

法助力腐溃，根以铁筒膏箍之，更服排脓内托散，候正脓渐出。但老年气血外肉不能易腐，视其肉色相变不能腐化者，随用针钩、利剪徐徐剪去其形腐凹寸余长，低尺许，凡见红肉便用膏涂，其新肉已生将半时，值隆冬，患家自行开疮洗看，失着柴炭之火，又兼盖护未暖，外被寒侵，次后疮色淡白，脓反清稀，饮食减少，气体不舒。请视之，此不遵调法爱护，乃被寒气侵入也。虽变不妨，因疮原禀于阳，故能不失阳矣。房中即着柴火，烘熏暖气，逼尽余寒，开疮相看，果应前言也。随用浓葱汤乘暖淋洗，将红膏烘化搽上，外用膏贴，以热绵软绢复叠数层绷盖甚密，内用神功托里散，早晚连进二服，次早复看，其疮自回阳矣。已后遵法调理，百日而安。

一老人年过六旬，患背疽十二日矣。视其疮形，半肿半红，微痛微热，其患发于背心之下，肾俞之上，高低平等，广开八寸，根脚泛肿，色若水喷，顶软无神，似腐非腐，兼诊脉浮而大，重按而虚。此疮利于肿溃，不利于收敛，辞不可治。彼家哂然而笑，复请里中老医视之。见患者起居平和，言语清利，举动如常，饮食有味，此为五善俱具，是安若泰山之症也，何必相虑。彼家得此欣跃万态，随用其药，日渐有功，脓溃肿退，腐尽肌生，彼此以为万全之象也。予常对患家亲族言：此病不可待，必死于收口至钱大时也。众若以予为胡说，后问收口只有钱许未合。予曰：不久居也。急备后事，恐不及矣。不数日，变症一出，不四朝而死。后里人始信予之前言是矣。

一男人六旬有二，发生右搭。先用艾灸，次渐形势高肿，坚硬不痛。十五日后，尚未溃脓，日生烦闷，恐其毒陷，先用针通，随行拔法，拔出恶血钟许，已后稍得轻便，搽上化腐之药膏盖。用至三日，其疮渐作腐溃；至二十日，亦出正脓，坏肉渐脱，新肉渐生，此外治之法尽矣。因病家与内科一医平交甚切，托彼用药内服，而不遵外科补托之法，自执己见，不听予言，失于峻补，每日人参不过二钱，以为足用。予曰：不足，法当五钱，兼熟附二钱方为称病，不然必生变矣。彼此不信，后果肉色淡白，疮口散大，脓水清稀，饮食减少，此败症具矣。后虽强投温中健脾大补之药，终则不应。至于形体消削，脓水臭秽，延至六十日，历尽气血而亡。然后方自懊悔。殊不知凡大疮每日脓出一碗，用参必至三钱，以此为则。况本病出脓日有三碗，用参二钱，谓之大损小补，岂不归死？又外科乃破漏之病，最能走泄真气，如损补两不相敌，无以抵当，往往至于不救者多矣！此为不信于补而执俗见，自取败亡者也。可惜！

一男子年近六旬，时值仲夏，背生热疖二十余处。彼家邀请视孙疮恙，见彼坐于堂，满背皆疖，予略视之。内有一疮比疖甚小，其毒甚大。予对曰：此非疮疖比也。后发势不可及。彼笑而答之：无恙也。乃即送至门庭，予又嘱曰：可急请他医治之，不可缓待。俱不听信。又至十日，形势稍发，命里中一医治之，又曰：是疖也。又十日，形势内陷，败症齐出，稍信前言，方央亲友邀予相视，其人睡卧于堂，帛复疮上，登堂未进二、三步即退，人曰：何也？予曰：败气满前，死期速矣。何必视疮，急备后事，再七日死。后果如言，不差时刻。此为讳疾忌医致其自败者也。可惜！

以上治法种种，不能枚举，聊陈数条与同志者采访观之，所谓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者，流散无穷。但病不参透，举手错乱，医理精明，决断自成。

肿疡主治方

神授卫生汤

神授卫生方芷甲　羌乳红沉石决明
皂翘归尾银花草　大黄花粉效如神

治痈疽、发背、脑疽、对口、丹瘤、瘰疬、恶毒疔疮、湿痰流注及外科一切疮症。但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能宣热散风、行瘀活血、解毒消肿、疏通脏腑。且药性平和，功效甚速，诚外科首用方也。

羌活八分　防风　白芷　川山甲（土炒，研）　沉香　红花　连翘　石决明

（煅）各六分　金银花　皂角刺　归尾　甘草节　花粉各一钱　乳香五分　大黄（酒拌炒）二钱（脉虚便利者，不用）

水二碗，煎八分，病在上部先服药，随后饮酒一杯；病在下部先饮酒一杯，随后服药以行药势。

内消沃雪汤

内消沃雪青陈皮　乳没翘针甲芷芪
射干芍贝银花粉　木香甘草大黄归

治发背并五脏内痈，尻臀诸肿，大小肠痈，肛门脏毒。初起但未出脓，坚硬疼痛不可忍者并服。

青皮　陈皮　乳香　没药　连翘　黄芪　当归　甘草节　白芷　射干　天花粉　川山甲　贝母　白芍　金银花　皂角刺各八分　木香四分　大黄二钱

水、酒各一碗，煎至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内疏黄连汤

内疏黄连汤木香　栀归芩芍薄荷郎
桔梗甘草连翘等　大黄加倍效能强

治痈疽肿硬，发热作呕，大便秘涩，烦躁饮冷，哕吭心烦，舌干口苦，六脉沉实有力，此邪毒在脏也。急宜服此以内除之，使邪气不得传变经络。

木香　黄连　山栀　当归　黄芩　白芍　薄荷　槟榔　桔梗　连翘各一钱　甘草五分　大黄二钱

水二茶钟，煎八分，食前服，临服加蜜二匙亦可。

保安万灵丹

保安万灵丹术蝎　天麻归斛草芎朱
羌活荆防细辛等　麻雄黄二共三乌

治痈疽，疔毒，对口，发颐，风湿，风温，湿痰流注，附骨阴疽，鹤膝风症，左瘫右痪，口眼㖞斜，半身不遂，气血凝滞，偏身走痛，步履艰辛，偏坠疝气，偏正头痛，破伤风牙关紧闭，截解风寒，无不应效。

茅术八两　全蝎　石斛　明天麻　当归　甘草（炙）　川芎　羌活　荆芥　防风　麻黄　北细辛　川乌（汤泡，去皮）　草乌（汤泡，去皮尖）　何首乌各一两　明雄黄六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药一两分作四丸，一两作六丸，一两作九丸，三等做下，以备年岁老壮、病势缓急取用，预用朱砂六钱，研细为衣，磁罐收贮。如恶疮初起二、三日之间，或痈疽已成至十朝前后但未出脓者，状若伤寒，头疼烦渴，拘急恶寒，肢体疼痛，恶心呕吐，四肢沉重，恍惚闷乱，坐卧不宁，皮肤壮热；又治伤寒四时感冒，传变疫症，但恶寒身热表症未尽者，俱宜服之。用连须大葱白九枝煎汤一茶钟，将药一丸乘热化开，通口服尽，被盖出汗为效；如服后汗迟，再用葱白汤催之，后必汗如淋洗，渐渐退下复盖衣物，其汗自收自敛，患者自然爽快，其病如失。但病未成者，随即消去；已成者，随即高肿溃脓。如诸疾无表症相兼不必发散者，只用热酒化服。此方原载于诸风瘫痪门，予每用之发散疮毒，其功甚捷，故移录于此。详观此方，治肿疡甚效者，何也？凡疮皆起于荣卫不调，气血凝滞，乃生痈肿。观此药性专发散，又能顺气搜风，通行经络，所谓结者开之，况疮毒又乃日积月累结聚所发，苟非甘温辛热发泄，以汗疏通，安能得效。所谓发散不远热，正合此方之意无谬也。服后避风，当食稀粥，忌冷物、房事，孕妇勿服。

双解复生散

双解荆防芎芍芪　麻黄甘草荷山栀

归翘滑石银羌活　　参术硝黄共得宜

治痈疽、发背，诸般肿毒，初起憎寒发热，四肢拘急，内热口干，大小便秘，宜此药发表攻里并效。

荆芥　防风　川芎　白芍　黄芪　麻黄　甘草五分　薄荷　山栀　当归　连翘　滑石　金银花　羌活　人参　白术各八分　大黄　芒硝各二钱

水二碗，表症甚者，姜三片，葱头二茎；里症甚者，临服加生蜜三匙和服，为发表攻里双解药也。

内消散

内消散内用银花　　知贝天花白芨加

半夏川山并皂刺　　乳香功效病无嗟

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乳花百种，无名肿毒，一切歹疮。此药能令内消，化毒为黑水从小便而出，势大者，虽未全愈，亦可转重就轻，移深居浅。

金银花　知母　贝母　天花粉　白芨　半夏　川山甲　皂角针　乳香各一钱

水、酒各一碗，煎八分，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留药渣捣烂加秋芙蓉叶细末一两，白蜜五匙，同渣调敷疮上，一宿自消，重者再用一服。忌口效。

清热消风散

清热消风散芎芍　　归粉银花翘皂角

柴芩防草与红花　　陈皮苍术芪无落

治痈疽、诸毒，疮肿已成未成之间，外不恶寒，内无便秘，红赤高肿，有头烦痛，宜服此药和解之。

防风　川芎　当归　黄芩　白芍　天花粉　金银花　甘草五分　连翘　红花　柴胡　苍术　陈皮　黄芪　角刺各一钱

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妇人，加香附、童便炒。已上七方，痈疽七日以前疮势未成，形体壮实，表里之症相合者宜服，病退即已。如过七日以后，形势已成，便宜用后托里等药，催毒在外，以速其脓，禁前表下之药，损伤元气，致生多变矣。

内固清心散

内固清心散茯苓　　砂雄豆蔻乳香称

甘草绿豆玄明粉　　人参冰片可清心

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热甚烦痛，烦躁饮冷，有此症者，可预防毒气内攻，当服此药，庶不变症。

茯苓　辰砂　人参　玄明粉　白豆蔻　甘草　乳香　明雄黄　冰片一钱　真豆粉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五分，蜜汤调下，不拘时候。

护心散

护心散中豆粉佳　　乳香甘草共朱砂

每服二钱频送下　　敢交呕吐自无他。

治疮毒内攻，口干烦躁，恶心呕吐者，宜用此药。

真豆粉一两　乳香（净末）三钱　朱砂一钱　甘草末一钱

上共研极细。每服二钱，白滚汤调服，早晚二次。

琥珀蜡矾丸

琥珀蜡矾丸琥珀　　明矾黄蜡与朱砂

雄黄蜂蜜丸成就　　护心护膜效堪夸

治痈疽、发背已成未脓之际，恐毒气不得外出，必致内攻，预服此丸护膜护心，亦且散血解毒。

白矾一两二钱　黄蜡一两　雄黄一钱二分　琥珀（另研极细）一钱　朱砂一钱二分　蜂蜜二钱（临入）

上四味，先碾研极细，另将蜜蜡铜杓内溶化，离火片时，候蜡四边稍凝时方入上药，搅匀共成一块，以一人将药火上微烘，众手急丸小寒豆大，用朱砂为衣，磁罐收贮。每服二、三十丸，白汤食后送下，病甚者，早晚日进二次，其功最效。

托里消毒散

托里消毒散人参　芎芍芪归术茯苓
角针白芷银花等　桔梗甘草效如神

治痈疽已成不得内消者，宜服此药以托之。未成者可消，已成者即溃，腐肉易去，新肉易生。此时不可用内消泄气、寒凉等药，致伤脾胃为要。

人参　川芎　白芍　黄芪　当归　白术　茯苓　金银花各一钱　白芷　甘草　皂角针　桔便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脾弱者，去白芷，倍人参。

排脓内托散

排脓内托散芎归　参术苓陈芍茯芪
甘草桔梗并肉桂　随方加减在人为

治痈疽、脑项诸发等疮已溃流脓时，宜服此药。

当归　白术　人参各二钱　川芎　白芍　黄芪　陈皮　茯苓各一钱　香附　肉桂各八分　甘草五分　白芷项之上加三分　桔梗胸之上加五分　牛膝下部加五分

姜三片，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乳香黄芪散

乳香黄芪散乳没　粟壳参芪甘草撮
芎归白芍与陈皮　加上熟地疼即脱

治痈疽、发背、诸毒、疔疮疼痛不可忍者。或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溃，败腐脓毒，不假刀砭，其恶肉自然脱下，及治打扑损伤，筋骨疼痛并服之。

乳香　没药各五分　黄芪　粟壳（去筋膜，蜜炒）　人参　甘草　川芎　归身　白芍　陈皮　熟地黄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神功内托散

神功内托散芎芪　归术陈皮白芍宜
附子木香甘草炙　参苓山甲起颠危

治痈疽、脑项诸发等疮，至十四日后，当腐溃流脓时不作腐溃，更兼疮不高肿，脉细身凉者用。

当归二钱　白术　黄芪　人参各一钱五分　白芍　茯苓　陈皮　附子各一钱　木香　甘草（炙）各五分　川芎一钱　山甲（炒）八分

煨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透脓散

透脓散内用黄芪　山甲芎归总得宜
加上角针头自破　何妨脓毒隔千皮

治痈疽、诸毒，内脓已成不穿破者宜。服之即破。

黄芪四钱　山甲（炒末）一钱　当归二钱　皂角针一钱五分

水二钟，煎一半，随病前后服，临入酒一杯亦好。

竹叶黄芪汤

竹叶黄芪汤草芩　芎归芪芍共人参

半夏石膏兼淡竹　麦冬生地可回津

治痈疽、发背，诸般疔肿，表里热甚，口干大渴者。

黄芪　甘草　黄芩　川芎　当归　白芍　人参　半夏　石膏　淡竹叶十片　麦冬各八分　生地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远温服。

回阳三建汤

回阳三建附参芪　归术芎苓杞活萸

陈朴木红甘紫草　阴疽危症效堪推

治阴疽发背，初起不疼不肿，不热不红，硬若牛皮，坚如顽石，十日外脉细身凉，肢体倦怠，皮如鳖甲，色似土朱，粟顶多生，孔孔流血，根脚平散，软陷无脓，又皮不作腐，手热身凉者，俱急服之。

附子　人参　黄芪　当归　川芎　茯苓　枸杞　陈皮　萸肉各一钱　木香　甘草　紫草　厚朴　苍术　红花　独活各五分

煨姜三片，皂角树根上白皮二钱，水二碗，煎八分，入酒一杯，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用绵帛盖暖疮上，预不得大开疮孔走泄元气为要。

愚按：凡背疽属阴者，皆由脏腑先坏而内毒不得发越于外也。旧有用鸡冠剪血滴于疽上者，有醋煮雄艾敷用者，猪脑热药敷围者，神灯火气灼照者。此数法皆阴疽之用，予虽常用，未见其实。但阴疽不起者，如树木之根坏，强力培植枝叶，而终无发生之理。予常据理用药，固有得其生者，十中三、四。譬如先要疏其嫁土，通其地脉，助其根本，回其阳气，此四者缺一不可。用苍术、厚朴、茯苓、陈皮疏其土；川芎、当归、紫草、红花通其脉；人参、黄芪、枸杞、山萸助其本；附子、木香、甘草、独活回其阳。如此用之，但根本内有一脉未绝之气，服之俱可得其生。又验其手足温暖，疮便发热，渐作脓肿，复生疼痛，色暗得活，坚硬得腐，胃气得回，此是药之效验。必在三服中应之为吉，外兼照法接助回阳，此通治阴疽之大法也。

黍米寸金丹

黍米寸金丹乳没　雄黄狗宝射蟾酥

轻粉粉霜硇黑石　丁香狗鲤胆蜈蚣

二名返魂丹，三名再生丸，四名追命丹，五名延寿丹，六名来苏丸，七名知命丸，八名得道丸。

此方昔出异人所传，常有暴中急症，忽然卒倒者，干开牙关，研灌三丸，其人即活。又能治发背，脑疽，遍身壅肿，附骨痈疽等症，初起憎寒壮热，四肢倦怠沉重者，毋分表里、老幼、轻重，并宜服之。

麝香五分　乳香　没药　雄黄　狗宝　轻粉　乌金石各一钱　蟾酥二钱　粉霜（水银炼白色者）　黄蜡各三钱　硇砂二钱　鲤鱼胆（阴干）三个　狗胆（干用）一个　白丁香四十九根　金头蜈蚣（全者，酥炙黄色）七条　头胎男乳一合

上件为细末，除黄蜡、乳汁二味，熬成膏子，同药和丸，绿豆大。大人三丸，小儿用一丸，病重者五丸，冷病用葱汤、热病用新汲水送下，衣被密盖，勿令透风，汗出为度，诸病如失。后食白粥调理。

熏发背奇方

发背诸方此独奇　谁期照药罕人知

雄竭射砂并没药　为灯一照脱藩篱

治发背初起，七日前后，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不起发者即发，不溃腐者即腐，诚为良法也。

雄黄　朱砂　血竭　没药各二钱　麝香四分

上五味，研为细末。每用三分，绵纸裹药为燃，长约尺许，以真麻油润透灼火，离疮半寸许，自外而内，周围徐徐照之，火头向上，药气入内，疮毒随火解散，自不内侵脏腑。初用三条，渐加至四、五条，候疮势渐消渐减，熏后随用敷药。如已溃大脓发泄时，不必用此照敷，只宜用膏药盖贴。

敷药方

熏后敷方有四般　　车前豨莶五龙堪
米粉银花为糙和　　敷之百肿自当安

车前草（连根叶）　豨莶草　五龙草　金银花各等分

上四味，鲜草药一处捣烂，加三年陈米粉，即常用糙衣者，初起仍如飞盐末二、三分，共打为稠糊，遍敷疮上，中留一顶，以膏盖贴避风，自然拔出脓毒。若冬月草无鲜者，预采蓄下阴干为末，用陈米醋调敷，亦如前法并效。今恐前敷药内用五龙草，随地或有缺少，不便合用。予常熏后顶以膏盖周围肿上，以如意金黄散代敷亦效。

如意金黄散

如意金黄散大黄　　姜黄黄柏芷陈苍
南星厚朴天花粉　　敷之百肿自当安

治痈疽，发背，诸般疔肿，跌打损伤，湿痰流毒，大头时肿，漆疮，火丹，风热天泡，肌肤赤肿，干湿脚气，妇女乳痈，小儿丹毒，凡外科一切诸般顽恶肿毒，随手用之，无不应效，诚为疮家良便方也。

天花粉（上白）十斤　黄柏（色重者）　大黄　姜黄各五斤　白芷五斤　紫厚朴　陈皮　甘草　苍术　天南星各二斤

以上共为咀片，晒极干燥，用大驴磨连磨三次，方用密绢罗厨筛出，磁器收贮，勿令泄气。凡遇红赤肿痛，发热未成脓者，及夏月火令时，俱用茶汤同蜜调敷；如微热微肿及大疮已成，欲作脓者，俱用葱汤同蜜调敷；如漫肿无头，皮色不变，湿痰流毒、附骨痈疽、鹤膝风症等病，俱用葱酒煎调；如风热恶毒所生，患必皮肤亢热，红色光亮，形状游走不定者，俱用蜜水调敷；如天泡、火丹、赤游丹、黄水漆疮、恶血攻注等症，俱用大蓝根叶捣汁调敷，加蜜亦可；汤泼火烧，皮肤破烂，麻油调敷。具此诸引理取寒热温凉制之。又在临用之际，顺合天时，洞窥病势，使引为当也。

四虎散

四虎散内用南星　　草乌半夏效通灵
药内再添狼毒力　　痈疽顽肿即安宁

治痈疽肿硬，厚如牛领之皮，不作脓腐者宜用。

南星　草乌　半夏　狼毒各等分

上为细末。用猪脑同捣，遍敷疮上，留正顶出气。

真君妙贴散

真君妙贴散奇功　　荞面硫黄白面同
诸般异症皆堪效　　常取收功掌握中

治痈疽、诸毒，及异形异类，顽硬大恶歹疮，走散不作脓者，宜用此药。不痛者即痛，痛甚者即止。

明净硫黄（为末）十斤　荞面　白面各五斤

共一处，用清水微拌，干湿得宜，木箱内晒成面片，单纸包裹，风中阴干收用。临时再研极细，用新汲水调敷；如皮破血流，湿烂疼苦等症，麻油调搽；天泡、火丹、肺风、酒刺，染布青汁调搽并效。

回阳玉龙膏

回阳玉龙膏肉桂　　白芷军姜仍在位

草乌赤芍与南星　　热酒同调功更倍

治背疽阴病，不肿高，不煞痛，不发热，不作脓，及寒湿流注，鼓风久损，冷痛痹风，诸湿脚气，手足顽麻，筋骨疼痛，及一切皮色不变，漫肿无头，鹤膝风等，但无皮红肌热者，一概用之，俱有功效。

草乌（炒）三两　军姜（煨）三两　赤芍（炒）　白芷　南星（煨）各一两　肉桂五钱

上制毕，共为细末。热酒调敷。此药有军姜、肉桂，热血生血，既生既热；恐不能散而为害，故有草乌、南星可以破恶气，祛风毒，活死肌，除骨痛，消结块，回阳气；又有赤芍、白芷，足以散滞血，住痛苦；加以酒行药性，攻通气血，虽十分冷症，未有不愈者。诚为寒灰之焰，枯木之春，大抵病冷则肌肉阴烂，不知痛痒，其有痛者，又多附骨之痛。设若不除，则寒根透髓，寻常之药固莫能及矣。

冲和膏

冲和膏内紫荆皮　　独活菖蒲赤芍宜
白芷随方加减法　　诸般百症可堪医

治痈疽、发背，阴阳不和，冷热不明者，宜用此药。

紫荆皮（炒）五两　独活（炒）三两　赤芍（炒）二两　白芷一两　石菖蒲一两半

上为细末。葱汤、热酒俱可调敷。药中紫荆皮，乃木之精，能破气、逐血、消肿；独活土之精，动荡凝滞血脉，散骨中冷痛，去麻痹湿；石菖蒲水之精，善破坚硬，生血止痛，破风消肿；白芷金之精，能去风生肌定痛；赤芍药火之精，能生血活血，散瘀除痛，盖血生则肌肉不死，血动则经络流通。故肌活不致烂痛，经通不致壅肿，此为散风行气、活血消肿、祛冷软坚之良药也。其中五行相配用者，再无不效之理，又流毒、骨疽冷症尤效。

铁桶膏

铁桶膏中铜绿倍　　胆矾轻粉郁金香
还有晋矾并白芨　　醋调箍肿不开张

治发背将溃已溃时，根脚走散不收束者用此。

铜绿五钱　明矾四钱　胆矾三钱　五倍子（微炒）一两　白芨五钱　轻粉　郁金各二钱　麝香三分

上为极细末，用陈米醋一碗，杓内慢火熬至一小杯，候起金色黄泡为度，待温用上药一钱搅入膏内。每用顿温，用新笔涂膏疮根上，以绵纸盖其疮根，自生绉纹，渐收渐紧，再不开大为效。

煮拔筒方

拔筒奇方羌独活　　紫苏蕲艾石菖蒲
甘草白芷生葱等　　一筒拔回寿命符

治发背已成将溃时，脓毒不得外发，必致内攻，乃生烦燥，重如负石，非此法拔提毒气难出也。

羌活　独活　紫苏　蕲艾　鲜菖蒲　甘草　白芷各五钱　连须葱二两

预用径口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节，用力剔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栅木条塞紧，将前药放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淹筒煮数滚，约内药浓熟为度候用。再用披针于疮顶上一寸内品字放开三孔，深入浅寸，约筒圈内，将药筒连汤用大磁钵盛贮患者榻前，将筒药倒出，急用筒口乘热对疮合上，以手捺紧其筒，自然吸住，约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去塞孔木条，其筒自脱，将器倒出筒中物色看其何样，如有

脓血相粘，鲜明红黄之色，亦有一、二杯许，其病乃是活疮，治必终愈。如拔出物色纯，是败血气秽，紫黑稀水，而无脓意相粘者，其病气血内败，肌肉不活，必是死疮，强治亦无功矣。此法家传，屡经有验。如阳疮易溃、易脓之症，不必用此以伤气血，此法阴疮之用，要在十五日前后，坚硬不溃、不脓者行之最当。此法的有回天之效，医家不可缺也。

猪蹄汤

猪蹄汤内羌甘草　赤芍黄芩白芷归
加上露蜂房更妙　诸疮一洗脱凡衣

治痈疽、诸毒已溃流脓时，用此汤洗，消毒气、去恶肉，回死肌、润疮口，又能散风消肿，腐尽则已。

羌活　甘草　赤芍　黄芩　白芷　当归　蜂房各等分

上为粗末。看疽疮大小用药多少。先将猪前蹄一只，用白水六碗，煮蹄软为度，将汁滤清，吹去汁上油花，用药一两投于汁中，再用微火煎十数沸，密绢滤去药渣，候汤半热，将软绢蘸汤淋于疮上，轻手挹去瘀脓腐肉，其恶物随汤而下。洗讫，以绢帛挹干，照前总论次第如式用药。

又：洗药方

洗药方中归独活　葱头白芷甘草撮
痈疽腐尽此淋之　生肌长肉常夸说

当归　独活　白芷　甘草各二钱　葱头五个

用水三碗，煎至药烂，滤清以绢帛蘸汤挹净疮上，随搽贴红黑二膏盖之。洗时切忌风寒为要。常治背疮轻易者，以此代猪蹄汤用，其功亦效。

加味太一膏

太一膏中桂芷归　乳没丹参地芍魏
将军木鳖兼轻粉　血余槐柳共称奇

治发背、痈疽及一切恶疮，跌扑伤损，湿痰流毒，风湿、风温，遍身筋骨走注作痛，内伤风郁，心腹胸背攻刺作痛，腿脚酸软，腰膝无力，汤泼火烧，刀伤，棒毒，五损内痈，七伤外症，俱贴患处。又男子遗精，妇人白带，俱贴脐下。脏毒肠痈，亦可丸服。诸般疮疖，血气癞痒，诸药不止痛痒者，并效。

肉桂　白芷　当归　玄参　赤芍　生地　大黄　土木鳖各二两　真阿魏三钱　轻粉四钱　槐枝　柳枝各一百段　血余一两　东丹四十两　乳香末五钱　没药（末）三钱

上十味，并槐柳枝，用真麻油足称五斤，将药浸入油内，春五、夏三、秋七、冬十，候日数已毕，入洁净大锅内，慢火熬至药枯浮起为度。住火片时，用布袋滤净药渣，将油称准足数，将锅展净，复用细旧绢将油又滤入锅内，要清洁为美；将血余投下，慢火熬至血余浮起，以柳棒挑看似膏溶化之象，方算熬熟。净油一斤，将飞过黄丹六两五钱徐徐投入，火加大些，夏秋亢热，每油一斤加丹五钱，不住手搅，候锅内先发青烟，后至白烟叠叠旋起，气味香馥者，其膏已成。即便住火，将膏滴入水中，试软硬得中，如老加熟油，若稀亦加炒丹每各少许，渐渐加火，务要冬夏老嫩得所为佳。候烟尽，端下锅来，方下阿魏，切成薄片，散于膏面上化尽；次下乳没、轻粉搅均倾入水内，以柳棍搂成一块，再换冷水浸片时，乘温每膏半斤扯拔百转成块，又换冷水投浸，随用时每取一块铜杓内复化，随便摊贴至妙。

生肌玉红膏

生肌玉红膏更奇　其中淡味少人知
芷草归身轻粉蚰　白占紫草效堪推

此膏专治痈疽、发背，诸般溃烂、棒毒等疮，用在已溃流脓时。先用甘草汤，甚者用猪蹄药汤淋洗患上，软绢挹净，用抿脚挑膏于掌中捺化，遍搽新腐肉上，外以太一膏盖之。大疮早晚洗换二次，内兼服大补脾胃暖药，其腐肉易脱，新肉即生，疮口自敛。此乃外科收敛药中之神药也。

白芷五钱　甘草一两二钱　归身二两　瓜儿血竭　轻粉各四钱　白占二两　紫草二钱　麻油一斤

先用当归、甘草、紫草、白芷四味，入油内浸三日，大杓内慢火熬药微枯色，细绢滤清，将油复入杓内，煎滚下整血竭化尽，次下白占，微火亦化。先用茶钟四枚，预顿水中，将膏分作四处，倾入钟内，候片时方下研极细轻粉，每钟内投和一钱搅匀，候至一伏时取起，不得加减，致取不效。

化腐紫霞膏

化腐紫霞膏粉竭　芭豆蓐仁金顶砒
螺肉獐冰同共末　敷之铜铁也成灰

治发背已成，瘀肉不腐及不作脓者；又诸疮内有脓而外不穿溃者，俱用此膏。不腐烂者自腐，不穿溃者自破。其功甚于乌金膏及碧霞锭子。

轻粉　蓐麻仁（研）各三钱　血竭二钱　芭豆（研，白仁）五钱　朝脑一钱　金顶砒五分　螺蛳肉（用肉晒干为末）二个

上各为末，共碾一处，磁罐收贮。临用时旋用麻油调搽顽硬肉上，以绵纸盖上或膏贴俱可，至顽者不过二次即软，腐烂为脓，点诸疮顶亦破。

以上三十二方，凡大疮诸毒初起及已成时选用。

溃疡治法

脓熟不溃，疮不燥热，食少便溏者，脾虚也，补托温中。脓清或多，疮口散大，不生肌者，里虚欲变症，峻补之。腐肉虽脱，新肉生迟，如冻色者，肉冷肌寒，大温气血。溃后食少，心烦不睡，发热作渴，脾弱阴虚，补中益气。身凉脉细，倦怠懒言，食不知味者，脾弱也，醒脾助胃。风寒袭于疮口，皮白绽而不收敛者，外照而内温补。溃后面黄肌瘦，脓水清稀，疮色淡白者，当香燥助脾。脉大无力，细涩微沉，自汗身凉者，气血俱虚，峻补之。出血或脓多，五心烦热，燥甚不眠者，亡阳也，急补之。疮口已合，经犯房劳，或值急暴复崩溃者，仍助气血。

溃疡主治方

十全大补汤

十全大补参芪芍　肉桂川芎熟地黄
归术茯苓甘草炙　枣姜加上号全方

治溃疡发热，或恶寒，或作痛，或脓多，或清，或自汗、盗汗及遍身流注、瘰疬、便毒诸疮。久不作脓，或脓成不溃，溃而不敛，若气血不足之人，结肿未成脓者，宜加陈皮、香附、半夏、连翘，服之自消。

人参　黄芪　白芍　肉桂　川芎　熟地　当归　白术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八珍汤

八珍汤擅理阴阳　芎芍当归熟地黄
还要相兼四君子　何愁虚弱不荣昌

治溃疡诸症。调和荣卫，顺理阴阳，滋养气血，进美饮食，和表里，退虚热，为气血俱虚之大药也。

川芎　白芍　当归　熟地黄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汤甘草　黄芪人参白术归
柴胡升陈三味少　还兼姜枣效堪推

治疡疮元气不足，四肢倦怠，口干发热，饮食无味，或饮食失节，或劳倦身热，脉洪大而无力；或头痛而恶寒，或声高而喘，身热而烦，俱宜服此。

黄芪　一钱五分　甘草（炙）　人参　当归　白术各一钱　升麻　柴胡　陈皮各三分　麦门　冬六分　五味子（炒）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一钟，空心热服。

人参养荣汤

人参养荣参术归　陈皮白芍桂心芪
甘草地黄并五味　茯苓远志枣姜宜

治溃疡发热恶寒，或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色痿黄，吸吸短气，饮食无味，不能收敛；或气血原不足，不能收敛。若大疮愈后，多服之不变他症。

白芍一钱五分　人参　陈皮　黄芪　桂心　当归　白术　甘草各一钱　熟地黄五味子　茯苓各八分　远志五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人参黄芪汤

人参黄芪汤罕稀　麦冬二术草陈皮
黄柏归身五味子　升麻神曲枣姜随

治溃疡虚热，不睡，少食，或秽气所触作痛者效。

黄芪　人参　白术　麦冬　归身　苍术　甘草　陈皮　升麻　神曲各五分　黄柏（酒拌炒）三分　五味子（炒）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内补黄芪汤

内补黄芪汤桂芍　归苓熟地草门冬
川芎远志人参等　枣姜加上起疲癃

治痈疽、发背、诸疮已破后虚弱无力，体倦懒言，精神短少，饮食无味，自汗口干，脉涩不睡并效。

黄芪　人参　茯苓　川芎　归身　白芍　熟地　肉桂　麦门冬　远志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一钟，食远服。

托里清中汤

托里清中汤茯苓　冬参五味术梗陈
枣姜半夏同甘草　疮疡咳嗽最能清

治痈疽脾胃虚弱，咳嗽痰气不清，饮食少思者。

人参　白术　桔梗　陈皮　半夏　茯苓各一钱　麦门冬　五味子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托里和中汤

托里和中汤半夏　白术参苓功不亚
陈皮甘草木香宜　煨姜效值千金价

治痈疽中气虚弱，饮食少思，肿不消，溃不敛者。

半夏　白术　人参　茯苓　陈皮　煨姜各一钱　木香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托里建中汤

托里建中汤炮姜　参苓白术附子强
半夏还兼甘草炙　建中功效可回阳

治痈疽元气素虚，或因寒凉伤脾损胃，饮食少思，凡食无味或作呕、泄泻等症，急服以建中气。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二钱　半夏　炮姜各一钱　甘草五分　熟附子八分

水二钟，煨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托里温中汤

托里温中羌益智　丁木沉香白蔻是
参苓陈术炮干姜　附子加之功全备

治痈疽阳弱阴寒，脉虚身冷，或疮为寒变，反致不疼；或脓水清稀，心下痞满，肠鸣腹痛，大便微溏，食则气短、呕逆，不得安卧，时发昏愦者服之。

白术　茯苓　木香　丁香各五分　半夏　陈皮　羌活　益智　干姜（炮）　人参　白蔻　甘草各一钱　附子二钱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方与旧不同。予制此尝治痈疽阴症及杂症阳气脱陷与寒气逼阳于外者，发热烦躁，口干作渴，投以姜、附之类，其津液顿生，烦热顿退，其应如响。

圣愈汤

圣愈汤凭熟地芪　芎归生地等相宜
人参六品真堪羡　脓甚心烦此最奇

治溃疡脓水出多，气血虚极，脉细空而无力，以致心烦不安，眠睡不宁，或五心烦躁等症并服。

熟地　生地　川芎　人参各五钱　归身　黄芪（盐水炒）各一钱

作一剂，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保元大成汤

保元大成汤接命　参苓归术芪陈定
木香芍附草砂萸　枣姜五味功奇应

治溃疡元气素虚，精神怯弱，或脓水出多，神无所主，以致睡卧昏倦，六脉虚细，足冷身凉，便溏或秘，胸膈或宽不宽，舌虽润而少津，口虽食而无味，脉弦不紧，肉色微红，总由不足，大补堪题。

人参　白术　黄芪（蜜水拌炒）各二钱　茯苓　白芍　陈皮　归身　甘草（炙）　附子　山萸肉　五味子各一钱　木香　砂仁各五分

水二钟，煨姜三片（去皮），大枣三枚，煎八分，食远服。服至精神回、手足暖、脾胃醒、肉色红为度。上数症乃元气虚脱，已欲变坏之病，非此不回也。

独参汤

人参一味独称强　济困扶危立大纲
气血两亡并自汗　脉虚寒热并皆尝

治溃疡脓水出多，气血虚极，或恶寒，或发热，或自汗、冷汗，或手足指甲青冷，或身凉脉细并宜。

人参（切片）二两

作一剂，水二钟，枣十枚，煎一钟，徐徐服之。若煎至稠厚，即为膏矣。作三次，

用好温酒化服亦可。

香砂六君子汤

记得香砂六君子　参苓白术陈皮比
砂仁半夏藿香同　枣姜甘草同煎美

治溃疡脾胃虚弱，恶心呕吐，或饮食不思等症。

人参　白术　茯苓　陈皮　半夏各一钱　甘草　藿香　砂仁各五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清震汤

清震汤中益智仁　参苓柿蒂甘草陈
香附附子泽半夏　枣姜呃逆效如神

治溃疡脾胃虚弱，或误伤生冷，或气恼劳役，或入房梦遗，致火邪乘入中脘，乃生呃逆，急服之。

益智仁　陈皮　半夏　茯苓　人参　甘草　香附各一钱　柿蒂二十四个　泽泻三分　熟附（手足冷者用）一钱

姜三片，枣二枚，灯心二十根，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如身热口干，便燥火呃者，加黄连五分。

醒脾益胃汤

醒脾汤用参山药　二术二苓陈半夏
麦芽泽泻朴木香　山查苏子同堪嚼

治溃疡脾胃虚弱，过份饮食生冷，以致胸膈不宽，四肢面目浮肿，及小水不利等症，并宜服之。

人参　陈皮　茯苓　半夏　山药　白术各一钱　苍术　厚朴　泽泻　麦芽　木香　山查　苏子　猪苓各五分　老黄米（炒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托里定痛散

托里定痛散当归　乳没川芎白芍随
粟壳桂皮并熟地　疮疡疼痛效堪题

治痈疽溃后，血虚疼痛不可忍者，宜服之，甚效。

归身　熟地　乳香　没药　川芎　白芍　肉桂各一钱　粟壳（泡去筋膜蜜炒）二钱水二钟，煎八分，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神应异功散

异功散中丁木香　桂苓归术附子强
半夏陈皮参肉蔻　枣姜厚朴可回阳

治溃疡阴盛阳虚，发热作渴，手足并冷，脉虚无力，大便自利，至饮沸汤而不知其热者，必服之。

木香　官桂　当归　人参　茯苓　陈皮　白术各一钱　半夏　丁香　肉豆蔻　附子　厚朴各五分

水二钟，姜五片，枣三枚，煎八分，不拘时服此方。痈疽阴症，凡杂症阳气脱陷与寒气逼阳于外者，发热烦躁，口干作渴，投以姜、桂、附子之类，津液顿生，烦热

顿退，其应如响。人但不习而察之。

参术膏

参术膏中大补功　地黄三味效堪雄
补气补脾并补血　尝堪委命在其中

治痈疽、发背等症，大脓后气血大虚，急宜用此。

上好人参半斤（切片，用水五大碗，砂锅内慢火熬至三碗，将渣再煎汁一碗，共用密绢滤清，复熬稠厚，磁碗内收贮听用）　云片白术六两　淮庆熟地六两（俱熬，同上法）以上三膏各熬完毕，各用磁碗盛之，顿入水中，待冷取起，盖勿泄气。如患者精神短少，懒于言动，短气自汗者，以人参膏三匙，白术膏二匙，地黄膏一匙，俱用无灰好酒一杯顿热化服；如脾气虚弱，饮食减少，或食不知味，或已食不化者，用白术膏三匙，人参膏二匙，地黄膏一匙，好热酒化服；如患者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皮肤手足粗涩枯槁者，用地黄膏三匙，人参、白术膏各三匙化服；如气血、脾胃相等无偏胜负者，三膏每各二匙，热酒化服。此膏用于清晨并临睡时各进一次，自然强健精神，顿生气血，新肉易生，疮口易合，任疮危险势大脓多者，可保终无变症。夏炎天热恐膏易变，分作二次熬用亦好。愈后能服，须发变黑，返老还童。以上诸方，功难及此。

八仙糕

八仙糕为何因设　健脾养胃兼止泄
参苓山药芡实莲　白糖米粉延生说

治痈疽脾胃虚弱，精神短少，饮食无味，食不作饥，及平常无病，久病但脾虚食少、呕泄者并妙。

人参　山药　茯苓　芡实　莲肉各六两　糯米三升　粳米七升　白糖霜二斤半　白蜜一斤

上将人参等五味各为细末，又将糯、粳米亦为粉，与上药末和匀，将白糖和蜜汤中顿化，随将粉药乘热和匀摊铺笼内，切成条糕蒸熟，火上烘干，磁器密贮。每日清早用白汤泡用数条，或干用亦可。但遇知觉饥时，随用数条甚便。服至百日，轻身耐老，壮助元阳，培养脾胃，妙难尽述。

胃爱丸

胃爱丸中参茯苓　紫苏山药豆蔻陈
莲肉甘草蜜丸灵　脾虚不食效如神

治溃疡脾胃虚弱，饮食诸味不喜，用过开胃进食之药不效者，此脾崩之象。宜服之，食进为吉。

云片白术一两（鲜白者，米泔浸去涩水，切片晒干，同麦芽拌炒）　怀庆山药一两（肥大上白者，切片用男乳拌湿，候润透，晒，微焙）　上白茯苓一两（切一分厚，咀片，用砂仁二钱，用茯苓合碗内饭上蒸熟，只用茯苓）　清河人参一两（制毕晒干，共为细末）　白豆蔻三钱　陈皮（用陈老米先炒黄色、方入同炒，微燥勿焦）六钱　小紫苏（蜜拌透，晒干，微蒸片时，连梗叶切片）五钱　莲肉（去皮心，切片）五钱　甘草（炙）三钱

上共为细末，用老米二合微焙碾粉，泡荷叶汤打糊，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清

米汤不拘时服。

二神丸

二神丸来有大功　谁知二味气雄雄
肉果相兼破故纸　姜同枣煮起疲癃

治痈疽脾胃虚弱，饮食不消，大便溏泄必服之。

破故纸（微炒香色）四两　肉果（肥大者，生用）二两

用大枣四十九枚，老生姜四两（切片），水浸枣、姜，煮至水干为度；取枣肉为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清米汤空心送下。及治寻常肾虚脾泄俱效。

加减八味丸

八味丸中丹皮桂　山药山萸兼五味
茯苓泽泻地黄同　生津止渴如甘霈

治痈疽已发未发，口干作渴，舌干黄硬者宜服。

茯苓　山药　丹皮各四两　山萸肉五两　泽泻（蒸）三两　五味子（炒）三两　肉桂六钱　熟地（捣膏酒煮）八两

上共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钱，空心服盐汤送下，寻常酒服亦可。此又渗湿润燥药也。

红铅造化丹

红铅造化出天工　山药参苓甘乳同
矾面辰砂冰片麝　此方原自出仙宫

治痈疽元气不足，软陷不起发，或已发复被风寒内外所侵，以致疮毒下陷，变为阴塌不痛者，急宜服此。亦可转阴为阳，返出毒气、复肿为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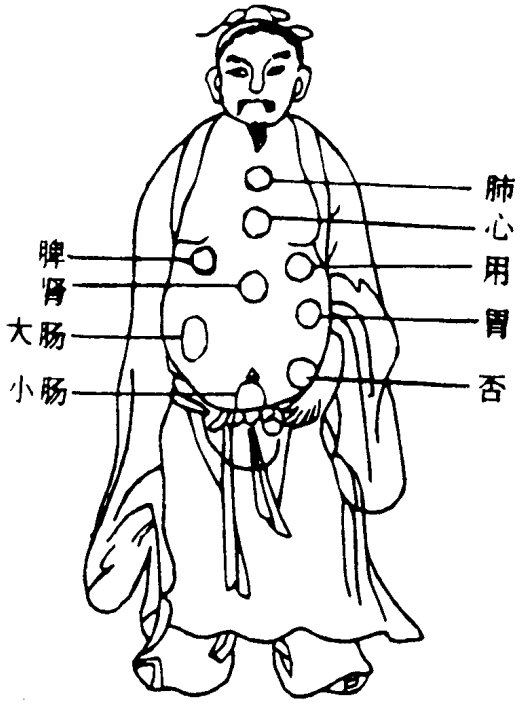
红铅二钱　人参　茯苓　山药各一两　甘草（炙）　枯矾各五钱　辰砂　寒食面各七钱五分　麝香八分　冰片六分　乳粉二钱（用头生男乳，每盘内用一小钟，晒干共收用之）

上各研精细，方为一处共再细研；用白蜜二两，再同头生男乳一大杯，慢火重汤内用磁碗顿蜜，滴水不散为度；候稍温和入前药，软硬得宜，丸龙眼核大，金箔为衣，磁罐收用，或以蜡固亦妙。每用一丸，好热酒一杯化药，食远服之。用厚绵帛复暖患上，其热如蒸，疮必复起作痛，乃此丹之效也。诸症呕吐、怔忡、泻痢，屡药不瘥，异症并效。大率心经之病石菖蒲，肝经之病用远志，脾经之病用生姜，肺经之病麦门冬，肾经之病五味子，各随五经之症，用五引煎汤化服，其应如响。

以上二十四方，治痈疽已溃，至于收敛。正病、杂病、变症、坏症，此四者俱在其中选用，毋得错乱，以保终吉。若不遵此法，妄设他说，别以奇方、秘法治之，终致多变。但溃后气血根本无有不亏伤者，大抵补怯扶羸、理劳续损，皆不出于前方，此外无法也。

痈疽图形第十五

痈疽等发三十图　妇人等症四图　婴儿等症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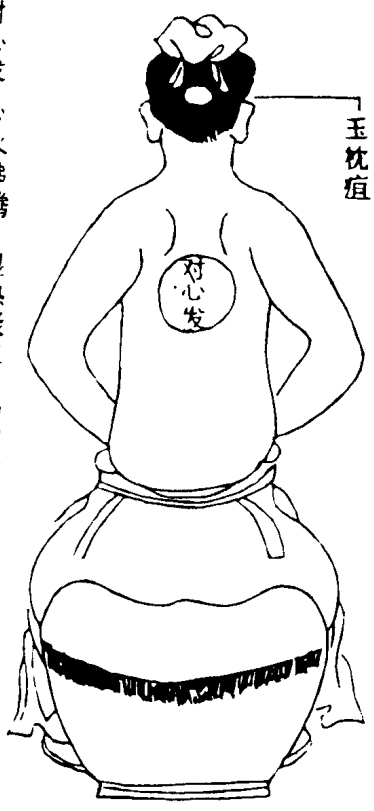


莲子发形如莲子头多突起者是也肿高溃脓者生，平塌阴陷者死

蜂窠发形如蜂窠头含螺子，片片腐烂，孔孔流脓，红活者生，黑陷者死

井疽心火妄动发之，娇赤高肿者生，坚硬紫黑者死

天疽，此阳火炽盛发之，红赤高肿者生，紫黑平陷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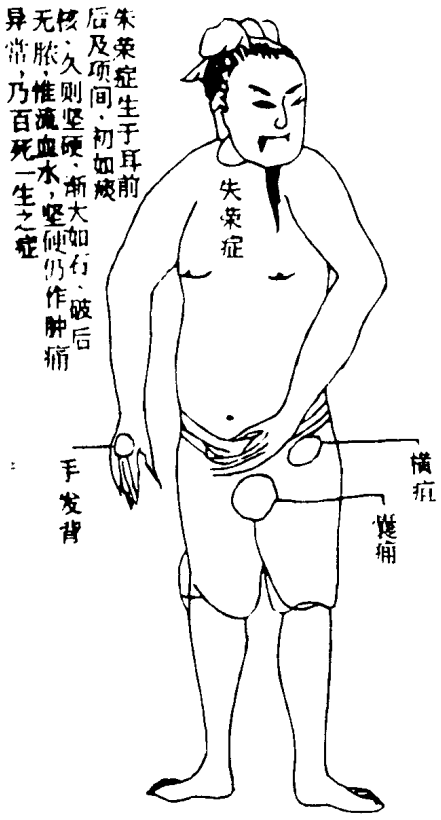


玉枕疽膀胱湿热凝滞而成，红肿者生，紫陷者死

对心发心火沸腾，湿热凝之，肿高腐溃者生，软陷紫黑者死

对口，太阳湿热结聚而成高肿易脓易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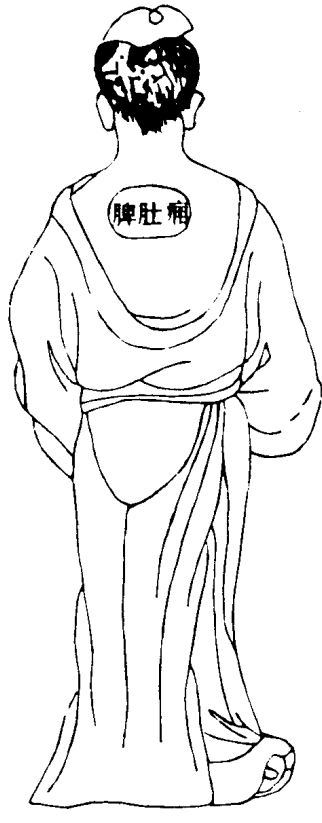
附骨疽初起大腿筋骨作痛，久则浸肿出脓，黄稠者生，气败者死



朱荣症生于耳前后及项间，初如痰核，久则坚硬，渐大如石，破后无脓，惟流血水，坚硬仍作肿痛异常，乃百死一生之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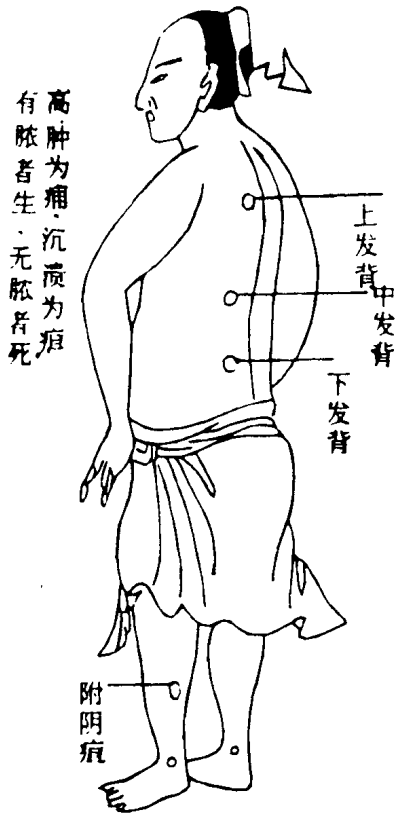
耳后发，有头高肿者生，无脓软陷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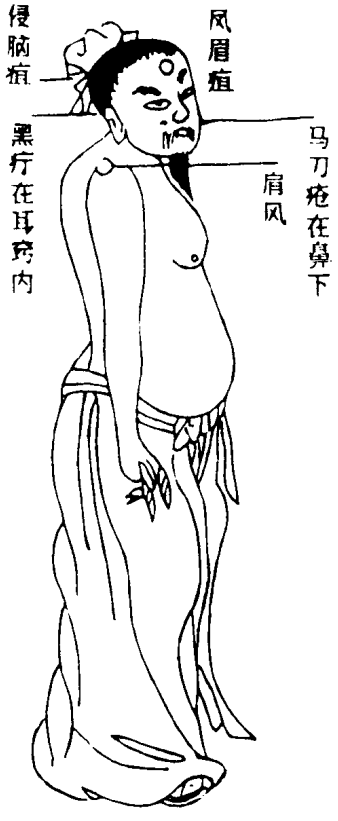
形如粟米、色如红枣者是也，生此百人百不救



脾肚痈乃饮食炙煿厚味酿成，红赤高肿溃烂者生，紫黑平塌阴陷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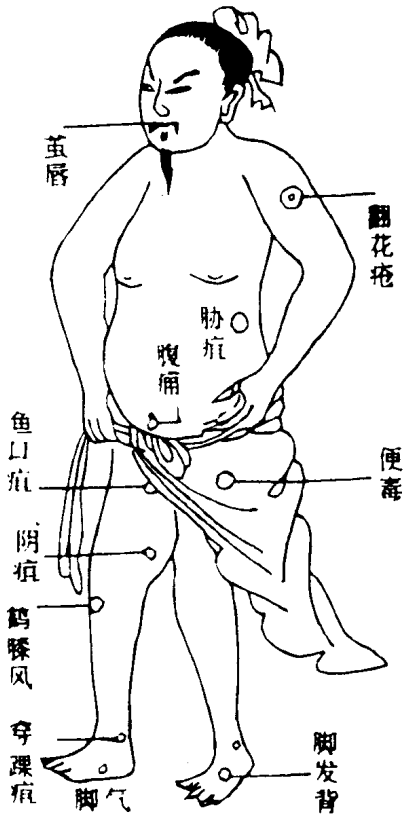
人面疮屡积业冤，一朝得此，先宜修省，后方医治
人面疮


高肿为痈，沉顽为疽
有脓者生，无脓者死
上发背
中发背
下发背
附阴疽


侵脑疽
凤眉疽
黑疔在耳窍内
马刀疮在鼻下
肩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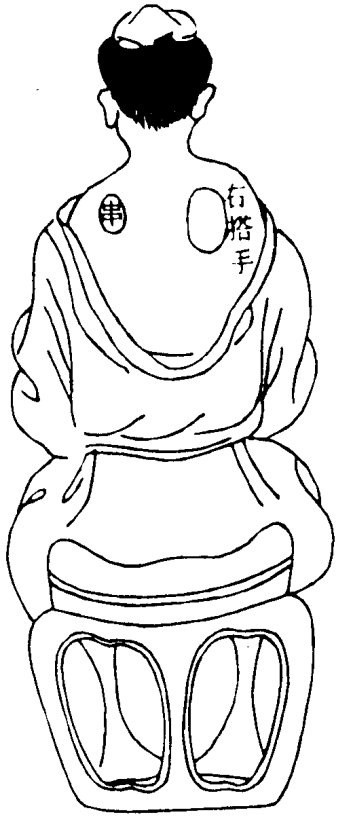
喉痈
膝痈
气痈
腋疽
穿骨疽
兑疽
蛇头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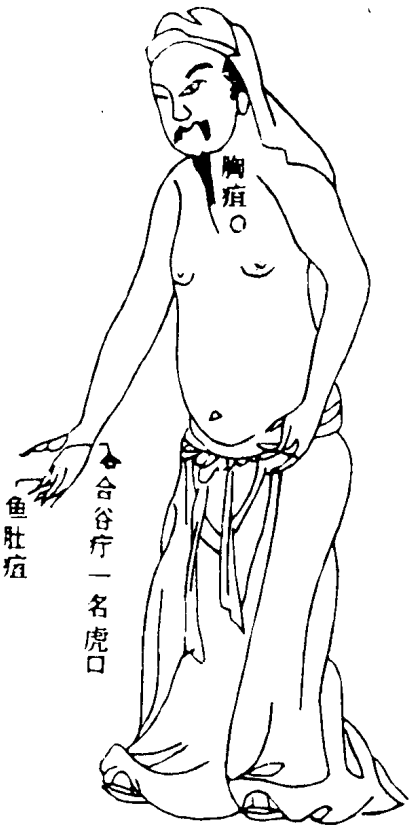
胃口疽发在心胸之傍，阳者有头阴者无头，乃饮食炙煿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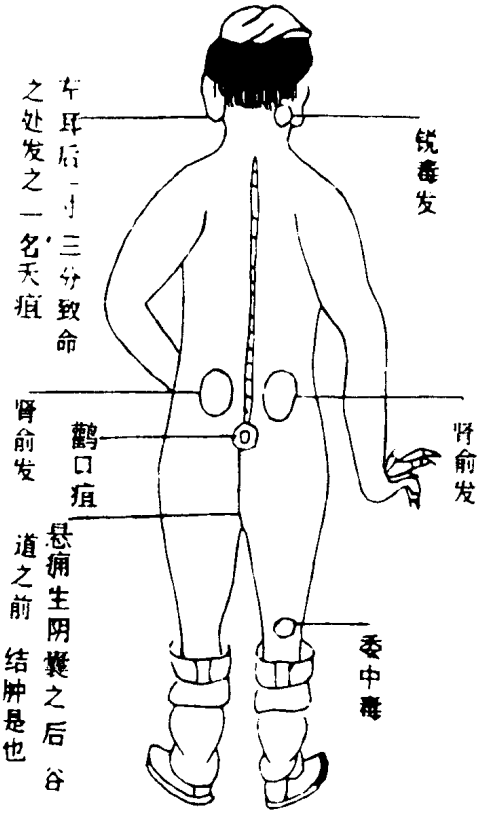
流注起于寒热不调，气血凝滞而生

唇疳生唇上，有头脑起，寒热交作，胃经积毒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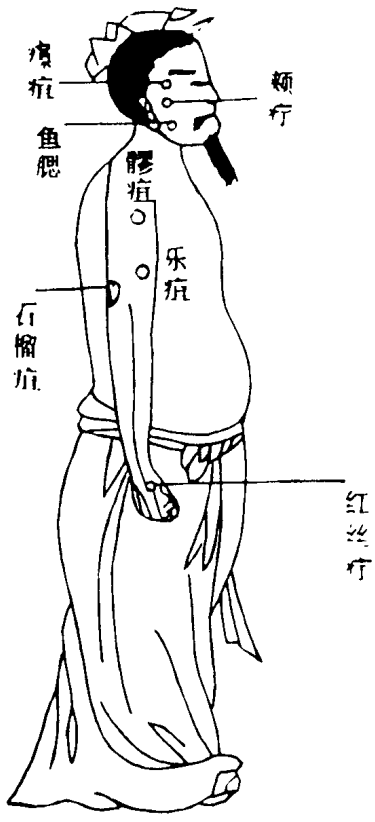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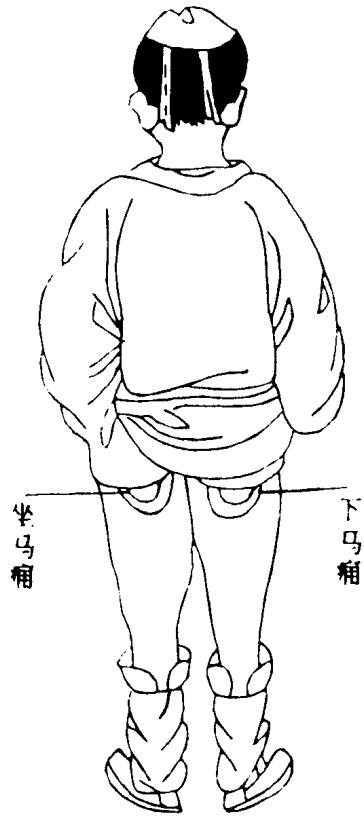


小肠痈·腹疼、脐突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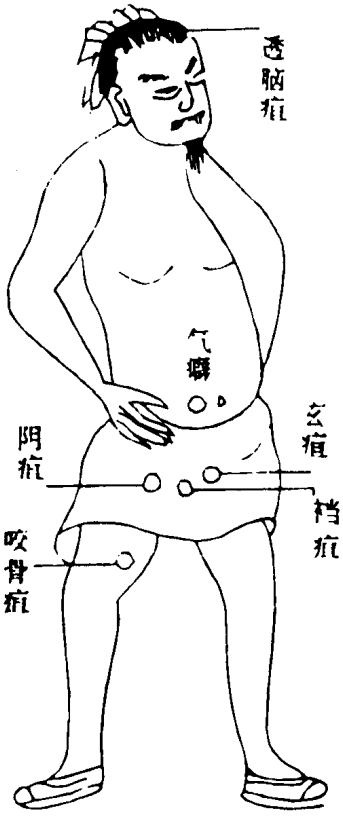


悬痈生阴囊之后谷道之前结肿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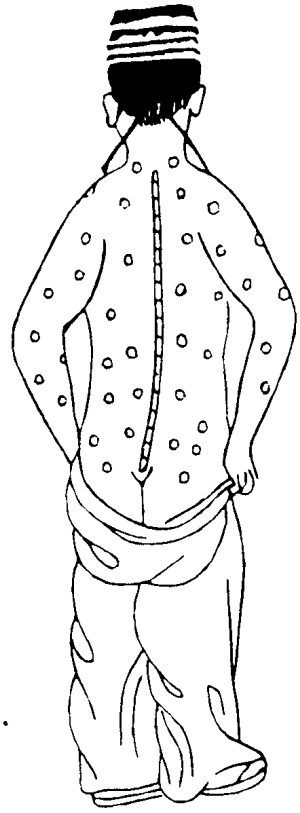




二痈又臀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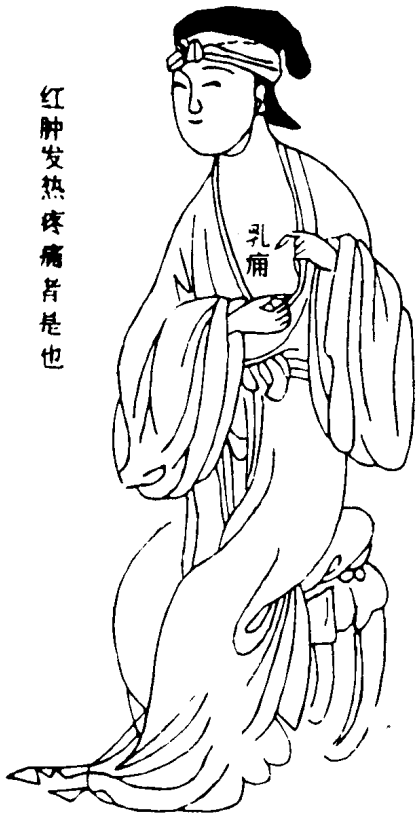


硬肿腐烂臭秽者是也



棉花疮即杨梅疮是也

乳岩中空似岩·穴边肿若莲·真死候也



红肿发热疼痛者是也

坚硬腐烂者是也

赤游丹红如云形者是也

走马疳牙根黑腐臭烂者是也

其一

背之左右谓疽痈，手膀肩臂亦相同，
肺疽居右痈居左，蜂痈左右近喉咙。
耳后右为锐毒看，夭疽左耳后相逢，
左右两肩名搭手，井疽正发在心中。

其二

流注牵藤六七成，发于心上止脐平，
胁疽生在胁胭下，阴疽大体近箕门。
穿踝疽穿孤拐下，脚气原来脚底生，
左为便毒右鱼口，鹤膝风从膝眼成。

其三

肩下臑痈腋下疽，喉咙上下气痈医，
当脉兑疽君可记，三寸相离穿骨基。
红丝疔从手上起，蛾子喉风口内随，
肾疽当肾生左右，三里穴发附阴疽。

其四

离脐四寸为吓痈，再高三寸号幽痈，
肠痈还从脐突起，胸疽乳上心肺中。
合谷一疔名虎口，蛇头鱼肚指头逢，
脑后一疽名玉枕，莫作如常一样同。

其五

肩疽乐疽居右手，石榴离肘上三分，
左玄阴右裆疽发，咬骨阴包穴上生。
渊疽肾上腿附骨，佛顶疽生脑顶门，
人世毒疮当切记，敢交患者即安生。

其六

颧骨为疔唇上疽，鬓边所发亦疽医，
眉中凤眉防侵脑，黑疔耳内不为奇。
鼻内生疔当速疗，透脑原来发际基，
眉尾瘭疽能大毒，颊疔鱼眼近腮齐。

其七

马刀瘰疬气瘿疮，一气生来在颈项，
虎毒龙泉唇上下，对口原来发下藏。
牙根唇上痈莫异，牙下生之疽一行，
顶牙缝突为疔治，休作人间容易疮。

其八

心肝脾肺肾痈疽，当看胸中穴道医，
更有黄头并白泡，发无定处速如飞。
左为坐马右下马，尾骨头尖鹳口疑，
此物杀人能致命，火急攻医切莫迟。

其九

妇人之乳有数种，高肿为痈坚硬疽，
还有乳岩真恶症，肿如顽石破如墟。

钮叩之风生颈项，裙带风疮脚下需，
又有湿臁疮等疾，总生下腿上安居。

其十

婴儿走马烂牙疳，黑腐沿开臭不堪，
赤游丹毒浑身到，鹅口疮苔满口漫。
风疮奶癣多搔痒，血灌脓窠痛欠安，
还有心脾治热症，口疳重舌一般看。

卷之二

上部疽毒门

脑疽论第十六

夫脑疽者，俗称对口是也。但所发不同，其源有二：得于湿热交蒸从外感受者轻；五脏蕴结从内发外者重。其理何也？湿热之为病，天行气候，寒暑不调，节序温凉，阴阳失度。凡有体虚者易于侵袭，项后虽属督脉，又主太阳寒水司行之道，所有侵袭，气血必凝；凝则后必为肿，此从外感受者。其患初起有头，多生正穴，三、四日间，多作燃痛，始生寒热，口和而干，色红根活，疮势渐高，形不散大，时止时痛，易脓易腐，饮食知味，起坐寻常，外势虽可畏，而内无七恶之症相干，此属阳症，其由从外来矣，故多不治可愈。所有五脏蕴结而成者重，其源有五：盖心主血，故心绪烦扰，煽动不宁，以致火旺而沸腾，行于项间与寒水交滞而为肿者，一也；肝统筋，故恼怒伤肝，项乃三阳统筋之所，肝伤则血脉不潮，筋无荣养凝结为肿，故项紧急强痛，不能转侧，其患未溃前肉色紫暗，坚硬漫肿，破流血水，木痛无脓，此等之症皆肝气受伤者，二也；脾主肌肉，故思虑伤脾，脾气日损，又或膏粱损胃，胃汁干枯，以致中脘痞塞，气不运行，逆于肉里，乃生壅肿，其患外皮虽腐而内坚不溃，口燥舌干，饮食不进，根脚走散，脓秽色败，此等之症皆脾气受伤者，三也；肺主皮毛，故忧郁伤肺，肺伤则毛窍闭塞，腠理不通，气不舒畅，纵横经络，结而为肿，其形疮多平陷，色淡不华，皮腐脂流，形如汤泼，气粗短促，鼻黴鼻掀，碌碌生痰，殷殷发嗽，此等之症皆肺气受伤者，四也；肾主骨髓，故恣欲伤肾，肾伤则真阴之气败矣，真阴一败，相火自生，此火最能自升自降、或动或静，煎熬脏腑，消烁津液，更变形容，改换声音，疮形紫黑，脉数乖度，烦躁口干，随饮随渴，此等之症皆肾气受伤者，五也。凡治此症，必内分虚实，外辨阴阳，体顺天时，察其病理，七日以前疮势未成者，当通窍，以汗发之。七日以后病势已成，治当兼补以托之。此则毒不内攻，外无变症，如药攻利太过，元气受伤，毒多难出，又敷围凉药，气血冰凝，则肌肉多死，反难腐溃。予尝治此及诸发背初起未成者，用披针当顶点入知痛处，出其恶血，通其疮窍，随插蟾酥条直至疮底，外用膏盖；内服万灵丹或蟾酥丸发其大汗，解散内蕴之毒，次日患上或肿或不肿，或痛或不痛，仍插仍贴，直至患顶肿高，根脚突起，四围列缝有脓方住插药。轻浅者，九日后吐出病根坚硬不化之物；毒甚者，不能顿然脱落，亦可渐腐成脓。为转重就轻之良法。外用玉红膏长肉，内服补托收敛其患，不久自愈。如阳症轻浅者，候自腐溃，不用前法针刺；如不肿不疼，灸亦不痛，阴症尤当速用，不必迟延，此为移深居浅之大法也。

脑疽看法

初起顶高根活，色红皮薄，作疼燃热，肿不开散者，顺；已成无论偏正，疮形献

起，疼痛发热，易脓易腐者，顺；已溃脓稠，肉色红活，瘀腐易脱，燃肿渐消，痛减者，顺；溃后腐脱，新肉便生，疮口渐敛凝结，痴脓作痒者，顺。

初生一点黄泡，或似疙瘩，不肿不疼，自不知觉者，逆；已成不发高肿，亦不燃痛，疮顶软陷，根脚平散者，逆；已溃脓清，肉色紫黑，外皮不腐，内生臭秽，不食者，逆；腐肉虽尽，新肉不生，疮口散大软陷，无神色败者，逆。

脑疽治法

初生有头或无头，大痛或不痛，俱隔蒜灸，兼服解毒。已成坚硬，发热燃痛，口干便秘者，邪在内也，宜泄之。坚肿不痛，发热恶寒，头痛四肢拘急者，兼发表攻里。肿硬日深，形色紫黑，外皮不腐，内脓不溃，宜行拔法。项强头面燃热，口燥、恶心、呕吐者，邪在上也，宜清之。燃热肿痛，红色光亮，疼苦有时，内脓胀痛者，急开之。将溃不溃，微热微红，不作腐溃者，脾胃虚也，宜补之。溃后腐肉不脱，脓水清稀，肿痛仍作者，当大养气血。大便多溏，小使短涩，自汗食少，脉细身凉，温中健脾。

脑疽治验

一男人项疽十余日，视其疮势颇甚，根连左右，耳项并肿，红赤燃热，脉浮而数。先用黄连消毒散二服退其大势；根脚消定后，用托里消毒散，数服不觉腐溃，但诊脉浮无力。询知患者年过五旬，久艰嗣息，房中又有妾人，多兼思虑劳欲大过，损伤元气故也。又疮形势大，止能起发，不能培养为脓，更用十全大补汤加桔梗、白芷、倍人参、白术各三钱，外用桑木灸法，早晚二次灸之。又涂紫霞膏，数日患者头面俱肿，双目合缝，形状可畏，然后腐溃，并作脓出，日至数升，如此半月，因前药不胜其事，内加烦躁不宁，五心烦热，饮食渐少等症，此谓脓水出多，气血走泄，为虚火假症之故，虽变不妨。随用圣愈汤，一服不应；又进一服，加熟附子二钱方应，前症悉退。次以人参养荣汤加麦冬、五味、参、术，常倍至三钱，调理月余。后至脑骨腐肉连发片片脱下，其状狼狈，不可观瞻，凡相视者无不点头惊讶！又恐腐溃深大，补不及事，每日粥食中用人参三钱，凡餐分入同煮食之以接补脾元。后方元气渐醒，调理四月方愈。彼后一年，反生其子，以承后祀也。

一监生项疮初起，请视疮头偏于右半，不可轻待，必用艾灸为上，隔蒜灸至十五壮，知痛乃住。后彼视为小恙，失用内药。又四日，其疮复作，颈肿项强，红紫木痛，便秘，脉实有力，以内疏黄连汤加玄明粉二钱通其大便；次用消毒救苦汤二服，肿势仍甚。此内毒外发也，不可再消之，换服托里消毒散，至近二十日，因患者肥甚，外肉多紧，不作腐溃，予欲行针开放，彼家坚执强阻，岂后变症一出，烦闷昏愦，人事不醒，彼方惊悔。随用披针左右二边并项之中各开一窍，内有脓腐处剪割寸许顽肉，放出内积瘀毒脓血不止碗许，内服健脾胃、养气血、托脓补虚之药，其脓似泉水不歇，每朝夕药与食中共参六、七钱，服至腐肉脱尽，新肉已生。又至四十日外，患者方得渐苏，始知人事，问其前由，径不知其故也。此患设若禁用针刀，不加峻补，岂有生乎？因其子在痒，见识道理，从信予言，未百日而愈也。

一男子项疮五六日，就肆看视，头便黄色，根亦平散，予曰：此当急治方可。彼面色不悦而去。又请里中一医视之，乃曰：小恙也。因喜其说，用药又至五日外，其疮势坚硬，根脚开大，毒气已过两肩，流注前项，胸乳皆肿，呕吐恶心，寒热不食，疮势形色俱觉可畏，始信前言。复请予治，其疮形状不可观也，此非药力可及。先用葱艾汤洗净旧药，连煮药筒拔提二处，拔出瘀血碗余，随用银针斜斜插入根脚，透通患底数处，以蟾酥条插入孔内。此最解毒为脓，总以膏盖，走散处以真君妙贴散敷之。日渐日消，其毒收归后项原处，又兼服内托、降火、化痰之药，三、四日候其大势已退，内脓已通，换服十全大补汤。凡坚而不化者照之，腐而不痛者取之，新血生迟者培之，如此调理将近三月，方得完口平复。此为患者讳疾忌医之过，几乎至于丧命者多矣。

一女人年过六旬，系宦族，素禀怯弱，项间患疽，初起头便如粟，谓里可容谷之病也。喜其形体不肥，虽发之后，必易于腐溃，此则不妨。前说先用隔蒜灸之，次用蟾酥饼贴灸上，四边以吸毒散敷之，收其根脚不散；内服托里消毒散，数服疮势坚硬，疼苦不止。予曰：到某日方止。况今疮不腐溃，诊其脉细数而无力，此内虚之故，不能解毒为脓，以疼为要，岂可得止。次换益气养荣汤加角针、白芷三服，肿亦渐起；外用桑木灸法，其坚渐软，脓出稠而不多。前方去角针、白芷加香附，倍用参、芪，又数服方得脓溃，溃后痛亦不止。予曰：再三日，午后痛可止也。至期腐肉将脱小半，临午用乳香定痛散一服，午后疼痛顿退，安睡不醒。患家欣悦，予曰：不然，此在用药适其时也。虽半月之言，应于今刻，惟信则不失耳。后当某日腐尽，某日肌平，某日完口。此二者患家以墨绳记候期日，果实并无过与不及也。此法要在眼力精巧，量病难易，新腐迟速，补助有无，用药合式，然后相量日数，可决于前发之必中也。

一妇壮年，项疮三日，其形径对前口，彼家相畏，人胖不当疮发此穴也。予视顶高脚活，虽发不防。彼欲内消之方妥，予曰：药消则不能，针消则可取。彼从之，用披针当顶针入六、七分，点至软肉方住，随去瘀血，又以蟾酥条插入孔内，服蟾酥丸得大汗而解。次日疮上微脓出之渐消，尤恐内毒未尽，又用消毒清热之药数服，不出十日而安。大抵凡欲消疮，先断根本，次泄毒气，使毒自衰无得内攻为妙。

一男子耳后生疽十余日，自谓小恙不治。将近半月，根脚渐大，疮头惟流血水，稀恶污秽，四边紫黑，软陷无脓，面惨鼻掀，手冷气促，脉诊散大无根，此内败症也。何必治之，辞不用药。又延客医治之。因询无事，患者恨予不治。凡遇亲友，勉力支持，厉声自嘱决不甘死。予曰：心不服死也，再五日必死。果然。予尝观疮，但犯此症，虽山岳之躯，一败无不倾倒。

一妇人正对口四、五日，自灸廿余壮，径不知痛，灸疤焦黑，平塌如故。诊之脉微数而无力，此内虚症也。若假药力则误其事。用披针当顶刺入寸许，不知痛，亦无血出，此毒滞而未发扬者；用蟾酥条插入针孔，每日一次，膏盖其上，至七日后周围裂缝出脓；内服纯补之药，至十四日，落出疮根一块，指大长寸余，后以玉红膏平长肌肉。又半月，其口已平，以珍珠散掺上，即刻生皮而愈。此症设若不用针工，专假药力攻托，虽不至死，岂能得其速愈者哉。

一妇人四旬肥甚，项疮五、六日，视之肉肿疮不肿，必竟生疑恐，又兼口燥心烦，坚硬色紫，根脚散平，六脉洪大，此大过症也，后必无脓，相辞不治。彼又请医视之，有言外托者，又言内消者，有称年壮不妨，又说脉大易治。众人纷纷不定，仍各用药，又至七、八日，前后胸、项俱肿，木闷坚硬，仍复请视决之。予曰：此不治者何也？初起肉肿疮不肿、顶陷者，一也；根脚平散，真气内败，不能收束毒气，二也；口燥心烦，邪火内淫，三也；形色紫暗，血死毒滞，不作腐溃者，四也；六脉洪大，疮毒大盛，正气受克，无以抵当，故疮终变软陷，邪毒内攻而死者，五也。当备后事为要，此终于二十七朝前后足矣。后果至期而殁。观此言正顺理之病，可叹时人何为纷纷妄治也。

脑疽主治方

黄连救苦汤

黄连救苦汤升葛　柴芍芎归翘梗芩
羌活防风银共草　脑疽煎服可安宁

治脑疽、发鬓、发颐及天行时毒，初起憎寒壮热，头面耳项俱肿服之。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

黄连　升麻　葛根　柴胡　赤芍　川芎　归尾　连翘　桔梗　黄芩　羌活　防风　金银花　甘草节各一钱

水二碗，煎八分，临服入酒一杯，食后服。

解毒天浆散

解毒天浆石决明　姜蚕山甲防风评
连翘羌活乳香迎　银花归尾大黄行

治脑疽积毒日深，坚肿木硬，口燥舌干，恶心烦渴，六脉沉实有力，大便闭结不通者，并宜服之。

石决明（生研）　姜蚕　川山甲（土炒）　防风　连翘　羌活　乳香　甘草　金银花　黄连　归尾各一钱　大黄三钱　天花粉四两（新鲜未晒者，石臼内捣烂，投水一碗搅匀，绞去渣用）

上花粉净汁一碗半，同药煎至八分，入酒一杯，空心热服。行过三次方用饮食，忌食煎炒发物。

内托千金散

内托千金散芍芪　芎归防桔桂花随
人参白术蒌根草　痛加乳没效堪推

治脑疽、发背，诸毒、恶疮已成不消者，服之易溃。

白芍　黄芪　川芎　当归　防风　桔梗　天花粉　金银花　人参各一钱　肉桂　白芷　甘草各五分　乳香　没药（二味痛甚加入）

上水二碗，煎八分，临服入酒一小杯，食远服。

回毒银花散

回毒银花散最奇　痈疽阴毒总堪医
借问君家何等药　银花甘草协黄芪

治脑疽及诸发阴疮不起，色变紫黑者，急服之。

金银花（连枝叶）二两　黄芪（生切）四两　甘草（切）一两

用细酒二十两，同药入小口砂罐内密封，重汤内煮，尽三香为度。取起滤清服之，盖暖患上，其疮渐渐高肿，此转阴为阳，吉矣。后用托药溃脓。如服后不痛、不起，疮头流出黑水，此真阴不治。

梅花五气丹

梅花五气丹轻粉　乳没辰砂麝片酥
还有粉霜雄血蚰　此方原自出仙都

治脑疽、发背、诸般疔肿，初起寒热交作，筋骨疼痛，有似伤风，恶心呕吐，但未成脓者，并宜服之。

梅花片五分　当门麝五分　轻粉　辰砂各六分　乳香　没药　瓜儿血竭　明雄黄各一钱　真酥散（预于端午前寻之，至午日，取酥二钱，用头男乳调膏）

上前药各研极细，对准分数，于端午日辰时制度，候至午时，将上药九味和入蟾酥膏内，向日丸之如茄子大，一时内晒干。用川椒二十七粒，灯心二十七段同药收于磁罐内养之，以蜡封口，不泄药气为妙。凡遇恶疮大毒，开器取出一枚，先用美馔食饱，次用无根水漱净口内；再含水一口，少顷待温，用葱白五寸同水嚼烂咽下，随将药饼安放舌下，睡于暖处，以被复盖，药化苦水，徐徐咽之，疮势大者，二、三饼亦可；药尽其汗即到如淋，诸病若失。如冬月天寒难汗，噙后将葱白汤催之亦妙，凡治无有不效。如暗疔人所不知觉，及知觉而失治者，毒气入里，人便昏沉，一中便倒，不能依法服药，急用连须葱白七个，煎酒一杯，研药五饼灌下，药气到心，其功如汤泼雪，患者即便苏醒。此为外科第一奇方也。

小保安汤

小保安汤归藿苓　黄芪半夏麦冬陈

甘桔人参并白术　　枣姜煎服作阳春

治脑疽、诸发已溃流脓时，平常服之，庶不更变。

当归　茯苓　川芎　黄芪　麦门冬　陈皮　桔梗　人参　白术各一钱　半夏　甘草　藿香各五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大保安汤

大保安汤木附归　　参苓芎芍桂山萸

黄芪山药丹皮草　　麦冬五味地黄随

治脑项诸发、痈疽、恶疮大毒已溃之后，脓水出多，气血虚弱，精神短少，饮食少思，坐卧不宁，烦躁不眠，昼则安静，夜则发热，及虚阳烦渴等症。

白术　当归　人参　茯苓　川芎　白芍　山萸　黄芪　山药　丹皮　熟地　五味子各一钱　肉桂　甘草　麦门冬　熟附子各五分

煨姜三片，大枣二枚，莲肉七粒，水煎，食前后服。

阳春酒

一盏阳春酒罕稀　　天冬杞术地黄随

人参柏子归远志　　百补方中让此医

治脑疽、诸发已溃流脓腐尽时，脾胃虚弱，肌肉生迟；或气血原不足，以致肉色淡白，不能长发收敛。宜服此酒生长肌肉，强健脾胃，美悦颜色，滋润皮肤。凡大疮后饮此，不惟却病，亦且延寿。

人参（切片）　白术　熟地各五钱　当归身（切片）　天门冬　枸杞各三钱　柏子仁　远志各二钱五分

上上药，用绢袋宽贮，以无灰好酒五斤，磁罐内浸至一伏时，每早、午、晚各饮一杯热服。如夏月天炎易坏，不堪久服，将药分作五分，每次用酒一斤随便浸服亦效。如酒将完，药尚有味，再添酒浸饮之。一次已后，药淡无味，不必再浸用之。

桑木灸法

治诸疮毒，坚而不溃，溃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用新桑木长七寸，劈指大，一头燃着向患上灸之，火尽再换，每次灸木五、六条，肉腐为度。

神妙拔根方

治脑疽、发背阴症，初起不肿高、不焮热，灸不痛，其病将来难果，必致坏人。十日以前用披针当顶插入知痛处方止，随用蟾酥条插至孔底，每日二条膏盖。三日后，加添插药，其根高肿作疼，外用神灯照法，助阴为阳。插、照七日，其疮裂缝流脓，至十三日，其根自脱。如日多根深蒂固不能脱者，披针取之，内用玉红膏。不脱者自脱，不敛者自敛，此法百人百活，再无不愈者。

脑疽应用方

隔蒜灸法　拔筒法　琥珀蜡矾丸　太乙膏　真君妙贴散　护心散（方俱见肿疡门）　蟾酥丸　蟾酥条（俱见疔疮门）　十全大补汤　人参养荣汤　乳香定痛散　圣愈汤（方俱见溃疡门）

疔疮论第十七

夫疔疮者，乃外科迅速之病也。有朝发夕死，随发随死，有三日、五日而不死，一月、半月而终死。此在于毒中之浅深，脏腑之乖逆，节候之寒温，肃杀之瞬息，畜类尸忤，性情激变，暴戾一时，发生立判。人之气血虚者，各随脏腑而中之。

且如毒气发于心经者，生为火焰疔。其患多生唇口、手掌、指节间，其发初生一点红黄小泡，抓动痒痛非常，左右肢体麻木；重则寒热交作，头晕眼花，心烦发躁，言

语昏愦，此等出于心经之病也。

毒气发于肝经者，生为紫燕疔。其患多生手足、腰胁、筋骨之间，初生便作紫泡，次日破流血水，三日后串筋烂骨，疼痛苦楚；重则眼红目昧，指甲纯青，舌强神昏，睡语惊惕，此等出于肝经之病也。

毒气发于脾经者，生为黄鼓疔。其发初生黄泡，光亮明润，四边红色缠绕其患，初生口角、腮颧、眼胞上下及太阳正面之处，发之便作麻痒，绷急硬强；重则恶心呕吐，肢体木痛，寒热交作，烦渴干哕，此等出于脾经之病也。

毒气发于肺经者，生为白刃疔。其发初生白泡，顶硬根突，破流脂水，痒痛骤然，易腐易陷；重则腮损咽焦，毛耸肌热，咳吐脓痰，鼻煽气急，此等出于肺经之病也。

毒气发于肾经者，生为黑靥疔。其患多生耳窍，胸腹、腰肾偏僻软肉之间，其发初生黑斑紫泡，毒串皮肤，渐攻肌肉，顽硬如疔痛，彻骨髓；重则手足青紫，惊悸沉困，软陷孔深，目睛透露，此等出于肾经之病也。

以上五疔，相应五脏。又红丝疔起于手掌节间，初起形似小疮，渐发红丝上攻手膊，令人多作寒热，甚则恶心呕吐；迟者红丝至心，常能坏人。用针于红丝尽处挑断出血，寻至初起疮上挑破，俱用蟾酥条插入，膏盖，内服汗药散之自愈。凡治此症，贵在乎早。初起即治者，十全十活；稍迟者，十全五、六；失治者，十全一、二。初起项以上者，三阳受毒，必用披针刺入疮心四、五分，挑断疔根，令出恶血，随用回疔丹或蟾酥条插入孔内膏盖之；如项之以下者，三阴受毒，即当艾灸，灸之不痛，亦须针刺、插药方效，随后俱用蟾酥丸，冬月万灵丹发其大汗，毒方得解，庶不稽留毒气，致生变症。今人治法，不论阴阳、表里、部位上下，凡见是疮，便加艾灸，殊不知头乃诸阳之首，亢阳热极所致，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再加艾灸，火益其势，逼毒内攻，反为倒陷走黄之症作矣。既作之后，头、面、耳、项俱能发肿，形如尸胖，七恶顿起，治虽有法，百中难保一、二。外又有疔名数种，形状纷纷，故有旧说未及重录也。

疔疮看法

初起如疥，形如粉刺，或小泡、或疙瘩，结肿不散者，顺；疮肿不作寒热，亦不恶心，饮食有味，手足温暖者，顺；形已成疮肿肉不肿，四围白色，多痛少痒作脓者，顺；已溃出脓，疮仍高肿，肉色鲜明，根内红活渐平者，顺。

初起似疔非疔，软慢灰色，四边疮根平塌漫肿者，凶；未发前先作寒热如疟，恶心不食，后出疮如蚊迹蚤斑，或青紫黑泡，软陷无根，腐烂深孔，气粗足冷者，逆；疮形似鱼脐，顶凹灰白，软慢相兼，脉细身冷者，多逆。

已成肉肿疮不肿，根脚走散，疮顶空腐，血水气秽，死；凡疔项之以上针刺不疼，项之以下灸之不痛，俱死；已经走散，头、面、耳、项俱肿，烦躁脉细，痰动喘急者，死；日久原疮无迹，走散之处仍复作脓，脉数唇焦，终死。病虽险恶，岁运顺者可活；疮虽微险，岁运逆者常危。

疔疮治法

初生项之以上者，必先针刺，以去恶血，庶毒不攻内；初发项之以下者，必先艾灸，以杀其势，庶不侵良肉。发热恶寒，身体拘急，六脉紧数，邪在表也，宜汗散之；身体发热，口燥咽干，脉实有力，二便秘涩者，宜下之。针刺之后，疮不作腐，边肿不消，仍加插药，内亦补托。初起误灸，致毒走黄不住者，急当随走处砭去恶血。发热干呕，心烦作渴，闷乱神昏，解毒清心，托里护膜。溃后气血受伤，神怯食少，睡卧不宁，助脾胃，敛神气。将愈后气血渐复，饮食当进，仍作渴者，急滋养肾水。

疔疮治验

一监生右颧下生疔，三日形如鱼目。询问起居，但今麻痒不常，此即肺经受毒之症也。用针刺入四、五分，其硬如骨有声，随用蟾酥条，插至三日，犹不腐化，此坚

顽结聚之病也。此药力不及其事，换用三品一条枪，插至七日，外用糊纸封盖，至十一日脱出疔根一块，约有指许，以长肉玉红膏渐搽渐长，先服托里消毒散加金银花二钱、白芷五分，脱后用八珍汤加天花粉、麦门冬、黄芪、陈皮各一钱，调理月余，候疮生肉已平，用珍珠散掺上结皮而愈。

一监生中年妻丧，继娶幼室，乃娇态人也。自服补肾助阳之药，以致肾水受伤，不能上制心火，左颧发生一泡，先紫后黑，麻木不知痛痒。凡黑者，肾经之毒也，其毒岂浅？且喜疮之四边尚未走散，此犹可取。随用针刺疔上，量别药不济其事，用冰蛳散厚糊作条插入患孔，用糊纸密封，勿令泄气。朝服加减八味丸以滋肾水，午服益气养荣汤接补真气以滋不足，晚用琥珀蜡矾丸护心解毒。候至十一日外，疔根与药结成一块，依期脱落，次用生肌敛口、补助调理脾胃之剂，二十日而愈。后因此公不慎调理，失于保节，几及三年，复成虚损劳瘵而殁。

一妇人年近四旬，夫主不利，愁郁种种，抱怀不散。时值季夏，岁荒之极，腮发一疔，六日后方延予视，其时疔毒已经走散，头、目、唇、项俱肿，形色紫赤，予曰：肉肿疮不肿，乃疔毒走黄不治之症。彼妇流涕叹曰：一家皆绝也。予问曰：何其如此？妇又曰：吾夫乃不肖之人，妇有一女二子，俱未适配，设若妇死寄托于夫，子女日后必为流荡辈也。故妇在一家生，妇逝一家死，自然之理。予时闻之，沉吟不已。如此何以得生，不忍弃治，况此疮势大，又非药力可回。因先雇一贫人，与饭吃饱，再饮火酒数杯，随用针刺肿上十余处，令其吸恶血数碗，将温汤洗净，用蟾酥锭磨浓涂之，四围敷金黄散早、晚二次，内以护心散、蜡矾丸清心护里，兼服降火化痰、开郁安神之药调治，庶保不变。吸血之后，余肿稍退。又至六日，夫又对言何其不死？彼妇相闻甚苦，暴怒之极，仍又复肿，比前尤甚也。复用针刺肿甚上约十余处，出血三、四碗，针孔上小膏盖贴，余肿仍敷。其人出血多而其内必虚，以人参养荣汤加香附、贝母服数日后，针口渐脓，余肿渐消，原疮处复得高肿，仍用蟾酥条插化，亦渐腐溃；外用生肌敛口，内服开郁和中、养血健脾等剂调理百日外方愈。此病设若相论疮势形色者，百无一生之理，此功出于强勉行之，亦得其生者。此妇愈后，二子一女俱以婚配，其夫亦守其终，见今已六旬半矣。

一妇人二十二岁，右耳垂向前一寸生疔二日，请予视之。形有豆大，顶陷灰色，此肺经感毒发为白刃疔也。又验其根脚绵软，毒不结聚，为陷伏阴症也。未及针刺，伊舅曰：何恙也？予直告曰：疔疮症。彼听冷笑，不信是言也。予因辞不用药，随其信否。彼复请客医治之。视曰：风热疙瘩，乃小恙也。彼家告以某医曾曰是疔疮，医者点头而笑曰：此真胡说。患家喜悦，天下事大相悬绝。医用消风散，药二服，毒气全收，随发昏愦、喘急而即死。后里中人询问何速之甚？彼初时因不信予言，自误其死，真可惜也！

一年少妇颧下生疔，疙瘩作痒，予欲针之，彼家不信，辞后自灸；次日，四边渐肿，疮渐软陷；又三日，头面大肿，复请治之。予观原疮灸上已结黑靥，干陷无脓，此毒气内陷，外肉已死；又面目浮肿光亮，发热形状不堪，此正气衰而邪气实也。虽治亦不效，后必终死。彼家方悔自误之说，后延半月，果然归寝。

疔疮主治方

蟾酥丸

蟾酥丸效独称雄　乳没砂矾轻粉同
铜绿蟾酥寒水麝　蜗牛又有用蜈蚣

治疔疮、发背、脑疽、乳痈、附骨臀腿等疽，一切恶症歹疮，不痛或麻木，或呕吐，病重者必多昏愦。此药服之不起发者即发，不痛者即痛，痛甚者即止，昏愦者即苏，呕吐者即解，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真有回生之功，乃恶症中至宝丹也。

蟾酥二钱（酒化）　轻粉五分　枯矾　寒水石（煅）　铜绿　乳香　没药　胆矾　麝香各一钱　雄黄二钱　蜗牛二十一个　朱砂三钱

以上各为末，称准，于端午日午时，在净室中先将蜗牛研烂，再同蟾酥和研稠粘，方入各药共捣极匀，丸如绿豆大。每服三丸，用葱白五寸，患者自嚼烂，吐于男左女右手心，包药在内，用无灰热酒一茶钟送下。被盖如人行五、六里，出汗为效，甚者再进一服。修合时，妇人、鸡犬等忌见。

黄连解毒汤

黄连解毒汤黄柏　山栀甘草共连翘
内热口干烦躁甚　更加牛子寂然消

治疔毒入心，内热口干，烦闷恍惚，脉实者宜用。

黄连　黄芩　黄柏　山栀　连翘　甘草　牛蒡子各等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不拘时服。

立马回疔丹

立马回疔丹轻粉　蟾硇蚣麝白丁香
雄乳朱砂金顶等　化疔如雪去投汤

治疔疮初起，已用针刺后又或误灸失治，以致疮毒走散不住，乃疔走黄险恶症也。急用此插。

蟾酥（酒化）　硇砂　轻粉　白丁香各一钱　蜈蚣一条（炙）　雄黄　朱砂各二钱　乳香六分　麝香一字　金顶砒五分（注末卷）

共为细末，糊成麦子大。凡遇疔疮，针破用此一粒插入孔内，膏盖之，次后追出脓血疔根为效。

疔毒复生汤

疔毒复生汤牡蛎　山栀乳没骨连翘
花粉银花苡皂刺　木通牛子不相饶

治疔毒走黄，头面发肿，毒气内攻，烦闷欲死者。

牡蛎　山栀　银花　木通　连翘　牛蒡子　乳香　没药　角刺　花粉　大黄　地骨皮各八分

水、酒各一茶钟，煎一半，食远服。不能饮者水煎，临服入酒一杯和服亦效。脉实便秘者加朴硝。

七星剑

疔疮最怕七星剑　野菊苍耳豨莶半
麻黄地丁紫河车　斩断诸疔及人面

治十三种疔疮。初起憎寒作热，恶心呕吐，肢体麻木，痒痛非常，心烦作躁，甚者昏愦，急宜服之。

野菊（嫩头）　苍耳头　豨莶草　半枝莲　地丁草各三钱　麻黄一钱　紫河车二钱

用好酒一斤，煎至一碗，滤清热服，被盖出汗为度。冬月无鲜草，宜预采阴干，临时煎服之，亦效。

铅粉散

铅粉散治冷疔疮　麝香松脂及黄丹
轻粉黑铅为黑粉　诸般阴烂可回阳

治冷疔生于脚上，初起紫白泡，疼痛彻骨；渐至腐烂，深孔紫黑血水气秽，经久不瘥，用此大效。

黑铅（四两，铁杓化开倾入水中，取起再化，如此百遍，以铅尽为度，去水澄下

者）三钱　松脂一钱　黄丹（飞炒）五分　轻粉五分　麝香一分

共研，先用葱汤洗净，麻油调涂疮口，油纸盖外。

化疔内消散

化疔内消散山甲　知母天花粉半夏
甘草白及紫河车　皂角银花赤芍药

治疔疮初起，或已针已灸之后，服之能令内消。

皂角针　金银花　知母　贝母　天花粉　穿山甲　白及　乳香　赤芍　半夏　甘草　紫河车各一钱

水、酒各一茶钟，煎一半，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束毒金箍散

束毒金箍散大黄　白蔹白及白芷当
黄柏郁金轻豆粉　敷围诸毒不开张

治疔疮针刺之后，余毒走散作肿，宜此药箍之。

郁金（蝉肚者）　白及　白蔹　白芷　大黄各四两　黄柏二两　轻粉五钱　绿豆粉一两

共为细末。酸米浆调箍四边；夏热甚者，蜜水调。

解毒大青汤

解毒大青汤石膏　玄参知母麦冬饶
麻栀木桔烧人粪　加上人中黄更高

治疔疮误灸，逼毒入里，致生烦躁、谵语不定者。

玄参　桔梗　知母　大青叶　升麻　石膏　山栀　人中黄　麦门冬　木通各一钱　大黄（便秘加）　烧人粪（闷乱加）

水二茶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食远服。

消疔简便方

消疔简便方容易　葱白原来共白矾
每服二钱温酒下　如汤泼雪胜灵丹

治疔疮及诸恶毒，初起但未成脓者，服之即效。

白矾末三钱　葱白七茎

上二味，同捣极烂，分作七块，每块用热酒一杯送下，服毕用厚被盖之，再吃葱白汤一钟，少顷汗出如淋，从容去其复物，其病若脱。此虽味涩难服，其效更妙。凡居乡村之处，倘有紧病不及请治，只传此方，服之活人甚众，诚为良便方也。

太乙紫金丹

太乙紫金丹大戟　茨菇文蛤共千金
雄麝朱砂凡七品　诸疮百症总通神

解诸毒，疗诸疮，利关窍，通治百病。此药真能起死回生，制之济人，奇效不可尽述。凡居家出入，兴大工，动大兵，及闽、广、云、贵仕宦者，不可无之。

山茨菇（洗去毛皮，净，焙）二两　川文蛤（一名五倍子，槌破净焙）二两　麝香（拣净毛皮，干者研净）三钱　千金子（一名续随子，仁白者去油）一两　红芽大戟（杭州紫大戟为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绵大戟色白者，性烈峻利，反伤元气，弱人服之，有致吐血，慎之勿用。取上品者，去芦，根洗净，焙干为末）一两五钱整　朱砂（有神气者，研极细末）三钱　雄黄（鲜红大块者，研细末）三钱

以上之药，各择精品于净室中制毕。候端午、七夕重阳或天月德天医黄道上吉之辰，凡入室合药之人，三日前俱宜斋沐，更换新洁衣帽，临日方入室中，净手熏香，预立药王牌位，主人率众焚香拜祷事毕，各将前药七味复等称准入于大乳钵内，再研数

百转，方入细石臼中，渐加糯米浓饮调和，软硬得中，方用杵捣千余下，极至光润为度。每锭一钱，每服一锭，病势重者，连服二锭，以取通利，后用温粥补之。修合时除合药洁净之人，余诸忌见，此药惟在精诚洁净为效。

治一切饮食药毒、蛊毒、瘴气、恶菌、河豚中毒、自死牛、马、猪、羊六畜类之肉，人误食之，必昏乱卒倒，或生异形之症，并用水磨灌服，或吐或泻，其人必苏。

南方山峦瘴气，烟雾疠疫，最能伤人，感之才觉意思不快，恶寒恶热，欲呕不呕，即磨一锭，服之得吐利便愈。

痈疽、发背、对口、疔疮、天蛇、无名肿毒、蛀节、红丝等疔，及杨梅疮，诸风瘾疹，新久痔疮，并用无灰淡酒磨服；外用水磨涂搽疮上，日夜数次，觉痒而消。

阴阳二毒，伤寒心闷，狂言乱语，胸膈塞滞，邪毒未出，瘟疫烦乱、发狂，喉闭，喉风，俱用薄荷汤待冷磨服。

赤白痢疾，肚腹泻泄急痛，霍乱绞肠痧及诸痰喘，并用姜汤磨服。

男子妇人急中颠邪，渴叫奔走，鬼交、鬼胎、鬼气、鬼魇，失心狂乱，羊儿、猪颠等风，俱用石菖蒲煎汤磨服。

中风、中气，口眼歪斜，牙关紧急，言语蹇涩，筋脉挛缩，骨节风肿，遍身疼痛，行步艰辛，诸风诸痫，并用酒磨顿热服下。

自缢、溺死、惊死、压死、鬼魅迷死，但心头微温未冷者，俱用生姜、续断酒煎磨服。

一切恶蛇、风犬、毒蝎、溪涧诸恶等虫伤人，随即发肿，攻注遍身，甚者毒气入里，昏闷响叫，命在须臾，俱用酒磨灌下；再吃葱汤一碗，被盖出汗立苏。

新久痢疾，临发时东流水煎桃柳枝汤磨服。

小儿急慢惊风、五疳、五痢、脾病黄肿、瘾疹、疮瘤、牙关紧闭，并用薄荷浸水磨浓加蜜服之，仍搽肿上。年岁幼者，每锭分作数服，牙痛酒磨涂痛上，仍含少许，良久咽下。

小儿父母遗毒，生下百日内皮塌烂斑，谷道、眼眶损烂者，俱用清水磨涂。

打扑伤损，松节无灰酒研服。

年深月近，头胀头疼，太阳痛极，偏头风及时疮愈后，毒气攻注，脑门作胀者，俱用葱酒研服一锭，仍磨涂太阳穴上。

妇女经水不通，红花汤下。

凡遇天行疫症，延街及巷相传遍染者，用桃根汤磨浓搭入鼻孔，次服少许，任入病家再不传染。

又治传尸劳瘵，诸药不能禁忌，一方士指家服此，每早磨服一锭，至三次后逐下恶物、尸虫、异形怪类，后得脱利，以此相传，活人不计其数。

一女子久患劳瘵，为尸虫所噬，磨服一锭，片时吐下小虫十余条，后服苏合香丸，其病顿失，调理月余而愈。真济世卫生之宝药也。

人参清神汤

人参清神汤术芪　　归苓甘草麦冬宜
柴陈远志黄连等　　功效堪同地骨皮

治疔疮溃脓后，余毒未尽，五心烦躁，精神恍惚不宁，言语睡卧不清，服之降火清心、保扶元气。

人参　黄芪　当归　白术　麦门冬　陈皮　茯苓　地骨皮　远志各一钱　甘草　柴胡　黄连各五分

水二茶钟，糯米一撮，煎八分，食远服。

内托安神散

内托安神散术芪　茯神酸枣志陈皮
麦冬五味菖蒲草　加上人参玄又奇

治疔疮针后已出脓，时元气虚弱，睡卧惊悸，心志不宁；或毒未尽流入心窍，致生健忘，亦宜服。

人参　茯神　黄芪　白术　麦门冬　玄参　陈皮各一钱　酸枣仁　远志　甘草　石菖蒲　五味子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临入朱砂末三分和匀，食远服。

疔疮应用方

蟾酥条（即前蟾酥丸作条捏饼用之）　琥珀蜡矾丸　玉红膏　如意金黄散　护心散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八珍汤　益气养荣汤　加减八味丸　人参养荣汤（见溃疡门）　珍珠散（下疳门）　冰蛳散（瘰疬门）

脱疽论第十八

夫脱疽者，外腐而内坏也。此因平昔厚味膏粱，熏蒸脏腑；丹石补药消烁肾水；房劳过度，气竭精伤；兼用房术之药，或噙舌下，化水直至丹田，或纳脐中，使热径投内肾，为丸掌握，作香鼻嗅，或抹阴鼎，或搽阳器，图使坚硬，希求常济，多致阳精煽惑，淫火猖狂。其蕴蓄于脏腑者，终成燥热火症；其毒积于骨髓者，终为疽毒阴疮。诚为巧人行拙，谁防祸起萧墙。智者多愚，自谓喜从天降，不顾后日也。骨枯髓涸，脏败腑亡，方知今日罹殃有故，解脱无方。凡患此者，多生于手足，故手足乃五脏枝干，疮之初生，形如粟米，头便一点黄泡，其皮犹如煮熟红枣，黑气侵漫，相传五指，传遍上至脚面，其疼如汤泼火燃，其形则骨枯筋练，其秽异香难解，其命仙方难活。故谓血死心败，筋死肝败，肉死脾败，皮死肺败，骨死肾败。此五败者，虽有灵丹竟丧命而已。是生此疾者，死生付于度外。孙真人曰：在肉则割，在指则切，即此病也。治之得早，乘其未及延散时，用头发十余根缠患指本节尽处，绕扎十余转，渐渐紧之，毋得毒气攻延良肉。随用蟾酥饼，放原起粟米头上，加艾灸至肉枯疮死为度；次日本指尽黑，方用利刀寻至本节缝中，将患指徐顺取下，血流不住，用金刀如圣散止之，余肿以妙贴散敷之；次日倘有黑气未尽，单用蟾酥锭研末掺之膏盖，黑气自退。患上生脓，照常法用玉红膏等药生肉护骨完口，此为吉兆；内服滋肾水、养气血、健脾安神之剂。若内无变症，外无混杂，此十中可保其三、四矣。若割取之后，黑色仍漫，痛肿尤甚，败恶无脓，口干舌硬，精神不爽，食不知味者，终死。凡治此，不可一己医治，必与高明众议，听患者愿情割取，况此症首尾吉凶，变驳难定，故不可轻易用之；又有形似而来非，穴真而受异，详注在后，宜参观之。

脱疽看法

起疮不渴，口润舌和，性志寻常，无妄暴急，循礼为吉；初出形如麻子，燃热作痛，一指皆肿，根脚收束者，吉；已成头便作腐，肉不紫黑，疼痛有时，脓出肿消者，吉；已溃先脓后腐，肉色红活，毒不走散，气不腥秽者，吉。

未疮先渴，喜冷无度，昏睡舌干，小便频数，阳痿者，逆；初起形如粟米，肉便紫色，不肿刺疼，黑气延散者，逆；已成疮形枯瘪，肉黑皮焦，痛如刀剜，毒传好指者，逆；已溃肉枯筋腐，血水臭汗，疼苦应心，零仃彻骨者，逆。

脱疽治法

脱疽多生足指，少生手指，初起水窠黄泡者，即灸之。初生如粟，里可容谷，皮色紫赤，不作燃肿，发扎仍灸。已灸之后，疮受火气，发泡作脓，外药箍之，内兼补托。毒势已成，疮形稍陷，但紫色未攻脚面者，评议割取。既割取之后，血水淋漓，疼痛不减，和气血，补脾胃。已成饮食减少，身体倦怠，便数口干，滋津液、壮肾水。破

后气血受伤，脾胃虚弱，自汗盗汗，恶心干呕，睡卧不宁，日晡发热，疼痛苦楚，烦闷谵妄，俱宜大补气血。富贵及膏粱，素饕色欲，每淫房术，纵恣日久，禁止割法。

脱疽治验

一男子年近五旬，右足小指初生如粟米，渐成白泡，三日始痛，请治。头已腐烂，一指紫肿，此脱疽也。随用艾火明灸十三壮，始大痛乃止。又用针刺灸顶，以蟾酥饼贴灸上，膏盖本指，肿上用披针击刺七、八处，发泄毒血，用蟾酥锭磨浓涂之；肿外以真君妙贴散敷护良肉，庶不外侵。其时患者脉数，身发寒热，恶心体倦，先用人参败毒散解其表症，次用黄连内疏汤通其大便，而恶心烦热亦止；又以托里消毒散加金银花、牛膝数服，早以八味丸，晚用蜡矾丸相兼服之。喜其火疏毒气，随又针刺并泄其毒，故不变作，解毒为脓，肿方不散；后用十全大补汤加山萸、五味、麦冬等药，调理月余而愈。此疽若不针灸发泄毒气，专假药力敷围，再加峻药攻利，必致伤其元气，岂能保固毒不侵犯得安之理。

一客商右足次指生一紫泡，痒痛异常；次日，指甲俱紫欲黑。视之乃肝、肾二经之毒，彼曰：何别也？予曰：甲乃肝之余气，甲紫则肝受毒也；骨乃肾之余，肾伤则骨黑，此理甚明。彼又曰：何以致之？予曰：凡人劳疲筋力伤于肝，误服热药伤于肾。傍者曰：情实有此，因彼久居客族，交结私妓，情怀最密，极力承奉，旦夜并服兴阳细丸，期许常至，立交戏谑，有此二年矣。前言正中其病，此劳力、热药伤肾、伤筋之实也。其病尤险，欲辞不治，彼哀告客途欲得生返，再三求治，予又斟酌，先取妓者顶发十余根，拈线缠扎患指尽处，随将艾炷安于所扎上面紫色处，排匀三处，每灸七壮，各放蟾酥饼膏盖。次后胀痛相忍不舍，解去扎发，过夜一指皆黑，相量筋骨皮肉俱死，仍用利刀顺节取脱患指，乃冰冷恶物；预煎甘草汤浸洗良久，候瘀血稍尽，以止血散掺之，次日灸上紫色不退，恐其上延，又以神灯照法照之，候血散皮绉，旋合蟾酥丸料多加海羊研烂敷之，早晚二次，肿不复作，紫色变红，红色溃脓；外用生肌止痛、活血收敛之药。又熬参术地黄膏朝服接补真元；午服健脾药以回胃气；晚用金液丹以解药毒。如此调理三月而愈。或问用妓发何也？余曰：以彼心爱之发贴肉，虽疼而不疼，妓又如在目前。此妙用也。

一妇人中年肥胖，生渴三载，右手食指麻痒月余，后节间生一小泡，随后本指渐肿，疼胀不堪，视之原泡处已生黑斑，半指已变紫黑；此亢阳之极，乃成脱疽。诊之脉洪大、数而有力，此与肥人相反，如再黑色上延，坏人迅速。询问此妇先居富室无嗣，每纵膏粱，架烘炉炭，又兼多服种子热药，中年丧夫，家业尽被嗣人侵费，致久怀忧郁，后与寡母同栖，身耽寂寞，此先富后贫，所愿不得，又为失荣症也。辞不可治。彼妇母子再三哀恳，予亦无之奈何，乃遵孙真人治法，在肉则割，在指则切，此外无他，彼愿从之。先用人参养荣汤，随用软绢条尺许缠裹黑色尽处好肉节上，以渐收紧扎之，庶不通行血络；次用利刀放准，依节切下，将手随浸甘草温汤中片时，其血不大多，其疼亦不大甚，患者曰：惟心之惧不知而下以神力之佑也。予曰：所嫌者切而不痛，此为气血筋骨俱死；此物虽脱，其症未可得愈。每以八味丸料加人参、麦冬大剂煎服，先救肾水，次扶脾胃，间用金液戊土丹以解药毒。后三日，所扎指上渐渐放松，以通血脉，搽贴红、黑二膏生肉止痛，次后手背手掌日渐发肿，势恶之甚，惟不黑色，此内毒已出之故，仍用神灯照法，兼以猪蹄汤淋洗。后又肿上皆出数头，流出脓血，不计其许，两月外方得原肿稍退，脓秽稍减。又以参术膏、人参养荣汤兼服，半年外方妥。此妇虽活，五指失矣。

一男仆，冬月严寒，主使赤脚，履地不敢移，随后血冰麻木，次日十指俱紫，又数日，全变黑色，麻木不痛。请视之，强用辛热散寒、活血熏洗等药，终至不应，后必十指齐脱，又延黑脚面，骨节一段甚作疼痛，彼主恐脱疽也。予曰：似是而来非，后

必不妨。今患者常用桑木火灸之，取其温暖活血，又能解散郁毒，其患渐腐渐脱，自不走散；内服健脾养血之药调理，外用生肌红、黑二膏培长肌肉，百日外愈矣。

一侍女年十二岁，容貌颇通，新主嫌其脚大，用脚布任意缠紧，以线密缝其脚，胀痛不堪，诉主不听；至半月后流出臭水方解视之，其双足前半段尽皆黑腐。请视之，骨肉已死。予曰：此已坏者，不能复活，只救将来未坏者可也。先煮参粥食之，次煎葱汤。今彼家侍妇将患足浸入汤内淋洗，再换汤浸，但腐肉不痛者，逐一剪割；连续知痛者，又以花蕊石散搽之。保将患者复其生，已坏者得其脱，内服补中益气汤接其劳，外搽生肌玉红膏长其肉。后虽得愈，但二者俱致疲疾终身，此为穴真而受异也。

一男人，右足小指缝中初生一点黄粟泡，皮肉随变紫色，阴疼不肿，常如刀刺，视其形色，真脱疽也。诊其脉又得细数无力，此肾经伤败症也。但患者生平大饮，内有正副三人，此必精力已竭，纵治无功。予强辞之，后必延至脚面、足底皆穿，痛彻不已，又饮食日少，气血日衰，形体日削，两月后百苦而终。

脱疽主治方

解毒济生汤

解毒济生汤草芎　　花粉柴芩归茯苓
知柏红花并远志　　犀角升麻牛膝同

治脱疽初起，恶寒体倦，发热作渴，或肿或紫，或麻或痛，四肢倦怠，心志恍惚不宁者，并宜服之。

川芎　当归　黄柏　知母　天花粉　金银花　麦门冬　远志　柴胡　黄芩　犀角　茯神各一钱　甘草　红花　升麻（手指加）　牛膝（足趾加）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临服入童便一杯，随病上下服。

阴阳二气丹

阴阳二气麦天冬　　片柏玄参青黛同
泽泻辰砂矾五味　　人参甘草解烦瘴

治脱疽久服丹石补药，致亏肾水，多成口燥咽干，至饮冰雪不知其冷，此孤阳独旺，宜服此解。

天门冬（捣膏）　麦门冬（捣膏）　五味子（炒研）　黄柏　人中白（小儿溺者，生用研）　玄参（汤泡，去粗皮捣膏）各一两　青黛（色娇嫩者）　甘草　枯矾　辰砂（为衣）　泽泻各三钱　冰片一钱

各为细末，同玄参二冬膏子加炼蜜少许，再捣千余下，软硬得中，丸如桐子大。每服六十丸，童便、乳汁各一钟，空心送下，安睡一时，其功如神。

清神散

清神散内用朱砂　　豆粉梅花冰片佳
解毒共于甘草节　　诸疮烦呕自无他

治脱疽、疔疮、发背毒积甚者，腠理发越不尽，多致烦躁闷乱，睡则谵言，呕吐不食者，并宜服之。

甘草节五钱　真豆粉一两　大朱砂三钱　梅花片五分　牛黄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淡竹叶、灯心汤调服。

雌雄霹雳火

雌雄霹雳火纯阳　　蕲艾双黄丁麝香
阴毒阴疽阴发背　　逢之一灸自回阳

治脱疽及一切发背，初起不疼痛者，并宜灸之。

艾茸二钱　丁香　雌黄　雄黄各二分　麝香一钱

上下四味，共研极细。搓入艾中，作安豆大丸放于患上灸之，毋论痛痒，以肉焦

为度。如毒已经走散，就红晕尽处排灶灸之；痛则至痒、痒则至痛为妙。灸后仍用提疔麦子贴上膏盖，次服蟾酥丸及解毒济生汤兼治，转回活色有脓为妙。

金液戊土丹

金液戊土丹五味　牛黄神志石菖蒲
砂雄硝石乌梅等　片射人中黄不殊

治脱疽及疔疮、发背，纵食膏粱厚味法酒，又或丹石补药，勉力房劳，多致积毒脏腑，久则胃汁中干，肾水枯竭，不能上制心火，以致消渴、消中、消肾，饶饮多干，能食多瘦，九窍不通，惊悸健忘。此症若出后必发疽，多难治疗。宜预服此，亦可转重就轻，移深就浅；又解五金八石之毒药也。

人中黄（法在末卷）　乌梅肉　茯神　胡黄连　五味子各一两　石菖蒲　辰砂　雄黄　远志　硝石各三钱　牛黄　冰片各一钱　金箔二十张（为衣）

各为净末，配准前数，共入乳钵内再研小转，于端午、七夕，或二至、二分吉辰，在净室中先将乌梅、地黄二膏捣极烂，和药渐加炼蜜少许，徐徐添捣，软硬得中，每药一两，分作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用人乳、童便共一大杯化药，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此药最解膏粱、金石药毒，杀三尸，除劳热，极有奇功。又治烦颠，主安神志、辟瘴、辟瘟及诸邪魅，谵语妄情，失心丧志者，俱效。修合之时，服药之际，俱忌妇人、僧尼、孝服、鸡犬等见之。此药用蜡封固收藏，不泄药味，愈久愈效。

脱疽应用方

针刺法　蜡矾丸　蟾酥饼　蟾酥丸（见疔疮门）　神灯照法　太乙膏　真君妙贴散　内疏黄连汤　猪蹄汤　玉红膏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参术地黄膏　人参养荣汤　补中益气汤　加减八味丸（见溃疡门）　桑木灸法（见脑疽门）　人参败毒散（见时毒门）　花蕊石散（见金疮门）

瘰疬论第十九

夫瘰疬者，有风毒、热毒、气毒之异，又有瘰疬、筋疬、痰疬之殊。风毒者，外受风寒搏于经络，其患先寒后热，结核浮肿；热毒者，天时亢热，暑中三阳，或内食膏粱厚味，酿结成患，色红微热，结核坚肿；气毒者，四时杀厉之气感冒而成，其患耳、项、胸、腋骤成肿块，令人寒热头痛，项强作痛。瘰疬者，累累如贯珠，连接三五枚，此不足寒热其患，得于误食虫、蚁、鼠残不洁之物，又或汗液、宿茶陈水混入而餐，其患先小后大，初不觉疼，久方知痛；筋疬者，忧愁思虑，暴怒伤肝，盖肝主筋，故令筋缩结蓄成核，生于项侧，筋间形如棋子，坚硬大小不一，或陷或突，久则虚羸，多生寒热，劳怒则甚；痰疬者，饮食冷热不调，饥饱喜怒不常，多致脾气不能传运，遂成痰结，初起如梅如李，生及遍身，久则微红，后必溃破，易于收敛。凡观此症，别其风毒者散其风、除其湿，如防风解毒汤之类是也；热毒者，清其脾、泻其热，连翘消毒饮之类是也；气毒者，调其血、和其气，藿香正气散之类是也；瘰疬者，散其坚、和其血，散肿溃坚汤之类是也；筋疬者，清其肝、解其郁，柴胡清肝汤之类是也；痰疬者，豁其痰、行其气，芩连二陈汤之类是也。又有寡妇、尼、僧、鳏夫、庶妾，志不得发，思不得遂，积想在心，过伤精力，此劳中所得者，往往有之，最为难治。有此先养心血，次开郁结，益肾安神，疏肝快膈，如归脾汤、益气养荣汤，俱加香附、青皮、山栀、贝母、木香之类是也。又男人不宜太阳青筋，潮热咳嗽，自汗盗汗；女人又忌眼内红丝，经闭骨蒸，五心烦热。男妇有此，后必变为痨瘵难治之症。但此体实者，初起可服散肿溃坚攻利之药，得效者十中三、四，有不察虚实，尽剂追伐，损伤元气，致成坏病者十有八、九，此非患者之命自出医人之手，予常治初起成核，服前药未效者，用针刺核内深入三、四分，用冰蛳散拈成条子插入核内，糊纸封上；待

至二七后，核子自然落出，随用红、黑二膏搽贴；内服补剂，不久便愈。又常见斑蝥、牵牛、巴霜、大黄追蚀等用，往往致其危亡者多矣。切宜戒之。

瘰疬看法

初起核高肿痛，色红软活，微作寒热，肩项不强者，易；已成根不坚硬，内无小核相丛，脾健气血不衰者，易。

已溃脓稠，肉色红活，核肿渐消，肩项自便，渐敛者，顺；溃后易消易敛，气体平和，胸膈宽利，饮食知味者，顺。

未成形体消瘦，寒热往来，结核顽硬，痰嗽相兼者，险；已成核坚，连续如珠，大小不等，项强筋急，脉虚者，险。

已溃脓水清稀，肌肉消铄，自汗盗汗，寒热不睡者，逆；溃后阴虚烦躁，作渴泄秘，男子骨蒸，女人经闭，俱逆。

瘰疬治法

初起肿痛，憎寒壮热，四肢拘急，项强头痛者，表散之；肿硬发热，便秘口干，胸膈不利，恶心脉实者，宜利之；膏粱厚味，醇酒积热，湿痰凝结而成，化痰、降火、清中；忧思过度，郁怒伤肝，筋缩结核者，宜养血、开郁、疏肝；房欲劳伤，阴虚晡热，自汗咳嗽，形消瘦者，滋肾健脾；失利忘名，怀抱郁结，积想在心，所如不得，乖隔阴阳，虚嗷岁月，所得此者，精血俱伤，先养正气，次治标病。坚而不溃，腐而溃之；溃而不敛，补而敛之。皆活法也。

瘰疬治验

一男人项核肿痛，拘急恶寒，用荆防败毒散二剂，表症悉退，余核不消；用散肿溃坚汤加川芎、香附、贝母十余服，其核渐消。外以琥珀膏贴之，月余而安。

一男人仲冬渡江，暴发雾气，又值惊恐，次日寒热交作，头、面、耳、项俱肿，先以藿香正气散二服，寒热亦止，面肿渐消；惟项间坚肿不通，红煽作痛，此毒聚必欲作脓，仍用正气散加芎、归、皂刺数服，候脓熟针之，肿痛顿退；又以十全大补汤，脾健肌生完口。

一妇人孀居六载，子幼未立，忧郁成核半年；又兼经水不调，寒热交作，形体消瘦，脉亦弦数。此劳伤气血、肝火妄动而成斯疾也。所谓损者益之，不可用追蚀之药损而复损。先用逍遥散加香附、牡丹皮、贝母和其血脉、和其肝气，使寒热尽退；次用益气养荣汤，服至月余，气血渐复，经事渐调，元气渐醒。外用火针核上，点破四孔，用黄线药插入五、六次，候至孔大，换用冰蛳散搽于核上封之，至十三日外，其核自落，外搽红膏生肌收敛，内换人参养荣汤加香附、木香三十余服，其口自完。此妇慎起居、回七情、戒口味、尽调理，故可得愈，否则必不能矣。

一室女年十七，因父择婿不遂，耽至二旬，怀抱日久，项生数核，坚硬如石，此肝经凝结筋缩之病也。又兼经水断绝，寒热如疟，咳嗽脉数，惟不颧红，此阴虚火动，已成痨瘵症也。非药能愈，视其形状，喜无败色。予曰：欲治此病，先治其心犹可。父问曰：何药治心？予曰：非药也。《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此天地男女生成化育之道也。斯病独起于孤阴，寡阳不生不化，所谓逆理之病，此女大失配，谓当至而不至，渐成失度之疾，其病不生而自生，非己作也，由时变也。故药不能挽回，必得阴阳和而雨泽降，夫妇和而家道成。斯时之后，用药方可。彼父始悟，随即择嫁。三月后，复请视之，前症稍定，先用逍遥散加香附、青皮、山栀、丹皮、贝母十余剂开郁疏肝，寒热渐止；次以人参养荣汤加丹皮、红花通其血脉，使心血易生，容颜稍泽；又用益气养荣汤倍参、术培助脾胃，增进饮食；间用归脾汤加麦冬、五味、远志、沙参收敛神气，宽慰性情。又制参术地黄膏，服至半年，精神顿复，经事亦通，惟核不能全退，用火针点破一核，琥珀膏贴之，渐腐为脓；又两月而得收

敛。余肿三核，渐针渐溃渐敛，首尾纯用补脾开郁药，调理一年，始得全愈。

一男子年近三十，项生数核，面白神劳，皮粗脉数，此元气受伤之症也。先当补养气血，待根本壮实后治其疮，随用养荣健脾药十余剂未效。彼以为缓，又信方士所惑，图内消之，自服斑蝥、巴、麝之药，连泻十数行后，致小便淋漓不已，虚热更增，饮食减少。又复请视，形色内败，不堪调理，辞而不治，彼后方悔，虽请内医，强投扶助降火之药，终不应而死。

一妇壮年性急，夫荡不为家，左项生核半载，渐至鸡卵大，坚硬如石，皮外红丝缠绕，左右脉俱弦数。弦属肝火妄动，数乃脾热之甚。先用栀子清肝汤平伐肝木，五服后而脉始平。又以清肝解郁汤数服散其郁结，次用益气养荣汤调其气血，间服散肿溃坚汤软其坚肿，外以琥珀膏贴之，调理百日而元气乃复。坚硬已消八、九，止存小核未尽，彼以为愈，止不服药。后又一载，值夫赌讼未胜，暴急惊恐，前肿复作，两手脉诊细而多数，此阴血亏损，阳火乘之，非前有余症也。又兼胸膈不利，饮食无味，经水先期过多，形容憔悴不泽，此神伤于思虑则肉脱，意伤于忧愁则肢废，魂伤于悲哀则筋挛，魄伤于喜乐则皮槁，志伤于暴怒则腰脊不能俯仰，以上俱七情内损症也。法当滋养气血、调和脾胃、益肾清心、开郁散滞，庶保无虞。彼不肯信，仍前欲服散肿溃坚之药，欲灸肿上，图内消之。予曰：此非前比，今则不敢治也。请客医自制前药，亦灸患上，并灸肘尖，此为真气虚而益虚，邪气实而益实。后果反加发热自汗，咳嗽项强，四肢不收，灸疮无脓，血水不绝，肿亦炽盛，此脏腑已损之候，必不久居也。又月余传为气急声哑，痰血交出而殁。予尝见庸医不辨虚实，患家不信，正理偏费，服药往往多致不救者，十有八、九。凡医者，患者俱当省而慎戒之。

瘰疬主治方

防风解毒汤

防风解毒汤荆桔　牛子连翘草石膏
薄荷枳壳芎苍术　知母灯心共岂逃

治风毒瘰疬，寒暑不调，劳伤凑袭，多致手、足少阳分耳、项结肿，或外寒内热，痰凝气滞者并效。

防风　荆芥　桔梗　牛蒡子　连翘　甘草　石膏　薄荷　枳壳　川芎　苍术　知母各一钱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后服。

连翘消毒饮

连翘消毒饮陈皮　甘桔玄参芩芍归
栀葛射干花粉等　红花还与大黄随

治热毒瘰疬，过食炙煿、醇酒、膏粱，以致蕴热，腮、项成核，或天行亢热，湿痰作肿，不能转侧者效。

连翘　陈皮　桔梗　玄参　黄芩　赤芍　当归　山栀　葛根　射干　天花粉　红花各一钱　甘草五分　大黄（初起便燥者，加之）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有痰者，加竹茹一钱。

加味藿香散

加味藿香散甘桔　青陈柴苏半夏撮
术苓白芷厚朴芎　夏枯草效君当说

治气毒瘰疬，外风邪，内伤气郁，以致颈项作肿，肩膊强痛，四肢不舒，寒热如疟及胸膈不利。

藿香　甘草　桔梗　青皮　陈皮　柴胡　紫苏　半夏　白术　茯苓　白芷　厚朴　川芎　香附　夏枯草各等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滋荣散坚汤

滋阴散坚四物汤　甘桔参苓海粉当
陈术升麻香附贝　红花昆布共煎尝

治一切瘰疬，忧抑所伤，气血不足，形体瘦弱，潮热咳嗽，坚硬肿痛。毋分新久，但未穿溃者并效。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陈皮　茯苓　桔梗　白术　香附各一钱　甘草　海粉　贝母　人参　昆布各五分　升麻　红花各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身热，加柴胡、黄芩；自汗盗汗，去升麻，倍人参、黄芪；饭食无味，加藿香、砂仁；食而不化，加山查、麦芽；胸膈痞闷，加泽泻、木香；咳嗽痰气不清，加杏仁、麦冬；口干作渴，加知母、五味子；睡卧不宁，加黄柏、远志、枣仁；惊悸健忘，加茯神、石菖蒲；有汗恶寒，加薄荷、半夏；无汗恶寒，加茅术、藿香；女人经事不调，加玄胡索、牡丹皮；腹胀不宽，加厚朴、大腹皮。

益气养荣汤

益气养荣汤术芪　参苓陈贝附归宜
芎芍桔甘兼熟地　劳伤瘰疬大堪题

治抑郁或劳伤气血，或四肢、颈项筋缩，结成累累如贯珠者，谓之筋疬。此患皆由思虑太过，神气受伤，乃劳中所得者也。其患或软或硬，或赤不赤，或痛不痛，或日晡发热，或溃而不敛者是。

人参　茯苓　陈皮　贝母　香附　当归　川芎　黄芪　熟地　白芍各一钱　甘草　桔梗各五分　白术二钱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如胸膈痞闷，加枳壳、木香；饮食不甘，暂加厚朴、苍术；往来寒热，加柴胡、地骨皮；脓溃作渴，倍参、芪、归、术；脓多或清，倍当归、川芎；胁下痛或痞，加青皮、木香；肌肉生迟，加白蔹、肉桂；痰多，加半夏，橘红；口干，加麦门冬、五味子；发热，加柴胡、黄芩；渴不止，加知母、赤小豆；脓不止，倍加人参、黄芪、当归；溃后反痛，加熟附子、沉香；虚烦不睡者，倍人参、熟地黄、远志、枣仁。

芩连二陈汤

芩连二陈汤半夏　甘桔连翘花粉苓
木香牛子夏枯草　消痰散核效如神

治瘰疬生于少阳部分、项侧结核，外皮漫肿，色红微热；或至缺盆高骨上下发肿，形长坚硬作痛，名曰马刀。初起并宜服此。已成气弱者，不宜。

黄芩　黄连　陈皮　茯苓　半夏　甘草　桔梗　连翘　牛蒡子　花粉各一钱　木香三分　夏枯草二钱

姜三片，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渣再煎，临睡服。

散肿溃坚汤

散肿溃坚芩芍归　升柴胆草葛根随
知翘连柏三棱术　昆布甘花粉莫遗

治瘰疬马刀疮，坚硬如石，或在耳下，或在缺盆，或在肩上，或在胁下，皆手、足少阳经症。又发于下颏，或在颊车，坚而不溃；或已破流脓，又属足阳明症也。此治有余症而效多，不足症而效少。

黄芩八分　白芍　当归　龙胆草　桔梗　知母（酒炒）　黄柏（酒炒）　昆布　天花粉各五分　连翘　葛根　炙甘草　黄连　三棱（酒拌炒）　广术各三分　柴胡四

分　升麻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临服入酒一小杯亦效。此药可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即散肿溃坚丸。治症同前，临睡、食后俱白滚汤下。

升麻散坚汤

升麻散坚汤甘草　　莪术三棱陈桔连
葛根龙胆夏枯等　　芎芍归翘芩共煎

治瘰疬绕颈或至颊车，属足阳阴，核深远陷，隐曲肉底，又属足少阴，俱作肿块，坚硬大小不一。

升麻　甘草　莪术　三棱　陈皮　桔梗　黄连　龙胆草　葛根　川芎　白芍　夏枯草　连翘　黄芩　当归各五分　天花粉（有痰加）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热服。再用上药加倍为末，蜜丸绿豆大，每百丸、黄酒临睡服，头不枕更妙。

夏枯草汤

夏枯草汤归术陈　　桔甘生地贝母苓
香附柴胡芷芍能　　加上红花效若神

治瘰疬马刀，不问已溃未溃，或已溃日久成漏，形体消瘦，饮食不甘，寒热如疟，渐成痨瘵并效。

夏枯草二钱　当归三钱　白术　茯苓　桔梗　陈皮　生地　柴胡　甘草　贝母　香附　白芍各一钱　白芷　红花各三分

先用夏枯草、水三碗，煎至二碗，滤清；同药煎至八分，食后服。将药渣同前夏枯草渣共再煎六、七分，临卧时入酒半小钟和服，宜食淡味物件。

活血化坚汤

活血化坚汤朴芷　　芎归贝芍桔针蚕
花粉银花陈皮草　　乳香灵脂共成缘

治一切瘰疬及瘿瘤、痰核，初起未溃脓者并效。

防风　赤芍　归尾　天花粉　金银花　贝母　川芎　皂角刺　桔梗各一钱　姜蚕　厚朴　五灵脂　陈皮　甘草　乳香　白芷梢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临服用酒一小杯，食后服。

逍遥散

逍遥散当归芍药　　白茯苓香附柴胡
牡丹皮薄荷甘草　　云片术女病甚扶

治妇人血虚，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重，心忡颊赤，口燥咽干，发热盗汗，食少嗜卧；及血热相搏，月水不调，脐腹作痛，寒热如疟；及治室女血弱，荣卫不调，痰嗽潮热，肌体羸瘦，渐成骨蒸。

当归　白芍　茯苓　白术　柴胡各一钱　香附八分　丹皮七分　甘草六分　薄荷　黄芩（有热加）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有寒，加姜三片，枣二枚。

通治瘰疬方

通治瘰疬疮陈术　　柴桔芎归白芍翘
苓芷藿香夏枯草　　甘草半夏附相饶

治瘰疬不分新久、表里、虚实及诸痰结核并效。

陈皮　白术　柴胡　桔梗　川芎　当归　白芍　连翘　茯苓　香附（醋炒）　夏枯草　黄芩各一钱　藿香　半夏　白芷　甘草各五分

姜三片，水二钟，煎八分，入酒一小杯，临睡时服。

芎归养荣汤

芎归养荣汤芷术　参芍砂仁熟地黄
五味茯神丹远志　麦冬甘草共煎尝

治瘰疬、流注及一切不足之症，不作脓，或不溃，或已溃不敛，或身体发热恶寒，肌肉消瘦，饮食少思，睡卧不宁，盗汗自汗，惊悸恍惚，并皆治之。

当归身二钱　人参　黄芪　白术　川芎　白芍　熟地各一钱　五味子　麦门冬　远志　甘草　茯苓各五分　牡丹皮　砂仁各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冰蛳散

冰蛳散内用田螺　砒块将来纸面糊
龙脑硇砂为细末　总将津拌患头涂

治瘰疬日久，坚核不消，及服消药不效者；用此点落疬核，如马刀根大面小及失荣等症忌用。

大田螺五枚（去壳，日中线穿晒干）　白砒一钱二分（面裹煨熟）　冰片一分　硇砂二分

用晒干螺肉切片，同煨熟；白砒碾为细末，加硇片再碾，小罐密收。凡用时先用艾炷灸核上七壮，次后灸疮起泡，以小针挑破，将前药一、二厘津唾调成饼，贴灸顶上；用绵纸以厚糊封贴核上，勿动泄气，七日后四边裂缝，再七日其核自落，换搽玉红膏，内服补药兼助完口。此药又治瘿瘤患大蒂小及诸般高突、异形难状者并效。

紫霞膏

紫霞膏品不多般　铜绿松香一处攒
煎入麻油如紫漆　百般顽症贴当安

治瘰疬初起，未成者贴之自消，已成未溃者贴之自溃，已溃核存者贴之自脱；及治诸色顽疮、臁疮、湿痰、湿气、新久棒疮，疼痛不已者并用之。

明净松香（净末）一斤　铜绿（净末）二两

用麻油四两，铜锅内先熬数滚，滴水不散，方下松香熬化；次下铜绿，熬至白烟将尽，其膏已成，候片时倾入磁罐。凡用时汤内顿化，旋摊旋贴。

琥珀膏

琥珀膏内桂防归　松脂朱砂木鳖随
丁木二香革麻子　木通白芷共相宜

治瘰疬及腋下初如梅子，结肿硬强，渐若连珠，不消不溃；或溃脓水不绝，经久不瘥，渐成漏症。

琥珀一两　木通　桂心　当归　白芷　防风　松脂　朱砂　木鳖（肉）　革麻（肉）各五钱　丁香　木香各三钱　麻油二斤二两　黄丹（飞炒）十四两

先用琥珀、丁香、桂心、朱砂、木香为细末，其余为咀，浸油内七日，入锅内慢火熬至群药焦黄为度；绢滤净油，徐下黄丹；以柳枝手搅，候至膏成，滴入水中，软硬得中，掇下锅来，以盆顿稳；搅至烟尽，方下群药搅匀，磁器盛之，临取少许摊贴。

大红膏

大红膏血蚯银朱　硝石章冰味不殊
轻粉南星并石矿　乳香猫骨效堪涂

治瘰疬、痰核，结块不分新久，但未穿破者并效。

南星二两　银朱　血竭　硝石　朝脑各三钱　轻粉　乳香各二钱　猫头骨一具（煅）　石灰一两（用大黄三钱切片同炒，石灰红色去大黄）

上共为细末，陈米醋熬稠。调药敷核，三日一换。敷后皮嫩微损者，另换紫霞膏

贴之，其核自消。

火针法

火针之法独称雄　破核消痰立大功
灯草桐油相协力　当头一点破凡笼

治瘰疬、痰核，生于项间，初起坚硬，或如梅李，结聚不散，宜用此法针之。插药易消，用缝衣大针二条，将竹箸头劈开，以针双夹缝内，相离一分许，用线扎定；先将桐油一盏，用灯草六、七根油内排匀点着，将针烧红，用手指将核捏起，用针当顶刺入四、五分，核大者再针数孔亦妙。核内或痰、或血，随即流出，候尽以膏盖之；次日针孔必渐作脓，轻者用黄线药插之；核坚硬者，用冰蛳散糊打成条、晒干，插核针孔内，外以糊纸二重封固。次日，其核发肿作痛不妨，乃药气攻入于内，又至七日外，自然核外裂开大缝，再至七日，其核自落，葱汤洗净，孔大换用玉红膏搽入，外以膏盖，内服益气养荣汤或十全大补汤加香附。兼戒劳动、气恼、房事、发物、煎炒、海腥等件。

三品一条枪

三品一条枪最灵　雄矾砒信少人闻
加上乳香为线药　疔疽疬漏尽承平

上品锭子去十八种痔，中品锭子去五漏、翻花、瘿瘤、气核，下品锭子治瘰疬、疔疮、发背、脑疽等症。此为古之三品锭子，但药同而分两不同，治病故有分别。今注一条枪，本方三品以下之症，并皆用之，俱各相应，况又药品简易而不繁，是曰三品一条枪之说也。凡同志者随试而用之。

明矾二两　白砒一两五钱　雄黄二钱四分　乳香一钱二分

砒、矾二味，共为细末，入小罐内，加炭火煅红，青烟已尽，旋起白烟，片时约上下红彻住火；取罐顿地上一宿，取出约有砒、矾净末一两，加前雄黄二钱四分，乳香一钱二分，共研极细，厚糊调稠，搓成如线条阴干。凡遇前症有孔者，纸入孔内，无孔者，先用针放孔窍，早晚插药二次，插至三日后，孔大者每插十余条，插至七日，患孔药条满足方住。以后所患四边自然裂开大缝，共至十四日前后，其疔核、瘰疬、痔漏诸管自然落下，随用汤洗，搽上玉红膏。虚者，兼服健脾之药。

瘰疬酒药方

治年久瘰疬结核，串生满项，顽硬不穿破者服。

鹤风草半斤　忍冬藤六两　野蓬蒿四两　野菊花四两　五爪龙三两　马鞭草一两五钱

上药切碎，用老酒十五斤，袋贮药悬于酒内，封口，煮三香为度；取起水顿，浸一伏时，初服尽醉出汗为效。已后随便应之，其酒一料，病愈不发。

瘰疬应用方

玉红膏　太乙膏（见肿疡门）　柴胡清肝汤　栀子清肝汤（见鬓疽门）　荆防败毒散（见时毒门）　十全大补汤（见溃疡门）　归脾汤（见痔疮门）

鬓疽论第二十

夫鬓疽者，乃手少阳三焦相火妄动，又兼肾水不能生水，或外受风热所感。但此经多气少血，肌肉相薄，凡有患最难腐溃。此皆起于情性急暴，房欲、血虚火动，肝气凝结而成。疽之初起，寒热交作，头眩痛彻太阳，甚则耳目连鬓通肿。治法不可妄用针灸，必分阴阳、表里、邪正、虚实治之，庶不有误。且如初见疮时，多寒少热，口干作渴，好饮热汤，六脉虚数无力；又兼患上坚硬，多不焮痛，无溃无脓，疮根流散，此等之症，乃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治以托里为主，消毒佐之，如清肝养血汤、托里消

毒散之类是也。又如见症时热多寒少，头眩作痛，口燥舌干，渴欲饮冷，二便秘涩，六脉沉实有力，疮亦煽肿疼痛，身体发热，易腐易脓，根脚不开，肿煽在外，此乃正气实而邪气虚也。治以消毒为主，托里佐之，如栀子清肝汤、鼠粘子汤之类是也。大抵正气胜则实，邪气胜则虚，必然一胜则一负，邪正不并立，欲其虚而不待损而自虚矣。又有未见疮时，先作渴症，或一年半载，日久日重，然后发为鬓疽；其形色多紫黑，疮多平陷，坚硬无脓，毒流耳项；又兼气味不正，形容不泽，精神不明，饮食不进者，俱为不治。

鬓疽看法

初起无口干，无寒热，饮食有味，举止寻常，发疮者，顺；已成疮头肿起，根脚不散，形色红活，煽痛溃脓者，顺；已溃脓稠，色鲜红活，肿消痛止，项便，头轻，口和者，顺；溃后瘀肉易腐，新肉易生，疮口易平，饮食有味者，顺。

初起疮头如粟，顶软不高，色紫根散，木痛食少者，逆；已成疮形紫黑，软陷无脓，足冷身凉，便利脉虚者，逆；已溃脓水清稀，多生臭秽，坏肉不腐，新肉不生者，逆；溃后饮食厌餐，身体发热，口干不眠，肉削皮粗者，逆。

鬓疽治法

初起煽肿坚硬，内热口干，脉数有力，邪实也，当利之；已成憎寒壮热，四肢拘急，脉浮者，邪在表也，宜散之。赤肿作痛，血凝滞也，散血清肝；色黯漫肿，升阳助胃。已溃坚肿不退，脉细而数，日晡发热者，宜滋阴健脾；肝胆怒火上攻，心烦作躁，腮颧红热者，宜抑阴降火；已溃脓清，肿痛尤甚，虚烦食少者，宜养气血、健脾胃；溃后气血俱虚，身凉脉细，大便多溏者，宜峻补温中；溃后不敛，新肉生迟，疮口淡白，脓水不止，健中补脾。

鬓疽治验

一男子患此三日，煽肿寒热，脉浮数。以荆防败毒散一剂，表症悉退，肿痛仍作，已欲作脓，以托里消毒散，脓溃又以益气养荣汤加麦冬、五味渐敛而愈。

一男子患此五日，顶高根若钱大，形色红活，此肝经湿热为患。用麻子大艾灸七壮，以栀子清肝汤二服，肿势稍止；以蟾酥饼膏贴灸上，更以柴胡清肝汤加白芷、黄芪、天花粉数服，脓溃肿消，半月收敛。

一男子渴疾三年，寒热半月，自以为疟，鬓间忽生一小疮，三、四日，外形如粟，疮平坚硬，色暗不泽，又兼脉洪数而无力，此水竭火旺之症也。终难溃敛，辞不敢治。复请医，视为易治，用针刺肿上，去紫血钟许，内服解毒药，次日边傍愈肿。医者谓肿高属阳易治，彼家欢悦。又三日，腮项俱肿，口噤不食，用针又刺肿上，日加昏愦。又复请视，予曰：死将及矣。但此症未病先作渴，肾水已竭；外形如粟，里可容谷，形色紫黑，气败血衰；脉洪无力，元气内败，如此干涉，岂有不死者。彼家方信晚矣。共二十一日而殁。

一男子肿煽五、六日，彼欲内消，外敷凉药，内服大黄泄气等剂，随后煽肿虽退，乃生寒热，恶心干呕，肩膊牵强，诊之脉数无力，此内虚毒气入里，凉药之过也。东垣云：疮疽之发，受之有内外之别，治之有寒湿之异。受之外者，法当托里以温剂，反用寒药攻利，损伤脾胃，多致内虚，故外毒乘虚入里；受之内者，法当疏利以寒剂，反用温剂托里。初病则是骨髓之毒，误用温剂使毒上彻皮毛，表里通溃，共为一疮，助邪为毒，苦楚百倍，轻则变重，重则死矣。前症既出寒药之过，以托里健中汤，二服呕吐全止；又以十全大补汤加白芷，数服而原疮渐起；又以人参养荣汤间服，腐溃脓稠；两月余，疮口收敛。

一妇人患此，肿硬寒热，口干煽痛，脉洪大有力，此表里俱实也。以防风通圣散一剂，行二次，前症稍退；又一剂，大行数次，热退渴止。惟原疮肿硬，用银针点破，

插入蟾酥条，内服托里消毒散，渐溃脓而安。

一男子患此，三、四日顶高根活，且无表里之症，此肝经湿热为患。用针挑破疮顶，以蟾酥饼盖贴，内服加味逍遥散加皂角针数服，头出微脓，根肿亦消。

鬓疽主治方

柴胡清肝汤

柴胡清肝芎芍归　黄芩栀子地黄随
防风牛子天花粉　甘草连翘一处宜

治鬓疽初起未成者，毋论阴阳、表里俱可服之。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黄　柴胡　黄芩　山栀　天花粉　防风　牛蒡子　连翘　甘草节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鼠粘子汤

鼠粘子汤甘桔归　赤芍连翘地骨皮
玄参麦冬天花粉　防风大黄不可遗

治鬓疽初起，热多寒少，头眩作通，口燥咽干，渴常饮冷，二便秘涩，六脉沉实有力，烦闷疼痛者。

鼠粘子　桔梗　当归　甘草梢　赤芍　连翘　玄参　地骨皮　防风　天花粉　木通各一钱　大黄（炒）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渣再煎服。

加味逍遥散

加味逍遥白术苓　红花丹芍柴胡陈
当归栀贝天花粉　甘草羚羊效更奇

治鬓疽七日以上，根盘深硬，色紫烦痛者宜服。

白术　茯苓　牡丹皮　白芍　柴胡　陈皮　当归　山栀　贝母　天花粉各八分　甘草　红花　羚羊角各五分

水二钟，淡竹叶二十片，煎八分，食后服。

栀子清肝汤

栀子清肝汤牛子　柴苓芎芍石当归
黄连甘草丹皮等　用水同煎一处煨

治少阳经虚，肝火风热上攻，遂成鬓疽。痛连颈、项、胸、乳、太阳等处，或寒热晡甚，胸满，口苦，舌干。

牛蒡子　柴胡　川芎　白芍　石膏　当归　山栀　牡丹皮各一钱　黄芩　黄连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清肝解郁汤

清肝解郁汤归芍　苓术栀柴贝母随
人参半夏丹皮附　川芎熟地草陈皮

治暴怒伤肝，忧思郁结，致肝火妄动，发为鬓疽。头眩痛彻太阳，胸膈痞连两胁，呕酸水，皆服之。

当归　白芍　茯苓　白术　贝母　熟地　山栀各一钱　半夏　人参　柴胡　丹皮　陈皮　香附　川芎各六分　甘草四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参苓内托散

参苓内托散归芪　芎芍陈皮白术随

山药熟地并官桂　附子甘丹地骨皮

治鬓疽已成，坚而不溃，溃而不敛，气血俱虚，身凉脉细，饮食少思，口淡无味，及形体消瘦者服。

归身　黄芪　川芎　白芍　陈皮　白术　山药　熟地　茯苓　人参各一钱　甘草　肉桂　熟附子　牡丹皮　地骨皮各五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保安万灵丹（见痈疽门）

治鬓疽初起，憎寒壮热，头眩恶心，四肢拘急者。

鬓疽应用方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荆防败毒散（见时毒门）　蟾酥饼子（见疔疮门）　人参养荣汤　托里建中汤　益气养荣汤　十全大补汤（俱见痈疽溃疡门）　防风通圣散（见时毒门）

咽喉论第二十一

夫咽喉虽属于肺，然所致有不同者，自有虚火、实火之分，紧喉、慢喉之说。又咽为心、肺、肝、肾呼吸之门，饮食、声音吐纳之道。此关系一身，害人迅速，故曰：走马看咽喉，不待少顷也。假如虚火者，色淡微肿，脉亦细微，小便清白，大便自利，此因思虑过多，中气不足，脾气不能中护，虚火易至上炎，此恙先从咽嗌干燥，饮食妨碍，咳吐痰涎，呼吸不利，斑生苔藓，垒若虾皮，有如茅草常刺喉中，又如硬物嗌于咽下，呕吐酸水，哕出甜涎；甚则舌上白胎，唇生矾色，声音雌哑，喘急多痰。以上等症，皆出于虚火、元气不足中来。治此不可误投凉药，上午痛者属气虚，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牛子、玄参；午后痛者属阴虚，四物汤加黄柏、知母、桔梗、玄参，如服不效者，必加姜、附以为引导之用，亦为佐治之法也。实火者，过饮醇酒，纵食膏粱，叠褥重衾，铺餐辛烈，多致热积于中，久则火动痰生，发为咽肿；甚者风痰上壅，咽门闭塞，少顷汤水不入，声音不出，此为喉闭、紧喉风是也。用药不及事，先用针刺喉间，发泄毒血，随用桐油饯鸡翎探吐稠痰，务使痰毒出尽，咽门得松，汤药可入，语声得出，乃止。内服清咽利膈汤疏利余毒。如牙关紧闭难入，必当先刺少商出血，其闭自开；如针刺、探吐无痰，声如拽锯，鼻掀痰喘，汤水不入，语声不出者，真死候也。又有喉痈、喉痹、乳蛾、上腭痈等症，其患虽肿，而咽门半塞半开；其病虽凶，而喉道又宽又肿。此皆标病，虽重无妨。当用金锁匙吐出痰涎，利膈汤推动积热脓，胀痛者开之，损而痛者益之，其患自安。凡喉闭不刺血，喉风不倒痰，喉痈不放脓，喉痹、乳蛾不针烙，此皆非法。又有痰火劳瘦、咳伤咽痛者，无法可治。

咽喉看法

初起红色肿痛，语声清朗，亦无表里之症相兼者，轻；已成肿痛，咽喉半闭半开，咯吐痰涎，饮食稍进者，顺；

咽喉肿闭，牙关紧急，言语不清，痰壅气急，声小者，险；咽喉骤闭，痰涎壅塞，口噤不开，探吐不出，声喘者，死；时疮之后，毒结咽间，肿痛腐烂，吐纳不堪，声哑者，重；久嗽痰火，虚阳上攻，咳伤咽痛，但见声嘶面红者，死。

咽喉治法

初起肿痛，寒热交作，头眩拘急者，邪在表也，宜发散；初起肿痛发热，脉有力而便秘者，邪在内也，宜下之；肿痛寒热，口干作渴，脉洪大而有力者，宜发表攻里。咽喉肿痛，痰涎壅甚，面红口干，邪在上也，宜探吐之；喉闭痰涎壅塞，气急，口噤难开，先刺少商，后行吐法；已成胀痛，咽喉涂塞，汤水不入，脓已成也，宜急针之。肿痛微红，脉虚无力，午后痛者，属阴虚，宜滋阴降火；肿痛色白，咯吐多涎，上午

痛者，属阳虚，宜补中健脾。

咽喉治验

一男子咽喉肿痛，发寒体倦，脉弦有力，此邪在表，以荆防败毒散加牛子、玄参一剂，表症已退，肿痛仍作；又以玄参解毒汤二剂，肿痛减半，又二剂而安。

一男子咽喉肿痛，痰涎壅盛，用金锁匙先吐稠痰，清咽利膈汤推荡积热，肿痛稍减，惟色红甚，此火热也。又以黄连解毒汤加桔梗二剂，红肿亦退而安。

一男子素饮火酒，一时咽喉肿闭，口噤舌强，痰涎壅塞，势颇危急，用针先刺少商二穴，口噤方开；以桐油饯鸡翎探吐稠痰数碗，语声方出。仍用针刺肿上，出紫血钟许，温汤漱净，冰硼散搽之，以凉膈散加芒硝、天花粉利去积热。又以连翘散二剂而安。

一妇人肥甚，暑热咽间肿痛，痰涎上壅，语声不出甚危。先用针刺毒血，次以金锁匙吐去稠痰五、六碗，以清咽利膈汤一服，肿痛少减，去硝黄又服而安。

一男子劳甚，咽喉肿痛。自服清咽利膈药不应，诊之脉细而虚，此劳伤虚火之症。朝以补中益气汤加麦冬、五味子、桔梗、玄参，晚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炒黑干姜，服加童便，不数日，肿痛亦消，疲回咽愈。

一妇人咽痛，微肿色白，吐咽不利，诊之脉亦细微，此中气不足、虚火假症也。用理中汤二服，其疼顿止；又以补中益气汤加炒黄柏、知母数服，再不复作。

一男子肿痛日甚，服清咽利膈药不应，必欲作脓，以防风通圣散去硝、黄二服，喉脓胀痛，而下针便愈。

咽喉主治方

清咽利膈汤

清咽利膈汤翘芩　甘桔荆防栀薄银
大黄牛子黄连等　朴硝加上再玄参

治积热咽喉肿痛，痰涎壅盛及乳蛾、喉痹、喉痈、重舌、木舌，或胸膈不利，烦躁饮冷，大便秘结等症。

连翘　黄芩　甘草　桔梗　荆芥　防风　山栀　薄荷　金银花　黄连　牛蒡子　玄参各一钱　大黄　朴硝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玄参解毒汤

玄参解毒汤栀子　甘草黄芩桔梗随
葛根生地并荆芥　竹叶灯心共得宜

治咽喉肿痛，已经吐下，饮食不利及余肿不消。

玄参　山栀　甘草　黄芩　桔梗　葛根　生地　荆芥各一钱

水二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八分，食后服。

连翘散

连翘散内葛根芩　赤芍山栀桔梗升
门冬牛子并甘草　木通加上效如神

治积饮停痰，蕴热隔上，以致咽喉肿痛，胸膈不利，咳吐痰涎，舌干口燥，无表里症相兼者服此。

连翘　葛根　黄芩　赤芍　山栀　桔梗　升麻　麦门冬　牛蒡子　甘草　木通各八分

水二钟，竹叶二十片，煎八分，食远服。

凉膈散

凉膈散中荆芥防　薄荷粉桔连大黄

玄参石膏牛蒡子　　贝母山栀总在藏

治咽喉肿痛，痰涎壅甚，膈间有火，大便秘涩。

防风　荆芥　桔梗　山栀　玄参　石膏　薄荷　黄连　天花粉　牛蒡子　贝母　大黄各等分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

金锁匙

金锁匙中用焰硝　　姜蚕片脑雄黄饶

加上硼砂效更高　　咽喉肿闭即时消

治喉闭、缠喉风，痰涎壅塞，口噤不开，汤水不下。

焰硝一两五钱　硼砂五钱　片脑一字　白姜蚕一钱　雄黄二钱

各另研为末，和匀。以竹筒吹患处，痰涎即出。如痰虽出，肿痛仍不消，急针患处，去恶血，服前药。

理中汤

理中汤内药四般　　甘草干姜白术攒

加上人参仔细看　　虚阳之火立时安

治中气不足，虚火上攻，以致咽间干燥作痛，吐咽妨碍，及脾胃不健，食少作呕，肚腹阴疼等症。

人参一钱　甘草（炙）八分　干姜（炒黑）五分　白术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桐油饯

桐油饯兮桐油饯　　治的喉风如神见

探吐顽痰日照霜　　回生起死真堪羡

治喉风、喉闭，其症先两日胸膈气急，呼吸短促，蓦然咽喉肿痛，手足厥冷，气闭不通，顷刻不治。先用温汤半碗，加入桐油三、四匙搂匀，用硬鸡翎蘸油探入喉中，连探四、五次，其痰壅出，再探再吐，以人苏醒声高为度。后服清咽利膈之药。

治喉乌龙散

乌龙散只一品药　　十八喉风总堪嚼

开关利膈效如神　　虚火实火要斟酌

歌曰：

十八喉风各有名　　原来总是一根因

子孙代代宜珍惜　　誓不轻传与世人

用猪牙皂角七条，去皮弦，为粗末。水一钟，煎五分，入人乳三匙冷服，即时非吐即泻。治咽喉肿痛，痰涎壅盛，喉风、喉痈、乳蛾等症并效。惟缠喉风、牙关紧闭者不可与，恐痰上出而口不开，壅塞无路而出故也。除此皆效。又久病咽痛忌用。

神效吹喉散

神效吹喉散薄荷　　姜蚕青黛朴硝和

白矾火硝黄连多　　加上硼砂病自瘥

治缠喉风闭塞，及乳蛾、喉痹、重舌、木舌等症效。

薄荷　姜蚕　青黛　朴硝　白矾　火硝　黄连　硼砂各五分

上药各为细末，腊月初一日取雄猪胆七、八个，倒出胆汁，用小半和上药拌匀，复灌胆壳，以线扎头，胆外用青缸纸包裹，将地掘一孔，阔深一尺，上用竹竿悬空横吊，上用板铺用泥密盖，候至立春日取出，挂风处阴干，去胆皮、青纸，磁罐密收，每药一两，加冰片三分，同研极细。吹患上神效。

歌曰：

此法端的通神圣　　万两黄金方不传。

少阴甘桔汤

加味甘桔汤黄芩　柴胡羌活玄参陈
川芎升麻葱白灵　少阴咽痛即安宁

治少阴咽痛、头眩，脉沉细而身犹热者，宜服之。

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陈皮　川芎　黄芩　柴胡　玄参各六分　羌活　升麻各四分

水二钟，葱白一根，煎八分，不拘时服。

清音噙化丸

清音噙化丸诃子　　天麦归苓黄柏参
阿胶知母生熟地　　乌梅人乳犊牛津

治肺气受伤，声音雌哑，或久咳嗽伤声哑亦宜。

诃子　真阿胶　天门冬（盐水拌炒）　知母各五钱　麦门冬（去心）　白茯苓　黄柏（蜜炙）　当归　生地　熟地各一两　人参三钱　乌梅肉十五个　人乳　牛乳　梨汁各一碗（共熬稠膏）

共为细末，和入前膏，加炼蜜捣成丸，如鸡头实大。每用一丸，仰卧噙化。日用三丸，如改作小丸，每服一钱，诃子煎汤，或萝卜汤送下亦可取效。

治暴失音

暴失音方猪板油　　再加白蜜两相投
慢火煎至稠膏住　　每日三匙不用忧

公猪板油一斤，入锅先炼成油，滤去渣，入白蜜一斤，再炼少顷，绢滤净，磁器内冷定成膏。不时挑服一茶匙，其音渐清，无疾时亦可常服润肺。

噙化丸

噙化丸中用白矾　　硼砂牙皂共雄黄
胆矾枣肉丸成就　　吐咽艰难第一方

治梅核气，乃痰气结于喉中，咽之不下，吐之不出，如毛草常刺作痒；新则吐酸妨碍，久成闭塞。

胆矾　硼砂　明矾　牙皂　雄黄各等分

为末，红枣煮烂，取肉为丸，芡实大。空心噙化一丸，温黄酒一杯过口，内服苏子降气汤。

苏子降气汤

苏子降气汤厚朴　　陈皮半夏共前胡
官桂相兼甘草用　　生姜为引效堪图

治虚阳上攻，气不升降，致结患咽嗌，痰涎壅塞。

苏子一钱五分　厚朴　陈皮　半夏　前胡　官桂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斤，煎八分，食远服。

冰硼散

冰硼散效实堪夸　　玄明粉再共朱砂
硼砂冰片相兼佐　　咽喉口齿病无他

治咽喉、口齿新久肿痛，及久嗽痰火咽哑作痛。

冰片五分　朱砂六分　玄明粉（法注末卷）　硼砂各五钱

共研极细末。吹搽患上，甚者日搽五、六次最效。

咽喉应用方

防风通圣散　荆防败毒散（见时毒门）　补中益气汤　四物汤（见痈疽溃疡门）

黄连解毒汤（见疔疮门） 少商穴：在手掌外侧，去爪甲角二分是穴，棱针刺血。

时毒论第二十二

夫时毒者，天行时气之病也。春当温而反寒，夏当热而反凉，秋当凉而反热，冬宜寒而反温，此四时不正之气，感于人发成斯疾也。自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分治。初起与风寒相类，惟头、面、耳、项发肿为真，其患既得，寒热交作，体强头眩，脉浮紧数者，为邪在表，以荆防败毒散或万灵丹发汗以散之；如两目鼻面渐次传肿者，乃正阳明受病，其患燃肿发热，便秘口干，多热少寒，脉数有力，为邪在里，五利大黄汤、四顺清凉饮下之；又头角两耳前后结肿者，乃手少阳经受之，其患耳鸣筋痛，寒热呕吐，口苦咽干，烦躁时甚，当以知母石膏汤、小柴胡汤和之。通用防风通圣散加牛子、玄参解毒攻里。劳役凶荒，沿门闾巷传染者，普济消毒饮、藿香正气散以安之。表里俱解，肿尚不消，宜砭去恶血。肿热甚者，如意金黄散敷之。微热不红坚硬者，冲和膏选而用之。自后仍不消者，必欲作脓，宜托里消毒散加白芷、皂角针托之。已溃体倦食少者，补中益气汤；脓秽脾虚、食而呕吐者，香砂六君子汤；溃而不敛者，十全大补汤。又有毒中三阳，自项之以上俱发肿者，光如水色，双目合缝，唇似猪形，口角流涎，肿不消溃，声音不出，饮食不入，咽喉肿闭，牙关难开，破流臭水，秽气连绵不绝者，犯此俱为不治。

时毒看法

初起寒热交作，头面一处作肿，红赤发热疼痛者，易；已成高肿，发热疼痛，有时语声清朗，汤药易入者，轻；已溃脓稠，坚肿渐消，疼痛渐减，饮食渐进，身温者，吉；溃后脓水渐止，肿退肌宽，神彩精宁，睡卧安稳者，顺。

初起多寒少热，头面耳项俱肿，光如水晶，不热者，险；已成漫肿无头，牙关紧闭，汤水不入，声音不出者，逆；已溃脓水清稀，气味败臭，肿痛不除，如尸发胖者，死；溃后臭水淋漓，肿不知痛，手足多冷，常出谵语者，死。

时毒治法

寒热交作，头眩体痛，六脉浮紧，邪在表也，宜汗散之；头面赤仲作痛，口燥咽干，大便秘实，邪在里也，下之；外有寒热，内亦口干，脉弦有力，表里俱实，发表攻里。表里俱解，肿痛仍不消者，乃瘀血凝滞，宜砭去恶血；砭血之后，肿痛仍作不消者，已欲作脓，宜托脓健脾；肿痛日多而胀痛者，已有脓，急针之，更兼补托脾胃；溃后肿痛不减，脓清腥秽，脾胃弱也，更宜温中健脾。饥年时毒流行传染者，忌用攻发，当和解，宜养正气。

时毒治验

一男子耳项肿痛，发寒热，脉浮数。以荆防败毒散一剂，寒退热存；又以连翘消毒饮一剂，便行三次，内热顿退，余肿不消；本方去大黄加川芎数剂而愈。

一男子先发寒热，次日头面俱肿，又二日，口噤汤水不入，诊之脉洪数而有力，此表里俱实也。又咽喉妨碍，汤药难下，先用针刺咽间，去恶血钟许，牙关稍开；以防风通圣散一剂徐徐服之，便去三、四次，肿上砭去恶血，以金黄散敷之。次日肿势稍退，又以普济消毒饮二剂，面肿渐消，惟两耳下坚肿不退，此必作脓；又以托里消毒散数服，候脓熟而针之，次以十全大补汤去肉桂加陈皮十余剂而敛。

一男子牙根肿痛，次传腮、项俱肿，顿生寒热。此阳明湿热上攻，用荆防败毒散加石膏一剂，寒热顿退，惟腮肿不消，以针刺牙根肿上出毒血，以冰硼散搽之，外敷真君妙贴散，内服牛蒡子汤，数服而愈。

一男子冬月耳面赤肿，发热口干，脉洪实而便秘，此三阳蕴热症也。必舍时从症治之，以五利大黄汤一剂，便行二次，赤肿稍退，内热稍疏，又以升麻解毒汤二服，肿

亦消而病愈。此为用寒远寒之意也。

一妇人冬月面肿咽痛，口噤难开，脉诊洪数有力；又见房中暖气如烘，此因炉火盛也。以黄连解毒汤加玄参一剂，次日肿消咽利；又用二剂，其疾痊愈。

一男子劳甚，鬓间肿硬，肉色不变。予曰：劳伤气血，湿痰凝滞之症，与六外感时毒不同。又诊脉细数而无力，为内伤损病。治当养气血、调经脉、理劳续损治之。彼欲内消，自服仙方活命饮二服，肿不觉消，脾胃已损，又请一医，乃行攻利，复损脏腑；数日后饮食不进，便泄不止，肿硬愈坚，痰涎愈甚。复请视之，辞不可治。予曰：凡疗理，病有主末，治有权宜。此病初起肉色不变者，血不足也；坚硬不热者，脾胃弱也；脉细数而无力，正气衰也。岂可用前有余之药以攻不足之病。后又强投温中补剂，不应而死。

时毒主治方

荆防败毒散

荆防败毒散人参　羌独前柴芎桔梗
茯苓枳壳同甘草　寒甚加葱共得名

治时毒初起，头眩恶寒，腮、项肿痛，脉浮者服之。

荆芥　防风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枳壳各一钱　甘草　人参各五分

姜三片，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寒甚，加葱三枝。

五利大黄汤

五利大黄汤黄芩　升麻栀子朴硝评
时毒煨肿大便秘　服之敢取即安宁

治时毒煨肿赤痛，烦渴便秘，脉实有力者服之。

大黄（煨）　黄芩　升麻各二钱　芒硝　栀子各二钱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未利者，渣再煎服。

连翘消毒饮

连翘消毒饮芎归　赤芍牛蒡薄荷随
黄芩花粉桔梗草　枳壳升麻共所依

治时毒表里二症俱罢，余肿不消，疼痛不退者。

连翘　川芎　当归　赤芍药　牛蒡子　薄荷　黄芩　天花粉　甘草　枳壳　桔梗　各一钱　升麻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便燥者，加酒炒大黄。

防风通圣散

防风通圣将军芍　薄荷芎归草朴硝
桔梗栀翘芩白术　荆芥麻黄滑石膏

治时毒恶寒发热，烦躁口干，表里脉症俱实者。

防风　白芍　薄荷　川芎　桔梗　山栀　黄芩　白术　当归　连翘　荆芥　麻黄　滑石　石膏各一钱　甘草五分　芒硝一钱五分　大黄（酒炒）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温服。

普济消毒饮

普济消毒饮芩连　玄草参陈牛子攒
柴桔翘蓝并马勃　升麻姜蚕共水煎

治时毒、疫疠初觉憎寒发热，肢体沉重，次传头面作肿，或咽喉不利，舌干口燥，烦渴不宁者服。

黄芩　黄连各二钱　人参一钱　陈皮（去白）　玄参　甘草　柴胡　桔梗（炒）各

一钱五分　连翘　牛蒡子　马勃　板蓝根　升麻　姜蚕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如大便燥，加酒煨大黄一钱或二钱，以利为度；肿势甚者，宜砭去恶血。

通气散

通气散内用玄胡　羊踯躅花与藜芦
川芎牙皂共为末　捻于鼻内嚏无危

治时毒煽肿疼痛，咽喉不利，语言不爽者用之。

玄胡索一钱五分　川芎　牙皂角各五分　藜芦三分　羊踯躅花二钱五分

为细末。用纸拈蘸药少许，纰于鼻内取嚏为效。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治时毒表里俱解，肿尚不退，欲其作脓者服之。

牛蒡子汤

牛蒡子汤用葛根　还将管仲共相呈
江西豆豉同甘草　煎尝时毒可安宁

治时毒热甚肿痛，脉浮数而无力者，宜服之。

葛根　管仲　甘草　江西豆豉　牛蒡子（半生半熟，研）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十全大补汤（见溃疡门）

治时毒溃后，脓水清稀，形容消瘦，脾胃虚弱，饮食减少，虚热不睡，自汗、盗汗，及不收敛者服之。

时毒应用方

金黄散（见肿疡门）　黄连解毒汤（见疔疮门）　冰硼散（见咽喉门）　升麻解毒汤（见杨梅疮门）　真君妙贴散（见肿疡门）

瘿瘤论第二十三

夫人生瘿瘤之症，非阴阳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瘿者，阳也，色红而高突，或蒂小而下垂；瘤者，阴也，色白而漫肿，亦无痒痛，人所不觉，薛立斋分别甚详。肝统筋，怒动肝火，血燥筋挛，曰筋瘤；心主血，暴急太甚，火旺逼血沸腾，复被外邪所搏而肿，曰血瘤；脾主肌肉，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土气不行，逆于肉里而为肿，曰肉瘤；肺主气，劳伤元气，腠理不密，外寒搏而为肿，曰气瘤；肾主骨，恣欲伤肾，肾火郁遏，骨无荣养而为肿，曰骨瘤。予曰：筋瘤者，坚而色紫，垒垒青筋，盘曲甚者，结若蚯蚓，治当清肝解郁、养血舒筋，清肝芦荟丸是也；血瘤者，微紫微红，软硬间杂，皮肤隐隐，缠若红丝，擦破血流，禁之不住，治当养血凉血、抑火滋阴、安敛心神、调和血脉，芩连二母丸是也；肉瘤者，软若绵，硬似馒，皮色不变，不紧不宽，终年只似复肝然，治当理脾宽中、疏通戊土、开郁行痰、调理饮食，加味归脾丸是也；气瘤者，软而不坚，皮色如故，或消或长，无热无寒，治当清肺气、调经脉、理劳伤、和荣卫，通气散坚丸是也；骨瘤者，形色紫黑，坚硬如石，疙瘩高起，推之不移，昂昂坚贴于骨，治当补肾气、养血行瘀、散肿破坚、利窍调元，肾气丸是也。此瘤之五名，治瘤之五法，惟在此也。又观立斋云：筋骨呈露曰筋瘿，赤脉交结曰血瘿，皮色不变曰肉瘿，随忧喜消长曰气瘿，坚硬不可移曰石瘿，此瘿之五名也。通治瘿瘤初起，元气实者，海藻玉壶汤、六军丸；久而元气虚者，琥珀黑龙丹、十全流气饮。选服此药，自然缩小消磨；切不可轻用针刀，掘破出血不止，多致立危；久则脓血崩溃，渗漏不已，终致伤人。又一种粉瘤，红粉色，多生耳项前后，亦有生于下体者，全是痰气凝结而成；宜披针破去脂粉，以三品一条枪插入，数次以净内膜自愈。

又一种黑砂瘤，多生臀腿，肿突大小不一，以手摄起，内有黑色是也，亦用针刺，内出黑砂有声，软硬不一。又一种发瘤，多生耳后发下寸许，软小高突，按之不痛，亦针之，粉发齐出。又一种蛔虫瘤，生于胁下；又一种疽瘤，连生肩膊，详在后治验中。予观古又有虱瘤矣，但其形状之异，皆五脏湿热、邪火、浊气、瘀血各感而成，此非正病也。以上数瘤，皆亲手治验，非谬也。

瘿瘤看法

初起红色光亮，微热微痛，根脚浮浅，不坚实者，为易；。已成红赤高肿，作热燃痛，顶破皮穿，脓溃肿消者，易；已溃脓稠色鲜，根脚缩小，内肉渐生，外皮渐紧者，顺；溃后气体平和，饮食如故，肿消痛止，口平收敛者，顺。

初起肉色不变，寒热渐生，根脚散漫，时或阴痛者，险；已成坚硬如石，举动牵强，咳嗽生痰，皮寒食少者，逆；已溃无脓，惟流血水，肿不消，痛不止，脾气衰弱者，逆；破后血水不止，肿硬更增，败腐不脱，呕气恶心者，死。

瘿瘤治法

初起自无表里之症相兼，但结成形者，宜行散气血；已成无痛无痒，或软或硬色白者，痰聚也，行痰顺气；已成色红坚硬，渐大微痒微疼者，补肾气、活血散坚；形如茄蒂，瘤大下垂者，用药点其蒂茄落，生肌收敛；已破流脓不止，瘤仍不消，宜健脾胃为主，佐以化坚；已溃出血不常，瘤口开泛者，宜养血凉血，佐以清肝；溃后瘤肿渐消，脾弱不能收敛者，补肾气，兼助脾胃。

瘿瘤治验

一男子臀瘤五年，形如复瓢，按之隐隐黑色，此黑粉瘤也。以针破之，按出黑砂兼黑粉共约碗许，用三品一条枪插入患内十余日，每次捺出黑膜，其瘤渐消。内服十全大补汤健脾胃、养气血，月余而敛。

一男子腮上生瘤半年，形若复桃，皮色不变，按之微红，此粉瘤也。针破之，捺出脂粉，插前药半月而愈。

一义乌兵士，肩膊上连生小瘤五枚三月余，渐发痒异状，以手扪之，内则吸吸攻动。予视之，内动果如虾鞠，此必有异虫；以针破其一枚，先出红水一匙，少顷攻出黑嘴粉红虫一条，形如蛆样，长六、七分；又破一枚，依然如是，其人渐觉昏晕，此泄气之过也。余瘤停止，服补中益气汤数剂，外以膏盖，又五、六日，患者方健，渐渐破之，仍以补药十余服而愈。

一妇人并一女子，耳后、发际下一寸各生一瘤半年余，渐渐而大，此乃粉瘤。用针破之，先出脂粉，后出头发数根，长约二尺余，齐根剪断，出血微许；俱用插药，数日化出内膜而愈。以此观之，知有发瘤也。

一妇人腰间生一肉瘤，三年余方渐微痛，一日溃后出小蛔三条，长约五寸，置温汤中游动半时方息。其时患者形体衰弱，面黄肌瘦，口干发热，朝以八味丸，午用人参养荣汤，服至百日外，元气渐醒，又百日，其口方收。予意度之，其蛔乃经络气血所化。

一妇人气冲穴生瘤，红紫坚硬，乃血瘤也。请视之，心、肝二脉俱已洪数，其患得之心气郁结、肝气受伤之故，辞不可治。后请京师明公医治，其时头已穿溃，虽强投补托、化坚、凉血等剂，日溃日烂，终至不应。破经两月，一旦涌出紫血盆许，随即身亡。后人问曰：何以致此？予曰：心脉洪数，心火旺也；肝脉弦数，肝气伤也。火旺逼血妄行，肝气伤不能藏血，后破之必出血不止，多致危亡。预辞不治者，此意也。

瘿瘤主治方

清肝芦荟丸

清肝芦荟丸芎芍　昆布青连皂地黄
海粉还兼甘草节　当归加上共成方

治恼怒伤肝，致肝气郁结为瘤，其坚硬色紫，垒垒青筋，结若蚯蚓，遇喜则安，遇怒则痛者服之。

川芎　当归　白芍各二两　生地（酒浸，捣膏）二两　青皮　芦荟　昆布　海粉　甘草节　牙皂　黄连各五钱

上为末，神曲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八十丸，白滚汤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芩连二母丸

芩连二母丸芎芍　熟地当归羚羊角
蒲黄生地与骨皮　甘草柏叶同丸服

治心火妄动，逼血沸腾，外受寒凉，结为血瘤；其患微紫微红，软硬间杂，皮肤隐隐，缠如红丝，皮破血流，禁之不住者宜服。

黄连　黄芩　知母　贝母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熟地　蒲黄　羚羊角　甘草（减半）　地骨皮各等分

上为末，侧柏叶煎汤，打寒食面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灯心汤送下，或作煎剂服之亦效。

顺气归脾丸

顺气归脾汤贝母　乌附芪陈术茯神
枣仁远志人参等　木香甘草合欢灵

治思虑伤脾，致脾气郁结乃生肉瘤，软如绵，肿似馒，脾气虚弱，日久渐大，或微疼或不疼者服。

陈皮　贝母　香附　乌药　当归　白术　茯神　黄芪　酸枣仁　远志　人参各一两　木香　甘草（炙）各三钱

上为末，合欢树根皮四两煎汤煮老米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六十丸，食远白滚汤送下。

通气散坚丸

通气散坚丸半夏　陈贝芎归粉草苓
香附桔菖参海藻　南星枳实共黄芩

治忧郁伤肺，致气浊而不清，聚结为瘤，色白不赤，软而不坚，由阴阳失度，随喜怒消长者宜服。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石菖蒲　枳实（炒）　人参　胆南星　天花粉　桔梗　川芎　当归　贝母　香附　海藻　黄芩（酒炒）各等分

上为末，荷叶煎汤，跌为丸寒豆大。每服一钱，食远灯心二十根，姜三片泡汤送下。

调元肾气丸

调元肾气丸参地　山药丹归萸泽苓
麦冬龙骨香砂柏　骨皮知母效如神

治房欲劳伤，忧恐损肾，致肾气弱而骨无荣养，遂生骨瘤。其患坚硬如石，形色或紫或不紫，推之不移，坚贴于骨，形体日渐衰瘦，气血不荣，皮肤枯槁；甚者寒热交作，饮食无味，举动艰辛，脚膝无力者并服之。

淮生地（酒煮，捣膏）四两　山萸肉　山药　牡丹皮　白苓各二两　人参　当归身　泽泻　麦门冬（捣膏）　龙骨　地骨皮各一两　木香　砂仁各三钱　黄柏（盐水炒）　知母（童便炒）各五钱

上为末，鹿角胶四两，老酒化稠加蜜四两同煎，滴水成珠，和药为丸，如桐子大。

每服八十丸，空心温酒送下。忌白萝卜、火酒、房事。

海藻玉壶汤

海藻玉壶汤青陈　翘贝芎归昆布评
半夏独活并甘草　海带煎来效有灵

治瘿瘤初起，或肿或硬，或赤不赤，但未破者服。

海藻　贝母　陈皮　昆布　青皮　川芎　当归　半夏　连翘　甘草节　独活各一钱　海带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凡服此门药饵，先断厚味大荤，次宜绝欲虚心者为妙。

活血散瘿汤

活血散瘿汤芍归　青皮芎半地黄随
参苓昆布丹皮草　红花肉桂木香催

治瘿瘤已成，日久渐大，无痛无痒，气血虚弱者。

白芍　当归　陈皮　川芎　半夏　熟地　人参　茯苓　丹皮各一钱　红花　昆布　木香　甘草（节）各五分　青皮　肉桂各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量病上下，服后饮酒一小杯。

六军丸

六军丸内用蜈蚣　全蝎姜蚕蝉脱同
夜明砂与穿山甲　诸肿瘿瘤可觅功

治瘿瘤已成未溃者，不论年月新久并宜服之。

蜈蚣（去头足）　蝉脱　全蝎　姜蚕（炒，去丝）　夜明砂　穿山甲

以上等分为细末，神曲糊为丸，粟米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分，食远酒下。忌大荤煎炒，日渐可消。

枯瘤方

枯瘤方用白砒硇　黄丹轻粉雄黄饼
乳香没药硼砂等　斑蝥田螺米粥调

治瘤初起成形未破者，及根蒂小而不散者用。

白砒　硇砂　黄丹　轻粉　雄黄　乳香　没药　硼砂各一钱　斑蝥二十个　田螺三枚（大者，去壳，晒干切片）

共研极细，糯米粥调安，捏作小棋子样，曝干先炙瘤顶三炷，以药饼贴之，上用黄柏末水调，盖敷药饼；候十日外，其瘤自然枯落，次用敛口药。

秘传敛瘤膏

秘传敛瘤膏血蚵　轻粉龙骨海螵蛸
象皮乳香各等分　鸡子熬油一处调

治瘿瘤枯药落后，用此搽贴，自然生肌完口。

血竭　轻粉　龙骨　海螵蛸　象皮　乳香各一钱　鸡蛋十五枚（煮熟用黄熬油一小钟）

以上各等细末，共再研，和入鸡蛋油内搅匀。每日早晚甘草汤洗净患上，鸡翎蘸涂，膏药盖贴。

琥珀黑龙丹

琥珀黑龙丹海带　南星血蚵五灵脂
海藻木香并京墨　麝香加上效堪随

治五瘿六瘤，不论新久，但未穿破者并宜用之。

琥珀一两　血竭二两　京墨　五灵脂（炒）　海带　海藻　南星（姜汁拌炒）各

五钱　木香三钱　麝香一钱

以上各为细末，和匀再研，炼蜜丸一钱重，金箔为衣，晒干密收。每用一丸，热酒一杯量病上下、食前后化服。如患在下部，服后随用美膳压之。

十全流气饮

十全流气饮陈皮　赤茯青皮香附随
木香乌药芎归芍　甘草同煎效可奇

治忧郁伤肝，思虑伤脾，致脾气不行，逆于肉里，乃生气瘿、肉瘤，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宜服此药。

陈皮　赤茯苓　乌药　川芎　当归　白芍各一钱　香附八分　青皮六分　甘草五分　木香三分

姜三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瘿瘤应用方

三品一条枪（见痔疮门）　人参养荣汤（见瘿病门）　补中益气汤　八味丸　十全大补汤（俱见痈疽溃疡门）　寒食面（注末卷）

肺痈论第二十四

夫肺痈者，金受火刑之症也。盖肺为五脏华盖，其位至高，其质至清，内主乎气，中主声音，外司皮毛，又兼主乎寿夭。金清而气管深长者，其音自清，其韵自高，其声自洪，此三者主寿，亦主通达；如金浊而气管短细者，其音自焦，其韵自低，其声自小，此三者主夭，亦主蹇滞。故肺金独旺于秋者，应其轻清之候也。倘有所克，其病自生。致患肺痈者，先因感受风寒，未经发越，停留肺中，初则其候毛耸恶风，咳嗽声重，胸膈隐痛，项强不能转侧者，是其真候也；久则鼻流清涕，咳吐脓痰，黄色腥秽，甚则胸胁胀满，呼吸不利，饮食减少，脉洪自汗。法当清金甘桔汤主之，麦冬清肺饮调之。又久嗽劳伤，咳吐痰血，寒热往来，形体消削，咯吐瘀脓，声哑咽痛，其候传为肺痿，如此者百死一生之病也。治宜知母茯苓汤主之，人参五味子汤调之。又有七情、饥饱、劳役损伤脾肺者，麦冬平肺饮主之，紫苑茸汤调之。又有房欲劳伤，丹石补药消铄肾水者，宜肾气丸主之，金液戊土丹调之。又劳力内伤，迎风响叫，外寒侵入，未经解散致生肺痈者，初起脉浮微数，胸热气粗，寒热往来，咳嗽生痰者，当以小青龙汤主之，麦冬清肺饮调之。通用金鲤汤、蜡矾丸、太乙膏相间服之亦效。如手掌皮粗，六脉洪数，气急颧红，污脓白血，呕哕浼水，鼻煽，不餐饮食者，俱为不治。此症以身凉脉细，脓血交流，痰色鲜明，饮食知味，脓血渐止者，俱为无妨，反此则死。

肺痈看法

初起脉浮虚细，身体不热，咳嗽有痰，呼吸调匀者，顺；已成脉浮微数，咳吐脓痰，形色鲜明，语声清朗者，吉；溃后咯吐脓痰，间吐鲜血，时发时止，饮食知味者，顺。

吐脓渐渐稀少，胸胁不痛，面色微微带黄，便调多秽；初起脉洪弦数，身热多寒，胸疼气喘，面红多汗，损寿；已成咯吐脓痰，气味浼臭，黄痰如胶粘固，唇反终亡；咯吐再兼白血，气急多烦，指甲紫而带湾，终归冥路；手掌反如枯树，面艳颧红，咽痛音如鸭声，鼻掀终死。

肺痈治法

初起风寒相入，头眩恶寒，咳嗽声重者，宜解散风邪；汗出恶风，咳嗽气急，鼻塞项强，胸膈隐痛，实表清肺；日间多寒，喜复衣被，夜间发热，多烦去被，滋阴养肺；口干喘满，咽嗽而渴，咳嗽身热，脉弦数者，降火抑阴；胸满喘急，咳吐脓痰，身

热气粗，不得安卧，平肺排脓；热退身凉，脉来短涩，精神减少，自汗盗汗，补肺健脾。

肺痈治验

一义官仲冬时督工河道，不常迎风呼唤，致肺受伤，后发此症。初起寒热交作，咳嗽声重，气急生痰，请内医治之，越治越重。后予视，诊其脉浮而数，面光而泽，此肺痈也。视其痰果有脓意相粘，以桔梗汤二服，咳嗽稍止；以排脓散四服，其脓渐多，惟胸膈疼痛不减，脉亦带芤，此胸中有瘀血也。以四顺散加红花、牡丹皮二服，吐出紫血碗许，随后膈痛渐止；又以金鲤汤兼人参五味子汤间服，月余而愈。

一男子久嗽不已，咳吐脓痰，面白神劳，胸中隐痛，诊之脉浮微数，此属肺气不足，火尚有余。以知母茯苓汤数服，其脓渐少，又以清金宁肺丸服之而愈。

一男子因劳伤咳嗽不止，至夜身热尤甚，日久咯吐脓血，诊之脉弦而数，此虚火假症也。先以童子小便日饮三、四次，又服紫苑茸汤数剂，至夜身热不发，又间服金鲤汤月余而渐瘳，此非童便之功而阴火岂能得退。尝治疮疡虚热不退者，用此极效。

一男子郁郁不遂意，患嗽半年，时或咳吐脓血，且形体衰弱，饮食减少，脉亦微数，声渐将雌，惟面不红，其病将成肺痿，而尚可治。以清金二母汤十余服，咳吐减半，又以金鲤汤与人参五味子汤间服之，又早饮人乳、晚饮童便各一钟，调理百日外而安。

一男子生平好饮，口干作渴，致肺壅热成痈，咳吐脓痰，喘满难卧。以葶苈散二服，而喘定易睡；又以紫苑茸汤加干葛、天花粉十余服而脓痰渐少；早以加减八味丸，午用清金宁肺丸间服之，两月而愈。

一男子五十余岁，平素宠妾、膏粱，复生咳嗽发热，吐痰腥臭，视之手掌枯涩，面隐微红，痰中白血，脉亦细微而数，此肺痈所忌症出也。辞不治。后医强许其生，而用药终至不应乃死。人问曰：何以致之？予曰：手掌干涩，血枯土伤，不能生其金也；面色微红，相火已动；痰中白血，正肺受伤；脉细而数，真气虚败。凡肺痈犯此，岂有不死者乎！以此言之后，人乃服。

肺痈主治方

麦冬平肺饮

麦冬平肺饮人参　赤芍槟榔赤茯苓
陈皮甘桔同成剂　肺痈咳嗽可回春

治肺痈初起，咳嗽气急，胸中隐痛，呕吐脓痰者。

人参　麦门冬　赤芍　槟榔　赤茯苓　陈皮　桔梗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玄参清肺饮

玄参清肺饮柴陈　甘桔槟榔参茯苓
麦冬骨皮薏苡仁　生姜童便可安宁

治肺痈咳吐脓痰，胸膈胀满，上气喘急发热者。

玄参八分　银柴胡　陈皮　桔梗　茯苓　地骨皮　麦门冬各一钱　薏苡仁二钱　人参　甘草各五分　槟榔三分

水二钟，姜一片，煎八分，临入童便一杯，食后服。

宁肺桔梗汤

宁肺桔梗汤贝芪　归蒌枳壳草桑皮
防己百合葶五味　杏仁知母地骨皮

治肺前胸膈隐痛，两胁肿满，口燥咽干，烦闷多渴，自汗盗汗，眠卧不得，时吐稠痰腥臭者服之。

桔梗 贝母 当归 瓜蒌仁 黄芪 枳壳 甘草节 桑白皮 防己 百合 苡仁各八分 五味子 甜葶苈 地骨皮 知母 杏仁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不拘时服。咳甚，加百合；身热，加柴胡、黄芩；大便不利，加蜜炙大黄一钱；小便涩滞，加灯心、木通；烦躁兼血，加白茅根；痛甚，加人参、白芷。

四顺散

四顺散内有奇功　桔梗紫苑贝母同
甘草杏仁相协力　肺痈喘嗽永无踪

治肺痈吐脓，五心烦热壅闷，咳嗽气急不能安。

贝母 紫苑 桔梗各一钱五分 甘草 杏仁各七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或为末，白汤调服二钱。

清金宁肺丸

清金宁肺贝甘陈　参桔归苓地骨芩
银柴天麦芎连芍　五味白术生熟凭

治肺痈咳嗽日久，脓痰不尽，身热虚羸，渐成劳瘵者服之效。

陈皮 茯苓 桔梗 贝母 人参 黄芩各五钱 麦门冬 地骨皮 银柴胡 川芎 白芍 胡黄连各六分 五味子 天门冬 生地（酒浸，捣膏） 熟地（捣膏） 归身 白术各一两 甘草三钱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食远白滚汤送下。

人参五味汤

人参五味汤陈术　芪桔归苓枳地黄
桑皮柴前地骨草　肺痈虚乏可煎尝

治气血劳伤，咳脓或咯血，寒热往来，羸瘦困乏，一切虚损之症并效。

人参 五味子 前胡 陈皮 白术 桔梗 当归 茯苓 熟地 甘草各一钱 黄芪 地骨皮 桑白皮 枳壳 柴胡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后服。

紫菀茸汤

紫苑茸汤参犀角　冬花桑叶草半夏
杏仁百合与阿胶　贝母蒲黄姜莫却

治膏粱厚味，饮食过度，或煎炒、法酒，致伤肺气，咳嗽咽干，吐痰、唾血，喘急，胁痛不得安卧并服。

紫菀茸 犀角 炙甘草 人参各五分 桑叶（用经霜者） 款冬花 百合 杏仁 阿胶 贝母 半夏 蒲黄（生）各七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入犀角末，食后服。

排脓散

排脓散内用黄芪　白芷人参五味宜
每服三钱蜜调下　肺痈痰吐效堪奇

治肺痈已吐脓后，宜服此药，排脓秽，补肺气。

黄芪 白芷 五味子 人参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食后蜜汤调服。

知母茯苓汤

知母茯苓汤桔芩　薄荷五味草人参
柴半冬花芎白术　阿胶麦冬仔细凭

治肺痿喘嗽，咳吐痰涎，或自汗盗汗，往来寒热。

茯苓　黄芩各一钱　知母　甘草　桔梗　薄荷　人参　五味子　柴胡　半夏　川芎　款冬花　白术　阿胶　麦门冬各六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加童便一杯，食后温服。

涤痰汤

涤痰汤内二陈先　麦冬枳实胆星前
人参桔梗黄连煎　竹茹加上病安然

治心火克肺金，久而不愈，传为肺痿，咽嗌雌哑，胸膈痞闷，呕吐痰涎，喘急难卧者并服之。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麦门冬　胆南星　枳实　黄连　人参　桔梗各五分　竹茹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宁肺丸

宁肺丸中二般药　乌梅粟壳去筋膜
每服二钱功有灵　肺痈肺痿同堪嚼

治久嗽咯吐脓血，胸膈不利，咳嗽痰盛，坐卧不安，言语不出，甚则声音哑嗌者服之。

乌梅（蜜拌，蒸，取肉）八钱（捣膏）　罂粟壳（去膜，蜜拌炒为末）一两

用乌梅膏加生蜜少许调作丸。每服二钱，乌梅汤不拘时下。

清金二母汤

清金二母汤芩桔　知母苏柴术杏苓
蒌桑五味陈皮麦　甘草当归共此呈

治肺痿多嗽少痰，午后发热，口干烦躁不宁者。

知母　贝母　桔梗　茯苓　当归　白术　陈皮各一钱　桑皮　紫苏　杏仁　柴胡　瓜蒌仁　黄芩　五味子　甘草　麦门冬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童便一杯，食后服。

栀子仁汤

栀子仁汤大青叶　石膏淡豉共黄芩
杏仁知母赤芍药　升麻柴胡甘草行

治肺痿发热潮热，或发狂乱烦躁，面赤咽痛者。

栀子仁　赤芍药　大青叶　知母各七分　黄芩　石膏　杏仁　升麻各一钱五分　柴胡六分　甘草五分　淡豆豉百粒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加味理中汤

加味理中汤半夏　茯苓白术共陈皮
干姜细辛并甘草　人参五味效同推

治肺胃俱虚，咳嗽声重，发热不已，又兼脉浮数而无力者服之。

炙甘草　半夏　茯苓　干姜（泡）　白术　陈皮　细辛　五味子　人参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金鲤汤

金鲤汤中效罕稀　独将贝母效真奇
童子小便重汤顿　肺痈痰吐最堪医

治肺痈已成未成，胸中隐痛，咯吐脓血者服之。

金色活鲤鱼一尾（约四两重）　贝母一钱

先将鲤鱼连鳞剖去肚肠，勿经水气，用贝母细末掺在鱼肚内线扎之；用上白童子

小便半大碗，将鱼浸童便内，重汤顿煮，鱼眼突出为度。少顷取起去鳞骨，取净鱼肉浸入童便内顿热；肉与童便作二、三次，一日食尽一枚，其功效甚捷。

葶苈散

葶苈散中薏苡仁　甘草桑皮用葛根
瓜蒌升麻桔梗等　肺痈服下可回春

治过食炙煿，或饮酒过度，致肺热气壅，喘急不卧；及肺痈浊吐腥臭，胸膈胀满不食者，并服之。

甜葶苈　桔梗　瓜蒌仁　川升麻　薏苡仁　桑白皮　葛根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后服。

肾气丸

治肾气素虚，不交于心，津液不降，败浊为痰，致生咳逆。

干山药四两　山茱萸（去核，酒拌）四两　泽泻（蒸）　牡丹皮（白者佳）　白茯苓各三两　熟地（用生者）八两（酒拌铜器蒸半日，砂器亦可，捣膏）

上为末，地黄煮烂，杵膏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滚汤、盐汤、温酒送下。

肺痈应用方

金液戊土丹（见脱疽门）

卷之三

下部痈毒门

流注论第二十五

夫流注者，流者行也，乃气血之壮，自无停息之机；注者住也，因气血之衰，是以凝滞之患。故行者由其自然，住者由其瘀壅。其形漫肿无头，皮色不变，所发毋论穴道，随处可生。凡得此者，多生于体虚之人，勤劳之辈，不慎调燮，夏秋露卧，纵意取凉，热体当风，图身快爽；或中风邪，发散未尽；或欲后阴虚，外寒所侵；又或恼怒伤肝，郁结伤脾，荣气不从，逆于肉里；又或跌打损伤，瘀血凝滞；或产后恶露未尽，流缩经络。此等种种，皆成斯疾也。既成之后，当分表里、寒热、虚实、邪正、新久而治之。初因风寒相中，表症发散未尽者，人参败毒散散之；房欲之后，体虚寒气外侵者，五积散加附子温之；劳伤郁怒，思虑伤脾而成者，归脾汤加香附、青皮散之；跌扑伤损，瘀血凝滞而成者，复元活血汤逐之；产后恶露未尽，流注经络而成，木香流气饮导之。此皆初起将成之法，一服至三、四服皆可。外俱用琥珀膏敷贴，其中亦有可消者，十中五、六。如服前药不得内消者，法当大养气血，培助脾胃，温暖经络，通行关节，木香流气饮、十全大补汤俱加熟附子、香附培助根本。此则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已溃者自敛，而终无残败破漏不敛之症。且如有脓，宜急开之。患者又当慎起居，戒七情，远寒就温，俱可保全。若误用寒凉克伐、内消等药，终至不救者多矣。

流注看法

初起漫肿，皮色光亮，微热微疼，筋骨不欠强者，为顺；已成身体微热，饮食有味，疼痛有时，肿生红色者，顺；已溃脓稠而黄，肿消痛止，身体轻便，起坐如常者，顺；溃后内肉易生，脓水易止，精神易复，脓口易合者，顺。

初起身体发热，脉细而数，皮色微肿，痛彻筋骨者，险；已成饮食少思，口干作渴，身体疼痛，四肢沉重者，险；已溃脓水清稀，肿仍不消，虚热不退，疼痛不减者，

逆；溃后脓秽不止，肌肤瘦削，饮食不餐，发热皮粗者，死。

流注治法

初因风寒表散未尽，而后复生肿痛者，再宜和解之；表邪已尽，而后复生流注者，宜清热消肿、行散气血；暴怒所伤，抑郁所致，胸膈痞闷，中气不舒，顺气宽中；肿硬已成而不得内消者，宜和气血，更兼补助脾胃；跌扑闪肭，瘀血凝滞为患者，宜调和气血、通行经络。寒邪所袭，筋挛骨痛及遍身疼痛者，温经络、行气血；产后败血流注关节致生肿痛者，当散败瘀、养气血；溃后脓水不止，而形衰食少者，宜滋气血、峻补脾胃。

流注治验

一男子风寒表散未尽，两腮肿痛，微热不退，小柴胡汤加川芎、天花粉、桔梗、连翘二服，余热顿退；又以二陈汤加桔梗、黄芩、牛蒡子、连翘四服，十日而安。

一男子劳伤受寒，背生三肿，皮色不变，寒热交作，至夜尤甚。先以万灵丹洗浴发汗，寒热顿退；惟肿硬不消，以琥珀膏敷之，三次其肿消痛止，渐渐而平。

一妇人因怒胁下结肿，将近半年方痛，此得之肝气郁结之症。以木香流气饮四服，其肿渐红，此日久之病必欲作脓，不可内消；又以十全大补汤加木香、香附、青皮十余服，其肿渐高；又以本方加皂角刺五服，其脓方溃，且清且多。此劳中所得者，元气已经亏损，其脓故多而清，以人参养荣汤加熟附子月余，脓稠且少，又本方倍参、芪、归、术两月而愈。

一男子元气素虚，因暴怒膊生肿块，疼痛牵强，寒热往来，饮食日减，以补中益气汤加香附、贝母十余服，寒热渐止；又以益气养荣汤月余而肿溃；间以八珍汤服之，外用附子饼日灸二次，脾胃健而安。

一孀妇项间乳上各肿一块，将近一年，渐大方痛，诊之脉细数而无力，此思虑过伤之病也。以归脾汤加桔梗、香附十余服，其肿渐高；外以琥珀膏敷之，肿顶红色；欲其作脓，又以十全大补汤加桔梗、贝母服之，半月脓熟；针之后，头腐脓清，虚热复作，食少不睡，仍以归脾汤间以逍遥散，服之三月而愈。

一男子平素怯弱，腰后微肿一块，饮食少思，口干发热，此得之肾伤之病也。治当朝以附桂八味丸，午用人参养荣汤扶植根本为要。彼以口干发热内火之故，欲投清凉之剂解之，予辞不敢治。请内医视之，以退热为主，正合病家之意。投药三剂，腹痛作泻，又以猪苓、泽泻、厚朴泄气等药，大热发作，形体更变，复请予治。予曰：死之速矣。伊不知因虚致病，法当滋补。况是腰间肿块，内肾受伤；口干作渴，肾水枯竭；发热不退，阴虚血少。今以有余之药而疗不足之症，岂有不死者。始信前误，又半月而死。

流注主治方

调和荣卫汤

调和荣卫汤甘草　陈独芎归芪大茴
赤芍白芷并乌药　牛膝红花相共随

治流注初起，气血凝聚，结肿不散，已成未成服。

川芎　当归　陈皮　独活各一钱　赤芍　白芷　乌药　大茴香　黄芪各八分　甘草（炙）　红花各五分　牛膝（下部加）

水二钟，煎八分，入酒一杯，量病上下服。

木香流气饮

木香流气饮芎归　苏桔青皮乌泽芪
枳壳槟苓防半夏　腹皮半芍膝甘随

治流注、瘰疬及郁结为肿；或血气凝滞，遍身走注作痛；或心胸痞闷，嗌咽不利，

胁腹膨胀，呕吐不食，上气喘急，咳嗽痰盛；或四肢面目浮肿者，并服之。

川芎 当归 紫苏 桔梗 青皮 陈皮 乌药 黄芪 枳实 茯苓 防风 半夏 白芍各一钱 甘草节 大腹皮 木香 槟榔 泽泻 枳壳各五分 牛膝(下部加)一钱

水三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六郁汤

六郁汤内用川芎　半夏陈苓香附同
甘栀苍术砂仁等　湿痰流注即时通

治诸郁结肿，及左右二搭相串，湿痰流注等症。

川芎 半夏 茯苓 香附 陈皮 山栀各一钱 苍术 砂仁 甘草各五分

姜三片，水二钟，煎服。

附子八物汤

附子八物汤芎芍　熟地人参术茯苓
甘草肉桂当归等　木香姜枣效通神

治房欲后阴虚受寒，致生肿块，又或遍身腿脚疼痛，不能步履。

川芎 白芍 熟地 人参 白术 茯苓 当归 附子各一钱 肉桂五分 木香甘草各三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一枚，煎八分，食远服。

疮科流气饮

疮科流气饮芎归　甘桔苏槟芍桂芪
防风枳壳香乌药　白芷人参厚朴随

治流注及一切郁怒凝滞气血，作肿疼痛；或胸膈痞闷；或风寒湿毒搏于经络，结成肿块者服。

当归 甘草 紫苏 人参 白芍 官桂 黄芪 防风 枳壳 乌药 桔梗 厚朴各七分 槟榔 木香 川芎 白芷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通经导滞汤

通经导滞汤香附　赤芍芎归熟地随
陈皮丹皮苏草节　牛膝红花独活奇

治妇人产后，败血流注，经络结成肿块疼痛者。

香附 赤芍 川芎 当归 熟地 陈皮 紫苏 牡丹皮 红花 牛膝 枳壳各一钱 甘草节 独活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入酒一小杯，食前服。

香附饼

香附饼最散风寒　酒和调成患上安
熨底热攻寒气散　敢教苦楚即成欢

治风寒流注袭于经络，结成肿痛。用香附为末，酒和，量疮大小，做饼复患处；热熨斗熨药上，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风寒湿毒宜姜汁作饼。

醒脾汤

醒脾汤中白术芪　人参酸枣地骨皮
茯神远志柴甘桔　香附木香共得宜

治怀抱郁结，思虑伤脾，致脾气不行，逆于肉里，乃生壅肿；疼痛不眠，心烦不安，神气不清等症。

白术 黄芪 人参 茯神各一钱 酸枣仁 地骨皮 远志各七分 柴胡 甘草

桔梗　黄连　木香　香附各五分　龙眼肉七个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调中大成汤

调中大成汤术附　苓归芍药藿黄芪
砂仁远志丹皮草　肉桂煨姜黑枣随

治流注溃后，脓水清稀，饮食减少，不能生肌收敛。

白术　茯苓　归身　白芍　陈皮　山药　黄芪　牡丹皮各一钱　人参二钱　藿香　砂仁　远志　甘草各五分　附子　肉桂各八分

水二钟，煨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远服。

黄芪六一汤

黄芪六一汤甘草　加上人参三味奇
流注脓多并作渴　更兼烦躁效堪推

治流注溃后，脓水出多，口干作渴，烦躁不宁服之。

黄芪（半生、半蜜水炒）六钱　甘草（半生半炙）一钱五分　人参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散血葛根汤

散血葛根汤半夏　芎防羌葛芷升麻
甘草细辛并苏叶　桔梗香附与红花

治跌扑伤损，瘀血凝滞，结成流注，身发寒热者。

干葛　半夏　川芎　防风　羌活　升麻　桔梗各八分　白芷　甘草　细辛　苏叶　香附　红花各六分

水二钟，葱三根，姜三片，煎八分，不拘时服。

先天大造丸

先天大造丸归杞　熟地生苓兔肉黄
乌茅巴骨香牛膝　远志青盐故纸方

治风寒湿毒袭于经络，初起皮色不变，漫肿无头；或阴虚外寒侵入，初起筋骨疼痛，日久遂成肿痛，溃后脓水清稀，久而不愈，渐成漏症者服。

紫河车（酒煮，捣膏）一具　熟地黄（酒煮，捣膏）四两　归身　茯苓　人参　枸杞　兔丝子　肉苁蓉（酒洗，捣膏）　黄精　白术　何首乌（去皮，用黑豆同蒸，捣膏）　川牛膝　仙茅（浸去赤汁，蒸熟去皮，捣膏）各二两　骨碎补（去毛，微炒）　川巴戟（去骨）　破故纸（炒）　远志（去心，炒）各一两　木香　青盐各五钱　丁香三钱　黑枣肉二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此方非独流注成漏者。又补一切气血虚羸，劳伤内损，乃男妇久无嗣息，并有奇功。

琥珀膏

琥珀膏中用大黄　南星白芷郁金香
同蒜捣稠敷患处　管教流毒即安康

治一切皮色不变，漫肿无头，气血凝滞，结成流毒；毋论身体上下、年月新久，但未成脓者并效。

大黄二两　郁金　南星　白芷各一两

共为细末，用大蒜头去壳捣烂，入上药再捣稠。入酒一二匙调匀，遍敷肿上，纸盖；随即热痛，又有不痛，俱待药干便效；次日又有起泡，又有不起泡者，如有泡起，挑去泡中黄水，膏贴之自效。

流注应用方

十全大补汤　人参养荣汤　补中益气汤　益气养荣汤　八珍汤（俱见痈疽溃疡门）　万灵丹（见痈疽肿疡门）　小柴胡汤　二陈汤（俱见瘰疬门）

乳痈论第二十六（附：乳岩）

夫乳病者，乳房阳明胃经所司，乳头厥阴肝经所属，乳子之母，不能调养，以致胃汁浊而壅滞为脓。又有忧郁伤肝，肝气滞而结肿，初起必烦渴呕吐，寒热交作，肿痛疼甚，宜牛蒡子汤主之；厚味饮食，暴怒肝火妄动结肿者，宜桔叶散散之；又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初如豆大，渐若棋子，半年一年，二载三载，不疼不痒，渐渐而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复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若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其时五脏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岩。凡犯此者，百人百必死。如此症知觉若早，只可清肝解郁汤或益气养荣汤，患者再加清心静养、无罣无碍，服药调理只可苟延岁月。若中年已后，无夫之妇得此，其死尤速，故曰：夫乃妇之天也。惟初生核时，急用艾灸核顶，待次日起泡挑破，用披针针入四分，用冰蛳散条插入核内，糊纸封盖；至十三日，其核自落，用玉红膏生肌敛口，再当保养不发。又男子乳节与妇人微异，女损肝胃，男损肝肾，盖怒火房欲过度，以此肝虚血燥，肾虚精怯，血脉不得上行，肝经无以荣养，遂结肿痛。治当八珍汤加山栀、牡丹皮。口干作渴者，加减八味丸；肾气素虚者，肾气丸；已溃作脓者，十全大补汤。怀孕之妇乳疾曰内吹，因胎气旺而上冲，致阳明乳房作肿，宜石膏散清之，亦可消散；迟则迁延日久，将产出脓，乳汁亦从乳窍流出，其口难完。有此者，纯用补托生肌，其口亦易完矣。

乳痈乳岩看法

初起红赤肿痛，身微寒热，无头眩，无口干，微痛者，顺；已成煨肿发热，疼痛有时，一囊结肿，不侵别囊者，轻；已溃脓黄而稠，肿消疼痛渐止，四边作痒，生肌者，顺；溃后脓水自止，肿痛自消，新肉易生，脓口易合者，顺。

初起一乳通肿，木痛不红，寒热心烦，呕吐不食者，逆；已成不热不红，坚硬如石，口干不眠，胸痞食少者，逆；已溃无脓，正头腐烂，肿势愈高，痛势愈盛，流血者，死；溃后肉色紫黑，痛苦连心，恶气日深，形体日削者，死。

乳痈乳岩治法

初起发热恶寒，头眩体倦，六脉浮数，邪在表，宜散之；发热无寒，恶心呕吐，口干作渴，胸膈不利者，宜清之；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结肿坚硬微痛者，宜疏肝行气；已成煨肿发热，疼痛有时，已欲作脓者，宜托里消毒；脓已成而胀痛者，宜急开之；又脾胃虚弱，更兼补托；溃而不敛，脓水清稀，肿痛不消，疼痛不止，大补气血；结核不知疼痛，久而渐大，破后惟流污水，养血清肝。

乳痈治验

一妇人因怒左乳肿痛，寒热交作。以人参败毒散一剂，表症已退；又以牛蒡子汤，二服肿消，渐渐而安。

一妇人忧思过度，久郁成痨，左乳结核如桃半年，似痛非痛，咳嗽生痰，身发潮热，诊之脉微数而无力，此真气虽弱，而邪火尚未有余，如用药合理，亦堪调治。先用逍遥散加香附、贝母，十余服而咳嗽渐止，寒热间作；又以八珍汤加香附、牡丹皮、柴胡、远志十余服，身热去其八、九；又以益气养荣汤加青皮、木香两月余，其胸膈得利，嗳气得舒，饮食渐进，肌肤渐泽，外肿以阿魏化痞膏贴之，半年余而消。

一妇人右乳疼痛，肿如复碗，诊之脉数有力，此有余症，欲作脓也。以托里消毒散，数服而胀痛，即针之出脓碗许，又以十全大补汤加香附十余服而安。

一妇人暴怒，左乳结肿疼痛，自服仙方活命饮，二服疼痛稍止，结肿不消；仍服

清凉败毒之剂，肿痛反作，形体日弱。予诊之脉浮数而无力，此属真气虚而邪气实也，非补不可，以益气养荣汤四、五服，其肿始高，寒热亦退；又十余服而脓溃，兼以十全大补汤，两月而痊。此非纯补之功，其疾岂能得愈。

一男子年过五旬，因妻丧子不成立，忧郁伤肝，左乳结肿，半年痛甚作腐，肝脉弦数。先以小柴胡汤加青皮、山栀、远志、贝母，数服而肝脉稍平；又以八珍汤仍加前药十余服，其肿渐腐为脓；更服益气养荣汤，庶保收敛。彼为内医所惑，谓郁怒伤肝，肝经有火，不必用补，更服降火、流气、宽中等剂，致食少便秘，发热作渴，复请予治。肝脉复弦，口干作渴，邪火内淫；饮食减少，脾土受伤；便秘发热，阴血竭而为燥为热。已上俱内损症也，辞不治。后月余果死。

一妇人左乳结核，三年方生肿痛，诊之脉紧数而有力，此阳有余而阴不足也。况结肿如石，皮肉紫色不泽，此乳岩症也。辞不治。又一妇左乳结肿，或小或大，或软或硬，俱不为痛，已半年余，方发肿如复碗，坚硬木痛，近乳头垒垒遍生疙瘩，时痛时痒，诊之脉弦而数，肿皮惨黑不泽，此气血已死，辞不可治。又一妇已溃肿如泛莲，流血不禁，辞后果俱死。

乳痈主治方

牛蒡子汤

牛蒡子汤瓜蒌仁　银花山栀甘草陈
黄芩连翘柴花粉　青皮牛子角针平

治乳痈、乳疽，结肿疼痛，毋论新久，但未成脓服。

陈皮　牛蒡子　山栀　金银花　甘草　瓜蒌仁　黄芩　天花粉　连翘　角针各一钱　柴胡　青皮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入酒一杯和匀，食远服。

桔叶散

桔叶散内有柴陈　川芎山栀青皮迎
石膏黄芩连翘行　甘草加之效有灵

治妇人有孕胎热为内吹，有儿吃乳名外吹，致乳结成肿痛，寒热交作，甚者恶心呕吐，并服之。

柴胡　陈皮　川芎　山栀　青皮　石膏　黄芩　连翘各一钱　甘草五分　橘叶二十个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渣再煎服。

清肝解郁汤

清肝解郁汤陈芍　桔半芎归贝茯神
青皮生附并苏叶　通草山栀远志评

治一切忧郁气滞，乳结肿硬，不疼不痒，久渐作疼，或胸膈不利，肢体倦怠，面色痿黄，饮食减少。

陈皮　白芍　川芎　当归　生地　半夏　香附各八分　青皮　远志　茯神　贝母　苏叶　桔梗各六分　甘草　山栀　木通各四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鹿角散

鹿角散效独称雄　消乳专于建大功
每服三钱酒调下　能教肿痛永无踪

治乳痈新起结肿疼痛，憎寒发热，但未成俱效。

鹿角尖三寸（用炭火内煅稍红存性碾末）

每服三钱，食后热酒一茶钟调服，甚者再一服必消。

回乳四物汤

回乳四物汤最灵　芎归白芍熟地呈
加上麦芽能散乳　最消肿胀得和平

治产妇无儿吃乳，致乳汁肿胀，坚硬疼痛难忍。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各二钱　麦芽（炒为粗末）二两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用脚布束紧两乳，以手按揉其肿，自然消散，甚者再用一服。

灸乳肿妙方

灸乳肿痛方来异　恼怒劳伤气不调
将碗复于患上灸　诸般肿疼寂然消

治气恼劳伤，或寒热不调，乳内忽生肿痛。

用碗一只，内用粗灯草四根，十字排匀，碗内灯草头各露寸许，再用平山粗纸裁成一寸五分阔纸条，用水湿纸贴盖碗内灯草上，纸与碗口相齐；将碗复于肿乳上，留灯草头在外，将艾大圆放碗足底内，点火灸之；艾尽再添，灸至碗口流出水气，内痛觉止方住，甚者次日再灸一次必消。

保安万灵丹（见痈疽肿疡门）

治乳痈初起，发热恶寒，头眩，肢体作痛者立效。

益气养荣汤（见瘰疬门）

治郁怒伤肝，七情内结，以致乳中生核，不疼不痒，日久方痛；甚者胸膈不利，吞酸呕吐，头目昏眩，四肢倦怠；或已破溃，脓水清稀，不能收敛，饮食减少，口淡无味，自汗盗汗，肢体羸瘦者，并效。

治乳便用方

治乳蒲公英常说　同酒煎来乘热啜
再加葱汤催汗泄　消肿犹如汤泼雪

治乳痈初起肿痛未成脓者。

用蒲公英春秋间开黄花似菊，取连根蒂叶二两捣烂，用好酒半斤同煎数沸，存渣敷肿上，用酒热服，盖睡一时许，再用连须葱白汤一茶钟催之，得微汗而散。此方乡村偏僻无药之所用之极妙，亦且简便。

下乳天浆散

下乳天浆散四物　茯苓花粉麦门冬
王不留行并山甲　漏芦甘草木通逢

治乳母元气虚弱，乳汁微少，或生儿日久乳少。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茯苓　天花粉　甘草　王不留行（炒）　麦门冬　漏芦　川山甲（炒）　通草各一钱

用健猪前蹄一只，煮蹄烂，取汁两碗，同药煎至碗半，二次顿热，食远服之。以热木梳梳其乳房，其汁如泉涌而来。

木香饼

木香饼同生地黄　二物和匀患上装
气滞肿疼并闪肭　用之一熨自无殃

治一切气滞结肿成核，或痛或闪肭、风寒所伤并效。

木香五钱　生地黄（捣膏）一两

上木香为末，同地黄和匀。量患处大小，作饼置肿上，以热熨斗熨之；坚硬木痛者，间日熨之妙。

乳痈应用方

十全大补汤　八珍汤（见痈疽溃疡门）　逍遥散　冰蛳散　小柴胡汤（见瘰疬门）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阿魏化痞膏（见痞疾门）

附骨疽第二十七（附：鹤膝风）

夫附骨疽者，乃阴寒入骨之病也。但人之气血生平壮实，虽遇寒冷则邪不入骨。凡入者，皆由体虚之人，夏秋露卧，寒湿内袭；或房欲之后，盖复单薄，寒气乘虚入里，遂成斯疾也。初起则寒热交作，稍似风邪；随后臀腿筋骨作疼，不热不红，疼至彻骨。甚者曲伸不能转侧，日久阴变为阳，寒化为热，热甚而腐肉为脓，此疽已成也。凡治此症，初起寒热作痛时，便用五积散加牛膝、红花发汗散寒、通行经络，或万灵丹发汗亦可；次以大防风汤行经活血、渗湿补虚。又有生于尻臀部位漫肿作疼者，内托羌活汤；腿内近膝股，漫肿木痛者，内托芪柴汤；腿外侧者，内托酒煎汤。初起通用人参败毒散加木瓜、牛膝、苏木、红花，虚者十全大补汤加羌活、防己、牛膝；已成欲作脓者，附子八珍汤；脓成胀前者，即针之；脓稠而黄体实者，十全大补汤；脓清色白体虚者，保元大成汤；食少体倦者，香砂六君子汤；脾虚寒热者，补中益气汤，以此调理可也。又有风湿相乘之症，初起寒热交作，次传腿肿作痛，其形光亮微红，发热肿痛，按之如泥不便起者，宜当归拈痛汤或茯苓佐经汤，间服万灵丹和之。以上之症，皆由元气不足中来，不可误用损脾、泄气、败毒等药，外禁寒凉等法；如误用之，必致气血冰凝，内肉瘀腐，日久化为污水败脓，流而不禁者终死。又有房欲劳伤，寒热互变，气血乖违，经脉横解，受病日深以成斯疾者，其患大腿渐渐肿如冬瓜，上过胯腹，下连足底，牵连漫肿，皮色不红，日久溃脓，色白腥秽，肿仍不消，痛仍不减，元气日衰，身体缩小，唇舌干焦，二便枯秘，诸药不效，饮食不进者，终为不治。又有鹤膝风，乃足三阴亏损之症。初起寒热交作时，亦宜五积散加牛膝、红花，或万灵丹发汗俱可；如汗后肿痛仍不消减，此阴寒深伏，以大防风汤温暖经络，重者兼灸膝眼二穴，敷以琥珀膏，亦可渐渐取效。又如以上之法俱不效者，终成痼疾，不必强药消之，只宜先天大造丸、史国公酒药每常服之，终年亦可转重就轻，移步行履，尚可图也。

附骨疽看法

初起身微寒热，饮食如常，结肿微红，疼不附骨者，顺；已成举动自便，结肿成囊，疼痛有时，脓易成者，为吉；已溃脓稠，肿消痛减，身体轻便，醒苏睡稳，不热者，吉；溃后元气易复，饮食易进，内肉易实，脓水易干者，吉。

初起身发寒热，漫肿色白，肢体牵强，疼痛附骨者，险；已成举动不便，通腿漫肿，不热不红，不作脓者，为险；已溃脓水清稀，气秽腥臭，肿痛不消，形体日削者，死；溃后脾胃虚弱，饮食无味，口渴不止，唇白皮枯者，死。

附骨疽治法

初起发热恶寒，身体拘急，腿脚肿疼，脉浮紧者，散之；已成腿脚肿痛，皮色不变，上下通肿者，散寒、温经络；寒热作肿，色白光亮，按之如泥不起者，宜健脾渗湿；身体无热恶寒，脉迟而濡，腿肿不热者，养血、温经络；暑中三阴，脉洪而数，腿脚煽肿，口干便燥者，宜下之；已溃脓水清稀，饮食减少，形体消瘦者，补中健脾胃；溃后肿痛不减，脓水不止，虚热不退者，温中养气血；愈后筋骨牵强，曲伸不便者，宜滋养气血、通利关节。

附骨疽治验

一男子中寒发散未尽，大腿肿痛，脉浮数而无力，此风寒未尽内虚故也。以五积散去麻黄加牛膝二服，疼痛稍减；又以内托黄芪酒煎汤，四服通肿俱消。惟腿外侧结肿一块不退，此瘀血凝滞欲作脓也，以托里药候脓熟针之，更以十全大补汤而敛。

一男子劳碌遇寒，每发腿痛，发则寒热呕吐，胸痞不食，此因气恼、饮食不节，脾胃受伤，故脾气有亏，饮食不能运化痰滞，中脘湿热动而下流注为脚气。以开结导引丸二服，行去停痰；又以半夏佐经汤数服，呕止膈利；更以附子六物汤，数剂消而不发。

一老人年六旬，过欲肾虚，致筋挛痹缩，脚膝无力，不能步履。外贴祛风逐湿膏，内服《三因》胜骏丸而愈。

一男子右腿肿痛两月余。予曰：脓已在久，何不开之？彼曰：二老医同治，俱称内消无脓，其脓不知真否？此当再请二老决之。又曰：此必无脓。但患者昏沉不醒，命在危笃。予强开之，出脓盆许，以独参汤连进二服而苏，后以十全大补汤调理百日外而安。

一男子房事后阴寒，大腿无形作痛，至夜尤甚，不能步履。医以散寒除湿、消痰止痛药治之，其疼益增，诊之脉细涩而无力，此气血不足、寒气所乘之症。当以大防风汤，二剂疼痛顿减；又四剂，其疾痊安。

一男子暑月欲后，当风睡卧，致寒气袭于左腿，遂成肿痛，寒热交作，胸痞不食。以保安万灵丹葱汤化服，洗浴发汗，以散骨髓寒毒。后以大防风汤去羌活加红花、破故纸温暖肾经、通行经络，肿痛渐消，血脉渐和，后以《三因》胜骏丸间服调理，两月而愈。

一监生似前欲后受寒，致成腿痛，予以暖肾经、温经络、散寒邪药治之。彼以为缓，请内医，甘服表散之剂，外邪虽散，其内必虚。又以小柴胡汤等药调理；致虚热发作，口燥咽干，烦渴不已；又以知母石膏汤清其上，防风、木瓜、威灵仙等剂攻其下，众议纷纷，杂药妄进，致病愈剧。仍复请治，其时患腿愈肿，其形缩小，此必死症也。况此症原从肾经受寒，非附子、破故纸不能通达关节；非羌活、防风、牛膝不能通行闭滞；非人参、白术、炙甘草不能使脾气行达四肢；非川芎、当归、白芍、熟地、红花不能养血活血。凡病从虚而入者，先补其虚，后攻其病。况治此症，不加温补而反用发散解肌，以正风寒有余之法治之，不死何愈？后果死。医者众误，始信而服之。

附骨疽主治方

五积散

五积散桂芎归桔　　苍半麻陈芍茯苓
枳壳干姜并厚朴　　白芷甘草共姜行

治风寒湿毒客于经络，致筋挛骨痛，或腰脚酸疼，或遍身拘急，或发热恶寒、头痛者，并宜服之。

苍术二钱　陈皮　桔梗　川芎　当归　白芍各一钱　麻黄　枳壳　桂心　干姜　厚朴各六分　白芷　半夏　甘草　茯苓各四分

姜三片，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头痛恶寒者，加连须葱头三根，盖汗为效。下部，加木瓜、牛膝。

内托羌活汤

内托羌活汤苍柏　　防桂连翘蒿本芪
归尾陈皮兼甘草　　红花加上效堪推

治尻臀患痈，坚硬肿痛，两尺脉紧数，按之无力。

羌活　黄柏　防风　归尾　蒿本　肉桂各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连翘　甘草　苍术　陈皮各六分　红花五分

水、酒各一茶钟，煎八分，食前服。

当归拈痛汤

当归拈痛汤二术　羌活防芩泽泻苓
升麻茵陈甘草节　人参知母要调匀

治湿热下注，腿脚生疮，赤肿作痛；或腰脚酸痛，或四肢遍身重痛，或下部顽麻作痒，或成血风。

羌活　当归　防风　茵陈　苍术各一钱　苦参　升麻　白术各七分　葛根　甘草　黄芩　知母　泽泻　猪苓　人参各五分　黄柏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内托黄芪汤

内托黄芪汤黄柏　羌活当归生地黄
柴胡肉桂连翘等　木瓜加上效非常

治湿热腿内近膝股患痈，或附骨痈初起肿痛，此太阴厥阴之分也。脉细而弦，按之洪缓有力。

黄芪（盐水拌炒）　当归　柴胡　木瓜　连翘各一钱　羌活　肉桂　生地黄　黄柏各五分

水、酒各一钟，煎一半，空心热服。

内托酒煎汤

内托酒煎汤桂芪　柴胡连翘黄柏宜
甘草升麻大力子　煎同水酒效堪推

治寒湿发于腿外侧少阳经分患痈，或附骨痈坚硬漫肿作痛，或流至足阳明经作肿亦治之。

黄芪　当归各二钱　柴胡一钱五分　连翘　肉桂　大力子各一钱　升麻　黄柏　甘草各五分

水、酒各一茶钟，煎一半，食前服。

茯苓佐经汤

茯苓佐经汤半夏　二术陈皮草葛根
藿香泽泻柴胡等　木瓜厚朴共同行

治足少阳经为四气所乘，以致腰腿发热疼痛，头目昏眩，呕吐不食，胸膈不利，心烦热闷等症。

茯苓　陈皮　半夏　白术　苍术各一钱　藿香　泽泻　甘草　葛根　柴胡　厚朴　木瓜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附子六物汤

附子六物汤甘草　防己白术桂枝苓
同水二钟姜三片　太阴足肿最消疼

治四气流注于足太阴经，骨节烦痛，四肢拘急，自汗短气，小便不利，手足或时浮肿，并皆服之。

附子　甘草各一钱　防己　白术　茯苓各八分　桂枝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远服。

麻黄左经汤

麻黄左经汤葛根　羌活防风苍术苓
防己甘草细辛等　桂心姜枣效通神

治风寒暑湿流注足太阳经，腰足挛痹，关节重痛，憎寒发热，无汗恶寒或自汗恶风，头痛等症。

麻黄　葛根　羌活　防风　苍术　茯苓　防己各一钱　桂心　细辛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小续命汤

小续命汤芎白术　防风防己共人参
附子麻黄桂枝等　白芍黄芩甘草凭

治寒湿之气中于三阳，致身不热，所患烦痛或脚转筋，或肿或不肿，或膝腿顽痹，或时缓纵不随，或遍身百节挛痛，或小肠疝气攻冲并服之。

川芎　白术　防风　人参　防己　附子（生用）　麻黄（有汁去之）　桂心　黄芩　白芍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入姜汁一匙和匀，食前服。又暑中三阴，所患必热，去附子，减桂枝一半。

大防风汤

大防风汤术附归　参芍川芎杜仲芪
羌活牛膝并甘草　姜引加之熟地随

治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两膝作痛，久则膝愈大而腿愈细，因名曰鹤膝风，乃败症也。非此方不能治。又治附骨疽，皮色不变，大腿通肿，疼痛无奈，及痢后脚痛缓弱不能行，或腿膝肿痛。

人参二钱　防风　白术　附子　当归　白芍　川芎　杜仲　黄芪　羌活　牛膝　甘草　熟地各一钱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槟苏散

槟苏散内用木瓜　香附陈皮大腹加
羌活木香姜作引　敢教风湿疾无他

治风湿流注，脚胫酸痛，或麻痹不仁，呕吐不食。

槟榔　紫苏　木瓜　香附　陈皮　大腹皮各一钱　木香三分　羌活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葱白三茎，煎一钟，空心服。

独活寄生汤

独活寄生汤茯苓　芎归防芍细辛参
桂心杜仲秦艽膝　熟地甘草共相平

治肝肾虚弱，风湿内攻，足胫缓纵或膝痹挛重。

独活二钱　茯苓　川芎　当归　防风　白芍　细辛　人参　桂心　杜仲　秦艽　牛膝　熟地　桑寄生（真者）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神应养真丹

神应养真丹木瓜　当归芎芍共天麻
羌活熟地兔丝子　蜜丸酒服效堪夸

治厥阴经为四气所袭，脚膝无力，左瘫右痪，半身不遂，手足顽麻，言语蹇涩，气血凝滞，遍身疼痛者并服。

当归　川芎　白芍　天麻　羌活　熟地（捣膏）　木瓜　菟丝子各等分

上为细末，入地黄膏加蜜，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温酒、盐汤任下。

《三因》胜骏丸

三因胜骏膝附归　防麻枣熟木槟随
麝乳戟甘羌没藓　苍蝎苁蓉故纸宜

治元气不足，真气虚弱，及诸虚被寒，湿气侵袭，手足拳挛，脚趾连脚面拘急，走注疼痛，筋脉不伸，行步不随。常服益真气、壮筋骨、黑髭须、滑皮肤，一切足弱、鹤

膝风症，膝愈大而腿愈细并治。

附子一枚（一两之外制之） 当归 明天麻 牛膝 酸枣仁 熟地（捣膏） 防风各二两 木瓜四两 全蝎（净身）一两 麝香一钱 乳香 木香 没药 羌活 甘草（炙）各五钱 槟榔 川萆薢 肉苁蓉 破故纸 巴戟（去心） 苍术各一两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淡盐汤、温酒任下。病近者七日，年深者半月见效。

健步丸

健步丸中用苦参 防风防己泽柴呈
羌活滑石瓜蒌等 甘草川乌肉桂评

治生平好饮，食烧酒多，伤于脾肺，膝中无力，伸不能屈，屈不能伸，膝脊腿脚沉重，行步艰难者。

苦参（酒洗） 防己（酒浸，微焙） 羌活 柴胡 滑石（炒） 瓜蒌根 甘草各五钱 防风 肉桂各三钱 泽泻一两半 川乌（泡）二钱

上为细末，酒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大腹子散

大腹子散苏木瓜 羌荆赤芍木通加
独活桑皮并枳壳 甘草青皮效可夸

治风毒脚气上攻，寒热交作，肢节烦疼，心神壅闷。

大腹子 紫苏 木瓜 羌活 荆芥 赤芍 木通 独活 桑白皮 青皮各五分 枳壳一钱 甘草三分

水二钟，姜五片，葱白三茎，煎八分，空心服。

加味败毒散

加味败毒散人参 羌独前柴芎桔梗
茯苓枳壳同甘草 木瓜苍术此为能

治足三阳经湿热、毒气流注脚踝，煽赤肿痛，寒热如疟，自汗恶风，或无汗恶寒，或恶闻饮食者。

人参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桔梗 茯苓 枳壳 甘草 木瓜 苍术各八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便秘，加炒大黄。

千里健步散

千里健步散奇功 细辛防风白芷同
加上草乌为细末 长安瞬息即时通

治远行两脚肿痛，若用之可行千里轻便甚妙。

细辛 防风 白芷 草乌

上等分为末。掺在鞋底内，如底干即以水微湿过，掺药着脚行走，自不吃力，再不作肿。

雷火神针

雷火神针效罕稀 丁香蕲艾麝香随
风寒湿毒艰难病 针之患上效堪推

治风寒湿毒袭于经络为患，漫肿无头，皮色不变，筋骨疼痛，起坐艰难，不得安卧者，用此针之。

蕲艾三钱 丁香五分 麝香二分

药与蕲艾揉和，先将夹纸作筒如指粗大，用艾药叠实收用。临用以肖山纸七层平放患上，将针点着一头对患向纸捺实，待不痛方起针，病甚者再复一次，七日后，火

疮大发，自取功效矣。

追风逐湿膏

逐湿膏中川草乌　麻藤星桂半草图
羌辛芷术归豨莶　大黄独活共相扶

治风寒暑湿相伤，以致骨节疼痛，筋挛不能步履，或麻木湿痹等症并效。

豨莶草　麻黄　川乌　草乌　风藤　半夏　南星　羌活　草麻子（打碎）　桂枝各三两　独活　细辛　当归　白芷　苍术　大黄各二两

以上药各切咀片，用葱汁、姜汁各二碗拌药先浸一宿；次日用香油半斤，同药入锅内慢火煎至葱、姜二汁将干，不报时、油方与药相煎渣枯为度；细绢滤清，每油一斤，下飞过炒丹十两为准配用，再将前油入锅内煎滚，以油滴水成珠不散方下黄丹，徐徐搅入，其膏已成；再下碾净松香净末一斤四两，再同熬化，取下锅来，以盆顿稳，再下乳香、木香、胡椒、轻粉各末二两，白芥子细末四两，渐入搅匀，倾入钵内盛贮，渐用热汤顿化，绫缎摊贴。七日后，诸病可痊，百发百中。

附骨疽应用方

保安万灵丹（见痈疽肿疽门）　十全大补汤（见溃疡门）　小柴胡汤（见瘰疬门）

肠痈论第二十八

夫肠痈者，皆湿热、瘀血流入小肠而成也。又由来有三：一、男子暴急奔走，以致肠胃传送不能舒利，败血浊气壅遏而成者一也；二、妇人产后，体虚多卧，未经起坐，又或坐草艰难，用力太过，育后失逐败瘀，以致败血停积，肠胃结滞而成者二也；三、饥饱劳伤，担负重物，致伤肠胃，又或醉饱、房劳过伤精力，或生冷并进以致气血乖违，湿动痰生，多致肠胃痞塞，运化不通，气血凝滞而成者三也。总之，初起外症发热恶寒，脉芤而数，皮毛错纵，腹急渐肿，按之急痛，大便坠重，小便涩滞若淋甚者，脐突腹胀，转侧水声，此等并见则内痈已成也。初起未成时，小腹殷殷作痛，俨似奔豚，小便淋涩者，当大黄汤下之，瘀血去尽自安。体虚脉细不敢下者，活血散瘀汤和利之。已成腹中疼痛，胀满不食，便淋刺痛者，薏苡仁汤主之。腹濡而痛，小腹急胀，时时下脓者，毒未解也，用牡丹皮汤治之。如脓从脐出，腹胀不除，饮食不少，面白神劳，此皆气血俱虚，宜八珍汤加牡丹皮、肉桂、黄芪、五味子敛而补之。如积袭日久，因循不识此症，误作胀病治之，以致毒攻内脏，肠胃受伤；或致阴器攻烂，腐脂黑斑，色败无脓，每流污水，腹连阴痛，烦躁不止，身热口干，衾帏多臭，卧房难进者，凡犯之俱为不治证。宜斟酌之。

肠痈看法

初起小腹疼痛，小便不利，六脉微缓，不作寒热者，轻；已成小腹肿而坚硬，小便数而不利，六脉洪数者，险；已溃时时下脓，里急后重，日夜无度，疼痛不减者，重；溃后脓腥臭秽，或流败水浊瘀，虚热更增不食者，死。

肠痈治法

初起小腹疼痛，或软或硬，脉芤数者，瘀血也，宜下之；小腹作痛有块，大便秘涩，小便如淋者，宜和而利之；已溃时时下脓，腹痛不止，饮食无味者，宜托而补之；产妇恶露不尽，流注小肠作痛脉数者，宜和而导之；腹胀日久，脐高突出，转侧响如水声，脓内蓄，急针之。

肠痈治验

一男子小腹胀痛，里急后重，时时下脓，医作痢疾治之愈重，诊之脉芤而数，此

小肠痈也。薏苡仁汤一服，下脓升许，随下坠重，更以牡丹皮散六服而安。

一幼妇产后月余，腹中渐痛，肿胀如盅，内医纷纷认为盅病。又月余，沉重昏愦，彼家已弃不治。请予视童稚疮恙，偶言此，予讨诊之。彼时人虽昏愦不苏，诊之其脉细数有力，此内痈脓病也，犹似不妨。彼家曰：无生之理。予曰：腹肿上见而按之，一决其生何如？随视肿皮，紧急光亮，脐下大热，此内痈不妨，乃万无一失之病。彼家欢悦，分付先备净桶，用滚汤半桶盖之听用。先以薏苡仁汤加酒炒大黄二钱，徐徐灌服，待腹中觉痛，搭起患者坐桶上，热气熏蒸，其脓下如涌泉，连汤与脓，约共满桶，其患即苏。更服八珍汤加牡丹皮、五味子，调理月余而安。

一妇人小腹肿痛，小便如淋，诊之脉缓而芤。此得之行经时误餐生冷，又兼恼怒，肝火急驳瘀血而成内痈。脓尚未成也，以大黄汤下之，瘀血出尽而安。

一妇人小产，瘀血未尽，劳动之早，小腹内外肿痛月余，大便秘燥，小便涩滞，口燥咽干，烦闷不睡。内医调理其病日重，偶见问之。予曰：恐内痈也。请视脉数实而有力，此肠痈已成。用薏苡仁汤加大黄一服，下脓数碗，胀痛顿退；外肿坚硬不散，仍煽作痛，此欲溃脓从外泄也，以十全大补汤，三服脓胀痛而针之；更服八珍汤加牡丹皮、五味子，月余而敛。

一妇人腹胀如鼓，脐突寸许，小水涩滞，转侧腹有水声，此内脓已成。用针刺脐上突顶，出脓盆许；以牡丹皮、散五、六剂，其脓渐少，朝以八味丸，暮以八珍汤加泽泻、牡丹皮、黄芪、破故纸服之，月余而愈矣。

肠痈主治方

大黄汤

大黄汤中用朴硝　丹皮白芥不相饶
加上桃仁病即消　肠痈腹痛自然调

治肠痈小腹坚硬如掌而热，按之则痛，肉色如故；或煽赤微肿，小便频数，汗出憎寒，脉紧实而有力，日浅未成脓者，宜服之。

大黄（炒）　朴硝各一钱　牡丹皮　白芥子　桃仁（去皮尖）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或空心温服。

活血散瘀汤

活血散瘀汤赤芍　芎归苏木与丹皮
瓜蒌枳壳桃仁等　槟榔加上大黄随

治产后恶露不尽，或经后瘀血作痛，或暴急奔走，或男子杖后瘀血流注肠胃作痛，渐成内痈，及腹痛大便燥者，并宜服之。

川芎　归尾　赤芍　苏木　牡丹皮　枳壳　瓜蒌仁（去壳）　桃仁（去皮尖）各一钱　槟榔六分　大黄（酒炒）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渣再煎服。

牡丹皮散

牡丹皮散芍参芪　茯苓薏苡牡丹皮
甘草白芷芎归等　桃仁官桂木香宜

治肠痈腹濡而痛，以手重按则止，或时时下脓。

人参　牡丹皮　白芍　茯苓　黄芪　薏苡仁　桃仁　白芷　当归　川芎各一钱　甘草　官桂各五分　木香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七贤散

七贤散内参山药　萸肉丹皮熟地黄
茯苓还有黄芪辈　姜枣同煎理内伤

治肠痈溃后，疼痛淋沥不已；或精神减少，饮食无味，面色痿黄，四肢无力，自汗盗汗，睡卧不宁。

茯苓　山药　牡丹皮　山茱萸　熟地黄　人参各一钱　黄芪二钱

水二钟，煨姜三片，大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失笑散

失笑散用五灵丹　　还有蒲黄相更随

心腹诸疼并疝痛　　吞之即可乐嘻嘻

治产后心腹绞痛欲死，或血迷心窍，不省人事，及寻常腹内瘀血或积血作痛。又妇人血气为病作痛之圣药也，及治男子诸疝疼痛不已者。

五灵脂　蒲黄（俱炒）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醋一合，调稠熬数滚，入水一钟，煎七分，食前连药服用。醋为丸，每服二钱，淡醋汤下。治前症亦妙。

排脓散

排脓散内用黄芪　　白芷芎归山甲宜

银花再兼瓜蒌等　　防风加上效堪推

治肠痈小腹胀痛，脉滑数，里急后重，时时下脓。

黄芪　当归　金银花　白芷　川山甲　防风　川芎　瓜蒌仁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或为末，每服二、三钱，食远蜜汤调下亦可。

瓜蒌子汤

瓜蒌子汤薏苡仁　　桃仁丹皮共此呈

产后恶露并瘀血　　肠胃停来用此清

治产后恶露不尽，或经后瘀血停滞肠胃作痛，纵非是痈，服之亦效。

薏苡仁四钱　桃仁　牡丹皮　瓜蒌仁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并空心服。

薏苡仁汤

薏苡仁汤功效奇　　肠痈腹痛最堪医

桃仁加上瓜蒌子　　白芍丹皮在后随

治肠痈腹中疼痛，或胀满不食，小便涩滞，妇人产后多有此病，纵非痈，服之尤效。

薏苡仁　瓜蒌仁各三钱　牡丹皮　桃仁（去皮尖）各二钱　白芍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

应　用　方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八味丸（俱见溃疡门）

脏毒论第二十九

夫脏毒者，醇酒厚味、勤劳辛苦，蕴毒流注肛门结成肿块。其病有内外之别，虚实之殊。发于外者，多实多热，脉数有力，肛门突肿，大便秘结，肚腹不宽，小水不利，甚者肛门肉泛如箍，孔头紧闭，此为外发，属阳易治，宜四顺清凉饮、内消沃雪汤通利大小二便；痛甚者，珍珠散、人中白散搽之；脓胀痛者针之。发于内者，属阴虚湿热渗入肛门，内脏结肿，刺痛如锤，小便淋沥，大便虚秘，咳嗽生痰，脉数虚细，寒热往来，遇夜尤甚，此为内发，属阴难治，宜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天花粉、甘草，兼以六味地黄丸调治，候内脏脓出则安。又有生平情性暴急，纵食膏粱，或兼补术，蕴毒结于脏腑，火热流注肛门，结而为肿，其患痛连小腹，肛门坠重，二便乖违，或泻或秘，肛门内蚀，串烂经络，污水流通大孔，无奈饮食不餐，作渴之甚，凡犯此未得

见其有生。又有虚劳久嗽，痰火结肿，肛门如栗者，破必成漏，沥尽气血必亡。此二症乃内伤之故，非药可疗，不可勉治也。

脏毒看法

初起肿痛，红色光亮，疼痛有时，肛门不坠，便和者，易；已成燉赤肿痛，发热不渴，小便不数，展转自便者，顺；已溃脓稠，色鲜不臭，燉肿渐消，疼痛渐减，能食者，顺；溃后脓水渐止，新肉易生，不疼多痒，疮口易干者，顺。

初起坚硬漫肿，内脏闭痛，小便频数，大便秘结者，险；已成疼痛日甚，肿连小腹，肛门闭紧，下气不通者，重；已溃臭水淋漓，疼痛不减，肿仍不消，身热唇焦者，逆。

脏毒治法

初起寒热交作，大便坠痛，脉浮数者，宜用轻剂解散；已成内热口干，大便秘结，脉沉实而有力者，当下之；肛门肿痛，常欲便而下坠作痛者，导湿热兼泻邪火；肛门燉肿疼痛，小便涩滞，小腹急胀者，清肝、利小水；出脓腥臭，疼痛不减，身热者，养血、健脾胃，更兼渗湿；脓水清稀，脾胃虚弱，不能收敛者，滋肾气，急补脾胃。

脏毒治验

一男子肛门肿突，红紫痛甚。以内消沃雪汤二服，大便已通数次，疼痛稍减；外肿上以珍珠散清蜜调搽，早晚二次，其肿渐消，更以凉血地黄汤而痊愈。

一妇人产后用力太过，肛门坠肿，疼苦之甚。先以枳壳、紫苏煎汤熏洗，后以珍珠散加冰片、猪脊髓调搽，内以四物汤加升麻、苍术、丹皮、枳壳服之而消。

一男子夏月好饮火酒，热毒流入肛门，结肿坚硬，形色紫黑，坠痛便秘。以黄连解毒汤加大黄、枳壳，二剂便通，疼痛稍止；又以四物汤合前汤数剂，其肿渐消。存坚肿栗大不散，以脏连丸服至月余而愈。

一妇人肛门肿突，坚硬痛极。用攻利、解毒药俱不应，以神灯照法照之，早晚二次，其疼方减。以蟾酥锭磨浓涂之，坚硬渐腐为脓；仍服内消沃雪汤，二剂便通，疼苦减其大半。又以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厚朴、苍术，外以珍珠散加冰片、猪髓调搽，月余而平。

一男子素有内痔便血，常欲脱肛。一朝肛门坠重不收，肿痛突起，光亮紫色，此湿热流注结肿，固难收入，以黄连除湿汤二剂，外用珍珠散加冰片清蜜调涂，其肿痛渐减；后以补中益气汤加生地、黄连、苍术、天花粉、牡丹皮，服之数剂，其肿痛渐减而平。

一监生素性急暴，每纵膏粱，因积毒流于大肠，内如针刺，外肛不肿，常欲后重，便则秘结，诊之脉空数而无力，此真气不足，邪火有余，内脏亏损症也。后必难痊，辞不可治。后请别医，用药月余，肛门内腐，败水无禁，复请视之。予曰：决不可疗也。脉来虚数，邪胜正也；手掌不泽，脾气败也；至夜发热，阴虚火旺；败水无禁，幽门已坏；面若涂脂，元气走散；鼻如烟煤，肺气将绝；口干舌燥，肾水已竭。犯此岂有不死之理？患者不服，强用解毒、滋阴药饵，不效而死。

脏毒主治方

黄连除湿汤

黄连除湿汤芩朴　苍术陈归枳壳翘
防风甘草硝黄等　脏毒悬痈此莫逃

治脏毒初起，湿热流注肛门，结肿疼痛，小水不利，大便秘结，身热口干，脉数有力，或里急后重。

黄连　黄芩　川芎　当归　防风　苍术　厚朴　枳壳　连翘各一钱　甘草五分

大黄 朴硝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

凉血地黄汤

凉血地黄汤连芍 生地芎归术地榆

人参花粉茯苓草 山栀加上效应孚

治脏毒已成未成、或肿不肿，肛门疼痛，大便坠重，或泄或秘，常时便血，头晕眼花，腰膝无力者。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白术 茯苓各一钱 黄连 地榆 人参 山栀 天花粉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内托黄芪散

内托黄芪散芍归 川芎山甲共陈皮

角针白术槟榔等 脏毒将成此药医

治脏毒已成，红色光亮，已欲作脓，不必内消，宜服此药溃脓。

川芎 当归 陈皮 白术 黄芪 白芍 穿山甲 角针各一钱 槟榔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黄连解毒汤（见痈疽肿疡门）

治好饮法酒，纵食膏粱，积热流入大肠，致肛门结成肿痛，疼刺如锤，坚硬如石宜服。

金液戊土膏（见痈疽门）

治脏毒出于骄奢情性，惯于急暴，烈火猖狂，思不如愿，水已枯竭，火不发泄，旺而又郁，郁而又旺，以致肛门结肿，毒攻内脏，痛如芒刺，炽如火炕，臭水淋漓，生命难望，宜服此药，免生惆怅也。

珍珠散（见下疳门）

治肛门肿泛如箍，红紫急胀，坚硬痛极，本方加冰片研极细，猪脊髓调涂患上，早晚日用二次。

应 用 方

六味地黄丸（见肺痈门） 四顺清凉饮（见汤泼火烧门） 内消沃雪汤 神灯照法 蟾酥锭（俱见肿疡门） 四物汤 补中益气汤（俱见溃疡门） 人中白散 珍珠散（俱见下疳门） 脏连丸（见痔疮门）

痔疮论第三十

夫痔者，乃素积湿热，过食炙煿，或因久坐而血脉不行，又因七情而过伤生冷，以及担轻负重，竭力远行，气血纵横，经络交错；又或酒色过度，肠胃受伤，以致浊气瘀血流注肛门，俱能发痔。此患不论老幼男妇皆然。盖有生于肛门之内，又突于肛外之傍。治分内外，各自提防。大者若莲花、蜂窠、翻花、鸡冠、菱角、珊瑚等状；小者如樱珠、鼠尾、牛奶、鸡心、核桃、蚬肉之形。故积毒深者，其形异而顽恶；毒浅者，其形正而平常。久则崩溃成漏，新则坠肿刺疼，甚者粪从孔出，血从窍流，气血日有所伤，形容渐有所削。若不早治，终至伤人。因常治法多用针刀、砒、硇、线坠等法，患者受之苦楚，闻此因循都不医治。予疗此症，药味数品，从火煅炼，性即纯和，百试百验，此方法由来异矣。凡疗内痔者，先用通利药汤涤脏腑，然后用唤痔散涂入肛门，片时内痔自然泛出，即用葱汤洗净，搽枯痔散，早、午、晚每日三次，次次温汤洗净搽药，轻者七日，重者十一日，其痔自然枯黑干硬。停止枯药，其时痔边裂缝流脓，换用起痔汤日洗一次，待痔落之后，换搽生肌散或凤雏膏等药生肌敛口，虚

者兼服补药，其口半月自可完矣。外痔者，用消毒散煎洗，随用枯痔散照内痔搽法用之，首尾至终无异，完口百日入房乃吉。又至于穿肠久漏者，此则另有二方，亦具于后，以致深患者服之，又不用针刀、挂线，效如拾芥耳。

痔疮看法

初起形如牛奶，不肿不红，无燃无痛，行走不觉者，轻；已成肿痛，有时遇劳而发，或软或硬，头出黄水者，轻；久如鸡冠、蜂窠、莲花、翻花等状，流脓出血不止者，重；久漏穿通臀腿，脓水淋漓，疼痛不已，粪从孔出者，逆。

痔疮治法

初起及已成渐渐大而便涩作痛者，宜润燥及滋阴；肛门下坠，大便去血，时或疼痛坚硬者，宜清火渗湿；紫色疼痛，大便虚秘兼作痒者，凉血祛风、疏利湿热；肿痛坚硬，后重坠刺，便去难者，外宜熏洗，内当宣利；内痔去血，登厕脱肛而难上收者，当健脾、升举中气；便前便后下血，面色痿黄，心忪耳鸣者，宜养血健脾；诸痔欲断其根，必须枯药，当完其药，必杜房劳乃愈。

痔疮治验

一男子患痔六年，每遇酒色劳役，痔则发肿，坚硬疼苦，十余日方得稍可。彼欲断其根，以枯痔散上至七日外，其痔渐黑裂缝，至十六日痔枯脱落，孔若鸡心，以生肌散逐日用之，内补养血健脾药而愈。

一男子患痔，燃肿作痛，大便结燥，脉数有力，以内疏黄连汤二服，便行痛止。又以四物汤加芩、连、枳壳、天花粉，数剂而肿消，更以脏连丸一料而不复发。

一男子患痔，凡遇劳发肿作痛，以枳壳汤熏洗，内服防风秦艽汤，数服肿痛俱减，令彼常洗前汤，每月五、六次，内与六味地黄丸加黄柏、知母服之不发。

一男子好饮多欲，内痔虚坠下血。以四物汤加芩、连、升麻、葛根，数服虚坠乃止。又以当归郁李仁汤二剂，痔肿亦消；更服脏连丸月余，便血亦止；又月余，兼节酒色不发。大抵醉饱入房，经脉横解，或精气一泄，脉络必虚，酒食之毒，乘虚流结；或淫极强固精气，以致败精浊血遂传大肠；又或饮食厚味，燥湿流注俱成斯疾。所受病者燥气也，为病者湿气也。初宜泻火和血、润燥疏风，久宜养血滋阴、健脾渗湿，治之自愈。若不节酒色，不慎起居，不戒口味，破必成漏，久则穿肠串臀，秽从孔出，臭水淋漓，昼夜无禁。凡得此者，虽不伤生，每苦瘀污，可叹息哉！

一男子患痔十余年，头已穿溃，未及通肠，每发疼苦。以三品一条枪插至七日，痔变黑色，疮边渐渐裂缝，至十五日脱落；以凤雏膏搽至半月，敛口而平。

一男子怯弱，内痔便血，面色痿黄。自服凉药、止血药不应，诊之脾脉虚而无力，此中气不足，不能统血，以补中益气汤十余服，精神顿倍，便血亦少；又以加味四君子汤兼前汤间服，月余不发。大抵此症所致之由不同，当究其因治之。如元气有余，形黑气盛，先粪而后紫血者，更兼脉实有力，此属有余，法当凉血止血，药应自效；至若形体瘦弱，面色痿黄，先鲜血而后粪者，更兼脉虚无力，此属不足，岂可反用凉药止之，致伤脾胃。此症若不温中健脾、升举中气，其血不得归原，故药难效，远其根本也。

痔疮主治方

防风秦艽汤

防风秦艽汤芎归　芎芩草地地黄随
槟翘槐角山栀壳　白芷还兼苍术宜

治痔疮不论新久，肛门便血，坠重作疼者并效。

防风　秦艽　当归　川芎　生地　白芍　赤茯苓　连翘各一钱　槟榔　甘草　栀

子 地榆 枳壳 槐角 白芷 苍术各六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便秘者，加大黄二钱。

提肛散

提肛散内用芎归 参术芪陈甘草随
升麻柴芩并白芷 加上黄连效可奇

治气虚肛门下坠，及脱肛、便血、脾胃虚弱等症。

川芎 归身 白术 人参 黄芪 陈皮 甘草各一钱 升麻 柴胡 条芩 黄连 白芷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渣再煎服。

加味四君子汤

加味四君子汤术 茯苓扁豆与人参
黄芪甘草姜枣等 痔疮脾倦效如神

治痔疮、痔漏，下血不止，面色痿黄，心忪耳鸣，脚弱气乏，及一切脾虚口淡，食不知味；又治中气虚，不能摄血，致便血不禁者并效。

人参 白术 茯苓 白扁豆 黄芪（炙） 甘草（炙）各一钱

水二钟，姜一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当归郁李汤

当归郁李汤生地 大黄泽泻共秦艽
麻仁枳实并苍术 皂子相兼用莫逃

治痔大便结燥，大肠下坠出血，苦痛不能忍者。

当归 郁李仁 泽泻 生地黄 大黄 枳实 苍术 秦艽各一钱 麻子仁(研)一钱五分 皂角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

芎归汤

芎归汤内用芎归 失血虚羸大得宜
妇人产后虚烦热 煎尝顷刻脱藩篱

治便血或失血过多，兼妇人产后血虚烦热，头眩昏晕、盗汗等症并效。

川芎三钱 当归（酒拌）五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自汗手足冷者，加人参二钱。

三黄二地汤

三黄二地汤苍术 厚朴陈皮白术归
人参防风兼甘草 地榆泽泻共乌梅

治肠风诸痔，便血不止，及面色痿黄，四肢无力。

生地黄 熟地各一钱半 苍术 厚朴 陈皮 黄连 黄柏 黄芩 归身 白术 人参各一钱 甘草 防风 泽泻 地榆各六分 乌梅二个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粟壳散

粟壳散内用归芪 生熟地黄苍柏宜
参芩厚朴陈皮草 荷蒂芄升地骨皮

治诸痔作疼及肠风下血，诸药不止者，宜服之。

粟壳（温汤泡去内穰，去蒂切丝，蜜水拌炒）二钱 当归 陈皮 秦艽 黄芪 生地黄 熟地各一钱 黄柏 黄芩 人参 苍术 厚朴 升麻各六分 荷叶蒂七个 甘草五分 地骨皮一钱二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或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服。

洗痔枳壳汤

洗痔枳壳汤捐痛　癞虾蟆草相成共
用此煎汤洗痔疮　诸般疼苦随时送

治痔疮肿痛，肛门下坠，毋论新久，洗之肿自消。

枳壳二两　癞虾蟆草（一名荔枝草，四季常有，面青背白，麻纹垒垒者是）二两

河水三瓢，同上二味煎数滚，先熏后洗，良久汤留再热熏洗，甚者三次即消。洗净当搽后药。

五倍子散

五倍子散虾蟆草　加上轻粉冰片好
痔疮肿痛及坠疼　用之掺上如同扫

治诸痔举发，坚硬疼痛难忍，或脏毒，肛门泛出肿硬不收亦效。

五倍子大者，敲一小孔，用阴干癞虾蟆草揉碎填塞五倍子内，用纸塞孔，湿纸包煨，片时许取出待冷；去纸碾为细末，每一钱加轻粉三钱、冰片五厘，共研极细，待前汤洗后，用此干搽痔上。即睡勿动，其肿痛即除。凡外痔用二方搽洗，亦可除根，永不再发，极效极效。

田螺水

田螺水治痔疮疼　冰片加之效罕闻
脱肛诸痔虽难愈　将来一扫效如神

治痔疮坚硬作痛，及脱肛肿泛不收者，并用之。

以大田螺一枚，用大冰片五厘研末，用尖刀挑起螺盖，将冰片入内，平放片时，待螺渗出浆水，用鸡翎蘸搽患上，勤勤扫之，其肿痛自然消散。

唤痔散

唤痔散上刺猬皮　草乌盐麝共能医
枯矾冰片同研末　津唾调搽痔出齐

凡医内痔不得出，用此药填入肛门，其痔即出。

草乌（生用）一钱　刺猬皮一钱（烧存性）　枯矾五钱　食盐（炒）三钱　麝香五分　冰片二分

上碾细末。先用温汤洗净肛门，随用津唾调药三钱，填入肛门，片时痔即当出，去药上护痔膏。

护痔膏

护痔膏中用石膏　黄连冰片麝香饶
还加白芨同为末　蛋白相调效岂逃

用唤痔散痔出之后，先用此药围护四边好肉。

白芨　石膏　黄连各三钱　冰片　麝香各分二

共碾细末。鸡蛋清调中成膏，护住四边好肉，方上枯痔散。

枯痔散

枯痔散内用白矾　蟾酥轻粉共砒良
再加童子天灵盖　枯痔方中效岂凡

凡痔疮泛出，即用此药涂之。年浅者五、七日，年深者八、九日，待痔干黑后，不用此药，每日用落痔汤洗之。

白矾二两　蟾酥二钱　轻粉四钱　砒霜一两　天灵盖四钱（用清泉水浸，以天灵盖煅红，水内浸煅七次）

共研极细末，入小新铁锅内，上用粗磁碗密盖，盐泥封固；炭火煅至二炷京香，待冷取开，将药研末搽痔上，每日辰、午、申三时用温汤洗净，上药三次，上至七、八

日，其痔枯黑坚硬，住药裂缝，待其自落，换洗起痔汤。

起痔汤

起痔汤中芩柏连　大黄荆芥苦参前
防风甘草山栀等　朴硝槐角共相煎

治诸痔上枯药之后，黑色坚硬裂缝，宜此药洗。

黄连　黄柏　黄芩　大黄　防风　荆芥　栀子　槐角　苦参　甘草各一两　朴硝五钱

已上药分作三次，用水煎洗，待痔落之后，换搽生肌散。

生肌散

生肌散乳香没药　海螵蛸龙骨黄丹
赤石脂轻粉熊胆　珍麝蚯冰片须参

治痔上枯药之后脱落、孔窍不收者，宜用此掺。

乳香　没药各一两　海螵蛸（水煮）五钱　黄丹（飞炒）四钱　赤石脂（煅）七钱　龙骨（煅）四钱　血竭三钱　熊胆四钱　轻粉五钱　冰片一钱　麝香八分　珍珠（煅）二钱

共研极细末，磁罐收贮。早、晚日搽二次，盖膏渐敛而平。

洗痔肿痛方

洗痔肿痛方朴硝　鱼腥苦楝不相饶
还有瓦花马齿苋　煎汤熏洗痔疼消

鱼腥草　苦楝根　朴硝　马齿苋　瓦楞花各一两

水十碗，煎七、八碗，先熏后洗，诸痔肿痛可消。

人中白散（见口疳门）

治诸痔肿痛坚硬、坠重脱肛等症。先用温汤洗净，随后搽药患上，即卧勿动，其肿痛渐减，此药常有便于痔，故附录而用之。

三品一条枪（见瘰疬门）

治十八种痔漏。凡用药线插入痔孔内，早、晚二次，初时每次插药三条，四日后每次插药五、六条，上至七、八日，药力满足，痔变紫黑，方住插药；候痔四边裂缝流脓，至十四日期满痔落，用甘草汤洗净，换搽凤雏膏或玉红膏，俱可生肌收敛。虚弱者，兼服养血健脾之药，最为稳当。大抵医人能取痔者，皆此方也，不可轻其药而弃之。

生肌凤雏膏

生肌鸡卵凤雏膏　乳香轻粉不相饶
血竭再加白龙骨　生肌长肉发生苗

用鸡蛋煮熟，去白用黄，十余个铜杓内熬油，倾入盏内，约油三钱加轻粉细末一钱，乳香、血竭、龙骨各末五分，共入油内和匀，每日早、午、晚鸡翎蘸涂患孔内，膏盖避风，深者半月，可以完口。

煮线方

煮线方中用壁钱　芫花二味共相煎
白丝扣线将同煮　诸痔瘿瘤用此捐

治诸痔及五瘿六瘤，凡蒂小而头面大者，宜用此线系其患根自效。

芫花五钱　壁钱二钱

用白色细扣线三钱，同上二味用水一碗盛贮小磁罐内，慢火煮至汤干为度，取线阴干，凡遇前患，用线一根，患大者二根，双扣系于根蒂，两头留线，日渐紧之，其患自然紫黑、冰冷不热为度。轻者七日，重者十五日后，必枯落，后用珍珠散收口至

妙。

脏连丸

脏连丸本是黄连　猪脏将来灌煮煎
同捣为丸温酒服　敢教诸痔不缠绵

治痔无论新久，但举发便血作痛，肛门坠重者。黄连净末八两，用公猪大脏尽头一段，长一尺二寸，温汤洗净，将连末灌入脏内，两头以线扎紧，用时酒二斤半，砂锅内煮，酒将干为度；取起脏药，共捣如泥。如药烂，再晒一时许，复捣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久服除根。

胡连追毒丸

胡连追毒丸来异　痔漏通肠效罕稀
麝香刺猬皮丸服　排尽瘀脓换好肌

治痔漏不拘远年近日，有漏通肠，污从孔出者。先用此丸追尽脓毒，服后丸药自然取效最稳。

胡黄连一两（切片，姜汁拌炒）　刺猬皮一两（炙，切片再炒黄为末）　麝香二分

软饭为丸，麻子大。每服一钱，食前酒下。服药后脓水反多，是药力到也，勿惧之。

黄连闭管丸

胡连闭管丸窥易　得此之功难上难
决明山甲槐花等　服下忧容换笑颜

胡黄连（净末）一两　穿山甲（麻油内煮黄色）　石决明（煅）　槐花（微炒，各末）五钱

炼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一钱，空心清米汤送下，早、晚日进二服，至重者四十日而愈。此方不用针刀、挂线，不受苦楚，诚起痼疾之良方也。如漏之四边有硬肉突起者，加蚕茧二十个，炒末和入药中，此及遍身诸漏，皆效。

痔疮应用方

内疏黄连汤（见肿疡门）　补中益气汤　四物汤（俱见溃疡门）　六味地黄丸（见肺痈门）

下疳论第三十一

下疳者，邪淫欲火郁滞而成。其来有三：一由男子欲念萌动，阳物兴举，淫火猖狂而未经发泄者，以致败精浊血流滞中途，结而为肿者一也；二由妇人阴器瘀精浊气未净，接与交媾，以致淫精传袭而成者二也；三由房术热药，涂抹玉茎，洗搽阴器，兴助阳火，煽动阴精，侥幸不衰，久顿不泄，多致火郁未发而成者三也。男子萌念火郁之症，初起先必涩淋，小便溺痛；次流黄浊败精，阳物渐损，甚则肿痛腐烂。法当疏利肝肾邪火，如八正散、清肝导滞汤之类是也。妇人阴器不洁，初起先从皮肿光亮，甚如水晶，皮破流水，肿痛日生，痒麻时发。治当解毒消风，如龙胆泻肝汤兼平胃散合而用之。男妇房术所伤，蕴毒所致，初起阳物痒痛，坚硬紫色，疙瘩渐生，腐烂渐作，血水淋漓，不时兴举。治当泻火解毒，如黄连解毒汤、芦荟丸之类是也。外以银粉散、珍珠散、人中白散选用。又有先发时疮，误用熏条擦药结毒于此者，详注结毒门，不在此类推之。

下疳看法

初起不红不肿，睡不举阳，玉茎微损，小水自利者，轻；已成微热微肿，皮色光亮，小便赤色，更兼白浊者，平；已损肉色红活，煞无坚肿，小便不疼，大便不秘者，

可；初起小便淋漓，次损阳物，坚硬作痛，腐烂渐开者，险；已成腐溃内攻，伤损玉茎，色紫无脓，疼如针刺者，重。

下疳治法

初起肿痛发热，小水涩滞，肝经湿热也，宜泻肝渗湿；肿痛坚硬，烦发寒热，口燥咽干，大便秘者，通利二便；玉茎肿痛，小便如淋，自汗盗汗，时或尿血，清心滋肾；茎窍作痒，时出白浊，发热口干，津液少者，益肾清心；溃后肿痛，小便赤涩，日则安静，夜则疼甚，滋阴泻火；溃烂不已，肿痛又作，疼痛日深，秽气不回，清肝解毒。

下疳治验

一童子十五岁，玉茎肿痛，外皮浮肿，比常粗大一倍。他医治之以解毒清肝等药，愈肿愈痛。予视之，亦用泻火清热渗湿等剂，俱不见效，诊之脉细数而无力，此中气中足、脾经湿水乘虚流注，停聚不散，当行从治法也。以四物汤合平胃散加木香、熟附子、人参各五分，一服肿痛顿退，又四、五服而全消。

一男子肿痛发寒热，以荆防败毒散二服而退。又以龙胆泻肝汤，肿痛亦减；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而消。

一男子年四十，色欲过度，小便涩痛，出如白浆，结冻成块，此肾伤湿热为患。朝以八味丸，午用八珍汤加山萸、牡丹皮、黄柏、知母，服之月余而涩肿亦退，小便渐清，但窍中常有滑精，不时渗出，久致腰湾脚膝无力。偶以《三因》胜骏丸，服至月余，前症悉愈。

一男子茎头腐烂，小水涩痛。外以珍珠散，内服木通汤，四服涩痛亦止。更服四物汤加黄柏、花粉而痊。

一男子茎头腐烂，小水涩痛，外以珍珠散，内服木通汤，四服涩痛亦止。更服四物汤加黄柏、花粉而痊。

一男子初婚玉茎伤损，出血疼甚。先以葱汤浸洗良久，随用珍珠散加冰片掺之，腐皮渐干，痛亦渐止；内服四物汤加木通、山栀，四服其肿痛渐止而愈。

一男子皮肿光亮，发热疼甚。外敷如意金黄散，内服龙胆泻肝汤加大黄，便痛稍愈，去大黄又服而消。

下疳主治方

清肝导滞汤

清肝导滞汤瞿麦　滑石甘草并扁蓄
大便秘之加大黄　灯心为引空心服

治肝经湿热，玉茎肿痛，小水涩滞作疼者服之。

扁蓄四钱　瞿麦三钱　滑石二钱　甘草一钱　大黄二钱（便秘加）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空心服。

龙胆泻肝汤

龙胆泻肝汤地黄　车前泽泻麦冬当
黄芩栀子甘草等　湿用黄连秘大黄

治肝经湿热，玉茎患疮，或便毒、悬痈，小便赤涩，或久溃烂不愈；又治阴囊肿痛，红热甚者并效。

龙胆草　连翘　生地黄　泽泻各一钱　车前子　木通　归尾　山栀　甘草　黄连　黄芩各五分　大黄二钱（便秘加）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清肝渗湿汤

清肝渗湿汤二术　苓朴昆陈粉木通

山栀泽泻川芎等　　当归甘草木香同

治阴囊玉茎湿肿如猪肚，小水不利，坠重作痛。

苍术　白术　茯苓　山栀　厚朴　泽泻　陈皮　木通　天花粉　昆布各一钱　甘草五分　木香三分　川芎　当归各六分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作热红色，加黄连、龙胆草各七分。

清心莲子饮

清心莲子饮黄芪　　赤茯人参地骨皮

黄芩甘草并泽泻　　麦冬加上效堪题

治心经蕴热，小便赤涩，玉茎肿痛，或茎窍作疼；及上盛下虚，心火炎上，口苦咽干，烦躁作渴。

治虚阳口干，小便白浊，夜则安静，昼则发热者。

石莲肉　黄芪　黄芩　赤茯苓　人参各一钱　炙甘草　泽泻　麦门冬　地骨皮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并食前服。

八正散

八正散中用木通　　车前瞿麦大黄同

扁蓄山栀并滑石　　加之甘草效无穷

治肝经积热，小便淋闭不通，及一切淋病俱效。

大黄　车前子　瞿麦　扁蓄　山栀　木通　甘草各一钱　滑石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解毒木通汤

解毒木通汤柏连　　胆草山栀芦荟全

瞿麦滑石并甘草　　还用灯心作引煎

治男妇房术热药所伤，致玉茎、阴户痒痛，小水涩滞，白浊滑精，至夜阳物兴举不得眠者服之。

木通　黄连　龙胆草　瞿麦　滑石　山栀　黄柏　知母各一钱　芦荟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二分，食前服。

芦荟丸

芦荟丸中用二连　　芜荑鹤虱共雷丸

青皮麝木香同等　　饼糊丸来共此全

治下疳溃烂作痛；又治妇人阴蚀疮作痒，及小儿肝积发热，口鼻生疮，牙龈蚀烂等症。

胡黄连　黄连　芦荟　白芜荑　青皮　白雷丸　鹤虱草各一两　麝香一钱　木香三钱

上为末，蒸饼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一钱，空心清米汤送下。

银粉散

银粉散效真罕稀　　锡炒朱砂效不微

轻粉水银并煅粉　　下疳结毒敢相违

治下疳毋论新久，但腐烂作痛及杨梅疮熏后结毒，玉茎腐烂，或阳物半伤半全者，并宜用之。

好锡六钱化开，下朱砂末二钱搅炒，砂枯去砂，留锡再化开，投水银一两，和匀倾出听用，杭粉一两研细，铺夹纸平山上，卷成一条，一头点火，煨至纸尽为度；吹去灰用粉同煎末，锡加真轻粉一两，共成一家研细。凡遇前患，先用甘草汤淋洗，挹

干随用此药掺上，止痛生肌、收敛极妙。

珍珠散

珍珠散效实堪夸　　轻粉还兼缸子花
诸肿诸疮诸痛疾　　用之一掺自无他

治下疳皮损腐烂，痛极难忍；及诸疮新肉已满，不能生皮；又汤泼火烧，皮损肉烂，疼痛不止者。

青缸花五分（如无，用头刀靛花轻虚色翠者代之，终不及缸花为妙）　珍珠一钱（不论大小以新白为上，入豆腐内煮数滚，研为极细无声方用）　真轻粉一两

上三味，共研千转，细如飞面，方入罐收。凡下疳初起皮损，搽之即愈。腐烂疼痛者，甘草汤洗净，猪脊髓调搽；如诸疮不生皮者，用此干掺即可生皮。又妇人阴蚀疮或新嫁内伤痛甚者，亦可此搽极效。汤泼火烧痛甚者，用玉红膏调搽之。

疳疮简便方

用油透罗缎旧帽沿烧灰，杭粉瓦上煅黄色各等分，共研极细，磁罐收贮。先用红枣十五个、甘草三钱，煎汤温洗患上，挹干搽药即效。

太乙膏（见肿疡门）

治玉茎皮损疼痛不止者，用此贴之，其疼即止。

应 用 方

四物汤　八味丸　八珍汤（俱见溃疡门）　《三因》胜骏丸（见附骨疽门）

鱼口便毒论第三十二

夫鱼便者，左为鱼口，右为便毒。总皆精血交错，生于两胯合缝之间结肿是也。近之生于小腹之下、阴毛之傍结肿，名曰横痃，又名外疝是也。得之入房忍精，强固不泄，或欲念已萌，停而不遂，以致精血走动凝滞结而为肿。治当散滞行瘀、通利大小二便，九龙丹、山甲内消散是也。七日已后，服之根本坚固，恐其作脓，宜用火针法刺之亦妙；已出脓者，十全大补汤服之，庶易收敛。迟则恐生别症难愈。

鱼口便毒看法

初起结肿，不红微热，行走稍便，无寒热交作者，为轻；已成红赤肿痛，发热烦痛，举动艰辛，至夜尤甚者，易；已溃脓稠，肉色红活，肿消痛止，新肉易生，作痒者，顺；初起结肿，坚硬如石，牵强刺疼，起坐不便，寒热者，重；已溃腐烂，肿痛不减，脓水清稀，孔深口大不敛者，险。

鱼口便毒治法

初起漫漫，结肿疼痛，两胯牵强，身发寒热，宜散表邪；已成坚硬，发热疼痛，内热口干，大小便秘，宜通利之；发散疏利之后，肿痛仍作，欲其作脓，宜用托里消毒；烦肿发热，疼痛日久，急胀苦甚，内脓已成，宜急开之；已溃之后，脓水不干，新肉生迟不敛，健脾胃、补气血。

鱼口便毒治验

一男子左胯肿痛，身发寒热，脉弦而数。以人参败毒散一剂，表症悉退，次以山甲内消散二剂而痊消。

一男子横痃，肿痛坚硬，二便涩滞，以九龙丹一服，通利大便，肿痛稍减；间日又用一服，二便通利而消。

一男子患此十余日，形势已成，肿痛日甚，因公事急出，不能行走。以火针法针之，出紫血钟许。外用膏贴拔出微脓，服托里消毒散而便可行，亦且速愈。

一男子溃而口大不敛，此先泄药之过也。以十全大补汤加泽泻、丹皮十余剂，外

搽玉红膏月余而敛。

一男子先出疳疮，久而不愈，后发横痃，十余日始生肿痛。予欲托里溃脓以泄毒气，彼欲内消，自服槐花酒、蜈蚣、全蝎等药，肿未得消，元气已损，转致筋骨疼痛，举动艰辛，仍复请治，形体瘦弱，脉虚而数，此真元受伤，邪气从之，虽当补养，后必欲发时疮方愈。彼不为信，自仍服败毒消风等药，元气愈虚，饮食不进，筋骨疼甚，彻夜不睡。又复请治。先用补中益气汤倍参、芪，六服元气稍醒；又以八珍汤加麦门冬、五味子、远志、酸枣仁、牡丹皮，十余服夜间方睡，惟疼痛不能大减，此内虚疮毒下陷，故难取效。朝以六味丸、午服十全大补汤，又十余服，遍身方发红点。此疮毒欲出，仍服前药，红点渐高，始成疮样，彼时疮毒一出，疼痛顿减，元气渐复。更服八珍汤加米仁、银花、土茯苓，服至半年，其疮方得渐渐而痊。彼悔执方治病之尤，始信因病用方之妙。

鱼口便毒主治方

山甲内消散

山甲内消散大黄　加上姜蚕甘草当
木鳖牵牛同协力　鱼口便毒自无妨

治鱼口、便毒、骑马痈、横痃等症，初起未成脓者。

当归梢　甘草节　大黄各三钱　穿山甲（炒）三大片　姜蚕　黑牵牛各一钱　土木鳖三个

水、酒各一碗，煎八分，空心服；渣再煎服。大便行三、四次方吃稀粥，淡味饮食为妙。

九龙丹

九龙丹药真堪羡　血竭儿茶乳没炼
木香巴豆等分同　鱼便横痃立消见

治鱼口、便毒、骑马痈、横痃初起未成脓者服之。

儿茶　血竭　乳香　没药　巴豆（不去油）　木香

上各等分为末，生蜜调成一块，磁盒盛之，临时旋丸寒豆大。每服九丸，空心热酒一杯送下，行四、五次，方吃稀粥；肿甚者，间日再用一服自消。

红花散瘀汤

红花散瘀汤苏木　翘贝姜蚕乳决明
归尾大黄角针等　牵牛山甲酒煎行

治入房忍精强固不泄，以致瘀精浊血凝结两胯或小腹之傍结成肿痛，小水涩滞者并服之。

当归尾　皂角针　红花　苏木　姜蚕　连翘　石决明　穿山甲　乳香　贝母各一钱　大黄三钱　牵牛二钱

水、酒各一碗，煎八分，空心服，行五、六次，方吃稀粥补之。

黄芪内托散

黄芪内托散芎归　白术银花泽泻随
花粉角针与甘草　鱼口便毒此能医

治鱼口、便毒、横痃等症，已成不得内消者服之。

川芎　当归　黄芪各二钱　白术　金银花　天花粉　皂角针各一钱　甘草　泽泻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玉红膏（见溃疡门）

治鱼口、便毒、横痃腐溃口不合者，用此搽之效。

火针法

火针之法由来异　　胜如服药并奇治
将针一点破皮囊　　肿消痛止随游戏

治鱼口、便毒、横痃等症，用行药不得内消者。

用粗线针二条，将竹筋一头劈开，将针离分半许夹在筋头内，以线扎紧，用桐油灯盏内贮之；灯草五根，排入油内，点着用针蘸油烧红，向患顶重手刺入五、六分，随出或血或脓，以膏盖贴，即得轻便，以后渐愈。虚者，兼服十全大补汤完口。

应用方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补中益气汤　八珍汤（俱见溃疡门）　六味　地黄丸（见肺痈门）

囊痈论第三十三

夫囊痈者，乃阴虚湿热流注于囊，结而为肿。至溃后睾丸悬挂者，犹不伤人，以其毒从外发，治当补阴、清利湿热，取效者十有八、九。近时人误用疝家热药，多致热甚为脓，虑难收敛。初宜龙胆泻肝汤，稍久滋阴内托散，外敷如意金黄散，俱可内消。又一种水疝，皮色光亮，无热无红，肿痛有时，内有聚水，宜用针从便处引去水气则安。如肿痛日久，内脓已成胀痛者，可即针之；内服十全大补汤加山茱萸、牡丹皮、泽泻治之，间以六味地黄丸服之亦愈。

囊痈看法

初起不红微肿，肾子引痛，不作寒热，起坐自便者，轻；已成红肿发热，形色光亮，疼痛有时，饮食有味者，顺；已溃脓稠，肿消痛止，新肉渐生，不痛作痒，收敛者，吉；溃后腐烂，囊皮脱落，甚者睾丸突出，能食不痛者，可。

初起坚硬紫色，日夜痛甚，小便不利，大便秘泄者，重；已成坚而不溃，头腐无脓，疼痛无时，常流血水者，重；溃后脓口开张，肿痛不减，身发寒热，睡卧不宁者，重。

囊痈治法

初起寒热交作，肾子肿痛，疼连小腹者，宜发散寒邪；已成红肿发热，口干燥痛，小水不利，大便秘者，利之；已溃疼痛不减，脓水清稀，朝寒暮热者，宜滋阴内托；溃后不能收敛，日晡发热，饮食减少者，宜养血健脾；溃后睾丸悬挂不能收敛者，当外用生肌，内加补托。

囊痈治验

一男子风寒未经发散，寒中肾囊，作肿痛甚。以万灵丹一服洗浴发汗，寒邪顿退；又以四物汤加泽泻、苍术、山栀、天花粉，外敷如意金黄散数次而痊消。

一男子囊肿甚大，不热胀痛，按之软而即起。此湿水流注，聚而不散，以披针导去黄水碗许，以导水消肾丸服月余而肿消；又以木香补肾丸服之不作。

一男子患此十余日，肿甚胀痛，内脓已成。针之出脓碗许，以十全大补汤加泽泻、丹皮十余剂而收敛。

一老年人素有疝气，因怒伤肝，举发疼痛。自服盘葱散热药，肿痛益甚，视之肾囊半边坚硬，皮损紫黑，此欲腐烂见睾丸候也。彼不为信，尚欲内消，请别医治之，内服龙胆泻肝汤，外敷四黄散寒凉等药，坚硬果腐，饮食少进，虚热不睡，痛甚昏愦，又复请治。予曰：凡病有主末，治有权宜，初起以药治疝非疝也。凡疝为患，小腹作疼，牵引肾子，多寒少热，好饮热汤。此症乃恼怒伤肝，阴虚湿热为患，其囊红肿发热，小便赤涩，内热口干，坠重作痛，此为囊痈之候。初宜清利湿热，而返用疝家热药；已

成宜用补阴，况又用泻肝凉剂。此年老气血有亏，攻补机关已误，其疾岂有不致危亡者。即当养气血、固根本为主，而佐以安神定痛之药接补元气，死生在进退之间尚可转也。随以八珍汤加麦冬、五味子、远志、牡丹皮，外以甘草汤淋洗腐上，将已坏黑肉尽行剪落，其睾丸已露；数日后，其患得于补力，前症渐退，饮食渐进，外腐已尽，肾子已突大半。搽玉红膏，外以膏盖，长肌渐收，调理半年外而得始安。

一男子肿痛十余日，坚硬无脓，囊头肿上紫色作烂。此欲外腐，以蟾酥锭为末掺上膏盖，三日腐肉脱下，搽玉红膏、太乙膏掩之，内服补阴滋肾药而安。

一男子欲后受寒，致阴囊牵引小腹作痛，恶寒发热，诊之脉紧数而无力。以五积散一服，寒热乃退，痛亦稍止，更以八珍汤加肉桂、丹皮、泽泻，数服而愈。

囊痈主治方

清肝掺湿汤

清肝掺湿汤归地　芎芍柴通泽泻芩
山栀胆草天花粉　灯心甘草效如神

治囊痈肝经湿热结肿，小水不利，发热燃痛者。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柴胡　龙胆草　山栀　天花粉　黄芩各一钱　泽泻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滋阴内托散

滋阴内托散芎归　白芍还兼熟地芪
角针泽泻并山甲　囊痈日久服相宜

治囊痈已成，肿痛发热，服之有脓即可穿溃也。

当归　川芎　白芍　熟地　黄芪各一钱半　皂角针　泽泻　穿山甲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导水消肾丸

导水消肾丸功捷　茅术牵牛与木通
更加肉桂老米等　打糊丸成建大功

治囊痈内伤生冷，外受风寒，以致寒湿侵入囊中，小者如升，小者若斗，皮肤顽厚，阳物短缩，小水不利，不痛多冷，俗称沙疝是也。宜服此药引导水气，日久渐消，终身不为废疾也。此方常验。

茅山苍术一斤（米泔水浸，切片炒黄）　木通半斤　肉桂一两（刮去粗皮）　牵牛二两（微炒）　木香一两

共为细末，陈米粉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白滚汤、清米汤任下。忌生冷面食。此囊虽夏月炎天，亦以衣被复之为妙。

灸偏坠法

偏坠灸法最多灵　晴日将来仰卧身
木肾尽头为炙穴　安来七壮自然平

候取天晴不犯人神日，患者平身仰卧，取木肾子根下硬根尽处，以墨点记，用安豆大艾炷，三年之内灸七壮，年久者灸九壮、十一壮为止。内服木香补肾丸，戒食生冷，兼忌房事百日为妙。

木香补肾丸

木香补肾丸精地　枣膝蛇苁兔志归
丁香茴香枸杞戟　人参青盐杜仲挥

治偏坠一名木肾。不疼不痒，渐渐而大，最为顽疾，有妨行动，多致不便，但灸后宜服此药，俱可内消。此药功效不独治疝，中年后宜服之，益寿延年，黑发、壮筋、

填髓、明目、聪耳、补肾、助元阳、调饮食，其功不可尽述。妇人服之，颜如童女，肌肤莹洁如玉。又精寒血冷，久无嗣息者，服之更妙。

淮庆生地四两（酒煮，捣膏） 兔丝子 肉苁蓉 黄精 黑枣肉 牛膝 蛇床子（微炒） 茯苓 远志各一两二钱 当归身二两四钱 丁香三钱 大茴香 木香各六钱 枸杞子一两五钱 巴戟 杜仲各一两 青盐五钱 人参五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又诸疝不常举发者，服之亦宜。

如意金黄散（见肿疡门）

治囊痈初起，红赤肿痛，发热坠重者，用葱汤同蜜调敷。夏月湿热红甚者，温茶汤同蜜调敷妙。

应 用 方

万灵丹 蟾酥锭 太乙膏 玉红膏（俱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四物汤（俱见溃疡门） 五积散（见附骨疽门） 龙胆泻肝汤（见下疳门）

悬痈论第三十四

夫悬痈者，乃三阴亏损、湿热结聚而成。此穴在于谷道之前，阴器之后，又谓海底穴也。初生状如莲子，少痒多痛，日久渐如桃李，赤肿烦痛，欲溃为脓，破后轻则成漏，重则沥尽气血变为痨瘵不起者多矣。初起时元气壮实，宜用九龙丹泻去病根；稍虚者，内消沃雪汤利去湿热；亦有可消者，十中三、四。如十余日后，肿势已成，不得内消，宜托里消毒散加山甲、皂角刺，服之自破。如肿高光亮，脓熟不破头者，用针急破之，秽脓一出，其患易安。如脓出之后，朝以六味地黄丸，午以十全大补汤加牡丹皮、泽泻温补滋阴。又有厚味膏粱气体壮实者，初服龙胆泻肝汤，溃服滋阴八味汤以清蕴热。体瘦房劳气血虚弱者，初服八珍汤加泽泻、制甘草，溃后十全大补汤加牡丹皮、熟附子。脾弱者，补中益气汤以滋化源。日久成漏者，国老膏化汤吞服蜡矾丸。首尾误服寒凉，损胃伤脾，冰凝气血，以致患孔渐开，秽脓不止者，亦定变成虚羸痨瘵，终为难愈。

悬 痈 看 法

初起如松子，渐大若梅李，红赤肿痛，光亮发热者，轻；已成高肿作痛，根脚不散，皮薄易破，脓成胀痛者，易；已溃脓稠而黄，气味不臭，烦痛亦消，痛止作痒者，顺；初起色紫坚硬，根脚漫肿，痛连臀膝，二便不利者，重；已成肿如黄瓜，紫斑腐烂，秽水无脓，痛甚气急者，难；已溃秽脓不绝，疮口开张，肉不红活，虚热食少者，逆。

悬 痈 治 法

初起寒热如疟，喜复衣被，口干好饮热汤，宜当发散；已成烦热作痛，内热口干喜冷，大便秘涩者，微利之；日久内脓已成，不破头而胀痛者，急针之，法当补托；溃后脓水清稀，虚热不退，肿痛不消者，宜滋阴健脾；疮口不敛，饮食减少，余肿不消，新肉不生，峻补脾胃。

悬 痈 治 验

一男子结肿四日，作痒微痛。以九龙丹一服，利五、六次，其肿渐消；又以四物汤加花粉、黄柏、知母而愈。

一男子患此十余日，烦肿作痛，至晚发热尤甚，又兼小水不利。以龙胆泻肝汤二服，小水稍通，微痛不止，此欲作脓，以托里消毒散加穿山甲、皂角刺、泽泻，二服而脓出，又以十全大补汤服之月余而敛。

一男子患此肿甚胀痛，此内脓已成。即针之，出臭脓碗许，疼痛顿减；以十全大补汤十余服而饮食渐进，煞痛亦消，惟疮口原溃之甚，不易完合，间用制甘草吞蜡矾丸，外以附子饼灸之，调理三月而愈。

一男子素有痰火，久服降下之药，致此结肿疼痛，脉细而数，此阴虚湿热流注而成，溃后必难收敛，辞不治。后果出臭脓，不禁日渐开大，发热不止，饮食不进，强以温中健脾、补托气血药，终至不应而殁。

悬痈主治方

滚阴八物汤

滋阴八物汤生地　赤芍丹皮花粉归
甘草川芎泽泻等　灯心为引效堪推

治悬痈初起，状如莲子，红赤渐肿，悠悠作痛者。

川芎　当归　赤芍　生地　牡丹皮　天花粉　甘草节各一钱　泽泻五分　大黄（便秘加，蜜炒）一钱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炙粉草膏

炙粉草膏药二般　当归甘草效常堪
制度熬膏好酒服　悬痈肿痛尽成欢

治悬痈已成，服药不得内消者服之，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既溃者即敛，此治悬痈良药也。

大粉草四两（用长流水浸透，炭火上炙干，再浸再炙，如此三度，切片）　甘草三两　当归身三两

水三碗，慢火煎至稠膏，去渣再煎，稠厚为度。每日三钱，无灰好热酒一大杯，化膏空心服之最妙。

还元保真汤

还元保真汤四物　参苓丹皮并白术
甘草黄芪枸杞同　附子肉桂泽泻入

治悬痈已溃，疮口开张，脓水淋漓，不能收敛者。

当归　川芎　白芍　熟地　白术　茯苓　人参　黄芪各一钱　牡丹皮　枸杞子各八分　甘草（炙）　熟附子各五分　肉桂　泽泻各三分

水二钟，煨姜三片，大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滋阴九宝饮

滋阴九宝饮芎归　白芍黄连生地随
花粉知母并黄柏　大黄煎服效堪题

治悬痈厚味膏粱，蕴热结肿，小水涩滞，大便秘结，内热口干，烦渴饮冷，及六脉沉实有力者服。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黄连　天花粉　知母　黄柏　大黄（蜜水拌炒）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

应　用　方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肾气丸（见肺痈门）　十全大补汤　八珍汤　补中益气汤　四物汤（俱见溃疡门）　内消沃雪汤　蜡矾丸（见肿疡门）　九龙丹（见鱼口门）　龙胆泻肝汤（见下疳门）　附子饼（见附骨疽门）

臀痈论第三十五

臀痈生于小腹之后，位远僻奥，气亦罕到，血亦少来。凡生此者，湿热凝滞结聚乃成。得此毒必外发，庶不内攻。初起毒从五脏蕴积者，患必有头红热，坠重如石，内必口干发热，宜内消沃雪汤通利积热，外以膏贴疮顶，四边以如意金黄散敷之，拔出瘀脓紫血，内兼托药自愈。常有不知，内服败毒寒剂，外敷凉药，气血冰凝，毒气不得外发，反致内攻，其疮头软陷无脓，根脚平散不痛，内热口干，烦躁谵语，痰喘气粗，恍惚不宁者，俱为不治。但此多从毒积于内，自里至表者十有八、九，而从风寒暑湿自外至里者，百中一、二，既出而复入里者，终为死候。

臀痈看法

初起有头，红赤肿痛，顶高发热，根脚高耸者，为易治；已成燃热发肿，疼痛有时，皮薄光亮，色红易脓，为顺；已溃脓稠而黄，色如猪脑，肿消痛止，起坐自便者，易；初起粟米形或黄泡一点，平塌作痒，根脚散漫者，重；已成色紫坚硬，臀腿俱肿，小便涩滞，日久无脓者，险；溃后无稠脓，顶空根软塌，后按不知疼，神昏，无治法。

臀痈治法

初起恶寒体倦，喜复衣被，脉浮紧而在表者，微散之；已成内热口干，好饮冷物，小水涩而大便秘者，通之；项高色赤，燃痛发热，疼痛有时者，宜托里更兼解毒；肿已高而作疼，脓已熟而不破，胀痛难忍，宜即针之；溃后坚硬不消，脓水不止，饮食无味者，宜补虚健脾。

臀痈治验

一男子患此，四、五日始生疼痛，至晚作寒，六脉浮而带数。以人参败毒散二剂，寒热顿退，疼痛稍止；彼值公务相关欲出，乃用针点入患顶五、六分，流出紫血，用蟾酥条插入膏盖，以活血散瘀汤二服，次日流出紫血，随便可行，更服托里药五、六服而安。

一男子患此六、七日，燃痛发热，口干便燥。以托里消毒散加花粉、大黄，二服便通渴止；仍用前汤加角针、山甲，数服而脓溃；又以十全大补汤，半月而敛。

一男子患此，坚硬不溃，此先寒凉之过也。以十全大补汤加角针、苍术、丹皮四剂，坚硬渐软；又以透脓散二服，脓熟针之，以前汤倍参、芪、归、术，月余而敛。

一男子暑月患此，自为内毒。外用老鸦藤捣烂敷之，每日续饮凉水十余碗，如此三日，疮毒内陷，患上平塌冰冷，口噤不言，六脉虚细如丝，辞不可治，至夜而死。又一人冬月患此，外用四黄散凉水调敷，内服败毒凉药，毒亦内陷，烦躁口干，鼻掀气急，患上平塌，原头存一空孔，无水无脓。予曰：疮毒已陷，定不可治。复请别医，俱曰无事，予曰：臀居小腹之后，肌肉顽厚，毒既到此，必须内托为脓，溃后最易收敛；今已内外寒凉毒既内入，岂能再出。众医强投内消解毒、定燥除烦之药，终至不应，半月而死。

臀痈主治方

活血散瘀汤

活血散瘀汤枳壳　芎归苏木角红花
连翘花粉防风等　大黄赤芍一齐加

治臀痈初起，红赤肿痛，坠重如石及大便秘涩。

川芎　当归　防风　赤芍　苏木　连翘　天花粉　皂角针　红花　黄芩　枳壳各一钱　大黄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便通者，去大黄，加乳香。

黄芪内托散

黄芪内托散堪夸　山甲芎归皂刺加
金银花与甘草节　臀痈诸肿乐无涯

治臀痈已成，服前药势定者，欲其溃脓宜服之。

黄芪二钱　当归　川芎　金银花　皂角针　穿山甲　甘草节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入酒一杯，食前服。

应　用　方

内消沃雪汤　如意金黄散　人参败毒散　托里消毒散　透脓散（俱见肿疡门）　蟾酥条（见疔疮门）　十全大补汤（见溃疡门）

杨梅疮论第三十六

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又名时疮，因时气乖变，邪气凑袭；又名绵花疮，自期绵绵难绝。有此三者之称，总由湿热邪火之化，但气化传染者轻，精化欲染者重。故气化乃脾肺受毒，其患先从上部见之，皮肤作痒，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干；精化乃肝肾受毒，其患先从下部见之，筋骨多疼，小水涩淋，其形大而且硬。如气化者，毒在皮肤，未经入里，宜服万灵丹洗浴发汗，解散皮肤之毒。精化者，毒在骨髓，未透肌肤，宜服九龙丹通利大小二便以泻骨中之毒，甚者二服皆可。行散之后，体实者升麻解毒汤，体弱者归灵内托散。服至筋骨不疼，疮根淡白，内毒已解，方用点药，轻者半年，重则一载，始方得愈。如患者不遵此法，欲其速愈，妄用熏条、擦药、哈吸等法，往往致成后患者多矣。患者熟思之。

杨梅疮看法

初起无头疼，筋骨不作痛，小水无涩淋，疮干细者，轻；已生头面稀少，口角无疮，项下胸背虽多谷道无，可初生疮发下疳，次生鱼口，复作筋骨疼痛，疮发，非祥；疮生红紫坚硬，手足多生，形如汤泼泡生，害非轻浅。

杨梅疮治法

初起先从涩淋，次传筋骨作疼，后发其疮，亦宜攻利；生此外无疳疮，内无筋骨作痛，时气所感者，微散之；疮从交媾不洁，乃生下疳，小水涩滞不通，当行导利；上部作痒疮多，消风清热；下部作疼痒甚，泻湿为先；红紫毒盛疮高，凉血解毒；淡白毒轻疮薄，攻利兼行；手足皮肤枯槁，鹅掌风生，柏叶、二矾煎汤熏洗即好。

头发眉毛脱，油风何须说，神应养真丹，早服稀疏脱。点点杨花癣，片片癞风疮，宜服换肌丸，效应如同扫。

杨梅疮治验

一男子患此两月余。自服败毒凉剂不应，筋骨疼痛尚在，此表里寒凉、毒沉难出，必以辛热发之，用万灵丹葱、酒煎服，洗浴盖之；先出冷汗如雨，次出热汗，疼痛减其大半，以归灵汤服至月余，疮势始定。又以萆薢汤兼补中益气汤，又两月余而始痊愈。

一男子小便白浊作痛，次出疳疮，发肿作烂，筋骨微痛。予曰：欲发时疮。彼不为信，请他医以熏药照之，虽然疳疮稍愈，而筋骨更疼，头胀欲破，又复请治。其时红点满面，此火气郁遏难出，先用黄连解毒汤二服泻其火毒，次以蟾酥丸发汗，使毒透出肌表，已后红点渐渐为疮，筋骨头疼，从此渐减。以加味遗粮汤服至两月，疮始出尽，骨疼方止。又以解毒天浆散相兼服至百日，其疮始退，又百日而平。

一女人，丈夫生疮所袭，筋骨至疼，遇晚寒甚，以人参败毒散四剂，其寒乃退；疼尚不止，又以万灵丹发汗二次，方出点如豆大，头面及背肉无余隙，此毒之盛也。以

防风通圣散二剂，通利大小二便，去硝黄加皂角针、金银花，又十余剂，其疮渐大，小者如钱，大者若杯，气秽作烂，起坐不堪。外以石珍散掺烂上结疤，又烂又掺，内服加味遗粮汤，两月余疮始渐干，轻者收敛而脱，重者又半年方得痊愈矣。

一痒生患此月余，乃求速愈。予曰：此患非他恙所比，若速愈必遗毒于后日，辞不敢治。更医对曰：半月全愈，后亦无患。因喜不胜，用水银、胆矾等药搽擦手足二心，半月内其疮果愈。随后骨疼，诸药不应，半年后，内毒方出作烂，疼不堪言，遍腿相串，并无一空；又二年腿脚曲而不直，径成疲疾终身，又兼耳聋，全不相听。又一人嫖妓生疮，筋骨疼痛。予曰：升发方可。彼欲内消，请他医以丸药七丸，每用一丸，置炭上燃着以口吸烟，至三丸鼻流鲜血，至夜而死。又一妓者患此，欲其速愈，以照药熏之，三日后，吐鲜血数盆亦死。此求速愈，自取危亡者无怨。

杨梅疮主治方

加味遗粮汤

加味遗粮汤木瓜　芎归防苡术银花
癣皮皂子灵仙等　木通甘草共参夸

示杨梅疮初起筋骨疼痛，及已成数月，延绵不已。并杨梅风毒误服轻粉，瘫痪骨疼，不能动履。

川芎　当归　防风　薏苡仁　木瓜　金银花　木通　白癣皮　苍术　威灵仙各一钱　甘草五分　皂荚子五个（切片，微炒）　仙遗粮二两　人参（疮久气虚者加）

水二碗，煎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后服。腿脚之下，加牛膝一钱。病浅者一月可退，病深者百日可痊。忌牛肉、烧酒、海腥、煎炒，此疮发时多先起于下疳，若以此方预服之，可以止其不发梅疮也。

解毒天浆散

解毒天浆散角针　防风防己膝风藤
芎归翘粉银花草　木瓜蝉蜕薏苡仁

治杨梅疮不问新久，遍身溃烂及筋骨作疼者。

天花粉二钱　防风　防己　皂角针　白癣皮　连翘　川芎　当归　风藤　木瓜　金银花　蝉蜕　薏苡仁各一钱　甘草五分　土茯苓二两　牛膝（下部加）

水二钟，煎八分，临服入酒一杯，量病上下服之。

升麻解毒汤

升麻解毒汤传易　去病应知却不难
同煎皂刺加油服　那怕多年结毒顽

治杨梅疮筋骨疼痛，久而不愈，及治远年近日流注结毒，皮肉破烂，咽喉损破者并宜服之。

川升麻　新鲜皂角针各四钱　上白土茯苓一斤

项之以上，加白芷；咽内，加桔梗；胸腹，加白芍；肩背，加羌活；下部，加牛膝各一钱。用水八碗，煎至四碗，作四次一日服尽，每次顿热加麻油三茶匙和匀，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疮甚者，不过十服。

归灵汤

归灵汤中四物宜　木瓜防己白癣皮
米仁参术银花粉　甘草白芷牛膝随

治杨梅疮不论新久，但元气虚弱者，宜服此药。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米仁　木瓜　防己　天花粉　金银花　白癣皮　人参　白术各一钱　甘草五分　威灵仙六分　牛膝（下部加）五分　土茯苓二两

水三钟，煎二钟，二次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渣再煎八分服。

防风必效散

防风必效散荆防　槐术翘藤癣芷当
角针木通番白草　银花花粉木瓜商

治杨梅疮湿热太盛，疮高稠密，元气素实者服。

防风　防己　荆芥　白癣皮　连翘　槐花　苍术　皂角针　风藤　木通　白芷　天花粉　木瓜　金银花　蕃白草各一钱　甘草五分　土茯苓四两　大黄（初起加）三钱

水三碗，煎二碗，二次服；渣再煎一碗，服后饮酒一大杯，即静睡一时许更妙。

金蟾脱甲酒

治杨梅疮不拘新久轻重皆效。好酒五斤，用大虾蟆一个浸酒封瓶口，煮香二枝，取起待次日随量之大小，以醉为度，冬夏盖暖出汗为效；存酒次日只服量之一半，酒尽疮愈。又治杨梅结毒、筋骨疼痛，诸药不效者更妙；服酒七日后，不许见风为要。忌口及房事，百日绝根矣。

翠云散

翠云散中用铜绿　胆矾轻粉石膏加
湿用胆调干末掺　梅疮一点便生疤

治杨梅疮已服内药，根脚不红，疮势已退者用。

铜绿　胆矾各五钱　轻粉　石膏（煅）各一两

共研极细，磁罐收贮。湿疮，干掺；干疮，公猪胆汁调点三日点三次，其疮自干而愈。

又：点药方

点药方中用杏仁　雄黄轻粉共相称
猪胆汁调疮上点　敢教三日自承平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　雄黄一钱　轻粉二钱

先将杏仁捣细，加雄黄、轻粉细末再研匀。猪胆调点。

鹅黄散

鹅黄散用真轻粉　石膏黄柏要称准
等分为末掺烂疮　杨梅腐痛最安稳

治杨梅疮溃烂成片，脓秽多而疼甚者宜用之。

石膏（煅）　轻粉　黄柏（炒）

以上各等分为极细末。干掺烂上，即可生疤；再烂再掺，毒尽乃愈。此解毒、止痛、收干之效药也。

应　用　方

万灵丹　黄连解毒汤（见肿疡门）　人参败毒散　防风通圣散（见时毒门）　蟾酥丸（见疔疮门）　补中益气汤（见溃疡门）　九龙丹（见鱼口门）　神应养真丹（见鹤膝风门）　祛风换肌散（见风癣门）　柏叶二矾汤（见鹅掌风门）

结毒论第三十七

结毒者，熏火收遏疮毒而沉于骨髓也。又有未经熏擦，见苗未久，服药不多，内毒未尽，便用点药收敛，郁遏毒气者，亦能致之。发则先从筋骨疼痛，日后渐渐肿起，发无定处，随便可生。发在关节中，则损筋伤骨，纵愈曲直不便；发于口鼻，则崩梁缺唇，虽痊破形更相；发于咽喉者，更变声音；发在手足者，妨于行走。原来苦楚一生，毒遗数代；情关一错，祸起百端。初起筋骨冷痛，金蟾脱甲酒发汗自愈。虚弱者，芎归二术汤；头疼欲破者，天麻饼子并吹鼻碧云散；年余流串筋骨不愈者，五宝散；虚

弱溃烂疼痛不敛者，十全大补汤同土茯苓煎服。初起筋骨痛甚者，雷火针法。已溃腐烂者，解毒紫金膏依法施治。年远毒盛者，玄武丹兼外搽灵药；年近毒浅者，只在百日，自然可愈。毋得再熏，为祸伤人耳。

已下看法治法，俱照本论。医治自有条款，未及重录。

结毒治验

一男子熏药之过，六年后两腿骨痛，半年始肿。以雷火针肿小者一处，肿大者三处，针之七日后，作脓腐溃，内服仙遗粮汤，两月余其疼渐止，肿亦渐消；又两月方得腐尽肌生，更十全大补汤，三月而敛。

一男子玉茎患此半年，阳物已损七、八。遇一方士，以熏药照之，患上流血不止，人似鬼形。予曰：毒发已伤元气，再加熏火一逼，血得热而妄行，故去盆许，此有限之物也，恐其难保。先以四物汤兼黄连解毒汤合而服之，二剂其血乃止；更八珍汤加麦冬、五味子、黄柏、知母，十余服元气乃定。外以甘草汤浴洗患上，以银粉散搽之，如此月余，气血渐醒，红肉渐生，阳物复长大半，仍用前汤加土茯苓二两煎服，此不舍其根本，共约有四月之余，其疾乃愈。

一男子患此，头疼欲破，至夜尤甚，苦楚不睡。自以解毒药治之，俱不相应。诊之寸关脉细数而无力，此虚阳之火上攻，以补中益气汤加土茯苓一两，服至三剂，其疼渐止；又十余剂，其疾全安而不再发。

一男子患此，自膝以下腐烂无空，伏枕半年，内以芎归二术汤，外以甘草、白芷、归尾、葱白煎洗，三日一度，以解毒紫金膏搽之。如此三月余，渐渐而安。惟足不能步履，以史国公酒药加土茯苓一斤浸煮，又服半年，其足方能步履。又一料，行步亦然如旧。

一妇人患此，头疼手腕俱痛。诊之脉滑而弦，此痰毒相兼之病也。以天麻饼子服之半月，头痛痊安，又以二陈兼四物加红花、升麻、黄芩，服至月余而愈。

一男子头额腐烂，外搽解毒紫金膏，内以革薤汤两月余而敛。又一人小腿患之年余，仍以前药而愈。

一妇人咽间损坏半年，汤药难下几死。服结毒紫金丹，外吹结毒灵药，一月内其疾痊安。又一女人手膊、头、背肿痛六、七年不溃，诸药不应，仍服前药而安。

一男子咽喉腐烂。予以遗粮汤内服，外用解毒生肌药治之。彼以为缓，仍用熏药照之，口烂几死，大便纯去黑血，及遍身浮肿，饮食不进，肌破三月而死。

结毒主治方

仙遗粮汤

仙遗粮汤荆芷防　银花花粉葛芎当
蒺藜灵仙栀膝草　芩连翘共水煎尝

治杨梅结毒，初起筋骨疼痛已破，肌肉溃烂者。

仙遗粮（即俗称土茯苓）四两　防风　荆芥　川芎　当归　天花粉　金银花　白蒺藜　薏苡仁　威灵仙各一钱　山栀　黄连　连翘　干葛　白芷　甘草　黄芩各六分　牛膝（下部加）

水三碗，煎二碗，量病上下，食前后服；渣再煎一碗，服后饮酒一杯。忌牛肉、火酒、房事等件更妙。

芎归二术汤

芎归二术汤防朴　独活参苓薏苡仁
木瓜皂刺精猪肉　草甲银通土茯苓

治杨梅结毒，已成未成，筋骨疼痛，步履艰辛，及溃后腐肉臭败，不能生肌收敛者，宜服之并效。

白术　苍术　川芎　当归　人参　茯苓　薏苡仁　皂角针　厚朴　防风　木瓜　木通　穿山甲（炒）　独活各一钱　金银花二钱　甘草　精猪肉二两　土茯苓

水三碗，煎一半，量病上下服之；渣再煎服。

消风脱甲散

消风脱甲散红花　番白灵仙栀蜕瓜
风子薄藤银皂刺　翘通苍术草齐加

治杨梅结毒，筋骨疼痛，腐烂作臭，气血壮实者。

歌曰：

十年十五半年五　二十年来三十补
纵然臭烂不堪闻　管教逢人再不吐

番白草　红花　甘草　威灵仙　山栀　蟾蜕　连翘　皂角针　大风子肉　薄荷　风藤　金银花　冬瓜皮　木通　苍术各一钱　土茯苓四两

水三碗，煎二碗，二次服用，好酒一大杯过口；渣再煎服。

熏洗结毒方

熏洗结毒方堪效　苍术川椒共水煎
任是腐痛多彻骨　将来一洗即时捐

苍术一两　点红川椒三钱

水五碗，煎至四碗，入罐内，将患上对罐口以热气熏之，半热倾药盆内淋洗患上，以洁净布挹干，搽后解毒紫金膏。

解毒紫金膏

解毒紫金膏最易　取功奏效识应难
矾红只与松香等　去腐生新解笑颜

治杨梅结毒，腐烂作臭，脓水淋漓，诸药不效者。

细块矾红　明净松香各一斤

共碾极细末，麻油调稠。先将患上用前汤熏洗洁净，搽上此药，油纸盖上，以软布条要扎至紧，毋令血行，三日一换。如无前汤熏洗，只煎葱、艾、甘草等汤，俱可洗换。又治诸毒顽臁等疮神效。愈后忌发物煎炒。

神仙碧玉膏

神仙碧玉膏朝脑　轻粉杭粉岂可饶
乳香没药并白占　猪油调搽腐烂好

治结毒溃烂臭秽，疼痛不敛，及风、臁等疮俱效。

轻粉一两　杭粉一两　白占五钱　乳香　没药各三钱　章冰二钱

用公猪净熟油五两，同白占熬化倾入碗内，入上药和匀，水内顿一时取起，临用抿脚挑膏手心中捺化，摊油纸上，用葱汤洗净疮，对患贴之。

五宝散

五宝散内用朱砂　琥珀珍珠冰片加
飞罗面同滴乳石　饭团煎和效堪夸

治结毒筋骨疼痛，腐烂口鼻，诸药不效者服之。

滴乳石（如乳头下垂，敲破易碎，亮似蜻蜓翅者方真）四钱　琥珀　珍珠　朱砂各二钱　冰片一钱

上各研极细，对准共为一处，再研数百转，磁罐密收。用药二钱，加飞罗面八钱，再研和匀，每用土茯苓一斤，水八碗，煎至五碗，滤清作五次，每次加五宝散一分和匀，量病上下服，一日服完，十服自愈。如鼻子腐烂，每日土茯苓内加辛夷二钱煎服，引药上下。忌食海腥、煎炒、房事等件。

结毒紫金丹

结毒紫金丹罕稀　　此方原不欲人知
决明龟板朱砂等　　米饭为丸脱苦篱

治远年近日杨梅结毒，筋骨疼痛，日久腐烂，臭败不堪闻者；或咽喉唇鼻破坏，诸药不效者妙。

龟板（放炭火上炙焦，用新安酒浆、浓笔蘸浆涂上，反复炙涂三次，以焦黄为末）二两　石决明（用九孔大者，煅红，童便内渍之一次）　朱砂（明亮者，各末）二钱

共再碾极细，烂米饭为丸，麻子大。每服一钱，量病上下，食前后、筋骨疼痛酒下，腐烂者，土茯苓汤下；至重者四十日而愈。此功力胜于五宝散。

结毒灵药方

结毒灵药方水银　　朱砂雄黄硫黄称
加上轻粉共研成　　掺于腐上效如神

治杨梅结毒，腐烂作臭，或咽喉、唇、鼻腐坏日甚者并效。

水银一两　朱砂　雄黄　硫黄各三钱

共研细，入阳城罐内，泥固铁盏梁兜固紧封口，点三香为度，用水擦盏内，火毕，次日取出盏底灵药，药有一两五、六钱。治寻常腐烂之症，灵药五钱、轻粉五钱，和匀碾细，小罐盛贮，纱封罐口，临用甘草汤洗净患上，将罐倒悬，纱眼内筛药患上，用后单油膏药盖之，一日一换自效。男子、妇人咽烂者，灵药一钱加人中白二分研细吹之，日用三次，内服不二散，其疼即止，随可饮食。

硫黄不二散

硫黄不二散功奇　　止痛除危效不疑
加上靛花研细末　　服之犹自遇神医

治杨梅结毒发于咽内，腐烂疼痛，汤水难入者。

硫黄一钱　靛花一分

共为细末。凉水一大酒杯调服，其疼即止，饮食可用。

铅回散

铅回散内药蹊跷　　筋骨多疼功不饶
加上硫黄为末服　　敢教苦楚寂然消

治杨梅结毒，筋骨疼痛，朝轻夜重，喜热手按揉者。

用铅半斤，铜杓内化开，倾入水内，将铅取起，再化再倾，如此百遍，铅尽为度。候半日，待水澄清，倾去用钵底内沉下铅灰，倾在三重纸上，下用灰收干水气，取起晒干，与硫黄等分研细罐收。每服一钱，温酒调服，至重者不过三次即效。

单油膏

单油膏药用麻油　　杭粉将来渐渐投
熬化成膏倾水内　　护肌护药不开流

贴结毒掺药上。

用麻油二斤熬，滴水成珠，续下杭粉十三两，搅匀成膏，倾水内，片时取起摊用。

革薤汤

革薤汤蒲芷柏苍　　灵仙龟板草红当
胡麻羌活川椒等　　结毒筋毒皆可尝

治结毒筋骨疼痛，头胀欲破及已溃腐烂并效。

川革薤二钱　苦参　防风　何首乌各五钱　威灵仙　当归　白芷　苍术　胡麻　石菖蒲　黄柏各六分　羌活　川椒各四分　龟板一钱五分　红花三分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临服入酒一杯，量病上下服之。

碧云散

吹鼻碧云散川芎　鹅不食草一般同
青黛共研为细末　吹之鼻内有神功

治结毒入于颠顶，以致头疼胀痛如破者，吹之。

鹅不食草一两　川芎一两　青黛一钱

共为细末。患者口噙凉水，以芦筒吹药疼之左右鼻内，取嚏为效。

应　用　方

十全大补汤　补中益气汤　四物汤　八珍汤（俱见溃疡门）　金蟾脱甲酒（见杨梅疮门）　天麻饼子（见头痛门）　雷火神针（见附骨疽门）　史国公酒药（见风湿门）　二陈汤（见瘰疬门）　黄连解毒汤（见疔疮门）　银粉散（见下疳门）

多骨疽论第三十八

多骨疽者，由疮溃久不收口，乃气血不能运行至此，骨无营养所致。细骨由毒气结聚化成，大骨由受胎时精血交错而结，日后必成此疽也。但肾主骨，宜服肾气丸、十全大补汤先补脾肾；次用艾附饼灸之令温暖，腐毒朽骨自然脱尽，生肌敛口而愈。

多骨疽治验

一男子上腭肿痛月余，以散风清热药俱已不效；又两月，破流血水，百日外方出细骨，大小三十余块，以十全大补汤并吹生肌散，两月余而敛。中存一小孔簪脚大，通鼻透气，致难全敛，为愈而不愈也。

一男子左手上膊结肿，年余方出烂斑，破流稀脓，延至半年，方出多骨一条，如鹅膊骨，一同长约四寸。内服养血健脾药，外搽玉红膏膏盖，又月余而敛。

一男子小腿正面臁骨肿痛二年，诸药不应，此多骨疮也。后破出骨一块，肌肉腐烂，元气虚弱，以十全大补汤加山茱萸、牛膝、木瓜，服至两月余不敛；每日以神灯照法将火气助之，又出朽骨一块，上有蛀眼数十孔，以二骨炭火煅红为末，入生肌药中用之收敛。问曰：用骨者何？此骨原禀气血结成，故用之复还元气也。后人闻之，知理合天然之数矣。

一女人左口上牙根突肿如栗，坚硬如石不痛，此多骨疽也。药亦不效，后三年始痛，破流臭脓，后出多骨，形如小鳖；肿仍不退，此骨未尽，稍入又出小骨二块，枯色棱磳，其肿方退。以四君子汤加升麻、陈皮，外以甘草煎汤漱口，生肌散日搽三次而收敛。

多骨疽主治方

固本养荣汤

固本养荣汤四物　山药人参并白术
山萸甘草牡丹皮　肉桂黄芪五味宜

治骨疽已成，骨不吐出，或既出不能收敛，由气血之虚、脾胃弱也，宜服之。骨不出者自出，不收敛者自敛。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白术　山药　人参　牡丹皮　山萸肉　黄芪各一钱　甘草　肉桂　五味子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食前服。

生肌散

生肌散内石膏丹　石脂轻粉竭乳香
龙骨再加朝脑和　用之完口不须难

治腐骨脱出，肌肉生迟、不能收敛者，用此搽之。

石膏　轻粉　赤石脂各一两　黄丹（飞）二钱　龙骨　血竭　乳香　朝脑各三钱

上为细末。先用甘草、当归、白芷各一钱，煎汤洗净患上，用此干掺，软油纸盖扎，二日一洗一换。

应用方

神灯照法　玉红膏（俱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四君子汤（俱见溃疡门）　肾气丸（见肺痈门）

卷之四

杂疮毒门

阴疮论第三十九

妇人阴疮，乃七情郁火伤损肝脾、湿热下注为患。其形固多不一，总由邪火所化也。阴中有如挺出一条，蛇形尺许，坠重、流水、溺涩者，乃脾气下陷，肝火从之，朝服补中益气汤，晚服龙胆泻肝汤，外涂雄黄藜芦散，其患渐收。阴中突出如菌子、如鸡冠，四边肿痛者，乃肝郁脾虚所致，先以补中益气汤加山栀、茯苓、青皮，清肝补脾，兼升中气；更以归脾汤加山栀、川芎、茯神、香附、陈皮调理。阴户忽然肿突作痛，因劳伤血分，湿火下流，宜四物汤加丹皮、泽泻、花粉、柴胡治之。阴中生虫蠕如小蛆者，乃心气郁而邪火所化，宜四物加黄连、胆草、木通、石菖蒲，以通散心窍郁滞，外以银杏散纳入阴中。阴器外生疙瘩，内生细虫作痒不可忍者，此虫食人脏腑即死；令人多发寒热，与痨瘵相似。有此症之妇人畏羞都不肯说，因循日久，面黄肌瘦，身发寒热，咳嗽生痰，往往不治者多矣。如有此症，急与逍遥散吞芦荟丸，早晚二服，外用银杏散绵裹塞入阴中，杀虫止痒，半月渐愈。阴户开而不闭者，忧思过也；逍遥散、归脾汤俱加柴胡、山栀、白芍、丹皮间服。交接出血者，肝虚有火，不能藏血，四物汤加胆草、黄芩、山栀、柴胡；新交房事伤而肿痛者，珍珠散猪脊髓调搽。又妇人久居寡室，淫火妄而又郁，郁而又妄，邪火久注，多致阴中作痒生虫，此虫食人内脏，阴中腐烂，攻刺疼痛，臭水淋漓，口干发热，形削不食，有此症者，非药能愈，终归于死。又名失合症也。

阴疮治验

一妇人阴器肿痛，小水涩滞，遇晚寒热交作，此肝经湿热为患。以龙胆泻肝汤二服，小水通利；又以四物汤兼小柴胡加天花粉、木通、炒山栀服之而愈。

一妇人无辜发热月余，忽阴中突出一物，如鸡冠一片，此肝郁脾虚所致。以补中益气汤加青皮、山栀、柴胡、黄芩，外以甘草、白芷、苍术、紫苏煎汤，每日熏洗，十余日其患渐小，仍用前汤倍参、术，月余而安。

一妇人阴中作痒，遇夜五心烦热，作渴不睡，此思虑太过，致心肾不交。以四物汤加龙胆草、山栀、黄连、知母，外以银杏散纳入阴中，二日其痒渐止。又朝以八味丸，午用归脾汤加银柴胡、茵陈，月余而愈。

一妇人阴器半边肿痛，身发寒热，口干便秘，脉实有力。以内疏黄连汤一剂，大便通利，口干乃止，惟肿痛尤甚，此湿毒结聚欲为脓也。以四物汤加角针、泽泻二剂，脓熟胀痛，又以透脓散一服，出臭脓钟许，疼痛顿止；以八珍汤加丹皮、泽泻十余剂而安。

一妇人肝经风湿下流阴器，浮肿痒甚，致抓出血不痛。以消风散加苦参、胆草、泽泻、木通、山栀，外以蛇床子汤熏洗，搽擦银杏散，十余日痒止肿消而愈。

一妇人孀居十余载，阴器作痒生虫，含忍不说，后阴器食烂，已食内脏，人形消

瘦，发热作渴，脉洪浮数，方请医治。询问间痒痛日久，阴器黑腐，小水不禁，内脏已坏，不可用药，彼苦求治，予曰：痒者虫也，痛者损也。先用鲫鱼数枚，以香料掺炙鱼熟，以丝绵薄裹纳入阴中，夹之良久，取出红虫长者一寸，短者五、六分，细如丝线，约有二十余条，置温水中摇摆片时方死。彼家欢悦，以为可治。予曰非也，再取再有，生化无穷，强投养血清肝药，终至不痊而死。

阴疮主治方

清肝渗湿汤

清肝渗湿汤四物　泽泻翘连胆草栀
木通滑石银柴等　甘草防风芦荟宜

治肝经郁滞，邪火流行，致阴肿痛，或风热作痒。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山栀　黄连　连翘　龙胆草各一钱　银柴胡　泽泻　木通各六分　滑石二钱　芦荟五分　甘草三分　防风八分

水二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八分，食前服。

凉荣泻火汤

凉荣泻火汤黄芩　四物山栀知母全
柴胡木通茵陈草　麦冬龙胆大黄煎

治妇人怀抱忧郁不清，致生内热，小水涩滞，大便秘结，及阴中火郁作痛，亦如涩淋，宜此泻之。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黄芩　黄连　山栀　木通　柴胡　茵陈　胆草　知母　麦门冬各一钱　甘草五分　大黄（酒炒）二钱

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服。便利，去大黄。

银杏散

银杏散内用杏仁　水银轻粉雄黄称
枣肉为丸绵裹成　阴中作痒功效灵

治妇人湿热下注，阴中作痒，及内外生疮并用。

杏仁（去皮尖，研）　轻粉　水银（铅制）　雄黄各一钱

上各为细末，共和一处，每用五分、枣肉一枚和丸，用丝绵包裹，留一绵条拈线在外；用塌痒汤煎洗，药枣安入阴内，留线在外，恐小便取出再入，一日一换，重者只四、五枚痊愈。仍兼服前药。

塌痒汤

塌痒汤中有苦参　狼毒灵仙床子真
归尾鹤虱同煎洗　搔痒之人笑眼生

治症同上，以此熏洗之。

苦参　威灵仙　蛇床子　当归尾　狼毒各五钱　鹤虱草一两

用河水十碗煎数滚，滤清贮盆内；乘热先熏，待温后洗，临洗和入公猪胆汁二、三枚同洗更妙。

雄黄藜芦散

雄黄藜芦散鳖头　轻粉冰片共相求
芎归汤沸乘温洗　蛇菌鸡冠不久留

治妇人阴中突出如蛇，或似鸡冠、菌样者并治。

雄黄一钱　葱管藜芦二钱（碾细如面）　轻粉　鳖头（煅黄色）各一钱　冰片二分

已上各研极细末，和匀再研，磁罐收贮。先用芎归汤煎洗，随后搽药，早晚二次，其患渐收。

芎归汤

芎归汤洗阴中痒　蛇菌鸡冠并此求
白芷甘草并胆草　熏洗余殃尽缩头

治症同上，以此洗之。

川芎　当归　白芷　甘草　胆草

上各等分，每用五钱，煎汤浴洗患上，随后搽药。

应用方

内疏黄连汤　透脓散（俱见肿疡门）　补中益气汤　八珍汤　四物汤　八味丸（俱见溃疡门）　逍遥散　小柴胡汤（俱见瘰疬门）　龙胆泻肝汤　珍珠散（俱见下疳门）　归脾汤（见痔疮门）　消风散（见风疹门）　蛇床子汤（见肾囊风门）　芦荟丸（见下疳门）

伤寒发颐第四十

伤寒发颐亦名汗毒。此因原受风寒，用药发散未尽，日久传化为热不散，以致项之前后结肿疼痛，初起身热口渴者，用柴胡葛根汤清热解毒；患上红色热甚者，如意金黄散敷之。初起身凉不渴者，牛蒡甘桔汤散之；患上微热不红疼痛者，冲和膏和之；肿深不退欲作脓者，托里消毒散；已溃气血虚弱食少者，补中益气汤。以此治之，未成者消，已成者溃，已溃者敛，亦为平常黄道之法也，用之最稳。

柴胡葛根汤

柴胡葛根汤花粉　甘草连翘牛子芩
石膏桔梗升麻等　伤寒颐毒效多灵

治颐毒表散未尽，身热不解，红肿坚硬作痛者。

柴胡　天花粉　干葛　黄芩　桔梗　连翘　牛蒡子　石膏各一钱　甘草五分　升麻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

牛蒡甘桔汤

牛蒡甘桔汤赤芍　花粉黄连苏木陈
加上川芎为效药　伤寒颐毒尽承平

治颐毒表邪已尽，耳项结肿，微热不红疼痛者。

牛蒡子　桔梗　陈皮　天花粉　黄连　川芎　赤芍　甘草　苏木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如意金黄散　冲和膏（俱见肿汤门）　补中益气汤（见溃疡门）　托里消毒散（肿疡门）

痫发第四十一

痫发乃天时不正之气感而发之，非毒内作也。此患多生于手足掌心或腰、腿、臀下伸缩之处，漫肿无头，憎寒发热，四肢沉重，烦渴为甚。初起宜服万灵丹发汗解表；肿仍不消者，必欲作脓，托里消毒散兼蜡矾丸间服；后法俱照痈疽溃疡法推治为当。

万灵丹　托里消毒散　蜡矾丸（俱见肿疡门）

瘭疽第四十二

瘭疽一名蛇瘴，川、广烟瘴地面有之。初出先作红点，次变黑色，腐烂筋骨，小者如粟如豆，大者如梅如李，发无定处，初用蟾酥饼膏贴患上；寒热交作者，黍米寸金丹或飞龙夺命丹亦可。红肿游走不定者，真君妙贴散加雄黄敷之，自然截住；破后

脾胃虚弱，食少干呕者，补中益气汤加黄连、麦冬。补而不应，肿高疼甚，惟出清水秽汁者，俱为不治之症。

飞龙夺命丹（即蟾酥丸加金头蜈蚣二条）　黍米寸金丹　真君妙贴散（见肿疡门）　补中益气汤（见溃疡门）

小腹痈第四十三

小腹痈乃七情火郁，以致脾虚气滞而成。其患小腹漫肿坚硬，肉色不变。有热渐红者，属阳易治；无热不红者，属阴难治。初起七日以前，用艾当肿顶灸七壮，膏盖，首尾内服壮脾胃、养气血、行经补托之剂，可保终吉。如误用克伐攻利凉药者，败症必出，十全大补汤倍加参、芪、姜、附以救之。内腐深陷者，玉红膏长肌收敛。又补托不应者，终久纵愈成漏。

十全大补汤　玉红膏（俱见溃疡门）

鹳口疽第四十四

鹳口疽，乃三阴亏损督脉之经浊气、湿痰流结而成。其患发在尾闾之穴，高骨头尖，初起形似鱼肫，久则突如鹳嘴，朝寒暮热，日轻夜重，溃后稀脓出而无禁，又或鲜血出而不停。凡发此者，壮年犹可，老年为虑。初起宜滋阴除湿汤和之；已成未溃者，和气养荣汤托之；溃而不敛者，滋肾保元汤补之；久而成漏者，琥珀蜡矾丸兼先天大造丸服之甚妙。

滋阴除湿汤

滋阴除湿汤知母　白芍芎归熟地芩
柴陈贝母兼泽泻　骨皮甘草效多灵

治鹳口疽初起朝寒暮热，日轻夜重，如疟等症。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各一钱　柴胡　黄芩　陈皮　知母　贝母各八分　泽泻　地骨皮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和气养荣汤

和气养荣汤术芪　参苓熟地共陈皮
丹皮甘草沉香等　还有当归在后随

治前症已成不得内消者，宜此药托之。

人参　陈皮　白术　黄芪　茯苓　丹皮　当归　熟地各一钱　沉香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滋肾保元汤

滋肾保元汤杜仲　参芪术附桂丹皮
归苓萸肉并甘草　枣姜熟地要相随

治前症元气虚弱，脓水淋漓，久而不敛者服之。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归身　杜仲　山萸肉　牡丹皮　熟地各一钱　附子　肉桂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莲肉七枚，食前煎服。

琥珀蜡矾丸（见肿疡门）　先天大造丸（见流注门）

龙泉疽虎须毒第四十五

此二毒乃肾督二脉分合行布，骤被外邪所搏而成。龙泉疽发在人中之间，虎须毒生于地角之上。初起疙瘩，次生肿痛，渐发寒热，甚者恶心干呕，腮项俱肿。此穴忌，

初起宜线针挑破患顶，以蟾酥饼放上膏盖，使毒有门而泄；四边煞肿，上如意金黄散敷之。内有表症者，荆防败毒散加芩、连、牛子；里症，内疏黄连汤。已成欲其作脓，芎归内托散；脓成胀痛者，针之即愈。溃脓后只宜膏药换贴，其口易完。此症多生于元气壮实者，故多不必服药自愈。

芎归内托散

芎归内托散陈皮　桔梗花粉茯苓随
黄芪甘草银花等　虎毒龙泉服最宜

川芎　当归　陈皮　茯苓　天花粉　桔梗　银花　黄芪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如意金黄散　内疏黄连汤　荆防败毒散（见时毒门）

石榴疽第四十六

石榴疽者，乃少阳相火与外湿煎搏而成，其患生在肘尖上一寸是也。初起一点黄粟小泡，根便开大，色红坚硬，肿如复碗，皮破泛出，叠如榴子，令人寒战，犹如重疟。初起即灸九壮，内服蟾酥丸发汗以解蕴毒；灸顶上，蟾酥饼贴之膏盖；煞痛处金黄散敷之。内服菊花清燥汤、琥珀蜡矾丸；烦躁热甚者，护心散、金液戊土丹。九日后，患上作脓稠黄，疼苦稍减，表里症退，饮食微进者，可保无虞，反此为逆。溃后元气虚弱，杂症相兼者，照痈疽调理法治之。

菊花清燥汤

菊花清燥汤生地　知母川归熟地皮
柴芩甘草升麻等　犀角门冬白芍宜

甘菊二钱　川芎　当归　知母　贝母　白芍　生地　麦门冬　地骨皮各一钱　升麻　犀角　甘草　柴胡　黄芩各五分

水二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八分，食后服。

蟾酥丸（见疔疮门）　琥珀蜡矾丸　护心散　如意金黄散（俱见肿疡门）　金液戊土丹（见脱疽门）

穿踝疽第四十七

穿踝疽，乃足三阴湿热下流停滞而成。初起内踝肿痛，疼彻骨底，举动艰辛，甚则串及外踝通肿。有头者属阳，易破；无头者属阴，难溃。此二者，初起必寒热交作，宜荆防败毒散加牛膝散之，日久脓成胀痛者针之。腐而不敛孔大者，玉红膏培之；形体虚弱者，补之。此症若不早治，因循致成废疾也有矣。

荆防败毒散（见时毒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大麻风第四十八

大麻风症，乃天地间异症也。但感受不同，有体虚之人因骤被阴阳暴晒、露雾风雨之气所侵，感之不觉，未经发泄，凝滞肌肤，积久必作。又有房欲后体虚为风邪所袭，或露卧当风，睡眠湿地；或洗浴乘凉，希图快意，此等相感俱能致之。其患先从麻木不仁，次发红斑，久则破烂，浮肿无脓。又谓皮死麻木不仁，肉死刀割不痛，血死破烂流水，筋死指节脱落，骨死鼻梁崩塌。有此五症，俱为不治。又曰心受之先损于目，肝受之面发紫泡，脾受之遍身如癣，肺受之眉毛先脱，肾受之足底先穿，又为五败症也。总皆风湿相乘，气血凝滞；表里不和，脏腑痞塞，阳火所变，此其根蒂也。初起麻木不仁，肌肉未死者，宜万灵丹洗浴发汗，以散凝滞之风；后服神应养真丹加白花蛇等分，久服自愈。年久肌破肉死者，先用必胜散疏通脏腑；次服万灵丹，每日

酒化一丸，通适血脉，服至一月，换服苦参丸，轻者半年，重者一载渐愈。或兼服酒药。忌戒房事、厚味、动风等件，可保终年不发矣。

万灵丹（见痈疽肿疡门）

治大麻风初起麻木不仁，或既久皮肤破裂，手足拳挛，肢体不便，但未指脱足穿者，并宜服之。

必胜散

必胜散中用大黄　白丑槟榔共粉霜
姜汁砂糖同末服　管教患者渐安康

治大麻风血热秘结，脏腑不通，宜用此药利之。

大黄　槟榔　白牵牛各一钱　粉霜一钱五分

上各为细末。年壮者作五服，中年久虚者作七服，用生姜四两捣汁，赤砂糖三钱，加水一大杯，三味和匀，临睡时腹中稍空、顿温通口服之即睡；至三更，遍身麻木如针刺，头、目、齿缝俱痛，此药寻病之功已达，行出大、小二便，或青白黑黄，又或红虫之类，此乃病根也。一月内服药三次渐痊，眉发俱生，肌肤如旧。齿缝有血，宜漱后药。

漱药方

漱药方中有二般　贯众黄连一处攒
水煎加入些些片　止血何愁甚不安

贯众　黄连各三钱

水二钟，煎一半，入冰片少许，每日陆续漱之，其血自止。兼忌动风、油腻之物。

苦参丸

苦参丸内药多般　品味难将一一刊
新久麻风诸坏症　将来久服自能安

治大麻风毋分新久，穿破溃烂，老幼俱可服之。

苦参一斤　大风子肉六两　荆芥十六两　防风　白芷各六两　全蝎　何首乌　白附子　枸杞子　威灵仙　当归　大胡麻　川芎　蒺藜　大皂角　川牛膝　牛蒡子　独活各五两　蔓荆子　风藤　羌活　连翘　苍术　天麻　杜仲　草乌（泡，去皮尖）　甘草各三两　人参一两　砂仁二两　白花蛇二两（切片，炙黄）

上药共为细末，醋打老米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温酒食前后任下。避风、忌口为妙。

麻风药酒方

麻风酒膝术防归　苦杞姜秦虎节随
羌活革麻并鳖甲　茅根加上效堪推

防风　当归　虎骨　秦艽　羌活　苦参　牛膝　姜蚕　松节　鳖甲　苍术　枸杞子　白茅根各二两　革麻子仁一两

用好雪酒二十五斤，用药袋盛浸酒内，封坛口，煮香二枝取起，水内浸一伏时，取服数杯自效。

雄硫散

雄硫散内凤凰皮　山甲相兼滑石随
桃肉共和猪胆汁　眉毛脱落擦之宜

治大麻风眉毛、须、发脱落作痒者，宜此药擦之。

雄黄　硫黄　凤凰皮（即雏鸡壳，烧黄存性）各五钱　川山甲十片（炒黄）　滑石一两

上各为细末，用半油核桃肉一两捣烂，同公猪胆汁一个同前药和匀，用青纱包药

擦之，日用三次，其发渐生如旧。

又擦麻风病面生紫块疙瘩。方用：川山甲灰（炒）、川椒（为末）各二钱，生姜汁、土大黄根二汁调稠绢包擦患上，如久药干，加水调擦亦效。忌动风、发物等件。

翻花疮第四十九

翻花者，乃头大而蒂小，小者如豆，大者若菌，无苦无疼，揩损每流鲜血，久亦虚人。以津调冰蛳散遍擦正面，上用软油纸包裹，根蒂细处用线连纸扎紧，十日后其患自落；换珍珠散掺之收口。又有根蒂不小，如鳖棋子样难扎，以前药搽上，用面糊绵纸封上二重，用心勿动，亦以十日外落之，掺珍珠散。

冰蛳散（见瘰疬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腋痈第五十

腋痈俗称夹痈，此肝、脾二经为患。肝经血滞、脾经气凝共结为肿。初起，皮色不变，漫肿无头，日久方疼，乃生寒热，此患难消，终必作脓。未破者，柴胡清肝汤；已破者，十全大补汤去肉桂加香附、陈皮；软肿胀痛者，针之、膏贴。但此症首尾温补，忌用寒凉也。

柴胡清肝汤（见鬓疽门） 十全大补汤（见溃疡门）

胁痈第五十一

胁痈多从郁怒肝火者发之，肥胖内实者鲜此症。初起，宜栀子清肝汤、柴胡清肝汤解郁泻火；已成者，托里消毒散加青皮、香附；脓已成者，即针之，勿伤内膜；已破后八珍汤加丹皮、山萸、泽泻，兼滋肾水。又虚劳所得者，破流臭败稀脓，补托不应者必死。

托里消毒散（见肿疡门） 栀子清肝汤 柴胡清肝汤（俱见鬓疽门） 八珍汤（见溃疡门）

鼻痔第五十二

鼻痔者，由肺气不清、风湿郁滞而成，鼻内息肉结如榴子，渐大下垂，闭塞孔窍，使气不得宣通。内服辛夷清肺饮，外以硇砂散逐日点之，渐化为水乃愈。兼节饮食、断厚味、戒急暴、省房欲，愈后庶不再发。

辛夷清肺饮

辛夷清肺饮黄芩　百合山栀知母称
麦冬甘草石膏等　升麻枇叶一同论

治肺热鼻内息肉，初如榴子，日后渐大，闭塞孔窍，气不宣通者服之。

辛夷六分　黄芩　山栀　麦门冬　百合　石膏　知母各一钱　甘草五分　枇把叶三片，去毛　升麻三分

上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硇砂散

硇砂散内用雄黄　粉霜冰片在其藏
为末将来患上点　能消息肉自然光

治鼻生息肉，初如榴子，渐大下垂，名为鼻痔也。

硇砂一钱　轻粉三分　冰片五厘　雄黄三分

上共为末。用草桔咬毛蘸药勤点痔上，日用五、六次，自然渐化为水而愈。

取鼻痔秘法：先用回香草散连吹二次，次用细铜箸二根，箸头钻一小孔，用丝线

穿孔内，二箸相离五分许，以二箸头直入鼻痔根上，将箸线绞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拔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烧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回香草散

回回香草散奇功　加上良姜二味同
为末共吹于鼻痔　尤如拾芥在其中

回香草、高良姜晒干等分为末，用此先吹鼻痔上二次，片时许，随后方行取法，其痔自然易脱。

骨槽风第五十三

骨槽风初起生于耳前，连及腮项，痛隐筋骨；久则渐渐漫肿，寒热如疟，牙关紧闭，不能进食。此得于郁怒伤肝，致筋骨紧急；思虑伤脾，致肌肉腐烂；膏粱厚味，致脓多臭秽。初则坚硬难消，久则疮口难合。初宜艾灸肿顶及耳垂下五分，各灸七壮，膏贴以泄内毒，真君妙贴散敷肿上；牙关内肿用线针刺去恶血，冰硼散搽之，使内外毒气得解，宜服降火化痰、清热消肿之剂；溃后当托里药中加麦冬、五味，外腐者玉红膏，使水升火降、脾健金清乃愈。又有外腐不合，虚热不退，坚肿不消，形焦体削者死。

清阳散火汤

清阳散火汤翘芩　白芷升麻牛子迎
石膏甘草荆防等　加上当归蒺藜成

治牙根尽处结肿，连及耳项作痛，名骨槽风也。

升麻　白芷　黄芩　牛蒡子　连翘　石膏　防风　当归　荆芥　白蒺藜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中和汤

中和汤芍术芎归　甘草参芪白芷宜
桔梗肉桂防风等　藿香姜枣效堪题

治前症已经穿溃流脓臭秽疼痛不止者服之。

人参　黄芪　白术　白芷　川芎　当归　甘草　桔梗　白芍各一钱　肉桂　麦冬　藿香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临服入酒一杯，食后服。

应　用　方

真君妙贴散　玉红膏（俱见肿疡门）　冰硼散（见咽喉门）

紫白癜风第五十四

紫白癜风乃一体二种。紫因血滞，白因气滞，总由热体风湿所侵，凝滞毛孔，气血不行所致，此皆从外来矣。初起毛窍闭而体强者，宜万灵丹以汗散之；次以胡麻丸常服；外用蜜陀僧散搽擦，亦可得愈。

胡麻丸

胡麻丸内用防风　白附威灵甘草同
苦参独活菖蒲等　癜风赤白效神功

治癜风初起，皮肤作痒，后发癜风，渐生开大者。

大胡麻四两　防风　威灵仙　石菖蒲　苦参各二两　白附子　独活各一两　甘草五钱

上为细末，新安酒浆跌成丸子。每服二钱，形瘦者一钱五分，食后临卧白滚汤送

下。忌动风发物、海腥、煎炒、鸡、鹅、羊肉、火酒等件，愈后戒百日。

雌雄四黄散

雌雄散用石硫黄　川槿皮同白附当
还有雌黄饶不得　管教癜症一时光

治紫白癜风皮肤作痒，日渐开大，宜用此搽之。

石黄　雄黄　硫黄　白附子　雌黄　川槿皮各等分

上为细末。紫癜醋调，用竖槿木毛头蘸药擦患上；白癜用姜切开蘸药擦之。擦后三日，忌下汤水。戒食鸡鹅羊肉、煎炒、海腥、火酒等件，不复发。

又方

白癜紫癜一般风　雄黄朱砂等分同
茄蒂端来擦患处　不消三日有神功
白加蛇壳同来擦　管教前患永无踪

肥皂方

癜风酒刺雀斑方　皂角甘松山柰藏
附子豆粉獐冰等　白芷陀僧楮实详

皂角　甘松　山柰　白芷各二钱　蜜陀僧　白附子　朝脑各一钱　楮实子　绿豆粉各三钱

上为细末。用去净皮弦肥皂一斤，槌匀，洗擦患上，日久自效。

蜜陀僧散（见汗斑门）

齿病第五十五

齿病者，有风，有火，亦有阳明湿热，俱能致之。风痛者，遇风发作浮肿，随后生痛，以消风散治之；火痛者，则齿根必扯腮颧，阵阵作痛，时发时止，以冰硼散擦之，出涎自愈；阳明经湿热作痛者，其患腮颧浮肿，甚者牵引太阳，疼连颏项，口中热气，大便结燥，当宜凉膈散加石膏治之。又肿高软者，内必有脓，用针刺破，出脓自愈。有齿龈腐烂，出血不止者，内服犀角地黄汤，外搽人中白散。又小儿钻齿疳，牙根尖穿出齿根肉外，芒刺嘴唇作痛，用披针挑破牙面好肉，以手取出本牙，出血不止，以湿纸换贴二、三次，其血自止。必兼戒厚味，其牙复生如旧。

凉膈散

凉膈散中用石膏　山栀薄荷共连翘
黄芩甘草淡竹叶　还有大黄岂可逃

治阳明经湿热上攻，致牙根、腮、项作肿多痛者。

连翘　山栀　黄芩　薄荷各一钱　甘草五分　大黄二钱　朴硝一钱五分　石膏一分五钱　淡竹叶三十片

上水二钟，煎八分，入蜜三匙和匀，食远服。

清中散

清中散内牡丹皮　生地黄连甘草归
升麻还与山栀子　胃经积热效堪推

治胃经积热，牙齿或牙龈肿痛，或牵引头脑作痛，或面热耳红，并皆治之。

当归　黄连　生地　山栀各一钱　牡丹皮六分　升麻八分　甘草五分

上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荜茇散

荜茇散中真阿魏　麝香冰片共相依
虫牙风痛皆堪点　管教时刻乐嘻嘻

治风湿虫牙作肿疼痛，如阳明内热作疼勿用。

荜茇　真阿魏各二钱　冰片　麝香各一分

上为细末。每用半豆许，擦放牙根痛缝中，吐去热涎，温汤漱之，再搽即愈。

又：牙疼方

牙疼方中君荜茇　蟾酥必定与川椒

飞盐加入同来点　诸般牙痛即时消

荜茇一钱　蟾酥二分　川椒五分　飞盐三分

上共为末。用草桔咬毛蘸药搽点痛牙根上妙。

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汤芍药　更兼一味牡丹皮

阳明积热皆堪服　止血还须用此医

治阳明积热，牙龈腐烂，出血不止，及诸吐血、衄血、呕血通治之。

犀角（镑）　生地　白芍　牡丹皮各等分

每五钱，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面色痿黄、大便黑者，更宜服之。又牙缝中无辜出血者，亦妙。

止血四生汤

止血四生汤荷叶　生艾柏枝地黄列

用水同煎饮一钟　诸般血症登时别

生荷叶　生艾　生柏叶　生地黄各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食生温服，临入童便一杯更妙。

人中白散（见口疳门）　消风散（见疥疮门）

脑漏第五十六

脑漏者，又名鼻渊。总因风寒凝入脑户与太阳湿热交蒸乃成。其患鼻流浊涕，或流黄水，点点滴滴，长湿无干，久则头眩虚晕不已，治以藿香汤主之，天麻饼子调之，亦可渐愈。如日久虚眩不已，内服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相间服，以滋化原始愈。

奇授藿香汤

元来奇授藿香汤　猪胆同功效莫量

鼻渊脑漏皆堪羡　不过三服永无殃

治鼻渊黄水浊涕长流，致脑户虚眩不已。

用藿香连枝带叶者五钱，水一碗，煎七分，加公猪胆汁一枚和匀，食后通口服之，至重者不过三服。如此药苦甚不堪服用，藿香末一两，公猪胆汁熬稠膏为丸，每服二钱，食后白滚汤送下亦效。

应　用　方

补中益气汤（见溃疡门）　六味地黄丸（药见肺痈门肾气丸）　天麻饼子（见头痛门）

破伤风第五十七

破伤风，因皮肉损破，复被外风袭入经络，渐传入里，其患寒热交作，口禁咬牙，角弓反张，口吐涎沫；入阴则身凉自汗，伤处反为平陷如故，其毒内收矣。当用万灵丹发汗，令风邪反出，次以玉真散患上贴之，得脓为效。如汗后前症不退，伤处不高，渐醒渐昏，时发时止，口禁不开，语声不出者，终为死候。

玉真散

玉真散内用南星　白芷防风羌活灵

天麻还兼白附子　　破伤风症奏功能

治破伤风牙关紧急，角弓反张，甚则咬牙缩舌。

南星　防风　白芷　天麻　羌活　白附子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酒一钟调服，更敷伤处。若牙关紧急，腰背反张者，每服三钱，用热童便调服，虽内有瘀血亦愈。至于昏死心腹尚温者，连进二服，亦可保全。若治疯犬咬伤，更用嗽口水洗净，搽伤处亦效。

万灵丹（见肿疡门）

治破伤风牙关紧急，角弓反张，时昏时止者服。

镇风散

镇风散用鳔胶矾　　杭粉朱砂在此间

每服二钱和热酒　　破伤风症自回还

治破伤风诸药不效，事在危急者，用之必应也。

鳔胶（切段，微焙）　杭粉（焙黄）　皂矾各一两（炒红色）　朱砂三钱（另研）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无灰热酒调服。如一切猪、羊等风，发之昏倒不醒人事者，每服三钱，二服即愈不发。外灸伤处七壮，知疼痛者，乃为吉兆。

跌扑第五十八

跌扑者，有已破、未破之分，亡血、瘀血之故。且如从高坠堕而未经损破皮肉者，必有瘀血流注脏腑，人必昏沉不省，二便必难，当以大成汤通利二便，其人自苏，不醒者，独参汤救之。寻常坠堕，轻者，以复元活血汤调之；又如损伤骨节，筋断血流不止者，独胜散止之，次用花蕊石散搽之；又有跌断骨节大损等症，此则另有专门接骨扎缚，未及详注也。

大成汤

大成汤内朴硝黄　　苏木当归甘草良

陈皮厚朴红花等　　木通枳壳共煎尝

治跌扑伤损，或从高坠下以致瘀血流入脏腑，昏沉不醒，大小便秘；及木杖后瘀血内攻，肚腹膨胀，结胸不食，恶心干呕，大便燥结者，并服之。

陈皮　当归　苏木　木通　红花　厚朴　甘草各一钱　枳壳二钱　大黄三钱　朴硝二钱

上水一碗，煎八分，不拘时服，服后二时不行，渣再煎，临卧服，入蜜三匙亦妙。

调中二陈汤

调中二陈汤枳壳　　芪芍芎归乌药芩

青皮紫苏防风实　　桔红苏木腹槟灵

治前症已服行药之后，当进此药二、三服调之。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枳壳　大腹皮　红花　川芎　当归　白芍各八分　防风　槟榔　黄芪　桔梗　青皮　乌药　苏木　枳实　黄芩　紫苏各六分　木香三分

上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独参汤

独参汤力最专功　　跌扑金疮出血多

昏沉不省人事者　　灌之入腹起疲癃

治跌扑损伤，或金疮出血过多，昏沉不醒者服。

人参一两（切片）

水二碗，煎一半，不拘时通口服之；渣再煎服，其人自苏。再用渣加川米一合，煎

汤温服。

花蕊石散

花蕊石散麝檀香　乳没辛苏乌朴当
羌龙白芷蛇含石　木降香南星粉霜

治跌扑伤损及金疮、刀、箭、兵刃所伤，断筋损骨，疼痛不止，新肉不生者，并效。

乳香　没药　羌活　紫苏　细辛　草乌　蛇含石（便煅三次）　厚朴　白芷　降香　当归　苏木　檀香　龙骨　南星　轻粉各二钱　麝香三分　花蕊石（童便煅七次）五钱

上共研极细，罐收听用。葱汤洗净，用此掺之，软绵纸盖扎，一日一换神效。此药一时未备，可用多骨疽门生肌散代之暂用，亦可取效危急也。

玉红膏（见肿疡门）

治跌扑损伤或金疮断损筋骨，已经血止，疼痛作脓，宜用此膏。葱汤洗净，日搽伤处，黑膏盖之。

金疮第五十九

金疮乃刀刃所伤，或有磁锋割损，浅者皮破血流而已，深者筋断血飞不住。皮破者，桃花散掺之，其血自止；筋断者，如圣金刀散掺扎。止复又流者，此症急用玉红膏涂伤处，膏盖长肉，盖筋、骨、肉方断，斯人面色必黄。外避风寒，内忌冷物，终保无妨。有失血过多者，独参汤、八珍汤补助为要，此无外法矣。

如圣金刀散

如圣金刀散二矾　松香细末共加参
刀伤损破肌流血　掺上应知效不难

治刀刃所伤，皮破筋断，飞血不止者。

用松香净末七两，枯矾、生矾各一两五钱，共为极细末，罐密收，掺伤处，纸盖绢扎；止后三、四日，后必煽痛作脓，换掺生肌散，三日三次，其疼即止；以后日用葱汤洗之，换搽玉红膏长肉生肌，避风为要。

桃花散

桃花散最治金疮　止血消瘀效莫量
大黄同与石灰炒　将来一掺即无妨

治金疮出血不止。

用石灰半升同大黄一两五钱切片同炒，石灰变红色为度，去大黄，筛细掺损上，纸盖绢扎；止血后用葱汤洗净，换搽玉红膏长肌收敛。兼戒口味、房事为要。

独参汤（见跌扑门）　八珍汤（见溃疡门）

杖疮第六十

杖疮乃良肉受伤之患，有已破未破之分，正刑酷刑之说。已破肌肉者，随杖后以清凉拈痛膏敷之，疼肿即消；未破瘀血内攻者，用针放出内蓄瘀血，再以大成汤下之，便通自愈；如伤处瘀腐已作疼痛者，玉红膏搽之，自然腐化生新而愈；至于辱刑、重刑难受之时，宜预服铁布衫丸，方得保身全命也。

铁布衫丸

铁布衫丸乳没归　地龙苏木自然随
木鳖再加无名异　救尽人间苦杖危

治情不由己，事出不虞受害，一身重刑难免，当预服之，受刑不痛，亦且保命。

自然铜（煅红，醋浸七次） 当归（酒洗，捣膏） 无名异（洗去浮土） 木鳖子（香油搽壳上，灰焙用肉） 乳香 没药 地龙（去土，晒干） 苏木

上八味，各等分为细末，炼蜜丸，如鸡头实大。每服三丸，预用白汤送下，纵非刑辱拷，可保无虞。

散瘀拈痛膏

散瘀拈痛膏罕稀 麻油石灰水共齐
加上獐冰金黄散 杖疮敷上笑嘻嘻

治杖后皮肉损破，红紫青斑，煨肿疼痛重坠者。

用肿疡门如意金黄散一两，加獐冰三钱碾匀，以白石灰一升，用水二碗和匀；候一时许，用灰上面清水倾入碗内，加麻油对分和匀，以竹箸搅百转，自成稠膏，调前药稀稠得所听用；杖后带血，不用汤洗，将药通便敷之，纸盖布扎。夏月一日，冬月二日，方用葱汤淋洗干净，仍再敷之，痛止肿消，青紫即退。伤重者，另搽玉红膏完口。

又方

杖刑之后肉不破 瘀血攻疼没门路
将针点破脓血流 管教患者随行步

大成汤（见跌扑门）

治杖后瘀血内攻，肚腹膨胀，恶心便秘者服之。

珍珠散（见下疳门）

治杖疮已经长肉平满，惟不生皮，用此搽即愈。

汤泼火烧第六十一

汤泼火烧，此患原无内症，皆从外来也。有汤火热极，逼毒内攻；又有外伤寒凉，极毒入里，外皮损烂者，以清凉膏、粟壳膏涂之；毒气入里，烦躁口干，二便秘涩者，四顺清凉饮下之；泡破珍珠散搽之自愈。

四顺清凉饮

四顺清凉饮赤芍 防风羌活共连翘
当归甘草山栀等 大黄加上热俱消

治汤泼火烧，热极逼毒入里，或外被凉水所汲，火毒内攻，致生烦躁，内热口干，大便秘实者服。

连翘 赤芍 羌活 防风 当归 山栀 甘草各一钱 大黄（炒）二钱

上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远服。

罂粟膏

罂粟膏医汤火烧 麻油白蜡共煎熬
将凝加上真轻粉 涂于患上痛随消

治汤泼火烧，皮肉损烂，疼苦煨热，起泡流水者。

麻油四两，罂粟花十五朵（无花以壳代之），浸油内，煎枯滤清，将油再入杓内，下白占三钱，熬化倾入罐内，待四边将凝时，下真轻粉细末二钱搅匀，水内顿冷取起。临用将泡挑破，用抿脚挑膏手心中捺化搽患上，软绵纸盖扎，日换二次，其疼即止。次日将软帛揩净腐皮，再搽之自愈。

珍珠散（见下疳门）

治汤泼火烧，腐皮已尽，疼痛已止，用此掺即愈。前杖疮门中石灰水调麻油成膏，即清凉膏也，搽汤泼火烧亦效。

甲疽第六十二

甲疽者，或因甲长侵肌，又因修甲损伤良肉，靴鞋窄小，俱易生之。其患肉裹上，指甲肿痛异常，难于步履，初宜三品一条枪贴肉上化尽自愈；日久肉坚硬，须冰蛳散化之，后用珍珠掺上必瘥。

三品一条枪（见痔疮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茧唇第六十三

茧唇乃阳明胃经症也。因食煎炒，过餐炙煿，又兼思虑暴急，痰随火行，留注于唇，初结似豆，渐大若蚕茧，突肿坚硬，甚则作痛；饮食妨碍，或破血流久则变为消渴、消中难治之症。初起及已成无内症者，用麻子大艾炷灸三壮，贴蟾酥饼膏盖，日久渐消。内症作渴者，早服加减八味丸，午服清凉甘露饮，以滋化源。日久流血不止，形体瘦弱，虚热痰生，面色黧黑，腮颧红现，口干渴甚者，俱为不治之症也。

清凉甘露饮

清凉甘露饮柴芩 麦冬犀角共茵陈
石斛枳壳甘生地 知母枇杷叶可寻

治茧唇膏粱所酿，暴怒所结，遂成斯疾。高突坚硬，或损破流血，或虚热生痰，或渴症久作并治。

犀角 银柴胡 茵陈 石斛 枳壳 麦门冬 甘草 生地 黄芩 知母 枇杷叶各一钱

水二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八分，食后服。

加减八味丸（见溃疡门） 蟾酥饼（见疔疮门）

痞癖第六十四

痞癖皆缘内伤过度，气血横逆结聚而生。初起腹中觉有小块举动牵引作疼，久则渐大成形，甚者翕翕内动，斯时必气血衰弱，饮食减少。内服阿魏化痞散，外贴乾坤一气膏，祛邪养正气，攻补自全安。

阿魏化痞散

阿魏化痞散芎归 白术红花赤茯随
荞面大黄并鳖甲 空心还用酒调宜

川芎 当归 白术 赤茯苓 红花 阿魏 鳖甲尖（酥炙研）各一钱 大黄（酒炒）八钱 荞麦面一两（微炒）

上共为末。每服三钱，空心好酒一茶钟调稀服，三日后腹痛、便出脓血为验。忌生冷、腥荤等件。

乾坤一气膏

一气膏归芷附棱 巴革蓬甲续灵成
赤白芍玄生熟地 桂阿乳没鳖香能

此膏专治痞疾，毋论新久立效。又治诸风瘫痪，湿痰流注，各样恶疮，百般怪症，男子夜梦遗精，妇人赤白带下；又男女精寒血冷、久无嗣息者并贴之。

当归 白附子 赤芍 白芍 白芷 生地 熟地 川山甲 木鳖肉 巴豆仁 革麻仁 三棱 蓬术 五灵脂 续断 肉桂 玄参各一两 乳香 没药各一两二钱 麝香三钱 真阿魏二两（切薄片听用）

上咀片，用香油五斤，存下四味，余皆入油浸，春三、夏五、秋七、冬十期毕，桑柴火熬至药枯，细绢滤清；每净油一斤，入飞丹十二两，将油入锅内，下丹，槐枝搅

搂，其膏候成，端下锅来；用木盆坐稳，渐下阿魏片，泛化已尽，方下乳、没、麝香，再搅匀，乘热倾入磁罐内，分三处盛之。临用汤中顿化，痞病红煅摊贴，余病绫绢俱可摊之，有肿者对患贴之。男子遗精、妇人白带，俱贴丹田，诸风瘫痪，贴肾俞穴并效。

天蛇毒第六十五

天蛇毒，一名蛇头疔也。乃心火旺动攻注而成。其患指大肿若蛇头，赤肿煞痛，疼及连心，甚者寒热交作，肿痛延上。肿顶上小艾灸五壮，以雄黄散涂之，内服蟾酥丸发汗解毒，轻者渐消，肿者溃脓，甚则腐烂。破后肿仍不消者，以蟾酥条插入孔内膏盖自效；腐烂者，玉红膏搽之，虚而不敛者兼服补剂。

雄黄散

雄黄散内用蟾酥　　冰片还将轻粉和
四味同来为细末　　水调患处日三涂

治天蛇毒初起红肿发热、疼痛彻心者宜用之。

雄黄（明亮者）二钱　蟾酥二分（微焙）　冰片一分　轻粉五分

共为细末。新汲水调涂，纸盖，日用三次极效。

蟾酥丸（见疔疮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头痛第六十六

头痛者，风、火、湿、痰四者皆能致之。又杨梅疮毒上攻，亦有此症；或妇人产后梳洗，当风大早亦致之，名曰头风。宜用后方，毋论病之新久，受之真似并效。

天麻饼子

天麻饼子草川乌　　芎芷甘防苍术呼
薄荷细辛松白附　　雄黄全蝎一相途

治头痛因风、火、湿、痰上攻，及杨梅疮毒所致。兼治头目昏眩，项背拘急，肢体烦痛，肌肉蠕动，耳哨蝉鸣，鼻塞多嚏，皮肤顽麻，瘙痒癞疹。又治妇人头风作痛，眉棱骨疼，牙齿肿痛，痰逆恶心者，并皆治之。

天麻　草乌（汤泡，去皮）　川芎　细辛　苍术　甘草　川乌（汤泡，去皮）　薄荷　甘松　防风　白芷　白附子（去皮）各五钱　雄黄　全蝎各三钱

上为细末，寒食面打糊捣稠，如寒豆大，捻作饼子。每服二、三十饼，食后细嚼，葱头汤送下。属火热痰痛者，茶汤下。甚者日进二服。忌诸般发物。

三圣散

三圣散用闹杨花　　槿树红花总一家
二味再加风子肉　　头风偏正乐无涯

治男妇头痛，不论偏正新久，但夏月欲重绵包裹者并效。

闹杨花（净末）一钱　槿树花（净末）一钱　大风子（白肉去油）五分

共研。每服六分，葱、酒调服，洗浴发汗自愈。

合谷毒第六十七

合谷疔，俗称虎口百丫也。此患多有疙瘩泡起，亦有红丝走上，故有疔名之称。此手阳明、胃经湿毒攻注作痒，痒热煞疼，初起挑破，贴蟾酥饼膏盖，金黄散敷之；三日后，肿聚必欲作脓，换膏贴之。软肿胀痛者，脓已成，针之即愈。肿甚寒热者，必内外消托。

金黄散（见肿疡门）　蟾酥饼（见疔疮门）

鼻出血第六十八

鼻中出血，乃肺经火旺，逼血妄行而从鼻窍出也。外用紫土散敷囟顶上，内服羚羊清肺汤亦可自止。

羚羊清肺汤

羚羊清肺汤柴芍　甘藕蒲黄地骨皮
玄地芎归石膏等　栀连芦荟白茅宜

治鼻中无故出血不止，及寻常吐血、咳血并效。

羚羊角（镑）　黄连　银柴胡　玄参　石膏　川芎　当归身　白芍　生地　蒲黄　地骨皮　山栀各一钱　芦荟　甘草各五分　藕节三个　白茅根四两（捣汁，用水一碗，和绞去渣）

用茅根汁一大碗，煎七分，入童便一杯，食后服。

紫土散

紫土散须从治法　更兼火酒要调稠
将药敷于囟顶上　自然血止不相流

治鼻中无辜出血不止。用倾银紫土新罐碾细，以火酒调敷囟门上，其血自止，此从治之法也。

牙缝出血第六十九

牙缝出血，阳明胃经实火上攻而出也；又有胃虚火动，腐烂牙龈，以致淡血常常渗流不已。实火清胃散、楝果裹塞之；虚火芦荟丸、人中白散服搽自愈。

清胃散

清胃散中用石膏　芩连生地不相饶
丹皮加上升麻好　阳明胃热即时消

治胃经有热，牙齿或牙龈作肿、出血不止并效。

黄芩　黄连　生地　丹皮　升麻　石膏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楝果裹

治阳明胃经实火上攻，血从牙缝流出。

用楝树果二个，连肉、核捣烂，丝绵包裹，先用温汤漱净瘀血，塞于牙缝内，其血自止。

芦荟丸　人中白散（见口疳门）

血箭血痣第七十

血箭出于心经火盛，逼血从毛窍出也；血痣由于肝经怒火郁结，其形初起色红如痣，渐大如豆，揩之血流。治血箭以桃花散凉水调敷，或金墨涂搽自止；血痣须用冰蛳散枯去本痣，以珍珠散搽之，生皮乃愈。血甚者，内服凉血地黄汤，兼戒口味始痊。

凉血地黄汤

凉血地黄汤黄连　当归甘草山栀全
加上玄参效更添　无辜出血即安然。

治血箭、血痣，内热甚而逼血妄行，出血如飞者。

黄连　当归　生地　山栀　玄参　甘草各等分

水二钟，煎八分，量病上下服之。

桃花散（见跌扑门）　冰蛳散（见瘰疬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鹅掌风第七十一

鹅掌风由手阳明、胃经火热血燥，外受寒凉所凝，致皮枯槁；又或时疮余毒未尽，亦能致此。初起红斑白点，久则皮肤枯厚破裂不已，二矾汤熏洗即愈。

二矾汤

二矾汤中白皂矾　　儿茶柏叶在其间
先熏后洗油烟照　　鹅掌风顽愈不难

治鹅掌风皮肤枯厚、破裂作痛，宜用此汤熏洗，轻则不宜，越重越效。

白矾　皂矾各四两　孩儿茶五钱　柏叶半斤

用水十碗，同上药四味煎数滚候用。先用桐油搽抹患上，以桐油蘸纸拈点着，以烟焰向患上熏之；片时方将前汤乘滚贮净桶内，手架上用布盖，以汤气熏之，勿令泄气，待微热倾入盆内，蘸洗良久，一次可愈。七日忌下汤水，永不再发。

肾囊风第七十二

肾囊风乃肝经风湿而成。其患作痒，喜浴热汤；甚者疙瘩顽麻，破流脂水，宜蛇床子汤熏洗二次即愈。

蛇床子汤

蛇床子汤当归尾　　苦参毕竟用灵仙
河水同煎熏患处　　肾囊风痒得安然

治肾囊风湿热为患，疙瘩作痒，搔之作疼宜洗。

蛇床子　当归尾　威灵仙　苦参各五钱

水五碗，煎数滚入盆内，先熏，待温浸洗二次愈。

狼毒膏

狼毒膏内风子肉　　槟榔五倍子相同
川椒床子硫猪胆　　油沸投硝共此求

治症同前。

狼毒　槟榔　硫黄　五倍子　川椒　枫子肉　蛇床子各三钱

上为末，用香油一大杯，煎滚入皮硝三钱，再煎滚；次下公猪胆汁一个，和匀调前药搽擦患上，此药诸痒疮用之并效。

疥疮论第七十三

夫疥者，微芒之疾也。发之令人搔手不闲，但不知其何以生者？疥曰：吾不根而生，无母而成，乃禀阴阳气育，湿热化形，常列于王候掌上，何防士庶之身，可使文人怕笔，绣女停针，毋分贵贱，一例施行。医问曰：不生于身，独攻于手者又何也？疥曰：手掌乃太阴湿土所主，手心又少阳相火所司，土能生我，火能化我，此生皆赖湿土阳火所化，故生者必自出于手掌。医曰：然哉！但其形知动而不知静，能进而不能退，自非清气所化也；又脾主消纳，胃主传化，人之饮食未有不从厚味者，厚味之中，湿热并化，致生此疮。又清气随脉循行，浊气留滞不散，停留肌肤，积日不解，随后生热发痒。故痒热之中，湿火混化为虫，形随湿化，动随火化，此无情而之有情也。既化之后，潜隐皮肤，展转攻行，发痒钻刺，化化生生，传遍肢体，近则变为疥癣，久则变成顽风，多致皮肤枯槁，浸淫血脉，搔痒无度，得汤方解。外以绣球丸搽擦，堪为止痒杀虫；内服消风散，亦可散风凉血。必得兼戒口味，辛热莫啜，忌洗热汤，其烦自脱。此为小恙，不当陈说，闲中之言，随笔而曰。

消风散

消风散内归生地　蝉脱荆防苍苦参
胡麻知母牛蒡等　石膏甘草木通行

治风湿浸淫血脉，致生疮疥，搔痒不绝，及大人小儿风热瘾疹，遍身云片斑点，乍有乍无并效。

当归　生地　防风　蝉脱　知母　苦参　胡麻　荆芥　苍术　牛蒡子　石膏各一钱　甘草　木通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当归饮子

当归饮子芍芎芪　生地防风白蒺藜
甘草何首乌荆芥　诸风疮痒服相宜

治血燥皮肤作痒，及风热疮疥瘙痒，或作疼痛。

当归　川芎　白芍　生地　防风　白蒺藜　荆芥　何首乌各一钱　黄芪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绣球丸

绣球丸内用獐冰　轻粉川椒共水银
雄黄枯矾枫子肉　诸疮痒疥擦安宁

治一切干湿疥疮及脓窠烂疮，瘙痒无度者效。

獐冰　轻粉　川椒　枯矾　水银　雄黄各二钱　枫子肉一百枚（另碾）

以上共为细末，同大枫子肉再碾和匀；加柏油一两化开，和药搅匀，作丸圆眼大，于疮上擦之。

诸疮一扫光

诸疮一扫光硫柏　木鳖床椒枯白矾
水银风子獐冰等　砒苦参烟胶共参

此药凡治痒疮，不论新久及身上下，或干或湿，异类殊形，但多痒少痛者，并宜用之，俱各有效。

苦参　黄柏各一斤　烟胶一升　木鳖肉　蛇床子　点红椒　明矾　枯矾　硫黄　风子肉　獐冰　水银　轻粉各二两　白砒五钱

共为细末，熟猪油二斤四两，化开入药搅匀，作丸龙眼大，磁瓶收贮。用时搽擦患上，二次即愈。

洗痒疮方

洗痒疮方只二般　苦参猪胆共相攒
河水煎汤频浴洗　管教诸痒即当安

苦参半斤（切片）

用河水三、四瓢煎药数滚，掺水二瓢，住火片时，滤去渣。临洗和公猪胆汁四、五枚搅匀，淋洗痒上，三日一洗，三次亦可痊愈矣。

臁疮论第七十四

臁疮者，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有新久之别，内外之殊。新者只有三香膏、乳香法纸贴之自愈；稍久紫黑者，以解毒紫金膏搽扎渐可。又年久顽臁，皮肉乌黑下陷，臭秽不堪者，用蜈蚣饯法去风毒、化瘀腐，方可得愈。外臁多服四生丸，内臁多服肾气丸妙。

三香膏

三香膏内乳松香　轻粉油调纸内藏

先洗葱汤方贴扎　何妨新久烂臁疮

治臁疮初起多疼少痒，未经受风紫黑者宜用。

乳香　松香　轻粉各等分

上为细末。香油调稠，用夹纸一面，以针密刺细孔，将药夹搽纸内，先以葱汤洗净，将纸有孔一面对疮贴之，三日一换自效。忌房事、煎炒等件。

乳香法纸

乳香法纸有奇功　疼痛臁疮欲此逢

功在粉霜相协力　三朝一换笑颜浓

治臁疮作痛不愈。

先用乳香碾细末一两听用。以呈文油纸四张，每纸一张，摊平筛乳香末二钱五分匀筛纸上，双折卷一寸阔，将卷纸复作三折，两头以线扎之；用甘草一两二钱，水三碗，将卷过药纸浸入甘草汤内，上用重物压之；煮数滚，取起纸来，解去扎线，将纸摊开桌上，每张用轻粉三钱掺乳香，上用棕糊刷排刷相匀，提起药纸，带湿以无药一面对板壁上贴之，阴干收用。临时随患大小剪纸多少，先用温汤洗疮，随将纸有药一面对疮贴之，绢扎三日一换，自然止痛生肌。如贴后内无水出，不必换贴自愈。

蜈蚣饯

蜈蚣饯治久顽臁　独活桐油白芷煎

甘草加上同煎煮　倾入疮中黑腐蠲

治臁疮多年，黑腐臭烂作疼，诸药不效者。

用桐油二两，独活、白芷、甘草、蜈蚣各一钱，入油内煎滚；先将臁疮洗净，用白面水调作圈，围在疮之四边，毋令泄气走油。将脚放平，以茶匙挑油渐渐乘热加满，待油温取去，已后腐肉、风毒自然脱下，用解毒紫金膏搽上，纸盖绢扎，三日一换。

解毒紫金膏（见结毒门）

治臁疮毋论新久，及顽疮年久不愈者，并用之。

四生丸

四生丸疗久臁疮　骨节多疼举动妨

地龙白附姜蚕等　草乌灵脂莫相忘

治外臁血风顽疮，骨节疼痛，不能举动，或行步不前，或浑身瘙痒，或麻痹不仁，或生斑疹并效。

地龙（去土）　姜蚕（炒，去丝）　白附子　五灵脂　草乌（去皮尖，泡）各等分

上为细末，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茶、酒任下。

肾气丸（见肺痈门）

血风疮第七十五

血风疮，乃风热、湿热、血热三者交感而生。发则搔痒无度，破流脂水，日渐沿开。甚者内服消风散加牛膝、黄柏，外搽解毒雄黄散或如意金黄散俱可敷之。如年久紫黑坚硬，气血不行者，用针砭去黑血，以神灯照法熏之，以解郁毒，次以前药敷之方效。

解毒雄黄散

治风湿流注腿脚，致生血风顽疮，紫黑瘙痒者。

雄黄四两　硫黄八两

上二味，共碾细末，柏油调搽，纸盖之，三日一换。

如意金黄散（见肿疡门）

治症同前。

用公猪胆汁调稠敷患上，油纸盖托勿动，待其自脱，脱后色红再敷之，以色白为度。

神灯照法（见肿疡门）

治年久紫黑血风顽疮，流水作痒不绝。

先用葱汤洗净患上，点火以灯焰熏之，每熏二拈为度。

凉血消风散（见疥疮门）

顽癣第七十六

顽癣乃风、热、湿、虫四者为患。发之大小圆斜不一，干湿新久之殊。风癣如云朵，皮肤娇嫩，抓之则起白屑；湿癣如虫形，瘙之则有汗出；顽癣抓之则全然不痛；牛皮癣如牛项之皮，顽硬且坚，抓之如朽木；马皮癣微痒、白点相连；狗皮癣白斑相簇，此等总皆血燥风毒克于脾、肺二经。初起用消风散加浮萍一两，葱、豉作引，取汗发散；久者服首乌丸、蜡矾丸，外擦土大黄膏，用槿皮散选而用之，亦可渐效。

土大黄膏

土大黄膏用白矾　硫黄八两共加参
川椒三味研成末　顽癣搽之不费难

治干湿顽癣，不论新久，但皮肤顽厚，串走不定，惟痒不痛者。

硫黄八两　生矾四两　点红川椒二两

上各为末，用土大黄根捣汁，和前药调成膏，碗贮。新癣，抓损擦之；多年顽癣，加醋和擦；如日久药干，以醋调搽；牛皮癣，用穿山甲抓损擦之妙。

顽癣必效方

顽癣必效川槿皮　轻粉雄黄巴豆宜
斑蝥大黄百药煎　阴阳水和海桐皮

治多年顽癣，诸药熏擦搽洗不效者，用之即愈。

川槿皮四两　轻粉　雄黄各四钱　百药煎四饼　斑蝥（全用）一钱　巴豆（去油）一钱五分　大黄二两　海桐皮二两

上为极细末。用阴阳水调，抓损敷药，必待自落。

又：顽癣方

顽癣方中川槿皮　斑蝥轻粉各相宜
再加七个枫子肉　新笔涂将患处医

川槿皮二钱　轻粉五分　斑蝥七个　大枫子七个

河、井水共一钟，煎一半，露一宿，笔蘸涂之。

顽癣浮萍丸

浮萍丸内苍耳草　苍术黄芩共苦参
姜蚕钩藤并豨莶　酒丸服下可回春

紫背浮萍　苍术　苍耳草各二两　苦参四两　黄芩　姜蚕各一两　钩藤一两五钱　豨莶草二两（酒蒸）

共为末，酒糊丸。白滚汤每服二钱，随病上下服。

脓窠疮第七十七

脓窠疮，乃肺经有热，脾经有湿，二气交感，其患先从小泡作痒，后变脓泡作疼，所成脓窠疮也。甚者清热散风、凉血除湿治之，凉血清风散是也。外以蛇床子散或诸疮一扫光搽之亦效。兼戒口味自愈。

蛇床子散

蛇床子散用黄丹　轻粉枯矾枫肉良
大黄不少松香末　麻油调许治脓疮

治脓窠疮生于手足遍身，根硬作胀，痒痛非常。

蛇床子　大枫子（肉）　松香　枯矾各一两　黄丹　大黄各五钱　轻粉三钱

上为细末。麻油调搽；湿烂者，干掺之。

脓窠又方

脓窠方中用石膏　黄柏黄丹轻粉饶
还有枯矾能燥湿　搽之痛痒即时逃

黄柏（一两，以公猪胆汁搽之，火上炙）三钱　石膏（煅）一两　轻粉二钱　黄丹　枯矾各三钱

上为末。麻油调搽；湿者，干掺。

应用方

凉血消风散　诸疮一扫光（俱见疥疮门）

冻风第七十八

冻风者，肌肉寒极、气血不行，谓肌死患也。初起紫斑，久则变黑，腐烂作脓者，以碧玉膏主之，生肌敛口。

碧玉膏（见结毒门）

治冻风皮肉损烂，脓水淋漓，疼痛不止者用之。

独胜膏

独胜膏来最散寒　冻风冻耳一般安
六月每逢三六日　搽之冬冻不相干

治冻风冻跟、冻耳，每逢冬寒则发。

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日，用独蒜捣膏，日中晒热，在于遇冬所发之处擦之，忌下汤水，一日共擦三次不发。又每常冻风用茄根同葱汤浸洗，再不重发。

火丹第七十九

火丹者，心火妄动，三焦风热乘之，故发于肌肤之表，有干湿不同，红白之异。干者色红，形如云片，上起风粟，作痒发热，此属心、肝二经之火，治以凉心泻肝，化斑解毒汤是也；湿者色多黄白，大小不等，流水作烂，又且多疼，此属脾、肺二经湿热，宜清肺、泻脾、除湿，胃苓汤是也。腰胁生之，肝火妄动，名曰缠腰丹，柴胡清肝汤。外以柏叶散、如意金黄散敷之。

化斑解毒汤

化斑解毒汤石膏　玄参知母共连翘
黄连升麻蒡子等　甘草人中黄更高

治三焦风热上攻，致生火丹，延及遍身痒痛者。

玄参　知母　石膏　人中黄　黄连　升麻　连翘　牛蒡子各等分　甘草五分

水二钟，淡竹叶二十片，煎八分，不拘时服。

除湿胃苓汤

除湿胃苓汤草朴　陈皮二术泽猪苓
防风滑石山栀等　木通薄桂赤苓名

治脾、肺二经湿热壅遏，致生火丹作烂疼痛者。

防风　苍术　白术　赤茯苓　陈皮　厚朴　猪苓　山栀　木通　泽泻　滑石各一

钱　甘草　薄桂各三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前服。

柏叶散

柏叶散中蚯蚓粪　赤豆大黄君莫混
加上黄柏轻粉霜　水调敷上何须问

治三焦火甚致生火丹，作痒或作痛，延及遍身。

侧柏叶（炒黄为末）五钱　蚯蚓粪（韭菜田内者佳）　黄柏　大黄各五钱　赤豆轻粉各三钱

上为细末。新汲水调搽。

缠腰火丹，方用宝钞一张，烧化存性，研为细末，用米醋调稀，鸡翎蘸涂患上，一日三次即愈。忌食发物。

如意金黄散（见肿疡门）

治火丹不论新久痒痛，用新汲水调敷，靛汁亦好。

天泡第八十

天泡者，乃心火妄动，脾湿随之，有身体上下不同，寒热天时微异。上体者，风热多于湿热，宜凉血散风；下体者，湿热多于风热，宜渗湿为先，外用胡粉散、石珍散搽之自愈。此不早治，变为顽风紫癜难痊。

解毒泻心汤

解毒泻心汤芩连　荆防牛子石膏全
山栀滑石玄参草　木通知母共相煎

治心经火旺，酷暑时临致生天泡发及遍身者。

黄连　防风　荆芥　山栀　黄芩　牛蒡子　滑石　玄参　知母　石膏各一钱　甘草　木通各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远服。

清脾甘露饮

清脾甘露饮茵陈　术地翘芩栀赤芩
麦冬泽泻苍枳壳　玄明粉草共灯心

治脾经湿热郁遏，乃生天泡，下体多而疼痛者。

白术　赤茯苓　山栀　茵陈　麦门冬　生地　黄芩　枳壳　苍术　泽泻　连翘　甘草　玄明粉各等分

水二钟，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八分，食前服。

胡粉散

胡粉散治天泡疮　杭粉轻粉石膏当
蛤粉共将研细末　丝瓜汁和效无双

治天泡红肿发热，急胀疼痛，用针挑破掺此药。

杭粉一两　轻粉　石膏（煅）　蛤粉各三钱

共研极细。挹干患上，用此掺之；或用丝瓜叶捣汁调搽亦好。如冬月无此，用染布青缸汁调搽。

石珍散

石珍散中煅石膏　还兼轻粉不相饶
青黛再添黄柏末　将来一掺疾然消

治天泡日久作烂，疼痛不已，脓水淋漓者宜用。

石膏（煅）　轻粉各一两　青黛　黄柏末各三钱

上共研细。甘草汤洗净，以此药掺之，其疼即止。

肺风粉刺酒齄鼻第八十一

肺风、粉刺、酒齄鼻三名同种。粉刺属肺，齄鼻属脾，总皆血热郁滞不散。所谓有诸内，形诸外，宜真君妙贴散加白附子敷之，内服枇杷叶丸、黄芩清肺饮。

枇杷叶丸

枇杷叶丸天花粉　甘草黄芩酒跌丸
肺风粉刺并齄鼻　三症吞之俱可安

治肺风、粉刺、鼻齄，初起红色，久则肉皰发肿者。

枇杷叶（去毛刺）八两　黄芩（酒炒）四两　甘草一两　天花粉四两

共为末，新安酒跌丸，桐子大。每服一钱五分，食后并临睡白滚汤、茶汤俱可送下。忌火酒、煎炒。

黄芩清肺饮

黄芩清肺饮芎归　赤芍防风生地随
连翘干葛天花粉　薄荷红花共此为

治症同前。

川芎　当归　赤芍　防风　生地　干葛　天花粉　连翘　红花各一钱　黄芩二钱　薄荷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用酒一杯过口。

真君妙贴散（见肿疡门）

治肺风、粉刺齄鼻红赤紫肿，早晚用凉水调敷。

雀斑第八十二

雀斑乃肾水不能荣华于上，火滞结而为斑，当以六味地黄丸以滋化源；外以玉容丸早晚搽洗渐愈。

玉容丸

玉容丸栀羌独松　荆矾辛柰芷麻风
茯蔹椒檀蚕槁木　陀僧红枣菊花逢

治男妇雀斑、酒刺，及身体皮肤粗糙，并用此洗。

甘松　山柰　细辛　白芷　白蔹　白茯　防风　荆芥　姜蚕　山栀　槁本　天麻　羌活　独活　陀僧　枯矾　檀香　川椒　菊花各一钱　红枣肉七枚

以上共为细末，用去净弦膜肥皂一斤，同槌作丸。皆如秋冬，加生蜜五钱；如皮肤粗槁，加牛骨髓三钱；早晚洗之，肌肤自然荣洁如玉，温润细腻。

玉肌散

玉肌散用生绿豆　滑石白芷同成就
碾末还兼白附子　肺风酒刺真不谬

一切风湿、雀斑、酒刺、白屑风，皮肤作痒者并效。

绿豆半升　滑石　白芷　白附子各二钱

共为细末。每用三匙，早、晚洗面时汤调洗患上。

六味地黄丸（药见肺痈门肾气丸）

油风第八十三

油风乃血虚不能随气荣养肌肤，故毛发根空，脱落成片，皮肤光亮，痒如虫行，此皆风热乘虚攻注而然。治当神应养真丹服之，外以海艾汤熏洗并效。

海艾汤

海艾汤中甘菊花　防风薄荷藿香加
甘粉槁本蔓荆子　荆芥同煎效可夸

治油风血虚风热所致，皮肤光亮，眉发脱落者。

海艾　菊花　薄荷　防风　槁本　藿香　甘松　蔓荆子　荆芥穗各二钱

用水五、六碗，同药煎数滚，连渣共入敞口钵内，先将热气熏面，候汤温蘸洗之，留药照前再洗。

神应养真丹（见鹤膝风门）

治风、寒、暑、湿袭于三阳部分，以致血脉不能荣运肌肤，虚痒发生，眉发脱落，皮肤光亮者服之。

白屑风第八十四

白屑风多生于头、面、耳、项发中，初起微痒，久则渐生白屑，叠叠飞起，脱之又生，此皆起于热体当风，风热所化，治当消风散，面以玉肌散擦洗；次以当归膏润之。发中作痒有脂水者，宜翠云散搽之自愈。

祛风换肌丸

祛风换肌丸苍术　首乌牛膝石菖蒲
苦参甘草灵仙等　芎归花粉共相和

治白屑风及紫白癜风、顽风顽癣、湿热疮疥、一切诸疮，搔痒无度，日久不绝，愈之又发，宜服之。

威灵仙　石菖蒲　何首乌　苦参　牛膝　苍术　大胡麻　天花粉各等分　甘草　川芎　当归减半

上为末，新安酒跌丸，绿豆大。每服二钱，白汤送下。忌牛肉、火酒、鸡、鹅、羊等发物。

消风散（见疥疮门）　翠云散（见杨梅疮门）　玉肌散（见雀斑门）　润肌散（见白秃疮门）

耳病第八十五

耳病乃三焦肝风妄动而成，大人有虚火、实火之分，小儿有胎热、胎风之别。虚火者，耳内蝉鸣，或兼重听，出水作痒，外无脓肿，此属虚火妄动之症也，四物汤加牡丹皮、石菖蒲及肾气丸主之；实火者，耳根耳窍俱肿，甚则寒热交作，疼痛无时，宜柴胡清肝汤治之。又有耳挺结于窍内，气脉不通，疼痛不止，以栀子清肝汤为治，外用黄线药插入挺肉缝傍，化尽乃愈。小儿胎热或浴洗水灌窍中，亦致耳窍作痛生脓，初起月间，不必搽药，治早项内生肿，候毒尽自愈。如月外不瘥，以红绵散治之则安矣。

红绵散

红绵散内用枯矾　麝香胭脂在其间
小儿耳内流脓疾　一掺将来换笑颜

治耳内流脓，肿痛已消，脓尚不止，方用此掺之。

枯矾（上白）三钱　干胭脂二钱　麝香一分五厘

共研极细末，磁罐收贮。先用绵裹绞尽耳内脓湿，绵裹滚药送入耳底自愈。

聪耳芦荟丸

聪耳芦荟丸木香　芩归胆草与大黄
山栀青黛南星等　柴麝青皮共此良

治肝胆有火，耳内蝉鸣，渐至重听不闻声息者。

芦荟 大黄（蒸熟） 青黛 柴胡各五钱 龙胆 当归 山栀 青皮 黄芩各一两 木香二钱 南星三钱 麝香五分

上为末，神曲糊为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一丸，食后姜汤送下，日服三次渐效。

柴胡清肝汤 栀子清肝汤（俱见鬓疽门） 四物汤（见溃疡门） 肾气丸（见肺痈门）

漆疮第八十六

漆疮由来自异，有感而弗感也，俗称木生人感之非也。但漆乃辛热火象有毒之物，人之皮毛腠理不密，故感其毒。先发为痒，抓之渐似瘾疹出现皮肤，传遍肢体，皮破烂斑，流水作痛，甚者寒热交作，宜韭菜汁调三白散涂之，服化斑解毒汤。忌浴热水，兼戒口味，不然变为顽风、癣、癞，愈而又发者多矣。

三白散

三白散中用石膏 杭粉轻粉不相饶
调搽必用生韭汁 漆疮敷上即时消

杭粉一两 石膏三钱 轻粉五钱

各为末。韭菜汁调敷，纸盖；如无菜汁，凉水调敷。

化斑解毒汤（见火丹门）

竹木刺第八十七

竹木刺，外入之患，有软硬之分，浅深之异。软浅者，以针头拨见刺形，拔出则愈；硬深难出者，用蝼蛄捣烂涂刺上一时许，其刺自然吐出，取去之则愈矣。

花蕊石散（见跌扑门）

治竹木刺伤，肿痛流脓，以葱汤洗净，用此掺之。

痤痈疮第八十八

痤痈者，密如撒粟，尖如芒刺，痒痛非常，浑身草刺，此因热体见风毛窍所闭。宜服消风散，洗用苦参汤；甚者皮损，匝匝成疮，以鹅黄散软绢帛蘸药扑之。

苦参汤

苦参汤用大菖蒲 河水煎来患上磨
临洗再加猪胆汁 可教诸痒自然除

治痤痈疮作痒，抓之又疼，坐如糠稳，难以安睡。

用苦参四两，大菖蒲二两，河水五瓢，同煎数滚，添水二瓢，盖片时；临洗和入公猪胆汁四、五枚淋洗患上，不二、三次全愈。愈后避风，忌食发物。

鹅黄散

鹅黄散中真豆粉 黄柏滑石轻粉称
四味将来研细末 止痛收干遂吾心

治痤痈疮作痒，抓之皮损，随后又疼，用此扑之。

绿豆粉一两 滑石五钱 黄柏三钱 轻粉二钱

上为细末。以软绢帛蘸药扑于患上，止痛收干。

消风散（见疥疮门）

疽腮第八十九

疽腮乃风热、湿痰所生，有冬温后天时不正感发传染者多。两腮肿痛，初发寒热，以柴胡葛根汤散之，外敷如意金黄散；在里内热口干，二便不利者，四顺清凉饮利之；

表里俱解，肿仍不消，必欲作脓，托里消毒散，脓成者即针之；体虚人兼服补托自愈。

柴胡葛根汤（见伤寒发颐门）　四顺清凉饮（见汤泼门）

痰包第九十

痰包乃痰饮乘火流行凝注舌下，结而匏肿。绵软不硬，有妨言语，作痛不安，用利剪刀当包剪破，流出黄痰；若蛋清稠粘难断，捺尽以冰硼散搽之，内服二陈汤加黄芩、黄连、薄荷数服。忌煎炒、火酒等件。

加味二陈汤

加味二陈汤半夏　茯苓甘草共陈皮
芩连薄荷姜三片　痰饮生来服此宜

治痰饮流注舌下，发肿作痛，针刺已破者服之。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黄芩各八分　黄连　薄荷各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煎八分，食前服。

冰硼散（见咽喉门）

癜风第九十一

癜风乃阳明湿热沸腾于肌表，或外受风寒侵袭而成。其患初起水泡，作痒成疮，破流脂水，痒至彻骨；久则成片，传及遍身，好浴热汤，形如风癞。初起上体多者，防风通圣散去硝黄，加葱头三茎，发汗以散外毒；下体多者，去麻黄以攻内毒，久服祛风换肌丸，初服消风消燥汤，外搽诸疮一扫光。成片流水者，真君妙贴散；皮肤顽厚有虫者，麦饯散搽之。

消风清燥汤

消风清燥汤生地　芎芍防归芩黄连
花粉苦参并蝉蜕　甘草灵仙共此全

川芎　当归　白芍　生地　防风　黄芩　黄连　天花粉　蝉蜕　苦参　灵仙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应　用　方

防风通圣散（见时毒门）　祛风换肌丸（见白屑风门）　真君妙贴散（见肿疡门）　诸疮一扫光（见疥疮门）

湿肿第九十二

湿肿者，皆脾气受伤之病。或饮食后骤受风寒所侵，或饥渴时误餐生冷所滞，寒积于中，食不克化，其患胸膈不宽，小水不利，面目浮肿，渐至遍身，此土伤不能生化之故也。宜用二蛟散疏通稼土、温养脾元，其小水自利，浮肿自消。此方百发百中之妙。

二蛟散

二蛟散内焙皮硝　陈米三年要炒焦
湿肿糖汤调服下　如蛟行水自然消

治生冷、恼怒伤脾，致胸膈不宽，小水不利，面目四肢浮肿，诸药不效。

用三年老黄米炒焦黄色为末，提净芒硝三两，锅内溶化，炒干为末，每用一平杯，和匀再碾极细。大人壮实者每服三钱，小儿十岁上下者一钱二分，俱用赤砂糖三茶匙和白滚汤半茶钟空心调服。至午大便一次，至晚再便一次，其疾先从眼胞消起。日久元气虚者，与加味胃苓汤间服。至重者，不过五服愈。

加味胃苓汤

加味胃苓汤术苓　参查芍半藿香陈
泽泻猪苓并厚朴　甘草香附效如神

治脾胃受伤，胸膈不宽，两胁膨胀，小水不利，面目四肢浮肿者服之。

陈皮　茯苓　白术　白芍各一钱　藿香　人参　厚朴　山楂　泽泻　半夏各五分　甘草　猪苓各三分　香附（女人加）一钱

姜三片，灯心二十根，水二钟，煎八分，食前服。

咬伤第九十三

人咬为患，良肉受伤，但齿乃阳明胃经有余脏腑，多火多热，生穴于此，凡食经此，无不烁烂下咽；又饮食炙烁之毒，无不侵袭。故人发肿，其痛异常，臭脓腐烂，痛彻连心，是感牙之毒也。初咬时一日内，众撒热小便浸伤处，洗净牙黄瘀血，咬孔上蟾酥饼贴之膏盖，后出微脓渐愈。如咬时未经此法，致肿痛发胖疼甚者，亦与童便浸洗，捻干用粗纸捻蘸麻油点火，用烟焰熏肿痛上，良久方住，以解牙毒；仍以蟾酥条插入孔内膏盖，候肿消时换玉红膏搽之，长肉完口。如有杂症相兼者，亦随症而治。

蟾酥饼条（见疔疮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葱白甘草汤

葱白甘草汤容易　咬伤疼痛兼臭秽
每日常将频洗之　消瘀散肿功全备

治咬伤燉肿疼痛，脓血淋漓，臭秽腐烂者。

用葱白二两，粉草五钱，水三碗，煎至二碗，每日洗净伤处瘀腐脓血，方用玉红膏搽之，黑膏盖渐愈。

疯犬伤第九十四

疯犬乃朝夕露卧非时不正之气所感，故心受之，其舌外出；肝受之，其目昏蒙；脾受之，其涎自流；肺受之，其音不出；肾受之，其尾下拖。此五脏受毒，成为疯犬，乃禀阴阳肃杀之气，故经此必致伤人。随咬即服救生散，小便中行出血片。忌诸口味、麻物、赤豆等俱不可见，百日乃安。治之迟者，毒大而小便难出，必攻脏腑，久则成形，腹胀攻急，人声若犬，眼神露白者，俱为不治。有愈后复犯前禁，触之仍死。

救生散

救生散用七斑蝥　惟用全身翅足饶
杭粉一钱同作末　空心酒服效功高

治疯犬咬伤，用生斑蝥七个去头、翅、足，杭粉一钱同研，空心温黄酒调服，一时许小便行出血片、白脂，乃恶物也。如便痛，煎甘草汤饮之自利；如毒未尽，次早再一服，以小便清白方为毒尽。

又方：治疯犬咬有效。其人顶中必有红发一根，急须拔去，以追风如圣散敷伤处，抽毒气服救生散。

追风如圣散

追风如圣散防风　川草乌芎薄荷同
白芷细辛苍术等　雄黄加上效无穷

治疯犬咬伤，随用敷之，其毒即可拔出。

细辛　防风　川乌　薄荷　草乌　川芎　白芷　苍术各一两　雄黄四钱　共为末。温酒调敷伤处，以纸盖扎，早晚换二次。

疯犬伤之要静居　诸麻赤豆大荤祛

百日之中都忌见　敢教患者乐年余

女人面生黧黑斑第九十五

黧黑斑者，水亏不能制火，血弱不能华肉，以致火燥结成斑黑，色枯不泽，朝服肾气丸以滋化源，早晚以玉容丸洗面斑上，日久渐退。兼戒忧思、动火、劳伤等件，日久渐退。此症不得于夫及疑事不决者常有之。

肾气丸（见肺痈门）　玉容丸（见雀斑门）

钮扣风第九十六

钮扣风，皆原风湿凝聚生疮，久则搔痒如癣，不治则沿漫项背。当以冰硫散擦之，甚者服消风散亦妙。

冰硫散

冰硫散内用川椒　朝脑生矾岂可饶
萝卜内藏煨熟药　还将猪胆共相调

硫黄一两　獐冰　川椒　生矾各二钱

共为末。先用白萝卜一个，抠空其内，将药填满，复将原皮盖之，湿纸包三、四层，灰火内煨半时许，待冷取开，用药同熟猪油调稠，搽患上自愈。

消风散（见疥疮门）

枯筋箭第九十七

枯筋箭，乃忧郁伤肝，肝无荣养，以致筋气外发。初起如赤豆大，枯点微高，日久破裂，趱出筋头，鬆松枯槁，多生胸乳间，宜用丝药线齐根系紧，七日后其患自落；以珍珠散掺之，其疤自收。兼戒口味不发。

丝药线（见瘿瘤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妇人脚丫作痒第九十八

妇人脚丫作痒，乃从三阳风湿下流凝聚不散，故先作痒而后生湿烂；又或足底弯曲之处，痒湿皆然。

枯矾散

枯矾散中煅石膏　黄丹轻粉不相饶
四味将来为末掺　脚丫湿痒即时消

枯矾五钱　石膏（煅）　轻粉　黄丹各三钱

上为末。温汤洗净，搽药即愈。

手足破裂第九十九

手足破裂，破裂者，干枯之象，气血不能荣养故也。因热肌骤被风寒所逼，凝滞血脉，以致皮肤渐枯渐槁，乃生破裂；日袭于风，风热相乘，故多作痛。以玉肌散洗擦，润肌膏润之，甚者兼服当归饮子为妙。

玉肌散（见雀斑门）　润肌膏（见白秃疮门）　当归饮子（见疥疮门）

眼丹第一百

眼丹，脾经有风，胃经多热，共结为肿。风多者，则浮肿易消；热甚者，则坚肿难收。初起，宜用金黄散敷之；有表症者，荆防败毒散；里症者，清胃散加大黄利之；如后不散，必欲作脓，宜换膏贴之，脓成者即针；迟则眼头自破，此乃睛明穴，内空

难敛，成漏者多。

荆防散毒散（见时毒门） 清胃散（见牙缝出血门） 金黄散（见肿疡门）

黑子第一百一

黑子，痣名也。此肾中浊气混滞于阳，阳气收束，结成黑子，坚而不散。凡人生此，终为不吉，面部不善者去之。宜细铜管将痣套入孔内，捻六、七转，令痣入管，一拔便去。有痣浮浅不能拔者，用针挑损痣上，搽冰蛳散少许，糊纸盖之，三日自脱，或灰米膏点之亦可；落后珍珠散干掺生皮而愈。忌酱、醋，无斑。

灰米膏

用成块火灰碱水调稠，将白川米插入灰内，留半米在外，片时许，候米熟用米点痣上可落矣。

冰蛳散（见瘰疬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眼胞菌毒第一百二

菌毒者，乃脾经蕴热凝结而成。其患眼胞内生出如菌，头大蒂小，渐长垂出；甚者眼翻流泪，亦致昏蒙。治宜用软绵纸蘸水荫之眼胞上，少顷用左手大指甲佃于患根，右手以披针尖头齐根切下，血出不妨；随用翠云靛磨浓涂之，其血自止。内服凉膈清脾饮二服，仍忌海腥、煎炒、椒、姜、火酒等件不发。

凉膈清脾饮

凉膈清脾饮薄荷 荆防生地石膏图
黄芩赤芍连翘等 甘草山栀岂可无

防风 荆芥 黄芩 石膏 山栀 薄荷 赤芍 连翘 生地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后服。

翠云靛

治眼胞菌毒，用针割后涂之。

杭粉五两 铜绿末一两 轻粉一钱

共研极细。用黄连一两同川米百粒，水一碗，煎一半，再熬折去二分，和药作锭阴干。临用清水少许净砚上磨浓，鸡翎蘸搽患上。又治烂弦风眼或暴赤肿痛者，箍搽更效。

体气第一百三

体气，一名狐气，此因父母有所传染者，又有狐胎而受生者，故不脱本来气质。凡此腋下多有棕纹数孔，出此气味，常以五香散擦之，内用蒜肚时常作馔食之，亦可解其气味，可渐而退，此法常取效也。

五香散

五香散内用沉檀 还有零零并木香
加上麝香功更捷 敢教体气不相妨

沉香 檀香 木香 零零香各三钱 麝香三分

共为细末。每用五厘，津调搽擦两腋下，三日一次，或用香末二钱，绢袋盛贮挂于腋下亦效。

蒜肚方

用公猪肚一具，入大蒜囊四十九枚去壳入肚内，以线扎口，水煮极烂，用盐、醋蘸肚随便食之。气味甚者，用癞虾蟆一个入内同煮，肚烂去虾蟆、大蒜，用热酒食之，洗浴发汗。避风三日，其气顿改。

白秃疮第一百四

白秃疮因剃发腠理司开，外风袭入，结聚不散，致气血不潮，皮肉干枯，发为白秃。久则发落，根无荣养。如秃斑光润不痒，内血已潮，以姜醮润肌膏常擦，其发渐生。秃斑干枯作痒者，内必有虫，宜用麦饯散搽之，虫死、风散、发生可愈。后忌动风、发物等件。

麦饯散（见痘风疮门）

治秃疮头毛脱落，白斑如癣，疮痂垒垒，叠起痒甚，犹若虫行。葱汤洗净疮痂洁净，用麻油调搽，以毡帽戴之，随后作疼发肿，忍之三日，后其痂渐渐而脱。愈之后不复作，其发亦生，戒诸发物。

诸疮一扫光（见疥疮门）

治秃疮发脱作痒。本药一钱加倒挂尘二分，加灯窝宿油调搽自愈。

润肌膏

润肌膏内用麻油　紫草当归一处投
能搽秃疮枯槁色　加之黄蜡效应收

治秃疮干枯白斑，作痒发脱。

用麻油四两，当归五钱，紫草一钱，同熬，药枯滤清，将油再熬，加黄蜡五钱化尽倾入碗内，顿冷搽擦患上渐愈矣。

奶癣第一百五

奶癣，儿在胎中，母食五辛，父餐炙煿，遗热与儿，生后头面遍身发为奶癣，流脂成片，睡卧不安，搔痒不绝。以文蛤散治之，或解毒雄黄散，甚则翠云散妙。

文蛤散

文蛤散用点胡椒　二味将来同炒焦
加上轻粉香油和　婴儿奶癣即时消

文蛤四两　点红川椒二两　轻粉五钱

先将文蛤打成细块，锅内炒黄色，次下川椒同炒，黑色烟起为度，入罐内封口存性，次日入轻粉，碾为细末，罐收贮。香油调搽。奶母戒口为妙。

解毒雄黄散（见血风疮门）　翠云散（青缸汁调搽，见杨梅疮门）

蟮拱头第一百六

蟮拱头，俗名猪是也。患小而禀受悠远，皆父精母血蓄毒而成。生后受毒者，只发一次，其患肿高，破之又肿，皆禀受时原有衣膜相裹，毒虽出而膜未除，故愈又发。肿甚脓熟者，用针刺破，以三品一条枪插入孔内，化尽内膜自愈。又有不肿而不收口者，此必风袭患口，宜败铜散搽之。兼戒口味自愈。

败铜散

败铜散效为何因　铜锡铅硇总化成
性热亦能收湿水　一干再不复回津

治蟮拱头已破后脓水不干，愈之又发，久不收口。

用化铜旧罐为末，洗净患上，香油调搽。忌口。

三品一条枪（见痔毒门）。

小儿遗毒烂斑第一百七

遗毒乃未生前在于胞胎禀受，因父母杨梅疮后余毒未尽，精血孕成。故既生之后，

热汤洗浴，烘熏衣物，外热触动，内毒必发于肌肤之表，先出红点，次成烂斑，甚者口角、谷道、眼眶、鼻、面皮肉俱坏，多妨乳哺，啼叫不安。初治宜早，内与土茯苓汤调人中黄末，每日数次，共饮四、五分；外用解毒紫金丹磨涂患上，效者可保十中三、四。迟延毒甚，烂斑遍身，不乳者，百中难活一、二。此由根蒂受毒之深故也。

人中黄治小儿诸胎毒、痘疹，黑陷内收，唇焦口干，风热斑疹，赤游丹毒；兼治大人伤寒阳症发狂或诸恶疮毒气入里，口燥咽干，烦渴闷乱，中诸砒草河豚等毒，诸般急病，无有不效。用毛竹一段，两头留节，一头钻一小孔，用粉草磨为细末，从孔灌满，以木条塞紧孔眼，用砖扎之，沉入大粪池内；半年取起，长流水浸一日，带竹风干，磁罐收贮。大人每服二钱，小儿每服三、四分，凉水调服。小儿胎毒烂斑，土茯苓汤调服；寻常热病，入应病药中调服即效。

真君妙贴散（风肿疡门）

治小儿胎毒，皮肉腐烂，疼痛不安，用此敷即效。

解毒紫金丹（见疔疮门）

蝼蛄串第一百八

蝼蛄串者，乃得于思虑伤脾，脾气郁结所生。是疾气血浇薄者多。盖四肢属脾土，其患多生于两手，初起骨中作痛，渐生漫肿坚硬，不热不红，手背及内关前后连肿数块，不能转侧；日久出如豆腐浆汁，串通诸窍，日夜相流，肿痛仍在，患者面黄肌瘦，饮食减少，日则寒热交作，内症并出。首尾俱宜益气养荣汤、加味逍遥散调和气血、扶助脾胃，其中可生者十有二、三矣。补而不应，气血沥尽而亡者多。

益气养荣汤　加味逍遥散（见瘰疬门）

小儿痘风疮第一百九

痘风疮，因痧、痘后毒发未尽，留热肌肤，复被外风侵入，其患先从细疮作痒，次渐沿开成片，脂水生痂，搔之无度，因用麦饯散搽之，兼戒口味，避风自愈。

麦饯散

麦饯散治痘风疮　　硫黄人信要相当
川椒生熟枯矾等　　麻油调擦自然光

治小儿痘风作痒，叠叠成片，甚则顽麻不知痛。

用小麦一升炒枯黄色，乘热入钵内，和硫黄四两、白砒一两，细末搅匀，待冷取起；加烟胶半斤，川椒三两，生枯矾各二两，共碾细末。临用葱汤洗净，用麻油调搽，油纸盖扎，三日一换，三次愈。

小儿赤游丹第一百十

赤游丹，受毒于未生前，发病于有生后。盖身在胞胎，皆赖父精母血借以生养，父母不能节其欲，多致淫火猖炽，胎必侵受；又不能戒诸厚味，以及炭火烘熏，重衾叠褥，往往受热，子无弗有，及致生后，热汤洗浴，烘熏衣物，触动内毒，而欲发之时，先发身热、啼叫、惊搐，次生红肿光亮、发热，瞬息游走，发无定处。先从头额起者，名天夺丹，以升麻葛根汤母子同服。余皆起于腹背，流入四肢者轻，起于四肢、流入胸腹者重，有此总皆先砭恶血为要。砭血之后，先用精猪肉缝片贴之一时许，换如意金黄散，用水芭蕉根捣汁调敷，甚者日换二次。内以大连翘饮、消毒犀角饮、五福化毒丹。毒气入里，腹胀坚硬不乳者，紫雪散下之。三日后身渐彻凉，砭血之处肉便软活，声清腹软，乳哺如常者顺，反此为逆。

升麻葛根汤

升麻葛根汤芍药　柴胡栀子共连翘
木通甘草同煎服　丹毒游行效最高

治丹毒身体发热，面红气急，啼叫惊搐等症服。

升麻　干葛　白芍　柴胡　黄芩　山栀各一钱　木通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母子同服。

大连翘饮

大连翘饮栀芍归　车前滑石石膏随
荆防甘麦柴芩等　蝉蜕木通牛子宜

治小儿丹毒，发热痰涎壅盛，一切诸疮痧疹，颈项生核；或伤风伤寒，时行发热等症，并宜服之。

连翘　瞿麦　滑石　车前子　牛蒡子　赤芍　山栀　木通　当归　防风　黄芩　柴胡　甘草　荆芥　蝉蜕　石膏各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母子同服。

消毒犀角饮

消毒犀角饮防风　加上黄连甘草同
还用灯心为引使　赤游丹肿效神功

治小儿丹毒，身热气粗，啼叫，惊搐不宁等症服。

犀角（镑）　防风各一钱　甘草五分　黄连三分

上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四分，徐徐服之。

紫雪散

紫雪羚羊犀角同　升麻寒水石膏逢
玄参沉木香甘草　硝片朱砂金箔从

治小儿赤游丹毒，甚者毒气入里，肚腹膨胀，气急不乳，即宜此药救之。又治伤寒热燥发狂，及外科一切蓄毒在内，烦躁口干，恍惚不宁等症。

升麻　寒水石　石膏　犀角　羚羊角各一两　玄参二两　沉香　木香各五钱　甘草八钱

水五碗，同药煎至五碗，滤清再煎滚，投提净朴硝三两六钱，微火漫煎，水气将尽欲凝结之时，倾入碗内，下朱砂、冰片各二钱，金箔一百张，各预研细和匀，碗顿水内，候冷凝成雪也。大人每用一钱，小儿二分，十岁者五分，徐徐咽之即效。病重者，加一钱亦可，或用淡竹叶、灯心汤化服。

针砭法

针砭法来针砭法　披针头向患中插
箸头复向针上敲　敲出血来以箸刮

治小儿赤游丹毒，红赤燃肿，游走不定，须砭之。用披针锋尖向患上，以乌木重箸在针上面击之，密砭去血多者为妙；血红者轻，紫者重，黑者死。砭毕温汤洗净，用干精猪肉缝大片贴砭处一时许，方换如意金黄散，水芭蕉根捣汁调敷。

如意金黄散（见肿疡门）

治小儿赤游丹毒，红如朱，热如火，走如云，散及遍身不定者，用水芭蕉根捣汁调敷；加蜜亦可。

五福化毒丹（见胎瘤门）

走马疳第一百十一

走马疳，言患迅速不可迟延故也。其患多在疮痘余毒所中，又有杂病热甚而成者。其患牙根作烂，随便黑腐作臭，甚者牙根脱落，根柯黑朽；不数日间，以致穿腮破唇，

诚为不治。初起宜用芦荟消疳饮，外用人中白散或冰硼散二药搽之；取去黑腐，内见红肉血流者为吉。如取时顽肉不脱，腐烂渐开，煽肿外散，臭味不止，更兼身热不退者，俱为不治。

芦荟消疳饮

芦荟消疳饮薄荷　玄参甘草共柴胡
升麻牛子羚羊角　栀子黄连竹叶扶

治小儿走马牙疳，身热气粗，牙龈腐烂，气味作臭，以及穿腮破唇者，并服之。

芦荟　银柴胡　胡黄连　川黄连　牛蒡子　玄参　桔梗　山栀　石膏　薄荷　羚羊角各五分　甘草　升麻各三分

水二钟，淡竹叶十片，煎六分，食后服。

人中白散

人中白散功奇绝　黄柏儿茶青黛列
薄荷冰片要精研　口疳掺上汤沃雪

治小儿口疳、走马疳及牙龈腐烂黑臭者极效。

人中白（溺壶者佳，煅红）二两　孩儿茶一两　黄柏　薄荷　青黛（各末）六钱　冰片五分

共再研极细，先用温汤嗽净，吹药疳上，日用六、七次，吹药涎从外流为吉，内收涎毒入里为凶。

冰硼散（见咽喉门）

牙疳五不治：

口臭涎秽者一不治，黑腐不脱者二不治，牙落无血者三不治，穿腮破唇者四不治，用药不效者五不治。

重舌第一百十二

大人、小儿重舌，乃心火妄动发之。当以线针点刺患上，令出恶血，内服解毒泻心汤，外以冰硼散搽之。又有紫舌、木舌亦由心火而发，用飞盐及冰片少许，勤搽出涎自愈。又有痰气结于舌上，成核作痛硬强者，用线针点破出血，用冰硼散搽之，服后药。

黄连泻心汤

黄连泻心汤芩连　荆芥山栀牛子攒
薄荷甘草连翘等　木通加上效如拈

治大人、小儿心火妄动，结成重舌、木舌、紫舌，胀肿坚硬，语言不利者，并宜服之。

黄连　山栀　荆芥　黄芩　连翘　木通　薄荷　牛蒡子各一钱　甘草五分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后服。

针刺法：治重舌、木舌、紫舌等疾，肿胀疼痛，硬强不语；又兼舌根并两齿合缝尽处作肿，瘀肉涂塞，口禁难开，俱用此法刺之。用粗线针扎在箸头上，在患处点刺出血，红紫毒轻，紫黑毒重，患甚者数十点皆可；血尽温汤漱之。甚者金锁匙，轻者冰硼散搽患上，流去热涎，内服凉膈散、清凉饮，俱可选用。

金锁匙　冰硼散　凉膈散　四顺清凉饮（俱见咽喉门）

胎瘤第一百十三

胎瘤者，初生小儿头上，胸乳间肿起，大者如馒，小似梅李，此皆胎中瘀血凝滞而成。须候儿满月外，方可用针刺破，内如赤豆汁则安，内服五福化毒丹。

五福化毒丹

五福化毒丹连桔　青黛人参赤茯苓
玄参胆草牙硝片　甘草朱砂金箔呈

治小儿蕴积胎毒，以及诸疮、瘾疹、伤风斑症，口舌生疮，痰涎壅盛，谵语烦躁，夜睡不宁者并效。

玄参　桔梗　赤茯各二两　人参三钱　黄连　龙胆草　青黛　牙硝各一两　甘草五钱　冰片五分　朱砂三钱　金箔二十张（为衣）

上为末，炼蜜丸，芡实大。每服一丸，薄荷灯心汤化服。及治疮疹后余毒上攻，口齿涎血臭秽，以生地黄汁化下；如无地黄，竹叶灯心汤亦可用。

鹅口疮第一百十四

鹅口疮，皆心、脾二经胎热上攻，致满口皆生白斑雪片；甚则咽间叠叠肿起，致难乳哺，多生啼叫。以青纱一条裹箸头上，蘸新汲水揩去白胎，以净为度，重手出血不妨，随以冰硼散搽之，内服凉膈之药。

冰硼散（见咽喉门）　凉膈散（见齿病门）

痘痈第一百十五

痘痈乃原痘溜浆不足，流毒于脾、肺二经，致手、脚、胸、背结成漫肿，大如桃李，此多发于收靥之后、身凉不渴者为吉。有此不必内消，宜太乙膏贴上，候脓熟针之。元气虚弱者，兼服保元汤助脾健胃为要。

保元汤

保元汤力效无穷　救困扶危立大功
甘草参芪兼白术　枣姜加上起疲癃

治痘痈出脓之后，脾胃虚弱，脓清不敛者服之。

人参　黄芪　白术各一钱　甘草三分

姜一片，枣二枚，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痘疔第一百十六

痘疔乃痘毒升发不尽，留痘心、肝二经者发之。初生紫点，次日变黑。毒浅者，浮高而润；毒甚者，深陷而焦。其发多出于七朝上下将靥之际，又生于臀、腿、手、足，身温疤润音清者，吉；发在肚腹、腰肾，身热色枯声哑者，凶。凡见此者，急用针刺疔根，插入蟾酥条，候四边裂缝、疔摇动者，用刀割去，搽玉红膏生肌完口；如针无血，插药干枯不变脓者，终为不治。但此症属有余，首尾俱宜加减鼠粘子汤为要也。

加减鼠粘子汤

加减鼠粘子汤　花粉知母其藏
荆芥山栀甘草　灯心竹叶难忘

鼠粘子　天花粉　知母　荆芥　山栀各六分　甘草三分

水二钟，淡竹叶、灯心各二十件煎服。身热，加柴胡、黄芩；有痰，加麦冬、贝母；咽哑，加玄参、桔梗；咬牙，加薄荷、石膏；便秘，加蜂蜜、玄明粉；昏愦，加黄连、朱砂；痂枯，加当归、生地；恋疤，加蝉蜕、川芎。

八珍汤（见溃疡门）

治痘疔落后，气血虚弱，脓水出多，不能生肌收敛，宜服之。

蟾酥条（见疔疮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黄水疮第一百十七

黄水疮于头面、耳项忽生黄色、破流脂水，顷刻沿开，多生痛痒。此因日晒风吹，暴感湿热，或因内餐湿热之物、风动火生者有之，治宜蛤粉散搽之必愈。

蛤粉散

蛤粉散治黄水疮　脓水沿开痒痛当
石膏黄柏并轻粉　水调敷上即时光

蛤粉　石膏（煅）各一两　轻粉　黄柏（生研）各五钱

共为细末。凉水调搽；冬月麻油调亦好。

真君妙贴散（见肿疡门）

治黄水疮痒痛脂水亦效。

大人口破第一百十八

口破者，有虚火、实火之分，色淡、色红之别。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脉虚不渴，此因思烦太甚，多醒少睡，虚火动而发之，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丹皮、肉桂以为引导，从治法也；外以柳花散搽之。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脉实口干，此因膏粱厚味，醇酒炙煿，心火妄动发之，宜凉膈散；外搽赴筵散吐涎则愈。如口舌生疮，舌干黄硬作渴者，加减八味丸以滋化源。俱禁水漱。

柳花散

柳花散内君黄柏　青黛肉桂柏兼续
冰片加之为末吹　虚阳口破功奇速

黄柏（净末）一两　青黛三钱　肉桂一钱　冰片二分

各为细末，共再研，磁罐收贮。每用少许吹之。

赴筵散

赴筵散内柏芩连　栀子干姜一处攒
细辛加之各等分　吹搽口破即安然

黄连　黄柏　黄芩　栀子　干姜　细辛各等分

为末。吹患上。

四物汤（见瘰疬门）　凉膈散（见咽喉门）　加减八味丸（痈疽溃疡门）

臭田螺第一百十九

臭田螺，乃足阳明胃经湿火攻注而成。此患多生足指脚丫，随起白斑作烂，先痒后痛，破流臭水，形似螺靥；甚者脚面俱肿，恶寒发热，先宜甘草汤洗净，贴蟾酥饼，三日三枚，后用珍珠散、猪脊髓调搽膏盖，煞肿上真君妙贴散敷之，其肿渐消。戒便步履。

蟾酥饼（见疔疮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真君妙贴散（见痈疽肿疡门）

牛程蹇第一百二十

牛程蹇，程途奔急，热脚下水见风，以致气滞血枯，结成顽硬，皮肉荣卫不滋，渐生肿痛，肿高突起，支脚难行，久则破裂，脓水相流。每日温汤净洗，搽牛角散。又有内脓攻注，皮顽难破者，以大线针眠头挑破，出脓乃宽。硬皮敲破者，剪而去之；肉不生者，玉红膏长之；肉满不生皮者，珍珠散搽上，生皮乃愈。

牛角散

牛角散中牛角烧　松香轻粉不相饶

本方加上水龙骨　丑髓相兼好和调

牛角尖（烧灰）　水龙骨　松香　轻粉各等分

共为末，牛骨髓调搽。虚弱者，兼服十全大补汤。

玉红膏（见肿疡门）　珍珠散（见下疳门）

僵蛔蛀第一百二十一

僵蛔蛀，多生手指节中，不红不热，肿如蝉腹，乃手少阴痰气凝滞而生。初起不疼，日久方痛，痛久方腐，肿仍不消，蟾酥饼膏贴，渐作稀脓。近者一载，远者三年，此属体弱者有之。内兼补剂，免变痨瘵之病。

蟾酥饼（见疔疮门）

田螺泡第一百二十二

田螺泡，多生手足，忽如火燃，随生紫白黄泡，此脾经风湿攻注，不久渐大，胀痛不安。线针挑破泄去毒水，太乙膏盖。挑破又生者，内服解毒泻脾汤可愈。

解毒泻脾汤

解毒泻脾汤牛子　防风苍术共山栀

石膏甘草黄芩等　木通灯草效堪推

防风　牛子　山栀　石膏　黄芩　苍术　甘草　木通各一钱

水二钟，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量病食前后服之。

太乙膏（见肿疡门）　蟾酥条（见疔疮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皴痛第一百二十三

皴痛皆起于手足，乃风寒气郁于皮毛，致血不荣于肌表，谓皮槁则多痛，似无皮之状，是皴苦生焉。将患上葱汤浸洗良久，随以润肌膏擦之，就暖勿见风冷自愈。又每久逢冬即发者，须三伏时晒捣烂大蒜，间擦三次，不再发。谓寒因热治，其理甚明矣。

阴虱第一百二十四

阴虱又名八脚虫也，乃肝、肾二经浊气而成。生此不为清吉，银杏散津调擦之；内服六味地黄丸，每斤加蜜炒黄柏一两，芦荟五钱，以清化源，愈后不发。

银杏无忧散

银杏无忧散麝香　水银轻粉杏仁良

雄黄狼毒并芦荟　一擦何须不笑颜

水银（铅制）　杏仁（去皮，捣膏）　轻粉　雄黄　狼毒　芦荟各一钱　麝香一分

除水银、杏仁膏，余药共碾筛细，入上二味再研匀，先用土菖蒲煎汤洗之；用针挑去虱孔，随用津唾调擦，使药气入内，愈不复生。切忌牛、犬、鳖肉。

六味地黄丸（见肺痈门）

葡萄疫第一百二十五

葡萄疫，其患多生小儿，感受四时不正之气，郁于皮肤不散，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色若葡萄，发在遍体头面，乃为脏症；自无表里，邪毒传胃，牙根出血，久则虚人，斑渐方退。初起宜服羚羊散清热凉血，久则胃脾汤滋益其内，又有牙根腐烂者人中白散。

羚羊角散

羚羊角散同知母　黄芩牛子共玄参
甘草麦冬淡竹叶　止血消斑功最灵

羚羊角　防风　麦冬　玄参　知母　黄芩　牛子各八分　甘草二分
水二钟，淡竹叶十片，煎六分，食远服。

胃脾汤

胃脾汤内甘草陈　麦冬五味共沙参
茯神白术并远志　脉虚有汗服安宁

白术　茯神　陈皮　远志　麦冬　沙参各六分　五味子　甘草各五分
水二钟，煎六分，食远服。虚弱自汗者，去沙参，加人参、黄芪各五分。

人中白散（见口疳门）

百虫入耳第一百二十六

百虫入耳，乃偶然误入之。如蝇、蚊细虫入耳，以麻油数点滴入窍中，虫亦自死取出；如蜈蚣、蜜蜂等大虫入者，以肉炙香安耳边，其虫闻香自出；有虫夜间暗入者，切勿惊慌响叫，逼虫内攻，宜正坐点灯光向耳窍，其虫见光自出，对面有人见，其虫不出。

恶虫叮咬第一百二十七

恶虫乃各禀阴阳毒种而生。见之者勿触其恶，且如蜈蚣用钳，蝎蜂用尾，恶蛇以舌螫人，自出有意附毒害人，必自知其恶也。凡有所伤，各寻类而推治。

蜈蚣咬伤，疼肿骤发。用蟾酥饼磨浓涂伤处，用粗纸捻蘸麻油，点火用烟焰薰之，疼肿自消。又方用雄鸡粪擂水涂之。又方用头垢搽伤处，以捻焰薰之。

蝎有雌雄二种：雄者螫人，痛在一处；雌者痛牵遍体。用井底泥敷痛处，干则易之，一时无泥，取新汲水以青布随痛处搭之，温则再易。又方五月五日用黄蜡二两溶化，将凝时投雄黄、朱砂细末各三钱和匀，捏成饼窝，仍用猫儿眼草白汁，端午时滴入窝内阴干，愈久愈佳。复捏成块密收，临用一米许刺针尖上，以灯焰化开，滴正螫之处，其疼即止矣。

蛇毒伤人，用雄黄末、兰叶捣汁，调敷肿上；内用半枝莲捣烂取汁二两，热酒四两和汁服之，盖汗为效，仍用渣敷伤处亦妙。又方随伤即用端午收采苍耳草末五钱，水煎一钟热服，盖汗即安；如无端午收采者，便用常日采取阴干，煎服一两，发汗亦效。

七寸蛇，青色扁形，尖尾短足。红口者毒轻，青口者毒重，以舌螫人，其毒最恶。初螫时用雄黄末一钱，生矾二钱灼内溶化，将箸头点药伤处，冷则易之，连点七次遂愈。毒气入里者，解毒紫金丹酒磨服一钱，盖汗即愈。迟延毒走肿痛者，麻油焰薰之亦瘥。

河豚毒、血毒中人，舌麻心闷，白茅根捣汁冷饮；子毒中人，昏闷腹胀，口禁难言，金汁解之。非此不能也。

人面疮第一百二十八

人面疮，古言有生者，近世之罕闻矣。其生病异，而受之必异，疮象全似人面，眼鼻俱全，多生膝上，亦有臂患者。方书皆云积冤所致，先须清心忏悔，改过自新，然后服十全流气饮，外用贝母为末敷之，乃聚眉闭口，次用生肌敛口药，亦可得愈矣。

十全流气饮（见流注门）

误吞针铁骨哽咽喉第一百二十九

误吞针刺哽咽疼痛者，用乱麻筋一团，搓龙眼大，以线穿系，留线头在外汤湿，急吞下咽，顷刻扯出，其针头必刺入麻中同出；如不中节，再吞再扯，以出为度；误吞铜物者，多食荸荠，化坚为软；若吞铁骨之物，肠中不能转送觉坠者，多食青菜、猪脂，自然送入大肠，从粪同出；诸骨哽喉，用玉簪花根八钱，各随所犯之肉为引煎汤服之，转出乃愈；又诸骨哽于咽下，不能外出者，乌龙针推之，骨下则安矣。

乌龙针：治骨哽于咽下难出者。用细铁线烧软，双头处用黄蜡作丸龙眼大，裹铁丝头上，外用丝绵裹之，推入咽内梗骨处，其骨自然顺下矣；不下再推。

又方：治诸骨哽喉。玉簪花根切片煎汤漱之，徐徐吐出，其骨自软；再用干饭咽之自下。

中砒毒第一百三十

砒毒者，阳精大毒之物，服之令人脏腑干涸，皮肤紫黑，气血乖逆，败绝则死。初服知觉早者，大兰根叶捣汁灌之，轻则可解。无兰处，以生绿豆同水研烂，以水灌之，多则为效；如不解者，以金汁灌之必苏。苏后如颠不语者，每日以绿豆水饮之，毒尽则愈。

取金汁法：用大毛竹一连二节，用刀劈去外青一半，用砖扎节中，沉入大粪池内，一年后取起，以长流水浸一日，取起钻开节孔，内蓄粪清，磁罐收贮。凡遇有中砒毒、河豚、伤寒阳毒发狂、疔疮、痧症，毒气入里，烦躁口干，渴欲饮水，脉大有力者，并宜此药。

落下颏拿法第一百三十一

落下颏者，气虚之故，不能收束关窍也。患者平身正坐，以两手托住下颏，左右大指入口内，纳槽牙上，端紧下颏，用力往肩下捺开关窍，向脑后送上，即投关窍，随用绢条兜颏于顶上半时许，去之即愈。

救自刎断喉法第一百三十二

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必难救矣。初刎时，气未绝，身未冷，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药上，以旧布将头抬起，周围缠绕五、六转扎之，患者仰卧，以高枕枕在脑后，使项郁而不直，刀口不开，冬夏避风，衣被复暖，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以姜五片，人参二钱，川米一合煎汤，或稀粥每日随便食之，接补元气。三日后，急手解去前药，用桃花散掺刀口上，仍急缠扎；扎二日，急用浓葱汤软绢蘸洗伤处，挹干用抿脚挑玉红膏放手心上捺化，搽于伤口处，再用旧绵药薄片盖之，外用长黑膏贴裹，周围交扎不脱，近喉刀口两傍，再用黑膏长四寸，阔二寸，竖贴膏上，两头粘贴好肉，庶不脱落；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头，冬月三日，夏月二日，每用葱汤洗挹换药，自然再不疼痛，其肉渐从两头长合。内服八珍汤调理月余。如大便结燥，用猪胆套法，不可利药利之。双颡俱断者，百日单断者，四十日必收功完口。此法曾治强盗郭忠，皂隶沙万，家人顾兴，俱双颡齐断将危者，用之全活。单颡伤断者十余人，治之俱保无虞矣。

桃花散（见跌扑门） 玉红膏（见肿疡门） 如圣金刀散（见金疮门） 八珍汤（见溃疡门）

阴毒第一百三十三

阴毒乃纯阴无阳，被天时寒冷肃杀之气，侵入肌肤，沉于骨髓，致气不能升，血不能行，凝滞经络，疼痛切骨。初起不肿不热，朝轻暮重；久则作肿渐红，烂斑黑靥，臭水淋漓，秽气薰蒸，腐烂渐开，终久必死。

一人年三十岁，冬月隔沟与邻妇私交，房事方毕，忽妇夫回，慌忙隔沟赴水而走，热身受寒。五日后，小腹、大臀阴痛不肿，日夜响叫，至一月后，谷道傍生一烂斑，黑靥倒陷，诸药不效；至半月大臀连黑，腐烂作臭，干靥无脓；十日大脏俱坏，黑败而死也。又一人年四十岁，夏月好饮火酒，至夜赤身露卧，手膊连背阴疼难忍，一月后肩发烂斑一块，周围微硬，色如红枣，日渐延开，半月后手膊、半背共成黑靥，臭秽不堪，一月不食而死。一人中年肥胖，亦冬夏好饮火酒，饮后随吃凉水，方卧一日，颈项作疼微肿，坚硬如石，二月外项大如头，石硬不热，此阴毒也，辞不可治。后请别医治之，项同身大乃异症，不食而死。又一人夜梦城隍拘见，责打二十喊叫，其妻唤醒，随后受刑处掀肿作疼，青紫急胀，视之，真棒毒也。用针刺破，流瘀血碗许，外肉腐烂作疼，调理两月而安。此亦阴毒，故附记之。

失荣症第一百三十四

失荣者，先得后失，始富终贫，亦有虽居富贵，其心或因六欲不遂，损伤中气，郁火相凝，隧痰失道停结而成。其患多生肩之已上，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薰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溃越坚，犯此俱为不治。予立二方，曾治数人，虽不获全愈，而不夭札速死者，诚缓命药也。

和荣散坚丸

和荣散坚归地参　茯陈术附贝南星
丹酸远柏并龙齿　芦荟朱砂与角沉

治失荣症坚硬如石，不热不红，渐肿渐大者服。

归身　熟地　茯神　香附　人参　白术　橘红各二两　贝母　南星　酸枣仁　远志　柏子仁　丹皮各一两　龙齿一对（煅，无龙齿，鹿角尖二两煅代之）　芦荟　角沉各八钱　朱砂六钱（为衣）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八十丸，食后用合欢树根皮煎汤送下。患者若改往从新，淡薄甘命，其中有得愈者，十中一、二，否则难脱然也。

飞龙阿魏化坚膏

治失荣症及瘿瘤、乳岩、瘰疬、结毒，初起坚硬如石，皮色不红，日久渐大，或疼不疼，但未破者，俱用此贴。

用蟾酥丸药末一料，加金头蜈蚣五条炙黄去头足研末，同入熬就，乾坤一气膏二十四两化开搅和，重汤内顿化；红缎摊贴，半月一换，轻者渐消，重者亦可停止，常贴保后无虞矣。

试知百病死生法第一百三十五

死生非神圣不能洞其机关，疾病无明医亦不能决其凶吉。匪则使人疑或决断不常，予异授吕祖一枝梅，真仙方也，不敢私秘，一例刊注以传概世云。

吕祖一枝梅

堪羡吕祖一枝梅　芭豆革仁灵脂随
雄麝银朱朱砂等　识死知生不改移

治大人男妇、小儿、新久诸病生死难定之间，用药芡实大一饼贴印堂之中，点官香一枝，香尽去药，已后一时许，药处有红斑晕色，肿气飞散，谓红霞捧日，病虽危笃，其人不死；如贴药处一时后无肿无红，皮肉照旧不变，谓白雪漫野，病虽轻浅，终归冥路。小儿急、慢惊风，一切老幼痢疾俱贴之，红肿即愈。此方用之可预知生死也。

朱砂三钱　银朱一钱五分　五灵脂三钱　麝香二分　蓖麻仁五分　雄黄　芭豆仁各五钱（不去油）

上各研细，于端午日净室中午时共研，加油胭脂为膏，磁盒收藏。勿经妇女人手，临用豆大一丸捏饼贴印堂中，其功立见，用过饼送入河中。

造孽报病说第一百三十六

怪症出于非端，事必因乎有据。《感应篇》曰：若开如是花，便结如是果。一黄册书手，每至甲首家，务要杀鸡一只，先食头尾，一岁二熟下，乡杀鸡不计其数，一朝数尽，口中生出如菌大小六枚，填塞满口，汤水难下，视之乃孽疾也。辞不可治。又请一医，用刀割去，次日又生如旧，延至六十日，肌肤尽削，存骨如柴而死。

一竿枪户伤残生鸟，假如每日十命，一岁其计三千六百，尽属死于无辜，况其雏子不得生者多矣。彼生子三人，俱至六七岁，遍身先发红点痒痛异常，数日后点如钻趯，腐烂流血，口称百鸟相啄，令人赶打不去，至月外气血沥尽俱亡。予后劝解烧毁竿矢，合族持斋六十二岁，生一子，方得长成而立。

一人五十余岁，家众养鸡十余只，一朝众鸡齐斗，彼怒之，将众鸡两脚齐肘安槛上剁断，其鸡乱命飞跳，血尽而俱死。一年后足生脱疽，筋骨伶仃流，血不止，令妾将刀割去脚骨，沥尽气血而亡。

一富家窝访，兼养鹰犬五十，后方生一子，二岁左右头角生孔二处，俱已露骨，视之乃孽病也。不敢言其不治，奉上药方修合用之，无效。请众医治之，强投药饵。延至三岁而殁，其人后遭横事死于非命。

一庄家猎事为乐，五十后遍身生块，破后腐烂见骨。素知彼养鹰之报。予曰：欲治其病，先当杜养鹰犬，然后施治则可。彼从之，内服益气养荣之药，外用甘草当归煎洗，仍搽玉红膏长肌完口。三月余而愈。二年后复养鹰犬，又一年六月内得患阴症而殁。次子十岁赴水而死。

已上数条系乎的实，皆出于不仁，惨戮生灵之报也。一讼师作中与讼，破众家私，伤残骨肉不计其数，一日大腿肿痛，坚硬如石，疼苦异常，常欲以绳系足，高悬梁上，其疼乃止；如放下，疼即如砍。予知孽报，辞不可治。似此两月日，至午时，亲友四人相看，忽闻腿内大响一声，其肿即归，大臀肿如巴斗，其腿即消。臀肿痛不着席，将布兜悬挂，其疼方可。又两月百苦而终。又一年其妻遍身发肿，如癞作痒非常，破流脂水，其时十月孟冬，常欲赤身相露，其痒稍止。如着衣被，其痒即生，如虫攻刺，予知孽报，亦辞之。后至隆冬，赤身流水而死，此异常之报也。所谓逆天害理，虽由已古往今来放过，谁无漏矣。

仙方活命饮今古不同论第一百三十七

古人朴实，其七情干涉者少，而从风、寒、暑、湿外感凝滞者多。故设仙方活命饮攻散所滞之肿，服此得效者十常八、九，乃患者五脏不虚耳。今人穿凿太过，七情烦扰之甚，而内脏无有不伤，每见此症曾服过此药，其疮必不起发，脾胃再无不损。若疮不起发，脾胃伤败，患者岂有得生。故今之治法，不论首尾标本，先必固脾胃，次行托药，谓本立而道生，病无不活。予见如此，幸同道者察焉。

拾遗症第一百三十八

拾遗者，因条款分门遗失，未及细详，但本病立门以正病为主，而从病故有失焉。今查补注，以便观治之。

鼻疔生于鼻内，痛引脑门，不能运气，胀塞鼻窍，甚者唇腮俱肿。牙疔生于牙缝之中，顶高突起，痛连腮项，破则流血。黑疔生于耳窍之内，黑硬腐烂，破流血水，疼及腮颧。以上之症，俱先针刺，次行发汗，仍照疔类调治。

喉痈生于咽外正中，肿痛妨碍饮食，红肿发热，必欲溃脓，软而胀痛者针之；内服补托之药，玉红膏搽贴，长肌完口。又有腐溃内通，汤水随孔出者，曾治数人，俱亦无妨。

腭疽生在膊上，连肩通肿，长坚而硬。兑疽生在当手动脉之处，肿痛寒热，痛彻手膊，举动不便。凤眉疽发在两目之间，形长皮赤，痛引脑户，二目合缝，光肿发热。透脑疽发在额上发际之间，多发寒热，头疼如斫，不可忍耐，先用万灵丹发汗，解散风邪，次宜清托。附阴疽生在内踝上三寸，初生小泡，渐生赤肿，破流血水，痛亦彻骨，不能步履。咬骨疽发在大腿内股，不肿不红，痛彻骨髓，初宜雷火针针之，内服万灵丹酒调服效。阴疽生于右腿夹缝之下三寸，痛连阴子，小腹亦痛。玄疽生于左腿夹缝之下三寸，漫肿连阴，疼及大腿。渊疽发在胁下，初起不红坚硬，久则破溃，有声如婴儿啼状，膏盖，无声去膏，仍有异哉难治，哂不能也。玉枕疽生在脑后枕骨中，坚而难溃，痛引肩项，鼻塞气粗，此太阳膀胱湿热凝滞而成。大抵以上之症，有名而生者鲜矣。初起有表症者，便宜解表；有里症者，即与通利；溃后，宜补托；久，则宜收敛。此为一定治法。不可混乱妄投药饵，致其危亡也。

唇风第一百三十九

唇风，阳明胃火上攻，其患下唇发痒作肿，破裂流水，不疼难愈。宜铜粉丸泡洗，内服六味地黄丸自愈。

铜粉丸

铜粉丸中官粉矾　轻粉铜青与麝香
黄连膏子同冰片　烂眼唇风并不难

铜青五钱　官粉三钱　明矾一钱五分　轻粉一钱五分　麝香一分五厘　冰片一分二厘　黄连二两（切片煎稠膏）

上共为细末，黄连膏丸，如芡实大。每用一丸，汤泡纸盖，每洗顿热，上面清水勤洗之，其患自愈。

绷缚背疮第一百四十

至于发背、对口、大疮等疾，已溃流脓时，冬夏宜绢帛四、五层，放贴膏药，外再用绵布见方八寸四角，用蛇皮细带紾之，安盖绢上，以带扎在前胸绷实疮上，庶使疮中暖气不泄，易于腐溃。洗疮时预备二绷更换，务要患内暖气烘烘。此法最善，故亦补之。

痈疽内肉不合法第一百四十一

痈疽、对口、大疮内外腐肉已尽，惟结痂脓时，内肉不粘连者，用软绵帛七、八层放患上，以绢扎紧，将患处睡实数次，内外之肉自然粘连一片，如长生成之肉矣。有患口未完处，再搽玉红膏，其肉自平矣。

炼玄明粉法第一百四十二

冬至后，用洁净朴硝十斤，用水一斗五升，白萝卜五斤打碎，同硝入锅内煮化，候汤滚足，捞去萝卜；将竹丝箕以绵纸二层摊铺箕内，架在新缸上，以硝汤徐入箕内，候折再添以汤，滤尽为度。将缸搭在天井露三日，其硝结在缸边，倾去余水，沥干为止。将硝取下，再用砂锅顿炭炉上，将硝一碗化开煎滚，以铜匙铲搅，将成凝结时，铲入小鱼酢罐内，上空寸许，再下硝炼；如此已毕，每一罐下用三丁品字样钉入土地，上留寸半在外，将罐浮顿钉头上，用瓦片盖口，周围用段砖砌百眼垆围绕，离罐寸半许，将着炭火入垆内，四围底火顶火，一概相护，候罐硝红为度。次日取出硝来，预用大绵纸摊在洁净阴土地上，将硝碾细，用绢筛筛在纸上一钱厚，再不许多，将门榻俱已关闭，不许与人见之；三日后，其硝自然复活，色白如粉，轻虚成片，将钵盛收，纸盖之，上再用乱纸寸许以收潮气，庶不凝结。此品最能降火化痰、清利脏腑，怪症服之可蠲，狂躁用之即愈；搜除百病，安敛心神。况此服之，不伤元气，惟久病泻痢者不宜。大人每服三、四钱，小儿五分至一钱皆可，俱用白滚汤或葱汤空心化服。候行二、三次，随饮稀粥，自然爽健，精神调和，脏腑津液顿生，百病如失。又煅过硝石六两，加朱砂三钱，青黛一钱，冰片一钱五分，共碾细末，照前筛纸上，再用纸盖一层，四边以戒尺压紧，勿令走气，候三日外取起密收，又名阳春紫雪。最治失心忘志。癫痫健忘，小儿急惊，大人异症，每服五分至一钱，俱用淡竹叶、灯心汤化服，屡有奇效，不可尽述。玄明粉乃神仙保命，服食每一斤加生熟甘草末一两，葱汤化服二、三钱，令人悦泽容颜，轻身耐老矣。

取红铅法第一百四十三

女子十四岁而天癸至，此阴中之真阳，气血之元禀。遇此将行时，两腮先若桃花之状，阳献阴藏，其经只在半月之里必来。预用白绵绸一尺五寸，洗净，时常用绵带一条束脐下，绵绸两尖头前后系带上中间，常兜阴器。小便解，一头便罢，即系之。经至尽染绸上，取初至红铅一颗大，如鱼眼红色，明亮如珠，此为接命至宝，随与好酒一杯，和服。一时后，如醉不醒，只以人乳饮之。一日后，自苏。已后能绝房事者，延寿一纪余。经换，绸兜取阴干，浸上白童便内，片时，其经自然脱下，取置磁盘内阴干，听用。如不升炼者，谓之粗红铅。亦可补益虚劳，接续命脉。如次经已后，但未破身者，俱可取聚阴干，磁盏升炼，色如紫霜一般，合入三元丹内，人乳服之。接命长年，却除百病。此方神秘，不宜轻泄，故不可传。但取红铅之女，生平爱惜，饱暖过时，无拘束为上。

炼金顶砒法第一百四十四

用铅一斤，小罐内炭火煨化，投白砒二两于化烊铅上炼，烟尽为度；取起冷定打开，金顶砒结在铅面上，取下听用。

炼消石法第一百四十五

用洁净朴硝半斤，罐内炭火熔化，煎干煅红，住火冷定，取出即成硝石，罐收听用。利实火，不利虚火也。

取蟾酥法第一百四十六

用蟾不拘大小，其酥俱有。用阔铜镊镊蟾眉棱高肉上微紧，拔出酥来，凝聚镊里，多则刮下，阴干听用。其取过之蟾，避风二日，仍送青草园中，自然不伤其生；如取

之便见风，下水俱成破伤风，颠狈而死。

制附子法第一百四十七

大附子一两之外方用随数几枚，以童便浸淹三寸，每日换便，浸至夏三、冬五，再换童便，煮尽二香为度，去皮脐，线穿阴干，或日中晒硬亦可，收藏听用。

升白灵药法第一百四十八

水银二两，用铅一两化开，投入水银听用，火硝二两，绿矾二两，明矾二两，共碾为末，投入锅内化开，炒干同水银碾细，入泥护阳成罐内，上用铁盏盖之，以铁梁、铁兜左右用烧熟软铁线上下扎紧，用紫土盐泥如法固口，要烘十分干燥为要，架三钉上，砌百眼炉，先加底火二寸，点香一枝，中火点香一枝，顶火点香一枝；随用小罐安滚汤在傍，以笔蘸汤搽擦盏内，常湿勿干。候三香已毕，去火罐，待次日取起，开出药来，如粉凝结盏底上，刮下灵药，收藏听用。凡疮久不收口，用此研细掺上少许，其口易完，若入于一概收敛药中，用之其功奇甚捷。

制寒食面法第一百四十九

用白面一斤，外再以面半斤调稠厚，捍成薄片二块，将前面包合于中，周围捏紧合口。于清明正日，蒸熟挂透风处阴干，用面包藏，勿经女手，越久越效。

逐日人神歌第一百五十

初一十一二十一，大拇鼻柱手小指；初二十二二十二，外踝发际外踝位；初三十三二十三，股内牙齿足股肝；初四十四二十四，腰间胃脘阳明手；初五十五二十五，口舌遍身阳明足；初六十六二十六，手掌胸前又在胸；初七十七二十七，内踝气冲及在膝；初八十八二十八，手腕股内并在阴；初九十九二十九，在尻在足膝胫后；初十二十三十日，腰背内踝足趺觅。此为太古相传，针灸莫犯为吉。

十二时人神歌第一百五十一

子踝丑腰寅在目　　卯面辰头巳手熟
午胸未腹申在心　　酉背戌头亥股续

尻神歌诀第一百五十二

此神农所置。一岁起坤，二岁震，逐年顺飞，九官周而复始。行年到处，则所主败。切忌针灸，慎勿犯之！否则，变生他病，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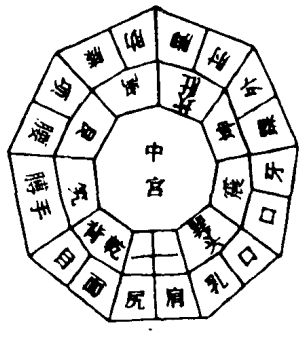
上九宫尻神歌

尻神所在有根由　　坤内外踝圣人留
震宫不脑分明记　　巽位还居乳口头
中宫肩骨连尻骨　　面目还从乾上游
手膊允宫难砭炙　　艮宫腰项也须休
离宫膝胁针难下　　坎肘还连肚脚求
为医精晓尻神诀　　万病无干禁忌忧

十干日不宜用针，犯之病多反覆。

甲不治头乙耳喉　　丙肩丁背与心求
戊巳腹脾庚腰肺　　辛膝壬当肾胫收
癸日不宜针手足　　十干不犯则无忧

尻神图



此神农所置。一岁起坤，二岁震，逐年顺飞，九宫，周而复始。行年到处，则所主败。切忌针灸，慎勿犯之！否则，变生他病，慎！

制炒诸药第一百五十三

前方诸药，未注炮炙，今开于后，凡药必遵雷公炮炙，入药乃效。如未制生药入煎，不为治病，反为无益。譬如人食肴馔，不用烹炮，生食者岂不害人，当熟思之。

人参（润色明亮、坚实为主，轻匏不堪） 天门冬（汤泡，去心） 麦门冬（去心） 生地黄（酒浸） 熟地黄（酒蒸） 白术（米泔浸，炒） 苍术（米泔浸，炒） 黄芪（蜜水拌，炒） 甘草（消毒生用，补托炙熟） 酸枣仁（炒，研） 远志（汤泡，去心，微炒） 五味子（炒，研） 肉苁蓉（去鳞，酒洗） 牛膝（酒洗） 破故纸（炒） 当归（酒洗） 白芍（微炒黄色） 白蒺藜（去刺） 玄参（去根） 香附（童便浸，炒） 柴胡（去芦） 黄芩（酒炒） 黄连（解毒生用，止呕姜汁拌炒） 龙胆草（酒炒） 知母（盐水拌，炒） 瓜蒌仁（去壳，去油） 贝母（去心） 陈皮（去白） 桔梗（微炒） 防风（去芦） 干姜（炒黑） 附子（童便浸煮） 半夏（姜汁水煮） 川乌（汤泡，去皮） 草乌（汤泡，去皮尖） 巴戟（汤泡，去心，微焙） 南星（煨，有为末入牛胆内者） 威灵仙（去根） 仙茅（米泔浸蒸，去皮） 三棱（汤泡） 泽泻（蒸） 大黄（实人生用，虚人炙用） 海藻（酒洗） 昆布（酒洗，切丝） 牡丹皮（去桔） 王不留行（炒，碾） 牛蒡子（炒，碾） 连翘（去梗，碾） 金银（去梗叶） 牵牛（生用，炒用） 地骨皮（去梗） 肉桂（去粗皮） 茯苓（去匏粗皮） 枸杞子（去蒂） 琥珀（布包捶碎，灯心同碾，研如面细） 山栀（碾，炒焦）黄柏（盐水拌，炒） 山茱萸（去核） 杜仲（盐水拌，炒，断丝） 桑皮（蜜水拌，炒） 辛夷（去蒂） 乳香（去油，为末） 没药（去油，为末） 枳壳（麸皮炒） 厚朴（姜汁制，炒） 巴豆（去油为霜） 皂荚（去皮弦子煨） 五倍子（去蛀，末，炒） 莲肉（泡去皮心） 山查（去核） 桃仁（泡，去皮尖） 杏仁（泡去皮尖，微炒） 芒硝（汤煮提净） 石膏（煅，碾末） 雄黄（透红明亮） 硫黄（去脚） 硇砂（净明洁白） 硼砂（白色透明） 砒霜（白色明亮者，有生、煨两用） 自然铜（醋煅七次） 黄丹（水飞，炒紫） 龙骨（生用，煅用） 牛黄（轻虚色黄） 麝香（去毛皮） 犀角（镑末） 羚羊角（镑末） 龙齿（煅，存性） 蜂蜜（炼去白沫） 蝉蜕（去土） 斑蝥（川米炒，去翅足） 姜蚕（去丝，微炒） 全蝎（酒洗去毒） 蜈蚣（炙，去头足） 蚯蚓（翻去腹土） 田螺（去壳，晒干） 牡蛎（煅，研） 石决明（煅） 珍珠（豆腐内煮数滚，布包捶碎，同灯心碾末） 人中末（煅，研） 红铅（法注末卷）

以上药品，凡本书内应用制炒泡炙者录之，不泡炙者未录。

医家五戒第一百五十四

一戒：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视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不为平易，药金毋论，轻重有无，当尽力一例施与，自然生意日增，毋伤方寸。

二戒：凡视妇女及孀妇、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傍，然后入房胗视。倘傍无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视，虽对内人不可谈此，因闺阃故也。

三戒：不得出脱病家珠珀珍贵等，送家合药，以虚存假换。如果该用，令彼自制入之。倘服不效，自无疑谤，亦不得称赞彼家物色之好。凡此等，非君子也。

四戒：凡为医者，不可行乐登山，携酒游玩，又不可片时离去店中。凡有抱病至者，必当亲视，用意发药，又要依经写药帖，必不可杜撰药方，受人驳问。

五戒：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己，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竟儿戏，以取不

正，视必便回。贫窘者，药金可璧，病回只可与药，不可再去，以图邪淫之报。

医家十要第一百五十五

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业。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论之书，须旦夕手不释卷，一一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症时，自无差谬矣。

二要：选买药品，必遵雷公炮炙，药有依方修 合者，又有因病随时加减者，汤散宜近，备丸丹须预制，膏药愈久愈灵，线药越陈越异，药不吝珍，终久必济。

三要：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与人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援之。如此自无讥怨，信和为贵也。

四要：治家与治病同，人之不惜，无气断丧太过，百病生焉。轻则支离身体，重则丧命。治家若不固根本，而奢华费用太过，流荡日生，轻则无积，重则贫窘。

五要：人之受命于天，不可负天之命。凡欲进取，当知彼心愿否？体认天道顺逆。凡顺取，人缘相庆；逆取，子孙不吉。为人何不轻利远害，以防还报之业也。

六要：凡里中亲友人情，除婚丧、疾病、庆贺外，其余家务，至于馈送来往之礼，不可求奇好胜。凡食只可一鱼一菜，一则省费，二则惜禄，谓广求不如俭用。

七要：贫窘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药。再过贫难者，当量力微赠，方为仁术。不然，有药而无火，食者其命亦难。

八要：凡有所蓄，随其大小便当置买产业，以为根本。不可收买玩器，及不紧物件，浪费钱财，又不可做入银会酒会，有妨生意，必当一例禁之，自绝讥怨。

九要：凡店中所用各样物具，俱要精备齐整，不得临时缺少。又古今前贤书籍，及近时名公新刊，医理词说，必寻忝阅，以进学问，此诚为医家之本务也。

十要：凡奉官衙所请，必当速去，毋得怠缓，要诚意恭敬，告明病源，开具方药。病愈之后，不得图求匾礼，亦不得言说民情，致生罪戾，闲不近公，自当守法。

以上五戒十林，乃保身保家守成之法。故直言而不文。当置于座右，朝夕一览。若有贤能子孙，倘遵而行之，则可以成家立业；若不听信，必有饥寒不足之忧。凡人何不预听直待，临时追悔，进退两难，将何及矣！

开割披针喉针形第一百五十六

披针，古之多用马衔铁为之，此性软不锋利，用之多难入肉，今以钢铁选善火候铁工造之，长二寸，阔二分半，圆梗扁身，剑脊锋尖，两边芒利，用之藏手不觉，入肉深浅自不难也。如脓深欲其口大，直针进而斜针出，划开外肉，口则大矣；喉针长六寸，细柄扁头，锋尖，刺喉脓血者皆善。

补遗方一百五十七

汗斑方：蜜陀僧散

硫黄　雄黄　蛇床子各二钱　石黄　蜜陀僧各一钱　轻粉五分

为末。醋调搽患上。

归脾汤

白术　茯神　黄芪　枣仁　龙眼肉各一钱　木香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姜一片，水煎，食远服。

外科证治全生

〔清〕王维德　著
何清湖　周耀湘　整理

提　要　《外科证治全生》系清·王维德所著。成书于1740年。

全书1卷。分6部分，第1部分论证，总述痈疽的诊治要点；第2部分为治法，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述外科各种病证的治疗；第3部分为医方，共载外科效方75首；第4部分为杂证，载内、妇、儿科杂病验方48首；第5部分是制药，共载203种药物的性能和炮制方法；第6部分为医案，载临床医案28则，介绍了15种外科疾病。

该书论述痈疽的诊治经验丰富，主张要善辨证之阴阳虚实，强调辨证论治，一反过去有些医书所述的那种只注重根据疮肿所生部位去诊治或只是简单地循经投药的说法，而重视全身症状在鉴别诊断上的意义。治疗上，反对滥用刀针，除外治外，还重视内治，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认为痈与疽病因有别，治法当异，即痈宜清火败毒、消肿止痛，非溃者不可用托毒之法，而治疽宜开腠理、散寒凝，溃者当退补排脓、兼通腠理。所创制的阳和汤、阳和丸、犀黄丸及外敷之阳和解凝膏等，至今仍为有价值的方剂。此书刊刻问世以后，历经200余年，流传甚广，对中医外科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后世称其为“全生派”。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五年庚申（1740）刻本、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瓶花书屋校刻本、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武昌节署刻本、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潘敏德堂刻本（四卷）、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扫叶山房刻本、191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此据清咸丰十一年武昌节署刻本全文收录。

自　序

明刘诚意伯言：药不对证，枉死者多。余曾祖若谷公秘集云：痈疽无一死证。而诸书所载，患生何处，病属何经。故治乳岩，而用羚羊、犀角；治横痃，而用生地、防己；治瘰疬、恶核，而用夏枯、连翘。概不论阴虚阳实，唯凭经并治。以致乳岩、横痃成功不救，瘰疬、恶核溃久成怯，全不悔凭经之误。夫红痈乃阳实之证，气血热而毒滞；白疽乃阴虚之证，气血寒而毒凝。二者以开腠里为要。腠里一开，红痈毒平痛止，白疽寒化血行。彼凭经而失证治者，初以为药之对经，而实背证也。世之患阴疽而毙命者，岂乏人乎？如以阴虚阳实分别治之，痈疽断无死证矣。余曾祖留心此道，以临危救活之方，大患初起立消之药，一一笔之于书，为传家珍宝。余幼读之，与世诸书治法迥别。历证四十余年，百治百灵，从无一失。因思痈疽凭经并治，久遍天下。分别阴阳两治，唯余一家。特以祖遗之秘，自己临证，并药到病愈之方，粗制药石之法和盘托出，尽登是集，并序而梓之。以质诸世之留心救人者，依方修合，依法法制，依证用药，庶免枉死。使天下后世，知痈疽果无死证云尔。

乾隆五年岁在庚申仲春朔日林屋王维德洪绪氏书

序

王洪绪先生，博古君子也。于阴阳造化之理，默契其蕴。所著《永甯通书》《卜筮正宗》《林屋民风》等集，久已风行海内。晚年勤于课子，琢如年兄，丁巳岁与余同捷礼闱，兹复出其《外科证治全生》示余。余素不知医，然观其书，系祖传秘本，剖晰阴阳虚实之理最精，且备不用刀针，不施升降，对证立方，万无一失。世之获是书者，傥能依方修合，依证用药，即穷荒僻壤，咸庆全生。洵乎痈疽无死证，而可以造福于

无涯矣。虽然医卜诸书，特其绪余耳。祇以心存利济，故亟登诸梓，以公寰宇。至其学术渊深，理趣洋溢，有未可浅窥者。唯贻厥孙谋亲，承家教当必科名接踵，甲第联飞，明体达用，大发其英华。庶明月夜光终不掩抑，而殷殷好善之意，亦可无负也。已是为序。

乾隆五年庚申孟春赐进士第翰林院庶吉士年眷侄宋邦绥拜撰

王　序

余自幼闻痈疽有不可治之证，名曰阴发。五六岁时舅氏子京先生，以骨槽风亡。问之长老云：久则成痨瘵也。甲午岁子仁丈患骨槽风，始甚剧，后案《外科证治全生》法治辄愈。余取其书观之，乃知阳为痈，阴为疽。骨槽风亦痈疽类，非由瘵发，由发后服凉药，延久成瘵耳。世人知阴发之名，而不达阴发之治，良可慨也。适秦君立甫示其家藏别本，余因据以参校，互有得失。其字之显讹者改正之，间有改而意仍未明及疑者，有疑而未改者。如大痈溃后治法，两本并云体虚年老者，投参、芪、草皆炙也。夫托毒忌炙，上已详之。而此忽云炙，盖承上痛息、毒散、肿退、色转红活而言。即体虚年老者，亦必至是而后可用炙，断断不可早用。今改云体虚年老者，始投参、芪、草，更用炙，勿仍误谓虚者初起即当用炙也。瘰疬治法第四条云：即在下手之脚骨。别本云：即在手下突出之骨。脚骨，足跗外高骨也。突出之骨，掌后锐骨也。患系喉间，手为近，故从别本。然足阳明脉，亦循喉咙下循骭外廉下足跗。拔疔散、六和散两方，并有瓜蝎，而他方或做瓜蝎或做血蝎。考方书有做瓜儿血竭者，知此蝎为竭误。第如雄黄之名腰黄，后集申之。瓜蝎则无文，本草亦无瓜蝎之名，今并改血竭。轻粉无毒，而于黄连则云解轻粉毒，文岐出。考本草亦云无毒，而注云有毒黄连解。今改无为有，庶免眩惑？牛膝治茎痛，茎，别本或改胫。按茎中痛，水道中痛也。第曰茎，似非茎中矣。而本草主治列茎中痛，此其脱中字乎。痈疽方诀，归、芩、花粉节煎成，麻黄、青蒿、甘草皆有用节者，此其甘草节乎。锁喉方药诀，甘、桔各一钱，别本做二钱。本草当归全者活血，而是书云定血，此俱未敢臆断。表弟时清甫于吴门买是书，即立甫所藏本。清甫又于书肆旧书中见是书，与吴门所买本异。欲买之以示余，则即子仁先生藏本也。重刻者不外此二本。辗转淆讹，益不足据矣。原本刻于乾隆五年，子仁先生藏本则重刻于嘉庆五年，立甫藏本不知其刻于何年。是书流转已百余年，而疡医都若未见，何哉？胡氏孤女所患久治不效，案是书治法乃效。既效，欲刻余所校本，以广其传。爰更取二本，严勘付梓。而序其始末，并识其疑，以质世之精于医者。

道光二十有一年辛丑七月朔日王浩荆门氏撰

凡　例

痈与疽之治，截然两途，世人以痈疽连呼并治。夫痈疽二字之连呼，即夫妻二字之连呼也。若以痈药治疽，犹以安胎之药服其夫矣。是集以痈疽分别两治，皆执证执方之治法。如照法法制，照证用药，救人之功，余不敢分，害人之罪，余当独认，情顾万劫拔毛，甘受屠家诛戮。

辑是集专论阴虚阳实，认定初起红白两色，是痈是疽，治即全愈。所载诸方，皆药到病愈，切勿增减。逐证治法，开卷了然，不必投师，人人可精此道。

诸书惟《冯氏锦囊》，内附阴疽论，与余家遗秘相符。独无消疽之方，惟有温补兼托为法。痈疽初起，如即平塌，安可用托，托则成功。余家之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即流注、瘰疬、恶核，倘有溃者，仍不敢托。托则溃者虽敛，增出者又如何耶？故

以消为贵。

医可寄生死。阅坊刻《外科》，妄称正宗，载云：证现七恶即死。又载以桐油烧红衣针，针入痰块半寸，用降药为条，插入针孔，七日块自开裂，再以条插七日，其核自落。又称毒在皮里肉内，刀割深要寸许，方能泄毒。殊不知毒在皮里膜外，或应开刀，尚忌深过三分，恐伤内膜。若深入寸许，伤透内腑，病人何能堪此极刑？七恶之现顷刻。世之宗其法者，尽属刽徒。此集唯疔用刺，此外概不轻用刀针，并禁用升降二丹，令人痛烂。

是书无论背项腰腹，色白者言疽，以疽药愈之；红肿者言痈，以痈药愈之。坊刻书称以某药与服不应，再易某药，岂非以人试药乎？倘患生要紧穴道，安可遭医几试？望高明详之。

世无烂久之痈，唯疽初起失消，或遭降灸针割，以致年久不敛。治之之方，详载集中。外科药证外，另有杂证五十方，俱一服即效者，附梓集中，并无以人试药之误。望有力者，照方合就，遇病施送，如钞方传人，注明制法。

此集所到之处，见信者自然药至病除。更愿处处翻刻，速遍海内，使疮毒无枉死之人，余愿始遂。余年七十有二矣，治病历四十余年，用药从无一误。或疑药味香散猛烈，畏而不服，则是养痈贻患，非余之咎也。

目　录

论证…… 785
痈疽总论
阴疽论名
部位论名
治法…… 786
烂溃不敛治法
患孔毒根治法
翻花起肛治法
毒气攻心治法
痈疖治法
阴疽治法
石疽治法
恶核治法…… 787
流注治法
疔毒治法
红丝疔治法
刀镰疔治法
走黄治法
诸疮治法
疮鼓治法…… 788
杨梅结毒治法
痘毒治法
赤游治法
漆疮治法
火珠治法
汤火治法
冻疮治法
禁用千捶膏、鲫鱼膏
上部治法
瘅贡头及发疽治法
蛀发癣治法…… 789
蜡黎疮治法
头面肥疮治法
咽喉治法
喉痹治法
喉闭治法
乳蛾治法
喉癣治法
喉珠治法…… 790
锁喉治法
缠喉风治法
牙痈辨治
骨槽风治法
瘰疬治法
遮腮发颐治法
耳后锐毒治法
走马牙疳治法…… 791
鹅掌风治法
鹅爪风治法
天蛇头治法
甲疽治法
脱骨疽治法
中部治法
井泉疽治法
肺疽治法
发背治法
乳岩治法…… 792
乳痈治法
乳悬治法
下部治法
横痃治法
小肠疽治法
悬痈治法
子痈治法
囊脱治法
痔漏治法…… 793
鹤膝风治法
贴骨疽治法
鱼肚痈治法
臁疮治法
驴眼治法
牛程蹇治法…… 794
流火治法
医方
阳和汤
阳和丸
醒消丸
犀黄丸

小金丹
子龙丸
观音救苦丹
洞天救苦丹
大枣丸
回疔散
拔疔散
夺命汤
圣灵丹
三黄丸
五通丸
蟾酥丸
梅花点舌丹
紫金锭
胜金散…… 796
五音锭
一笔消
咬头膏
代刀散
扎药
山莲散
象皮散
六和散
推车散
五宝散
拔毒散
合掌散
二美散…… 797
五美散
金银散
神仙枣
红枣丸
金霜散
平安饼
枯痔药
退管方
消管丸
阳和解凝膏…… 798
洞天鲜草膏
白玉夹纸膏
化核膏
白花膏
紫微膏
麝苏膏
聤耳散 …… 799
消管方
癣酒方
鲜角膏方
喉证方
壁钱散
真珠散
赤霜散
又方
南星散
骨鲠方
刻欢丸（又名过街笑）
固齿散
取齿丹
舌上出血或鼻衄方…… 800
小儿口疳方
口舌药方
杨梅疮敷药
《千金》内托散
二陈汤
四物保元汤
又保元汤
加味四物汤
十全大补汤
六味地黄汤
龙胆泻肝汤
败毒汤
杂证
调经种子方
求嗣得嗣方…… 801
黎洞丸
祛风逐湿散
化痞膏
三日大疟方
愈疮枣
黄疸立效方
红白痢及休息痢方…… 802
痴癫证方
吐血立愈方
痰中有血方
溺血头痛如裂方
遍身疼痛方
手足骨骱疼痛方
箭风痛方

雷头风方
偏正头风方
疳膨食积方
又方
闪颈促腰方…… 803
赤眼淹缠方
胃脘痛方
又方
梦遗方
白浊方
咳嗽神效方
天丝入目方
尘屑入目方
跌打骨断方
冷哮方
肠红方
胃寒呕吐黄水方
翻胃初起方
乌沙痰方…… 804
水泻立愈方
大麻风方
狗咬方
小儿冷疳方
小儿虫证方
夜啼儿方
砂雪丸
哑惊丹方
又方
小儿目疾方
又方
小便闭方
老年便燥方
小儿浮肿方…… 805
制药
铜青
铅粉
黄丹
密陀僧
铁锈
丹砂
水银
轻粉
银朱
雄黄
滑石
砒石
元精石
寒水石
硼砂
硫黄
白矾
绿矾
伏龙肝
甘草
黄芪
人参…… 806
沙参
桔梗
知母
白术
苍术
元参
地榆
丹参
白芨
三七
黄连
黄芩
秦艽
天麻
柴胡
前胡
防风
独活、羌活
升麻
苦参
延胡索
红花
水红花子
贝母
茅根
龙胆草
细辛
当归
芎藭…… 807
白芷
白芍
赤芍

丹皮
木香
高良姜
缩砂仁
香附
藿香
泽兰
荆芥
薄荷
紫苏
白甘菊
陈艾
茵陈
青蒿
夏枯草
牛蒡子
续断
苍耳子
益母草
麻黄
灯芯
地黄
牛膝
麦门冬
淡竹叶
蜀葵
车前子…… 808
马鞭草
连翘
紫花地丁
大黄
商陆
大戟
甘遂
萆麻子
常山
川附子
川乌
草乌
半夏
蚤休
五味子
黑白牵牛仁
番木鳖
天花粉
天门冬
土茯苓
白蔹
木通
防己
金银花…… 809
藤黄
泽泻
海藻、昆布
仙人对坐草
谷芽
浮麦
麦芽
大麻仁
薏苡仁
小黑豆
白豆豉
神曲
红曲
白芥子
生姜
蒲公英
红枣
杏仁
松子仁
乌梅
杨梅
橙子
陈皮
青皮
山楂
橄榄
槟榔
吴茱萸
甘蔗
莲须
芡实
山药
柏子仁
松香
肉桂
官桂
沉香

丁香…… 810
樟脑
芸香
冰片
乳香
没药
血竭
阿魏
厚朴
金铃子
杜仲
楝树根
皂角刺
巴豆仁
桑白皮
柘树
枳实、枳壳
枸橘
山栀炭
萸肉
白茯苓
赤茯苓
茯神
琥珀
天竹黄
蜂房
土蜂窠
五倍子
僵蚕
蜘蛛…… 811
蝉蜕
蝎子
推车虫
癞团
蜈蚣
蚯蚓
蚯蚓粪
龙骨
穿山甲
蛇脱
白花蛇
石首鱼
朱鳖
牡蛎
真珠
田羸
鸡内金
白丁香
五灵脂
山羊血
山羊矢
线胶
皮脂
象皮
麝香…… 812
猫矢
鼠矢
头发
指甲
人中黄
人中白
医案
喉证医案
发疽医案
瘰疬医案
痰核医案…… 813
恶核医案
乳岩医案
发背医案
腰疽医案…… 814
流注医案
横痃及杨梅疮医案
起肛医案
痘毒医案…… 815
囊脱医案
阴肿医案
汤伤医案

论　证

痈疽总论

痈疽二毒，由于心生。心主血而行气，气血凝滞而发毒。患盘逾径寸者，红肿称痈，痈发六腑；若其形止数分，乃言小疖。按之陷而不即高，顶虽温而不甚热者，脓尚未成；按之随指而起，顶已软而热甚者，脓已满足。无脓宜消散，有脓当攻托。醒消一品，立能消肿止疼，为疗痈之圣药。白陷称疽，疽发五脏，故疽根深而痈毒浅。根红散漫者，气虚不能拘血紧附也。红活光润者，气血拘毒出外也。外红裹黑者，毒滞于内也。紫黯不明者，气血不充，不能化毒成脓也。脓色浓厚者，气血旺也；脓色清淡者，气血衰也。未出脓前，痈有腠里火毒之滞，疽有腠里寒痰之凝；即出脓后，痈有热毒未尽宜托，疽有寒凝未解宜温。既患寒疽，酷暑仍宜温暖；如生热毒，严冬尤喜寒凉。然阴虚阳实之治迥别，古书未详。因立其旨备览焉。诸疽白陷者，乃气血虚寒凝滞所致。其初起毒陷阴分，非阳和通腠，何能解其寒凝。已溃而阴血干枯，非滋阴温畅，何能厚其脓浆。盖气以成形，血以华色。故诸疽平塌，不能化毒者，阳和一转，则阴分凝结之毒自能化解。血虚不能化毒者，尤宜温补排脓。故当溃脓毒气未尽之时，通其腠里之药仍不可缓。一容一纵，毒即逗留；一解一逐，毒即消散。开腠里而不兼温补，气血虚寒，何以成脓？犹无米之炊也。滋补而不兼开腠，仅可补其虚弱，则寒凝之毒，何能觅路行消？且毒盛者，则反受其助，犹车粟以助盗粮矣。滋补不兼温暖，则血凝气滞，孰作酿脓之具？犹之造酒不暖，何以成浆？造饭无火，何以得熟？世人但知一概清火以解毒，殊不知毒即是寒。解寒而毒成自化，清火而毒愈凝。然毒之化必由脓，脓之来必由气血，气血之化，必由温也，岂可凉乎。况清凉之剂，谨可施于红肿痈疖。若遇阴寒险穴之疽，温补尚虞不暇，安可妄行清解，反伤胃气？甚至阳和不振，难溃难消，毒攻内腑，可不畏欤？盖脾胃有关生死，故首贵止痛，次宜健脾。痛止则恶气自化，脾健则肌肉自生。阳和转盛，红润肌生，当投补养气血之剂，若犀角、羚羊、连翘等性寒之药，咸当禁服。

阴疽论名

阴毒之证，皆皮色不异。然有肿与不肿者，有痛与不痛者，有坚硬难移，有柔软如绵者，不可不为之辨。肿而不坚，痛而难忍者，流注也；肿而坚硬，微痛者，贴骨、鹤膝、横痃、骨槽等类也；不肿而痛，骨骱麻木，手足不仁者，风湿也；坚硬如核，初起不痛者，乳岩、瘰疬也；不痛而坚，形大如拳者，恶核、失荣、马刀也；不痛不坚，软而渐大者，瘿瘤也；不痛而坚，坚如金石，形大如升斗者，石疽也。此等证候，尽属阴虚。无论平塌大小，毒发五脏，皆曰阴疽。如其初起，疼痛者易消，重按不痛而坚者，毒根深固，消之不易。治之之法，集有一定不易之方在焉。

部位论名

毒生头顶有发疽之名；颈项有落头、对口、脑疽之号；鸭卵因毒夹于腋中，鱼肚缘患生于腿肚；失荣独在项间；夹疽双发喉侧；夹棍原因脚骨；溃有驴眼之称；牛程毒匿脚皮；正有涌泉为号；腹痈指腹；箭袋云偏；臭田赢，大母指之烂名；扁担怪，肩穴中之疖毒；鬓前疽；耳后发；腿曰腿痈；下称跨马；白谓冬瓜；手发背；脚叉诅；备粪老鼠，又号悬痈；漏称海底；指说蛇头；甲谓甲疽；膝盖肿云鹤膝；肾子疼云子痈；马刀痈于脸上；骨槽风于牙床；井泉疽，患登心口；贴骨疽，毒踞环跳；臀尖毒，则曰臀疽；臂上痈，乃云臂毒；诸名由部位以推，治法务凭红白。初起未溃，当观现在之形；已溃溃久，须问初起之色。初起色红，仍施痈药；初发色白，当用疽丹。奏效如响。凡大痈溃后，世人多投炙芪、炙草，或用半炙半生。殊不知托里散内用人参者，并非以参补虚，不过以参助芪，添其托毒之力，却无补毒之害。炙芪止补气，而不能

托毒；炙草止补中，而不能解毒。倘毒气未尽，误投炙芪、炙草，或用保元十全等汤，致毒反得补助。毒攻内腑，则如之何？凡遇初溃大痈，宜止其痛，痛息则毒散，其肿亦退，色转红活。体虚年老者，投参、芪、草皆炙也。如体旺家贫者，无参亦易收功。

治　法

烂溃不敛治法

如烂溃不堪之患，以洞天救苦丹三服，每服三钱，陈酒送服，醉盖取汗；隔两日又送一服；再隔两日，再送一服。所空隔之两日，以醒消丸，每日一服。服后毒水流尽。七日后再服醒消丸两次，接服大枣丸，每日早、晚各进五钱。最危险者，可奏奇效。

患孔毒根治法

烂孔有恶肉突起，名曰毒根。往往有用降药烂去者，此乃杀之欲速也。独不知弱体岂可增痛，况烂去仍又长出，安可再烂耶？唯平安饼，专贴毒根。外以阳和解凝膏贴掩，一日一易。轻者二三日，重者六七日，不痒不疼，毒根自落。贴饼时，日服托毒散。俟毒根落后，当服保元、四物二汤收功。

翻花起肛治法

年久不敛，定翻花起肛坚硬。取老蟾破腹连肚杂，以蟾身刺数孔，盖贴患口。轻者日易一次，重者日易二次。贴蟾之日，日服醒消丸，止其疼痛。三日后毒尽。溃者，亦如前法。毒从蟾孔而出。倘肛口硬，患口深，取活牛蒡草，根、枝、叶，或取紫花地丁嫩草，捣烂涂入肛内，皆拔毒平肛。牛蒡草即大力子草，俗呼气杀医生草。

毒气攻心治法

凡受降药毒，定致神昏呕吐。此系毒气攻心，急用护心散：绿豆粉一两，乳香末五钱，灯芯炭三钱（研和），生甘草一两，煎浓汁调末，令病者时刻呷咽，咽至大半，自然止呕，神气清爽。然后接服醒消丸，以平其势。

痈疖治法

凡患色红肿疼痛、根盘寸余者是痈。毒发三四日，尚未作脓，以嫩膏围外，内以醒消丸，热陈酒送服三钱，即止其痛。夜间得睡，次日患皮起皱，再服全消。如过四五日，患将作脓，亦以醒消丸与服。消其四围肿硬，痛息毒散患平。此以大变小之法。有脓之患顶，取咬头膏贴，加以代刀散三钱，酒服穿之。或以刀点分许穿之，以洞天膏贴，不几日收功。如患盘数寸者，或居背心、脑后、腰、腹、肚、腋、阴囊等险之穴，用五通丸、醒消丸，早晚以败毒汤轮送一次，皮皱痛息，再服至愈。倘溃，即用托毒散、醒消丸，亦早、晚轮服。如患盘不满一寸，亦红肿者是疖。蟾酥丸、梅花点舌丹，皆消肿止痛。

阴疽治法

初起之形，阔大平塌，根盘散漫，不肿不痛，色不明亮，此疽中最险之证。倘误服寒凉，其色变如隔宿猪肝，毒攻内腑，神昏即死。夫色之不明而散漫者，乃气血两虚也。患之不痛而平塌者，毒痰凝结也。治之之法，非麻黄不能开其腠里，非肉桂、炮姜不能解其凝结。此三味，酷暑不能缺一也。腠里一开，凝结一解，气血能行，行则凝结之毒随消矣。治疽之方，悉列于后。照方治，无不愈，如增减定无功效。

石疽治法

此疽初起如恶核，渐大如拳。急以阳和汤、犀黄丸每日轮服可消。如迟至大如升斗者，仍如石硬不痛，又日久患现红筋，则不治。再久患生斑片，自溃在即之证也。溃即放血，三日而毙。如现青筋者，可治。内服阳和汤，外以活商陆根捣烂，加食盐少

许，数涂。数日作痒，半月皱皮，日敷日软。而有脓袋下，以银针穿之。当用千金托里散，加熟地、生芪各一两，煎汤煎药。服十剂后，以阳和解凝膏贴满患上，空出针穿之眼，使其外皮血活。因皮膜中似成脓巷，须用布卷膏外绑紧，使皮膜相连。内服大补保元等汤，参、芪忌炙，服至收功。如其毒气未尽，忌投补剂。

恶核治法

大者，名恶核；小者，名痰核。与石疽初起相同。然其寒凝甚结，毒根最深，却不易溃。未溃之前，忌贴凉膏，忌服凉药。内服阳和丸、犀黄丸可消。亦有以大田螺捣烂，敷涂消之者。大忌开刀，开则翻花起肛口。用大蟾破腹刺数孔，连杂盖患，拔毒软肛。内服温补托毒消痰之剂，犀黄丸尽可收功。丸内有麝香，孕妇忌服。

流注治法

流注，色白肿痛者是也。毒发阴分，盖因痰塞清道，气血虚寒凝结。一曰寒痰，一曰气毒。其初起皮色不异，唯肿唯疼，虽身体发热，内未作脓。以二陈汤加阳和丸同煎，数服全消。消后接服小金丹七丸，杜其续发。如皮色稍变，极痛难忍受，须服阳和汤以止其痛，消其未成脓之毒气。使已成脓者，至不痛而溃，此乃以大疽变小之法。如患顶软，即为穿之。脓多白色，以阳和膏日贴。但此症溃后，定增毒痰流走，患生不一。故初溃之后，五日内仍服小金丹十丸，以杜后患。接用犀黄丸、阳和汤，每日早晚轮服，使毒痰消尽，不补可必收功。倘幼孩不能服煎剂者，初起以小金丹化服，至消乃止。但成脓者，亦日服，以消其余硬，使患不痛自穿。俟其毒气去尽，用保元汤，芪、草宜生，忌炙，加入肉桂五分，日服收功。如孕妇患之，当问怀胎月数，倘未满六个月，犀黄丸有麝香不可服，服防堕胎。当以阳和汤愈之。愈后再服三四剂，以代小金丹，杜其流走。

疔毒治法

疔毒其害最速，生面目耳鼻之间，显而易见；生肩足衣遮之处，隐而不知。知觉早者，晨医夕愈；迟者枉死甚多。故妇女而患暗疔者，误认伤寒，致毒攻心，走黄不救。如头、面、唇、鼻、肩、臂、手、足等处生一疱，或紫红，或黄黑者，疔也。初起刺挤恶血，见好血而止，取拔疔散插入，以膏掩之，次日疔毒化脓而愈。

红丝疔治法

手小臂、足小腿生如红丝一条者，名曰红丝疔。要在红丝始末两头刺破，毒随血出而愈，迟则毒入肠胃不救。凡属疔毒，宜服夺命汤。

刀镰疔治法

疔形阔如韭菜，长有寸余，肉色紫黑者，名曰刀镰疔。忌行针刺。以生矾三钱，葱白七根，共捣烂做七块，葱汤逐块送下，盖汗。如无汗，再饮葱汤催之，汗出为度。取烂鸡矢，涂患立愈。迟治，毒归心腑致命。

走黄治法

疔毒发肿神昏，谓走黄。如在将昏之间，急取回疔散二钱，白汤送服。少刻大痛，痛则许救。毒化黄水，痛止命活。

诸疮治法

夫疮疡之生，本由于湿。故南方卑下之地，患者最多。诸书皆言湿热所致，方中皆用生地凉血。未见愈者，或以熏灸为法，熏疮虽愈，致毒归腹，定成疮鼓。凡患诸疮，宜戒沐浴，浴则湿气愈重，难以速痊。痊后再戒月余，庶免复发。忌食杂、羊、虾、蟹一应发毒新鲜等物及房事。其名有脓窠、癞疡、绣球风、猴狲疳、湿风、顽癣、蛀发癣、小儿疳、肥疮、蜡黎、火珠、冻疮、臁疮、烂腿、漆疮诸证。后列之方，皆愈诸证。

疮鼓治法

其证当以红枣丸治之。倘遇疮鼓危甚，不及待药与服，当觅大蟹四五只，约重斤余，令其白汤煮食，饮酒盖暖。睡不两时，身上发疮，更甚于前，而鼓全消，仍以疮治至愈。夫疮鼓，危证也，至疮则易愈。

杨梅结毒治法

杨梅疮，又谓绵花、广豆、广疮，因形而名。然其感毒无二。以化毒为贵。熏罨为忌，罨定复发难治。初发以三黄丸，每日五鼓取四钱，热陈酒送服，醉盖取汗。或以泻肝汤，每日早、晚轮服 。昔书所载升药为丸，雄黄为衣，粥饮送服；或点药条一根，口含冷水之法。万不可因此不费药资，害人性命，自召天诛。如有因服升药，并药条熏罨复发，在五日之内，日服三黄丸，再取忍冬藤、牛蒡草、紫花地丁、白甘菊，煎汤当茶时饮。如溃，以渣煎汤，日洗两度；接服圣灵丹，可祛毒尽。色转红活，用洞天膏贴收功。如下疳、蜡烛笑等毒，总不离此前治诸法。倘疼痛难忍，以圣灵丹五分，数服奏功。如溃烂，俟毒退痛止，色转红活，当以药撒生肌。如阳物硬而不痿，白精流出，此乃妒精。用破故纸、韭菜子各一两，为末，每服六钱，水一碗，煎半服。如见愈，宜以药剩。倘毒重，服圣灵丹，无不全愈。

痘毒治法

幼孩出痘，多服凉药。血寒气滞，乘流发毒，故其色皆白。医家每以痘后火毒治，致流走患生不一。久则生管成漏，并内生多骨，害人不少。应以流注法治，以小金丹消之。

赤游治法

初生幼孩，因胎中受毒，腿上患色红肿成片身热，名曰赤游。游者，游走也。游走遍身而死。取哺退鸡子内臭水，拂上一二次全愈 。或有幼孩，口内生疳，或腮内生一红块，名曰螳螂子，皆胎毒也。用生地五钱，大黄一钱，陈酒浸，取出共捣烂，涂儿足心，男左女右，用绢缚好，干即易，愈乃止。洞天嫩膏涂亦效。

漆疮治法

取杉木屑，煎汤温洗。接以蟹黄、滑石二末，白蜜调敷。

火珠治法

用生萝卜捣烂，好醋浸敷。迟治妨命。

汤火治法

地榆磨细，香油浸敷。破损者，干末撒敷。溃烂不敛者，取灶心土，炭火烧红 ，水飞晒干，再加研细，人乳调敷。今之治坊，浸油一缸，以备不虞，拂上立刻止痛。多则二次全愈。乃汤火伤之圣药也。

冻疮治法

以阳和解凝膏贴，一夜可愈。溃者，贴三张收功。

禁用千捶膏、鲫鱼膏

凡患一切大小白色等疽，忌用洞天膏贴、嫩膏敷，敷则寒凝愈结。最忌用千捶膏、鲫鱼膏贴，以此二膏内皆有巴豆、草麻肉，贴则提拔成害。每见横痃、乳岩，贴至致命，孕妇贴则堕胎。凡诸疽，溃后宜贴阳和解凝膏。

上部治法

瘴贡头及发疽治法

孩童头发内患白色肿块，初起多有认是跌肿，至高大作疼，方始延医。医以头为首阳，唯用寒凉解毒。是以溃者内脓复生，增出者不一。殊未知此患色白，乃阴寒虚

弱之证。用小金丹，初起三服而消，溃服七丸而愈，外贴阳和解凝膏。大人患之，名曰发疽，以阳和汤愈之。夏秋头面生红疖，名曰石疖，初起取洞天膏贴，周时全消，溃者贴之赤愈。用连翘、花粉、赤芍、银花、甘草、车前、滑石、泽泻煎汤，温服。即无热毒之男妇，逢酷暑宜服。

蛀发癣治法

取生木鳖片浸数日，入锅煮透取汤，将发剃去用汤洗。洗后，预备取活蜈蚣三条，浸菜油内三四日，以油搽头，至愈乃止。或取草乌切片，炙脆，研粉，醋调。日涂三次，数日愈。

蜡黎疮治法

取独核肥皂，分开去核，以洋糖填实，糖内入巴豆仁，每片两粒半。仍将肥皂合好，外用绵扎，盐泥包固，火煅存性，去泥研极细末，加入轻粉、槟榔末各八分，再加力研，香油调腻，剃头后，煎滚灰汤温洗，洗后以药敷，敷后不用再洗，日以药敷，至愈乃止。

头面肥疮治法

白明矾研粉，取绵纸卷作长条，打成结子几十个，入菜油内浸透，取铁筛放油结子，用火烧，结内油仍滴于所浸碗内，烧至枯，以诸结研粉，加制松香末约一半，共调油内，日以拂疮，早、晚两度，三五日愈。戒食猪肉、虾蟹等发毒之物，并煎炒熬油，食则延开难愈。

咽喉治法

咽喉之地，尤为急证，顷刻而痛难忍，实系寒生；婉转而痛方腾，乃为热病。譬之雷电之火，焰因阴生；燎原之火，炽由渐著也。《内经》云：骤起非火，缓起非寒。虚寒实热，识透者获济。是在明达之士，知所区别，乃随所投而无误耳。视证有诀：咽喉证有七，形若筋头娥。无娥喉欲闭，锁喉证亦异。缠喉热结内，麻痒肿绕外。日前气短促，厥冷喉闭碍。喉痹鼾痰响，肺绝须治快。喉癣因虚瘀，微作痒疼态。不肿又不闭，淹缠最作怪。喉悬一粒珠，刀点命顷害。药从鼻里吹，珠破病即退。

喉痹治法

痹者，不仁也。骤起也，危险之证。痰在喉中作响，响如打鼾，舌色白而不肿，诸书皆称肺绝不救。盖缘误服寒凉以致死耳。如服桂姜汤立愈。桂姜汤，专治顷刻而起，前无毫恙者。此虚寒阴火之证。肉桂、炮姜、甘草各五分，共归碗内，取滚水冲入，仍将碗顿于滚水。掉药口许，漫以咽下立愈。或以生川附切片，涂白蜜，火炙透黑收贮。临用取如细粞一粒，口含咽津，亦立刻全愈。

喉闭治法

喉闭两三日前，气急短促，手足厥冷，忽然痰壅气闭，命悬顷刻者是。利服苏子、前胡等药。

乳蛾治法

其形圆如筋头，生于咽喉关上者轻，生于关下者重，或左有右无曰单，左右皆有曰双。双者轻，单者重。以土牛膝绞汁，含口漫咽。

喉癣治法

体虚多瘀者患之，喉中不闭不肿，气出如常，微微疼痒，饮食不遂者是。此系虚火，淹缠难愈。忌刺，畏补。冰片牛黄各一分，胆矾三倍八雄精，白梅三枚去其核，雄等硼茶山豆根，七味药粉三钱匕，入梅共捣作丸噙，为丸十个含十日，喉癣方中独此尊，虚火不宜补与刺，总然医愈不除根。

喉珠治法

系脑门生一红线如发，悬一黑皰大如樱珠，挂至咽门，如用刀点即死。取土牛膝活根捣汁，以好醋二三滴和匀，滴入鼻中三四次，丝断珠破，吐出瘀血立效。

锁喉治法

喉内无蛾形，痰声不响，而喉欲闭者是。后有药诀。

缠喉风治法

喉内热结，喉外肿绕，且痒且麻者是。喉内之痰塞满，舌有痰护，此痰不出牙齿，作响如鼾。唯喉痹误服凉药，有此证也。如再迟，痰塞鼻内，气无出入即死。倘遇此危急之证，取鹅毛一根，粘厘许桐油，入喉一卷，痰随油吐，以桂姜汤愈之。如于道路无人店之处，药未备在者，遇有喉证，取针刺其两指少商穴，无药即愈。

牙痈辨治

牙根肉红肿痛甚者是，刺出毒血，取真珠散吹之，内服泻肝汤而愈。牙骨及腮内疼痛，不肿不红，痛连脸骨者，是骨槽风也。倘以痈治，则害之矣。

骨槽风治法

患在腮内牙根，形同贴骨疽者是。初起往往有误认牙疼，多服生地、石膏，以致成功。烂至牙根，延烂咽喉不救。当用二陈汤加阳和丸煎服，或阳和汤消之。倘遇溃者，以阳和汤、犀黄丸，每日早、晚轮服。如有多骨，以推车散吹入，隔一夜，其骨不痛，自行退出。吹至次日，无骨退出，以生肌散吹入。内服保元汤加肉桂、当归、芎劳、生黄芪、生甘草，收功而止。

瘰疬治法

瘰疬生于项间，初起一小块，不觉疼痒，在皮里膜外。渐大如桃核，旁增不一，皮色不异者，以子龙丸，每服三分，淡姜汤每日送服三次，至消乃止。倘幼孩不善服丸，取小金丹，每日一丸，用布包放石上，隔布敲细入杯，取冷陈酒三四匙浸化，用银物研，临卧以热陈酒间冲服，醉盖暖取汗，服消乃止。数年内忌服香橙，食则复患。凡瘰疬内有溃烂，有成脓未溃者，亦有未成脓者，须服犀黄丸。止其已溃之痛，松其成脓未溃之胀，消其未成脓之核。已成脓者，用咬头膏穿之。日服温补、祛痰、通腠、活血、壮气之剂，外贴阳和解凝膏而愈。其瘰疬延烂至肩胸胁下，不堪之极者，须用洞天救苦丹三服，犀黄丸六服，服有规法载前。服完，九日后，皮色变白，孔内红活，接服大枣丸。肌肉渐长，用生肌散日敷收功。又瘰疬烂至咽喉，如饮热汤，外觉热痛者，乃危险至极。倘稍迟，则烂穿咽喉，不救。急取柴心一根，量本人中指，量其三指，共积一薪。随其长短，男左女右，就手之左右，即在手下突出之骨，正中骨顶之处定准，一直量上尽头，以墨记。取艾团连灸三壮，膏掩，可保咽喉不穿。收功之法，前已列明。敷药有诀陈下：未成脓者灸则可消，烂溃者可敛，赤贫人用之。瘰疬烂溃不堪言，烂至胸腰连耳肩，荆芥根煎温洗，疮中紫块莫针穿。犀黄大枣丸神效，日服日洗日敷痊，樟脑腰黄等细粉，麻油调扫肉新鲜。

遮腮发颐治法

患生于腮，有曰遮腮者，有曰发颐者，当宜别治。腮内酸痛者，遮腮也，取嫩膏敷上，次日全愈。倘病后两腮发肿，不作酸痛者，乃是发颐，宜服表风散毒之剂，当用白芷、天麻、防风、荆芥各一钱，陈酒煎半碗，送服醒消丸三钱，自愈。

耳后锐毒治法

患发耳后，又名耳后发。宜别阳实阴虚，治无一错。患色白者，以阳和丸与二陈汤同煎服，或以小金丹服消。色如红者，醒消丸服消。诸书不拘红白，概以元参、牛蒡、连翘、归尾、赤芍、银花等七味治之，色红者尚服不消，倘色白者，服遭其害矣。

走马牙疳治法

用生香附、生半夏等分为末，鸡子白调作如饼，贴男左女右涌泉穴，一周时愈。如小儿口内生毒块，不能食乳，俗名螳螂子，用生地酒浸捣烂，涂男左女右脚心自愈。

鹅掌风治法

鹅掌风患于手足掌指皮上，硬而痒燥烈者是。用麻油一两，红硇一钱，敲细如粞，入油煎至硇枯烟绝为度，去硇留油。有风之处，日以火烘油，擦二三次，至愈止。

鹅爪风治法

即油灰指甲，日取白凤仙花，捣涂指甲，上下包好。日易凤仙，过时灰甲换好。

天蛇头治法

患生指上，形似蛇头而名。红痛者，取白萝卜一段挖孔，入雄黄三分，蒸半熟套指。或取乌梅仁，嚼烂涂指。嫩膏涂之皆消。如患色白，小金丹服愈。

甲疽治法

凡指甲边生一赤肉突出，时常举发者，甲疽也。用狼毒一两，黄芪二两（醋浸一宿），入猪脂五两，微火上煎取二两，绞去渣，退火气。以封疽口，日易三度，毒消口敛。

脱骨疽治法

凡手足之无名指，患色白而痛甚者，脱骨疽也。诸书载云：急用剪去其指，可保其命，迟则肿延手足之背，救无术矣。殊不知此亦疽也。大人以阳和汤，幼孩以小金丹，最狠者以犀黄丸，皆可消之。色红者，以热疖、蛇头等法治之。

中部治法

井泉疽治法

此疽生于心口，又名慢心锐毒。初起若心口内有块，渐大，心口发高，毒陷即死，此医皆缩手之证，诸书亦无药治之法。唯以本人两手十指，以线量其长短，共积其线，在喉管正中处，双环至背脊之中，看两线积尽处为中穴。又以本人中指之中一节，用柴心量准作一寸，中穴之左右各远一寸，各以墨记。分立三穴，如小，每穴用艾三大壮，一齐火灸，灸毕全愈。

肺疽治法

诸患易识，独肺中患毒难觉。两脚骨疼痛者，或脚骨不痛，而舌下生如细豆一粒者，而心口之上，内做微痛及咳嗽、口干、咽燥，此皆肺中生毒之证也。即用甘草、桔梗各三钱，煎服。服下如觉稍安，肺之患毒无疑矣。以犀黄丸十服，服完全愈。此是预识预治，百无一死之法。世人但知脚痛医脚，咳嗽医嗽，舌下一粒，便以刀刺。且此一粒，患未成脓定色淡，患愈亦消。患笃，其色紫黑，如用刀刺立害。诸书载云：口吐臭痰，胸中发腥作痛者，肺痈也。又称证有三不治：时吐臭痰，久如硬米饭者，不治；呕脓不止者，不治；白面变赤者，不治。唯呕而脓自出者，易治。治之之药，唯地黄、保生、归脾等汤，轮服而已，并无预知早治之法。直至吐臭痰发腥，始知肺痈，犹小舟飘入大洋也。每见此证吐脓，脓色皆白，故称肺疽。用犀黄丸，治无不效。有赤贫者患之，以陈年腌芥菜卤，每晨取半杯，滚豆腐浆冲服。服则胸中一块，塞上塞下，塞至数次，方能吐出，连吐恶脓，日服至愈。凡患此证者，终身戒食鸭卵、白鲞、红萝卜、石首鱼、著甲鱼，食则复发难生。

发背治法

发背，乃痈疽中大患。缘其患位，对心对肺对脐耳。偏曰搭手，用手可搭而名。红肿痛甚者，应称背痈。治法已列治痈法内。如患色白肿痛者，当以流注法治。如平塌

不痛者，当以阴疽法治。此缘阴发背也。如误敷凉药，误贴凉膏，定毒攻内腑不救。

乳岩治法

初起乳中生一小块，不痛不痒，证与瘰疬、恶核相若，是阴寒结痰。此因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其初起以犀黄丸，每服三钱，酒送十服全愈。或以阳和汤加土贝五钱，煎服，数日可消。倘误以膏贴药敷，定主日渐肿大，内作一抽之痛，已觉迟治。倘皮色变异，难以挽回，勉以阳和汤日服，或以犀黄丸日服，或二药每日早、晚轮服。服至自溃而痛者，外用大蝤六只，每日早、晚取蝤破腹连杂，以蝤身刺孔，贴于患口，连贴三日。内服《千金》托里散，三日后接服犀黄丸，可救十中三四。溃后不痛而痒极者，无一毫挽回。大忌开刀，开则翻花最惨，万无一活。男女皆有此证。

乳痈治法

妇人被儿鼻风吹入乳孔，以致闭结，名曰妒乳。内生一块，红肿作痛者，大而言痈，小而言疖。以紫河车草、浙贝各三钱为末，黄糖伴陈酒服，醉盖取汗。或用炒白芷、乳香、没药（各制净）、浙贝、归身等分，为末，每服五钱，酒送。专治乳痈乳疖，一服全消。如溃，以醒消丸，酒送一服，以止其痛，外贴洞天膏，自愈。如患色白者，应以流注法治。倘烂溃不堪者，以洞天救苦丹，按法与服。七日后，接以大枣丸，日服收功。

乳悬治法

此怪证也，世间亦偶有之。盖产后两乳伸长，形细如鸡肠，垂过小腹，痛难刻忍。急芎劳、当归各一斤，内取各四两切片，水煎时服。以所余斤半，切大块，产妇面前放一桌，下放火炉，将芎、归入炉慢烧，令妇伏于桌上，口鼻及乳吸烟。如药尽未痊，再如前法，煎服熏吸，便可缩上。倘不能复旧，取蓖麻子一粒，冷水磨涂头顶，见缩复旧，即时洗去乃愈。愈后倘日后再产，必复发不救。故膏药不可以蓖麻煎入。倘贴妇人下身疮疖即小产，产后尚不觉膏故，再贴致命。可见巴豆、蓖麻之害如此。

下部治法

横痃治法

横玄生于小腹两旁，大腿界中，形如腰子，皮色不异，硬如结核，按之微痛者是也。日取皂角刺六钱，为末，布袋，同糯米二合，煮粥时饮，三四日全消。或以子龙丸，每服三分，淡姜汤日送三次，全愈乃止。大忌开刀，开则刀口无脓，唯出白腻浆，三百日内而死。自溃者亦然。

小肠疽治法

患在小腹之内，按之如掌，坚硬而热，微痛，小便频数，汗出怯寒，腹色如故，或现微肿，脉紧实有力者是也。以犀黄丸愈之。

悬痈治法

患在肛门前、阴茎后两相交界之处，初起细粒，渐如莲子，数日如桃李样，俗呼偷粪老鼠。溃经走泄，即成漏生管，漏久成怯。如怯证人患此，乃催命鬼也。诸漏宜医，独此不可治，治则漏管愈大，致成海底漏不救。在于未成脓时，用生甘草、熟军各三钱，酒煎空心服，一剂即愈。如成脓，以醒消丸愈之。倘患色白者，小金丹愈之。

子痈治法

如肾子做痛，而不升上者，外现红色，子痈也。迟则成功，溃烂致命。其未成脓时，用枸橘全个，川楝、秦艽、陈皮、赤芍、甘草、防风、泽泻等分钱半，一服即愈。

囊脱治法

肾囊生毒烂破，肾子落出，外用紫苏汤日洗。取紫苏叶、梗为末，日敷，用青荷

叶包裹。内服煎剂：黄连六分，归尾、连翘、黄芩各一钱五分，甘草、木通各一钱。

痔漏治法

痔漏，即肠癖。凡人九窍中有小肉突起，即如大泽中有小山突出也。不独于肛门一处言痔，故有鼻、眼、牙痔等名。痔分五种，状亦不一：曰牡，曰牝，曰脉，曰肠，曰气。未破者，曰痔；已破者，曰漏。肛门过生出数疮，肿而突出，脓溃即散者，牝痔；肛门过露肉如珠，状如鼠奶，沥血流脓者，牡痔；肠口颗颗发癌，且痛且痒，血出淋漓者，脉痔；肛门内结核有血，发寒热，登厕即脱肛者，肠痔；肛门肿痛，遇怒即发，怒息即安者，气痔；酒醉即癌肿痛流血者，酒痔；色痔相同，每大便有血注不止者，血痔。患外痔，用苏合油一两，猩胆、冰片各五钱，槐花粉一两，研和，加入洞天嫩膏一两五钱，再研和固贮，勿使泄气，临用取涂，痛息。日涂两次，至愈乃止。内服杜痔丸：地骨皮、生地各三两，黄芩、丹皮各两半，槐花二两，甘草、焦黄柏各五钱，焦苍术二两，各磨细粉，白蜜为丸，每早、晚各服五钱。患内痔，候登厕翻出肛外，用温水洗净侧卧，其痔尽出，勿使收入。亦有痔自翻出，大如茶杯，形如一菌，粪从菌心而出，痛极，上面如盆，四边高，中心陷下，如菌根。粪后用鲜枸杞根捣烂煎汁，热熏温洗；洗净以洞天膏摊如菜碗大，中剪一孔，以一边剪开通孔，烘熔枷于菌根，贴于粪门四边，围护好肉，诚恐上药，药汁漓于好肉耳。每取药一二分入杯，津调笔蘸，拂菌之外面四旁，日夜各拂一次。菌之中心通连粪门，大忌拂药。倘有流入，大痛难当。拂一两日，毒水流出，菌形渐缩而软；再拂一两日，渐硬而黑，菌边日有脱下。用药一钱，内再增朱砂一分，如前津调。日夜照拂，菌缩小黑硬，再拂，拂至菌根自落全愈，方药列后。

鹤膝风治法

鹤膝风之初起，膝盖骨内作痛，如风气一样，久则日肿日粗，而大腿日细者是也。因形似鹤膝而名。专治之法，取新鲜白芷，用酒煎至成膏，收贮瓷瓶。每日取膏二钱，陈酒送服；再取二三钱，涂患至消乃止。否则用阳和汤日服，外以白芥子为粉，白酒酿调涂，亦消。

贴骨疽治法

贴骨疽患在环跳穴，又名缩脚疽，皮色不异，肿硬做痛者是。外用白芥子捣粉，白酒酿调涂。或以大戟、甘遂二末，白蜜调敷。内服阳和汤，每日一剂，四五服可消。消后，或服子龙丸，或小金丹，以杜后患。大忌开刀，开则定成缩脚损疾。

鱼肚痈治法

患生小腿腿肚，此乃肉紧筋横，在一身用力之处，最痛难忍。外以扎药扎上，内以五通丸、醒消丸，每日早、晚轮服，初起立消。切忌开刀。宜以药咬穿，庶不伤筋，而无缩脚之损。色白者，应以疽治，忌用扎药。孕妇忌扎，扎则胎堕。

臁疮治法

生于小腿，男人谓之烂腿，女人谓之裙边疮。因气滞血凝，经年累月，臭烂憎人。初起或腿上搔破，或生小疮。因经热汤汤气，或食毒物，或用疮疖膏贴，烂成一孔，以乌金膏治之。乌金膏：用乌铅一斤，入磁三钱熔化，次日铅面刮下者，名金顶磁。再以铅熔，浇薄如纸片。照患孔大小剪如膏药一方，针刺二三十眼，取光面贴孔。日煎紫花地丁汤洗孔，并洗膏二次，三日内毒水流尽，色变红活，以水飞伏龙散撒上，仍有前膏贴外。戒多立、行走、房事、食毒物。凡妇人须待月信之后贴起。

驴眼治法

患生脚骨，俗呼夹棍疽。未溃色白以疽治，红肿以痈治。如烂溃日久，形如驴眼者，莫以臁疮治，当问初起红白，以疽痈别治。

牛程蹇治法

脚底皮内生一疱，痛难步履。略去老皮，以生草乌酒磨涂上，速愈。如患生脚底之心，名涌泉疽，当别红白色治。

流火治法

患生小腿，红肿热痛，不溃不烂，世之医家，惟以刀镰血出，或以鳝鱼血涂，总无全愈之日。时常发作，复镰复涂而已。须以矿灰化于缸水内，次日水面上定结一层如薄冰者，取起，以桐油对调腻厚。每日拂上二三次，三四日全愈。后不复发，医时忌食猪肉。

医　方

阳和汤

熟地黄一两　麻黄五分　鹿角胶三钱　白芥子二钱（炒研）　肉桂一钱　生甘草一钱　炮姜炭五分

不用引。

此方主治骨槽风、流注、阴疽、脱骨疽、鹤膝风、乳岩、结核、石疽、贴骨疽及漫肿无头、平塌白陷、一切阴凝等证。麻黄得熟地不发表，熟地得麻黄不凝滞，神用在此。

阳和丸

肉桂一两　麻黄五钱　炮姜炭五钱

共研细末，酒水为丸。

醒消丸

乳香　没药末各一两　麝香一钱五分　雄精五钱

共研和，取黄米饭一两捣烂，入末再捣为丸，如萝卜子大，晒干，忌烘。每服三钱，热陈酒送服，醉盖取汗，酒醒痈消痛息。

犀黄丸

醒消丸内，除去雄精，加犀牛黄三分

如前法，用饭一两为丸。凡患乳岩、瘰疬、痰核、横痃、流注、肺痈、小肠痈等毒，每服三钱，热陈酒送下。患生上部，临卧服；下部，空心服。

小金丹

白胶香　草乌　五灵脂　地龙　木鳖（各制末）一两五钱　没药　归身　乳香（各净末）七钱五分　麝香三钱　墨炭一钱二分

以糯米粉一两二钱，为厚糊和入诸末，捣千锤，为丸，如芡实大，此一料，约为二百五十丸，晒干，忌烘，固藏。临用取一丸，布包放平石上，隔布敲细入杯内，取好酒几匙浸药，用小杯合盖，约浸一二时，以银物加研，热陈酒送服，醉盖取汗。如流注初起，及一应痰核、瘰疬、乳岩、横痃，初起服，消乃止。幼孩不能服煎剂及丸子者，服之甚妙。如流注等证，成功将溃。溃久者，当以十丸作五日早、晚服。服则以杜流走，患不增出。但内有五灵指，与人参相反，不可与有参之药同日而服。（墨炭系陈年铧子，墨略烧存性研用）

子龙丸

甘遂　大戟（必要按法 精细法制为粉）　白芥子（炒，磨为末）各等分

炼蜜为丸。日服三次，每服淡姜汤送服三分。忌与甘草之药同日而服。

观音救苦丹

硫黄三钱　朱砂二钱

共研，入铜器镕化，离火，入麝香一钱调和。预以油纸铺地，以药浇纸上，取为

米粒。遇小疖，取一粒放患顶，火点即燃，立刻烧过，膏掩，次日愈。

洞天救苦丹

取露天有子蜂窠、鼠矢（尖者）、青皮、楝树子（立冬后者佳，瓦上炙，存性为末）等分，配准研和。每取三钱，陈酒送服，服后要隔两日再服。

大枣丸

用山羊矢晒干，入锅炒炭，存性闷熄，磨粉收藏。每遇久烂不堪，将见内腑者，以大枣去皮核，先捣烂如泥，然后入前粉，捶至成丸。每服四钱，黑枣汤送服。

回疔散

土蜂窠（有子者）一两　蛇脱一条

泥裹火煅，存性为末，研和听用。

拔疔散

硇砂　白丁香　轻粉　乳香　蜈蚣各一钱　血竭　麝香各二钱　金顶砒六分

均制为末，取蟾酥一钱，酒化，和捣为丸，如芥子大，宜带长，以便插入疔孔。

夺命汤

银花　草河车　赤芍　细辛　蝉蜕　黄连　僵蚕　防风　泽兰　羌活　独活　青皮　甘草等分。

圣灵丹

真珠　西牛黄　冰片各一钱　琥珀四钱　朱砂三钱　石钟乳二钱

各制研粉，入飞面四两研和。每服取末五分，煎土茯苓汤调含，再以汤送服。服无不愈。但石钟乳、真珠、牛黄三物，价皆贵重，不可轻减分两。

三黄丸

熟大黄三两　乳香　没药末各一两　雄精五钱　麝香一钱五分　西牛黄三分

以熟大黄酒浸透，入碗隔汤蒸软捣烂，然后以乳、没、雄、麝、西五味和入，再捣千捶，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钱。此丸专治悬痈、红肿热毒、疼痛大痈、杨梅广疮结毒、火毒等证。连服十次，甚险全愈。

五通丸

广木香　五灵脂　麻黄　没药　乳香（各净末）等分

用饭捣烂，入末再捣，为丸，和梧子大。另以芎、归、赤芍、连翘、甘草等药煎汤，送丸五钱。凡大痈生于要紧穴道，将在发威之际，服此甚效。如与三黄丸间服，更妙。

蟾酥丸

寒水石三钱　血竭　没药　胆矾　乳香　雄精　铜青　穿山甲　僵蚕　全蝎（酒炒）各一钱　朱砂　枯矾　皂角刺　冰片　轻粉　红砒各三分　蜈蚣（去足）三钱

各制为末，用蜗牛二十一个，蟾酥三钱，酒化共捣为丸，如绿豆大，金箔为衣。每用葱白裹一丸，敲碎酒服，醉盖取汗。小疖初起，服即全消。白疽忌用。

梅花点舌丹

没药　硼砂　藤黄　熊胆　乳香　血竭　葶苈　大冰片　沉香各一钱　蟾酥　麝香各二钱　破大珠子三钱　朱砂　牛黄各二钱

各制为末，摘出蟾酥，以人乳化开，入末和捣，为五百丸，如绿豆大，金箔为衣。凡红肿痈疖初起，取一丸入葱白内打碎，酒吞，盖暖取汗三个时，毒消而愈。

紫金锭

山慈姑（去皮净）　文蛤（去末净）各三两　麝香一两二钱　千金子（去油净）　大戟（洗净，焙）各一两

共为细末，研极细为度，以老米糊和匀，入臼中杵千捶，成膏作锭。醋磨涂毒消

痈，化服通节窍、消热痰。

胜金散

人参　三七（磨粉）

米醋调涂，患消痛息。溃者干敷，立愈刀斧伤。

五音锭

雄黄　熊胆　京墨　朱砂各一钱　麝香五分　牛黄一分

先将京墨研粉，用酒少许化之，再入熊胆研腻，后入诸末，共研作锭。凡遇红肿恶毒，水磨，以新笔蘸药圈患，中空毒顶；干再圈，圈至全消。初起者，无不神效。白疽忌此。

一笔消

大黄二两　藤黄一两　明矾　蟾酥五钱　麝香　乳香　没药各二钱

用蜗牛捣烂作锭。小疖空出疖顶，取锭醋磨，新笔蘸药圈围，干再圈，圈至疖消方止。

咬头膏

铜青　松香　乳香　没药　杏仁　生木鳖粉　草麻仁等分　巴豆（不去油）加倍

捣成膏，每两膏内加入白砒一分，再捣匀。临用取绿豆大一粒，放患顶，用膏掩，溃即揭下洗净，换膏贴。胎前、产后忌用。

代刀散

皂角刺　绵黄芪各一两（炒）　生甘草　乳香（各末）五钱

每服三钱，酒服立溃。

扎药

草麻仁，捣烂如泥，铺绢上，绢照患大。又取一绢盖上，然后隔绢扎上。能拔其毒，能止其痛，惟红痛非常者不得已用之。如胎前、产后、妇人及患色白者忌用。此即如千捶膏内有草麻仁，鲫鱼膏有巴豆，二物提拔之力甚狠。如孕妇扎即堕胎，白疽扎则成功，惟无孕妇人及男子可扎，痛止即去。

山莲散

大活鲫鱼一尾，破腹去杂，以山羊矢塞实鱼腹放瓦上，慢火炙干，存性研末，加麝香一钱，固贮。如烂溃不堪，与内腑止隔一膜者，用此撒上，奇功立见。

象皮散

猪身前蹄扇骨，煅炭研粉十两，加入象皮，炙炭存性一两。共为极细末，凡遇烂孔如掌之大者，以此撒上。至孔收小后，用六和散敷。此药能愈刀伤、跌损出血。

六和散

海螵蛸　龙齿（水飞）　象皮（炙存性，研极细）　血竭　乳香　轻粉各等分

加研极细，或干撒，或熬鸡子油调拂。

推车散

推车虫，即羌螂，炙研细末，每一钱入干姜末五分，研极细。专治多骨。用吹孔内，内有骨，次日不痛自出。吹过周时无骨出，则知内无多骨也。

五宝散

人指甲五钱，用红枣去核，逐枚包甲。以长发五钱，捆扎枣，同橡皮薄片五钱，入瓦上炭火炙熔成团，存性。取出研粉，加麝香一钱、冰片三分，固贮，生肌速效。

拔毒散

巴豆霜一钱　雄黄一钱　冰片五分　麝香一钱

共为细粉，取撒膏上贴，则拔尽毒气，使无后患。胎前、产后之妇忌用。

合掌散

硫黄一两　铁锈一钱　红砒六分

共研极细如面，取葱汁调和，涂入大碗内，勿使厚薄，以碗覆于瓦上，取艾置碗下熏药。药得熏干，敲药碗，声同空碗无异为度。取药再研极细。每遇满身癞疥及肾囊痒，用药一钱，可敷数次全愈。临用以右手中指罗纹，粘满香油，再在包内粘药，涂入左手心，合掌数磨，止有药气，不见药形，将两掌擦疮。每日早、晚擦两次，三日扫光，再擦三四日不发。

二美散

吴茱萸（焙）　硫黄等分

各研极细如面。专治脓疥杂间者。照前法蘸入手心，合掌摩擦，每日二次，愈后再擦三四日。

五美散

皮脂一两　黄丹一两（炒透）　硫黄　雄精各三钱　轻粉一钱

共为极细末，入洞天嫩膏。调敷脓窠、坐板、湿毒、猢狲疳。外以绵纸掩绑，不可动揭，五日后揭下，再敷一二次全愈。如湿毒痒极，先以金银散敷上，次以前膏加敷。

金银散

硫黄二两入铜器熔化，加银朱五钱搅和，离火倒油纸上，冷取研细，醋调敷。治恶疮极痒。如破烂烂孔痒极者，白蜜调敷。

神仙枣

红枣二斤　银花　归身各一两　甘草三钱　白僵蚕　白芷　乳香末　五倍子　黄芪各五钱

水六碗煎半，渣如前煎，共汤六碗，去渣留水煮枣。治患疮日久、体虚疮最重者。外敷内服四五日，吃完全愈。

红枣丸

白僵蚕　红枣各四两

先用水煮红枣一二滚，取枣汤洗僵蚕，弃汤。以枣去皮核捣烂，僵蚕晒干为末二两，同枣捣和，为丸四两，仍用红枣汤送服。专治疮豉，服完全愈。

金霜散

杏仁（去皮尖）三钱　雄黄钱半　轻粉一钱（末）

研末。猪苦胆调敷，不痒恶疮。

平安饼

乌梅肉一钱　轻粉五分

研和，不见粉亮为度。如硬，用津少许，不可用水，研至成膏。照患口大小，作薄饼几个，以贴毒根，外用膏掩。日易一次，俟毒根不痛、落下方止。

枯痔药

用明矾一斤、红白砒三钱，共入阳乘罐内，外围炭火，烧至矾熔有烟起，烟即砒毒，人立下风，忌闻。俟烟尽矾枯去炭，次日取出，研如细粉。每取一钱，加入飞过朱砂一分，研和听用。

退管方

黄荆条所结之子，取炙燥为末。每服五钱黑糖拌，空心陈酒送服。专治痔漏之管，服至管自退方止。

消管丸

苦参四两　川连二两（酒炒）　当归　槐花　毕澄茄各一两　五倍五钱

各为细末，用马归鳖两个，约重八九两，柿饼四两，以水共煮，去鳖骨捣烂，入

前末，捣和为丸。空心每服四钱，白汤送下，其管自出。

阳和解凝膏

每香油十斤，取新鲜大力子根叶梗三斤，活白凤仙梗四两，入油煎枯去渣。次日以川附、桂枝、大黄、当归、肉桂、官桂、草乌、川乌、地龙、僵蚕、赤芍、白芷、白蔹、白芨各二两，川芎四两，续断、防风、荆芥、五灵脂、木香、香椽、陈皮各一两，再煎，药枯沥渣，隔宿油冷，见过斤两。每油一斤，加炒透黄丹七两搅和，文火漫熬，熬至滴水成珠，不粘指为度。即以湿粗纸罨火，以油锅移放冷灶上，取乳香、没药末各二两，苏合油四两，麝香一两，研细入膏搅和。半月后，摊贴一应烂溃、阴疽、冻疮，贴一夜全消，溃者三张全愈。疟疾，贴背心。

洞天鲜草膏

先用壮年头发一斤，菜油三斤，入锅熬发枯浮，去渣听用。以活牛蒡、甘菊、苍耳根叶、金银藤、马鞭草、仙人对坐草，各鲜草一斤，入菜油十斤，熬至草枯沥出，再以白芷、甘草、五灵脂、当归各半斤，入锅熬至药枯出渣。俟油冷，将前头发熬过之油并入，共见过斤两。每油一斤，用当日炒透黄丹七两，入于油内搅匀再熬，熬至滴水成珠，以两指取膏为丸，而丸不粘指为度。离火俟退火气，以油纸摊膏。用贴一应热毒疮疖。如做嫩膏者，每斤油内入黄丹四两熬黑，收起听用。

白玉夹纸膏

麻油四两，熬至滴水成珠为度，离火，加制松香五钱，白蜡、黄蜡各二钱半，再熬去烟沫，用绢沥清。一加轻粉一两，二加冰片三分，三加麝香三分，随搅随加，加搅匀极，增鸡子白一个，再搅匀。贮瓷瓶，以蜡封口听用。如贮两月，则药干无用。专治夹棍杖伤，及刀斧枪棍伤损，为效甚速。用油纸校伤处长阔一倍，以膏摊一面，余一面刺眼，折来盖膏。以有眼一面向贴患处，用绢布绑缚。

化核膏

菜油四斤　壁虎十四条　蜘蛛二十八个　蜗牛三十六枚

入锅熬至枯浮油面，取出。再入新鲜首乌藤叶、甘菊根、薄荷、牛蒡、苍耳等草各半斤，武火熬至草枯，出渣，俟油冷，再入连翘、元参、苦参、白蔹、白芥子、僵蚕、水红子仁（各捣碎），大黄、荆芥、防风各四两，浸一宿，熬至黑枯，以油沥清，见过斤两，加制木鳖油半斤，配炒黄丹慢入慢搅，搅匀。文火再熬，熬至滴水成珠，膏不粘指为度。再加入丁香油、麝香各二钱，苏合油一两，搅匀，退火摊贴。凡瘰疬、结核、恶核，此膏贴即暗消。但毒根不除，必以子龙丸日服三次，外用膏贴，方可除根，以杜后发。

白花膏

香油一斤，青槐枝百段，陆续入油熬枯，油至滴水不散，取出枯枝，入黄蜡两半，铅粉两半，离火温时，再下制净乳香、儿茶、没药、白花蛇各三钱，樟脑一两，麝香一钱，同油搅匀成膏，浸水内一宿。专治痒极见骨者。

紫微膏

香油四两，烛油两半，黄蜡两半，熬至滴水不散，入炒铅粉三两，轻粉、乳香、阿魏、白蜡、没药各五钱，儿茶六钱，雄黄、龙骨、真珠各五钱，搅匀远火，入麝香五钱，成膏听用。生肌收口。

麝苏膏

麝香　五灵指　没药　雄黄　乳香各一两　蟾酥五钱　苏合香油二两　洞天嫩膏八两

共搅匀，入瓷瓶固藏。遇大痈，空出患顶，取此涂围。如干，以鸡毛粘酒，拂上神效。内服醒消丸，立愈。

聍耳散

凡耳内有脓作痛，取新鲜白鲞鱼脑中枕骨，入火烧红，取出，俟冷。每两加冰片一钱共研。用绵花卷干耳脓，吹药二三次即愈 。

消管方

皂角刺尖　柘树膜（炙，净末）各五钱　红腹金钱鳖（炙，净末）三钱　榆面　真蟾蛛各一钱。

和入，加工研细，固藏听用。每遇漏管，先以猪鬃探通，料其浅深，然后以绵纸卷药为条塞入。日易日塞，至愈乃止。

癣酒方

用本地白槿皮、南星、槟榔各一两，樟脑、生木鳖各五钱，斑蝥三十个，蟾酥三钱，共浸滴花烧酒一斤内听用。遇癣，三日一剃一拂，至愈乃止。

鲜角膏方

五月初旬 ，取新鲜皂角刺数斤，捣烂，水煮浓汁，沥出。易水再煮二三度，出渣，以汁共归一锅，慢火煎至成膏。如治黄疮，每日取二钱，同糯米煮粥，日食而愈。如治顽癣，用皂角刺醋熬成膏，剃发后涂敷，日剃日敷。毒水尽，再敷数次全愈。

喉证方

苏子、前胡、赤芍各二钱，甘草、桔梗各二钱，元参、连翘、浙贝各一钱半。治风火喉闭、锁喉风。实火，用川连一钱，桔梗、牛蒡、元参、赤芍、荆芥各一钱半，连翘、黄芩、花粉、射干各钱半，防风一钱，连翘、黄芩、防风、荆芥、射干各一钱，银花钱半，薄荷八分，川连、甘草各五分。

壁钱散

六七月取有子壁钱七个，老喜子两个，发扎好 。用明矾七分熔化，以扎好之壁钱入熔矾粘足，灯火炙透，研粉。凡热痛喉证，用吹最效。

真珠散

硼砂　雄精　川连　儿茶　人中白　冰片　薄荷　黄檗各等分　大破珠减半　各为极细末。治牙疳，牙根红肿，口候刀点，以散吹。

赤霜散

红枣一枚去核，入红砒如黄豆一粒，扎好，瓦上炭炙，至枣炭上起白色烟尽为度。盖熄俟冷，加入冰片一分，研。专治走马牙疳，延肿穿腮，危险不堪之证。吹之效速如神，久烂之孔，生肌亦速。

又方

白马前蹄修下脚皮，炭炙存性为末，入冰片少许，吹患处立愈 。

南星散

南星一枚挖空，入雄黄一块，麦面包裹火烧，俟雄熔，以杯合定，远火俟冷，去面研末，加麝香。专治牙蚀，因患骨槽风，以致牙蚀透骨穿腮。拂之数日愈。

骨鲠方

缩砂、草果、威灵仙，清水砂糖共煎，连服三四碗，骨化为涎。

刻欢丸（又名过街笑）

蟾酥一钱，陈酒化透，入五灵脂、麝香各一钱，研和为丸二百粒。新零绸包，丝绵扎固，藏瓷瓶。每取一丸，咬于痛牙，丸化全愈。

固齿散

取老鼠头骨牙，同盐煅存性，研细。以擦动牙，牙即收上不摇。

取齿丹

活鲫鱼一条，每重十两，以白砒一钱入腹，放无风无猫、犬处七日，鱼身发白毛，

用鸡毛拂下。以少许膏药收之，每遇病牙，取些膏药贴齿，片刻牙即落下。

舌上出血或鼻衄方

茅柴根、车前子、血余三物为末，吹擦即止，以煎服治溺血。鼻衄，龙骨末吹入立止。

小儿口疳方

生香附、生半夏等分为末，鸡子白调作如饼。贴男左女右涌泉穴，一周时愈。如小儿口内生毒块，不能食乳，俗名螳螂子，用生地酒浸捣烂，涂男左女右脚心，自愈。

口舌药方

荆芥、栀子仁、黄连、黄芩、连翘、大力子、薄荷、通草各一钱，灯芯一撮，甘草四分，蒲黄一钱为末，擦上即愈。

又天门冬、麦门冬去心、元参等分，为丸弹子大。日取一丸噙化。又舌硬生衣，用犀黄、朱砂各一分，元精石二两，研末，刺出舌尖黑紫血，用药撒上，须臾舌软。

杨梅疮敷药

人指甲、头发，瓦上炙存性，研粉。每一两加麝香一钱，再研和，日敷。

《千金》内托散

人参　黄芪　防风　官桂　白芷　厚朴　川芎　枯梗　甘草

不用引。

二陈汤

橘红五钱　半夏二钱　茯苓一钱　甘草　加白芥子二钱（炒，研）

四物保元汤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人参　黄芪　炙草

又保元汤

肉桂　生黄芪　生甘草

加味四物汤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黄　生甘草　炒白芷　茯苓　五味子　人参　肉桂

十全大补汤

人参　白术（漂净，土炒焦）　茯苓　炙甘草　熟地　白芍　川芎　当归　黄芪　肉桂

六味地黄汤

熟地　山药　泽泻　山萸肉　茯苓　丹皮

龙胆泻肝汤

龙胆草　当归尾各二钱　银花　花粉　黄芩　连翘各钱半　知母　甘草　丹皮　防风　木通各一钱

败毒汤

连翘　赤芍　银花　归尾　黄芩　花粉各二钱　甘草节一钱

煎汤送醒消丸。唯疔毒忌酒，此外药内不可缺。酒水各一碗，煎半服。小孩减半，煎化丸服。

杂　证

外科之治法并药方，业已和盘托出。尚有杂证，亦药到病疗，万无一失者，尽录于下。

调经种子方

当归身　川芎　吴茱萸各一钱　熟地　香附各一钱五分　白芍　茯苓　丹皮各八分　延胡索　广陈皮各七分

若经水先期者，必色紫，加条芩八分；过期者，必色淡，加官桂、干姜、热艾各五分。不论先期落后，每服加生姜三片，水一碗半，煎八分，俟经水至日，空心服，起渣再煎，临卧服，一日一剂，服至经止两三日，交接即孕。经期准而不孕者，照后方服四剂，下期再服而孕。

续断　沙参　杜仲　当归　益母各二钱　川芎一钱　砂仁（炒，研）五分　香附二钱　橘红一钱　红花三分

凡痛经不受胎者，取丹参晒干磨粉，日以二钱，温陈酒送服，两月内即孕，无有不灵。

求嗣得嗣方

昔褚澄言：男精泄于先，而女精后至，则阴裹阳，主男孕；如女精泄于先，而男精后至，则阳裹阴，主女孕。又言：月信初尽，其浊气未清，而交接即女。务待经止两足日，则女体虚，而浊气尽，再男人保养月余，阳胜于阴，定成男孕。又论子宫左右，如男精泄于妇人之左，生男；右，则生女。此男清女浊，男左女右，阳壮阴衰之至论也。凡疾风暴雨，或醉饱，或服春药而受胎者，多夭。必俟天气清明，日暖风和，明星朗月而受胎者，多富贵。倘时令不正，或迷务气怒而受胎者，多愚蠢贫贱。或雷电之后而受胎者，定生怪状之物。凡求嗣者须知。

黎洞丸

牛黄　冰片各二钱　阿魏　雄黄各一两　大黄　乳香　没药　儿茶　天竺黄　参三七　血竭各二两　山羊血五钱

前药各为末，取山羊血拌，晒干，再磨为末，加藤黄二两，隔汤煮十余滚，去净浮腻，入末为丸，如芡实大。倘药干少，加熟蜜可也，丸宜阴干，以黄蜡包裹珍藏。临用破蜡壳取丸，陈酒化服。专治肿毒、跌打危重之证。内服外敷皆效。

祛风逐湿散

番木鳖　甲尾各（精制，净末）二两　川附一两

共为末。专治手足不仁，骨骱麻木。每服七分，用好陈酒，五鼓送下，醉盖取汗。服至痛处更痛，麻处更麻，头眩背汗昏沉四五刻即定，定则全愈。如服后不觉痛麻，必要日服，至知觉方止。

化痞膏

凡患痞癖之处，肌肤定无毫毛。须看准以笔圈记。用香油一斤，密陀僧六两，阿魏五钱，羌活一两，水红花子、麝香各三钱，熬膏退火摊贴。近起一膏可消，年久两张而愈。内服克坚酒：用水红花子研末三钱，浸火酒二斤，时刻呷，至愈乃止。

三日大疟方

疟未至之先，用阳和解凝膏，布摊贴背心。用常山、云苓、官桂、甘草、槟榔名三钱，小黑豆四十九粒，酒水各二碗，煎至二碗，当晚先服一碗，盖暖而睡。留一碗，次日约疟至两个时前顿热服。盖暖卧，待疟至。疟至亦轻，亦有当日而愈。愈后忌房事，戒食生冷、劳碌风霜，忌食鸡、羊、牛肉、鸡子、鸭卵、白扁豆半月。永截不发。

愈疮枣

红枣三斤，猪板油一斤，陈酒三斤，共入沙锅内煮干，加水三斤，煮至一半，不时取食，食完疮愈。如暑天，分作五六次煮食。

黄疸立效方

凡患黄疸者，眼白黄，小便赤，身体软倦，取黄豆生嚼不恶心者是。用苍耳子、薄荷、木通、绵茵陈各三钱，要用无毫水之陈酒一斤，煎一碗，冲炒砂仁末三钱服。小便赤如血者，加川连一钱同煎，屡用愈人。有曰瘫痪、黄疸，皆湿证，应忌酒，殊不知酒本湿也，今做缉湿捕，善识湿穴，领药战湿，非酒不可。如经滴水不效者，何也？

酒被水解，捕犹贼阻也。

红白痢及休息痢方

凡痢不拘红白，忌服川连，服则倒胃不生。腹痛而痢者，后方一服立愈，倘增减定不效。车前草（炒，研）二钱，槟榔、厚朴、山楂、陈皮、滑石、甘草各一钱，红曲三钱（炒），泽泻、枳实各一钱。灯芯一撮同煎，另以木香六分酒磨，冲药而服。有等腹不作痛，惟痢脓血，兼流黄浆，此系平素爱食冷茶水酒，乃滑肠休息痢，积湿之证。取活鳝鱼去肠杂切段，放瓦上炙炭研粉，每服三钱，黄糖拌，热陈酒送下，数服全愈。不拘老幼，滑肠久痢者，神效。忌食水果、水酒、生冷、海参、海蛇等性寒之菜。

痴癫证方

凡患痴癫，或羊头风等证，缘心窍中痰迷所致。取橄榄十斤敲损，入沙锅煮数滚，去核，入石臼捣烂，仍入原汤煎腻出汁，易水再煎，煎至无味去渣，以汁共归一锅，煎浓成膏。用白明矾八钱，研粉入膏搅和。每日早、晚各取膏三钱，开水送服。或初起轻者，取橄榄咬损一头，蘸矾末入口嚼咽，橄榄之味更美，至愈乃止。

吐血立愈方

凡吐血多者，觅三四两重大当归一只，全用切细，取好陈酒一斤，慢火煎至一满碗，顿于锅中，以温为妙。候将要吐尚未吐，口中有血含住，取药一口，连血咽下。即此一剂而愈，后不再发。每有医家阻云：吐血尚要戒酒，岂可酒煮当归咽下。服则血喷不止，如之何？殊不知当归二字之解，当者当其时，归者引血归经也，全用定血。此方乃余家世传，活人多多，从无一误。

痰中有血方

活雄鸭一百只，每日清晨空腹时，以一只杀血碗内。即取呷咽，忌加盐。百日而食百鸭之血，不可隔断，食完全愈 。

溺血头痛如裂方

当归一两

酒一升，煎成一碗，一服即愈 。

遍身疼痛方

当归　肉桂　延胡索　天麻等分

为末。酒送，五服愈。

手足骨骱疼痛方

熟地四两捣烂，浸入滴花烧酒二斤，隔汤顿热，以竹筋搅匀，候冷，随量日饮至愈，取所浸熟地过酒。

箭风痛方

延胡索　桂心　五灵脂　木香　白芷　防风各一钱

酒煎，食远服，三日三服愈。

雷头风方

诸药不愈之证，惟用山羊矢炒炭研粉，酒送二钱，立效。

偏正头风方

白芷三钱　天麻一钱（磨细）　防风　荆芥钱半

煎水冲服。

疳膨食积方

鸡内金三十个（忌经水，瓦上炙无臭气，成炭存性，磨粉）　车前子四两

炒磨粉，二物和匀，以米糖熔化与食，食完全愈。忌食炒豆、熬油、结硬等物。迟治伤目。

又方　田鸡白水煮热，姜末少许淡食，至愈乃止。

闪颈促腰方

硼砂研粉，以骨簪蘸津粘粉，点两目，泪出稍松，连点三次，立时全愈。

赤眼淹缠方

杜仲、厚朴、桑白皮、槟榔各一钱，取雄鸡肺一个，忌经水，去红筋，入白酒酿六两，隔汤顿熟去渣，以汤肺食下，隔两日再服，三次全愈。

胃脘痛方

活乳汁草，即蒲公英，放瓦上炙枯黑存性，研末。每服五分，烧酒调丸口含，再以烧酒送咽，痛息，接服五日全愈。戒食生冷。

又方　红坊内好红花四分，枣头十枚，水二碗，煎至枣熟去花，食汤枣，连服二十日，永远除根。

梦遗方

六味地黄汤减去泽泻，增龙骨三钱（生研水飞）、连须一两、芡实二两、线胶四两，用牡蛎熟粉，炒胶成珠，去蛎磨粉，同前药蜜丸。每日早、晚各取四钱，鹿含草煎汤送服。

白浊方

牛舌头草根，即野甜菜，又名秃菜根，近水池处最多。煎汤当茶饮，或以汤煮粥吃，至愈乃止。

咳嗽神效方

杏仁一两（泡去皮尖，内有双仁者弃之，买新乳钵，新研捶，将杏仁捣烂如泥）。分为三服，每内加冰糖三钱，共入盖碗，用泉水煎滚冲入，盖片刻俟温，连杏仁末服下，早、晚各一次，三服而愈。如以杏仁同煎，无效。

天丝入目方

捉肥虱二十余，将虱用针戳破，令人仰卧，捏虱血滴入眼内，少刻天丝灰抱虱血而出。

尘屑入目方

吐津于石砚上，以人指甲磨浓汁，用骨簪蘸点眼内，不一刻一抹而出。

跌打骨断方

绿矾一斤煎汤，粗纸浸透裹伤处。手执灯芯燃火，不往纸上炙，纸温即易，火熄换然再炙。二者相资效速。断骨处用竹片绑扎，七日全愈。

冷哮方

淡豆豉一两　白矾一钱

皆为末，用饭三钱研烂，入末为丸，如萝卜子大。每取七粒，白汤送下。童子服，可除根；有年者，经寒即发，服可把定不哮。

肠红方

取花椒子炒，磨粉。每服三钱，用黄糖拌白汤送下，服至愈止。

胃寒呕吐黄水方

生姜一斤，捣取汁碗许，入广胶、乳香、没药末各五钱，同煎胶化，离火。取药摊作三四大膏，令贴胃脘痛处，以绢绑缚三个时，然后取周岁孩鞋两只，炉上烘极热轮熨，熨至膏硬，再易膏贴，再绑三时，熨，至愈而止。后服熨胃丸：厚朴三斤（切片，姜二斤，姜带原皮，五升水煮，去姜留朴，焙干），生甘草二两，干姜四两，依前再煮，煮干，去草留姜、朴炒燥，共为细粉，黑枣姜汤煮，取枣捣为丸，晒干服。

翻胃初起方

陈皮土炒黄，皮起胞为粉。每空心服三钱。

乌沙疳方

丁香、雄精、苍术、朱砂各等分为末，取蟾酥亦等分切片，酒浸研浆，和前末捣为丸，如芥子细，晒干藏贮。每服七粒，温茶送咽立苏。

水泻立愈方

焦白术　苍术各二钱　山楂　厚朴　广陈皮（土炒黄脆）各一钱　车前二钱

焙，捣，同煎。

大麻风方

用粗如酒杯之蛇一条，竹刀破腹去杂，切寸段，取瓦放于炭火上，以蛇段竖放瓦上。蛇段跌倒者，无毒，弃之。其不倒者，有毒，用炙存性磨粉，拌入饭内。觅通身白毛鸭一只与食，次日鸭毛尽脱，杀鸭，石锅内煮烂，匀作四五日食。凡食鸭第一顿，其肿者更肿，第二三顿收小，食完而愈。溃烂不堪及初起未烂者，治法同效。

狗咬方

番木鳖切片，瓦上炙炭存性，研末撒上，二三日可以收功。如烂溃日久者，半月收功。

小儿冷疳方

小儿面黄腹大，名曰冷疳。证多不泻，食多吐。用丁香七枚研末，乳蒸三四次，姜汤顿服。若吐泻相兼者，橘红等分，蜜丸如黄豆大，米汤下。不泻仅吐者，半夏姜汤浸煮，晒干磨粉，对丁香、橘红末，姜汁糊丸，姜汤送下，吐立止。

小儿虫证方

槟榔六两　黑牵牛仁二两　白牵牛仁二两（为末）

用乌梅两枚，花椒三十粒，煮汤吞服二钱。如肠鸣久泻，用青皮、楝树根肉，蒸透晒干再蒸，白糖拌，每服一钱。

夜啼儿方

因穿盖过暖，并父母同床，热极所致。谚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取鸡矢涂儿脐中，男雌女雄最妙。或用真犀黄、飞朱砂各五厘，研和，涂舌上立止。

砂雪丸

急慢惊风，用青蒿节间虫，状如蚕，七月内有，久亦成蛾。将虫七个，捣和朱砂、轻粉各五分，丸粟粒大，一岁一丸，乳汁调服。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全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亲娘血。

哑惊丹方

天竺黄二钱　麝香　犀黄各四分　雄黄一钱　琥珀六分　僵蚕一钱　陈胆星四钱

各为末，用甘草、钩藤钩煎膏为丸，朱砂一钱为衣，外加赤金，每料匀作四十丸。每服研一丸，用灯芯炭四钱、薄荷汤送下，神效。

又方　用大蜘蛛一个炙粉，调猪乳灌之，立刻音出。

小儿目疾方

黄连一钱，人乳调涂涌 泉穴，男左女右，红赤自无。

又方：痘后眼内有星翳，取杭洲胭脂泡水，铺纸水上，以新笔在纸上蘸水，一日拂三次，三日愈。迟治带疾。

小便闭方

此证乃气闭，非大小便不分也。往往医家用泽泻、木通、车前、猪苓等药，全无一效。以归身一两，川芎五钱，柴胡、升麻各二钱半，水二碗，煎八分，一服即通。曾救多人，或孕妇及老年之人加人参一钱。

老年便燥方

老年人或患痈毒，大便燥结，取杏仁、松子仁、大麻子仁、柏子仁各三钱，捣烂

滚水冲，盖片刻，当茶，即便。如热甚者，加甘蔗汁半杯冲服。

小儿浮肿方

一童十一岁，手足臂腿及指头面遍身浮肿，数日后，日增沉重，以致气喘不能眠。一客令觅黄皮柑子一枚，同酒酿二斤，煎至将干，去柑内核，取柑连酒酿食，食二次全愈。

制　药

用药如用兵也，兵有勇猛，药有燥烈。烈药经制则纯，勇兵经练则精。兵精破贼不难，烈药治病易愈。苟炮制不妥，犹勇兵之武艺未备也。今人不精于制，而视性之烈燥者，畏如蛇蝎。诿之曰：一效难求。余初读药性，继攻炮制。然药之性，古今之议未远；炮制之法，却有不同。余留心四十余年，深得制度烈药之法，用之功灵效速，百无一失。方悉烈药之力如勇兵，制药犹如演武也。因古书独于烈药之处未详，是以录登是集，为炮制之补遗云尔。

铜青　酸，平，微毒。治恶疮疳疮，杀虫，吐风痰。

铅粉　酸，冷，无毒。消中风痰，止惊吐逆。

黄丹　临用炒紫色，筛入膏内。生肌，疗湿，杀疥癣虫。

密陀僧　研，水浸煮，澄去水，日干入膏。消痞杀虫。

铁锈　杀疥虫。

丹砂　研粉水飞。养神安魄，除中恶腹痛，惊痫胎毒。

水银　应依方制用。有微毒。治恶疮白秃，下死胎。

轻粉　有毒。除烂孔毒根、惊痫、瘙痒、恶疮、癞癣。

银朱　有微毒。疗疥癣，杀虫止痒，杀虱。

雄黄　名腰黄，透明者佳。水飞。治恶疮死肌，消痈毒，化腹中瘀血。

滑石　丹皮对分煮透，取石研水飞。通九窍，利六腑，生津液，分水道，行积滞，逐凝血，降心火，解暑热。

砒石　经制无毒，不伤人畜。同铅入器内，砒放铅底，火熔烟尽为度。铅上刮下者，名金顶砒，取香油一两，生砒一钱研，入油煎，沫尽烟绝。擦鹅掌风。取红枣去核，以砒代核，发扎。入炭火煅至烟尽，取研细粉，名赤霜。治走马牙疳，久溃不敛者，撒上数次收功。生者疗冷哮，不伤人畜。

元精石　咸，温，无毒。治小儿惊痫、硬舌。

寒水石　性寒，火煅用。治潮热、中暑、牙疼。

硼砂　性暖。止嗽，疗喉，去翳，口齿诸疮，津蘸点目，立愈闪颈促腰。

硫黄　敲细粒，以萝卜捣烂绞汁煮，再换紫背浮萍汤煮，再煎角刺汤飞过，去尽毒臭，日干，研粉色白，取猪脏淡煮烂熟。每日早、晚各取一段，蘸粉分余食。治久痢、滑泻、命门不足虚损泄精，壮阳道，补筋骨，杀脏虫，长肌肉，治阴蚀，生用杀疮虫，愈瘟鸡。

白矾　透明者佳。蚀恶肉，固齿，以橄榄蘸食味佳。愈癫证，解肠中毒，治痈痔、顽痰。

绿矾　即皂矾。疗疳黄胖，燥脾湿化痰。

伏龙肝　即灶心土，再烧红研，水飞日干，乳调。立疗汤火烂孔。

甘草　切三寸一段，水浸透，放炭火铁筛漫炙，炙至汁将出，即取离火，暂冷再炙，炙至草熟去皮切片。熟者健脾和中，甘平之品乃九土之精；生者化百毒，和药性，润肺，解疮疽胎毒，利咽喉。

黄芪　去心，蜜水润炙。如入补肾药，以盐水润炙，切片。炙为补气药。生有托

毒功。

人参　补气，独入肺经。肺主诸气，盖肺旺则四脏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补中益气，一切虚证。

沙参　清肺火，益心，治久嗽肺痿，消痈排脓。

桔梗　去头、枝、浮皮，泔水浸一宿，切片微炒。职称肺经，消痰理咳，清上焦热，治咽喉，排脓，口鼻诸证。

知母　去尾切片。上行，酒润，焙；下行，盐水润，焙。泻有余之相火，多服令人泄。

白术　浸一宿，切片，土拌，蒸透，去土，勿炒。于术浸刮，饭上蒸晒如枣黑，黄土炒。于术功胜白术，乃中宫和气补脾之药。

苍术　泔水浸，去粗皮，切片，日干，土炒炭。治脾胃寒湿，消痰逐水，不伏水土，止泻痢霍乱。久服延年。

元参　蒸晒，忌铜器。消痈，滋阴降火，利咽喉，通小便。

地榆　水洗去骨，切晒磨粉。愈恶肉、汤火、脓血、犬伤。

丹参　色赤，酒润，炒。血分药也。补心血，养神志，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为胎前、产后要药。每晚酒送末二钱，连服四十日，可疗痛经，即孕。

白芨　疗疮，嚼涂手足燥裂。

三七　止血定痛，痈肿，蛇伤。

黄连　大寒。治实火，凡痢疾、目疾。非实火误服致命。为倒胃之药，唯惊能疗。解巴豆、轻粉之毒。胡黄连性同。

黄芩　苦，寒。风痰，骨蒸，喉胆，痈毒，养阴退阳。

秦艽　去毛浸一宿，晒干，切片。搜肝胆伏风，养血荣筋，理肢节酸麻不遂。大便滑泄者忌用。

天麻　酒浸透，以粗纸粘余酒裹煨，切片，焙用。治风湿四肢拘挛，助阳，通血脉，利腰膝强筋，头风、眩晕。

柴胡　去皮，切，忌经火。苦，寒，行两胁，入胆经。畅气血，肩背痛。银柴胡亦同，劳羸者尤宜。根上升，梢下行。

前胡　去净皮须，入竹涧内浸润，日干，切用。微寒。肝胆中风痰，非此不疗。柴胡主升，前胡主降。散风祛热，消痰下气，开胃化食，止呕喘嗽，安胎，治小儿夜啼。

防风　甘，温，走膀胱。泻肺实火，头风眼泪，祛湿，而黄芪得之，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

独活、羌活　去皮，焙用。治一切痛风，散痈毒恶血、肾间邪风。

升麻　内白外黑者佳。治脱肛遗浊、小便闭塞，用此提气。下元虚者忌用。

苦参　泔水浸，蒸切，晒干。主风热虫证、肠风、血精、下痢，治大麻风。虚弱忌服。

延胡索　破血利气，通经止痛。

红花　酒洗，焙。少用通经活血，多用破血、去瘀血。

水红花子　研损用。克坚，消痞、痰积、恶滞。

贝母　去心，糯米炒黄。治肺家燥痰，敷恶疮。浙贝去心炒，专消痈疽毒痰。

茅根　甘，寒，入胃。治内热烦渴，利小便，止喘，黄疸。

龙胆草　去头须，切细，甘草汤拌晒。味涩，大寒。相火寄在肝胆，泻肝、膀胱之热火，疗咽喉。

细辛　去头爪，水浸一宿，切晒。治牙疼头风，通疔窍。

当归　酒浸晒干切用。上部用头，中部用身，下部用梢。头身活血，梢破血，全

用定血，引血归经，除头痛，和血补血，润肠胃、筋骨、皮肤，排脓止痛。

芎藭　不油者佳，忌独用。主一身气血，开郁，去瘀血，调经种子，排脓生肌，头风，目泪多涕，去湿。

白芷　水浸去灰，切，炒。消痈蚀脓，头风、中风，解砒毒。

白芍　外科用酒炒。固腠，收敛。

赤芍　消痈肿，破坚积、恶血，下气生肌，止痛。

丹皮　酒拌蒸。产后要药。治骨蒸，面裹煨熟，厚大肠。

木香　下降，疗肿毒，止吐痢，消积，止腹痛，统理气分。

高良姜　土炒。疗寒邪、痞癖、阐疟、宿积。

缩砂仁　顺气，开郁结，炒，研。安胎，产后停恶露，小腹作痛，生研六钱，滚水冲，盖温服，立疗。

香附　去皮，童便浸，水洗晒捣，醋盐水拌炒。解郁，消痈、积聚、痰饮，调经。

藿香　治肿毒，去恶气，止霍乱，温中，快气，吐逆。

泽兰　治痈疔，通九窍，利关节，破宿血，生肌，利小肠。

荆芥　散风热，清头目风，利咽喉、疮肿、贼风。

薄荷　治贼风，发汗，利咽喉、口齿，瘰疬，结核。

紫苏　叶发汗，梗安胎，子消痰喘。叶、梗为末，治囊脱。

白甘菊　治目风热。梗、枝、叶解痈疔毒，煎汤洗结毒。

陈艾　用粉糊，浆透，日干，杵去粉并叶屑则成白绒，谓之熟艾。调经。加硫黄少许作团，灸百病。

茵陈　治黄疸湿热，通关节，去滞热，利小便。

青蒿　七月中节内生红虫，取出，共轻粉、朱砂和入，捣为丸，如粟米大，每丸裹以金薄。每岁一粒，乳汁送服。疗治急慢惊风。

夏枯草　性寒。以治瘰疬，从无一效。久服，则成疬痨。

牛蒡子　酒拌，焙干，研损。达肺利咽，消痘疹毒。根、茎、叶苦寒无毒。混名气杀医生草。生捣涂，消一切痈毒，涂软一切坚肛。入烂孔，拔毒生肌。入膏煎贴痈疖，煎汤洗杨梅等毒。

续断　酒浸炒。性微温，入肝家。续筋骨，助血气，消血结，胎产，跌扑，行血止血。

苍耳子　去毛敲损，治黄疸脾湿。

益母草　女科诸证皆良。活血破血，调经止痛，下水消肿。

麻黄　连根发表，用梗不表。甘，温。开腠里凝滞闭塞。

灯芯　利小便，清心火。取活竹一段，两头留节，中开一眼，以芯塞实，外以原刻下竹仍填原眼，外加泥裹。入糠火内，煨至竹成一炭，取出去泥，俟冷。去竹炭，内是灯芯炭也。治骨鲠，敷阴疳。入护心散。

地黄　生用性寒，凉血滋阴解热。水煮至中心透黑，然后每斤入滚陈酒半斤，炒砂仁末一钱，再煮。煮至汁尽，疬起晒干。仍入收尽原汁，再晒干，忌金铁器。补阴，壮真气，生肌填髓。同肉桂引火归元，疗阴分虚亏。

牛膝　酒拌蒸则补，生用下行补肾，强四肢腰膝，茎痛。

麦门冬　去心，酒浸则补，汤泡则微寒。祛热毒、浮肿，泄肺中伏火，安脏心腹。

淡竹叶　解烦热，利窍，治中风，口疮目痛，胸痰热毒。药店有卖。叶如竹叶，甚薄；梗如柴心，甚细，七寸长者是。今医家以开绿花草，误用，可欢。

蜀葵　根水煎服，可愈白带。花一两捣烂，麝香五分，水一大碗煎服，可愈二便闭。无花时，根亦可。子催生落胎，花末酒服，可下横生倒产。

车前子　酒拌炒，研损。分理阴阳，利小便，止暑湿泻痢，益精，养肝肺，强阴，止痛。

马鞭草　苦，微寒。熬膏，空心酒服半杯。治症瘕，杀虫，通经活血，涂痈疖。煎汤熏洗阴肿，洗杨梅恶毒。

连翘　泻心火、脾胃湿热、结热肿毒、心家客热，通经。

紫花地丁　疔痈疔，软坚肛，稻麦芒粘咽喉，嚼烂咽下即安。

大黄　每斤用陈酒五斤，煮烂日干，名熟军。治燥结热毒，清实火，下宿积，化停食。生熟功同，熟者纯。

商陆　有毒，忌铁器。捣敷石疽，消溺哽，通二便，疏泄水肿，有排山倒岳之力，腰、腹、背忌敷贴。

大戟　苦，寒，有毒。去附枝，水煮透，去骨，切晒。消颈、腋痰块症结，下痞，堕胎。治鼓疾，利二便。

甘遂　每斤用甘草四两，煎汤浸三日，汤黑去汤，河水淘洗，取清水日淘日浸，每日换水数次，三日后去心再淘，浸四五日，取一撮入白瓷盆内隔一宿，次日盆中水无异色乃妥，再淘三四次，沥干，以面裹如团，入糠火煨，至面团四面皆黄，内药熟透，取出晒干，入锅炒透，磨粉。其苦寒之毒，经制则净，不苦而甜，不寒而温。专消坚结、痰块、毒核。

萆麻子　辛，热，有毒。研粉去净油方妥。拔毒。孕妇忌用。

常山　生用损神丧气。切薄片，晒干，每一斤用陈酒对浸，浸透，取沥，晒干，收尽斤酒，晒透，炒至焦脆。疟痰非此不消。爱甘草，对分，截疟圣药。

川附子　昔产深山有毒，今民家栽种无毒。用水浸一二宿，日易水，浸去咸，面裹火煨，切片日干。补肾肝阴虚，治中风瘫痪、阴阳疝气。

川乌　功同附子，性缓助阳。补命门不足，破积冷痢。

草乌　有烈毒。去皮取白肉，每斤用绿豆半升同煮。豆开花，去豆，取乌切晒，磨粉，治风痰，手足拘挛，逐凝结，追筋络寒痰，开腠里。以黑皮炙研，醋调，治蛀发癣。

半夏　选肥者。生姜、明矾汤浸透，煮透，切片，日干，消痰堕胎。生研细末，立疔刀斧、跌破，止血。

蚤休　即紫河车草。去皮毛，切，焙，微寒。治乳痈，疔毒。

五味子　盐水拌蒸。滋肾水不足，强阴固精，主收敛。

黑白牵牛仁　酒拌，晒。除湿热壅结，通大肠闭，杀虫，祛积。

番木鳖　水浸半月，入锅煮数滚，再浸热汤中数日，刮去皮心，入香油锅中，煮至油沫尽，再煮百滚，透心黑脆，以铁丝筛捞出，即入当日炒透土基细粉内拌，拌至土粉有油气，入粗筛，筛去油土，再换炒红土粉拌一时，再筛去土，如此三次，油净，以木鳖同细土，锅内再炒，入盆中拌，罨一夜，取鳖去土，磨粉入药。独有木鳖之功，而无一毫之害。能搜筋骨入骱之风湿，祛皮里膜外凝结之痰毒。煎木鳖之油，俟熬化核膏入用。

天花粉　治痼热、唇干口燥，愈热痈排脓。

天门冬　去心，酒润。治阳物不起，润五脏咳嗽，消痰降火，去风热、烦闷中风。

土茯苓　清热，泄泻，骨蒸，利关节。若云治杨梅毒，谎语也，未见用愈一人。

白蔹　苦、平，无毒。生肌止痛，解狼毒、虫毒。

木通　微寒。开未开之月经，通闭塞之经水，和血脉，利小便，清伏热，散痈肿，下乳。

防己　寒。酒润。治膀胱蓄热，利二便，疗下部红痈。

金银花　消痈毒。取活藤煎膏，以花拌入收晒。其解毒之功，胜花百倍。暑天日取钱许，滚汤冲，当茶。

藤黄　酸，涩，有毒。蛀齿点之便落。忌吃於。

泽泻　通利小便，走肾膀胱。有泄泻者，忌用。

海藻、昆布　性寒。称治瘰疬圣药，却谬，当禁用。

仙人对坐草　四季梗叶长青，临冬不衰。毒蛇咬，捣汁饮，以渣涂，立愈。

谷芽　启脾进食，宽中消食。

浮麦　止虚汗、盗汗、虚热。

麦芽　开胃，消食和中。

大麻仁　利大肠热燥、大便热结。

薏苡仁　补肺益脾，去湿，消水肿，理脚气。

小黑豆　同甘草除疟。胃中虚热，脏中结积。

白豆豉　解砒毒，除痰咳。同生砒为丸，疗冷哮。

神曲　消食健脾暖胃，止泻吐，破坚结。

红曲　炒，消食活血，健脾胃，疗痢。酒服，除产后恶血。

白芥子　炒研。皮里膜外阴寒之痰，非此不消。

生姜　温中去秽，除风邪，暖胃，消寒痰，解食菜毒。干用止嗽呕；炒成炭，性纯阳。如误服寒剂，非此不解。

蒲公英　又名乳汁草。甘，平，无毒。书载疗乳痈结核，皆谎。炙脆存性，火酒送服，疗胃脘痛。

红枣　解乌头、附子、天雄毒。和阴阳，调荣卫，生津液。

杏仁　去皮尖。除肺热气逆，润大肠气闭。

松子仁　润肺，治燥结咳嗽。同柏子仁治虚闭。

乌梅　酸，涩。敛肺，安三虫，拔毒根。

杨梅　患疝病者忌食。烧酒同食致毙。

橙子　患恶核、瘰疬、痰证者，食之成功，愈后复发。

陈皮　治脾不化谷、膀胱热，利小便，杀寸白虫。去白名橘红，消痰止泄咳，开胃，治吐清水、肠闭，解大毒。

青皮　顺逆气，开郁，解疔毒。

山楂　浸透去净其核，日干炒炭。除产后恶血，消肉积、积滞宿食。

橄榄　形尖，入心经，清心火。解鱼鳖毒，生津止渴。醺明矾食味佳，豁痰。

槟榔　健脾破结，疗痢，里急后重，截疟。

吴茱萸　浸热汤七次，去净苦烈。治疮，生炒，研用。

甘蔗　甜寒。绞汁，可疗小儿衣多罨热之病。

莲须　固精，乌发，悦色，益血，止血。

芡实　炒，治遗精浊带，益精开胃，助气明目。

山药　开蒙，补精血，健脾胃。

柏子仁　甘，平，无毒。兴阳道，益寿元，润肠宁神。

松香　先取胡葱煎汤，去葱。以汤分三次煮香。每俟汤温，在汤内手扯洗其油，去尽。冷凝磨粉。专疗湿风，治白秃。生入膏生肌。

肉桂　纯阳，引火归元，解阴寒凝结。去皮，曰桂心，更纯。桂枝性横，走手臂，发表。

官桂　理阴分，解凝结，愈疟疾，行血分，通毛窍。

沉香　干研末或酒磨，以煎剂冲服。治肿毒，心腹痛，调中补脏，益精神，壮阳。

丁香　辛，温，治霍乱痞块。吹鼻愈脑疳、反胃，开膈关，腹中肿毒，鼻中息肉，乳头裂破。

樟脑　每两用碗对合，湿纸封口，火升半时，则成樟冰。治中邪腹痛，风痰。加花椒同升，杀牙虫，止牙疼。

芸香　即白胶香。水煮三度，俟汤温，手扯油净，冷即硬，磨粉，解疽毒，止痛。

轻粉　封研，猪油调敷烂孔。

冰片　苦，寒。治舌口咽喉火毒。研水调吞，治难产。

乳香　每斤用灯芯四两同炒，炒至圆脆可粉为度，扇去灯芯，磨粉用。消痈，止痛，托里护心，治遗精产难。

没药　制法与乳香同。破坚，散恶血，消肿，生肌，堕胎，去翳。

血竭　散滞血，止诸痛，生肌。

阿魏　酒拌晒研。杀虫，解臭，消痞，解死兽肉毒、肉积。

厚朴　去皮切片，每斤取带皮姜四两，切片同煮，汁干炒透，去姜。温中消痰，厚肠胃，除积冷、宿血、宿食。

金铃子　即川楝子。酒拌透蒸去皮，入丸用核，槌细不用肉。入煎用肉，不用核。苦、寒，有小毒。产于川者佳，本地者细，以入火烧存性。能托毒水，治久溃烂孔。

杜仲　去皮，每斤用蜜三两涂炙，蜜尽为度。肝经药也，补中益肾，补肝虚，坚筋，强志。

楝树根　去皮，取白肉，杀腹内诸虫。赤者忌用。

皂角刺　名天丁五月初取嫩者，捣烂，醋煎成膏。疔癣，生用穿痈。无醋者，可疗横痃。

巴豆仁　研压数次，油尽如粉，名巴霜。拔毒。孕妇忌用。

桑白皮　取白肉切焙，泻肝火，降大小肠气，散恶血。

柘树　取皮里白肉。甘，温，无毒。治血结，补损虚。

枳实、枳壳　即细皮香橼。六月摘者实，八月摘者壳，陈蛀者佳，并去穰核，以面炒。实寒，消食积，开胸结。壳亦寒，健脾开胃，止吐消痰，除里急后重。

枸橘　陈者佳。全用，疗子痈。炙存性，研，陈酒送服，疗疝气。核治肠风、下血。方中橘核即此。往有以烂橘核误用，苏城医家，尚未认得枸橘。

山栀炭　苦，寒，无毒。热厥头痛，疝气，汤火。

萸肉　选净。补精益肾。

白茯苓　蒸透切。逐水暖脾，生津止泄，除虚热，开腠里。

赤茯苓　破结气，泻心、小肠、膀胱湿热，行窍行水。

茯神　安魂魄，养心血，治心神不安。

琥珀　用侧柏子末入瓦锅煮，有异光，取起，入灯芯对分研粉。清肺，利小肠，安五脏，定魂魄，消瘀血，明目。

天竹黄　治小儿惊痰。每二钱加雄黄、牵牛末各一钱，研匀，面和丸粟米大。每服五丸，薄荷汤送下，治失音不语。

蜂房　露天有蜂子在内者佳，炙研。能托毒，疗久溃，止痛。同头发、蛇蜕烧灰，日以酒送钱许，治脏腑历节，恶疽疔毒。以炙存性，酒拌服，治失禁遗溺。煎汤，洗毒孔。无蜂者，不效。

土蜂窠　在严冻大雪中，以布袋袋之能取，取入蒸桶蒸死，连窠炙研，以醋调涂，痈节即消。以蛇蜕同煅，治疔毒走黄。乳调服，疗小儿吐泻。

五倍子　敛肺生津，消酒毒，收湿，疗疮、脱肛。

僵蚕　糯米泔水洗净，炒研。治中风喉痹，散风痰，消瘰疬，风疮阴痒，疗惊，愈

疔痔。

蜘蛛　炙研粉，猪乳调。治哑惊。

蝉蜕　滚汤洗，去泥、翅足，晒干。治目昏、翳障、痘疹、疔肿。

蝎子　水洗三次去咸，炙研用。治惊中风。

推车虫　即蜣螂。五月晴日，有虫捕人粪一团，如推车者是。火炙研粉，和干姜末敷，出多骨。忌经水。生捣为丸，塞粪门，引痔虫出尽，永瘥。

癞团　即癞虾蟆。大者佳。生用填烂孔，拔深毒。软年久毒肛，取酥。捉老蟾仰天，以其头入等壳内，取等箍箍上，蟾之脑中放出白浆是。去蟾，以等壳晒干，利下配药。消痈拔疔，止牙疼，绞肠沙疾。

蜈蚣　取活者香油浸死。蛀发癣，捣烂涂足指鸡眼，一宿脱落，愈而不发。

蚯蚓　药铺有卖。破腹去泥，以酒洗，晒干。每四两配糯米、花椒各一两，同炒，炒至米黄透为度，去椒米磨粉。治历节风痛、手足不仁、疽毒、肾囊肿。

蚯蚓粪　入火煅红，每两入轻粉一钱，研至粉内无星为度。取活紫花地丁捣烂绞汁，调涂烂腿，日洗日涂，数日愈。以甘草煎汁，调涂小孩肾囊肿痛。

龙骨　白净粘舌者佳。捉燕子，破腹弃肠，以骨填腹，悬井内离水尺许，候准一周时取出，生研水飞晒干用。盖龙有病，食燕而愈，得水而腾。忌经火。生肌敛疮，治鼻红。

穿山甲　尾上细甲良。同土炒至松脆，研。通经络窍，杀虫，消痈，逐邪风，祛积湿，愈痔。

蛇蜕　竖蜕不经地者佳。泥裹火煅，去泥研粉。治疔肿，以蛇蜕不煅煎汁，敷白点风，洗恶疮。

白花蛇　即蕲蛇。鼻向上，有方胜花纹，去头尾酒浸，除皮骨炙，则不蛀。治湿痒。

石首鱼　即白鲞。开胃益气。首中脑石烧研，入冰片，治害耳脓出。患肺疽者，终身戒食。

朱鳖　大如钱，腹赤如血，又名金钱鳖。出深山石洞中，广德州最多。甘，无毒，炙存性研粉，能消漏管。

牡蛎　童便浸七日，硫黄末醋调涂，黄土裹煅。止梦遗、赤白浊，补肾安神，除盗汗，消痰块。

真珠　入豆腐煮一炷香，取出，与灯芯同研极细，去芯。除翳障，安魂魄，疗惊，逐痰，止遗精、白浊，解豆疔毒，下死胎胞衣，生肌肉。

田螺　捣烂涂结硬痰核。涂命门，通小便。入冰片愈痔。如入膏内煎，必顶敲碎其壳，以杜油暴，暴则近人受汤粘衣。

鸡内金　炙透磨粉。消久停宿食，疔疳膨。

白丁香　麻雀矢。雀身细，头圆，翅长者乃雄。入笼取矢，冬月佳。甘草汤冷浸一宿焙研。咬疖头，拔疔毒。

五灵脂　研末，酒飞，日干。止经水过多，赤带不绝，男女一应疼，血凝，齿痛。

山羊血　解鲜菌、河钝毒，伤损，恶血。

山羊矢　晒干，炒成炭存性，入坛闷熄磨粉。疔溃烂，生肌。酒送二钱，疔雷头风。水粉各一升，浸一夜，绞汁顿熟，每午刻服，疳痢欲死者，三服全愈。

线胶　剪细，同牡蛎粉炒如珠，去蛎为粉。性温。补肾益精。止遗精、白浊。

皮脂　即烟胶。硝皮铺刮下诸皮之膜，入锅炒炭磨粉。生肌肉，疗湿风、脓窠湿烂等疮。

象皮　炙成团，存性研粉。生肌肉。

麝香　定神疗惊，解果毒，消痈疽，开经络窍，堕胎。

猫矢　在屋上晒白者多收，以土裹，火煨，研粉，黄糖拌食。治童子痨，传尸痨。真仙丹，曾愈多人。

鼠矢　尖者佳。要拣净，恐有蛇虫毒矢和内，炒透，研粉。治易证，疗烂孔，追毒水。

头发　壮年人者佳。以皂角煎汤洗净，晒干。同油煎煮成饼，浮起枯色为度。入膏生肌长肉，止血。

指甲　瓦上土炒成炭存性，研粉。吹止鼻红。加冰片，吹治咽喉。尘屑入目，以津磨甲腻，点睛立愈。

人中黄　腊月取孩结粪，阴干泥裹煨炭，治热狂，痘毒。脚麻，麻至小腹而死，或头麻，麻至口心而死者，一日死苏几次，取末三钱，豆腐调服立愈。

人中白　系夫妇之精，入马桶，归坑，凝于底者是，俗名坑凝。苏松常镇，以缸作坑，广产僧寡家者不佳。入火煅烟尽，闷熄研用。治咽喉口齿疮疳，诸窍出血，血汗。

医　案

谚云：千学不如一见。是以从师习医。必经师率视证，见广识多，遇证始无疑惑。余以四十余年之临证，摘其一二奇险危笃者，录之于左，以备详察。不必拘拘于师率视证云。

喉证医案

一壮年新婚百日，妻住母家，满月方回。时值酷暑，因交接后贪凉，五鼓时喉痛气逆，寒热交作。余问之，则曰三日前喉间略有微痛，今早五鼓肿痛更甚。视其小舌肿如拇指，知系心肾虚火，交接后经风，风火两闭之恙。若用发表，虚上加虚；若投寒剂，风火被罨。即用全胡、苏子、连翘、元参、赤芍、浙贝、甘、桔八味煎服，立愈。

无锡村妇，年三旬，忽喉痛难食。彼地一医以射干、赤芍、翘、芩、花粉、牛蒡等煎服，服即痰升满口，响若鼾声，痰不出齿。余问，始知骤起，况服凉药增险，此阴寒无疑。但痰塞一口，万难进药，即取鹅毛蘸桐油厘许，入喉一卷，痰随毛出，吐有升许。以肉桂、炮姜、生甘草各五分，入碗内，以滚水冲浸，以碗仍顿汤中，用匙取药，连呷三四口即愈。

南濠一匠，半夜请治喉证。问之不能回答，旁人云：昨吃夜饭，睡著后，忽喉痛而醒，余以炙附如细粟一粒，放其舌上，咽津数口，全愈。

发疽医案

兴邑路姓七岁童，顶门寸许并患三疽，溃久不敛，孔如棋子大，浅而无脓，干而色灰，人倦无神。因服凉剂过多，饮食不进。余曰：色似香灰，乃气血两丧。无脓干枯，精神已绝，兼不能食，难以医治，次日而夭。

瘰疬医案

枫镇闵姓，年十七。颈患瘰疬，烂成一片，延烂耳腋及腰，如手掌大者数处，瘦弱成怯。初以洞天救苦丹与服，毒水大流。十日后，以阳和汤、醒消丸，每日早、晚各服一次。十日项能舒转，饮食日增。外贴阳和膏，内服大枣丸，并用荆芥汤洗，以山莲散敷，九十日收功。因未服子龙、小金二丸，其毒根未除。后腋生恶核，仍以子龙丸消之杜患。

王姓媳，颈内瘰疬数个，两腋恶核三个，又大腿患一毒，不作疼痒。百余日后日渐发大，其形如斗，按之如石，皮现青筋，尝作抽痛。经治数人，皆称曰瘤。余曰瘤

软疽硬，此石疽也。初起时可消，日久发大，上现筋纹，虽按之如石，然其根下已成脓矣。如偶作一抽之痛，乃是有脓之证也。上现青筋者，其内已作黄浆，可治。如上现小块，高低如石岩者不治。三百日后，主发大痛，不溃而死。如现红筋者，其内已通血海，不治。倘生斑点，即自溃之证，溃即放血，三日内毙。今所患现青筋能医，至软为半功。溃后变浓厚，可冀收功也。外以活商陆捣涂，内服阳和汤，十日则止一抽之痛。十三剂里外作痒，十六剂顶软，十八剂通患软。其颈项之疬块，两腋之恶核，尽行消散，一无形踪！止剩石疽高起，内脓袋下，令服参一钱。因在筋络之处，先以银针刺穿，后以刀阔其口，以纸钉塞入孔内。次日两次流水斗许，大剂滋补托里，删去人参，倍增生芪。连进十剂，相安已极。适有伊戚亦行外科道者，令其芪、草换炙。服不三日，四围发肿，内作疼痛，复延余治。余令其照前方服，又服二十余剂，外以阳和膏，随其根盘贴满，独留患孔，加以布捆绑。人问因何用膏贴，又加捆绑？答曰：凡属阴疽，外皮活，内膜生，故开刀伤膜，膜烂则死。所出之脓，在皮里膜外，仅似空巷。又不能以生肌药放入，故内服温补滋阴活血之剂，外贴活血温暖膏药，加之以捆，使其皮膜相连，易于脓尽，且又易于连接生肌。果绑后数日，内脓甚厚，加参服，两月收功。

痰核医案

妇项痰核三处，年久生管，延治。以拔管药插入，日易，半月愈两。惟有一管，浅如一粟，不意伊夫远归，两日管深如旧。余曰：此刻治，定无功效，容日商治。伊母问余，余曰：俟令婿出外，半月亦可收功。数日后，接女归，延治而愈。

又壮年臂有二管，问伊可有暗疾？曰有梦遗。以六味丸删去泽泻，增线胶、龙骨、芡实、连须为丸，鹿啗草煎汤，晨夕各送三钱。服半料而梦遗愈。愈后，即以拔管药治之，仍服前丸。服完二管皆痊。

恶核医案

洞庭秦卜年，项腋恶核十二处。服连翘、昆布等药病重。又被刺破，烂经三载，始来就医。以阳和汤、犀黄丸轮服，半月十中愈八，喜甚，带药而回，路见凉粉买食，至家又食冷水油面，次日二便皆闭，第五日死。此病者自不惜命，故记以为病者之戒。

南濠客叶南高之弟，耳下并患核。一被医穿生管，后大如杯。以阳和汤、小金丹轮服，未溃者全消。彼问管可易愈否？余曰：消管甚易，管消即敛，倘将敛，一经走泄，管即复生，愈期难订。其弟真诚，果即敛。

乳岩医案

妇乳患一白疽，寒热痛甚。余以阳和丸同二陈汤煎服，得睡痛息，连进三服全愈。又妇患者相若，伊妇弟亦习外科，以夏枯、花粉、连翘、橘叶等药，连服五剂，号痛不绝。延余治，因向白色，今变微红，难以全消。即书肉桂、炮姜、麻黄加二陈汤，令伊煎服。今晚痛止能睡，明日皱皮缩小，服下果然。连进数剂，患顶不痛而溃，贴阳和解凝膏收功。

一妇两乳皆患乳岩，两载如桂圆大，从未经医。因子死悲哭发威，形大如杯。以五通丸、犀黄丸每日早晚轮服，九日全消。

又男子患乳岩，先用鲫鱼膏贴上两日，发大如拳，其色赤红，始来就医。令其揭下，与服阳和汤四剂。倘色转白可救，色若仍红无救矣。四日患色仍红，哀恳求治。以犀黄丸、阳和汤轮服。服至十六日，四余皆消，独患顶溃。用蟾拔毒三日，半月收功。

发背医案

山塘姚姓媳，年二十九，小产月余。左肩手搭处先发一毒，周有尺五。患后半月，背脊添出一毒，自上至下，计长一尺三寸，上阔下尖，皆白陷。十日后，始请余治，其

势甚笃。连服阳和汤三剂，人能坐起，五剂自能大小便，十二剂其续发者全消。先发之搭手，余地皆消，止剩患顶有脓者，如棋子大，脓足不痛而穿，四日收功。后言背上如负一板，舒转不快。以小金丹十丸，每日二进。渐渐不板，神色复元。

木渎镇谈姓妇，背患如碗，初起色白，近已转红，痛甚。时值三伏，余以阳和汤书毕。旁人云：此暑天，缘何用麻黄发表，桂、姜之热剂？余曰：此阴证也。彼云：患色转红，阴已变阳。余因其说，立令煎服，服后不一时痛息。接服四剂，患平七分，有脓之三分，不痛而溃，五日收功。

腰疽医案

阊门龚姓，腰患一疽，根盘转阔二尺余，前连腹，后接背，不红不肿，不痛不软，按之如木。初延余治，以肉桂、炮姜书于方首。别后另延苏城内外三四名家，众视余方皆曰：酷暑安可用此熟剂？以余为非，议用攻托清凉，连治五日，病者神昏无味。复延余治，患仍不痛，色如隔宿猪肝，言语不清，饮食不进。余曰：能过今晚再商，是夜即毙，然其至死不痛。不久，伊戚亦患此证，延余治。以阳和汤服下，次日觉松。又服，疽消小半，才以犀黄丸与阳和汤，逐日早晚轮服，第五日全愈。后有背患相若者，照治而愈。

流注医案

程姓母年七十，膝下患一阴毒流注，溃经数月。患下及旁，又起硬肿二块，与旧患相连。延一医，以新发之毒，认为旧患旁肿，不识流注，竟以托毒之剂与服。服二剂，致新发者，被托发痛。始延余治，余以阳和汤与服三剂，新发之二毒皆消。接服小金丹十丸，后进滋阴温补，以杏仁散敷，半月脓厚，令服保元汤加肉桂，十余剂愈。

宜兴徐三梧之子，才岁半，太阳一毒，背上心脐对处二毒，颈后口对处一毒，腰腹二毒，两腿五毒，共患十一毒，皆皮色无异。其大腿二毒已经伊处医者开刀。闻余至，请治。以小金丹令日服二次，第五日消其九毒，消后又以小金丹日服一次。因孩小，令伊添一乳母。十日后，二孔皆红润，以保元汤、芪草皆生，加肉桂三分，煎杯许，另水煎参六分和服。半月后，以芪草易炙，服愈，一月收功。

横痃及杨梅疮医案

常熟赵太元长君，患横痃，被医家开刀，延余往治。余问其开刀几日？彼云已有半月。余曰：此患破则难治，还有九月之寿，即辞别。别后三百日，尹戚在苏来云，已死月余。

福建客满身广豆，又患横痃。余想横痃乃阴虚之证，药利温补。广豆系火毒之证，药利凉解。二证相背，既利于毒，定祸于疽，必使二证皆宜之药，除犀黄丸外无他法。令其每日空心时，酒送三钱，十服二证全愈。后一人毒重，倍服而愈。

起肛医案

宜兴冯悠也，右足背连小腿转弯处初起不过汤毒，而成烂腿三十余年，四起硬肛，小腿足肿如斗，烂孔可容大拳，有时出血，所流臭浆，满室难闻。自以布包如砖一块，以填孔内，否则空痛。时年七十有四，雍正六年，延余治。以老蟾破腹，蟾身刺数孔，以肚杂代包填入孔内，蟾身覆盖孔外。每日煎葱椒汤，俟温，早晚各洗一次。以蟾易贴，内服醒消丸，亦早晚二服。三日后，取地丁、大力鲜草捣烂填孔，外盖乌金膏，仍以醒消日服。其肛口外四起硬块，内有皮中渗出清水者，以嫩膏加五美散敷。内有发痒者，以白花膏贴。内有块硬如石者，以生商陆捣烂涂。因孔内常有血出，先以参三七末撒内，次用地丁、牛蒡叶根捣填。如此二十余日，肿消痒息，其硬块、硬肛皆平，皮色退黑，内肉鲜红，患口收小平浅。仍以地丁等草填口，以五宝散撒上，仍贴乌金膏。因老翁精神不衰，饮食不减，始终不补收功。

痘毒医案

洞庭钱永泰之子患痘毒，医用清火解毒之剂。以一毒，医增六七，再医毒生二十。医至第二年，孔皆有管，日流臭浆，右足缩不能行。坐卧三载，始来就治。以阳和汤、小金丹、犀黄丸等药与服，内服化管药。半月愈半，一月管化，有多骨者亦出。彼欲领子回家，才以生肌散，并调和气血之丸与回。讵伊任子恣意饮食，不洗即止，不敷即停，日以酸橙、石榴、水果消闲。严冬复臭难闻，余曰：臭则烂，香生肌。寒疽未敛，日食酸涩，领回三月，患管复旧，乃父母害之也。

囊脱医案

宜兴一舟子，肾囊形大如斗，被走方人穿之。不数日，烂见肾子如鹅卵大，旁有一筋六七寸长，形若鸡肠，双环随肾子落出，臭气难闻。令以紫苏煎汤洗净，其筋烂下。问其肾子、茎物、小肚可痛否？彼曰：皆不痛。余曰：此三处作痛则难治，今不痛者，可治。日以紫苏汤洗，洗后以苏为末撒上，用青荷叶包之。内服黄连、归尾、黄芩、甘草、木通等药十剂。五日后肾子收上，烂孔收小。此非患毒，乃是损伤。口既收小，肌色红活。内服地黄汤，外敷生肌散而愈。

阴肿医案

一邻友余家饮酒，二鼓而别。次早伊仆云：茎物肿胀，痛难小便，遣来索药。度其醉归行房，妻以前用未洗之绢抹之，此绢必经毒虫咬过。即取仙人对坐草以解蛇毒，割人藤以解蜈蚣毒，二草捣烂取汁，调雄黄末涂上，立刻痛止肿消，下午全愈。

汤伤医案

一妇小腿经汤，被医者用冰片研入，雪水敷之。不一刻，腿肿如斗，痛极难忍，请余治。妇曰：只求止痛，死亦甘心。余曰：幸在小腿，下身硬地。倘汤腰腹，用此一罨，火毒入腹，难以挽回。以地榆研细，调油敷上，半刻痛止，令伊自拂一二次全愈。

一使女炭火汤足、背，烂一孔，以伏龙散乳调敷，不三日而愈。

又邻家一孩，炉上滚汤浇腹，因痛自手抓破腹皮，油拂上一次痛息，以地榆末干撒于破处，次日肌生，未破者全愈。

疡科心得集

〔清〕高秉钧　著
何清湖　李坤三　整理

提　要　《疡科心得集》系清·高秉钧所著。成书于1805年。

全书包括《疡科临证心得集》3卷及《疡科心得集方汇》1卷，后附《家用膏丹丸散方》1卷。所集诸证编次，前后依人身上中下为序例，他如痘毒、疯疮、广疮、结毒等发无定处者，另列于后。所列诸证，不循疡科书旧例，每以两证互相发明，而治法昭然若揭。

该书秉承《内经》之旨，阐发医家汪机"外科必本于内"之意，申明外疡实从内出，外疡与内证异流而同源，主张外病内治，列举诸种内治原则，切中世俗忽视整体观念、只知以外治外的时弊。具体根据疮疡的发病特点，认为发病部位与发病原因攸关，从而确立"审部求因"之诊治规律，将温病学说融会于治疡之中，即：疡科之证，在上部者，属风温风热，用牛蒡解肌汤以辛凉轻散；在下部者，属湿火湿热，用萆薢化毒汤以清化湿热；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用升阳散火汤、柴胡清肝汤以解郁清肝。并提出毒气内陷是疮疡的严重变证，将之分为"火陷、干陷、虚陷"的"三陷变局"。由于此书记述了作者治疗外科病的大量临床经验心得，学术上不乏真知灼见，实践上切合临床实用，故被后世誉为中医外科"心得派"。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尽心斋刻本、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尽心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无锡日升山房刻本、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文瑞楼石印本和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尽心斋刻本全文收录。

序

忆余幼时，偕郑春江姊丈同受业于淮南姜村阮师之门，时松陵灵胎徐丈往来吴中，旅居与姜村师衡宇相望也，亦频相过从，每窃闻其绪论。徐丈方辑《难经经释》诸书，尝质正于师。师曰：丈之外科，洵精且博矣。而用力乃专意于内科，何哉？丈曰：凡言外科者，未有不本于内科者也。若不深明内科之旨，而徒抄袭旧方以为酬应，鲜有不蹈橐驼肿背之诮矣。余心韪之。今阅高子锦庭之书而益信。锦庭积学工医，临证已三十余年，精习经方，洞晓脉理，虽治外科，而必熟复于《内经》诸圣贤之书，洵能探其本不袭其末者欤。故其治病也，不胶于成见，不涉于附和，或症同而治异，或症异而治同，神存于心手之际，务使三缚悉除，四难并解，非意会于中，超然有悟者，其孰能之！颜曰心得，诚自道其所得也。书成将付剞劂，以嘉惠后学，可见用心之厚。而世之习是科者，得此书而循诵习传，奉如圭臬，亦可不迷于向往也已。今灵胎徐丈之哲嗣渔村先生，世其家学，公卿倒屣，名重海内，与予春江姊丈有姻谊，暇日当寄览焉，未知渔村以为何如也？

嘉庆丙寅仲夏吴趋郭一临题于锡学之如舟小舍

序

医者，意也。昔人谓意之所解，口不能宣，而著书为无益。语虽超妙，而不得其平。向使《灵枢》《素问》诸经不传于世，而周秦以下鲜有论述，则后世益惊疑回惑于生死之交，而庸医之误人者，直恒河沙数矣。夫应变呼吸，得心应手，驱使草木，如行三军，此不可得而言也。至于血脉、经络、阴阳、表里之会，审乎百病之原而兼治之，是犹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何不可言，而亦何可不言。锡山高子锦庭以疡医名。习是业者，往往不衷于古，不通于今，守其不经之才，变万而治一，毒流于人而不自知

其非。高子则曰外科必从内治，熟读《内经》然后可以临证。故其视疡也，先究乎色声味之淫，进察乎精气神之变，寒热虚实，洞见癥结，由是刮杀以破之，针灸以出之。当其定方，则又君臣佐使，子母兄弟井井然，铢两因心。盖病家之濒于危而受活者不少焉。余莅锡数载，家人有患疡，属治辄效。今年夏，幼子肿发于面，自唇齿间延缘颊颧而及于目，恶月溃腐，甚创且殆。高子乃傅以良膏，饮以和剂，拔毒剔骨，痂脱而病瘥。迨入冬，余姊陡发肝气，日夜掣痛，以年逾六旬，平素气血虚怯，深患之。亟延高子至，曰：痈脓已成，幸生皮里膜外。刺之脓出盏许，痛止即安，余甚感之。既乃出所为书，丐余叙。读其论，幼孩有所谓腮与多骨及肠痈者，即余家之两病。其它辨析微至，历有经验，而创论获解，虽前人或未之逮，然后叹高子之肱折深，而其书未可以暗昧而不显也。因亟劝之梓，而名其集曰《心得》。是固医之所以为意，绝非有胶柱之迹存，且能深悯夫庸医之误人，有以发其蒙而救其失，其用意尤厚矣。嗟乎！士大夫高谈经济，或鲜能及物，而仁人君子之术，顾得诸方技之中，则是书之有裨于世，岂浅鲜哉。至若运用之妙，则非高子不能言，而余又乌能代为言耶。

嘉庆乙丑小春上浣山右杨润叙

序

医家内外科，并有起死之责，毫厘之误，人命系之。世人重内轻外，于疡科每易言之。职是科者，又皆廉材肤学，不深明脉气浅深虚实之辨，药性君臣佐使之宜，墨守其术，以祈投合。呜呼！其幸不败裂者，亦仅矣。高子锦庭，系内外两科范圣学、杜云门之高弟，究心《灵枢》《素问》，探索有年，洞垣一方，识其癥结，盖其内外科之学，皆有心得。又悯疡科之误人也。故专论之，亦仁人君子之用心矣。顷出所著见示，名曰《心得集》，标识形象，而必探论本原，量其阴阳强弱，以施治疗。余按《周礼·天官》：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注家谓：刮者，刮去脓血；杀者，以药食其恶肉。又曰：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注谓：既刮杀攻尽其宿肉，然后养之五气，盖五谷之误，节节成其药力，此可以见古者疡药攻补兼施之明证。今之业是者，惟持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知其内，循其末而不论其本，无怪乎学医人费也。高子是书出，使人知必深明内科，始可言外科，不得仅执成方，率尔从事，其有功于世，岂浅鲜哉！

嘉庆十年小春下浣孙尔准书

例　言

一余禀性疏愚，见闻谫陋，岂于方书敢云博览。第三十年来，临证参详，颇有心得。兹集中议论，时著鄙见，其有当于古人与否，未敢自必，望高明教之。

一是集论所列诸证，不循疡科书旧例，每以两证互相发明，而治法昭然若揭。其中有两证而同一治者，亦有两证而治各异者，如发背、搭疽、流注、腿痈，虽生两处，而治法则一；如乳痈、乳痰及颈项火痰、疬痰，即发一处，而治法各异。总以虚实阴阳寒热分别，临证者务以意会之，审辨明确，然后用药，始无所失。

一是集编次诸证，前后依人身上中下为序例。他如痘毒、疯疮、广疮、结毒等类，发无定处，不能属于何部者，另列于后，始不致牵率混淆，以便如例捡阅。

一是书未入内景经络之图，不详本草气味之论，以古人成书具在，考镜有资，毋

庸赘述。学者稽古证今，寻求此集，与前哲当有印合处，知虞初之本有自也。

一是集采摭古人外，俱系集腋成裘。间有一二寻其原论者，则标其姓氏于首，余俱不及著名，以难于备载也。并非掠美，识者谅诸。

一集中所举汤头丸散膏丹，有可通用者，有不可通用者，若于逐条论后详载，未免复出繁冗，今概列于后，查阅较为简易。

一世俗每称我有秘方，我有不惜工本好药，每遇病即执秘方施治，不明药中气味，不识疡发根源，阴阳寒热，药不对证，反受其误。是书悉究病因，用药不执板法，虽曰外科，实从内治。窃以为得古圣贤之心法，故名之曰《心得》。

一大方中有四绝证，风、痨、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此外诸证，明其阴阳寒热，知其气血标本，俱可医治。然亦有不愈者，如脑疽、发背、疔毒，正虚邪实，毒甚营枯，津液耗伤，正不敌邪，火毒内陷，致有神昏闭脱；及阴证之肾俞虚痰、阴寒附骨，脓出清稀，日久不敛，精神疲乏，胃衰脾败，谷食渐减，形神俱夺，气血不能来复，或潮热自汗，或昼夜热不退，致成损怯而毙。其论俱详叙集中，细心求之，临证自有把握。

一是书凡有紧要外疡，俱已论列，其余零星细证，名目犹多，兹不繁载者，非敢为遗漏也。盖以疡科之证，在上部者，俱属风温风热，风性上行故也；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水性下趋故也；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以气火之俱发于中也。其间即有互变，十证中不过一二。集内所论，颇已详括，余证悉可参悟而得，毋俟再为拈示也。

一景岳先生《新方八阵》，悉皆平生心得经验之方，立法纯粹以精，能补前贤所未备。习斯业者，日夕浸润而不觉，蒙其惠者，饮食仁寿而有余，惜无歌括成书，便人诵习。余师圣学范先生，临证之暇，曾囊括成章，如汪讱庵《汤头歌括》之例，然简而未备。兹表兄吴鹤山复为增润，汇为一帙，因附刻于集后，以公同好，亦足为博古之一助云。

目　录

卷　上
疡证总论…… 829
疡科调治心法略义
申明外疡实从内出论…… 830
辨脑疽对口论…… 831
脑疽后论
辨百会疽玉枕疽论…… 832
辨夭疽锐毒虚实论
辨大头瘟抱头火丹毒论
辨鬓疽额疽论…… 833
辨凤眉疽眉心疔眉发论
辨眼丹眼漏论…… 834
辨眼胞菌毒眼胞痰核论
辨鼻渊鼻痔鼻衄论
辨龙泉疔虎须疔颧骨疔论…… 835
辨唇疔茧唇皓唇疳论
辨口疮口糜论
辨婴孩螳螂子雪口疳梅花疳论…… 836
辨牙咬托腮寒热虚实传变骨槽论
骨槽风后论
辨牙漏牙宣牙疔论…… 837
辨走马牙疳风热牙疳牙菌论
辨舌喑舌痹论…… 838
辨木舌舌衄论
辨舌疳牙岩舌疔论
辨悬痈搽舌论
辨喉蛾喉痈论…… 839
辨缠喉风虚实不同及小儿马脾风论
辨喉疳喉菌论…… 840
辨喉痹喉癣论
辨梅核气喉喑论
辨烂喉丹痧顺逆论（附：王步三先生烂喉丹痧论）…… 841
辨耳痈耳菌虚实论
辨鸽鹐瘟耳根痈异证同治论…… 842
辨发颐豌豆疮论
辨颈痈锁喉痈论
辨风热痰惊痰论…… 843
辨瘰疬瘿瘤论
辨缺盆疽臁痈胛痛论（附：汤森亭先生肩背臂膊诸痛论）…… 844
辨夹痈米疽论
辨臂痈鱼肚发论…… 845
辨骨輛疽垂臂发论
辨石榴疽鹐痈论
辨輛蛄串肘痈肘后毒论
辨手碗痈兑疽论…… 846
辨手发背手心毒托盘疔论
辨手丫发合谷疽论
辨蛇头疔蛇眼疔水蛇头论
辨代指蛀节疔鳅肚疔论…… 847
卷　中
辨失营马刀生死不同论
辨发背搭手阴阳虚实异证同治论
辨胸发疽膻中疽甘疽论…… 848
辨肺痿肺痈论（附：喻嘉言先生肺痈肺痿论）…… 849
辨井疽心漏论…… 850
辨幽痈赫痈冲疽论
辨乳癖乳痰乳岩论
辨乳痈乳疽论…… 851
辨捧心痈脂痰论
辨胃腕痈脂痈论…… 852
辨胁痈肋痈论
辨腹痈脐痈脐漏论
辨小儿脐风及脐汁不干论…… 853
辨癥瘕癖块论
辨大肠痈小肠痈论
辨小腹痈缓疽论…… 854
辨肾俞发鹳口疽论
辨肠风脏毒论
辨脱肛痔漏论…… 855
辨肛门痈脏头毒偷粪鼠论…… 856
辨臀痈骑马痈论
辨胎火胎毒及猴狲疳论…… 857
辨小儿赤游丹游火论
辨囊痈悬痈论
辨附骨疽附骨痰肾俞虚痰论…… 858

辨流注腿痈阴阳虚实异证同治论
辨大腿痈阴包毒论…… 859
辨鹤膝风人面疮论
辨膝盖痈疵疽论
辨委中毒膝眼毒论
辨鱼肚毒腓腨疽黄鳅痈论…… 860
辨跗阴疽接骨发论
辨外踝疽内踝疽论（附：穿拐疫、驴眼毒）
辨足跟疽厉痈论
辨脚发背脱疽论…… 861
辨涌泉疽足底疔论
辨漏蹄疯驴眼疽论…… 862
辨历节风漏肩风论
卷 下
杨梅疮结毒总论
辨下疳论…… 863
辨肾岩翻花绝证论
辨鱼口便毒论
辨痘毒总论…… 864
辨诸疮总论
辨臁疮血风疮论
辨天泡疮翻花疮论…… 865
辨脓窠疮黄水疮论
辨疥疮痤疿疮论
辨白秃疮肥疮论
辨湿毒疮肾脏风疮论…… 866
辨蜘蛛疮漆疮冻疮论
辨跌打损伤及杖疮合论
辨大麻疯论…… 867

方 汇

卷 上
黄连泻心汤
温胆汤
犀角地黄汤
羚羊角散
真人活命饮
疏肝流气饮
万灵丹…… 868
荆防败毒散
犀角升麻汤
五福消毒丹
五利大黄汤
五香连翘汤
通气散
犀角散
芩连消毒饮
连翘汤
定痛托里散
托里黄耆汤
普济消毒饮
通圣消毒饮
小柴胡汤…… 869
清凉救苦散
黄连解毒汤
如意金黄散
清肝益营汤
托里消毒散
栀子清肝汤
鼠粘子汤
神效黄耆汤
苍耳散
六味地黄汤
补中益气汤
加味逍遥散
辛夷散…… 870
辛夷清肺饮
凉膈散
凉膈清脾饮
紫雪丹
至宝丹
夺命丹
蟾酥丸
归脾养营汤
清凉甘露饮
知柏四物汤
四物逍遥散
理中汤…… 871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升阳散火汤
甘露饮
知柏八味丸
大补阴丸
玉女煎
清胃散
归芍地黄汤
牛蒡解肌汤

地黄饮子
四物汤
导赤散
归芍异功散
桂附八味丸
龙胆泻肝汤
麻杏甘膏汤
银花解毒汤…… 872
清燥救肺汤
半夏厚朴汤
苏子降气汤
升麻葛根汤
葛根芩连汤
升麻鳖甲汤
金匮肾气丸
连翘败毒散
卷　中
益气养营汤
和营散坚丸
加味四物汤
豆豉饼
琥珀膏
必效散…… 873
遇仙无比丸
柴胡清肝汤
人参养营汤
雄黄散
护心丹
乌金膏
内疏黄连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
内补黄耆汤
神授卫生汤…… 874
参耆内托散
橘叶汤
元寿丹
赤豆薏苡仁汤
大射干汤
牡丹皮散
三仁汤
四妙汤
化毒除湿汤
蜡矾丸
五苓散
活血散瘀汤
薏苡仁汤
附子苡仁败酱散…… 875
四君子汤
滋阴除湿汤
和气养营汤
滋肾保元汤
琥珀蜡矾丸
先天大造丸
不换金正气散
六君子汤
参苓白术散
赤石脂余粮汤
黑地黄丸
内消沃雪汤
桂枝和营汤…… 876
当归清营汤
革薤汤
阳和汤
溃坚汤
虎潜丸
独活寄生汤
革薤化毒汤
卷　下
化斑解毒汤
防风通圣散
升麻葛根汤
麻黄一剂饮
仙遗粮汤
金蝉脱甲酒
芎归二术汤…… 877
五宝丹
十味淡斋方
清肝导滞汤
土革薤汤
芦荟丸
二妙散
四妙丸
解毒雄黄散
石珍散
藜芦膏…… 878
普济丹
蛇床子散
一扫光

芥灵丹
消风散
绣球丸
制柏散
四生散
黄蜡膏
复元活血汤
没药降圣丹…… 879
玉真散
补 遗
白虎汤
归脾汤
清营解毒汤
泻火救肺汤
甘桔汤
清肝解郁汤
大黄汤
旋覆葱绛汤
金铃子散
鳖甲煎丸
疏肝导滞汤
羌活胜湿汤…… 880
革薤渗湿汤
苦参汤
通天再造散
醉仙散
苦参丸
硇砂散
翠云锭
清凉丸
北庭丹
蛤粉散
鹅黄散
太乙膏…… 881
黄连膏
金黄散
托里散
麦味地黄丸
红棉散
逍遥散
《千金》苇茎汤
牛蒡子散
石膏散
托里消毒汤
延寿丹
牡丹皮汤
七味神圣汤
黄耆柴胡汤…… 882
鸡子大黄丸
凉血消风散
神应养真丹
四苓散
万应膏
口疳药
杀疳药
化脓生肌膏
夹纸膏
国老散
隔蒜灸法
神灯照法
桑枝灸法
家用膏丹丸散方
红升丹
白降丹…… 883
应用膏
万灵膏
内伤膏…… 884
紫金膏
肉桂膏
紫霞膏
白玉膏
玉红膏
千捶红玉膏
千捶绿云膏
十层膏
麻黄膏…… 885
玉枢丹
黎洞丹
梅花点舌丹
西黄化毒丹
疡余化毒丹
痘后化毒丹
猴疳化毒丹
紫金锭
八将丹…… 886
八宝丹
十宝丹
生肌散

珍珠散
神妙生肌散
冰硼散
冰青散
珠黄散
珠宝散…… 887
阳铁箍散
阴铁箍散
日用应酬围药
四黄散
紫灵散
五香丸
万消化坚丸
化坚丸
八反丸
五龙丸…… 888
洞天救苦丹
虎潜丸
九龙丹
分清泄浊丸
广毒至灵丹
增制史国公药酒方
却病延年药酒
太乙丹
唐栖痧药方
诸葛行军散…… 889
和伤末药
大麻疯方
治疯药酒方
治疯丸药方
白癜疯搽药方
退管丸药…… 890

卷　上

疡证总论

人身一小天地也。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人有五脏六腑，不外乎阴阳气化而已。气化不能有全而无偏，有顺而无逆，故天有时而失常，地有时而荒芜，人有时而疾病。夫病之来也，变动不一，总不越乎内证、外证两端。而其致病之由，又不越乎内因、外因二者。何谓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也，阴也；何谓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也，阳也。发于阳者，轻而易愈；发于阴者，重而难痊。内科、外科，俱是一例。今以内科论之，如风、痨、臌、膈诸证，此发于脏者也，阴也，治之不易愈；如伤寒、疟、痢诸证，此发于腑者也，阳也，治之易愈。伤寒之传经，在阳经者易愈，在阴经者不易愈，夫人能知之。而外科之证，何独不然。有由脏者，有由腑者，有在皮肤肌骨者，无非血气壅滞、营卫稽留之所致。发于脏者，其色白，其形平塌，脓水清稀，或致臭败，神色萎惫，阴也；发于腑者，其色红而形高肿，脓水稠粘，神清气朗，阳也。此其大概也。细论之，发于脏者为内因，不问虚实寒热，皆由气郁而成，如失营、舌疳、乳岩之类，治之得法，止可带疾终天而已。若发于腑，即为外因，其源不一，有火热助心为疡，有寒邪伤心为疡，有燥邪劫心为疡，有湿邪壅滞为疡，此俱系天行时气，皆当以所胜治之。又有寒邪所客，血泣不通者，反寒热大作，烦躁酸疼而似热，热邪所胜，肉腐脓腥，甚至断筋出骨，以致声嘶色败而似寒；又有劳汗当风，营逆肉里，而寒热难辨者；又有不内外因者，膏粱之积，狐蛊之感，房劳之变，丹石之威，无不可作大疔，成大痈；即如误食毒物，跌压杖棒，汤火虫兽等伤，亦皆作痈作脓，总由营气不从之所致也。然则治之奈何？亦在审其脉以辨其证而已。大约疮疡未溃之先，脉宜有余；已溃之后，脉宜不足。有余者，毒盛也；不足者，元气虚也。倘未溃而现不足之脉，火毒陷而元气虚也；已溃而现有余之脉，火毒盛而元气滞也。按定六部之脉，细察虚实，其间宜寒、宜热、宜散、宜收、宜攻、宜补、宜逆、宜从，总以适事为故，未可卤莽图治也。再疮疡之部位，其经络气血之循行，即伤寒之经络也。伤寒无定形，故失治则变生。外证虽有一定之形，而毒气之流行亦无定位。故毒入于心，则昏迷；入于肝，则痉厥；入于脾，则腹疼胀；入于肺，则喘嗽；入于肾，则目暗手足冷；入于六腑，亦皆各有变象，兼证多端，七恶叠见。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者何？曰脏也，腑也，阴阳也，虚实也，表里也，寒热也。得其本，则宜凉、宜温、宜攻、宜补，用药庶无差误；倘不得其本，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慎诸。

疡科调治心法略义

《内经》曰：诸痛疮疡，皆属于心。又曰：营气不从，逆于肉里，乃生痈肿。又曰：膏粱之变，足生大疔。又曰：出汗偏袒，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又曰：开合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又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由此数者而穷之，则知脏腑受病之根源，皮肉结疡之枝叶也。向使内无郁热蕴蓄于中，外无湿热侵袭于内，则肌肉流畅，气血和平，痈何从生、疽何从作乎？凡治痈肿，先辨虚实阴阳。经曰：诸痛为实，诸痒为虚，诸痈为阳，诸疽为阴。又当辨其是疖、是痈、是疽、是发、是疔等证，然后施治，庶不致于差谬。如热发于皮肤之间，肿高根阔者为痈；五脏郁热，毒流骨髓，附骨而生，经日方觉，大如伏瓜为疽。酒色迷真，厚味适口；或心志不遂，郁不得伸，毒生于薄肉处；又或染禽兽之毒，或惹牛马之秽，初生黍米，不加谨护，而误触犯之。轻者必重，重者必危，须用药以解其毒，不然立见其败矣。夫

痈疽发背之证，有五善七恶，不可不辨。动息自宁，饮食知味，一善也；大小便自调，面色光亮，二善也；神气精明，语言清朗，三善也；脓溃肿消，色鲜不臭，四善也；身体和平，起居如常，五善也。五善俱见，善可知矣。若夫七恶，二目紧小，唇青疮黑，一恶也；膊项难转，四肢沉重，目闭耳聋，二恶也；声嘶色脱，面青气喘弗宁，三恶也；不能饮食，纳药呕吐，口不知味，痛极渴甚，四恶也；冷汗虚汗时出，恍惚嗜卧，语言颠倒，五恶也；烦躁咳嗽，腹痛泄泻，小便混浊，六恶也；脓血既泄，肿起犹甚，脓水臭秽，七恶也。七恶俱见，则恶不可言矣。五善见三自吉，七恶有二即凶。凡治痈疽，初觉则宣热拔毒，既觉则排脓定痛。初肿毒成未破，一毫热药不敢投，先须透散；若已破溃，脏腑既亏，饮食少进，一毫冷药吃不得，须用和营扶脾。此固昔人治痈疽发背之法，无过于此。然更当酌以时令，审以脉理，辨其虚实，决以轻重，量势而用，庶不致夭人之天年也。至于伤寒流注，由可汗而失汗，由可和而失和，血滞皮肤，毒阻骨髓，故生斯毒。从上流下者，毒生必少；从下流上者，毒生必多。亦须解表清肌，拔毒清热，可内消而愈矣。若疔毒虽有三十六种之别，其害则一，宜以败毒为主，□□□证治法。至于瘰核、瘿瘤、瘰疬、马刀之疾，俱由湿胜生痰，痰胜生火，火胜生风，风极而患作矣，皆成于内蕴七情，外感六欲，宜清痰降火之剂，宣热败毒之药，既盛必用外消，始觉行以艾灸，切勿妄行勾割。先医曰：诸经惟少阳、厥阴二经生痈疽，惟少阳、阳明二经生瘰疬，盖由多气少血之故耳。凡诊外科之脉，脉浮紧，应当发热，其不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必发痈疽；脉浮而数，身体无热，形默默，胸中微燥，不知痛之所在者，必发痈疽。未溃之先，按之有刀锋之健浮，既溃之后，按之略如锋之轻浮，此易收功也。若未溃之先，脉来迟缓，不疾不徐；既溃之后，脉来健实，或大与洪，难取效也。若一得痈疽，脉来前后虚弱，此危证也。凡刺痈肿，须认有脓无脓，用手按之，手起而即复者有脓，手起而不即复者无脓（此所谓引手）。重按乃痛，脓之深也；轻按即痛，脓之浅也；按之不甚痛者，未成脓也。至于用刀手法，刀口勿嫌阔大，取脓易尽而已。凡用刀之时，深则深开，浅则浅开，慎勿忽略。如开鱼口、便毒、背疽、脐痈、腹痈、瘰疬，宜浅开之；若臂痈、胯疽，肉厚等处，宜深开之，使流出脓，以泄内毒，不可不知也。凡疡初生之时，便觉壮热恶寒，拘急头痛，精神不宁，烦躁饮冷者，其患疮疽必深也；若起居平和，饮食如故，其疮疽浮浅也。如脓出而反痛者，此为虚，宜补之；亦有秽气所触而作痛者，宜和解之；风冷所逼者，宜温养之。如疽发深而不痛者，胃气大虚，必死肉多而不知痛也。凡疮疡时呕者，当作毒气上攻治之，溃后当作阴虚补之；若年老溃后，发呕不食，宜参耆白术膏以峻补之。河间谓：疮疡呕者，湿气侵于胃，宜倍白术。痈疽发渴，血气两虚，用参、耆以补气，当归、地黄以养血。凡痈疽有实热者，易疗；虚寒邪热者，难治。肿起坚硬脓稠者，为实；肿平软漫脓稀者，为虚。凡治痈疽、发背、疔疮、浮痈、一切无名肿毒，先须托里，勿使毒入附延骨髓；托里之后，宣热解毒、定痛排脓，是为急切工夫。

申明外疡实从内出论

夫外疡之发也，不外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与内证异流而同源者也。其始或外由六淫之气所感，或内被七情受伤。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邪必凑之。又云：营气不从，逆于肉里，乃生痈肿。明乎此义，则治证了然矣。如夏令暑蒸炎热，肌体易疏，遇凉饮冷，逼热最易内入，客于脏者，则为疟、为胀；客于腑者，则为吐、为泻；客于肌表者，则为痞、为瘰、为暑热疮、为串毒、为丹毒游火；客于肉里者，则为痈、为疡；客于络脉者，为流注、为腿痈。斯时正气壮强，逼邪出外，依法治之。在内证尤为易愈，或三日，或五日，或一候即霍然矣；若外疡则

稍多日期。亦有暑邪内伏，遇秋而发者，在经则为疟，在腑则为痢，其在肌络则为流注、腿痈等证，是名阳挟阴，用药则以解散和营通络；即不散而成脓，亦不至有大患。又有正亏邪伏深入，交寒露霜降而发者，在内则为伏邪瘴疟，朝凉暮热，或昼夜热而不退，缠延不已，致阴虚化燥，痉厥神迷，内闭外脱，不可为治；在外发痈疡，则为正虚邪实，阴中挟阳；成脓溃后，虽与性命无妨，然收功延日，不能速愈。此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标本之大凡也，为疡科中之第一义，故首揭之。

辨脑疽对口论

薛立斋曰：脑疽属太阳膀胱经积热，或湿热上壅，或风温外感，或阴虚火炽，或肾水亏损、阴精消涸所致。其源之浅深不同，而证之轻重亦异。初起一粒形如麻豆；至一二日微寒身热，渐渐加大；至七日成形，根盘红肿，顶突宽松，是为顺证。斯时憎寒壮热，朝轻暮重，舌白苔腻，胸痞哕恶，脉细弦数，此湿热上壅，即用黄连泻心汤，或温胆法；若面油红，舌干绛赤，烦躁干哕，口渴喜饮，大便坚实，是火热伤液，如犀角地黄汤，或羚羊角、银花、地丁、石斛、芦根、鲜首乌、黄芩、枳壳、山栀、丹皮、灯心、竹叶、夏枯草等类，清其火毒、解其营热。至十四日后脓透，根盘焦紫，热退身凉，脓水淋漓，倘有不能透彻，清营方内加甲末、制蚕、角针，以攻其毒。至二候半，瘀腐渐脱，新肉渐生，身热渐退，脾胃醒复。过二十八日后，腐全脱，新肉满，饮食嘉，调养好，四十日收功。

又有一种阴证，初起形色俱不正，寒热不加重，身虽发热，面白形寒，疡不高肿，根盘平塌，散漫不收，过候不透，脓稀不腐，正气内亏，不能使毒外泄，而显陷里之象。此由平日肾水亏损，阴精消涸，阴火炽甚而成，其危险不能过三候矣。其中犹有三陷变局，谓火陷、干陷、虚陷也。火陷者，气不能引血外腐成脓，火毒反陷入营，渐致神迷，发痉发厥；干陷者，脓腐未透，营卫已伤，根盘紫滞，头顶干枯，渐致神识不爽，有内闭外脱之象；虚陷者，脓腐虽脱，新肉不生，状如镜面，光白板亮，脾气不复，恶谷日减，形神俱削，渐有腹痛便泄寒热，宛似损怯变象，皆不治之证也。大凡此证以小者为对口，大者为脑疽，俗即云落头疽也。由感于六淫之邪而发者，为顺为阳；伤于七情而发者，为逆为阴。余疽仿此。（对疽发背，必以候数为期，七日成形，二候成脓，三候脱腐，四候生肌）

以上论中，自阴证起，及三陷变局，不录方药者，以其变化多端，各宜随证治之。

脑疽后论

脑疽之证，前言从外感受者轻，从五脏蕴结内发于外者重，兹复举而申明之。由外感发者，多生于正中，属督脉所主。督脉起于尾闾穴，贯脊而上，气血交会，毒气得之，乃能外发，故易于高肿溃脓，生肌收口，此为易治之证。从内发者，多生于偏旁，属太阳膀胱经所主。太阳膀胱主司寒水，性质多沉，起于巅顶，贯项两旁，夹脊而下，此处发疽，气血与疮毒交会下流，故疮多平塌，根脚走散，两肩漫肿，膊项难转，背如负石，难以成脓，难溃难敛，此不易治之证。夫所谓从五脏蕴结而成者，其源有五：心绪烦扰，煽动不宁，以致火旺而沸腾，行于项间，与寒水交滞而为脓者一也；恼怒伤肝，项乃三阳经统筋之所，肝伤则血脉不潮，筋无荣养，凝结为肿，故项紧急强痛，不能转侧，其患未溃前，肉色紫暗，坚硬漫肿，破流血水，木痛无肿者二也；思虑伤脾，脾气日损，又或膏粱损胃，胃汁干枯，以致中脘痞塞，气不运行，逆于肉里，乃生壅肿，其患外皮虽腐，内坚不溃，口燥舌干，饮食不进，根脚走散，脓秽色散者三也；忧郁伤肺，肺伤则毛窍闭塞，腠理不通，气不舒畅，纵横经络，结而为肿，其疮形多平陷，色淡不荣华，皮腐脂流，形如汤泼，气粗短促，鼻煤鼻煽，漉

漉生痰，殷殷发嗽者四也；恣欲伤肾，肾伤则真阴之气败，真阴一败，相火即生，此火最能自升自降，或动或静，疮形紫黑，脉数乖度，烦躁口干，随饮随渴者五也。故云内发者重。

外疡中脑疽为第一险证，易成易败，变化多端，故再细论之，特揭篇首。

辨百会疽玉枕疽论

百会疽者，一名玉顶疽。起于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督脉、足太阳之交会处。初起寒热大作，形如粟米，根盘坚硬，疼痛彻脑，头如顶石，色赤者，可治。此由阳经亢极，热气不散，气血凝滞，结聚巅顶而成；或由六阳经受风邪，风火相煽，脏腑热毒上攻所致，其证为阳。治以真人活命饮、泻心汤或犀角地黄汤。至七日成脓，脓泄毒化，调理可愈。若因心事劳攘，或真阴耗竭，虚阳浮泛而发，其色紫黑，三、五日后，闷乱而神不定，则不可治矣。证虽发于阳，实由阴精之消涸也。

玉枕疽，即后脑发，生于脑后枕骨中，由足太阳膀胱经湿热凝滞而成。焮赤高肿者，易治；平塌漫肿，未脓先腐，但流血水者，难治。治与脑疽同。

辨天疽锐毒虚实论

夫天疽锐毒者，发于耳后一寸三分，属少阳胆络，左名天疽，右名锐毒，俗谓之耳后发。此证有虚有实，初起根盘散漫，顶不高突，平塌色白，形神俱静，微恶寒，微身热，渐减谷食。此由肝邪久郁，微感温邪，触动而发。如正旺者，气血亦能化脓，溃后肿消郁散，月余收功。治法用疏肝流气饮，或羚羊角散加石决明、牡蛎、刺蒺，或真人活命饮。如阴亏肝旺，化风逆络，半边头痛彻脑者，正气不能引血成脓，毒必内攻，或手足逆冷，或气喘呃逆，或痉或厥，或七日，或两候而毙，此为真阴证也。

又有温邪阻络，耳后发肿，根松顶高，初起虽色白，成脓却焮红，憎寒壮热，痛则朝轻暮重；溃后即热退肿消，脓尽收口。是即风热轻证，名火痰毒也。治以疏散凉解为主，如万灵丹、荆防败毒散、羚羊角散之类。

辨大头瘟抱头火丹毒论

大头瘟者，系天行邪热疫毒之气而感之于人也。一名时毒，一名疫毒。其候发于鼻面、耳项、咽喉，赤肿无头，或结核有根，初起状如伤寒，令人憎寒发热头疼，肢体甚痛，恍惚不宁，咽喉闭塞，五、七日乃能杀人。若至十日之外，则不治自愈矣。治宜辨之，先诊其脉，凡滑数、浮洪、沉紧、弦涩，皆其候也。但浮数者，邪在表，犀角升麻汤发之。沉涩者，邪气深也，察其毒之盛者，急服化毒丹以攻之；实热便秘者，大黄汤下之；或年高气郁者，五香连翘汤主之。又于鼻内㗋通气散，取十余嚏作效；若㗋药不嚏者，不可治之；若嚏出脓血者，治之必愈。凡左右看病之人，日日用㗋药嚏之，必不传染，切须记之。其病人每日用嚏药三、五次，以泄热毒，此治时疫之良法也。凡经三、四日不解者，不可太下，犹宜和解之，以犀角散、芩、连消毒饮，甚者连翘汤之类。至七、八日，大小便通利，而头面肿起高赤者，可与托里散、托里黄耆汤；如肿甚者，宜砭患处出恶血，以泄其毒。凡病若五日以前，精神昏乱，咽喉闭塞，语言不出，头面赤肿，汤水难入者，必死之候，治之无功矣。须知此疾有阴有阳，有可汗者，有可下者，粗工但云热毒只用寒药，殊不知病有微甚，治有逆从，不可不审也。陶节庵曰：大头伤风之证，若先发于鼻额红肿，以致两目盛肿不开，并面部焮赤而肿者，此属阳明也。或壮热气喘，口干舌燥，咽喉肿痛不利，脉来数大者，用普济消毒饮主之；如内实热甚者，用通圣消毒饮。若发于耳之上下前后，并头角红肿者，此属少阳也。或肌热，日晡潮热，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疼，胁下满，宜小柴胡汤加花

粉、羌活、荆芥、连翘、芩、连主之。若发于头上，并脑后项下及目后赤肿者，此属太阳也，宜荆防败毒散主之。若三阳俱受邪，并于头面耳目鼻者，与普济消毒饮；外用清凉救苦散敷之。大抵治法不宜太峻，峻则邪气不服而反攻内，必致伤人。且头面空虚之分，邪既着空处，则无所不至，治当先缓后急，则邪自服。先缓者，宜退热消毒。虚人，兼扶元气；胃气弱，食少者，兼助胃气。候其大便热结，方以大黄下之，拔其毒根，此先缓后急之法也。盖此毒先肿鼻额，次肿于目，又次肿于耳，从耳至头，上络后脑，结块则止；若不散，必成脓也。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染多不救。泰和间多有病此者，医以承气加板兰根，下之稍缓，翼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缓，终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视之曰：夫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面为肿盛，以承气泻胃中之实热，是为诛伐无过，遂制普济消毒饮子与之，全活甚众。

抱头火丹毒者，亦中于天行热毒而发，较大头瘟证为稍轻。初起身寒热，口渴舌干，脉洪数，头面燃赤有晕。治以犀角地黄汤，或羚羊、地丁、银花、黄芩、山栀、石斛、元参、丹皮、知母、连翘之属。若舌腻有白苔者，宜黄连解毒汤；外以如意金黄散，蜜水调涂即愈。此证不传染。

辨鬓疽额疽论

夫鬓疽者，乃少阳三焦、胆相火妄动，又兼肾水不能生木，或感风热而发。盖鬓发之际，肌肉相薄，最难腐溃。初起寒热交作，头眩，痛彻太阳，甚则耳目连鬓通肿。治法不可妄用针灸，必分阴阳表里邪正虚实治之，庶不致误。如初见疮时，多寒少热，口干作渴，好饮热汤，六脉虚数无力，又兼患上坚硬，不甚燃痛，无溃无脓，疮根流散，此乃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托里为主，消毒佐之，如清肝养血汤、托里消毒散之类。若初见疮时，多热少寒，头眩作痛，口燥舌干，渴欲饮冷，二便闭涩，六脉沉而有力，疮形根脚不开，燃肿疼痛，身体发热，易腐易脓，此乃正气实而邪气虚也，消毒为主，托里佐之，如栀子清肝汤、鼠粘子汤之类。又有形色紫黑，疮势平陷，坚硬无脓，而毒流耳项，又兼气味不正，形容不泽，精神不明，饮食不进者，俱为不治。

额疽，生额上发际之间曲差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起则多发寒热，头疼如砟，不可忍耐，项似拔，腰如折。先宜用万灵丹汗之，以解散风邪；后用清托。又有左额疽、右额疽，状如桃李，此属足阳明胃经积热而成。此处近太阳穴，于溃后外伤风水，即能害人，虽贴膏药，亦须遮护谨密，又宜用药使疮口速敛。如经冬月，即变冷疮。况此处近太阳穴，上至额角，都为险处，如过时溃烂者不治。

辨凤眉疽眉心疔眉发论

凤眉疽者，生于眉心，一名印堂疽。属足太阳膀胱经风热壅结，阴阳相滞而生。初起色黯根平，硬肿疼痛。如初色赤浮肿燃痛，此名眉心毒；若色黑不痛，麻痒太过，根硬如铁钉之状，寒热并作，即眉心疔也。治法初用万灵丹发汗，内服荆防败毒散；若不能消散 者，即用夺命丹、活命饮攻之；有脓刺之，用升膏提毒，生肌散收口。

眉发生于眉棱，无论左右，皆膀胱小肠肝胆四经积热所致。形长如瓜，疼痛引脑，二目合肿，坚硬色赤，按之有根，易成脓者，顺；无脓者，逆；至十四朝不溃，烦闷呕逆不食者凶。治法与前症同。东垣云：初起宜用海马崩毒法救之。

海马崩毒法：凡发背、对口、眉疽等证，初起时用热水自肘后洗至手六经起端处止，日洗数十遍，以泄热毒，务洗至指甲皮穰方可住洗。盖三阳经俱属督脉经所领，洗至指甲皮穰者，俾热从根本而解也。此系秘传，慎勿轻忽。

辨眼丹眼漏论

夫眼丹者，生于眼胞，或在上，或在下。眼胞属脾胃，证虽见于脾胃之部，实由心经受毒，热传脾胃，热毒升上，以致气血凝聚而成丹毒也。风多者，则浮肿易消；热甚者，则坚肿难散。宜以如意金黄散敷之，汤饮则用羚羊、甘菊、石决明、夏枯草、金银花、丹皮、山栀等。如脓成，急以针刺之，迟则眼头自破。此乃睛明穴，内空难敛，成漏者多。

眼漏一名漏睛疮，生于目内眦下，由肝热风湿，病发于足太阳膀胱经睛明穴，其穴系藏泪之所。初起如豆如枣，红肿疼痛，疮形虽小，根源甚深，斯时宜用清解清散。如穿溃每难收敛，遂成漏管，以升药条插入提之，一日一换，数十日方收口。内服神效黄耆汤，或作为丸亦可。此证又有溃断眼边弦者，最难收口。

辨眼胞菌毒眼胞痰核论

眼胞菌毒者，乃脾经素有湿热，思郁气结而成。其患眼胞内生出如菌，头大蒂小，渐长垂出，甚者眼翻流泪，久则致昏蒙。治法用软绵纸蘸水，荫于眼胞上少顷，用左手大指甲垫于患根，右手以披针尖头，齐根切下，血出不妨，随用翠云锭磨浓涂之，其血自止。内宜服凉膈散、清脾饮；若初起时，以清凉丸洗之。

眼胞痰核，结于上下眼胞皮里肉外。其形大者如枣，小者如豆，推之移动，皮色如常，硬肿不疼。由湿痰气郁而成。外用生天南星蘸醋磨浓，频涂眼皮，日数浅者，即消；日数深者，虽不能即消，常常涂之，涂令皮薄，微微剥损，以手指甲挤出如白粉汁即愈。然消散者多。

辨鼻渊鼻痔鼻衄论

鼻渊者，鼻流浊涕不止，或黄或白，或带血如脓状，久而不愈，即名脑漏。乃风热烁脑而液下渗，此肾虚之证也。经曰：脑渗为涕。又曰：胆移热于脑。《原病式》曰：如以火烁金，热极则化为水。然究其原，必肾阴虚而不能纳气归元，故火无所畏，上迫肺金，由是津液之气不得降下，并于空窍，转为浊涕，津液为之逆流矣。于是肾肝愈虚，有升无降，有阳无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此宜戒怒以养阳，绝欲以养阴，断炙煿，远酒面，以防作热。然后假之良医，滋肾清肺为君，开郁顺气为臣，补阴养血为佐，俾火息金清，降令胥行，气畅郁舒，清窍无壅，阳开阴阖，相依相附，脏腑各司乃职，自慎以培其根，药饵以治其病，间有可愈者。苟或骄恣不慎，或误投凉药，虽仓扁不能使之长生矣。主治之方，如初起用苍耳散，久则六味地黄汤、补中益气汤、麦味地黄汤、加味逍遥散，酌而用之可也。

鼻痔者，鼻内息肉，结如榴子，渐大下垂，或时缩进，或时垂出，闭塞孔窍，使气不得宣通。此由肺气不清，风湿郁滞而成。夫鼻孔为肺之窍，为呼吸之门户，其气上通于脑，下行于肺，肺气壅盛，一有阻滞，诸病生焉，故有鼻痔之患。宜内服辛夷散，或辛夷清肺饮；外以硇砂散逐日点之，渐化为水乃愈。宜慎起居，节饮食，庶不致再发。

鼻衄者，或心火，或肺火，或胃火，逼血妄行，上干清道而为衄也。有因六淫之邪，流传经络，涌泄清道而致者；有因七情所伤，内动其血，随气上溢而致者；有因过食膏粱积热而致者。治法：外因者，以辛凉清润为主，如羚羊、犀角、细生地、石斛、生石膏、知母、元参、连翘、山栀、丹皮等；内因者，若系肝阳化风上逆，则宜甘咸柔婉，如阿胶、生地、石决明、天冬、麦冬之属；若肾阴亏损，虚阳浮越者，则以滋潜为主，如六味丸、虎潜丸之类；其由饮食不节而火盛者，则用和阳消毒，如黄

连解毒汤是也。又书谓：妇人产后，口鼻有黑气，及见鼻衄为不可治者，何也？盖五脏之华，皆上注于面，凡色红赤者，阳热之生气也；青黑者，阴寒之绝气也。况口鼻为阳明多血多气之部，而见阴寒惨杀之气，则胃中阳和之气衰败可知矣；复至鼻衄，则阳亡阴走也；胃绝肺败，阴阳两亡，故不可治。

辨龙泉疔虎须疔颧骨疔论

夫面部之上，人中之中为龙泉，人中之旁为虎须，面中高骨为颧骨，俱系阳明络脉经行之地。此三处生疔，俱有轻有重，医者但分轻重治之，不必分彼此之异也。其轻者，多因风热而结，初起迹如蚊咬，而根盘已经坚肿，恶寒身热，次日头破如一粒椒。外用围药敷之，顶用白雪丹，以万应膏盖之；间日揭开，顶如僵腐状，以升膏盖之；再间一日揭膏，其坚腐自落，脓随而出，药用羚羊、地丁、银花、丹皮、知母、连翘、黄连、山栀等类；如火盛热甚，即用犀角地黄汤，或黄连解毒汤；若不透，即以制蚕、角刺透之；脓泄肿消，总以七日为期，后即脓尽收口。其重者，或因于七情内伤，或因于膏粱厚味，醇酒炙煿，五脏蕴热，邪毒结聚而发。经曰：膏粱厚味发疔疽。此之谓也。初起形如粟粒，或如水泡，按之根深，如钉着骨，痛不可忍，根盘漫肿不透，面目浮肿，或坚肿烦红，恶寒身烙热，恶心呕吐，肢体拘急；三四日后，或口噤如痉，神识模糊，此以火毒陷入心包，即名走黄疔，十有九死之证。宜服紫雪丹或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外药亦如前法。又古方有夺命丹，可用一粒入疮头，以膏药盖之。若不省人事，或牙关紧急，以夺命丹为末，葱酒调灌亦可。若有红丝，急宜用针于血丝尽处挑破，使出恶血，以泄其毒，或有生者。又有余毒走络，而遍体发流注者，治与阳证流注同。

辨唇疔茧唇龋唇疳论

唇疔生于上下嘴唇，系脾胃两经火毒所致。初起如粟，或不痛，或痒甚，其形甚微，其毒极深，其色或赤或白；若唇口上下紫黑色者，根行甚急，不一日头面肿大，三、四日即不救。疔毒以愈小而愈横也。治宜急泄火毒，勿损其脾胃之气，毒易散矣。以蟾酥丸、犀角地黄汤主之。外用白雪丹入疮头，以膏盖贴，俟次日揭开，挤去毒血；如未透泄，再用再贴。又初时须细看腿湾委中穴，有紫黑筋，用长针刺破出血，其毒即泄。

茧唇亦生于嘴唇。经云：唇本脾之外候。又云：脾之荣在唇。故燥则干，热则裂，风则瞤，寒则揭。若肿起白皮皱裂如蚕茧状，故名茧唇也。或因思虑暴急，心火焦炽，传授脾经；或因醇酒厚味，积热伤脾，而肾水枯竭。须审其证之因，惟补肾水、生脾血，则燥自润，火自除，风自息，肿自消矣。归脾养荣汤主之；作渴者，早服加减八味丸，午服清凉甘露饮，以滋化源。若妇人患此，阴血衰少故也，四物逍遥散主之。

又龋唇疳，发于小儿嘴唇四旁，红赤无皮，不时燥裂。此由脾经湿热，或胃火积热上壅，小儿时以舌伸龋，以润其燥。以白芷、五倍子为末，掺之即愈。

辨口疮口糜论

夫口疮与口糜者，乃心脾气滞，更外感风热所致。初起不可便用凉药敷掺，恐寒凝不散，内溃奔走，久而难愈。必先用辛轻升散，而后清凉，使郁火达外，再视其所因而治之。若脉实口干，满口色红，而烂斑甚者，此实火也，以凉膈散主之；若脉虚不渴，口内色淡，而白斑细点，此因思烦太甚，多醒少睡，虚火上攻，宜以知柏四物汤加丹皮、肉桂治之；更有脾元衰弱，中气不足，不能按纳下焦阴火，是以上乘而为口疮糜烂者，丹溪所谓劳役过度，虚火上炎，游行无制，舌破口疮是也，又当从理中

汤加附子治之。若作实热，误投凉药，则必致害矣。又小儿生此证者，以阴气未生，阳气偏盛；又因将养过温，心脾积热，薰蒸于上而发。治宜泻心化毒清凉为主。若月内诸病，而口无涎沫者，凶。

辨婴孩螳螂子雪口疳梅花疳论

婴孩螳螂子者，以其在母腹中时吸饮，胎火血热，产下后或三、五朝而发，或半月或月余而发。其始起也，两颊外坚里肿，难于吮乳。斯时即以巴豆一粒，射香七厘，捣研和匀，作两丸，放膏药上，贴两太阳、风门穴，次日即起水泡，揭开，急将银针挑破，去其毒水即愈。此水不可令其流入眼内，若入眼，恐致损明。又法将鲜生地一两，大黄一两，捣烂，和入射香二分，均作两团，扎于两足底涌泉穴。如三日后，仍难吮乳者，即以刀破之，割去其恶腐之物，以真京墨磨涂之自愈；亦有割伤而外颊坚肿成脓者。

雪口疳，乃胎热蕴蓄心脾，上蒸于口，舌上遍生白屑，如鹅之口，故又名鹅口。甚则咽间叠叠肿起，致难乳哺，哺时必多啼叫。急用月石一钱，以滚水泡半茶杯，将棉花裹筋头上，蘸水缴净白苔，重手出血不妨，以冰硼散吹之。如口内舌上生白斑，如梅花瓣者，即名梅花疳，治同上；煎饮用川连、大黄、银花、钩藤、甘草、丹皮、山栀、石斛等，或加犀角汁亦可。

辨牙咬托腮寒热虚实传变骨槽论

夫牙咬托腮者，一生于风寒暑热，阳明湿热交蒸；一生于阴亏络空，少阳胆火循经上逆。生于风寒湿热者，初起恶寒发热，面浮腮肿，牙关不能开合，牙龈胀及咽喉，汤水似乎难入，实可下咽。斯时宜表散透邪，如牛蒡、薄荷、秦艽、僵蚕、夏枯草、荆芥、石斛等类，不可以喉胀热盛，即用鲜地、羚羊清火等药。若遏抑凝滞，则肿愈坚，牙关愈闭矣。至三、四日后，寒热不退，不能消散，其脓结于盘牙尽处者为牙咬，结于腮边外者为托腮，结于牙根者为牙痈，是可清火彻热，如羚羊、犀角、石斛、芦根、薄荷、荆芥之属；如舌白腻滑，恶心呕逆者，即以芩、连、山栀或温胆法；如大便燥实者，以肺胃火盛，即用鲜地、瓜蒌、枳实、杏仁等类。穿溃后邪从脓泄，身热自退，脾胃自复，牙关自开，调养数日，即脓尽收口。

其生于阴亏络空者，或其人素嗜酒，不节欲，常有郁勃不舒，偶感微邪，引动肝阳胆火上循入络。起自牙关坚固不开，腮肿龈胀，恶寒身热，脉细而数，渐渐成脓。至十日或半月后，脓从牙龈而泄，或从舌旁而出，或在左延及于右，或在右延及于左，即名沿牙毒；久则腮边出头，即名穿牙毒；外通里彻，即名骨槽风，延及必成朽骨，必俟多骨脱落，方能收功。此证虽不害人性命，然收功延日，难以速痊。治当以疏肝散郁育阴为主，佐以解毒泄热。

又幼孩生此证者，彼既无醇酒炙煿，又无肝邪郁滞，是因齿生未齐，骨髓未满，营卫未充，偶感风寒客热，袭入骨髓，正不却邪而发。腮颊漫肿，里虽出脓，势必外溃，久不敛口，亦成多骨。治法总以调和气血、扶养胃气为主，俟正气充足，方能脱骨收口矣。

骨槽风后论

夫骨槽风之证，固有传变而成者矣，亦有非传变而成者。其人或有忧愁思虑惊恐悲伤，以致气血凝滞；或由风寒袭入筋骨，邪毒交生。起于耳前，连及腮颊，筋骨之间，隐隐疼痛，渐渐漫肿坚硬，寒热如疟，牙关紧急，难于进食，久则腐溃，腮之里外，仍然漫肿硬痛。此证属在筋骨阴分，故初起肿硬难消，溃后疮口难合，肝脾受伤，热

毒蕴积，是以筋骨紧急，肌肉腐烂，而脓多臭秽。初宜用艾灸以解其毒，服降火化痰清热消肿之剂；溃后或用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补托药中，宜加麦冬、五味。亦有过服寒凉，以致肌肉坚凝腐臭者，非理中汤佐以附子不能回阳，非僵蚕不能搜风也。若牙关拘急不开，宜用生姜片垫灸颊车穴（穴在耳垂下五分陷中）二七壮，兼用针刺口内牙尽处出血，其牙关自开。如外腐不脱，脓水不清，久则必成朽骨，俟朽骨脱去，始能收口。如或穿腮落齿，虚热不退，形焦体削，痰盛不食者，俱为逆证。设至后脾气醒复，饮食加增，亦有向愈收功者。其腐烂处，用口疳药加牛黄、珍珠、儿茶吹之，外用升膏提之。

辨牙漏牙宣牙疔论

牙漏之患，起于心胃火郁，肾阴消涸，或心事郁遏，胃热挟其五志之火而发。有生于上牙龈者，亦有生于下牙龈者。初则高肿作痛，久则上现黄泡，破后出脓渐安，然其口难合，细如针孔，但遇操劳，或心绪烦扰，或煎炒烟酒过度，即再发而肿痛，时出秽脓，更有串至左右齿根者。虽不妨命，为累亦甚。初起宜升阳散火法，或甘露饮；久则当用六味地黄汤加元参，石斛、麦冬、芦根，或凉八味，或大补阴丸等，多服久服，自可全愈。初治切不可用苦寒之药，内服外搽，致令心胃之火郁而又郁，反使火毒根株愈深；亦不可早用敛药，亦能使火毒内敛，便有腐蚀脱根落齿之害。

牙宣又名齿衄，从牙缝中出血，或鲜血时从牙龈外溢。齿乃骨之余，肾之所主也。心肾火邪逼血妄行，故齿出血；然少阴气多血少，血必点滴而出，齿亦隐隐而痛，多欲者恒犯之。治当凉心滋肾，玉女煎或六味地黄汤，或凉八味加骨碎补、女贞子、阿胶、地骨皮等主之。亦有胃经实火上攻，而齿龈出血者，阳明气血俱多，火旺则血如潮涌，善饮者每犯之。宜清热凉血，犀角地黄汤主之，清胃散亦可。又有胃虚火动，腐烂牙龈，淡血常流者，宜归芍地黄汤；仍不止，亦用犀角地黄汤，或玉女煎；吹以杀疳止血药。

风热牙疔，如寒热而起者，初则牙痛，后即龈肿，肿连腮颊，顶尖高突，按之引手，内有脓也，刺之即瘥。治以清透散邪，牛蒡解肌汤或玉女煎，或犀角地黄汤，各宜酌量治之。

辨走马牙疳风热牙疳牙菌论

李东垣曰：走马疳者，肾经热毒上攻，肾脏主骨，齿为骨余，上奔而溃，势如走马之速，故名之。小儿或因胎毒，或因痧痘后余毒，或因伤寒时疫后而发，或因疟痢后而结。其外候，身体壮热，手足时冷，或面浮肿，或滑泄频频；始则口臭，继遂龈烂，色如干酱，后则齿黑，有时牙龈出血，或脓臭成虫，侵蚀口齿，甚至腮颊红肿；次日其色变紫，隔日即黑；再过日，即腐脱齿落，气喘痰鸣，头额冷汗而脱矣。治法：初起宜内服清解，如犀角地黄汤，或玉女煎之类，先去积热，再服化毒丹撒去其毒；吹以冰青散加西黄、珍珠，或亦有得生者。大凡此证秽气冲人者，死；下蚀咽喉，上蚀鼻梁者，死；齿落无血者，死；涎向外流者，死；黑腐不脱者，死；身热不退者，死；穿腮透唇者，死；鼻梁黑暗者，死；脾败便泄，饮食不进者，死。

又有风热牙疳，其来迅速，寒热时作，即以两三日而发，大人小儿多有之。牙缝出血，牙根碎腐，宜以疏散清解为主。亦有不发寒热者，因胃火湿热上蒸而发，治以清解，或苦降泄热，如犀角地黄汤，或黄连解毒汤等；吹药同上，或杀疳药吹之亦可。

牙菌生于牙龈，其形状紫黑色，高低如菌。此属火盛血热兼气郁而成。加味逍遥散主之，前药亦可服。

辨舌喑舌痹论

舌喑者，中风而舌不转运，舌强不能言是也。经曰：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会厌者，声音之户；舌者，声音之机；唇者，声音之扇；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舌为心之苗，然心之本脉系于舌根，脾之络脉系于舌旁，肝脉循阴器络于舌本，少阴之脉走喉咙系舌本；足四经之脉，皆上于舌。邪中其经，则痰涎闭其脉道，舌不能转运，而为之喑矣。有喉喑者，劳嗽失音，即喉咙声哑是也。故喉喑者，喉中之声嘶，而舌本能言；舌喑者，舌本不能言，而喉中之声如故。中风而舌喑者，舌与喉俱病，而音声不能发于会厌也。然有外感内伤之因，外感者，风寒火热之邪也；经曰：诸病暴喑，皆属于火。内伤者，心肺肾三经致病，亦多由痰火壅塞上窍，气血两虚，不能上荣，则舌机不转也；有肾虚而气不归源，内夺而胞络内绝，不能上接清阳之气者；有元气不足，肺无所资者；有血衰而心失所养者。盖心为声音之主，肺为声音之户，肾为声音之根。经曰：三焦之气通于喉咙，气弱则不能上通矣。治者能于根本用力，则丹田清阳之气，自能宣扬振作，故古人每以独参汤、地黄饮子取效也。

舌痹者，强而麻也。乃心绪烦扰，忧思暴怒，气凝痰火所致。夫舌固属心脾，而肝脉亦络舌本。故伤寒邪传厥阴，则舌卷囊缩而不言；七情所郁，则舌肿满口而不得息；心热则舌 裂而疮；脾热则舌滑而胎；脾闭则舌白胎如雪；肝热则舌木而硬。若人无故舌痹者，不可作风热治，盖由心血不足、血虚火烁耳，理中汤合四物汤主之。

辨木舌舌衄论

木舌者，舌忽肿胀，转掉不仁。舌者心之苗，心者舌之本，因心经热毒而发，或因脏腑壅热，心脾积热，其气上冲而发。甚则塞满口中，硬如山甲，若不急治，则致害人。更不可用手去按，按则恐损舌根，每长致语言不清楚。如至啼叫无声，面色频变，而惊疼者不治。治法以小刀点紫黑处，或刺舌下金津玉液二穴，破出血痰，以冰硼散吹之；内服荆防败毒散，煎药内务多加山栀，乃泻火之要品也。

舌衄者，舌上出血，如线不止，是心胃火邪炽甚，逼血妄行，以六味地黄汤加槐花主之，或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亦可；外用槐花炒研细干掺。

辨舌疳牙岩舌疔论

舌疳者，由心脾毒火所致。盖舌本属心，舌边属脾，因心绪烦扰则生火，思虑伤脾则气郁，郁甚而成斯疾，其证最恶。初如豆，后如菌，头大蒂小，又名舌菌，疼痛红烂无皮，朝轻暮重，急用北庭丹点之，自然缩小而愈。若失于调治，以致煽肿，突如泛莲，或状如鸡冠，舌本短缩，不能伸舒言语，时漏臭涎，再因怒气上冲，忽然崩裂，血出不止，久久烂延牙龈，即名牙岩。甚则颔肿结核，坚硬时痛，皮色如常，顶软一点，色黯不红，破后时流臭水，腐如软绵，其证虽破，坚硬仍前不退，此为绵溃，甚至透舌穿腮，汤水漏出，是以又名翻花岩也。因舌难转掉，饮食妨碍，故每食不能充足，致令胃中空虚，而怯证悉添，日渐衰惫。初起肿赤，宜用导赤散加黄连；虚者，归脾汤；便溏者，归芍异功汤。然此证治法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

舌疔，舌上生紫泡，其形如豆，坚硬寒热，疼痛应心而起，亦心脾之火毒也。宜用蟾酥丸含放舌下，随化随咽，以解内毒；甚者刺之，服犀角地黄汤。

辨悬痈搽舌论

悬痈者，生于上腭，形如紫李，坠下抵舌。初起寒热大作，成痈后舌不能伸缩，口

不能开合，惟欲仰面而卧，鼻中时出红涕，乃手足少阴三焦积热所致。治宜刺之，去青黄赤血，吹以冰青散加黄连；内服黄连解毒汤，或犀角地黄汤，数日可愈。

撞舌者，舌根下生痈，或舌下又生一小舌，谓之重舌；又有舌下生三小舌，其状如莲花之形，又名莲花舌。盖舌为心之苗，肝脾脉皆络舌本。或由思虑太过，心火上炎所致；或由脾经有热，阻其气血而成；或由忧思抑郁，肝邪上亢而结。初起头痛，寒热交作，用牛蒡解肌汤发汗；若寒热不退，即用黄连解毒汤，或犀角地黄汤；有脓针之，吹以冰硼散；如无脓，七日后可消。

又或有外感风热，颏下漫肿，而发外悬痈撞舌者，起时头疼项强，寒热交作，有成脓者，亦有不成脓者，以铁箍散围之。治以透表散邪，如热盛，或羚羊角、川连亦可。如过五、六日后，皮色煽红漫肿者，即成脓矣，宜刺之。此证与风热痰毒同。

辨喉蛾喉痈论

咽喉为一身之总要，百节关头，呼吸出入之门户，左为咽属胃，右为喉属肺。或内因，或外感，疡证颇多。试先即喉蛾喉痈论之。夫风温客热，首先犯肺，化火循经上逆入络，结聚咽喉，肿如蚕蛾，故名喉蛾（今世俗传说鸡鹅之鹅，谓不可食菜者，非也）。或生于一偏为单蛾，或生于两偏为双蛾。初起寒热，渐渐胀大，即用疏解散邪，如牛蒡散加黄连、荆防败毒散之类，又以冰硼散加薄荷、川连末吹之。至三、四日后，胀甚痰鸣，汤水难入，宜以刀刺喉间肿处，用皂角（烧灰）、胆矾、牛黄、冰片各一分，射香三厘，为末，吹之，必大吐痰而松。再服清火彻热汤饮，如黄连解毒汤，或鲜地、羚羊、知母、石斛、元参、丹皮、芦根、连翘之属；若不大便者，可服凉膈散通腑泄便。凡蛾有头如黄色样者，必以刀点之；或有不出黄头者，即不必点；至七日后，寒热自退，肿胀自消（大凡风火外疡，总以七日为期）。亦有虚火上炎而发者，以其人肾水下亏，肾中元阳不藏，上越逆于喉中而结，须用引火归源之法，若桂附八味丸是也。辨虚实之法，若实火脉数大，清晨反重，夜间反轻，口燥舌干而开裂；虚火脉细数，日间轻而夜重，口不甚渴，舌滑而不裂也。且外感之肿胀，其势暴急；内因之肿胀，其势缓慢。以此断之，庶无差误。

喉痈生于咽外正中，肿形园正。其感风热而发者，与喉蛾同治；若因心肝之火，上烁肺金，热毒攻喉，而发为痈肿者，宜用龙胆汤，或黄连泻心汤之类。

辨缠喉风虚实不同及小儿马脾风论

夫缠喉风者，热结于喉，肿绕于外（喉之外面亦肿），且麻且痒，风痰壅甚，声如曳锯，是其候也。其证有虚有实。虚证初起前二日，必胸膈气逆，出气短促，忽然咽喉肿痛，痰涎上涌，甚则颈如蛇掣，水浆不入，手足厥冷，手指甲白，手心壮热，最为危险，此由阴亏火亢而发。其人素有痰热，或因饮酒过度而胃火动，或因忿怒失常而肝火动，或因房劳不节而肾火动，火动痰生，而痰热燔灼，壅塞于咽嗌之间；火性最速，所以内外肿痛而水浆难下也。治疗之法，急则治标（标者痰也），缓则治本（本者火也）。或用丸散以吐痰散热，或用鹅翎醮桐油探吐，或以银针刺肿处出恶血，吹以冰硼散，或刺大指少商穴出血，后用汤药以降火补虚。但治法虽多，愈者不过十之一二，医遇此证，亦惟尽人事以待天而已。其证之实者，则由风温袭犯肺胃，风火相煽，上逆于喉，痰涎随而涌上。亦宜先去其痰，后服麻杏甘膏汤。若待三日后，病势不退，或更加咽喉掣紧，面赤气粗，即为不治之证矣。

小儿患马脾风，是风温袭于肺窍，或胸膈积热，心火凌肺，热痰壅盛，肺胀喘满，胸高气急，胁缩鼻张，闷乱咳嗽，烦渴痰潮声嗄，喉间气喘如曳锯者是也；若不急治，死在旦夕。陈飞霞道人曰：盖心为午火，属马，言心脾有风热也，急用牛黄夺命散下

之效；用黑牵牛（半生半炒）、白牵牛（半生半炒）、锦纹大黄（晒）、槟榔（切，晒）各取末一钱，和匀，每用五分，蜜汤调下，量儿大小加减。痰盛，加轻粉一字，以大便泄、痰气平为度。

辨喉疳喉菌论

喉疳，喉间上腭有青白红点平坦者是也，或亦有喉间作痛而溃烂者，此由肾虚火旺、沸腾上部而发。治之须用六味丸加减。若山栀、黄芩、元参、丹参、女贞、知母、龟板之属，随宜用之；吹药冰青散中加五倍子、白芷、牛黄、珍珠、黄连等物。又有肺经热毒积聚而发者，其证生于咽喉之下，肺管之上，看之不见，吹药不到，饮食妨碍，此名过桥疳，溃烂作痛，往往久而不愈。此或系天行疫毒，或系梅疮遗毒，俱宜服化毒丹、银花解毒汤或凉膈散；吹药与上同。

喉菌状如浮萍，略高而厚紫色，生于喉旁，因忧郁气滞血热而生，妇人多患之。轻则半月二十日，重者月余。要在治之得法，患者守戒忌口，方能痊愈。加味逍遥散主之。

辨喉痹喉癣论

夫喉痹者，咽喉肿痛无形（*肿而无形者为喉痹，肿而有形即为蛾为痛*），或肿一边，或肿两边，妨于饮食，阻于呼吸，故名痹也。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少阴君火也；一阳，少阳相火也，二脉俱络咽喉。或其人平素阴亏，君相无制，亢甚逆于喉中而结；或外为风温所袭，助其火邪，致循肺络，入喉而结。其风热喉痹，内外皆肿，痰涎壅塞喉间。治法先去其痰，肿甚者用刀点之，出血泻火，以冰硼散吹之，内服羚羊角散或黄连解毒汤可愈。至虚火上攻而为痹者，宜服六味地黄汤、知柏八味丸、大补阴丸之属，以滋阴壮水为主。又有肾水衰竭，龙火不藏，上越于喉中而成痹者，以肾脉循喉咙，故火亢亦有此证。其人必时时咳嗽，咽燥口渴，手足心热，脉细数。若但壮其水，而龙火不肯潜藏，须用导火归源之法，从下而引之，方能退伏，若桂附八味丸是也。余如阿胶、麦冬、龟板、燕窝、女贞、贝母、元参之类，清燥救肺，亦可随时酌用。

喉癣之生也，始时必有阴虚咳嗽，后遂喉中作痒而痛，咽唾随觉干燥，必再加咽唾而后快，久则成形，或如哥窑纹样，又如秋叶背后红丝，又或红点密密，如蚊蚤咬迹之状。良以真阴亏损，肾火上冲，肺金受烁，营卫枯槁而结。治法与喉痹大略相等。此证若久不愈，则咽喉必至失音而成损怯，不可救矣。治以清燥救肺汤，或大补阴丸，或知柏八味丸。

辨梅核气喉喑论

梅核气者，乃痰气结于喉中如块，咽之不下，吐之不出。《金匮》云：妇人咽中有如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炙脔者，干肉也。此病不因肠胃，故不碍饮食、二便，不因表邪，故无骨疼、寒热，乃为积寒所伤，不与血和，血中之气溢而浮于咽中，得水湿之气凝结难移。男子亦间有之。药用半夏厚朴汤，乃二陈汤去陈皮、甘草，加厚朴、紫苏、生姜也。专治妇人七情之气，郁滞不散，结成痰涎；或如梅核在咽，咯咽不下；或中脘痞满，气不舒畅；或痰饮中滞，呕逆恶心，并可取效。盖半夏消痰降逆，厚朴散结，生姜、茯苓宣至高之滞而下其湿，苏叶味辛气香、色紫性温，能入阴和血，则气与血和，不复上浮也。

喉喑者，谓有言而无声。由风火侵肺，误服寒凉生冷。音雌者轻，虚痨肺损音哑者难治。又病人瘥后，气短及声不出者，皆肺气不行，宜服降气汤，多加前胡，临服

加姜汁以佐之。又妇人有子喑病，经云：妇人重身九月而喑者，胞之络脉绝也，无治，当十月复。谓胎至九月，儿体已长，胞宫之络脉，系于肾经者，阻绝不通，故间有是证。盖肾经之脉，上系舌本，脉道阻绝，则不能言，至十月分娩后，而自能言，不必加治，治之当补心肾。

辨烂喉丹痧顺逆论

夫烂喉丹痧者，系天行疫厉之毒，故长幼传染者多，外从口鼻而入，内从肺胃而发。其始起也，脉紧弦数，恶寒头胀，肤红肌热，咽喉结痹肿腐，遍体斑疹隐隐，斯时即宜疏表，如牛蒡解肌汤、升麻葛根汤，内加消食等药；喉内用珠黄散吹之。至三、四日，温邪化火，热盛痧透者，解肌汤内加犀角、羚羊、石斛、花粉；若大便干结燥实者，凉膈散亦可；如协热便泄，舌苔白腻者，葛根芩连汤。至五、六日，热甚，神识时迷，咽喉腐烂，鼻塞不通，时流浊涕，此以火盛上逆，循经入络，内逼心胞，用犀角地黄汤，或玉女煎内加胆星、石菖、西黄、药珠，或紫雪丹。至七日后热退，遍体焦紫，痧癍如麸壳，脱皮而愈。

如起时一、二日后，脉细弦 劲，身虽红赤，痧不外透，神识昏蒙，语言错乱，气逆喘急者，此疫毒内闭，即为险逆证。可用鲜生地四两捣汁 ，和金汁、梨汁、蔗浆；再用鲜芦根煎汤，磨犀角汁冲和，送化紫雪丹或珠黄散。惟芳香开逐，庶可冀其侥幸于万一耳。

附：王步三先生烂喉丹痧论

夫烂喉丹痧之证，方书未载其名。上稽往古，《金匮》有阳毒之文，叔和著温毒之说，其证形与今之名丹痧烂喉者极合。本论以升麻鳖甲汤、黄连解毒汤主治，是论邪入阴阳二经。治法大例，原未教人穿凿执方，学者以意会之可也。今考斯证，每发于杂气邪阳之令，来势卒暴莫制，如迅雷风烈，令人色沮，见者莫不萎腰咋舌，却走不遑。与费氏所论疫证中，邪火毒伏之例，如脉伏厥冷、汗淋便泄、哕逆躁烦诸恶款相同。甚有一门传染，不数日间相继云亡者。呜呼！其惨酷何至今为烈耶。程郊倩云：古人出疫少，温毒始盛；今人出疫多，温毒亦少。时下种疫之术盛行，或邪毒未泄所致欤，抑亦气运自然之会欤。《吴医汇讲》中，李祖二君，论证论治甚详。所谓骤寒则火郁而内溃，过散则火焰而腐增，洵属至理名言，确乎不拔。然亦不外缪氏笔记中，肺胃为本，先散后清之旨云尔。推此论治，邪气在卫，麻杏甘膏，势所必投；毒火便营，犀角地黄，亦所当取；即如眉寿叶氏，宗喻老芳香宣窍解毒之议，治用紫雪丹，其法亦不可缺。顾临证权宜，要在生心化裁之妙耳。然欤否欤，自有能辨之者，管见一斑，俟高明教政。倘便示以指南，不致苍生贻误，幸甚幸甚。

辨耳痈耳菌虚实论

夫耳者，肾所开窍，又属少阳胆三焦经脉所会之处。为痈为疡，不外乎诸经火逆所致。然有虚火，有实火，不可不辨也。如风温袭阻，初起必寒热往来，头痛，耳中肿胀，脉弦硬数，似乎疟状，用牛蒡、荆芥、薄荷、夏枯草、丹皮、山栀，或小柴胡汤，如得汗邪彻，则肿胀自平；或至三、五日后，胀痛更甚，身热不和，风温化火，必挟肝邪上升，胀痛时如针刺，内成脓矣，用羚羊角、丹皮、山栀、钩钩、夏枯草，或龙胆泻肝汤，俟脓泄邪彻，自热退痛止。但其脓不能即干，必须十日半月收功；以少阳三焦多气少血，血少则肌肉难长，故疮口难合耳，此实火之证也。须知耳内有脓时，不可用末药掺之，盖耳窍止有开而无合，将药纳入，塞阻孔窍，脓不外泄，热毒即循络外达，绕耳红肿，则发外耳痈矣。必欲开刀脓泄方愈。所谓虚火耳痈者，或因肝胆

怒火遏郁，或因肾经真阴亏损，相火亢盛而发。初起亦必寒热，胀而不肿，头顶连项掣痛，脉细数，神形静。此肝阳挟虚火上逆，不能消散，久则成脓，此疡最难速愈。初时用羚羊角散，冀其镇肝清热，久宜用大补阴丸，或金匮肾气丸滋阴补虚，庶可取效。又幼孩三、四岁时，亦有此证，经年脓水不干。此系先天不足，水不养木，肝阳上逆而结。不痛不肿，不必治之；俟阴分足，肝阳平，则愈矣。又小儿因胎风胎热，或洗浴灌水，耳内亦致作痛生脓。初时不可搽药，候毒尽自愈；如月外不瘥，以红绵散治之。

耳菌，耳口中发一小粒，形红无皮，宛如菌状，不作脓，亦不作寒热，但耳塞不通，缠绵不已，令人耳聋。先用针刺破，以玉红膏涂之，耳胀痛，用虎耳草汁滴入耳内，痛即止；内服药同虚耳痈。

附：耳漏生于耳根翎上，女孩穿耳穿伤者多此证，溃脓最难收口，必升药条提之，历久方愈。

辨鸽鹐瘟（俗名土婆风）耳根痈异证同治论

夫鸽鹐瘟者，因一时风温偶袭少阳，络脉失和。生于耳下，或发于左，或发于右，或左右齐发。初起形如鸡卵，色白濡肿，状若有脓，按不引指，但酸不痛，微寒微热；重者或憎寒壮热，口干舌腻。初时则宜疏解，热甚即用清泄，或挟肝阳上逆，即用熄风和阳。此证永不成脓，过一候自能消散。

耳根痈，初起根盘坚肿，其色亦白，止发一边，从无双发，憎寒发热，斯时疏解散邪，得汗则消。如过七日，身热不退，即欲成脓，治用羚羊角散。如寒热无汗，即用小柴胡汤加制蚕、角刺攻透之；俟开刀出脓，肿消热退而安。其时用药，须扶胃和营，不可乱投补托，盖风温偶阻，是正旺邪实，若投参耆归术，必致气血壅滞，脾胃呆钝，脓反不清，以致延绵日期，不即收口。大凡风温偶感者，此为阳实证，正旺邪实，俟脓泄邪退，营卫自和而愈。若用参耆扶正固托，则反受其累矣，此不可不知也，同学者宜类推之。如时邪瘟证后余邪未彻，耳项发颐，亦有成脓者，治法与此同。

辨发颐豌豆疮论

发颐，乃伤寒汗下不彻，余热之毒未除，邪结在腮颌之上，两耳前后硬肿疼痛。初起身热口渴，当用连翘败毒散清热解毒，或普济消毒饮亦可；如正虚邪实，津亏液枯，大便秘结。神识昏蒙，脉来弦硬者，则以犀角地黄汤加西黄、胆星、竹沥主之。又有湿温时邪，或伏邪瘅疟，或温痧疫毒，虽得汗而余邪未彻，走入少阳，发于颐者，身体仍然寒热，舌苔白腻，或大便坚结，或协热下泄，当以泻心合温胆，或葛根芩连汤治之。如寒热不止，患上红肿光亮而软者，热必成脓，穿溃后不可骤投补托，止宜扶胃和营；外以升膏盖贴。如脓不外泄，用升药线提之。

豌豆疮者，亦因伤寒汗下后余毒未尽，故于瘥后而发。只以黄连、甘草、归尾、红花、防风、苦参、荆芥、连翘、羌活、白芷之类煎服。外用芒硝、赤小豆、青黛为末，以鸡子清和猪胆汁调和，敷疮上最效。勿动其痂，待其脱落无痕。

辨颈痈锁喉痈论

颈痈生于颈之两旁，多因风温痰热而发。盖风温外袭，必鼓动其肝木，而相火亦因之俱动。相火上逆，脾中痰热随之，颈为少阳络脉循行之地，其循经之邪至此而结，故发痈也。初起头痛，身发寒热，颈项强痛，渐渐肿赤，投以疏解散邪，势轻者即能消散；若四、五日后，寒热不解，便欲成脓，当清热和营，出脓后扶胃和营，大约半月收功。亦有因于阴虚，少阳三焦火郁上攻，气血凝滞而发者。然此证必兼挟风热，非

纯乎内伤之证也。所以较他证肝邪所发者，犹为易愈耳。

锁喉痈，生于结喉之外，红肿绕喉。以时邪风热，客于肺胃，循经上逆壅滞而发；又或因心经毒气，兼挟邪风结聚而发。初起外候与火痰相似，根盘松活，易于溃脓者顺，坚硬而难脓者重。治法与前证可以参用。

辨风热痰惊痰论

夫风热痰皆发于颈项间，以风温阻于少阳梢络而发。初起寒热，项间酸痛，结核形如鸡卵，根盘散漫，色白坚肿，斯时宜用牛蒡解肌汤，五日后身凉自能消散。如身热不退，即顶尖色渐转微红，而成脓矣，穿溃后脓泄邪退，自能收口。然此证生于幼孩者多，盖风温袭入，化火发热最易成脓，以幼孩纯阳，不耐身热故也。成脓时，或发痉厥不妨。

又有小儿惊后发痰者，以风温初袭，来势急暴，肝阳弗宁，即手足搐搦，有顷其势稍杀，邪即循经而上，结于颈项之间，肿硬成疡，此名惊痰，其儿即惊止体安。如热不退，即欲成脓，不可妄用惊药，但以牛蒡解肌汤主之。

辨瘰疬瘿瘤论

瘰疬之病，属三焦肝胆等经风热血燥，或肝肾二经精血亏损，虚火内动；人或恚怒忧思，气逆于肝胆二经，二经多气少血，故怒伤肝，则木火动而血燥，肾阴虚则水不生木而血燥，血燥则筋病，肝主筋也，故累累然结若贯珠。其候多生于耳前后，连及颈项，下至缺盆及胸胁之侧。其初起如豆粒，渐如梅李核，或一粒，或三五粒，按之则动而微痛，不甚热，久之则日以益甚，或颈项强痛，或午后微热，或夜间口干，饮食少思，四肢倦怠，或坚而不溃，或溃而不合。皆由气血不足，故往往变为痨瘵。《外台秘要》云：肝肾虚热则生疬。《病机》云：瘰疬不系膏粱丹毒火热之变，总由虚劳气郁所致。止宜以益气养营之药，调而治之，其疮自消，盖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若不详脉证虚实之异，而概用追蚀攻下，及行气散血之药，则必犯经禁病禁，以致血气愈损，必反为败证矣。治法：若寒热烦痛者，此肝火风热，而气病也，用小柴胡汤以清肝火，兼服加味四物汤以养肝血；若寒热既止，而核不消散者，此肝经火燥而血病也，用加味逍遥散以清肝火，六味地黄丸以生肾水；若肿高而稍软，面色萎黄，皮肤壮热，脓已成也，宜针以决之，及服托里之剂；若经久不愈，或愈而复发，脓水淋漓，肌肉羸瘦者，必纯补之剂，庶可收敛，若益气养营汤以补气血，六味丸以滋肾水、培肝木，补中益气汤以健脾土是也。又如夏枯草能散结气，而有补养血脉之功，能退寒热，虚者尽可用之。他若贝母、陈皮、木香、香附、青皮、地骨皮、山栀等，为化痰、散滞、利膈之品，亦可随手加入。外又有隔蒜灸之法，或又用 豆豉饼灸之，以琥珀膏贴之亦佳。若其气血未损，而核不消者，方可服散坚之剂，如必效散，或遇仙无比丸，俟其毒一下即止，更以益气养荣汤调理之。又有方用夏枯草、忍冬花、蒲公英各四、五钱同煎汤，朝夕代茶饮之，十余日渐消；然此药但可治标，若欲除根，必须灸肩髃、曲池二穴，以疏通经络。如取此穴，当以指甲掐两肘尖、两肩尖骨缝间接处，其患处觉有酸麻者，方是其穴。此证男子不宜太阳青筋，潮热咳嗽自汗；女人忌眼内红丝，经闭骨蒸烦热，必变成痨瘵而不可救。又幼孩生此证者，系先天禀薄，后天生气不足，营卫并弱之故，宜用丸药以固先天肝肾，煎剂以扶后天脾胃，方可消散而愈。

瘿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也。瘿者，阳也，色红而高突，或蒂小而下垂；瘤者，阴也，色白而漫肿，无痒无痛，人所不觉。《内经》云：肝主筋而藏血，心裹血而主脉，脾统血而主肉，肺司腠理而主气，肾统骨而主水。若怒动肝火，血涸而筋挛者，自筋肿起，按之如筋，久而或有赤缕，名曰筋瘤。若劳役

火动，阴血沸腾，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久而有赤缕，或皮俱赤者，名曰血瘤。若郁结伤脾，肌肉消薄，外邪所搏而为肿者，自肌肉肿起，按之石软，名曰肉瘤。若劳伤肺气，腠理不密，外邪所搏而壅肿者，自皮肤肿起，按之浮软，名曰气瘤。若劳伤肾水，不能荣骨而为肿者，自骨肿起，按之坚硬，名曰骨瘤。当各求其所伤而治其本。大凡属肝胆二经结核，宜八珍加山栀、胆草，以养气血、清肝火，六味丸以养肺金、生肾水。若属肝火血燥，须生血凉血，用四物、二地、丹皮、酒炒黑胆草、山栀。若中气虚者，补中益气汤兼服之。倘治失其法，脾胃亏损，营气虚弱，不能濡于患处，或寒气凝于疮口，营气不能滋养于患处，以致久不生肌而成漏者，悉宜调补脾气，则气血壮而肌肉自生。若不慎饮食起居，及七情六淫，或用寒凉蚀药，蛛丝缠、芫花钱等法以治其外，则误矣。又瘿瘤诸证，只宜服药消磨，切不可轻用刀针掘破，血不止，多致危殆。

辨缺盆疽臑痈胛痈论

缺盆疽者，生肩前陷中。初起肩背拘急，寒热大作，饮食少进，小水不利，即焮红肿痛，有头如水泡，后遂旁生数头，根盘坚硬。此足阳明、手足少阳经积热聚湿所发。宜急治之，若稍缓必致溃烂。是经少血多气，疮口遂有难合之患。初宜蟾酥丸发汗解毒，更与荆防败毒散，溃后宜用补托。

臑痈在肩下膊上，结核如桃，如鹅鸭卵，色赤痛甚，臑臂表里俱肿，惟肘节处差小，有似藕形，故又名藕包毒。属手三阳经，外感风温风火而成。红肿之外无晕者，顺；有晕者，逆。初起，即当发散解毒；成脓后，治以清营彻热；溃后，以扶脾养阴为主。

胛痈生肩膊后下，胁后外层岐骨缝间，或在左臂，或在右臂。同属手太阳小肠经，由风火凝结而成。如生在肩前下、胁前外之上骨缝开合空凹陷中，或在左，或在右，同属心包络经，名曰乐疽，乃血热气郁而成。初起有核，渐肿坚硬，大如鹅卵，疼痛入骨，头疼寒热，治以荆、防、夏枯草、贝母、丹参、地丁、银花、连翘、丹皮、黄芩、山栀之属。

附：汤森亭先生肩背臂膊诸痛论

谨按经云：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故秋气者，病在肩背，然则肩背之痛，当责之于肺无疑矣。但有风寒、风热、气盛、气虚、痰饮之别。盖肺主皮毛，皮毛受邪，以传于肺，郁遏经络，因而作痛，当以辛温之药散之；或风热乘其肺，使气郁甚者，当泻风热，以辛凉之药解之。又肺主气化，而治节一身，或气盛有余，则壅而不行，阻塞经络，肩背则痛；或气血不足，则少气不足以息，亦令肩背作痛。盛则苦辛泻之，虚则甘温补之。又肺为贮痰之器，肺中素有积痰，随气流注经络，以致隧道壅遏为痛，此又当理痰而顺气，盖气清则痰自化也。外此又有肾气上逆作痛一证，此逆气即阴气也。肾中阳虚，浊阴之气始得上干清阳之位，此当甘辛温药峻补真阳，而驱逐阴邪。若专理肺气，反为诛伐无过。臂痛之证，或为风寒湿所搏；或痰饮流入经隧，或因拏重伤筋所致，或因气血凝滞经络不行而作痛。其于治法，风则散之，寒则温之，痰则理之；若因伤筋而血瘀，治以通经而活血。诸法之内，总当佐以姜黄、桂枝，以其横行，为手臂之引经也。

辨夹痈米疽论

夹痈者，又名腋痈，生肩膊下窝内。若其皮色不变，漫肿无头，日久方痛，乃生寒热者，此由肝经血滞，脾经气凝所发。此患难消，终必作脓。未破者，用柴胡清肝汤；已破，则益气养营汤主之。首尾温补，切忌寒凉。三、四日即头痛寒热者，此足

少阳胆、手厥阴心包络、手少阴心三经，外感风热而发，首宜疏风散邪，兼和营通络，则邪热退而肿消矣。

其有赤色坚肿者，名曰米疽。初起之时，其形如核，即寒热时作，亦由肝脾二经忧思恚怒，气凝血滞，并风温外袭而发。其治法即与前二证相参可也。

辨臂痈鱼肚发论

臂疽、鱼肚发者，俱生臂上。在臂外为臂痈，在臂内垂肉处为鱼肚发。总缘经络热极，风邪外干，气血有乖而生也。当分经络，用本经之药为引，行其气血，则未成可消，已成亦易溃而易愈矣。其分经治法，则东垣之论綦详焉。其曰臂痛有六道，以两手伸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后而定之。前廉痛者属阳明，以升麻、干葛、白芷行之；后廉痛者属太阳，以藁本、羌活行之；外廉痛者属少阳，以柴胡行之；内廉痛者属厥阴，以柴胡、青皮行之；内前廉痛者属太阴，以升麻、白芷行之；内后廉痛者属少阴，以细辛、独活行之。夫臂肘之上，接骨之下，内连大小筋脉，此处发痈疖，每举动不便，垂手多坠疼；如脓深彻骨，即伤筋脉，拳缩不舒，搐搦，又宜加缓慢筋脉之药，此治法之大较也。至其散邪清热、化毒和营，则与诸痈疽同治。如秋令伏邪阻络，舌白呕恶、寒热胸闷者，即用泻心或温胆法。如风温夹湿火入络者，即用羌、防、灵仙、片黄之类。

辨骨蝼疽垂臂发论

薛立斋曰：骨蝼疽，生臂外前廉大骨之后，属手阳明大肠经，由七情不和、积怒积忧积热所致。初起生瘰如粟米，渐大如豆。旬日大如桃李，坚硬疼痛不可忍。若紫晕开大腐烂斑点，串通肌肉，遍身拘急发搐，呕哕不食，冷汗自出，滑泄烦躁脉乱者，死。此乃真阴虚极，而火独亢之故。治当滋其化源，勿以扬汤止沸之法误之。

垂臂发，生于垂臂接骨下臂鹅上。起如鸡鸭卵大，皆由营卫不调之所致也。喜患生实处而不透内。治宜祛风散邪、消痰化毒，庶不致有大患矣。

辨石榴疽鹆痈论

立斋曰：石榴疽，生肘尖上一寸余，属三焦天井穴，由三焦相火，与外湿热相搏而成。初起一点黄粟小泡，根脚便觉开大，色红坚硬，渐渐肿如复碗，疼痛不可忍，皮破泛出，叠如榴子，令人寒热时作如疟状。内服蟾酥丸发汗；以菊花烧灰存性，加轻粉少许，研敷肿处神效；破后用菊花蕊煎汤洗之，顶上用夺命丹以膏盖之。此证以九日得脓为吉，反此为凶。汤剂如疔疽调治。

鹆痈生于肘撑上，红肿作痛，若溃之，必殒命，不可轻忽。初宜灸之。

辨蝼蛄串肘痈肘后毒论

丹溪曰：蝼蛄串，生于臂（小臂也）内中廉，属包络经。由思虑伤脾，脾伤则运化迟，故生浊液，流于肌肉，脾气郁滞不舒凝结而成。初起筋骨如中流矢，疼痛渐增，漫肿坚硬，不红不热，手背及内关前后连肿数块，臂膊不能转动，日久其肿块渐次溃破，孔孔时流白浆，内溃串通诸孔，外势肿硬不消，脓水淋沥如漏；患者必面黄肌瘦，饮食减少，午后寒热交作，虚证并添，而成败证矣。初宜逍遥散，次用人参养营汤，调和气血、扶助脾胃，十中可保三、四。若妄投寒凉克伐，损伤脾胃，则活者鲜矣。

肘痈生于肘之围绕，由心肺风火凝结而成，形小为疖，形大为痈。

肘后痈，亦风火郁结，气血凝滞而成。二证初起，俱宜疏散调营。

辨手腕痈兑疽论

丹溪曰：手腕痈，生手腕外面，属手三阳经，由风火湿毒凝结而成。乃皮肉浇薄之处，若迁延日久不溃，或漫肿平塌；既溃，腐烂露骨者逆，难于收功。若肿硬燃赤不烂，而多生头者，即名鼓槌疯，又名手腕疽。

兑疽，生手腕里面，横纹后前梢动脉之间，又名脉疽。初起寒热肿痛，痛彻手膊，举动不便。此乃肺金门户，若溃深则肺气大泄，最为危候。以上二证，均仿疔疽调治。

辨手发背手心毒托盘疔论

手发背，发于手背中渚、液门二穴，属手少阳三焦经，若发于正中劳宫，属手厥阴心包络经，由风热相乘，气血壅滞而结。初起形如芒刺，憎寒恶热，昏闷作痒，疼痛呕逆，遂满手背高肿，后聚毒成疮，深入至骨。成脓溃速者顺；若漫肿坚硬，溃迟为疽；又有初起一粒高肿，隔日即烂，此属湿火。初宜俱用荆防败毒散，次用黄连解毒汤，或犀角地黄汤。（有将手背尽行烂去者，须掺珍珠散，贴白玉膏收功）

手心毒，一名擎珠毒，又名瘭疽，属手少阴心、手厥阴心包络二经湿火之毒所结也。其疮如泡，色如血赤，外形虽小，内毒有余，疼痛非常，日夜无间，此证往往有不能收功，流血至死者。治法必用大补水之剂，佐以解毒之味，如地丁、银花、元参、生地、当归、丹皮、贝母之属。

托盘疔，生于手掌中心，系手厥阴、少阴二经之所司也。由心火炽甚，逼血妄行，肝风鼓舞，毒散四肢，加以忧思过度，酒色不节，遂至毒流骨髓，侵于劳宫，劳宫系心经之脉络，故毒生焉。初起坚硬起泡，其泡明亮者即挑之。治以银花解毒汤。

辨手丫发合谷疽论

五指丫处结毒燃肿者，除大指合谷穴名合谷疽，余皆名手丫发，俗名手丫支。手背丫，是手三阳经受证；手掌心丫，是手三阴经受证。初起如粟，渐大如豆，燃热疼痛不止。此皆由湿火凝聚而成。初起宜疏散清热解毒；成功后其脓不透，即以制蚕、角针透之；待脓泄邪退，扶胃而和其营，然后收功。

合谷疽，又名虎丫毒。此手阳明大肠经湿热之毒结聚之所致也。初起黄粟小泡，热痒燃痛根深。有红线上攻腋内者，即名合谷疔。若初起如豆，渐至漫肿，坚硬燃痛而不可忍者，名合谷疽。治法与前证同。

辨蛇头疔蛇眼疔水蛇头论

蛇头疔，又名天蛇毒，又名调疽。生手大拇指顶头，或生他指。初起如粟，渐大如豆，或如桃李，坚硬燃赤肿痛，疼极连心；又或青或白，乍黄乍紫乍黑，或痒或麻木不痛，自筋骨发出，根深毒重，属手太阴肺、手厥阴心包络经热毒结聚而成。甚则手背手心皆肿，指头皮硬。当以猪胆套之，或以雄黄散涂之，与以蟾酥丸发汗解毒，更服银花解毒汤。若四、五日后溃脓，有黄头可刺者，顺；如不溃无脓，黑色过节者，险。其药即进凉膈，或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等。若毒气攻心，呕吐不食，膨胀，齿缝出血，是为危候。此证脓未熟时不可开刀早，否则致皮裂肉腐，疼痛倍增，不能速愈。若患久即有多骨，多骨出始能收口，虚而不敛者能补之。更有脓不泄，火毒不化，腐烂其筋，至落去一节者。

蛇眼疔，生于手指甲旁尖角间，形如豆粒，色紫半含半露，硬如铁钉。亦火毒所发。若有黄头出如眼者，即以针挑破之。

水蛇头，指头有黄泡明亮者是。亦宜挑破，去其恶水即愈。

辨代指蛀节疔鳅肚疔论

代指俗名痰爪，生指甲身之内。三、四日后，甲面上透一点黄色。初起先肿煞热，疼痛应心，宜用甘草、朴硝各五钱，煎汤浸洗即瘥。如甲面透黄，即系内脓已成，但无路得泄，须用线针在指甲身就脓近处挑一小孔，脓方得出；随后轻手挤尽余脓，用黄连膏贴之易愈。若失治，以致脓毒浸淫好肉，爪甲溃空，必然脱落。宜用琥珀膏贴之，日久收功。

蛀节疔，又名蛇节疔，生于手指中节接骨处，绕指俱肿，其色或黄或紫。由火毒凝结而成。治同疔疽。

鳅肚疔者，一名蛇腹疔。生于手指中节里面，形如鱼肚，故又名鱼肚毒。一指通肿煞热，痛连肘臂。由辛热风湿之毒，上干心经，故发此毒，乃心经受证也。但中指通连五指，若中指疔色紫黑者，其毒必恶，易于攻心；心若受毒，即呕吐不食，神识昏迷，而为不治之证矣。务用护心丹时时呷之，再服夺命丹以追其毒。余治同疔疽。

卷　中

辨失营马刀生死不同论

夫失营马刀，一为不可治，一为可治，以患处部位相同而形又相似，故并而论之。失营者，由肝阳久郁，恼怒不发，营亏络枯，经道阻滞，如树木之失于荣华，枝枯皮焦故名也。生于耳前后及项间，初起形如栗子，顶突根收，如虚痰疬瘤之状，按之石硬无情，推之不肯移动，如钉着肌肉者是也。不寒热，不觉痛，渐渐加大；后遂隐隐疼痛，痛着肌骨，渐渐溃破，但流血水无脓，渐渐口大内腐，形似湖石，凹进凸出，斯时痛甚彻心，胸闷烦躁，是精神不收，气不摄纳也；随有疮头放血如喷壶状，逾时而止。体怯者，即时而毙；如气强血能来复者，亦可复安。若再放血，则不能久矣（亦有放三、四次而毙者，余曾见过）。此证为四绝之一，难以治疗。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其应用之方，如加味逍遥散、归脾汤、益气养营汤、补中益气汤、和营散坚丸等，酌而用之可也。

马刀由肝胆二经郁逆气火所结，亦生在颈项间，其形长而坚硬，按之有情，甚有连发累累，沿至胁下胸前者，亦恶证也。倘患者能使情怀舒畅，调养得宜，治之以疏肝散邪、和营软坚，则可于半载一年之内而获全愈。设不能自爱，又或境遇不齐，证则有增无减，绵延日久，疮头破烂，脓血大溃，肿势愈坚，遂成损怯而毙者多矣。然究非若失营之不可治也。故合二证而论之，以明其生死不同如此。用药与瘰疬同。

辨发背搭手阴阳虚实异证同治论

发背、搭手之为疡重矣，其证各异，而治则同揆也，故合而论之。发背者，发于脊中，属督脉及足太阳膀胱经，其证有上中下之分。伤于肺，则发于上，在天柱骨下；伤于心与肝，则发于中，为对心发；伤于脾与肾，则发于下，为对脐发。大抵发背之证，其名虽多（有莲蓬发、蜂窝发、对心发、对脐发等名），总不越乎阴阳二证。其感于六淫之邪而发者，为阳证。初起或一头，或二头，数日后，或大如手掌，或大如碗面，煞赤肿高，疼痛发热，烦渴不宁，势若甚重，其脉洪数有力，能进饮食。先以蟾酥丸发汗，更与银花解毒汤，或犀角地黄汤清营解热，勿使伤其脾胃。俟脓一溃，诸症悉安。须知有脓时，急宜当头开之，否则使毒内攻，致生变证。至溃后，即腐烂尺余者，若无恶证，则投以大补之剂，肉最易生，此阳证易治者也。其感于七情而发者，

为阴证。或由于郁怒忧思，或由于房劳过度，或由于膏粱厚味，醇酒炙煿，丹石热毒，其人平素阴精消涸，火毒内生结聚，酿成大患。初起一头如粟，根盘散漫，不甚高肿，不甚焮痛，色不红活，紫滞无神，脉微细而无力，饮食不进，止觉闷痛烦躁，大渴便秘，睡语咬牙。四、五日间，疮头不计其数，形如莲蓬，故名莲蓬发，又名蜂窠疽发。若见中间一头独大，四边出无数小头者，即名百鸟朝王。疮口各含黄浊，而积日不溃，按之流血。至八、九日，其头成片，所含之物俱出，通结一衣，揭去又结，其浮面共烂为一疮，肉虽腐而不脱，其脓内攻，其色黑黯。此元气大虚，而为内陷之证，必致神昏痉厥，手足逆冷，腹痛泄泻，而不可救矣。必于成功后，用参耆内托散，峻补元气，冀其引血成脓，化毒外泄；外用乌金膏或夺命丹盖贴，以提其毒，俾不至肿不溃，腐不烂，方得生机。丹溪曰：痈疽未溃，以疏托解毒为主；已溃，以托补元气为主。陈远公谓：阳毒可用攻毒，阴毒必须补正。此数语，实为外科枢要，慎勿坐失机宜，致证危势笃，而束手待毙也。

至于搭手，亦有上中下之分。上搭手生于肩膊后骨上，去背沟二指之间，名鼠疽，乃手足太阴、太阳之所司也；中搭手生于脊骨第九椎两旁膏肓穴，名青龙疽，系阳明、太阴之所司也；下搭手生于脊骨第十四节腰窝间旁开三寸肓门穴，乃太阴经之所司也。谓之搭手者，因患者以手搭之，上中下俱能搭着，故名。盖上搭由上焦积热，中搭由心火有余，下搭由肝脾火炽，总归于下元虚弱、肾水耗散而成。此证亦有阴阳之别。阳证形高而肿起，阴证形低而陷下；阳证色红，阴证色带滞；阳证初起必痛，阴证初起必痒；阳证溃烂多脓，阴证溃烂多血；阳证由于外感，阴证由于内伤。其调治之法，与发背之证，大略可通，虽曰证有大小，势有轻重，而所以清热化毒、补养气血之方，则无二致也。此二证中，亦有三陷变象，与脑疽同，其候数亦同。又发背搭手及脑疽，至溃脓腐脱后，新肉既满，而口不敛，有忽发流火者，其人憎寒壮热，甚至神识昏迷，疮口四边红赤，延开四布，切勿惊惧。斯时可用凉血清解，如鲜地、犀角、丹皮等。俟一日或二日后，汗出身凉，赤退肿平，其疮口自然敛小。此由营卫亏损，火旺浮越所致。汗出而火自散，营卫自和，疮口自敛矣。世俗睹此，每莫能措手，不知非败证也。外又有流毒一证，疽发肿大，势如发背，但头虽溃，而外面不腐，因暑湿郁遏而成。若脓出稠厚，而内腐易脱者易愈。治与阳证发背同。

又治发背、搭手之证，最妙灸法，不问日期、阴阳，肿痛或不痛，或痛甚，但未成脓，或不溃者，俱可灸之。取大蒜切片，安疮头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壮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方止，其毒气自然随火而散；若有十数头作一处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饼，铺疮头上，聚艾于蒜饼上烧之亦可。盖如此恶证，惟隔蒜灸，及涂乌金膏有效。

辨胸发疽膻中疽甘疽论

胸发疽生于正胸堂，去结喉三寸，与心窝不远，乃手足六经交会之所，其患最凶，丧人性命，宜速治之。若三、四日失治，则皮开肉裂，甚可畏也。宜用牛黄、熊胆研细，香油调涂四边弦上，以免开花。如痛甚，用乳香、没药为末，铺粗纸上，外以青布片卷好，蘸清油点火，在疮四围照之，痛自止矣。内服蟾酥丸、活命饮，以消散之。若便秘脉实者，即与凉膈散通腑泄热；成功后，托里消毒；溃，则用八珍、十全等补剂敛口。

膻中疽生心窝上、两乳中间，属任脉膻中穴。盖膻中为气之海，气所居焉，能分布阴阳。若脏腑阴阳不和，七情不平，则发此毒。初亦服蟾酥丸、活命饮；若肿硬发热作呕，大便秘结，烦躁饮冷，舌干口苦，六脉沉实有力，宜服内疏黄连汤，以内除之，使邪气不致传变归心则吉。余如前证治法。

甘疽，生于乳上肉高耸处，属肺经中府穴之下。无论左右，皆由忧思气结而成。治法同上。

辨肺痿肺痈论

人有久嗽后肺受损伤，皮肤黄瘦，毛悴色焦，咽喉雌哑，寒热往来，自汗盗汗，气喘不得卧，小便数而不渴，口中有浊唾痰沫而无脓，寸口脉数而虚涩者，此为肺痿。人有胸膈间作痛，咽干口燥而渴，喘急不得安卧，咳嗽不止，吐痰便觉疼甚，按之更增气急，痛不可忍，四肢微肿，喉间闻腥臭之气，随吐脓血，胸前皮肤甲错，肉微起，其人能右睡而不能左卧，左卧即喘急不安，脉数而有力者，此为肺痈。痿者，萎也，如草木之萎而不荣，为津亡而气竭也；痈者，壅也，肺气郁逆，久壅而成也。盖肺为五脏华盖，处于胸中，主于气，候于皮毛。凡劳伤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内感于肺，则汗出恶风，咳嗽短气，鼻塞项强，胸胁胀满，久而不瘥，便成肺痿；又或汗下过多，重亡津液，亦能致之。若其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逼于荣，吸气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热相搏，气血稽留，蕴结于肺，久则变为肺痈；至如房欲不节，肾水亏而虚火上炎，又或醇酒炙煿，辛辣厚味，薰蒸于肺，无不可成痈也。然痿为正气虚，痈为邪气实。正气虚者，治之宜缓；邪气实者，治之宜速；虚则宜补中带清，实则宜补中用泻。治痿，宜清燥救肺汤；治痈，则未溃者，宜葶苈大枣泻肺汤，或千金苇茎汤；其已溃者，宜内补黄耆汤。

附：喻嘉言先生肺痈肺痿论

《金匮》所论肺痈、肺痿之证，谁秉内照，旷然洞悉，请以一得之愚，僭为敷陈。人身之气，禀命于肺，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统摄而顺行；肺气壅浊，则周身之气易致横逆而犯上。故肺痈者，肺气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气委而不振也。才见久咳上气，先须防此两证。肺痈由五脏蕴崇之火，与胃中停蓄之热上乘乎肺，肺受火热薰灼，即血为之凝，血凝则痰为之裹，乃至咳声频并，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浊痰如胶，发热畏寒，日晡尤甚，面红鼻燥，胸生甲错，寸口脉滑数而实，此肺结之痈，日渐长大，则肺日胀而胁骨日昂。始先即能辨其证属表属里，极力开提攻下，无不愈者。奈何医者但知见咳治咳，或用牛黄、犀角冀以解热，或用膏子油粘冀以润燥，或朝进补阴丸，或夜服清胃散。千蹊万径，无往非杀人之算，病者亦自以为虚劳尸瘵，莫可奈何。迨至血化为脓，肺叶朽坏，倾囊吐出，始识其证，十死不救，嗟无及矣。间有痈小气壮，胃强善食，其脓不从口出，或顺趋肛门，或旁穿胁肋，仍可得生，然不过十中二、三耳。《金匮》治法最精，用力全在未成脓之先。今人施于既成脓之后，其有济乎。肺痿者，其积渐已非一日，其寒热不止一端，总由胃中津液不输于肺，肺失所养，转枯转燥，然后成之。盖肺金之生水，精华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伤之窦最多，医者粗豪，不知爱护；或腠理素疏，无故而大发其汗；或中气素馁，频吐以倒倾其囊：或痺成消中，饮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肠枯便闭，强利以求其快，漏卮难继，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途。于是肺火日炽，肺热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声以渐不扬，胸中脂膜日干，咳痰艰于上出，行动数武即喘鸣，冲击连声，痰始一应。寸口脉数而虚，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为肺痿之病。《金匮》治法，非不彰明，然混在肺痈一门，况难解其精意。大要缓而图之，生胃津、润肺燥、下逆气、开积痰、止浊唾、补真气，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热，以复气之清肃。如半身痿废，及手足痿软，治之得法，亦能复起。虽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关，可不置力乎。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属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肺痈为实，误以肺痿治之，是为实实；肺痿为虚，误以肺痈治之，是为虚虚。此辨证

用药之大略也。

辨井疽心漏论

井疽生于心窝，乃任脉经鸠尾穴，又名穿心毒，最为难治。此因心火妄动而发。若初起状如黄豆，即炊赤高肿，心躁烦而肌热如焚，唇干舌燥黄色，渴饮冷水，斯时或以凉膈散通腑泻热，或用犀角地黄汤清营解毒。若得疮势渐退，自可调理而愈。如或坚硬紫黑，毒气内陷，恶闻食臭，呕吐不宁，精神恍惚，腹胀泄泻者，不治。又有起时肿硬，肉色不变，积久穿溃者，此名穿心冷瘘。乃因多食生冷死厌之物，恶毒积久，内犯心包络，故外发于心掩也。宜以温补气血之剂治之。

心漏者，初时胸间生疮，因不慎酒色，致成漏窍，每每流血，久则神形困惫，腰痛难伸，行同伛偻。此其疡虽属心，根由于肾；夫心肾本相通也，心气必得肾气以相生，肾气必得心气以相闭。心漏之成，成于肾气之泄，安可不补肾气之衰乎？然补肾而心气不闭，则补肾无益，盖有出气而无止气耳。或云漏疮多成于湿热，今补肾而不闭心窍，则漏不愈；闭心窍而不去湿热，只治心肾，漏亦不能愈也。然漏亦不同，漏在他处者，可泄其湿热；在胸间者，不可泄湿热也。盖漏既成于肾虚，肾虚则寒而非热也；肾虚者，肾水虚而非邪水盛也。补真阴而邪水自消，温肾寒而湿热自退矣。温肾丸主之：鹿茸二具（去毛，酥炙），附子二枚（泡，去皮脐），人参、青盐各二两，瓦松二枝，红枣四两。煮枣捣丸。每空心酒下三十丸，服月愈而漏自愈。一方无瓦松、人参。此方兼治肾虚腰痛如神。

辨幽痈赫痈冲疽论

幽痈，生脐上七寸。初起如粟，渐增漫肿疼痛，形如鹅卵，甚则坚硬，牵痛胸胁。由过食膏粱厚味，忧思气结，肠胃不通，火郁而成斯毒，自内发外者也。初服神授卫生汤，溃后即用补托。

赫痈，生脐上三寸，属任脉经建里穴。由七情郁火凝结而成。初如粟粒，痒痛相兼，其肿迅速，寒热往来，甚则呕哕，牵引脐痛。初肿微红，顶尖根束，渐透赤色者，以活命饮消散之；成脓后，用托里消毒散；既溃，宜参耆内托散。

冲疽，一名中发疽，生于脐上二寸，系任脉经下脘穴。由心火炽甚，流入肾经所致。肿高色赤，脓稠者，易愈；若平塌黑色，膨胀恶心，脓水清稀，内肾疼痛，泻利无度，谵语直视者，死；溃久不敛者，死。凡此皆属虚耳。法宜用大补之剂。如能受补，即不死也。

辨乳癖乳痰乳岩论

薛立斋曰：乳房属足阳明胃经，乳头属足厥阴肝经。男子房劳恚怒，伤于肝肾；妇人思虑忧郁，损于肝脾，皆能致疡。第乳之为疡有不同。有乳中结核，形如丸卵，不疼痛，不发寒热，皮色不变，其核随喜怒为消长，此名乳癖。良由肝气不舒郁积而成，若以为痰气郁结，非也。夫乳属阳明，乳中有核，何以不责阳明而责肝？以阳明胃土最畏肝木，肝气有所不舒，胃见木之郁，惟恐来克，伏而不扬，气不敢舒，肝气不舒，而肿硬之形成，胃气不敢舒，而畏惧之色现，不疼不赤，正见其畏惧也。治法不必治胃，但治肝而肿自消矣。逍遥散去姜、薄，加瓜蒌、半夏、人参主之（此方专解肝之滞，肝解而胃气不解自舒，盖以瓜蒌、半夏，专治胸中积痰，痰去肿尤易消也）。

有乳中结核，始不作痛，继遂隐隐疼痛，或身发寒热，渐渐成脓溃破者，此名乳痰。或亦由肝经气滞而成，或由于胃经痰气郁蒸所致。用药疏肝之中，必加贝母、半夏、瓜蒌等以治痰，则未脓可消，至已溃必兼补气血，方易收口。

乳疡之不可治者，则有乳岩。夫乳岩之起也，由于忧郁思虑，积想在心，所愿不遂，肝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结聚成核，初如豆大，渐若棋子，不红不肿，不疼不痒，或半年一年，或两载三载，渐长渐大，始生疼痛，痛则无解日，后肿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气秽，渐渐溃烂，深者如岩穴，凸者如泛莲，疼痛连心，出血则臭，并无脓水，其时五脏俱衰，遂成四大不救。凡犯此者，百人百死。如能清心静养，无挂无碍，不必勉治，尚可苟延。当以加味逍遥散、归脾汤，或益气养营汤主之。此证溃烂体虚，亦有疮口放血如注，即时毙命者，与失营证同。

辨乳痈乳疽论

夫乳痈之生也，有因乳儿之时，偶尔贪睡，儿以口气吹之，使乳内之气闭塞不通，以致作痛（此即外吹证），因循失治而成者；有因所乳之子，膈有滞痰，口气燠热，贪乳而睡，热气吹入乳房，凝滞不散，乳汁不通，以致结核化脓而成者；亦有忧郁暴怒伤肝，肝气结滞而成者；又有肝胃湿热凝聚，或风邪客热壅滞而成者。始时疼痛坚硬，乳汁不出，渐至皮肤燠肿，寒热往来，则痈成而内脓作矣。凡初起，当发表散邪、疏肝清胃，速下乳汁，导其壅塞，则自当消散；若不散成脓，宜用托里；若溃后肌肉不生，脓水清稀，宜补脾胃；若脓出反痛，恶寒发热，宜调营卫；若晡热燠肿作痛，宜补阴血；若食少作呕，宜补胃气，切戒清凉解毒，反伤脾胃也。况乳本血化，不能漏泄，遂结实肿，乳性清寒，又加凉药，则肿硬者难溃脓，溃脓者难收口矣。其药初起，如牛蒡子散、橘叶汤、逍遥散之类；溃后，则宜益气养营汤。又若半夏、贝母、瓜蒌消胃中壅痰，青皮疏厥阴之滞，公英、木通、山甲解热毒、利关窍，当归、甘草补正和邪，一切清痰疏肝、和血解毒之品，随宜用之可也。又有湿火挟肝阳逆络，或时疫、或伏邪聚结而成者，起时乳头肿硬，乳房燠红漫肿，恶寒身热，毛孔深陷，二、三日后，皮即湿烂，隔宿焦黑已腐，再数日后，身热退而黑腐尽脱，其生新肉如榴子象。掺以珍珠散，以白玉膏盖之；内服疏肝清湿热之剂以收功。此湿火浮痈也。再妇人乳头有数孔，一孔又有一络，络于乳房。其始生痈也，只患一络，迨其脓血出尽，又患一络，逐络递及，遂至满乳，则危而不救者多矣。初起，每早服元寿丹，可保不传余络。（今外科谓乳有数穰，欲传穰者非也）

若其始生硬肿，即有头出，后复旁生数头，头中有脓不多，此名乳疽。是为阳明痰热之毒，兼挟肝胆之火结成。治当清理痰气、疏通肝邪、解毒和营，如荆、防、苏叶、白芷、贝母、瓜蒌、青皮、夏枯草等物，在所需用矣。

附：内吹，孕妇二、三月，或至八、九个月，乳中有核成痈。是胎气旺而上冲，致阳明乳房结肿疼痛。宜服石膏散清之可消；若溃后虽脓出腐脱肌生，必俟分娩后始能收口。

乳头风，乳头干燥而裂，痛如刀刺，或揩之出血，或流粘水，或结黄脂。此由暴怒抑郁，肝经火邪不能施泄所致，胎前产后俱有之。内服加味逍遥散；外以白芷末，乳汁顿熟调敷。

男子乳疖，与女子不同。男子乳头属肝，乳房属肾，以肝虚血燥，肾虚精怯，故结肿痛。治当以六味地黄汤加归、芍、青皮主之。

辨捧心痈脽痰论

捧心痈，生于人字骨下低陷中，肿坚色白，脉空芤无力，腰痛肤黄面浮。有因脱力中伤，或受伤营卫失和而发；有因抑郁伤肝，肝邪乘脾，脾气不能运行，致气血留滞而发；亦有因病后脏腑气衰，营卫不能通调而发。治法宜和营通络，调养气血，使之渐渐内消。若至成功出脓，每易成损怯，难以痊愈。

脯痰生于中腕穴下，或左或右。初起结核，渐渐肿大，坚硬色白，其病因脉证，与捧心痈相似，治法亦同。此证宜速治，若成功后，脓从呕吐出者不治。

辨胃腕痈脯疽痈论

胃腕痈者，生于中腕穴（又名胃募，在人字骨下三指，脐上四寸）。有外痈，有内痈。外痈在皮里膜外，初起漫肿，渐渐煽红成脓。此由平素醇酒厚味，湿热积聚，脾阳失运，凝滞气血而发；或因伤寒结胸，腑气虽通，脾肺气虚，不能升降，以致湿浊混淆，留滞不散，营卫失和而结。治当利其湿热，开提肺气，扶助脾胃，清营解毒，庶能消散。倘有脓即宜开破，以泄其邪，后用补托收功。至于内痈，俗名脯痈，生于胃中。初起中腕穴必隐痛微肿，按之坚硬，身皮甲错（不泽也），寒热如疟。多因醇酒炙煿，七情火郁，又外感寒气隔阳，使热浊之气填塞胃脘，胃中清气下陷，营气不从故发。右关脉必见沉细，盖胃脉见于右关，本宜洪大，而反沉细者，是见胃气之逆也。人迎（胃经穴，在急喉两旁）脉来甚盛，以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人迎反甚耳。有此二脉，痈已成矣。其时少阴厥逆，机关不利，胸膈痞闷，腹中疼痛连心。若脉洪数者，已有脓也，宜急排之，赤豆薏仁汤主之，大射干汤亦可。设脉迟紧者，虽脓未成，已有瘀血也，宜急下之，牡丹皮散主之；如痰气上壅者，甘桔汤；大便不利者，太乙膏作丸服之；小便赤涩，腹满不食者，三仁汤；体倦气喘作渴，小水频数者，肺气虚也，补中益气汤加麦、味补之。此证若脓自口吐出，必至毒气漫延，腐烂肠胃，脾气日衰，饮食少纳，形神憔悴，精耗气竭而毙。

辨胁痈肋痈论

胁痈，又名穿胁痈，或发于左胁，或发于右胁。人之两胁乃足厥阴肝经气分出入之道路，一有阻滞，不得疏通，郁而为痛，故血亦为之凝聚矣。是以胁之上下发毒，皆属肝经。此证多因郁怒肝火而发，或因肝胆之气不平，而风火内搏，营逆血热结聚而发。惟虚怯人生之；若肥胖内实者，鲜此证也。初起，宜栀子清肝汤解郁泻火；已成，四妙汤加青皮、香附；脓成者，即针之，勿伤内膜；溃后，宜八珍汤加山萸肉、牡丹皮、泽泻，兼滋肾水。但气虚胃弱之人，亦不可过与补阳之药，恐内受热剂，则虚热愈盛，盛则透伤内膜，切宜慎之。又病因虚劳所得，如破流臭败，脓水清稀，补托不应者，是死证也。

肋痈生于肋条骨间，又名侠荧痈，亦由肝火郁怒结聚而成。初起骨间隐痛，渐渐肿起，后或大如杯碗，色或赤或白，疼痛难忍，内肠绞刺。患在左，痛牵右肋；患在右，痛牵左肋。体虚之人，难以胜受。惟此处痈疽，多是内毒却入攻而死者多。人染此患，急宜用针刺出脓血，防其内攻。若至二候，溃出稠脓为吉，溃出清水为凶。治法与前证参用。

辨腹痈脐痈脐漏论

腹痈者，亦名腹皮痈，生于腹之皮里膜外。乃脾经之毒，因食煎煿油腻，酒醉太过入房，以致毒不流通而结，无论左右，隐痛日久，后发痈肿于皮外；右关脉见沉数而腹痛甚者，是其候也。不可过服克伐之药，若希图消散，过伤胃气，则肿不能溃，溃不能敛，难致收功矣。初，宜服活命饮，或化毒除湿汤；溃后，服托里消毒汤。

脐痈生于脐中，由心经积热流于小肠经，毒聚而成（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故发是毒）。肿大如瓜，高突若铃，或红或白。但脐为任脉神阙穴，禁针之所，宜早消散，否则恐其内溃。若有脓，即穿破出外为吉。初，宜多服蜡矾丸，汤剂则用黄连解毒合五苓散治之，或导赤散加归尾、赤芍、银花亦可。

漏脐疮，或因肾虚火亢而发；或因恼怒气郁而发。宜服补剂，外以生肌散敷之。又小儿脐中撒尿，因肝肾亏乏，气不宣化，是童痨败证，不治。

辨小儿脐风及脐汁不干论

凡儿生月内，肚胀腹硬，脐围浮肿，口撮眉攒，牙关不开，名曰脐风撮口证。盖因脐带剪短，或包缚不紧，以致水湿浸脐，客风乘虚而入，传之于心，蕴蓄其邪，复传脾络，舌强唇青，手足微搐，喉中痰响，是其候也。服延寿丹少许即愈。如神脱气冷者，不治。

夫脐为根本，风湿防护须严，一有所失，则脐肿不干，每出青黄水，久而作搐，入于经络，即成风痫，并撮口脐风，皆为恶候。宜以五倍子研末掺之。但初生小儿，仅如血泡，不可用冰射之膏贴之，并忌大寒大热之剂。盖肌肉未坚，脏腑柔脆，难以抵当耳。

辨癥瘕癖块论

夫癥者，征也。血凝痰滞，有形可征，故一定而不移。瘕者，假也。由气结聚，无形成假，故推之而可动，且时有时无，来去靡常，发无定所。至于癖块者，与癥相似，每在两胁，有由疟而得者，谓之疟母；有由气而得者，谓之气癖。窃思三者之证，皆内为喜、怒、忧、思、悲、惊七情所致。盖人之气血，营卫一身，上下周流，无时或间，苟得充实顺序，积聚何由而生？一有所伤，则气液水谷，失其运旋，以致稽迟而为积为聚也，故数证者俱从郁论，病本在于肝脾，而胃与八脉，亦与有责。治之之法，当从诸经，再究其气血之偏胜，气虚则补中以行气，气滞则开郁以宣通，血衰则养营以通络，血瘀则入络以攻痹。如或营伤气阻者，须于养营之中，通泄其气；如或络虚则胀，气阻则痛者，须以辛香苦温、和络通降；又如肝胃两病者，宜泄肝救胃；肝胃脾同病者，则扶土制木；肝脏之气，独郁不宣者，宜辛香专治于气；血痹络逆失和者，宜辛香专理其血；病由冲任扰及肝胃而逆乱者，仍从肝胃两经主治，宜疏降温通。凡此皆施治之大要，贵在医者之生心化裁耳。总之用攻法，宜缓宜曲，不可太峻，太峻则正气受伤；用补法，忌涩忌呆，须当疏利，疏利则积滞可去，此尤不可不知也。至于古人调治之方，若金铃子散、疏肝导滞汤、益气养营汤、鳖甲煎丸、旋覆葱绛汤等，俱可酌用，须随机应变，不执方而方始为我用矣。

辨大肠痈小肠痈论

夫大肠生痈者，或其人平素醇酒炙煿，湿热郁蒸，相传受伤，肺气不能宣降，致湿热下注，壅遏气血而发（肺与大肠为表里，肺伤则湿热下注于大肠而生痈也）；或由七情所伤，饥饱劳役，担负重物，致使气血乖违，湿动痰生，肠胃痞塞，运化不通而结。初起发热恶寒，脉数而芤，皮毛甲错，右足屈而不伸，腹急渐肿，按之急痛，大便坠重，小便涩滞若淋。如痈未成者，宜以大黄汤下之，瘀血去尽自安；如体虚脉细，不敢下者，以活血散瘀汤和利之；痈已成，腹中疼痛，胀满不食，便淋刺痛者，以薏苡仁汤决之。如脓从大便出者，易治；若在脐旁出头者，即以卧针刺之；若从脐内出脓者，不治。亦有脐突肿硬，绕脐生疮者，此名盘肠痈证，治法与上同。

小肠痈者，少腹肿而硬，按之则痛，左足屈而不伸，溲数似淋，时时汗出，复恶寒，身皮甲错，腹皮急，甚则腹胀大。此证或由于肝邪积聚，寒凝气阻而成；若由于产后经期气滞瘀凝，营卫失和而发；至若奔走暴急，负重远行，或醉饱房劳，生冷并进，致肠胃受伤，败血浊气壅遏，皆能致之。其因久积阴冷所成者，宜用温热之剂以温发之，《金匮》之用附子苡仁败酱散是也；其因内结热所成者，宜利之，《金匮》之

用大黄汤是也；若气滞瘀凝者，宜用旋覆花葱绛汤。又薛立斋曰：脉迟紧者，未有脓也，宜牡丹皮汤下之，当有血下；脉洪数者，已有脓也，用薏苡仁汤排之；小腹疼痛，小便不利，脓壅滞也，用牡丹皮散主之；气血虚者，宜用八珍汤加黄耆、肉桂、丹皮、北五味敛而补之。古人治法，可以酌用。要知成脓后，外有头可刺者为顺；若外不可刺，而或从小便出脓者死。盖大小肠二痈，虽名为肠痈，大抵生于皮里膜外者多，故能在外出脓，是为易愈；若外无头者，必生于肠内，而肠皮甚薄，易于腐烂，此恶证也。彼大肠痈之从大便出脓者，以湿热内结，腑气通而顺势下趋，出尽秽浊，故可愈。至从脐内出脓者，大便必结而不通，邪从上泄，难以去尽，久则烂肠，故不治耳。而小肠痈之脓从小便出者，以其邪传入膀胱渗泄，或恐腑气不能宣达，而秽浊即未能循窍下行，因致正虚邪着，延久而毙者多矣。

辨小腹痈缓疽论

小腹痈，生于小腹皮里膜外。或因膏粱厚味，或因七情火郁，以致脾虚气滞而成，小儿乃惊积亏损所致。初起漫肿坚硬，肉色不变。数日后，有热渐红者，属阳，易治；无热不红者，属阴，难治。此证不问初起未溃已溃，俱宜助胃壮气，而以行经活血之药佐之，如四君子汤加川芎、当归、白芷、枳壳之类。如误用克伐攻利凉药，败证必出。若其纯阴无阳者，宜十全大补加参、耆、姜、附以温发之。又有肿高烦赤作痛者，此属湿火，先用仙方活命饮，或化毒除湿汤；成脓后脉洪数者，用托里消毒散。

缓疽，生于少腹之旁，乃脾经气滞寒积而成。坚硬，不红不热，痛引腰腿，有数月不溃者。若寒热间作，饮食减少，渐致羸瘦，此属败证。治宜补养气血、温通经络，理中汤合四物汤主之。

辨肾俞发鹳口疽论

肾俞发者，即腰疽，生于两腰内肾陷肉之间，或生两腰中间，最为险候。盖肾为性命根本，藏精藏气藏神；又乃受命先天，育女育男育寿。此必房劳过度，气竭精伤，欲火销阴，外阳煽动，以致真阴从此而耗，既耗之后，其脏必虚，所以诸火诸邪，乘虚而入。其证初起令人口干，寒热大作，百节俱痛。如本脏稍有真阴制火，疮形自可高肿红活为脓。治以人参养营汤加山萸肉、北五味、知母、黄柏，及加减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疮形紫黑干枯，坚硬不作脓者，为真阴内败，再无可生之理，死在十五日前后。

鹳口疽，发于尾闾穴之高骨尖上，亦名尾闾发，《灵枢》名锐疽。此由三阴亏损，督脉之经浊气湿痰流结而成。初起形似鱼肫，久则突如鹳嘴，朝寒暮热，日轻夜重，溃后稀脓出而无禁，又或鲜血出而不停。凡发此者，壮年犹可，老者可危。初宜滋阴除湿汤和之；已成未溃者，和气养营汤托之；溃而不敛者，滋肾保元汤补之；久而成漏者，琥珀蜡矾丸、先天大造丸，兼服甚妙。

辨肠风脏毒论

夫大肠之下血也，一曰肠风，一曰脏毒。肠风者，邪气外入，随感随见，所以色清而鲜；脏毒者，蕴积毒久而始见，所以色浊而黯。经云：阴络伤，则血内溢而便血。人惟醉饱房劳，坐卧风湿，生冷停寒，酒面积热，使阴络受伤，脾胃虚损，外邪得而乘之，以致营血失道，渗入大肠而下，久则元气愈陷，湿热愈深，而变为脏毒矣。先便而后血者其来远，先血而后便者其来近。治法大要，先当解散脾胃风邪，热则败毒散，冷则不换金正气散加川芎、当归，后随其冷热治之。其或内伤阳气不足，下焦之阴，无元阳以维之而下血者，宜补中益气汤、六君子及参苓白术散加芎、归、枳壳、地

榆、槐花等。盖血气出于谷气，故必赖补中升阳，以胃药收功，胃气一回，血自循经络矣。

附：林氏谓：肠风者，本足阳明清气不能升发透达于四肢腠理之间，下陷于大肠，大肠之血脉亦随此气而虚陷，陷久则气血郁结而化为湿热，因此血随气滞，凡登圊气陷火迫之时，其血先粪而至，至则清散不多。初起谓之肠风，盖因方中多用荆芥、防风、升麻诸风药，升举清阳之气，遂疑为外感之风也；即使是风，亦血热所化之风，岂外风能入于大肠也哉。至于脏毒者，因肠风日久，气血两虚，虚陷之气日甚，而大肠之湿热蕴积日深，手阳明大肠为积血之处，其势必随气下陷，从粪之前后而来，来虽不痛，而其色多黑黯成块，故有毒之名，而实无痔漏、肠痈脓血疼痛之毒也。若其病久远，气血愈亏，则脾胃之元气谅必先亏，不能统运周身血脉，使之流行无碍，亦随陷于大肠，而成结阴便血之证。在下清气不举。便血而兼飧泄之病；在上浊气凝结，中满而兼喘嗽之恙；甚至肢体浮肿，胸腹胀闷而死。是证就分为三：轻曰肠风，甚则脏毒，重则结阴也。结阴者，阴气内结，不得外行，渗入肠间，乃寒湿生灾而阴邪之胜也。

附：冯鲁瞻曰：风寒暑湿热外邪所乘，皆可下血。盖风喜伤肝，肝伤则不能藏血，因致下血；醉后饮冷，寒饮内伤，血为寒凝，渗入大肠，因致下血；内外伤湿，湿伤凝胃，随气下流，故致下血；膏粱人厚味酒色，藜藿人劳役过度，以致热积下焦，故致下血；更有内伤阳气不足，阴无所摄，脾虚阳气下陷，不能统血，每致下血。初起之脉，或沉数有力，或弦数不清，久则芤数无力，或沉涩而弱，至结阴脾虚之脉，非芤涩，则虚搏。治法：初则宜于升阳清热，次则清补相兼、和血解毒。结阴则当升清利浊，兼于温补其血可也。

附：妇人崩中证

丹溪曰：妇人崩中者，由脏腑伤损、冲任二脉血气俱虚故也。若劳动过极，脏腑俱伤，以致冲任气虚不能约制经血，故忽然而下，谓之崩中暴下。治宜大补气血之药，举养脾胃，微加镇坠心火之剂，以治其心，补阴泻阳，经自止矣。

辨脱肛痔漏论

夫脱肛之证，有因久痢久泻，脾肾气陷而脱者；有因中气虚寒，不能收摄而脱者；有因酒湿伤脾，色欲伤肾而脱者；有因肾气本虚，关门不固而脱者；有因湿热下坠而脱者。又肛门为大肠之使，大肠受寒受热，皆能脱肛。老人气血已衰，小儿气血未旺，皆易脱肛。经曰：陷者举之。徐之才曰：涩可去脱。皆治脱肛之法也。考叶天士先生治脱肛之证，不越乎升举、固摄、益气三法。如气虚下陷而脱者，宗东垣补中益气汤举陷为主；如肾虚不摄而脱者，宗仲景禹余粮石脂丸及熟地、五味、兔丝辈，固摄下焦阴气为主；如肝弱气陷，脾胃气虚下陷而脱者，用摄阴益气，兼以酸苦泄热为主；如老年阳气下陷，肾真不摄而脱者，又有鹿茸、阳起石、补骨脂、人参等提阳固气一法，观其案中所载诸条，亦云备矣。医者宜奉以为宗也。又汪讱庵云：有气热血热而肛反挺出者，宜用芩、连、槐、柏及四物、升、柴之类，苦味坚阴。然斯证虽多，但苦寒之味不可恃为常法耳。

痔疮者，肛门内外四旁忽生红瘰，先痒后疼，后成为痔。或因其人素有湿热，过食炙煿厚味；或因醉饱入房，筋脉横解，精气脱泄，热毒乘虚流注；或因淫极强固其精，以致木乘火势，而反侮金；或因担轻负重，竭力远行，气血纵横，经络交错；或因阴虚火炽；又妇人临产，用力过甚，血逆肛门，亦能致此。若破而不愈，则成漏矣。此证属肝、脾、肾三经。凡阴精亏损者难治，多成漏证；若肺与大肠二经风热湿热者，热退自愈；若不守禁忌者，亦成漏证。至成漏后，有串臀者，有串阴者，有串肠者，有

秽从疮口而出者，形虽不同，治颇相似。其初起时，肠头肿而成块者，湿热也；作痛者，风热也；大便燥结者，火也；溃而为脓者，热胜血也，当各推其所因而治之。凡遇煅痛便秘，小便不利者，宜清热凉血、润燥疏风；若气血虚而为寒凉伤损者，宜调养脾胃、滋补阴精；若大便秘涩，或作痛者，润燥除湿；肛门坠痛者，泻火导湿；下坠肿痛而痒者，祛风胜湿；小便涩滞肿痛者，清肝导湿；其成漏者，养元气、补阴精为主。大凡痔漏下血，服凉药不应者，必因中气虚不能摄血，非补中升阳之药不能愈也，切忌寒凉之剂。亦有伤湿热之食，或肠澼而下脓血者，宜苦寒之剂内疏之。凡痔漏脉弦绝涩者，难治；滑大柔和者，易治。经云：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其属肝脾肾明矣。若有患痔而兼疝，患疝而兼下疳，皆属肝肾不足之变证，但用黑地黄丸、益气汤，以滋化源为善。若专服寒凉治火者，无不致祸。凡痔疮溃久不愈，而成漏管者，若内服外洗，纯用苦寒，必致脾元日损，肌肉难生。若妄用刀针，药线系扎，铅丸悬坠，利剪割切，良肉受伤，反以致害。又或日将药纡插入拔出，致疮内四傍新肉磨成硬管，愈插愈深，遂成痼疾，此皆医之过也。

辨肛门痈脏头毒偷粪鼠论

盖肛门为足太阳膀胱经所主（足太阳会阳穴在肛门之旁），是经为湿热所聚之腑，此处生痈，每由于酒色中伤，湿浊不化，气不流行者多。其始发也，恶寒身热，绕肛而痛，煅红漫肿，大便坚结不通，小便亦艰。初宜清泄肺胃，如鲜地、杏仁、槐米、地榆、芩、连、枳壳、芦根、蔗汁等类。若大便再不通行，即用凉膈散通腑，得大便一行，其湿毒随便而泄，或亦有不成脓者。如便通后其肿痛仍然不减，绕肛成脓者，为脏头毒；或左或右成脓者，为偷粪鼠；在两边出脓者，为肛门痈。投药宜用归尾、革薤、槐米、苡仁、丹皮、山栀等，清理下焦湿热。此证溃脓后，自热退身凉痛止，倘或肝肾充足，气血和谐，即可于十日之内收口矣。如延久不敛，每多成漏，总以升药条提之。此疡虽有三名，其实总归湿热下注而结。用药治法俱同，故并而论之。

按：治漏管，又有挂割之法，最能败事，但增痛损神，漏终不去。盖肉理阻隔而成管。若不渐渐入药，腐脱拔去，焉能肌理沦泱？如近时诸葛静山治法最妙，惜其人已故，其法失传。

辨臀痈骑马痈论

臀痈生于臀上胯下近大腿处，由太阳膀胱湿热流结，气血凝聚而成。形大如盘，肿阔盈尺，上覆其腰，下遮其胯。此为阴中之阴，务须宣热拔毒，大补气血，培养肾胃，滋补根源。如此，庶血易聚而脓易作，毒易出而热可宣。不然，经时累月，肿仍如故，疼痛日深。是以中年之后，犹虑患此。惟一见虚弱，即与滋补，可保终吉。若妄以清凉败毒，内服外敷，则气血得寒益凝，毒气不得外发，反致内攻，多致不救。治法：如初起患上有头，红热坠重如石，口干发热者，此毒从五脏蕴积，宜内消沃雪汤通利积热，外敷如意金黄散拔出瘀脓紫血，内兼托药自愈；如漫肿色白，脉虚弱者，此寒凝湿滞，气血两虚，宜与桂枝和营汤，兼服万灵丹发汗；溃后，服八珍、十全收口。

骑马痈，亦名骗马坠，生于肾囊之旁，大腿根里侧，股缝夹空中。由肝肾湿火结滞而成。此处乃至阴之下，医治不可过用寒凉之剂，又不可用刀针，如用只可针一、二分，慎之慎之！初起，以七味圣神汤治之甚妙。盖此毒乃乘虚而入，必大补其血，而佐以逐邪之品，则病去如失矣。余法与前同。

附：上马痈，生于左臀之下褶纹中；下马痈，生于右臀之下褶纹中；坐马痈，生于尻骨略上。总由湿热凝结而成。

辨胎火胎毒及猴狲疳论

夫小儿之有胎火胎毒何也？或其父醉酒入房而得胎孕；或既孕之后，房欲不禁，内蕴火毒；又或其母滋味过厚，忿怒无节，惊喜不时，火热燔灼，营血不清，儿在胎中吸饮秽浊。此皆先天受毒，致产后，或月内，或月余，其毒骤发。痛楚号泣，臀腿煽红紫晕，其肤碎裂，状如刮痧，或遍体煽赤，或口糜难乳，或咽肿音哑。若不急治，毒即内陷，腹满气逆，致成胎惊而毙者多矣。治以生大黄磨浓汁，调入西黄末，再以金银花、芦根、甘草。钩钩，煎汤冲服，得大便泻后，其火自退，毒气外泄，即可调理而愈。

如或臀肿煽烂，红赤无皮，或亦有煽赤遍体者，此即名猴狲疳。缘其父曾患下疳杨梅恶疾，服轻粉升药，遏抑毒气在内，故遗毒于胎元，须以猴疳化毒丹治之，四、五十服可愈。设或晚治，毒气浸淫，亦必内陷，渐致形瘦神怯，音哑鼻塞，气逆腹满而不可救，慎之慎之！

辨小儿赤游丹游火论

赤游丹者，乃心火内郁，三焦风热乘之，故发于肌肤之表，风胜则树木皆摇，故令游走殊速。名之丹者，以应心火而色赤也，形如云片，上起风粟，作痒而痛，或发于手足，或发于头面胸背，令儿躁闷腹胀，发热，游走遍体，流行甚速，须急治之。自腹而流于四肢者，易治；自四肢而归于腹者，难疗。治宜凉心泻肝，如龙胆泻肝汤、犀角地黄汤之类。又当顺天时，若暑热，以通圣辛凉之剂解之；严寒，以升麻、葛根辛温之剂解之。外宜用磁锋砭去紫血，以泄其毒，再用精肉片贴之；或用鸡子清调浮香末涂之亦可。又有色白者，名白游风，其候流块作痒，大小不等，津水作烂，此感风湿而发，治以疏散渗湿为主。

游火者，或头面，或腿上，红赤肿热，流散无定，以碱水扫上，旋起白霜者是也，其色光亮，其热如火。治宜疏风清火、凉血解毒，外用白海蜇皮洗净拭干，包扎患处一伏时，揭开看，如蜇皮黄枯，即另换一张包裹，如此三、四张，即消散矣。

辨囊痈悬痈论

囊痈者，阴囊痈肿。乃足厥阴肝经所主，由肝肾二经阴亏湿热下注而成。初起肿痛，小便赤涩，当用龙胆泻肝汤清利解毒，或芩、连、黄柏、山栀、苡仁、木通、甘草、当归之类。若脓已成而小便不利者，是热毒壅闭也，先用托里消毒散，后用针以泄之；若脓已出而肿痛不减者，是热毒未解也，用清肝益营汤。此证由阴道亏、湿热不利所致，故除湿滋阴药不可缺。若溃后脓清或多，或敛迟者，须用十全大补汤加山萸、丹皮、泽泻以补益之；如虚而不补，少壮者多成瘤疾，老弱者多致不起。又有脱囊，起时寒热交作，囊红睾肿，皮肤湿裂，隔日即黑，间日腐秽，不数日间其囊尽脱，睾丸外悬，势若险重，其实不妨，皆由湿热下流所致。掺以珍珠散，以白玉膏盖之，内服四苓或革薤汤。又有一种水疝，肿痛而皮色光亮，无热无红，内有聚水，宜用针针之，引去水气则安，内服五苓等利湿之药。

悬痈生于肾囊之后，谷道之前，又名海底漏，最难收功。患此者，俱是极虚之人，由足三阴经亏损，湿热结聚而发。初生状如莲子，日久渐如桃李，赤肿煽痛，溃后轻则成漏，重则气血沥尽，变为痨瘵者多矣。治法：初起肿痛而小便赤涩者，肝经湿热也，龙胆泻肝汤主之；若煽肿发热者，清肝解毒，小柴胡去半夏、人参，加车前、黄柏、芎、归、甘草；已溃者，用八珍汤加制甘草、柴胡梢、酒炒黄柏、知母，切不可过用寒凉，损伤胃气；惟制甘草一药，名国老散，不损血气，不动脏腑，其功甚捷，最

宜用之。

辨附骨疽附骨痰肾俞虚痰论

附骨疽者，俗呼为贴骨痈，生于大腿外侧骨上，此阴寒之证也。凡人环跳穴（足少阳穴名）处无故酸痛，久而不愈者，便是此证之兆。盖由元气素亏，风邪寒湿乘虚入里，络脉被阻失和，致血凝气滞而发。始时臀腿间筋骨酸疼，甚者曲伸不能转侧，不红不热，皮毛不变，身体乍寒乍热，而不能作汗，积日累月，渐觉微微肿起，阴变为阳，寒化为热，热甚则腐肉为脓，此疽已成也。谓之附骨者，以其毒气深沉附着于骨也。肾主骨，肾经阳和之气不足，故肾部隧道骨缝之间，气不宣行，而阴寒之邪得深袭伏结，而阴血凝滞，内郁湿热，为溃为脓。古人有用附子者，以温补肾气，而又能行药力、散寒邪也。大略此证初起治法，宜用温经通络、宣达阳和、渗湿补虚为主。若脉见滑数，按之软熟，脓已成也，速宜开之，毋使久留延漫，否则全腿俱溃矣。至出脓之后，须温养气血、扶胃和营，方能速愈，切不可用寒凉外敷内服，贻害非小。

附骨痰者，亦生于大腿之侧骨上，为纯阴无阳之证。小儿三岁五岁时，先天不足，三阴亏损，又或因有所伤，致使气不得升，血不得行，凝滞经络，隐隐彻痛，遂发此疡。初起或三日一寒热，或五日一寒热，形容瘦损，腿足难以屈伸，有时疼痛，有时不痛，骨酸漫肿，朝轻暮重，久则渐渐微软，似乎有脓，及刺破后，脓水清稀，或有豆腐花块随之而出，肿仍不消，元气日衰，身体缩小，而显鸡胸鳖背之象，唇舌干焦，二便枯秘，或脾败便泄，饮食少纳，渐成童痨而毙。又大人亦有之，男则系房劳不禁，色欲过度，肾水干涸而生；女则由真阴不足，经枯血闭而发。起时腰痛足软，腿膝酸楚，渐渐腿股肿胀，又名股阴疽；久则成脓，或腰间肾俞穴，肿硬色白，即名肾俞虚痰。二证溃脓后，皆不能收功。

辨流注腿痈阴阳虚实异证同治论

夫流注腿痈，证虽殊而治则一，要在辨其阴阳，明其虚实而已。若因于风寒客热，或暑湿交蒸，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能越于皮毛，行于营卫之间，阻于肌肉之内，或发于周身数处而为流注（有生于四肢关节者，有生于胸腹腰臀者），或发于腿上而为腿痈，此属实邪阳证。初起憎寒壮热，或微恶寒发热，遍身骨节疼痛，其肿处渐渐加大，斯时宜以发散透解，或亦可以消散；如身热无汗，即能成脓（大抵阳证流注出脓，即似伤寒之出汗）。其色虽白，不可认作阴证虚证（流注腿痈，大率皆色白）。或亦有根盘白而顶微红者，此必脓已成（流注腿痈成功，即顶色白而脉见滑数，按之软熟，其脓已成），即欲开之，以泄其邪；邪泄后方得热退身凉，而元气自然来复，脾胃亦醒，饮食有加，数日间气血充盈，即能收口矣。其有体虚之人，元气不足，或因郁结伤脾，暴怒伤肝，气凝血滞，或湿气逆于肉凑，或寒邪入于筋络，或湿痰阻于经隧，或瘀血注于关节，又或病后余邪发散未尽，种种病由，皆因真气不能运行，使邪气壅滞而为患也。其发为流注也，或结块，或漫肿，或一或三或五或七（流注总是仄数），此犹未穿，彼又肿起，外候则恶寒发热，饮食减少，脉来细弱。此必培其脾胃，祛其寒湿，调其营血，脾胃健则血自生而气自运行，岂可不固其本根，妄用寒凉克伐之剂，而蹈虚虚之戒哉。其发为腿痈也，则漫肿无头，皮色不变，乍寒乍热，时痛时酸，筋屈不伸，不能转动。苟非大补气血，温经通络，何以能使之消散？更何以使之速起速溃、易敛易愈也？此虚证属阴之治法。异证同揆，惟贵学者审察而明辨之耳。

阳证流注腿痈，必欲辨明风寒暑热，客于何部经络，总以发表和营。如正旺邪实，宜万消化坚丸攻透，方能无脓即消，有脓即溃，屡用屡验，切勿以药味峻猛而避之。如溃脓后，急欲调和脾胃；若久不敛口者，方可补托。如阴寒着骨而发，足不能伸舒，或

身不能转动，必须用阳和汤温经通络，溃后调治与前同。

辨大腿痈阴包毒论

大腿痈之证，发于内侧者，属肝脾二经；发于外侧者，属胆胃二经。或由于湿热不化，留滞经络，阻其气血而成；或由于风寒湿外邪侵袭，壅遏不行而结。须辨其色之赤白，审其证之阴阳，然后施治。势燃肿痛者，属湿热，宜清利解毒；平陷坚硬，色不变者，为阴邪凝结，宜疏散温发；脓溃后，均宜补托。

阴包毒，生于大腿内阴包穴，是足厥阴肝经风热之毒，兼挟湿浊而成。肿高而硬，又名肫疽。俗言此疽坚硬无脓，殊不知内脓已成，一时不能透出皮肤，须用内托方溃脓，急即针之。宜服荆防败毒散，或黄耆柴胡汤，此汤治腿内近股痈疽，大有神效。

辨鹤膝风人面疮论

鹤膝风者，以膝肿而胫腿枯细，如鹤膝之形而名之也。此证有二：有发之暴者为水鹤膝，有发之缓者为旱鹤膝。凡人骤感风寒暑湿，膝中即觉疼痛。三、五日后，腿足不得屈伸，寒热间作，膝之内外皆肿，色微红，燃热光亮，股形渐觉细小，此实邪也，为轻证。若通其经络、祛其湿热、散其风寒，无难平复而愈。若发之缓者，由足三阴经亏损，风寒湿之邪乘虚而入，血脉阻滞，不得流行，注膝成病。下股之血脉，有去而无返，是以愈瘦愈冷而筋愈缩；上腿之血脉，有积而无散，是以愈肿愈热而肌愈削。此证与附骨疽俱系肾虚所致。盖肾主骨，而臀以下俱属肾，真气衰弱，邪气得以深袭，经久不消，极阴生阳，寒化为热，而后溃也。若误用寒凉，必成废疾，或挛曲偏枯，或痿弱不起，或坚硬如石为石疽，或日久始溃、皮肉俱腐为缓疽。必当以桂附治之，以下部道远，非此不能下达，又非此不能入肾经而宣行也。又小儿鹤膝风，如色红燃肿，朝轻暮重，寒热交作者，先以羚羊角散加黄柏、苍术，或独活寄生汤先去其湿火，然后温补。若肿硬色白不作脓者，因禀受肾虚，血气不充而成，宜以六味丸加鹿茸，或虎潜丸补其精血；仍须调补脾胃，以助生化之源。

人面疮者，即鹤膝风破烂所成，以膝有盖骨似额，下两旁有眼，中有高骨似鼻，穿溃腐坏，宛如人面之形，故名。非真有生出疮形如人之面。前人谓与之肉且能食，有是理乎？要之，此证冷毒入于骨髓，但有白浆流出，元气消乏，肌肉已死，不能化脓生新，虽有仙术，亦不能为之收功矣。

辨膝盖痈疵疽论

膝盖痈，生于膝盖，色红燃肿疼痛，属湿火，为气血实。疵疽亦生在膝盖，肿大如痈，其色不变，寒热往来，属寒凝湿滞，为气血虚。和软为顺，坚硬如石者逆。经云：肉之小会为溪。溪者，二肘、二膝、四腕也。凡脾病在溪；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膝；凡筋病皆属于节，筋乃肝之余，故又属肝。是以溪会有病，皆从脾肾肝三经邪气乘之也。倘两膝俱生，即属败证，不治。治法：湿热者，宜清利解毒，萆薢化毒汤主之；寒湿者，宜温散和营通络，桂枝和营汤主之。

辨委中毒膝眼毒论

委中毒，生于膝湾内委中穴（穴在膝后腘中央褶纹陷中），属膀胱经。经曰：腘中毒，由胆经积热流入膀胱，壅遏不行而成。夫膀胱为聚湿之所，热入混淆，注于络脉生痈，则莫非湿热凝结为患。初起木 硬肿痛微红，屈伸艰难，故又名曲鲛，寒热不退则成脓矣。治宜清湿热、活血化瘀、舒筋散邪。若不速治，恐筋缩，遂成废疾。

膝眼毒，生于膝盖骨下两旁膝眼中，又名托疽。外侧者属足少阳胆经，内侧者属

足太阴脾经。初起必先膝眼酸痛，后乃煨肿作痛成脓。系湿火注聚而成者多，亦有肾经感受风邪，寒湿相侵而受者。其寒湿、湿火之别，一则形高肿而色赤，一则形微肿而色白。必细认清楚，然后施治，始无差误。

辨鱼肚毒腓腨疽黄鳅痈论

鱼肚毒，生于小腿肚上，属足少阴与足太阳二经。初起憎寒壮热，烦躁，结肿煨痛。皆由肾经素亏、膀胱湿热下注而成。宜服清利湿热、凉血和营之剂；成脓后，即宜刺破，勿使毒气蔓延，致久难收口；虚，则以补剂托之。

如小腿肚漫肿坚硬下塌，紫暗肉痛者，即名腓腨疽。穿溃后，出稠脓兼血者为顺，出清水者为凶。初，服仙方活命饮，或革薤化毒汤；溃后，宜八珍汤、十全大补之属，补其气血。

黄鳅痈，生于小腿肚里侧，又名胫阴疽，由肝脾二经湿热凝结而成。微红微肿，坚硬如石，三、四寸许，痛楚难禁。如期溃出稠脓者，吉；如溃流污水败酱者，凶。治同痈疽。

辨跗阴疽接骨发论

跗阴疽，生内踝上三寸，初生小泡，疼痛日增，坚硬赤肿，渐如鸡卵，破流血水。系三阴交会、湿热积聚而成。治同痈疽。但三阴交系纯阴之穴，收敛迟缓，调理不可不慎。

接骨发，生于小腿肚之下，胫骨与足后跟骨相接处，故名之。此属膀胱经湿热凝结而成。初如核桃，坚硬漫肿，色红、急胀、微疼；脓宜速溃，迟则脓毒损筋，筋脉既伤，腿缺踵行。踵行者，不能全足踏地，惟恃足指着力而行也。治同痈疽。

辨外踝疽内踝疽论（附：穿拐痰、驴眼毒）

外踝疽，即脚拐毒，俗名穿拐毒，属足三阳经脉络也。由湿热下注、血凝气滞而成。初起外踝煨肿，疼痛彻骨，举动艰难，寒热往来。如有红晕者，宜服荆防败毒散加牛膝，脓熟针之，后兼用托补法。若其皮色不变而漫肿无头者，此名穿拐痰，由三阴亏损、寒湿注聚阴络所致；幼儿因先后天不足而发。初起宜温通，溃后宜补托。第此证属虚，每难速效。

内踝疽，生两足内踝近腕之处，足三阴经脉络也。有由湿热下注而成者，亦有由寒湿凝聚而成者。证形同前，治法亦可通用。其有肿甚，串及外踝，后俱穿溃腐烂如臁疮，四围紫黑，时流毒水，或淌臭脓，名曰驴眼毒，俗名夹棍疮也。由脾经湿毒流滞而成。亦有碰伤，或毒蚊虼蚤咬伤而起者，最难收功。掺以珍珠散，贴以白玉膏，内服革薤化毒汤，或五苓、四妙等。

辨足跟疽厉痈论

足跟疽，生于足跟骨下。由脏腑积热，或汗足涉水，远行伤筋而成。初起赤肿疼痛，脓成有头可刺，出黄白色脓者易治；若初起便破，黑色而烂者难治。此处属足太阳膀胱经申脉穴，乃阳跷发源之所，肾经所过之地；疮口久溃不合，阳跷脉气不能冲发，肾气由此而泄，以致患者益虚，恐遂成终身之疾。初宜用隔蒜灸法；内服仙方活命饮加肉桂、牛膝；溃后宜补中益气汤、人参养营汤、桂附地黄丸，随证滋补治之。又名兔啮疮者，盖猎人被兔咬脚跟成疮，久而不敛，必气血沥尽而死；若人脚跟患此，亦非易愈，故名兔啮也。

厉痈，发于足旁小指之侧，由足三阴经亏损为疽者重，若兼足三阳经湿热下注而

成痈者轻。如红肿疼痛，溃后有脓腐脱，无黑气侵漫，属湿热偏胜易治；若微红微肿，溃出脓水，属阴气凝结，不能化脓，险证难治；若黑暗漫肿，痛甚而不溃脓，烦热作渴，小水淋漓，为阴败恶证。治宜隔蒜灸之；投以十全大补汤，或补中益气汤、八味丸之属，或可收功。若妄用苦寒克伐之剂，多致不救。

辨脚发背脱疽论

脚发背，一名足跗发。经云：三背不宜生疮。惟足背多筋少骨，肉少皮薄，又在至阴之下，发疮疽者升发迟慢，所以为险候也。其证或由于足三阴精血亏损，或由于足三阳湿热下注而生。若初起寒热作呕，坚硬红肿，疼痛作脓者，属湿热，为可治；又或有因物搐伤，初起一粒，渐渐加大，寒热交作，日重一日，而成斯证者；亦因湿火之盛而然。必俟热退，肿势方收止而渐消，此与烂皮乳痈相似。掺以珍珠散，贴以白玉膏可愈。若色微赤微肿而脓清者，属精血亏损，为难治；若黑暗不肿痛，不溃脓，烦热作渴，小便淋漓者，阴败未传，恶证也，为不治。治法：湿热下注者，先用隔蒜灸；内服活命饮，以解壅毒；次用托里消毒散；溃后服益气汤、六味丸，以补精气。若色暗不痛者，着肉用桑枝灸，以行壅滞、助阳气，更用十全大补汤、八味丸，以壮脾土、滋化源，多有复生者。若专治其疮，复伤生气，吾未见其生者。

脱疽者，足指生疔，重者溃而紫黑，不疼不痒，久则脱去其节，故名之。亦有患于手指者，名曰蛀节疔，重者腐去本节，轻者筋挛。此由膏粱厚味，醇酒炙煿，积毒所致；或因房术涩精，丹石补药，销烁肾水，房劳过度，气竭精枯而成。有先渴而后患者，有先患而后渴者，皆肾水亏涸，不能制火也。此证形势虽小，其恶甚大。初起如粟，黄泡一点，皮色紫暗，如煮熟红枣，黑气漫延，腐烂渐开，五指相染，甚至脚面疼如汤泼火燃，秽臭难闻，遂成五败之证（血死心败，皮死肺败，筋死肝败，肉死脾败，骨死肾败），而不可救。凡遇此证，乘其未及延散，须用隔蒜灸之，不痛者宜明灸之，庶得少杀其毒。盖用药攻，则患在偏僻之处，气血罕到，药难导达；况攻毒之剂，必先伤脾胃，反损元气，不若灸法为良也。孙真人云：在肉则割，在指则截。毒之重者，古人原有割截之法，然每为病家之所忌，未可轻言；况证之首尾，吉凶变驳难定，岂可不顾前虑后，而妄施之乎。至于用药之法，若色赤肿痛者，元气虚而湿热壅甚也，即用活命饮、托里散之属，以解其毒；仍速用补剂，如十全大补汤、加减八味丸，则毒气不致上侵，元气不致亏损，庶可保生。如作渴者，宜滋阴降火；若色黑，不疼痛，不溃脓者，则不可救。

诸方书论脱疽，单生于足大指；而别指生者，则名敦疽。谓敦疽易治，脱疽难治，以脱疽之指属阴经也。学者宜详审之。（足大指属足太阴）

辨涌泉疽足底疔论

涌泉疽（肾经穴位，在足心），生于足心，又名井泉疽，俗名病穿板，又名穿窟天蛇。属少阴肾经虚损、湿热下注而成。若高突煽肿，过候即溃脓者，毒浅易愈；若或麻或痒，黑陷不痛，二十一日之内不溃脓者，属阴败之证，毒深难救。治宜隔蒜灸之，或用神灯照法，内服除湿解毒之剂。若虚甚脓迟，则进十全大补汤，溃后与八味地黄汤、补中益气汤等以滋化源，切不可过用攻伐之剂，致伤脾胃，使元气愈虚，多致不救。

足底生疔，初起如小疮或小泡，根脚坚硬，四围煽肿，或疼痛，或麻木，令人憎寒，头痛发热，或呕吐恶心，烦躁闷乱。此由肥甘过度，不慎房酒，以致邪毒蕴结而成。经曰：膏粱之变，足生大疔。此之谓也。凡患此者，多有红丝至脐，须看明，急用针于血丝尽处挑破之，使出恶血；亦用隔蒜灸法，痛则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若

灸而不痛，针疔四边，皆令血出，以夺命丹一粒，入疮头孔内，以膏药盖之，内服解毒之剂，或荆防败毒散、活命饮，兼托里补药。若头突如水晶样者，即用刀点之，盖以升膏。又或初起黄泡，止有硬块，不甚痛赤者，为水疔，亦宜当头刺破，以升膏盖之。凡脚底生疔，若有老皮之处，宜去之，否则其头难出。

辨漏蹄疯驴眼疽论

夫漏蹄疯之发也，其源有二：一由醇酒炙煿，肝肾阴亏，络道空虚，湿热下注而生；一由于贫苦乡人，劳力伤营，气血失和而发。其疡起于足底皮厚处，初则皮坚肿突，隐隐作痛，时痛时止，或一月或二月后渐渐穿破，但有滓水而无脓血，久则皮烂，其口如钱大，其肉凹进，色如鸡肝，艰于任地。用珍珠散掺之，以白玉膏盖贴，服萆薢渗湿汤，兼服知柏八味丸。须饮食安养，必拖延岁月，方可收功。其或成脓者，为驴眼疽，属阴亏血热，湿热注络不化，较漏蹄稍为易于收敛。然亦要加谨调治，外以升膏盖贴，服药如前。

辨历节风漏肩风论

《金匮》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经云：风胜则动，热胜则肿。想因寒湿阻络，化火蒸热，营卫失和，遍体节骱酸楚掣痛而为历节风痹。起时寒热，或先发于手，或先发于足，或遍体皆发；或发一骱漫肿，至七日始退，再发一骱，或止发于一处。总以湿热轻重之分。如发于气分者，其色白；发于血分者，其色红。用药以透表燥湿解肌，俟热减肿退，再以和营通络。有数月不愈者，以邪去营亏，当用补益。

漏肩风，肩骱酸楚，或疼痛漫肿，亦因风寒湿阻络而发。用药与前证同。

卷　下

杨梅疮结毒总论

杨梅疮者，实名洋霉疮，又名时疮，又名棉子疮。总由湿热邪火所化。若疮毒传染气化者轻，此肺脾二经受毒，其疮先见于上部，皮肤作痒，筋骨不疼，其形小而且干，坚实凸起，有似棉子，故有棉子之名。此毒在皮肤，未入经络，治宜发散解毒，如防风通圣散、麻黄一剂饮俱可。若淫女嫖精，精化欲染者重，乃肝肾受毒，或先发下疳，或先患鱼口，然后始生此疮，先从下部见之，渐至遍身，大而且硬，湿而后烂，筋骨多疼，小便涩淋，此证最重。因其毒气内入骨髓，外达皮毛，若非汗下兼行，何以洗濯其脏腑乎？斯时即宜用鸡子大黄丸，或九龙丹等泻之，使毒浊从来路而出，是为正治；切不可用轻粉、升丹等药遏之。梅疮一服轻粉，其毒入筋骨，如油入面，莫之能解，积久外攻，势必至结毒溃烂，见诸恶证，每难措手，甚有为害一身，而并殃及妻儿者，皆轻粉、升丹遏药之贻患也。大抵世之治杨梅疮者，其法有四：有遏抑其毒而不令其出者；有重用行药而行去其毒者；有用升发之剂而发出其毒者；有用解托之剂而败去其毒者。四者之中，升发解托，虽未能使毒一时尽出，必久而取效，然施之可以无弊；至于遏抑内收，贻害非浅，固不可用矣；即重用行药，每致大伤元气，医者岂可不审虚实而轻用之乎？若其人疮发已久，气血已虚，毒犹未退，此即不可泻，宜施解毒托散之法，要在临证变通可也。外此，又有薰条、擦药、哈吸等法，亦非善道，宜屏去之。至如掺药收口，必俟其人筋骨不疼，疮根淡白，内毒已散，方可用之；否则，敛早遗毒，亦不能无后患也。

乃若结毒之证，其初起也，必先筋骨疼痛，渐渐肿起，发无定所，随处可生；发

在关节，则损伤筋骨，纵愈，曲直不便；发于口鼻，崩梁缺唇，虽痊，形必破相；发于咽喉，更变声音；发于手足，妨于行动；入于巅顶，头疼欲破，两眼胀痛，其疮起处，色紫而黑，穿溃后黄脓泛滥，污水淋漓，臭腐不堪，口内凹进凸出，如湖石之状。皆由毒气遏郁，沉伏骨髓，外攻使然。考之疡科书中，所载调治之方，计以百数，然大概仍不越乎泻与遏两端，内惟仙遗粮汤、金蝉脱甲酒，虚弱者芎归二术汤，年久者五宝丹，不敛者十全大补汤，用土茯苓煎服，数方可用。近今有十味淡斋方，最为灵效，其药品纯粹，不独愈其患，亦能尽解余蕴之毒，永不再发也。

辨下疳论

下疳生于前阴，一名妒精疮，属肝经湿热下注而成。其来有三：有由欲念萌而未遂，未经发泄，而邪火遏郁，败精浊血，留滞经隧，结而为肿者；有因交合不结，以致淫毒传袭而发者；有由房术热药，涂沫洗搽，使精久不泄，邪火煽动，郁滞而生者，皆由蕴毒所致。初起或先小便淋涩溺痛，次流黄浊败精，遂阴茎痒痛，坚硬紫胀，渐渐破损，渐渐腐烂，脓水淋漓，其臭腥躁，以肝性臊也；亦有先皮肿光亮如水晶，破流毒水，肿痛日生，麻痒时发者。治法当以疏利肝肾火邪、除湿解毒为主，若清肝导滞汤、龙胆泻肝汤、黄连解毒汤、萆薢汤、芦荟丸之类，随宜酌用；外掺珍珠散、五宝丹。盖此证形异名珠，轻重不一。生于马口者，名下疳；生玉茎上者，名蛀疳；茎上生疮，外皮肿胀包裹者，名袖口疳；龟头外肿如瘤者，名鸡嗉疳；疳久而腐烂偏卸者，名蜡烛疳；又有臊疳、杨梅疳、旋根疳诸种。要之，无外因而病者，不过去其湿热，或滋其真阴，湿热既清，其疮自愈，无足虑也。惟感触淫邪，毒自少阴直入精宫而发者，不易愈。即治如前法，犹必令患者食淡、戒房事，若能守禁，则服药自然有效，一月收功者，只消半月而愈矣。

辨肾岩翻花绝证论

夫肾岩翻花者，俗名翻花下疳。此非由交合不洁、触染淫秽而生。由其人肝肾素亏，或又郁虑忧思，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经血燥，而络脉空虚，久之损者愈损，阴精消涸，火邪郁结，遂遘疾于肝肾部分。初起马口之内，生肉一粒，如竖肉之状，坚硬而痒，即有脂水。延至一、二年，或五、六载时，觉疼痛应心，玉茎渐渐肿胀，其马口之竖肉处，翻花若榴子样，此肾岩已成也。渐至龟头破烂，凸出凹进，痛楚难胜，甚或鲜血流注，斯时必脾胃衰弱，饮食不思，即食亦无味，形神困惫；或血流至两三次，则玉茎尽为烂去；如精液不能灌输，即溘然而毙矣。此证初觉时，须用大补阴丸，或知柏八味，兼用八珍、十全大补之属。其病者，再能怡养保摄，可以冀其久延岁月。若至成功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此与舌疳、失营、乳岩为四大绝证，犹内科中有疯、痨、臌、膈，不可不知。

辨鱼口便毒论

鱼口便毒，生于小腹下两腿合缝之间，左为鱼口，右为便毒，属厥阴肝经。此证得之奔走劳役，湿热下注者少；惟交感不洁，遭淫毒而患者为最多。每每先起下疳，下疳未已，便毒继之，此湿热秽毒之为患也。亦有强力入房，忍精不泄，或欲念不遂，以致败精搏血，留聚经隧，壅遏而成者，临证当细为审辨。治法惟宜开郁散气、清利湿热。而毒邪之证，先宜发汗，次利小便，使毒从肤腠而出，或从小便而泄；发汗利便不应者，乃以破毒活血调气之剂攻之，俟毒气宣通，随以补剂托之，此定法也。凡妇人患此者，多在两拘肿痛，或腹中结块，小腹痞闷，上攻两胁，小便涩滞，憎寒壮热，多由肝经湿热下注，或郁怒伤损肝脾所致。宜用龙胆泻肝汤、加味逍遥散之属，不可

概投散血攻毒之剂。又小儿亦有此证，总由肝经热毒，治宜泻肝，再视血分毒气，为之斟酌。

辨痘毒总论

夫痘者，系先天之毒所发；而痘毒者，是毒发未尽，而复结为痈也。人之有生，受气于父，成形于母，当父母媾精之时，惟恃一点真元之火，相为凝结，是胎元之初成，即胎毒之蕴蓄，故名之曰胎毒。此毒潜伏命门，至受生以后，有触即发，无触则不发，故其发有迟速，有数月而即发者，有数岁而始发者，更有十余岁而后发者。当其未发时，形气俱泯，无可端倪，若未燧之火，何处寻觅？又何可解释？及其有触而发，则勃然不可御。盖其毒气动于命门，发自五脏，实动五脏真气，斯时全赖血气送毒外出，运化之而成浆，收结之而成痂，而后其毒始尽，脏腑可安。若或血气衰弱，浆水不足，不能尽送毒气外出，虽痘疮已愈，而遗毒之未尽者，不免结为痈疡，而痘毒生焉已。然痘毒之生也，发于时痘后者轻，发于种痘后者重，何则？时痘感时行之邪，触动胎元之毒而发，故其为痘证也重，而毒能尽泄，痘后即或生疡，不过痘、痈、疔、疖而已。至种痘则外无天行时邪，只借些微痘苗之气，以引胎元之毒，故其为痘证也轻，痘出之后，余毒未能尽泄，而发为痘毒，纯是先天火邪所结，所以溃脓腐烂，未能速愈也。且余毒必发于节骸，盖以痘未结痂，火毒未泄，走入络中，故或发于肘腕，或生于膝胫，起则漫肿，寒热潮热，烦躁口干成脓。溃后若小儿先天禀足，气实壮强者，即可数日收功；其或正亏，余毒攻络者，即名气虚毒滞，穿溃后每难收口。总须胃强脾旺，气血充盈，始可无妨。如体怯少纳，或脾泄便溏，或潮热不退，即成损怯矣。要知此疡起时，若焮红漫肿，寒热交作者，当从实证治，宜清火解毒。起时如色白漫肿，缓于成功作脓者，当以虚证治，即用补托。如溃后不收敛者，当以虚痰治；若止用清火解毒之剂，使脾胃受戕，乳食不贪，微热不退，致成损怯而毙者多矣。此不可不辨也。

辨诸疮总论

夫恶疮，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心主血，脾主肉，血热而肉湿，湿热相合，浸淫不休，溃败肌肤，而诸疮生矣。然有辨焉，如疥癣癜疹之属，怫郁气血，在皮肤腠理间者，可以表而散，《内经》有谓汗之则疮已是矣。若怫郁气血在肌肉之分，外达皮肤，作寒热而生脓者；或七情所招，或膏粱之变，皆宜解内热，不宜发汗，仲景所谓疮家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者是矣。一疮而有宜汗不宜汗之戒，盖热有浅深表里故也。故疮在皮肤，则当因其轻而扬之，汗之浴之；外以杀虫润燥，皆解凝结涎沫之药敷之。疮之在肌肉，则当因其重而减之，泻经络之热，清凉气血；外以化脓生肌膏贴之。疮在头巅，则当射而取之，须酒制寒凉剂，更以风药升而上之；外以杀虫解热药敷之。明此三者，其于治疮，思过半矣。

辨臁疮血风疮论

臁疮者，生于两臁，初起发肿，久而腐溃，或浸淫搔痒，破而脓水淋漓。乃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或因饮食起居，亏损肝肾，阴火下流，外邪相搏而致。外臁属三阳经湿热，易治；内臁属三阴经湿，兼血分虚热，难治。蒋示吉谓：色红者多热，肿者多湿，痒者多风，痛者属实，早宽而暮肿者属气虚下陷。初起者，风热湿毒为多；日久者，下陷湿热为胜。初宜用独活、防己、黄柏、苍术、革薤、牛膝、归尾、苡仁、丹皮、赤芍、银花、黑栀、猪苓、泽泻等；又二妙丸、四妙丸之类。若脾虚湿热下注，则用补中益气，或八珍汤加革薤、银花之属，外用夹纸膏贴之。

血风疮，多生在两小腿里外臁，上至膝，下至踝骨，乃风热、湿热、血热交感而

成。初起搔痒无度，破流滋水，日渐沿开，形同针眼。宜服四物汤加防己、萆薢、丹皮、苡仁、黄柏、银花等；外搽解毒雄黄散，或如意金黄散俱可。如年久紫黑坚硬，气血不行者，用磁锋砭去恶血，以解郁毒，然后敷药。

辨天泡疮翻花疮论

天泡疮者，形如水泡，皮薄而泽，或生头面，或生遍身。由天行少阳相火为病，故名天泡。为风热客于皮肤间，外不得泄，沸热血液，结而成泡。宜清热凉血，热解则愈；如兼表邪而发热脉数者，宜荆防败毒散；如火盛者，或加芩、连、连翘、金银花、元参之属；如燃肿疼痛，脉数便结者，此表里俱实也，宜防风通圣散双解之；如外多毒水，以金黄散敷之，或以石珍散掺之，无有不愈。

翻花疮者，由疮疡溃后，肝火血燥生风所致。或疮口胬肉突出如菌，大小不同，或出如蛇头，长短不一，揩损每流鲜血，久亦虚人。治法当滋肝养血，如栀子清肝汤是也；外涂藜芦膏（景岳方），胬肉自入，须候元气渐复，脓毒将尽，涂之有效，不然虽入而复溃。若误用刀针、蚀药、火灸，其势益甚，或出血不止，必致寒热呕吐等证，须大补脾胃为善。

辨脓窠疮黄水疮论

脓窠疮者，大如黄豆，黄脓起泡，痛甚。起时先从水泡作痒，后变脓泡。乃肺经有热，脾经有湿，二气交感而成。治当清热散风、凉血除湿，如四妙汤加防风、荆芥，或凉血消风散；外搽普济丹，或蛇床子散，或一扫光；若不痒而痛者，以生大黄二两，生石膏一两，研末，麻油调搽，兼戒口味，自愈。

黄水疮者，头面耳项，忽生黄泡，破流脂水，顷刻沿开，多生痛痒。此因日晒风吹，热毒郁于皮毛，暴感湿热；或内餐湿热之物，致风动火生而发。当内服祛风、凉血、清热之药，外以汤洗之，用蛤粉散搽之；有用雄猪胆一个，入黄柏一两浸，焙干为末，掺之；或用井花水调搽，殊妙。

辨疥疮痤痱疮论

夫疥有五种：干疥、湿疥、虫疥、砂疥、脓疥。如肺金燥盛，则生干疥，瘙痒皮枯，而起白屑；脾经湿盛，则生湿疥，卤肿作痛，破泄黄水，甚流黑汁；肝经风盛，则生虫疥，瘙痒彻骨，挠不知痛；心血凝滞，则生砂疥，形如细砂，燃赤痒痛，抓之有水；肾经湿盛，则生脓窠疥，形如豆粒，便利作痒，脓清淡白，或脾经湿盛亦生之，但顶含稠脓，痒痛相兼为异，皆有小虫，染人最易。切忌热汤浸洗，图快一时，殊不知热毒攻里，虫愈深入，虽有良方，何能刻日奏效？患者戒之。兼忌一切发物海鲜。治法：内服疥灵丹，或消风散；外搽绣球丸，或一扫光俱可。

痤痱疮者，俗名坐板疮。生于两股，密如撒粟，尖如芒刺，痒痛非常，浑身毛刺，甚者皮损粘衣。此由脾经湿热湿毒郁久而成，或有因久坐卑湿之地，或坐烈日石上，酿成湿热，亦能致之。此处乃至阴之所，血亦罕来，药力少至，当用外治，法以苦参汤洗之，掺以鹅黄散。

辨白秃疮肥疮论

白秃疮者，俗名瘟瘌疮。乃足太阳膀胱、督脉二经受湿热，生虫作痒，疮痂高堆是也。风袭则起白屑，热甚则秃，久则伤孔而不生发。治当消风、除湿、杀虫、止痒、养血。

肥疮生于头顶，乃脏腑不和之气上冲，血热之毒上注，小儿阴气未足，阳火有余，

故最多犯之。宜内服荆芥、防风、连翘、天花粉、贝母、元参、赤芍、生地、牛蒡子等清热解毒、凉血和血，俟毒气少解，方外用药以涂之，切不可骤加寒凉涂遏，以致热毒内攻不救。盖小儿脏腑娇嫩，易入难出也。

辨湿毒疮肾脏风疮论

湿毒疮，生于足胫之间，状如牛眼，或紫或黑，脓水淋漓，止处即溃烂，久而不敛。此因脾胃亏损，湿热下注，以致肌肉不仁而成；又或因暴风疾雨，寒湿暑热侵入肌肤所致。在外属足太阳、少阳经，在内属足厥阴、太阴经。初觉急服荆防通圣散加木瓜、牛膝、防已、苍术治之；若延久不愈者，宜服补中益气汤合二妙散，外搽制柏散，或金黄散。

肾脏风者，属肾虚，风邪乘于臁胫，以致皮肤如癣，或渐延上腿，久则延久遍身。外证则搔痒成疮，脓水淋漓，眼目昏花；内证则口燥舌干，腰腿倦怠，吐痰发热，盗汗体疲。治法用六味丸为主，佐以四生散；若脾胃虚弱者，用补中益气汤为主，佐以六味丸、四生散为善；外贴黄蜡膏。

辨蜘蛛疮漆疮冻疮论

蜘蛛疮，或衣沾蜘蛛遗尿，或虫蚁游走，染毒而生。形与水窠疮相似，淡红，作痒且痛，五、七个成簇，日渐延开，甚亦使人恶寒发热。即以犀角磨汁涂之则愈；否则以苎麻在疮上揉搓出水，用金黄散搽之；或以雄黄、枯矾等分，研细，干掺亦可。

漆疮者，漆味辛热，火象有毒之物，人之皮毛腠理不密，故感其毒而成。初起发泡，作痒变疮，甚则传变肢体，皮破烂斑，流水作痛，寒热交作。须忌浴热汤，兼戒口味，不然，即变顽风癣癞矣。以杉木花煎汤洗之；用杭粉、石膏、轻粉、韭汁调搽；或生鸡蛋黄涂之，频换。

冻疮，乃天时严冷、气血冰凝而成。初起紫斑，久则变黑，腐烂作脓，手足耳边俱有之。用楝树果煎汤淋洗，以生附子为末，加楝树子肉捣和，面水调敷；或用黄蜡一两溶化，入松香三分，搅匀搽涂。

辨跌打损伤及杖疮合论

凡跌打损伤，或从高坠下，恶血流于内，不分何经之伤，皆肝之所主，盖肝主血也。故凡败血凝滞，从其所属，而必归于肝，多在胁肋小腹者，皆肝经之道也。若其壅肿痛甚，或发热自汗，皆当酌其虚实，而以调血行经之药治之。治法：凡胸满胁胀者，宜行血；老弱者，宜行血活血；腹痛者，宜下血；瘀肉不溃，或溃而不敛，宜大补气血；若打扑坠堕稍轻，别无瘀血等证，而疼痛不止者，惟和气血、调经脉，其痛自止；更以养气血、健脾胃，则无有不效。亦有痛伤胃气作呕，或不饮食者，以四君子汤加当归、砂仁之类调之。若有瘀血，不先消散，而加补剂，则成实实之祸；设无瘀血，而妄行攻利，则致虚虚之祸。故凡治此证，须察所患轻重，有无瘀血，及元气虚实，不可概行攻下，致成败证。盖打扑坠堕，皮肉不破，肚腹作痛者，必有瘀血在内，宜以复元活血汤攻之；老弱者，四物汤加红花、桃仁、川山甲补而行之；若血去多而烦躁，此血虚也，名曰亡血，宜补其血；如不应，当以独参汤补之。又凡损伤，不问老弱，及有无瘀血停积，俱宜服热童便，以酒佐之，推陈致新，其功甚大；若胁胀或作痛，或发热烦躁，口干喜冷，惟饮热童便一瓯，胜服他药。大凡肿痛或伤损者，以葱捣烂炒热罨之；或用生姜、葱白同捣烂，和面，炒热罨之亦可。至脉法，出血多者，其脉虚细沉小者生，浮数实大者死。从高颠仆，内有瘀血，腹胀，脉坚强者生，小弱者死，以脉病不相应故也。

杖疮一证，其重者，必以瘀血为患。血瘀在外者，浅则砭之，深则刺之，内溃者开之，腐肉者取之；血瘀在内者，宜以活血、和气之药和之，甚者利之、行之，此治血凝之法也。然其受刑之时，号叫则伤气，忍痛则伤血，悲愤则伤志，血气情志俱伤，虚所必至，若不培补，则羸困日甚矣。况脾主肌肉，脾气受伤，则饮食必减，血脉损坏，则肌肉俱病。故凡既伤之后，但察其虚多滞少者，则宜以参、耆、归、术、熟地、甘草之属，专理脾气，以托气血，脾健则元气自复，肌肉自生，可保无虞矣。其有伤筋骨而作痛者，宜以没药降圣丹治之；若牙关紧急，或腰背反张者，以玉真散治之并效。总之此证宜先察其有瘀无瘀，及形气虚实，酌而治之。凡诸变证治法，有未尽者，宜与前跌打损伤条互参通用。

辨大麻疯论

夫大麻疯者，经谓之疠风，又谓之癞风。乃因其人中气不足，而感天地间阴疠浊恶之邪；或受风木之化，而风热化虫；或受湿毒于皮毛，而后及营卫；或犯不洁；或因传染，皆得生虫。盖虫者，厥阴主之，厥阴为风木，主生五虫也，初不为意，而渐久渐多，致不可解救。先则眉痒而渐脱落，两颧红润，浮肿而痒；渐至两臂皮粗毛落，甚而通身肌肤淫淫作痒难忍。其毒深入血脉之中，而湿热蕴积于脏腑之内，虫蚀脏腑，沿蛀肌肉，久之精神枯涸，诸虫聚食，遂传为痨瘵而死。古人谓：其病有三因五死。三因者，一曰风毒，二曰湿毒，三曰传染。五死者，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脉死，血溃成脓；三曰肉死，割切不痛；四曰筋死，手足缓纵；五曰骨死，鼻梁崩塌。与夫眉落眼盲，唇翻声喑，皆为难治。凡遇此证，初起速为清散，可保无恙。其或岁月已久，而精神气血未衰，六脉洪大而实，或洪数有力者，用汗、吐、下三法，分表里攻逐之，使毒气不得稽留而速化。继服清热解毒、凉血补血，兼养营益卫之剂，禁用辛燥之品，致耗津精，血耗而助酷烈之势。历考前方，若冯氏之再造散、醉仙散、陈氏之万灵丹、苦参丸、神应养真丹，诸法已备，学者宗之可也。然患者必须断酒戒色，忌食发风动气、荤腥盐酱、炙煿生冷之物，方为有益，否则无功。慎之慎之！

方　汇

（依论中前后编次。日用膏丹丸散附后）

卷　上

（仲景）黄连泻心汤　治一切火热痈肿疮疡。

黄连　黄芩　甘草

《三因》温胆汤　治气郁生涎，湿热壅滞，舌苔腻白，疡毒内攻，心烦哕恶。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枳实　竹茹

《济生》犀角地黄汤　清营解热。能治一切肺胃之火。

犀角　生地　白芍　丹皮　加柴胡、黄芩，治肝火。

（新方）羚羊角散　治风热挟肝阳上逆，耳痈项肿，痰毒托腮等证。

羚羊角　夏枯草　丹皮　钩藤钩　连翘　桑叶　山栀　玄参　象贝母

真人活命饮　治一切痈疽，未成脓者即消，已成脓即溃。此止痛消毒之圣药也。或阴夹阳，阳夹阴之证，皆可服。

金银花　防风　白芷　当归　天花粉　乳香　没药　角针　穿山甲　陈皮　象贝母　甘草节

（新方）疏肝流气饮　治肝郁不舒，乳痈、乳痰诸证。

柴胡 薄荷 郁金 当归 丹皮 黄芩 白芍 山栀 夏枯草

（陈氏）万灵丹 治痈疽、疔毒、对口、湿痰流注、附骨阴疽、鹤膝等证。

茅术八两 全蝎 石斛 明天麻 当归 炙甘草 川芎 羌活 荆芥 防风 麻黄 北细辛 川乌（泡，去皮） 草乌（泡，去皮） 何首乌各一两 明雄黄六钱

蜜丸，如弹子大，每药一两，分作四丸，又六丸，又九丸。观年之老弱壮取用；外用朱砂六钱，研细为衣。

《活人》荆防败毒散 亦名消风败毒散。发散时气、风毒邪热，亦治肠风下血、风湿、痈肿、疮疡。

柴胡 荆芥 防风 羌活 独活 前胡 川芎 枳壳 人参 甘草 桔梗 茯苓

内热，加酒炒黄芩；热甚，加酒炒川连；口渴，加花粉。

（景岳）犀角升麻汤 治时毒，或风热头面肿痛，或咽喉不利，或鬓疽、痄腮等证。

犀角 升麻 防风 羌活 白芷 白附子 黄芩 甘草

（景岳）五福消毒丹 治咽喉、牙口疮毒肿痛，并小儿一切热毒疮疖，惊惕烦躁，口舌生疮，夜卧不宁等证。

玄参 桔梗 茯苓 人参 牙硝 青黛 甘草 射香 金箔

上为末，炼蜜丸，芡实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

（景岳）五利大黄汤 治时毒，脓肿赤痛，烦渴便秘，脉实而数。

大黄 黄芩 升麻 芒硝 栀子

（景岳）五香连翘汤 治脑疽、痈疽、时毒，邪气郁滞不行者。

乳香 木香 沉香 丁香 香附 黄耆 射干 连翘 升麻 木通 独活 桑寄生 甘草

（景岳）通气散 治时毒肿甚，咽喉不利，取嚏以泄其毒。

牙皂 川芎 北细辛

上为末。用纸捻蘸少许，入鼻内，取嚏为效。

（景岳）犀角散 治痘疮、痈毒、时毒，热盛烦躁多渴，小便赤涩，或赤斑。

犀角 甘草 防风 黄芩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小盏，煎五分温服。

（景岳）芩连消毒饮 治天行时疫、大头瘟，发热恶寒，颈项肿痛，脉洪，痰痹等证。

柴胡 桔梗 羌活 防风 黄连 连翘 枳壳 荆芥 白芷 川芎 射干 黄芩 甘草

加姜煎服。

（景岳）连翘汤 治痈疽时毒，脓赤肿痛。

连翘 升麻 朴硝 玄参 芍药 白蔹 防风 射干 大黄 甘草 杏仁

（景岳）定痛托里散 治疮疡血虚疼痛之圣药也。

粟壳 当归 白芍 川芎 乳香 没药 肉桂

（景岳）托里黄耆汤 治痈疽气虚作泻，甚效。

黄耆 甘草 天花粉

加人参亦可。

（东垣）普济消毒饮 治疫疠憎寒壮热，头面肿盛，目不能开，气逆上喘，咽喉不利，口舌干燥。

黄连 黄芩 人参 生甘草 桔梗 柴胡 薄荷叶 连翘 鼠粘子 板蓝根 马屁勃 白僵蚕 升麻 玄参 大黄

（节庵）通圣消毒饮 凡头面肿盛，两目不开，鼻塞，口干舌燥，内外有热；或咽

肿痛不利；或内实大便秘结，脉洪数，烦渴者，宜服之。

荆芥　防风　白芍　连翘　甘草　川芎　当归　薄荷　黄芩　山栀　滑石　桔梗　石膏　芒硝　大黄　麻黄　牛蒡子

肿不消，加元参。一方用犀角。

（仲景）小柴胡汤　治肝胆风热，瘰疬结核；或肿痛色赤；或寒热往来；或怒火，口苦，耳聋，耳痈，乳痈，乳疽等证。

柴胡　人参　黄芩　生姜　半夏　甘草　大枣

（节庵）清凉救苦散　治大头瘟肿甚者，以此敷之。

芙蓉叶　霜桑叶　白蔹　白芨　大黄　黄连　黄柏　紫车前　白芷　雄黄　赤小豆　芒硝

上各等分为末。用蜜水调敷肿处，频扫之。

（崔氏）黄连解毒汤　治一切火毒热毒，狂躁心烦，湿热壅滞诸证，脉洪而数。

黄连　黄芩　黄柏　山栀

（陈氏）如意金黄散　治痈疽，发背，诸般疔毒，漆疮，火丹，湿痰流毒，风热天泡，肌肤赤肿，妇人乳疽，小儿丹毒。

天花粉　黄柏　大黄　白芷　厚朴　陈皮　甘草　苍术　南星

为末。或蜜水，或葱汤，或葱酒，又或大蓝根叶汁调敷，要在临证审用。

（景岳）清肝益营汤　治肝胆小肠经风热血燥，筋挛结核，或耳项、胸乳、胁肋作痛，并一切肝火之证。

熟地　当归　山栀　龙胆草　茯苓　白芍　柴胡　白术　木瓜　川芎　炙甘草

（景岳）托里消毒散　治痈疽已成，不得内消者，宜服此以托之。

人参　川芎　黄耆　当归　白芍　白术　茯苓　金银花　白芷　甘草　桔梗　皂角刺

（景岳）栀子清肝汤　治少阳经虚，肝火风热上攻，遂成鬓疽，痛连颈项、太阳等处，或耳内作痒生疮，或出水疼痛，或胸乳间作痛，或寒热晡甚，胸满口苦，舌干。

柴胡　川芎　当归　牛蒡子　白芍　牡丹皮　石膏　山栀　黄芩　黄连　甘草

《大全》鼠粘子汤　治鬓疽初起，寒少热多，头眩作痛，口燥咽干，渴欲饮冷，二便秘涩，六脉沉实有力，烦闷疼痛者。

桔梗　鼠粘子　赤芍　地骨皮　当归　天花粉　元参　甘草梢　木通　防风　连翘　大黄

（景岳）神效黄耆汤　治痈毒内虚，毒不起化，及溃后诸虚，不能收口。

黄耆　麦冬　人参　熟地　茯苓　甘草　白芍　当归　川芎　远志　官桂　姜　枣

（陈无择）苍耳散　治鼻渊。

薄荷　辛夷　白芷　苍耳子

葱、茶调服。

（钱仲阳）六味地黄汤　治肝肾不足，真阴亏损，舌燥喉痛，虚火牙痛、牙漏、牙宣等证。

生地　山萸　茯苓　山药　泽泻　丹皮

（东垣）补中益气汤　治疮疡元气亏损，恶寒发热；或因克伐，肢体倦怠，饮食少思；或不能起发消散，生肌收敛；或兼饮食劳倦，头痛身热，烦躁作渴，脉洪大弦虚，或微细软弱，及脱肛、痔漏等证。

人参　黄耆　于术　陈皮　柴胡　升麻　甘草　当归

《大全》加味逍遥散　治肝郁气滞，或口舌生疮，或耳内作痛，乃乳痈、乳痰等

证。

柴胡 白芍 当归 茯苓 白术 甘草 黄芩 半夏 白芷 陈皮 桔梗

（严氏）辛夷散 治鼻生息肉。

藁本 防风 辛夷 白芷 升麻 木通 川芎 细辛 甘草

辛夷清肺饮 治鼻痔。

辛夷 黄芩 山栀 麦冬 百合 石膏 知母 甘草 升麻 枇杷叶

《局方》凉膈散 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实，烦躁口渴，目赤头眩，口疮唇裂，吐血衄血，大小便秘，胃热发斑，及小儿惊急，痘疮黑陷，外疡实火内攻，神识昏蒙，舌黑哕恶等证。

芒硝 大黄 山栀 连翘 薄荷 黄芩 甘草 竹叶

（陈氏）凉膈清脾饮 治痈疡热甚。

防风 荆芥 黄芩 石膏 山栀 薄荷 赤芍 连翘 生地 甘草

《局方》紫雪丹 治外内烦热不解，发斑、发黄、瘴毒、疫毒、热毒，及小儿惊痫，外疡疔毒走黄、神识昏迷。

黄金 寒水石 石膏 滑石 磁石 升麻 玄参 甘草 犀角 羚羊角 沉香 丁香 朴硝 硝石 辰砂 木香 射香

制法详《医方集解》。

《叶案》至宝丹

犀角 朱砂 雄黄 琥珀 玳瑁 西牛黄 射香 龙脑 金银箔 水安息香

为极细末，将安息香膏重汤煮，入诸药搜和，丸如弹子大，外用蜡护。临服剖开，用人参汤下。

（景岳）夺命丹 治疔疮、发背等证，或麻木，或呕吐，重者昏愦。此药服之，不起者即起，不痛者即痛，痛甚者即止，昏愦者即苏，呕吐者即解，未成即消，已成即溃，有夺命之功，乃恶证中之至宝也。

蟾酥（酒化） 轻粉 射香 枯矾 铜绿 乳香 没药 寒水石（煅） 朱砂 蜗牛

上为末，用蜗牛或酒糊捣，丸绿豆大。每服二、三丸，葱酒下；外用一丸入疮孔内，以膏盖之。

蟾酥丸 治疔疮、发背、脑疽、乳痈、附骨臀 腿等疽，一切恶证。

蟾酥（酒化） 轻粉 枯矾 寒水石 铜绿 乳香 没药 射香 胆矾 雄黄 蜗牛 朱砂

共为末，端午日于净室中，先将蜗牛研烂，再用蟾酥研匀，方入各药捣匀，丸如绿豆大。每服三丸，用葱白嚼烂，包药在内，将热酒一杯送下，被盖卧出汗。

《济生》归脾养营汤 治思虑太过，劳伤心脾，惊悸盗汗，发热体倦，食少不眠；或脾虚不能摄血，致血妄行；及妇人经带，疡后气血不复，盗汗不眠等证。

人参 白术 茯苓 枣仁 远志 归身 木香 黄耆 炙甘草 龙眼肉

（陈氏）清凉甘露饮 治茧唇，膏粱所酿，暴怒所结，遂成斯疾，高突坚硬，或损破流血，或虚热生痰，或渴证久作，并治。

犀角 银柴胡 茵陈 石斛 枳壳 麦冬 甘草 生地 黄芩 知母 枇杷叶 竹叶 灯芯

知柏四物汤 治血虚烦热。

生地 归身 白芍 川芎 知母 黄柏

四物逍遥散

柴胡 当归 白芍 茯苓 白术 炙甘草 川芎 生地 生姜 薄荷

（仲景）理中汤　脏腑中寒，四肢强直。

人参　白术　泡姜　甘草

八珍汤　治气血俱虚，恶寒发热，烦躁作渴，大便不实，饮食不进，小腹胀痛，眩晕昏愦；疡科气血俱伤，脓水清稀，久不收敛等证。

人参　生地　茯苓　当归　白术　川芎　白芍　炙甘草

十全大补汤　治痈疡气血虚弱，患久不愈，或溃疡脓清，寒热，自汗盗汗，食少体倦，发热作渴。

人参　生地　黄耆　肉桂　白术　当归　白芍　茯苓　川芎　炙甘草

（东垣）升阳散火汤　治阳经火郁，疡毒壅滞。

葛根　升麻　柴胡　羌活　独活　防风　人参　芍药　炙甘草　生甘草　生姜　大枣

《千金》甘露饮　治胃经火热，口臭，喉疮，齿龈宣露，吐血、衄血、齿血，阳证骨槽。

生地　熟地　茵陈　黄芩　枳壳　枇杷叶　石斛　甘草　天冬　麦冬

知柏八味丸　治阴虚火动。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即六味地黄汤加知母、黄柏。

（丹溪）大补阴丸　降阴火，补肾水。

熟地　龟板　黄柏　知母

上为末，将猪脊髓蒸熟，炼蜜同捣和为丸。

（景岳）玉女煎　治水亏火盛，少阴不足，阳明有余，口疳碎腐。

石膏　熟地　麦冬　知母　牛膝

（东垣）清胃散　治胃经火热，唇口肿痛，齿龈溃烂烦痛，上连头面，或恶寒发热。

生地　升麻　黄连　当归　牡丹皮　石膏

归芍地黄汤　治疡后营亏胃弱，饮食少思。

当归　白芍　生地　人参　茯苓　于术　炙甘草　陈皮

（新方）牛蒡解肌汤　治头面风热，或颈项痰毒，风热牙痛等证。

牛蒡子　薄荷　荆芥　连翘　山栀　丹皮　石斛　玄参　夏枯草

（河间）地黄饮子　治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少阴气厥不至，急当温之，名曰痱证。凡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此治火虚之剂。

熟地　山茱萸　石斛　麦冬　五味子　远志　茯苓　石菖蒲　肉苁蓉　肉桂　附子　巴戟肉

《局方》四物汤　治疮疡血虚发热，或因溃后致晡热内热，烦躁不安者，皆宜服之。

生地　白芍　当归　川芎

（钱乙）导赤散　治心火及小肠热证，便赤淋痛，口糜生疮。

生地　木通　竹叶　甘草梢

归芍异功散　治痈疡脾胃虚弱，饮食少，血虚作痛。

人参　茯苓　白术　炙甘草　陈皮　当归　白芍

（崔氏）桂附八味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而患流注、鹤膝等证，不能消溃收敛；或饮食少思，或食而不化，脐腹疼痛，夜多漩溺。

即六味地黄汤加肉桂、附子。

《局方》龙胆泻肝汤　治肝胆经实火湿热，胁痛耳聋，胆溢口苦，小便赤涩，白浊便血，鱼口，下疳，囊痈等证。

龙胆草　柴胡　黄芩　山栀　生地　车前子　泽泻　木通　当归　甘草

（仲景）麻杏甘膏汤　治风温外感，痰鸣气逆；或小儿慢痹风，惊痰发痉。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此肺金药。麻黄发肺邪，杏仁下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

（新方）银花解毒汤 治风火湿热，痈疽疔毒。

金银花 地丁 犀角 赤苓 连翘 丹皮 川连 夏枯草

清燥救肺汤 治肺胃火盛，咽干喉痹，咳痰吐血。

霜桑叶 杏仁 麦冬 石膏 人参 阿胶 胡麻仁 甘草 枇杷叶

《金匮》半夏厚朴汤 治妇人七情之气郁滞不散，结成痰涎；或如梅核在咽；或中脘痞满，气不舒畅；或痰饮中滞，呕逆恶心，并可取效。

半夏 茯苓 厚朴 紫苏 生姜

《局方》苏子降气汤 治心腹胀满，喘促气急，消痰进食。

苏子 半夏 当归 前胡 桂枝 厚朴 橘红 甘草 生姜

（仲景）升麻葛根汤 升散阳明，牙痛、牙咬、托腮等疡。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

（仲景）葛根芩连汤 太阳阳明解表清里，外疡火毒内逼，协热便泄。

葛根 黄芩 黄连 甘草

（仲景）升麻鳖甲汤

升麻 当归 蜀椒 甘草 鳖甲 雄黄

上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顿服之；老少再服取汗。

《金匮》肾气丸 治脾肾阳虚不能行水，小便不利，腰重脚肿；或肚腹肿胀，四肢浮肿，喘急痰盛，口成蛊证，其效如神。

即六味丸加牛膝 车前 肉桂 附子

（节庵）连翘败毒散 治发颐硬肿。

连翘 山栀 羌活 玄参 薄荷 防风 柴胡 桔梗 升麻 川芎 当归 黄芩 芍药 牛蒡子

加红花同煎。渴，加花粉；面肿，加白芷；项肿，加威灵仙；大便实，加大黄、川山甲；虚，加人参。

卷 中

（景岳）益气养营汤 治抑郁劳伤，思虑太过，心神俱惫，以致四肢颈项结成瘰疬，累累如贯珠，谓之筋疬。或软或硬，或赤或白，或痛或不痛，日晡发热，及溃而不敛者并效。

人参 茯苓 陈皮 贝母 香附 当归 川芎 黄耆 熟地 白芍 甘草 桔梗 白术 柴胡 姜 枣

（陈氏）和营散坚丸 治失营证坚硬如石，不热不红，渐肿渐大者。

人参 当归 白术 茯神 香附 橘红 熟地 南星 贝母 远志 丹皮 柏子仁 枣仁 角沉 芦荟 龙齿 朱砂

上为末，炼蜜丸。每服三钱，食后用合欢树皮煎汤送下。

（景岳）加味四物汤 治血虚营弱，肝胆有火。

即四物汤加山栀 柴胡 丹皮

（景岳）豆豉饼 治疮疡肿毒，硬而不溃，及溃而不敛，并一切顽疮恶疮。

用江西豆豉饼为末，唾津和作饼子，如钱大，厚三倍，置患处，以艾灶于饼上灸之，干则再易；如灸发背，用嗽口水调饼，覆患处，以艾铺饼上灸之。未成者即消，已成者亦杀其大毒；如有不效，必气血虚故也。

（景岳）琥珀膏 治颈项瘰疬，及胁下初结小核，渐如连珠，不消不溃，或溃而脓

水不绝，经久不瘥，或成漏证。

琥珀　白芷　防风　当归　木鳖子　木通　丁香　桂心　朱砂　木香　松香　麻油

上先将琥珀等六味为末，其余药入油煎黑，滤去渣，徐入黄丹再煎，软硬得中，入前药成膏贴之。

（景岳）必效散　治瘰疬气血尚无亏损，疬核不愈，内服此药，外以针头散腐之。若气血亏者，先服益气汤数剂，后服此药，服后疬毒尽下，再服前汤数剂。

南硼砂　轻粉　射香　巴豆　白槟榔　斑猫

上为极细末，取鸡子二个，去黄，用清调药，仍入壳内，以湿纸数重糊口，入饭甑蒸熟，取出曝干，研末。虚者每服五分，实者一钱，用炒生姜酒，或滚汤于五更调服；如觉小腹痛，用益元散一服，其毒俱从小便出，胎妇勿饵；疮毒去后，多服益气养营汤，疮口自合。

（景岳）遇仙无比丸　治瘰疬未成脓，其人气体如常，宜服此丸；形气觉虚者，宜先服益气养营汤，待血气少充，方服此丸，核消后仍服前汤；如溃后有瘀血者，宜用白雪丹；更不敛，亦宜服此丸，敛后再服前汤。

白术　槟榔　防风　黑丑　密陀僧　郁李仁　斑猫　甘草

为细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早、晚煎甘草，槟榔汤下。服至月许，觉腹中微痛，自小便中取下疬毒如鱼目状，已破者自合，未脓者自消。

（薛氏）柴胡清肝汤　治肝胆三焦风热疮疡，或怒火，憎寒发热，或疮毒结于两耳两胁前后，或胸乳小腹下及股足等证。

柴胡　黄芩　山栀　川芎　人参　甘草　连翘　桔梗

《局方》人参养营汤　治脾肺俱虚，营血不足。

人参　黄耆　当归　白术　炙甘草　桂心　陈皮　熟地　五味　白芍　远志　姜枣

（陈氏）雄黄散　治天蛇毒初起红肿，发热疼痛值心者，宜用之。

雄黄　蟾酥　冰片　轻粉

共为细末，新汲水调涂，纸盖，日用三次，极效。

（陈氏）护心丹　治疮毒内攻，口干烦躁，恶心呕吐者，宜用此药。

绿豆粉　乳香　朱砂　甘草

上共研极细。每服二钱，白滚汤调服，早、晚二次。

（景岳）乌金膏　治发背中央肉死，涂之即腐，未死涂之即生。若初起肿痛，用点数处，则解毒顿消；若瘀血腐黑，涂之即溃。

用巴豆去壳，炒黑，研如膏，点肿处，或涂瘀肉上，则自消化。或加乳香少许亦可。如涂疮内，或加香油少许，调稀可用。

（景岳）内疏黄连汤　治疮疡发热而呕，大便秘结，脉洪而实。

黄连　芍药　当归　槟榔　木香　黄芩　栀子　薄荷　桔梗　甘草　连翘　大黄　姜

水煎，仍量虚实治之。

《三因》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上气喘急，身与面目俱浮，鼻塞声重，不闻香臭，胸膈胀满，将成肺痈。

甜葶苈　大枣

须先服小青龙汤二服，方用此。

（景岳）内补黄耆汤　治痈毒内虚，毒不起化，及溃后诸虚迭见。

黄耆　麦冬　人参　熟地　茯苓　甘草　芍药　当归　川芎　远志　官桂　姜

枣

（陈氏）神授卫生汤　解毒，消毒，清热，活血，止痛。

白芷　天花粉　连翘　牛蒡子　荆芥　甘草节　防风　金银花　归尾　川贝母　乳香　没药

若大便秘结，热甚者，加酒炒大黄。

（丹溪）参耆内托散　治疮痈脓毒不化，脓溃作痛，及痘疮里虚发痒，或不溃脓，为倒靥等证。

人参　黄耆　当归　川芎　厚朴　防风　桔梗　白芷　紫草　官桂　木香　甘草　白芍

（新方）橘叶汤　治乳痈焮红漫肿，或初起，或渐成脓者。

橘叶　蒲公英　象贝母　夏枯草　青皮　当归　赤芍　花粉　香附　黄芩

（张涵谷）元寿丹　乳痈初起，服之即消，已溃可保余瓣无恙。

龟壳（止用龟盖，火煅存性）

研细末。热酒调服三钱，尽量饮醉即愈。

《大全》赤豆薏苡仁汤　治肠痈、少腹痈。

赤小豆　苡仁　防已　甘草

《大全》大射干汤　治胃痈始成。

射干　升麻　白术　赤芍药　赤伏苓　山栀仁

煎熟，入蜜、生地汁和服。

《千金》牡丹皮散　治肠痈，腹濡而痛，时时下脓。

牡丹皮　瓜蒌仁　桃仁　薏苡仁

按《金匮要略》云：牡丹皮散用冬瓜子仁，非瓜蒌仁；盖冬瓜子仁有解毒护膜、厚肠生肌之功。

《大全》三仁汤　治胃痈，小便赤涩，腹满不食。

薏苡仁　桃仁　牡丹皮　冬瓜子仁

《说约》四妙汤　此疡科首用捷法，功效立奏，增减活法，医者临证酌用。

生黄耆　当归　金银花　甘草节

此方可移深居浅，转重作轻。如已成，气血素亏，不能穿溃者，加白芷、角针、山甲，一伏时自溃；如初起焮痛口渴，加天花粉。此治痈疽、发背、肠痈之神方也。

（新方）化毒除湿汤　治湿热下注。

归尾　泽兰　苡仁　牡丹皮　赤芍　金银花　枳壳　川通草

（景岳）蜡矾丸　治金石发疽，一切痈疽，托里，止疼痛，护脏腑，神妙。不问老少，皆可服之。

黄蜡一两（黄色者佳，深开，入矾末）　白矾一两（明亮净者为末）

上二味和匀，众手急丸，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渐加至四、五十丸，熟水或盐汤送下，日进二、三服，至三、四两之上，愈见奇功矣。

此方不惟止痛生肌而已，其护膜止泻、消毒化脓，及内痈排脓托里之功甚大。

（仲景）五苓散　治疮毒，下部湿热，小便短少。

猪苓　茯苓　白术　泽泻　官桂

（陈氏）活血散瘀汤　治产后恶露不尽，或经后瘀血作痛，或暴急奔走，或杖后瘀血流注，肠胃作痛，渐成内痈，及腹痛大便燥者，并宜服之。

川芎　归尾　赤芍　苏木　丹皮　枳壳　桃仁　瓜蒌仁　槟榔　大黄

水煎，空心服。

（陈氏）薏苡仁汤　治肠痈腹中疼痛，或胀满不食，小便涩滞，妇人产后多有此病，

纵非痈，服之尤效。

薏苡仁　瓜蒌仁　牡丹皮　白芍

《金匮》附子苡仁败酱散　治肠痈。

薏苡仁　败酱　附子

上三味，杵为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减半，顿服，小便当下。

《局方》四君子汤　治一切阳虚气弱，脾衰肺损，饮食少思，体瘦面黄，皮焦毛落，脉来细软。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姜　枣

（陈氏）滋阴除湿汤　治鹳口疽，初起朝寒暮热，日轻夜重如疟等证。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　柴胡　黄芩　陈皮　知母　泽泻　地骨皮　贝母　甘草　姜

（陈氏）和气养营汤　治前证已成，不得内消者，宜此药托之。

人参　陈皮　白术　黄耆　茯苓　丹皮　当归　熟地　沉香　甘草

（陈氏）滋肾保元汤　治前证元气虚弱，脓水淋漓，久而不敛。

人参　黄耆　白术　茯苓　归身　杜仲　山萸　丹皮　熟地　附子　肉桂　甘草　姜　枣

（陈氏）琥珀蜡矾丸　治痈疽发背，已成未成之际，恐毒气不能外出，必致内攻，预服此丸，护膜护心，亦且散血解毒。

白矾一两二钱　黄蜡一两　雄黄一钱二分　琥珀一钱　朱砂一钱二分　蜂蜜二钱

上四味，先研极细，另将蜜蜡铜勺内溶化，离火片时，候蜡四边稍凝，方入上药搅匀，共成一块，以一人将药火上微烘，众手急丸，小寒豆大，用朱砂为衣，磁罐收贮。每服二、三十丸，白汤食后送下，病甚者，早、晚日进二次，其功最效。

（陈氏）先天大造丸　治风寒湿毒袭于经络，初起皮色不变，漫肿无头；或阴虚外寒侵入，初起筋骨疼痛，日久遂成肿痛，溃后脓水清稀，久而不愈，渐成漏证者，并可服。

紫河车　熟地　归身　茯苓　人参　枸杞　菟丝子　肉苁蓉　黄精　白术　何首乌　川牛膝　仙茅　骨碎补　巴戟肉　破故纸　远志　木香　青盐　丁香　黑枣肉

上为末，炼蜜丸。每服三钱，空心温酒送下。此方非独治流注成漏者，又补一切气血虚羸，劳伤内损，及男妇久无嗣息，并有奇功。

不换金正气散　治疮疡脾气虚弱，寒邪相搏，痰停胸膈，致发寒热。服此以正脾气，则痰气自消，寒热不作。

苍术　厚朴　陈皮　甘草　半夏　藿香

六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或寒凉克伐，肿痛不消，或不溃敛，宜服此汤，以壮营气，则诸证自愈。

人参　茯苓　白术　甘草　半夏　陈皮

（仲景）参苓白术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不消，或吐或泻。

人参　茯苓　白术　陈皮　山药　扁豆　甘草　建莲　砂仁　苡仁　桔梗

（仲景）赤石脂余粮汤　止利。

赤石脂　禹余粮等分

杵碎煎。石脂、余粮涩以止脱，重以固下，甘以益气。

黑地黄丸　治脾肾不足，房室虚损，形瘦无力，面色青黄；亦治血虚久痔。

熟地　苍术　五味子　干姜

用枣肉丸。米饮或酒下。

（陈氏）内消沃雪汤　治发背，并五腑内痈，尻臀诸肿，大小肠痈，肛门脏毒，初

起俱未出脓，疼痛不可忍者

青皮 陈皮 乳香 没药 连翘 黄耆 当归 甘草节 白芷 射干 天花粉 川山甲 贝母 白芍 金银花 皂角刺 木香 大黄

水酒各半煎。

桂枝和营汤 治寒凝湿滞，气血虚者。

桂枝 当归 秦艽 茯苓 川断 广皮 牛膝 当归

清营汤 治肝胆二经风热血燥，筋挛结核，乳痈乳痞，并一切耳项肝火之证。

当归 生地 山栀 赤苓 白芍 柴胡 川芎 甘草 贝母 丹皮 花粉 连翘

（景岳）革薤汤 治杨梅疮 及瘰疬，咽喉恶疮，痈漏溃烂，筋骨拘挛疼痛，皆妙。

用土革薤，即土茯苓二、三两，以水三杯，煎二杯，不拘时，徐徐服之。

《全生集》阳和汤 治阴寒腿痈、鹤膝风、流注等证。

肉桂 鹿角胶 白芥子 熟地 麻黄 炮姜

（东垣）溃坚汤

知母 黄柏 黄连 花粉 黄芩 升麻 柴胡 龙胆草 连翘 葛根 甘草 桔梗 归尾 白芍 三棱 莪术 昆布

虎潜丸 治精血不足，筋骨痿弱，足不任地，及骨蒸劳热。

虎胫骨 熟地 龟板 琐阳 当归 牛膝 白芍 黄柏 知母 陈皮

羯羊肉酒煮烂捣丸。盐汤下。

《千金》独活寄生汤 治肝肾虚热，风湿内攻，腰膝作痛，冷痹无力，屈伸不便。

独活 桑寄生 秦艽 防风 细辛 川芎 人参 当归 熟地 白芍 桂心 茯苓 杜仲 牛膝 甘草

（新方）革薤化毒汤 治湿热气血实者。

革薤 归尾 丹皮 牛膝 防己 木瓜 苡仁 秦艽

卷 下

化斑解毒汤 治三焦风热上攻，致生火丹，延及遍身痒痛者。

玄参 人中黄 知母 生甘草 石膏 牛蒡子 升麻 川连 连翘 淡竹叶

（河间）防风通圣散 治外证阳毒，肠风痔漏。

大黄 芒硝 荆芥 防风 山栀 白芍 连翘 甘草 桔梗 川芎 当归 石膏 滑石 薄荷 黄芩 白术 麻黄 牛蒡子 姜 葱

（钱氏）升麻葛根汤 治丹毒，身体发热，面红气急，啼叫惊搐等证。

升麻 葛根 白芍 柴胡 黄芩 黑山栀 木通 甘草

麻黄一剂饮 治遍体霉疮初起，节骱酸楚。服此一剂，以透发其毒。

麻黄一钱 防风一钱 银花三钱 白鲜皮三钱 当归一只（切） 胡麻三钱 甘草一钱 羌活一钱 秦艽一钱

用肥羊肉一斤，河水三大碗，煎至一大碗，取汁，吹去面上浮油，将前药煎至一饭碗，温服，以羊肉淡食过口，仰面睡于帐前。不可见风，取汗为度。

（景岳）仙遗粮汤 治一切杨梅疮，不拘始终虚实，皆可取效。

当归 生地 防风 金银花 木通 苡仁 连翘 白鲜皮 黄连 白术 甘草 皂角刺

土茯苓，即名仙遗粮，用鲜者四两，洗净，以木石臼捶碎，用水三碗，煎二碗，入前药，加灯心二十根煎服。

（陈氏）金蝉脱甲酒 治杨梅疮，不拘新久轻重，皆效。

大蛤蟆一只，好酒五斤，将蛤蟆浸入，封瓶口，煮香二炷，取起，待次日随量饮

之，以醉为度，盖覆出汗。存酒，次日只饮量之一半，酒尽疮愈。服酒后，不许见风，忌房事，慎口。

芎归二术汤　治结毒。

川芎　当归　防风　独活　人参　茯苓　银花　厚朴　苡仁　木瓜　白术　皂角刺　甘草　山甲　土茯苓　精羊肉

（景岳）五宝丹　治九种杨梅结毒，并及儿女者。

真珠（新白者佳）三分五厘　琥珀（透明血色者，甘草水煮）三分五厘　朱砂（透明者）三分五厘　滴乳石（木香、甘草水煮干，研）四钱　片脑半分

各研细末，称准，共合一处，每用药末二分半，入飞罗面二分半，再研和匀。每日用鲜土茯苓一斤，洗净，用石臼木棰捣碎，用水十二饭碗，煎至六碗，滤去渣，再煎至四碗，然后将药五分，细掺于土茯苓汤内，随手搅匀，一日吃完，重者四十服，轻者一、二十服，即愈。若旧有轻粉等毒，服药后当尽发出，不使少留。

若病在上者，加木香二钱；病在下，加牛膝一两，与土茯苓同煎。服汤之法，病在上饱服，在下饥服。忌茶酒，并一切发风动气之物。其毒贴清凉膏，或加掺药收口。

十味淡斋方　治下疳广疮，误服轻粉升药，致烂喉塌鼻，遍体节骱酸楚，或腐烂不堪，他药不效者。

川贝母（去心，生研）一两　白芷（焙）一两　防风（焙）一两　海螵蛸（浸淡，漂净，去甲）一两　当归（炒）一两　川芎（炒）一两　金银花（晒）一两　花粉（晒）一两　半夏（姜汁制炒）一两　南星（姜汁制炒）一两五钱

各药要囫囵，忌金、银、铜、铁、锡器，在瓦盆内炒，用木棰于石臼内打成末，筛净，称准分量，分作二十一服。每服五钱，每日用鲜土茯苓一斤，不见铁器，于石臼内捣碎，放于瓦接罐中，用河水十二饭碗，煎六碗，去渣，下药末五钱，再煎至三饭碗，朝午晚各服一碗，服此六十三日收功。然服此药，须要忌一切盐味；煎药忌一切金、银、铜、铁、锡器。如犯上二项，即无效矣。

（陈氏）清肝导滞汤　治肝经湿热，玉茎肿痛，小水涩滞作痛者服之。

扁蓄　瞿麦　滑石　甘草　大黄　引灯芯

（景岳）土萆薢汤　治杨梅疮，及咽喉恶疮，痈漏溃烂，筋骨拘挛疼痛，皆妙。

用土萆薢，即土茯苓二、三两，以水三盅，煎二盅，不拘时，徐徐服之。

若患久，或服攻击之剂，致伤脾胃气血等证，以此一味为主，外加对证之药，无不神效。

（景岳）芦荟丸　治疳癖消瘦，发热潮热，饮食少思，口干作渴，或肝火食积，口臭生疮，牙龈蚀烂等证。

芦荟　胡黄连　木香　青皮　白芜荑　当归　茯苓　陈皮　甘草

米糊丸。

（丹溪）二妙散　治湿热在经，筋骨疼痛，疮疡遍体。

苍术　黄柏

四妙丸　治前证而兼血虚者。

苍术　黄柏　当归　细生地

若湿热甚者，细生地、当归或易萆薢、苡仁亦可。

（景岳）解毒雄黄散　治一切痈肿溃疡，毒势甚者，用此药洗二、三次。

雄黄一两　白矾四两　寒水石（煅）一两五钱

上为末。用滚汤二、三碗，乘热入药末一两，洗患处，以太乙膏或神异膏贴之。

（陈氏）石珍散　治天泡作烂疼痛，脓水淋漓。

石膏（煅）　轻粉各一两　青黛　黄柏末各三钱

上为末。先将甘草汤洗疮，后以此药掺之，其痛即止。

（景岳）藜芦膏　治一切疮疽，肉突出。

用藜芦一味为末，以生猪脂研为膏，涂患处，周日易之。

又方：苦参　藜芦各一两

用猪油八两，熬枯去渣，入松香一两，化开离火，加枯矾、雄黄各一两，搅匀，治脓窠疮，以此涂之。

《大全》普济丹　治疥癣等疮。

硫黄　花椒（炒）　潮脑各一钱　生明矾一钱五分　枯白矾一钱五分　猪板油二两

捣丸，夏布包，以火烘之，候温擦之。

（陈氏）蛇床子散　治脓窠疮，生于手足遍身，根硬作胀，痒痛非常。

蛇床子　大枫肉　松香　枯矾各一两　黄丹　大黄各五钱　轻粉三钱

上为末。麻油调搽；湿烂者干掺之。

（陈氏）一扫光　治血热湿热痒疮。

苦参　黄柏各一斤　烟胶一升　木鳖肉　蛇床子　点红椒　明矾　枯矾　硫黄　枫子肉　樟冰　水银　轻粉各三两　白砒五钱

上为末，用熟猪油二斤四两，化开，入药，搅匀作丸，龙眼大，磁瓶收贮。用时搽擦疮上，二次即愈。

《大全》芥灵丹　治疥疮。

枳壳（麸炒）　山栀　连翘　荆芥　当归　羌活各七钱　白芷　白藓皮（炒）　苦参（糯米泔浸一日）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送下，立可除根。

消风散　治疥癣等疾。

羌活　防风　荆芥　川芎　厚朴　人参　茯苓　陈皮　甘草　僵蚕　蝉蜕　藿香

每服三钱，茶调下。

（陈氏）绣球丸　治一切干湿疥疮，及脓窠烂疮，瘙痒无度者。

樟冰　轻粉　川椒　枯矾　水银　雄黄各二钱　枫子肉一百粒（另研）

以上共为末，同大枫子肉再研，和匀，加柏油一两，化开和药搅匀，丸作圆眼大。擦疮上。

《大全》制柏散　治湿毒疮。

厚黄柏数斤，入粪坑内，浸一百日取出，入黄土内埋三日，取出晒干研细，蜜水调搽；如疮有水，则干掺之。

（景岳）四生散　治臁腿疮浸淫不愈，或眼目昏花，名肾脏风，并治风癣、疥癞、血风疮证。

黄柏　独活　白附子（真者）　白蒺藜等分

为末。每服二钱，用猪腰子一枚，切开入药，湿纸包煨熟，空心盐汤下。

《大全》黄蜡膏　治臁疮。

龙骨（煅）　赤石脂　血竭各三钱

研末，用香油一两，入血余一小团，炸枯去渣，再入黄蜡一两，白胶香三钱，熔化离火，再入前药末，搅匀候冷，磁瓶贮之。用时捏作薄片，贴疮上，间三日，翻转再贴。

复元活血汤　治跌打损伤有瘀血者。

柴胡　花粉　当归　山甲　桃仁　红花　大黄　甘草

酒煎。

（景岳）没药降圣丹　治跌打损伤，接续筋骨。

当归（酒炒）　白芍　川芎　川乌头（泡，去皮脐）　生地　苏木　乳香（另研）　没药（另研）　骨碎补（炙）　自然铜（火煅醋淬十次）各一两

上为末，生姜汁和蜜丸，每两作四丸。每服一丸，用米酒半盏送下。

《本事方》玉真散　一名定风散。治打扑金刃破伤风，重者牙关紧急，腰背反张，并治蛇犬所伤。

天南星（汤泡七次，如急用，以湿纸裹煨）　防风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若牙关紧急，腰背反张者，每服三钱，童便调下。若内有瘀血，亦愈。至于昏死，心腹尚温者，连进二服，亦可保全。若破伤疮口，及疯犬咬伤，须用漱口水及童便洗净，随用生南星为末掺之，或以水调涂之，出水为妙。

补　遗

白虎汤　治肺胃实热。

煨熟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

归脾汤　治疮疡忧思伤脾，血虚发热，食少体倦，或唇疮流注，及不能消散溃敛等证。

人参　白术　黄耆　当归　炙甘草　茯神　远志　枣仁　木香　龙眼肉　生姜　大枣

（新方）清营解毒汤　治血热肿痛，疡疽之未成脓者，宜服此。

鲜生地　银花　丹皮　赤芍　山栀　地丁　甘草节　连翘

（新方）泻火救肺汤　治肺痈、肺痿初起，火盛咳逆。

桑白皮　杏仁　黄芩　生石膏　知母　枇杷叶　芦根

《拔萃》甘桔汤　治热肿喉痹。

甘草　桔梗　薄荷　连翘　黄芩　山栀　竹叶

（景岳）清肝解郁汤　治肝经血虚风热，或乳内结核，或脓溃不愈。凡肝胆经血气不和之病，皆宜服此。

人参　川芎　当归　贝母　白芍　青皮　柴胡　茯苓　熟地　山栀　白术　甘草　丹皮

（景岳）大黄汤　一名牡丹皮散。专治肠痈，小腹坚肿而热，按之则痛，肉色如故，或脓赤微肿，小便频数，汗出憎寒，其脉沉紧，脓未成者，急服之。

牡丹皮　瓜蒌仁各三钱　桃仁（去皮尖）　大黄（煨）　芒硝各二钱

本方无瓜蒌，即名大黄牡丹皮汤。

旋覆葱绛汤　治血液亏损，肝气胀痛，或少腹癥瘕。

旋覆　青葱　新绛

（河间）金铃子散　治肝气郁逆诸证。

金铃子　延胡

（仲景）鳖甲煎丸　治疟母，一切癥结。

鳖甲　乌扇　黄芩　柴胡　鼠妇　干姜　大黄　芍药　桂枝　葶苈　石苇　厚朴　丹皮　瞿麦　紫葳　半夏　人参　蜚虫　阿胶　蜂窠　赤硝　蜣螂　桃仁　煅灶下灰　清酒

《千金方》有海藻、大戟，无鼠妇、赤硝。

（新方）疏肝导滞汤　治肝经郁滞，欲成乳癖、乳痈、乳岩等证。

川楝子　延胡　青皮　白芍　当归　香附　丹皮　山栀

羌活胜湿汤　治外伤湿气，一身尽痛。

羌活　独活　藁本　蔓荆子　川芎　炙甘草　防风

如身重腰痛，沉沉然，经有寒也，加汉防已五分，附子五分。

（新方）革薤渗湿汤　治湿热下注，臁疮漏蹄等证。

革薤　苡仁　黄柏　赤苓　丹皮　泽泻　滑石　通草

《大全》苦参汤　一切疥癣疯癣，洗之并佳。

苦参二两　蛇床子　白芷　金银花　野菊花　黄柏　地肤子　大菖蒲

用河水煎汤，临洗，入猪胆汁四、五枚，洗二、三次全愈。宜避风，忌发物。

《宝鉴》通天再造散　治大疯实热内壅，以此攻之。

皂角刺　大黄（炒）各一两　郁金五钱　白丑（头末）六钱五分（半生半熟）

上为末。每服五钱，日未出时，向东，以无灰酒调服。当日必利下恶物，或臭脓，或虫，如虫口黑色，乃是年深者；赤色，是近日者。数日再进一服，无虫积乃止。忌口，避风并房事。

《宝鉴》醉仙散　治疠风，遍身麻木。

鼠粘子　胡麻子　蔓荆子（炒黑）　枸杞各一两　苦参　白蒺藜　瓜蒌根　防风各五钱

上为末，每一两入轻粉一钱，拌匀。每服一钱，茶清调，晨、午、晚各一服，服后五、七日，先于牙缝内出臭涎，浑身痛，昏闷如醉，后利下恶物臭积为效。

（陈氏）苦参丸　治大麻疯，不分新久、穿溃烂，老幼俱可服之。

苦参一斤　枫子肉六两　荆芥一斤　防风六两　白芷六两　全蝎　何首乌　白附子　枸杞子　威灵仙　当归　大胡麻　川芎　蒺藜　大皂角　川牛膝　牛蒡子　独活各五两　蔓荆子　风藤　羌活　连翘　苍术　天麻　杜仲　草乌（泡，去皮尖）　甘草各三两　杏仁二两　人参一两　白花蛇（切片，炙黄）二两

上为细末，醋打老米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温酒食前后下。避风忌口。

（陈氏）硇砂散　治鼻痔。

硇砂一钱　轻粉三分　冰片五厘　雄黄三分

共为末。用草梗咬毛蘸药，勤点鼻痔上，日五、六次，自然渐化为水而愈。

（陈氏）翠云锭　治眼泡菌毒。

杭粉五两　铜绿一两　轻粉一钱

用黄连一两，同川米百粒，熬膏和药作锭，阴干。又治烂弦风眼，或暴赤肿痛者。

《大全》清凉丸　治眼泡菌毒。

当归尾　石菖蒲　赤芍各二钱　羌活五分　地肤子　生杏仁　川连各一钱　胆矾二分

共研粗，以大红绸包扎，如樱桃大。滚水浸泡，乘热蘸洗。

（清溪）北庭丹　点舌菌。

人中白　番硇各五分　溏鸡粪　瓦上青苔　瓦松各一钱

上用倾银罐子二个，将药装在罐内，将口封固，外用盐泥固济，以炭火煅红，俟三炷香为度，候冷开罐，将药取出，入冰片、射香各一分，共研细末。用磁针破舌菌，用丹少许点上，再以蒲黄盖之。

蛤粉散　湿热痛疮，以此掺之。

蛤粉　轻粉　白芨　冰片

《大全》鹅黄散　治坐板疮。

绿豆粉一两　黄柏三钱　轻粉三钱　滑石五钱

（陈氏）太乙膏　一切痈疽疮疡，提脓生新，神效。

生地　土木鳖　元参　赤芍　大黄　白芷　当归各五钱　肉桂二钱五分　乳香　没药各二钱　阿魏一钱　轻粉一钱五分　血余一团

用麻油一斤，入药熬枯，滤去渣，下血余再熬枯，去渣，将炒过净东丹六两，搅匀，看老嫩适中，方下阿魏、乳没、轻粉，搅匀摊贴。

黄连膏　治足三阴湿热，腿脚红肿，皮破脂流，类乎血疯，浸淫不止，痛痒非常者。

先用桐油一斤，入锅熬，起白星为度，加黄蜡一两五钱，溶化，入研细炒黑大黄末一斤，搅匀，再入冰片二分，摊贴。

（景岳）金黄散　敷天泡湿热等疮。

滑石一两　粉甘草五钱

此方或加绿豆粉、枯矾，治湿热肥疮更妙。

（景岳）托里散　治一切疮毒，始终常服，不致内陷。

瓜蒌（杵）　当归（酒拌）　黄耆（盐水炒）　白芍　甘草　熟地　花粉　银花　角刺

上用无灰酒煎服。

麦味地黄丸　治肾阴不足，火烁肺金，喘咳劳热，或有鼻衄、鼻渊等证。

麦冬　生地　茯苓　五味子　郁金　白芍　乌药　丹皮　泽泻　萸肉　山药　归身

上为末，炼蜜丸。每服五钱。

《大全》红棉散　治耳内生疮流脓，乃肝经郁火所结。

枯白矾二钱　胭脂棉一钱（煅存性）

研匀，先用棉杖子搅去脓水，后蘸药掺入耳底，脓自干。又有加射香少许者。

《元戎》逍遥散　治肝郁不舒，致成乳癖、乳岩、失营、瘰疬等证。

当归　白芍　白术　茯神　柴胡　甘草　薄荷

上姜水煎服。

《千金》苇茎汤　治肺痈。

苇茎　苡仁　桃仁　瓜瓣

（陈氏）牛蒡子散　治乳痈、乳疽，结肿疼痛，无论新久，但未成脓者服之。

牛蒡子　陈皮　山栀　银花　甘草　黄芩　花粉　连翘　瓜蒌仁　角刺　柴胡　青皮

水煎，加酒一杯服。

（景岳）石膏散　治阳明风热头痛，或孕妇乳房结核。

石膏　川芎　白芷等分

上为末。每服四钱，茶调下。

（陈氏）托里消毒汤　治痈疽已成，不得内消者，宜服此以托之。

人参　川芎　白芍　黄耆　当归　白术　茯苓　白芷　金银花　皂角刺　甘草　桔梗

延寿丹　治小儿脐风。

贝母　白芷　苡仁　车前子　川连　赤芍　木通　山栀

《金匮》牡丹皮汤　治肠痈脉迟而紧，未成脓，当服此以下其血。

大黄　芒硝　丹皮　桃仁　瓜子仁

（岐天师）七味神圣汤　治骑马痈。

金银花　蒲公英　人参　当归　甘草　大黄　花粉

黄耆柴胡汤　治阴包毒。

黄耆　柴胡　丹皮　牛膝　丹参　黄芩　荆芥　防风　山栀

鸡子大黄丸　治毒浊下疳。

锦纹大黄一两（切片，晒干，研）

用鸡子雄七枚，捣丸。分三服，每日空心烧酒下。

（陈氏）凉血消风散　治风湿浸淫血脉，致生疮疥，搔痒无度，及大人小儿风热，瘾疹遍身雪片，斑点乍有乍无，并效。

当归　生地　防风　蝉蜕　知母　苦参　胡麻　荆芥　苍术　石膏　甘草　木通　牛蒡子。

水煎服。

（陈氏）神应养真丹　治厥阴经为四气所袭，脚膝无力，左瘫右痪，半身不遂，手足顽麻，言语蹇涩，气血凝滞，遍身疼痛者，并服。

当归　川芎　白芍　天麻　羌活　熟地　木瓜　菟丝子

上为末，入地黄膏，加蜜丸。每服四钱，空心盐汤下。

四苓散　治同五苓。

即五苓去桂。

万应膏　即万灵膏。

口疳药　详冰青散内。

杀疳药　详冰青散内。

化脓生肌膏　即应用膏。

夹纸膏　即十层膏。

国老散

即用甘草一斤为末，每服三钱，酒下。

隔蒜灸法

用大蒜头去皮，切三分厚，安疮头上，用艾壮于蒜上灸之，五壮换蒜，或三、五十壮，或至百壮，未成者即消，已成者亦杀其大势，不能为害；如疮大，用蒜捣烂摊患处，将艾铺上烧之，蒜败再换，其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灸后仍服托里之剂。

神灯照法

雄黄　朱砂　血竭　没药各一钱　射香二分

上研末，用棉纸卷为粗捻，约长尺许，每捻中入药三分，以真麻油润透，点灼疮上，须离疮半寸许，自红晕外周围，徐徐照之，以渐将捻收入疮口，更须将捻猛向外提，以引毒气出外，自不内侵脏腑。初用三条，渐加至五、七条，疮势渐消，可渐减之，随后用敷药。

桑枝灸法　治诸疮毒坚而不溃，溃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用桑枝燃着，向患处灸之，火尽再换，灸至片时为度。

家用膏丹丸散方

红升丹　一名三仙丹。一切疮疡溃后，拔毒去腐，生新长肉，疮口坚硬，肉黯紫黑，用丹少许，鸡翎扫上，立刻红活。外科若无升降二丹，焉能立刻奏效。

水银二两　枪硝二两　白明矾二两

先将硝矾研碎，放于铁锅内，中开低窝，以水银倾入窝内，将硝矾盖之，用磁碗盖合，以棉纸捻条捺碗口，再以盐泥封固后，将黄沙压住碗旁，露出碗底，以新棉花着碗底内，用铁砖压上。先用文火一炷香，烘烊硝矾；次用武火一炷香，看碗底内棉

花焦黑为度；如不焦，再炼半炷香。取下冷开，刮下之丹，磁瓶贮之，退火用。

一方有皂矾、雄黄、朱砂约各一两，名大升丹，力量尤大。

白降丹　凡痈疽无名大毒，每用少许，疮大者用六、七厘，小者用一、二厘，水调敷疮头上。初起者立刻起泡消散，成脓者腐肉即脱，拔毒消肿，诚乃夺命金丹也。

水银一两　火硝一两　白矾一两　白砒五钱　食盐一两　石青三钱　硼砂三钱　皂矾一两

用阳城罐一只，放微火上，徐徐挑药入罐，化尽，微火逼令极干，所谓阴升之法，全在此刻；如火大，则汞先飞走；如不干，则药必倒塌无用，其难如此。

结胎后，以瓦盆一只，盛水半盆，将粗宫碗一只，覆合于水内，碗底上以三寸盆仰放；后再以阳城罐倒合于盆内，用好棉纸截寸许阔，以罐子、泥草鞋灰、光粉三样研细，以盐卤汁和练极熟，于罐口合紧；一层泥，一层纸，糊五、六层，候干；再将酱缸盖，量阳城罐之大小，中凿一洞，套于罐之半腰，恰盖着于盆口上；外用新瓦三片，铁丝扎紧，如烟通罐样：入炭，用武火二炷香，其丹即降于盆内，退火冷开，即名白雪丹。降药之神，不假刀砭，一伏时，便见功效，胜于刀针之险多矣。

上降药法　痈疽初起，坚硬未成脓者。用水调一二厘，涂于疮顶上，不可贴膏药，少顷，即起一泡，挑破出水自消。

已成而内脓急胀，按之随手而起者，此脓已熟矣。用水调一二厘，点正顶上，以膏贴之，一伏时，大脓自泄，不假刀针。

如阴疽根脚走散，疮头平陷，即用降丹七、八厘，或分许，水调，扫于疮头坚硬处，次日即转红活，便是吉兆。

如疮毒内脓已成，久不穿溃者，只要出一小头，怕头出过大。可用棉纸一块，量疮大小，中剪一孔，以水润贴疮上，然后调降药，点放纸孔内，揭去纸，以膏贴之，则所降之头不致过大。若疮小药大，反令痛伤胃口，煞及良肉，不可不知。

白降丹点在疮毒上，即追蚀毒气，有几分深，必追至病根方止，所以点后疼痛非常。若内脓已胀，皮壳不厚，点之，便不十分痛楚，有用蟾酥化汁，调白降丹用，其疼稍减。水炼降药法：新炼出白降丹，研细，用元色缎五寸，将降药筛匀，缎上卷紧，以麻线捆扎极紧，放瓦罐内，清水煮，约一伏时内，换水三次，将缎卷取起，挂风处阴干，然后打开，以鸡翎扫下，磁瓶收贮。凡治痈疽用之，并无痛楚。

应用膏　治疔、疽、流注、腿痈，穿溃者用此。

当归　连翘　白芨　白蔹　大黄　山栀各八钱　官桂二钱　苍术　羌活　天麻　防风　黄耆　荆芥　川甲　甘草　芫花各六钱　方八　蓖麻子　小生地各一两

用真麻油十斤，入药，文武火熬枯，滤去渣，再熬至滴水成珠，称每斤净油，春秋下润净东丹五两，冬四两，夏六两，收成膏后，下乳香、没药末各一两，搅匀摊用。

万灵膏　治一切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并治一切寒湿之证。

生地　归身　川芎　苍耳子　大戟　尖栝蒌　甘菊　蒲公英　生大黄　土槿皮　羌活　独活　红花　川乌　草乌　赤芍　紫草　香附　川椒　番木鳖　桂枝　狗脊　泽兰　生姜　胡椒　附子　牙皂　白附子　荆芥　金银花　黄柏　山慈菇　生首乌　全虫　玄胡　僵蚕　百部　南星　白蒺藜　山甲　白芷　白芥子　花粉　益母草　蛇床子　川牛膝　黄耆　大枫子肉　细辛　苦参　龟板　桑寄生　升麻　黄芩　胡麻　杜菖蒲根　冬瓜皮　天麻　杨树须　闹阳花　茜草以上各五钱　土茯苓一两

用香油八斤，将前药入油，加嫩桑枝二、三斤，熬药至枯，滤去渣，入后药。

松香四两　朴硝　雄黄　桂园核灰　皂矾　牛皮灰　樟冰各五钱　射香三钱　冰片三钱　龙骨五钱

再入东丹三斤，收成膏。

内伤膏　治内伤，腰疼足酸，寒湿流筋、流络、流注、鹤膝疯、痹等证。

毛鹿角（切）二两　乌药八两　红花二两　全当归（切）一两二钱　木瓜一两　上官桂二两　生姜（去毛，打）二两　秦艽二两　老鹳草二两　离乡草三两　虎骨酥（炙）二两　商陆三两

用麻油十斤，浸药二十一日，煎枯，滤去渣，离火，入淘净飞丹六斤，收成膏，再入肉桂（去皮研末）二两、乳香、没药末各二两，射香二钱，搅匀，用红布或青皮摊贴。

紫金膏　治痰核瘰疬。

官桂六两　生地十二两　秦艽五两　羌活三两　黄芩二两　防风三两　木通三两　川连一两五钱　当归九两　木瓜六两　白术三两　方八十二两　鳖甲六两　白芷三两　远志三两　大蜈蚣十五条　丹参五两　紫草十二两　毛慈姑五两　生甲片一两五钱　血余五两　茜草六两　商陆根三斤

上药俱囫囵，不切碎。加柳枝五两，桃枝五两，枣枝五两，桑枝五两，槐枝五两，用真麻油二十斤，将前药浸十日，熬枯去渣，用净飞丹十五斤，炒透收膏；再下明乳香（去油，研）五两，没药（去油研）五两。

肉桂膏　治一切寒湿痹痛、乳痰、乳癖、瘰疬等证。

川乌　草乌　海藻　当归　甘草　白芨　甘遂　白芷　细辛　芫花　半夏　肉桂　红花　大戟　虎骨各七钱五分　麻黄一两　五倍子一两

用麻油二斤、青油一斤五两，入药煎枯，去渣；下净东丹炒一斤，收成膏；再下乳香（去油，研）、没药（去油，研）各一两，寸香（研）五钱，百草霜一两，搅匀，用红布摊贴。

紫霞膏　治老年结毒，穿溃不敛。

嫩松香六两　糠青（研）二两　乳香（去油，研）　没药（去油研）各五钱

用麻油六两，熬至滴水成珠，下松香，再煎二、三十沸，下糠青，再熬，自有紫色，离火，下乳香、没药。

白玉膏　治湿毒疮，白泡臁疮，烫伤等。收湿生肌长肉，甚效。

鲫鱼（大者）两条　铅粉一斤　轻粉五钱　象皮（烘研）一两　真珠（研）三钱

用麻油一斤，入鲫鱼，煎至枯，沥去骨，再煎一、二十沸，离火少顷；然后下铅粉、轻粉、象皮末、珍珠末，搅匀成膏。

玉红膏　去腐生新。此外科收敛药中之神方也。

白芷五钱　甘草一两　归身二两　瓜儿血竭　轻粉各四钱　白占二两　紫草五钱

用麻油一斤，先将白芷、归身、甘草、紫草四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复煎滚，下血竭，化尽，次下白占，微火亦化，退火，下轻粉，搅匀，倾入磁罐内听用。凡用药将牙簪挑药，施于疮头上，以膏盖之。

千捶红玉膏　治湿毒流注，无名肿毒，未经穿溃者。

蓖麻子（去壳）　松香（葱头汁煮）四两　南星（研）五钱　半夏（研）五钱　乳香（去油）五钱　没药（去油）五钱　银朱七八钱

捣成膏，看老嫩，以蓖麻肉增减，用布摊贴。

千捶绿云膏　治痰核甚效。

蓖麻子（去壳）　松香（葱头汁煮）四两　海藻（炙，研）五钱　昆布（炙，研）五钱　南星（研）钱　半夏（研）五钱　杏仁五钱　糠青（研）一两

捣成膏。一方有乳五香、没药各五钱。

十层膏　专治年久新起臁疮，已经去腐，生肌长肉，神效。

黄芩　黄柏　白芷各二钱　乳香（去油，研）　没药（去油研）各二钱　血竭

（研）三钱　黄占一两　白占五钱　轻粉（研）一钱　血余二钱　象皮（炙，研）二钱　密陀僧（研）一两　珍珠（研）一钱

用麻油十两，先将芩、柏、芷三味，入油，煎枯，滤去渣；次下血余，煎枯，去血余；再下黄占、白占溶化；然后下乳没、血竭、陀僧、轻粉、象皮、珍珠末，搅匀。将皮纸一张，分作六小张，以一张染膏提出，摊于台上，用手两面泥匀，再持一张，染膏如前法，摊在前一张上，共作十层。如遇臁疮，将此膏依疮大小剪下，扎于疮上，一日揭去一层，扎完疮愈，极妙神方也。

麻黄膏　治牛皮血癣，营枯血燥，遍体发癞发痒。

川连　黄芩　黄柏　紫草　麻黄各一钱　斑毛七枚　小生地三钱

用雄猪板油十两，将上药熬枯，滤去渣，入黄蜡一两、白蜡五钱，烊化，再入蓖麻子肉、大枫子肉各一钱，捣烂如泥，调和离火，俟半冷后入：

雄黄三钱　樟冰二钱　生矾三钱　五倍子二钱　轻粉一钱　铜青二钱　东丹二钱　金底二钱

研细调匀，磁碗收贮。不时频搽。

玉枢丹　治一切无名肿毒。

山慈菇（有毛者佳，洗净去皮，焙干）二两　川五倍（捶破，洗刮内垢，焙干）二两　红牙大戟（去芦根，洗净，焙干）二两　大朱砂（水飞）三钱　明雄黄（水飞）三钱　射香三钱　千金子（去壳，草纸包，捶去油成霜）二两

各研极细，用糯米粥打和，分作四十丸。凡遇无名肿毒，或酒或米饮下一丸，外即以清水磨涂，神效。

黎洞丹　治一切跌打损伤，并可磨涂诸肿。

血竭（研末）三钱　牛黄一钱　阿魏三钱　天竺黄三钱　儿茶三钱　三七三钱　藤黄一钱五分　五倍子（焙）三钱　乳香（去油）二钱　没药（去油）三钱　山羊血五钱　千金子（去壳油）三钱　朱砂二钱　冰片一钱

共研极细末，糯米糊丸，金箔为衣，每丸重一钱。陈酒送下一丸。

梅花点舌丹　治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

蟾酥一钱　熊胆一钱　牛黄三分　射香三分　雄黄三钱　血竭三钱　硼砂一钱　葶苈子三钱　沉香一钱　乳香（去油）三钱　没药（去油）三钱　冰片三分　朱砂三钱

共研极细末，即将蟾酥、熊胆酒化，捣丸，辰砂为衣。每服三分，葱头汤送下。一方加蜗牛、轻粉、胆矾、铜绿。

西黄化毒丹　治疔疽火毒内陷，神识模糊，不醒人事者。

西黄一分　真珠三分　血珀五分　胆星三分　辰砂三分

共为细末。均作三服，灯心汤下。

疡余化毒丹　治疔疽余火未清，艰于收口难敛者，以此化之。

滴乳石一钱　西黄一分五厘　真珠四分　天竺黄六分　陈胆星一钱　血竭一钱　川连五分　朱砂一分

上为末。加灯心灰四分，每服三分，金银花汤下。

痘后化毒丹　治痘证后余毒走络，遍体发疡者。

西黄一分　药珠三分　血珀五分　灯心灰二分　胆星三分　冰片一分　天竺黄三分　甘草　人中黄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分，金银花露调下。

猴疳化毒丹　治幼孩遍体胎火胎毒，臀赤无皮，音哑鼻塞，或赤游丹毒。

真珠三分　血珀五分　飞滑石八分

上为末。每服三分，乳汁调下。

紫金锭　治一切风火肿痛。

大黄一两　降香屑五钱　山慈菇三钱　红牙大戟（去芦根）五钱　南星五钱　生半夏五钱　雄黄三钱　射香三分　乳香（去油）三钱　没药（去油）三钱

共研极细末，以面糊打丸，捻锭子。鲜菊叶汁磨敷。

八将丹　一切疽毒不起，疔毒不透，腐肉不脱，用此提毒化毒，甚妙。

西黄三分　冰片三分　蝉退（烘）七枚　大蜈蚣（炙）七条　射香三分　山甲（炙）七片　全虫（炙）七个　五倍子（焙）三钱

共为细末。用少许掺于疮顶上，以膏盖之。

八宝丹　收口生肌长肉。

珍珠五分　血珀（灯心同研）一钱　象皮（切，烘）一钱　龙骨（煅）一钱　辰砂一钱　乳香五分　没药五分　白芨一钱

共乳极细，磁瓶密贮。待用。

十宝丹　又：

琥珀五分　珍珠三分　乳香五分　没药五分　象皮五分　血竭五分　儿茶五分　龙骨一钱　辰砂五分　射香一分

共为极细末，密贮待用。

生肌散　又：

珍珠（生研）一钱　象皮（烘）二钱　白蜡一钱　儿茶一钱　轻粉五分　铅粉五分　大冰片一分　瓜儿竭一钱　乳香（箬上洪）一钱　没药（箬上烘）一钱

共乳极细末。先用猪蹄汤或浓茶洗净，用少许掺之。

珍珠散　止痛生肌收口。

珍珠（生研）三钱　芦甘石（煅）一两　石膏（在童便内浸四十九日，朝晒夜露，不可经雨，煅，研）一两五钱

共为极细末。掺之。

神妙生肌散　余腐未尽，而不收口者，用此：

赤石脂　儿茶　海螵蛸　血竭　黑铅各一钱　硼砂（生肌在此）　乳香　没药各二钱　轻粉三分

先将黑铅加水银一钱同煎化，再将前药研细，入于铅汞内，研极细，掺之。

冰硼散　一名金丹。吹喉间肿痛，或蛾痈。

硼砂二钱　风化霜二钱　僵蚕（炙）三钱　薄荷叶一钱　生矾一钱　冰片五分　滴乳石三钱　人中白（煅）三钱

共研极细，磁瓶收贮。

风化霜法：将嫩黄瓜一条，挖去穰，以银硝研细纳入，挂于檐下透风处，三日后，瓜皮上自有白霜钓出，拭下，以磁瓶收贮待用。

冰青散　一名碧丹。吹口糜疳腐，及烂头喉蛾、喉痹、喉疳、喉癣。

川连　儿茶　青黛　灯心灰各三分　西黄二分　冰片三分　人中白（煅）五分

证重者，加珍珠。如痧痘后，牙龈出血，或成走马疳毒，加糠青、五倍子、白芷末。

珠黄散　治烂喉疳肿腐，汤水难入者；并治远年烂喉结毒，腐去蒂丁，及幼孩口疳、口糜等证。

西黄一分　大朱砂一钱　珍珠三分　上滴乳石一钱　月石一分五厘　寸香三分　雄精一钱　儿茶一钱　大梅片二分　人中白（煅）一钱五分

先将珠研极细，后入余药，俱研极细，磁瓶收贮，勿令泄气。

珠宝散　治火烫灼伤，腐烂不堪者。

珍珠三分　西黄一分　铅粉五分　密陀僧一钱　熟石膏一钱　冰片一分　大黄三钱　寒水石三钱　甘草人中黄三分

共为极细末。用鸡子清调敷；如湿烂无皮者，干掺。

阳铁箍散　此方遇阴证用之。

细辛半斤　川乌半斤　草乌半斤　官桂半斤　白芥子四两　川椒三两　降香末一升　陈小粉（炒黑研）十斤　生半夏四两　生南星四两

用葱头汁调敷四围，使不走散。

阴铁箍散　此方遇阳证用之。

降香末半升　大黄三斤　乳香四两　赤小豆三升　没药四两　黄芩八两　方八一斤　生南星四两　山慈菇四两　陈小粉（炒黑研）十斤

用窖醋调敷四围。

日用应酬围药

生南星半斤　生半夏四两　当归四两　大黄四两　陈小粉（炒黑）十斤

火盛者，用芙蓉叶汁；寒盛者，用葱头汁调敷。

四黄散　治一切白泡痛疮、湿疮、坐板、烫火等疮。

大黄一两　黄柏一两　黄芩一两　川连五钱　尖槟榔一两　老松香一两　熟石膏三两　厚朴一两　寒水石二两

共为细末。香油调搽。

紫灵散　治一切疥癣疯癞，搔痒难忍诸疮证。

牛烟膏一斤　松香二两　净东丹五两　黄芩四两　黄柏四两　樟冰二两　尖槟三两　西丁二两　明矾八两　铜坭三两　生大黄四两

共为末。用麻油调搽。

五香丸　治疥、癣顽癞、肥疮、坐板疮、血热等疮。

杏仁（去皮）三两　升药底一两　花椒（炒）五钱　樟冰五钱　大黄一两　蛇床子一两　黄柏一两　西丁一两　大枫子肉三两

共研细末，将枫子肉、杏仁研和，再加油胡桃、雄猪板油，捣和为丸，如芡实大。遇疥疮顽癞，用夏布包药搽之。

万消化坚丸　治痈疽肿毒，立见奇功。孕妇忌服。

方八（刮去皮，麻油熬至浮起，取出洗去油，晒干，研）二两　芫花（炒至炭）五钱　甲片（黄沙拌炒松）二两　川乌（姜汁制炒）五钱　草乌（姜汁制炒）五钱　乳香（去油）三钱　没药（去油）三钱　当归二两　延胡二两　全虫（酒洗，炒）二两

共为细末，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朝服十四丸，陈酒送下。

化坚丸　治肝经郁火，乳痰、乳癖，及颈项失营、马刀，郁痰疬核。

大生地四两　川芎（酒炒）二两　白芍（酒炒）二两　川楝子（连核打炒）二两　当归（酒炒）二两　丹参（酒炒）二两　牡蛎（煅）三两　夏枯草（烘）三两　花粉（炒）二两　香附（醋炒）二两　半夏（炒）二两　石决明（煅）三两　郁金（炒）二两　青皮（炒）二两　橘核（炒）三两　全虫（酒炒）一两五钱　沉香（镑研）五钱　茯苓二两　刺藜（炒）二两　土贝母（去心）二两　延胡（炒）二两　柴胡（炒）五钱　苏梗粉一两　两头尖（炒）三两

共为末，炼蜜丸。每朝服五钱，陈酒送下。

八反丸　治痰核瘰疬。

桂心　甘遂　细辛　归身　半夏　甘草　白芷　芫花　海藻　红花　全虫　牙皂　虎骨　白芨　川乌（姜汁制）　草乌（姜汁制）各一两

上各炒为末，用核桃肉泡去皮四两，乌梅净肉一斤，蒸烂，明矾末八两，量加枣肉，共捣为丸。每服三钱，清晨夏枯草汤下。

五龙丸　治流注、腿痈之半阴半阳者，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并治鱼口、便毒。

山甲（土拌，炒）　全虫（酒拌炒）　槐米（炒）　僵蚕（炙）　土贝母（研）各等分

上为末，面糊捣丸。每服三钱，陈酒送下。

洞天救苦丹　治乳痰、乳癖，未成岩者。

经霜楝树子（炒）二两　白芷（焙）一两　带子蜂房（炙）一两　两头尖二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沙糖调陈酒送下。如无经霜楝树子，以川楝子代之；如无带子蜂房，以蜈蚣七条代之。

虎潜丸　治阴寒鹤膝疯。

西土（豆腐煮一炷香）　血竭等分

上为末，面糊捣丸。每服五分，陈酒送下。

九龙丹　泻一切下疳、鱼口、便毒、霉疮、广痘初起。

乳香（去油）　没药（去油）　江子肉　血竭　儿茶各三钱

共为末，生蜜捣丸，如梧子大。空心陈酒送下七丸或九丸，服后不可食物，俟泻三、五次后，然后食饭并肉以补之。

分清泄浊丸　治肝经湿火淋浊管痛，小溲不利，并治下疳湿烂火盛者。

生大黄（切，晒干）一两　西珀（镑，同灯心研）一钱

共研和，用鸡蛋清雄头七枚，捣丸。均作三日服，空心烧酒送下。服用一时许，小水如金黄色。

广毒至灵丹　治广痘霉癣，梅疮透顶，下疳结毒。

生大黄（晒研）三两　生川连（晒研）五钱　广珠五钱　黄芩（盐水炒）一两　朱砂三钱　百步（盐水炒）一两　核桃夹（盐水炒）一两　肥皂夹灰二两　血余二两　骨余（土拌炒）五钱

陈酒泛丸。每日朝三钱，夜二钱，陈酒送下；不吃酒者，夏枯草汤送下。

增制史国公药酒方　治寒湿流经，历节风痹。

桂枝　秦艽　防风　牛膝　萆薢　当归　虎骨　川芎　川断　杞子　红花　鳖甲　白茄根　豨莶草　老松节　五灵脂　嫩桑枝　樟木　杜仲　狗脊　独活　苡仁　蚕沙　五加皮　姜黄　甘草　槐枝　苍耳子　川乌　草乌　柳枝　海风藤

先将烧酒浸五日后，再入陈酒浸煮，不拘时饮之。

却病延年药酒　治脱力劳伤。

大生地　当归　红花　乌药　刘寄奴　木香　赤芍　丹参　淮山药　川断　白芷　羌活　骨碎补　落得打　甘草　牛膝　枳壳　丹皮　破故纸　石兰　五茄皮　白术　木瓜　秦艽　威灵仙　白芍　苏子　川芎　虎骨（炙）　葛根　延胡　自然铜（煅）　青皮　木通　杜仲　花粉

将陈酒浸煮，不拘时服。

太乙丹　专治一切痧证，山岚胀气，暑气恶心，肚腹疼痛等证。

广木香一钱　射香三分　丁香一钱　茅术（去皮毛，晒）一钱　沉香（镑晒）一钱　西黄三分　雄黄一钱二分

上为极细末，将熊胆一钱二分、蟾酥一钱，烧酒浸溶化，捣药为丸，如梧子大，朱砂为衣。

唐栖痧药方　治同前。

茅术三两　大黄六两　丁香六钱　麻黄三两六钱　天麻三两六钱　寸香三钱　蟾酥九钱　甘草二两四钱　雄黄三两六钱　辰砂三两六钱

共为极细末，将蟾酥烧酒化，捣药为丸，梧子大，朱砂为衣。

诸葛行军散　专治一切肚腹疼痛，恶心呕吐，身体烦晕胀满等证。

朱砂五钱　雄黄一两　月石三钱　枪硝三钱　寸香五分　冰片五分　西黄三分　飞金五十张

上共为细末，磁瓶收贮。每遇痧证，用少许嗤鼻。

和伤末药　治跌打损伤，闪气腰疼，伤筋伤骨。

归尾　延胡　紫荆皮　大茴香　川乌（姜汁炒黑）　草乌（姜汁炒黑）　甘草节　自然铜（醋煅）　红花（炒）　蒲黄　丹参　五灵脂（陈酒飞）　甘松　山奈　砂仁

上各二两，研末。每服一钱五分，重者二钱，轻者一钱，陈酒调，即以酒送下，尽醉为度。至重之伤，三服可愈。

大麻疯方　镇江丁参领染疯疾，得此秘传治之，全愈。又以医治多人，无不取效如神。但患此证者，眉毛若尽脱落，即属难治。如眉毛未脱，虽手足骨节有塌损，皆可取效。若初起未深之证，百试百验。先服汤药四剂，每日一剂，服完，再吃丸药。

汤药方：

陈皮　白芷　苦参　天麻　秦艽　川断　防风　荆芥　羌活　风藤　苡仁　牛膝　当归　海桐皮　苍术　木香　桂枝　连翘　甘草各一钱　黑枣一枚　生姜一片

水二碗，煎至一碗服，渣再煎二次服。

丸药方：每丸药一钱，加枫子膏，春秋八厘，夏六厘，冬一分。

大胡麻一斤四两　小胡麻一斤四两　牛膝四两　白蒺一斤四两　苦参一斤　防风　荆芥各八两　当归六两　苡仁四两　苍术六两　川断四两　近加小生地八两

共研细末，水泛丸。每日早、午、晚三服，每服三钱或二钱，照数加枫子膏，捻园搀和，以毛尖茶送下。

枫子膏方：

大枫子去壳取仁，铜锅内炒至三分红色，七分黑色为恰好，如太过无力，不及伤眼。炒后，研成细膏，如红沙糖一样，用铜芍盛，向火上熬四、五滚，倒在纸上，放于土地下，以物盖之，待用。如上面有霉，拭去，依法用。百日内切忌房事，切忌食盐，犯之不效；并忌食酱、醋、酒，一切鸡、鱼发风动火等物。

治疯药酒方　能治一切疯证。

当归五钱　大胡麻一两　杞子五钱　防风五钱　革薤五钱　白芍五钱　丹参七钱　海风藤五钱　香加皮五钱　荆芥五钱　杜仲五钱　牛膝一两　川芎五钱　赤芍五钱　甘草三钱　白芷三钱　真茅术五钱　生地二两　黄柏三钱　巴戟一两　秦艽一两　桑枝（切断）四两

先用滴花烧二斤，先浸一日，后加原陈酒十五斤，冰糖四两，核桃肉八两，红枣四两，猪板油八两，用大口瓶一个，以麻布袋将各药放入袋内扎紧，面糊封瓶口，浸三日，再隔汤煮二炷香为度，退火三日。早晚服酒一杯。

治疯丸药方

大胡麻四两　苦参（切）二两　羌活二两　石菖蒲（切）二两　独活二两　白附子二两　防风二两　威灵仙（切）二两　白归身二两　粉甘草（切）二两

各药炮制称准，磨极细末，用酒糊为丸。每日清晨称准服二钱，陈酒送下。

白癜疯搽药方　并搽汗癍。

白芨（晒干）三钱　陀僧二钱　雄黄二钱　白附子（晒）五钱　硫黄二钱　朱砂

二钱　雌黄五分　原寸香三分　顶梅片三分

共研极细末。用生姜蘸擦之。

退管丸药

炙蜂房（研）一两五钱　真象皮（炙黑，研）二两　粉儿茶（研）四两　猪脚壳（炙黑）一两五钱　明乳香（去油，研）一两五钱　刺猬皮（炙黑）一两五钱　生人脱（浸晒，炙黑汗）二两　胡连（焙）四钱　黑没药（去油）一两五钱　生矾（研）二两　象牙屑（焙黄，研）六两　瓜血竭（研）四两

上为细末，炼蜜，黄蜡溶化，打糊丸，梧子大。空心每服三钱，陈酒送下。

存目提要

《卫济宝书》

《卫济宝书》原撰人佚名，宋·东轩居士增注。成书于1170年。

原书1卷22篇，现存本为清代《四库全书》辑佚本，析为2卷。卷上为痈疽论治、五发（癌、瘭、疽、瘤、痈）图说、试疮溃法、长肉、溃脓法、打针法、骑竹马灸、灸恶疮法等，卷下为正药指授散等40首外科方剂及乳痈、软疖的证治。

该书论述外科诸证，首分五善七恶，详尽描述证象，论述患病原因，对疮证的诊断，分疮色缓、疮色急、疮证吉、疮证凶等4类，并结合患者全身症状确定预后，选方系从经验旧方裒辑，多是作者外科经验的总结。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钱塘丁氏刻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和四库全书本等。

《集验背疽方》

《集验背疽方》系宋·李迅所撰。成书于1196年。

全书1卷。介绍了背疽的主证和兼证的鉴别、诊治及多种经验药方。

本书每方之前，均系以论说，辨析诊候之虚实、治疗之节度，所载方剂如五香连翘汤、内补十宣散、加减八味丸、立效散等堪称良剂，所收单方药易效佳。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和三三医书本等。

《外科精要》

《外科精要》系宋·陈自明所撰。成书于1263年。

全书3卷。主要以宋代李迅、伍起予、曾孚先等人的外科著作为基础整理而成，卷上选录前贤有关痈疽的病因、病机、诊断、治法及方药的论述，卷中论痈疽的形证顺逆、护理及禁忌，卷下论述痈疽的变证、治法及后期调理。

该书重点论述痈疽发背的诊断、鉴别及灸法、用药等，认为外科用药，应根据经络虚实，因证施治，不拘泥于热毒内攻而专用寒凉克伐之剂，提出七情所郁、服食丹石、房劳伤肾病机论点，重视整体和内外结合治疗。

现存版本有日本津轻氏刻本。

《外科精义》

《外科精义》系元·齐德之所撰。成书于1335年。

全书2卷。卷上为外科医论，有论疮肿诊候入式法、论荣卫色脉参应之法等35篇，包括疮肿的辨识、脉法、内服及外治诸法，五发疽、附骨疽、阴疮、时毒、疔疮、瘰疬、痔疮等病的证治；卷下载汤丸膏丹共145方，并附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治疮肿法。

该书遵《内经》外科疮疽病因说，重视整体观念，辨证简明扼要，诊断强调四诊合参，留意其外观形色与脉候虚实，详析疾病阴阳、虚实、脏腑、气血、上下之属，明辨证之善恶、轻重、深浅，治疗主张以证遣方，内外兼治，内治开创内消、托里法，外治则有砭石、针烙、灸疗、贴脐、追蚀诸法，强调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并重视外科护理。

主要版本有明初刻本、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吴勉学校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东垣十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

《仙传外科集验方》

《仙传外科集验方》又名《仙传外科秘方》，系元·杨清叟所编。成书于1378年。

全书11卷。卷一 总论痈疽发背及内服荣卫返魂汤的加减法，卷二～卷四重点论温、热、凉性3个外用药方的用法及其他外科通用方，卷五～卷七为痈疽、疔疮、瘰疬、咽喉、疯狗咬伤等病候验方，卷八、卷九再论痈疽、发背、疔疮证治，卷十、卷十一为急救及妇、儿科杂病治法及方药。

本书论述痈疽阴阳、虚实甚详，其次为疔疮、咽喉之属，强调这些疾病的处方用药须当慎审。全书体例较为零乱，杂有道家色彩，但保存了不少民间验方。

主要版本有明刻本（残存卷六、卷七）、明抄本与清抄本等。

《外科集验方》

《外科集验方》为明·周文采撰。成书于1498年。

书凡两卷，共14论，载方304首。卷上叙述了疮科总论、五发痈疽论、疔疮论及瘰疬论，卷下论及肠痈、痔瘘、乳痈、肺痈、诸疳、附骨疽、诸疮、疥癣、瘿瘤、臁疮、便毒等病证。

全书所论各病，均首论受病之因、辨证要点，次列各证方药。选方精要。

现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南京礼部刻本、抄本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等版本。

《外科发挥》

《外科发挥》系明·薛己所撰。成书于1528年。

全书8卷。主要论述了作者治疗肿疡、溃疡、发背、脑疽、时毒、肺痈、肺痿、肠痈、瘰疬、流注、咽喉、杨梅疮、痔漏、乳痈、疮疥等31类外科疾患的验案。

该书于每病证前简述脉、证、治则，次列临床治验，论述本病证各种治法，后附方剂。论病简明扼要，强调辨证施治，所载方药有内服之汤、丸、散、丹，亦有外治之膏、饼、箍药等剂型，并载灸法、针法等，适宜临床参考。

主要版本有明刻本、1921年大成书局石印本和薛氏医案二十四种本等。

《疠疡机要》

《疠疡机要》系明·薛己所撰。成书于1529年。

全书3卷。上卷首论疠疡病因、病机、病位及治则，次论疠疡的本症治法、兼证治法、变症治法及类症，后载本症治验、类症治验；中卷为续治诸症，载男、妇、幼各种疠疡证治；下卷为各症方药109方。

本书是中医学第一部关于麻风病的专著。薛氏遵《内经》之旨，详论疠疡病候，条目清晰，治案颇多，治法全面，内外并用，所载方药如大枫子膏备受后世推崇。

主要版本有清刻本和薛氏医案本。

《外科理例》

《外科理例》系明·汪机所撰。成书于1531年。

全书7卷，补遗1卷。卷一、卷二总论痈疽脉、因、证、治，并载常用验方；卷三～卷七从头面赤肿到血风疮，分述47种常见外科疾患的病因、病机、诊断、治法及其验案；补遗1卷专载一些外科疾患的外用单方。

该书详述痈疽疮疡等外科疾病，认为理论上需辨明外科疾病的发病原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才能以前人的经验为例，灵活运用。主张外病内治，切戒滥用刀针，具体治疗中强调调理元气为先，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并尽量以消散为常法，不使化脓穿溃，提出托里、疏通、和营卫三大法则，其主法用药，随证变通，不拘成方。

主要版本有明嘉靖祁门朴墅汪宅刻本、民国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和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解围元薮》

《解围元薮》系明·沈之问所辑。成书于1550年。

全书4卷。卷一、卷二详析风癞证候，卷三、四列述常用方药。

本书是专论风癞（麻风）疾患的专著，对风癞的病因、症状、治法、方药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书中载风病36种、癞病14种，论其病因为恶风、寒湿、房劳嗜欲、醉绝露卧变驳所成，认识到风癞是一种为害最烈的传染病，治疗主张排毒杀虫、补血壮元理气为原则，内外并治，列方249首。

主要版本有清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黄钟校无锡孙德堂刻本、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和三三医书本等。

《疮疡经验全书》

《疮疡经验全书》又名《窦氏外科全书》，旧题宋·窦汉卿所撰，实为窦梦麟补辑明代以前诸书而成。成书于1569年。

全书13卷（现仅有6卷本）。卷一咽喉牙舌毒，卷二发胸面部疽毒，卷三胸腹腰肋疽毒，卷四手腕发背、疔毒，卷五串毒、便毒、骨疽，卷六腿膝足部及诸瘤毒，卷七大麻疯、疳毒、痔漏，卷八痘疮形症，卷九灸治、开刀法熏、消托汤散膏丹，卷十用药、脉诀、五脏图说、决生死治法，卷十一杂症奇方，卷十二怪症及小儿杂症，卷十三熏疮。

本书内容庞杂，不仅大部分不是窦汉卿原作，而且内容亦不限于外科疮疡，如五官科、皮肤性病科、小儿科、诊断学及解剖学等多有论述，且多系全部或部分地辑录他书，又未标明出处，故仅作为临床参考。

主要版本有明三衢大酉堂刻本（残存卷七）、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桐石山房刻本、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浩然楼刻本、1916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和1924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等。

《外科枢要》

《外科枢要》系明·薛己所著。成书于1571年。

全书4卷。卷一详论疮疡各种脉证、治法、用药、用针等；卷二、卷三主要介绍39种外科常见病的病因、证治，每篇之后附验案；卷四列疮疡各症方剂及加减用药。

该书先明疮疡诊断大意，论疡科26脉主病及疮疡预后善恶，次而总述疮疡之因，详论脑疽、耳疮、瘰疬、时毒、痄腮、发背、乳痈、乳岩、结核、疔疮、肺疽、肠痈、腹痈、流注、鹤膝风、天泡疮、赤白游风、疥疮、附骨疽、翻花疮、臀痈、囊痈、痔疮、脱肛、臁疮、脚发、脱疽、瘤赘、疣子、发痉等疮疡痈瘤之证，所论条理分明，辨证精详，方药合宜，所附治验，温清消补诸法皆用，尤以补益为多。

主要版本有明嘉庆刻本、明嘉靖刻本、上海大成书局石印本和薛氏医案本等。

《外科启玄》

《外科启玄》系明·申斗垣所撰。成书于1604年。

全书12卷。卷一～卷三总论疮疡的病候、诊法及治则；卷四～卷九分论外科约200种病证，每证先明部位、所在经络，继言主证，后论治法，且均绘图形；卷十附入《痘科珍金》1卷；卷十一、卷十二为卷四～卷九的治疗方剂。

该书广辑前贤精华，博采民间奇方异论，参以作者临床经验。强调“营气不从，逆于肉理”而生痈疡的病理，主张治外必本诸内，提出外科施治的基本大法在于先定标本，而后分标本施治，内托以调和营气为治本，次去其兼见之证为治标，具体施治强调因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聚锦堂刻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三乐斋刻本和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

《疡科选粹》

《疡科选粹》又名《疡科秘旨》，为明·陈文治所撰。刊于1628年。

全书共8卷，111篇。主要论述了发背、疮疡、肿疡、溃疡、疔疮、红丝疮等外科病证辨证治疗，也论及金疮、杖疮等外科，骨哽、咽喉肿痛等五官科，头痛、心痛等内科病证的辨治。

本书系辑录各家学说并参以作者经验编成，主张疡科治疗，虽然要辨别虚实，但始终以调理脾胃为大法。选材颇精，持论、立法、选方均切于实用。

现有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明刻清修补本、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浔溪达尊堂刻本、清培元堂抄本以及上海文瑞楼、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等版本。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百效全书》又名《外科百效秘授经验奇方》《新刻秘授外科百效全书》，旧题明·龚居中原编。撰年不详。

全书4卷。卷一为史国公药酒方、经验方、痈疽总论，卷二论头面、牙、舌、咽喉诸病，卷三论胸腹背及二阴诸病，卷四论四肢、全身、皮肤外伤诸病。

本书每病证均先论证候，次述治法，条理清晰，足资临床参考。

主要版本有明刻本、清初发祥堂刻本、清宏道堂刻本和1920年上海进化书局石印本等。

《外科十三方》

《外科十三方》据传出自民间铃医张某之手。约为明代之作。

全书1卷。记述治疗外科病证13个有效方剂。

本书依赖师传授受，相互抄录流传于今，有多种传本，因珍秘而从未刊印，现代医家张觉人据12种抄本相互校勘、考订，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并附自己的一些验方，编撰成《外科十三方考》。

现仅有外科十三方考本。

《青囊秘诀》

《青囊秘诀》系明末清初傅山所著。撰年不详。

全书2卷。上卷论述背痈、肺痈、无名肿毒、对口疮、脑疽、囊痈、臂痈、乳痈、肚痈、恶疽、疔疮、唇疔、鬓疽等病证，下卷论述杨梅疮、腰疽、瘰疬、颏疮、脚疽、

痔漏、大肠痈、小肠痈等病证。

该书对于21种疮疡，使用98方，全系服汤药内消，对任何疮疡均未施以刀圭外治，形成了系统的疮疡内消理法方药医疗体系。

现存版本有清雍正元年抄本和198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外科大成》

《外科大成》系清·祁坤所撰。成书于1665年。

全书4卷。卷一总论，历述痈疽等病的诊治要点、各种治法及常用方剂；卷二、卷三按照头面、颈项、背、腰、胸腹等身体部位分列各种外科疾病的证治、验案；卷四介绍不分部位的大毒、小疵（包括各种内痈、疔疮、流注、瘿瘤、金疮等全身性疾病）及小儿疮毒的证治。

该书集前贤之论，潜心考订，汇而成篇。祁氏辨名从博，虽小疵悉备无遗，其重视脉诊，以三因概病源，列阴阳善恶、生死顺逆以判吉凶，肿疡、溃疡之辨治详尽，内外诸方俱备，所选方药强调临床实效，药简方约，其中不乏不传秘方。本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官修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即以此书为蓝本。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崇文堂刻本、清康熙江南聚锦堂李氏书林刻本古雪堂藏板、清善成堂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和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

《洞天奥旨》

《洞天奥旨》又名《外科秘录》，托名岐伯天师所传，系清·陈士铎所著。成书于1694年。

全书16卷。卷首为经络图穴，卷一～卷四统论疮疡病候、诊法及用药，卷五～卷十三记述外科、皮肤科及金刃、跌打、虫兽伤等175种病证的证治，卷十四～卷十六选录各家外科治疗方剂281首。

本书集前贤名论、家传刀针良法及作者临床经验于一帙，所论多具创见，辨证清晰，论治详尽，切合实用。论疮疡重视明标本、脏腑、经络；析疮疡火毒主张分阴阳，特别要明阴火阴毒；提出从疮疡形、色、疼、痒、脓血及全身症状辨其阴阳虚实、吉凶顺逆；创制新方，用药颇有独到之处。

主要版本有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宏道堂刻本、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成（1790）大雅堂刻本、聚贤堂刻本、大成书局石印本和1992年中医古籍出版社铅印本等。

《疡医大全》

《疡医大全》系清·顾世澄所纂辑。成书于1760年。

全书40卷。卷一为《内经》纂要，卷二列诊候、脉图、杂病、生死脉歌等主论诊断与预后，卷三～卷五载内影、脏腑、运气、太极等图说，卷六～卷九为各种疮疡、痈疽的辨证及艾灸、针烙、汤洗等治法，卷十～卷二十九按全身部位30余部逐一介绍各部疮疡的辨证及治法，卷三十～卷三十三为小儿诸疮及痘疹的证治，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诸疮证治，卷三十六为跌打损伤诸证证治，卷三十七、卷三十八为急救法，卷三十九为诸虫所伤证治，卷四十为奇病证治法。

本书系汇集自《内经》以来历代外科著作分类编辑而成。全书分部论证，论证广泛，论理有源，对外科诸疮辨证详尽，论治得法，用方有验，内外治紧密结合，除灸、烙、刺、割、熨、洗、内服等法外，还配合手术疗法，且书中有图有文，可按图施治，深受后世赞誉，被视为疡证全书。

主要版本有清乾隆达安堂刻本、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毅仁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和1917年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等。

《疯门全书》

《疯门全书》系清·萧晓亭所撰。成书于1796年。

全书1卷。首列“述古八则”引录有关麻风病的文献，次论麻风病的病因、症状、传染性及预防的重要性，再载麻风三十六种辨证图说以及麻风与类麻风的鉴别，后列常用治法与方药。

本书是萧氏遵循经旨、广辑各论、参以己见而成的麻风专著，书中理、法、方、药详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主要版本有清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刻本、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奥东敬业堂刻本、1959年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疡科捷径》

《疡科捷径》系清·时世瑞所撰。成书于1831年。

全书3卷。上卷为疡科总论，以十篇歌诀论述痈疡的病源、辨证、治法和预后，并论述头、面、项、背、腰、眼、鼻、耳、口、唇、齿部的痈疽疔疮；中卷论述舌、喉、胸、乳、腹、腋、肋、内、肩、臑、臂、手、下、臀、股、膝、胫、足部外科诸症，并附十二经起止图、正面和背面疮疡全图；下卷论述疔疮、流注、瘿瘤、赤白癜风、丹毒及跌扑、汤火伤等发无定处外科杂病。

本书集前人外科之作，“选集诸篇，撮取要领”，汇之成书，以作为学习疡科之“捷径。”此书条理清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更编以歌诀，易学易记，故多被后世作为习医之普及读物。

主要版本有清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刻本和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娄东时氏养正室刻本等。

《外科证治全书》

《外科证治全书》系清·许克昌、毕法合辑。成书于1831年。

全书5卷。卷一～卷三总论外科证治，并按头、面、眼、鼻、耳、口、唇、齿、舌、肩、手、背、腰等29个部位对外科病证246种逐一论述；卷四论述发无定处证、内景证治、奇疾证治、怪虫证治、外用杂伤证治；卷五列常用外治法、验方及中毒急救等。

本书注重实际，不侈陈古文，内容比较系统、全面。书中以部位统诸病，提纲契领，便于掌握；重视经脉辨证，依经脉论证施药；治疗上重视胃气，强调三因制宜。

主要版本有清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刻本、清同治六年丁卯（1867）刻本和196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外科医镜》

《外科医镜》系清·张贞庵所著。成书于1883年。

全书1卷。主要论述了痈毒阴疽、湿痰流注、骨槽风、对口、喉痛、眼生翳障、阴虚目痛、鼻渊、悬痈时毒、臂痈指疔、大小肠痈、脚气足疔、孕妇阴疽、金疮破伤风等常见外科病证的诊治。

本书论病以辨痈疽为纲，以审阴阳、辨虚实为临床辨治的关键。所载各种古今方剂，多经作者用之效验而载录，每方之下，均列张氏按语，以钩玄扼要、画龙点睛，便于读者学以致用。

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山乘县魏其臣刻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外科传薪集》

《外科传薪集》系清·马培之所纂。成书于1892年。

全书1卷。载方217首，各方之下，先简述主治，次列药物及其剂量，后述该方炮制及使用方法，书末附有“许恒君传用法”。

本书系马氏所集外科验方之汇编，所收之方或采自民间，或摘自方书，或马氏自制，均经作者屡试屡验而后录以备用，临床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存版本有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

十伤科类

理伤续断方

〔唐〕蔺道人　撰
仇湘中　蒋益兰　整理

提　要　《理伤续断方》，又名《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方》，唐·蔺道人撰。约成书于846年。

全书1卷。主要记述骨折处理的十四个步骤和治疗方法，包括处理损伤、关节脱臼以及伤科常用的止血、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等具体操作方法及方药40余首。

本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骨伤科专著，所载方药至今仍为临床所习用。

现有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刻本、明正统道藏本、明刻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1989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及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青囊杂纂本等版本。此据洪武刻本全文收录。

序

此方乃唐·会昌间，有一头陀，结草庵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垦畬种粟以自给。村氓有彭叟者，常常往来其庐，颜情甚稔，或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伐条，误坠于地，折颈挫肱，呻吟不绝。彭诉于道人。道人请视之，命买数品药，亲制以饵。俄而痛定，数日已如平时。始知道人能医，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使自制以应求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识道人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问其姓名，曰：蔺道者；问其氏，曰：长安人也。始道人闭门不通人事，人亦少至，惟一邓先生，每春晴秋爽，携稚过之，必载酒殽从焉。道人县一椰瓢壁间，邓至则取瓢更酌，彭或遇之亦酌，二人皆谈笑竟晷，醉则高歌。其词曰：经世学，经世学成无用着；山中乐，山中乐土堪耕凿。瘿瓢有酒同君酌，醉卧草庐谁唤觉；松阴忽听双鸣鹤，起来日出穿林薄。彭踳朴不知所言为何，惟熟听其歌，亦得其腔，每归对人歌之，人亦不省。居久，邓先生不至，彭问道人，道人云：已仙去。彭卒不悟。后江西观察使行部至袁州，闻彭所歌，异之，诘其词，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至其庐邀之。否则行矣，惟瓢存焉。廉大以为恨，谓彭传其治损诸方，因易其村曰巩。道人有书数篇，所授者特其最后一卷云。

目　录

序…… 901
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 905
理伤续断方…… 906
风流散
黑龙散
大活血丹
小红丸…… 907
大红丸
黑丸子
当归散…… 908
乳香散
鳖甲散
小红丸
小黑丸
搜风丸
驱风丸…… 909
黑龙丹
首乌丸
匀气散
四物汤
七气汤
五积散
大成汤
小承气汤
排风汤…… 910
接骨药
常用整骨药
又方
至真散
治伤损方论
黄药末
白药末
乌丸子…… 911
红丸子
麻丸子
活血丹
洗药…… 912
乌龙角
桃红散
紫金散
七宝散
定痛丸…… 913
七气汤
仙正散
疮口方
接骨散
除痕方
阴红汤
胶艾汤…… 914
洗药

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

一、煎水洗；二、相度损处；三、拔伸；四、或用力收入骨；五、捺正；六、用黑龙散通；七、用风流散填疮；八、夹缚；九、服药；十、再洗；十一、再用黑龙散通；十二、或再用风流散填疮口；十三、再夹缚；十四、仍前用服药治之。

凡脑骨伤碎，轻轻用手撙令平正。若皮不破，用黑龙散敷贴；若破，用风流散填疮口，绢片包之，不可见风着水，恐成破伤风。若水与风入脑，成破伤风，则必发头疼，不复可治。在发内者，须剪去发敷之。

凡脑骨伤碎，在头骨上，则可治；在太阳穴，乃是命处，断然不可治矣。

凡肩甲骨出，相度如何整，用椅当圈住胁；仍以软衣被盛簟，使一人捉定，两人拔伸，却坠下手腕，又着曲着手腕，绢片缚之。凡金井骨，在胁之下，有损不可夹缚，只是捺平，令安贴平正，用黑龙散贴，绢片缚。两胁骨亦如此。

凡跨骨，从臀上出者，可用三两人，挺定腿拔伸，乃用脚捺入。如跨骨从裆内出，不可整矣。

凡手骨出者，看如何出。若骨出向左，则向右边拔入；骨向右出，则向左拔入。

凡手脚骨，皆有两胫。若一胫断，则可治；两胫俱断，决不可治矣。凡手脚骨伤甚者，不可治。

凡伤损重者，大概要拔伸捺正，或取开捺正，然后敷贴、填涂、夹缚。拔伸当相近本骨损处，不可别去一节骨上。

凡拔伸，且要相度左右骨如何出，有正拔伸者，有斜拔伸者。

凡认损处，只须揣摸骨头平正、不平正，便可见。

凡左右损处，只相度骨缝，子细捻捺、忖度，便见大概。要骨头归旧，要撙捺皮相就入骨。

凡拔伸，或用一人，或用二人、三人，看难易如何。

凡皮破骨出差爻，拔伸不入，撙捺相近，争一二分，用快刀割些捺入骨，不须割肉，肉自烂碎了，可以入骨。骨入之后，用黑龙散贴疮之四围肿处，留疮口，别用风流散填。所用刀。最要快，剜刀、雕刀皆可。

凡捺正，要时时转动使活。

凡骨碎断，须要本处平正如何。大抵骨低是骨不曾损，左右看骨方是。损处要拔伸捺正，用药贴、夹缚要平正方是。

凡肿是血作，用热药水泡洗，却用黑龙散敷贴。

凡伤重，必用药水泡洗，然后涂药。如伤轻，不必洗，便涂药。

凡夹缚，夏三、两日，冬五、三日解开，夹缚处用热药水泡，洗去旧药，洗时切不可惊动损处了仍用黑龙散敷、夹缚。盖伤重者方如此。

凡皮破，用风流散填、更涂；未破用黑龙散贴，须用杉木皮夹缚之。

凡拔伸捺正，要软物如绢片之类裹之。

凡皮里有碎骨，只用黑龙散敷贴，后来皮肉自烂，其碎骨必然自出来，然后方愈。

凡骨破打断，或筋断有破处，用风流散填涂，却用针线缝合其皮，又四围用黑龙散敷贴。

凡夹缚，用杉木皮数片，周回紧夹缚，留开皆一缝，夹缚必三度，缚必要紧。

凡平处。骨碎皮不破，用药贴，用密夹缚。大概看曲转处，脚凹之类不可夹缚，恐后伸不得，止用黑龙散贴，帛片包缚，庶可曲转屈伸。有数处如指骨断，止用苎麻夹缚；腿上用苎麻绳夹缚，绳如钱绳许大。

凡贴药，用板子一片，将皮纸或油纸，以水调黑龙散，摊匀在上，然后卷之，贴

损处：

凡用杉皮，浸约如指大片，疏排令周匝，用小绳三度紧缚。三日一次，如前淋洗，换涂贴药。

凡曲转，如手腕、脚凹、手指之类，要转动，用药贴，将绢片包之后时时运动。盖曲则得伸，得伸则不得居；或屈或伸，时时为之方可。

凡损伤，其初痹而不痛，应拔伸捺正，复用刀取开皮，皆不痛，三、二日后方痛。

凡损，一月尚可整理，久则不可。

凡损，不可吃草药，吃则所出骨不能如旧。

凡跌损，肠肚中淤血，且服散血药，如四物汤之类。

凡损，大小便不通，未可便服损药。盖损药用酒必热，且服四物汤。更看如何，又服大成汤加木通；如大小便尚未通，又加朴硝。待大小便通后，却服损药。

凡伤重者，未服损药，先服气药，如匀气散之类。

凡浑身无故损痛，是风损，当服风损药，如排风汤之类。

凡服损药，不可吃冷物。鱼、牛肉极冷，尤不可吃。若吃牛肉，痛不可治。

凡损药必热，便生血气，以接骨耳。

凡服药，不拘在红酒，无灰酒，生酒皆可。

凡药，三、四月炼，不可多合，五月尤甚。存散药随时旋丸。

凡收药丸子，末子，并用罐子收入厨子内，以火焙之。

凡损，用火灸，则医不得，服药不效矣。

诸药，惟小红丸，大活血丹最贵。盖其用乳香、没药。枫香可代乳香三之一。血竭难得，合大活血丹欠此亦可，若有更佳。

合药断不可无乳香、没药。若无没药，以番降真代；血竭无，亦用此代。

凡所用药材，有外道者，有当土者，如当归，土与川不同，丸子可用土当归，土药材，末子须用外道者。

洗药，凡伤重者，因此方煎汤洗之，然后敷药。

生葱（切断。一本用生姜） 荆芥（锉） 土当归等分

上三味煎汤，温热淋洗。

理伤续断方

风 流 散

石膏十两（泥固济火煅） 白矾（飞）二两 枇杷叶少许 松脂 黄丹各一两

为末。伤经久者，药水洗后用；疮干，用油调敷；新破伤，忌风湿。

黑龙散（贴用）

治跌扑伤损，筋骨碎断，差爻出臼。先煎葱汤或药汁淋洗，拔伸整擦，令骨相续平正后，却用生姜汁或生地黄汁，和永调稀，却将熟帛或皮纸，量损处大小，薄摊于上贴之。次以木皮，约如指大片，疏排令周匝，将小绳三度缚之要紧，三日一次，再如前淋洗，换药、贴裹。不可去夹，须护，毋令摇动，候骨生牢稳方去夹，则复如故。若被刀箭伤、虫兽伤啮成疮穰烂，肌肉不生，跌砍肿痛。并用姜汁和水调贴，有破则留口，以风流散填涂。

川山甲六两（炒黄或烧存性） 丁香皮六两 土当归二两 百草霜（散血）入半两 枇杷叶（去毛）入半两（一云山枇杷根）

上焙，碾为细末。姜汁水调，或研地黄汁调用。

大 活 血 丹

治扑损伤折，骨碎筋伤，疼痛浮肿，腹有瘀血，灌注四肢，烦满不安，痈疽发背，

筋肉坏烂，诸般风疾，左瘫右痪，手足顽麻；妇人血风诸疾，产后败血不行，流入四肢，头面浮肿，血气疼痛，浑身疼痛，经脉湛浊，风痨发动，百节酸疼，并宜服之。每服半丸，用无灰酒磨化，微煎三、五沸温服，不拘时，不限多少。此药将纱葛袋收挂净处，经久不坏，可备急用。孕妇莫服。损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伤重不拘。余仿此。

天南星一斤（姜汁浸一宿，焙） 芍药一斤（赤白皆可） 骨碎补一斤（焙，石上生者佳） 黑豆一升（酒煮焙干） 大栗间一斤（老者去皮，焙） 青桑炭十斤（青桑木，取如臂大者去皮叶，炭火煅，令赤烟起，用酸醋杀为炭） 木鳖半斤（去壳，细切，麸炒，取半斤） 自然铜半斤（火煅，醋酸淬存性，取半斤） 细辛十两（去苗、叶，取十两） 川牛膝一斤（去芦，酒浸，焙，取一斤） 川乌一斤（炮） 没药四两（别研。如无，降真为末代） 乳香一斤（别研，如无，以三倍枫香代之） 血竭六两（别研） 白芷一斤

上桑、栗、豆、补、星、药六味为末，和余药研为细末，用米醋煮，糯糊拌，入臼捣千杵，方聚众人急下手丸，下手稍缓则拆，阴干半月，然后用火焙，或晒一日，大丸重六文湿，中丸重三文湿，干则以漆沫在手上，取两、三丸，挪漆为衣。每服半丸。合此药勿令四眼见之，更忌鸡犬妇人，见之则折矣。

小 红 丸

治跌折伤损，皮破骨出，手足碎断，筋肉坏烂、疼痛，甚至昼夜叫呼，百治不止；手足久损，筋骨差爻，举动不得，损后伤风湿，节挛缩，遂成偏废。劳伤筋骨，肩背疼痛，四肢疲乏，动用无力。常服壮筋骨，活经络，生气血。每服三十丸，用生姜煎酒，或盐汤吞下，不拘时候。孕妇莫服。

骨碎补六两（姜制，焙，取六两） 土当归六两（焙取） 川乌六两（煨） 白杨皮六两（焙） 肉桂四两（不见火） 莪术二两（焙） 丁香二两 干姜二两（焙） 川芎三两 细辛四两（焙） 附子三两半（煨去皮） 乳香三钱（别研，不焙） 没药三钱（别研） 芍药六两（焙）

上补、药、归、杨四味，用当土者；余八味研为细末，乳、没别制，和醋糊为丸如绿豆大，倍朱为衣。每服三十丸，温 酒下。敷用，生姜自然汁煎酒，或盐汤皆可，不拘时候。

大 红 丸

治扑损伤折，骨碎筋断，疼痛痹冷，内外俱损，瘀血留滞，外肿内痛，肢节痛倦。应诸损痛，不问年深日近，并宜服之。常服补损、坚筋固骨，滋血生力，神验不可具述。每服三十丸，温酒醋汤任下，不拘时候。孕妇莫服。

赤蔹一斤（即何首乌，焙干） 川乌一斤七两（火煨坼） 天南星一斤（焙） 芍药一斤（焙） 土当归十两（焙） 骨碎补一斤（姜制，焙） 牛膝十两（酒浸，焙） 细辛八两（去苗叶，焙） 赤小豆二升（焙） 自然铜四两（煅存性） 青桑炭五斤（煅，醋淬缺此一味亦可，其上俱要制焙，后方称斤两）

上蔹、星、芍药、归、补、膝、辛七味，并用当土者，同余药为细末，醋煮，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朱为衣。每服三十丸，温酒下，醋汤亦可。损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伤重不拘时服，或与小红丸互用亦可。

黑 丸 子

治打扑伤损，驴马跌坠，骨断筋碎，百节疼痛，瘀血不散，浮肿结毒，一切风疾，四肢疼痹，筋痿力乏，浑身倦怠，手足缓弱，行步不前；妇人诸般血风劳损，并宜服之。每服二十丸，三十 丸，用煨葱、酒或茶任下。孕妇莫服。

白蔹一斤（焙） 白芨四两（焙） 南星六两（焙） 芍药十两（焙） 土当归

四两（焙） 骨碎补八两（焙） 川乌三两（焙） 牛膝六两（焙） 百草霜十两 赤小豆一斤

上除星、芍、归、补、膝、豆用土产者，草霜釜上取，同为末，醋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二十丸。

当归散

治打扑伤损，皮肉破碎，筋骨寸断，瘀壅滞结，肿不散，或作痈疽，疼痛至甚；因损后中风，手足痿痹，不能举动，筋骨缝纵，挛缩不舒，及劳役所损，肩背四肢疼痛并宜服之。此药大能续筋接骨，克日取放。

泽兰十两 川当归十两 芍药五两 白芷五两 川芎五两 肉桂五两（去粗皮） 川续断十两 牛膝十两 川乌三两 川椒（去目）三两 桔梗四两 甘草四两 白杨皮（不用亦可） 细辛五两（以上俱要净称）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不拘时候。

乳香散

治跌扑伤损，皮肉破绽，筋骨寸断，败血壅滞，结肿烂坏，疼痛至甚，或劳役所损，背肩四肢疼痛；损后中风，手足痿痹，不能举动，筋骨乖纵，挛缩不舒。不能续筋接骨，卓有奇验。常服活血止疼生力。每服二钱，温汤调下，不拘时候。

肉桂三两 干姜三两 牛膝四两 羌活四两 白芷二两 川芎四两 细辛四两 姜黄四两 骨碎补六两 当归六两 芍药四两 草乌四两 川乌四两 苍术六两 桔梗十两 赤小豆一升 乳香半斤 没药五两 何首乌十四两 木鳖六两（去壳，麸炒） 乳 没（别研） 一方去木鳖，加海桐皮

上焙碾为末。续入乳、没末，和汤使调服如前。

鳖甲散

治五痨七伤，四时伤寒，浑身增寒壮热，骨节烦疼，咳嗽痰涎，酒色伤惫，四肢倦怠；及治山岚瘴疟，一切积气，心腹膨胀，呕吐泄泻，应是风疾，并宜服之。

肉桂四两 川芎四两 白芷四两 秦艽四两 鳖甲四两 （醋炙三次，令赤色） 紫菀四两（净洗，焙干） 麻黄四两（不去节） 羌活四两（一云独活） 当归四两（去尾） 干姜四两 橘皮四两 苍术一斤（焙） 天台乌药七两 紫苏四两（不过火） 桔梗三斤（半焙） 芍药七两 柴胡七两 川乌半只（炮） 五味子七两

上焙碾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三片，乌梅一个，同煎至七分，热服。伤寒，加葱白煎；劳损，入盐，热酒调下。

小红丸

治诸伤劳损，跌折筋骨，风湿挛拳。壮筋骨，活经络，生气血。

乌头一个 何首乌 苍术 蛇床子 五灵脂 牛膝 赤小豆 白胶香 当归各一两 乳香二钱

上为末，好酒煮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十丸，温酒送下。

小黑丸

白蔹十两 白芨十两 南星十两 芍药十两 当归五两 细辛三两 赤小豆一升 百草霜六两

上为末，醋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

搜风丸

治风损腰痛头疼。治效与黑丸子同。

何首乌 南星 骨碎补 川乌各半斤 土牛膝 芍药各五两（一云二两） 细辛三两 当归十两 白蘚皮

上为末，醋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盐汤吞下，不拘时。

驱风丸（治效同黑丸子）

骨碎补五两　川乌一两　川芎一两　草乌二两　川当归二两　牛膝二两　木鳖二两　何首乌四两　乌金四两（即百草霜，一云京墨）

上为末，醋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下，或荆芥茶汤食后下。

黑龙丹

治男子妇人手足麻痹。

川乌一斤　木鳖一斤　地龙十两　黑豆半升　五灵脂二两　松墨二两（醋炒）

上四味为末，五灵脂醋研碎，煮面糊为丸，如龙眼大。每服一丸或二丸，细嚼酒下，薄荷、茶亦可，不拘时。

首乌丸

治风损宽筋。

何首乌十斤　黑豆半斤（同蒸熟）　牵牛子十两（炒）　牛膝二两　薄荷二十两　川乌二两　青木香五两　皂角二斤（一斤烧存性，一斤蜜炙用）

上为末，酒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葱汤或薄荷汤，不拘时下。

匀气散

凡伤重，先下此药调气，然后服损药。

茴香　青皮　厚朴（制）　白芷　乌药　杏仁（去皮尖）各半两　陈皮　麦芽　前胡　桔梗　苍术　粉草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姜枣同煎至八分，空心服。

四物汤

凡伤重，肠内有瘀血者用此。

白芍药　川当归　熟地黄　川芎各等分

上每服三钱，水盏半，煎至七分，空心热服。一方只用当归、大黄二味。

七气汤

半夏五两　人参　肉桂　甘草（炙）各一两

上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煎至七分，食前热服。

五积散

治五劳七伤。凡被伤头痛，伤风发寒，姜煎二钱，仍入葱白，食后热服。

苍术　桔梗各二十两　枳壳　陈皮各六两　芍药　白芷　川芎　川归　甘草　肉桂　茯苓各三两　半夏三两（汤泡）　厚朴　干姜各四两　麻黄六两（去根节）

上除枳壳、桂两件外，余细锉，用慢火炒令色变；摊冷，入枳、桂令匀。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煎至中盏热服。

大成汤（一名大承气汤）

应伤损极重，大小便不通者，方服此，可加木通煎。如未通，加朴硝。俟大小便通，方可服损药。损药不可用酒煎，愈不通矣。然亦须量人肥弱用。如孕妇，小儿莫服。

大黄四两　川芒硝　甘草　陈皮　红花　当归　苏木　木通各二两　枳壳四两　厚朴少许

上件咬咀。每服二钱，水盏半，煎至一沸，去相温服，不拘时。此乃专治男子伤重瘀血不散，腹肚膨胀，大小便不通，上攻心腹，闷乱至死者，急将此药通下瘀血后，方可服损药。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芒硝二钱（煎热渐入） 枳实二两 厚朴八两

上治效同大成汤。比较力轻，不拘妇人，女子、小儿，皆可服之。

排 风 汤

治诸风疾损。

白蘘皮 白术 芍药 肉桂（去粗皮） 川芎 川当归（去芦） 杏仁（去皮尖） 防风 甘草各二两 独活 麻黄（去根节） 白茯苓各三两

上每服二钱，水盏半，姜四片，煎至八分，不拘时服。更宜续命汤、消风散。

接 骨 药

下窟乌，一名鹞，用骨烧存性，用古铜钱一个煅，醋淬七次，为末等分，骨断夹缚讫，用药一钱，以酒调下，不可过多。病在下空心服，在上食后服，此方极验。

常用整骨药

用大草乌，刮去皮为细末，每服逐半钱，温酒调下。如未觉，再添二分药，酒下。

又 方

用乳香、没药各一两（别研）；次用血竭、自然铜、无名异、醋煮黄木鳖子各一两，地龙二两，并为末，蜜丸如龙眼大，嚼烂，热酒咽下。俟了，用生葱嚼解。

至真散（一名夺命散）

治打破伤损，破脑伤风头疼，角弓反张。

天南星（炮七次） 防风（去芦叉）

上等分为末。凡破伤风病，以药敷贴疮口，即以温酒调一钱服之。如牙关紧急，以童便调二钱服；垂死心头微温，童便调二钱，并进三服。

治伤损方论

如伤重者，第一用大承气汤，或小承气汤或四物汤，通大小便去瘀血也；惟妇人，别有阴红汤通下。第二用黄药末，温酒调，不拘时；病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遍身痛，临卧时服。第三服白药末，热酒调，其法同黄末服；妇人产后诸血疾，并皆治之。第四服乌丸子。第五服红丸子。第六服麻丸子，用温酒吞下，妇人艾醋汤下，孕妇不可服。第七服活血丹，当归散，乳香散。二散方见前方内，并用酒调，不拘时，与黄末，白末服法同。惟乳香散参之，《山泉方》则又加六味：白杨皮一斤，生芥子十个，泽兰一斤，檀香六两，沉香二两，川芎一斤。余方条具于后。

大承气、小承气、四物汤并见前方内。

黄 药 末

治跌扑伤损，皮肉破绽，筋肉寸断，败血壅滞，结痈烂坏，疼痛至甚；或劳役所损，肩背四肢疼痛；损后中风，手足瘛疭，不能举动，筋骨乖张，挛缩不伸。续筋接骨，卓有奇功。常服活血止肿生力。

川乌（炮） 草乌（醋煮） 枫香（别研）各三斤 当归（去芦头，酒浸一宿，阴干） 赤芍药各半两 川独活（去芦） 川芎（汤泡七次） 细辛（去苗，净洗） 香白芷 山柰（去粗皮） 白姜（面裹煨） 黄姜（湿纸裹煨） 五加皮（净洗，去骨） 桔梗（去芦） 骨碎补（去毛，炒） 苍术（醋煮七次） 何首乌（用黑豆酒煮七次）以上各二斤 知母半斤 没药半斤 牛膝二斤（酒浸七日，焙干）

上件为细末。每服二钱，盐酒调。病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遍身损临卧服。孕妇莫服。

白 药 末

治打扑伤损，皮肉破碎，筋骨寸断，瘀血壅滞，结肿不散，或作痈疽，疼痛至甚；

或因损后中风，手足痿痹，不能举动，筋骨偏纵，挛缩不伸；及劳伤破损，肩背四肢疼痛，并宜服之。此药大宜续筋接骨，刻日取效。妇人产后诸血疾，并皆治之。

白杨皮十二两（米汁浸一宿） 桔梗十两（去苗） 赤芍药九两（酒浸一宿） 川芎半斤（汤泡七次） 白芷十两 山桂半斤（去粗皮） 细辛半斤（去苗） 甘草十两（炙） 花椒五两（去子，合口者） 川乌六两（炮） 续断六两（米汁浸） 牛膝六两（去苗，酒浸一宿） 泽兰叶九两（去叉枝） 当归六两 香附子六两（炒）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酒调下，服法同前。妇人诸血风气，亦皆治之。

乌 丸 子

治打扑伤损，骨碎筋断，瘀血不散；及一切风疾，筋痿力乏，左瘫右痪，手足缓弱，诸般风损，妇人血疾，产后败血不散，灌入四肢，面目浮肿，并宜服之。惟孕妇勿服。

赤小豆（炒） 白蔹 赤芍药 何首乌（醋煮） 细辛（去苗） 草乌（醋煮七次） 白芨（煨） 山桂（去粗皮） 南星（面裹煨） 当归（酒浸一宿） 川牛膝（去苗，酒浸一宿） 川芎 百草霜 骨碎补（去毛炒） 天台乌药（乌豆酒煮后焙干）以上各一两

上为细末，用煮豆酒煮，面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用煨葱酒，或煨葱茶任下。

红 丸 子

治打扑伤损，骨碎筋断，疼痛痹冷，内外俱损，瘀血留滞，外肿内痛，支节疼倦，应诸伤损，不问年月日久，并宜服之。常服补损，坚筋固骨，滋血生力，神效不可具述。孕妇勿服。

牛膝（酒浸一宿） 川乌（炮） 南星（醋煮三次） 细辛（去苗，净洗） 何首乌（用水煮熟） 桔梗（去芦） 山桂（去粗皮） 当归 自然铜（煅，醋淬七次，别研） 白蔹 赤芍药 骨碎补（去毛） 没药（别研） 羌活（去芦） 赤小豆（不见火）

上除研药外，余并打和，炒干为末，酒煮面糊为丸。每服五十丸，随病上下服之。

麻 丸 子

治蹉折伤损，皮破骨出，手足碎断，肌肉坏烂，疼痛至甚，日夜叫呼，百治不止；手足久损，筋骨差爻，举动不能，损后伤风湿，支节挛缩，逐成偏废；劳伤筋骨，肩背疼痛，四肢废乏，动作无力。常服壮筋骨，活经络，生气血，及治妇人血气。惟孕妇勿服。

川当归 桔梗（各布罗卜） 牛膝各半两（不用酒浸） 骨碎补二两（去毛） 川乌（不见火，切作片子，醋煮） 川芎一斤 百草霜一斤 草乌（用山矾灰汁浸）一斤 木鳖子（去油壳） 赤芍药各半斤 乌豆一升（酒浸煮，焙干） 金毛狗脊（去尾）

上为末，酒煮，面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下，妇人艾醋汤下。

活 血 丹

治跌扑伤损，折骨断筋，疼痛浮肿，腹有瘀血，灌注四肢，烦闷不安，痈疽发背，肌肉坏烂；诸般风疾，左瘫右痪，手足顽麻；妇人血风发动，并宜服之。每服半丸，用无灰酒磨化，微煎三五沸，温服，不拘时候，不以多少。此药常将纱葛袋收挂净处，经久不坏，可备急用。唯孕妇勿服。

荆芥二两半 枫香一两（别研） 檀香一两（不见火） 降真节一两 草乌二两

（酒煮） 山桂（去粗皮） 当归（酒浸一时） 苍术（米汁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炒干） 川羌活（去芦） 白芨（面裹煨，晒干） 乌豆（以糯米炒黄为度） 地龙（去土）各半两 滴青一钱半（别研） 麝香半两（别研） 川芎半两（热汤洗三次） 五灵脂一两半（用灯心别研） 乳香一两（别研） 没药一两（别研） 川乌二两（炮） 骨碎补（去毛，炒） 川牛膝（酒浸一时） 细辛（去苗） 花桑木（烧灰存性） 白芷（不蛀者） 赤芍药（酒浸） 川牵牛（石灰炒） 南星（以石灰炒，黄色为度） 自然铜（煅，酒淬，别研） 大栗间各半两 木鳖二十个（去油壳）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为丸，如弹子大，入臼杵三十余下，围成块，称一两，分作三丸。候丸尽，分作三分，一分阴干，一分晒干半时久，一分焙半时久，却三分打和一处，令阴阳相合，俟药上尘气为度，然后刷去尘，用黑漆光为衣。

洗药（后有仙正散方）

如伤重，先用洗，后却用乌龙角贴，其洗药同前方，内又参《山泉方》洗药，用：

木朔翟 石南叶 白芷 白杨皮 生葱 何首乌 土当归 荆芥 藁本 芍药

上不拘多少，煎汤候温，将洗损处令净，用绢渗于疮口上为妙。

乌龙角（贴药）

治跌扑伤损，筋骨碎断，差爻出臼，其用法详见前方黑龙散同。先洗擦整理，后调贴夹缚。亦可用此干糁疮口。

白僵蚕六两（去丝嘴，炒） 赤小豆六两 川牛膝六两（去芦） 山桂（去皮） 桔梗 白芨 百草霜 山枇杷叶（生锉，阴干）各一斤 当归尾 骨碎补（去毛，炒） 北细辛（去苗）各半斤 白芷 赤芍药 南星（煨） 何首乌各十两 白蔹十两 知母 草乌各三两（用姜汁煮）

上为末，如药润，亦可焙干碾之。每用姜汁或冷水，茶水调，摊纸下，于痛肿处贴之。三日一洗一换贴，骨碎须夹。

桃红散

治积年不效朽烂疮口，金疮箭射，打碎皮破，血出不止，可将此药干掭，次日别用药水洗净再掭，大能散血结口。

石膏一斤（黄泥封固煅过） 白矾二两（飞过） 血竭一两（别研） 黄丹（细研，火飞过，水飞过） 松糖（别研） 五倍子 粉霜各三两 龙骨二两（别研）

上研为极细末。罐子收用。

紫金散

整骨续筋，生肌止痛。内伤肝肺，呕血不止，或在心腹胀痛，四肢无力，左右半身风痰，并宜服之。

紫金藤皮二两 降真二两 续断五两（要细者） 骨碎补二两（去毛） 无名异三两（烧红，酒淬七次） 琥珀二两 牛膝三两（去苗，酒浸一宿） 当归二两（去尾） 桃仁二两（去皮） 蒲黄一两 大黄一两（煨） 朴硝半两（热汤泡化，用花叶纸滤过七次）

上件为末。用苏木煎酒调，日进三服即效。

七宝散

治冷水风脚，湿气下注，脚膝生疮，左瘫右痪，筋脉拘急，脚下隐痛，不得伸屈，不能踏也，并皆治之。

晚蚕沙一升（炒） 蛇床子一升（炒） 肉桂二两（去皮） 荆芥穗五两 干荷叶二两 藁本五两（去土） 川乌二两（炮） 薏苡仁三两

上件㕮咀。约二两重，用水五升，加花椒、连须葱同煎至七分，去柤，于痛处热斟淋洗。

定 痛 丸

治腰痛不可忍，不问男子、妇人、室女、老幼，并皆治之。

威灵仙半两（去土） 金铃子一两（炒，去核） 川乌一两（炮） 八角茴香一两

上为细末，酒煮，面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盐汤、酒随上下服之。

七 气 汤

治积年久损，入经络，服药无效，腰背拘急，咳嗽痰涎，风劳发动，日渐羸瘦，每到秋来损病复作，不问男子、妇人，并皆治之。

青皮（去白，炒） 陈皮（去白） 三棱（湿纸裹煨） 北梗（去芦） 肉桂（去粗皮） 藿香（去枝） 益智（去壳，炒） 香附子（炒） 甘草（炙） 半夏（汤泡） 赤芍药 乌药 独活（去芦） 羌活（去芦） 降真香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一大盏半，姜三片，枣一枚，煎至七分，去滓，随病上下服之。

仙正散（洗药）

治男子、妇人骨断。用此煎水洗后整骨，乌龙角贴之。如破留口，当夹缚，即依前方为之。

肉桂一钱（去皮） 当归三钱（去尾） 玄胡索五钱 白芷五钱 苍术一两 赤芍药五钱 防风一两 荆芥四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五升，干荷叶两皮，煎至七分，去滓。于损处断处，及冷水风脚，筋脉拘急，不得屈伸，行步艰苦，用此药热蒸，用被盖覆，候温淋洗。

疮 口 方

但遇伤损，皮肉血出，或破脑伤风，血出不止。急用此药捻之。

血竭二钱半（别研） 降真节四钱 灯心一把 龙骨（五花者别研）二钱 鸡一只（连毛屎用醋煮后碎之，用黄泥封固已，文武火煨干后焙为末） 苏木（同降真碾）少许 乳香五钱（同焙心研） 没药五钱（别研） 桔梗少许 红花（要马头者，焙干为末）二钱 当归三钱

上为细末。每用少许，干捻疮口上。如血流涌出不止，多捻之，候血药将干，又用清油调涂于疮上。可制一料，以备急用。

接 骨 散

治飞禽骨折，从高坠下，驴马跌折，筋断骨碎，痛不可忍。此乃接骨续筋，止痛活血。

硼砂一钱半 水粉 当归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煎苏木汤服讫，时时但饮苏木汤立效。

除 痕 方

欲伤后疮愈无痕，用此：

蔓青子 随风子 俗随子 黄荆子

上件各等分为细末。饭上蒸九遍，用童便浸一宿后，炒干为度，以花叶纸包在绢巾内揩之，可以除痕。

阴 红 汤

专治妇人伤损，瘀血不散，腹肚膨胀，大小便不通，上攻心腹，闷乱至死者，急将此药通下瘀血，即依前次第服药。

鹿角胶　产妇油发各一钱（烧灰）　没药三钱

上用酒一大盏煎服。

胶 艾 汤

专治妇人寻常经脉不通。宜先服此，后服鳖甲散。

干地黄三钱　阿胶二钱　川芎　艾叶各二钱

上㕮咀。每服二钱，水一大盏，酒半盏煎至八分，不拘时温服。

洗 药

治男子、妇人骨断，用此煎水洗后，整骨了，却用乌龙角贴。

杜仲五两　五加皮七两　葱根一把

上三味，水五升，煎至七分，去滓淋洗，每服二两半重。重伤破留口用药掺，骨断当夹缚。详见煎论。

正体类要

〔明〕薛　己　著
仇湘中　蒋益兰　整理

提　　要　《正体类要》，明·薛己著。成书于1529年。

书凡2卷。上卷论正体科之证治，分正体主治大法、扑伤之证治验、坠跌金伤治验、烫火伤治验四门；下卷为诸伤方药。

本书述理分明，辨证详尽，为中医骨伤科理论奠定了基础。所载方药，后世一直沿用。

现有明刻本、清刻本、1921年上海大成书局石印薛氏医案本和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此据薛氏医案本全文收录。

《正体类要》序

世恒言：医有十三科。科自专门，各守师说，少能相通者，其大较然也。然诸科方论，作者相继，纂辑不遗，而正体科独无其书。岂非接复之功，妙在手法；而按揣之劳，率鄙为粗工，而莫之讲欤？昔我毅皇帝因马逸伤，诸尚药以非世业莫能治，独吾苏徐通政镇侍药奏效，圣体如初，而徐亦由此遭际，擢官至九列，子孙世以其术仕医垣。此其所系，岂小小者而可以弗讲也！且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荣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太史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吾以为患在不能贯而通之耳。秦越人过洛阳即为带下医，过洛阳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即为小儿医。此虽随俗为变，岂非其道固无所不贯哉！立斋薛先生以痈疽承家，而诸科无所不治。尝病正体家言独有未备，间取诸身所治验，总而集之，为《正体类要》若干卷，极变析微，可谓详且尽矣。而处方立论，决生定死，固不出诸科之外也。然则学者，又岂病道之少乎？先生尝著《外科枢要》，余既为之序以刻矣。将复刻是书，备一家言。余仰其用心之勤，乃复为缀数语卷首，使后世知先生之术，固无所不通，而未尝不出于一也，学者其勿以专门自诿哉。先生名己，字新甫，官位出处，详《外科枢要·序》中，兹不更列。

前进士礼部主事陆师道著

目　录

上　卷
正体主治大法…… 921
扑伤之症治验…… 923
血脱烦躁
血虚发躁
气虚血热
瘀血泛注
瘀血作痛
肝火作痛…… 924
肝火忿怒
肝火胁胀
肝胆虚症
血虚腹痛
气虚不溃
寒凝不溃
脾虚不敛
血虚筋挛
肾虚气逆
湿热乘肝
肝经郁火…… 925
痛伤胃呕
药伤胃呕
气血不损
行气之非
下血之非
寒药之非
不砭之非
不补之非
破伤风表症…… 926
破伤风里症
脓内燃类破伤风
脓溃类破伤风
内虚变痉(痉当作痉)
坠跌金伤治验
瘀血腹痛
脾伤腹痛…… 927
血虚胁胀
血虚烦躁
亡血出汗
亡血昏愦(二条)
湿痰作痛(三条)
肝火作痛
血虚作痛
骨伤作痛(二条)
气虚血滞…… 928
气虚不溃
气虚壅肿(三条)
瘀血肿痛
筋伤壅肿
肺火衄血
肝火出血(三条)
胃火作呕…… 929
阴虚作喘
阴虚发热
气血虚热
血不归经(二条)
气无所附
气血俱虚
阳气脱陷
胆经血少
肾经虚怯(二条)…… 930
痛伤胃呕
气遏肉死(二条)
凉药遏经
汤火所伤治验
火毒刑肺金
火毒燃作…… 931
火毒行于下焦
火毒乘血分
下　卷
方药

上　卷

正体主治大法

一胁肋胀痛，若大便通和，喘咳吐痰者，肝火侮肺也，用小柴胡汤加青皮、山栀清之。若胸腹胀痛，大便不通，喘咳吐血者，瘀血停滞也，用当归导滞散通之。《内经》云：肝藏血，脾统血。盖肝属木，生火侮土，肝火既炽，肝血必伤，脾气必虚。宜先清肝养血，则瘀肉不致凝滞，肌肉不致遍溃；次壮脾健胃，则瘀肉易溃，新肉易生。若行克伐，则虚者益虚，滞者益滞，祸不旋踵矣。

一肚腹作痛，或大便不通，按之痛甚，此瘀血在内也，用加味承气汤下之。既下而痛不止，按之仍痛，瘀血未尽也，用加味四物汤补而行之。若腹痛按之不痛，血气伤也，用四物汤加参、芪、白术，补而和之。若下而胸胁反痛，肝血伤也，用四君、芎、归补之。既下而发热，阴血伤也，用四物、参、术补之。既下而恶寒，阳气伤也，用十全大补汤补之。既下而恶寒发热，气血俱伤也，用八珍汤补之。既下而欲呕，胃气伤也，用六君、当归补之。既下而泄泻，脾肾伤也，用六君、肉果、破故纸补之。若下后，手足俱冷，昏愦出汗，阳气虚寒也，急用参附汤。吐泻手足俱冷，指甲青者，脾肾虚寒之甚也，急用大剂参附汤。口噤手撒，遗尿痰盛，唇青体冷者，虚极之坏症也，急投大剂参附汤，多有得生者。

一肌肉间作痛，营卫之气滞也，用复元通气散。筋骨作痛，肝肾之气伤也，用六味地黄丸。内伤下血作痛，脾胃之气虚也，用补中益气汤。外伤出血作痛，脾肺之气虚也，用八珍汤。大凡下血不止，脾胃之气脱也，吐泻不食，脾胃之气败也，苟预为调补脾胃，则无此患矣。

一作痛，若痛至四五日不减，或至一二日方痛，欲作脓也，用托里散。若以指按下复起，脓已成也，刺去其脓，痛自止。若头痛时作时止，气血虚也，痛而兼眩属痰也，当生肝血补脾气。

一青肿不消，用补中益气汤以补气。肿黯不消，用加味逍遥散以散血。若煽肿胀痛，瘀血作脓也，以八珍汤加白芷托之。若脓溃而反痛，气血虚也，以十全大补汤补之。若骨骱接而复脱，肝肾虚也，用地黄丸。肿不消，青不退，气血虚也，内用八珍汤，外用葱熨法，则瘀血自散，肿痛自消。若行血破血，则脾胃愈虚，运气愈滞。若敷贴凉药，则瘀血益凝，内腐益深，致难收拾。

一发热，若出血过多；或脓溃之后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此阴虚发热也，用当归补血汤。脉沉微，按之软弱，此阴盛发躁也，用四君、姜、附。若发热烦躁，肉润筋惕，亡血也，用圣愈汤。如汗不止，血脱也，用独参汤。其血脱脉实，汗后脉躁者难治，细小者易治。《外台秘要》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用附子四逆汤加葱白。王太仆先生云：凡热来复去，昼见夜伏，夜见昼伏，不时而动者，名曰无火，此无根之虚火也。

一作呕，若因痛甚，或因克伐而伤胃者，用四君、当归、半夏、生姜。或因忿怒而肝伤者，用小柴胡汤加山栀、茯苓。若因痰火盛，用二陈、姜炒黄连、山栀。若因胃气虚，用补中益气汤、生姜、半夏。若出血过多，或因溃后，用六君子汤加当归。

一喘咳，若出血过多，面黑胸胀；或胸膈痛而发喘者，乃气虚血乘于肺也，急用二味参苏饮。若咳血衄血者，乃气逆血蕴于肺也，急用十味参苏饮加山栀、芩、连、苏木。

一作渴，若因出血过多，用四物参术汤；不应，用人参、黄芪以补气，当归、熟地以养血。若因溃后，用八珍汤。若因胃热伤津液，用竹叶黄芪汤。胃虚津液不足，用补中益气汤。胃火炽盛，用竹叶石膏汤。若烦热作渴，小便淋涩，乃肾经虚热，非地黄丸不能救。

一出血，若患处或诸窍出者，肝火炽盛，血热错经而妄行也，用加味逍遥散，清热养血。若中气虚弱，血无所附而妄行，用加味四君子汤，补益中气。或元气内脱，不能摄血，

用独参汤加炮姜以回阳；如不应，急加附子。或血蕴于内而呕血，用四物加柴胡、黄芩。凡伤损劳碌怒气，肚腹胀闷，误服大黄等药伤经络，则为吐血、衄血、便血、尿血；伤阴络，则为血积、血块、肌肉青黯。此脏腑亏损，经隧失职，急补脾肺，亦有生者，但患者不悟此理，不用此法，惜哉！

一手足损伤，若元气虚弱，或不戒房劳，或妄行攻伐，致死肉上延；或腐而不痛，黑而不脱者，当大补元气，庶可保生。若手足节骱断去者，无妨，骨断筋连，不急剪去。若侵及好肉则不治。若预为调补脾气，则无此患。大凡脓瘀肉烦者，即针之而投托里散。或口噤遗尿而似破伤风者，急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多有生者。

一腐肉不溃，或恶寒而不溃，用补中益气汤。发热而不溃，用八珍汤。若因克伐而不溃者，用六君子汤加当归。其外皮黑坚硬不溃者，内火蒸炙也，内服八珍汤，外涂当归膏。其死肉不能溃，或新肉不能生而致死者，皆失于不预补脾胃也。

一新肉不生，若患处夭白，脾气虚也，用六君、芎、归。患处绯红，阴血虚也，用四物、参、术。若恶寒发热，气血虚也，用十全大补汤。脓稀白而不生者，脾肺气虚也，用补中益气汤。脓稀赤而不生者，心脾血虚也，用东垣圣愈汤。寒热而不生者，肝火动也，用加味逍遥散。晡热而不生，肝血虚也，用八珍、牡丹皮。食少体倦而不生，脾胃气虚也，用六君子汤。脓秽而不生者，阴虚邪火也，用六味地黄丸。四肢困倦，精神短少而不生者，元气内伤也，用补中益气汤。如夏月，用调中益气汤。作泻用清暑益气汤。秋令作泻，用清燥汤。

一重伤昏愦者，急灌以独参汤。虽内瘀血切不可下，急用花蕊石散，内化之，恐因泻而亡阴也。若元气虚甚者，尤不可下，亦用以前散化之。凡瘀血在内，大小便不通，用大黄、朴硝。血凝而不下者，急用木香、肉桂末二三钱，以熟酒调灌服，血下乃生。如怯弱之人，用硝、黄，须加肉桂、木香同煎，假其热，以行其寒也。

一大便秘结，若大肠血虚火炽者，用四物汤送润肠丸，或以猪胆汁导之。若肾虚火燥者，用六味地黄丸。肠胃气虚，用补中益气汤。

一伤损症用黑羊皮者，盖羊性热，能补气也。若杖疮伤甚，内肉已坏，欲其溃者贴之，成脓固速；苟内非补剂壮其根本，毒气不无内侵。外非砭刺，泄其瘀秽，良肉不无伤坏者；受刑轻，外皮破伤者，但宜当归膏敷贴，更服四物、芩、连、柴胡、山栀、白术、茯苓。又丁痂不结，伤肉不溃，死血自散，肿痛自消，若概行罨贴，则酝酿瘀毒矣。

一跳跃捶胸闪挫，举重劳役恚怒，而胸腹痛闷，喜手摸者，肝火伤脾也，用四君、柴胡、山栀。畏手摸者，肝经血滞也，用四物、柴胡、山栀、桃仁、红花。若胸胁作痛，饮食少思，肝脾气伤也，用四君、芎、归。若胸腹不利，食少无寐，脾气郁结也，用加味归脾汤。若痰气不利，脾肺气滞也，用二陈、白术、芎、归、栀子、青皮。若咬牙发搐，肝旺脾虚也，用小柴胡汤、川芎、山栀、天麻、钩藤钩。或用风药，则肝血益伤，肝火益甚。或饮糖酒，则肾水益虚，肝火愈炽。若用大黄等药，内伤阴络，反致下血。少壮者必为痼疾，老弱者多致不起。以上若胸胁作痛，发热晡热，肝经血伤也，用加味逍遥散。

一破伤风，河间云：风症善行数变，入脏甚速，死生在反掌之间，宜急分表里虚实而治之。邪在表者，则筋脉拘急，时或寒热，筋惕搐搦，脉浮弦，用羌活防风汤散之。在半表半里者，则头微汗，身无汗，用羌活汤和之。传入里者，舌强口噤，项背反张，筋惕搐搦，痰涎壅盛，胸腹满闷，便溺闭赤，时或汗出，脉洪数而弦，以大芎黄汤导之。既下而汗仍出，表虚也，以白术防风汤补之，不时灌以粥饮为善。前云乃气虚未损之法也，若脓血太泄，阳随阴散，气血俱虚，而类前症者，悉宜大补脾胃，切忌祛风之药。

一发痉，仲景云：诸痉项强，皆属于温。又云：太阳病，发汗太多，致痉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则拘急。疮家发汗则痉，是汗下重亡津液所致。有汗而不恶寒曰柔痉，以风能散气也，宜白术汤加桂心、黄芪。无汗而恶寒曰刚痉，以寒能涩血也，宜葛根汤。皆气血

内伤，筋无所营，而变非风也。杖疮及劳伤气血而变者，当补气血；未应，用独参汤；手足冷加桂、附，缓则不救。

扑伤之症治验

血脱烦躁

有一患者，两胁胀闷，欲咳不咳，口觉血腥，遍身臀腿胀痛，倦怠不食，烦渴脉大，此血脱烦躁也，与童便酒及砭患处，出死血糜肉甚多。忽发热烦躁汗出，投以独参汤三剂少止，又用补气血、清肝火之药数剂，饮食稍进。后用独参汤间服，诸症悉退，饮食顿加，但不能多寐，以归脾汤加山栀、竹茹，四剂而熟睡。因劳心遂烦渴自汗，脉大无力，以当归补血汤二剂而安；又以十全大补去川芎加麦门、五味、牡丹、地骨、麻黄根、炒浮麦，数剂而汗止，死肉且溃；又二十余剂而新肉生。

血虚发躁

有一患者，烦躁面赤，口干作渴，脉洪大，按之如无。余曰：此血虚发躁也，遂以当归补血汤二剂即止。后日晡发热，更以四物加柴胡、牡丹、地骨、黄柏、知母治之，热退而疮敛。东垣云：发热恶寒，大渴不止，其脉大而无力者，非白虎汤症，此血虚发躁也，宜用当归补血汤治之。裴先生云：肌热躁热，目赤面红，其脉洪大而虚，此血虚也，若误用白虎汤，轻则危，重则毙。

气虚血热

有一患者，头额出汗，热渴气短，烦躁骨痛，瘀肉不溃，遂割去之，出鲜血，服芩、连之药益甚，其脉洪大而微，此气血俱虚，邪火炽盛所致，以四物加参、芪、术、炙草，少用柴胡、炒芩，二剂头汗顿止；又加麦门、五味、肉桂，二剂诸症悉退。后用参、芪、归、术、炒芍、熟地、麦门、五味，十余剂瘀血溃而脓水稠矣。但新肉不生，以前药倍用白术而敛。

瘀血泛注

有一患者，瘀血流注，腰臀两足俱黑。随饮童便酒，砭出瘀血糜肉，投以小柴胡汤，去半夏加山栀、芩、连、骨碎补，以清肝火；用八珍、茯苓，以壮脾胃，死肉溃而新肉生。后疮复溃，得静调治，年余而痊。

有一患者，瘀血攻注，阴囊溃而成漏，脓水清稀。所服皆寒凉之剂，诊其肝脉短涩，余脉浮而无力，此肝木受肺金克制，又元气虚，不能收敛，遂用壮脾胃生气血之方，元气少复。后终殁于金旺之日。

瘀血作痛

有一患者，肿痛发热，作渴汗出。余曰：此阴血受伤也。先砭去恶秽，以通壅塞。后用四物、柴胡、黄芩、山栀、丹皮、骨碎补，以清肝火而愈。

有一患者，伤处揉散，惟肿痛不消。余曰：此瘀血在内，宜急砭之。不从。余以萝卜自然汁调山栀末敷之，破处以当归膏贴之，更服活血之剂而瘥。数年之后，但遇天阴，仍作痒痛，始知不砭之失。

有一患者，臀腿黑肿，而反不破，但胀痛重坠，皆以为内无瘀血，惟敷凉药，可以止痛。余诊其尺脉涩而结，此因体肥肉厚，瘀血蓄深，刺去即愈，否则内溃，有烂筋伤骨之患。余入针四寸，漂黑血数升，肿痛遂止；是日发热恶寒，烦渴头痛，此气血俱虚而然也，以十全大补之剂遂瘥。

肝火作痛

有一患者，瘀血内胀，煞痛发热，口干作渴，饮食不甘，四肢倦怠。余曰：此肝火炽盛，脾土受制，故患前症。喜其禀实年壮，第用降火清肝活血之剂而愈。

肝火忿怒

有一患者，患处胀痛，悲哀忿怒，此厥阳之火，为七情激之而然耳，遂砭去瘀血，以小柴胡汤加山栀、黄连、桔梗而安。后用生肝血、养脾气之药，疮溃而敛。

肝火胁胀

有一患者，患处胀痛，发热欲呕，两胁热胀，肝脉洪大。余曰：肝火之症也。但令饮童便，并小柴胡汤加黄连、山栀、归梢、红花，诸症果退。此症若左关脉浮而无力，以手按其腹，反不胀者，此血虚而肝胀也，当以四物、参、苓、青皮、甘草之类治之。若左关脉洪而有力，胸胁胀痛者，按之亦痛，此怒气伤肝之症也，以小柴胡、芎、归、青皮、芍药、桔梗、枳壳主之。盖此症不必论其受责之轻重，问其患处去血之曾否，但被人扭按甚重努力恚怒，以伤其气血，瘀血归肝，多致前症。甚则胸胁胀满，气逆不通，或血溢口鼻，卒至不救。

肝胆虚症

有一患者，愈后口苦，腰胁胀痛。服补肾行气等药不愈。余按其肝脉浮而无力，此属肝胆气血虚而然耳，用参、芪、归身、地黄、白术、麦门、五味，治之而愈。

血虚腹痛

有一患者，杖后服四物、红花、桃仁、大黄等剂，以逐瘀血，腹反痛，更服一剂痛益甚，按其腹不痛。余曰：此血虚也，故喜按而不痛，宜温补之剂。遂以归身、白术、参、芪、炙草二剂，痛即止。

气虚不溃

有一患者，瘀血已去，饮食少思，死肉不溃，用托里之药，脓稍溃而清，此血气虚也，非大补不可。彼不从。余强用大补之剂，饮食进而死肉溃，但少寐，以归脾汤加山栀二剂而寐，因劳心烦躁作渴，脉浮洪大，以当归补血汤二剂而安。

寒凝不溃

有一患者，受刑太重，外皮伤破，瘀血如注，内肉糜烂黯肿，上胤胸背，下至足指，昏愦不食。随以黑羊皮热贴患处，灌以童便酒薄粥，更以清肝活血、调气健脾之剂，神思稍苏，始言遍身强痛。又用大剂养血补气之药，肿消食进。时仲冬瘀血凝结，不能溃脓，又用大补之剂，壮其阳气，其脓方熟，遂砭去，洞见其骨，涂以当归膏，及服前药百余剂，肌肉渐生。

脾虚不敛

有一患者，溃而不敛，以内有热毒，欲用寒凉之药。余曰：此血气俱虚，而不能敛耳，非归、茯、参、芪之类，培养脾土，则肌肉何由而生？岂可复用寒凉克伐之药，重损气血哉！遂用前药治之而愈。

血虚筋挛

有一患者，腹胀呕吐眩晕，用柴胡、黄芩、山栀、紫苏、杏仁、枳壳、桔梗、川芎、当归、赤芍、红花、桃仁，四剂而定。后又出血过多，昏愦目黑，用十全大补等药而苏。时肌肉溃烂，脓水淋漓，筋挛骨痛，余切其脉浮而涩，沉而弱。此因气血耗损，不能养筋，筋虚不能束骨，遂用养气血之药，治之而愈。

肾虚气逆

有一患者，杖疮愈后，失于调理，头目不清，服祛风化痰等药，反眩晕；服牛黄清心丸，又肚腹疼痛，杖痕肿痒，发热作渴，饮食不思，痰气上升；以为杖疮余毒复作，诊左尺脉洪大，按之如无。余曰：此肾经不足，不能摄气归源。遂用人参、黄芪、茯苓、陈皮、当归、川芎、熟地、山药、山茱萸、五味、麦门、炙草，服之而寻愈。后因劳，热渴头痛，倦怠少食，用补中益气汤加麦门、五味而痊。

湿热乘肝

有一患者，愈后腿作痛。余意脓血过多，疮虽愈，肝经血气尚未充实，而湿热乘虚也。

遂以八珍加牛膝、木瓜、苍术、黄柏、防己、炙草以祛湿热，养阴血，痛渐止；乃去防己、黄柏，服之遂瘳。

肝经郁火

有一患者，瘀血失砭，胀痛烦渴。纵饮凉童便，渴胀顿止，以萝卜细捣涂之，瘀血渐散。已而患处作痒，仍涂之痒止。后口干作渴，小腹引阴茎作痛，小便如淋，时出白津，此肝经郁火也，遂以小柴胡汤加大黄、黄连、山栀饮之，诸症悉退；再用养血等药而安。夫小腹引阴茎作痛等症，往往误认为寒症，投以热剂，则诸窍出血，或二便不通，以及危殆，轻亦损其目矣。

痛伤胃呕

有一患者，痛甚发热，呕吐少食，胸膈痞满。用行气破血之剂益甚，口干作渴，大便不调，患处色黯。余曰：此痛伤胃气所致。遂以四君、当归、炒芩、软柴、藿香，二剂诸症渐愈；又用大补之剂，溃之而瘳。

药伤胃呕

有一患者，发热煞痛。服寒凉药，更加口干作渴，肚腹亦痛，自以为瘀血欲下之。余按其肚腹不痛，脉细微而迟，饮食恶寒。此凉药伤胃而然也，急用六君加芍药、当归、炮附子各一钱，服之前症益甚，反加谵语面赤。余意其药力未至耳。前药再加附子五分，服之即睡，觉来诸病顿退而安。

气血不损

有一患者，瘀血虽去，饮食形气如故，但热渴煞痛，膈痞有痰，以小柴胡汤加天花粉、贝母、桔梗、山栀，二剂少愈；又加生地、归尾、黄芩、柴胡、山栀、花粉而愈。余治百余人，其杖后血气不虚者，惟此一人耳，治者审之。

行气之非

有一患者，服行气之剂，胸痞气促，食少体倦，色黯脓清，此形气俱虚之症也。先用六君、桔梗二剂，胸膈气和；后用补中益气去升麻，加茯苓、半夏、五味、麦门治之，元气渐复而愈。若用前剂，戕贼元气，多致不救。

下血之非

有一患者，去其患处瘀血，用四物、柴胡、红花治之，煞痛顿止。但寒热口干，饮食少思，用四物、白术、茯苓、柴胡、黄芩、花粉，四剂寒热即退；用六君、芎、归、藿香，而饮食进。腐肉虽溃，脓水清稀，以前药倍用参、芪、归、术、茯苓，二十余剂腐肉俱溃，脓水渐稠。误服下药一钟，连泻四次，患处色黯。喜其脉不洪数，乃以十全大补倍加肉桂、麦门、五味数剂，肉色红活，新肉渐生。喜在壮年，易于调理，又月余而愈，否则不救。凡杖疮跌扑之症，患处如有瘀血，止宜砭去，服壮元气之剂。盖其气已损，切不可再用行气下血之药，复损脾胃，则运气愈难行达于下，而反为败症，怯弱者多致夭枉。

寒药之非

有一患者肿痛，敷寒凉之药，欲内消瘀血，反致臀腿俱冷瘀血，并胸腹痞闷。余急去所敷之药，以热童便酒洗患处，服六君、木香、当归，敷回阳膏，臀腿渐温；又以前药去木香，加川芎、藿香、肉桂，四剂瘀血解；乃刺之，更以壮脾胃、养气血得痊。盖气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极生热，变化为脓。腐溃深大，血气既败，肌肉无由而生，欲望其生难矣。

不砭之非

有一患者，发热烦躁，用四物、黄芩、红花、软柴、山栀、花粉，烦热已清，瘀血深蓄，欲针出之，不从。忽牙关紧急，患处刺痛，始针去脓血即安；用托里养血，新肉渐长，忽患处瘙痒，此风热也，用祛风消毒之剂而痊。

不补之非

有一患者，臀腿胀痛，发热烦躁，刺去死血，胀痛少宽，热躁愈甚，此血脱邪火旺而然也。急用独参汤补之，少愈；又以健脾胃养气血药治之，腐肉渐溃遂愈。大抵此症宜预调补，以顾收敛，切不可伐其气血，不行补益，以至不能收敛矣。

破伤风表症

有一患者，仲夏误伤手，腰背反张，牙关紧急，脉浮而散，此表症也，遂用羌活防风汤一剂即解。此症若在秋冬腠理致密之时，须用麻黄之类以发汗。此乃暴伤，气血不损之治法也。

破伤风里症

有一患者，杖处略破而患此，脉洪大而实，此里症也。用大芎黄汤一剂，大便微行一次，悉退。若投表药必死，宜急分表里虚实而治之，庶无误矣。

脓内燥类破伤风

有一患者，寒热口干，用四物、参、芪、白术、软柴、炒芩、麦门、五味，四剂少退，余欲砭去瘀血。不从。后怔忡不寐，饮食少思，牙关牵紧，头目疼痛，恶寒发热，此脓内燥也，遂砭去之即安；以八珍，枣仁、麦门、五味，二十剂前症渐愈；又用前药及独参汤，瘀肉渐溃。后因劳又少寐盗汗，以归脾汤、麦门、五味、远志而痊，后牙关胀闷，面目燥赤，又似破伤风，仍以为虚，用八珍等药亦安。

脓溃类破伤风

有一患者，腹胀喘促，作渴寒热，臀腿糜烂，与死肉相和，如皮囊盛糊。用童便煎四物、桃仁、红花、柴胡、黄芩、麦门、花粉，服之顿退。彼用黑羊皮贴之益甚。后砭去脓血甚多，气息奄奄，唇口微动，牙关紧急，患处色黯。或欲用破伤风药。余曰：此气血虚而变症也。用参、芪、芎、归、白术，并独参汤入乳汁，元气复而诸症愈，及用十全大补汤调理而安。此症若脓瘀内燥者，宜针之。若溃后口噤遗尿，而类破伤风等症者，乃气血虚极也，急用大补之剂。若素多痰患风症者，宜清痰降火。若因怒而见风症者，宜清肝降火。若人不慎房劳，而忽患前症，此由肾水不足，心火炽甚，宜滋阴补气血为主，若误作风症，治之即死。

内虚变痉（痓当作痉）

有一患者，内溃针出脓三五碗。遂用大补之剂，翌日热甚汗出，足冷口噤，腰背反张，众欲投发散之剂。余曰：此气血虚极而变痉也，若认作风治则误矣。用十全大补等药而愈。此症多因伤寒汗下过度，与产妇溃疡气血亏损所致，但当调补气血为善。若服克伐之剂，多致不救。

有一患者，两月余矣，疮口未完，因怒发痉，疮口出血。此怒动肝火而为患耳，用柴胡、芩、连、山栀、防风、桔梗、天麻、钩藤钩、甘草，治之顿愈。刘宗厚先生云：痉有属风火之热内作者，有因七情怒气而作者，亦有湿热内盛、痰涎壅遏经络而作者。惟宜补虚降火、敦土平木、清痰去湿。

坠跌金伤治验

瘀血腹痛

有一患者仲秋夜归坠马，腹内作痛，饮酒数杯，翌早大便，自下瘀血即安，此元气充实，挟酒势而行散也。

一男子跌伤腹痛作渴，食梨子二枚益甚，大便不通，血欲逆上。用当归承气汤加桃仁，瘀血下而瘥。此因元气不足，瘀血得寒而凝聚也。故产妇金疮者，不宜食此。

一男子孟秋坠梯，腹停瘀血。用大黄等药，其血不下，反加胸膈胀痛，喘促短气。余用肉桂、木香末各二钱，热酒调服，即下黑血，及前所服之药而苏。此因寒药凝滞而不行，

故用辛温之剂散之。

脾伤腹痛

陈侍御坠马，腿痛作呕，服下药一剂，胸腹胀痛，按之即止，惟倦怠少气，诊其脉，微细而涩。余曰：非瘀血也，乃痛伤气血，复因药损脾气而然耳。投养脾胃、生气血之药而愈。

血虚胁胀

李进士季夏伤手，出血不止，发热作渴，两胁作胀，按之即止，此血虚也。用八珍加软柴胡、天花粉，治之顿愈；更用养气血之药，调理而痊。

血虚烦躁

吴给事坠马伤首，出血过多，发热烦躁，肉润筋惕。或欲投破伤风药。余曰：此血虚火动所致，当峻补其血为善。遂用圣愈汤二剂即安，又养气血而疮痊。

亡血出汗

张进士季秋坠马，亡血过多，出汗烦躁，翌日其汗自止，热躁益甚，口噤手颤。此阴血虚，阳火乘之，而汗出为寒气收敛腠理，故汗不得出，火不得泄，怫郁内甚，而益增他症也。余用四物加柴胡、黄芩、山栀，四剂少止，又用四物、参、芪、软柴胡、五味、麦门，治之而痊。

亡血昏愦(二条)

一妇人孟冬伤足，亡血头汗，内热作渴，短气烦躁，不时昏愦，其脉洪大，按之微弱。此阴血虚于下，孤阳炎于上，故发厥而头出汗也。以四物合小柴胡汤一剂汗即止；以四物去川芎，加参、芪、麦门、五味、炙草，少用肉桂，四剂诸症悉去；又三十余剂，血气复而愈。

一男子孟夏折腿，出血过多，其初眩晕眼花，后则昏愦，此阴血伤损，阳火炽甚，制金不能平木，木旺生风所致。急灌童便，更用人参、当归各五钱，荆芥、川芎、柴胡、芍药、白术各二钱，山栀、黄芩、桔梗各一钱，甘草五分，服之随爽。又用四物、参、芪各三钱，生地、柴胡各一钱，四剂烦躁悉去。

湿痰作痛(三条)

大宗伯沈立斋孟冬闪腰作痛，胸间痰气不利。以枳壳、青皮、柴胡、升麻、木香、茴香、当归、川芎、赤芍、神曲、红花，四剂而瘥。但饮食不甘，微有潮热。以参芪、白术、陈皮、白芍各一钱，归身二钱，川芎八分，软柴胡、地骨、炙草各五分，十余剂而康。

刘尚宝体肥臀闪作痛，服透骨丹，反致肢节俱痛，下体益甚。以二陈、南星、羌活、防风、牛膝、木瓜、苍术、黄芩、黄柏治之，身痛遂安。以前药加归尾、赤芍、桔梗，治之而痊。

郑吏部素有湿痰，孟冬坠马，服辛热破血之药，遍身作痛，发热口干，脉大而滑，此热剂激动痰火为患耳。治以清燥汤去人参、当归、黄芪，加黄芩、山栀、半夏、黄柏，热痛顿去，患处少愈；用二陈、羌活、桔梗、苍术、黄柏、姜制生地、当归遂痊。

肝火作痛

杨司天，骨已入臑(一作臼)，患处仍痛，服药不应，肝脉洪大而急。余曰：此肝火盛而作痛也。用小柴胡汤加山栀、黄连，二剂痛止，用四物、山栀、黄柏、知母，调理而康。

血虚作痛

一妇人磕臂出血，骨痛热渴，烦闷头晕，日晡益甚。此阴虚内热之症，用八珍加丹皮、麦门、五味、骨碎补、肉桂，及地黄丸，治之悉愈，却去桂，加牛膝、续断，二十余剂而疮愈。

骨伤作痛(二条)

一小儿足伤作痛，肉色不变，伤在骨也。频用炒葱熨之，五更用和血定痛丸；日间用健脾胃、生气血之剂；数日后服地黄丸，三月余而痊。

一小儿臂骨出臑接入，肿痛发热，服流气等药益甚，饮食少思。余以葱熨之，其痛即

止；以六君、黄芪、柴胡、桔梗、续断、骨碎补治之，饮食进而肿痛消。又用补中益气加麦门、五味治之，气血和而热退，愈矣。

气虚血滞

戴给事坠马，腿肿痛而色黯，食少倦怠。此元气虚弱，不能运散瘀血而然耳，遂用补中益气去升麻、柴胡，加木瓜、茯苓、芍药、白术，治之而痊。

气虚不溃

少宗伯刘五清，胁伤一块，微痛少食。用六君子汤，倍加当归、黄芪，其痛渐止，月余瘀血内涸而不溃，公以为痊。余曰：此阳气虚极，须调补。不从。至来春，头晕，痰涎壅塞，服清气化痰，病势愈盛，脉洪大而微细。欲以参、芪、归、术、附子之类补之。不信。至秋初，因怒昏愦而厥。

气虚壅肿（三条）

一妇人闪臂腕，肿大已三月，手臂日细，肌瘦恶寒，食少短气，脉息微细。属形病俱虚也，遂投补中益气加肉桂，引诸药以行至臂；再加贝母、香附，以解久病之郁；间服和血定痛丸，以葱熨之，肿消二三。因怒，患处仍胀，胸膈两胁微痛，以前汤更加木香、山栀、半夏、桔梗服之少可。复因惊，不寐少食，盗汗，以归脾汤加五味、麦门，二十余剂而安，肿消三四，手臂渐肥。但经水过期而少，此心脾之血尚未充足而然也。乃用八珍加五味、麦门、丹皮、远志、香附、贝母、桔梗，四十余剂，诸症悉愈。后因怒发热谵语，经水如涌，此怒动肝火，以小柴胡汤，加生地黄二钱，一剂遂止；以四物加柴胡，调理而康。

州守陈克明子，闪右臂腕，肿痛肉色不变，久服流气等药，加寒热少食，舌干作渴。余曰：伤损等症，肿不消，色不变，此运气虚而不能愈，当助脾胃、壮气血为主。遂从余法治之，不二月形气渐充，肿热渐消，半载诸症悉退，体臂如常。

一小儿闪腿腕壅肿，形气怯弱。余欲治以补气血为主，佐以行散之剂。不信。乃内服流气饮，外敷寒凉药，加寒热体倦。余曰：恶寒发热，脉息洪大，气血虚极也，治之无功。后内溃，沥尽气血而亡。

瘀血肿痛

一男子闪伤右腿，壅肿作痛。余谓：急砭去滞血，以补元气，庶无后患。不信。乃外敷大黄等药，内服流气饮。后涌出秽脓数碗许，其脓不止。乃复请治，视其腿细而脉大，作渴发热，辞不治，后果殁。

窗友黄汝道，环跳穴处闪伤，瘀血肿痛，发热作渴。遂砭去瘀血，知其下焦素有虚火，用八珍加黄柏、知母、牛膝、骨碎补，四剂顿止。用十全大补汤少加黄柏、知母、麦门、五味，三十余剂而敛。

筋伤壅肿

李考功子十四岁，脚腕闪伤，肿而色夭，日出清脓少许，肝脉微涩，此肝经受伤，气血虚而不能溃，难治之症也，急止克伐之剂。不信。乃杂用流气等药，后果出烂筋而死。

肺火衄血

张地官坠马伤腿，服草乌等药，致衄血咳嗽，臂痛目黄，口渴齿痛，小便短少。此因燥剂伤肺与大肠而致。余用生地、芩、连、黄柏、知母、山栀、山药、甘草，以润肺之燥而生肾水，小便顿长，诸症并止。以山药、五味、麦门、参、芪、芎、归、黄柏、黄芩、知母、炙草，以滋阴血、养元气，而疮敛。

肝火出血（三条）

俞进士折腿，骨已接，三月尚发热，出汗不止。正体医治不应，左关脉洪数，此肝火炽甚，血得热而妄行也。遂投小柴胡汤加山栀、芍药、生地、防风，血止热退。又用八珍、五味、麦门治之，疮口即愈。

田宗伯侄仲秋因怒跌仆，遍身作痛，发热衄血，肝脉洪弦。余曰：久衄脉弦洪，乃肝火盛而制金也。至春则肝木茂盛而自焚，或戕贼脾土，非易治之症，当滋肾水，以生肝木益脾土，以生肺金。乃杂用泻肝火等药，殁于仲春之月。

一妇人因怒仆地，伤面出血，痰盛昏愦，牙关紧急。余曰：此怒动肝火，气逆怫郁，神明昏冒，而卒倒也。两手脉洪大而无伦次，以小柴胡汤加黄连、山栀、芎、归、橘红、茯苓、姜汁，治之而苏。

胃火作呕

一膏粱之人跌腿，青肿作痛，服辛热之药，反发热作喘，患处益痛，口干唇揭。余曰：膏粱之人，内多积热，夏服辛热之剂，益其胃火而使然也。频饮童便，以清胃散加山栀、黄芩治之顿止，患处以葱熨之，肿即消散。

阴虚作喘

举人杜克弘坠马，服下血药，反作喘，日晡益甚。此血虚所致耳，非瘀血为患，遂以四物加参、芪、五味、麦门治之，其喘顿止。又用补中益气加五味、麦门而愈。此症果系瘀血蒸熏于肺而喘，只宜活血行血，亦不可下。若面黑胸胀，或膈痛作喘，当用人参一两、苏木二两，作一剂水煎急服，缓则不治。产妇多有此疾。

阴虚发热

杨进士伤手指，煽痛发热，服寒凉之药，致饮食顿减，患处不溃。余用托里养血之药，食进疮溃，后因劳每日晡发热，此阴虚而内热也。以四物、软柴胡、地骨皮乃退，更用养血气之药而疮敛。

气血虚热

一男子坠马，腹有瘀血。服药下之，致发热盗汗、自汗，脉浮涩。余以为重剂过伤气血所致，投以十全大补汤益甚，时或谵语，此药力未及而然也。以前药加炮附子五分，服之即睡，觉来顿安，再剂而痊。

血不归经（二条）

大尹刘国信金疮出血，发热烦躁，属阴虚为患。用圣愈汤治之，虚火息而血归经矣。

梁阁老侄金疮肿痛，出血不止，寒热口干。此气虚血无所附，而血不归经也。用补中益气、五味、麦门主之，阳气复而愈。

气无所附

举人余时正金疮煽痛，出血不止，恶寒发热。用败毒等药愈甚，亡血过多，气无所附而然耳。遂以黄柏、知母、软柴胡、玄参、五味、麦门，治之即愈。

气血俱虚

余北仕时，有留都贾学士子，年十六，患流注已二载，公升北宗伯邀余治。诊其脉洪大而数，脓清作渴，食少盗汗，朝寒暮热。余曰：此气血俱虚也，先以固气血为主。午前以四君、芎、归、炙草；午后以四物、参、芪、麦门、五味，两月诸症遂可一二。有一医，用渗和之药保其必生，治之三月气血极虚，而形体骨立。复恳治，余被命南下，后果殁。

阳气脱陷

梁阁老侄跌伤腿，外敷大黄等药，内服破血之剂，遂致内溃，余针出秽脓三碗许，虚证悉具，用大补之剂两月余，少能步履。因劳心，手撒眼闭，汗出如水。或欲用祛风之剂。余曰：此气血尚未充足而然也。急以艾炒热频熨肚脐并气海穴处，以人参四两、炮附子五钱煎灌，良久臂少动，又灌一剂，眼开能言，但气不能接续。乃以参、芪、归、术四味共一斤，附子五钱水煎，徐徐服之，元气渐复，饮食已进，乃去附子服之，而疮愈。

胆经血少

一女子年十七，闪右臂，微肿作痛，寅申时发热。余决其胆经血虚火盛，经水果先期

而至。先以四物合小柴胡汤四剂热退；更以加味四物汤，加香附、地骨皮、山栀各五分，芩、连、炙草各三分，二十余剂其肿亦消；乃去黄连、山栀，又五十余剂，经水调而元气充矣。

肾经虚怯(二条)

儒者王清之跌腰作痛，用定痛等药不愈，气血日衰，面目黧色。余曰：腰为肾之府，虽曰闪伤，实肾经虚弱所致。遂用杜仲、补骨脂、五味、山茱、苁蓉、山药，空心服；又以六君、当归、白术、神曲各二钱，食远服。不月而瘥。

一二三岁儿闪腰作痛，服流气等药半载不愈。余曰：此禀肾气不足，不治之症也。后果殁。

痛伤胃呕

一妇人伤指，手臂俱肿，微呕少食。彼以为毒气内攻，诊其脉沉细，此痛伤胃气所致也，遂刺出脓碗许。先以六君、藿香、当归而食进，继以八珍、黄芪、白芷、桔梗，月余而疮愈。

气遏肉死(二条)

一男子修伤足指，色黑不痛而欲脱。余曰：此因阳气虚，不能运达于患处也，急去之，速服补剂以壮元气，否则死肉延足，必不救矣。不信。果黑烂上胫而死。大抵手足气血罕到之地，或生疮、或伤损，或戕其元气，邪气愈盛，溃烂延上必死，不溃而色黯者亦死。若骨断筋皮尚连者，急剪去之。

一女年数岁，严寒上京，两足受冻不仁，用汤泡溃，至春十指俱烂，牵连未落。余用托里之剂，助其阳气，自溃脱，得保其生。此因寒邪遏绝，运气不至，又加热汤泡溃，故死而不痛也。余尝见人之严寒而出，冻伤其耳目不知痛痒，若以手触之，其耳即落，当以暖处良久，或热手熨之无恙，若以火烘汤泡，其耳即死，至春必溃脱落矣。北方寒气损人若此，可不察之！

凉药遏经

云间曹子容，为室人中风灌药，误咬去指半节，煽痛寒热。外敷大黄等药，内服清热败毒，患处不痛不溃，脓清寒热愈甚。余曰：此因凉药遏绝隧道而然也。遂敷玉龙膏以散寒气，更服六君子汤以壮脾胃。数日后患处微痛，肿处渐消，此阳气运达患处也，果出稠脓，不数日半指溃脱，更服托里药而敛。

上舍王天爵，伤足煽肿，内热作渴，外敷内服，皆寒凉败毒，患处益肿而不溃，且恶寒少食，欲作呕吐。余曰：此气血俱虚，又因寒药凝结隧道，损伤胃气，以致前症耳。遂用香砂六君子、芎、归、炮姜，外症悉退。惟体倦晡热，饮食不甘，以补中益气汤，加地骨皮、五味、麦门，治之而愈。

州守王廷用伤指，即用帛裹之，瘀血内溃，煽肿至手。余谓：宜解患处，以出瘀血，更用推陈致新之剂。不信。乃敷凉药，痛虽少止，次日复作，又敷之，数日后手心背俱溃出瘀秽脓水，尚服败毒之剂，气血益虚，色黯脓清，饮食少思。仍请余治，投以壮脾胃、生气血之剂，由是脓水渐稠而愈。

汤火所伤治验

火毒刑肺金

一男子孟冬火伤臂作痛，喘嗽发热，此火毒刑肺金之症。用人参平肺散治之，喘嗽乃止。因劳又恶寒发热，此气血虚也，以八珍汤加桔梗、白芷，治之而退。再加薄桂三分以助药势、温气血，坏肉溃之而愈。若初起煽赤作痛，用神效当归膏敷之，轻者自愈，重者自腐，生肌神效。或用侧柏叶末，蜡油调敷亦效。若发热作渴，小便赤色，其脉洪数而实者，

用四物、茯苓、木通、生甘草、炒黄连。脉虽洪数而虚者，用八珍。若患处不溃而色黯者，四君、芎、归、黄芪之类。若肉死已溃而不生肌者，用四君、黄芪、当归、炮姜。若愈后而恶寒，阳气未复也，急用十全大补，切不可用寒凉，反伤脾胃。

火毒煽作

一男子因醉被汤伤腿，溃烂发热，作渴饮水，脉洪数而有力，此火毒为患。用生地、当归、芩、连、木通、葛根、甘草，十余剂诸症渐退。却用参、芪、白术、芎、归、炙草、芍药、白芷、木瓜，新肉将完。因劳忽寒热，此气血虚而然也，仍用参、芪之药加五味子、酸枣仁而安；又月余而疮痊。

火毒行于下焦

一男子火伤两臂煽痛，大小便不利。此火毒传于下焦，用生地黄、当归、芍药、黄连、木通、山栀、赤茯苓、甘草，一剂二便清利，其痛亦止。乃以四物、参、芪、白芷、甘草，而坏肉去，又数剂而新肉生。

火毒乘血分

一妇人汤伤胸大溃，两月不敛，脉洪大而无力，口干发热，日晡益甚，此阴血虚，火毒乘之而为患耳。用四物汤加柴胡、丹皮，热退身凉。更用逍遥散加陈皮以养阴血、壮脾胃，腐肉去而新肉生。

下　卷

方　药

四君子汤　治脾胃虚弱，或因克伐，肿痛不散，或溃而不敛，或饮食少思，或欲作呕，大便不实等症。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一钱

上作一剂，姜、枣，水煎服。

小柴胡汤　治一切扑伤等症，因肝胆经火盛作痛，出血自汗，寒热往来，日晡发热，或潮热身热，咳嗽发热，胁下作痛，两胠痞满。

柴胡二钱　黄芩一钱五分　半夏一钱　人参一钱　甘草(炙)三分

上姜，水煎服。

神效葱熨法　治跌扑伤损，用葱白细切杵烂，炒热敷患处，如冷易之，肿痛即止，其效如神。

八珍汤　治伤损等症，失血过多，或因克伐，血气耗损，恶寒发热，烦躁作渴等症。

人参　白术　白茯苓　当归　川芎　白芍药　熟地黄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犀角地黄汤　治火盛，血热妄行，或吐衄不止，大便下血。如因怒而致，加山栀、柴胡。

犀角(镑末)　生地黄　白芍药　黄芩　牡丹皮　黄连各一钱五分

上水煎熟，倾于盅内，入犀末服之。

十味参苏散　治气逆，血蕴上焦，发热气促，或咳血衄血，或痰嗽不止，加黄芩、山栀，即加味参苏饮。

人参　紫苏　半夏　茯苓　陈皮　桔梗　前胡　葛根　枳壳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用姜，水煎服。

二味苏参饮　治出血过多，瘀血入肺，面黑喘促。

人参一两　苏木二两

上水煎服。

四物汤　治一切血虚，日晡发热，烦躁不安者，皆宜服之。

当归　熟地黄各三钱　芍药二钱　川芎一钱五分

上水煎服。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即加味四物汤。

桃仁承气汤（加当归即归承汤）　治伤损血滞于内作痛，或发热发狂等症。

桃仁　芒硝　甘草各一钱　大黄二钱

上水煎服。大黄更量虚实。

加味承气汤　治瘀血内停，胸腹胀痛，或大便不通等症。

大黄　朴硝各二钱　枳实一钱　厚朴一钱　甘草五分　当归　红花各一钱

用酒、水各一钟，煎一钟服，仍量虚实加减，病急不用甘草。

独参汤　治一切失血，与疮疡溃后，气血俱虚，恶寒发热，作渴烦躁者，宜用此药补气。盖血生于气，阳生阴长之理也，用人参二两，枣十枚，水煎服。

归脾汤　治跌扑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瘛而不寐，或心脾作痛，怠惰嗜卧，怔忡惊悸，自汗盗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其功甚捷。

白术　当归　白茯苓　黄芪（炒）　龙眼肉　远志　酸枣仁（炒）各一钱　木香五分　甘草（炙）三分　人参一钱

上姜、枣，水煎服。加柴胡、山栀，即加味归脾汤。

润肠丸　治跌扑等症，或脾胃伏火，大肠干燥，或风热血结等症。

麻子仁一两　桃仁一两（去皮尖）　羌活　当归尾　大黄（煨）　皂角刺　秦艽各五钱

上为末，炼蜜丸，桐子大，猪胆汁丸尤妙。每服三五十丸，食前白滚汤送下。凡怯弱人，先用猪胆导之，不通，宜补气血。

当归补血汤　治杖疮金疮等症，血气损伤，肌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昼夜不息，其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此病多得于饥渴劳役者，若误用白虎汤，必死。

黄芪（炙）一两　当归（酒制）二钱

用水煎服。

圣愈汤　治杖疮、金疮、痈疽，脓血出多，热躁不安，或晡热作渴等症。

熟地黄（酒洗）　生地黄（酒洗）　人参各一钱　川芎一钱　当归（酒洗）　黄芩各五分

用水煎服。

十全大补汤　治杖疮，气血俱虚，肿痛不消，腐而不溃，溃而不敛，或恶寒发热，自汗盗汗，饮食少思，肢体倦怠。若怯弱之人，患处青肿而肉不坏者，服之自愈。若有瘀血，砭刺早者，服之自消。或溃而脓水清稀，肌肉不生，或口干作渴而饮汤者，尤宜服之。

白茯苓　人参　当归　白术　黄芪　川芎　白芍药（炒）　熟地黄（生者自制）　肉桂五分　甘草（炙）各一钱

用姜、枣，水煎服。

参附汤　治金疮、杖疮，失血过多，或脓瘀大泄，阳随阴走，上气喘急，自汗盗汗，气短头晕等症。

人参四钱　附子（炮，去皮脐）三钱

用水煎服。阳气脱陷者，倍用之。

清胃散　治血伤火盛，或胃经湿热，唇口肿痛，牙龈溃烂，或发热恶寒等症。

生地黄五分　升麻一钱　牡丹皮五分　当归（酒洗）五分　黄连五分

用水煎服。如痛未止，黄芩、石膏、大黄之类，皆可量加。

清燥汤　治跌扑疮疡，血气损伤，或溃后气血虚怯，湿热乘之，遍身酸软；或秋夏湿

热太甚，肺金受伤，绝寒水生化之源，肾无所养，小便赤涩，大便不调；或腰腿痿软，口干作渴，体重麻木；或头目晕眩，饮食少思；或自汗体倦，胸满气促；或气高而喘，身热而烦。

黄芪一钱五分　苍术一钱　白术　陈皮　泽泻各五分　五味子九粒　白茯苓　人参　升麻各五分　麦门冬　当归身　生地黄　神曲(炒)　猪苓　酒柏各五分　柴胡　黄连　甘草(炙)各三分

上姜，水煎服。湿痰壅盛，参、芪、归、地之类，可暂减之。

生脉散　治金疮、杖疮等症，发热体倦，气短。或汗多作渴，或溃后睡卧不宁，阳气下陷，发热烦躁。若六七月间，湿热大行，火土合病，令人脾胃虚弱，身重气短。或金为火制，绝寒水化源，肢体痿软，脚欹眼黑。并宜服。

人参五钱　五味子一钱　麦门冬一钱

用水煎服。

二妙散　治下焦湿热肿痛，或流注游走，遍身疼痛。

苍术　黄柏各等分

用为末。每服二三钱，酒调服。作丸亦可。

四斤丸　治肝肾精血不足，筋无所养，挛缩不能步履，或邪淫于内，筋骨痿软。

肉苁蓉(酒浸)　牛膝(酒洗)　天麻　干木瓜　鹿茸(炙)　熟地黄(生者自制)　菟丝子(酒浸煮杵)　五味子各等分

上为末，用地黄膏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补中益气汤　治跌扑等症，损伤元气，或过服克伐，恶寒发热，肢体倦怠，血气虚弱，不能生肌收敛；或兼饮食劳倦，头痛身热，烦躁作渴，脉洪大弦虚；或微细软弱，自汗倦怠，饮食少思。

黄芪(炙)　人参　白术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当归一钱　陈皮五分　柴胡　升麻各三分

用姜、枣，水煎服。

四生散　治肾脏风毒，遍身瘙痒，或脓水淋漓，耳鸣目痒，或鼻赤齿浮，口舌生疮，妇人血风疮更效。

白附子　独活　黄芪　蒺藜各等分

上为末，各等分。每服二钱，用腰子一枚，劈开入药，湿纸包裹，煨熟细嚼，盐汤下，酒服亦可。

竹叶黄芪汤　治气血虚，胃火盛，而作渴者。

淡竹叶二钱　黄芪　生地黄　当归　麦门冬　川芎　甘草　黄芩(炒)　芍药　人参　石膏(煨)各一钱

用水煎服。

竹叶石膏汤　治胃火盛，而作渴者。

淡竹叶　石膏(煅)　桔梗　木通　薄荷　甘草各一钱

用姜，水煎服。

人参平肺饮　治心火克肺，咳嗽喘呕，痰涎壅盛，咽喉不利等症。

人参　陈皮　甘草各一钱　地骨皮　茯苓　知母各八分　五味子　青皮　天门冬　桑白皮各五分

上水煎服。

滋肾丸　治肾经阴虚，发热作渴，足热腿膝无力等症。凡不渴而小便闭者，最宜用之。

肉桂三钱　知母(酒炒)　黄柏(酒炒)各二两

上为末，水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白滚汤下。

六味地黄丸加肉桂、五味各一两，名加减八味丸　治伤损之症，因肾肺二经虚弱，发热作渴，头晕眼花，咽燥唇裂，齿不坚固，腰腿痿软，小便频赤，自汗盗汗，便血诸血，失暗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若损重伤骨，不能言如喑者，用此水煎服之，亦效。

熟地黄八两（杵膏自制）　山茱萸肉　干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上为末，和地黄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汤下。

清心莲子饮　治发热口渴白浊，夜安静而昼发热等症。

黄芩一钱　麦门冬　地骨皮　车前子（炒）　甘草各一钱五分　石莲肉　茯苓　黄芪（炒）　柴胡　人参各一钱

上水煎服。

七味白术散　治脾胃虚弱，津液短少，口渴作渴，或中风虚热，口舌生疮，不喜饮冷。最宜服之。

人参　白术　木香　白茯苓　甘草（炙）　藿香各五分　干葛一钱

用水煎服。

黑丸子　（一名和血定痛丸）　治跌扑坠堕，筋骨疼痛，或瘀血壅肿，或风寒肢体作痛。若流注膝风，初结服之自消。若溃而脓清发热，与补气血药，兼服自敛。

百草霜　白芍药各一两　赤小豆一两六钱　川乌（炮）三钱　白蔹一两六钱　白芨当归各八钱　南星（泡）三钱　牛膝（焙）六钱　骨碎补（焙）六钱

上各另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温酒送下。孕妇勿服。

白丸子　治一切风痰壅盛，手足顽麻。或牙关紧急，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

半夏七两（生用）　南星二两（生用）　川乌（去皮脐，生用）五钱

上为末，用生姜汁调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姜汤送下。

六君子汤　治金疮、杖疮等症。因元气虚弱，肿痛不消，或不溃敛，或服克伐伤脾，或不思饮食，宜服之以壮营气。此方即四君子汤，加陈皮、白术。更加香附、藿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

回阳玉龙膏　治跌扑所伤，为敷凉药，或人元气虚寒，肿不消散，或不溃敛，及痈肿坚硬，肉色不变，久而不溃，溃而不敛，或筋挛骨痛，一切冷症并效。

草乌二钱　南星一两（煨）　军姜（炒）一两　白芷一两　赤芍药（炒）一两　肉桂五钱

用为末。葱汤调涂，热酒亦可。

复原活血汤　治跌扑等症，瘀血停凝，胁腹作痛，甚者大便不通。

柴胡　当归　红花各二钱　川山甲（炮）五分　大黄（酒炒）一钱　桃仁二十枚　甘草五分　瓜蒌根一钱

用酒、水各半煎服。

复原通气散　治打扑伤损作痛，及乳痈便毒初起，或气滞作痛。

木香　茴香（炒）　青皮（去白）　川山甲（酥炙）　陈皮　白芷　甘草　漏芦　贝母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一二钱，温酒调下。

愚按：前方治打扑闪错或恼怒，气滞凝血作痛之良剂。经云：形伤作痛，气伤作肿。又云：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若人元气素弱，或因叫号，血气损伤，或过服克伐之剂，或外敷寒凉之药，血气凝结者。当审前大法，用温补气血为善。

神效太乙膏　治痈疽发背杖疮，及一切疮疽溃烂。

玄参　白芷　当归　肉桂　赤芍药　大黄　生地黄各一两

用麻油二斤，入铜锅内煎至药黑，滤去渣，徐入净黄丹十二两，再煎，滴水中捻，软硬

得中，即成膏矣。

乳香定痛散　治杖疮、金疮，及一切疮疡，溃烂疼痛。

乳香　没药各五钱　滑石一两　寒水石(煅)一两　冰片一钱

上为末。搽患处，痛即止，甚效。

猪蹄汤　治一切痈疽杖疮溃烂，消肿毒，去恶肉。

白芷　当归　羌活　赤芍药　露蜂房(蜂儿多者佳)　生甘草各五钱

用猪蹄一只，水五碗，煮熟取清汤，入前药，煎数沸去渣，温洗，随用膏药贴之。

神效当归膏　治杖扑汤火疮毒，不问已溃未溃，肉虽伤而未坏者，用之自愈。肉已死而用之自溃，新肉易生，搽至肉色渐白，其毒始尽，生肌最速。如棍杖者，外皮不破，内肉糜烂，其外皮因内烦干缩，坚硬不溃，爬连好肉作痛。故俗云丁痂皮，致脓瘀无从而泄，内愈胀痛，腐溃益深，往往不待其溃，就行割去，而疮口开张，难以溃敛，怯弱之人，多成破伤风症，每致不救。若杖疮内有瘀血者，即用有锋芒磁片，于患处砭去，涂以此药，则丁痂自结，死肉自溃，脓秽自出，所溃亦浅，生肌之际，亦不结痂，又免皱揭之痛，殊有神效。盖当归、地黄、麻油、二蜡，主生肌止痛、补血续筋，与新肉相宜。此方余以刊行，治者亦多用之。

当归一两　麻油六两　黄蜡一两　生地黄一两

上先将当归、地黄入油煎黑去渣，入蜡溶化，候冷搅匀，即成膏矣。白蜡尤效。

托里散　治金疮、杖疮，及一切疮毒。因气血虚不能成脓，或脓成不能溃敛，脓水清稀，久而不瘥。

人参一钱(气虚多用之)　黄芪(盐水拌炒)一两　白术(炒)　陈皮各七分　当归身(酒拌)一钱　芍药(酒炒)　熟地黄(生者自制)　白茯苓各一钱

用水煎服。

加味芎归汤　治跌扑坠堕，皮肤不破，瘀血入胃作呕。

芎劳　当归　百合(水浸半日)　白芍药　荆芥穗各二钱

用酒水煎服。

当归导滞散　治跌扑，瘀血在内，胸腹胀满，或大便不通，或喘咳吐血。

大黄　当归各等分

用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气虚须加桂。

花蕊石散　治打扑伤损，腹中瘀血，胀痛欲死，服之血化为水，其功不能尽述。

硫黄(明色者)四两　花蕊石一两

上为末和匀。先用纸筋和盐泥固济瓦罐一个，候干入药，再用泥封口，安在砖上，虚书 八卦五行，用炭三十斤煅之，罐冷取出。每服一钱，童便调下。

愚按：前方若被伤炽盛，元气亏损，内有瘀血，不胜疏导者，用前药一服，其血内化，又不动脏腑，甚妙、甚妙！

经验方　治跌扑瘀血作痛，或筋骨疼痛。

黄柏一两　半夏五钱

上为末。用姜汁调涂患处，以纸贴之，如干姜汁润之，周日易之。

消毒定痛散　治跌扑肿痛。

无名异(炒)　木耳(炒)　大黄(炒)各五分

上为末。蜜水调涂。如内有瘀血，砭去，敷之。若腐处，更用当归膏敷之，尤妙。

药蛆方　治杖疮溃烂生蛆，用皂矾煅过为末，干掺其内，蛆即死。如未应，佐以柴胡栀子散，以清肝火。

洗药　凡伤重者，用此淋洗，然后敷药。

荆芥　土当归　生葱(切断，一方用生姜)

上煎汤温洗，或止用葱一味，煎洗亦可。

黑龙散　治跌扑伤损，筋骨碎断。先用前汤淋洗，以纸摊贴。若骨折，更以薄木片夹贴，以小绳束三日，再如前法勿去夹板，恐摇动患处，至骨坚牢，方宜去。若被刀剪虫伤成疮，并用姜汁和水调贴，口以风流散填涂。

土当归二两　丁香皮六两　百草霜（散血入）六两　川山甲六两（炒黄或炼存性）　枇杷叶（去毛入）半两（一云山枇把根）

上焙为细末。姜汁水调，或研地黄汁调，亦好。

洪宝丹　（一名济阴丹）　治伤损煞痛，并接断。

天花粉三两　姜黄　白芷　赤芍药各一两

上为末。茶汤调搽患处。

金疮出血不止方　治金伤出血不止。用牛胆、石灰，掺之即止。以腊月牛胆入风化石灰，悬当风，候干用。

又方：金疮出血不止，以五倍子生为末，干贴。如不止，属血热，宜用犀角地黄汤之类。大凡金疮出血不止，若素怯弱者，当补气。若素有热，当补血。若因怒气，当平肝。若烦热作渴昏愦，当补脾气。若筋挛搐搦，当养肝血。不应，用地黄丸，以滋肾水。

又方：皮破筋断者，以百胶香涂之，或以金沸草汁频涂，自然相续。

没药降圣丹　治伤损筋骨疼痛，或不能屈伸，肩背拘急，身体倦怠，四肢无力。

没药（别研）　当归（酒洗炒）　白芍药　骨碎补（捋去毛）　川乌（去毛脐，泡）　川芎各一两半　自然铜（火煅醋淬十二次，研为末水飞过，焙）一两

上为细末，每一两作四丸，以生姜自然汁与炼蜜为丸。每服一丸，捶碎，用水酒各半钟，入苏木少许，煎至八分，去苏木，空心服。

愚按：脾主肉，肝主筋。若因肝脾二经气血虚弱，或血虚有热而不愈者，当求其本而治之。

万金膏　治痈疽及坠扑伤损，或筋骨疼痛。

龙骨　鳖甲　苦参　乌贼鱼骨　黄柏　黄芩　黄连　白芨　白蔹　猪牙皂角　厚朴　草乌　川芎　当归　木鳖子仁　白芷各一两　没药（另研）　乳香（另研）各半两　槐枝　柳枝各四寸长二十一条　黄丹一斤半（炒过净），　清油四斤

上除乳、没、黄丹外，诸药入油内，煎至黑色去之，称净油，每斤入丹半斤，不住手搅令黑色，滴水中不粘手，下乳、没再搅，如硬，入油些少，以不粘手为度。

接骨散　治骨折碎，或骨出骱，先整端正，却服此药，如飞禽六畜所伤，亦能治。

硼砂一钱五分　水粉　当归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煎苏木汤调服，后但饮苏木汤，立效。

《本事》接骨丸　治打折伤损。

接骨木半两（即蒴藋也）　乳香半两　赤芍药　当归　川芎　自然铜各一两

上为末，用黄蜡四两溶入前末搅匀，众手丸龙眼大。如打伤筋骨及闪痛不堪忍者，用一丸，热酒浸开热呷，痛便止。若大段伤损，先整骨，用川乌、草乌等分为末，生姜汁调贴之。挟定服药，无不效者。

愚按：前三方俱效者备录之，以便修用。

没药丸　治打扑筋骨疼痛，或血逆血晕，或瘀血内停，肚腹作痛，或胸膈胀闷。

没药　乳香　川芎　川椒　芍药　当归　桃仁　血竭各一两　自然铜四钱（火煅七次）

上为末，用黄蜡四两，溶化入前末，速搅匀，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酒化服。

愚按：接骨散、没药丸，元气无亏者，宜用。若肾气素怯，或高年肾气虚弱者，必用地黄丸、补中益气汤，以固其本为善。

羌活防风汤　治破伤风邪初在表者，急服此药以解之，稍迟则邪入于里，与药不相合矣。

羌活　防风　甘草　川芎　藁本　当归　芍药各四两　地榆　细辛各二两

上每服五钱，水煎。

防风汤　治破伤风，表症未传入里，急宜服之。

防风　羌活　独活　川芎各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调蜈蚣散服，大效。

蜈蚣散

蜈蚣一对　鳔三钱

上为细末。用防风汤调下。

羌活汤　治破伤风，在半表半里。急用此汤稍缓，邪入于里不宜用。

羌活　菊花　麻黄　川芎　石膏　防风　前胡　黄芩　细辛　甘草　白茯苓　枳壳　蔓荆子各一两　薄荷　白芷各五钱

上每服五钱，水煎。

地榆防风散　治风在半表半里，头微汗，身无汗，不可发汗，兼治表里。

地榆　防风　地丁草　马齿苋各等分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米汤调服。

大芎黄汤　治风在里，宜疏导，急服此汤。

川芎　羌活　黄芩　大黄各一两

上五七钱，水煎温服，脏腑通利为度。

白术防风汤　治服表药过多自汗者。

白术　黄芪各一两　防风二两

上每服五七钱，水煎服。脏腑和而自汗者可服。若脏腑秘，小便赤者，宜用大芎黄汤下之。

白术汤　治破伤风汗不止，筋挛搐搦。

白术　葛根　升麻　黄芩　芍药各二两　甘草二钱五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无时服。

（谦甫）朱砂丸　治破伤风，目瞪口噤不语，手足搐搦，项筋强直，不能转侧，目不识人。

朱砂（研）　半夏（洗）　川乌各一两　雄黄五钱　凤凰台三钱　麝香一字

上为末，枣肉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或二丸，冷水下，以吐为度；如不吐，加一丸。或吐不住，煎葱白汤止之，汗出为效。

左龙丸　治直视在里者。

左盘龙（野鸽粪）　白僵蚕　鳔（炒）各五钱　雄黄一钱

上为末，烧饭丸，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温酒下。如里症不已，当用前药末一半，加巴豆霜半钱，烧饭丸，桐子大。每服加入一丸，如此渐加，以利为度，利后服和解药。

江鳔丸　治破伤风，传入里症，惊而发搐，脏腑秘涩。

江鳔（锉，炒）半两　野鸽粪（炒）半两　雄黄一钱　白僵蚕半两　蜈蚣一对　天麻一两

上为末，作三分二分，烧饭丸，桐子大，朱砂为衣，一分，入巴豆霜一钱，亦用烧饭丸。每用朱砂者二十丸，入巴豆者一丸，渐加至利为度，后止服前丸。

养血当归地黄汤

当归　地黄　芍药　川芎　藁本　防风　白芷一两　细辛五钱

上依前煎服。

广利方　治破伤风发热。

瓜蒌子九钱　滑石三钱半　南星　苍术　赤芍药　陈皮　炒柏　黄连　黄芩　白芷　甘草各五分

用姜水煎服。

上二方，用竹沥、瓜蒌实辈。治破伤风热痰脉洪者。前方用南星、半夏、草乌、川乌辈，则治破伤风寒痰脉无力者。

白丸子　治一切风痰壅盛，手足顽麻，或牙关紧急，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

半夏七两（生用）　南星二两（生用）　川乌（去皮脐，生用）五钱

上为末，用生姜汁调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二十丸，姜汤下。

《本事》玉真散　治破伤风，及打扑损伤，项强口噤欲死。（南星有防风制其毒，不麻人）

天南星（汤泡七次）　防风等分

上为末。先以热童子小便洗净疮口，拭干掺之，良久浑身作痒，疮口出赤水是效。又以温酒调下一钱。如牙关紧急，腰背反张，用药二钱，童子小便调服。至死心头微温者，急灌之，亦可救，累效累验。

又方　治打扑伤损，肿痛伤风者。

天南星　半夏　地龙各等分

上为末。用生姜、薄荷汁，调搽患处。

存目提要

《金创秘传禁方》

《金创秘传禁方》为明·刘基所撰。约成书于元末明初。

全书不分卷，收载金创及跌仆损伤之方。

本书系抄自宫禁之中，皆为秘验之方。

现有清抄本。

《跌损妙方》

《跌损妙方》为明·异远真人所著。成书于1523年。

是书1卷，分为总论和各论。总论收载治法总论、用药歌、药中禁忌等篇；各论列全身、头面、身中、脊背、腿足、金创、通用七门，载跌伤方药118首。

本书主要介绍跌打损伤方药兼及复位、牵引、缝合等手术方法。

现有清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刻本、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刻本、清武林易安堂与敦厚堂合刻本及孙应科校刻本等版本。

《正骨范》

《正骨范》又名《中国接骨图说》，为日本文化时代人二宫南彦撰。成书于1806年。

全书2卷。上卷为正骨总论，包括检骨、脉证治法、十不治证、用药法、固定、包扎等；下卷为正骨手法，首创母法15，子法36，每法有详细说明，并附精美图谱，收方66首。

本书理法、方药与操作手法图谱兼备，切于临证实用。

现有日本文化四年丁卯(1807)拥鼻祈刻本、日本文化五年戊辰(1808)东都千钟房刻本及1955年、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伤科补要》

《伤科补要》为清·钱秀昌所撰。成书于1808年。

该书4卷。卷一首列人图穴位、器具图法、周身名位骨度注释以及伤科脉诀；卷二载有三十六则治法；卷三则为伤科方剂歌括；卷四附录历代名家秘方并附有急救良方。

作者主张脉证合参，在整骨手法上要求严谨。此书诚为理、法、方、药具备的伤科专书。

现有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虹口竹荫堂刻本、清引溪志远堂刻本与清姑苏来青阁春记刻本等版本。

《伤科汇纂》

《伤科汇纂》为清·胡廷光所编。成书于1818年。

书凡12卷。卷一、卷二记叙伤科理论及人体解剖；卷三介绍手法及治疗器械，并附图；卷四至卷六介绍了伤科内、外诸证，附医案，治验数十则；卷七、卷八介绍用药处方；卷九至卷十二为补遗，介绍伤科应用本草和按致伤性质列病40余种。

本书系汇集清以前有关医家三世家传及民间医疗经验而成，颇切实用。

现有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博施堂抄本与1962年、198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江氏伤科方书》

《江氏伤科方书》为清·江考卿所著。成书年代不详。

全书不分卷。主要记载断死证秘诀、秘受不治法、受伤治法、通用方51首、秘传方56首，书后附录验方4则。

本书总结了江氏治伤损之卓识，所列方剂，大多切合实际，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

现有1958年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救伤秘旨》

《救伤秘旨》为清·赵廷海所辑。成书于1851年。

全书不分卷。记述十二时气血流注歌、三十六大穴图说、王瑞柏损伤用药论4论，载方70首。后附续刻1篇，分跌打损伤辨生死诀、破伤总论、整骨接骨夹缚手法、轻重损伤按穴治法4论，又载方24首。

本书系广集骨伤科之医方、秘法，并参以作者经验编成，有较高学术价值。

现有清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刻本、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刻本、清述古堂刻本及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跌打损伤回生集》

《跌打损伤回生集》为清·胡青辑。成书于1856年。

全书3卷。卷一总论伤损的病因病机和治则方药；卷二、卷三分述伤损病证及其证治方药。

本书治伤有方有法，简捷实用。

现有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江西李仰奎堂刻本。

《伤科大成》

《伤科大成》为清·赵竹泉所著。成书于1891年。

全书不分卷。载先看穴道吉凶，看伤吉凶死诊，跌打引经用药法，摸骨法，接骨法，端骨法，提骨法，按摩法，推拿法，接骨入骱用手巧法等论以及应用诸方。

本书为作者40余年临床心得之总结，颇为实用。

现有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刻本与1937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等版本。

《加减回生第一仙丹经验良方》

《加减回生第一仙丹经验良方》为清·彭竹楼所撰。成书于1897年。

全书不分卷。共记载彭氏家传秘方3首。

本书系伤科专著，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有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刻本与清光绪二十五年乙亥(1899)刻本。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